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861/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四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四五冊目次

史部·雜史類

中興禦侮錄二卷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

正隆事迹記一卷

〔宋〕張棟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雜史五種本

二七

煬王江上錄一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雜史五種本

三四

使金錄一卷

〔宋〕程卓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巴陵方氏廣東刻宣統元年印碧琳琅館叢書本

三九

襄陽守城錄一卷

〔宋〕趙萬年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九

辛巳泣薪錄一卷

〔宋〕趙與峯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六〇

碧溪叢書八種八卷

不著輯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九六

焚椒錄一卷

〔遼〕王鼎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一二八

南遷錄一卷

題〔金〕張師顏撰

山東省博物館藏清初鈔本

一三七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不著撰者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六〇

平徭記一卷

〔元〕虞集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七五

御著大狩龍飛錄二卷

〔明〕世宗朱厚燾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朱厚煜刻本

一八〇

庚申外史二卷

〔明〕權衡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鈔本

二一七

國初禮賢錄一卷

不著撰者

甘肅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二四八

平蜀記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藍格鈔國朝典故本

二五五

北平錄一卷

不著撰者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二六二

雲南機務抄黃一卷

〔明〕張統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二六八

漢唐秘史二卷

〔明〕朱權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建文刻本

二八四

奉天靖難記四卷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四二四

聖政記十二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四八六

中興禦侮錄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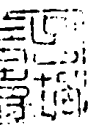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禦侮錄二

卷》提要

中興禦侮錄卷上



女真部落初三種曰生女真熟女真黃頭女真金國
印生女真之所出肅慎氏之遺種也居藉大遼之東
北旂幟最為強盛其酋有楊割太師者驍勇雄毅善
御其下為諸部所推數與黃頭熟女真爭長相攻卒
屬服之因其眾稍侵畧旁近諸小國而蠶食焉雖臣
屬契丹二百餘年頗叛附不常後天祚浸失道遂絕
朝貢誘納叛亡潛圖異志終其世未有以發之楊割
死子阿骨打立用其弟吳乞買姪粘罕兀朮輩謀興
中興禦侮錄卷上

師叛之數月之間攻陷城邑數十遼人之師屢戰奔
敗天祚度不能禦遂割遼東諸郡與之以議和遣使
冊命為東懷國皇帝永為兄弟阿骨打發冊怒曰東
懷者乃書稱小邦懷德之義是薄我耳杖其使遣之
歸遂自立為大金國大聖皇帝建元天輔時本朝政
和八年契丹亦天慶八年也始金國起事之初遣使
航海與本朝議夾攻約併有遼國後以五代所陷沒
燕薊舊地盡還中國既得志則背其約朝廷遣使
屢請復言欲得舊與契丹歲賂銀絹數外別取燕城

地歲出租稅百萬緡然後與地仍預借兩歲 徽宗
不得已悉從其所請所有燕中戶口職官儲畜等盡
席捲而東朝廷累勞師累年捐金緡數百萬計所得
者空地而已初童貫出師與之夾攻也金人先已得
遼地十八九所未下者燕京數城耳貫不能取復藉
其力始克於是遂貽彼笑故使粘罕輩有輕視朝廷
南窺中原之意矣阿骨打立六年卒弟吳乞買立改
天輔六年為天會元年雖謀欲南犯而猶豫未發既
得吾叛臣劉彥宗及契丹叛臣耶律余覲遂與之謀
中興禦侮錄卷上 二

二人者力勸南朝可圖仍不必以衆因糧就兵可也
宣和七年時金國天會三年果率衆南犯燕山統帥郭藥師
首以城叛降遂以連兵入寇時朝廷久安成平民不
知戰一旦倉卒變起列城無與抗者故使虜衆得以
長驅中原攻陷京闕既遷二帝出疆遂立宰臣張邦
昌為偽楚以主中國地然後完師歸國繼建炎皇
帝自河北建師入嗣大統移蹕維揚復舉衆來寇江
浙荆淮尤被毒螫然虜勢雖浸猖獗而我亦屢敗其
師粘罕因附辭歎曰使南宋靖康間有此兵力我安

得至此耶會郭藥師有異圖粘罕因立劉豫為偽齊
主河南地遂領兵北歸粘罕既夷藥師又有殺撻辣
兀朮之謀二人皆覺知反亦其族時金國兵柄撻辣
遂專有之吳乞買立十二年卒阿骨打之孫亶立初
骨打開國時與弟吳乞買約兄弟子孫互相傳受阿
骨打死吳乞買既得立及吳乞買死阿骨打無子故
復立其孫者仍舊稱天會越三載始改天會春撻辣
以尊先約也既得專兵柄再率衆南犯始攻蜀喪師於吳玠乃折
箭誓曰天命所在未可圖也於是獻和親之計於亶
亶亦厭兵禍遽從其議時劉豫初廢河南不順遂以
中興禦侮錄卷上 三

其地復歸于吾兀朮謂撻辣繼敵生患陰有異志矯
詔殺之復舉兵以陷河南地洎順昌之役為劉錡所
敗時暑雨蒸注兀朮之帳一夕三徙懸金而炊士卒
疲不能軍狼狽駭走由是兀朮大慟而歸知我未易
圖也又萌古韃靼等國宿蒙未除恐其中有起而謀
之者故以重兵壁境困吾回使吳玠韓恕通好約和
太上皇帝以頻年暴師亦務休息秦檜力主和議遂
從而許之時紹興十一年虜之皇統二年也亶立十
四年而亮就亶廢為東昏主以代立改皇統九年為

天忠元年亮謀宋國土阿里勃之子也

阿里勃靖康初同指罕陷

京城稱二太狀貌魁梧方口牛目耳垂肩鬚過腹涉

史傳便習弓馬性貪虐淫侈其位之初東昏時功臣

懿戚及所忌者屠滅無遺又置炮烙剝剔之刑以威

其下國人怨之所任性者皆吾之叛臣如施宜生馮

良寧張中孚中彥等列置臺省倚為心腹而李成鄺

瓊孟誠孔彥舟之徒各主兵務任為牙爪與之謀為

南牧計者未嘗一日忘也宜生尤為亮所倚信用以

為相力陳南侵計且勸亮都汴左右或陳不可狀亮

中興禦侮錄卷上

四

曰使吾為中原天子足矣何為不可遂下詔遷都有

咨尔萬方當懷一統之誥蓋心為夷狄欲紹中國之

正統耳時紹興三十一年虜之正隆六年也亮以是

年六月入汴方升殿受賀忽暴風雨雹殿瓦震動宣

德門鵠吻忽墮亮心惑之識者知其必敗先是夏五

月龍虎衛上將軍殿前都提點高景山通議大夫

尚書刑部侍郎王全來賀生使因以欽宗卦音問乃

詰問江水以北漢水以東之地又選求宰臣馮思進

陳康伯知樞王綸殿帥馮存中知閤鄭藻等出醢議

事與吾不允以開兵端上不許二使所請不獲陛辭

語甚不遜上大怒馬軍帥成閔廷叱其無理請殺之

太傅楊存中止閔曰吾黨欲忠義報國當為朝廷宣

力疆睡今徒殺此曹何益閔奏乞出治兵願以死雪

國恥上顧謂侍臣曰二十年来卑辭厚禮罔敢不至

者為吾生靈堅守盟好耳今其君臣不道相與謀人

之國不顧巢穴忘命深入以我為易與吾豈不能以

百萬之眾仗義而較曲直哉左右咸贊其說秋七月

遣同知樞密周麟之知閤門事張掄往賀遷都因令

中興禦侮錄卷二

五

覘其動息麟之辭不行請權許割地方可往賑濟州

以樞密都承旨徐嘉代行使及境亮不納遣中靖大夫

翰林侍講韓汝嘉賞金牌至傳偽旨云昨令景山全

傳旨召數大臣等有所宣諭令卿等雖來即非所召

者可使回去速令元所指定人同來稱賀仍須限九

月初定到闕上以虜盟既變決意用兵始詔邊臣增

飭守備分遣禁旅屯據要害命威武軍節度使鎮江

府都統劉錡進屯淮陰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都統

王權進屯合肥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都統李顯忠進

也安豐寧遠軍節度使江州都統戚方進屯固始安
慶軍節度使鄂州都統田師中進屯尋以吳軍承拱代之
宣使荆南府都統李道進屯華容節度使金房
州都統王彥進屯漢陰天平軍節度使利州都統姚
仲進屯大散關各率本部軍馬嚴兵以待之除少保
奉國軍節度使判興州吳玘為四川宣撫使太尉威
武軍節度使鎮江都統劉錡為浙西淮南江東西路
制置使慶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
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分護諸將迄既不獲所請憤
中興禦侮錄卷上

六

然謂其下曰我謀南伐已久但未有其端今出師有
名矣盡發發河南北女真渤海大漢契丹兵號二
百萬駐京洛間命大懷忠為都督以統之將行召諸
將與折箭為誓初折一箭曰朕此行若不下江南誓
與卿等不返國次折一箭曰金王子女悉為將士賞
不用命者殺無赦次又折一箭曰大議已定敢諫者
死亮一日酒罷母啟曰江南自和好之後執禮不缺
一旦無故興師徒使生靈坐受塗炭亮謂沮師犯令
殺以徇九月遂率眾分道南寇一軍攻淮南大懷忠

統之一軍攻襄漢劉夢統之一軍攻川陝張中彥統
之別起一軍係發發山東水手諸國兵浮海攻浙右
蘇保行統之亮自將女真親屯壽春九月十八日首
以萬騎寇蜀吳玘出兵拒戰對壘于寶雞河夜遣驍
將彭青叔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二千人二十三日旣
貽軍小校夏俊結眾數百號義兵襲破泗州偽知州
安撫使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宵遁俊保西城東城
未下俊夜遣人誘其降明日官吏軍民相率以迎海
州軍士魏勝殺其守將亦舉城來降俊補武翼郎閤
中興禦侮錄卷上

七

門宣贊舍人就知泗州勝補修武引閤門祗候就知
海州十月六日御史中丞汪澈充京西湖北宣諭使
四川宣撫吳玘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出隴右江淮制
置使劉錡兼淮北京畿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出睢
陽京湖制置成閔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出南陽
督諸道兵三路進討軍前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
遼阻諸國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等道官吏
軍民等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不赦得道多助
仗大義者眾必歸收撫一切之誠用諗萬邦之聽我

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方啟昇平之運
斯民不幸適丁版蕩之災蠢茲女真之微首覆契丹
之祀怙其新造間我不虞妖氛既陷於神都虐誅殆
弥於屬縣兩宮北狩迄罹胡地之烟塵大駕南徙未
正漢宮之日月凡居率土詎不戴天 主上紹開中
興中興宏濟大業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
卧薪嘗胆之是圖寧挫溺救焚之敢緩然人命至重
佳兵不祥靡辭屈已以事雖姑欲安民而和衆豈謂
吳禍之虜但於篡逆之資以至不行大無道驅我

中興禦侮錄卷三

八

中原之老穉剪為異路之囚俘仍棄於穴巢輒坐
張於畿甸自謂富強之莫敵公然反覆以見欺肯鹿
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淮漢之壞九州四海聞之
怒發以衝冠百將三軍孰不擐旗而抵掌幕府濫膺
齊鉞盡護我旗常映右以啟行常展魚龍之効沿順
昌而出戍復讎蛇豕之羣冀憑宗社之威靈一洗穹
廬之穢孽待時而動歷歲于祥天亡此胡使悉身而
送死人自為戰不與賊以俱生帝尊一臨士氣百倍
吳少保下蜀川之甲劉相公興京口之師李四廂虎

視於青徐王太尉鷹揚於毫壽馬師掃蕩於險步
軍衝伊洛之郊前無堅鋒勇有餘憤以此致敵何敵
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為鉅
宋之惟鄰玉帛交馳尚憶百年之信誓封疆迥隔頓
踈兩地之音郵慙惇維好之規共作侮亡之舉至於
秦晉奇士燕趙雋才抱節義之良謀志功名之嘉會
為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懷湯王東征必慰戴商
之望抗旌雲合投袂風逆或據城以迎降或聚徒而
特起乘吾破竹之勢立尔剪茅之俟王寧有種乎

中興禦侮錄卷上

九

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更斯父老之誨
言深念祖宗之德化毋忘詹主重建丕基繼到如章
書不盡意又朝廷降黃詔諭金虜無厭背盟失信今
率精兵百萬恭行天討仰中原官吏軍民等能以一
路歸者與一路安撫使以一州歸者與一州以一縣
歸者與一縣所得城邑除爵賞外凡府庫所有盡以
給賞朝廷所留唯器甲文書而已內有願別立功勳
之人不次擢用今軍行秋毫不犯事平浚免租稅十
年一應屬人悉赦及強奪民家女為奴婢者當為

放還深酷之刑如剝衣族滅油煎鋸解鉤脊之類一切除之武翼郎知均州武鉅築山水寨結土蒙起義軍自為攻守計不藉朝廷軍需芻粟等招降到偽逃檢杜海督朝潤二萬人鞍馬器械亦如之擢果州副練使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馬十九日孟昭以順昌降擢忠州團練使就知順昌府吳契丹以衆二千來歸封賞各有差二十四日賊陷信陽軍二十五日吳璘將劉海克秦州擒偽蕭安撫高同知明威將軍乞永閻奉信校尉室登劉天使大官君二郎君等俘

中興禦侮錄卷上

一

賊萬計獲戰馬兵甲器械莫知其數二十六日賊陷光州二十七日虜突騎數千犯光軍守將張起迎戰于上水門北閔敗之明日再戰陷之吳璘將曹沐克兆州執偽同知昭武大將軍吳也蟬只等張彥忠克蘭州擒偽刺史安遠大將軍溫都烏馬等殺之彭青張忠克隴州與賊戰偽知州盧奉國同知劉昭武竄登涼樓清等縱火焚之盡燒其儲積偽都統合嘉勃謹張金紫會陝西諸路兵數萬據方山原清等乘勝攻之賊敗棄原走劉錡軍前探報金人大發戰艦蒲

臺閱習將謀入海南冠以宣州觀察使李寶為浙西副總管提領明越諸州海船率水軍七千往海州屯駐據其要津鄂州都統田師中以醴泉觀使奉朝請罷除潭州觀察使吳拱代之淮南襄漢盡行清野十九日祀明堂十月一日下詔親征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豈勝坏土之悲二帝蒙塵莫瞻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汚於羶腥啣恨無窮侍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繼好以息民厲戎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竊之惡濟以貪殘

中興禦侮錄卷上

土

之兇流毒遍於華夷視民蔑於草莽赤地千里謂暴虐為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為可侮累因賀使公肆慢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尚飾其姦詐嘯厥醜類驅吾善良妖氛浸浩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蜀道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懷柔負爾萬邦于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何從方將躬素縞以啓行率親離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克敵之規詔旨一頒雕鋒四起歲星臨於兵分當成肥水之勲聞士倍於晉師

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小大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永肩恢復之圖播告遐邇明體朕意初三日亮親行營壘督諸軍戰衆數十萬壁淮岸連營三百里與官軍對拒初四日攻安豐陷之分兵四掠李顯忠將孔福迎拒於正陽過虜萬戶郭副留韓將軍甲士二千戰于大人洲敗之賊復召生兵數千整陣再鼓官軍乘勝縛之虜三戰皆敗掩殺入淮死傷略盡初五日成閔將張喜克復信陽軍初六日虜兵數千係發山東十三州人用

中興禦侮錄卷上

主

大車戰驚車天橋雲梯及炮架于渡船將攻海州去城二十里寨於新橋李寶潛軍由他道出其背掩擊沒死于新河者十四五旗鼓攻具坐獲之初七日吳拱將郝敷書將游擊兵次湖陽遇賊鐵騎千餘步軍七百迎戰于真陂敗之武鉅將荀琛將民兵進攻鄧州遇賊攻于宜男村敗之初九日賊潛遣舟師夜攻劉錡淮陰營錡將兵趨伏弓弩射退同時又犯清河口王剛敗之黎明虜騎數千直臨大黑口吳起李楨多布剋敵弓浚流迎過虜別選精騎萬餘乘戰舸逆

十八里河入與錡決戰自邠至酉殺傷相當賊遂退賊北岸錡潛渡銳卒出其不意往襲之掩殺入淮死者不可勝計盡獲糧船軍需等初十日結筏渡淮攻濠州陷之王權以賊勢初銳彼衆我寡未可與爭鋒退屯廬州時劉錡方守淮東俾權屯淝水以遏淮西之衝權既失利退師錡函遣姪汜將步騎五千援之別令死士千人往斷浮橋至皆陷於賊汜單騎馳還遂陷廬州權退屯和州留部將姚興拒之十一月興與賊戰于定林斯斬首數千級禽其千戶鵬殺虎賊

中興禦侮錄卷上

主

盜兵攻之興提孤軍無援戰鬪數十合士馬飢疲既興權相失亦復引而南且行且戰賊遣騎語興使降興不從遂戰死十三日賊攻和州權將戴準勒兵迎距賊圍之數重權令任旺等應援虜遣游兵遮絕之旺率麾下奮擊而前殺數百人救準出賊衆稍却準旺併兵追擊于尉之橋敗之遂解和州圍十七日賊復益兵攻和州陷之權退保采石乘軍須兵仗不可勝計軍民爭舟溺死于江者十四五權適管瓊州以兵僞李顯忠劉汜編管英州賊衆二十餘萬既陷

淮西數郡遂分兵掠地十九日陷真州直趨揚州劉
錡中軍統制邵宏淵將游擊兵數千遇揚子橋與之
夾水陣兩矢交下晝夜相持三日故賊不得東時錡
全軍在山陽與賊對壘而揚州無守備微宏淵則陷
于賊錡腹背受敵進退失據矣二十一日錡棄楚州
陷之還屯揚州二十二日賊攻揚州陷之錡敗績退
保瓜州渡二十三日降詔朕德不足以懷遠人致金
人復叛盟好勞我將士蒙犯矢石朝夕念之坐不安
席食不甘味自今月二十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以

中興禦侮錄卷上

高

樞密院葉義問除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
朱夏卿叅贊軍事戶部侍郎汪應辰充浙江東沿江
制置使兵部侍郎陳俊卿除浙江沿江制置使各措
海船戶部侍郎劉岑充浙西淮南江東四路發運使
督水陸漕運以餉諸軍張俊復觀文殿大學士召知
建康府事二十六日虜高萬戶率騎八千來犯瓜州
錡時病嘔血遂肩輿力疾督戰于皂角林前鋒將負
錡先登陷圍下馬死關二十餘合破之賊並生兵張
左右翼掩襲于後錡遣中軍將與統制邵宏淵併力

禦之血戰自卯至申賊敗引去橫屍二十餘里侍從
臺諫疏乞親征詔步軍帥李椿除御營前軍統都統
率本部兵駐江口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除御營宿
衛使卜二十九日車駕進發右僕射朱倬楊存中固
諫止曰賊狃於新勝其鋒方銳乘與未宜輕動萬一
王師小跌或致驚擾為害非細不若且令諸將併力
禦之賊之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以剋其鋒俟其沮
解一鼓乘之可以得志侍從臺諫皆謂不然昔澶淵
之役真宗親幸軍前與丹之師不戰自潰紹興之初

中興禦侮錄卷上

五

趙鼎張浚力勸親征敵遂退走令乘輿宜速啟行以
振士氣賊聞必少却乘我士氣破之必矣存中曰澶
淵偶斃其統軍敵遂引退豈可因昔時之幸勝保今
日之成功上猶豫未決存中乞躬往江上覘事勢與
諸將合議以聞上許之十一月五日存中抵鎮江劉
錡夜潛謁議事令李橫守瓜州賊覘錡渡江輕兵來
襲瓜州橫自為先鋒擊敗進兵追之遇伏身被數鎗
幾不免遂奮擊冒圍以出還保瓜州初六日賊攻宣
化渡邵宏淵擊敗之初七日渡攻奪瓜州宣化二渡

甚急銚嘔血疾篤遂棄永州退屯京口公流諸處要
害亦皆棄之退屯江南至是皆為虜所得葉義問召
銚責讓曰永州咽喉要害當以死守促令進兵爭之
銚曰官兵連日苦戰疲勞又眾寡不敵賊新勝氣銳
未可與爭宜併力守江蓄銳待之義問怒曰君為大
將提十萬將眾怯於一戰昔之智勇安在遂取銚招
討印舉示諸將曰能為跨江一戰者當以此授之功
成奏以重賞數問無應者於是李橫請行乞兵三千
義問與之五千銚曰未見其利也更以三千為援至
中興樂侮錄卷上

六

皆沒於賊橫僅以身免遂罷銚兵以醜眾觀使奉朝
請擢其弟銳為鎮江都統制領銚所部兵成閔改除
浙西江東淮南路制置使京畿河北東路招討使吳
拱除湖北京西路制置使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李
顯中改建康府都統制除毫壽招討使李道樞節制
池州軍馬亮時在和州聞王師退保親提銳眾駐西
采石分布戰艦直欲衝突濟江李顯忠列步騎及水
軍陣于采石東岫岫載甲上增以勁弓硬弩公流禦
之乘其未脩濟師西岫焚蕪賊舟進兵急擊大破之

賊還保和州亮既下淮南諸郡獲官私儲積足以持
久又以江南屯守甚堅未可輕越遂保據揚州增築
濠壘嬰城自固偽改為新德府又改真州為新德軍
封偽元帥大懷忠為淮南王其餘偽官皆論功遷職
有差各屯駐重兵分據沿江要害殺城于永州窺伺
攻劫薹地殖麥為末年攻守計初劉銚之守揚州披
城立營柵欲為虜確俾淮南諸郡皆清野盡歛公私
儲蓄入城百姓咸倚銚為安及銚出戰百姓自後負
輿糒拾遺矢以助軍銚既失利皆為賊所有強壯婦
中興樂侮錄卷上

七

女悉驅之北去餘老弱者剝目以還銚哀痛之聲塞
路亮雖據揚州遷徙不遑所居之帳以木為城其法
用厚板冒以牛革鐵錮其端層疊如屏周匝環亘百
餘丈輦嬪妾寔其內日夜宴樂以逞得志一日大宴
群下酒酣顧謂左右曰唐李靖伐蕭銚乘水漲以進
師謂震雷不及掩耳朕今已詔發戈船由海道直趨
杭州想大軍到日出彼不意破之必矣此司馬公所
謂神兵自天而下也時亮已發發女真渤海大漢軍
二萬山東水軍一萬大艦四百艘遣榮祿大夫工部

尚書蘇保衡為水軍統都統制驃騎上將軍益都府
總管完顏鄭禮副之神鋒軍總管輔上將軍蒲葦神
鋒軍副總管昭毅大將軍阿兀威震軍總管昭毅將
軍都水使者孟斌威震軍副總管寶遷大將軍御前
引進高什為將佐寢殿小底武義軍將軍都水使者
小名不識為監軍并熟知海道人忠翊校尉倪詢承
信校尉殷簡詢平江人簡通州人因罪捕急遂竄自
于虜以其熟知海道各補官用之
密川膠西入海南寇偽札付蘇保衡等汝等端的問
道途遠近約度里數神速起發前去限十一月十四
中興禦侮錄卷上

大

日已後十八日已前此五日内須管夜半過海門小
天將明時湧入杭州勾當內指斥莫殺無辜之人不
語不書得打虜密封府庫訖急走馬過江奏知不得分毫怠
慢悞事定江南後依等第重加賞例內有打奸不向
前逃亡之人盡行盡斬諸軍等各宜盡心不得有違
朕意十月二十七日晨發膠西鉦鼓震天旌旗蔽日
而下李寶率水軍七千督戰艦往邀擊之時西北風
急王師未果進泊于唐家島賊乘風張帆順流南駛
始出膠西港忽東南風轉寶將曹洋分布戰艦遮賊

要路乘風衝擊彼軍皆怯水關不戰而降惟女真軍
猶力拒洋因風縱火帆艦皆着烟焰旦天死者不可
勝計餘衆捨舟登岸狼狽駭走追戮迨盡生禽三百
餘人降大漢軍三千餘人山東水軍數千盡獲器械
軍須等捷奏上大悅除寶靖海軍節度使兩浙路通
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西河北招討使將佐並遷十
官遣內侍陳子常賫茶葉金器等賜詔獎諭初八日
李顯忠分遣騎二萬數路攻劫賊寨部將崔定破賊
巢縣也獲級數百禽女真千戶會達漢軍千戶賀陽

中興禦侮錄卷上

元

生字謹克渡無為軍趙端破賊三大寨于廬州西蜀
山賊敗還保廬州背城堅柵以守端選士二百衛枚
夜斫其營盡焚其柵賊沒入保城十五日端進薄其
城賊出搏戰又敗之十七日王彥拔商州禽偽知州
昭毅大將軍完顏守能同主武騎尉馬彥千戶信武
將軍渾達安遠軍阿華降女真軍千人別將任大錫
克杭州又克華州獲同知昭武大將軍韓端信武
將軍韓鎔成閔將軍趙樽克蔡州威方將張寶克光
州追北賊將蕭安撫于淮口又敗之十八日順昌渡

陷于賊孟昭死之亮盡屠居民邑屋戒其降於我也
二十日李道敗虜將劉萼兵數千克復光化軍二十
五日賊攻秦州王剛迎戰敗之禽激渤海千戶李倭
僂二十七日復益兵來攻陷之剛敗奔通州二十八
日賊攻通州不克是夕亮被弑年四十在位一十四
年初亮之謀南犯也經營數年製造海船教閱水軍
欲奪南人之長技志於必取及遣使入海也決期破
臨安然後進兵渡江舟師既為李賓賓所敗遂失望
又沿江屯戍甚堅未易輕越因是忿怒拔劍所几促
中興禦侮錄卷上

辛

今作筏渡江誠以初三日畢濟不然將往盡行處斬
偽臣有進說者謂長江之險可敵二百萬甲兵況爭
舟楫之利非北軍所長安可尅期取勝當老之以歲
月乘其虛隙可也亮曰當時四太子何故過得去而
我不可過也立斬以徇左右皆震讐不自保群下相
謂謀曰若至期不果我曹無逃死矣莫若先計圖之
遂謀於是夜二鼓詐為捷書入報稱前軍以渡江畢
南軍皆潰亮方醉卧聞奏至喜自帳中躍出遂遇殺
衆軍皆亂先是亮以女真親軍居帳下皆給好衣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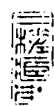
仍不使出戰所當鋒鏑者皆中原及諸國發軍又所
給餼糈率多怨憤是夜衆乘其亂悉舉火燒營奔兵
而潰相蹈藉死者十四五喪器甲軍須糧草騾馬牛
畜等不知級極止有女真兵數萬尚為之屯守大懷
忠盡統之閱數日虜相張浩奉偽太子光英護亮喪
還汴師其餘衆結陣而去亮一日登揚州望江亭指
顧江山之勝謂其下曰朕
不入浙誓不返國因改其亭曰不歸亭賦詩于壁曰
萬國車書久混同江南何尚隔華封提兵百萬西湖
上駐馬吳山第一峯蓋不
歸之誠已是先見之矣

中興禦侮錄卷上

壬

中興禦侮錄卷上

中興禦侮錄卷下



亮立十四年卒兄襄立改正隆六年為大寧元年襄
亮為岐王謚曰煬王襄即魯王捷辣之子葛王也始
亮之篡宣也盡封諸叔兄弟及功臣戚里以安其心
後疑其有圖已者漸誣以罪誅滅之襄恐禍將及已
遂陽墜車傷足稱疾不朝還其封邑由是獲免亮既
遷都于汴方事南牧未暇北顧而蒙古韃靼等國連
兵入寇遂起襄留守燕京督師討之亮過弑衆遂推
而立之襄性外寬內和沉驚有深謀當亮時刑罰過
中興禦侮錄卷下

差下多離怨襄輕傾財賂之結納豪右以收衆心由
是士多歸之或云亮之弑襄有謀焉時有旨昭軍老
朕虜至燕京凡數月後師有耶律阿魯者亦預殺亮
襄立遷為左平章事賜姓完顏結為兄弟同謁太廟
仍於宗正府著姓籍三十日軍前准大發都督府牒
據此又知出使謀也國朝自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
年講信脩睦兵革浸息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
西國生靈皆被塗炭今奉新天子明詔已逆廢頌大
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宜各戢兵以悖舊好軍前用
督視軍馬府牒回之承來文為正隆失德廢頌事除

已具錄奏聞外須議移文牒請照會十二月初三日
成閔進屯瓜州渡李顯忠進屯采石渡邵宏淵進屯
宣化渡初五日邵宏淵收復真州初六日成閔收復
揚州初八日收復高郵軍初十日收復楚州十二日
克盱眙凡言克者戰而得之言收復者不戰而賊自弃我得以取之餘寇皆奔北
渡淮已濟未畢閔令死士潛斷浮橋大軍三面掩擊
溺淮死者不可勝計時自亮死淮東諸城守賊援塞
盡去懷忠止留偽相張浩之子統精兵二萬據和州
為殿李顯忠依險列營賊壘薄賊以攻賊引衆
中興禦侮錄卷下

宵遁顯忠選輕騎五千追襲于橫山澗賊反旗鳴鼓
縱驍騎搏戰官兵併力鏖戰虜衆大敗橫屍遍野盡
獲其輜重克復和滁州十五日成閔潛師濟淮夜攻
泗州克之獲彼虜老弱數千以歸邵宏淵收復廬濠
州乘勝追賊戰于白陵橋敗之夜遣使追北逕明抵
淮口乘賊半渡縱兵掩擊之又敗十六日趙樽板陳
州執同知完顏耶魯等兵拱將劉草克鄧州牛完一作
宏克汝州十七日武鉅克嵩州降詔朕以逆亮渝盟
侵犯王略肆頒詔旨躬往視師久以戒嚴屬茲進發

凡遠通股肱之郡文武大小之臣宜體朕心各揚爾職毋虐善良母事征求毋擾獄市內則輯寧于郡部外則武遏於寇攘共濟大勲永底丕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初十日車駕進發以觀文殿大學湯思退留守宮闕二十日皇帝勞軍于鎮江李寶李橫不受賜予寶曰海上之捷非臣之功劉錡指蹤也錡既被出臣不敢獨被上賜橫曰永州之衄非錡之罪錡時疾篤寔臣橫主兵務以連日格鬪馬困兵疲度不可支遂退保江南而葉樞密召錡責讓必欲再戰錡力陳中興禦侮錄卷下

三

不可狀葉不聽遂奪錡招討印付臣橫令再戰遂致失利罪寔在臣因嚙臂流血以明錡非辜又諸軍皆不樂義問於上前率多怨言於是罷義問樞密督視軍馬饒州居住罷橫兵職為浙西副總管二十三日勞軍于建康駐蹕行宮二十四日安豐守將孫顯忠收復壽春府二十五日德音曲赦楊泰真楚滁和廬濠光州盱眙光化無為安豐信陽軍偽鳳翔太守張中彥遣使詣吳玠軍納款願舉浙西五路來歸詔除少保鳳翔府節度使賜予良渥及趣其覲則辭不

奉詔任契丹以衆二萬降首領除檢校少保軍節度使賜姓名曰王友植既入覲擢殿帥三十二年正月八日賊攻陳州陷之守將趙樽退屯蔡州十二日蔡州復陷於賊樽以城池不堅棄之也嵩州復陷于賊二十三日皇帝宴百官于行宮賜予各有差二月十八日車駕還自建康二十日留守湯思退判紹興府二十八日虞允文除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鎮江都統制劉銳為罷浙西副總管以軍節度使張子蓋代之江州都統制戚方罷以兵屬李顯忠閏月八日中興禦侮錄卷下

四

賊寇興元時姚仲守閬與賊對壘葭山結營益張疑兵與仲相望夜潛軍由間道入直攻興元等處分遣輕兵襲擊仲浚不虞其至蒼惶接戰賊疑兵渡自閬口入西面合擊仲敗棄閬走賊遂乘勝攻掠旁郡蜀為之震吳玠引兵燒絕棧道與仲悉師夾擊大破之盡坑其餘衆復進兵守閬初九日汝州復陷于賊十二日劉錡卒詔贈少師十三日偽青州總管以萬騎來攻海州李寶出兵三千接戰敗之江淮大疫人畜死者幾半寢遣驃騎上將軍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

通議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張景仁充報諭登寶位使副來聘詔左司郎中洪邁知閤門事張掄接伴邁等次盱眙虜移割文欲仍舊淮水中分為界以迓使邁等遣書謂昔兩朝通好約割淮為境故彼此送迓使者皆於中流接見今兩國既交兵則是大義已絕況本朝所得州軍乃是去歲與岐王西侵之時用師克渡者當為我疆何疑如泗州臨淮虹縣等是也今當以虹縣為我界宿州為彼界各於此處送迎使者可也於是始送又不肯用敵國禮見邁等辭不敢納五

中興禦侮錄卷下

五

近介議而浚定二十一日各立營幕於兩界首虞姬墓以見三月十一日忠建等入國門十三日近見凡有所詢叩則辭以奉命報登極而已餘非臣敢任也又曰本朝皇帝寬仁愛物儻貴朝遣一介之使往議則無不可矣十六日陞辭詔遣洪邁偕兵部尚書張掄借山東道節度使充賀登寶位使副以報聘且以三事為請歸欽宗梓宮及天眷一也還河南故地二也罷臣禮及歲貢彼此用敵國禮三也十七日恭政楊椿罷汪徽召赴闕十九日吳玠克環州禽偽知州

中憲大夫郭商二十日克會州姚仲克原州獲同知鎮國上將軍訖石烈訛魯古等二十一日魏州漢陽于賊四月十二日賊攻海州不克益兵圍之李寶來乞師張子蓋率兵五千赴援二十一日子蓋出兵接戰敗之斬首數百級賊解去二十三日建康府留守張浚兼經制兩淮事務五月六日汪徽除叅知政事成閔李顯忠吳拱並召赴闕二十三日吳玠將王宏克熙州禽偽上將軍劉嗣初等斬首七百級二十四日殿帥趙密以醴泉觀使奉朝請罷步帥李捧以浙

中興禦侮錄卷下

六

西副總管罷二十六日成閔除殿帥李顯忠除馬帥吳拱除步帥六月二日右僕射朱倬以觀文殿學士罷初四日冊皇子建王為皇太子十一日降詔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地之靈祖宗之福邊事浸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懼不危任憂勤萬幾靡遑暇逸思欲釋去重負以戒壽域蔽自朕心亟決大計皇太子某賢聖仁孝聞于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逆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非朕敢私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

后稱太上皇后一應軍國大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
澹泊為心願神養志豈不樂哉尚賴文武忠良同德
合謀永底于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日皇帝即位
十三日大赦天下二十一日詔求直言二十三日召
張浚于建康二十四日李寶以海州孤城難援疲于
轉餉盡平其城壘徙居民渡淮而南退屯楚州二十
九日皇帝詣德壽宮上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
壽聖太上皇后七月六日張浚除少傅江淮宣撫使
節制諸路軍馬改封魏國公中書舍人陳俊卿叅謀

中興禦侮錄卷下

七

軍事兼權知建康府叅政汪徹除督視京西湖北招
討使李顯忠除淮西招撫使張子蓋除淮東招撫使
李寶罷為浙西副總管以兵屬子蓋責其擅弃海州
也詔子蓋復屯海州增繕城壘以守之興元帥罷責
其關口之敗也二十六日吳璘分師大出次于三泉
與賊合戰敗績喪器甲軍湏莫知其數銳兵驕將亡
沒略盡環原數郡復陷于賊退屯德順軍八月一日
洪邁張掄使大金還初六日史浩除叅知政事十二
日賊闕德順軍吳璘堅拒之二十日復盡銳來攻璘

出兵接戰互有殺傷賊遂退引寨柵數千環城瞰守
璘亦嚴守備更脩東山營堡乘城以距九月一日偽
都統完顏節使別自渭州選精騎數萬并城下兵分
為二軍一攻南門一攻東山堡璘親臨戰陣分遣吳
挺吳勝併力禦敵血戰自辰至酉盡焚其攻具二十
日洪邁張掄並放罷責其奉使辱命也邁等六月十
日至燕京館于會同館寢遣兵部侍郎高文昇等接
伴持所與國書及二使公路謝表來還云禮數未足
不敢受請依前來禮例國書用表國信稱陪臣方可

中興禦侮錄卷下

八

不然臣下不敢奏知皇帝邁等對曰昔本朝皇帝所
以不憚卑屈者以太母欽宗之故也太母欽宗既以
上僊本朝皇帝又以西國生靈之故不欲遽連盟好
姑循舊例去歲岐王首覆盟信無故興師西國既已
交則是大義已絕安可復舊禮哉文昇等曰昨岐王
無道師出無名已逆廢殞矣今主上仁慈聖德豈可
復與岐王比哉若國信早換表來當即為奏知有所
議事庶得早畢不然恐國信卒未得見皇帝亦未有
還期邁等曰奉命出疆而擅易國書當若是耶且如

侍郎他日銜命出疆還政以朝廷國書擅自更易否
相與辯論至晚不決文昇等去亦不具頓膳邁等皆
不食者經夕至十二日文昇復來云不知已換書否
邁等以斷不更易又云若國信堅執不送恐為國別
生事邁等對曰奉命一介使耳若貴朝必欲生事無
過見留及一使耳渡爭解久之文昇怒遽揖去云國
書既不可易國信謝表亦不可易耶請更送長計議
無貽後悔文昇既去邁等議曰國書既已力爭見聽
如換表乃吾臣子之辱耳自可送泊晚文昇復遣介
中興禦侮錄卷下

九

至遂署表國書與之去俄頃使押宴至日已夕矣至
十五日方見襄首賁以國書之禮非所請三事皆不
見允且言大臣議欲留卿輩朕以卿將命遠來良勞
姑且歸之歸為朕語僕以舊境見還渡篤隣好可也
邁等唯唯而退時河南蝗螟大起聞蕭和尚據太原
大懷忠據河南紅巾蟠結山東契丹別立新主稍侵
其邊邑襄方調兵討之二十九日詔遣中書舍人劉
珙知閤門事張說充報登寶位使副往也洎抵界虜
移文召割還舊境盡復舊禮歲幣方許不然不敢納

使於是遣介往來辯論幾月不納而還十月十二日
張子蓋招納契丹首領七人餘眾萬餘分隸諸軍皆
與金人戰敗之師也首領並除節度使子蓋除檢校
少保十一月十四日張燾以同知樞密呂二十七日
左僕射陳康伯兼判樞密院封信國公十二月一日
張燾見于內殿詔免拜上諮以事務燾占對數事率
以脩內攘外為言優詔褒之月正元日改元隆興初
九日叅政史浩拜右僕射張浚罷宣撫除樞密使都
督江淮軍馬張子蓋卒復以其兵李寶統之三月一
中興禦侮錄卷下

半

日王琪權殿帥馬彥忠權馬帥郭威權步帥成閔落
節鉞以提舉台州崇道觀罷婺州居住閔之下泗州
也寡婦孫有美色閔私致之其兄宜訴於朝故有是
命初三日同知樞密院二十三日張燾以提舉佑神
觀兼侍讀罷蓋其力辭以老屢章乞出也二十八日
詔求遺逸四月三日張浚詣闕奏事內殿上以攻守
和三事訪之浚對攻則勝守則弱和則亡仍乞以五
月進師上遂之史浩固諫不可曰方今財用匱乏將
上寡弱未易輕舉宜以和為虛聲守為定務俟數年

之後兵強食足然後圖之方此盛暑進兵未見其利也浚曰周宣王六月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皆因天時而取勝蓋機會不可失今天時向暑北人畏之南人得之此利在我若圖進取可省二十萬衆又南兵多步北兵多騎若不乘此以剋敵人至秋冬士健馬肥彼既得利豈不困哉廷臣咸贊其說遂決議進師十一日張浚陞辭詔百官祖于郊史浩既議不合力辭引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紹興府尋奉祠罷二十一日同知樞密辛次膺罷五月二日洪遵除同知樞

中興禦侮錄卷下

王

密院事初四日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渡淮初六日至徙溝虜右翼統軍蕭琦出兵迎戰敗之初七日至靈壁蕭琦復整衆來距前鋒馬軍統制張師顏既戰被圍顯忠命曹高麥將游擊兵往援合戰自己至未敗之當陣殺死并降者三千餘人初八日邵宏淵圍虹縣克之將蕭琦偽知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率官屬部落千人降宏淵除檢校少保顯忠加開府儀同三司降詔朕惕膺睿訓祇適炎圖永惟國步之艱越在海隅之阻間者亟馳於使驛庶幾少戢於兵烽而

遑候屢驚敵情未革既搖蕩於秦隴漫窺視伺於荆襄念億萬姓之黎元久遭殘虐慨二百年之虛陵莫獲薦陳僕奮勵於諸軍以肅清於舊壤靡待前茅之警備將細柳以勞軍副上皇予子之心摠列聖在天之憤肆諏龜筮躬御戎軍眷言清蹕之初申飭彼司之衆各揚乃眈明聽朕言毋徭役之煩民無誅求以剥下佇成嘉績迄底丕平咨爾內外體予至懷可令有司排辦候秋涼擇日進發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四日官軍圍宿州虜左翼統都提步騎五萬列陣城

中興禦侮錄卷下

王

西南搏戰自己至面賊敗引去十六日諸軍傳城下且乘霧氣併力急攻不移晷刻拔之生擒麻葉萬戶七人柳葉千戶偽官等二十餘人女真奚契丹等兵八千餘人盡戮之城東隅十七日都督移屯泗州十八日偽字撒元帥自應天府選精銳兵十萬出城二十日立壁與官軍對距是日督府移文軍前邵宏淵可聽步顯忠節制宏淵快快不樂十九日復移文軍前顯忠宏淵同節制諸軍自是兩將之權各專始相矛盾矣二十一日虜帥列大陣城南與官軍合戰兩

陣交鋒顯忠部將李福李寶各擁所部兵退走櫻桃林觀望不進顯忠宏淵遂親戰陣督將士血戰自辰至酉敗之福寶並斬首以徇二十二日賊益生兵與官軍再戰殺傷相當顯忠見陣勢危急遽脫去兜鎧持大斧躬入賊陣奮擊殺數十人陣臨斬虜左翼統軍千戶等賊衆大敗退營四十里顯忠宏淵亦斂兵入城休士是夕諸軍忽譁爭金帛棄兵仗相繼潰散顯忠聞亂率麾下親信揚言劫寨而出微服雜士伍中潛奔泗上士卒亡者大半喪器甲軍須不可勝

中興禦侮錄卷下

三

計時虜營望見城中列炬鼓譟出兵謂之襲已皆散走險明旦覘知稍復來集爭城宏淵遂收餘衆與賊巷戰敗績還保泗州宿州復陷于賊二十七日都督還屯揚州招集散亡頗多歸者六月四日下責躬詔張浚上表待罪詔奪西官邵宏淵罷節鉞李顯忠青濠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始顯忠宏淵之出師也督府諭以若下城邑所得金帛盡給戰士洎得宿州府庫甚充顯忠斯之止微行犒勞而已遂具數十舟聲言將獻諸朝宏淵力爭不聽故其下多失望而怨之一

夕憤起爭擅取相攻斬閔而遁顯忠聞亂微服潛奔宏淵又戰敗績故有是命降將蕭琦蒲察徒大周仁並除節度使叅政汪徽罷督荆襄軍馬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温州居住用言者責其掎克軍士也二十七日湯思退拜右僕射封榮國公周蔡除叅知政事七月二十太白晝見宰執抗章乞出不允八月十日督府准虜帥移文欲脩和好張浚以其事聞詔擇機辦者往議督府薦布衣盧仲賢李適往並借宣教即樞密院計議官使焉十二月安遠軍節度使劉寶除

中興禦侮錄卷下

四

鎮江都統制兼淮東招撫使十二月二日盧仲賢等使虜軍前還仲賢等以十月一日至汴京見虜大元帥大懷忠等議欲求割河南地及所與大金歲幣如祖宗舊與契丹數彼此用敵國禮各不還歸附人四事為請而虜使遂其二內割地歲幣二說不見聽謂若盡還所侵地依舊畫淮為境及歲幣如秦檜所許之數方可仲賢等與之辯論數日卒如其議而歸至是還闕詣都堂白其事二相大怒謂虜人國書用舊禮而不能力爭又擅許割地及歲幣數遂下二人大

理獄詔遣權吏部侍郎王子望知閤門事龍大淵充和議使復往議焉中書舍人劉珙奏乞無遣使與之和上不納明日殿中侍御史周操復如前入奏上詰其說操對令虜帥以咫尺之書至督府而朝廷遽命逆臣往報之萬一見欺於彼則輕傷國體貽笑夷狄莫若止令督府貽書答之然虜謀詭秘未足深信使之強也雖求與之和亦不可得使之弱也自當羈而縻之何和之有且和議乃虜自便之計方其未暇為寇則坐享厚幣稍有餘力則背盟改圖矣宰相陳康

中興禦侮錄卷下

望

伯湯思退曰今連年宿師國用彫弊歲給諸軍調度動億萬計較之與金人聘幣方什一而已又今歲王師有宿城之潰兵威不振豈不戒自焚之漸哉今因其請從而許之尤為良便若謂不可遣使則和議何由可成操與之爭累日不決上命給筆札集百官于都省各言和戰利害以聞自宰執侍從皆言和為便餘皆首鼠唯操與諫官胡銓數人固執不可於上前力底宰相之不善處事至有倍禮要君之請於是宰臣陳康伯湯思退叅政周葵同知樞密院洪遵並乞

解機政䟽屢上皆優詔不允二十四日張浚召赴闕十二月一日陳康伯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尋奉祠罷初三日張浚見于內殿上以宰執臺諫互有異論俾浚決之浚意亦不欲和但乞脩守備耳而太上皇帝深勸上令浚和遂決議遣使銓等猶力爭不已初九日詔別遣胡昉楊由義充審議並偕宣教郎先往焉虜人果有求和之意則遂遣王之望等往議或不然則已之二十七日昉等入虜界二年正月五日張浚拜右僕射兼樞密使領督都如故十一日

中興禦侮錄卷下

望

昉等見虜元帥大懷忠于汴京懷忠等與數人環坐府中禮辭甚倨北鄉坐昉等于庭首問南朝已許割還我侵地歸我叛亡及歲幣如舊數今汝等復來何議昉等對曰此特元帥所欲耳本朝初未常許也昨盧仲賢等還云已議定各不還叛亡止是歲幣與契丹舊數約為叔姪之國耳懷忠云仲賢已有供認文字在此遂取以示昉等云仲賢擅自妄許豈足憑信况彼使還日持貴朝所回國書用舊禮不爭尚且重寘典憲况此將命失辭朝廷聞之豈得不行誅竄懷

忠漢云昨為南宋所侵地我已漸取了止唐鄧海泗尚在彼我若出師便可得但惡多殺耳宋朝若以生靈之故善割地還我以約和此萬世之利也不然江南兵弱民困豈所利哉昉云昉等之未止奉命審議而已審貴朝果有尋盟之意則朝廷已差王之望至此議矣餘非昉等敢任也懷忠曰宋朝若欲求和以此見逆不可昉等曰所謂和好初非本朝求之以元帥先移文督府來故也本朝皇帝恐為貴朝見欺初不肯遣使而太上愛惜生靈不欲杜絕來命謂既

中興樂侮錄卷下

史

約不還叛亡不歸侵地故遣昉等來審之今元帥復有此議是果無意於和特見欺耳又與之反覆辯論殊不少屈懷忠大怒命吏引昉等出被以桎梏幽窟室中二十餘日累使人說誘必令承伏昉等以死固執不可至二月二日以虜主襄命釋歸之三月一日還闕見于內殿上面加慰獎昉始以迪功郎由議以逆義即往至是並改通直即昉除軍器監丞由義除知審計院盧仲賢李適並除名刺配朝廷以金人既因等使命審和議不可成遂罷王之望使命不遣初

五日召右僕射張浚復往西淮督師經制邊備而左僕射湯思退猶主和議屢與浚上前爭論由是交隙浚行始逾旬思退即奏遣戶部侍郎錢端禮為淮東宣諭使權戶部侍郎王之望為淮西宣諭使俾申飭諸軍無得妄舉又諷諫官尹穡論列浚罪章數上皆優容之時浚方董督戎事規畫進討而西宣諭至戒無妄動浚大沮撓又聞穡彈章數上遂請去位乞罷督軍仍與子棫俱丐致仕詔從之浚遂以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辭疾不行尋以醴泉觀使罷思退

中興樂侮錄卷下

史

遂獨領三省專意主和稍排斥異已者所有軍功賞典抑而不推諸將之為用者盡易置閑散禁民間敢言邊事者悉從軍法遂使降人反側不安軍士為之憤怒諸將邵宏淵者最為忠勇得士心王之望迎合思退意刻其侵欺官錢三萬餘緡更代之際鼓唱士卒喧嘩遂責宏淵南安軍安置思退又將沿邊備禦之具盡廢弛之遽撤唐鄧海泗戍兵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報修海船毀折浚所築水牆欲以此示信於敵人時虜主葉問之亦命罷元帥府蓋棄自得位後

一切懲亮所為深厭兵禍日謀修好而二帥久握重兵不欲一朝釋去故堅持戰議後大元帥大懷忠者雖意在獨振自願兵糧之乏恐志不遂又以虜主決意從和不欲重違因覆其計遂議遣書來約和而副元帥訖石烈志軍者力爭不從於是二帥始相矛盾矣六月十五日錢端禮遣戶部尚書王之望遷左諫議大夫依舊宣諭兩淮上月二日同知樞密洪遵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洪州玉隆觀罷八月懷忠遣約和書至軍前詔遣戶部郎中魏杞知閤門事康誥充通

中興禦侮錄卷下

完

問使往馬及境志寧拒不納需索百端動輒起釁退換國書至于屢易遞求金帛必倍數又求割唐鄧海泗之地朝廷悲皆從之又渝元約復求尚秦之地遣使往來商議幾月不能決朝廷始疑之矣九月十三日賀正中王之望並除叅知政事十六日張浚罷贈太保先中既與群議不合力抗章引去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罷二虜帥既異議交陳不復相下志寧遂憤然揮其衆壓境撫求割尚秦請還叛亡不獲為累復有借兩淮牧馬之言乘我無備

進游騎 淮侵掠濠州守將孔福知盱眙軍郭淑望風奔北兩淮為之震擾上怒淑編管靜江府福削奪在身官爵令白身自知思退愧悚不自安遽請出為督軍十九日詔思退為督江淮軍馬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副之淮東宣諭錢端禮兼叅贊軍事叅政王之望為淮西安撫使戶部尚書韓仲通知鄂州兼湖北京西制置使兵部尚書王珙淮南江東西制置招討使張守忠湖北西京制置招討使按兵待之思退自以失計誤國遠延惧不敢行俾存中等

中興禦侮錄卷下

半

先往而徐抗章辭以母老求去上不之許又乞召陳康伯判紹興府令先赴闕康伯六上章懇辭不起降詔朕祇奉慈訓嗣有丕基永念祖宗陵寢朝獻路絕黎元塗炭屯戍未休朕為人子而不能雪上世之恥為人君而不能拯斯民之危寢不安枕未常以尊位為樂也特以戰爭之後肝腦塗地不忍南北之民枉罹非命自即位以來兩發聘使冀尋舊盟而隣帥主兵及境不納迨行人再往始則立式遞求繼則迫因困辱朕以兵隙難開隱忍自屈仍遣魏杞銜命復行

不較禮儀書辭屢易不愛四郡割以奉之乃渝元約
又求商秦且索臨陣係虜之人是其更喪無厭必欲
尋釁初無休兵繼懼之意今使命追還議論不決積
衆出船包藏周測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軍輔
群臣前後屢請已盡依初式再換國書歲幣上疆亦
如其議在我可從一無顧惜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
虜之人則朕有以國敵斷不可從也儻或不諧前好
至於交兵天寔臨之非朕得已想彼兵民厭其黷武
亦當嗟怨况我將校六師受國家爵祿之大忠義所
中興禦侮錄卷下

望

朕自應奮勇捐軀為國家雪恥大立非常之事彰無
窮之名雖賞厚賜朕不敢吝嗚呼兵凶器也朕無德
以修二國之睦又無威以寢敵人之謀時當三冬而
遣軍士有暴露之歎人民有轉輸之勞害貽爾衆痛
在朕躬凡百臣子當念興師動衆非朕本心彼曲我
直動則有誅共輸報國之忠永享安居之樂故特詔
示其宜知悉十一月初三日虜帥率步騎數萬分兩
路南渡一自滿口然後渡州南之一自清河渡船
渡是州南之州南渡然此皆方備而都統劉寶按兵

不動及督府促令應援又以會兵為名退屯揚州勝
孤軍無援遂冒圍決戰矢中左目身被數刃猶奮擊
不已且戒左右曰我死在頃刻進退所不免今日當
力破此賊以報國汝等若有功富貴立可取吾亦瞑
目無恨矣丁寧告戒士殊死開殺賊數千仆于陣衆
遂潰盱眙廬滁相繼失所詔贈勝承宣使仍優加襲
恤初七日陳康伯復以疾辭詔中使諭起之康伯乞
候疾愈日起發赴闕初八日湯思退罷都督軍馬以
參政王之望為督視江淮軍馬戶部侍郎李若川叅
中興禦侮錄卷下

望

贊軍馬始思退欲和連成也蓋取張浚備禦之具廢
弛之因是大拂軍情及除督軍遷延兩月不行卒辭
避之遂諷諫官尹穡入疏以之望代已而之望始與
思退寔相表裡又嘗妄奏張浚措置乖謬及為宣諭
日劾罷邵宏淵深為諸軍切齒故尤憚此行至是命
下遂與思退交言朝堂之望詰思退曰丞相除都督
命下兩月頗望不行今事急却推之望去如此則是
丞相平時止要享堂食志要求自悅耳語未絕繼之
以泣思退聞之莫不啞邵初十日思退持疏獨前哀

爲求引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罷十一月用言者落職錫爵永州居住十二日太學生數十人伏闕上書乞斬湯思退王之望尹檣仍目之爲三賊臣寮奏乞行禁止御批如有陳獻不經檢校院報行伏闕之人爲首者重寘典憲餘人次第編配事在必行仍令三省曉諭尹檣上疏自辯仍丐致仕不允王之望乞往江淮犒師從之十三日賊犯光州虜帥遣騎數千營于桐城北分兵襲奪險隘賊方帥衆爭之部將段安晨至舒城與賊遇合戰自己中興集錄卷下

聖

而午賊之賊遂斂衆據瓦梁等處增修山水寨以自固時遣游騎窺伺攻掠十四日都督楊存中退屯水州命劉寶守揚州郭振守真州王彥守和州戚方守舒州建營樹柵列屯數十相望以距十五日郭振會諸將兵數千分路夜斫賊營斬級千餘降者稱是賊稍引却虜帥既以赴淮下數城緣兵少糧乏未敢輕肆遠乞之懷忠懷忠既與志寧交隙輒沮撓不與志寧遂詣于襄且云江南指日可下止候兵糧之足便當長驅而渡襄復不之許志寧請之力襄遣人諭

之曰昨岐王圖畫累年興師百萬尚不克濟今汝以數萬衆欲求得志難矣果若江南可下聽汝自取之我更當割河南地與若自守萬一失利而退我安不汝納已遣兵河上把截有一人一騎敢過者悉皆斬之志寧既所請不獲遂發河南民兵又皆不汝自領兵少不能肆志遂復移文樞密院請各退復講和好仍欲污盧仲賢胡昉奉使時知和議首尾使臣二名至軍前詔遣王忬偕承節郎往之十六日降旨虜帥移書執政復欲議和朕以生靈之故不憚屈已苟可

中興集錄卷下

聖

以休息兵民者一無所吝而虜情變詐意有包藏遣使在途輿使壓境侵擾淮甸虔劉吏民曲直甚明神人共憤朕當擇日視師所過務從節省十七日陳康伯拜左僕射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仍催促疾速起發赴闕十九日詔左諫議大夫尹檣往浙東權兵部侍郎胡銓往浙西各措置海船坐以家屬行並放罷二十一日恭政王之望往江淮犒師湯使退行至忠州中風疾死于靈山寺詔許其喪歸葬二十四日王彥克復靈州二十五日錢端禮賜同進士出身除

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除同簽書樞密院事並兼權
參知政事郭振遷奉國軍承宣使劉寶誚授果州團
練使副瓊州安置韓璉編管賀州頓遇刺配吉陽軍
孔福斬于市寶之少子也賊自清河入寇魏勝與
之力戰寶按兵不救陷勝以死既自戰又臨敵退師
棄楚州陷之璉守廬州賊未及城先望風走福始者
將二千人守濠州賊止遣游騎數十涉淮覘候福擁
衆輒縱賊筏橋南渡昨已削奪在身官爵令白身自
效俾頓伐之至是再遇賊又皆不戰而退故有是命
中興集海錄卷下

望

唯郭振守六合與賊相距踰月屢戰克獲故使賊不
得東卒全真揚者皆振之力也二十七日降詔今月
二十九日冬至有事于南郊屬邊事有警改用明年
四月雪^上是日王汴等入虜界二十八日吳玠將張
光潛軍出大散關夜攻賊營斬首數百級盡焚其積
聚閏月一日左僕射陳康伯到闕初三日赴都省視
事初四日賊自海州連舸載兵二千進攻通泰州李
寶敗之于草湖口先是官軍於湖水淺處盡樹暗棚
孫長閼之至是決其堤水賊船皆著棚上寶率衆乘

之俘獲殆盡初五日郭振與賊戰于六合敗之時
王汴已過界虜帥既許約和遂收兵北歸所陷城邑
尋收復之十八日沈介起復知鄂州兼京西北制
置使韓仲通召赴闕十九日參政周葵以資政殿學
士參政王之望以顯謨閣學士並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罷二十一日王汴自虜界還忤等於閏月一日
見偽帥于顯謨與之定約並用先朝與契丹澶淵盟
誓舊禮書題稱為叔姪彼此不還叛亡歲幣減十萬
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至是還奏詔遣魏杞康誥充
中興集海錄卷下

庚

通問和好使副往焉十二月一日錢端禮奏知政事
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簽書樞密院事並兼
權叅知政事十三日魏杞等入虜界十四日德音曲
赦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十六日降詔所有來
年四月雪^上改用正月一日上辛祀南郊乾道元年
正月一日有事于南郊肆赦改元十八日都督楊存
中還闕十九日中書舍人洪适偕翰林學士知制誥
知國門事龍大淵偕寧國軍承宣使元賀大金生辰
使副入虜界二十六日江淮都督楊存中以寧遠昭

慶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奉朝請川陝都督吳璘依舊
少師奉國軍節度使判興州並罷都督軍馬二十八
日左僕射陳康伯薨輟朝贈太師三月初二日魏杞
康誥使虜還廷見奏金人待遇使人禮甚厚特令升
法從班上又差監察御史一員視供帳厨傳以示殊
異杞又云肅主喪甚寬和每言及太古皇帝必起立
且言兩國幸已結好當彼此守之勿渝令我與皇帝
既為叔姪上皇即吾兄也願永以兄事之杞曰此南
北生靈萬世之福也及辭還撫勞甚渥云當即遣報
中興御侮錄卷下

使往矣十八日虞元文叅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
院事二十一日大金遣驃騎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仲輪林直學士大夫知制
誥兼秘書省著作郎楊伯雄充報問和好使副入界
詔刑部侍郎李若川知閤門事張接伴四月九日入
國門以商議禮數未定未肯朝見蓋昔北使持國書
皇帝下御榻親受之然後付通事舍人啟緘令議止
令通事舍人受之發緘以進故仲等堅執不可若川
諭曰昔本朝不得已臣事貴朝故禮有加今既為敵

國豈得復循舊禮仲曰今雖非君臣要是叔姪耳亦
宜加禮相與辯論十餘日不決以太上皇帝命令皇
子鄧王受書以進於是始浚二十三日廷見既後書
鄧王皇帝坐而御之仲等不悅頗多慢言叅政虞允
文與之交論榻前聲色殊厲上怒將留不遣太上皇
不可群臣皆謂兵釁未易開姑已之二十九日引辭
所勞遣禮物比舊禮例差損仲等堅留館中不去必
欲得如舊數既與之始行然虜主藥身自得謀脩好
每使命至必待以甘言厚禮惟恐和之不既而其群
中興御侮錄卷下

下非所願也故仲等敢肆傲慢者正欲害其成耳和
議既畢自後行事不復具載

中興御侮錄卷下

禦侮錄二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紀宋南渡後與金人構兵及和議之事書中稱高宗爲太上皇帝蓋孝宗時人所作宋史藝文志載此書作一卷而此本實二卷疑後人所分析也書中於金人初起事蹟記載頗略至於紹興三十二年金海陵王南侵及孝宗初年張浚出兵撓敗始末則節目具詳自乾道元年魏杞使回和議旣成以後則不復具載前後皆系日厯次於朝廷拜罷禋祀諸大事亦間及焉似從日厯國史諸書節採而成中間如劉彥宗在遼官僉書樞密院事國破降金未嘗事宋而稱爲吾叛臣金世宗由東京留守卽位而以爲燕京此類皆爲失實知爲隣國傳聞不盡實錄也

正隆事迹記一卷

〔宋〕張棟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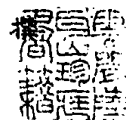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雜史五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正隆事迹

記一卷》提要

正隆事迹記

歸正官張棟



完顏亮自己己冬十二月殺兄亶而自立守日都于會寧越明年誅夷稍定下求言詔勅中外公卿大夫至于黎庶之賤皆得以書奏對闕庭是時上封事者多陳言以會寧僻在一隅官难于轉輸民難於赴訴宜從民居燕山以應天地中亮深然之即日使官左相張浩右相張通古從天下取兵百萬肖京師之勢第營都於燕山這三年而成至壬申夏駕始幸之遂以渤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京大定府為北京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府曰大興改元以赦告天下亮以漸染中國之風頗有意於書一日讀晉書至傅堅傳廢卷失聲而嘆曰維偉如此東史筆者不以正統本紀歸之列傳第之悲夫又一日與翰林承旨完顏宗秀左叅知政事蔡松年語曰朕每讀魯論至於夷狄雖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朕且惡之豈非渠以南北之區分同篇之比周而責彼賤我也二子皆唯唯而不對至丁巳春二月御

武德殿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
蕭美賜坐而語朕昨夕夜已三鼓夢二衣侍矚稱
上帝宣朕還策小將軍力亮小馬腰子又隨從而前
既行之次但如踏空時到一門青衣指之曰天門
朕隨入馬行一里之地宮極嚴麗朕欲從馬而入前
有二金甲謂之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趨及殿垂簾
如有待一朱衣曰下拜而就跪朕皆隨之但聞殿上
語如嬰兒全青衣侍宣授朕口策上將全征某國
朕謝而出復上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遮際

發一矢射之兵衆以大喏而應之朕亦以喏之故驚
愕而覺然而大喏之聲犹在于耳朕立遣人于馬廐
視所策小將軍但身汗如水收箭袋而數之亦失其
一朕大異之豈非天假手於我全取江南也然而君
父之語臣子毋泄于外衆稱賀戊寅夏五月亮御薰
風殿宣吏部尚書李通翰林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
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四子及庭首川吏部尚書
李通朕欲遷都汴京將宮室重修加兵二右使海內
一統御意如何通以阿諛而從惟佞是爲對以正知

天時人事不可失也亮深悅之徐問翰林直學士
永固對以燕都始成未敷載帑藏之匱之未補百姓
之瘡虞未痊豈可再營汴都而重勞民力況江南乃
繼子之邦歲以厚幣礼陛下豈可無名出師而重勞
征代則臣爲二事侯不可亮曰非老奴婢所知復問
宣徽使嗣暉對以臣与李通所奏同問翰林直學士
韓汝嘉汝加對以臣與翟永固所奏同亮怒永固汝
加之啼意遂退及門復宣殿副施旨二子以爲重則
刀銘輕則報皆必不能免繼宣翰林侍制蔡戡講晉

史亮怒稍霽赦而釋之明日拜李通爲右丞相嗣暉
爲參知政事永固知亮之罪已懼而乞解官已卯春
三月遣左相張浩右丞相敬嗣暉起天下軍民夫匠
民夫限五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兩統計二百萬運
天下林木花石營都于汴將旧營宮室臺榭雖又柱
亦不存片瓦亦不用更而新之至于舟楫剡楫雕塼
峻宇壁泥以金柱石以玉華虎之極不可勝計是年
冬遣翰林侍講學士施宜生入觀本朝志畫工于中
間卽寫臨安之城邑市井以及吳山之方立具圖以

進亮：遣人於坐間軟屏而面寫之賊已聞兵火殘
毀於吳山絕頂馬已策馬而立焉徐令翰林修撰蔡
珪作詩書其上曰萬里車書已混同江南豈有別江
封旋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峯亮詭曰御制
亮每與左補闕馬韓哥面而坐窮拾事迹指盡其處
所別白其勝榮亮乃奮發其路不勝其志之銳明年
庫中春正月再役天下軍民匠不限丁而悉赴之委
在丞李通提控軍造器于燕山之西北隅遣工部尚
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郎中張參預造戰船於通州潞

河是月二十三日翰林醫藥祁宰奏封事諫亮其略
曰臣聞民惟邦本、國邦寧今則地有造軍器之煩
勞南有修大內之重役百姓以久苦轉輸不勝疲斃
臣頃陛下權寵其一族一成而再計之幾來歲害氣
在晉不利行使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念社稷為心曲
隨臣請亮怒令擒而殺之祁宰神色自如而再請曰
臣年七十死固足矣惟恐陛下將來不以臣更欲語
已為左右口刺其頰以杖穿之執縛而祁宰以朝
章受刃辭色終不改乃行之次烈風大作改召飛舞

人面不可見者迨三日而止是年秋八月委戶部尚
書梁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色之軍不丁而盡從
之修長者為正軍矮弱者為阿里喜共得二十四萬
以一阿里喜副一正軍西為一類為一十二萬余計
中原漢家渤海之地一十七路於內除燕山中都路
造軍器南京開封路修大內供兌差馬余十五路每
路簽漢軍一萬人遂委吏部侍郎高懷正兵部郎中
肖房良戶部主事王修翰林修撰鄭之梅文憲院
使王叔石司郎中王僉東平轉運使梁蕭翰林修撰

楊伯仁翰林侍制劉中淵修起居注劉元吉御史徐
之萬太府少監李天吉翰林應奉李希顏殿中侍御
史高公挺戶部員外郎曹節寺分路帶銀牌而出焉
目曰差簽軍使至冬十月簽差始定合女真契丹奚
家三色之軍通計為二十七萬取有唐治分為二十
七軍其所撥正副戶各有差遂以五十戶為蒲里演
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都統至十一月委
正番猛安所簽定女真契丹奚家軍內以共精銳者
十取一二至都統所復三取一及燕山元自試其果

能射者得五千人目曰硬軍其甲各以五色絨線穿之亮每自負曰所簽者數十萬但可張大勢取江南者此五千足矣辛巳二月亮率文武并百官駕幸洛汝百姓以父行而子留泣號盈其城三日不絕憂四月駐蹕北邙自改曰太平五月復臨于汝以取牛馬水草之便至秋七月始臨汴百官共法駕陳九節儀迎亮于南頓門亮入門暴雨大作儀制樂音皆不能至山承天門雷風迅作拔去一憲門未及開閣折擊三守門吏死入門復齋秋八月皇太后諫亮不可

親征亮怒令護御將軍赤盞彥忠殺母于太后宮越教日亮后徒單氏及太子光琰再諫亮怒亦欲誅后与子惧隱于宮中三日亮殺^執而出自母諫死百官鈴口結舌無更言者秋九月亮御正隆殿宣諸大臣問曰衆多宰職不能為朕為一路統軍右丞劉萼率尔而對曰臣願請之亮喜即拜為果勝軍萬戶都統越日拜特進張彥忠為步軍都統以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兵十萬進出陝右擊劍外拜二部尚書蘇保衡為水軍都統昭武大軍將完顏鄭家副之將兵

七萬輜重隨焉自海州飛棹而下擬錢塘江而出期以三旬迎亮于大江之南是月起天下分軍分路請甲而從征焉西則河中京兆南則大名相州東則濟南宋平三軍請甲之次同日反四者一十二萬步軍都統張彥忠止將兵三萬出陝右水軍都統蘇保衡止將兵二萬出道右丞劉萼止將萬人出漢上余則並會于黃河之南亮領焉冬十月王友起於大名耿京起於濟南陳俊起於太行乘時而嘯聚者處有之亮^首知大名之亂拊髀而嘆曰朕兵未行輒抗其

後雖匹夫匹婦不可留即遣都統斜也將兵萬人攻大名多与火尽洗之大名之衆聞風而自潰為斜也殺^屠民三十萬口城族者一千七百家是月上旬拜右丞李迥為大都督兵部尚書郭安國為先鋒將兵十餘萬親征淮上是日亮衣橘紅袍裹以金甲從新宋門而出亮后徒單氏及太子光琰拜送亮為之極泣者久之徐自語曰天使之不自由矣十旬渡江淮見項羽山下馬入呵責久之未旬兵臨江上是日因遼陽府簽軍萬人叛歸策葛王褒於京改元大

定是時中原之民知哀雖立尚在沙漠文亮雖存駐
軍淮上中原無主皇、如也其間蒙傑草不待收朝
之命改虜正朔為本朝正朔至亮死于淮甸哀徒于
燕山方撫定焉是月肅相張浩知哀撫定黃河迤北
之地使人筆錄哀狀具以報虜亮得之於路以鞭擊
而嘆曰是子福過我也朕平昔有意就江南平定之
後取武成一戎衣而有天下大定朕欲改之此子為
我先矣徐令人取一冊亮果預書久勅南京樞密院
遣先鋒郭安國男端孫將兵數千自黃河以北州縣

無少長而悉洗之北至相州聞亮死方止至十一月
亮以內亂所擾知軍意之二三戰船不至大江之不
可渡或有鷄肋之意然未形於牙齒間又恐貽笑萬
世遂築渡江臺于江之北岸欲渡萬人於大江之南
然後作還軍計是日宣威勝軍萬戶耶律勸農語曰
爾所將軍兵越來日朕欲自較其部族苟失其數當
從軍法耶律自度所統軍已不及半懼亮之必誅與
子寢殿宿直將軍母里哥謀母里哥以計就亮上下
皆後之明日乘亮未起軍突於帳前集箭射之亮設

本朝掩袂全取視之愕然曰軍變矣披穴而前已為
謀客當龍殺射亮仆地家執而縊之都督李通亦為
亂軍所殺三軍遂四散而歸

哀乃太祖第三子潞王宗輔之子也亮之從弟哀字
彥奉乙巳三月一日寅時生小字忽辣馬即位後改
名雍

十月完顏襄立于東京遼陽府遣譯通事肖茶判帶
牌特款牒定州縣燕地郡邑括牌而下燕山權留守
拒而不從來使立誅之副留守李天告惧而拜命立

遣子器之奉表稱賀中都既定山東河北河東閩西
傳檄而下至十一月亮死遣人下河南及殺亮子先
英于汴京廢亮后壬午春正月哀知天下之歸已與
子允升允地率甲騎數萬人遷燕山守臣完顏宗顯
率在都文武百官具天子儀迎哀于小東門哀服便
衣而入為越數日下詔以告天下內外文武百官各
推恩初參知政事敬嗣暉知亮死敬立亮子光瑛于
汴左相張浩輩不從乃止哀遷燕山貶嗣暉為庶人
遣謫置為閑宗臣下僉曰刑餘人不可遷而改謚武

宗皇帝父宗輔為懿宗衷以父名輔非帝王稱改名
曰宗堯母壽昌為欽慈皇太后封堯為海陵郡王謚
曰煬改葬東帝詔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
受文烈額命即位十有五年僉安思氏中外又安惟
海陵即庶人亮已藏禍心覬覦神器除煽奸黨逆成
篡逆而又後誣^字降從王封堯既得志肆其兇殘
不道之極至於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眷佑
於我家肆予一人續承先緒暴其悖惡貶為庶人仍
出其殯於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問者

稽之礼文升附太庙復加美謚尊而宗之惟是莫非
其所蓋常懷然爰命有司卜地消日奉還梓宮已於
十月初八日備礼改葬於思陵度几有以安慰在天
之灵播告中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增將
士賞典詔勅朕仰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萬國咸服
迨十載而正隆失道不務持守害害黎庶無名弄兵
致爾將士軍卒遂動征役暴露風霜^也仰事俯育之
樂朕甚惻之自薦推戴以來再款班師然也^成
未底寧息灌征之謀固非也^得己重念賞^不明^庸

未允而又或失於稽緩令勅有司增多日格比之國
朝累行賞典特加優異頒降空名恩命仍出内帑金
幣以助錫与一就付元師仰於軍前視功輕重書填
支賜於戰報國之心人所共有爾其奮勵忠節却敵
禦侮以慰民永底平泰豈特予一人之慶亦使爾士
卒安業富貴澤及子孫豈不越与其新定隨尊軍功
官賞已全尚書省頒降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哀四子曰允恭允升允迪允脩允恭為皇太子允恭
死立允恭之子璟為太孫璟嘗奏表于衷曰臣聞南

宋文為敵怨雲懷覬覦南京宋之故都應有形蹟惟
宜睹戮如洛陽宋之丘陵何必常遣衛護若二處廢
則杜絕殘宋之望謂如每遣奉使入宋國朝射
往不勝有損國威今後使人射不勝者乞加罪決
取旨是時嘗王宣示大臣北虜官鎮國上將軍左司
郎中粘割沒雅言臣聞治國之道莫如内安百姓外
和隣敵内外既安何憂於治伏自陛下龍飛以來國
富民安四方綏靜雖禹之德無踰焉臣愚不知忌諱
冒死謹言皇太孫春秋方壯識量宏遠神机英武非

臣下所能發揚潛德正宜謹擇儒學名師學之士副佐聰明如近奏南宋事臣未敢奉詔而宋流京開封府殘宋故都洛陽宋之丘陵二者乃宋人寢興望想之所宜加修繕以塞宋人之望況自既定以來彼邦遵服貢賦以時不惟財匱國貧蓋亦念政業而恐廢丘陵爾若一旦恃富強遽失宋人過望之意使人籍籍激衆戡貢失時以勞至慮加兵必矣費用國資軍民勞苦天下震驚國內生靈望於塗炭豈可忽諸陛下至功神武日月之明爰念無名之師不宜復蹈前轍安危之保未可知於今日之計莫若內安民外和好陰為坐困東南之策因其飢饉乘其盜賊謹修邊備養成伺釁以謀混一今後所差奉使乞降指揮選於南京考射閱習然朝射片時勝負臣不希賞焉足以係國家榮辱皇太孫建立之初宜脩文德仰佐聖明以福天下如其所請神明之志甚銳實非宗廟萬世之利奉上畔指揮所奏至志並依所言剗割沒雅特轉一重一重乃是

正隆事迹記一卷

兩淮鹽政孫進本

宋張棟撰棟始末無考書中但稱歸正官蓋自金入宋之後述所見聞也所記皆金海陵煬王之事始於初立終於瓜洲之變凡十有二年煬王凡三改元但稱正隆要其終也大抵約略傳聞疏漏殊甚未附錄世宗立後事數條亦殊草略不足以爲信史也

煬王江上錄一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雜史五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煬王江上

錄一卷》提要

煬王江上錄

岐王亮授主自立改元天德都會寧府內使梁漢臣
本宋內侍陷虜每思報仇乃進曰燕京自古霸國虎
視中原為萬世之基陛下可修燕京大內侍復巡幸
使中原之民望帝都近矣遂納其言差梁漢臣充修
燕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為副使自天德四年起至正
隆三年畢工改燕京為中都擇日遷都燕山府以獲
駕輦三十萬銖浮幣一十萬紫茸細軍一萬為先鋒
求突總管留守會寧府正隆四年八月十八日至燕
京肅王奏曰陛下移燕山去白溝百里之外皆南宋
故土孔彥舟却遷新寨王喜徐文孟斌之徒項背宋
臣皆握大軍悉屯中原萬一有變非國之福亮曰卿
無憂也梁漢臣奏曰臣聞南宋講武教兵有吞中原
之志願陛下無坐樂於內可令山東西路河北三路
通水去處積草聚糧仍於諸路州軍置造軍器兼修
大梁虎視江淮及造戰艦以備海道征伐並依亮一
日入皇后閣見桌子上膳瓶內有木祥花數朵問此

花出於甚地后曰汴京孔彥舟進果乃索筆現為詩
曰綠葉枝頭金縷繁深別有一生香一朝揚汝名
天下也學君玉者枯黃一日宣梁漢臣曰朕欲修汴
京大內時復巡幸卿為朕謀無得有裨漢臣曰被奉
聖訓豈敢私免願陛下領諸路發人夫工匠以候
使喚以梁漢臣充修汴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為副使
因謂漢臣曰賜金帛賜予以卿去處如朕親行賜金
銀銀錢絹各一百仍差部院御史多木律率從騎軍
二十萬駐劄於汴京城外防避走工匠人夫工匠日

又米二斗半錢五十文人大亦如之正元三年梁漢
臣孔彥舟至汴城正隆元年春起夫正隆四年畢工
梁漢臣孔彥舟奏京城大內修造了畢又令人修造
通津殿起人夫抬榑木植打造殿宇三等凡數
千隻委兵部尚書蘇保衡徐文統押仍於諸路副鉄
匠五千人造人馬交甲軍器有鄆州相州青州進
銅到鐵刀五千口改造戰刀又金東平府北京開州
七安軍集八百萬發女真渤海契丹漢兒五十萬山
東西路河北三路并發大軍一十萬諸路番漢軍七

十萬諸路捕魚梢工水手一十七萬番漢等軍共二
百九十七萬金分八路入南界完顏仲統兵取長安
鳳翔至西蜀完顏明統兵至西京至均房汴京國南
類昌府方城類縣鄆州字望統軍自南類州蔡州陵
汝阿魯木律統軍自亳州父城至順昌府光州乞代
赤朱自壽州合肥和州界耶律木自青州齊至淮楚
界兵部尚書蘇保衡駕親征監修戰船蘇保衡奏臣
彼朱聖旨打造船完備通州至定林口二百八十
里陸地不通河溝無水通舟入海伏望特降露旨行

下措置帝宣漢臣米曰蘇保衡奏來稱通州不通水
海口陸地二百八十里奈何梁漢臣曰起三路人夫
開渠擔水成浮泥用舡夫拖入海行下蘇保衡即施
行梁漢臣私曰賊君無道但得一路人夫叛我宋中
興有日矣奈何自修燕京及大梁食利人夫工匠三
百餘萬無一人是丈夫也豈非天哉蘇保衡起山東
民開河擔水挽舟自通州入定林口二百八十里人
人稱冤道路嗟嘆而無一人敢叛昔漢臣又奏西京
洛陽好花宜巡幸看花正隆四年二月幸洛陽一夜

天降大霜群花冬死不悅梁漢臣曰陛下降詔催促
諸路大軍南取江淮無失其時天與弗受遂遭其咎
時至弗行復受其殃臣願陛下統一天下混車書於
萬里於是下詔催促軍馬步行起汴京宣梁漢臣孔
彥舟撫問修內不意有人譖彥舟者遂賜酒酖之彥
舟捧卮跪飲見彥舟項上雕青問曰何物也彥舟曰
臣小年時不戒器交人利索曰卿如今成器敢做甚
彥舟既慄命彥舟克西京留守起行至路葉發而死
二年八月在汴京值中秋設宴百官既月忽蒙雲罩

月索毫作鵲橋仙詞曰停盃不辜停歌不發等候銀
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便有許通天陣礙此懸懸
斷星眸利惟恨劍鋒不快一揮一斷紫雲根要見姮
娥休態翰林學士初被奏曰陛下賦大國宮殿過幸
諸州賊盟與師無故事勞後生是具工動土修建
西京之內閒掘無用之河勞苦軍民嗟怨路太乙
出現陛下轉以為妖殊不憚畏臣食祿千朝焉可緘
默伏望陛下察天地之不祥收兵罷役通和南宋復
還渡都四海九州咸感聖德天下幸甚亮大怒斬之

其族正隆三年二月下詔小龍虎大王兵五萬守
鎮蒙古司虎牙衛將軍大將家奴守鎮上京會寧府木
律侍中兵三萬守燕京中都葛王兵五萬七齊邸西
京燕津發帳革皇太子奉國衛將軍戶部侍郎張昌
等守汴京御營前軍高李禮管押御前射鵬軍一萬
三千并園子細軍三千御前提奉石將軍達耳明威
御前左將軍亦蓋明威御前一軍如羅明御前後軍
西道總管與因奴將紫茸細軍三千人分五部一
部五百人每隊六十人謀克一人逐道一人菊蘆服

一人牌頭二人飯食五人隊身五十人五年秋九月
起汴京勅天使催促八路軍馬各一地分入南界進
發時童謠言正軍三足馬簽軍兩隻鞋即主向南去
趙老運燈台九月渡淮至壽春屯駐差御前都統驃
騎總管韓夷郎奉勅領軍南行臨發賜御製喜遷鶯
詞曰旌旄初奉正馬力健嘶風臨江渚射虎將軍落
雕都尉綉帽錦球翹楚氣張斷髮爭奮捲地一聲
鼓旌旗頃正長江奔駭六師飛渡此去無自惜金印
如十在功名取斷鎖机謀垂輪方畧人事本無

今占試舒卧龍輜輳果見功成朝莫況江左雲霓已
試玄黃迎路韓夷耶兵南進遣千戶莫利領騎五百
探地遇大宋姚興馬軍五十余至尉子橋遊騎探得
遂報破敵軍統制在高請統制姚興再率四隊
四百人出陣王權領衆回走東采石江口是夜多張
旗幟地中明火徑虜數千伏路虜不能前遂得渡江
屯駐東采石亮主軍和州西岸相對日謀渡江是日
梁漢臣奏云本國大捷請陛下登舟早達建康肅主
欲登舟亦蓋明滅將軍奏曰陛下當紅底小舟被而

宋壓沉大江奈何陛下乘舟欲渡是梁漢臣賣陛下
於宋朝耳亮見敗舟奔岸亮大怒謂梁漢臣曰汝本
宋朝旧臣朕高官厚位恩過朝士不知紀極而敢反
朕遂命亦蓋明滅將軍斬梁漢臣于江岸虜主見諸
軍敗回還和州詔天使催促海道大將軍孫保衡有
海船千戶韓宗愈降于李宝李宝追逐用火箭燒番
船船不焚遂冬降其軍正隆五年十一月亮至揚州
東門外漢王廟建御寨請瓜州岸望大江見本朝以
戰艦裝水軍於江心旌旗麗日器甲鮮明驍衛戰艦

江心飛走布長陣
望北岸一弩箭射不到處打柳子声絕排一字陣於
浮玉亭上声咭諸船後四虜衆大駭亮謂臣下曰此
紙糊舡何足道哉遂回揚州御寨有木突德管大懷
忠總管肖遠已來談曰即主堅從渡江適觀大宋戰
艦江心如飛甲士奮勇人舡精銳我等皆北人走馬
射箭為上豈可乘舡与江南人戰大江都死是於江
中不見鄉里大懷忠等早至御寨奏事見梁家奴將
軍云即主昨晚大醉未起大戰忠等詢梁家奴即主

夜來有何聖音樂家奴曰昨晚与妃后飲言三日渡
江不得將大臣尽行處斬肖遠已以足蹴大懷忠脚
云謂梁家奴曰若即主起来云大臣奏事則箇於是
肖遠已大懷忠復回商議云若不行殺逆我等無緣
還鄉必死於此大懷忠云即主有圖子細軍萬人護
御又梁家奴將軍輕信奈灯事有泄露死必無疑肖
遠已云晚朝奏遣細軍東取海陵先請梁家奴將軍
諭以禍福使心變動事可濟矣晚朝奏云臣等渡大
江不能濟渡東太州可全圍子細軍連夜進取所掠

使金錄一卷

〔宋〕程卓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巴陵方氏廣東
刻宣統元年印碧琳琅館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使金錄一
卷》提要

使金錄

宋程卓



嘉定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有旨以朝散郎尚書刑部員
外郎程卓假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清化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充賀金國
正旦國信使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趙師昂假昭
信軍承宣使左武衛上將軍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戶充賀金國正旦國信副使
十一月五日癸丑陛辭

使金錄

一 碧琳琅館叢書

十一日己未出國門
二十四日壬申至盱眙軍
二十五日癸酉遣盱眙軍客將往泗州探問先排已至
二十七日乙亥再問接伴使副繼至
二十八日丙子遣掌儀高宗愈等過淮傳銜繼同北書
表張震亨先排書表完顏速傳接伴使副各銜至盱
眙燕館使大中大夫尚書戶部郎中李希道副廣威
將軍東上閣門副使蒲察信從舊禮立飲書表三杯
而去

二十九日丁丑三節官屬先絕淮裝載禮物忽雨作候
接伴使副至津亭卓等具冠裳登舟乘馬入亭內望
拜如常儀次與希道信對揖升中庭酒三行分位少
憩三節官屬與左先排完顏速右先排完顏南海互
參使副各上馬對揖並行入泗州驛講私覲正泛送
之禮傳示安止二更卽登車微雪夜行六十里
三十日戊寅晴早頓臨淮縣驛卽行八十里至青陽鎮
已二更

十二月一日己卯霜晴早頓虹縣沿汴河行八十里至

使金錄

二 碧琳琅館叢書

靈壁縣驛宿至中途虞姬墓在道左護軍千戶及先
排等羣騎獵於曠野淺草中時獲獐兔夜行六十里
雪微作

二日庚辰早頓靜安鎮驛雪已白六十里至宿州永豐
驛在州治之側左有司候司右有司獄司自此數間
車夫以金虜用兵事或言有詔書韃靼已退或言猶
未退但是多用僉軍把扼其言不一所至車夫等又
言被官司科斂頻仍民閒貧乏父子兄弟因僉軍久
不見面詞語怨嗟夜行四十五里

三日辛巳晴早頓蕪湖鎮四十五里至柳子鎮宿西望
卽鳳凰山遇北使數車南上乃賀本朝正旦使也夜
行六十里

四日壬午陰早頓永城縣七十里至會亭鎮宿寒甚將
晚雪作夜行四十五里

五日癸未早頓穀熟縣四十五里至南京今改爲歸德
州未入城過雷萬春墓環以小橋榜曰忠勇雷公之
墓入陽熙門至睢陽驛左有隆興寺乃高宗皇帝卽
位之所夜行六十里

使金錄

三 碧琳琅館叢書

六日甲申晴早頓甯陵縣入永甯驛今改爲長甯六十
里至拱州宿今改爲睢州夜行六十里

七日乙酉晴早頓雍邱縣今改爲杞縣六十里至陳留
縣宿過皇桑及伊尹村村人多伊姓墓在空桑北一
里許有磚堠刻云湯相伊公之墓相傳墓左右生棘
皆直如矢縣驛甚壯云是張邦昌所居有留侯廟第
王原叔諸家考子房所封乃彭城留城非陳留也自
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久矣夜行四十五里

八日丙戌晴黎明至東京門外卓等率三節官屬皆朝

服同接伴李希道等並馬入安利門過儲祥宮
門過大相國寺寺榜乃祐陵御書路南轉有市井美
盛耄稚聚觀或以手加額宿會通館

九日丁亥晴在館接伴遣書表張震亨偕私覲正泛送
至真定之數照例從之傳得北人二十九日詔書其
中云爰自山西及於畿甸掠奪財富憑陵室廬中都
西京路及滄州今年稅賦並行減免其承應人自言
韃靼方畧退約春初大相打打言戰

十日戊子晴賜酒果及宴內使閣門祇候唐括元佐押

使金錄

四

晉琳長館叢書

宴中奉大夫沁南軍節度使兼懷州管内觀察使提
舉河防常平倉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一百戶劉思誼卓等已時過位行禮受酒果
赴宴如常儀夜行四十五里暴風大作飛沙蔽空
十一日己丑陰風益甚車多弊漸葺以前至敦橋鎮早
頓四十五里至陽武縣宿夜行三十五里

十二日庚寅晴早頓延津縣即舊酸棗縣也三十里至
黃河先過一小河亦有小橋至黃河浮橋名天漢橋
用九十六巨舟一舟十碇每六舟一鋪有人居守設

幙次於其側伺候欲從例下車祭河李希道傳示不
必遂委都轄投文祭於橋中文曰猗歟靈河肇源自
天四瀆宗之榮光發焉我宋秩祀垂二百年今暫隔
壤時祭靡愆使節修聘車徒翩翩必涉於河言往言
旋或乘輿梁或履冰堅惟神昭鑒受職如前尙饗過
河畢風作四十里至衛州淇澤驛驛望見譙樓題河
平軍驛前被甲而立者內見一人即荷檐之夫乃知
官兵北征檐夫通用也三更行四十五里自河以北
車夫走之屢僉民兵其數尤多於河南加之科斂芻粟

使金錄

五

晉琳長館叢書

民閒罄竭肆言無忌沿途承應人無非市戶隨行騎
士亦無官中卒馬所至率驅市戶爲之

十三日辛卯晴早頓衛縣即望見太行山直至燕京山
常在目峻拔綿亘是爲地脊縣市書壁云征軍逃亡
五日不出者死停藏之家科以流罪自過淮每傳聞
金人爲韃靼攻掠直抵城下前此屢戰皆北兵多潰
散七十里至湯陰縣未至縣過伏道遙望扁鵲墓相
傳墓上土可療病禱而求之或得小圓如丹藥夜行
四十里

十四日壬辰晴早頓相州安陽驛今爲彰德府城中印
榜條理交易三貫以上並用交鈔如違斷徒追賞注
云罪止徒二年賞錢五十貫市中有秦樓翠樓北過
漳河厯曹操講武城周遭十數里鑿城爲路外卽其
疑塚金人嘗增封之六十里至磁州將入城過滏陽
河有石橋如趙州式酒亦以滏陽春爲名驛左顯應
觀崔府君廟君曾爲尹三日民以忠正祠之高宗爲
王尙書雲迫以使虜磁人擊斃王雲高宗欲退無馬
可乘神人扶馬載之南渡河今立祠西湖卓等夜率

使金錄

六

碧琳瑯館叢書

三節官屬望拜禱於神護往來夜行六十里

十五日癸巳晴早頓邯鄲縣趙故都也卽昔人黃梁夢
之所文帝謹夫人縣人也出北門望見叢臺在古今
爲鬻酒之所縣北道上有鍾呂之祠四十五里至臨
洺鎮宿屬洺州軍夫云洺州吊橋塞路以防蹇軫夜
行三十五里至沙河縣換驢夫又行二十五里

十六日甲午晴早頓邢州邢臺驛號安國軍卽信德府
呂洞賓之故鄉過索水梁園四十五里至內邱縣宿
內邱有梨爲天下第一棗林綿互磁邢石灰色黑微

有焰夜行六十里

十七日乙未晴早頓柏鄉縣彭川驛唐志載堯山卽古
柏仁或以此柏鄉爲柏仁鄉行二十里許光武廟在
道旁壁繪二十八將皆左衽廟前二石人腰斷俗傳
光武經過遇道上人問途不應以龍輝劍斬之大小
石碑二其一後漢光武皇帝廟記一云重修光武廟
記有詩二首刻於廟門之外一云廟謀開有漢帝業
肇蕪蕪灑落君臣契艱危宗廟圖山川扶鄴邑日月
拱東都社稷千秋里風雲四達衢北風吹雨雪西日

使金錄

七

碧琳瑯館叢書

翳桑榆舊物遺翁仲荒祠老祝巫宗臣遺像在時有
鼠銜鬚一云賊莽中斷漢真人應赤符皇天書令節
日月映庭隅河北心潛順關中政已無乾坤開景運
將帥贊雄圖經畧規模大推扶意氣麗車回薊都急
兵合冀城孤東漢中興主南陽舊酒徒功名俱已往
日月易云徂廟古丹青剝祠荒草棘蕪空餘二翁仲
寂寞下庭隅循例下車觀瞻卓等炷香而行旋過王
郎城次過趙州石橋晚宿趙州今改爲沃州夜行四
十五里

十八日丙申晴早頓樂城縣極蕭條蘇真門轅幕何存
縣治之側三十五里至滹沱河河頗闊薄冰亦有渡
船在側又五里宿於真定府南門外驛車夫等云韃
靼欲攘真定已逾五臺山相去百二十里車弊修車
木工云此開官司不觀是一應工役自備工食及合
用竹木等費子孫不敢世其業我南朝愛民不如此
十九日丁酉晴在館接伴使之廝役謬傳恐留十日即
回程晚飛雪數片即止

二十日戊戌早陰晚晴賜宴於館內使問門祇候乾石

使金錄

八 晉林琅館叢書

烈德剛押宴正奉大夫安國軍節度使兼邢州管内
觀察使護軍汾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
百戶賜紫金魚袋郭解已時卓等赴宴見舞高平曲
他處盡變膚樂惟真定有京師舊樂工故也

二十一日己亥晴風早頓新樂縣派水驛四十五里至
中山府入昭化門至驛蘇文思軾昔帥此郡作松醪
賦金人以碑刻相遺聞有祠堂在府學學在化源坊
夜行五十五里

二十二日庚子晴早頓慶都縣舊望都縣也縣人多瘠

東接唐縣病瘠者眾形氣相傳如此七十里至保州
入雞川門宿金臺驛城池高深望見譙樓大書順天
軍應梁題云大定二十年護國上將軍順天軍節度
使兼保州觀察使開國侯太子立重修夜行四十五
里

二十三日辛丑晴早頓安肅軍梁臺驛驛前軍學碑尙
存舊梁門之城今惟一城由北門即出塞路可容數
車方軌二十里過白溝河昔與遼人分界又十里過
大白溝河亦名巨馬河二十里宿定興縣巨川驛定

使金錄

九 晉林琅館叢書

興舊黃村金人建爲縣接伴使副及監察到驛相與
言曰此處正秋閒南朝賀生辰使回歸之地我家是
時極不好今且喜將至涿州四更過灰洞掌儀黃昌
嗣以病歿於車中夜行五里

二十四日壬寅晴早頓至涿州范陽驛從例留一日牒
接伴使副爲黃掌儀治喪致贈禮絹布各二十五疋
茶毗之於西城

二十五日癸卯立春晴尙在涿州傳宣撫問內使中衛
大夫孫公弼夜行六十里

二十六日甲辰陰早頓良鄉縣賜銀合湯藥內使中衛大夫師憲良鄉爲韃靼殘毀惟存驛在城外

二十七日乙巳陰大風拂明至恩華館同三節官屬下車朝服偕接伴行馬入館分位傳館伴名銜正使嘉議大夫尙書吏部侍郎張仲仁副使定遠大將軍少府少監完顏良弼互展參見之禮次同館伴酒三行與接伴李希道蒲察信別復分位傳賜果內使閤門祇候烏古論正臣賜宴內使兀朮答守道令就館伴正使押宴禮畢並馬逡巡行墟墓間多十餘里初非

使金錄

十 晉琳琅館叢書

尋常使人所經之路始達城門入豐宜門過奪玉橋入宣陽門卽西轉過文樓側入會同館分位傳宣撫問內使閤門祇候高希愈自此日供牲餼

二十八日丙午晴交禮物賜酒果內使閤門祇候姚里鐸習儀閣副武德將軍東上閤門副使移刺居寬二十九日丁未晴平明同官屬與館伴上馬自右文樓過馳道轉左武樓行千步廊紫茸青茸軍分立廊外望應天門百餘步下馬行轉自東過登聞鼓院壞漏甚入左腋門穿敷德門東宮在左又入會通門宣明

門東有集禧門六百八左嘉會門過宣明門至右嘉會門側入嘉會門待班客省從列酒三行上中節一杯少俟催班閣副引至宣明門捧圖書入仁政門立甚久俟其百官朝退次引西夏人使朝陳禮物馬數十正珠布之屬禮畢方引見卓等於仁政殿進書以次如常禮自仁政宣明門右出拜受衣帶歸位少憩綠衣人引三節官屬入見出受賜衣帶閣使再引卓等入殿下謝賜衣帶復位而出虞庭宮闕侈甚乃煬王亮所作自館至殿皆甲士排立每過一門對立二十

使金錄

十 晉琳琅館叢書

人阜衣持弓鞬刀入宣明門內有紅金花袍帽八人爲列後七人青花袍帽共二十行對立三百人意其衛士之屬也殿下兩行若行門之類衣紫衫裏帽金帶腰弓箭執長骨朶三十餘人對殿而立殿上亦有被甲弓箭分左右立歸館赴宴押伴奉國上將軍左宣徽使張衍

三十日戊申晴賜酒果內使閤門祇候紇石烈德暉賜宴內使閤門祇候蒲察溫押宴昭毅大將軍太府監張釋夜館伴送錫盤

嘉定五年正月一日巳酉晴寒甚未明阜等率官屬就館設香案望南關先遙拜訖同館伴上馬馳道柳木皆凝霜如積雪至如前下馬處步入應天門其門有五由東偏入幕次閤使置酒如前訖引班自左翔龍門過大宴殿門右月華門入門內山棚名元慶其下左右各障以錦爲路通行引棚之索未結各縛爲絛獅子凡二十棚前翦絛爲花數十株又以絛爲金獅玉象各一徒聞用此爲美立班拜訖陞殿坐於西南隅酒五行再宣勸三節官屬皆坐於東廊廣祐樓之

使金錄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北禮畢歸館

二日庚戌晴在館承應人言燕京粟直每石十千足軍兵合給月米每石折錢一千僅得時直十之一而已三日辛亥陰烈寒卓等入赴宴初儀如賀正之禮酒五行出就幕次再入座又酒四行畢歸館賜分食內使閤門祇候曹居敬賜酒果內使閤門祇候紇石烈德剛行禮如常

四日壬子陰賜生餽內使閤門祇候烏古論正臣賜酒果內使閤門祇候兀朮答守道隨例有射弓宴內使

閤門祇候李賀押宴伴射昭勇大將軍殿前右衛將軍完顏守榮自午初射伴射連不中副使師昂先中的次館伴副使完顏良弼中角花卓繼中角花其次館伴正使張仲仁及伴射完顏守榮方中師昂凡射中挽九十七卓射中挽二十一射至黃昏屬傳示禮成請止伴射追晚不肯已再乞勉射一次師昂連中的虜人至是皆脫箭再分位換朝服赴宴禮畢五日癸丑陰風大作寒甚朝辭受國書出就館賜酒五行押伴鎮國上將軍右宣徽使趙瑑

使金錄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六日甲寅晴卓等同三節官屬巳午開出門再由墟墓以行乃聞舊路近西南門外方遭殘修葺未就恐本朝人使見之迂迴以避之也至思華館大風復作賜酒果內使閤門祇候完顏惟真賜宴內使閤門祇候賈欣押宴昭勇大將軍尙書工部侍郎徒單琳與館伴相別送伴乞借盡回程正泛送禮私覲禮物宴罷登車風沙尤甚過盧溝河石橋長九十丈每橋柱刻獅子象凡數百所謂天上人間無比此橋夜方至良鄉縣少憩卽過琉璃河又名劉奈河

七日乙卯晴早頓涿州州治在北城驛在南城晚宿定興縣

八日丙辰霜晴早頓安肅軍晚至保州宿見保之人煙頗繁

九日丁巳晴色甚佳早頓慶都縣晚宿中山府

十日戊午晴早頓新樂縣晚宿真定府途中遇羌諸路人丁往添築燕城無日不見運糧草軍往來牛馬或斃即載軍中車夫怨言征取之擾自常賦外有曰和羅又曰初借前途言者亦如是

使金錄

五
碧琳瑯館叢書

十一日己未晴風作在真定府賜酒果內使閤門祇候孫安民押宴通奉大夫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內觀察使提舉常平倉事護軍金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溫迪罕二十赴宴如常儀

十二日庚申晴早頓欒城縣過小遇河至趙州北門亦一石橋水極清駛

十三日辛酉霜晴早頓柏鄉縣午至沙河道左唐山即堯山也金國諱宗堯改爲唐山下有放勛廟宿內邱縣

十四日壬戌晴早頓邢州午至沙河縣換驢夫過邢沙河亦名白沙河沙可碾玉宿臨洺鎮市中有燈未燃問之以人使在館

十五日癸亥晴未曉至邯鄲縣早頓過藺相如墓晚至磁州北門城壕內兩舟網魚驛中紙燈十餘盞甚草草

十六日甲子晴早頓相州市中紙燈差勝磁州過美里城文王廟晚宿湯陰縣

十七日乙丑晴早頓衛縣晚宿衛州將至城過比干墓

使金錄

五
碧琳瑯館叢書

有碑云忠孝比干之墓紂墓亦在衛河之東驛中人云去冬十二月二十八日雪一尺五寸夜渡黃河間掃兵提鈴唱聲督守浮橋人岸水甚遽

十八日丙寅晴早頓延津縣晚宿陽武縣

十九日丁卯四更微雨至郭橋鎮未明午後過牟陀岡瓦窑千餘皆燒龍鳳磚者今半墮毀至城外更衣亭卓等率三節官屬朝服乘馬與李希道等並馬入順義門即俗名固子門也循龍德宮牆入五虎門經建隆觀鵝鵝橋望見丹鳳門過蔡河橋太學武學在館

驛行路左右入會通館

二十日戊辰在館分三節官屬銀絹

二十一日己巳晴賜酒果內使問門祇候胥革押宴通奉大夫河平軍節度使兼衛州管內觀察使護軍江夏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黃震赴宴罷更方行

三十二日庚午早頓陳留縣循例在館一日夜行三十里

二十三日辛未晴早頓杞縣晚宿睢州

使金錄

去
碧琳瑯館叢書

二十四日壬申霜晴早頓甯陵縣將至南京北門外過張巡許遠廟世稱雙廟南京人稱雙王廟晚入館宿照例牒送伴所附牒盱眙軍報平安及二月初一日過界

二十五日癸酉晴早頓穀熟縣午至沙岡換驢夫晚宿會亭鎮自此以北往來皆關雨麥苗如針絕無旁潤

二十六日甲戌晴早頓永城縣晚宿柳子鎮微雨

二十七日乙亥晴早頓斬澤鎮知賀本朝正旦虜使昨夜回去至此晚宿宿州驛承應人間方王二奉使今

安在指方信孺王柁也答以皆仕於朝問者復云王奉使甚舌辨

二十八日丙子晴早頓靜安鎮晚宿靈璧縣夜微雨二十九日丁丑晴早頓虹縣晚至青陽鎮欲趁初一日絕淮每車加二牛挽行

二月一日戊寅晴四更至臨淮縣即行途中泥淖方知前數日有大雨北去皆無之到此小麥滿野向北俱久旱望見龜山塔午後至泗州驛少憩與送伴使副便服三節官屬皆乘馬出泗州城至淮河畔津亭三

使金錄

去
碧琳瑯館叢書

杯互展別禮三節與送伴各出裝船送伴同乘馬至淮河送卓等登舟各相揖解纜繼達盱眙軍其李希道等往還絕不交一談無可紀述彼意蓋欲掩匿國中擾攘故默默云

使金錄終

宋人行役多爲日錄以記其經歷之詳其閒道里之遐邇郡邑之更革有可槩見而舉山川攷古蹟傳時事在博洽者不爲無助焉故余每喜觀之若程正惠公之使金錄其一也 庚戌夏五錄置少城茅齋中因題簡末

使金錄

六 碧琳瑯館叢書

使金錄一卷枚菴先生原本行役記載必詳如放翁入蜀記出蜀記皆有成書宋人著作無不筆之於書我國家漁洋先生有皇華紀聞亦彷彿其意而作也因今僧在觀鈔錄存之時乾隆壬子九月重九燈下根石披覽偶綴數字於後

使金錄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程卓撰卓字從元休寧人大昌從子淳熙十一年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封新安郡侯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諡正惠嘉定四年卓以刑部員外郎同趙師岳充賀金國正旦國信使往返凡四閱月是書乃途中紀行所作於山川道里及所見故蹟皆排日載之中間如順天軍廳梁題名光武廟石刻詩句之類亦間可以廣見聞然簡略太甚不能有資考証又稱接伴使李希道等往還不交一談無可紀述故於當日金人情事全未之及所記惟道途瑣事世傳宋高宗泥馬渡江卽出此書所記磁州崔府君條下蓋建炎之初流離潰敗姑爲此神道設教以聳動人心實出權謀初非實事卓之所錄亦當時臣子之言未足據也

襄陽守城錄一卷

〔宋〕趙萬年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襄陽守城

錄一卷》提要

襄陽守城錄

門生劉師鄂州縣司同副將特差京西路招撫使司準備差遣趙萬年

開禧二年四月荆鄂都統趙公淳被命提兵守襄陽五日除京西北路招撫使時皇甫副使斌已出師攻唐鄧失利公方收集潰卒申飭邊備以嚴守禦十一月三日除公兼知襄陽府先是報虜騎逼境衆號五十萬分三路而來是月五日犯襄陽統領馬玘張虎韓源等戰死遂圍襄陽統制雍政馬謹等領兵力戰潰圍而出七日犯馬坡時副帥魏友諒統兵于彼公聞虜兵甚衆亟命萬年往諭魏帥勿迎其鋒可飲兵且歸樊城徐爲之計萬甫至已受敵統制楊杞等戰死魏帥拔圍而出同日犯光化統制鄭阜等戰死光化舊壘不守公恐虜衆勝鋒不可當遂令江北清野縛浮梁盡渡樊城內外軍民老幼凡數千人渡軍人：以斷橋爲請公不從急抽江北諸處把截官兵及戰退卒相

繼入城幾萬人薄暮方斷橋樊門外居民入市盡除附城屋挈致城中以備新壘城上分四隅以本司左軍統制劉津主東隅江陵左軍統制吳強統領尾立西隅江州統制林璋南隅本司統領王世脩陳簡北隅即運防城器具列城上急宣參譚鼓院良顯撫幹章時可具言忠勇軍統制呂渭孫見魏帥神馬坡之戰未知存亡欲脅取副帥印公素知渭孫凶暴恐生事夜遣萬年委曲開諭之夜半忽魏帥至渭孫失望憤嫉翌早渭孫求殺魏帥并其子普俱被刀仍殺虞兵二人在左右格殺渭孫渭孫平時虐所部刻剝拮斂人不堪命及就誅爭鬻而食之公撫諭忠勇軍將士隨即帖然皆樂爲用十一日虜至樊城見已清野竟無所得合三路之衆往來馳騁江上吏民驚駭官屬有相繼而去者公謂弟路分內机誤曰吾家世受國恩先祖帥河陽舉家爲虜所殺獨吾父得免吾今帥襄陽值虜入寇誓

當死守報國內机曰吳志亦然公每語官屬必勉以盡忠死節存撫居民毋得驚惶公慮城中或有姦細命索之嚴保伍之法民旅皆給號記委屬官巡警火盜又恐虜人臨城必有火砲几近城茅竹屋并附倉庫者悉撤去仍取市井潛火水桶上城以防火箭却於庫務取酒甕千餘貯水列置市井分畫既定十七日聞虜人欲於白河口扒北船筏過江公單騎至江頭看虜有無船筏至中途遇統領董張珍報隔江有虜人叫言完顏相公欲請招撫打話及到江頭完顏果至綠水隔一洲公欲上船渡水問衆言虜人多詐皆不欲公去公自謂受國厚恩一死何惜即渡往洲上相去四五十步有打紫傘稱都統相公者乃完顏也其人身村長大年約五十以上前後人從整一圍繞數重公只將數人亦張蓋立于洲上虜言傳語招撫營軍不易公亦曰傳語虜言我已屬秦陽下光化席卷神馬坡又發人

馬去取隨信德安招撫可聞早拜降公答云自古用兵有勝有負你有軍馬所在爲備你何曾取了我州府這般言語只是恐嚇得百姓莊農我本朝軍馬已於下江清河口等處殺北軍甚多燒了船千百隻想你不不知虜又言你出師無名公答云兩國和好多年我本朝亦要寧息因南北權貨相通商旅因買賣或生離隙至相殘害我朝廷曾降黃榜約束邊民如有輒過北境者依軍法處斬緣小人喜亂南北之人互相抄掠牛馬因而引惹生事遂至今日虜人言都是皇甫斌公答云正緣是它容蔽此事朝廷已將他遠竄海外虜言好好招撫說話分曉又言我得皇帝聖旨不殺南邊百姓公答云你將我邊民殺了甚多却如何道不殺虜言不曾都自安業自家相逼近爲一家入又言我北軍東已自海河西已自川蜀有二三百萬軍馬分頭併取你州府席卷而來襄陽雖有城你不可恃

招撫太尉如此分曉豈不察天意我得指揮取襄陽且有襄陽許多生意而聞早拜降若我也不入襄陽府城便自回去公即叱之云各事其主惟當以死報國安有降理我只有韋孝寬故事你有軍馬我亦有軍馬我更有長江之險無限戰船以待你來完顏語塞遂言招撫好將息上馬插鼓而去次日虜遣主簿向明賁完顏并副統二書來公不容入城遣弟內机與譚宣參管伴公開城復有彼此一家之說擲于地大罵虜賊是何相待以書答之曰昨日承專差董萬戶相請欲得會話雖遠颯風來一水之隔不得從容承來示殊不曉所謂副都統書云相公乃近侍職位何爲教人以不忠不孝之事我聖朝有不共戴天之讎正以生靈之故姑守和議連年以來金國乃暇容飢民抄掠我牛馬驚擾我邊境遣使賀正廷無禮又詰誚本朝信使多出榜文恣加毀辱此何理也秦陽等處小勝小

負兵家之常然爾士馬死傷十倍我數符堅寇晉兵非不多淝水之敗事蓋可見相公之謗言兵多何不監此我今城高池深固若金湯精兵良馬畢集要地疆場之臣但知戮力報國不知其他欲遣人復命緣相公告曉之事既非所當聞亦不當遣姑就來人布答併令賁來書奉還答副統止云回語盡見完顏書中向明去二十日薛宣撫以書來謂二帥不必俱在襄陽欲以魏帥策應德安公方以鄂州德安無備爲慮遠遣魏帥領兵去德安公以城中兵少遂立旗募茶商勇悍之人雖經配隸者皆不問所從來名爲敢勇軍應募者翕然公厚加激勸人皆思奮粟江多灘磧公遣官兵防守虜數令人測水屢爲射退適天久不雨江流日淺二十四日虜擁衆涉小樊安陽灘弩手併射死傷淹沒幾萬人虜商不恤驅迫而過西自萬山華泉谷求自赤岸漁梁平連珠下寨圍繞府城軍民恐懼公慮人心

不因遂將府城四門用土填塞示之死守使人無志志公以虜賊新至營壘未定可擊二十五日遣撥發官旋世雄部敢勇軍六十餘人劫掠虜寨駕船至五娘子廟迎見番軍在江岸驅虜人畜旋世雄登岸近戰奪到馬六匹救回被虜百姓老小千餘口至夜又差統領扈立并敢勇軍恭高廖彥志路世忠張聚等部押千人出南門至虎頭山等處劫寨二十六日夜遣旋世雄將官裴顯領敢勇軍六十餘人往城西北江上與虜交戰奪到戰糧米船二隻二十七日虜賊於城西揮旗書招安字以數人守之公遣膽勇人李超下城奪旗以歸守者散走是夜又遣旋世雄裴顯將所部敢勇軍出城駕船渡江北劫寨燒毀糧船渡江船二十八日公見城外屋宇已被虜人焚燒而土庫塙壁尚存賊每於塙外隱身以射城上官軍公遂令將官許進部官軍三十人出城毀塙塙壁虜賊有三百餘騎來掩襲許

進殺賊五人各梟首以歸其間二人獨衣戰袍必頭目人也又遣旋世雄裴顯將所部人駕船往襄江西洲與虜賊數千人弓弩交射自辰至酉賊退走死傷甚多二十九日諜知虜賊於東津繫浮橋以便往來轉輸公令以舊船載油灌乾草遣習水人自上流放船將至浮橋焚草船燒橋舟人即浮水登岸人遣旋世雄裴顯將所部人往襄江西洲及江北岸與虜賊交戰射退十二月一日虜遣被虜人劉賢於城東隔濠呼城上云相公欲令人求打話明日主簿向明者復至公遣撫幹章時可下城應之隔濠相語向明所言乃前日書中之意章以大義排之而去又二日虜賊數十騎至城西一人獨前自稱天使叫早降語不遜公命壯士自鹿角中突出擒殺之取其首腰下得木牌貫以紅帛番書莫能辨不知為何等天使也至夜虜賊運竹水雲梯登軍洞子砲石攻具草牛土布袋至城下公密諭四

隅兵官將預辦火藥箭砲石等分布三日未曉賊眾擺列步人在前馬軍在後四圍無聲鼓譟發喊一擁而前仍將木牌及板門窗櫺遮身般運攻城器具公親諭將士肅靜不得譁諍俟其漸近弓弩可及然後射之須臾虜箭如雨城壁之上有如蠅毛公身被兩箭射入城內者不可數計公令先用火藥箭射燒番賊所般竹木草牛并砲木等攻具煙焰四起城上弓弩砲石一時併發自卯至申射殺虜賊并中傷者不知其數悉皆敗走委棄器甲弓箭衣裝等物公即遣敢死人出城過濠趕殺多獲首級奪取軍器及燒毀雲梯等攻具即具捷以聞次日虜氣頗索移寨遠去公令四隅打虜箭及於城外廟宇中得所藏備箭百餘萬槁將士白金各有差士氣大振又探聞虜賊攻城傷中人多渡江而北遂遣旋世雄裴顯部弩手乘舟往所渡處要截射之虜人初犯境公命成均州統領王宏出兵攻郢以

為牽制王宏將所部人由浙川入內鄉燒虜沿路所積糧草百餘萬獲千戶杜天師段守忠等首級五日捷書至及間探人張宏報虜人聞王宏兵入郢境遂抽光化虜兵數千自青泥回去救援當夜又遣旋世雄裴顯并將官邵世忠從水路分劫虜賊旋世雄裴顯於渲馬灘劫中虜賊退走奪渡船四隻竹篋筏一座邵世忠部弩手於灘磧上下併射虜賊入水甚多餘皆狼狽敗走又遣將官孟保張德劉彥部敢勇軍千人經萬山入伏龍掩襲其後虜賊奔走多溺死焚毀所造攻城器具三百餘件又於洞山寺前得二丐者俱言番軍有相顧泣語者云被南軍殺了驕馬如何歸得不知驕馬果何人豈非貴戚為頭目者六日探知虜賊欲來燒濠外鹿角遂潛伏官軍於鹿角之裏以備之果有數人徑來放火有官兵王才以槍殺一人所到首級并奪到旗槍弓刀又令王才硬探至萬山下有虜賊三人

在彼舉號火王才擒殺一人取到首級公喜其勇謀為擁隊七日夜遣將官王橫部官兵郭旺等三十餘人出城燒毀雲梯草牛等五百餘件時有番軍在地名海子裏往來被郭旺等追趕奪到銅鐘一面八日探得虜賊欲從江北渡過南岸遂差裴顯部官兵駕船迎救之九日遣王橫與教頭過德部官兵四十四人過濠燒毀雲梯百餘連并燒草牛土布袋等攻具十日遣撥發官楊建合千人魏仲部官兵二十五人過濠燒毀雲梯并草牛二百餘件夜至四更更有虜賊駕小船六隻自上流潛來用火箭燒北門岸下客船城上將官呂興聞船上發喊遂令城上弩手併射虜退走十一日遣撥發官樊興教頭江青部官兵二十四人過河燒毀雲梯一百五十餘連并草牛等十二日遣王橫部官兵一十四人過河燒毀雲梯七十餘連十四日遣撥發官方溥教頭許亮擁隊孫孝忠將三十餘人過濠燒毀

雲梯百餘連又遣旋世忠張聚教頭徐貴部官兵五十九人前去萬山一帶燒毀雲梯二百餘連木牌一百餘面竹木草牛無數緣累日遣兵燒毀攻具將盡十五日探知虜賊復來城南紫陽觀及於寺院等處再造攻具遂遣方溥訓練官朱建部官兵三十六人前去燒毀雲梯二百餘連奪到騾一頭并鞍轡又遣蔡孝先部官兵五十人搶奪虜賊堆塚所造雲梯大竹有虜騎百餘來前追趕被蔡孝先等殺退奪到軍器衣甲十六日夜遣張聚廖孝忠等分四路前去抗拒賊寨張聚部領敢勇軍七十三人并大軍弩手三十二人過河從紫巖寺轉過虎頭山中賊寨奪到手三十二人過河從紫巖寺轉過虎頭山中賊寨奪到披挂衣甲刀劍等及奪回被虜人老小十人廖孝忠將勇敗軍七十二人主定專寺處劫中賊寨斬虜賊首級二顆馬二匹并鞍轡衣甲等軍器旋世忠部官兵六十六人至萬山一帶燒毀雲梯戰牌五百餘件并燒毀虜寨鹿角趕

敢敗走又奪到造梯大竹五百餘竿將官馬安忠部官兵四十六人至雲峯寺等處趕殺看守攻具虜賊散燒雲梯二百餘連天橋四座十七日夜遣路世忠將敢勇軍五十八人大軍弩手三十一人往城東雲峯寺前劫寨殺死虜賊甚多生擒番軍李八兒稱係李捷覽之子十八日虜以千騎擺列城西與城上官兵矢石交戰公在城樓見虜陣中一人躍馬突出執旗指呼引眾直前意氣驕雄公索弩親射之墜馬而死即令斬首乃中左目虜氣奔而退二十日遣路世忠將敢勇軍五十六人大軍弩手三十人至雲峯寺前燒雲梯三百餘連造砲大木五十條殺退看守攻具二百餘人二十一日虜遣降將王虎來公喜其歸欲詢虜中虛實見其詞色錯愕疑有他謀命左右搜之於肘後得紫袂繫銀十五笏送獄根究乃是虜都統與之俾入城縱火為內應且約以出城相報時繙白旗子軍

為號公即斬之繼而被虜李連回乃知前王虎之來正為虜刺客也公曰吾心無愧天地王虎其如予何公探知虜欲於二十四日攻城二十二日夜果於城東南擂鼓發喊城中屋瓦皆震公令城上益加嚴備毋得諠譁既曉禱城隍諸廟以虜犯襄漢殘害生靈願求天助早遂退却二十三日夜虜鼓譟之聲漸近夜半雷電大震加以雨雷喊聲遂遠明日果不攻城豈非精誠所禱感格而然自此每夜發喊莫曉其意及得被虜人回云虜專喊東南欲空西邊示圍帥必關之意二十五夜遣張聚劉政將敢勇四十三人至虎頭山劫寨見虜賊二百餘人趕殺敗走二十八日遣廖孝忠路世忠將勇敢軍百二十人出東門劫寨至大悲寺燒雲梯百餘連見虜賊大寨之外有小寨約二百餘人先以弩手把截大寨又鑊手直入小寨殺散虜賊奪到雲梯什物等二十九日夜遣廖孝忠路世忠復將所

部人出南門劫寨殺傷甚多一人就擒彼眾追逐遂斫首級而還奪到鞍馬弓槍刀甲及救回被虜老小六口又遣排岸使臣張椿將十四人駕船往源漳灘撓劫虜客船五隻又往萬山燒寨奪回被虜老小二十二口衣甲等三年正月一日夜遣旋世雄張椿將水手三十五人駕船往源漳灘劫虜寨奪渡船三隻三日早虜人自城南漁梁一帶推擁砲座及驚車洞子等攻具一日不絕徑抵城之東南砲架皆九稍共十餘座專攻東南隅敵樓砲石皆重四五十斤擊中樓櫓無不損者公遂用牛皮皮造作皮簾挂於樓櫓之上以禦砲石緣虜人砲座盡用生牛皮蒙護拽砲人在內矢石不能入仍置車輪推轉往來揉製突兀每砲一座如屋數間爲軍洞子亦是牛皮蒙護洞子相接直至濠邊約長里許於內般傳填濠土布袋草牛竹水等物前列步人執牌遮身以射守城官兵四向擲立不可

計數自卯時城上下矢石交戰至夜虜人攻城愈急軍馬不退公即差敢勇千餘人於當日半夜各持短兵仍負草一束潛出小北門由羊馬場分爲兩頭頂一頂自東門吊橋出一頂自南門吊橋出分頭徑至虜人砲下舉火發喊城上亦發喊撞鼓仍用霹靂砲打出城外虜人驚惶失措人馬奔潰每砲下拽砲番軍約二百餘人皆爲官兵所殺仍生擒到謀克王通等八人及奪到器甲鞍馬等死傷約二千餘人盡將虜人砲座燒毀至曉煙飯不絕初四日早虜人復別推砲座洞子臨城仍前擺列馬步軍施放弓箭發打砲石及於洞子內般傳草牛土布袋之屬再來攻城矢石交戰自卯至酉虜人將砲座并洞子拽入虜寨義勇我軍夜出燒之初五日早虜人又復推擁砲座洞子等攻具臨濠及擺列馬步軍復來攻城勢焰益熾公再三籌思若不遣兵出彼不意無由退却緣虜人騎軍甚眾若明出

城中之兵必併來掩襲須於城上多用弩手射之緣城上女口止立得弩手一層遂於初四日措置於庫務寺觀及民戶權借卓子增接四脚令高擡列兩層於女口之後弩手共三層仍預發敢勇官兵一千八百餘人各持器械負草一束伏於城下羊馬場內却於城外去虜人砲座洞子百餘步潛用小船於濠內繫搭浮橋二座仍將對橋羊馬牆先次取削令薄至初五日巳時虜人擁併攻城之際即將所削薄之牆一時推倒伏兵突出虜人止防城門出兵不意他道掩擊倉皇失措先將虜人臨濠步兵殺退次舉火燒毀砲座洞子虜人騎馬果來掩我出城之兵公即令城上三層弩手併力施放虜騎不能當仍於城上撞鼓發喊并打霹靂砲出城外虜騎驚駭退走自早至暮虜人與我軍進退分合凡數十次公亦接續發兵出城應虜賊死傷約數千人橫屍戰地砲座洞子雖有拽回者所存無幾

如土布袋草牛等及奪到木牌一時燒毀適值北風大作煙焰蔽空正撲虜人之面我軍乘勢鼓譟追殺虜人敗走奪到鞍馬器械據捉到番軍稱去年十二月三日虜人攻城之時殺死番軍甚眾射殺蒲察都統及咬兒萬戶等今次攻城又殺死萬戶即具連日捷報以聞後數日有被虜人回具言虜酋元帥會諸都統登萊城指襄陽城曰趙大妻羅擺佈得好每出敢勇軍不知從何處出來這城如何打得眾都統因起身白元帥這幾番打城縣折了自家軍馬元帥點頭十六日忠義軍統領李良弼於隨州管下白土坡抄奪虜人糧粟殺死番賊獲到首級甚多有正將嚴整立奇功捷書至公知府城四隅一面佈江陵七軍大教場至魚梁平八里地皆坦平虜人每隅攻城多以重兵攻南隅自正月初五日攻城之後又置砲座驚車洞子木牌草牛土布袋等日謀攻城緣虜所置砲座驚車洞子盡

用牛皮蒙護拽砲人在內矢石不能入仍置車輪推轉於城下往來攻打公遂措置於城外濠岸之南離濠四十餘步初開濠一道以作限隔使虜人推轉砲座為車洞子等難至城下十七日夜乘雨暗密遣千人出城用內開挑濠壘六百五十人防護開濠弩手并敢勇又鑣手共三百五十人并就城上密擺三層弩手二十一日夜差二千人內開搬濠壘二千五百人防護開濠弩手并敢勇又鑣手共五百人二十三日夜以府城之外初挑濠壘尚淺再發人出城併力開濠公料得連夜工役虜人必來衝突挑濠之人公於當夜差三千人內開城濠壘二千人防護開濠弩手并敢勇又鑣手一千人及於城上亦密擺三層弩手至二更果有虜人馬軍不知厚薄發喊一擁前來衝突挑濠官兵城上并濠外弩手俱發又遣敢勇人與虜人交戰直至五更我軍與虜人進退分合九十數次追殺虜賊當

陣死傷不知數目虜人退走所開濠壘自城東外圍樓角至城南門外吊橋長四百一十餘步面闊八尺以上深六尺又府城南門外元有居民住屋土牆虜人以騎軍馳驟不便欲遣步人斷除之後用馬軍防護公預遣茶商路世忠等部勇敢又鑣手及弩手於土牆裏潛伏二十四日虜賊步軍果來斷除牆壁城上舉旗為號敢勇軍突出殺死斷牆番軍甚多生擒番軍李元突奪到遮箭牌及燒毀共二百餘面即具捷以聞公復念雖已措置開濠可為限隔若我軍出城過新開濠攻劫賊寨奪毀攻具虜騎必來追襲雖有弩手防護緣虜勢眾恐落姦便遂初織竹籠高二尺長六尺眼圓六寸如竹夫人狀若虜騎追襲即將竹籠擲於地上以絆之使虜騎不能施為遂於二十七日夜發敢勇官兵二千三百附帶竹籠潛出南隅自羊馬牆所開門過浮橋銜枚而進直至虜營中虜騎接戰遂擲下

竹籠馬為竹籠所絆不能馳驟多有墜馬者賊眾退走官兵乘勢趕殺死傷甚多又將遣下鴛車洞子草牛竹梢柴薪之屬悉皆燒毀及奪到遮箭牌木牌一百餘面弓弩器械等自受圍路梗惟西向水路可用小舟迂回俾送輓彈文字虜知之遂於灘淺處初立小鹿角二十八日遣水手奪除虜灘上鹿角仍遣魯選泉領敢勇軍至灘岸及潛伏頽墻之下果有數十虜騎至墻側伏兵突出殺其先鋒者一人并奪馬二匹虜奔走又奪軍器而歸虜人見兵不至有李元帥者自德安府提兵數萬前來與賊都統併謀攻城遂於東南隅七軍大教場內初起土山兵法謂之距堙自遠而近自低而高欲與城齊每日用牛皮洞子兩行並列於土人於洞中往來轉運土木前面用皮屋并皮簾六座狀如船帆遮護工役之人矢石俱不能入兩旁用牌手後列馬軍擁護遇晚即將皮洞皮簾等推往下寨遠處

安頓公為見虜人姦謀百出日為隱備之計復於濠內再搭浮橋二座預備出兵至三十日土山約長百步恐漸次近城遂於當夜發官軍三千四百人餘人出濠外毀壞土山內一千餘人專用鈇鑕二千三百餘人係弓弩手及敢勇軍茶商又槍刀斧手防護斷毀土山官兵又於城上擺列三層弩手以為捍蔽自二更以來虜騎不知厚薄果來衝突被官兵擊斃甚多併發虜騎不得前進所有鈇鑕手併力毀斷土山約三丈濶五丈悉皆除毀是夜官兵與番軍交戰凡數十次番軍人馬死傷不知其數奪到器甲弓弩木牌等二月一日虜人增添軍馬仍前推運洞子皮屋皮簾等再築土山規矩倍於前日旬日之間幾與城齊虜主重立賞格首先上城人白身與世襲千戶官廣威正六品職事錢五十貫第二上城人白身與世襲謀克官武節正七品職事錢三十貫所以亟期土山意在必取襄陽

每夜掘列軍馬仍燒火數十處明白如晝以防斷毀公於初十日夜發官兵八千二百餘人出城南於內一千五百餘人專用鐵鎗鐵把六千六百餘人係弩手及敢勇軍茶商又槍刀斧手城上亦擡三層弩手公先謀知虜人增兵欲分數路前來衝突公前日出兵用竹籠絆馬恐虜人別生狡計措置令前行各持小拒馬子一副遮欄虜人來路於內布列陣隊仍前用遮箭布牌又槍弩手迭相衛助於時先差裴顯邵忠部水手於城東西江內播鼓發喊陽為劫寨以悞之虜人果抽兵以應至二更兵從南隅半馬牆而出令先以四百人銜枚各提水一桶疾走往虜人燒火去處潑滅分布前進偶當夜月暗用拒馬子截斷求路殺退虜人鐵鎗手即時用工毀斷土山虜再來衝突為拒馬子所礙不得馳騁又為弩手射屢屢卻緣初築土山之內盡用大木穿貫如屋上用排椽積柴束草牛糞

土於上所以難於毀圻自二更官兵併力用工至五更方除三分之一虜人列營舉火為號公恐天曉虜騎四集遂令濠寨余真將所辦油灌乾草名為火牛實於土山之內以火焚之方填草間大風卒至煙焰障空當夜官兵與番軍交戰二十餘合殺傷番軍甚眾人馬死者綴橫于地及奪到軍器遮箭牌等公以前次遇夜出兵於收兵之時或鳴金或舉火或鳴梆子要使虜人不能測度今次兵多於前若再用之必求追襲公於初十日先次密諭將士今夜收兵以鼓代金以進為退及天色將曉火勢益熾城上播鼓發喊虜人聞知遂於次日燒營盡渡江北即具捷以聞道僧者廣以謂我軍再進倉惶奔走我軍整陣而歸鼓無傷損十一日虜人來救撲所焚土山用土培離至晚而去公夜半遣人再燒火勢復熾十二日虜再求救火公遂出兵二千列於濠外射救火之人虜以火不滅遂用木牌

護斷斷毀不盡土山以絕火路公當時令官兵列陣而前虜騎迎戰數合為官兵殺退隨即再用油灌乾草於土山斷斷處處燒虜人畏強弩拱手莫前煙焰幾月不絕悉為灰燼自此虜氣大沮不復修築公見前後虜人每來犯城必為官軍勦殺兼謀知虜人緣此畏懼皆不欲攻城止是元帥酋長貪功不恤士眾公遂作手榜射虜營中開陳禍福招諭來降是夜有流星墜虜營中翌日有訓武校尉謀克納合遁僧以右翼副統印來降公因此即揚聲云道僧來降又密報欲降之人甚多及盡得萬山一路番軍虛實剋日水陸並進勒殺番軍萬山虜人聞知遂於次日燒營盡渡江北即且捷以聞道僧者廣威將軍吾也萬戶之子因虜眾以攻城損折人多知其父與元帥并都統親密求請道勸勿攻城吾也怒欲殺之道僧遂以印來降十四日虜見土山已為灰燼不可修築又斷開南門外人隄仍堆

土牆有攻南門之意公即遣張眾部敢勇五百人殺退斷牆人雖已殺退終恐攻打南門是夜遣官軍三千人於南門外初開濠一道約三百餘步濶九尺深八尺來早虜人登高望見忽有濠一道莫不驚愕繼有被虜人回報虜人云南軍為事便是二會子自此計無所施偶東北隅城外元有古堤一道直挂城圍樓相對勢如土山慢道虜人遂因此堤增築高闊軍馬併集日夜擺佈比之東隅用工愈急公遂於二十日夜發官兵四十人於古堤兩側開濠濠長四百餘步於未曉時又發弩手一千人伏於新開濠壘之內虜不知覺次日虜騎往來衝突為伏弩併發射倒番軍頭目人馬殺傷甚眾虜騎稍退遂令官兵前進用鐵鎗手二十餘人分斷古堤為三段以伐其謀連日出兵且戰且斷虜人屢來衝突皆為強弩射退不敢近傍虜計既窮於二十三日夜虜人將對樓二座大砲十餘座牛皮洞

子教百座悉行毀拆燒營夜遁二十四日盡過江北即具捷以聞虜人既渡江北却與西路萬山先渡番軍會合於沿江枯河白河新開河一帶下寨朔安鹿角起蓋寨屋一望三十餘里羣騎蔽野朝晚收放沒無時公恐虜人禍心未艾尚欲留連江北不可不為勦除之計公遂於二十五夜乘雨暗急遣撥發官張福部彥辦舟船大小三十餘隻載弩手一千人并叉鏢手五百人鼓一百面并帶霹靂砲火藥箭等潛駕船至虜營岸下公親往江岸指揮將士敢高聲者斬候偷虜營令弩手先踏上游平盤子聽一鼓齊放時方解舟會雨急雨聲與擗聲相雜及至岸下虜不知覺遂鳴一鼓衆弩齊發繼而百鼓俱鳴千弩亂射隨即放霹靂火砲箭入虜營中射中死傷不知數目人馬驚亂自相蹂踐至五更號叫四散奔走公遂收兵而不傷一人次日二十六日早晨復有虜騎百餘隊前來收拾死屍

圍燒焚化公當時用船載弩手五百餘人併力射殺一百餘騎縱火燒營虜衆大潰委弃衣甲軍器分四路望北而走具捷以聞公以前夜出彼不意當時但知虜人惶惶奔走潰散即未知弩箭所射死傷人馬實數於二十六日有走回被虜人樊起稱於二十五夜番軍在寨正睡間忽聞鼓響弩發又打霹靂砲入寨滿寨驚亂皆驚馬不迭收拾行李不及自相蹂踐番軍死傷二三千人馬八九百匹又於二十八日有被虜人張雲回稱聽得父住萬戶說當夜被南軍射殺三二十人馬八九百匹元帥未敢申朝廷候到鄧州將折了人馬別撰名色申報公見虜人喪敗雖大隊北走又恐尚有去未盡者遂差得力人過江硬探得上件番軍取鄧城清水河神馬坡路前去已入彼境又將死者焚化及有燒不迭者用馬馳去奔之河內所有東路漁梁平東津赤岸一帶虜人燒營夜遁盡過江北虜恐有追

襲委弃衣甲器械米糧牛皮軍須什物無數如鍋釜者亦委之而去至二十七日公差人去探虜二十七日探虜人回探得復有軍馬二十餘人自北再回至赤岸江頭用土布袋填江料得虜意必是回思弃下軍器什物等甚多要來焚毀公急遣部彥將弩手一千人徑往赤岸併力射退又復弃下糧食器甲奔走望唐州前去即具捷以聞自此江北無虜騎矣公乃分委官屬檢踏虜寨地據盡到圖本東自漁梁平至赤岸西自萬山華泉谷分列營寨綿亘三十餘里以寨地計之恐不止二十萬之衆虜人百端攻城皆為勦退計無所施遂於萬山之西斷開大隄濶百餘步欲自此開深千餘丈為小江引大江水入檀溪河已將謝公巖東入山大隄填塞橋洪借隄為岸開成河道要將至漁梁平遽遷入江隔襄陽在江北用意甚不淺公謂自乾坤開闢以來江河已有定勢豈容改易其愚如此前後所奔

虜人軍器攻具什物不可勝數及所委奔驚軍洞子雲梯拒馬子人馬衣甲砲石鍋桶鎗刀及弃下竹木船車等日差二千人船運般幾日方盡如船及砲石皆自北邊用牛車運來砲石錫膏石為之圓如氣毬工極精緻及遁害之而去尚有未得者公自被圍即申報朝廷乞兵為援朝廷累行下金州江州都統司發兵解圍又募死士從間道賣蠟彈告急諸處乞救兵者不知其幾九三月救兵竟無一人至者公多方措置以守為攻方能戰退初虜以二十萬衆突難過江自以為得計意欲以靴尖蹴倒襄陽城人多勸公白晝出兵公獨堅執以彼衆寡彼騎我步城外地平乃騎軍所宜只宜夜間劫寨聞或白日出兵必預料先勝而後求戰所以每出必捷前後大戰十二水陸攻劫二十四虜人馬死傷幾半如擒到千戶董阿里李供稱虜渡灘日諸軍凍死九千二十七人馬三千餘匹攻城死傷

二三萬人納合道僧亦稱其父吾也萬戶所部五千人過江淪死者十餘人細德萬戶小謀克所管三千人全沒一軍一隊所知如此他可見矣我軍累次出城攻奴并因攻城傷中而死者才數十人而已公馭軍紀律甚嚴賞罰無私凡遇劫寨獲捷支犒錢銀略無所靳每有官兵用命入賊者即不次陞差犯令者必從軍法與士卒同甘苦襄陽酒庫日入不下一二千緡公皆不容酤賣每出戰遇雪寒即時給散士卒以示投醪之竟先是虜於灘淺處初立鹿角深處以巨石繩拒馬阻礙舟船公令人板取拒馬百餘盡毀鹿角舟行得以無礙天久不雨公慮城濠水涸乃初水車於城東西兩堤岸踏水入濠賴以不涸又慮民間聞食凡貧乏下戶悉以常平米分四隅差官置場賑糴故圍閉雖久人無飢民四外驚移之人入城無所依者悉令入郡治給以錢米病者命醫治療尋常火晴多慮火燭公措

置有方造園

或用火矢打於城外人無不立死如著地即碎不復為虜用

一舊城上止有砲一十六座遂措置初增造大砲及旋風砲共九十八座於城上并城裏抄城脚安頓如城脚下安頓者皆凡稍十稍大砲

一敵樓上防虜人砲石用木造櫃子每箇每方丈餘及用麻索於櫃上結成網籠立在敵樓上遇有砲石打來即著網而墜又於敵樓外作皮簾又用布袋風標紙置敵

樓戰棚上虜砲打入著皮簾即彈去著標袋即住不損壞樓子

一砲造一等箭名曰蒺藜箭每過與虜交戰射入虜陣中人馬踏之無不倒者

一城內居民分四隅五家結為一甲互相覺察姦細仍隨隅分隊各有所部多潛備火器具以防火燭

一探聞得虜人最怕弩箭中則貫馬腹穿重鎧諜知虜人乏箭每來打城上所射在地之箭復射入城公下令弓箭不許放一枝恐為虜用却於此弓箭手并槍牌手刀手內取問逐人願改弩手者聽每人支錢三貫遂得所改弩手三千餘人增於城上

一守城自冬至春弩科力漸減恐不能及遠遂措置以弓於弩背上幫貼科力有增無減可以及遠

一在城民間恐有閑食者遂措置於城四隅置場賑糴出

倉廩米斛只收元糶價錢委官詣門抄割貧乏下戶給
由子日逐賑糶以接民食間有鋪席財主與公有請之
家冒名請由子糶米乃委官逐門裏實果有物力之家
即收回由子給與貧乏下戶及驚移之人
一繞城水濠久晴淺涸遂措置於近江岸雁翅城兩處各
置水車數座車取江水入濠每座用官兵人數不等旬
日濠水漸深
一園閉既久城中闕馬草至於折屋茅或假崇薦深以為
慮公忽思得羊馬瑞裏有青草茂盛遂令牧馬于彼得
無缺草之患

一每遇接戰一日之間用弩箭不下十萬城中雖有弩箭
尚恐缺少遂將奪到番箭截作弩箭前唯缺翎毛遂於箭
頭下二寸下鑽一竅穿麻以代翎既遠而猶能入物
一城外居民見虜人涉灘盡般入城屋舍皆為虜人所燒

毀各家所養之犬在城外百十為羣有數千隻每遇夜
出兵攻劫虜人營寨則羣犬爭吠虜賊知覺得以為備
公乃令諸軍多織竹筒潛於濠外近城去處張之旬日
之間羣犬捕盡不惟士卒得肉食之利自後出兵虜不
知覺所以每出必捷

右件措置皆可法昔韋孝寬之守玉壁僅六旬劉信叔
之守順昌幾二旬如毀土山焚攻具出兵接戰不過三
五次而止今襄陽圍之閱月初無寸兵尺鐵之援以萬
餘卒抗二十萬狂悍之虜大戰一十二水陸攻劫三十
四比之二公事難而功倍之然公有韋劉之心故能保
全襄陽後之守者雖高斯城深斯池器械一二皆備苟
無我公忠赤之心亦未易以言守開禧三年三月既望
謹誌

按史開禧用兵止載畢再遇數有功而詳其事趙淳

止有焚樊城而遁之記魏友諒突圍而出事合今舉
客紀注乃若此然則魏當何如紀之邪豈史臣多遺
逸而不及見此邪抑以為誇張失真而不之取邪皆
不可考已

襄陽守城錄

襄陽守城錄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宋趙萬年撰萬年里籍未詳開禧二年元兵二十
萬圍襄陽趙淳新知府事以萬餘人禦之自十一
月至次年二月大戰者十二水陸攻玦者三十有
四措置多方出奇制勝元兵竟解去萬年時爲幕
僚詳錄其事後附戰具諸法頗詳惟文多殘缺不
盡可辨爲足惜耳

辛巳泣薪錄一卷

〔宋〕趙與峯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辛巳泣薪

錄一卷》提要

辛巳泣薪錄

從政即新州司理收通判黃淮由制置司倉廳行司公事趙與峯編
地功即新州黃梅縣主簿收錄事奉軍兼倉廳陶時叔校勘

嘉定十有四年歲在辛巳二月九日新州得隨州太守許都統國初三日牒云有探報人申金賊已聚人馬在息州意欲擁衆一道渡河打擄時聞大金見又三月狼草諸軍只給十日口食前來我界宜多措置以為提防之計初十日得張都統常王都統辛報與許隨州所報一同本州得報之人後人皆曰虜未

辛巳泣薪錄

必深入是日太守李國錄誠之通判秦能會屬官集議于安民堂出示諸處報牒太守語察屬曰五關可恃否教授院希甫曰或者之議為不可恃似聞尚有私小路搓塞不盡與案曰虜人多不由關隘亦不特有私小路而已但有山脚可登之處彼盡能擁騎而上知縣林榮曰是如此又云關內有取德安府從黃陂一路自可長驅使虜知之亦不由關隘而進止倅車曰何憲云五關決然可恃內即可以臥治太守笑曰

且看秦倅又曰宜速差人前去硬探仍多支錢與其去庶幾着心太呼曰然十一日差兵士朱椿等七名硬探每名支銅錢會十千十二日使府帖防城庫排鼓弓弩箭應千軍器是時與袁提督防城庫躬下庫點檢共差兵士五十人入庫內點見得弓箭有七千萬弩箭有三十五萬有奇是日差弓匠打礮弓力又點檢有划車弩八十五座箭約五萬隻當中州添差其日亦准制司催造紙兜鑿一千副本州賈自去

年十一月造至二月十五日送此數

十三日使帖

行下防城庫點鉄甲大小共有五百副兜鑿五百二十副長餘五百條麻劄一百五十柄是日分俵上城賊樓內安頓以備不測是日委四門官兵緝捉奸細十四日州縣差濠寨吉亨劉成就五通廟內添造五稍砲五座旋風砲十座又縣催造木弩五百張同日教授晚布甫狀申集在學士尉二百二十人乞支給弓箭是日出五萬二千隻以給射士上城準備策

十五日探報申虜賊初九日已渡河大約人馬數多時守倅知縣盡出廣教寺勸農未幾間衙探報知府喫酒不了就呼專行司手分牒安慶府及申制置司催會合遂過仍備憲司牒下諸縣催發民兵上聞捍禦太守歸州治遣虞兵傳語府判諸縣屬各請議事首言虜賊已渡淮河在我不可不為備應同官有能諸曉守城事務者常竭智獻謀以預為之備無待臨時阮教授拉與案與林知縣寄主簿進稟曰布甫

軍無過一書生耳若有大軍在此駐相與運籌如

鞍馬一事却非素習太守笑曰吾輩何事鞍馬亦相

要畫策太守又曰嚴監轄剛中曹守盱眙必知守城之策又六蕪水董尉每見其弓馬自矜府教授阮布甫答曰董乃名將之後必熟陣伍之事且本州素無重兵萬一虜賊衝突而吾誰充主將調遣若申制司何事便到眼前此猶利害之急於是太守檄二公入州同共措置邊防事太守又曰誠之知鄂之日寇

犯隨州亦當措置邊防粗知其畧彼時家人先有守死之義今守歎春三載兩遇寇至頭顱七十書生輩已兩任違守有何不得正當駁入土之年所欠惟一死耳他無所懸况誠之屢有丐祠之請亦只是未一死所萬一寇至只得與同官死守十六日本州牒黃梅縣廣濟各起民兵一半上州捍禦同日王太尉報十三日虜人蟻聚關下除已將帶人馬前去迎敵外牒州嚴作隄備十七日有十一日所差硬

辛巳年

四

探朱搢回申十四日黃土等關已為賊虜所破聞諸關失守萬弩手與張崇等軍已潰散至麻城同日淮提刑司十三日牒催蘄水歎春民兵上關守禦是日諸縣亦節次發到民兵即便起發上關同日申樞密院與諸司催援兵策應黃州日午同官過廳俸車偶與同官云今日遣承局馬飛通相召書力乞援兵及言蘄州利便事已約三月十一二間到後來又云得相君書報云示及利便深見奉體國之誠載車到

郡之初亦當語太守與同官曰無歎春為內地常宜多方措置備禦之具又云有備無患如脩城糧團結民兵招填廂禁軍亦不可不留意每旬教閱市兵宜放房地等錢蓋市兵教閱則日一營生俱廢官司既無所給若免其房地錢幾廢補其一日之勞太守亦曰俸車之請自此立以為例同日遞鋪遞到黃州食廳廣濟張簿農十六日午時書報云前日劉探所報賊虜此來皆不持糧其意必在速戰今先

辛巳年

五

州申到一面關集義甲入城想是自見其頭重故為閉門不出之計虜既無糧必不頓突堅城之下其勢只是推擁衆直犯關隘關上之人數不為不多但未保其皆能死守提刑見此辦行親自上關督戰在使州亦須為守城之備欲乞差謹信得托人來此劉探同日出弩火藥箭七千隻弓火藥箭一萬隻蘄州火砲三千隻皮大砲二萬隻分五十三座戰樓準備不測又給木桿鉄鎗一千條命兇年一千副命軟纒五

百副俵散上城守禦軍民各發鉄菱角三十羅下城鎮撤以防虜賊衝突 十八日准提刑司十七日牒報虜賊已抵麻城同日未時李國錄先生回廣濟張薄震發書云賊之昨日遁中辱書乃十六日午時備悉不持狼之託隨州報來甚詳想必如此是但光州既為虜人牽制閉門不敢出今堂而來援報探人節報來皆言虜已打破關在關裏劉寨全犇避百姓源不絕開關上民兵皆潰散大軍亦潰者果然

辛巳年新錄

六

召張軍帥今在何許更不見消息憲使督戰之說甚好但不知過得住否此間無一可靠民兵已發一半羅田又不可抽起今只有蕪春民兵一千人與廂禁軍又無人可使殊為可憂今只得鳩集招收急為區處有所聞望時相報昨日已遣人往黃州抄劄動息不知曾申制司求援否被中若無兵自可急遣來此協力奮卒不暇作字幸台照至晚得廣濟陳知縣九地所錄張薄之書大抵與十七日書一同是日奏

倅會同官偶云去年二月之官通由四祖以長學生未得歸侍堂許水陸一會約今歲勸耕日親詣山還賽既聞虜已過淮不及親往若遣小學生去今恐或者謂鉅托名遣子先遁未免且止令人吏葉茂往代拜鉅且留此諸同官發謀守城之策是日太守與同官皆着綠布袍乘騎出入獨秦倅着白布袍至午守倅而下各上城及下防城庫點檢防城器具又委司法趙善聰團結市兵是日蕪水董尉至言尉司差人

辛巳年新錄

七

硬探開金人已到麻城蕪水縣官擬欲移治太守答曰蕪水既無城壁不應使縣官徒手向前且看事勢如何却又區處又言近准憲司差委勘前去點檢諸關今錄守關人數便見無人可守如黃土關只有百五十人白紗關有三百人大城關有百七十人脩繕關有二百五十人木陡關有九十八人關之相去有百五十里或七十里或百里有歷說五關之不可守又况首尾之不相應耶又曰賊之奔馳勞瘁異常點關

之時虜已渡河昨晚方奔走到家尚未與官長言五
閱之事被檄此來就挈妻孥已抵郡矣李亦不暇問
曰仕宦于斯安知有此等事同日監轄嚴剛中繼被
檄至使帖委同充守禦局官亦有利害數事失記其
實與張曰蕪州城池四門皆無慮獨有師姑潭一壩
虜人一至必求窺伺何故外河乃是沙溪大雨之來
水漲賊不可渡而退無過一二尺水是人可涉李可
曰此處誠之亦正慮此續後遂得諸曉人陳具汪士

幸已述新報

八

等專一措置捍禦十九日探報人申十七日虜分
兵到團風十八日晚著人已圍黃州同日本州守倅
差洪昌十人為硬探各支官會十道通判犒添賞錢
二十貫省至晚兩名先回報賊已至蕪水是日阮教
授上守城利害十事並失記其實二十日洪屠申
自蕪水來云虜賊十七日已燒上巴河十八日賊已
在下巴河又申十九日至蕪水望見虜賊先燒神先
觀二十日燒蕪水縣是日上下巴河百姓擁并奔竄

携挈孺子入本州城哭聲震天同日早李國錄先生
舟與張傳書云聞虜賊打破關隘官軍既皆潰散張
軍師亦不知所在或言重傷不知果何如聞已被遊
騎燒了團風黃州已燒城外屋宇事勢急迫如此奈
何最是上巴河路擺鋪不通消息隔絕奈何裏便有
不知何處置更不暇作書又不知麻城今如何所傳
皆不一千萬速報前所遣人乃不即往今再遣人往
抄錄所報事宜草布此幸台照同日造大麻搭五

幸已述新報

九

百四十副竹叩同一千一百副分五十四座戲樓准
備又埋金汁鍋百二十隻於四隅及五隅官排門率
百姓水缸二百隻上城貯水以防不測至晚有蕪春
管下董名林徐名杞徐名杞黃思明等團結義甲二千人
于北門外防托彼時惜無人充主將與之調發應敵
後來四城被賊圍閉錢米不給終為虜賊擁眾衝散
同日太守李國錄誠之通判秦朝諸鉅置軍將于西
門袁學錄家此處督戰近城充本州都統轄兵事

兼淮西制置司公事督戰軍馬趙與張置
軍帳于表學錄後園亭于此處近受敵西門提督民
市兵趙司法善教授阮希甫江州統領陳興元南
陽守禦官靳春知縣林忠翊榮新鄂州武昌酒稅安
忠訓元恭靳州靳水縣尉董忠翊亮北陽守禦官
靳口監轄嚴承直列中主簿霽迪功時鳳監廟趙
保義汝哥光東陽守禦官安豐軍統領孫官冲訓
練官曹全本州監廟拳俊充西陽守禦官都監趙

十

修武師守東門駐泊張武翼廣守北門監押溫
保義守西門監務梅成忠登守南門判官趙迪
功汝標充錢糧官監嘉興府新城酒稅姜成忠左
春充防城庫受給官監廟恭武德安上進武副尉林
安仁進武校尉王明進武校尉吳宗政監廟劉保義
充東陽戰樓守禦官進武校尉王大明指使鄭保
義俊指使錢成忠原充北陽戰樓守禦官三湖巡
檢雍永郎顯新宿松主簿梅迪功必勝監廟陳成忠

師周充西陽戰樓守禦官巡檢李鈞充帳前佩印官
同日委守禦官已下監窺離牌本州九里三十六步
之城共一千三百女頭卑廂禁軍民兵市兵共有七
百人每人管女頭兩座同日牒廣濟黃梅縣民兵四
百人入城守禦餘各留縣防護鄉井晚報新虜已至
分三流鋪田家山諸鋪已捲通角不通約虜賊有馬
騎三十餘匹步軍三十餘人守倖語諸寨曰虜賊不
多宜遣兵以遏其來路于是抽守禦官統領官李浩

十一

立白旗於州門如願前去迎敵虜賊者立于旗下當
與身賞如生擒頭目賞錢一千貫給承信郎公極一
通事定奏功所到首級及奪到軍器錢一百貫賞官
爵三人給以軟纏一副隨其武藝給以弓箭刀鎗長
斧一日之間有禁軍一百人民市兵二百人茶商弓
手會等五十人願効死戰每人給官會五千乾糧一
口袋與親自監散各先喝官三資以激其勇人心
奮發願行二十一日太守委監轄嚴綱中借補迪

功即戴相充督戰官進勇副尉李浩充統領進義尉王父明進義校尉鄭宗正克將是日早出軍迎敵至橫橋十里迎見虜之遊騎約三百餘人正將柳宗教頭張富等為先鋒直入虜陣自辰時鏖戰至午虜見我軍勇衆難支奔走退迫我軍追殺死者軍數十人生奪到驢一頭皮甲數副弓箭鎗刀等張富等一十三名傷重死于陣前監轄嚴綱中抽四人馬入城急報太守曰虜賊回退已報大隊前來宜急

辛巳江新錄

十二

守城壁于是太守亟告僚屬分管地方遂拽吊橋閉閉城門同日有張常守關兵將潰散前來獨有承信即統領江士旺將官陳興沈祚將帶甲一百三十人入城情急乞守城壁太守云既是潰兵此豈足托俾車与 同票太守曰閉隘獨有一門軍兵力單弱寡不敵衆無怪其潰今我衆雖寡幸有城壁虜在危城我處甚安正要此輩共守堅守彼之奔主將之罪已不可恕今能為我守城他日功過可以相補太守

然其請于是分布諸隅各給以生養戒以守隅盡俯首聽命賴以死報同日廂禁軍民市兵各日支錢二百文米二升半太守親詣城撫諭不拘上下應守城人每名各犒銅一會一貫酒一升至晚發嚴守城人唱連珠唱整齊氣象甚壯倅車曰守城人教勢整齊如此余賊知我守城有人疑惑未必敢進府教授阮希甫曰賊如何敢便輕易到若城下且遣人相視我城前後散進二十一日安四門砲座司法趙善順抽

辛巳江新錄

十三

市之單丁者六百人分戍砲臺司法申乞照市兵例人給米二升錢二百太守提其申同日添委江州統領江士旺專一守西北團樓添將官陳興同教授阮希甫守南門添將官沈祚同知縣林榮守北門添訓練官陳信守西門團樓知府李國錄帖委安豐軍民定統領官孫中克都彈壓守城人兵是日亦准置制司劄子行下散出孫中一行十五人守城孫中特因安豐汪倅招拾借先生券錢事送本州根勘汪士旺

領兵百餘人所鹿角木槎寨西北圍下師姑潭壩上及于西北樓下釘絆馬椿人工未就是日望樓子陳軍報虜賊已擁衆至西門外廣教寺山望城崗山腰刺寨數百處耀旗俯視我城壁牧馬二千餘匹于山下但州城尚隔河虜未敢近是夜金賊約有千餘寨近寨燒火一堆映照城中列炬不可勝計掘狗鋪其聲如狗吠連接巡邏徹曉是夜諸隅守禦官各宿城上二十三日本州西門方始清野時北門守禦林

辛巳泣新錄

十四

知縣 申有青山鄉學生董應龍總首徐彬等捕獲奸細盧四名立供元係壽州下蔡縣人甄自嘉定二年招安過淮分后新州新寨有頭目人張奇八郎常令我与其家張二張三韓四王小乙等歸北界報信每一次歸去做草鞋一擔歸大金界賣每月仍舊在新州冒請錢米盡是張奇收管盧四仍舊往番界歸德府居住種田為活今年正月蒙王萬戶差人前來喚盧四等為御軍官初九日盧四等同大隊人馬

渡淮前來打虜要打麻城巡邏至蕪黃等州已先令張二韓四于二十一日從東門浮橋入城與張奇八即相約二十四日于新寨放火為彈與左監軍等內外相應從西北圍樓打入城中阮教授出示州教諭洪樞子所說又詳與張與阮教授曰急與知守倅太守聞知急忙四兵官與緝捕多方搜捉細奸今已入在城內萬一尋不着何以為策是夜數處火發隨即撲滅又引示總首洪樞勒盧四再供韓四張三面貌

辛巳泣新錄

十五

長短衣服色錦及羊甲方得端的阮教授曰既得其寶萬一解來為虜所奪其為害不淺不如就委洪樞最其首級前來令衆無過一斬矣本州雖知奸細分明終日不獲與張又與教授謀設請司法趙善照密喚頭目人張奇其歸正姓名談以寄賊之事其奸細三名者皆在張奇所具之數與張又語阮教授曰奸細三名已在吾掌握中矣阮教授曰甚好既得之此正騎虎之勢宜急下脚手不然來日事變我輩先為

魚肉矣于是點留三名充帳前使喚餘盡令歸寨聽候呼叫分撥守城既去生擒三名申解使州送獄一勘而成所言與盧立無異太守以張奇久在吾郡初亦未信其果有叛逆之心再送州院人無異詞又據弓會等人喋告說其日与李浩人馬前去與虜迎敵時張奇亦預弓會名數同往彼時張奇虛放一箭竄入虜隊亦宜其有私約州府聞之即指揮連即根勘此一項情節其張奇供出其日果曾入虜隊中約

華已泣新錄

十六

二十四日用草鞋散于鎗頭上為號令者賊打入城中又供四十八名同謀未歷分明即付與案先將三名斬于市曹人心稱快一面委司法趙善鼎領七十餘卒擒同黨四十八名所供無異是夜就請司法批佑四十九家之囊篋有如燄消泥黃弓箭鎗刀家各有備是日守城人尚未披帶而張奇等身已着軟纒軋粮在腰獨張奇之家有黑旗十餘面及有斬黃安慶鄂州興國武昌等城圖又有自關外新黃江州諸

處里數又有大金王萬戶等去年十一月往來書信則知歸正遺類不宜置之邊面州軍所可慮者不止一州是夜則勒盡其餘黨俾車又曰城外諸寺尚多此輩不亟除為害不淺乃告示各鄉總首盡行勒除搜總首申來施行間而太平半已先入虜隊獨所存者婦女而已當日雨作溪水泛漲時有數騎往來沙河兩岸若相視措置過溪之意是夜賊仍舊竄募于廣教一帶每寨亦各燒火一惟直到天明列炬不滅

華已泣新錄

十七

前夜金賊散連相接為狗吠之聲聞之諸倖曰此正所謂擺狗鋪也太守自此夜宿于表李錄大廳日逐視事于此並不曾回衙與案宿于西樓沅教宿于南樓林知縣宿于北樓審主簿嚴監轄宿于東樓二十四日賊虜擁眾下山直至下河渡呼叫張奇八即如何不出來莫候了我太守登城撫諭又親問虜賊呼叫張奇八即始知所斬無愧是日有馬騎教百匹下河試水之深淺至午又有大同鄉總首康說

狀申迎見虜賊亦先番軍及奪得衣甲等。有北塔寺
歸正人引前被徐彬已未先委是大獲全勝。是日廣
濟縣民兵二百人打入城。分在北隅守禦。至午時兩
大作。有一番人手執兩傘。身披蓑衣。自上河來。沿濠
巡視。將迫我城。呼亦不見。應孫中以箭射之。亦不顧。
低頭而走。從已茅山路而去。此是間探無疑。同日又
斬張奇等家屬。是州縣告示家。各懸夜灯以防奸
細。司法申連日以虜寇入城。百姓惶惶。無暇營生日

辛巳泣新報

十八

米油價頗貴。小家點灯一盞。至天明。非一二百錢不
可。申乞榜出市。曹放房地錢。庶貧者以地錢為買油
之助。大將從之。二十五日虜賊用滿河人家門扇
為挨牌。列于沙河畔。扛枋及小桁條。不記其數。前來
搭橋。與淮淮本行下令速遣陳具將帶弓弩手百
三十人。與高霸及中等槍叉手自南門對岸。以迎之。
阮教授督戰。頃刻之間。虜賊下河釘橋。絞縛橋
道。被吾軍射。不計其數。于是又以門扇護身入水。

打橋其箭如雨。而不顧性命。我軍又以火箭射之。方
焰之頃。又被賊以水撲滅。箭聲無所施。巧終不敵。其
衆多。河之北岸。有所謂銀牌。即金牌。即執刀斧。以脅
造筏之虜。不向前者。斫之。至晚。虜人擣擁衆絞筏。已
成。太守與僚屬曰。不宜聽其造成。亟遣兵以燒之。于
是又遣陳具等一百三十人。佐以茶商弓手百餘人。
是夜再賈勇而前。被我軍弓箭射殺。及中傷落水者。
不計其數。仍施火箭。燒斷道頭。抵莫而歸。太守喝轉

辛巳泣新報

十九

各人兩官。二十六日溪水漸退。賊擁衆仍前不畏。
弓弩再搭橋。道過于西門角。水陸奇前。搭立硬寨。巡
視城壕。又開掘水陸港口。放泄壕水。有番人以索系
試水。或用水竿而探水者。皆被我軍射退。虜賊俱羽
箭之不可進。于所掘港上橫以枋木。如排筴子之狀。
遮護矢石所掘之人。藏身于下。射中者。扶之歸寨。既
退。復來。須臾。圍繞我戰樓。又被我軍以竹唧筒作水
箭噴。尤其火賊發喊而退。諸軍曰。此賊重嗽城也。同

日太守批牌傳令應在城守禦官如遇賊前來各陽所管地分攻打城壁須管盡忠竭力隨機應變務在勒絕毋致墮落虜賊奸計續又批銀牌傳令應在城守禦者各賞五官至夜守城之人奔移趕上城不計其數各乞預名人皆以保妻子為念人心奮勇至晚肅然孫中發嚴一罷氣象愈壯于前是夜遣獄子李信催援兵及催安慶民兵同日虜分二百餘寨于嚴家山左右每寨亦燒火一惟如列炬為是日番賊

辛巳泣斬錄

二十

馬步軍盡過西一帶村落打擄至晚虜人擄得牛隻約五百餘頭每一牛各有一婦人牽之 二十七日番賊擁三千餘人併力東南圍樓對過侯家潭開掘水港所執鋤鋸之人皆被虜人用索串其髻者千餘人阮教授飛告急太守當遣其子宜士 元通 與案同府判領帶弓弩手五十餘人直趨東南圍樓下策應阮教授又調統領江士旺陳興等併力攻打當有銀牌即番軍頭目一人用毡簾遮護直至港上督戰用

工被將官陳興射中耳門倒斃隨見番軍五六人扶策而去其餘射中傷不計其數領吏退走申州奏捷知府通判繼而親上城撫諭又各喝犒射：人三資而陳興特喝五資支賞錢三十貫是日金人不往掘泄水陸港口至夜虜各歸寨知府令 與案召募茶商民兵有膽勇者燒其所排枋木慎其所掘水港頭吏陳興等有五十人各願請行人各先支犒賞至二鼓下城渡濠奪得應牌無數燒其枋木慎其所掘之

辛巳泣斬錄

廿

港虜賊各潰我軍未死番軍數人其餘寨雖知而不散動但暗發鞭箭而已我軍亦無所傷是日 與案調發北門外義甲董 應 等三百天生擒番賊七人所到首級十枚太守各喝賞三官錢五百貫同日太守又遣人賁公文求援是日又與阮教授囑主簿檄檄父檄義申民兵內外勒除虜賊檄曰 蠢茲金虜竊入五閩眷我斯城獨當一面誰城墮有萬深之險而將士宣捍禦之勞然念五縣英豪四方忠義久被朝

豕涇濡之澤豈忘州郡攻圍之憂爰寫忠誠用咨英傑矧知不道之寇大是無名之師以吾民恩交義結之心相為響應如彼衆偷合苟從之勢立見剷除宜各殫所蘊之長當共赴有為之會或斬將奪旗而乘其始至斫營破柵而掩其不虞況今雨澤霽雷河流漲溢用天時而遏其遊騎因地利而繼斷彼歸師功名皆在於斯頃機會宜乘於頃刻靜胡塵而安邊境倘各効於虜功申制府而奏朝廷必厚加于旌賞

辛巳泣新錄

廿

故茲檄諭各請知悉同日西門士底各出錢為犒軍之用一日之頃約五千貫解赴帳前二十八日虜復來開掘水陸港我軍愈射而愈不退又別運枋木前來我軍又以砲石擊打掘港之賊虜望砲起則鳴鑼以報餘黨賊聞鑼響皆避于枋木之下方多設計無所施巧是日又見賊衆各斫竹篠束縛稻桿四散堆積等送料其必是堆填河飛申本州知府批令多備火箭以待之至午時但見四面號炮三條直衝而

又見東門守禦官審主簿嚴監轄報虜賊拽人馬過東嶽廟左右交鋒至申時望樓子陳富報番人牽馬三四匹從下河所絞橋上過馬蹄點而行虜賊有扶策而歸者有帶血者四門已閉但不知与何處援兵交鋒須臾有百姓兩人衣不蓋体赴水渡河至城脚下口称安慶民兵前來策應至嶽廟迎見番賊被番賊殺死不計其數有丁營統領与催援兵人李信俱被虜賊生擒方知安慶民兵已至而不進之因一更

辛巳泣新錄

廿

盡有東門報有蕉大尉遣兵硬探到時有將官單不記名等二十人自來家亭伍百寺劉公河洗馬灘挑樹山路來吊上守城每名犒設同會一十貫酒二升日支生券是日番賊擁衆前來燒毀四門吊橋司法趙善照領市兵与孫中陳典等往來射賊各退迺同日知府又撫諭百姓各自安業營生是日東南北門各歛錢共三十貫解發至太守帳前犒軍當日太守傳牌報四門各如隅有獲捷之人請徑自喝賞錢却

申采支撥是日虜賊騎圍城數重 二十九日知府
告示諸隅堆積水把多置金汁鍋仍告示百姓殷傳
礮石及壓街石与夫樑柱列在一千三百女頭之上
以為備城插木之用人心奮發頃刻而辦与軍与諸
隅守禦官兵上城提督晝夜巡警未嘗解甲又備火
監松州以照城脚至晚又有斬水披擣婦人走回歷
言虜賊在廣教寺已造雲梯數百張又造牛皮洞于
二三個造礮三十座稱說初四日定來打城是日虜

辛巳泣新錄

二四

賊百餘人燒師姑潭壩上鹿角城上以硬弓五十人
射之又調發江士旺孫中陳兵陳信李斌等將帶甲
五百人直下城以槍之殺死者領一人番賊三十餘
人陳信生擒一人吊上城而賊已傷重氣絕身死所
其首級令于城上奪得銅印一顆印文都統所洪字
印其印背三具定五年正月行官礼部造收兵歸城
太守給官券各三十千又唱官三資委是勝捷是日
本州遣帳前佩官獨水巡檢李鉤帶領銅會一萬貫

往黃梅廣濟縣準備給犒援兵同日虜賊方安立砲
座于沙河內望見番賊往來經營之狀 三十日虜
賊又造上河橋運竹把併擁而來堆塚初城壕一所
餘地皆我百姓婦人搬運聞是虜到黃州蕪水麻城
上下巴河之民般運不絕其日有北門外文頓坊稅
戶黃思等又捕獲番人秦順提供係潞州人油麪行
為治鄴王起我軍為日交麥二升有妻人一子一人
在家各請官中表二升隨逐左監軍人馬前來打擣

辛巳泣新錄

廿五

自黃川分正軍三萬人來打蕪州本意只來打巴州
便回即巴河也實有蕪州歸附人盧立与張奇張三
韓四說來打蕪州不妨彼處無大軍守城只有民兵
四五百人所以遣我前來又供稱左監軍未到未敢
打城等監軍到來方打城壁監軍阮顏鼎約黃千戶
即律千戶共有三萬人來又有毛克攻下五十千戶
人馬三千人鄴王指揮許半月打擣即便收兵次日
將秦順斬于市曹押出之際口說大金鄴王無道連

年用兵使我兄弟五人皆死于軍歌唱自如日生為
潞州人死作新春鬼晚有漸水鄉民黃小三妻阿李
被擄拘留廣教寺凡十有餘日既身遁歸至北門城
脚下當用索其上城其道虜人有左監軍元顏鼎有
五萬人馬見在寺造砲石雲梯牛皮洞子約初四日
打城與二十九日漸水被擄婦人所言一同 三月
一日辰時望子樓兵士陳富報虜賊擁衆前來圍西
門當調發孫中江士旺陳興等准備弩手以待之至

辛巳江漸錄

廿六

午時賊擁過吊橋被我軍射死者不計其數及西之
兒角樹下一衣長甲軍坐于交椅之上方開弓弩射
欲我戰樓上人被孫中一箭射倒在地金人擁前拖
去又被我軍亂箭射中數人奔走而去至午節次探
得金人拽馬騎千餘匹過南門箭寨探過北直至廣
教山望城崗後橫槎橋南至南禪寺東至嶽廟西至
金家後嚴家小度其奸計一則把截以防東來策應
之師是日太守同倅車詣諸廟拈香祈保城壁同虜

人於西門外張鑑座地上造望城樓一座窺視我城
內虛實與衆見賊之上樓窺視我城中之兵勢遂于
四隅抽差叉手五百人又以難婦女小兒多張旗幟
拽作數隊為伏兵遠城耀金賊委兩將官騎馬以統
之其賊望樓之兵果下樓以亟報虜人 初二日有
漸水百姓王七二自北門赴水渡河被擄去金人
放歸口稱令我書請本州受降知縣林榮吊其上
城解至制幹行司與衆即請稟太守曰度其書不過

辛巳江漸錄

廿七

辱國之語不必開看其王七二乃我民苟活偷生為
虜將持書以辱我國太守即令斬之于市曹是日羽
箭射辱國之書數十帛太守以銀牌批諭守禦官凡
有此書並不許開看仍仰舊射還金賊違者依軍令
行違射還之時諸軍大罵賊雲云我乃大國不受此
書云汝金國既為難艱殘破所守河南數郡而已若
非汝以金帛之_子女以博安靖安至今日我本朝好生
惡殺不欲遣兵殺死即王今不自保殘喘敢具兵

前來是自取其禍也今聞汝欠三月之糧遣兵前來打擄兩郡城外既為汝等蹂踐擄掠蕩盡若能收兵回汝金國我不遣兵追襲况漸州乃牛角之地有來路無出路汝等萬一更猖獗無狀我定遣兵百萬分路揮截使汝匹馬隻輪不反無貽後悔賊皆俯首不答是日與衆又檄檄以招降金賊其檄曰洪惟我朝兼愛南北為意凡待隣境惟有不殺生靈之心祖宗畀付第相承社稷是長生賴此在今

辛巳泣新錄

艾

日之對疊竇彼國之造端汝主不自省愆肆為不道外則困于韃靼而懷遷怒于我之憾內則失其臣民而起歸罪于我之私雖切拯于汴京尚有稽于天討蓋達順曲直我在有定論而存亡成敗聽彼之自為何期及肆于侵凌是用戴嚴于備守城壁素堅而糧素具士卒素練而器械素積援兵蟻聚而來義士蜂屯而集各揚威武盡奮精忠我師既運于戈矛彼衆必為之齟齬是用仰承厚德撫示招安投降歸順

則旌常之必加潛遁竊處即追擊之勿妄苟執迷而莫悟定勦戮以無餘幸恩去就之宜毋貽剪除之悔故茲檄諭想宜初三日番賊擁衆般擄雲梯砲座攻城器具前來攻打城壁是日事多更輩分頭督戰應有申狀一切畧去祇用片帑親寫飛申使府與衆急以片帑飛報太守親批報云如賊用雲梯登城宜造三鬚勾用麻索拋搭近前矢石者自施矢石又急用張斧數十柄准備斫其雲梯但要脚等急速為上

辛巳泣新錄

廿九

則賊不可得而近也誠之上覆司理兄與衆即調發將官江士旺陳興孫中告諭官兵一如知府批諭之策射殺番軍無數是夜又有茶商軍三十人請出劫寨當夜殺死番軍八人奪得耬槍二十條耬刀七把大小毡十五副皮牌六五面弓四把是夜正望援兵不來至二更有百姓蔡汝霖二人賁叔司張弓白旗前來稱有急脚于東門廣旗為號甚慰滿城懸望之切本川逐日遣人廣叔司張弓旗號等候並無消息

是日秦倖率百姓詣五通廟祭陰兵倖車曰鉅自虜人圍城一家食素已半月矣小兒子事斗尤度每夜朝祀誦經亦只為一城生靈與骨之故內初四日金人擁衆皆以白布包頭而東北團樓踰哭我城與衆即遵用兵法殺狗一隻去其心肝以所奪番笠番毡與狗披帶用長鎗散起以厭攘之彼哭我衆又呼妓等着紅衣勸細衆于戰棚上金賊自午至夜哭聲不住其日西南角番賊亦擁衆于城外開掘水陸寺

幸已泣新錄

三十

後河水當夜二更又調發陳具等賈率訓練官陳信合千人陳俊部領水手等人過河而去初中賊寨奪得番毡九床軍器等同日午虜賊擁衆驅迫我界婦女將白之所積竹篠竹把前來填西門一帶濠港五處當發孫中陳具盡數用火箭射之其竹篠五七處各已燒盡虜賊更無所施申川報捷衆曰多有我界婦人又恐射了我界之民去守曰此等婦女被擄苟活偷生尚為虜用縱射殺我界人乃以保全城內訐

多生靈亦無奈何至申時賊見火箭甚衆又遣婦女盡刈田內新麥草桑葉擁併前來填壕又驅婦女般所燒地上塲磚瓦壓于其上我軍火箭不能施巧遂被金賊以門扇為挨牌擁過羊馬牆下與衆與判府教授等委陳信選槍叉下羊馬牆內賊入即殺之于是分頭掩殺下濠敗北奔走奪得番賊軍器斬到首級十餘顆收到弓箭三萬餘隻箭上多有毛克攻下千戶印字亦有黑桿箭間是頭目人射底是日太守

幸已泣新錄

三十一

令連上布袋五千隻告示營婦百餘人併手做造遂得以遮紀之用是日虜扛廣濟縣牌額自南而北回度燒焚縣治無疑治初五日金人驅我界婦女扛鴉車洞子百十座于河岸與衆急飛申本州太守親批與與衆云聞賊扛檣鴉車洞子竟來攻城古法候其近城宜多熱煎金汁澆灌其皮又使麻油脂油燒其上用火牛燒之皮自然縮作一塊則賊無所施其巧至祝誠之上覆司理兄與衆即諸調發軍一如前法

以應無一不勝賊見其銅燭始不可近但遠望又懷
駭看而已至午金賊又于西北圍樓燒我軍所埋堆
上鹿角却于山上羊馬牆外用松木八十餘條立起
對我圍樓其高過戰樓數尺又用土布袋為慢道意
搭雲梯以登我城是夜無策以攻其退軍勢危急又
急呼諸聚議欲用火燒對樓而相去有三丈餘地水
拋不到去守与 覆曰如諸軍能燒其對樓將官支
當銅會一百貫餘人三十貫仍唱官兩宵是夜又委

辛巳泣斬錄

廿二

司法趙善 督統領兵士 陳 興 領軍三十餘人下
城員趨對樓下燒之城上全民兵更迭送下火把至
三更對樓焚盡即飛申報捷知府親批付与 覆 令亟
以所許之錢分賞諸軍人心悅同日守城之人去守
攜以牛酒攜以官舍是日賊于羊馬牆外窺穿地道
五處急飛報本川去守以小批報与 覆 曰如賊窺穿
地道入來宜多措置小口缸子對其所探之處埋之
兵法謂之甕聽如近則對取一穴又准備流黃砒烟

以薰之洞口宜多准脩又槍手以截其入是日凡遇
賊所探處皆埋一缸窺穿不住當日北門兩處亦被
虜賊填過濠窺穿三穴南門亦有五處是夜差民兵
又槍手二百人茶商軍二十人土軍多手三十人廂
禁軍一百人下城守羊馬牆更擊所探地道之賊又
用火牛燒之其賊不能施工而退至二更賊射虛箭
於西門上牆之兵眾噉聲一聲其中有禁軍張迪
怯上禁城民兵二人又以槍桿取其上城守官李保

辛巳泣斬錄

三十三

義所申當依軍法行遣申州照會太守曰守為禁軍
未見交鋒已先遁走豈焚菴杖可以盡其罪遂斬于
城上以令其餘守城之兵肅然不敢輕動是日率在
城人家拜鎗充手砲以擊羊馬牆外窺穿之賊同日
孫中与賊打話賊云黃州已打破了汝國不還歲幣
又何不受降孫中日黃州已是空城矣不得与我斷
川比黃州汝是只要歲幣如何却來打擄汝更不去
我人馬會合來勦除必無歸路黃汝各有妻孥在家

番人云是不由我也 初八日據北門守禦官林知縣申金人攻北門一帶城壁甚急當日太守令與策同通判及机宜士元領茶商士射百人前去策應又調發陳兵孫中霄率訓練官曹全丘王恭何佃陳信等百二十人總城與虜賊交鋒槍奪到攻城器具及燒毀鴛車同子無數又燒其旗幟竹把子數堆奪到雲梯十餘張殺死番軍無數我軍間被箭中傷是日四門金人皆有雲梯臨城所欠麻索甚多宗子趙

辛巳泣新錄

三十四

希岳守宅地客三十名前來借事帳前連夜打索百餘條散四隅是日東門亦得麻索之力穿三牆鉤：奪雲梯五六張至夜知府遣梅必信三名權援兵人給錢一百貫借補承信即三紙二鼓渡河行未及數步被狗吠遂而賊寨知竟攔截還遂急走回城天意不順是夜遂不成遣同日金賊密穿倒羊馬牆數十堵西北一帶尤甚大扛牛皮同子至城下盡數被我軍焚燒是日市上無麵賣州府借麵店麥五碩

初七日望樓子報番軍已拽大陣分上下河橋前來竊恐攻圍城壁是日自蔡汝霖喬叔司張亨白旗前來已五日援兵並無消息金人又添黃州生兵數萬有五方新旗揮于廣教山頭郡人告甚急于倒垂粟太守曰今與策以此身期與城為生死急保城壁乃所以保妻子也遂糾率僉判趙汝標司徒趙善煦衣朝服與在城寄居有官無官宗室詣聖祖殿辰

辛巳泣新錄

三十五

御容祭告祖宗諸族人請祝至二帝之配未嘗今復遭其蹂踐處淚下如雨郡人羅列殿門之外聞之亦相淚下少詣三清殿又許醮一百二十分願保全城壁是日虜賊又號哭我西南圍樓亦如初四日殺狗以壓之至更盡時聞東門播鼓聲須臾東門守禦官王主簿嚴監轄申有援兵至太守親批令與策躬往辨認至東門見援兵數百人已渡河至羊馬牆內詰其仔細皆云焦太尉遣徐統制等人馬前來策應

諸軍破寨至此亦多有中傷者其中有一卒渡河失手先于東門亦言廣濟縣被虜賊焚燒蕩盡太守喜一人行入城一則各喝三官統制揭設銅會五十貫將官銅會三十貫押隊營隊撥發各十五千長行各五千是夜共散官八百五十五貫文銅會百姓排門焚香以迎之又有富室爭持壺漿以勞之然則來惟西北一帶番賊不住以牛皮筒子遮護于羊馬牆外密掘地道被各隅以火牛焚燒矢石交下賊不能

辛巳江新錄

三六

安跡是日鉄連枷木太重施打虜賊不及與寨又造手砲二百餘副分四隅差人於羊馬牆內拋打虜賊虜皆不得近至晚各隅巡邏徹夜暑無以息同日太守又犒守城兵民錢酒是日虜賊攻西北團樓已擁衆登至半城有百姓方通因麻石傾于檻上此人以頭頂起乘空放獨力推下麻石壓死番軍數人守城等盡嗽推打賊衆驚退時監戰樓官飛申太守犒支賞錢一百貫又初八日金人添增砲五座攻打西

北團樓我軍亦添砲兩座打虜賊切緣本州城獨有團樓而無馬面兩邊無對敵之地所以虜賊一意攻擊不住是日辰時太守批報與寨曰虜賊攻圍甚急外無救援之兵臣子當盡忠戮力互謀抵敵之事定均為奏功併望示諸同官是日虜人又于露字樓下密穿地道與寨與通判督將官江士旺沈祚賈辛官兵于城上分布以勁弩強弓射之矢下如雨番賊敗走而去與寨急募兵百人下城追擊之斬首三十餘

辛巳江新錄

三七

人奏捷之時太守各賞追敵之軍人各十券喝官三資應城上弓弩手各賞五券喝亦三資自是應有策應之兵人奮厲迭遣擊賊或守戰者日有克捷當日分武定軍徐揮萬聚等守西北團樓常用提振守北門一帶是日東門寨主薄嚴監轄與總首梅必礼等奪得雲梯二十量時太守支給賞錢二百貫同日金賊密穿暑字樓又西門霄樓歲字樓為字樓五處不住是日知府批諭諸處守禦官多遣人於城下各

取其穴對掘小孔直燒烟以注之與藥曰虜不穿入城內自金審穿者乃必磚後取土意卸我磚非審入城也評議半日太守力以為不然獨有阮教授乞差并匠數人就虜人所審處女頭邊如掘井之狀以接其穴是日對着所掘之穴又以藥煙之其賊搦所煙之烟自下而上賊云我無奈何實迫于相公之命而已我在此逐些取掘若有意掘時多時陷了汝有酒時討些與我吃則不掘士人李該聞賊需酒亟謀教

辛巳泣新錄

三十八

授阮希甫曰可從其所需李該又云家間開藥鋪有些毒藥宜置酒中與賊吃飲教授然其說遂酒于賊虜飲是夜聞番吐之聲而賊果不掘先在穴中者有之諸處皆効既教之策金賊或有求熟食者亦加之以藥又虜賊于暑字樓施放砲石日夜不住獨西門知府帳前與與帳前左右大鉄砲最多甚至打至臥床屋上幾于殞命或者云此有奸細不然何以狂打而處帳前即是日太守移軍帳于趙希岳家就本

人屋廊置局造箭以應諸隅之需是日已隔用過弓箭三萬隻弩箭五千隻與帳移于新寨同日徐輝因入城自有象馬被賊射死與帳自出已餓二百貫會買馬一匹以送之倅車亦以銷金鞍一副與之乘騎又以所乘之駢以與之此固結其心為保守城壁計初九日望樓子陳富報番賊搜隊臨西南團樓河畔當與與帳同阮教授親督將官陳具等弩手三十餘人又發訓練官李斌領散死軍十五人迎敵已

辛巳泣新錄

三十九

被擁衆逼樓下審穿地通射死者軍無數太守骂王公等百發百中但其箭雖小又以毒藥塗其上虜見此箭曰蠻子以箭射我時番賊數人眼精各中一箭隨即走被番友中李斌等五十五人下城夾擊虜兵大敗是日太守收復報又批令與帳今夜宜更召壯士劫其寨柵以挽之無得坐受其攻也當夜訓練官李斌等部領散死軍十五人茶商三十人直趨到河賊寨以設之連破十五六寨奪得番搭袋資糧

二袋番錦裘五條皮靴弓箭等物又所到首級十餘顆二更巡城罷與通判四隅守禦官阮教授林知縣審主簿嚴監轄統領孫中趨到帳前稟太守曰昨日雖得八百餘人入來皆非用命之人已分定地分更不上城守禦恐被慢事太守于是批銀牌告示百姓家舊有軍人在家歇泊不城守禦者先將安下人家依軍法施行是夜人方勉力強上城終不以社稷為念為我堅守與眾等又白太守曰城外應援之兵今

辛巳泣斬錄

四十

早得報已在青蒿相去無越十里尚爾稽遲不進使我蘇川生屢坐待以盡今全賊日夜逼迫審穿不住攻之不退上禱皇天未加震怒下促諸將未有奮前阻宗累積數百年城壁與眾等痛切深恩實無罪疾夫何便與眾等與蘇民至此即今夜更乞蠟彈十人推援兵破寨而去十人之中豈無一二人可以突過牆寨是夜太守遣百姓張四等十人已過賊寨其六人被賊所阻所有蠟彈皆與眾觀書與蘇思忠鈴

鐸張亨叔司及趙制幹官位承節郎特改差淮南轉運司權發綱運物斛官兼淮西制置司准備差遣督戰軍兵馬趙潛夫其蠟彈云如頃刻不至則斬城必陷他日罪有所歸權援人過安慶府陳監丞與陸察推所親見趙運屬之開折一語之誣天審臨之初十日番賊掘西北團樓一穴已如瓦礫中間磚已卸數口人心駭驚恐其掘透先用排沙木造重城于內以待之是日北門守禦官董尉申今日選得有

辛巳泣斬錄

四十一

胆勇五十人願下團樓擒所掘之賊亦願躬自督戰與眾于是從其說人各與酒一升給錢三貫以激其勇是夜果大捷同日百姓迎岳廟神于四門其日虜賊攻城不住以至婦人女子各冒勇殿石與諸民兵相接擊賊喝不暇是日徐揮乞將大因兩獄充散死軍太守從之兩獄共二十有五人守西北團樓人各奮敵願効死戰是日北門守禦官林知縣亦告急被賊燒北門首橋當知縣委沈升等八十餘人下城

迎敵與寨又調發孫中江士旺與李斌等散死軍一百人自西而北與知縣所調之兵夾攻虜賊得弓五張槍二十餘條斫首級三顆十一日番賊攻擊西北樓橫添砲十有三座每一砲繼以一鉄火砲其聲大如霹靂其日對砲市兵冒用因拽砲被金賊以鉄火砲所傷頭目面霹碎不見一半又有同拽砲人傷者六七其陣亡者太守每名支錢三十貫省被傷者十貫西門樓亦被打碎垂空版十餘片與寨急遣

辛巳江蘄錄

四十一

統領孫中以皮簾易之屋上安排已松枋如鋪樓之狀砲石打落其上人無所傷皮簾之後盡用磚石籠砌仍告示四門各用枋排護無使被砲打傷我軍屋各安土布袋三百隻以乘砲石至午賊又擁衆燒西門吊橋又被我軍射退同日賊攻北門與寨又同知縣林榮調發沈祚射退至夜又遣陳塞生字樓崖子殺死番軍下壕及斫首級二顆并奪到鉏鑿十餘柄軍器等委是大提副人聞黃州已破恐城難保怯

者紛然欲弃城而去守倅力主與城俱亡之議衆又謂蘄不可守則賊必窺我安慶無為倅車曰不特安慶江面可憂事已至此守則亦先出則亦死不如與城俱亡太守曰守邊先我輩職也十二日番賊所掘諸處地道益大既入穴洞中矢石所施不到至辰時虜用毡幔雲梯併力攻打西南圍樓自早至暮番賊欲搶上城阮教授同陳典又用萬牛火燒之賊方退又以麻搭用水搭死牛火我以石頭拋擲之或閃

辛巳江蘄錄

四十二

于羊馬壩之屋下者矢石一甚復入洞中窺穿其日武定忠勇等軍以勢不可支揚曰甚大尉人馬到狂東門守禦官欲出門以迎之審主簿曰不得州縣指揮安敢放人縱得州縣之命不得制幹批帖亦不敢擅放于是奸計不行復回地分亦未嘗加力迎敵惟民兵市兵廂禁軍而守城而已是日四門攻擊可畏援兵又無音耗番寨圍閉數百重凡遣權援兵者無路可出百姓稍有恐慌者士子執教授手相顧涕泣

教授曰希甫亦有十餘口非特百姓也復告急于
巢曰我亦有妻子十六口若保城壁則妻子亦得團
圓豈憂援兵今已多日者然無耗萬一差參各為國
而死奈何奈何于是揮淚而別各守地分其日家
焚香拜告天小兒亦有拜者是日火牛已盡籬壁亦
無得可拆甚至逐家刷葉薦二條以為之備十
三日虜賊擁衆攻四門甚亟諸軍皆說虜賊今日大
城與衆親目矢石督諸軍力戰與將士曰今四圍皆

韋已泣新錄

四十四

是賊疊進退等死當從死以求生軍民亦知其必死
人：爭奮莫不一以當百虜賊已見外援不至覘我
符標之人單弱日添砲架教座改打羽箭如帽惟攻
西北圍樓最急石砲之後繼以鉄火砲其形如砲狀
而口小用生鉄鑄成厚有二寸蒙初城壁其日對砲
兵士簷道被砲打死至午時金賊密穿牆壁損女頭
三座與衆即時調發諸軍先以布幕重遮所陷之處
兩面用强弩射之不予登城又併力用排沙木桿禦

瓜縛戰棚与之臨自辰至酉虜更三替生兵攻擊不
住是日對敵百姓官民軍兵食不下嚥以至搥鼓無
人與衆自步至帳中呼喚小兒二十餘人每名勞以
百錢蒸餅一枚賈勇搥鼓以激士卒交戰自辰至酉
不退是日酉時虜賊擁衆排沙木縫邊直登我城有
旗頭虜賊方上城間被茶商軍禁全一槍殺下城
于是賊大敗而退莫敢進者是日又添造布幕十副
十四日望蕉張兩司人馬更不見到滿城援之未

韋已泣新錄

四十五

幾只見賊射弩箭無限箭上朱字云他州都統司造
人心益憂度必與賊交鋒矣但未知其勝負是日四
門攻打甚亟各隅軍兵皆有傷重之人最是暑字樓
下與西南隅樓鉄火砲相連及傷人最多其日與衆
督戰與露字樓挽弓同諸軍射賊回身取箭問左牌
亦中一箭方付藥之頃而董尉右手面中亦一箭董
曰吾將家之後中百十箭此亦常事阮教授曰若我
苦我停車教授曰此為國家矣幸不在要緊處可與

二公書于功勞傳事定聞中倅車每聞一處有敵則親自監督無敢畏避是日有者陽客人詹太汪太黎太等十餘人為商蘄州因賊圍遠城壁不得出時搜炮闕人行下四隅車單丁戶盡充搜炮詹太等皆在其中時間援兵不來事勢危殆詹太等與審主簿係是同鄉人遂密語主簿曰官人早作出城計審主簿自云平時蒙太守知遇甚深賊至日太守當握手相語勉以忠義誓死守城之語到此但以好語遞謝

辛巳泣新錄

四十六

戒詹太等云汝萬一得脫急還者陽且勿驕我老親為祝又自出所得乃父書與同官看亦莫不以忠義相戒是日賊放炮不住西北圍樓已成粉碎人莫可近所幸圍樓之內已用磚甃砌甍賊登城而上無亦自而入所有大囚散軍自辰時與賊于女頭交鋒賊上者戰死竟不得上蓋人心奮發心力齊故也是夜徐輝為見賊勢益熾與常用畏怯不守至三更領兵八百餘人潛地越過盡出南門頭誑即人曰官司

調發我出城劫寨百姓驚駭急來走報時都吏王達僅至告訴甚急與眾不候率馬後步走至南門已被打開鎖常用登門方棧起吊開之時與眾多方札問二將曰若是劫寨時何用騎馬及帶婦女出城汝若弃城而去百姓自守無虞汝等有何面目更食官祿與眾情迫竟切未免望闕遙拜苦告之曰汝不以百姓為念當以宗社為憂汝曰我是策應之師汝不入城則責不及汝今既入城則當與城為存亡豈可打

辛巳泣新錄

四十七

開鎖逃遁汝等得何罪名全無川縣制節在外則為策應在內則當守城壁汝等宜以宗社為念不然則殺我而去不妨各人無說可答常用曰欲要人馬守城則宜多出錢以撫諭之載車繼至曰諸統制不可如此趙制幹所諭甚當亟回兵守地分若能保全得城壁事定與太守一力保奏其功不小鉅當親為汝等稟白君相力言汝等勞瘁之功與眾以宗社為念與倅車曰每名聽徐輝等唱賜錢多少撫諭

其回倅車曰總太守不認鉅出經提制庫錢充支不妨制幹但穩心事定鉅自與朝廷出豁阮教授與諸將曰甚好既通判制幹主盟宜早回兵守地分恐彼處虛怯為虜知所于是徐輝自唱長行銅會三十千將官百千統制二百千是將七名將校八百四十九名長行共支三萬六千二百七十貫文方始回兵歸新寨已四鼓矣太守即令支出上項所攜錢會付與案躬親俵散十五日虜賊四門各打火砲入來獨

薛已泣斬錄

四十八

西北團樓自早至次日達旦火炮不住人心方皇虜賊攻城愈不可遏飛來本川太守批報云攻城方急可厚賞軍兵下城審觀形勢料度彼已見得委可以前進劫其寨柵以撓之賊之覆司理兄是夜南門守禦官阮教授遣陳兵等百五十人自支錢一百五十貫攜設是夜劫中賊寨奪弓數把殺死番軍甚眾與案人遺孫中曹全奈商等人共百三十餘人自西而南與教授兵夾擊攻打賊盡過壕走十六日賊

擁眾添增兵馬分布四門夾擊攻打城壁奸計百出添立砲座矢石交下如雨委是急危與案之曹率士卒多方抵敵雖陣城之箭穿二十餘處獨十三處最大終不能便陷我城至日午時善得一而滿謂可以使虜賊退遁以保全生靈不意牛火被燒燎不着又虜賊以涅毡搭撲火頭至二更風色不順賊又以火砲石砲相繼攻打民兵無容足之地遂被虜賊以雲梯登城不委徐輝一隅之兵畏怯不戰只令本州新利

薛已泣斬錄

四十九

散死軍二十五人獨留當抵地分遂至寡不敵眾被虜賊擁上城壁殺死二十五人而徐輝常用等八百四十六人奔城先遁人心皇駭遂致虜賊上城分兩頭將守城人殺戮與案急追徐輝至八字橋而水深不可過追趕不及但背後大罵徐輝常用配軍汝亦我城遁走與案計無所施惟捶胃叫苦而已復思斬城數百萬生靈之故急遣二卒分頭飛報守倅與大四隅官前來策應倅車先到新寨而虜兵尚未散下

城太守往至新寨調發西門統制孫中與天統制江士旺陳共曹全丘卞廂某軍茶商軍散先軍李斌等戮力巷戰于是新寨須臾火焰四起被賊追殺至南門守倖與與同官自此各不相顧未知存亡去向但聞孫中厲聲喝令諸軍聞報各國家救聲而已其江士旺孫中即為殺賊遂擁衆分頭攔截趕與至城之東南角上其賊先叫知府通判趙制幹在何處可出來受降不伏活捉來罰了當是時虜騎滿

辛巳江斬錄

五十

城幸身衣軍人綠布衫裹在亂軍中越更有餘痛楚問仆既甦視左右積尸皆有身裏處獨背後又有一衣綠布衫者妻仆妻起即視乃同官趙司法善勝也也與與先時在國中桿禦已身被數箭及跳過羊馬牆外還隨百姓赴水渡河其時月明又被虜賊兩面夾射于項上右脅左臂連中三箭幾致仆地遂使妻徐代與兒女一十五口無餘處先奔斃賊手痛不忍言加以小兒文字留在客舍片帑不曾將帶盡被焚蕩

與與言之至此籲天莫問惟有痛徹心膂而已與與切照番賊攻圍蘄州前後二十有五守倖衆官盡夜親自探甲登城督勵官兵民兵對敵死戰及遇夜出城劫寨肅到番軍統領首級奪得銅印生擒番軍馬攻城器具雲梯鐵櫃焚燒鴿車同子及用萬牛火燒拒虜賊不容上城屢使敗退竭盡心力無所不至只緣寡不敵衆無所屈至十六夜二更徐揮常用領兵逃遁其所守地分無人把守遂被虜賊燬附登城四

辛巳江斬錄

五十一

隅守禦之人一時驚駭潰散當下蘄州失守與與司法趙善勝身衣軍服遂得于積尸中先而復活半夜奔從南門遁還自周際步且趙費袍嶺路天色漸曉沿路借問援兵不進之因或言叔司張亨路鈴蕪思忠陳輔朱虎祝父蔚王振等兵在高山既至高山則云在松楊橋至松楊橋則云青蒿至青蒿則云在車坊至車坊則云在石就坡至石就坡則云在四祖山至四祖山前則云在太湖縣至太湖縣則云在池

至小池則云二項人馬一則張亨之兵畏怯不進為
虜所覘至十二日被賊徑搶其寨以致大敗一則焦
思忠陳輔之兵被趙瀾夫之所牽制畧無進意十二
日夜二更與叔司張亨兵走歸安慶府其路上人又
云十三日有許統都後之兵已到濯港是時黃梅縣
率百姓宗室共百餘人焚香擗拜乞其入援蘄故則
曰朝廷差我策應黃州即不曾策應蘄州云我已
得朝廷父只令我回守江面微笑不顧徑自渡江

辛巳泣蘄錄

五三

而去其它如朱虎之兵則止于三角斗方等山去城
七十里王振之兵則止于羅田縣往來蘄春界內祝
父蔚之兵駐于桃樹山之門去城五十里通皆相持
不進又有如秦海之兵方前而王辛之兵隨却皆未
嘗有入城之境大抵驕兵貪利所遇以擄掠為心寇
至則安坐于高山畏怯不前寇退則聲鼓驚趕其後
以收復為名城內倉庫需取未盡者首卷之而去及
沿路擄掠以至婦女耳環不侍取而連肉奪下有甚

於寇者不止一端而已故前手援兵之未至越二十
有五日而城不陷者實本州官寮民兵固守之力後
手援兵之既止至得數日而城遂陷者實徐輝常用
不用之故與夫諸將相持不進之罪以此可見使援
兵併力解圍于二十五日之前則蘄城委無可破之
理使蘄亦如黃不能為一十五日之守則自舒以及
江而諸州縣為可憂又不至此與策等一介書生平
時不習軍旅倉卒寇至蒙守倖委使糾率官民戮力

辛巳泣蘄錄

五三

守禦幾及一月與案閣門一十五口均與守倖而下
皆內盡淪沒于賊手仰報國家其忠與義可謂盡矣
諸將及以伏罰冒當自為得計可乎與案昨日赴想
制臺驗傷之後即乞放令伏關亟為蘄民訴此冤
痛制帥惻然謂虜既退適蘄州不可一日無官姑俾
攝倖貳之職力任經理之責安集留歸之民未免忍
死一行亦款訪問知通判同官眷屬之存亡與夫妻
兒之遺骸于是辭不獲已拜命星奔還至蘄城乃知

董統制治疊屏棄一例焚毀無從辨認至城之日不忍舉目官民屋宇倉場庫務盡成煨燼骸骨山積枕籍河井終不能稽考惟撫手掩面痛哭而已及後來多方休問則知賊勢橫潰之時太守李國錄與秦通判等遇賊于子城十字街各自隨之兵殊死鬪敵是時死傷畧盡太守奔歸郡治呼骨肉令速赴水自盡其子二机宜士允自三更上城後已不得及顧其親太守尋過就設廳引劍自刎倅車亦歸倅廳厲声呼

辛巳泣斬錄

五古

吏人劉迪急令人放火燒諸倉庫不得留與虜賊設逐一室自焚其時白袍猶未脫休其子三將仕俊同時就盡時有老倅牽倅車衣以出火場尚喝老卒曰我為國死汝等可自求生阮教授臨危之時聞有寄居武臣挽其受降我豈為此我即時歸衛先遣其子女赴井然後自投身于廳前井中此見于授教廳節級鄭丘之所說判官趙汝標與知縣林榮嚴州中密時風于事亟之際相語曰我輩守城調發幾及一日

滿謂援兵之至可以保全城壁豈意使我遂至死城耶我輩自為之計可也若見者賊必無全軀于是相率投身于子城河內而死至今人皆能言之夫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斬之守倅而下寧有愧于此者有如惠氏一倉寔李守之所創糴禾三萬石當時議者孰不曰此倉不可創恐為後人塵腐之累而李國錄確意為之今歲增一萬石以為後人補虧之助及斬一破應于庫宇不留片瓦惟

辛巳泣斬錄

五古

此倉獨存目今饑民流歸者賴此存米故得不死以此見憂國愛民身沒之後人被其澤如此嗚呼有善不敢蔽不善不敢匿平時享國厚祿一旦能以死報國者幾何人哉事變已定或者反議斬之生靈遭荼毒皆太守不繼其早出之過且虜寇突至圍達數百匝使如諸公之議百姓先死于二十五日之前而在二十五日之後蓋虜既臨城出亦死然後堅守于內而待援兵于外則固守未必死也今之死正在于

外援之不至豈應歸咎于共守而不出况使當時城未破而先放老小必又有張皇之責矣下天之事履而後知來堂親歷其事其可輕議哉此張巡許遠之受謗韓黎昌為之不平也今則與蒙等二十五日調發堅守之勞不足道合門十五日骨肉之淪亡與夫守倅同官全家之屠沒亦不遑恤以至宗室宗婦宗女百姓子女為之生擒而去者又不言矣惟是社稷危安之所係大為諸將之所誤莫如蘄州言之使人

辛巳泣斬錄

五十六

痛哭不足而繼之以血何處使當時徐輝常用之兵不入則百姓各以妻孥為念盡力死守豈肯一聞而散城固未必陷也往者不可追來者猶未已虜賊固可恨而諸將豈能使百姓無憾耶且徐輝常用之入城終始七日每以領兵欲出為辭恐嚇州家邀取享犒暨至十六夜領眾奔遁至于火聲疾呼明告虜賊令放出一條生路與我去你自入城圖取金帛故破城之後有被虜人聞諸賊首曰我不解便打破

你城是你大軍自奔與我且我明十日也要去了果有此言則使當時徐輝常用十六夜不奔城而走與夫焦思忠張亨不畏怯走歸龍舒則虜賊安得自有此語今則千里之民皇然若有虜寇再至之憂且謂賊去之日又言秋涼必為取安慶計今百姓感頌相告咸謂兩淮之地自此終無寧日由是扶老携幼賣犢買舟為渡江計又况今春虜人之破關一日夜頃行三百餘里保內地如履無人之境今長淮平坦

辛巳泣斬錄

五十七

略無阻礙旁蹊曲徑彼所不知城壁閑隘既未盡修兵甲器械又未盡脩端正餘黨所在尚存方一秋涼復起覲覲而不由閑隘而由他途則嘶救疾趨舉足之頃入吾堂與矣雖有遠水其能救近火耶况斬之金帛女子不啻數萬計賊既席蓐而去至于二郡造舟之人与夫造弩之匠百工技巧悉為生擒而行此其為謀必不淺矣又聞淮之蒼老皆言虜人寇邊未有得志如今日之甚如其狃勝而復來遺民又無死

所矣近者流涕之民皆感泣而求言曰某等与司理同死生患難今斬之身倖時官士子百姓同時為國就盡獨所存者司理一人而已若司理緘默而不為我已死之民直言其事切恐上甘蒙蔽

朝廷莫知再為他日之禍而

國家用將終為此曹所誤司理亦為泉下之罪人矣請与案直書始末以訴冤憤欲使觀者知斬城之陷非即官士民無脩之罪實皆援兵之所誤尔与案

辛巳泣斬錄

五十八

患餘生不敢愛呼天一鳴以祈省覽且為他日之考證

辛巳泣斬錄

嘉定辛巳八月二日襲贈立廟錫爵指揮

勅送到樞密院閱樞密院奏准西制置司申照對近准樞密院劄子節文據前板斬州宣教郎安慶府太湖縣知縣劉襲狀申閱具到斬州：縣官及因賊死難之人劄付本司更切契勘有無全家難死人數保明供申本司遵稟行下斬州知州從實契勘供申去後回據武經郎特遣淮西兵馬鈐轄權知斬州趙汝擢狀申遵稟奉委承節郎安慶府斬州巡轄權兵馬

辛巳泣斬錄

五十九

都監張偉逐一契勘去後今據本官狀申照得一項契勘應宗室之家有無被害見存嫡親人數緣即無被害人而難以尋問外有州縣官全家死難人數開具申州除已行下宗室尊長司喚上見存在上宗室契勘別狀供申今具下項州司亦已具一般文狀供申樞密院照會所據武經郎特差淮西兵馬鈐轄權知斬州趙汝擢狀申脩錄在前伏乞聖賜敷奏將逐官襲贈仍錄其家以為忠臣死節者之勸

伏候指揮

一知郡李誠之與令人許氏男二机宜士九姪九机宜士宏二房媳婦孫女二人婢僕五人全家死難有長男偶留安州東陽守家見在一通判秦鉅與男二人將仕婢僕五人私僕三人全家死難有男秦滋見任鹽城知縣一忠翊即漸春知縣林榮與男婦宅眷共七口全家死難有長男先扶護孺人吳樞先歸鄉見存

辛巳迎斬錄

六十

一儒林郎川學教授院希甫與男三人女三人婢僕共一十口全家死難見有兩男在鄉廣德軍居住一迪功郎判官趙汝操卑職在任死難有母親全人宅眷并男女各一人見在衢州不曾任在一迪功知錄杜先已身故未離解舍有男三人姪一人孫一人婢僕共七口死難有女杜氏被虜走回見存

一保義郎新蕪春知縣董蒙正未交割身故有男二人宅眷共五口死難有姪二人被虜走回係董統制將帶歸濠州前去

一從政郎司理趙與案得脫性命獨存有孺人徐氏縣主太保四人姪子四人婆婢僕安童共一十五口全家死難

一迪功郎漸春主簿審時鳳并孺人男女各一人婢僕共七口全家死難有長男一人與父審宣義

辛巳迎斬錄

六十一

見在寄居饒州

一武翼郎駐泊都監張廣并女一人死難有孺人

一人被虜走回見存

一保義郎兵馬監押溫玉并女婿外甥婢僕各一人死難有孺人一人被虜走回見存

一修武郎兵馬都監趙師瑄全家十口死難

一成忠郎在城監務梅譽全家四口死難

一忠翊郎本州監獄廟李俊全家死難

一承直郎漸口監鎮嚴剛中係本州牒委上城死
難有宅眷与男一人孫一人見存

一忠朗郎漸水縣尉董戡本州牒委上城守禦宅
眷同人共七口全家難死有男一人見在建康府
父董各分侍下

一秉篆郎鄂州武昌酒稅安允恭全家死難有男
安邦才見在并孺人張氏被虜走回

一承郎郎滕差酒稅朱思恭全家死難有男朱世

明見在

一承忠郎加興府新城酒稅姜應春全家四口死
難

一武翼郎主管台州宗道觀景坦然家六口死難
有孺人鄭氏男景世隆媳婦郭氏共三人被虜走
回見在

一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蔡安上全家七口死
難有兩女兩男長蔡和俊次蔡和漢被虜走回

一保義郎本州監廟劉忱全家死難

一訓武郎本州指使錢珪全家死難

一進武副尉本州指使王明全家死難

一帳前佩印官前独木巡檢保義郎李均因差出
部押撫軍官會至張都統寨門被虜死有孺人并

男見寄居黃梅縣

一進武副尉本州使臣鄭俊全家死難

一迪功郎新安慶府宿松主簿梅必勝全家死難

一借補迪功郎戴柳全家十口死難有妻李氏被
虜走回

一高州文學祝棣上州文李祝遂良全家死難

一新三湖巡檢承信郎雍顯單驕死難

一迪功郎本州監廟程思周全家死難

一守禦主兵官統領進勇副尉孫中統領承信郎

汪士旺統領進武校尉李告訓練官曹全李縈統
領進副尉林安仁統領武校尉鄧宗統領進義校

尉王文明統領進武校尉吳宗政各係巷戰死難
有老小男女各在本鄉

一前他州醫藥飯食修武即戴翻被虜走回有妻
男孫女婢僕共一十三口死難外有長男女使安
童各一人走回

照得本州寄居官李俊等一十一員并借補戴棚
添差朱思恭被虜走回戴翻並難以推恩施行及
司理趙與案因卑身出城已行追罷外正月五日

辛巳江蘇新錄

六五

三省樞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奏鉅各特贈五官更特贈秘閣修撰
仍各追賜紫章服特与三名迪功郎恩澤並特追
封侯爵同賜額立廟于本州令戶部各特賜銀絹
二百匹兩給付各家李誠之妻許氏特贈令人男
士允特贈通直郎姪士宏特贈承務郎媳婦孫女
各特贈女人秦鉅男秦俊暉特贈通直郎林榮張
廣趙師瑄各特贈三官各特与一子承信郎恩澤

阮希甫特贈通直郎仍特与一子登仕恩澤趙汝
標密時鳳各特贈承務郎各特与一子上州文學
恩澤杜鄂特贈承務郎童蒙正特贈秉義郎內社
郭童蒙正仍令本州津送各婦寄居州軍溫士玉
梅塔董戡各特賜三官各特与一子進武校尉恩
澤嚴剛中特贈三官特与一子下州文學錢珪李
均各特贈兩官各特与一子承信郎恩澤王明特
贈承信郎与一子下班祇應恩澤鄭俊特贈承信

辛巳江蘇新錄

六五

即特与一子進義武尉恩澤孫中李告林安仁王
文明吳宗政各特贈承節郎江士旺特贈三官各
特与一子下班祇應恩澤鄭忠特贈保義郎特与
一子進義校尉恩澤曹全李蒙各特贈承信郎各
特一子進義副尉恩澤李俊安允恭姜應春景但
然秦安上劉忱姜必勝祝棟倪祝遂良雍顯程思
周並令本州各委官以礼致祭仍量与周給其家
添差官恩恭亦仲本州契勘如本人係外州軍居

郎与津送其婦仍令吏部日下出給合受告焚公
擬限十日繳申樞密院

勅送到吏部狀承司封閣而文准嘉之十五年正
月九日樞密院劄子奏准西置制司申乞將李誠
之秦鉅舊贈以贈忠臣死節者之勸正月五日三
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秦鉅各特贈五官更特贈秘閣修撰
仍各追賜紫章服特与三名迪功郎恩澤並特追

辛巳泣新錄

李

封侯爵同賜額立廟事本部尋連太遂常寺詳開
內脩坐

聖旨指揮施行具狀申部去後今據本寺申准連
送下承司封閣而文正月五日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秦鉅並特遣封侯爵同賜額立廟本
寺今遵依前項

聖旨指揮今擬封下項一蘄州知郡李誠之通判
秦鉅合同賜額立廟今欲擬寢忠廟為額合行降

勅一蘄州知郡李誠之合擬封二字侯爵今欲擬
正節侯合命詞給告蘄州通判秦鉅合擬封二字
侯爵今欲擬義烈侯合命詞給告所擬太常寺擬
封在全伏乞

朝廷取旨賜額加封施行伏候指揮二月四日奉
聖旨依礼部施行

李誠之告詞

勅故承議郎權發遣蘄州李誠之漸唇維介在疆

辛巳泣新錄

李

賜暢然所恃以為險者六閔也朕命憲臣往專脩
之青而措置疎畧負我使令尔儒紳之望属分符
守以孤而嬰虜鋒蓋亦難矣慷慨激烈盡命義閭
門死難朕甚痛之迺加論撰仍躡崇階爵茲通侯
廟食茲土膏延于後並命一時夫忠臣之心非慕
名祿國家之澤當峻異章今密印疊又未足為尔
寵將戚此離虜始足以謝九泉也可特贈朝散大
夫秘閣修撰

秦鉅告詞

勅故朝請郎通判蘄州秦鉅蘄春雖介在疆場然
所恃以為險者六關也朕命憲臣往脩脩禦之責
而措置疎畧自朕使令尔相閱之華屬承即事孤
城岌々莫抗虜鋒能佐其長服節守義父子同愼
朕甚哀之迺加論議仍寵崇階爵之通侯廟食茲
大賞延于後並命一時夫忠臣之心非慕名祿固
家之澤當峻彝章今密印累々固痛在合門而榮

筆已泣蘄錄

六六

在九泉英蓋如存尚克欽止可特贈朝議大夫秘
閣修撰

阮希甫等告詞

故儒林郎蘄州教授阮希甫可特贈通直郎
故迪功郎蘄州防禦判官趙汝標可特贈承務郎
故迪功郎蘄州蘄水縣主簿審時風可特贈承務
郎
故承直郎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並烟

火公事嚴剛中可特贈承事郎

勅故阮希甫等烏手蘄水之禍朕固聞之而未盡
詳其人也邇臣以名求上則汝等皆死其職以及
其家冤乎痛哉一至于此耶殆于王事礼有加等
超昇京秩官其後裔忠魂如在尚服冤充可依前
件

李士允等告詞

故議承郎叔發遣蘄州李誠之男士允可特贈通

筆已泣蘄錄

六六

直郎

故承議郎叔發遣蘄州李誠之姪士宏可特贈承
務郎

勅故李誠之男士允等為子姪而從宦莫樂乎五
馬之榮汝等獨罹兵鋒共死邊壘京秩之貴豈能
汝華亦姑以塞予之悲耳可依前件

秦俊等告詞

故朝請郎通判蘄州秦鉅男秦俊可特贈通直郎

故朝請郎通判蘄州秦鉅男秦暉可特贈通直郎
勅故秦鉅男俊等蘄春佳郡士大夫累于室游况
為貳車之子弟哉今或及是改等与罹其禍此朕
所以盡傷界之哀秩尚庶幾泉下之榮可依前件

辛巳泣蘄錄一卷

浙江吳玉
鼎家藏本

宋趙與峯撰與峯宗室子官蘄州司理權通判事
寧宗嘉定十四年金兵圍蘄州與峯偕郡守李誠
之拒守時朝命權殿前司職事馮櫟將兵應援櫟
逗遛不進誠之等竭力捍禦凡二十五日而城陷
誠之及其僚佐家屬皆死之與峯全家十五人亦
並歿於難僅以身免其後事定乃為是錄具詳被
兵始末同時與難諸人朝廷褒贈誠之等勸狀告
詞一一備錄按與峯宋史李誠之傳作與裕蓋峯
轉為裕因訛為裕又載與峯率民兵百餘人奪關
外出云云與是編所言單身出城及於積屍中死
而復活夜半奔從南門之語俱有異同且十五人
作十六人其數亦不相合疑十五人之數當以自
敘為據其奪關外出則自敘諱之也

碧溪叢書八種八卷

不著輯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碧溪叢書

八卷》提要

吳武安公功績記



吳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千曾祖諱太子太保祖遂
兼太子太傅父承少保三世皆以義烈聞侯少沈毅尚
氣節長於騎射晚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
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緣釁戰立功補進義副尉
權隊將討浙西賊方臘破其衆又破河北賊累功轉忠
訓郎權涇原第十一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
擊追北斬首百四十有六轉秉義郎權本路第十二副
將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要
宿瑄長安鼓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決旬降秦州垂頭
熙河隴右未震熙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禦賊殺其
帥黑風大王婁宿失勢遁走深更遣隴右都護張殿以

吳武安公功績記

一 碧溪叢書

兵繼進嚴超鳳翔五馬坡下兵敗死之惟輔自鳳翔石
鼻寨遁歸熙州經制司統領劉延亮棄鳳翔歸曲端端
斬以徇端與侯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趨涇州
端拒守麻務鎮遣侯以前軍討賊侯進據青溪嶺運擊
大破之轉武義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令以本
道兵復華州城破將士無殺掠民皆安堵轉武功大夫
忠州刺史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軌侯進兵夜
襲其城斌出戰斬其首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熙河路
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婁宿以衆數萬攻
麻亭侯逆戰於鼓店士殊死鬪殺傷過當而曲端劾侯
違節制降武功大夫論者不直之未幾復故官改秦鳳
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兼權知永興軍路經畧安撫

使司公事進復長安轉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先是侯與曲端起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捍禦金賊所過人供糧結道不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也賊稍北退河東不敢逾河飲馬時朝廷遣樞密張公董師川陝許以便宜不從中制樞密移檄諸路將臣與賊大戰台端與侯間籌策端云平陽廣野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未習戰須教士十年然後可以大舉侯云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賊雖驍勇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崆峒之險占關輔之勢賊雖強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宣幕僚佐一以為迂緩一以為怯懦置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親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侯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

吳武安公功績記

二 碧漢叢書

且從據高阜制賊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又前臨鞏澤非鐵騎所宜都不聽既而賊驟至棄土逾澤以薄我營王師大潰五路悲陷巴蜀大震侯獨整眾保散關之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進屯漢中以守巴蜀侯曰賊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懼我襲其後保蜀良策也越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金剛沒立郎君率銳兵犯原上期必取而後進侯擊之真拜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沒立及渾女郎君馬五太師耿太師復會列時烏魯李董使二時由階成出大散關先至侯與賊戰二日連勝而沒立方攻箭箠關侯遣麾下擊退不使二時合分兵掩襲兩皆潰去轉明州觀察使誥詞云朕以經理關陝付之樞臣奉

時天威式遏亂畧非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相與戮力盡忠內撫外禦則戡定之期未可歲月而冀膚功矣秦懋嘗是宜忠州防禦使秦鳳路經畧安撫使司馬步軍都總管吳玠材氣不羣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騰聲關隴之間比者權帥涇原盡護諸將岐下之戰尤為萬功獲其酋豪醜類折北是用酬其多捷陟以廉平天雄職美官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茲奮爾烈朕無憂焉可持授前件官未幾丁母制氏嘉國夫人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誥詞云孝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國爾忘家者人臣之彙憲而況分閫外之寄統諸路之司淬勵以須枕戈待旦其可以親喪廢乎觀察使吳玠比以功伐浸階顯榮却敵有以米之機馭軍適感愛之漸

吳武安公功績記

三 碧漢叢書

戰多由率懋嘗既行遽深風木之悲方治金革之事矧臨敵忘於易將而制閫席於奪情其安厥常無曠爾職苟能揚名於世以顯父母則孝忠之道兩得矣爾其勉哉可特授陝西諸路都統制金賊自破契丹以來狙于常勝至是與侯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及正甲女真數萬人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雞連三十里疊石為城與侯拒戰侯指授諸將邊勁弓彊弩期以必死者休迷射賊少却則以奇兵乘隙據隘橫攻來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欲走侯遣麾下伏神畧塔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賊潰俘其部將羊哥大字董及酋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甲數萬計乘夜併兵劫賊大寨四太子金軍

陷汝勒殺殆盡獲四太子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差
中使杜克魯詔就賜云兵勢無前用兼必勝之將王靈
克布允繁敵愾之威恭我虎臣時獻我捷受盡護諸將
之任當兼總兩帥之雄控臨要衝遏制輓轅永念雅州
之域久罹鴟虜之災庸敵勢之方張勵兵鋒而益倍陰
設奇伏躬率啓行俘當戶之衆首殄引弓之群醜威聲
遠暢凱奏上聞班勞策勲敢後酬庸之典建牙擁節益
隆制閭之權拜爵戶租仍加真食並頒徽數式示春懷
於戲地米穀于我昭盡申威于武備乘戰勝之功行賜
山河之誓勉恭乃事圖報異恩可特授鎮西軍節度使
陝西五路都統制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紹興二年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度使文龍州

吳武安公功績記

四 碧溪叢書

賊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撤商喝與四太子懲前日之
敗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三年春聚其兵三十萬又盡發
諸路發軍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楊梁洋金
州失守侯亟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
兵利閭徑趨金洋先以黃柑數百枚擣賊帥曰大軍遠
來聯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撤商喝以杖擊地大
驚曰吳侯爾來何速耶不敢進壘樞果日侯得以其暇
治饒鳳嶺之寨柵方據要險而賊已麾衆軍急上遂大
戰饒鳳嶺上凡六晝夜賊皆敗而撤商喝大怒斬其千
戶李董數十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
軍後侯按兵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先矣侯曰賊掃地而
來去國遠關而死傷大半吾以全軍扼其吭蜀可無憂

侯遂為清野之謀分屯諸將示以倚虛之勢賊使旋行
中梁山決月一夕旋遁撤商喝歸乃服侯善用兵勢不
能破因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智勇之
奇甲兵之強公宜相時而動侯復書云玠謹白金國都
統足下遠蒙示書具審雅懷士各有主不容緘默彼已
之情不通空相猜感無復平定時也輒德寫個幅用答
雅貺惟足下諒之夫華夷其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
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傳記數千百年英狄之亂中
華與大叛臣賊子稱兵化順率不旋踵夷滅無遺類者
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我太祖
皇帝挺生五季遭時昏亂堅守臣節委質崇氏仗順討
逆功塞宇宙屬世宗崇寧代歷數有歸百萬之衆懽呼擁

吳武安公功績記

五 碧溪叢書

戴不得已而君之不殺一士不墮一城與克齊何異哉
深仁厚德布覆函養行二百年氏至老死不識干戈上
下祖習武備不備戎器不備賊盜乘之郡縣瓦解至今
五六年而未定此蓋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其道也而
謂金國威德之盛甲兵之強果能至是乎且金國行師
戰勝得志亦有由也陷賊破邑縱士剽掠恣其所取卒
徒貪得鼓勇爭奮勝則勝矣而殺傷殘賊變動和氣亦
已甚矣以此用士利盡則士不可用以此決勝財殫則
戰不可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遺焚燒者十不存一
二耕農失業商賈流亡餓死者相枕藉所謂財利何有
哉窮憂足下之兵自是不可以便足下之戰自是不可
以必勝足下亦可以少休哉乃復聚青徐之壤扶掖斗

箚之子俾擁虛器彼劉豫者嘗北面本朝備位臺省負上皇拔擢之恩臨難畏懦不能以死報國而乘便抵間僥倖非望三尺童子皆知鄙棄而唾罵之其尚何顏面以視聽於天地之間望天下歸之耶然全國既以夷亂華又挑賊豫以臣反君顧天下之大義古今之常理全國盡掃除之矣而欲以靖亂不知道所以召亂也主上聰明孝友慈仁恭儉聞於天下如奉使全國不能留暨京師之變適治兵諸間詎敢攸屬嗣位應天實太祖興王之地天意昭昭可見矣維揚之役大兵奄至倉惶無備中外失色然大駕南下橫衝風濤幾數千里如行旌席廝役之卒無一不備而全國之士漂流沈溺者過半此足以見天之不棄趙氏卒欲安全之也今乾象清明

吳武安公功績記

六 碧漢叢書

星緯順行隆冬屆寒日星溫晏陽盛陰剋此中國之福民心日以固士氣日以振太平可指日而俟以全國之衆自稱多材豈無深明天道而不知審擇取舍安定天下尚為前之紛紛果何為耶往者契丹與中國結為兄弟驛壯相安天日是誓信使往來絡驛於道兩朝赤子實便安之而我納邪人之謀忽棄載書墜失大信故上天薄伐降此災戾然核其禍端窮其亂源鼓作交關全國與有力焉如聞契丹仇怨全國深入骨髓渤海宴會從而和之將會名豪英糾集徒旅借援中國南北通歡復尋舊盟并力合勢以逞憾於全國全國之兵暴露關戰淹閱歲時力疲氣衰腹背受敵足下能保必勝乎暗機會殞厥名墮成功蔓後患資天下萬世口舌之士詆

薄誣笑全國獨何取也玠世為忠臣食趙氏之祿孕子育孫於中原之地倘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說使相時而勅足下度玠豈苟得忘恥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為足下惜之秦律方初萬乘熙秦推逝去墳墓窮遊萬里之遠軍中倥傯頗安樂否更冀加謹眠食以養新春和平之福玠白撤高喝得書大不平日與諸將熟議攻玠紹興四年春二月賊復大入撤高喝四太子蓄忿日久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賊附決意取蜀自元帥以秦皆重堂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為招撫使召諸路簽軍列屯寶雞緝旦數百里進攻鐵山鑿岸開道於仙人關高嶺上五大寨下瞰侯營循嶺東下直攻侯軍侯自以萬人當其前公弟總管

吳武安公功績記

七 碧漢叢書

侯璘由七盤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聞之與皇弟耶律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坪野若對壘剋連珠砲若數十座又未侯營前立砲數座擊我營侯令營中併發神臂弓飛天砲斃賊無數統制官田晟總兵深入追賊賊又發生兵萬餘擊營左侯分兵力戰却之賊不住又賊生兵擁洞子雲梯直前攻城侯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雲梯倒賊怒縛虛棚戰樓別遣大字輩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侯令統制官楊政領長鎗防刀手深入剋打隔斷賊又遣二李重總正甲金人二萬來攻寨兩肋吳璘左右遮護血戰殺賊賊皆引却撤高喝駐馬四顧良久云我得之矣翌日號令諸將併力只攻侯營兌方一樓子自寅至午

危甚姚仲為統領只在樓上酣鬪樓已傾側仲以絹為繩繩使復正賊以大焚樓柱仲以海壺擊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侯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即遣王萬年劉鈴轄潞水王武宣贊分紫白旗入賊賊奔潰抵夜侯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即斂兵宵遁殺千戶甲軍萬餘得僂牌銃槍金鼓旗幟數千件左軍統制張秀夜初賊橫川若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侯又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級千餘得甲馬旗幟無數侯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上聞之嘉歎賜以親札云史謂趙充國沈勇有大畧其用兵以全師保勝為策乃漢中興良將也朕常思其人以潘大業比見宣撫

吳武安公功績記

八 碧漢叢書

司奏金人擁大兵而來有吞噬四川之心卿能保關充敵挫彼虎狼之銳而壯脫復興之威非謀以濟勇者能若是耶朕之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遠不得撫卿背而慰朕心也更在不驕其志益勵軍情則所謂濟朕莫大之業者非卿而誰耶已降親筆除卿宣撫使及繼以朕所御戰袍器甲等物賜卿想已畢達今朝廷議賞與先飛此數字聊寫朕懷金人久不得志則還據鳳翔投甲屯田為久計自是不敢輕動侯以熙河經畧司關師古自洮岷領選鋒統制李進前軍統制王師古後軍統制戴越打糧河州襲大潭縣掩滑谷賊寨洩拔寨去師古由殺馬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圍子午谷深入賊境至石要嶺忽遇金賊大兵一戰收績師古旋師大潭

內懷慚懼悉還兵宣司復見往降賊侯愛此軍忠義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撫存勞佚捐其家厚贖給之兩軍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師古得萬貌貅於行陣侯由此兵精甚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撫副司秋七月朝廷錄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軍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侯復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平保知靜難軍侯與金賊對交戰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惟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聚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朝廷嘉之下璽書褒賞七年冬賊廢劉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謂不然策其時至已而果然和議成工以侯功高賊親札進

吳武安公功績記

九 碧漢叢書

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司而侯已疾自以賞過其功固辭優詔不許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惻然憂之命成都守胡世將訪蜀善醫者治其疾又馳國醫往視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於軍享年四十七歲已亥遣表聞上震悼親視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其弟璘奉喪葬於德順軍水洛城十一月戊申上念功不已賜錢三十萬權璘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慰恤其家侯能撫士卒同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一不旁貸故人人効死如建炎二年由瑞屯麻務鎮督戰侯遣列校三百七十餘人於大谷比較領逆戰矢石未交望風奔潰伏匿山谷四年侯招兵秦鳳前三百四十餘人出赴招安侯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

人悉斬於邊亭下去秦州十里士卒股慄自是出戰人皆効死至第功賞則維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座右日誦幾過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位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畧無少吝其歿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三子拱右武郎扶掖皆為文官承奉郎以經史自娛庭儼嘗試論之曰漢皇甫規張奐皆生長山西應賢良中高選規以詩易傳授門弟子三百餘人晚著尚書疑難五十餘萬言以垂世設教二公尚武臺文俱任度遠將軍破胡虜以千萬計觀規自布衣時西羌深入上書願假近邊無用坐食之兵五千使規為將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納降順每言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誅滅胡虜此皆吳武安公功績記

吳武安公功績記

十 碧溪集書

前輩豪俊語通者 天子知元通與吳侯相知之深想吳侯諸子必皆稔聞今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會晤吳侯一家當語之曰山西出將二公家世邊人將門出將二公秉世將種大丈夫當用長鎗大劍定天下安從文官學弄筆墨也元通曰然後民論議極有補於世當併為我書於吳侯傳末云宣撫司薦士明庭傑記

右見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六

吳武安公功績記序曰忠烈吳武安公中興名將其撫養士卒以吳起其勤儉精力似陶侃遠令仇戮似孫武子憂國遠計不悅通功似趙充國身歿之日知與不知莫不流涕又以李廣羊祜也是以能勝所難勝守所難守以保全蜀使有數年之壽則中原之復可幾也方其

薨也其長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撫述行狀不詢其子使二舊吏立供為之墓誌又據行狀而作是以如是不詳軋道已酉余既作補遺志其大者凡數十事以遺其少子參議且鞠宸翰詔命碑鏤為一集目之曰保蜀忠勤庶備國史異時采擇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而後之為大將者有所矜式書成人嘉讀之薦紳傳道已滿四方然意尚有遺也近得明廷傑從政所撰功績記文實語詳果有未聞知者詢其來由則云方忠烈用兵渠在張魏公幕府親所聞見宣使參議馬康國元通命記其事是可信也因錄之集中以補遺焉岐下張發書

右見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五

中書舍人王綸為公墓銘曰公諱珩字晉卿世居德順

吳武安公功績記

十 碧溪集書

之隴干公少沉毅有志節善騎射知兵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力戰有功自是威名益振建炎二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畧秦雍所過城邑輒下三月還自鞏州至鳳翔隴右都護張俊邀戰失利敵勢愈張謀趨涇州大將曲端拒守麻務鎮命公為前鋒公進據青溪嶺逆擊之破之敵始有憚公意三年冬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為不軌公擊斬之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婁宿以眾數萬出麻亭公逆戰於彭店原士殊死鬪殺傷過當敵懼引去而曲端劾公違節度坐降武顯大夫罷總管論者不平未幾復故官職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府兼權

永興軍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進復長安宣撫處置司將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公謂宜各守要害以待其敝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公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何以戰宜據高阜先為不可勝者眾曰我師數倍又前臨善澤非敵騎所宜不聽既而敵驟至囊土逾俾以薄我營軍遂大潰而五路悉陷巴蜀大震公獨整眾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結兵列柵其上或謂宜屯漢中以安巴蜀公曰敵不破我不敢進堅壁重兵以臨之彼懼吾弭其後保蜀之道也明年改元紹興泰三月敵將沒立果率銳兵期必取而後進公擊拜之真拜忠州防禦使兼帥涇原夏五月沒立復會別將烏魯折合眾數萬使二將由階成出散關先至公與之戰

吳武安公功績記

王 碧漢書

三日大敗而去沒立方攻箭箐關公復遣麾下擊退卒不得與二將合韓明州觀察使丁嘉國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敵自破契丹以來徂常勝至每與公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者會諸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雞連營三十里又壘石為城夾澗水與官軍相拒公指揮諸將選勁弓弩號駐隊番休迭射矢發如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如是三日度其困且走則為覆於神公谷待其歸覆發眾大亂俘其將羊哥字董及其酋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計拜鎮西軍節度使二年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隴州敵久窺蜀必欲以計取之三年春哀其兵又盡於五路叛聲言

東去反自商於出漢陰倚梁洋金州失守公亟率麾下倍道疾馳且調兵利閭既至適與敵遇使人以黃柑遺其師撒馬喝大驚曰吳公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關凡六日敵皆敗殺傷不可勝計撒馬喝怒斬其千戶字董數人以死犯關出官軍後公徐結陣趨西縣或曰蜀危矣公曰敵去國遠關而死傷大半吾方全師以制其敵蜀何憂也月餘敵果退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春二月敵復大入犯仙人關公預為壘關旁曰殺金坪嚴兵以待敵據阜且戰且攻壘公將士更射又出銳兵擊其左右戰五日皆捷敵復遁去上聞之嘉歎賜以親札曰朕恨不撫卿背也是役也敵決意入蜀自其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為

吳武安公功績記

王 碧漢書

四川招撫使既不得志度公終不可幸勝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為久畱計自是不復輕動矣夏四月從鎮定國除川陝宣撫副使七月錄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宰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攻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靜難軍公與敵對壘踰十載常患遠餉勞民屢汰減冗員浮費歲益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成兵命果洋守將治渠城廢堰庶民田復業者數萬家朝廷嘉之每降璽書褒諭七年冬敵廢劉豫且盡兵眾以為疑公策其將去九年春和議成上以其功高復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遣內侍齎詔以賜而公已病甚扶掖聽命自以賞過其勞固辭優詔不許六月己巳以疾薨於仙人關治所享年四十有七公用本孫

吳而能知其變務遠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視士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樂為之死其任將佐等功賞斷以公論無親故權勢之徇故麾下諸將佐多以功顯既貴而自奉之約不逾平時至推以予士則不吝故家無貲至無宅以居嗚呼雖古名將何以加諸後胡世將為川陝宣撫使公弟吳璘適在軍中一日從容問公所以戰則曰璘與先兄東髮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却之間勝負決矣至全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後更進迭却堅忍持久令敵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勝之道非累與之戰者莫能盡知然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已蓋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而中國之士卒不

吳武安公功績記

西 碧溪叢書

若金人之堅忍盡我長技洞重甲數百步外則彼固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銳卒與之為無窮以阻其堅忍之勢則我國有以制彼至於快機兩陳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以是知公之深於兵也十年詔立廟於仙人關賜額曰忠烈謚曰武安焉

同上

偽豫傳

宋右從政郎楊克弼

謹按春秋大法聖人書於經褒貶善惡彰著以昭示後世臣子之戒若諸侯之善如美齊侯懿晉文有刑周室之力據夷狄之功則書爵以尊之卿大夫之忠賢如魯季子來歸有歸國家之忠齊高子來盟仲孫子急難存恤鄰國書字而賢之宋孔父止色於朝司城司馬死節之義書官以貴之褒而美之以代其賞樂道人之善也楚子爵隱公之世熊達已僭稱武王其後縣大夫皆僭稱公聖人書經善則書子惡則稱人而正陵僭也如楚人圍宋楚人滅庸貶而罪之以代其罰衛州吁齊無知弑君自立羣弑隱公宋萬弑君捷書名以賤之削去官稱除去族氏以示誅絕而彰暴罪惡於萬世今豫雖廢得免萬死為幸然尚稱為偽齊若不誅絕何以昭示懲戒當前去僭號貶去官階除去姓氏作偽豫傳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云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縣人也家世為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歷縣佐郡屬政和二年遷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孟子紫紗衣至是言者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上皇赦而不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上皇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遂黜為兩浙察訪其謝表云孰云河朔村俗之人來領浙石廉問之事議者謂豫怨望之迹已見於此時抵儀真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戊申今上幸維揚樞密院張昪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



力請於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使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豫故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頻數不許請見乃痛恨而去至郡惟務酷刑以報私仇去父于隱條犯者皆坐罪建炎三年己酉金虜寇山東州郡例多戰守豫遣子刑曹掾承務郎麟部兵出戰乃為金虜所圍又令郡倅張東援之金虜解去遣人啗以利早令投降拜豫與東議欲出城見虜囚百姓遮道願死守不降豫因絕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金虜命豫節制東京軍馬從東平豫遣使說汴京留守上官悟叛悟焚書斬之豫又賂悟左右二人喬思恭宋愿說悟亦之時金虜天會七年建炎四年庚戌有濟南漁人得鱷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五月附豫奸人言

仍豫傳

二 碧漢叢書

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為豫受命之符於是齊魯之間僉會推戴豫亦遣子麟以重寶賂虜酋撻辣左右求偕立而撻辣遂注意立豫豫偽辭乞立張孝純虜主遂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士大夫所欲立者時獨豫鄉人張浹應之曰願立豫是月戊申金虜遣西京留守高慶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倫禮以璽紱而立豫州之曰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名世修子禮永貞虔誠付爾疆封並同楚舊豫遂立於北京而其赦文有曰雖無虞舜之明揚幸免成湯之懸德其悖逆如此以前宗正寺丞李孝揚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東權吏部侍郎兼右丞子麟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府以廷原殿學士前宣奉大夫前大原尹張孝純依前

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右丞相弟益為大名留守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為東京以東京為汴京改南京為歸德府豫生於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偕位大名起四部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者為三衛目曰翔衛勳衛親衛分三等二年升一等六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年乃建炎四年金虜四太子南寇回以李鄴李休李倚鄭億年臣豫以倚為監察御史億年權工部侍郎冬十月甲午遣孝純等奉寶冊冊前妻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民間房婦以五厘納官十一月改阜昌元年李鄴留守東平鄭億年吏部侍郎馮長寧自陳州歸附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李倚知鄆州李休陽穀縣令是

仍豫傳

三 碧漢叢書

年依倣金虜法鄉各為寨五家為保推土豪為寨長雙丁籍為出戰單丁夜巡雙丁上教軍州縣市民亦然每月軍州縣市之民結為五軍單丁夜巡雙丁上教月兩點集呈器甲試弓馬合格者補助用正軍不願者聽每調撥一人即同保四人家備衣糧器甲衣服就本州送納交於駐劄處支之在官無一毫之費惟正軍使使臣効用官破請給各有差滄州進士邢希戴上書乞陰通朝廷結好夏國密圖金虜榜於市云大國聞之與生靈為害不細斬之又有百姓失其名酒醉叩門謾罵豫云劉豫你是什么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負於你豫又斬之阜昌二年封子麟為景國公除尚書左丞相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冬十月以弟益守汴京李倚知懷慶

府十二月東宮官屬并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簡等奏請遷都於汴京僧道賜番史平補上州文學張東罷左丞范恭權右丞三年夏四月遷都於汴是日暴風揚埃塵瓦振動都人大恐曲赦汴京杖罪以下赦曉示民間今後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尼道士奉祖考於舊大廟尊其祖為徽祖藝文皇帝父曰衍祖睿仁皇帝親如社從弟蕭京北尹留守麟以境內餘軍為十二軍在府未謀機宜幹常統諸事差委順習差使指揮使上中下三等守關上中下三等効用取士綱鄰人才置諸左右文武並雜用不限資格偽宣節郎太常博士蕭直史館祝簡進遷都賊又進國馬賦據批云文賦正非治天下所宜尚然自前朝失理上恬下嬉怠

偽錄傳

四 碧漢書

意監牧國家創業力為生靈除禍亂致康泰以馬為急務而尤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未知盡心於牧圉舅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知此為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馬政祝簡可嘆二年唐勛以示無言不酬西京奉先指揮兵士李英雷王注杭豫疑非民間物勛謂之得之山陵中遂以劉從善為河南陶山官發掘古今山陵民庶墳墓求金唐賊寇發棺不盡者及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陶山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六月大雨遣子麟代謝相國寺中太乙宮張節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德年開封尹成忠即許清臣主官殿前司公事秋九月長星見偽太后死謚曰慈獻宋德上書言刊官錄以說上官德之政特錄用之

授大總管府差委冬十月李節權右丞范恭權守左丞改忠朗郎為昭果郎忠朗郎為昭毅郎李休言什一稅法利害遷監察御史四年春二月葬偽太后於懷平賜狀元羅請以下八十四人及第夏五月戶部侍郎馮長寧監察御史許伯通剛修什一稅法條列三十二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諸律刑統疏議章昌勅令格式與什一法兼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秋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居臣名分論其畧有曰京師再厲攻圍汴都康王以帝弟之親總元帥之任握天下之重兵號稱勅王冬但夏遷延六月移七濟州坐視京師之危畧無進師之意及夫汴京失守二帝北遷康王謂天下之在己乃遂巡即皇帝位於睢陽自余觀之是耶定國應之曰非也文多

偽錄傳

五 碧漢書

不載據批馬定國轉一官冬十月李節除右丞金虜寇蜀敗於王師五年夏而忠朗許清臣除殿前太尉拆毀景靈東西宮得真宗皇帝玉石像碑為二十八段豫問可作材料否清臣曰已斷首笑麟於是取一段示右丞相張昞云此真宗首也已而擲之五月開聖尼院塑像垂鼻齟三日百姓縱觀九月豫下詔南侵進至淮泗遇韓世忠辭兵不得前繼聞皇帝親征四太子宵遁調發盡靜始遣人語之麟乃晝夜兼行二百四十里抵宿州少安西北大恐麟率偽臣僚上言嘗謂中原割江表其為形勢與強弱順逆之理何啻得百二之利故自古王者興起必以河朔山東之地然後始為帝王之真若乃崛起及進居吳越之地計其強者能自保一隅偶

有不振則中原之兵已進而據其國者不可一二舉也
故史冊所載如吳為晉所滅陳為隋所滅周世宗剪伐
淮南諸州至宋之初以次就平是也乞下合屬去歲晚
示奉豫旨依六年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夏六月
汴京地震秋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萬兩大銅錢
三百萬暴風連日屋瓦皆振八月麟出獵陳留有毒黨
數百人欲劫之南奔皆法外處死於汴京以弟復知濟
南府觀知淮陽軍冬十月下令民鬻子依商稅法計賈
陌收稅知製慶府李儋竊初偽丞相張昂豫批云理合
誅戮尚念儋前係江南守臣隨軍歸附特以寬貸追五
官與執州盧市添監七年春賜狀元卽世矩一云卽已
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為講武殿改安上門為崇
德門仍豫傳

六 碧漢叢書

安門朱雀門為明昌門景龍門為昭遠門秋九月以殿
前太尉許清臣為權大總管府以子麟領行臺尚書令
馮長寧行臺戶部侍郎行軍參謀李鄴行臺右相講議
軍事發鄉軍三十萬號七十四萬兩路南寇東路由紫
荆山出渦口犯定遠趙宣徽以姪劉統之西路侵廬
州麟統之偽詔榜示指斥鑾輿尤甚於五年淮西之役
軍之始行也知臨汝軍宋著都大劉京子麟以後嗣斬
之納其女於豫縱斬使臣趙倚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尋
進於濠壽之間東路稅所統遇楊沂中擒戮悉盡西路
麟所統聞稅敗望風北遁失連車七十兩船七百隻迨
歸亡沒散走者大半器甲交鈔軍需攜設等物不可勝
計建炎已來土師獲捷未有如是之盛也於是廢稅為

庶人免復官徙觀為東路留守以妻弟翟倫為南路西
守八年夏四月改保康門為清遠門是月梟鳴于死又
有梟數千鳴於內庭皆作休也之聲豫惡之命能捕獲
一梟者賞千錢五月無雲而雷忽起於宣德門捫城宣
德二字豫遽令修之秋七月聞人南回探報王師欲北
征遣宣義郎楊克弼乞師大金克弼他辭改差戶部員
外韓元美迪功郎游何金虜不許八月望順昌府馳報
喜旗至京云江南劉相公下全軍人馬并淮西兵十餘
萬歸附已交收器甲接納了當九月十三日到京以歸
首鄧瓊為靜難軍節度使知鞏州劉光時為北京大名
府副總管趙買臣為南京副總管王世忠皇子府前軍
統制靳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軍馬副統其後皆遣
仍豫傳

七 碧漢叢書

授諸州准備使喚緝捕盜賊劉麟府初用使臣正軍諸
受患繼皆不及朝廷則例皆恨獨鄧瓊以為得策麟
豫見王師必欲北征遣泰議馮長寧便大金乞併力南
寇冬十月壬寅平原鎮濠寨官賁伯祥見星隕不覺大
聲驚曰齊帝星墜禍在百日之內同坐執之赴麟麟問
可禳乎伯祥曰應天以寶不在修文惟在修德麟聞之
豫以為狂士斬之汴京閭門奏僧道見謝辭令拜豫批
依十一月庚子以私恨殺汴京富民孟師齊子東門籍
其家資豫遣人乞兵大金大金先示難色豫乞愈堅不
得已許之俾令先調發齊會於淮上約麟單騎議事濟
滑之間麟以二百騎從是月丁未至河上悉為虜擒之
四太子五郎君三路都統以數騎馳赴梁門登城以守

丙午四太子與三路都統以數千騎守宣德門東華門
二酋從東華門入逼豫出見閹懶以鞭麾騎逼豫于閹
亭以羸馬馳之而去因施金明池廢為蜀王命百官有
司皆仍舊以偽齊尚書省為金虜行臺尚書省散出文
榜冒青不許開門仍以小菴揚言因民所欲星惑求聰
稱齊王唐氏廢之故五釐免行機散鄉軍取殺報事人
交你百姓快活而你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於是
稍安而此軍亦不敢擾民下聞

不在此數宮嬪一百七十人姬身者九人其子麟一百
二十人父子外皆示即儉之狀而內存淫佚如此獻妻
得官進妹妹得差遣如高之立宋緝紛紛皆是中間尤
甚者如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子妻伴之麟併以二人進

偽豫傳

八 碧溪叢書

於豫遂以公謹監禮部庫偽皇子府差使御武郎侯湜
出為長葛令有入已賍萬餘緡事發恐不免以姪女進
豫豫以為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為金輝大使陝西五路
傳宣撫問其淫汙有至於此偽位八年凡含齒戴髮上
至耆老而下至黠奴娼優無不自納官錢行倡語之禁
真播克之術酷虐鄙猥不可以一二記其數也有馬二
萬四千匹在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貫有絹二百
七十萬疋有金一百二十萬兩有銀二百八萬有糧九
十二萬石方州在外剽剽剽剽復皆豫之堂弟親乃
觀之子也皆事持斂無他能獨盡輕財好施禮賢下士
與士卒同甘苦頗有遠畧放廢日虜人亦忘之俾經畧
郎君以計掩捕餘貨之若無故觀至今忘其任便居住

偽后錢氏宣和間為御侍淵聖時出宮嫁使臣張保義
張為賊虜錢從賊夫為賊所殺賣身與豫為針線婢舊
在宮庭中豫皆取法於錢先是邢希戴毛澄以忠言告
豫令密通朝廷不納而害之至廢遷相州豫悔舊錢
五萬緡之十二日甲戌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在偽
位八年年六十五

偽豫傳

九 碧溪叢書



紹興止論

宋湘山樵夫

張浚和議之初浚即移書執政力責其非屢上劄子力伸前議言愈切坐言章謫連州久之移永州

趙鼎坐和議不合罷相後謫吉陽軍於貶所

胡銓和議之初上言乞斬秦檜孫迥王倫除名編管新州

胡寅任起居舍人上疏力言金虜不可議和坐言章謫新州

連南大知泉州上表賀大金許割河南其畧云不信亦信其然亦然又云雖虜之十二州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滿敗言章落職放罷

紹興止論

一 碧溪叢書

張戒入文字論檢十事救胡銓等罷

常同緣不附和議久不得差遣以死

呂本中坐不附和議言章罷中書舍人

張致遠坐不附和議罷給事中

魏杞任吏部侍郎差館伴虜使杞入文字云時任御史

日常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台杞至堂中問其

所以不主和議之意杞具陳虜情難保檜云公以智料

敵檜以誠待敵杞云是則是相公以誠待敵但恐敵人

不以誠待相公

張綱坐不肯議虜使朝見禮儀補外

曾開坐不附和議罷禮部侍郎

李弥遜坐不附和議罷禮部侍郎

晏敦復任吏部侍郎疏論和議最為剴切罷尚書出知衢州

王庶專主用兵之議罷樞密副使

毛叔度臨安府司戶參軍專論虜使難測和議不可保

對移嘉州司戶

范如圭以書責秦相主和議罷校書

汪應辰上書論和議罷正字

許忻以不附和議降兩官

方廷寶坐不附和議遷宗正少卿

韓訓任澧州推官上萬言書論和議編管衢州

陳鼎上萬言書云虜人今日收盟乃朝廷之福也使虜

盟未敗即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者願乘此敗盟之際

紹興止論

二 碧溪叢書

早為自治之策選史部與合入差遣

許時行論和議引及分美之事罷

李光附會和議除參知政事庚申虜人收盟復奪和南

之地罷參知政事

洪皓乞不發南歸之人言章出知饒州

沈長卿坐上賀李光啓曰縉紳龍宇和親甘出晏敬之

下策夷狄難以信結孰虞吐蕃之初盟與其竭四海奉

豺狼之歡何至屈萬乘而下穹廡之拜除名編管化州

張燾坐率侍從論和議補外

陳康伯任吏部侍郎接伴虜使設香案望拜亦令康伯

拜康伯辭以不得旨不敢拜言章論罷

陳括任大理寺丞王倫使金國辟括為副括白今朝廷

多事欲遣某使金國臣子之義豈敢固辭若朝廷遣臺省諸公某願為之副如欲令某副王倫之行則某必不敢奉命也罷謫浙東酒稅

陳剛中任寺丞以賀胡銓之謫其畧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胆論事喜極延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送之部差知贛州安遠縣

碧溪叢書氏讀書志稱紹興正論一卷共一百十八人今所載才三十人似非完書

紹興正論

三 碧溪叢書



北狩行錄

宋 蔡 偉



丁未年二月七日太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發隨行宗族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北至燕山病者幾半盡出所有衣物命李宗言貨易藥物修合給賜十救八九止燕京延壽寺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別居仙露僧舍有糧食不給形體裸裎之人太上聞之惻然謂姜諤曰神器流離宗族若此甚憫念之卿為等細取索等第具一賜日來若將軍前所送生絹一萬疋除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外盡周之言訖不覺淚下諤亦嗚咽流涕具目以聞遠姜諤散之幹離不作會城南面陳南北利害叙結好休兵之意興滅繼絕之道辭發

北狩行錄

一 碧溪叢書

涕零數形於色北人旁觀植立若堵無不感歎至有揮涕者元帥無語但首肯久之行在統屬謂之都管有職小卑官充其任者既足統轄即令押班起居御藥楊師道具此以聞太上曰自有本朝離歷不可為在此間頓改舊制自燕京遷居霄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寢膳俱廢一日謂都尉蔡偉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觀其前戴厄運之困古今未有荷天眷祐建炎中興億兆攸歸奄有江左雖居沈切思有以少助繼天之作今草得一書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達於左副元帥卿為我與秦檜商量更潤飾之恐有未至偉曰聖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時秦檜亦在中京初大金軍至城下以議上尊號邀請謁聖皇帝遂留宿青帳而正朔不叙請議至二月六日有

異姓之命翌日請太上同太上皇后嫡妃諸王駙馬應皇族盡出遂易置君乃令戚下共舉前已立張邦昌檜職在御史奮不顧身歷陳邦昌平日無行身為宰相奉使不死國難而欲主承大器非檜所聞既不能忠於本朝將何以効節於大國乞立趙氏以慰衆心不從此而太上北遷如檜等輩欲立趙氏謂蔡懌曰天祚大宋必將有主今聖慮若此定府昭格文華理勝游夏不能措辭於其間明日具酒餚邀本路都統以聞其書曰某自北來衆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情故知英雄度量與俗不同也嘗欲通書於左右而自卜日段因循至今某聞惟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敢畧陳固陋惟左右畱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為己任故有

北狩行錄

二 碧溪叢書

國士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士然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皋夔稷契之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可考不復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昌北擒頡利可謂帝王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致突厥稽首戴恩常為北藩故唐之亡也終有沙陀以雪國耻又匈奴冒頓單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欲取之如俯拾地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為遠圖使高祖得歸奉祭祀故得歲受綰帶舉中國珍寶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延耶律德光責石氏之失約長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

地亦不能守以至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腦塗地而終為劉智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不萬萬相去遠哉先皇帝初理兵於遼東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先皇帝約為兄弟許以燕雲道燕山安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孱懦首鼠之兩端某以過聽惑於謬妄之說得罪於大國之初深自剋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之中有為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竊國活民為世法耶抑欲法耶律德先使生靈塗炭而終為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

北狩行錄

三 碧溪叢書

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為萬世之利也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有為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日有為趙使秦者秦王問趙可伐歟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則賢母妻言之則為妬婦今日之事大類是矣惟麾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觀縷伏望台慈照察幸甚幸甚太上天安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精於班史下筆灑灑有西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北狩以來無書得閱一日聞外有貨書者以衣易之戊申八月入見盡從韓州之民借書寓日春秋傳士廢之久矣諸王有得此書閱者太上聞之不憚宣諭蔡懌曰春秋之書多哉君殺父之事為人臣子者豈宜觀哉懌頓

首從容對曰春秋者魯之史記也周德既衰君臣失守上下無別孔子所以懲惡勸善以止衰貶使後世知懼凡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至春秋而後定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臣而不見後有賊臣而不知為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顧陛下試取一觀之他日偉因奏事太上謂曰比取春秋讀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自是披覽不倦凡所載理亂興廢之跡賢君忠臣之行莫不采其華實撮其源流鉤纂樞要而編節之改歲為而成書臣嘗侍乾龍節宴太上賦詩以寄開聖許令和進因用親仁善隣事太上曰此春秋也特蒙宣示以為榮觀太上皇有所見聞未嘗隱

北行行錄

四

碧溪集書

情每聞默納喜見於頽數令楊師道宣諭曰若志慮未及不惜見教崇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強偽為之也每西南望久之謂左右曰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過忘辰輟膳流涕盡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而後嘗雖在崇座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每下程課諸王問安必命之坐而賜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今附於左太工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鄣王帽對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太工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萃王植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他皆對此宗室晉郡王孝騫以下凡百四人朝廷遣赴韓州同居相見之日為之感動撫問再三至於流涕遣杜遵道計買薪米均行給賜冀安居差孝騫仲恩御宗職事宗室中有挾私恨而致訟者紛爭不已全失禮

容降詔曰日來宗室不遵憲度失於長幼之序各挾私憤以成仇怨爭訟不已豈不知身在他鄉復得聚會何幸如之故以禮義之言用勸無知之輩且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所謂六順今則不然造六逆者有之大賊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注破義所謂六逆也特申展訓之方以示睦親之義宗室可體此意分明間諭使同姓曉然知其訓戒爾後敢以未判韓州事陳訴者並其罪罪之母作食言各令知悉楊師道侍燕間宣諭師道曰近日隨行官吏等悉加窮困使我傷心初出青城倉皇之間了無一物得齋行道卿等皆棄捐父母妻子冒涉風霜而隨予今坐見如此不能振濟為之奈何宣諭遂泣下左右之人無不感動者遂

北行行錄

碧溪集書

今有司具狀申明金國乞給賜衣物從之關漸懼之衣太上皇后進絹十疋然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聞之欣然輟而易之庚戌中元徙居五國城顧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至東路都統習國古乃奉朝命令減落隨行官吏諸色人等不許盡行將帶太工力懇不從召而諭之曰公等冒風霜險阻憂樂固當同之今者朝命如此事屬他人無如之何已再三力懇竟不可回今選愛者將行公等皆是共甘苦之人豈有愛憎之別君臣之間彼此不能盡其事一面請詣所屬言託泣下官吏等亦號呼而出應宗室不許隨行內有神考親姪晉康郡王孝騫嫡孫和義郡王有業等六人皆已隨侍從之族屬有出入不節而致物議紛紜者

太上聞之降詔戒飭曰艱難之際為先若復出入不節言語輕易或為狂藥所困舉止取笑有失事體古人謂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係焉而令而後戒之之各宜杜門省事骨肉之間以禮過從恐間惹物議自取悔九既貽憂何以自處諄諄論使各體德聖度如天下有細過其以聞者指之如刺定宰羊不如法薛安造飯飲烈太上曰羈族他邦不欲以口腹罪人只取戒勵亦可警眾又五國字輩八島打下通事度哥達人審覆太上曰初無此事恐復悞傳北人聞之莫不加手于額太子幹烏歡遣人奉書云欲於內侍中求曉事能幹人材俊爽者二人所須即請批諭當便應辦太上覽書不悅曰若應副誰可遣者若不應副五

北行行錄

六 碧漢叢書

太子不可違遣王伯陳思正往回書云示諭內侍本亦乏材不免於眾中選擇二人前去然皆目下京隨逐至此艱苦萬狀久處貧窮敢望優容不勝萬幸紙尾之諭甚荷雅意然以物易人豈其本心哉又語極極烈夫入奉書于太上并惠藥物亦求內侍答曰承諭乃荷不以外以本局分祇有一二人難以擬耶送示藥物雖出厚貲以無官應命不敢輒出好學不倦移晷忘食而動靜語默之間必有詳詢因親唐史至李泌傳復讀不已泌謁肅宗於靈武拔目榛莽復立朝廷盡忠致力於獻納之道位至宰相而數為權臣所嫉遂令張瑄錄其傳以賜肅宗後歷廿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楊嗣馬都尉劉文秀首告謀反金剛寺僧是日聞之羣王植嗣馬都尉宗邦

先徑令途中立聞達太上驚惶未以為然翌日遣偉復河以詢虛實既濟則于戶字輩按打島者已陳兵河濱二逆搬發往彼帳前矣盡得其所陳之詳偉歸太上即令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徐王棣以病不能行餘皆預然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而皆悚慄偉曰吾儕前人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捐軀效命正在今日偉身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殉國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諱慄慨坐皆泣下莫不慷慨發心至七月中旬彼遣兩使前來勸問太上遣植同偉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解又遣徐王棣宗邦光再往至則尚執前議乃請明聖及信王榛嗣馬都尉向子床內侍上若沖同偉實從之再三力

北行行錄

七 碧漢叢書

懇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側偉所寓之地而引問馬群臣力拒往反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枉案上復遣前使以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雖為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為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並令之死使歸偉上疏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之以詰答起老夫自聞男夥等有誣告之事深悟眾叛親離反求諸己固知所指若非洗心革慮則何以全身遠害寡過悔尤顧惟一體其害尚輕苟使坐累諸人復何面目可以自存適覽上疏嘉謀謹論非卿不聞此語而今而後凡所見聞雖微末不惜吐露若隱而不言言而不從焉天后主神之聽之況昔人所謂以國士遇我者報之當何如必不食言千萬無隱一日以書宣示李

原曰予平日待蔡偉以國士今日報我殊不愧德原讀其書面奏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各盡其道今陛下蒙塵之際遽罹誣告不責彼而求己而能虛納諫得湯改過不吝禹聞善言則拜之道太上曰予之不德豈可以上比禹湯原對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民則禹湯何愧哉臣聞諸故老曰熙寧間富弼為相有于神宗之前言災異皆天數非政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乃上疏曰願益畏天戒遠讒佞近忠良神考親書答詔曰苟非誠意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凡席銘諸肺腑敬納是戒太上稽首而言曰神考聽言如是原曰陛下天性誠孝每以忘辰報膳

北狩行錄

八 碧溪叢書

思泣願陛下並廣紹述之意太上曰是吾志也後榜偉書於坐側金國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見之泣下謂行在群臣曰荷天眷命未忘趙氏中興之主出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覩盛際使我得回瞑目足矣群臣再拜稱慶藥材需充備用其餘並賜一行親屬官吏皆數舞再拜受賜行宮有回祿之擾嬪御內使及燒諸本位陳乞聚夫修蓋太上曰正是農時豈可妨廢止令修蓋官那容隱辦宗室仲卷等八百餘人自韓州徙居上京至有闕食死於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左右曰此輩何辜至于是令李括宣諭蔡偉草表一通候有回期欲乞同歸北狩未有行記以批詔賜王若冲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

謂不多深欲記錄未有其人詢之蔡偉以謂學問文采無如卿者高居東山躬耕之餘為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特為後世之戒謹虛位下隨行群臣不一大小未嘗名呼平日每有遺使則溫言慰諭喜為篇章自北狩以來傷時感事形于歌咏者十有餘首以示逆古變之後秉畀炎火以今所得灰燼之餘者僅有數十篇類或別集好生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網捕者必買而釋之仍戒勵曰毛羽之禽喜生惡死與人何殊今伊子皆在繫維之中當求諸已欲端之心頃刻不忘每令張靖張克臣詢訪之少有嘉言喜見於色迨果舉善等至錄得紹興與左丞相書本進呈大悅北狩行錄終

北狩行錄

九 碧溪叢書



順昌戰勝破賊錄

宋楊汝翼



紹興十年春天子以騎帥太尉劉公副守東都仍節制所領軍馬繼被朝旨精銳兵馬分成陳許隨軍老小屯泊順昌三月十八日陞鋒出城蓋以殿前司二千人撥隸戍役束裝裹糧越五日而後啓行繼以絕江沂淮風濤險阻自臨安凡二千二百里抵順上為順昌之屬邑陸路兩驛而近水縈紆曲折殆三百里太尉捨舟與屬官將佐先抵城下時五月十五日太守龍學陳規倅汪若海泊兵職官吏門首迎迓館太尉於羅漢院守倅既相報謁即往案視營寨湫隘窄陋悉不如法兩日之間經營區處尚未就緒十七日早太尉門首別提官宋待

順昌戰勝破賊錄

一 碧溪叢書

制未及回陳守約相見出泰和縣中狀報四太子人馬于五月十二日寇東京亟歸諭諸將戒飭士卒無致張惶其時遂鋒游奕兩軍并老小輜重舟船九百餘隻相去尚遠遣騎追促至四更後方遂入城十八日辰已間有探報虜騎已入陳州距順昌才三百里闔城惶恐因知所措而馬軍緣寨柵未足遂以羅漢院駐左軍普惠寺駐右軍前軍駐舊衙後軍駐毘盧院中軍駐臺頭寺而太尉遠維摩陀院乃歐陽文忠公之故居也皆在子城外與府治及民家兩不相干是日太尉遣主管機宜杜亨道幹辦公事王義賓謁陳守以朝廷先降劉驍軍錢文發交子欲歛兵入城為捍禦計陳守愕然曰城中聞警報人皆欲去太尉獨欲守城何也繼而汪若海告

別云某已接檄差往行在稟議太尉因託以章奏附行尋挈家出南門矣十九日太尉與屬官并統兵官聚議吾軍方自遠來未及息肩已聞虜騎壓境諸公以為何如其間或欲守禦或欲復就便舟順流而下獨太尉激以忠義喻以禍福且曰某赴官番守今京師既陷未可之官賴全軍在此幸有城池粗可守番顧此機會大不容失要當同心戮力死報國家諸公翕然同辭無惑異議於是與官屬登城區處以後軍統制許青守禦東門中軍統制某守禦西門右軍統制焦文通游奕統制鍾秀分守南門左軍統制杜杞守北門分遣將士明遠斥堠仍召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是日晚亳州把門使臣白忠等二人來投云有王秀充者劉豫時曾知亳州號王瓜角自東京同金賊已入亳州亳州至順昌二百四十里繼提到王秀所差探事人朱海張山斬之梟首於市又報金賊入陳州陳州至順昌三百里二十日以後報金賊犯蔡州蔡州至順昌二百七十里續報犯項城陳州屬邑至順昌一百几十里又報犯泰和泰和順昌屬邑至府城七十里居民緣賊勢逼近知太尉一意堅守皆雜運輜輳入城城中百姓賴以安堵然太守及州官骨肉絡繹出城皆渡淮而東走太尉日夕在城上親督兵將設備戰具而城壘摧缺旋加補貼芟雜榛蕪如范離巴僅存數十悉取偽齊所作殿車以輪轉埋設城上又諭州縣居民門戶扇踏隨宜懸挂僅能周匝其時新廊延總管劉光遠以路梗亦番順昌新永康知軍柳倪

緣太尉親亦從行至是皆差就檢察一行軍馬提舉四
壁守禦自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凡六日之間為備禦計
食息不暇而探報日急軍中相與激勸畢先整治器甲
且曰我輩自出陳未嘗立功今才至此便遇大敵須是
出力報答國家兼荷太尉存恤到這裏要取一場富貴
上下響應如出一心二十五日金賊游騎數十已涉願
河出沒城下遇太尉伏兵生擒銀牌千戶阿赫殺阿魯
等通說韓將軍先遣來城下探賊中事宜及有探報韓
將軍程將軍兩頭項在白沙龍渦一帶下寨寨離城北
約三十里太尉夜遣千餘人擊之至二十六日早復與
戰遂殺傷千百人辰已間入城太尉於北門搗勞即具
捷奏以聞二十七日金賊馳報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

順昌戰勝賊賊錄

三 碧漢書

皆自陳州來增益兵馬至二十九日合陳程將軍一帶
逼城自北至西自西至南自南至東人馬約三萬餘騎
太尉四門出軍仍激勵在城士卒內外協應年已之間
賊臨城設而柵和軍適在東門為敵箭中左足柵倪即
拔箭就以破胡弓射之應聲而倒繼發數十箭無不中
者翼以神臂弓硬弩破之遂稍引去即以步兵邀擊荒
怖四走奔小河水人馬淹溺者不可勝計抵暮尚有餘騎
數千擺佈河外復出官軍千數連擊之大獲捷勝奔到
韓將軍大小認旗十面并鐵甲提刀等至三十日早戰
士還屯犒勞如初亦以上聞六月一日金賊尚舊寨
有擒到女真及漢兒云已遣報牌天使馳往東京告急
於四太子矣初二日賊寨城東地名李村去城二十里

以精銳五百人夜出劫之鄉導者引官軍直至中軍以
槍撤去纓帳有一披甲者疾呼曰雷得我即太平竟為
官軍所殺是夜陰晦欲雨電光所燭但見禿頭髯髮者
皆殲之其殺傷比之前日兩戰為最初三日戰士歸城
亦以捷報聞奏初四日初五日金賊相持如初伏兵擒
到女真其道殺傷甚多且乏糧食有建議者願乘此機
捷之勢順流東奔全軍而歸太尉乃會諸統兵官于西
門上酌酒而誓曰今日機會天造地設況以屢挫賊鋒
軍聲稍振雖賊與官兵多寡不侔然業已至此可進前
不可退却賊營去城三十里而四太子又領重兵來援
萬一吾軍遽舍順昌不惟前功盡廢一軍老小當此倉
卒擾攘豈敢盡保無虞賊眾追襲首尾相失將至狼狽

順昌戰勝賊賊錄

四 碧漢書

大有不可言者馴至侵擾兩淮驚動江浙則吾輩生平
報國之心反為誤國之鬼雖萬死何以謝天下願諸公
堅忠孝之心誓與此城俱存勿與此賊同亡此言不食
天寶臨之於是諸統兵官皆願奮不顧身同有退志齊
以誓戒之令曉諭將士人人咸欲効命欣然待敵初六
日太尉遂以東門北門外所泊舟船悉沈河底示使死
戰不為東歸計俄報四太子入泰和縣輜重前驅已與
龍虎諸酋營寨相接連夜順河繫橋渡軍馬初七日四
太子至亦與諸酋首連接下寨人馬蔽野駱駝牛馬紛
雜其間糧車糞車亦以百數至於攻城戰具來自陳州
糧食器甲來自蔡河散遣輕騎巡緝城下有叩城以手
擲榆白城裡人只有一箇日頭裡至晚以前日陷陳人

曹晟荷圍枷脅實封文字放回太尉得之虜賊為詭計以惑衆心不啓封而焚之初八日四太子數責諸酋前日用兵之失諸酋皆答以今次南朝兵馬非前日比往一以當百不容措手足明日國王臨陣自可備見蓋四太子稱天下兵馬大元帥越國王也即下令曰順昌賊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來日進府衙會食所得婦女玉帛悉聽自留男子三歲以上皆殺之且折箭為誓以激其衆然太尉發策戰守忠義自持仍以方畧授諸將佐顧視獨我逆天悖道貪穢無厭平時憤激直欲氣吞此賊以謂不足憂也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韓將軍畢將軍人馬環合城下甲兵鐵騎十有餘萬陣列行布此若山壁旗幟錯雜大小

順昌戰勝破賊錄

五 碧溪叢書

有差而五色旗各七面按方分植者中軍也而順昌東西兩門受敵賊乃睥睨東門漸濠待敵太尉亦自東門出兵應之賊上發鼓即與交鋒轉戰越時賊復大勦四太子披白袍甲馬往來指呼以渠自將牙兵三千策應皆重鎧全裝虜紳鐵浮圖又號托叉千戶其精銳特甚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官軍殺傷先以槍搗去兜甲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捋扯極力鬪敵自辰至戌賊兵大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賊頭鼓聲不絕乃出美飯坐餉戰士優游閒暇如平常時賊衆望之駭然披靡食已即以數隊進戰聞去拒馬木深入斫賊又大破之無何有諜傳令者令少却官軍遂稍引後賊眾併擁而前致陷水者二百餘人而逆鋒統制韓直自

被一槍三箭幾至溺死賴有一虞候挾以上馬而歸虞候與馬皆中箭被血淋漓餘勇尚未衰也其餘中傷稍輕可者猶欲再出接戰以重惜令止是日西風怒號城上吹落塵霾漲天咫尺不辨賊斃倒馬縱橫枕藉掩入溝壑間及墮井者不知幾何旗號若甲堆積如稻麻葦竹遍地如丘阜方其接戰時鄧瓊孔方舟趙提刀等皆車騎列於陣後疑之也先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止是拐子馬故官軍力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倚仗者十損七八當其敗衄時城上見有車馬自寨而北復渡河而去賊初涉濠羅兵張勢云嚇賊既而官軍歸賊直欲奪釣橋望城放箭注落如雨至有用禦箭與空櫛箭者城上悉以破胡

順昌戰勝破賊錄

六 碧溪叢書

弓及神臂弓臨下射之人馬自退復自東而南轉而至西連亘西北薄城而營長十五里闊十餘里至晚發搗聲振山谷父老嘗言有生以來或末之聞然賊營中嗥呼喧譁自夜達旦時有金人傍城屬耳以聽城中肅然難犬無聞以是自可見勝負之兆四太子悵然以甲兵環衛持燭照座賊徒皆分番假寐馬上深懼官軍夜擊之也十一日大雨傾注賊於營外埋鹿角柵欄外開一小壕深闊各五尺許正爾替工雨亦稍止太尉出百餘騎挽之衆賊悉挂甲挽弓以護雨復大作官軍劫之晝夜不得休息十一日早賊營發搗聲如昨日太尉徧詣諸營撫勞官軍及安撫中傷之人蓋家至戶到人人皆得其驪心且雖被中傷猶欲抵死報答太尉俄有報報四

太子作被繫橋甚急人自到此日給炒麥數合疲困已甚皆思北歸至晚不撤抽摘人馬過河然不復發指只擊鐘數聲而已十二日早尚立砲架置推牌弁弁不虛立旗幟以疑城上蓋緣顧河暴漲衝激橋後人馬數十隨亦被衝遂復繫橋連夜已濟兩日之間收集屍首隨處焚化至有數十人同坎者亦有燒半殘者或瀕河為水漂泛或半為鳥禽所食雜以馬屍牛首彌望遍野及晚拔寨盡走即日解圍秦聞賊營中砲架推牌雲梯拒馬木敗甲破車堆積如山弓刀鎗梨亦委之而去然猶有潛匿山林間以伺追襲至十三日十四日悉出曉工復會於陳州四太子大怒三路都統韓翼二將軍人以柝枝撻之數十下如千戶毛可等皆撻之百十下尋以

順昌戰勝破賊錄

七

碧溪叢書

三路都統守南京韓將軍守順昌韓將軍陳州四太子龍虎大王各以所轄人馬同之東京初龍虎與諸酋阮敗遣銀牌天使告急於四太子天使才到就龍德宮見之得報即索靴上馬出門告報士卒頃刻而集經由陳州一宿指畫戰具糧食而行自東京至順昌往復千二百里首尾不過七日何其神速如此而太尉在圍城時奏求援于朝得報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彰率金軍來順昌策應十二日金人既退之後王德方且以文移來問賊勢勦息至二十三日卯時以數千騎至城下太尉邀入具飯飯已倒卧憩於子城樓上至申時即出門乃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報數日傳聞申樞密院今已解順昌圍矣方金賊在城下得通到御軍

令擇利班師太尉以方禦敵未敢輕為進止既且賊退十日後又被旨先發老小往鎮江府駐劄遂遣老小輜重并被傷戰士船載而行以左軍統制杜杞右軍統制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俄聞王德中宣撫司云今以全師裹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其誕謾舉皆類此敵國相去未遠萬一事或蹉跌為害不細然太尉恬若無聞未嘗畧介懷也順昌古城且素無備迨茲賊已來陳守始令居民築斗馬牆賊既退後方置砲座比之軍中所放砲爭五十步先軍中置令牌每遇出戰除守禦人外非帶號挂甲者不得登城雖順昌官軍土豪不許預分豪事城中居民各閉戶守家內外肅靜無有犯者初破金賊陳守送到煮酒十數石門首犒勞戰士一盃而

順昌戰勝破賊錄

八

碧溪叢書

已再戰退賊後市戶以麵六千餘斤豬百口來獻隨即分付諸軍人不過麵半日肉數兩至第三戰太尉不免論陳守略與犒勞官軍但各人給粟米一石及赴倉請之有止得姓麥五斗者其間不願請者甚多至事定陳守先具奏乞推本府官屬守城恩賞且言措置守禦費率將伍萬貫戰士遂至成功雖太尉依應保開奏將士頗不平方當圍城太尉曉夜城上寢食皆廢閱月之間畧不以家事經意故能激勵軍心皆為之用遇臨敵則躬親鼓旗實作士氣先下令不得所級奪馬及掠取一物一件至有効命如遊奕統領田守忠中軍正將李惠之徒侍勇深入率皆手殺十人而後死悉取前後陣歿將士骸土埋瘞作大家旁作屋數間命僧主之作水陸

道場以致資薦仍復存恤其家種順昌北門外初有居民瓦屋數十間恐為賊巢前期毀之賊退即訪元主酬以價直自始及終無豪髮擾民者城門四啓每得好細即審問情狀詳悉而衆所不容者立遣回云未嘗輕戮一人雖金賊亦謂自過南朝來十五年間無如此戰必是外國起鬼兵來我輩莫敢當也後以生擒到女真阿赫殺并吳丹等五十餘人解赴閣下前項有妨功者移書權省順昌城下無金賊止是兩河與諸路簽軍耳顧雖上諭奈此公議何太尉初領兵不滿二萬當其圍至子城倉庫等處皆分兵守之其實出戰之士不過五千人當十餘萬衆自非明于料敵果于制勝安應以

順昌戰勝破賊錄

九 碧漢叢書

應不虞之變韓文公作裴相平淮西碑所謂凡此蔡功惟顯乃成者今于太尉亦云自捷奏到朝廷寵以鼎州觀察使再被制命建武泰節鉞皆懇辭至于再三不欲生以士而被賞斷而王人踵至使者皆來撫問寵貴優厚有加宸翰獎諭且謂卿之偉績朕所不忘之語咸謂主上酬報非常之功復出前此仍降告身千五百軸俾就軍前書填隨即繳納以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累得旨索本軍功狀按定兩日方得具奏蓋緣節次出戰火番守禦分別功過不容或差至推六月二十七日推刊全軍功賞透降列中軍姓名一一覆覈實統兵官立功者以前降劉金帶及金鑑賞之其有過者則而疏其失勞績亦將佐立功者以金帶及金鑑賞之其有過

者則杖責之降而入隊至於戰士悉以前後所賜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第功賞之初田守忠李忠輩陷陣本軍將佐不即救援亦皆免死而被責其能致力策應者仍給賞且出錢千緡揭榜許軍中論告僥冒戰功者按以軍法如陣歿之家亦各優厚周卹斯又見太尉信賞必罰出人意表如此者今隨軒而來偶遭虜寇逸茲不寧敢以園城前後所見叙為紀實筆墨荒澀甚無文采且將過江貽諸親舊至于解嚴之後以迄班師述事贊功當俟大手筆者

順昌戰勝破賊錄

十 碧漢叢書



皇太后回鑾事實

尚書右僕射万俟卨上



臣聞聖人之理天下也必以至德要道為先惟其體統
孝之性於自然謹欽愛之誠而不置烝烝翼翼造次靡
違則上可格於神明下可以刑於海寓天之丕應也如
形聲之相隨事有至難也若符契之必合瑞慶大宋光
映史冊矣恭惟皇帝陛下御姚虞之盡善盡美邁湯后
之克寬克仁爰自即位以來慨念慈闈實有封疆之阻
未明而與當食以數履至尊之祚有萬乘之貴而未嘗
一日以為歡也大謀長算時出宸慮講信修睦斷以不
疑不憚謙辭厚幣之勞以冀承顏問膳之樂聘使交馳
閱十六載矣至於恭上冊寶以仰南陔之恩宏建殿宇

皇太后回鑾事實

一 碧溪叢書

以崇長樂之奉自鑾輿器用之屬與左右供奉之人前
期趣辦罔不畢具然後申遣信使益加勤請天啓鄰國
之意一如聖心馳馭旋歸不受四海九州之養閱休茂
烈焜耀今古載籍傳聞未之有也繫聖孝之至格於神
明上帝降臨默垂孚佑克濟登茲於皇懿哉顧念太史
之官以論撰為職國有大慶所當備書矧當下明詔俾
之繕纂而因仍積歲曠弗置員紬繹之功茂焉莫著臣
屬奉訓言典領司事遂與修撰臣允中等博求本末起
就編摩累月之間條章粗立凡宣諭大臣之聖語聖明
和好之遠圖聲正鴻名導迎翟輅典章之盛容衛之美
褒崇之及三世顯寵之被一門歲時用度之品目姻族
賓蔭之等差下逮奉裁禮制之官服勞閭閻之吏增秩

受賜各以類陳而前後臣僚掄揚作蹈之辭亦無不具
載起自建炎丁未迎請之初訖於紹興壬戌還御慈寧
之始以年月次之分為十冊稽探事實累已詳盡輒詠
日拜章塵於御府昔鄭國賦頌之詩固非全美而唐室
元和之頌或有飾詞比之聖朝誠不可竝世而語惟是
張官置局徒費廩食而潤色非工不可以仰副隆指進
退慚惕若無所容然竊謂慈寧上壽及此良月宗社保
磐石之安陛下擁如川之福怡色愉聲奉承太母冬溫
夏清弥億萬年喜氣溢乎九重歡謠洽乎四海則是書
之作推本陛下孝治之孚以迪今日之懿自我作古貽
之方來甚盛德之舉不其偉歟臣等區區草木之微得
託名篇快附天地以不朽實千載一時之榮遇惟陛下

皇太后回鑾事實

二 碧溪叢書

矜其淺陋而賜采擇焉臣不勝幸甚紹興二十六年冬
十月十八日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提舉實錄院詳定一司初令陽武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九百戶實封七百戶臣万俟卨謹序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上即位於南京實宣和皇后從狩
之年也聖心懷思遣使不絕於道至紹興之六年十九
載間無慮數十輩自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何薛還安問
踵至三月九日車駕幸建康十一日行宮內殿進呈史
部尚書孫近等奏奉旨講究宣和皇后合行推崇典禮
宣和皇后尊號曰皇太后詔曰推立愛之道蓋本於事
親昭欽奉之誠莫先於隆禮爰正母儀之位以形孝治
之風宣和皇后靜順承天柔明育德肅雍慶衍是生眇

冲陰教表乎六宮美化行乎四海閔予小子遂此百罹乃胥月之至親偕父兄而時邁十年地阻懷渺岢凱風之思萬里使還奉上皇寧德之諱興言痛慘增慕劬勞顧家難以何堪惟母慈之是恃念後狩襄城之野遠播徽音時迎還長樂之宮永依善訓屬當在疚亟議推崇日用三牲期致天下之養母臨萬寓宜極域中之尊延望慈闈恭加徽號宣和皇后宜尊為皇太后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冊寶應合行典禮令禮官討論以聞王倫等還越四日有旨復以倫為徽猷閣學士借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再使高公繪以左武大夫借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副之紹興八年正月十四日臣鼎等奏曰士大夫多言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使進兵恐他時不便議

皇太后回鑾事宜

三 碧漢叢書

論謂朝廷失此機會乞召諸大將更問以此事上曰不須恤此今日事勢須當議和兩宮與皇太后皆未還若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尚書省言大金軍前差福州管内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制置都總管烏陵思謀中散大夫太常少卿駙都尉石慶克前來奉使詔吏部員外郎范同借太常少卿充接伴使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帶御器械劉光遠借吉州團練使副之吏部侍郎魏石充館伴使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開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使蕭公佐借度遠軍承宣使副之二十五日三省進呈唐使將入界差官接伴館伴上曰館待之禮宜稍優厚若事有商量早遂休兵免使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詔太常少卿吳表臣借中大夫吏部郎

中充館伴使王倫往來就館議事接伴使范同等唐使已到常州上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晨夕思念欲早相見所以不憚屈己講和夷狄為人君之孝也群臣見人主卑屈懷不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之用心兩得之矣上曰雖然如此有備無患繼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臣鼎曰假使唐人與我河南之地亦須嚴備江南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和與戰自不相妨者專事和好而忘戰守則墜唐計也矣後殿引見大金人使烏陵思謀石慶等見上首令王倫傳諭思謀等問太后調聖體安畢良久思謀奏云三十年舊人別無孝順只望和議早成上令王倫引思謀慶令稍近前去御座咫尺復令

皇太后回鑾事宜

四 碧漢叢書

論思謀曰既是舊人望留意以王倫為端明殿學士同金書樞密院事仍賜同進士出身充迎請使藍公佐為宣州觀察使借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副使上曰行在所便當營建宮殿以俟太后之還宰臣等進表上皇太后宮殿名臣檜等言德之大者必盡方物之報以稱其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寧其親天祚文武之隆世基任如之聖仰慕大紫前考英宮宜昭揭於鴻名以答揚於流澤竊以東朝置衛遠存長樂之宏規中禁承顏近著聖慈之茂實皆以體皇居於宸極據壯勢於坤靈庶一人欽愛之風極萬世尊榮之奉載新令典久屬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達孝通於神明要道刑于海宇恢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之靈仰慕小心躬詣帝王

高世之行人與能而樂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惟履武之祥實啓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於母儀成路寢之安祇日嚴於子道臣等率領衆志懇請一詞敢稽合於前聞願崇施於遠古叶情文而並舉煥典冊以增華輦道中通朝夕宴兩宮之樂佩環入覲時節奉萬年之觴永垂裕於無疆益儲休於有義請建皇太后宮殿以慈寧為名謹奉表以聞禮部太常寺言奉工皇太后冊寶冊文曰嗣皇帝臣謹稽首拜言曰臣聞自昔受命而帝者基德發祥必推本其所自出瑞乙生商履武造周聲之推頌薦之郊廟以章神物錫符之休以開萬葉紹統之慶於皇盛炳其不可誣已天祚聖母系隆我家誕毓菲冲嗣守大器永為劬勞詒翼委祉於我一

皇太后回鑾事宜

五 碧佳表書

人俾克祇德以奉宗廟輯寧四方用弘濟於艱難澤厚流光與覆載並德悌竭四海之奉美萬物之報無足稱者粵若稽盛節尊鴻名參天貳地以崇施罔極率爾衆志忻合一詞懇懇悽悽不勝大願謹遣太傅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柔閑淵懿體備坤順清淨淡泊用合道冲自天生德而保阿之訓丕勤勸客中禮而佩術之度可則佑我文考假於有家有葛覃恭儉之風有卷耳憂勤之志章明陰教叶內治之助峻避私恩抑外家之寵至於德隆行尊淑開藩發九嬪師之六合化之天下誦之上帝臨之有赫厥靈集大命於眇躬予末小子懼德弗類無以答揚宏休惟順天經叙民彝通神明美教化實本於孝夙夜兢兢盡欽愛以事親

期於上下明察合三才之義中外和平得萬國之歡蓋庶幾馬鳴呼禮莫嚴於報本唯聖人為能官備而事時孝莫大於尊親唯天子為能以天下養予小子非曰能之惟我聖母莫盛之禮惟稱叙膺受典冊導迎休命還御慈寧母儀家邦於萬斯年受福無疆博愛持戴燕及羣生予小子永有依賴宰執賀表曰稽考典章備嚴法駕望祥雲而遠想曷勝欽愛之誠御蘭殿以親臨幸展追崇之禮慶事躬行於禁掖雕聲自洽於宸區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恭惟皇太后殿下輔佐宸闈訓齊臺則吉夢夙占於日照真人果應於虹流時值艱難久候溫清度龍沙而修聘迎駕駘以言還鴻名推講於前期物采車陳於今日組璣佩玉矯劍範金披縷籍之英華

皇太后回鑾事宜

六 碧佳表書

豐篆章而精密東朝瑞受增重坤儀彤管用光久符基化惟慈賴之悅豫知聖孝之昭乎臣等仰贊中興榮觀聖旨弥文具備已議禮於曲臺列辟文欣喜趨朝於長樂謹奉表稱賀以聞詔端明殿學士念吉樞密院事何鑄元太金報謝使曹勛以泰州觀察使副之官勛至內殿委以所請事宜宣諭曰汝若見虜主第云父母眷屬久蒙安存恩德所及至深至厚然歷時已久霜露之感在人子何以安處亡者未有葬藏之期存者已逼桑榆之景兄弟聚族所存無幾今荷基緒居人上每歲時節風雨晴晦常北首流涕若於此時蒙大國垂憐使父兄子母如初則此皆知所自傳之子孫千萬世所不忘豈不美乎若只令居上國一老人身在本國所繫甚重尔

以此意盡言之常有相應至是何鑄抵金國唐主於春水門開先殿勅具陳上所宣諭及祈請之辭唐主惻然
是晚即律昭文楊仲修到館傳詔云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令出回書相示有還太母之語尚書省奏大金已差使副扈送皇太后一行前來詔親良臣充接伴使藍公佐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奉迎皇太后還宮實為大慶合拜表稱賀表曰伏以恭迓慈闈喜旋於北道南迎綵仗獲就養於東朝諡誠備誠作頓首頓首恭惟皇太后殿下位尊母儀德隆坤載六駟在御侍承長樂之顏四海均瞻永被思齊之化謹遣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同提舉詳定一司勅令奉迎扈從禮儀使王次翁捧表奉迎以聞詔令月二十一日詣臨平鎮奉迎車駕

皇太后回鑾事

七

碧漢書

至臨平鎮奉迎皇太后皇帝入幄朝見宰臣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上初見慈容情深感極淚濕龍綰軍衛歡呼聲震天地父老童稚攜持夾道擁觀以手加額咸歎曰不圖復見聖神母子之重驪如此也二十三日車駕還自臨平鎮皇太后還慈寧殿宰臣文武百官表曰萬里回鑾慶母儀之正位九重視膳知子道之攸行運屬昌辰事起往牒臣等誠懼誠忤頓首頓首恭惟皇太后殿下篤生上聖克濟多艱惟事有至難在小人而則恐然誠無不動宜上帝之是依爰迓壽康歸安福祿用是擊鮮而醢酒羔羊合飴以弄孫臣等累愧佐王孝賢錫類昔望殊方之信遠阻山河今趨長樂之宮喜傳鐘鼓謹奉表稱賀以聞又表曰東朝旋軫式備萬國之驪而

面承顏斯表一人之慶惟時盛事允軼前聞臣等誠懼誠忤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光紹丕圖再振中寓神武蓋本不殺天下無以解憂良由聖德之孚坐致天心之祐眷茲耄耋復回異鄰伯之如初曾是艱難遠隔漢唐之不見大欲既得眾美俱歸臣等幸際昌期終聯榮序早知薄后之長者實與漢家願邀父母之徽音更延周歷謹奉表稱賀以聞臣僚上言竊惟皇太后北征淹留沙漠者十有六年尚賴陛下聖明虛心屈己上天悔禍和好克成歸我太后此誠國家莫大之慶社稷無疆之福乞令詞臣作為歌詩勒之金石奏之郊廟揚厲無前之偉績垂之無窮獻皇太后回鑾賦頌千餘人內文理可采者幾四百人詔推恩有差而大理正吳棠頌為之

皇太后回鑾事

八

碧漢書

冠其時曰皇帝踐祚十有六載歲在壬戌金人遣使奉皇太后以歸仲秋丙寅龍馭及疆越戊辰事聞於上乃備法駕嚴仗衛奉迎於東朝宸心喜極見諸天表載髮含齒之流踴躍拚蹈固不交賀和氣歡聲洋溢蒼昊嬪婦屬於宮宇衛庶尹賀於朝商賈工技賀於肆黃童白叟屬於野廬以手加額曰於戲盛哉開闢以來所未有也仰惟太母北徙歷時滋久遐瞻沙漠如隔霄漢一旦敵人悔禍寅奉以還吾皇帝得以周旋左右侍膳長樂奉千歲之觴盡天下之養伴虞舜之孝思獲舒周文之問安獲開奉承宗廟社稷萬世無疆惟休一人兆姓非莫大之慶耶臣等觀主上握乾符握皇綱遭時中微有如錦帙宸心祇懼克肖大德仁蘇羣黎風清六合迎親

之思不忘宵旰然而周夜思慮幾年於茲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格天以道勸敵以誠曰戰曰和隨機而應先加以威幾破敵人之胆終守以信潛消敵人之詐雖明親絳和我之利然其來侵也必摧其鋒深鄙漢皇無親之言故其拜盟也必從其請此無他孝足以格穹昊誠足以動夷虜聖心先定惟斷以成用是龍馭南歸歡動宮掖慶瑞大來殊尤卓絕臣竊謂隆古帝王有盛德事必見於歌詩下至有唐肅宗清姦臣且有元結之頌憲宗平淮西且有柳宗元之雅使一時豐功偉績照映萬世赫赫如前日事以今大慶較其重輕固已萬萬疇昔其可無文字以述盛美乎一介妄庸固不能髣髴日月木光然親慶事寧敢緘默謹洗心滌慮為之頌曰於皇睿

皇太后回鑒事

九

碧漢叢書

明運符中興綿于肅清乾夷坤寧孝思純就三聖效靈惟我文母遠征朔土蒼昊眷顧顯持陰翊爰居爰處儲祥降祉霽明紹休匪豫匪遊人謀鬼謀迎親是求夜靡安寐嘉慶安食宸心切至迎親是議皇帝曰咨命爾輔臣朕有大計儲思惟親輔臣稽首對揚聖志惟斷乃成願破群異皇穹隆赫鑒茲至德風行萬國聳動蠻貊誕揚天聲四征弗克敵人震驚稽顙尋盟遣使旁午願旋鑾輅稽攷曠古日未嘗睹帝曰休哉大慶鼎來喧傳九垓疾如驚雷乃嚴法駕乃飾以舍千輿萬馬出疆以迓文母在遠雷利日舒六龍駕輦陟嶽嵩乎濟彼洪流天吳翼舟微波翼收瑞氣橫秋文母遙歸千官儀儀歡聲載馳霆震風飛鑾輿至止幅輒咸喜丕昭盛美實天所

啓有漢馬祖安忍無親興言分美實泰前聞有唐德宗求之莫獲莫享天心實有德德惟我皇上聖孝絕倫念茲在茲虞舜周文偉哉鴻休超卓殊尤二聖重歡壽與天俾慶飛於天恩淪於闕二聖重歡億萬斯年究觀古昔發揮偉績有頌有詩以詔無極曠茲日月寧容圖繪小臣獻頌樂府是配上深喜之詔進官一等制曰朕惟二道隆而頌聲作蓋將告諸神明而不媿豈徒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而為觀美哉漢宣雖興協律之事至王褒修辭亦莫敢當也其賢於武帝遠矣比者東朝旋軫爾援大喜而獻馬材藻甚麗然朕取漢宣則虛美薰心固在所畏特喜爾能得思齊推本進一官勉行所學

皇太后回鑒事實

十

碧漢叢書



松漢記聞

宋洪皓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苗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己酉歲有中華僧被掠至闕遇長元以長竿引燈表而出之以為戲女真主吳乞買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吳乞買疑之曰是以欲嘯聚為

松漢記聞

碧漢叢書

亂刻日時立此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願識之至今遂盛

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聖墓粘罕聞之問高慶緒南海人

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予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進士舉其姪女嫁為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為金主之伯固倫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為吏部尚書其父死託字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為誌高字以趙貧命趙為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額所濡筆甚厚曾在燕識之亦學奕象戲點茶靖以光祿和同州冒糶有素今亡矣其論議亦可聽

衣服皆如漢兒

遼亡大晉林牙亦降大寶小魁林牙猶翰林學士唐俗大藥以小名加官上後與

粘罕懷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寶懼及既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夫大音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寶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金都姑帥兵經畧屯於合董城城土上京大寶遊騎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寶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

松漢記聞

碧漢叢書

數十萬牧於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為大寶所得今梁王大寶俱亡餘黨猶居其地

全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加倍責償惟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為戲妻女寶貨車馬為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難備獲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餽之類次則攜壺小亦打餅取之亦有先入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罰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

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緩租薄征得番漢間心但時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治勅令止飲行未抵沽所有

一僧以襟袵盪盪遮道而獻襟袵本名有文縷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恭導我耶顧左右令宦勃辣駭殺之即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不刀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為壽無他意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鵲突豈可赦也卒殺之又于道遇僧凡五輩共車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群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耶皆射殺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或以有官之人為之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民

松漢記聞

三 碧溪叢書

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銀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常畱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通者大恐相率賂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為厚謝我為汝致其死民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勸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瘕者再庭下已有辜擬官使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道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北人惜教無郊帝子衛命十五年纔兩見教一為余都姑叛一為皇子生

省部有令史以進士及第者為之又有一譯史或以練事或以關節凡通教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譯史送之太州獲三數百千帥府千婚若凡不諸貴人除授則令宰執子弟送之獲數萬緡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人皆白人不敢入恐穢氣一聞致地厄之害黑水發源於此舊云粟末河契丹德光改為混同江其剝木為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艇上施以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後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國運糧者多自國往五國頭載魚

松漢記聞

四 碧溪叢書

唐之待中朝使者便別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麪三斤油半斤醋二斤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麪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麪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麪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麪一升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





臣拘繫絕域十有五年凡所見聞亦嘗記錄比聞孟庾南還發篋得其狀稿幾阻歸計應有書藉悉被致留臣之所編若繫口者慙焚毀獨存此書其官制祿格封贈謚諡皆出宇文虛中奏用國朝及唐法制而增損之臣輒舉其廢置施設之畧近左右司侍郎不除却置外郎各一人六部初置吏戶禮三侍郎位正四品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之任正三品又增三侍郎升諸司郎中為從五品添置外郎其後六曹皆置尚書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御史大夫翰林承旨皆闕不除國子監舊在燕京亦不設祕書省今在燕弘法寺監少丞郎皆

金國文具錄

一 碧漢叢書

備中丞准掌訟牒若斷獄會法或春水秋山謂去國數百里逐水草而役駕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骸骼至國則歸其家諫官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備員不彈擊鮮有論事者外道雖有漕使亦不利舉故官吏賦穢畧無忌憚其恃權勢者恣情公行民不堪命左右丞相以見有人故以侍中令居其下仍為兼職兩省侍郎亦虛位以左右丞皆有見任仍列其上參政亦闕官故在從二品後雖置二員却稱參知統牧猛安謀克以管女真戶為上雜以漢人為下猛安者吏言謂之府安謀克即毛毛可都事令吏多以登進士者為之預其選者人以為榮凡丁家難者不以文武高下未滿百日皆差監關稅商稅院鹽鐵場一年為任謂之優饒其稅課倍增者謂之得籌

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近始有止法不得過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受之或以家財貼納只圖遷轉其不欲遷者于課利多處除歲額外公然分之每歲轉差參知一員至燕集注五品以下陞陟皆由都事令吏好惡其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轄鹽場課額雖登出賣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調者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為任將滿即改除並不待闕亦無選人法河南州縣選初用舉官陞改近以舉官受賂法遂不行本朝士人有帶職自大觀文至直祕閣皆謂之貼職若換授者不問高下於階官上只加一資既無職名惟重階官以三品為高六曹郎中舊依遼例皆稱尚書故以侍郎為重今則自侍郎以下只呼階官而不稱其職明經童子兩科仕止於州司候縣主簿任子之法一品於閤門承應三品內供奉班不限人數亦無年限並補右職皆與監當本朝人換官以進士為上奏應以之軍功與他出身最下皆入雜班保便三品以上俸不分正從虛中既在翰林乃誘后舅都檢點乞增正品俸比從品增三分之一點檢既出復仍舊制近聞一品二品復增正品則三品亦例增矣麴每稱折錢三十直省官主供官筆札皆用明經童子登科者為之引接用衙校牽攏僉從多用燕卒當職官多取其直而蠲役一卒役一歲往來六七十里貧者甚苦之出錢七八十乃免庶請尤嚴不許人犯嘗有一武弁經由元帥投牒誤斥其請杖背流過初只諱是後有

金國文具錄

二 碧漢叢書

申牒云吳閔也遂並閔而諱之自泗至會寧驛舍地里漫具於後其他不可縷陳聊述大槩備覽巨無任味死紹興十三年九月日洪皓謹記

金國文具錄

三

碧溪叢書

碧溪叢書八卷 浙江汪汝璠家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著錄其目凡八
曰吳武安公功績記記吳玠戰功曰蔡條 案條當作倅
北狩行錄記從徽宗入金事曰万俟卨皇太后回
鑾事實記韋太后南歸事曰順昌戰勝錄記劉錡
遇金兵事曰洪皓松漠記開記金國事曰洪皓金
國文具錄記宇文虛中爲金定制事曰湘水樵夫
紹興正論記不附秦檜和議人姓名曰楊堯弼偶
豫傳記劉豫僭逆事其書皆刪節之本蓋書賈從
說郭中抄合僞立此名也

案此編以八書爲一帙應從叢書之例入之
雜編然雜編之名爲不名一家者立也此八
種皆史之流別故仍入之雜史類焉



焚椒錄一卷

〔遼〕王鼎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焚椒錄一
卷》提要

焚椒錄序

鼎十咸太之際方侍禁近會有懿德皇后之變一時南北面官悉以異說赴權互爲證足遂使懿德蒙被姪醜不可湔浣嗟嗟大黑蔽天白日不照其能尸說以相白乎鼎婦乳嫗之女蒙哥爲律耶乙辛寵婢知其奸構最詳而蕭司徒復爲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嫗者因相與執手歎其冤誣至爲涕淫淫下也觀變已來忽復數載焚椒錄序

頃以待罪可敦城去鄉數千里視日如歲觸景興懷舊感來集乃直書其事用埃後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變爲險陸則有司徒公之實錄在大安五年春三月前觀書殿學士臣王鼎謹序

焚椒錄

大遼觀書殿學士臣王鼎謹述

明秀水殷仲春海鹽姚士彝校

懿德皇后蕭氏爲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輝照爛不可仰視漸升中天忽爲天狗所食驚寤而后生時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焚椒錄

已定矣將復奈何后幼能誦詩旁及經子及長姿容端麗爲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青宮進封燕趙國王慕后賢淑聘納爲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歌詩而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由是愛幸遂傾後宮及上卽位以清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冊爲皇后后方出閣升坐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一齊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

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宮中爲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韓菩薩喚作耨幹麼蓋言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妃嬪從行在所至伏虎林上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云能翻鴨綠江靈恠百千都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焚椒錄

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媿后詩一發而殪群臣皆呼萬歲是歲十一月群臣上皇帝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齋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年后生皇子濬皇大叙重元妃入賀每顧影自矜流目送媚后語之貴家婦宜以蒞臨下何必如

此妃銜之歸罵重元曰汝是聖宗兒豈虎斯不若使教坊奴得以可敦加吾汝若有志當除此帳笞撻此婢于是重元父子合定叛謀于九年七月駕幸灤水聚兵作逆須臾軍潰父子伏誅而討平此亂則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與有功焉尋進南院樞密使威權震灼傾動一時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爲快快及咸雍初皇子濬問爲皇太子益復蓄奸爲圖后計矣后焚椒錄

三

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于當御之夕進諫得失國俗君臣尚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旣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危從求之不得后患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伏豫夏社幾危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屆萬靈自爲擁護倘有絕羣

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爲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上雖嘉納心頗厭遠故咸雍之末遂稱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以寓望幸之意曰埽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堦回埽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焚椒錄

四

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轉展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叶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鈎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眠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懽不終夕展瑤席

待君息別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
對妾故作青熒熒別銀燈待君行焚熏爐能將
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
熏爐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
中曲常和窻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
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
單登故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
能怨后不知已后乃召登與對彈四旦二十八

焚椒錄

五

調皆不及后單嫺恥拜服于時上常召登彈箏
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近
御前因遣直外別院登深怨嫉之而登妹清子
嫁爲教坊朱頂鶴妻方爲耶律乙辛所睚登每
向清子誣后與惟一淫通乙辛具知之欲乘此
害后以爲不足證實更命他人作十香姪詞用
爲証案云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知眠枕
上倍覺綠雲香紅銷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

曾採取尤比顫酥香芙蓉失新艷蓮花落故妝
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螳螂那足並長須學
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美好滋味送
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
氣不昇口脂芳却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旣摘
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携手纖纖春笋香
鳳韉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
鈎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

焚椒錄

六

魂別有香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沉
水生得滿身香乙辛陰屬清子使登乞后手書
登時雖外直常得見后后善書登給后曰此宋
國忒里蹇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
之卽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已所作懷古詩一
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悞漢王惟有
知情一片月曾窺飛鳥入昭陽登得后手書持
出與清子云老婢姪案已得况可汗性忌早晚

見其白練挂粉脰也。乙辛巳得書遂構詞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伶官趙惟一私侍懿德皇后有十香姪詞爲證。乙辛乃密奏上曰太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據外直別院官婢單登及教坊朱頂鶴陳首本坊伶官趙惟一向要結本坊入內承直高長命以彈箏琵琶得召入內沐上恩寵乃輒干冒禁典謀侍懿德皇后御前忽于咸雍六年九月駕幸木葉山惟一公稱有懿

禁椒錄

七

德皇后召入彈箏于時皇后以御製回心院曲十首付惟一入調自展至酉調成皇后向簾下目之遂隔簾與惟一對彈及昏命燭傳命惟一去官服着綠巾金抹額窄袖紫羅衫珠帶烏鞞皇后亦着紫金百鳳衫杏黃金縷裙上戴百寶花髻下穿紅鳳花鞞召惟一更入內帳對彈琵琶命酒對飲或飲或彈至院鼓三下敕內侍出帳登時當直帳不復聞帳內彈飲但聞笑聲

登亦心動密從帳外聽之聞后言曰可封有用郎君惟一低聲言曰奴具雖健小蛇耳自不敵可汗真龍后曰小猛蛇却賽真懶龍此後但聞惺惺若小兒夢中啼而已院鼓四下后喚登揭帳曰惟一醉不起可爲我喚醒登叫惟一百通始爲醒狀乃起拜辭后賜金帛一篋謝恩而出其後駕還雖時召見不敢入帳后深懷思因作十香詞賜惟一惟一持出誇示同官朱頂鶴朱

禁椒錄

八

頂鶴遂手奪其詞使婦清子問登登懼事發連坐乘暇泣諫后怒痛笞遂斥外直但朱頂鶴與登共悉此事使舍忍不言一朝敗壞安免株坐故敢首陳乞爲轉奏以正刑誅臣惟皇帝以至德統天化及無外寡妻匹婦莫不刑于今宮帳深密忽有異言其有關治化良非渺小故不忍隱諱輒據詞併手書十香詞一紙密奏以聞上覽奏大怒卽召后對詰后痛哭轉辨曰妾托體

國家已造婦人之極况誕育儲貳近且生孫兒
女滿前何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乎上出十香
詞曰此是汝作手書更復何辭后曰此宋國武
里蹇所作妾即從單登得而書賜之耳且國家
無親蚕事妾作那得有親桑語上曰詩正不妨
以無爲有如詞中合縫轉亦非汝所着爲宋國
服邪上怒甚因以鐵骨朵擊后后幾至殞即下
其事使參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之乙辛

焚椒錄

九

乃繫獄惟一長命等訊鞠加以釘灼盪錯等刑
皆爲誣服獄成將奏樞密副使蕭惟信馳語乙
辛孝傑曰懿德賢明端重化行宮帳且誕育儲
君爲國大本此夫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
語動搖之乎公等身爲大臣方當燭照奸宄洗
雪冤誣烹滅此輩以報國家以正國體奈何欣
然以爲得其情也公等幸更爲思之不聽遂具
獄之上猶未決指後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

罵飛燕也如何更作十誦孝傑進曰此正皇后
懷趙惟一耳上曰何以見之孝傑曰宮中只數
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以二句中包含趙
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即日族誅惟一併斬長
命救后自盡時皇太子及齊國諸宮主咸被髮
流涕乞代母死上曰朕親臨天下臣妾億兆而
不能防閑一婦更何施眉目覷然南面乎后乞
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后乃望帝所而拜作

焚椒錄

十

絕命詞曰嗟薄祐兮多幸羌作儼兮皇家承昊
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托後鈞兮凝位忽前
星兮啓耀雖累累兮黃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
魚兮上進乘陽德兮天飛豈禍生兮無朕蒙穢
惡兮宮闈將剖心兮自陳冀廼照兮白日寧庶
女兮多慚過飛霜兮下擊傾子女兮哀頓對左
右兮摧傷共西曜兮將墜忽吾去乎椒房呼天
地兮慘惻恨今古兮安極知吾生兮必或又焉

愛今旦夕遂閉宮以白練自經上怒猶未解命
裸后屍以韋席裹還其家春秋三十有六正符
白練之語聞者莫不冤之皇太子投地大呼曰
殺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此賊不為
人子乙辛遂謀害太子無虛日矣嗟嗟自古國
家之禍未嘗不起于纖纖也鼎觀懿德之變固
皆成于乙辛然其始也由于伶官得入宮帳其
次則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此禍之所由生也

焚椒錄

土

第乙辛凶慘無匹固無論而孝傑以儒業起家
必明于大義者使如惟信直言毅然諍之后必
不死后不死則太子可保無恙而上亦何慚于
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聲自保祿位卒使母
后儲君與諸老成一旦皆死于非辜此史冊所
書未有之禍也二人者可謂罪通于天者乎然
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曰好音樂與能詩善書
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安得誣出后手

千至于懷古一詩則天實為之而月食飛練尤
命之矣

余讀焚椒錄乃知元人修史之謬也即如宣懿
皇后諫道宗單騎馳獵僅百二十餘言其辭意
並到有宋人所不及者其他若陰屬單登案后
書及證懷古詩于帝前此乙辛孝傑罪案也可
削而不載乎一書去取如此其他挂漏可知矣
惟此錄言皇后生于五月五日而道宗本紀稱

焚椒錄

土

坤寧節在十二月又云重元父子伏誅則重元
走出大漠自殺耳豈別有所據邪至于錄中所
載詩詞雖淫靡不足道如解却四角夜光珠不
教照見愁模樣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
命人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燐燐若道
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此等皆有唐人
遺意恐有宋英神之際諸大家無此四對也併
識于此以俟博雅君子西園歸老題

予得焚椒錄讀之何讒人罔極戕害天倫一至于此亦宇宙一大變也然與漢武前後一轍惟道宗因妻以及其子漢武因子以及其妻而兩孫亦皆嗣位第天祚不敢望孝宣耳荀卿氏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予于此錄而益信矣

吳寬記

此錄有西園歸老跋不知為誰當是國初儒舊其品鑒亦當但謂坤寧節在十二月則彼不詳

焚椒錄

七

考清寧八年十二月行道宗母仁懿皇太后再生禮耳且曆象朔日考重熙九年五月乙卯朔則且日正己未也至若后疏以絕羣之獸為東方朔所言此乃后誤以相如為東方也不可不正之更按王鼎傳云清寧五年擢進士第乃八年放進士王鼎等則五年為誤矣不然豈有兩王鼎邪又按鼎作此錄在謫居鎮州時上辛巳因萊州孝傑亦死故敢實錄其事但天祚

時鼎尚在如懿德皇后第二女趙國公主以尾救天祚竟誅乙辛及乙辛孝傑剖棺戮屍以家屬分賜羣臣事並不補錄一快觀者亦此錄一不了公案也海鹽姚士舜叔祥跋

國語解附

南北面官遼制北面治宮帳南面治漢人耶律遼始興地曰世里譯曰耶律因為國姓何蕭氏述律皇后兄子名蕭翰后族因為姓可敦突

焚椒錄

尚

厥皇后之稱孤穩玉也女古金也稱幹后土也麼母也虎斯有力也四時捺鉢謂四時畋漁行在所也四旦二十八調遼大樂也忒里蹇皇后也有用耶律遼有著帳郎君皇太后等帳皆有蓋宦官也官帳遼官中亦有帳房合縫鞞遼后服有雙同心帕絡合縫鞞鐵骨朵遼刑法有鐵骨朵之教鞞之或五或七也秀水殷仲春方叔識

焚椒錄一卷

內府藏本

遼王鼎撰鼎字虛中涿州人清寧五年進士官至
觀書殿學士事蹟具遼史文學傳是書紀道宗懿
德皇后蕭氏爲宮婢單登構陷事前有大安五年
自序稱待罪可敦城蓋謫居鎮州時也王士禎居
易錄曰契丹國志后妃傳道宗肅皇后本傳云性
恬寡欲魯王宗元之亂道宗因亂未知音耗后勒
兵鎮帖中外甚有聲稱崩葬祖州云云而已焚椒
錄所紀絕無一字及之又錄稱南院樞密使惠之
少女而志云同平章事顯然之女志云勒兵似嫻
武畧而錄言幼能誦詩旁及經史所載射虎應制
諸詩及回心院詞皆極工而無一語及武事且本
紀道宗在位四十七年改元者三清寧咸雍壽昌
初無太康之號而耶律乙辛審奏太康元年十月
云云皆牴牾不合按遼史宣懿皇后傳雖畧而與
焚椒錄所紀同蓋契丹志之疎耳今考葉隆禮契
丹國志皆裸采宋人史傳而作故蘇天爵三史質
疑譏其未見國史傳聞失實又沈括夢溪筆談稱
遼人書禁甚嚴傳至中國者法皆死是書事涉宮

闈在當日益不敢宣布宋人自無由而知士禎以
史證隆禮之疎誠爲確論或執契丹國志以疑此
書則誤矣

南遷錄一卷

題〔金〕張師顏撰

山東省博物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遷錄一

卷》提要

南遷錄

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張師顏撰

天統四年十一月誅宣武軍節度使鄭元元及駙馬都尉唐
迄肅判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賜死除屬籍同逆者皆夷
三族

初海陵煬王亮之伐江南兵民內外怨叛世宗以賢厚為上國
部眾推立長子元升次子元猷皆有勲勞大定三年立元升為
皇太子諸子皆封王元升性嗜酒善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世
宗南伐混一天下世宗不聽元升世宗弟封秦王性寬和亦嗜
酒色其妃趙氏故降授南宮十牛有殊色宮禁事秘外傳頗醜

元升日有寵升猷漸惡之每入侍兄弟多競言兵事元升獨從
容勸上以安靜結好為務世宗喜曰爾見正與我合由是諸文
士吳興權張酢張幼誠等多附之間與帝言秦王必能安社稷
趙妃復與張昭儀宗璇好等論叙姻婭張昭儀皆南宮子孫內外
家贊太子啓事肅與興太子右衛率完顏固弼等咸謂元升曰
上寵侍秦王過於殿下天子皆知有尊嫡之謀殿下若不早為
之計豈不見唐太宗殺建成之事乎元升由是疑恨與興謂三
衛將及諸統軍曰秦王以協和南宋合上意爾輩不獨無富貴
之望且欲盡罷汝輩兵權盡用南宋遺臣殿下每與上爭大見
疎外於是諸將皆泣各懷怨心大定十七年四月二日上與太

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秦王賦詩以進和者十有五人直學士
吳與權讀秦王詩贊美不已太子不能平完顏偉元術深和其
意直前頓首曰國家起自漠北君臣部落皆以勇力戰卒為業
故能滅遼宋混一南北諸番畏懼自近歲多用遼宋亡國遺臣
多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在順昌為南宋劉錡所敗嘆用
兵不如天會之時皆是國家上下貪向安恬為人侮弄全即主
一向不說着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南宋所傳之主大是有
志報復遼國兩家近歲不受役調夏人屢爭麟府即主捐積年
戰聞之臣獨謂其不足與語臣不知三邊有急把說作詩解文
字人去當得否上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東省事余萬福

向前扶之曰即主方飲飲即君却來作苦惱人語邪扶起去之
自是文武分黨相為水火十九年六月秦王與宮僚張克己李
去偽王延等宴於南涼觀三鼓方散秦王就寢及晨觀門微啟
有血衣擲于地側衛直余阿都丞往視之秦王已殞胸口皆傷
侍女四人俱死事聞張克己等赴獄詔大興府捕賊甚急踰
月皆無影兆會薊門縣失官錢有張觀遂寧哥等在縣逆逆捐
費金帛殆不可勝計眾疑其盜官錢擒之聞其篋有金五百兩
皆太子所賜鞠問乃知殺秦王者此輩實升猷使之也縣密以
聞大興尹顏良密奏世宗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升王兄恭
時在蓬萊院聞之馳騎報東宮詔晚升猷微服偕三衛行出門

晨值奔馳九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追之宇年
六十餘不能馳逐升猷主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弑逆我今至此
發兵救國人聞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
人心始疑宇至東漢與太子兵遇宇遂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曉
時太子眾散詰朝宇進兵縣榜購募越七日射龍淵人以升猷
首至有司請誅升猷妻擊八十九人并廢升猷為庶人諡允植
為元悼太子時世宗之子既誅廢殺者三人餘子尚九人鄭王
允蹈乃南宋天水泉王之甥也

哀王即宋徽宗天會年間薨於五國城熙宗諡為哀王仍命
靖康君以奉祭祀

允蹈母尤有寵以元悼妃故深自退挹年且高聞宮人呼為皇
后便涕泣辭讓每入起居使搖手止之曰吾手承順以報劬勞
足矣汝輩幸無累氏與殷二年七日上不豫右僕射知中書省
李結烈知樞密實者年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等拜表請立太子
翌日有旨付都堂議直學士吳與權與樞密院張克己首言二
庶人以悖逆誅元悼乃聖意所屬不幸殞命當力其子左給事
中韓允中右諫議郎遂良爭曰克己輩是何言耶二庶人以逆
誅元悼雖追諡生前未嘗立也陛下子孫眾多三子既死不必
論今惟當立存居長者始服人心不然必亂克己曰昔梁武不
立太子統之子散捨孫而立其弟綱卒致侯景之亂肅穆等皆

不服由此觀之元悼之子雖幼當立何疑實者年曰蕭統是已立為太子便當繼立其子元悼不曾立難用此例韓給事之言是也幸詰烈不能決詰朝東明殿奏陳旨世宗未及有語趙妃自簾內厲聲曰這孩兒的父既已被人殺了即主不若更殺其子將來免又被人魚肉世宗起入內知內省江洲等與趙妃連結且受其厚賂淵探知上方有寵於趙妃必欲立其子故言於上曰秦王之子年幼即主萬歲他無所識立之他亦不知是何底用若立允蹈等彼急於富貴豈顧於父耶即主不見冒頓事乎世宗沉吟不應十一月丁丑中批立太孫付外施行實者年固爭不從乞致仕韓允中乞罷皆許之張克己自翰林都承旨

遷恭政賞其建儲及革制已鄭王允蹈性寬厚又以母遠避思寵中外無黨世宗每稱其有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孫既立世宗每見之有愧色允蹈三子長大辦年十六明斷果決二子尚幼大辦封遂寧郡王至是遷愛王大辦居閒嘗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若乞外鎮可以自安鄭王不能徙東宮僚黨以其性寬大亦不之疑元悼太妃與允蹈母為姊妹亦相慈愛張克己余大璋完顏赤等獨以大辦為疑況大辦之初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來稱南紹興主遣來覓而與其姑趙氏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耶允鍾愛撫育六月世宗以其母早死嘗

伴在趙貴人閣位年十三始出閣會蒙人侵邊議親王提兵權鎮撫大辦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白遣之加封兩鎮節度都統五國城十五州兵馬大辦至鎮大得諸夷之心興慶四年正月世宗宴駕太孫登極逾年改元天統尊禮大臣事不自決親近儒臣敬事諸父中外欣然及山陵後縱酒聽樂與伶人張喜等狎比張克己等教諫不聽尊元悼太妃為太后江洲為東內省都知至此尤用事太后及上皆信之公愛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淵或有故不入機密填壘不即報下克己等朝夕其門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師屢敗皆不即以聞完顏偉上疏切諫在都堂慷慨

謂鄭遂良曰太祖太宗皇帝與忠獻王忠烈王百戰辛苦以有天下忠烈王臨歿以憂以憂蒙人為憂遺奏極切今內外偷安惡聞敗事豈不見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范圭奏偉謗訕且言陛下為世宗所立中外欣戴偉懷異謀嘗謂人曰皇太孫非社稷主乞行誅殛偉遂除名為民徙之代州偉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鯁直習兵事偉既敗中外惕息淵嘗及內侍江從一李連從上宴於太后宮太后言鄭昭儀善舞雙勃脫昭儀故南宮華原即有國色世宗晚年甚愛之上見而喜晏罷令淵等袖之興慶宮晨夕往馬上或時酣醉日又不果視朝二省黃案悉令處決鄭妃或坐膝上批詔

內降慧慈使媚喜為妖諧淵多獻珍寶服玩表裏膠固鄭妃嘗得幸於世宗元悼太后以為言上令改姓鄭號宸妃上幸蓬萊院見所陳玉器及諸珍玩視其篆識多用南朝宣和時物惻然動色宸妃曰作者未必用者不必作南帝但能作為即主用耳宸妃嘗與上同華出獵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雲歸而愛之自上於蔚山華置築岩洞於芳華閣前凡用工二萬人華及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責蒞於東明園上登東明閣見屏障盡宣和良徽閣內侍俞琬曰處此是何所琬曰趙家宣和帝以運東南花石築良徽致忘國家被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曰妾聞宣和帝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

也顧問江淵又好謂曰我嫌俞琬來破壞好事耳却又忘了卻知勿怪勿罪淵合手以謝時國政多疵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于濟明奏言旬日之間糾封誦官凡三百人乞行追法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拓良器上疏切諫貶濮州同知是歲大旱山東及澤潞間寇竊七結至萬餘人樞密奏遣左統軍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七千軍裝悉令自製高見樞密謝也言軍怨言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上曰高等欲以此相恐二人皆罷別遣龍虎領軍張天翼往江淵仍奏遣其弟副知東省事江源監其軍秘書監兼權給事中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嘗用之河東太原之戰忠獻王振鼓大呼重賞以走

太祖趙自龍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臣親提軍令乃忽變舊制兵心必離不聽詰旦早朝滿立坐待滿院淵揚馬鞭過罵之曰痴南虜敢言我家兄弟耶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怒其抵抗改潞州兼督軍糧欲坐以軍興乏食之罪淵令其弟害之邁祈哀於左僕射完顏真言於淵遂獲新命十二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上國所調人怨語藉懼為己害歸白其兄乞先行天翼因其懼說令奏上求添衣賜以結軍心有奇後之然有司視為文具支給賊裂至安肅軍天翼懼有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使支辦及潞州連戰皆敗天翼免職賊勢遂張潰兵皆聚於天井關潞守張宗臣急奏求援上與宸

妃連日飲宴外間章奏不通京師謠言東欲行而欲飛中間一箇赤虫：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同親人心危疑且聞上崇憾之密謀立鄭王允蹈王寶不知允蹈妹夫唐述蒲利兄蒲察為三衛令軍高與志同約三人會於菩提寺高泣謂察曰國勢如此不若立鄭王以安社稷上立非次天下至今不服況梁昏狂怒豈可語以君道公可語賢弟令達意鄭王察許之察既往白允蹈許之由是謀議益廣高之從兄為中山守志同之弟志寧為河南留守各遣書令舉兵以誅江淵為名侯京師兵動然後相應內侍俞三德素與淵異嘗非其所為密結為內應俟上動靜會唐述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衛為逆所逐送大

興府鞭之適婢秦英先與奴張阿多通適不知也一日婢立看位見奴張阿多從外過呼之與隔窓語告以謝焉其衆謀立耶王張阿多與同逐者詣大興府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相同遂密奏上與宸妃張婕妤皆醉卧未與中漏下六刻以水拭上目徐告其故上駭然上遣東隊主李日曜西隊主張飛龍、虎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命御史大夫張幽鞠之皆服允蹈奴樵夫者知事變至遣人報愛王使為之備越三日皆伏誅上遣內侍耶律康孫齎詔及龍茶金合往五國城召大辯以密詔令五國城副統軍完顏天應圖之康孫至愛王不即見天應得密詔徑入見愛王坐泣曰四

大王已死即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無可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為非人理今日下可坐受誅戮合思為救國雪耻計愛王拜曰惟公命翌日備嚴庭康孫入徐謂曰有詔欲見殺耶康孫知事泄氣泣求主都典客骨字興佐側曰無此事大王勸中大使酒康孫乘疲飲之急上馬至驛而卒明日愛王與父祭永內外諸門悉加嚴備發上國兵七萬為城守計五年正月愛王據城叛時諸酋厭苦主上昏虐聞愛王舉事使之翕然旬日之間集兵十萬三千韓路提點萬俟允駝驛奏聞上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皇弟武寧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字興與戰瑜軍大敗

僅以身免三月大起河東陝西兵十五萬上京路兵五萬命瑜瑤與完顏進分路進討約會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知所出掌記劉士楷向大雅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茲之來勢力甚衆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於北國愛王然之遣大雅往聘之且以其子雄為質約破國兵之後軍儲金寶惟北國所取北主許之五月進等軍至東壘津骨字興戰敗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以圍守愛王遣親將木寶奴將兵自大泊出北派口於兩山之間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為所奪殺進軍闕食天時方饑固二十七日上遣完顏宗慶蕭三奴李用虎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

謂宗慶輕

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虎往守三奴將至北派口天將明大霧四塞遣上國兵三千人潛伏北山下以糧車由東而上鳴鼓張旗運大呼寶奴出兵襲之戰于孤原勝負未決而伏兵起奪其城植旗於上寶奴兵傾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知勢急留其妻兄突律卿與子雄守城愛王自往北國求援行至半天漠而大雅將兵至愛王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北國大臣骨委通稽手相見愛王奉獻金寶十車骨妻喜曰大王無慮待俺與破兵至五樓進等與戰北軍充體奮大搥以入皆一當百國兵大敗乘勝襲遼寧和龍東津上聞敗頗以為憂太后亦勸上勤國事江淵等曰國兵雖

敗死已無多宸妃執酒勸上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小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即王成疾上喜復繼酒自是凡軍事奏報悉令宸妃裁決宸妃見意切多屏不奏若有小捷即便奏聞以媚上意及會寧陷沒平澤破壞上皆不知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之上始駭顧問內侍直資文殿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何由得見上起入內世卿嘆曰太宗向日携趙氏三千口來今日亂國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人長舌為厲之階九月趙太后獲疾上入閣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為煬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

追冥福歲時祭享不敢費官錢我殿中有錢七萬可辦汝但時：說與即主要記着者得我死不瞑目矣后薨宸妃以其遺留錢分與中外親及諸趙女之在京者遠近皆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造九級浮屠遺太后殿內臣族皆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與祠牒時民若調發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及五萬人於大寺中分為八寺以處之右諫議大夫劉蒼壁疏諫不省時邊兵屢敗愛王權和龍以北九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上見兵革未息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酒常乘小馬命宮人携酒隨鼓樂遍遊池館意之所悅輒留飲至夜復信江淵等言拘收諸父及昆弟有如仇讐嘗一日與魯王琚曰誦叔

父子如此劬者必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泣曰太祖起自龍翔有天下忠獻王忠烈王及二太子皆兄弟也兄弟不信尚誰信哉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緊疑之由是乞明以下皆佯為痴風人泰和中二年四月汴京留守完顏董秦南宋兵陷泗州諸路皆進兵上曰南方亦爾可謂我國無人樞密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大災流行國窮民困南兵亦且乘間來此不足慮但恐秋冬間北兵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警此可憂耳上曰卿勿言使我悶然南方事卿等急謀之十一月僉河南兵一十七萬內十萬入荆襄七萬入淮僉河北兵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木太雞川以防北

遼內外騷動民聚為寇是歲南宋請和北國兵揚言復動余崇義聶希古曰愛王事此國過厚故北兵為之盡力今若不愛金帛子女彼亦易動得南宋物以為北用此計之上者上曰卿自圖之十三年正月遣秘書少監虞世英臚鴻司賓事李固善使北國北人受其金帛獨不肯肯愛王其大臣曾奏斯點搖首曰我北天帝既與愛王有深約不可負之我不作二三說世英竟不得要約以歸九月北國兵大舉深入十月至斯波川駐十日以俟阿朮合和龍帥臣完顏大康亟集兵禦之於東津北兵長驅愛王之兵在後太康全人壯兵多伐薪柴燒火以燎于所刺木為舟中積熾炭水不能合愛王兵及北兵乃分自君子津以

濟十二月丁酉臨大都城圍和龍太原兵潰其子相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守城十七日遂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北兵折城中居民之屋繕為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皆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夷平三川余崇義建言遣樞密官屬問丘好古載金寶美女自山後出石磴嶺逾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家人聞使至喜甚好古因說以出兵襲北國可以大獲蒙人從之十四年三月蒙人攻北國北部敗其衆於骨丘追襲餘兵往至楊割城北國懼遣使報令回師四月七日北兵自平川回去崇義驛報完顏章令出師襲遂至火容城為北兵所敗大興以北千里蕭條民不聊生五月五日上大宴西京

觀鄂王潰曰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輿上四方與諸王果飲何勞耶潰泣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國兵屢敗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樂飲時上怒曰我畏與公等相見偏說懼人心懷事潰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賜耶侍郎李西華前曰潰實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上曰卿輩自為一黨止非我耶自是多以畧不視朝與宸妃及諸侍晝夜飲樂詔大興府河南府擇民間女年十三歲以上有姿色慧黠者各三百人進入教酒令及劾市肆歌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早正屬禱祈索女恐招怨詈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罷知耀州時內外替嗽機政俱廢止間出視朝不過時許便還內與宸妃李才人穆昭儀並馬

遊後苑留宴候月上奏鼓吹以歸會內侍張天貴與牛刀兒爭居地天貴謀廣居第強市刀兒所居不可擅毀其牆刀兒訟之大興尹不能決訴之御史大夫何貴榜袖狀白上上以問江淵遂與天貴謀侯上與宸妃歡飲直前伏地言曰刀兒欺臣為中官多侵臣地告即主為臣決之宸妃曰此易耳中批令大興府別踏他地與刀兒所爭地盡賜天貴刀兒起憾與三衛諸將有異圖七夕上御清華樓飲酒侍衛皆賜酒炙牛刀兒與穆三奴費紹周侑蕭興貴等結榜執戈直前弑上殺宮人二十餘輩宸妃以疾不侍宴得免在左內侍江日曜急報江源張天貴等率三百餘人戰於樓下久之侍衛兵至刀兒知力不能脫遂自

刎衛兵固在內掠奪嬪妃以下皆不免彼侵擾宸妃聞變急報宰相大臣夜三鼓百官排闥入宮完顏章等環屍大慟密議所立左僕射兀映太尉張克己弑之密迎磁王允明以入翌早班遺詔立為皇太叔議上為章宗七月八日磁王即皇帝位王素有齋譽中外相賀余崇義獨有憂色謂蕭希古曰上立又有是越次諸王寧肯帖然召完顏天穆於耀州有司奏牛刀兒之逆宸妃寔知謀所以臨宴稱疾賜宸妃死江淵張天貴皆伏誅宸妃死時年三十六事改近二十年内侍多受其恩皆為養子及誅其黨怨恨十五日直芳華閣趙元德尤痛之携金帛往天興宮祈醮以薦冥福翌日集諸黨於宮內設齋元德曰我輩旦夕

死不知誰為我作齋醮小黃門鄧世卿曰直闇莫如此說元德叱曰你識甚事密言于李知宏裴淵等曰先帝以酒詩之故廢壞國政外廷大臣歸咎我輩主上亦甚切齒不死何待密謀弑逆是夜上方在齋宮內侍鄧寶孫奏外有文字啓門燭忽滅趙元德等直前就上欲召變王立之詰朝百官立班而閣門不啓中使傳言曰上以食素久傷脾內醫方師愈盼視無狀遂至甚且放班元映悵然竟已希古等詣東省請入問疾不許聞誅醫者元映等欲突身入中人攔遏不聽其入崇義驕其足塞曰事已變此輩必有備輕身入何益元映遂召龍虎將軍完顏章等同入問疾至東承天門見一輦車問是誰押車中人曰官人也

牽車者笑使人尾去乃燕王也元映等大慟曰大王不可入必有不測之變趙元德知事不濟遂赴芳華池而死元映等窮治逆黨元誅宦者五十餘人晚於都堂議所立張克己李西華曰立子以長均以嫡無則以次淮王允文世宗第六子也也明練沉靜宜立衆從之元映遣侍中蕭能勗希古往迎燕王亦往淮王見官僚至泣曰諸公欲禍我乎希古曰社稷無主大王次當立十八日

淮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謚祚王為昭宗而葬之命翰林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語具畧曰飭身以儉則民自康御下以誠則人自感聲色盡感自昔所戒宴安耽毒何今亦然朕

痛誓於深衷祈哀於天下并遣手詔諭愛王云泰和猜忌兄弟失歡骨肉至親化為仇讐誘引外兵傾危本國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多難靖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橫見推逼義不容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姪天性寧不坦然今自和龍東北永為王國保有北朔子孫嗣守勿信間言馮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或交兵務行蕪併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祐昔梁營與湘東為叔姪之仇讐誘周兵以陷江陵隋亦失國而為人虜此事宜鑑三復予言愛王得詔亦泣然為北國所制不能自由每歲入侵王帑子女悉歸於北國耗撓國計傷殘民物於愛王元無益也八月愛王遂於其國即

皇帝位立宗廟追謚其父鄭王為明宗十一月愛王薨北國主立其子雄號三大王遣娼妻斯頤成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為辭北國主怒遣掌文字官顏飛來振削其帝號必全出兵雄惧而從十二月葬其父於冷山謚曰桓王遂入侵天定元年庚子正月乙巳完顏天穆將金兵五萬戰於北陝口自辰至中國兵已疲北國益生兵與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不決收退時天寒甚北兵聚合瀾漫山澤詰朝衆聲吾境人如壘山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衝之隨開復合日映皆飢竭兵遂潰天穆傷重左右欲載以馬與先奔天穆不可曰吾魯大父為開國功臣吾為子孫而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

宗廟乎奮劒大呼瘡裂而卒天擄乃忠獻王粘罕之子也三大王收其屍葬之而哭北兵至桑乾川完顏天字聞其兄死怒甚將兵禦之於舊坪望見北國大將以虎皮蒙馬居中直前以槊刺之北兵四合遂死於陣蒲伏虎烏倫大譟救衆保天都山兵不甚敗是以北兵雖殺二將然不甚得利二月乙丑北兵既退出境之三日忽平川報蒲伏虎引兵至而北兵已去三月丙辰又陷遼西未波城敗六統軍殺二戎將四月己巳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等州皆震五月秘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北人以能生啖人畜之肉為糧飲生血以止渴戰陳之間不患饑渴則戰有餘功我兵與爭饑渴交逼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

我長乞於幽燕以北及北兵經由之地凡控扼險要悉築城壘務令堅壯一處被攻且合堅守諸處之兵更迭遞渡不必與戰則北兵之勢沮燕牛馬羊驛駱駝並置城內彼無所掠則將之食絕其所有必致狼狽遂遣天使督僉兵築城時連歲歲歲耕穡皆廢寇盜蜂起連而上國為北兵殘賊攻陷老弱婦女素不習勞大興府上京路師守皆榜諭虜兵入境民皆不保與其死於刀戈之慘寧勞苦於築城民始結為隊伍以往至八月末統築古北口東陞二城樓櫓未備而北兵遊騎駸然來矣十一月北兵分二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秦至集群臣議之皆請遷都以避寇鋒鼎布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

明亮王天驥曰北兵遠來而此間徒聚頭坐議何益諸君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事乎請自往禦之翌日以律明為東道統軍監軍天驥為西道天驥至軍率衆鑿溝引白溝及白檀河以自固北兵至水旁睥睨二日風勁雪飛冰厚五尺北兵急渡國兵力拒不能遏北國將骨贊俟兵盡渡乃以炬火鎔未撤壘屋竹木茅葦盡焚於堅冰之上其衆騰耀在斯國兵大敗天驥僅以身免夜入長春城會朝廷遣寶水固未援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慶州會堅守北兵野無所掠三大王竭國牛羊不能繼且聞朝廷遣使說西夏以挽其國欲進則天驥取固兵堅守長泰以截其後其慶州兵以當其前乃回師縛後以濟二年辛未正

月以北兵退肆赦其畧曰朕以菲德獲繼丕基豈期骨肉之親遽構蕭牆之禍毒流庶類罪在眇躬茲蒙上帝之垂仁遂使外夷之殲化兵革休息幸寬將師之勞國祚底寧將見室家之慶云云上自北兵深入蔬食徒跣焚香告天至是百僚入賀請復膳凡十二表始從之天驥見上請貶爵不許且曰不如是無以謝三軍死亡之衆遣中使至戰所收斂尸骸仍設宴祭寒食遣中使六人於北兵所經殘掠地分設魚肉酒炙招覓遺骸內出祭文其畧曰禁煙祭先王俗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為恭乃今之祀鬼哭陰風惟予一人致汝若此痛恨填臆其願有泚摹印頻行讀者涕下丙申詔求言畧曰朕以菲質偶被推崇思欲草前

朝之廢政期萬國以樂生而兵難滋張天災未已今茲遠退尚慮包藏凡保民固國之方據敵裕財之策與朕躬之關夫吏治之乖違可悉究言無有隱僻右正言單立敬上疏云先朝致亂之由在合已影響不留但方今天時人事之不順皆遺殃餘烈之所貽陛下惟當正心修德以祈上天之悔禍而已時言者甚衆皆不出此四月策進士聖問畧曰泰和荒忌群才不叙兵革分據文字亦息遂使四方之士懷才抱藝而不獲申或陸沉於為儒術草野或奔仕於外境挺身寇盜甘與為謀凡爾子大夫之至于此言每庭皆忠義之良也是時進士九一百單三人皆升擢補官有甘於沿邊臨漠大定府會寧路就差使者皆優與職秩並從在僕

射蘇布古建請也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圖畫文籍付雜賣務及廣諭富民納粟補官時無富室迄無應命惟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下田有收其西夏北國麥稻皆熟九月北兵聲言入侵上憂之樞密院顏忠言北兵驟至亦由朝廷不小順其意遂怯念逞克不已昨自先朝遭虞世英李固善一行續後不復修聘今合遣使以往彼不從後與角天下皆知陛下非喜兵此一策也蘇布古高者年曰如此可保北人必從否忠曰臣亦安能保之但今國力不如天災流行財力俱乏行此下策耳十月乙亥遣兵部尚書完顏大聲使于北國見北國將於陰山北大聲曰三大王父子是國叛臣逆子

北國何意與之為援今以北國有恩與其父子自當讓其立國願不必更與舉兵北將地永斯堅曰我受北天帝命以宗錦海陽安昌之北見歸我主順州以南立三大王汝國保山東河南宋為隣我便不爭大聲無以對越日拘大聲於其軍遂入侵十一月陷利州秦州敗三韓完顏天驥將兵七萬禦之於三韓聞利州陷退保宋州急遣報朝廷為備二十二日攻宋州天驥上城望黑旗滿野前後不見其際舉軍大嘶地為之震二十五日用田單策以火繫駱駝尾奔其軍北兵殊不畏之俟其倒取以食焉運二韓木材立衝車雲梯攻城折屋堆疊於城下引水沃之天大雪水之所沃水亦隨結城中擊以矢石不能止至三

鼓北兵立於水水之上城陷天驥奔海陽收拾潰散二千餘人夜行面皆裂至昌平遇神曜將援兵而來天驥曰汝輩雖來何益當歸衛京關我非不能死但欲歸死於關前關後以謝宗廟是日律明亦自神水遁歸凡三萬士卒潰散盡十二月二日北兵至昌平時南宋遣使臣余鼎來聘賀正蘇布古請遣諭使回程大興尹為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為計內外大亂老弱奔號少尹張大和奏請京城一十八門仰隨方隅因其便道自門以出凡承順東義寧化新興等縣皆有城壁許其容受士民饑凍死者相望三日左諫議大夫俞昌世請上避兵高者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一離京城則北兵隨後豈容我有駐足之所

耶初忠獻王有志於都燕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池塹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廩甲仗庫各穿樓道與內城通時陳王悟室將軍韓常樓宿皆及其過計忠獻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為信及海陵王定都既營室欲毀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至是命京城富室遷入於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四千人內城二萬人凡市廛小民聽其奔走七日北兵將騎至大城下完顏天驥遣小將金突通出戰凡殺二十餘人去大興門三里見煙塵漲天鼙鼓動地急奔回是晚北兵營於城下大興尹烏陸用章分命京畿諸將

毀在城橋梁九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船渡運不及沉之於水折近四城民屋為薪納之城中凡有儲蓄容其搬運八子城門不許開八日大雨已而積雪城皆水泛北兵乏食一犬凡百餘人分食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不可二人與蕭布古達巷戰之計十一日北兵攻南順門破之天驥設拒馬於南柳街縱其入已半里以繫禦之於拒馬內且縱火燒兩傍民屋皆焚民屋崩倒北兵死傷甚衆屯於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進天驥戰死律明入守內城駕自巡城勞軍十四日北兵攻內東城折民屋為樓與城上相敵東城使金徽李思安等以長鎗束蒿於火上焚之隨毀隨立城中發大炮擊之北兵視炮所墮隨散隨合十

七日攻內南城甬道上國兵擊之金吾衛將軍即戰死北兵亦失一將及三百餘人二十三日率眾攻內城四城兵皆迷自城上擊之北兵失勢時大城中遺民不能去者為其啗食無餘見婦人肥美者必以獻之上將用充食一鳥上寅夕跣足告天永興王至焚香于頂北兵以太廟為馬廐上望之慟哭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為婚北國將地永斯堅許之且曰婚待俺白北天只是國兵至此豈可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疋羊五萬頭馬三萬疋牛三萬頭東安王曰此非祐所專當奏皇上及晚入禁城以木屏懸而入北兵欲射之有止之者既入議於明賜殿翰林直學士張慶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

和復得六畜以為食後留攻不去獨不見侯景之攻梁武帝運石頭未之事乎因命人於翰林院取通鑑以進蕭布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上曰惟有金縷耳望旦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往北將大怒舉繒帛悉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骨委斯者勸之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屋又灑水於下復欲沃水為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薰炙於上且發木石擊之北兵少却營屯于城外毡帳連綿密如星布望之無有遑際人心大懼三年壬申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臣陶木成德帥臣茹賁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及又遣人使蒙國使襲其國北兵攻城不得志亦欲和乃許和以羊

一萬遺之北兵又請止援兵高者年曰不可此忠獻王幹高不
二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吳國家自嘗為之豈可復墮其計乃
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徑路不通何由可止會北兵所虜將
軍楊思順乘間走脫至賁興軍言北兵疲阻之狀賁興與及木
皆請速進軍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北兵退取坤山與中路以歸
賁興等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門開完顏及等見上
大哭上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懼兵革殆將百年僧寺道觀
內外園苑百司廡府宇室華盛至是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
先見成規國不立矣北兵歸至臨潢復留別將攻興化和建永
霸州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京來回亦還二月北國遣其臣骨

婁斯大魯來請婚且欲割涼錦以北之地鼎布古請欲以宗弟
三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歲賂金帛三十萬遺
王良嗣報聘至陰山見其主良嗣致命其國大臣地永斯堅聞
之大怒曰我今秋引兵與公主皆可良嗣回已四月未矣
五月天時大暑復少雨禮部侍郎太常卿杜昌泰請上却天地
用周禮春秋祈禱之制張慶之以為不可昌世曰國家開闢西偏
徙民望今種多不入土國家非兵將將庸但乏糧儲為北兵所
困若得一歲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安禱也眾以為然且用
季秋龍見而雩之說上親祀南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
於大興殿列祀開國勳臣惟忠獻王用大廟樂完顏天穆天驤

皆預祭祀命有司定議十七日連雨二十餘日京師市巷蕭條
草莽蕭然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縣宰及千戶等耕城外
廢田山東都轉運俞良裔河北轉運廖鼎各運米五萬石至京
兵民皆呼萬歲夫部郎中兼秘書少監邵文虎奏乞州縣立力
田科秋初遣使行諸路觀田之開墾以為守令殿最參政王昌
禹曰此誠是也但朝廷征行調發使不苦於食兵方可耳是歲
小總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迷望狐兔出沒盜賊伏藏
時營灘瀾之寇則有楊安兒割虜同華河中府則有劉伯林
大行山賊凡數百眾多者聚數萬人陝西耀州鄜州黑燕飛
虎所在屯結朝廷謀討之張慶之以為民未安業若用上國

以平諸寇恐北兵來不堪應敵若用僉兵止為寇餌無益也九
月上不豫上自即位無一日歡以外敵為憂寢食俱廢鬚髮蒼
然漸成脾疾至是寢劇永興王自祈禱於恒山十月初稍瘳時
北兵已動十月五日自蒲興路取三韓騎兵二日已到順州朝
臣相顧不知為計為陵用章樞密完顏律明曰復用往時規模
張慶之問侍御史蕭立義力爭當以避寇為主議不能決鼎布
古余崇義高者皆以避寇當素為行計今強敵已逼順州旦夕
且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底收拾非萬全策當如去年一力
捍禦保敵退然後定遷都之議今中京形勢宏壯猶可保守自
燕以南皆是山壘到大同府及中山府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

成規模用車曰臣知此兵復來所以不令居民携妻挈子且令附在諸縣多募強勇復茲城守備禦百方皆令構思但此兵空國大舉志在必克守城尤須盡力自七月遣張汝弼詢西夏完顏叔良論蒙皆軍齋金帛昨叔良信報蒙極喜但叔良病未回今當命大同府帥臣遣一官屈與借官告急蒙國命永興節度帥臣告急西夏事濟許其厚報北國必被其挽請布古曰用車言是也八月以用車為樞密使用車請燕所戶事許之右衛大將軍知樞密院完顏律明請且守大城不可噤棄令敵徑入守之不得然後守子城內城用車與蕭希古少尹張大和曰不可大興都城汙漫九十餘里樓櫓架事件皆無如何去守

設或失利必當走入子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必亂敵若踵至此危道也不若從容養力以俟其至且堅閉大城俾之不可徑入使之勞苦我乃以逸待勞憑高固之斯乃上策眾以為然十月二十八日北兵至城下地永斯堅屯仁至寺骨委結贊也太安山山乃劉仁恭所築不甚高十一月一日攻順陽門南順門四會門：樓上以沸湯熱糞沃之北兵乍退乍進結贊遣人自西門之北拔木板城以上一呼而前黑旗馳走諸門守兵皆潰用車令開苑城洞門紉之二日午後攻內城南角道左三衛統軍李思安發擣木牛鼻砲擊之敵死甚眾六月北兵發民開所壘木植竹蘆等皆壘於角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持戰思

安等募人自龍遊池鑿地道以乾梯塗硫磺破絮懸油間塞於所壘竹木之下八日午北兵登木堆用衝車大鐵錐打城火自下發眾皆驚走斯堅遣將於夾城口用大刀斫其眾不許退焚死者甚眾莫不可聞蕭希古謀夜劫其寨源是退有可據今敵據前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為敵所覺群起追逐開門納眾則敵亦乘間而入不納則是無故遣三四人納之死地於此無益且損吾氣希古喜曰樞密所說皆是此社稷之福也宜自上當以厚報用車曰人臣盡忠何報之有但強敵攻擊至於闕下此為我輩愧耳張思顏謂蕭相曰萬一敵退宜思大計此不可頻：倖倖是晚大雪國兵皆安此北兵馳躍雪中四日

雪霽三大王自瀋州運乾蒸餅牛馬肉凡五十挽車北兵喜甚十七日己己攻內城張瓊范泰自子城上用強弩射之用熱沸油潑其體死者雖眾攻者不輟用大鐵鑊濶尺餘尾作長尖柄以大錐：碑上踏之以上有登至半者李思安命兵士執大刀大斧待之其將到者斫碎飛屍以下北兵以所第士觀漆板壁門扇及窓榻壘為木城高與城同旁搭飛梯以升用車造六輪車上立兩柱橫貫巨木五丈餘橫壓木城兵多墜死車行既驟北兵力扼不能舉遂皆俯伏以俟木過而起用車令夜造搭橋次日用車以木憂之搭橋隨後北兵繞伏勇士執大斧踏搭橋至其上斫其背北兵大敗因奪木城拆板壁以墜北兵百計攻

城不克用章令隨方隅置戍兵人不得野涸則滋煮之使沸以沃北兵凡所沾穢體皆生病不野涸則無臭穢病疾不生獨柴薪漸乏至拆絳霄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結四城為薪二十五日北兵漸退二十六日無一騎在城下范泰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北兵知我守此五城兵有十萬兵若設伏於平地倖起與戰我兵必敗多遣則守城之眾不滿少遣適為敵擒彼無故棄去必是有計第少忍之次日早忽金鼓震響令人探之乃前隊引去以精兵伏於仁王寺大安山東翠園望興觀俟我追兵出城夾擊之因復攻城眾乃服用章之言十二日北兵屯順州順州出奔一城老幼盡殺之凡半月餘始

自古松越龍漠以北而歸國四年癸酉八月北兵至紫金關距燕京二百里十月辛亥北兵復圍燕京分軍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環城下寨是時北兵勢盛將降人楊伯遇劉仲林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順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往山後一帶防遏城中無兵可守悲僉卿民為兵上城守禦北兵盡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遙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皆下惟真定大名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北兵不能破北兵又約南宋交攻十一月燕京之糧上復遣使請和北兵索犒軍金帛牛羊駝馬等物上皆從之北兵歸徙居庸開盡驅西河外壯十餘萬而去北兵

既退上喜甚以手指天對群臣曰不圖今日再得相見未幾舊疾復作十二月四日溜王乞德自磁隰引勁王之兵三萬至城下入見而泣上已不能言至晚始蘇會大同師臣解士政奏言奉詔之次日即遣同知全佑野僭郎中使蒙國且許犒以金帛二十萬元與言北兵雖退秋必復來四民俱廢國何以立宜少順其意或許以婚或賂以財且大臣欲以金帛與蒙未見其益不與北國立見其害付都堂議其可否左諫議大夫魚御史上大夫楊次仁言曰禦敵必原其意然後始有屈伸今北國林立大辯之餘孽欲有我河北河東幽燕之地自欲得我遼陽上京會同臨潢等路北國之所欲者吾土地也事以珠玉金帛事以

子女皆不得免將見使者日至其國而彼不得其欲此志不厭以此計較徒費玉帛子女而彼惟欲威吾國我雖賂之無益蒙國隔在北國西夏之傍彼欲吾城地則有北國以為之隔惟使金帛悅之可以結其心彼既樂從便當為我以擾北國少舒國患眾以為然續聞北兵之退歸蒙人攻其西部是泰完顏叔良歸所言之事皆如其所陳五年甲戌正月八日諸大臣入問疾上曰惟願作病裏去賴公等不死於兵知荷知荷是夕晏駕翊早樞密完顏宇烏陵用章宣遺詔今且速葬仍以國家多難山陵痛加節約上在位五年寬仁恭儉力矯前弊雖曰善政未及修立天下無不憐之是日百官議所立用章曰溜王乃世宗弟

八子功勳風立容止可觀請衆立之於是奉迎以入潞王辭讓久之乃從立為皇太子第十日昧爽潞王先德即皇帝位二十八日知大明府余崇義奏曰生民薄祐大行遺棄萬國遺詔所建民皆感哭伏思太宗及忠獻王定鼎中京已及於首年變通之理不可殆常自大興之來災變荐臻七年之間三有大變北兵猖熾三次圍城雖人事之未修亦天數之否運盤庚以河患猶且遷亳况今外敵如此若燕中王公士民戀本重遷畏聞移徙臣恐為社稷之憂非細故也一二年來僥倖以今思之迹已盡見豈可為常大福不再如臣言可行乞行下大名容臣治辦俟山陵後即乞大駕先臨有旨集議於明陽殿嗣慶王琮嗣

安王仲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宇烏陵用章張慶之葛安民曰昔忠獻王佐輔太宗既成遼平宋欲建上京以龍朔上國為根本以遼陽長春會寧等路為北畿以河北為東畿故於大興稱中京以會同為北京以黃龍為上京以中山府為南路應接根本東西南北道里通均慮南宋有取河南山東之心每視之為度外去來之物凡河南財物貢賦悉儲於太名山東之貢賦悉運之於鎮州臨終付囑於忠烈王及諸大臣蓋以南宋為慮及廢劉豫之以其地歸之於宋此忠烈王欲誘以誠宋兵為取江南計也謀既不濟乃復取之故當時控壁中外莫過於中京今上國及古長城外之地已皆陷失魏帝都隣為敵

境兵戈朝起夕已到都彼乃衆大之勢尚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之奏遷都是也但大名不知如何更議定之嗣安王仲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王愛其山川廣袤風俗堅悍力勸自取太祖微服以往歸謂忠獻曰燕京真好真好但我不得失言我死後汝輩自取之今舍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仲無以應完顏律明曰他處不知何如中京斷不可留鼎希古曰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府有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陽陝西有永興惟此八處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貧迤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迤

夏南迤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西河之中間余崇義葺理甚有規模亦可保持嗣慶王宗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北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輔人子孫慶之曰太祖葬長白山今已隔絕盧龍諸陵若使邊鎮得人亦是無患為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為本若北兵未盡燕京必危血食尚可憂况陵寢耶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遷亦須暫時遷避以俟敵勢衰怯然後還都國人多苦熱謂河南暑毒可畏耳慶之曰極北若寒極南若熱惟河南北得寒熱之中賜王既都燕京以親王宗室上國人畏暑每到二月未還歸始興蒲州龍溪過夏至八月回京自大祥與北兵攻陷上國二十年来不往避暑亦

不問有病熱死者忠烈王既復取河南欲遷上國人居於梁宋齊魯時皆以為不便及煬王棄還世宋初立山東河南北人結集起兵請授南宋世宗始令上國人築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人為上國今七十年矣亦不聞上國人以河南為不可居者此小節耳豈可妨大計議論久不決五月葬德宗於福寧陵虞主返上迎泣過悲侍讀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寬聖情在禮不過始接三舉已至併爵爵四舉耳上曰不然卿獨不見諸公近日議論乎陵寢宗廟自茲益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興軍大行臺御史大夫邵纂一作秦奏曰聞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以後當有定議今盛暑無幾秋風漸勁遷國大事敢竟一歲而圖之恐北

兵以來噬臍無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參同我太祖劬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御天下忠獻繼周公之下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災未已臣等思久遠之計國人懷固本之思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於秘書省副王二人既承詔皆無語樞密承旨完顏宗魯首曰盤庚遷亳不可効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推強戰鬪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投梁魏以此禦敵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寇亦能往蘇峻之亂人皆欲遷會稽豫章而王導不聽迄能立國今徒見北人有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捨河北以厭北人之欲則河南山東為國家之久計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廟社稷之重

君臣上下竭力死守與之立於百戰之地得勝勢則固機與復否則固守京都以轉輸中原使中外猶知我為雄強之國臣以為中京有則有則河之南北也無中京則河北不可保河南其能獨立乎云云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謂有人則中京不必動鼎布古中不能平曰諸君各思為社稷計勿懷已私徒為口舌之辯用章本無他意直前言曰中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遷之地可也秘書監燕中書舍人俞憲之著作即雅迪曰樞密之言是也太原缺地瘠復近北國與西夏中山猶燕京也皆不可惟大名洛陽汴京可耳惟王所擇恭政費欽曰汴京為四通八達之衝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

宣和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建湖南湖北漕運今我何仰不若洛陽為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鼎布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洛陽誠可都也但洛陽宮殿廢壞地多荒圯今若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因仍則非以為帝王之都汴都宮闕自正隆主繕修之後今尚堅完氣勢猶壯權居之宜惟汴為可侍即李迪曰國初不以河南為要忠獻王忠烈王常視為去來之物無迫近南宋亦不宜居直學士院孫大鼎曰太宗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有故國之思每切慮之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國已久矣都之何疑宋之用事似非有大志彼云以韓侂胄為戒誰敢議此况吾國兵較北兵誠不

如較宋則制之有餘力。鼎希古曰：衆議紛紜，各為矛盾，自晨至哺，尚猶未決。惟白上以定都於汴，衆猶以宮子迪之言為然。翌日，孫大鼎入疏曰：古今殊時，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知其意則事可知。且竊惟太宗命忠獻王及莊武二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曰忠獻再世，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夕慮朝行，謀終謹始。考其施設，大畧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誘之使至，始行廢辱。凡其子弟，群從布置耳目，搜錄無遺，懼顛木之由，藥終將為國之害。不思康王在於河北，大軍既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由山東以趨淮甸，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四太子越江，窮追於海隅，以乘桴而不

及勝敗相當，勢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其故墟，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諳於政化。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樹立靖康君使其兄弟相為禁持，號令而南。目前謀未盡行，忠烈當國，銳意謂取江南之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地平，彼守河則江心虛，彼若不守河，則是我常歸之。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於黑龍江之柳林，陳王悟室憂宋氏之再興，其臣如張浚、趙鼎則志在復讐，韓世忠、吳玠則習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復搆怨之已深，勢難先屈。欲誘以從陰，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王之所料，及誅廢其喜事，俞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區畫。

然後方成和議，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多流寓於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在南或思歸北，在北或思歸南，鼓扇搖惑，易以生隙。務令斷絕，始無後患。此其三也。此三者堅密深遠，百年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為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乎？先忠獻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深於防衛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京之規既安，惟當經畫兩河，備不失為曹魏、元魏之時，抑又聞鄴於強者難為功，鄴於弱者易為力。鼎希古讀疏，上前已漏下七刺，上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北兵雖熾，若以戰力守中京，則河南、北皆為臂指之用。是護胸膈以保心腹，若捨而去之，我往寇亦隨至，疽食浸淫。

所損愈甚。此一說也。大臣謂兵凶器，戰危事，萬一失利，社稷可憂。若有不虞，百身莫贖，不若避寇以圖萬全。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惟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向。昔二太子到汴，不克而歸，以年忠獻王傾衆之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訖忠議之。忠獻以勛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走荆襄，渡江南，北上策也；揀汰老弱，收集精兵，要棄羅郭堅守，內城此可待四方之援，兵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大城，斯為下策。必成擒耳。復遣一將屯睢陽，以遏東南之援。郭藥師曰：我在南宋二三年，備見其事。朝臣皆是書生，自分黨與，相務為好勝，是者未必

服未是者背後竊笑而未必爭彼豈能有意家國少帝復無英
斷惟人言所惑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宋皆如所料臣嘗憐
之不滿大朝今日有此今日說還明日說任北兵已來那時莫
道宰相不先定策盡耳因下殿再拜求罷上令內侍扶上用章
曰聖駕一面還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此何不可但恐駕到所
在他亦未耳希古曰臣豈不知之恨兵弱不贍使北兵至此當
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上曰卿等且退朕今夕思之明日新看
處分遂退御膳罷上請蓬萊院觀音祠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
有二狐相携而行逐之各登楹而走內侍言近日此物甚多有
戲舞於宣華殿階之上下上附驛曰怪變如此不去可乎時宮

殿多妖異皆此類明日以此諭宰相執鼎希古袖出勅命乞降詔
詔令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南轉運向琬各裝備
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蹙頓可許之六月
上京路帥臣盧之邵奏言北兵昨破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宣陷
順州執督運大使張玄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泊乞賜
進止鼎希古烏陵用章合奏令發遣來欲知彼事九月四日二人
來驛至希古奏先與執政聚問於都堂二人言北人自知深入
雖為上國之害然亦不甚得利益欲明割疆界使之隨定保守
歲賂幾何庶各得無事三大王亦不在他意裏但得約定則和
旦夕須有專使若用章曰二公聞得耶豈他用事人自與說耶

玄應曰某在彼稍聞散聽得人如此說翌日令二人各於河北
諸州權請同知正員俸給聽候遷除八月二十二日北國遣東
部副大人左尚書地永統烈與掌記侍郎完顏天驄來其國書
畧曰北天國相都大人地永贊致書于大金丞相左右立國以
信信生於誠我黑點北天地受先北天帝遺音保佑愛王父子
連年與之出兵近迹觀之完顏雄所立大無意勢如 如稿不
能有國與之構怨何為昨者貴朝自完顏大聲歸後絕不再遣
欲說誠寔阻隔無由今宜無警無慮一切如初犒勞和好貴朝
自詳酌議之具數見報別立誓盟青咒皮十片黃驥段千端馬
十疋火浣布百端為貴朝獻宜白大金皇帝收留二使至遣中

書者門下省都檢詳葛濟年樞密直學士都士雅館伴九月一
日上坐承安名宰執議之用章慶之曰和可許不可恃希古曰
然則今不可却彼以好意來但乞促之何妨張慶之曰豈可信
和自許都自遣兵備自修若信其言和而事：皆廢生以待斃
此趙家二帝為我擒也上曰先朝於趙家亦太甚矣用章曰當
與歲時寧恤及此不如此無以建大業初二日遣諭止使頗如
所約止許以前所踏失州郡為界歲賂牛馬羊各二萬銀絹二
十萬仍命大臣鼎希古等謹致書于北天帝國相尤右親仁善鄰國之寶
大臣鼎希古等謹致書于北天帝國相尤右親仁善鄰國之寶
也聖經所訓故不敬欺由是貴國因皇上之悔禍念赤子之流

離遠示悔函許通和好覽所言之未意敢詳酌以陳誠但自今以前已陷汝之城池悉歸北界惟見存之州郡皆屬本朝封域如斯永為定制子孫相繼久遠遵承仍歲脩牛羊馬足各二萬銀二千萬兩絹二十萬疋以供貴國之需尚沐乞從續常誓約白玉帶一黃金帶二金袍酒器十事銀花器百事綾綺百端綵絹千疋用置回籠宜白北天帝受之北使既去有旨趙子宣張玄應並召還子宣除直昭文館玄應總天駟飛龍十七監勅已出權給事中兼知制誥孫大鼎封還錄黃奏言多事之世士無常守外順內逆惟利所在子宣玄應之歸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為誠臣深疑之自天統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執官吏不

知其幾多不知其存已傳聞戮辱困苦皆是求死獨此二人忽然逃歸情態張皇氣貌不改恐未必非敵所之問古事臣不必言謹按國史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慮南宋君臣之寇若於復讐思有以正之而勢難於自屈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因示室脅而使其臣順導之我倖不從而勉強以聽或可以定忠獻王曰誰可使者忠烈曰惟張孝純可忠獻曰我兵初到太原孝純見霍安國之使使來迎降既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陽圍大梁皆由先取河東彼處誰不怨之遣去如何得應得志此事在我心東三年吳只有一秦檜可用檜初來說趙氏得人心必將有所推立說張邦昌不為人悅服雖立何濟不及半年其言皆驗我

害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拒而中常委曲順從間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着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今只用兵南亦未必終弱若縱之歸國彼處喜懽說事必是得志惟此人可濟吾事更須惠結其心衆皆解其言南臣羈旅秦檜獨溫足一朝資以金寶駕以海舟挾挈而去韓常懼南有疑而忠獻不聽至彼大得權位而所謀始行順昌之戰劉錡欲徑進而召劉錡商就之戰岳飛欲徑進而召岳飛終於殺岳飛廢韓世忠張浚敗趙鼎而南北之勢定歲此行無顧後之憂昌拜泣慟上亦揮淚三衛近從皆流涕昌復欲前送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便宜許臣自施行續次以聞許之

至趙田河涿州進頓食凡二千舉上令分賜二十九日至易州一宿遂行至滄京中山府守臣鄭之紹迎駕十月五日幸中山府舍之紹空諸寺觀區處有條至者如歸民亦安堵是時見顏昌奏北兵將騎已出入界上昌一力捍禦行乞早幸大名庶得中山之兵可以協力拒敵詔太原帥臣完顏真出兵與嵐代兵城飛狐口防北兵自燕山府間道趨河東也六日午駕起中山自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臣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君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具言備位大臣使鸞輿至此死不贖罪遂幸大名府舍是夕而寒軍人爭薪草撤民屋洵喧呼用章親至慰撫余崇義全鞭管事人於銅雀街

計人分給內外乃定恭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完顏叔靖直照文館直學士院聶宗明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為御史李彪所彈各罰金是夕除兵部侍郎即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聞感恩奮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八日有旨令張師顏等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彝鼎古器並如舊制是日汴京吏民指所乘車曰恰好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耶其間士民亦有見上儀從不整為之泣下者十一日鎖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遷太保鄭國公烏陵用章遷太尉衛國公張慶之遷特進濮陽郡公自餘各如恩秩皆准赦字所降自駕祭燕京至汴前後詔詰皆孫大陽盧之憲二人為之是夕革制罷共宿玉堂翌早舉以湯臚

寺雄孝孫戲之曰聞說有潤筆不問罰金者

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宗都燕京司天監郝世才為人明敏精於天文地理忠獻王攻伐遼宋每携以行前後所言皆驗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潤但可以兵守難以文治若調遣兵戈南征北伐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修飾禮文禍亂必作又太和末年有謠言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皆留及朝廷將遷其言悉皆應驗草澤王天復上書帝坐不安國家當有變更宜思順動庶可無虞燕京土氣耗竭物極而衰惟變則通願順天地之心以延宗社之福以此推之遷都固皆前定

耳

元玠初冠時與張升之甥結忘年交一日偕孫怕玉訪焉升之幅巾出迎設席延坐談論宋金廢興頗末少焉焚香啜茗具饌過午出書一編其載題南遷錄乃張師顏所紀金國遷汴京事迹升之曰此大金秘書省文字是家祖父之所遺者也元玠欣然悅之其間所記雄強衰弱環攻戰守歷歷可觀於是懇假抵舍秉筆錄之以為寶玩後因金國志刊行與此書較之事語頗同而人君年號俱各殊異未審其孰是然元玠之管見當時南遷張秘書親隨乘輿晨夕執筆侍側而其所記之書豈其差舛金志非本國史

出於南官進宋之書中間或有誤焉未可知也然元玠亦未敢定其是非僅好古博雅君子覽其國書考其誤舛改而正之誠此錄之幸也大德丙午良月浦元玠拜書

大德丙午緒寫南遷錄五十餘年歲之家塾至正丙申松城遭值兵火家藏之書七百餘本與此錄俱為灰燼每思念之不忘戊戌春仲移居汴西忽於腐紙之中得其錄之舊抄本紙將朽焉字將滅焉於是復寫成帙以供老眼觀焉後之子孫見之庶知好書之難得也四月一日浦梅隱識

趙興皆賔退錄曰近歲金虜為韃靼所攻自燕奔汴有南

1

史 45—157

林玉露以遣秦會南還事見此書所載張大鼎疏

而證其可信未免好異然金史所載宣宗見浮碧
池有狐相逐而行遂決南遷之計其事實本此書
不知元時修史者又何所見而采用之也

皇元聖武親征錄

烈神祖先皇帝諱也達

帖木真幹怯忽魯不花輩還軍跌里溫盤陀山時

我太祖聖武皇帝姓生右手握凝血長而神異以獲

帖木真故命為上名初族人泰赤烏部長列林舊無

怨於我後因其主阿母可汗二子塔兒不台忽憐拔

都有憾遂絕烈祖泰世時上冲切部衆多歸泰赤烏

上聞近倚脫端大兒真亦將叛自泣茹之脫端曰今

清澤既涸堅石已碎當復何為遂去上母月倫太后

麾旗將兵躬自追叛者大半還俗將察刺海背中鎗

創甚上親視勞慰察刺海曰自君登遐部人多叛臣

不勝忿遂追苦戰以致然也上感泣而出時上麾下

柳只塔兒馬刺別居薩里河統薩爾氏札木合部人

亮台察兒居玉律奇泉衆來薩里河掠柳只收馬柳

只麾左右匪群馬中射殺之札木合以是為隙遂與

泰赤烏亦乞刺思元魯吾郡也勒八魯刺思霸隣諸

部合謀以衆三萬來戰上時駐軍答蘭版朱思之野

亦迄判部人捏辟之子字徒先在麾下自是曲隣居

小遣下妻台慕奇二人逾阿刺烏亮刺烏二山來告

變上集諸部戒嚴凡十有三翼月倫太后暨上諸昆

弟為翼三哈初來之子奔搭必板相充不哥速敦木

兒忽好蘭等統阿答兒介察忽蘭火魯刺諸部及鮮

明昆和顏之子迭良境火力台不答合罕為一翼札

刺兒及阿哈部為一翼答聖台大察兒二人及朵忽

蘭搜石思火魯罕撒合夷直部為一翼忽相徒忙納

兒之子蒙哥只兒哥為一翼忽蘭脫可汗之子柳

只可汗為一翼按塔為一翼忽蘭脫端二人為一翼

走相赤納玉烈二部為一翼軍大戰于答蘭版朱思

之野札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半途為七十二姓

衆狼為食是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內無統紀其

族烈部與我近常獵幹札刺馬思之野上時亦

獵圓陣隔相屬既而合上曰可同宿于此乎彼曰獵

騎四百獲糧不具已違半還上曰命給助同宿者越

明日再合圍上賓之使馳就近彼陣謀多獲以厭其

心彼衆咸相告曰泰赤烏我雖兄弟常探我車馬奪

我飲食憂恤我者其此人乎大稱美而歸上因遣告

之曰可來結盟否照律之長玉律拔相謀於族長馬

兀牙答納對曰泰赤烏何惡於我彼以為兄弟何遽

降之不從玉律拔相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謂

上曰如我屬將有無夫之婦無收之馬而未以泰赤

烏長母之子討殺故也我搭當棄從義而拈之上

曰我方熟寐猝驚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曰汝之言

我素心也汝無車所至余悉力而助也既盟後二人

食言叛歸少族人忽魯忽兒章怨塔海答魯反側遂

殺之烈部已亡矣泰赤烏部衆苦其長非法相告

曰太子和也永人以已衣衆人以已馬安民定國必

此人也因悉來歸赤老溫抗相哲別二人寔泰赤烏

族脫：奇家人亦來歸初上嘗為塔兒忽台所執亦

老溫拔相父梭魯罕失刺密釋之是時歸我哲列子
來寔以力窮故也夫力哥也不于手執忽阿失拔相
塔兒忽台二人來至忽相渾野復從之去止將已子
乃才阿刺二人來歸後棚只魯鈔罕二人率朵即
吉利刺兒部及葉萊勝和率忙兀部亦來歸日後上
同月輪太后暨哈撒兒幹真那顏諸昆弟族薛徹大
且等各以旄車載酒酪大會于幹難河林木間會中
太后暨上謂族人薛徹別吉及其母忽兒真哈敦共
置酒駱連一華囊其次母野別該前獨置一華囊忽
兒真哈敦怒曰今不尊我而責野別該乎遂管主膳
者失立兒泣曰蓋以捏辟太后葉連該命拔相二君
去世我專為他人所辱至此因大哭是時別里古台

顏掌上多列思事保禁外親攝上馬播里掌薛徹別
吉乞列思事播里從者因盜我馬別里古台執之
播里怒斫別里古台背傷左右欲開別里古台止之
曰此仇汝等欲報乎我傷不甚也姑待之不可由
我致隙其衆不聽各執馬乳擣斫木枝疾聞我衆勝
之乃奪忽兒真大里真二哈敦局麾下於是絕好復
復議和遣二哈敦歸行武之際塔塔兒部長寬兀真
突里徒背金鈞金主遣丞相完顏察帥兵逐塔塔兒
北走上聞之遂起近兵發自幹難河迎討之人論月
兒介來助候六日不至上以麾下兵與戰刺亮失
圖忽刺亮失圖之野盡擄其車馬糧餉殺斃元其突
里徒天獲大殊衾銀綳車各一金兵回金主因我滅

塔塔兒界上為察兀忽魯諾哈亦冊克烈部長脫
憐為主時我衆居哈連捷澤間為乃蠻部人所掠上
怒曰若者別里古台為彼所傷我捨魯議和而不聽
今何乃乘機勢凌我因發兵于大川至桑英盤陀山
大撈月兒介部惟薛徹太且僅以妻孥數人脫走上
時居塔剌刺之野有克烈部汪罕可汗率札阿紐字
未歸遑窺里乞部與我會戰上與札阿紐字迎敵之
其衆敗走是時有土滿土伯夾董氣諸部乃克烈敗
散之衆亦來降汪罕可汗始與葉連該可汗和好相
稱按答送物所以然者由初汪可汗文忽兒札胡思
孟祿可汗既卒汪可汗殺我昆弟其叔父菊兒可汗
率兵與汪可汗戰逼汪可汗於哈刺溫隘敗之僅以

百餘騎脫走奔葉連該可汗親將兵逐菊兒可汗走
西夏復奪部衆歸之汪可汗感德遂盟按塔後汪可
汗羊也力可哈刺者以其多殺昆弟叛歸乃蠻部立
亦難亦可汗亦難亦可汗發兵伐汪可汗盡奪克烈
部衆與也力可哈刺汪可汗脫身塵走三城奔赴奧
丹主菊津可汗既而復叛之涉畏吾兒西夏諸城邑
中道糧絕遺乳羊五頭以饒禁羊口奪其乳為飲刺
索駝血羹為食困甚僅至曲薛兀兒澤上聞之以其
初與先君按答之故及遠近侍塔海雪也該二人往
招之來上自怯祿河遂親迎撫勞安置軍中入賑給
之後秋上同汪可汗會于土兀刺河上黑林間結為
父子禮是年冬月兒介部先脫走者薛徹太且追至

帖列徒墜滅之次年秋上發兵于哈刺哈河代我里
乞部主脫脫戰于莫那察山遂掠兀相夷幾里乞二
部取其衆上盡以其所獲給汪可汗其後衆稍集不
我軍自侵蔑里乞部至兀刺川殺脫脫之子 上居
思別吉虜忽相台察勒渾二哈敦及招脫脫次子和
都赤剌溫二人領部衆而來所奪不以秋毫與我脫
脫奔八兒忽真之隊後上與汪可汗征孟祿可汗至
黑宰八石之野盡虜其民孟祿可汗先遣也的脫字
魯領百騎為前鋒我軍過之走據高山其馬鞍轉墜
擒之冬上與乃蠻部時曲薛徹八刺二人遇于拜答
刺邊只現之野日暮列陣對宿期明日戰是夜汪可
汗多燃火于所陣地使人不疑潛移衆於哈薛兀里

河上時札木在幕下日出望見汪可汗立旗幟非舊
慶馳往問之曰王知衆否我昆弟如野鳥依人終必
飛去餘皆白翎鵲也極息慎上寧音去予我常言之
矣部將曲憐拔都聞之嘆曰至愛昆弟之間何為此
言也和都赤剌溫因是亦叛汪可汗歸其父脫脫所
居上見汪可汗移去曰此輩無乃異志乎即解陳去
駐徹里川汪可汗至可汗上兀刺河其弟赤剌合鮮
昆及札阿細字自也迭而按臺河來會父軍曲薛吾
徹八刺赤其不備虜其部衆又掠汪可汗所居邊民
牛馬輜重而還赤剌合里阿細字僅以身免奔告汪
可汗可汗命赤剌合時已無從追之且遣使來告曰
乃蠻為不道掠我人民天子有良將四人能假我雷

怨復人民乎上釋前憾遂遣博爾木赤顏木華黎國
王博羅渾那顏赤老溫拔四將帥兵往救之凡至我
軍至赤剌合先與將其迎吉火亦秃兒于孟塔九
奇二人追至忽刺河山曲薛兀徹八刺迎敵擒之迪
吉火亦秃兒于孟兀二人流矢中亦刺合馬膂幾
為所獲須曳四將兵亦至救赤剌合大敗其衆盡掠
所奪歸之汪可汗可汗深感上德謝曰曩以困乏未
歸荷太子切 存撫今已亡之國又奪歸之知將何
以報也時間脫 復出入忽真隱居統烈渾上率兵
復討之後上與弟哈徹兒計乃蠻部至忽蘭蓋側山
大敗之盡殺諸部衆聚其尸焉於是中境令還軍時
見乃蠻勢弱不足慮矣上會汪可汗於薩里河不魯

告產發兵征太赤烏部與其長流忽阿忽出忽憐忽
都答兒奇大戰于幹難河上敗之衆帖瓦忽都徒思
曰奇察兒別吉答兒忽台奈憐秃忽都答兒至月良
秃刺思之野擒之阿忽兀忽出忽敦忽兒章走入兒
忽其險忽憐奔乃蠻部後哈答介散只兀赤魯班塔
塔兒弘吉刺諸部會盟于阿雷泉上腰斬白馬為誓
欲襲我軍及汪可汗於是弘吉刺部長迭失遣人來
告上聞之遂與汪可汗發兵自虎圖澤進戰于孟亦
烈川大敗之冬汪可汗分兵由綠憐河指忽八海牙
山先發部衆後成列而進其軍札阿細字以汪可汗
反覆不常遂謀於渾八力按教阿達漢大脫兒迭先
大兒四人我凡無處之心屠絕昆弟常剛於熟丹

觀其心性若此終不能存我輩亦不使國安矣今何計處之按款阿述泄是語於汪可汗汪可汗令欽大燕脫兒及滿納二人至帳下解其縛謂燕大脫兒曰吾輩自西夏而來道路飢困相誓之語忘之我心非汝也味其面座上之人皆起喚之按款阿述曰余亦與此謀不忍捨王所以來告也汪可汗責札阿紺字曰汝常懷其奸若札阿紺字不安後與燕大脫兒延晃大兒納滿脫憐太后等俱奔乃蠻冬汪可汗店於忽八海牙兒上駐軍於撒兒山起兵代塔塔兒部畏阿刺兀都兒乞兒哈太后察忽斤帖木兒等戰於塔合閣根木奇思之野大敗之時弘吉剌部亦來附土革哈微現居別所從其麾下暫不哥之計往探之上深切責於是弘吉剌遂附札木合與亦乞剌思大魯剌思魯班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會于健河共立札木合為局兒可汗謀欲侵我盟於虎律別兒河岸為誓曰凡我同盟有泄此謀者如岸之堆如林之伐言畢同舉足蹋碎刀所林駭眾駭馬悉赴我軍有塔海塔者時在眾中上麾下照烈氏抄吾兒與之親往視之偶並驅定不知有是謀塔海塔以馬鞭策其肋抄吾兒顧塔海塔目之抄吾兒悟下作施塔海塔哈因告之河上之盟曰事急矣汝何往抄吾兒驚即還過大魯剌氏也達該言其事時赴上告之也達該曰我常婦之子與忽即不花往來無旦夕我左右止有幼子及家人大力台甘因命與大力台

誓而往乘以蒼驢白馬囑之曰汝至彼唯見上及后兼我婿哈微兒則言之苟泄於他人願斷汝腰製汝背誓訖乃行中道遇忽八都哈刺策力吉台軍圍為其延兵所執以百識得解因贈以術色金馬謂曰此馬適可脫身進可及人可乘而去既又遇斃車白帳之隊往札木合所者隊中人出迎兀兒抄兀兒乘馬絕馳而脫至上前悉告前謀上即起兵迎之戰於海刺兒帖兀大魯罕之野破之札木合脫走弘吉剌部未降

壬戌金聖宗景泰三年發兵于兀魯回失連真河代按赤塔兒察罕塔塔兒夏頃兵避暑此戰先擊衆曰苟破敵遂北見棄遺物慎勿顧軍車畢共分之既戰屢勝族人按彈大察兒答力台三人台背約上合虎必來哲別二將盡奪其獲散軍中是秋乃發益祿可汗會策力乞部長脫別吉原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暨阿忽出拔都忽都花別吉等來犯我軍及汪可汗上遣先騎乘高覘望於棍干責因都微兒亦忽兒黑諸山有騎自赤黑山來占乃蠻漸至上與汪可汗自兀魯回失連真河移軍入塞汪可汗子亦剌哈居北邊後至高樓嶺方下營蓋祿可汗馬之曰彼軍漫散候其聚吾悉擒之時附忽出大都二部兵從乃蠻未與前鋒合時戰遙望亦剌軍勢不可動遂還亦合剌奔亦八塞會我軍擬戰置輜重他所上與汪可汗阿蘭塞為壁代戰于開塞壇之野彼祭風

忽及為雷所迷軍亂填溝墜堦而還時札木合同蓋
條可汗未中道札木合引兵回過立已為可汗者諸
部悉討掠之冬上出塞駐於阿不札闊我奇兒之山
汪可汗居於別里怯沙陀中是時上與太子木赤求
聘汪可汗少現由嫩汪可汗之孫克散合亦求上公
主大阿真伯嫩俱不諧自是稍疎札木合聞之往說
亦合利曰吾按答謂太祖也常遣使通信子乃察太
陽可汗時將不利於君今若能加兵我當從傍協助
時亦刺合居別所來會父汪可汗上族人答力答幹
真斤按彈火察見答海忽刺海刺答見斤木忽兒哈
禮札木哈等皆我逆且說亦刺合說之曰吾等願為
効力若討月倫太后諸子亦合刺信之車帳相間捕

兵共謀遣塞罕脫脫于言之於汪可汗汪可汗曰札
木合巧言寡信人不足信亦刺哈曰彼言者有口
有舌何為不信屢遣人言之汪可汗曰我禁汝禁汝
輩不從吾身存立寔賴於彼衆老遺骸莫得安寢今
喋今喋不已汝當自能為之毋遺我憂既而有異志
悉燒我牧地

癸亥春汪可汗為詐計曰彼前者嘗求婚於我我不
從今宜許之後其未寔定約必擒之遂遣不花台已
察來請上率麾下十騎往赴之宿於寢里奇帳中越
明日與寢力池亦可謀使回汪可汗語曰我收鮮羸
弱方從思之合命一人彼赴寢足矣既遣使上即還
時汪可汗近侍也可察合開苦開圖上謀歸語其妻

因曰人若有言泄此於上當我何哉其子亦刺罕止
之曰此無據言之恐他人以為寔也可察合聞收馬
者失月供馬適適至微有所聞問其弟把帶曰邊所
議者何事該知否把帶曰不知察合蘭次子納齊坐
帳外方礮鐵開之罵曰割舌者邊我不言乎今事已
然當禁誰口也把帶謂乞失力曰我今知矣可因赴
上言之遂入已帳語行止有一羔殺之折肘榻煮熟
夜馳見上告其謀曰汪可汗將圖太子其計定矣上
聞之止軍於阿蘭塞急移輜重於失連直河上急遣
折里麥為前鋒自莫運都兒山之陰行汪可汗亦領
兵自莫運都兒山陽由忽刺河下魯哈二山而來時
有大水也迷兒二人者因散馬見汪可汗軍至亟來

告上時移軍令開只之野未及為倚日即整兵
出戰先敗朱力斤部衆少敗董泉衆又敗大力烈門
太石衆進逼汪可汗護衛其子亦刺合馳來衝陣我
軍射之中頰其勢太挫斂兵而退上亦將兵至幹兒
弩元遣感哥山岡軍凡四千六百騎沿哈勒合河順
進分為兩隊上親將二千二百騎行河南岸元魯吾
壯兒二部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北岸上以私言刺部
先為婚親遣使謂其長帖木哥阿蠻部曰汝若來順
則女子而容外甥資質俱在不然則加兵於汝矣遂
行至董哥澤脫兒合大魯合之地駐軍上遣使阿里
海政責於汪可汗曰我合大軍駐董哥澤間草蕪馬
肥謂汪可汗言之皆汝蒞律可汗嘗謂汝我兄忽兒

札忽思蓋祿可汗之位不我與自奪之汝必殺諸昆
弟詐言太帖木兒后不花帖木兒輩不知所存是故
菊律可汗逼汝哈剌溫之隘汝窮迫無計僅以百騎
來歸我先君我先君率兵偕汝以雪前恥而泰赤兀
部兀都兒吾難八哈只二人助兵幾計不可知其時
道經哈剌不花出谷之上又出阿不札不花哥兀之
山又踰秃烈壇秃零古蓋連壇零古關群隘曲笑兒
澤跋涉重險始至其境適值彼山年得窮其國被荷
律可汗時問避我於塔剌達野我又逼之僅以數十
騎遁走河西之國不復反矣我先君書以土地人民
歸於汝由是結為按答我過導汝為父此我有造於
汝一也又曰父汪可汗汝其時汝埋雲中如沒日底

汝弟札阿鮮字居漢塞之間我發聲轟以乎聲唱
隱而招之彼其聞我呼見我招遠來投歸我乃發
山而望倚廬而待其至又為三部篋力乞所逼我以
其遠來肯令死之也所以告殺兄誅弟此謂誰薛徹
別我弟太丑乞魯為弟我是我有造於汝二也又曰
父汪可汗汝既出雲中顛日底來歸於我使汝觀不
過日午贏不過月望所以然者何哉我昔與兀都英
部戰于哈丁黑山之西木奴又力之野多獲孳畜糧
重悉以與汝不過午贏不過月望若實此之田也是
我有造於汝三也又曰父汪可汗汝征滅萬乞陣
於不剌川遣使現侯部長脫不待陣而先戰獲忽
都台察魯澤二哈敦因招其二子火都赤剌溫合部

叛歸汝又為曲薛九撒八刺追襲汝汝人民使來告
我我遣四將領兵戰敗之盡歸所掠於汝是我有造
於汝四也又曰昔我出哈兒哈山谷馬君忽刺河班
答兀卓兒完忽奴之小相見時於時不已言乎譬如
毒牙之蛇所傷勿以動念吾二人唇齒相見始可間
離汝今以蛇傷而間我手唇齒相見而離我手父汪
可汗我時又如青雛海鶴自亦忽兒黑山彈越於孟
而之澤擲班脚鶴以歸若此謂誰哈答介散只兀弘
里刺諸部是也汝豈非假彼諸部之立而驚畏我耶
是我有造於汝五也又曰父汪可汗汝何嘗有造於
我我造汝者凡若此與其驚畏我何不使我眾賜
不怠安榻而卧使我亦子痴婦得寧寢乎我猶汝子

勢雖寡弱不便汝有慕於他我雖愚不便汝有慕
於他賢也譬如以輪去一不能行也使使牛汗繼之
恐盜係之實饒又如以雙輪偶斷其一牛情破願徒使
跳躍不能前也以我方車獨非一輪乎凡此諭汪可
汗也時上族人大察兒按戰在汪可汗部中上因使
謂之曰汝二人欲殺我將棄之乎瘞之乎吾常謂上
輩人兒合拔都二子薛徹太丑詎可使幹難河之地
無主累據為君而不聽也又謂大察兒曰以汝淫辟
太石之子吾族中當立汝又不聽又謂按彈曰汝為
忽都刺可汗之子以而父嘗為可汗推位汝亦不能
吾悉曾讓汝等不我聽我之立寔汝等推也吾所以
不辭者不欲使萬葉王久居之地斷不通車之途

吾夙心也。假汝等為君，我當前發，得獲獨重，亦歸汝也。使我從諸君，或我亦將遮歎，進使汝得從便射也。又為按彈大察兒曰：三河之源，我祖定與母合也。人居之，又謂脫憐曰：吾輩我以汝是馬祖家奴，吾祖降僕，故尊汝為單也。汝祖諾塔乃吾祖察刺合令忽統必乃二君所虜，諾塔生雪也。哥：生潤：出里兒思之本：生折淡晃脫合兒：生汝：世為奴虜，誰之國土汝哥取之，縱得我國按彈大察兒必不與也。昔我等居汪可汗所，早起也得飲王青鍾馬乳，汝輩起知我先飲而妒之耶？我今去矣，汝輩恐飲之吾輩脫憐量汝能費幾何也？又謂按彈大察兒曰：汝若輩吾父汪可汗勿使疑汝為察九忽魯。謂人相之白之

族而累我，即王可汗交人馬，厭於我，尚爾況汝等乎？繼然今更豈能到來冬矣？又為我父汪可汗曰：可達城毅阿達連八力二人來報，否則遣一人若吾麾下忙納兒拔都失彼銀鞍黑馬，在王所就將來鮮晃按塔柳兒也。汝亦遣必力哥別吉脫端二人來，否則遣一人札木合按答暨阿赤失開阿刺不花帶亦否？大察兒按攤各遣二人來，如我東向可與納兒脫憐呼陳端兀之源來會，如西向可出哈八刺漢答兒哈之山順忽魯班不花諸思河來會也。汪可汗聞上前語曰：唯我子載之，王子鮮晃謂其父曰：彼何嘗定意得我為按答時以現視我耳，何賞稱君為父時以老奴視我耳？又何嘗遣韓士馳御馬以及我，彼能勝我。

聽取吾國若我勝彼，亦取其國也。因戒其部將及別力哥別吉脫端曰：倘而奈達而旗林而馬以需進也。上既遣使於汪可汗，遂進兵掠擄弘吉剌別部溺兒，所以行至班朱泥河，飲水暫聚時，有赤乞列部人亭徒者為大魯剌所部逼敗之，因過上同盟是時上示哈撒兒別居哈刺渾只教山，妻子為汪可汗所虜，亦挾幼子脫虎走，報絕探鳥卵為食，來會于河濱，上與汪可汗戰于合蘭真沙陀之地。汪可汗居於只威忽廬之地，時上麾下答力台幹真按彈折溫大察兒別吉札木合八隣按哥台脫憐海塔海忽剌海等及忽都答部衆在汪可汗所，相與謀害汪可汗曰：此不可依也。將叛去汪可汗，覺其事討逐之，是時答力台幹真八隣撒合英嫩真諸部稽顙來歸，按彈折溫大察兒別吉忽相花札木合等奔乃蠻主泰陽可汗，上移軍自班河來，秋大會於幹難河源，遣代汪可汗上遣使哈柳答兒抄兒塞二人往可汗所，假為上軍哈撒兒語謂之曰：瞻望我兄還，忽速健涉徑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父所，我今蔽木枕塊藉壤仰星而臥，我寬賴王父故強有諸王苟從之，吾終歸王父也。汪可汗因遣使亦充兒干我煮潦器盛血與之盟，哈柳答兒抄兒塞二使將亦剌兒干來上，不與語即送於哈兒抄兒所，上因以二使為卿尊，領兵夜馳至撒兒達都山，出其不意破汪可汗軍，盡降充剌部衆，汪可汗僅以子及數騎脫走，願其左右謂其子亦剌合。

曰我父子相親其可絕而絕之乎今由此緩頰兒絕矣至理辟烏柳河為乃蠻部主太陽可汗之將大里連八赤帖迪沙二人所殺亦剌合走西夏過亦即納城至波黎上蕃部即討掠且欲居之吐蕃收集部衆逐之散走西城曰先居微兒哥思蠻之地為黑隣赤哈刺者殺之上既滅汪可汗是冬大獵於帖友該川宣布號令俾旅歸龍庭上春秋四十二時乃蠻太陽可汗遣使月忽難謀於王孫部至阿剌忽刺的乞犬力相白達是也曰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可之世豈有二王哉君能斷吾舌翼奪其族矣阿剌忽思即遣使桑兒必塔失以是謀先告於上後舉族來歸我之與王孫部親好者由此也

甲子錄泰定四年春大會於帖木拔川議伐乃蠻官謀曰今畜收疾瘕待秋高馬肥而後可進上羊幹赤子即顏曰毋憂馬瘦我騎高壯今勢已如此其可緩乎以吾料數必取之苟戰勝他日指此地嘗擒太陽可汗當圖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進矣上羊幹里古台那顏亦曰乃蠻欲奪王孫夫若果為奪則身時安之彼國大馬繫志為誘語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必逃散於山林馬難繫必遺棄於原野掩其不虞奪之弓矢豈難哉衆稱善望日祭纛詰朝進兵伐乃蠻秋并會哈勒合河建惑埃山先遣麾下虎必果哲別二人為先鋒太陽可汗至自按臺營枕杭海山之哈只見兀孫河引兵迎敵我軍至幹兒寒河太陽可

汗同寘兒乞部長脫：克烈部長札阿紺字阿隣太石根刺部長忽都花別吉及札木合克魯班塔塔現哈答斤散只兀諸部相合時我隊中一白馬帶鞍轡驚走突乃蠻軍太陽可汗與衆謀曰彼軍馬羸可尾而進然待馬稍壯健與之戰也曉將大力連八赤曰昔君父亦年可汗勇戰不同士皆馬後未嘗使人見也今何怯邪果懼之何不令菊兒八連來汗部可太陽可汗因率衆未數上以弟哈微兒乞軍躬自指揮行陣時札木合日從太陽可汗望見上軍容嚴整因謂左右曰汝等見怯答舉止莫異乎乃蠻語嘗有言耶默罕并計猶貪不捨豈能當之遂提本部兵走是日正與之大戰王明擒殺太陽可汗乃蠻部衆潰夜

走絕且俱墮納忽澤崖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衆悉降於是桑魯班塔：見哈塔斤散只兀諸部亦來降冬再征脫：至迭兒惡河源不剌納綏胡之地元花思篋兒乞部長帶兀孫獻女忽蘭哈敦於上率衆來降為彼力弱散置諸翼中坐視之其人頗不安復同叛為復輜重我兵與戰復奪之上進軍圍寘兒乞於赤安蓋降走古丹脫：里字斤寘兒乞諸部而還部長脫：挾其奔盪釋可汗帶兒乞孫既叛率餘衆至薛良葛河冷刺溫溫築室以居上遣字羅歡那顏及赤老溫拔相并闊那二人領右軍討平之乙丑征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多獲索駱以還

丙寅大會諸王百官於幹難河之源建九游之曰旂
其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後發兵征乃蠻孟祿可汗
飛獵於兀魯塔山莎令水上擒之是時太陽可汗子
屋必律可汗與脫：遁走奔也兒的河石
下即夏頃秋林再休西夏冬克幹難城先遣按彈
不乞刺二人使乞力吉思部其長幹羅思亦難及阿
惑里刺二人偕我使來獻白海青為海也
戊辰春班師至自思夏避暑於龍庭冬再征脫：及
曲出律可汗時幹亦刺部長忽都花剌吉等遇我前
鋒不戰而降因用為卿導至也兒的河盡討策里
乞部脫：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
奔於丹王莉而可汗

己巳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開上威名遂殺契丹主
所置監國少監欲求議和時上先遣按力也奴奴答
郭二人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待我甚厚即遣其官
別古思阿隣帖木兒二人入奏曰臣國聞 皇帝威
名故棄契丹舊好方將遣使來通誠意躬自効順豈
料遠辱天使降臨下國譬雲開見日冰洋得水喜不
勝矣而今而後盡率部眾為僕為子竭犬馬之勞也
當是時策力乞脫：中流矢死不能歸全尸遂取其
頭涉也兒的河時奔喪吾兒國先遣別干若使亦都
護都護殺之四人至與畏吾兒大戰于新河村亦都
先遣其官阿思蘭乾乞字羅的斤亦難海牙倉赤四
人來告策力乞事上曰亦都護果誠心戮力於我以

其已有來獻尋遣安魯不也女答兒班二人復使其
國亦都護遣使奉珍寶方物為貢
庚午夏上避暑龍庭秋復征西夏入李王廟其主失
和兒忽必降獻女為好

辛未春上居怯憐連河時四城哈刺魯部主阿昔蘭
可汗來歸因忽必那顏見上亦都護兒亦來朝奏曰
陛下若恩顧臣使遠者悉聞近者悉見報蒙衣之餘
縷摘金帶之星裝誠願在陛下四子之亞竭其力也上
說其言使尚公主仍序第五遣將脫忽察兒率騎二
十出哨西邊戎秋上始誓衆南征克大水漂天拔烏
沙堡及昌桓撫等州大太子木赤二太子察合台三
太子窩闊台太宗也破雲內東勝武宣寧豐靖等州

金人懼素西京又遣哲伯率：衆取東京哲伯知其
中堅以衆墮城即引退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還不
復設備哲伯戒軍中一騎牽一馬一晝夜馳還忽攻
大掠之以歸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九九斤
監軍萬奴等領大軍力協於野狐嶺又以參政胡沙
率軍為後繼契丹軍帥謀謂九九斤曰聞彼新破撫州
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收于野出不虞之祭宜速騎
以掩之九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金
上聞金馬至進拒羅兒當九九斤命麾下明安曰汝嘗
使北方素識太祖皇帝其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金
國何怨于君而有此舉若不然即詔之明安來如所
教俄策馬來降上命麾下下縛之曰朕吾戰平問之也

遂與九斤義大敗之其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因
勝彼復破胡沙軍於會合堡金人精銳盡殲於此上
歸詰明安曰我與無隙何對衆相辱對曰臣素有歸
志恐其難見故因如所教不爾何由瞻望天顏上善
其言命釋之

兵中破宣德府至德興府失利引剋四子也也可那
顏亦渠附馬率兵盡克德興境內諸堡而還後金人
復敗之

癸酉秋上復破之遂進軍至懷來帥高拱將兵與戰
我軍勝進至古北口大敗之死者不可勝計時人整
山築陣悉力為備上留怯台薄察等頓軍拒守遂別
衆西行紫荊口出為金主聞之遣大將與款將兵拒

隘勿使及平地北其至我衆度關矣及命哲別率衆
攻居庸南口出不其備破之進兵至北口與怯台薄
察軍合繼而又遣諸部精兵五千騎令怯台哈台二
將固守中都上自率兵攻涿易二州即日拔之乃分
軍為三道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為右軍衛太行西
南破保州中山刑洛磁相輝衛懷孟等州齊真定威
州境沿東海破涿所等城而還上與四大子取諸部
軍抵黃大掠平原而還哈撒兒及幹律那顏拔赤得
赤得薄利為左軍由中道遂破涿漢河間清滄景
獻濟南濱棣益相等城奔東平大名不攻除皆望風
而拔下令北還又遣木華黎回攻蘇州拔之上至中
都亦來合

甲戌上駐營於中都北土甸金丞相高拱與其主謀
曰聞彼人馬瘦病乘此大敗可乎丞相完顏福興曰
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都路其心向背未可
知我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宗祖社稷安危在
此舉矣當熟思之今莫若遣使議和待彼若還軍更
為之計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因獻衛紹王公主
今福興來送上至野麻池而還夏四月金主南還外
梁留其太子守中都以太祖完顏福興丞相秦忠為
輔金主行距涿易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
其原給鐘馬還營契丹衆驚遂殺主帥素溫而叛去
惟聽答比涉兒札刺兒為帥而還中都福興聞變軍
阻盧溝使勿得渡所答遣裨將塔塔兒帥輕騎千人

潛渡水復背擊守橋衆大破之盡奪水甲器械牧馬
之近橋者由是契丹軍勢漸振先是那律留哥以中
國多故據有東京咸平等郡自稱遼王所答比涉兒
等遣使詣上行營納款又求好於遼王時遼王亦未
降上命為元帥令居廣寧府金主之南遷也以招討
也奴為咸平等路宣撫復移治於忽必阿蘭至是亦
以衆未降仍遣子鉄哥入質既而復叛自稱太夏王
五月金主苗福興秦忠等守中都亦走汴梁上以
契丹衆來時歸遂命散只兀兒三木合拔都領契丹
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為導引我軍合之至則
與所答等併力為中都金主以檢點慶壽元帥李英
運糧分道還救中都人貴糧三斗英自負以勵衆慶

寺至涿州旋風寨李英至霸州青戈皆為我軍所獲
既絕其糧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盡死秦忠亦棄城
走明安太保入遼之遠使獻捷上時駐桓州遂命忽
都忽那顏與雅古兒寶光赤阿兒海哈撒兒三人檢
視中都舊藏時金帛守哈答國和等奉金幣為拜見
之禮雅古兒哈撒兒受之獨忽都忽那不受將哈答
其物北來上問忽都忽那曰哈答等嘗與你物乎對曰
有之未敢受之上問其故對曰臣嘗與哈答言來城
陷時寸帛尺縷皆金玉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
汝又安得竊我君物為和意乎上甚佳之以為知大
體而重責雅古兒阿兒海哈撒兒等之誠以君集奏
聞上有旨曰軍既集可聽三太子節制也於是上進

兵過鉄門関四太子子攻也里尼沙兀兒等廢城上
親克迭兒密城又破班勒統城圍守哈里寨冬四太
子又克馬魯察葉可馬盧皆剌思等城復進兵

乙亥金石副元帥七斤以道州降本黎華攻北宗金
元帥宣花虎等以城降金御史中丞李英帥援師援

中都戰于霸州敗之中留守完顏福興仰藥死妹繼
蓋忠奔成走明安入守之詔吏天倪南征取平川本
華黎遣火進道等攻廣寧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

百六十有二

丙子錦州帥張鯨以錦州廣寧等郡來降俄而復叛
自號遼西王改元大漢上命本華黎以左軍討平之
丁丑上遣人將連不台援都以鐵果車輪征寶兒乞

部與先遣任西前鋒脫忽察兒三千騎合至新河遇
其長大戰盡滅殘乞兒還是歲以麻部主帶至不皆
思丹城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曰降暑將及且別遣
將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川候八刺那顏因討逆
歡悉平之八刺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寨三太子亦
至時上既定西成置達魯花亦於各城監治之

戊寅封本華黎為國王從率王孫部萬騎火來勒部
千騎兀魯部四千騎忙兀部將木哥漢札千騎弘吉
剌部亦赤那顏三千騎亦乞剌部守徒附馬二千騎
札剌兒部及帶孫等二千騎同北宗諸部馬葉兒元
帥克花元帥所將漢兵及北刺兒所將其丹兵南伐
金國別遣大將哲別攻由出律可汗至撒里桓地克

之先以麻部叛上遣徵兵乞兒乞兒部不從亦叛六
遂命克花太子往討之以不花為前鋒遣乞兒思亦
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燕河水順下招降之因
克兒為思憾哈思帖良元克失的達大因亦而干諸
部

己卯上縱兵征西域

庚辰上至也兒的石河住夏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
幹脫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尋克之

辛巳上與四太子進攻卜哈兒薛達思干等城皆克
之大太子又攻克養吉干八兒等城是夏上駐軍於
兩城連望壇西城可汗避暑之地命忽那顏為前
鋒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古軍攻王龍傑

亦不珍也。哈答因其見源崇山而還時，金通州元帥也，介率衆來降，惟張鐵柄衆奇也，思瓦即據守。哈安不下，上駐軍魚兒濼，合三合拔都帥蒙古軍萬騎由西夏抵掠北山，潼關破，嵩汝等郡亦趨汴梁。至杏花營，大掠河南，回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西北，金元帥那答忽監軍斜烈以北京來降，上遣脫：藥闌兒必帥蒙古兵，丹漢軍南征，降真定，破大名，至東平，阻水不克入掠，而還金人復取之。

壬午春，又克徒思，匿察元兒等城上以暑氣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還，因駁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擄擄開河克野里等城，上方攻塔里寨，朝覲畢，并兵克之三太子克王龍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寨破，後二太子

三太子姑歸相親，是夏避暑於塔里寨，寨高，原時西城達里，擄札蘭丁遁去，遂命哲別為前鋒，追之，再遣達不台拔都為繼，又遣脫兒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寬里，可汗城不犯而過，達不台拔都亦知之，脫忽察兒至與其外軍戰，篋里可汗懼，奔城走，忽都忽那顏聞知，素兵進襲，時篋里可汗與札蘭丁合就戰，我不利，遂遣使以間，上自塔里寨率精銳親繫之，追及革自連河，獲篋里可汗，屠其衆，札蘭丁脫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剌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因大擄折相人民之半而還。

癸未春，上兵循革自連河而北，命三太子循河而都刺，諸合兒既附而叛，上命博羅渾那顏都魯伯二將

討平之，博羅渾那顏卒于彼。

甲申，旋師往各避暑，且北行。

乙酉春，上歸國，自出師凡七年，是夏避暑秋復，從兵征西夏。

丙戌春，至西夏，一歲間盡克其城，時上年六十矣。

丁亥，滅其國，以還太祖聖武皇帝并繼之後，太宗皇帝即位，以前太上皇帝時為太子。

戊子，避暑于輪思罕，金主遣使來朝，太宗皇帝與太

上皇共議，擄力變復，征西域，秋太宗皇帝自虎八會于先太祖皇帝之太宮。

己丑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附馬百官大會，結連河曲，雕阿蘭共冊太宗皇帝登極，太宗遂議征金國。

助貧乏，置倉成，駝驛站，命河北先附漢民賦調，命元

相撒罕王之西域賦調，命牙魯瓦赤王之是年西域

伊思八剌納城城主遣使來降，又西域之西折相及

不刺夷國主躬來朝會。

庚寅春，遣軍將攻守京兆，金主以步騎五萬來援，敗

還其城，尋拔秋七月，上與太上皇親征金國，發自關

郡，隨過川由宮山，狹門關，平陽南下，渡河攻鳳翔，

辛卯春二月，遂克鳳翔，又克洛陽，河中，嚴處城邑，回還避暑于宮山，會諸王百官分三道征收金國，期于來年正月畢集，南京是年秋八月二十四日至西京，執事之人各執名位，元相撒罕中書令帖重合山石丞相鎮海左丞相自此使遣撒哈塔大兒亦征收高

鹿克四十餘城還冬十月初二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時有西夏人連哥者來告黃河有白坡可渡從其言

壬辰春正月初六日大兵畢渡及獲漢船七百餘艘太上皇遣將賁由乃來報集等軍兵已渡漢江上亦遣使於太上皇諭自汝等與敵連戰日久可未合戰上於正月十三日至鄭州守城馬提控者以城降太上皇既渡漢水有金大將哈答魔下欽察著逃來告哈答伏兵于鄧西隨截等候太上皇是夜會無明燭而進哈答移刺聞知入鄧以避其鋒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均州雪作上遣大玉口溫不花國王答思將兵畢至十六日雪又大作是日與哈答移刺合戰于

三峰山大敗之遂擒移刺十七日上行視戰所佳之二十一日克均州哈答匿于地穴亦擒之又克昌州湖州嵩州曹州陝州洛陽濟州武州揚州鄧州應州濟州遂州禁州等來降三月上至南京令忽相忽攻之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暑于官山速不脫拔相燕本乃大兒赤貴由拔相塔等兒等通過金遣荆王守仁之子曹王入質我軍遂退面速不脫拔都以兵三萬守鎮河南林七月上遣唐慶使金促降因被殺之八月金之泰政完顏忠烈恒山公武仙將兵二十萬會于南京至鄭州西合戰是年高麗復叛并命撤兒答火兒亦征九月南京城中言其竭金月兵師六萬北渡河欲復東平新衛二城我軍遂北潰散向

千餘人復渡河南

癸巳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德金人崔五遂殺留守南京泰政二人開門諸速不脫拔都降四月速不脫拔都至青城在立又將金母太后太子二人暨諸族人來獻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歸德府入察塔察兒大兒赤統大軍圍守是月十日遣人入城催降勿應四面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按脫等抄掠漢民七十三萬有奇十一月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領兵五萬進據三十萬石至蔡來助分兵南面攻之金人舉沂萊海州等州來降

甲午春月十日塔察兒大兒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傳位于族人承麟遂繼焚而死我軍入蔡獲承麟殺

之金主遺體南人爭取而逃于金之事如此是年五月於答蘭答八思始建行宮大會諸王百官宣布憲章是年群臣奏曰南宋雖稱和好反殺我元婚侵犯我邊界揚天命征其辜又遣忽相忽主治漢民別遣塔海紺字征焉

乙未建和林城宮殿夏遣曲出忽相都籍到漢民一百一十萬有奇遂分賜諸王城邑各有差

丙申大慶和林城宮冬十一月赤曲開瑞等充西川丁酉夏四月築掃拂城秋八月訪漢儒選擢除李賁

職位
戊戌夏築克思兒城

己亥

庚子春正月命暗都刺蠻主漢民財賦

辛丑春高麗王遣子姪入貢冬十月命牙老瓦赤王
管漢民十一月初七日地名月貳哥忽間病次日崩
壽至五十六在位一十二年

皇元聖武親征錄終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載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時事自
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始紀甲子迄於辛丑凡四
十年史載元世祖中統四年叅知政事修國史王
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此卷疑卽當時人所
撰上者其書序述無法詞頗蹇拙又譯語訛異往
往失真遂有不可盡解者然以元史較之所紀元
初諸事實大槩本此書也史言太祖滅國四十而
其名不具是書亦不能悉載知太祖時事世祖時
已不能詳非盡宋濂王禕之掛漏矣

平徭記一卷

〔元〕虞集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徭記一
卷》提要

平徭記



元



前史官虞



昔在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
照莫不來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
風俗皆有以遂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
不得妄作此至元之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豐穰
繁息而有司寢弛於無虞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
統踰絕高險外薄海島幅員數千里山川鬱結瘴癘時
起朝廷寬其徭使簡其法令吏乎其地者狃優而倖厚

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之難制則固有
之若所謂曰生徭曰熟徭曰撞人曰款人之目皆強橫
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固自
保困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歆苟得
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
其義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
不遜者或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掠克殘忍之不
厭是非不明而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
懦弱尤不免於動作況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痛

勦弗息朝廷未嘗不思所以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悟非常之賞昧於黷貨之欺而用百之差徒足以敗事而興誚經事苟卒所忘者制郡縣以扼其要害置廣吏能將以參錯其出入因其勇黠而用之官軍之脉終貫通豪壯之心力劫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又以忠信廣介之官盡其土明耳目公賞罰而持父焉不知出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人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悔乎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為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薦以處州萬戶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顏

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軍是年冬十月徭寇以其衆起賀州富州之境入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以軍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於峰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級繼而石堡病卒公以隨省某處萬戶某處戶之軍以行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溪源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酋唐七十二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一級獲勢未已降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亦

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十九百六十七級復富州縣得邊蓬寨巡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攻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擒之湖廣平章探馬赤至軍公軍破寇所據月虞等一十二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黃辛等一十一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朶兒只顏以湖廣叅政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藍田米落等處潰徭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輸其酋潘光叔陸秀琳等來

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願輸租三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小應洞斬首三級徭寇盡潰發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袍笏得為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寇八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八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嘉新縣咸水等二十餘處酋潘三十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俸傳四藤之峯溪縣前沈明等得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計其地止一百七十八處戶八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

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謀叛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
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三千餘人據北三都
公遣千戶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屯兵萬戶忽都
峇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得地公引
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射殺
三人忽都峇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人有
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戶陶庭蘭識之曰此首
賊梁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
之者六人賊少却保山頭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炮

笑其寨軍士四面構緣以上運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殲
矢箠為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尤強悍者十七人賊潰
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
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為保鄉導者滿壽撞人
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餘黨保
嚴洞以竄謀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出者時暑水
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日抵慶
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欽之靈壁與省臣
分道追寇十月十日抵慶遠知賊之軍會攻賊賊潰又

分公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
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還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
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連擊中廟屯營蘆村洞擒
其酋盧推盧開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
日攻唐妙隱峒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
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廟洞賊永高墜石擊官軍公遣
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
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勅公顯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顯
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嚴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

立不可上寇又礮石毒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
其巢擁草積其洞口乘風燕之韋千四棄其衆走捕得
之其洞火數日乃絕妻積家屬殲焉又與省臣分擊上
下郭蘇村潘村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粮運不得至抹野
業以食與省臣引兵采賓州二月十一日有詔亦以江
西行省某官統某處萬戶兵平章忽都魯迷失每牙總
之湖廣之兵平章某總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
十萬戶三人以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晚者洞擒八人
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江縣得古者之餘黨十一

人戮之督州倖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滿千五等二十人斬首二級三月五日擒古者餘黨之前梁七等二十一人初九日慶遠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息嶺李全甫子姪僭稱王號執我萬戶哈刺不花殺千戶乃蠻歹流劫鄉社燒毀倉庫累降復叛投充北撞窺伺兵機門兩省合軍使懼而逃去未易可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橫如民言督千戶蔣元鳳誘之出設伏擒之并李萬盛韋包弟又遣萬戶劉某與荅刺罕及願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一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日

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黃峽水碓滑石等寨擒一百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聲久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之同為師者某人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省以公功言於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天子為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有差仍命其子安因佩金虎符襲慶州萬戶鎮撫州行御史臺川監察御史伯顏甄賈加万等水道憲使郭某副使某食事某某上公定蹟

凡幾章達於朝而朝廷信之所部宜之譬如嬰兒餓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而未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為保障今姑以作亂者形勢之所擊也以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藉撞人以制撞強而收假融款以制撞款盛則又而叛者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潦浸則衆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安折無不密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旦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

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公則拳拳於被掠賈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為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之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荅刺罕之兵勇悍馳疾所至多克稍失其取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焉慶遠深入南丹某阻

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萃為
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成之使不得動作文
書屢上朝廷必將信用之為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
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
目以相示集歷觀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改
守使後來有所規隨至正元年五月甲子為之記



平遙記 終



平遙記一卷

浙江吳玉
堪家藏本

元虞集撰集字伯生號道園崇仁人仕至翰林直
學士兼國子祭酒事蹟具元史本傳元統二年冬
猺寇賀州富州至元元年廣西宣尉使章巴顏案
顏原本作伯
顏今改正討平之集為記其始末後有舊跋云
此紀章巴顏平粵西猺洞事跡備國史之採也而
同事出師之人不記其姓名及上功於朝之諸臣
名以某某槩之失史家法矣今核其文體乃勒石
紀功之作非勒為一書上之於史館者故所存之
藁皆闕其名姓以待填猶之唐宋文集書首稱年
月日某再拜墓志之末稱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原
側耳遽以有乖史法詆之非也

御著大狩龍飛錄二卷

〔明〕世宗朱厚燁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朱厚燁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狩龍飛

錄二卷》提要

御著大狩龍飛錄

告

皇天于

玄極寶殿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嗣天子臣御名祇奏于

皇天上帝

曰臣取今月之十六日命駕出京南詣湖廣之

御著大狩龍飛錄

承天府地方有事祇伸

聞奏仰希

天慈

俯垂加佑悉俾安吉謹

奏

告

謹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嗣天子臣御名謹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希

忠敢昭告于

土地祇

曰臣取今月十六日出京躬詣南楚之

顯陵視計敬此

祭告伏祈

鑒佑俾悉安吉謹

告

告

御書大行龍飛錄

二

二

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皇祖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

曰玄孫取今月十六日寅吉出京往詣湖廣承

天府

顯陵實計用是

祭告伏惟

聖鑒昭臨大加

恩佑俾內外以綏安

此子孫于康健玄孫躬伸拜

辭謹

告

告

成祖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御書大行龍飛錄

三

三

庚戌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師兼太子太師

翊國公郭勛敢昭告于

皇祖成祖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

曰玄孫取今月十六日躬巡南楚之國計視

顯陵出京在即恭遣

祭告以

辭伏惟

鑒佑俾悉安吉謹

告

告

仁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師兼太子太師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夏言敢昭告于

皇祖仁宗昭皇帝

御著大狩龍飛錄

經

四

誠孝昭皇后

曰玄孫取今月十六日躬巡南楚之國計視

顯陵出京在即恭遣

祭告以

辭伏惟

鑒佑俾悉安吉謹

告

告

祭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敢昭告于

于

至高祖考宣宗章皇帝

皇高祖妣孝恭章皇后

曰玄孫取今月十六日躬巡南楚之國計視

顯陵出京在即恭遣

御著大狩龍飛錄

經

五

祭告以

辭伏惟

鑒佑俾悉安吉謹

告

告

英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曾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許讚敢昭告于

皇曾祖考英宗睿皇帝

皇曾祖妣孝莊睿皇后

曰曾孫取今月十六日躬巡南楚之國計視

顯陵出京在即恭遣

祭告以

辭伏惟

鑒佑俾悉安吉謹

告

御著大猷龍飛錄

六

六

告

憲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嚴嵩敢昭告于

皇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祖妣孝貞純皇后

曰孫取今月十六日躬巡南楚之國計視

顯陵出京在即恭遣

祭告以

辭伏惟

鑒佑俾悉安吉謹

告

告

孝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御著大猷龍飛錄

七

七

孝姪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張璜敢昭告于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曰姪取今月十六日躬巡南楚之國計視

顯陵出京在即恭遣

祭告以

辭伏惟

鑒佑俾悉安吉謹

告

告

睿宗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子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皇考睿宗獻皇帝

曰子取今月十六日寅吉出京往詣湖廣奉天

府

顯陵營計用是

御著大狩龍飛錄

祭告伏惟

聖鑒昭臨大如

恩佑俾內外以綏安

庇子孫于康健子躬神舞

辭謹

告

告

太社稷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弟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敢昭告于

皇兄武宗毅皇帝

孝靜毅皇后

曰弟取今月十六日躬巡南楚之國計視

顯陵出京在即恭遣

祭告伏惟

聖佑俾悉安吉謹

御著大狩龍飛錄

告

告

太社稷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嗣天子御名遣太子太保英國公張溶謹告

于

太社之神

太稷之神

曰茲卜今月十六日車駕發京南巡楚服之地

躬視

顯陵特遣

祭告惟

神加佑均使平吉謹

告

告

帝社稷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御著大梓龍飛錄

八

經

十

庚戌

嗣天子御名遣太保兼太子太傅宣城伯衛

鏞謹告于

帝社之神

帝稷之神

曰茲卜今月十六日車駕發京南巡楚服之地

躬視

顯陵特遣

祭告惟

神加佑均使平吉謹

告

告

朝日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嗣天子御名遣咸寧侯仇鸞馬謹告于

大明之神

曰茲卜今月十六日車駕發京南巡楚服之地

御著大梓龍飛錄

八

經

十

躬視

顯陵特遣

祭告惟

神加佑均使平吉謹

告

告

夕月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顯天子御名遣東寧伯焦棟謹告于

夜明之神

曰茲卜今月十六日車駕發京南巡楚服之地

躬視

顯陵特遣

祭告惟

神加佑均使平吉謹

告

告

御署大符龍飛錄

天神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嗣天子御名遣太子太傅駙馬都尉京山侯崔

元謹告于

雲師之神

雨師之神

風伯之神

雲師之神

曰茲取今月十六日車駕發京南巡楚服之地

躬視

顯陵特遣

祭告惟

神加佑均使平吉謹

告

告

地祇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御署大符龍飛錄

庚戌

嗣天子御名遣駙馬都尉鄔景和謹告于

五嶽之神

五鎮之神

基運等五山之神

四海之神

四瀆之神

京畿名山大川之神

天下名山大川之神

曰茲卜今月十六日車駕發京南巡楚服之

躬視

祭告惟

神加佑均使平吉謹

告

祭

太歲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御著大狩龍飛錄

十四

庚戌

皇帝遣靖遠伯王瑾致祭于

已亥太歲之神

十二月將之神

曰朕以今月十六日車駕出京南幸楚地遣

告于

神宜默護贊往復寧吉謹

告

祭

城隍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璧致祭于

京都城隍之神

曰朕以今月十六日車駕出京南幸楚地遣

告于

神宜默護贊往復寧吉謹

告

御著大狩龍飛錄

十五

祭

旗纛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皇帝遣少保兼太子太傅遂安伯陳璉致祭于

軍牙六纛等神

曰朕南巡湖廣地方今月十六日出京惟

諸神職司于武特用

祭告冀

諸神敷威布勇益我兵雄使行壯居強保安寧謐

謹

告

輟祭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皇帝遣襄城伯李全禮致祭于

午門之神

端門之神

御著大狩龍飛錄

經

去

承天之門之神

御橋之神

大明門之神

正陽門之神

列門之神

正陽橋等橋司橋之神

盧溝橋之神

御道經行等神

曰朕以十六日駕發京師南巡楚服

諸神職司于是宜各闡靈護防安妥贊朕出入

用此遣

祭謹

告

祭

北嶽之神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二十二

日辛酉

嗣天子御名望祭于

御著大狩龍飛錄

經

十七

北嶽恒山之神

曰台躬巡幸楚湘道經

神治惟

神受

皇天之命掌朔土之方京畿所在根本之綏安生民

之樂業惟

神賴焉

靈馭格斯歆此望祭永保萬福謹

告

祭

濟瀆之神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二十八

日丁卯

嗣天子御名謹遣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方銳致

祭于

濟瀆之神

曰惟

神受

御著大行龍飛錄

八

經

大

▽

皇天之命統北水之宗澤潤民物古今是賴台躬南

幸道通

神源道祭以誠惟

神之

湯陰祭

文王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二十八

日丁卯

大明嗣皇帝御名謹遣靖遠伯王瑾致祭于

周文王

曰昔者伏羲氏作三五相繼奉

天宰世夏殷之後

王乃嗣焉為民立極功德惟厚予續明圖切于景

望茲因有事南幸

廟瞻湯陰道所從由特此遣

祭惟

王其鑒之歆哉

諭祭宋臣飛文

御著大行龍飛錄

八

經

十九

▽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二十八

日丁卯

大明皇帝遣靖遠伯王瑾

諭祭于宋臣武穆王岳飛曰昔宋運將終尔克盡

大義精忠不著敵者畏之使當時擒賊不生

則有宋或未至絕豈但尔亡於賊手哉朕續

承

天位今有事

顯陵南之荆楚道經尔祠特命重臣諭祭于尔惟尔

祭

又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初一日己巳

天子御名致祭于

河

惟

神受

皇天之命統南水之宗濟利人物功德厚矣予躬之

祭

祭

祭告希

神加祐咸保安平謹

告

祭

中嶽之神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初三日

祭

祭

嗣天子御名望祭于

中嶽嵩山之神

曰惟

神受

皇天命中四方立鎮極統群功崇德峙台南幸楚地

適臨中州特修望

祭之誠希

神咸加護佑

神鑒歆之謹

祭

告

謁見

皇考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十二日

庚辰

孝子皇帝御名謹告于

皇考睿宗獻皇帝

日子躬有事于

陵地之重來至承天府恭詣

皇考神位前敬伸

謁

見伏惟

聖鑒焉謹

告

龍飛殿

祭告奏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十六日

甲申

御著大狩龍飛錄

嗣天子御名祇奏于

皇天上帝

曰臣昨于仲春之既望庚辰今月之十又一日

已至此舊藩之承天府仰戴

洪造庇覆微資道踰二千里之餘有若一日師從邁

萬數之衆事為

二親慶茲孝念庸伸幸感

帝慈加佑仰承

賜俯賜

謝忱謹奏

睿宗知天中道洪德濟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
帝恭慎臣下情曷勝祇懼之至謹

奏

祭

國社稷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十六日

甲申

嗣天子御名致祭于

御著大狩龍飛錄

興國國社之神

興國國稷之神

曰惟

神昔宰斯國粒此民命發祥啓佑

功德厚焉眇躬有事

顯陵適臨舊邸以牲帛庶品之儀躬修報祀于

神尚祈

明靈輔贊邦家福我兆庶謹

告

祭

山川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十六日

甲申

嗣天子御名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

純德山之神

南瀆大河之神

國內名山大川之神

御著大猷龍飛錄

經

吉

承天府城隍之神

曰惟

神奠鎮南邦鍾靈粹祉贊啓功深宜申報

祭茲朕事

陵寢之重駐蹕舊國爰用躬修菲奠

神其格斯以

歆予誠福我黎庶謹

告

謁

陵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十七日

乙酉

孝于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皇考睿宗知天宇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

獻皇帝聖靈

曰仰惟

皇考玄德

帝忻流慶小子丕纘

御著大猷龍飛錄

經

吉

天位十有八年南瞻

嚴寢罔盡展祀之孝情適以

陵園之事重子躬事來此敬伸

祭告伏惟

聖靈歆鑒

俯納孝思謹

告

啓工告

睿宗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二十日

戊子

孝子皇帝御名謹告于

皇考睿宗獻皇帝聖靈

曰子昨恭於

聖寢之後躬取上吉之位一方擬為奉我

二親之宮穴仰祈

皇考昭鑒孝情洪

賜蔭佑昌于後昆屬當啓工特用菲

御著大狩龍飛錄

〇

三

祭謹

告

祭

純德山等神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二十日

戊子

皇帝遣太子太傅成國公先

純德山之神

后土之神

顯陵司衛土地等神

司工之神

曰朕躬為

考

妣親視建造

玄宮之位于舊之北以今日興工特命重臣

祭告惟

諸神鑒享孝誠

默施賚相俾物集工成人無虞惠此朕

御著大狩龍飛錄

〇

三

祭之意也

諸神宜彰厥靈哉謹

告

回鑾辭

內殿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二十二

日庚寅

孝子皇帝御名謹告于

皇考睿宗獻皇帝

皇太后

使奉

二親位置移安

禮部

禮部奏

慶事完取明日還京同伸

恩以

辭伏惟

謝

謝

告

回鑾奏謝

玄極寶殿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嗣天子臣御名祇奏于

皇天上帝

曰今春仲月臣南巡下宮後定襄之地事事

告成是月之望還京仰賴

洪造

俯庇微軀敬此良辰祇伸

叩謝臣下情弗勝欽感之至謹

奏

告謝

北郊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謝

嗣天子臣御名謹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希

忠敢昭告于

皇地祇

曰昨臣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啟格謹

告

告謝

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告于

太祖高皇帝

太宗高皇帝

曰玄孫入年二月內發京南之湖廣承天府

有年下躬親本月十五日還京仰賴

皇祖聖庇出入平吉謹用

御書大行龍飛錄

祭謝無伸叩

謝之情謹

告

告謝

成祖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師兼太子太師

朝國公郭勛敬啟告于

皇祖成祖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

曰昨玄孫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仁廟文

御書大行龍飛錄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師兼太子太師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夏言敢昭告于

皇祖仁宗昭皇帝

誠孝昭皇后

曰昨玄孫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欽格謹

告

告謝

宣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敢昭告于

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

御著大梓龍飛錄

皇高祖妣孝恭章皇后

曰昨玄孫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欽格謹

告

告謝

英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敢昭告于

皇曾祖考英宗睿皇帝

曰昨曾孫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欽格謹

御著大梓龍飛錄

告

告謝

宣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敢昭告于

皇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祖母孝穆章皇后

曰昨孫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孝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御著大猷龍飛錄

經

書

孝姪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張璠敢昭告于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曰昨姪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孝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子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皇考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敏文

皇帝

曰予今年二月中旬出京躬至湖廣奉天府敬

計

皇考玄宮下拜視子切仰思

御著大猷龍飛錄

經

書

皇考聖德鎮靜

天性慎諸今日

神靈在

天豈異前日者竊聞繼志為人子之善子實用上體

我

嚴聖之志敢擬奉

皇考聖安於原

純德山之

顯陵子恭命司省別作

玄宮于北土奉

皇姓尊於

天壽山之

大峪嶺永為

二親萬世之祀事畢今月十五日入京茲擇剛辰躬

伸

祭告燕展反面之禮併盡

叩謝之情惟我

皇考

御著大狩龍飛錄

聖鑒謹

告

武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弟嗣皇帝御名

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敢昭告于

皇兄武宗毅皇帝

孝靜毅皇后

曰昨弟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太社稷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御著大狩龍飛錄

日辛酉

嗣天子御名遣定國公徐延德謹告于

太社之神

太稷之神

曰昨者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帝社稷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嗣天子御名遣太保兼太子太傅宣城伯衛

鏞謹告于

帝社之神

帝稷之神

曰昨者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御著大拜龍飛錄

三

天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朝日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嗣天子御名遣太子太保英國公張溶謹告

于

大明之神

曰昨者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夕月壇文

御著大拜龍飛錄

三

天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嗣天子御名遣東寧伯焦棟謹告于

夜明之神

曰昨者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天神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嗣天子御名遣太子太傅駙馬都尉京山侯崔

元禧告于

雲師之神

雨師之神

風伯之神

御著太常龍飛錄

八

經

四

日師之神

曰昨者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敬格謹

告

告謝

地祇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

日辛酉

嗣天子御名遣駙馬都尉鄔景和謹告于

五嶽之神

五鎮之神

基迎等五山之神

四海之神

四瀆之神

京畿名山大川之神

天下名山大川之神

御著太常龍飛錄

八

經

五

曰昨者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敬格謹

告

祭謝

太歲殿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皇帝遣靖遠伯王瑾致祭于

己亥太歲之神

十二月將直日功曹

曰昨朕南幸楚服恭視

顯陵禮畢回京特仰

祭謝惟

神永佑焉謹

告

祭謝

御著大猷龍飛錄

城隍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兼
張璧致祭于

京都城隍之神

曰昨朕南幸楚服恭視

顯陵禮畢回京特仰

祭謝惟

神永佑焉謹

告

祭謝

旗纛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皇帝遣少保兼太子太傅遂安伯陳璘致祭于

軍牙六纛等神

曰昨朕南幸楚服恭視

顯陵禮畢回京特仰

御著大猷龍飛錄

祭謝惟

神永佑焉謹

告

祭謝

奉天門之神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皇帝遣襄城伯李全禮致祭于

承天之門之神

曰昨朕南幸楚服恭視

顯陵禮畢回京特伸

祭謝惟

神永佑焉謹

告

御著大狩龍飛錄

經

四

御著大狩龍飛錄

皇帝勅諭禮部

朕惟孝子之事親送終為大矧

陵寢所在體魄攸居必求允臧庶

親安而人子之心亦安且盡矣

皇考顯陵昔者建造狹隘雖嘗增修猶多未稱茲朕

恭詣

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

玄宮以妥

御著大狩龍飛錄

經

一

皇考

皇妣神靈於無窮以昌厥後永綿胤祚于百世朕親

擇於二月十五日子時發京前期五日朕親奏

告

皇天子

玄極寶殿及

太祖廟

睿宗廟分遣大臣祭告

北郊

六祖

六宗

太

帝二社稷

朝日等四壇所有合行事宜不禮部會同在廷群

臣詳議即便具奏奉 旨

初皇太子載灃於二月二十二日 祭

大明之神特命爾攝祭司 禮部尚書嵩

禮部尚書嵩

御製大行龍飛錄

朕聞趙王 益州可即彼候迎勿更前進卿

即傳示

奏迎音先致敬恩 嘉悅

朕一經道勞賢弟 勤誠愈至

朕甚失相待素遠中 監目即中夜

賢弟可還國然 奏未閱來疏于詳別

有青弟亮朕意哉

皇帝書諭弟趙王

朕躬詣承天府恭視

顯陵為

二親計實惟萬世之圖道經王國弟屢請越境迎候

朝見又屢奏以途路長遠請慎起居又遣內外

輔導官迎慰具悉弟忠敬勤誠愛朕至意深用

嘉悅但行途勿勿莫舉宴酬之禮已勅戶部歲

加祿米三百石并有微物以賜用見朕意特茲

御製大行龍飛錄

諭答弟宜益加忠敬親賢務學勤以教家誠以

修身庶保令譽於克終用式藩屏以光世德弟

其欽承朕諭欽哉

面諭

朕躬南幸勞王出國來迎誠愛至意朕心感悅

皇帝書奉

叔汝王

姪弟等承天府恭視

陵為

二親計實惟萬世之圖道經王國

疏請朝見且

以乃

三考同氣至親姪亦欲一見以敘親長之情重違所

請但途間勿勿莫奉酬饗之禮已勅戶部歲增

祿米五百石及有徵儀用表姪展敬之意惟

叔益篤自愛以永芳譽用作諸藩之式夾輔王室以

貽乾來世行次未備惟

御著大升龍飛錄

叔亮之哉

郭王道迎

云諭

朕南詣承天王躬迎謁忠敬至意朕心懽慰

白帝書諭弟鄭王

朕躬詣承天府恭視

顯陵為

二親計實惟萬世之圖道經王國弟請欲越境迎候

如兄具悉弟忠勤至意朕心嘉悅但行途勿勿

莫舉宴酬之禮已勅戶部歲加祿米三百石并

有徵物以賜用見朕意特茲諭答弟宜益加忠

敬愈勵孝親之念克篤修身之誠庶保令譽於

有終垂芳名於無數式副朕意弟其欽承之哉

勅北京留守內侍監官忠朕自昨月十六日出京

南詣

顯陵之府今三月一日已渡大河長途行半舟邁平

如仰

天垂佑百靈贊助朕躬康豫師旅悉和止是衛輝府

御著大升龍飛錄

行宮失謹及止二次之燬此又在駕過之後別

無他事慮恐傳于道者不真尔京中留守等官

豈無驚恐哉尔宜朝夕侍護東官佐理事務勿

得駭疑以副朕意故勅

勅北京留守使等官宣城伯鍾遂安伯鏊輔臣鼎

臣尚書瓚朕自昨月十六日出京南詣

顯陵之府今三月一日已渡大河長途行半舟邁平

如仰

天垂佑百靈贊助朕躬康豫師旅悉和止是衛輝府

行官失謹乃北二次之禮此又在駕過之後別
無他事慮恐傳于道者不真亦京中留守等官
豈無驚恐哉卿等勿信妄疑真宜安心乃事協
戎保護東宮同力贊理庶務以副朕意故勅
周世孫道迎

面諭

朕南巡楚服世孫恭自奉迎具見忠敬

皇帝勅諭姪周世孫

朕恭詣

御著大狩龍飛錄

六

六

顯使南幸奉天府道經鄭州姪迎候朝見于行次具

見勤敬朕心嘉悅特勅戶部加賜養贍祿米歲

三百石并有金幣以賜姪方冲年宜篤於孝敬

講學親賢以成其德用副朕望姪其欽承之哉

故諭

微王道迎

面諭

朕南幸臨茲王親奉迎誠敬至意朕用嘉悅

皇帝勅諭方微王

朕恭親

幸陵巡幸承天府道經中州弟越境來迎朝見
于鈞陽勤慎備至忠愛有加朕心味用嘉悅但
行道匆匆莫為酬宴卿等已勅戶部加賜王祿
米片三百石并有金幣以見朕情茲特諭
答弟宜益為忠誠愈勵老幼保令譽於有終
垂芳名於無斁以副朕望至意弟其欽承之
哉

諭唐王

御著大狩龍飛錄

七

七

朕茲躬幸三原王出迎感悅王之至意

諭楚王

朕有寧

頃聞此煩手才朝朕感悅至意王其亮哉

皇帝書諭王太子載璽昨亦以奉命簡官奉

朝日曾祭并以朕幸承天府奉問起居兩疏朕俱

覽之甚其朕躬安好信命方在親近善仁之

蒙宜自啟受衷撫我京本朕於行在事已完矣

四月二十三日還京特示不知之故諭

勅呈太子武定四月十一日奉旨

宗廟以夏之祭命尔攝事宜慎簡誠謹勲臣代之故

勅

奉

奉

帝詔曰朕聞聖人之治天下也率皆以孝為先蓋所以教民作範焉弗孝何以上人乎朕以菲才叨承

君茲黔首主御華夷所事者人極重焉故首正

父子天倫之正復宗

考廟祀有之

宗廟祀有之

聖

為與遐邁矣徒推去內之傷

宗廟祀有之

宗廟祀有之

有

宗廟祀有之

天地

宗廟

社稷徧達於

百靈眾秩於十有六日駕徂荆楚之舊藩躬視承天

之

嚴寢越二十有五駐蹕龍飛內之卿雲宮齋潔肅

誠定禮備樂有五日元吉祇

奏告之祀于

皇天奉

御著大行龍飛錄

皇太后睿宗獻皇帝上

配祀

生恩而拜謁

顯陵答

神功而躬祭

社稷以及道經之望徧兼舉諸王群職迎覲獻誠

雖未如四狩之巡亦以見省方之意且朕何人

敢克舜似祇欲伸送終之道以求夫永世之安

庶幾教天下也今

玄寢之制置既詳

親體之尊安攸定但念本根所在百姓繫懷勞擾久
時民艱當軫承天府自明年為始特免田租三
歲湖廣地方與免明年田租五分之三北直隸
河南二處亦與免明年田租三分之一用見朕
懷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還京於戲慎終
思永立愛敬以式臣民經始求減建中業以遺
孫子尚賴忠賢匡予至治詔爾華夏宜悉知之
宣諭承天府百姓

御著大行龍飛錄

十

十

說與故里的衆百姓每我

父母昔在

孝宗皇帝時封國在這裡我

父母積許大的德行生我承受

天位今日我為

父母來到這裡你每也有昔年的舊老也有與我同

後生者今日一相見但只是我全沒德行

父母都

天上去丁這苦情你每也見麼我今事完回京說與

你每幾句言語各要為子的盡孝道為父的教

訓子孫長者撫那幼的幼的敬那長的勤生理
做好人依我此言語況我也不能深文這等與
你每說以便那不知文理之者教他便省的你
每可記着

皇帝書奉

叔祖唐王

朕昨躬事事于

顯陵道經

御著大行龍飛錄

十

十

叔祖之國已煩迎見茲朕還京慮恐再煩出送先此

書以奉止勿煩出送

叔祖宜惟時保愛重加節宣以慰朕意惟

叔祖亮之

皇帝書奉

叔汝王

朕昨躬事事于

顯陵道經

叔父之國已煩迎見茲朕還京慮恐再煩出送先此

書以奉止勿煩出送

叔父宜惟時保愛重加節宣以慰朕意惟

叔父亮之

皇帝書諭弟徽王

朕昨恭有事于

顯陵道出

弟封國已勤迎謁茲朕回鑾可勿煩來送特書

諭止

弟宜亮之

御著太府龍飛錄

皇帝書諭弟鄭王

朕昨恭有事于

顯陵道出

弟封國已勤迎謁茲朕回鑾可勿煩來送特書

諭止

弟宜亮之

皇帝書諭姪周世孫

朕昨恭往視

顯陵道經于周已見姪出迎朕茲回京可勿復來送

書以諭止姪欽承之

皇帝書諭弟趙王

朕昨恭有事于

顯陵道出

弟封國已勤迎謁茲朕回鑾可勿煩來送特書

諭止

弟宜亮之

御著太府龍飛錄

錄

十三

御著大狩龍飛錄

行在龍飛殿

奏告

上帝樂章

迎

帝神

中和

仰

高高之在上兮

皇穹冒九圍之徧覆兮罔止西東而王者出往游衍

御著大狩龍飛錄

舞

古

方必奉

天顧愚臣之此行兮亶荷

憐蒙

真玉帛初獻

壽和

於昭

帝麻兮臣感

恩淵淵巡省舊藩之地兮寔止承天下情思報兮此

心拳拳瓊卮蒼幣兮捧叩

前

亞獻

敦和

樂奏兮三成觴舉兮再呈

帝鑒凡微兮曰誠爾小臣頓首兮敢不嚴于此誠

終獻

承和

臣來茲土本之思親思親伊何昌厥嗣人嗣人

克昌匪戴

帝之臨汝夫何因

徹饌

永和

肅其具兮祀禮行備彼儀兮樂舞張退省進止

御著大狩龍飛錄

舞

主

兮臣踈且狂沐含以

仁兮何以量

送

帝神

感和

王之狩之兮典有禮望於維

柴祀兮首重

上蒼臣情罔殫兮夙夜遑遑祇伸愚悃兮乞賴

恩光遙瞻兮六龍騰翔

帝垂祉兮萬世永昌

南詣

顯陵命駕出京自述

五言古

昨歲深冬候

朕偶觸寒傷

卧病旬日間

母疾正思量

思量何時安

已越三載長

忽於一夕中

慈命兒未望叶

我望此一見

念汝體未康

今我度莫起

訣焉隔存亡

朕病未盡除

御著大祥龍飛錄

八

去

聞

命神魂揚

果不見

慈安

遽罹此凶殃

心肝瀉苦痛

摧裂并肺腸

急召二三臣

大事須贊襄

初勅迎

嚴體

衷情其遑遑

再命送

哀窮

此心復忙忙

必欲親審視

庶幾萬世昌

萬世獲昌利

是慰

二親方

乃嚴諭臣民

知我非漫行叶

奏告

天與

祖

旁祈

神祇匡

吉旦涓乙卯二月十六日

肅駕楚南張

神京北顧處

御著大祥龍飛錄

八

續

十七

仰賴有

穹蒼

勿謂儲闡弱

天賜必元良

此心不必憂

但願守者歲

春分祭

大明道中作

七言律

己亥春仲廿三辰

典禮循周祀

首神大明神之首

預降璽書囑太子

簡攝命使必勲親

壇壝雖有臣鄰助

几殿寧無繼

母心言祀典在外猶有代攝

凡延之在內寧不之念而長行焉然行所以為親也

未免之彼而替去此亦有守侍非荒漫無託云

長途幾遍觸悲思

信道傷懷父子真

御著太特龍飛錄

八

大

躬詣

顯陵渡河

七言絕

遙出神京千里餘

道經河濱駕六魚

昔年絳服承

先詔

今日黃袍撫四輿

記續

朕御舟中渡大河之南狩自道一絕因命諸臣

即時作和諸臣退而尊君未肯工於乃能遜恭

和之朕復思之爭勝於人伐已之克為君子恥

為之豈人君之又可為哉然否也但敘一時相

與為懽之意亦未為害也已亥三月一日記

和

綸閣調燮積媿餘

綵驂承復錦魚

皇心孝念誰識到

微臣自感任

御著太特龍飛錄

八

九

王輿

代言作

室姻忝屬

聖恩餘

親擗

龍御附虫魚

飛渡明源恬錦浪

願將忠懷答

皇輿

代元作

小臣承

眷戴

恩餘

慶遭雲水寔龍魚

河舟密邇親

元聖

萬艘戈甲衛

乘輿

御著太符龍飛錄

代希忠作

初閱

純德山喜而自得

五言古

南幸湖裏地

陵寢切衷腸

親園內

茂茂鋪茵厚

龍高生意廣

抱環羅玉砌

周視

迴旋四五崗

森森列障長

虎伏世傳昌

繚繞布金墻

黜冥土色壯

允矣稱

玄鄉

拔穰戎夷除

平坦免蹉防

鎮靜資

山祇

尊安奉

先皇

自是

神靈悅

屢致朕心量言度量不

可移也

為此自得吟

庶幾永不忘

御著太符龍飛錄

再閱

顯陵小歌

茂茂兮

純德山葱葱兮王氣接雲霄卜兆允茲吉且豐屢視

審察慎秋毫恭惟

皇隧既孔安伊何必復嘈嘈祇有思

親獨苦心幾番血淚洒黃袍

思

恩小賦

哀哉去年冬之季兮月之四辰恨咎戾之積已

兮喪我

慈親空摧裂兮肝腸何由再懽慰兮

慈孝之真首

園寢之是圖兮克艱克慎必臨視而詳盡兮須吾身

越新春之仲月兮吉日乃行次建辰之十有一

日兮抵昔都之

純山崗視之再之三兮閔王氣而輝光惟斯靈域兮

我謂厥戚痛哉拜下兮儼

御著六科龍飛錄

卷

三

嚴父而皇皇祇

聲容之去耳目兮惟心聲心容則未忘驚歲月之如

流兮遠違

考御廿十秋春倏背養于

妣聞兮浹百日而復一旬十四日已百日痛遐思兮

心神顛泯詩曰心神顛泯遐思

二親追報未伸痛

生我身

親生我身百苦百難萬慮一願望我成人今我成人

永感無垠哀哉作賦以語大臣冀體我言諄匪

我嗣人以仁

大明嘉靖己亥三月二十四日御道中作

御題漢江

七言絕

舊邸承天迹漢江

浪花波葉泛祥光

溶溶浣漾青銅湛

喜有川靈衛故鄉

又七言律

御著六科龍飛錄

卷

三

陵園南來三月初

事出封疑目處

臨邦迥繞漢江於

流波若葉千疊茂

滾浪如花百里明

誰道鄴和非盛地

放勳功德

天子

麥浪 七言律

故國瞻依

純德山

禮制親裁肅駕還

途邊遶馬禾苗長

道畔拂興麥穗斑

迎風潏潏蒼雲合

向日明堆翠霧閑

成實碩飽吾民腹

御著太傅龍飛錄

須得靈膏自

帝頒

渡河次前韻

逐離承天日數餘

浮水群舟若萬魚

燕都指日瞻

玄極

祇酬

登

黃輿

栢鄉縣定

陵次規制有感

回次長途寓栢鄉

徘徊南北觸衷腸言計慮

二親陵事分合之重有非得已者

祇求萬世縣延計

不是區區目下狂

又

御著太傅龍飛錄

幾回思慮幾回腸

止寢

南園重度量

欲得

二親安妥處

分合今古未低昂此言分合不足高下而重輕

唯

親安後昌可也

又

粵自炎義建極張

五倫之內重三綱

父子主恩慈孝止

君臣惟義敬仁常

歲百偕年夫婦正

從一順命化風良

此理原教嚴世道

同穴禮否有虞皇此申言分合各惟其時原不

為禮之害也情之傷也孝子之罪也

御著大猷龍飛錄

卷

五

還駕至保定府取府名作

設職星羅庶事修璫我

祖輿圖勝古多真个是

天保定地保安人保和

作菩薩蠻取長分二字為政之意

鄉良以和人是本常可方直正道準勤將政務

力長任自篤整利義在辯分剛柔惟之審已允

其藏否量察須私忍

反

本是人和以良鄉準道正直方可常力務政將
勤整篤自任長分辯在義利審之惟柔剛否藏
其允已忍私須察量

御著大猷龍飛錄

卷

五

嘉靖十八年九月

日趙王臣厚煜恭刊

御書大狩龍飛錄

卷一

庚

大狩龍飛錄二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明世宗肅皇帝御撰嘉靖十八年二月帝幸湖廣承天府相度顯陵三月享上帝於龍飛殿奉膚宗配四月還京是編皆紀其事上卷乃自啟行以迄回蹕祭告郊社宗廟及所過山川羣祀之文下卷爲前後所降勅諭末附以龍飛殿奏告上帝樂章及途中御製賦一首詩十六首詩餘二首

庚申外史二卷

〔明〕權衡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庚申外史

二卷》提要

庚申外史卷上

葛溪權衡以制編輯

文宗諱圖帖睦爾
改諱圖帖睦爾
燕帖古思今改諱
作雅克特古斯
見忽又地名元史
改諱為鴻和尼
亦可作鴻和尼
安歡帖睦爾公改
諱作雅克特古斯
燕帖古思今改
諱為雅克特古斯
燕帖古思今改
諱為雅克特古斯

宣宗之立實居燕
王中則是三年
四拜也此書蓋因
此而誤傳元史
而誤傳元史亦作
燕帖古思今改
諱為雅克特古斯
以文宗至順元
年二月乙巳
封燕王即此時
年七歲至時

癸酉元統元年六月歲壬申秋文宗車駕往上都八月疾大漸召皇太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兒曰昔者是忍義之事為朕平生大錯朕寧中夜思之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為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輩如愛朕則今日宗子安歡帖睦爾來使登殿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於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詞而塞責耳言訖而崩是忍義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不兒內懼為之躊躇者累日自念是忍義之事已實造謀恐安歡帖睦爾至而治其罪姑秘文宗遺詔屏而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玉至之歡帖睦爾太子居南徽荒瘠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為右相禮絕百僚威焰赫赫宗戚諸王無敢以為言者迨適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為言者燕帖木兒始迎明宗皇帝幼子懿憐只班登寶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繼而燕帖木兒建意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諱曰天位至重吾兒恐年小豈不

勢既死命撒迥為御史大夫立弘吉刺氏為皇后乃世祖后察必之曾孫也性莊厚寡言突號正宮皇后復立祁氏為次宮皇后居興聖宮號興聖宮皇后二宮並為后自此始伯顏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兒人書鮮人又其間好生欺負人往時我行有把馬者又不見問之云往應舉未回我不想科舉都是這等人得了選罷今年二月禮部科舉

丙子至元二年詔徵西城匠料麻至京禮為帝師仍以故太師燕帖木兒第賜之

丁丑至元三年以伯顏為太師各刺罕左丞相封秦

外史卷上

四

王伯顏本劉王家奴也謂劉王為使長伯顏至是怒曰我為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劉王謀為不軌殺劉王并殺王子數人初伯顏謀封秦王時或告伯顏曰秦王大忌恐不宜居伯顏曰我聞淮東有秦郵我索秦郵為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時天下貢賦多入伯顏家有臺院官皆出其門下每罷朝皆擁之而退朝廷為之空矣禁漢人南人不得持寸鐵賜高羊帛禁百姓畜馬品官畜馬有差六月天下謠傳拘制童男童女民間皆望風戒婚河南棒胡反棒胡者河南鵠山縣人好使棒棒長六七尺進

退役擊如神遠近聞者稱棒胡其徒弟百餘人有名胡山花亦善棒開州人輒軸李陳州人棒張皆起兵應之河南左丞愛童督軍敗之于鹿邑杏岡橋之號其岡為得勝岡伯顏數往太皇太后宮或通宵不出帝師為語曰上祀告欺下祀民害高侍著太皇太后琴出紫微垣數十丈九十餘日占首以為應在十五年後至辛卯果驗京師大水朱光卿石硯山亂于廣南之惠州既而復有李智甫羅天麟亂于閩漳皆討平之

戊寅至元四年詔郡縣舉隱逸士詔贈曲阜孔廟表

外史卷上

五

州妖僧彭瑩王徒弟周子旺以寅至寅月寅日寅時反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為有佛字者刀兵不能傷人皆惑之從之者五千餘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瑩王遂逃匿于淮西民家瑩王本南泉山慈化寺東村空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逾六十歲善觀氣色一夕夜雪見寺東約二十里紅焰半天翌日召其庄老詢之曰昨夜三更時汝村中得無失火乎棚有他異事乎內有一老曰村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兒子僧遽喜曰盍與我為徒弟可乎老遂捨為僧其僧於是遂以穀昂若干酬之其子年十

歲始送入寺與群徒嬉時預言禍福皆驗年十五歲
泉山下忽產一泉甚冽是時民皆患疾疫瑩玉以泉
水施之疾者甚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
敗逃淮西淮民聞其風以故爭底之卒不為有司所
捕獲伯顏與太皇太后謀立燕帖古思而廢帝其姪
脫脫頗聞其謀竊以告其師胡行可行可教之以密
告於帝令帝知而預為防

冬十一月河南范孟端反孟端者河南杞縣人也始
為內臺知班發身掾河南省臺其人貧無資寡交游
人皆謂為不辦事鬱鬱不得志又久不得補一日大

外史卷上

六

書省壁曰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事有幾人袖裏
層龍斬蛟手埋沒青鋒二十春後有守省御史來與
孟端有舊力為言之乃得補又不幫俸孟端憾曰我
必殺若輩一夕與其黨霍八失等約司我冬至日應
直省汝四人當以黃蠟為丸牌狀佩之稱聖旨劫鋪
馬乘昏暮入河南省中坐定喚當直掾史來傳聖旨
我則佯應之曰詔有河南廉使改任德致政在家即
傳聖旨召之使居省中權事餘省官呼入者汝皆傳
聖旨槌殺之凡發號令惟聽我施行如此大事必成
可以得志富貴可共也已而皆如其言是日省憲官

置酒皆醉于家於是平章月魯不花左相劫烈理問
金剛奴郎中完者秃里狄兒都事拜住總管撒思麻
監司秃滿万户完者不花等喚入皆若使聽聖旨然
即以鉄骨朵自後椎死棄屍後園稱聖旨除孟端為
河南都元帥拘收大小衙門印自佩平章發兵虎符
調兵守城把諸衙巷城中人不得往來封閉黃河大
江渡船使南北不通發各道兵來聽調孟端在省祭
祖去杞縣祭祖墳經五日又用金鼓押諸衙門正官
首領官凡若干人斬于市有馮二合者孟端用為省
宣使使在外給事馮因叩孟端曰幸引我見朝廷官
孟端醉不覺唾而言曰何者為朝廷官我便是也馮
覺其偽因隨孟端出竊告省都鎮撫曰使臣者偽也
可閉諸省門弗納我將告之於是殺孟端于外時省
中猶未信擲其首示之乃開門持兵者入霍八失等
竄行竹園中遂俱撲殺之當孟端反時百官俛首聽
命獨歸賜下從縛之孟端問曰朝以月魯輩有罪別
選用人歸先生不願仕宦邪賜曰有母在堂誠不願
也又問曰歸先生不怕死耶賜曰死生有命元帥遂
囚之事敗得出故天下多歸賜自此始
己卯至元五年冬皇太子生命名愛猷識理答臘實

外史卷上

七

興聖宮祁氏之子也乳脫脫家呼脫脫為妳公其後脫脫因奏令正宮皇后子之十二月伯顏請帝飛放帝疾不往伯顏固請燕帖古思太子同往遂獵于柳林脫脫竊告帝曰伯父父有異志茲行率諸衛軍馬以行往必不利於社稷帝幸不與之俱往其索太子在柳林何即夕即召高保哥月闊察兒與之謀討伯顏卸其軍權於是先令月闊察兒夜開城門星馳往柳林竊負燕帖古思太子入城又忌翰林官世其事特使平章沙加班召其館客范匯也裹之車中載以之入賜之坐諭以罪狀伯顏卸其軍權誅之之意使

外史卷上

八

草四更使只兒瓦歹平章及沙只班齎詔向柳林先卸其軍天明開大都諸城上開讀詔書畢御史大夫脫脫踞坐城門上傳聖旨曰諸道隨從伯顏者並無罪可即時解散各還本衛所罪者惟伯顏一人而已伯顏養子詹因不花知脫脫失要尚書謂伯顏曰擁兵入宮問奸臣為誰尚未脫也伯顏却之曰只為汝輩常時與脫脫不和致有今日尚欲誤我也情知皇帝豈有殺我之心皆脫脫賊子之所為也言未既又有詔到柳林伯顏除河南省左丞相伯顏請入辭帝使者不許曰皇帝有命命丞相即時起行毋入辭伯

顏至河南又有詔令伯顏賜香絲安置初伯顏過真定時父老捧觥菓酒伯顏謂父老曰爾曾見天下有子殺父之事父老曰不曾見人殺父但見奴婢殺使長蓋暗指伯顏殺剡王之事伯顏聞之悅首不語殊有慚色也臺臣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嫡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墜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乃貶太右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藩陽路安置乃云都赤閣察兒押送藩陽將至藩陽太子忽心驚知其將殺已矣飛馬渡河而走月闊察兒追及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者帶刀宿衛之士也太右

外史卷上

九

亦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故此舉雖出於權臣實亦帝心所欲也尚書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制詔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於太廟并問當時草詔者為何人遂欲殺虞集伯生馬羅古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勅紀載實不獲已脫脫在傍因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故捨之下問國初宋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君也入都自願為僧曰塔寺中已而奏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

女子與之婚。七年，女子有娠。十月十六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此方。家平。子之其子。上。司。龍。文。王。采。氣。即。物。色。得。之。乃。藏。之。公。前。遂。也。司。向。子。之。所。得。無。有。重。寶。子。深。因。公。日。無。有。別。圖。之。則。日。今。早。五。更。後。合。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為。子。并。其。母。載。以。歸。

庚辰至元六年伯顏行至江西豫章驛飲樂而死。殮以散木棺。寢棺上。藍布中。水流出。戶外。人皆。

擄衣掩鼻過之。籍其家。數月。并當不盡。米糠數房。燒餅至一房。其害也如此。或言伯顏家畜西番師婆名。

外史卷上

十

昇昇每問昇昇來歲吉凶。又問自己身後事當如何。昇昇曰。當死于南人。手。故其東。故之時。禁軍器。例馬。足。蒙古。色。目。毆。漢。人。南。人。不。得。曰。手。等。事。皆。原。於。此。先是。阿。又。亦。太。大。完。者。帖。木。兒。王。二。人。頗。有。節。氣。見。伯。顏。私。通。太。台。殺。劉。王。竊。相。議。曰。此。人。有。無。君。之。心。不。除。之。必。為。國。家。患。於是。截。髮。為。誓。私。相。約。曰。但。得。問。即。行。之。一。日。伯。顏。休。息。於。家。二。人。立。侍。或。言。云。都。赤。佩。刀。乃。水。總。管。躡。跌。善。刀。也。阿。又。亦。即。借。觀。稱。善。久之。伯。顏。亦。忻。然。披。衣。起。觀。之。完。者。帖。木。兒。王。喜。於。得。問。從。傍。提。阿。又。亦。臂。阿。又。亦。俱。不。敢。發。完。者。帖。木。

兒王疑其中變害已。因長跪首曰。向者阿又亦觀刀時有害太師心。伯顏大怒。即揮向前。阿又亦亦跪曰。此人常有害太師心。我不從。故反告我。伯顏即併殺二人。而籍其家。其酷虐如此。

命脫脫為右丞相。益都忽為左丞相。韓家奴為御史。

大夫汪家奴為樞密使。初伯顏既貶其弟馬札兒台。

以誅伯顏有功。故繼其位。為首相。僅半載。於通州置。

榻坊。開酒館。槽房。日全萬石。又使人廣收長蘆。淮南。

監其子脫脫。不以為然。噉參政佛嘉問曰。吾父喜吾。

君所言。無不聽。盡諫。吾父使解職。則吾不然。人將議。

外史卷上

二

家逐其兄。而攘其位。眾口甚可畏也。佛嘉問如其言。乘間諫之。馬札兒台果辭職。家居。封為太師。於是陞益都忽為首相。而已副之。馬詔復行科舉。詔太廟四時祭。享賜天下高士。束帛。天下相分。右丞相益都忽左丞相。執奏曰。京師人烟百萬。薪芻擔負不便。今西山有煤。是若部賦。開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來西山之煤。可坐致於城中矣。遂起夫役。大開河。五六十里。時方炎暑。民甚苦之。其河上接金口水。河金口高水瀾而下。其水端悍。絕流行。二時之衝。壞地數里。部人大駭。遽報執奏。丞相必相。

亟命塞之京師人曰承相問以河決大水
辛巳至正元年詔選承相歐陽玄等許有
任等 人五日一進謀五經四書大字操琴彈
古調常幸宣文閣用心前言性行欽然有慕尚之
志馬大興國子監蒙古回回漢兒之三監生員九千
餘然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秘書監章句補苴時
務以應故事而已凡在諸生曰承相分美一人之
食為鈔五兩君子以監學乃作承相之地而千百
為群恣縱嬉玩惕歲月以漫無對語為行加屏
風以障市人入茶酒肆不償直揮而出無敢如何
是壞天下人材何作養之有愛如孫監生也積分試
中累官至秘書丞在朝爵繁不得去而承相為左丞
相封河南王太傅出總天下兵承相加孫為分省
右丞一日奉檄命入京師議事承相過市中大言
曰我今日只知有總兵不知有承相市人聞其言相
顧問曰此何官人也或曰此則往時監生黃加孫也
人皆嘆曰此官所言是報當日寵也又有普賢奴
者亦監生也積分中舉歷官至左右司員外郎因奉
命至橫廓軍中橫廓留之為分戶部尚書已而京師
大飢遣戶部侍郎來相於橫廓督賑奴知之請與相

見因責之曰朝廷遣汝來求糧即歸汝語丞相朝廷
自紅軍陷亂以來前後命總兵官勦捕皆有供給官
辦糧料如筆不班也先帖木兒太不花答失八都魯
等是也獨我察罕父子總兵平大河南北山東等處
並不曾費朝廷一毫供給今又起軍肅清江淮亦不
索朝廷供給糧料而朝廷反求糧於我耶張至道參
政在側因嘆曰三十二年天子豈可使無一頓飽飯
喫耶遂啓橫廓以山東糧五千運入京師往往監生
所就數如此樞密院掾史杜遵道棄去不仕適顯州
遂為紅軍舉首先是伯顏為丞相馬札兒台為知院
遵道為書生上言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
士馬札兒台遂補為掾史既而知其不能行其策遂
弃去後為賊中舉首
壬午至正二年詔曲昇衍聖公陞秩二品慶元守王
元行卿飲酒禮詔譯事員觀政要二月帝出厚載門
耕藉田是年秋監察御史言宦官大盛宜減宦官額
并出宮女蓋時宦者多高麗人為之也
癸未至正三年國簿見版新成親祀南郊時春二月
也議修通鑑金宋三史丞相脫脫欲成之而所費
浩大錢糧經數不足頗以為憂掾史行文書丞相三

在事者戶部一司
野蘭：新設開
賦：賦後均合
官志：止五事不及
常平：其法為六地
事備：其法為四事
備者：減一其三等備
者：平運六事俱不備
者：得一等

却之據史遂與國史院典籍危素謀之素曰丞相不
喜若非錢糧無可措畫乎此易止江南三省南宋田
頗有貢士莊錢糧者各路椿寄累年倉庫盈積有司
亦嘗借用之此項錢糧以為備史費既曰不然據史
即日引見丞相丞相聞其說甚喜於是奏使儒臣歐
陽玄揭吳斯等於國史院備撰遂於宋三史紹興守
泰不花行鄉飲酒禮詔天下立常平倉河決白茅口
冬十月有七日有事於南郊前三日裸于大室拜享
于列聖次第至寧宗前帝問禮儀使曰我兄也彼弟
也拜合禮否禮儀使傳旨問博士劉闢對曰寧宗是
帝雖是弟已曾承宗器而為皇帝時陛下亦曾做他
的臣子未當拜又春秋時魯國底諸侯有介問公傷
公問公是弟先做諸侯傷公是兄在問公後做諸侯
宗廟四時祭祀未聞傷公不拜問公比這例兒陛下
合拜帝乃拜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賜天下民租五分
詔天下立常平倉先是以五事備取守令至是取守
令以常平倉得法奏成六事
甲申至正四年春儒臣歐陽玄揭吳斯等備進金宋
三國史告成禮部引國史院官梁台丞相脫脫奏
聞脫脫搢首曰此秀才事哉弗知三稟三却眾皆患

之或曰丞相好美名今此史具列某脩丞相見其名
不列宜其慍也蓋稟之曰自古脩前代史書雖以史
官秉筆而總裁則必歸一人如唐書則歐陽脩總裁
資治通鑑則司馬光總裁今遼金宋三國史幸蒙丞
相奏用儒臣某等行其文而所以掌其事使就緒實
賴丞相之力也某等謹以書丞相為總裁官丞相幸
始終成之以為一代之盛典豈不可乎於是脫脫大
喜即命掾史具進史儀部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
館進至宣文閣帝具禮服接之觀者以為近代無之
先是諸儒議論三國正統久不決至是脫脫獨斷曰
三國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號議者遂息然君子終以
為非也進史畢因大宴群臣於宣文閣脫脫奏曰給
事中殿中所紀錄陛下即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脩
撰收入金縢上曰朕行事只在給事中殿中處之待
朕他日歸天去令吾兒為之可也仍以御圖書封藏
金縢自今不許有所入然不知給事中殿中邇來皆
公卿胥梁子弟為之其實膏然全無所書也故庚申
以來三十六年史事並廢馬札兒台太師告老退居
甘州於是有譖言行其間父子各相疑脫脫因乞致
相位願往甘州侍親詔因而許之初脫脫謀使其父

史 45—225

曰爲之計曰脫離罪名也必辭之不當也何怨
之有其實此八好其時石曰於我年後竊聞之陰使
人入其門召之曰脫脫至示語來皆入城然亦未
敢是也相也相也相也相也相也相也相也相也
文亦思之入脫脫而加刺張跪曰思之也帝又誅曰
脫脫今何在而汝欲使之死之耶后起謝曰脫脫離
關之思見至尊今聞其入城在某處矣上即使人趣
入見至則上在棕毛殿召入正色問曰我使汝侍親
甘州誰召汝來相曰召之失也脫脫徐曰爾主使
奴婢侍親今皆幸親終服關故來爾上遽起抱脫脫

外史卷上

六

相與泣慰之翌日故有再相之命命中書涖祭三皇
翰林應奉老素爲之樂章
庚寅至正十年戶部尚書薩世南武子春知脫脫有
意繼作無事蓋護前相無其禮樂衣章制度之事
漠如也欲大有爲以震耀天下起軼祖宗舊法密召
竹帛於無窮也薩世南武子春建言謂至元鈔法經
又當變制宜爲中統交鈔交文以宜貫文與銅錢子
母相權並用脫脫喜奏用其言立寶泉提舉司鑄至
正通寶錢先兩日脫脫丞相率省屬下學勉勵至
階祭酒呂思誠下階迎丞相向東坐祭酒向西坐省

外史卷二

九

官列位坐丞相下教官列坐祭酒下至是召祭酒至
中書省告以將更鈔法事祭酒忽然而言曰丞相母
聽薛武兩少年之言改鈔法非祖宗舊制也丞相若
聽之必亂天下後教日盡進奪呂思誠祭酒所授宣
初時亦議薛武况官併省衙門教事或曰呂祭酒當
議事之時不措一辭及議定惟自發怒罵詈而已春
三月河北大雪深三尺南陽總管莊文昭來言本郡
淮路有上馬賊百十爲群突入富家計其家資邀求
銀爲撒花或劫州縣官庫取輕資約束裝載畢乃拘
故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郡初無武備無如
之何於是始命立天下兵馬分司凡五處然不究其
本而徒事其末終亦不能禁也
辛卯至正十一年歸德知府觀音奴言今河決白茆
日徙而北失其故道當疏塞以爲地利脫脫喜其言
命工部尚書成遵往相視焉還言工不可興浩大難
成且見今南陽安豐盜賊成羣萬一與挑河人夫相
挺而難起此大亂之機非細事也決不可從脫脫不
悅左遷成遵爲長蘆鹽運使更問京兆漕運使賈魯
曰汝前爲張汝鄱水時知河之利害可疏塞否賈魯
澤潞人素有進取志遂應聲曰可因志言其狀乃奏

魯尚工部尚書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發河南淮
北軍民二十萬其費以億萬計府庫為空有龔伯
之者小有才及以富貴為心建言說脫曰丞相大
利余害可也然必大有誅賞始可以懾伏衆情於
此起大獄以謀害大臣軍前相高昌王益都忽并韓
家奴等死地不貲則賞失措又興挑河工役所在
肆虐之併資衙門比迭吏胥無所容跡五月潁川穎
上紅軍起號為香軍蓋以燒香禮佛得此名也
其始出趙州寧城縣韓學究家已而河淮襄陝之民
翕然從之故利漢許汝山東豐市以及兩淮紅軍皆
起應之起潁上者推杜遵道為首陷朱臯據倉粟從
首數十萬陷汝寧光息信陽起對黃首宗彭瑩玉和
上推徐真逸為首陷德安潁陽安陸武昌江陵江西
諸郡起襄漢首推布王三五海馬為首布王三號北
瑣紅軍奄有唐鄧南陽嵩汝河南衛孟海馬號南瑣
紅軍奄有均房襄陽荆門歸峽起豐沛首推芝蔴李
為首芝蔴李者邳州人值歲飢其家惟有芝蔴一倉
盡以賑人故得此名賈魯從黃河所存廢民業民心
下安芝蔴李與隣人趙君用謀起事曰朝廷妄興土
木之工百姓貧苦無告吾聞潁上香軍起官軍無如

之何當此之時有真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者趙
社長也曰我所知惟其人某入可用燕城南彭二其
人勇悍有膽略不待其人不可舉大事也我當為汝
致之即訪其家入門見其人方礪斧斤謂之曰汝礪
斧斤將為何耶彭二應曰州縣云有賑濟日日伺之
實設事飢無所得我將代薪入城換米獎可以變日
官府不足信也君用曰噫吾視汝臂力過人何處不
得一頓飽飯獎耶因作色曰汝能從戎謀事豈但
衣食而已富貴從汝彭二即解其意曰其中有芝
蔴李乎曰有有吾當從之遂引見芝蔴李李喜得
八人歃血同盟於是年八月十日佯為挑河夫日
夜倉皇投徐州城夜留城中門半拒之則曰我挑
河夫也借一宿何傷其半夜因突入一半在外一
半在內夜四更城內四人焚四火城外四人亦焚
四火應之既而復合為一城內納喊一聲城外接
應一時城中大亂四人皆遽奪軍器亂殺城外四
人因而得入同聲叫殺民又不見兵革一時見亂
殺皆束手從命天明人始入城人為軍從之者
亦十餘萬浮橋四出掠地亦奄有徐州連縣及宿
州五河紅縣豐沛靈璧西平安望懷泗事聞朝廷

省吏把牘題曰謀反事至脫脫前視其牘改題曰河
南漢人謀反事識者知元朝不能育天下矣河漢人
可追乎其後張士誠起於淮海趙明遠起於徐州毛

貴起於山東明元帥起於四川獨

本朝龍興淮南即以建康為天下根本東征西伐南
誅北討四海人心內附皆有倭後未蘇之望胡元之
國祚可尽矣先是嘗有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

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迨

本朝定都建康築壇於建康南門郊天受命改元朝
至正七年為吳元年實丁未歲也豈不驗哉天命有

外史卷上

三

在豈人力之所能為耶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
知赫爾克赤領阿速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顯上紅
軍阿速者綠睛田田也素統精悍善騎射與河南行
省徐左丞俱進軍然三將但以酒色為務軍士但以
剽畧為務於勦捕之方漫不加省赫爾克馬望見紅
軍陣大揚鞭曰阿卜卜阿卜者華言走也於是所部
皆走至今淮人傳以為其後赫爾克死於上蔡徐左
丞為朝廷所誅阿速軍不習水戰不伏水土病死者

過半十二月布王陷鄧州南陽

壬辰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徐真遠陷湖

廣其將曾元帥陷安陸江陵脫脫為相諱言中原兵
亂哈麻從而謀篡其過帝召脫脫怒責之曰汝嘗言

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半宇內丞相以何策待之脫

脫汗派浹背未幾自請督軍下徐州兵出有淮東元

帥退善之者上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場下鹽丁可

使攻城又有淮東豪民王宣者亦上言鹽丁本野夫

不如募城野趨勇慣捷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

人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脫脫知城有可克之狀下

令各得乃事勵乃怒俟我至即攻之須臾脫脫至一

鼓攻之遂夷其城又調阿吉刺太尉攻汝寧汝寧紅

軍懼退保亳州阿吉刺亦攻平汝寧城赫爾克死朝

廷別命畢卜班平章為將領侍衛漢軍各愛馬韃靼

軍合數萬眾屯汝寧沙河岸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

醒敵人偷營遽失大將所在次日閱死人得其屍死

人中軍遂退數百里屯項城縣又命御史大夫也先

帖木兒代為總兵九精兵三十餘萬金銀物帛車數

千輛河南北供給計億萬前後兵出之盛無如此者

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未及兩月軍中夜驚也先盡

棄軍資器械糧運車輛山積僅收散卒萬人直抵汴

城下時文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汝為大將見敵不

外史卷上

三

殺何故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汝容也遂離城南四十里朱仙鎮屯焉朝廷乃命蠻子平章代之也先徑歸燕京昏暮入城明日仍為御史大夫當時官軍不足用類如此故王宣建言募盟丁豈亦識時務者歟而十數年前見機最早者惟杜遵道一人也賈魯治黃河疏凹里村塞黃龍崗口立回龍廟于岸上水由故道行脫脫議軍事每回避漢人南人時方入內奏事回頭中書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入奏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緊勦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臣在外皆召還京師勿令誑誤

外史卷上

五

於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中書左司郎中田本初言江南漕運不至宜墾內地課種昔漁陽太守張堪種稻八百餘頃今其蹟尚存可舉行之於是起山東益都般陽等一十三路農民種之秋收課所得不償所費次年農民皆散罷去冬復立庸田使司於江南咬住平江陵谷失八都魯平襄陽癸巳至正十三年脫脫奏用哈麻為宣政院使哈麻既得幸於上陰薦西天僧行運氣之術者號演揲兒法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以惑惑上心哈麻自是日親近左右號倚納是時資政院使薩卜

亦進西番僧善此術者號秘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秘密大喜樂禪定又名多脩法其樂無窮上喜命哈麻傳旨封為司徒以四女為供養西番僧為大元國師以三女為供養國師又薦老的沙巴郎太子答剌馬的禿魯帖木兒脫歡字的哇麻納哈出速哥帖木兒薛答里麻十人皆號倚納老的沙帝母舅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為約相讓以室名曰些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碍倚納輩用高麗姬為耳目刺探公卿貴人之命婦

外史卷上

五

市井臣庶之麗配擇其善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日乃出廢人之家喜得金帛貴人之家私切喜曰夫君隸選可以無室滯矣上都穆清閣成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戶取婦女實之為大喜樂故也脫脫平徐州以得芝蔴李奏功既而陰構朝旨令班師使者六七返帝始令月怯察兒代之月餘始獲芝蔴李械送京師脫脫密令人就雄州殺之穎州沈丘探馬亦察罕帖木兒與羅山縣典史李思齊集眾號義兵克復羅山縣州奏功朝廷授察罕羅山縣達魯花赤授李思齊縣尹上曰人言國家輕漢人如此果輕漢人也下吏

部再議於是察罕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冬十月十七日天鼓響於東北

甲午至正十四年正月汴水冰花二月朔日食張士誠起兵泰州白駒場擡高郵截南北路倚納十人與帝竊議脫脫在不可諧於是同謀合太史王監丞奏連夕相星

自是帝疑脫脫脫脫始無內援矣內無右援而外有倚納十人之譖識者皆知脫脫不返矣秋八月二日脫脫總天下兵出征高郵天下想望其風采兵圍高郵三月中書右丞哈麻諷御史大夫以老師賞財彈

外史卷上

共

擊脫脫帝信其言詔卸脫脫兵柄淮安安置令樞密知院老張代之當是時脫脫權重內握朝柄外總兵馬以指揮天下天下亦希其有功兵圍高郵事攻擊矢石兩注城中幾不支日議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圍者亦指日收功忽有詔旨來卸軍軍中聞之皆大哭當詔未開讀時龔伯遂進曰始丞相出師時親奉皇帝玉音以為在後事體朕在有密旨來令丞相在軍止奉皇帝密旨一意進攻可也詔書且勿聽事既久小人讒言自然明白矣且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為是故也脫脫搖首曰不可詔我而不從是與帝相抗

拒也遂聽詔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先是諸大臣子弟領軍從行者哈麻壁告其家陰遣人先來軍中白其長曰諸詔書且至不即散者當族誅故散之之遽如此其散而無所附者多從紅軍如鍤甲一軍入襄陽號鍤甲吳者是也脫脫在軍在淮安一月詔復使西行鴆死於吐蕃境上是時高郵危困已甚脫脫分兵定真州平六合及將攻徐濠遠近凜然國勢漸張而哈麻奸臣邪謀誤國遂至危亡不救可勝惜哉是歲省吉大夫以舟師自安慶征湖廣至河口適與靳黃之紅巾遇風勢不利敗績死之紅巾遂順流而下攻安慶為義兵所破大敗南還既而蠻子海牙中丞復摠水軍義軍南征破黃連大寨徐真逸等遁入黃梅山中及沔陽湖中官軍盡復武昌等處未幾盡抽軍下據廬州官軍勢退而賊勢復熾矣亦憐真班丞相以為馬步軍由江東援江西至龍興逾月而卒左丞火爾赤代總其兵攻臨江復瑞州進攻泰州與歐軍相持數年不決後卒敗亡

外史卷上

七

庚申外史卷下

葛溪權衡以制編輯

乙未至正十五年湖廣苗軍聽調營于汴梁東其帥吳天保死裨將生陳叛入西京遂陷陳州許州西至虎牢關答失八都魯討平之以汪家奴為右丞相鼎住為左丞相哈麻為平章數月鼎住薨哈麻陞為右丞相其弟雪雪為御史大夫倚納十人皆進職立興聖宮祁后子愛猷識理達賚為皇太子命翰林學士行冊詞有曰家法曰齊心法曰正又曰存心養性者守身為事親之大任賢去邪者知人為安民之方勿

外史卷下

一

謂穹昊之高一誠意而庶徵應勿謂宮庭之與一善言而萬方知與治同道則唐虞之俗可還主善為師則舜禹之域斯至君子以為徒訓也劉福通劫敗答失八都魯長葛營趙明遠陷嵩汝以及洛陽明元帥入西川陷之自稱蜀王香軍陷安豐二月陷和州三月破廬州宣讓棄城由浙浮海還燕香軍遂乘勝渡江破太平建康寧國遂據江東既而池州安慶尋後皆沒丙申至正十六年哈麻既得相位醜前所薦西天僧所為恐為當世及後人所非議乃以他事杖西天僧

一百七流于甘州偽若初未嘗薦之者又思念以為

前薦西天僧時甚秘密惟妹婿禿魯帖木兒知之莫

若併去之以滅其口乃謬謂其父為魯國公曰我兄

第二人一薦為丞相一為大夫皆荷祖宗德澤但妹

婿禿魯帖木兒在上前近行淫褻無禮恐為天下士

大夫所譏笑我兄弟何面目見人蓋除之以為吾利

不意其妹於屏間竊聞之急歸告其夫翌日有旨哈

麻休入撻陽又有旨根隨哈麻人吏都散又有旨令

哈麻出城又有旨哈麻安置惠州雪雪安置大寧中

道皆杖殺之上始悟哈麻諧脫脫脫脫脫脫還京

外史卷下

二

師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軍南陽嵩汝招降叛民百

萬軍聲大振其秋下唐隨安陸沔陽德安以及蘄陞

為河南行省左丞相賀太平再入朝為右丞相初大

理宣慰司同知答失八都魯為四川叅政引兵自巴

蜀來克復襄陽均房調入中原頗有功至是陞為河

南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是歲

天朝起建康張士成據平江危素為司農司丞於京

師雄霸寧州也種給京師號曰京糧為浙西被陷海

運不通故也

丁酉至正十七年詔答失八都魯至京師帝見之私

謂侍臣曰此人死期至矣罷還軍先是太不花以軍士失律劫掠汴民臺御史彈之有旨却其軍褫其職以白衣聽達失調至是復命為湖廣省左丞相仍提前軍往征山東毛貴答失八都魯率本部兵渡河征曹州盛文都於是二將皆渡河

相次失守

吳五月汴梁大飢守臣失烈門知院道紅軍劉福通自稱太保入據之迎其主小明王於亳州入都于汴梁之皇城其軍分三反關先生破頭潘馮長勇沙劉二王士誠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白不信大力教李喜喜趙閔中毛貴兵合田豐趙大都而帝方與倚納

外史卷下

三

十人行大喜樂帽帶金佛子手執數珠又有美女百人衣纓絡品樂器列隊唱歌金字經舞偶兒舞其選者名十六天魔復命答失八都魯駐兵曹州未幾死其子李羅帖木兒代領其眾受詔鎮守西京答失八都魯既死其部下蔡罕帖木兒兵勢甚盛命為刑部侍郎號長槍侍郎毛貴由海道得海船長驅被益都義兵黃軍下万户田豐叛入紅軍遂破東昌東平大名等處罷商稅罷寶泉提學司四月陳友諒陷安慶余闕死之余闕三上宰相書不達援兵亦不至故城陷而死之

戊戌至正十八年太不花忿賀太平本漢人而居相位已乃勤勞于外表索賀太平軍前供給怒朝廷不從駐兵彰德玩寇不進賀太平以計殺之於保定并害其子壽童附馬以組的該為添設丞相山東毛貴兵由濟南犯直沽去京師百二十里京師大震值太不花裨將劉哈剌不花領兵自秦皇來大戰却之哈剌以功由尚書陞平章義兵蔡罕帖木兒以八月克復汴梁小明王遁入安豐關先生沙劉二破頭潘等由大同直趨上都焚毀宮殿望虎賁司犯大寧虎賁司去上都二百里世祖皇帝所立三十六屯在焉先是大雪人跡不通至是雪晴暖氣如春西京字羅饋京師數千車帝嘗為近幸臣建宅自圓屋樣又自削木構宮高尺餘棟樑椽橫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為之京師遂稱魯般天子內侍利其金珠之饒告帝曰此房屋比某人家殊陋劣帝輒命易之內侍因刮金珠而去初后見帝造作不已嘗挽上衣諫曰使長年已大太子年已長宜稍息造作且諸夫人事上足矣無惑於天魔舞女輩不自愛惜聖躬也帝絕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此兩月不到后宮初后亦多蓄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達官

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為名家高麗女婉媚善事人至則多奪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為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靴帽器物皆依高麗樣子此關係一時風氣豈偶然哉

帝嘗謂倚納曰太子若不曉祕密佛法祕密佛法可以益壽乃令禿魯帖木兒教太子祕密佛法未幾太子亦惑溺於邪道矣噫

是歲陳友諒陷江西龍興司徒道童左承火尔赤總管安謙棄城從新門走撫州陷瑞州守臣臨江同知給事中死之至臨江守臣定住降之陷吉安宣差

外史卷下

五

尚書總管海尚書皆死之陷撫州連魯花赤完者帖木兒被獲不屈死之陳友諒乘勢下江東至太平殺徐真逸於舟中而自立既而大敗於金陵南還後於江州建都焉

已亥至正十九年破頭潘閔先生趙全寧焚魯王宮府駐軍遼陽賀太平當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忽都時也先忽都為營事以為揔兵將大軍取遼陽太平意謂閔先生破頭潘自晉冀西京歷工都軍常無留行其破遼陽必不能守可以取遼陽功成其子至則閔潘之軍日治戰馬一無退意也先忽都畏之宿留不

前竟潰而歸乘夜入城仍陞為翰林集賢學士先是太平嘗以聲譽用成遵蕭庸趙中等布列省部遵等亦俛首從之及也先忽都敗還反以功陞為學士相與歎曰朝廷賞罰無章紀綱掃地乃至如此將陳其罪親近者竊以告太平太平頗以為憾京師大飢民殍死者近百萬十一門外各掘萬人坑掩之鵠鵲百群夜鳴至曉連月乃止居庸關子規啼太子召指空和尙問民飢饉何以療之指空曰海運且至何憂秋福建運糧數十萬至京師先是朝廷以張士誠內附封為太尉且以歲飢遣使督海運糧儲于京師時張士誠據浙西有糧方國瑄據浙東有船二家攻戰不和糧竟不至賴福建瀕海又為王土獨能運糧至京師由是京師民始再活當元統至元間國家承平之時一歲糧入至一千三百五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石而江浙四分強河南二分強江西一分強腹裏一分強湖廣陝西遼陽一分強通十分也金入九三百餘錠銀入九千餘錠鈔本出一千餘萬錠絲入九一百餘萬斤綿入九七萬餘斤布帛九四十八萬餘疋而江浙常居其半及張士誠有浙西方國瑄有浙東而京師索然識者以為元之氣數不推可知也指空

外史卷下

六

者西天刹帝利王第三子也狀貌魁偉不去鬚髮服食擬於王者居京師四十年習靜一室未嘗出門王公貴人多見呵斥雖帝亦不免百八歲而死甘露降文宣王廟樹上凝如白霜咬之味甜黃河清鄭州長數里貴赤衛韓食事家次子死數年長子又為李羅所拘於西京父母悲歎老失二子貧無以為食早夜哭泣方哭之際忽聞次子來告曰吾兄將西京米麵且至父母可勿憂已而果然自此之後往來聞其言語如生人者半乎其家小兒盡見其容貌服色而長者但聞其聲一日來告父母曰阿爺阿姪可遷西房

外史卷下

兒欲居東房將以某日取女其日小兒果見筵席賓客盛甚又聞歌舞雜劇之聲者數日其京師不祥者有如此建清寧殿外為百花宮環遶殿側帝以舊例五日一移宮不厭其所欲又酷嗜天魔舞女恐宰相以舊例為言乃掘地道盛飾其中從地道數往就天魔舞女以畫作夜外人初不知也帝又造龍舟巧其機括能使龍尾鬣皆動而龍爪自撥水帝每登龍舟用絲女盛粧兩岸挽之一時輿有屬輒呼而幸之又令諸妃嬪百餘人皆受大喜樂佛戒太倉積粟盡入女寵家百官俸則抵支茶紙雜物之類冬十二月左

承成遵泰政趙中參政蕭當等六人丞相賀太平誣以賊罪皆杖一百流死先是祁台與太子謀求內禪使宮右朴不花邀賀太平贊帝遜位於皇太子賀太平懼不敢從復邀太平用其黨數人太平又不許太子叩之一日太子倡言於中書省堂曰我所欲者汝皆沮之而所用者今皆以賊誅何也太平對曰所知者才也故用之所不知者心也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保其無私也太平由是移病懇求免相位初祁台與太子謀內禪太平既不允其事謂不可使居相位兀良哈歹其人於汝無所可否今以總兵居真定宜勸上召還京師當以代之歷幾汝事可成也既而果有旨召還京師太平覺其有謀嗾臺官劾其罪有旨令兀良哈歹居興州逾一月以無疾卒太子心疑太平相是月搠思監為石相蓋老的沙所薦也初上欲罷賀太平謀相於老的沙老的沙欲自為之而難於發言遂薦搠思監帝於是以前以搠思監為右丞相老的沙為大夫二人既拜老的沙恃有薦相之恩數有請於搠思監搠思監不答二人遂成隙其搠思監恃有祁台太子之援老的沙恃有皇上母黨之親於是構怨

外史卷下

日益深矣夏五月朔日有食之魯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萬傳檄問京師之罪有曰祖宗付汝以天下今何故失天下太半汝不可居祖宗大位將傳國璽送與我我當代汝為之帝聞之顏色不變徐曰他果有天命我何不避之有乃命樞密知院哈麻刺朶兒只禿堅帖木兒八里顏逆擊之行至稱海復起哈麻赤萬人為軍哈刺赤臨陣皆脫號衣從宗王與合勢追奔百里三知院單馬遁入上都

破頭潘閣先生沙劉二軍入高麗王京高麗王奔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校皆以女子配之軍士遂與高

外史卷下

九

麗如烟姪恣情來往高麗人因而各藏其馬林中一夕傳王今除高麗聲音者不殺其餘並殺之沙劉二閣先生皆死惟破頭潘及裨將左李率輕騎萬人從間道走西京降李羅聽其調已而又降擴廓初賀太平辭相時帝賜以金帛駝馬使之歸老於故所生之地太平既出京城沿途宿留不進搆思監疑其徘徊顧望猶有希進之意諷御史彈之誣以謀害大臣併其子也先忽都殺之於野馬川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帝更命老張少保率兵四十萬擊宗王阿魯輝帖木兒老張軍未至宗王黨有脫歡

知院者內叛擒宗王獻京師宗王臨死罵不絕口舊例宗王有罪大故用弓絃絞之名曰賜死至是帝特命殺死陳友諒者徐真逸之臣也已而握權篡其位沉其真逸於江掌有湖廣江西之地建都於江州至是大兵克江州友諒走武昌其將守龍興者以江西降時八月二十有四日也九月命察罕征山東山東自毛貴死其將為復讐殺趙君用國內遂大亂花馬王田豐掃地王互相攻察罕乘之破其冠州東昌濟南諸郡進圍益都田豐來降豐時提兵在穆陵關使人來言總兵如不信我心且不與總兵相見當為平

外史卷下

十

沿海諸城然後相見未晚也察罕喜即以朝命授豐為山東行省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登萊沂密等皆降附田豐遂與察罕相見益都城西時察罕方調兵攻圍益都俾田豐軍塞益都南門為營圍數月田豐頻往察罕營議事見其待朝廷使者甚簡傲又所施設多術數無忠誠心田豐乃忿曰我以山東全地降汝又為汝平海上諸城之不同心者誠以汝為元朝中興人物也今若此是漢室之曹操耳使汝為曹操我豈不能自為之耶於是與同儕王士誠私謀曰十五日察罕必巡長園我預椎牛釀酒至日設

席邀其一切幕官大小部帥酒行汝選驍勇者帶刀
若供給然兩人夾一人以杖鼓為令自察罕以下皆
殺之謀既定察罕於十四日昧時從馬騎二人來田
豐營王士誠者即掃地王也其人躁勇見察罕輕身
出意謂得間帶刀入侍田豐目之使退其人誤謬以
為使之行其所謀轉身自察罕後揮刀中其肩田豐
知其不可止遂擊鼓三城中聞遂開門納田豐軍遂
擁察罕入城城中人復推察罕為主以拒朝廷田豐
不允已而察罕死有王保保者察罕甥也嘗養為子
察罕入城之夕諸校惶惑不知所從軍中頗有異論
同食白蠟住乃察罕旧又有機 遽倡言曰擒兵奉
朝廷命討逆寇擒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況今擒制
官王保保曾為擒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檣廓若立
以為主擒兵雖死猶不死也於是率先下拜眾亦皆
拜人心始定先是有白氣如小索起危宿長五百丈
餘掃太微帝命占之占曰山東當有大水帝曰不然
山東當失一良將即駢書戒察罕毋輕出察罕忽之
故及於禍帝聞其死哭之慟李羅帖木兒在西京聞
之亦哭曰察罕若在我省用多少氣力中原聞察罕
死婦人小兒皆為之嗟嘆或至流涕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太子酷好佛法於清寧殿置龍
牀中坐東西壁布張席西番僧高麗僧列坐滿長席
太子嘗謂左右曰李先生教我讀儒書許多年我不
省書中何言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李先生
者狀元李好文也太子初學書甚道勁其後放蕩無
拘檢專喜臨宋徽宗字帖謂之瘦筋書或告之曰徽
宗亡國之君不足為法太子曰我但學其筆法飄逸
不學他治天下庸何傷乎冬檣廓克益都誅田豐王
士誠等餘黨械歸京師
癸卯至正二十三年老的沙提調京北曰白袂等村
千餘頃號內府稻米供給女寵并倚納等奉旨不
得擅支祁后宗族在高麗者多蒙官爵封號久則恃
勢驕橫強奪人田舍子女高麗王屢戒之不改王不
勝怒盡殺祁氏一宗至是右聞之謂太子曰兒年長
盡為我雪此恥時高麗王昆弟有留京師者乃議立
檣思帖木兒為王而以祁族子三寶奴為元子以將
同知崔帖木兒為丞相以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
為高麗兵所敗僅餘十七騎還京師秋七月大兵克
廬州守將左君弼遁淮西降附野鴿巢興聖宮數年
蕃息數千驅之不去網之不盡君子以為興聖宮祁

氏之官也蒙古以韃靼氏為父翁吉剌伯牙吾氏為母家法相承至七八傳矣一旦家國將亡家法先變帝母回回氏太子母高麗氏此野鴿所以來巢有閨必先應也初庚子辛丑之歲李察罕與孛羅營搆兵爭晉冀之地帝以晉冀分屬兩家且諭之曰王皆王土也民皆王民也何爭之有而資政院使朴不花與丞相搆思監相為表裏專一貪黷無厭視南北兩家賂遺厚薄而啖之以密旨南之賂厚則謂南曰帝有密旨令汝併北而有之北之賂厚則謂北曰帝有密旨令汝併南而有之以此兵禍綿纏不解監察御史傅公讓三率同察彈此二人后謂太子曰朴不花是我資政院老火者看家貧人也臺家何無情而欲逐之汝不能為我主張耶太子曰阿婆無憂我儘有主張明日貶傅公讓吐蕃其餘臺官皆外除唯老的沙在而已既而新除臺官陳祖仁等十餘人又彈劾此事又外除之已而諸道臺憲皆以為言儘是太子恐欲并其去老的沙老的沙畏禍隨入孛羅軍中孛羅知其冤歲老的沙於後寢朝廷遍圖形求之不可得朴不花見臺憲彈劾不行與其黨謀曰十八功臣家子孫朝夕在帝左右我與汝等日之所為渠必得知

臺家亦必知之終當為我不利搆思監曰彼皆是老的沙黨也老的沙既為孛羅所庇必請兵來犯京師十八人為內應社稷能無危乎遂執十八人送資政院問其謀害太子之狀十八人不勝苦楚皆自誣服未幾太子得咽喉疾甚亟左右曰願釋十八人之寃太子之疾可無禱而免搆思監聞其言令出十八人皆安置外郡中途有死者有以賄免者其後孛羅入京師俱召還弘農盧氏山移五六里八月陳友諒與大兵大戰鄱陽湖中箭死大兵遂進圍武昌其子降湖南荆襄諸郡歸附陳友諒之篡徐真逸也僭號大漢改元天定大義至是亡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四日申酉時黑氣圍日外有兩耳引白氣一道貫日四月知樞密院禿堅帖木兒領兵犯京師禿堅帖木兒初嘗與丞相也先不花俱屯田西方禿堅魯往也先屯糧飯也先自恃尊屬不受禿堅忿然坐也先不花營門外呼軍士共啖之也先不花患其為人剛果不測諧其有異志遂差五府官訊之禿堅帖木兒怒曰我有何罪五府來問我於是拘五府官往告孛羅曰朝廷為佞人作弄至尊更無公論如此我當擁兵入京師問此舉為誰禿堅

軍將行朴不花搠思監稱詔書謂李羅與禿堅帖木兒同反削字羅兵柄詔到字羅營字羅手裂之囚使者禿堅軍至燕京太子出古北口宜興州以避之禿堅遣人奏帝曰我無負國家國家負我非犯關願得奸臣二人而已帝不得已以搠思監朴不花付之二人囚首至營中禿堅為之加帽易衣置搠思監中坐朴不花側坐拜搠思監與朴不花交跪禿堅奏帝求擅自執縛大臣赦又求稱兵犯關赦得二赦已然後釋兵入見帝哭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禍及忠良倘循習不改奈天下何吾執此二人去也陛下亦

外史卷下

李

宜省過卓然自新一聽正人君子所為不可復用邪說所惑然後天下事可為祖宗基業可固守也帝但唯唯而已遂執此二人詣李羅厚禮之逾三日始問以濁亂天下之罪復笑而問搠思監曰我前時賂汝七寶數珠一串今何不見還因取似此者六串來送還字羅見之曰皆非我家故物也不要復追前物後果取故物來方是字羅怒曰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何可以坐視而不清之乎遂殺此二人復舉兵入清君側七月二十五日遂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擁兵俱來屯大都北門入見帝奏曰國家所用人皆貪婪

外史卷下

李

軟弱不足以濟天下大事願召也速除為右丞相臣為左丞相禿堅不花為樞密知院老的沙為中書平章如此同心竭力整治庶政遂執譏佞數人并倚納九人皆殺之逐西番僧罷諸造作時方課築宮牆立為之罷散驅初后出宮屏居辱載門外是時白瑣住駐軍盧溝因挾太子遁入擴廓軍中李羅始見帝退謂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天下人今見上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耶豈天威若是今後凡有中事無大小你可與我奏陳去也字羅入京前一日有大風從西來漲黃塵蔽天人馬立足不定自西至東止於更鼓樓西字羅住宅適在其處初削字羅兵權時搠思監召承旨張翥草詔翥辭曰此大事非見主上不敢為之執筆乃更召參政危素就相府客位草之草畢遇中書郎中說之曰我恰了一件好勾當為朝廷草詔削字羅兵柄此正撥亂反正之舉也郎中曰相公此舉莫不撥正反亂也客有暢勲在坐因曰撥正反亂其猶裸體縛虎豹者也字羅至京師聞之召危素責之曰詔從天子出搠思監客位豈草詔之地乎素無以答欲將出斬之左右解曰當時素以一秀才豈敢與丞相可否乎遂止之且以負天下才名乃除和林省

左丞即時上道

祁后初出學戴門外居造作提舉司局中或言字羅因夜巡警至后所留宿故后復得入宮雷擊迨春閣西脊大兵攻江西諸山寨攻贛州陳友諒故將能平章拒守自冬十月至次年正月始降遂定閩廣之地袁州歐道人亦歸款率其屬歸金陵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祁后納女字羅約以某日成婚字羅從后后曰斷送之物未畢工字羅曰女先至斷送之物後至可也乃先兩日婚成字羅自入京納女四十餘人早食必同坐共食厨中每早辦飯四十品

本外史卷下

七

隨諸夫人索食其入朝時諸夫人盛飾成行各進酒一卮荒於酒色銳氣消耗矣擴鄆分兵三支駐大都城外遥制字羅而不與之挑戰其曰瑣住領一支在通州者字羅命其將姚一百與之戰一百被擒字羅不勝怒自將兵欲與之戰至通州取一女子不戰而還五月七雨天雨白毛長尺許細如馬鬃或諛於帝收而閣之祀之如神曰此龍鬚也帝乃悅六月二十七日天雨魚長尺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之七月字羅索帝所愛女子帝曰欺我至此耶有秀才徐施菑者居家好奇謀而生平憤漢人不得志於當世故難

本外史卷下

六

仕進至是命為待制帝欲殺字羅與之謀預謀者六人曰洪保保火兒忽魯上都篤金那海和尚帖木思不花六人中選驍勇善刀者皆挾刀在衣中外皆寬衣若聽事伺立迨春閣東桃杏林內時字羅早朝小飯畢將上馬回去舊例丞相將上馬帶刀侍衛之士疾趨先出占馬候丞相出諸衛士起立於馬上丞相就騎然後衛騎翼丞相以行當是時丞相出預謀扶刀者見其不得便相顧曰今日又罷了徐施菑搖手曰未也忽有報捷音者自西北來平章失烈門謂字羅曰好消息丞相宜奏去字羅推失烈門失烈門強字羅偕行至迤春閣側有杏枝自上垂梢字羅帽而墜之失烈門遽為拾之字羅曰咄今日莫有事已而又有一人突然橫過其前字羅方貽視呼失烈門曰平章此人面生言未既一人扼其額字羅以手禦刀遽呼曰我帶刀者何在又一人砍其左耳而死遂躍傳白瑣住軍在西宮裏老的沙亦被傷而出字羅騎士問曰我那顏久不出來何也老的沙謬曰你那顏又發酒風恰砍我一刀老的沙行稍遠騎士又問老的沙曰已被殺矣擴鄆大軍無數在西宮裏字羅軍大駭分散四走帝時居窟室約曰事捷則放鵠鈴於

是帝始出自窟室發令百姓見川軍者皆許殺之百姓上屋擊以瓦石死者填巷老的沙趨至李羅營中將其甲士西北走合禿堅帖木兒軍先是宗王辣黎謂帝已崩字羅為皇帝將兵來討之故字羅遣禿堅帖木兒將兵迎擊之禿堅軍回中途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知事變謂老的沙曰今上臘團不可輔小婦的孩兒亦非國器不如徑赴趙王扶立趙王南面以定天下趙王始然之中慮事不成醉以酒縛二人送京師副之老的沙懼而乞憐禿堅嘗曰彼非害我自害其社稷也趙王太祖之屬也當時世祖曾與之約曰吾與汝共天下事倘異日社稷有難汝當助之故憶其祖父之言不從禿堅計

外史卷下

九

正宮后車必氏元史云弘吉刺氏聞李羅難作堯帝賞殺李羅者六人功徐施菑不受賞一夕逸去李羅既死以伯撒里為右丞相九月擴廓護太子還京師以擴廓為太傅左丞相封河南王居京師兩月擴廓居軍中又樂恣縱無檢束居朝快快不樂朝士往往輕之謂其非根脚官人擴廓與左右謀之左右勸以請出治兵肅清江淮詔從之十二月朔日食洛陽山鳴擴廓退位伯撒里仍為右丞相沙藍答里為左丞相

丙午至正二十六年擴廓既出無意治兵以父死未終喪欲匍父墓側左右或曰控兵既受朝命出而中止無乃不可乎擴廓左右有孫翥趙恒者儉人也畏江南強盛欲改緩其計以密其奸謂擴廓曰丞相受天子總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脫里白孔興張師道四軍坐食關中累年不調丞相合調四軍南出武關與大軍併力渡淮彼若前頑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揆有關中而軍唯丞相意所使不亦善乎擴廓欣然從之於是分撥關虎等統兵從大興關渡河以俟先劄付調關中四軍張師道脫里白孔興俱不受調李思齊得調兵劄大怒罵曰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而反調我耶我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然後飲汝於我前無立地處而今日公然稱總兵調我耶今各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保來則整兵殺之擴廓自是進兵關中兩家相持一年前後百戰勝負未決而國家大事去矣擴廓由懷慶移屯彰德彰德素蓄積糧草數十萬坐食之帝始疑擴廓有異志謂左右曰擴廓之出為治兵肅清江淮也其後不肅清江淮而結魯關中今也關中之戰未定雌雄而復移兵彰德其欲窺我京

外史卷下

十

師也耶又怒祁后及太子曰向者李羅舉兵犯關今日擴廓搃兵天下尾大不掉爾母子誤我天下今天下土疆分裂坐受危困皆汝母子所為也怒氣不已太子致被捶擊走而免朝廷屢促擴廓南征十一月擴廓不得已命母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額高完仲宜駐兵濟寧鄒縣等處名為保障山東且以塞南軍入北之路復命朝廷曰此為肅清江淮張本也識者哂之先是小明王駐兵安豐為張士誠攻圍乘黑風暴雨而出居於滁州至是朱鎮撫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至瓜州渡遇風浪拍舟沒劉太保

小明王俱亡

外史下

二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擴廓增兵入關日求決戰張李等軍頗不及遂使人求助於朝廷朝廷因差左丞袁煥及知院定安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兩家息兵罷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孫蕭進密計擴廓曰我西事功重成不可誤聽息兵之旨且袁煥貪賄之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賄其家則袁必助我而我事可成也擴廓如其計袁果私布意於擴廓曰不除張李終為丞相後患於是攻張李愈急七月勝負猶未決擴廓謂孫趙二人曰今日果當如何二

外史下

三

人因進計曰關中四軍獨李思齊最強李思齊破則餘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臨陣兵將適與彼兵等耳所以老師費財相待不決所畏者唯額高駐兵鄒縣以吾二人觀之南軍必不能越王宣以侵我且抽額高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河急趨鳳翔覆李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一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關中定然後出關中軍以敵南軍猶未晚也擴廓即日從其計額高所部將多字羅之黨行至衛輝部將夜聚或曰我為官軍擴廓為搃兵用我敵南軍猶云可也今者却聞關我行糧星馳前往河中渡河西趨鳳翔李思齊乃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如何於是河西平章昶張知院沙劉泰政拔刀誓眾曰不必多言五鼓罷扶額高作搃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去約定各率兵以待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額高即使其首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雪兒領精騎北奪彰德使沙劉領精騎西奪懷慶往彰德者騎少精兵偽作使人以搆之殺擴廓守將范國英往懷慶者騎多兵亢懷慶守將黃瑞覺之城閉不得入時擴廓在洛而其隨部將士盡在懷慶識者以為額高此舉終不成大事矣先朝廷見擴廓不受調

而構兵讎殺方議削其軍權而未得其說見高使來六喜陞高知院兼平章樞密河北軍且詔擴廓率潼關以東兵下淮南李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襄漢高率河北軍與也速及脫因帖木兒完仲宜兵下淮東然脫因帖木兒盡劫掠山東以西民畜而西京衛輝擴廓盡率河洛民兵而北渡懷慶高懼擴廓兄弟有夾攻衛輝之勢亦盡劫掠衛輝民畜而北歸彰德朝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臣李國鳳者進謀於太子曰向日詔書令各將將本部分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古者太子入則監

卷下

三

國出則撫軍太子何不奏主上立大撫軍院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于一而自內制外庶幾可為又高一部皆擴廓而向朝廷此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然後可也於是開大撫軍院於京師專制天下軍馬省臺院部皆受節制以高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士皆為忠義功臣名號九月大軍克平江擒張士誠遂平福建兩廣擒陳定觀高率兵攻真定不克而還張士誠者名九四初起泰州後據高郵入平江浙西進東諸郡號稱吳王國號天祐至是而止十月

國朝大軍平定沂海十一月平定山東擴廓自懷慶北據澤州

戊申至正二十八年春朝廷誘擴廓將李景昌封為國公景昌以汴梁歸之誘閔保亦封為國公閔保亦以晉冀歸之擴廓自澤州退據平陽

三月高率兵攻懷慶不克武庫火四月大軍平定汴梁河南諸州相次降附擴廓退據太原五月詔下勦除擴廓令閔保與高合勢攻其東張師道李思齊脫里白孔興合軍攻其西閔七月一日

大軍自中潞渡河三日平衛輝五日平相七日平廣

卷下

四

平八日平順德是月日高出兵逼太原城為陣高輕脫從數騎巡陣擴廓部將毛翼望見之易旗幟駐兵於其西角高果誤入其陣即合擒之時閔保營在較高營西未及出布陣急持高示之營軍亦皆潰閔保亦被擒二將被擒所部將士皆降於擴廓六月大雷雨電雨中有火燒白塔寺先是七月二十一日大軍自通州進兵克永平也速軍潰於是檀順會利大興等處以次皆降附馬先是七月大軍攻潼關張李脫孔四軍亦皆潰而西矣朝廷聞高軍敗被擒大驚遽罷撫軍院歸罪太子殺伯元臣李國

鳳蓋復擴廓舊有爵位閏七月差哈完太子來督擴廓出援燕京且勤王禦敵擴廓得詔乃提軍向雲中或曰丞相率師勤王宜出井陘口向真定與河間也連軍合勢可以遮截南軍若入雲中由雲中至燕京迂途千里無乃不可乎擴廓曰我潛師由紫荆關口入出其不意豈不可乎趙恒惕元暉則曰朝廷開撫軍院步步要殺丞相乃要勤王我駐兵雲中觀其成敗為計耳後七月二十七日大軍至通州帝得報大懼即日委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大都二十八夜帝即卷其子女玉帛出居庸關遁入上都八月三日大軍至齊仁門外一鼓而克全城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大都路提督郭允中中書左丞丁敬可皆死之是歲即國朝洪武元年之歲也十一月擴廓兵數十萬駐太原十二月大軍自皖子城入破擴廓於澤潞是月擴廓部將賀宗哲領兵來援晉冀駐龍鎮衛口子去太原七十里而大軍先鋒常遇春夜斫擴廓營侵及擴廓中軍擴廓匹馬隻靴夜遁於是晉冀平五月二十一日大軍至通州兵克永平也速軍潰於是擅順會利宜興大興以次皆來附先是大都平馳奏南京奉

外史卷下

五

勅旨改為北平府仍以常遇春經營北方其年五月平永平等處九月平遼陽獨上都與紅羅山未平庚申帝在上都紅羅山在東南也速駐兵在馬上都恃有紅羅山為之藩籬紅羅山恃上都為救援而不設備禦常遇春使人覘知之即以大兵銳騎啣枚具十日糧晝夜兼行六月二十二日破紅羅山七月二十七日破上都城庚申帝乘天未明出城遁挈其后妃入于和林在大漠之北前太祖所都之地也八月二十一日平環慶鞏昌平涼府臨洮府而天下遂大定而萬萬歲矣

外史卷下

六

野史斷曰嗟夫平定江淮大事也而帝付之擴廓擴廓受之於庚申帝何其易哉且以世祖平江南言之世祖欲伐江南議論數年或以為可伐或以為不可伐而太保劉秉忠則曰未有其人其後伯顏自西域奉使來太保見之喜而告帝曰伐江南有其人矣召之使前世祖亦喜曰汝豈諸侯王臣哉其留事朕自伯顏受命出師世祖日夕憂懼或日中不食或中夜起坐夫以世祖為之君伯顏為之臣兢兢業業尚不敢必其有成功也觀庚申帝漫爾而命擴廓擴廓亦漫爾而受之其根本已非矣

而又庚申帝宣淫于上，擴窮肆愚於下。上淫而下愚，上害而下暗，處則昧經國之大計，出則失兵家之神機，及大共一動，君臣俱及其禍，豈不宜哉！帝在位三十六年。

野史斷曰：當元統至元間，帝受制權臣，相繼或死，或誅，帝恐懼之心馳，而寬平之心生，故至正改元之後，復興科舉，行大廟時享，賜高年帛，蠲天下民租，選儒臣歐陽玄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出厚載門耕籍田，禮服祀南郊，立常平倉，因水旱盜賊下詔罪已，盡蠲被災者田租，又命使宣撫十道。

外史卷下

凡此皆其寬平之心之所為也。惜乎夷狄之法，取士用人，惟論根脚，其與圖大政為相者，皆根脚人也。居糾彈之首者，又根脚人也。蒞百司之長者，亦根脚人也。而九負大器，抱大才，蘊道藝者，舉不得與其政事，所謂根脚人者，徒能生長富貴，鬻糧擁

庚申帝寬平之

進矣，是故易大傳

有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向使庚申帝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則將終保天下，何至於遠遁而為亡虜哉！

庚申帝幼時常貶居廣西靜江府寓大圓寺，其未至寺時，朝廷命刑部侍郎哈剌八失館伴南行，舟泊劉家山下，忽有三猢猻拜于岸上，手中若有所缺，帝命妳公受之，則山東菓也。舟人皆異之，帝因呼上舡，又俯拜如初。帝因問之曰：汝更有伴侶乎？猢猻手指岸

外史卷下

上帝，因使舟人隨其後視之行，三四里至一洞，群猢猻多至百數，皆相呼招以行，至舡側皆俯伏再拜，帝大喜，命舟人以舟皆載以行，至所寓寺中，則告之以其故，其長老號秋江者，心獨異之，放之寺後山上，帝又命寺中曰：群猢猻嘗食我飯，汝不可以飢之。曰：為我設兩食，自後飯，飯雲板響，群猢猻皆疊疊然負攜幼小而來，故土人號為猢猻寺。其後寺遂以此得名。後帝即捨與本寺常住，租五千供之。帝居寺時，長老秋江亦嘗教之讀論語孝經，日寫字兩紙，及召回京師，日收拾書冊紙筆藏小皮篋中，手自開閉，用馬馱

之前行頭髮嘗生蟻虱使民嫗治之告嫗曰是血食於我我不忍殺之不如以紙囊懸於屋簷下凍殺可也然亦時時薄劣嘗鑽地成穴溺其中和成泥又嘗領群兒二三十餘竿紙為旗挿城上又好養八角禽而調習之或飛泊池枯木枝上即不顧靴鞮下水捕之嘗為長老秋江所禁止秋江又教之曰太子乃國家金枝玉葉不比凡民見大官人來切不可妄發言亦不可不自重由是司官府官來輒坐長老法座上正身危坐一無所言司官府官出即下座嬉戲如初蓋其性之如此一時勉強素非涵養自然也哈刺

外史卷下

元

八失嘗受密旨有侵害帝意及見群獬之畏服狀以為終有天命始不敢萌逆心後群獬自帝北還復獲其類返故山有老獬三十六枚盡日哀號江岸逾數日皆擲死識者以為帝在位三十六年之驗也

野史斷曰予聞之友人暢申之曰帝不嗜酒善畫又善觀天象當沙關之陷上都也已而東行左右欲帝出避之帝知天象無傷大言曰毋多言有福者任其自來吾何避之有及大軍南來帝復觀天象左右勸帝守京師以待援帝搖首不從即日遁

矣始雖留意政事終無卓越之志自溺於倚納大喜樂事耽嗜酒色盡變前所為又好聽譏佞輕殺大臣使帝舅之尊帝弟之親男女祿雜何殊聚麀其後祁后諫已強其子使學佛法文公有云中國一變為夷狄夷狄一變為禽獸堂堂人主為禽獸行人紀滅亡天下失矣或曰庚申帝以昏愚而失天下非也庚申帝豈昏愚者哉觀其欲殺是人也未嘗不假手於人外為不得已之狀內實行其欲殺之其間甲則曰乙與汝甚不許也聞乙則曰甲與汝甚不許也及甲之力足以去乙則謂甲曰乙嘗欲圖汝汝何不去之也乙之力足以去甲則亦如是焉故其大臣死則曰此權臣殺我也小民死則曰此割據弄兵殺我也人雖至於死未嘗有歸愆之者此豈昏愚者之所能為也哉或者又曰庚申帝以優柔不斷失天下亦非也庚申帝優柔不斷者哉自至元改元以來權臣赫赫跋扈有重名者皆死于其手前後至殺一品大官者九五百餘人者皆出指顧之間而未嘗有悔殺之意此豈優柔不斷者所能為也哉然則竟以何者而失天下由陰毒是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履九五之位

外史卷下

辛

惟秉陽剛之德掩攬陽剛之權者為能居之若操
陰毒之性者適足以亡天下耳故大易稱聖人之
德也必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後已夫外有聰
明之聞見內有睿智之機運外有神武內
有不殺之仁慈外聰明而內睿智外神武而內不
殺然後為聖人之全德而可以居九五之大位彼
庚申帝者何足以語此則其為亡虜也不亦宜乎
嗚呼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心哉殺一惡人而使
天下之為惡者懼使天下之為善者喜如此而後
殺之是天下殺之也殺一善人而使天下之為惡
者喜使天下之為善者懼則為人上者寧不殺可
也故曰古之聖人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其此之
謂夫葛溪先生姓權名衡字以制吉安葛溪其地
號龍大行山彰德府黃華山二十八年不仕泰不
花丞相李察罕嘗以禮聘俱不應洪武辛亥偶在
海陵鹽商舡中相見著書甚多年六十餘其子問
聞往北亭見苦請歸鄉於是附鄉人鹽舡回與余
言姑寓臨江蓋隱德碩學之士也集中因閱此錄
遂贊其傳云

又一本序云洪武二年七月初十日迪簡受命尚

外史卷下

三

卷末二米文印一
印曰字一野形中列
上坤下之卦名也而
字皆關也未詳何人
記於此以備考

書尚書稟命書中書奉
旨差人徇行天下訪求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當
職與澤州儒 汴梁陝西自崔九成去陝西後
迪簡往汴梁 忠之昔事龔伯達於
京師伯達死忠之為僧又事指空和尚於京師指
空死忠之山居樓閣延致幕下以此能言二十年
來天下之用兵朝廷之得失余與之極論晝夜
喜於相得余於是取其言前後一致關於治亂興
廢之機者而又參以眾人之說若夫庚申帝元統
以來十五六年之事余固嘗問之當時學士大
夫而得其一二矣於是總前後九三十六年之事
筆於書號曰庚申帝大事記庶幾上裨太史采覽
然其地方人名歲月參微出於一時傳聞記憶無
文書可以檢尋恐多抵牾惟太史氏據天下圖籍
之要祈必有以正之或曰子之為史得無僭乎余
曰余食官祿受命訪求史事既幸有所聞敢不從
實紀錄具報官府初非有欲上人之心也何僭之
有故為之序

外史卷下

三

庚申外史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權衡撰衡字以制號葛溪吉安人元末兵亂避居彰德黃華山明初歸江西寓居臨川以終是書見於明史藝文志者卷目與此相合陳繼儒密勿入秘笈佚脫訛舛殆不可讀此乃別行抄本猶當日原帙也所紀皆元順帝卽位以後二十八年治亂大綱時順帝猶未追諡以其庚申年生故稱之曰庚申帝又元史亦尚未修故別名曰史外見聞錄所言多與元史相合於宮庭構煽盜賊縱橫之事皆能剖析端委至於順帝誅博囉原作孛羅今改正與秀才徐思畚謀之博囉誅思畚不受賞逃去及危素爲權臣草詔諸事皆他書所不載惟其中稱順帝爲瀛國公子一條最爲無稽厥後袁忠徹著之於文集寧王權載之於史畧程敏政又選忠徹之文入明文衡錢謙益又引余應之詩證實寧王權之說其端實自此書發之蓋元之中葉宋遺民猶有存者因虞集草詔有托歡特穆爾非明宗之子一語遂造此言以洩其怨明人又讐視元人遂附會而盛傳之核以事實渺無可據實爲荒誕之尤

非信史也書前別附一序稱洪武二年迪簡受命訪庚申帝史事云云不著其姓詳其文乃庚申帝大事紀序非此書之序後人移綴此書中耳考王禕造邦勲賢錄稱劉迪簡宜春人國初徵授尚賓副使則迪簡當爲劉姓又考黃溥閒中今古錄稱劉尚賓集庚申帝大事紀則此序爲劉迪簡大事紀序明矣

國初禮賢錄一卷

不著撰者

甘肅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

刻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國初禮賢

錄一卷》提要

國初禮賢錄

金聲玉振集

考文

惟我

大明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遣使者樊觀以束帛召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至建康入見上喜甚賜坐從容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旣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

劉基陳時策一十八款上從之會陳氏入寇

禮賢錄

一

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上召基入內基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如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上遂用基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上以克敵之賞賞基基悉辭不受

中書省設御坐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

禮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
適上召基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
定征伐之計遂攻皖成自昏達旦不拔基以爲
宜遷拔江州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
湖廣江州平

上召宋濂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
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
可定也上御端門諭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
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
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

禮賢錄

十一

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
耳上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濂請讀真德秀
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
廡之壁時睇觀之

章濂以疾在告者久上時遣使存問暨疾小
愈即入謁上見其來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
一日上忽念濂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
曰章濂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濂日夜念母不
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即命濂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

厚於京師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之牛於其
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宋
濂曰向所言事當乎濂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
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
策也又嘗侍上語及賞賚濂曰天下以人心
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
有金帛何補於國耶

禮賢錄

三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
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
起即代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
日中後黑雲漸薄而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
即擊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
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
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

宋濂以疾告詔還家熒治有白金文綺之賜濂
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
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
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略曰曩者先生
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之文

變俗言教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

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劉基自後賜所坐胡床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

上以章溢為浙東按察僉事未幾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疇以事下獄辭連及溢溢憂懼不知所為上遣劉基諭溢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琛以兵入閩上命陞溢浙

人律彙錄

四

東按察副使往鎮之溢辭曰臣前任浙東僉事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溢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首叛者餘皆帖帖苗軍反金華殺首將胡大海耿再成孫炎等衛括蒼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穀懼無所措會劉基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平章邵榮諸軍克復處城

青田夏清聞胡琛敗與福建叅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章溢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初興季文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溢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為游擊而溢即處城坐鎮之溢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

劉基以毋喪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鄰附郡縣翕然心

人律彙錄

五

服方氏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基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基之舊德方氏素畏基之威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基不受使人白于上上因令基與通問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內土入貢上時使人以手書訪軍國事於基其書多自製皆稱御諱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而不名又嘗稱曰吾子房也

兵戍浦城衆以食不繼為病上以屬章溢洎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文忠欲還處州糧餉之溢以舟車不通而軍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

均給之兵食乃足

劉基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李文忠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基趣之疾追兵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去東陽悉擒之以還基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

禮賢錄

六

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鄱陽湖勝負未決基言於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上初以葉琛爲洪都府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死之

上以劉基爲太史令值災惑衆心臣震思基密奏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上臨朝即以基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上命基諭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大雨上大

基因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爲詐章濫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上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并濫因其使厚存卹之

張士誠平後張景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娛樂上以示劉基基曰

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袒色動知基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伺察基陰事欲陷之未及發

禮賢錄

七

而袒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翼巖因爲書言之於上其事多基平日密聞於上或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袒通謀狀上適以事責李善長凌悅因彈之基爲上言善長舊勛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東小木爲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驚鈍尤不可爾上怒遂解

初海寓既寧章溢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候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軍皆平上遣使召溢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溢既入見上嘉獎甚至且諭群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溢再拜謝不敢當上問征閩諸將何如溢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上即日詔文忠出師如

不律費錄

八

溢策又處州之糧以軍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章溢以爲言上曰吾勞處民多矣詔從其舊額

洪武元年春正月上登大寶于南郊越翼日召劉基章溢入上御奉天殿群臣咸在乃歷言二人之功並拜御史中丞基密奏立軍衛法會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

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章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只作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上爲之霽威

上幸潯陽使劉基居守基志在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忌基按以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其事基不聽遣官齎奏行在上從基議處彬死刑基承旨即斬之由是真善長大忤比上回京善長因愬之基

不禮賢錄

九

乃求退上命歸鄉里後手詔叙基勲伐召赴京師同盟勲冊基至資賜甚厚追贈其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爵基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上知其至誠不強也

章溢至處州其母已沒溢馳還舍上章再三乞丁憂上覽之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但朕憲臺闕人耳遂可其奏溢自喪母哀戚過度感疾益深遂卒訃聞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

吐欽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上
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
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
無欺乎上曰汪廣洋何如曰福淺觀其人可
知上又問胡惟庸曰此小獷將債帳而破犁
矣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
知但臣疾惡太深又耐繁刺爲且孤大恩天
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以求之如目前諸人
臣誠未見其可也既而授弘文館學士進封誠
意伯逾年歸老鄉里後上使赴期以手書問

入禮賢錄

十

天象基悉悉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
春今國已立宜少濟以寬書奏上悉以付
史館

胡惟庸挾舊忿欲構陷劉基乃使人誅老吏奏
基欲求談洋宅爲墓地弗與則建立巡檢司之
策以逐其家上素知基置不問基入朝惟引
咎自責而已

上欲俾宋濂參大政濂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
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
願去職任也

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
退濂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祀典
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
之儀及勲臣名卿倬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
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

劉基在京疾篤上以其久不出問之知不能
起也特親製文一通遣使馳驛送還鄉里居家
一月而薨

上嘗與宋濂飲濂素不勝杯酌舉觴即辭
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懼笑

入禮賢錄

士

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
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濂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
手注於卮以賜濂曰此和氣所疑能愈疾延年
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上嘗曰朕以布衣
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
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旣而致仕乃加贈
其二代考妣官封詞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上嘗廷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
爲君子若宋濂景者事朕十九年而未嘗有一

言之僞誦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
子矣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濂至家後
上仲想已久延問者數矣復入朝及見大喜加
勞再四日侍上游觀侍食於便殿日宴始退留
朝七旬以歲暮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以上尊
既行數日上問濂子璣曰爾父道中無恙否
璣以安對上復謂璣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
父咲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
中也璣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
以形諸夢寐

不
禮
學
錄

國初禮賢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明劉基撰基字伯溫青田人元至順中舉
進士除高安丞罷去旋起為江浙儒學副提舉再
投劾歸復辟為元帥府都事為方國珍所構羈管
紹興後從舒穆魯宜遜剿捕山寇執政者抑其功
僅授總管府判遂棄官還里明初聘入禮賢館叅
預機密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又授宏文館學士
敘功封誠意伯正德九年追諡文成事迹具明史
本傳此書藝文志千頃堂書目皆作基撰然錄中
所載即明太祖任用基及葉琛章溢宋濂四人事
且有基馳驛歸里居家一月而薨之文則非基所
作審矣其中紀述多與史傳相合無他異同又基
溢皆載其卒時事而宋濂得罪徙蜀事則無之葉
琛事蹟亦甚寥寥蓋後人襍採成書故詳略不同
如此也

平蜀記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藍格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蜀記一

卷》提要

平蜀記

國朝典故八

洪武四年春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
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
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率京衛荆湘舟
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溥友德為征虜
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副將軍率河南陝西
等處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先是榮陽侯楊
璟以

上命至蜀諭以禍福昇辭於群議不能決璟遂
復以書曉之曰璟聞古之為國者同力度
德同德度義義不足則不敢拒德不足則
歸順焉故能保身家於萬全流名譽於無
窮福及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往往取敗
今足下以幼冲之道藉先人之業據有巴
蜀默然在位不容至計而聽群下之議以
瞿塘剽閬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
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

最盛莫如漢昭烈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詔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卑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之墟不滅有扈之國不忘蠶業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我

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感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環面諭綢繆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海河積糧過山岳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湖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未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有在也足下視此以為如何反諒之子

竄歸江夏王師致討勢窮出降主上宥其罪愆封以侯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覺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倜傥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害將至恬不自知環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為足下謀者或以郡縣或以城降各自為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縱足下年幼未曉語及老母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途在足下審之而已若不能聽至是乃命和等沮征環本由儒出身故亦通於文事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莫安惟蜀未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欲於明昇閱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群言反以兵犯吾興元

雖敗而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噬嗑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必當克但師行之際在爾士伍嚴紀律以壞降附無肆掠晉王全斌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三月傳友德攻蜀階州初友德陞辭

上密與之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悉其精銳求守瞿塘止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則門戶既黎而心腹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至夔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潛使人覘知階文果守備卑弱於是引兵直趨陳倉選精兵五十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平章丁世瑛率眾來敵友德擊敗其衆生擒其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瑛遁走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

世瑛復集兵據險友德奮兵急攻破之世瑛僅以數騎遁去文州亦克五月湯和兵進攻瞿塘聞以江水暴漲駐兵大溪口是月傳友德兵亦至漢江以水阻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船百餘艘然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益震恐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日月投漢水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其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方率眾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乃分兵守瞿塘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城下因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以濟寧侯顏時岳守而自將趨成都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遲遭候事適友德捷至乃下詔責其畏怯恐失機會廖水忠聞命即率所部舟師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於江知友德已

先階文乃自北塹山伐木開道以進永忠
師至瞿塘閣以山水峻急止蜀人設鉄索
飛橋橫據閣口舟不得進永忠密遣壯士
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閣以出其上流人持
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將
士皆衣青蓑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知覺
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軍分為二道夜五
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水寨將士皆
以鉄裝舡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盡銳未
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
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
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
砲夾擊大破之遂焚三橋斷其橫江鉄索
生擒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衆
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之分道並進
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於重慶七月
廖永忠自夔州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大
惧或勸其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

此總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今大軍勢如
破竹人皆膽碎豈更效刀然終亦不免也
不如乞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請
降永忠以和未至不受踰旬和至會兵城
下是日昇面縛銜壁詣軍門降和受壁水
忠解縛撫慰之是月傅友德兵圍成都戴
壽等出城拒戰以象帶甲士列於陣前友
德命前鋒以弓箭火箭衝之象中矢却走
壽兵彌藉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捷重
慶壽等亦得其家書知重慶已降而家室
皆完遂無閑志遂藉府軍詣軍門降九月
湯和等遣人送明昇并降表至京詔省部
議受降禮省部言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
孟昶降及子弟官屬至闕下待罪表俯伏
於地通事舍人掖昶起鞠躬聽命宣制釋
罪昶等再拜三呼萬歲閣門使承旨賜昶
等襲衣冠帶昶等再拜跪受各就次第服
然後入見於崇元殿閣門使引昶等入跪

舞稱謝宣徽使承宣喚眾等再拜陞殿
至御座前鞠躬太祖親撫問之眾還位與
其官屬皆舞蹈再拜呼萬歲出中書門下
率百僚稱賀合殿明昇朝見禮

上御奉天殿昇於千門外跪進侍儀表侍儀使
捧表入宣表官宣讀訖承制官出傳制昇
等皆俯伏於地侍儀舍人掖昇起其官屬
皆跪聽宣制擇罪昇等五拜三呼萬歲承
制官傳制賜衣服冠帶侍儀舍人引昇入

丹墀中四拜出丞相率文武百官行賀禮

上曰明昇與孟景不同承專治國政所為芳嚴
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伏地上表侍罪之
禮是日明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授
昇爵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宅於京
師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冬十月
湯和遣江夏侯周德興會傅友德等克保
寧執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平十一月湯和
等師還各上所佩印綬并所得蜀金印冠

冕儀仗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總制
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
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九十
馬騾一萬三千八百餘匹

附錄平西蜀頒昇序

誠意伯劉基撰

臣聞

天命具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
收拾以歸龍自古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
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鳴張狼顧之
豪彌滿山澤萬姓魚鬻無所顧告

天乃命我

皇上肅將武威伐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
伐而黎全吳三伐而海內廓清四伐而水

粵南國悉歸版圖於是五伐中原拾宋撥

秦擊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鬼慄
匍匐伏玄冕青海崑崙大漢交趾瞻耳
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
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亡偽
號大臣皆請討之

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至乃命將
伐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塘殺其將某郡
邑鎮戍望風送款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
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

下一統何其易邪固知

天命有在而群雄並起為之驅除也臣基受恩
深厚無能補報遙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
自己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
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嚮日之忱云爾
其辭曰惟彼蜀國關自蠶業山川隔閭興
華不通金牛啓道岷嶺斯鑿岷峨巖堯始
建井絡泰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驚
震北方劍閣倚天瞿塘圻地仰不可攀俯

不可親蠡茲羌戎憑其險阻周知

天命大邦是罪洗沈虎臣受命於征出師桓桓

如雷如霆如雷如霆

天子之威妙莫先定鬼神莫為靈旗倬倬指山

山推羗人夫魂忽若死灰爰時其臣奉其

版籍泥首軍門面縛街壁六軍奏凱聲動

玄黃驚童白叟踴舞康莊四海同會豐年

穰穰慶云甘露自

天降祥臣等稽首受

天之祐受

天之祐

天子萬壽

平蜀記附錄終

平蜀記一卷

戶部尙書王際華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載明洪武四年遣湯和等伐蜀明
昇出降事後附劉基平西蜀頌一篇末有袁褱跋
稱定遠黃金開國功臣錄載平蜀事於潁川侯傳
友德德慶侯廖永忠傳中甚詳惟平章楊璟與明
昇書乃詳於斯記云

北平錄一卷

不著撰者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平錄一

卷》提要

北平錄

國朝典故七

洪武元年秋七月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至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度直為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出奔上都達等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時上都恃紅羅山為藩紅羅山恃上都為援皆不設備常遇春使人覘知之即以銳騎衝其十日糧盡夜康行八月破紅羅山及上都元主遂遁去沙漠駐應昌府冬十月捷至詔改大都為北平府二年改元將擴廓帖木兒以犯蘭州時元臣擁兵者皆次第降附惟擴廓帖木兒乘大軍之還後烏合其衆特為西北邊患自以家世封王故又名王保保三年春正月復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國勝為右副將軍及鄧愈湯和子征沙漠

上聞諸將曰元主遁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八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則當何先諸將皆曰王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

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夫緩急之宜非計之善者吾意欲分兵為三道一令大將軍

自潼關出定西特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敕不暇應援况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取之必矣事有一舉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悅服受命夏四月徐達等兵至蘭州王保保時已引去達等乃追至定西大敗其衆斬首無算王保保遂棄走漢北五月李文忠等兵至應昌元主前月已徂其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僅以數騎北奔去乃獲其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悉送京師

六月捷至中書省上言宜獻俘太廟

上以帝王之使有所不忍止令其具本俗服見至日

上服皮弁柳奉天敕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

五拜禮見皇太子行四拜禮后妃朝坤寧宮命婦具冠服

侍班禮畢俱賜以中國冠服并給第宅廩餼封買的里

八剌為崇禮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

依賓王家其來尚矣

元失其政四海紛爭朕以武功削平群雄混一區宇為天下

主而買的里八剌實為元之宗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

已徂既克應昌爾乃來歸朕念帝王之後愛稽古制錫以

侯封爾其夙夜恭慎稱朕優禮之意以元主不戰而奔

克順天命今徂特誥曰順帝且以其后妃不能耐暑况北

狄但知食肉飲酪勅中書省臣務使其飲食各第適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冬十一月徐達李文忠師還至龍

江

上親出勞於江上達等奉

車駕還宮越明日乃率諸將各上平沙漠表達表日乾坤

宣五德之運歷數在於一人帝王開萬世之基功業超於

百代千戈載戢文軌既同欽惟

皇上陛下聖神合德文武成能天命所歸人心攸戴拯黎民於

塗炭沛霖雨於焦枯奮大師而江漢奠安揚九伐而荆吳

咸定旋收淮甸途畧中原齊魯十二之山河兼旬俱下

幽燕百年之腥穢一旦廓清既驅犍犍之群遂復衣冠之

治何我師之奏凱而彼孽之再萌培元鞠頑敢寇懷於

邊鄙乘間抵隙乃賊賊害於忠良蜂蠆之毒豈可復遣

熊羆之師惡客不舉臣等是用祇承明詔恭行天誅爰

以今年四月之中師至定西之北逼虜營而梁單出峪口

以陳兵將校懷敵愾之心士卒憤起乘之勇霆驅電制于

渠魁棄甲而遁逃獸駭禽驚虜衆望風而降附吐蕃袍

罕之列障無不土崩忙勿高昌之群莫悉皆面縛山川為

之輝震草木為之昭蘇壺漿之迎無思不服幅員之廣

有德必歸臣等仰遵廟笑之成幸獲大勛之集治平有

象過遭千載之期功德難名願祝萬年之壽文忠表曰乾坤大一統群生荷覆載之恩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之德誕敷文教而治具畢張繼揚武威而妖氛頓息臣民忭戴海宇騰歌欽惟

皇帝陛下卓冠群倫茂膺景運皇圖啓作粵申命之自天歷數在躬逢化家而為國拯生民之墊溺救亂世之彫勳大鈞播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間隙侵犯邊陲赫怒皇心用加天討爰聲罪而致伐乃鞠旅以陳師臣文忠賦質庸愚托屬外戚受副將之寄漸無替畫之能拜命闕庭俾率熊羆之衆總戎行陣誓空胡馬之群前度關而興和之將即降後出塞而駝山之兵旋岫進開平乘破竹之勢克應昌套覆巢之威皇孫后妃兩宮之貴人俱獲王璽金冊歷代之重器全收皇風遠被於遐荒朔運竟終於此日凡茲勳庸之建豈因臣下之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寵謨益世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氏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瀚海共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是日禮成達等退自西階皇太子親王及文武百官各上表賀次日

上躬詣郊廟大告武成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更

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以封功臣又次日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于丹陛左右上召諸將諭之略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有非人力之所致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其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乏闕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皆頓首悅服遂頒行爵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五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大傅中書右丞相進

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綺帛各百疋開平王常遇春子常
茂封鄭國公馮國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
封衛國公俱按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大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綺帛八十疋封侯者二十八人湯和
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安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
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
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子興封鞏昌侯王志原封六
安侯鄭遇春封榮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
吳貞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
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榮陽侯原
鐸封蘄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穎川侯胡瑄
美封豫章侯韓政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
宣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綺帛
各有差並賜誥命鐵券乃詔天下曰曩者有元失馭海
宇紛亂朕自布衣奮身行伍親辟雄之力遂率衆度江
大平定建業選將練兵征討四方者幾二十年荷
皇元宗社之春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軍用命遂致
華夏清寧蕃夷臣伏一統之業屬予一人今者班師
振旅定功封爵朕重念諸將士委身暴露艱苦之狀

欲加重賞則天下鎮守之兵及京師獲衛之士不下百
萬而民之資力有限是用計倉庫之所儲度民力之所
具均其等第崇爵祿頒金帛以勞將臣仍稽古制定
勲時爵俾其子孫世襲軍士則各賞白金十兩錢六十
朕之此言通于天地昭布中外咸使聞知乃大宴諸功臣
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
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機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
業以艱難待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
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憂
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晏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
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之患已著則無及矣夫大抵人處富貴
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供情供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
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天下定而忘其艱難故相戒
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筆蓋殿賜達等侍坐從容燕語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
諸將功勞達等稽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
成笑出師致討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
釐此天錫
陛下聖智非臣等能與也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

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群臣所為強者不能
自貢剝者喜於戰鬪而皆無救人之心徒為主民之患
其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則侈而無
節友諒恃其六強則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啻教
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
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有諒積
若先擊友諒則士誠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剝而輕士誠狡
而偽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
遠圖故有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
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攻士誠則姑蘇之城恃力堅
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徹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
於應敵事有難易此朕之所以取二寇固自有先後也二寇
既除兵力有餘設行中原宜無不知志或勸朕濫平群寇
始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趨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
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約自
傾且朕親駐大梁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
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
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及師而北元衆膽落不戰
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
保无方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下元都而先與之角

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鬪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
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已蜀
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胃之勞夫於是
達等皆頓首謝

上人嘗令廷臣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誠意伯劉基
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
幾百年腥膻之俗天實厭之况未主荒淫法度隳壞
民困於貪殘惡得而不亡

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惡得而
不興

上曰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斂日
從水旱災荒頻年不多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群雄角逐
竊據州郡朕初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
削除衆魁開拓疆宇當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
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孰敢驕橫
天下豪傑焉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群雄不在元氏
之手今獲其遺胤朔漢清寧自非天之降福何以致
此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候于周服天命
如此其可畏哉

北平錄

國朝典故七

北平錄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載明洪武三年徐達李文忠分道
出塞追王保保及襲破應昌府事紀錄頗爲簡略
惟達與文忠所上二表及太祖封爵諸臣詔諭則
全篇載之疑後人從實錄中抄出也

雲南機務抄黃一卷

〔明〕張統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雲南機務

抄黃一卷》提要

雲南機務抄黃序（金聲玉振集）

書具六體雖兼著臣言大抵皆君道也之謨訓功烈必言命言天乎是見而臣之奉承者庸可忽諸洪武辛酉天兵下雲南自興發之始暨奠定之後其神機廟筭出於聖裁者有詔有誥有制勅或論大將或論守臣若諸夷之會亦有爲一人而發者莫不明見萬里綜理微密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蓋如此錄黃具在散而不紀統實懼焉且虞書以典命篇釋者謂冊在几上象尊閣之意今謹按故事會萃衆底欽錄于冊再拜奉藏于文廟之尊經閣所冀者吾皇之道無遠弗及億萬斯年人存政舉而無墜也嗚呼唯西南之夷地方數千里皆山林幽昧種類龐雜性如飛走易惑而難化仰惟創業之君輔運之臣風雲際會於一時而威德周匝於四表故能按之斯中取之斯獲豐功偉績如是乎其神也雖然伏讀御劄于以見聖人經營之勤睠焉西顧宵衣而旰食者亦屢矣逸不忘勞安不忘危吾屬有事于此者可不念厥始而慎其終乎前臣奏詔既有以善其取矣則

機務抄黃序

一

繼之者苟能服膺而弗失夫豈不可以善其守哉此區區欽錄之意非特致敬於一時也亦非爲備參考而設也詩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君子其有取於此乎洪武丁卯冬十二月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渭北張統拜子稽首謹序

機務書序

二

勅諭左叅政張統金聲玉振集

古之尚志之士必立身行道而道行名成而後已所以然者何貴身榮家以顯父母卿效賢人之道方始當日省月覺以觀下愚造殺身之計今命卿西南方面重任君子道興之所然且雲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群之材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誠可會人之生靈是幸故茲勅諭

洪武十五年二月 日

制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

機務書

藍玉西平侯沐英教都督謝熊等於雲南開設都指揮使司謝熊都指揮使掌印馮誠指揮使左封印戈預指揮使右封印雲南諸處守禦各衛所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洪武十五年閏二月 十五日

勅總兵官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雲南之地稽之古典氣厚風和人民尚兵上古以爲遐荒中古禹跡所至以別水土故地屬梁州之域自漢隋唐三代皆中國所統曩元既有其省數出名臣望重者

鎮之今將軍等率精兵前進不逾百日而取之
若非名臣望重者守之愚下之輩未可托也今
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二大臣暫署
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事平定之後除官替回
洪武十五年閏二月二十五日

勅諭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
徃往人來皆說各處守禦衛分好生無糧以朕
遠料雲南莫若大將軍撥下止守雲南大理楚
雄臨安曲靖普安其身子裏守禦處所如東川
芒部烏蒙除烏撒見守少存其餘且休占住軍

機務抄黃

二

都督去廝殺等殺得蠻子畏服了然後將東川
衛於七星關南一日半烏撒徃北一日半立爲
一衛令東川人民供給其烏撒令烏撒人民供
給務要歲足軍食七星關立一衛或烏蒙或芒
部合令那處蠻人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自永寧
迤南至七星關分中劄一衛令六詔弄子等蠻
人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若如此道路易行軍勢
排在路上有事會各衛官軍勦捕若分守諸處
深入萬山蠻人生變頃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
符至之日諸將當美飲食撫軍士將諸蠻盡行

平定方敢旋師如勅奉行

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頒行

勅總兵官征南將軍穎川侯西平侯徐保至京
方知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圍烏撒俘獲次第
見搜林菁諸蠻四散逃去然此烏蠻之地山多
徑隘必深謀遠慮將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
郭三都督諸處軍士會於一處所在山林布滿
搜索則諸蠻無所逃矣近人自七星關來說芒
部烏撒二處蠻人貪夜持火照道挈家盡逃入
雷翠地方避難符至可先着令務要蠻人獻將

機務抄黃

三

出來其關索嶺路非古正道又在西北西南甚
是不隘人馬經行必著大軍蕩滌彼處蠻賊開
通此路以接普定其芒部必當盡獲首目前來
如勅奉行

洪武十五年八月十九日

勅諭總兵官征南將軍穎川侯西平侯雲南地
方糧食生受各處安放軍衛務要活落調遣庶
使軍官軍人不致艱辛若安頓不如法大軍一
回諸夷作亂人少難以制伏若差去舍人至軍
中須要把迓軍的緣故說與各處守禦軍士知

道這蠻人地面裏凡在逃軍人但下此的不曾有一箇出得來都被蠻人深山裏殺了不殺的將木墩子墩了教與他種田差去舍人到時可卽將藍玉費聚吳復王張郭三都督這幾箇領的軍都會做一處搜山殺蠻軍勢既大蠻人地方窄狹可以擒獲無糧處休教軍守止於赤水立一衛畢節立一衛七星關立一衛黑張迤南瓦店迤北分中立一衛如此分布守定往來雲南便益其水西需翠地方必會十萬之上軍數踏盡了然後方是平定此等料度皆是我坐家

機務抄黃

四

說的不知可行不可行軍中自從其便如勅奉行

洪武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勅諭總兵官潁川侯永昌侯西平侯及平涼侯安陸侯知道六月初八日貴州都司文書至京師知盤江路道尚未通行兼說目下並無升合口糧如此艱辛符到之日將各處守城寨官軍若無糧用時且將城寨不守盡數出去會做一處將那有糧蠻人都打了取糧用休固守不肯那移久後軍馬饑荒了符到水西留四百守城

看靄翠變也不變普定雲南也如此將水西普定應有軍馬都會一處每日去蠻子住處攻打要糧用他那有工夫去打我空城只這般依着如勅奉行欽此

洪武十五年九月初二日

又傳奉聖旨烏撒若平使趨芒部既平芒部烏蒙若半真半假來歸且虛待着東川若降亦虛待着且把軍十數萬都調毋役西蒲等處盡勦了然後復往烏蒙東川水西人在後下手當日回奏除欽奉行外

機務抄黃

五

洪武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禮部爲征南事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華蓋殿早朝欽奉聖旨征南將軍奏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并雲南土官等既降又叛因此自六月從雲南將兵由仁德府將東川牛羊收與軍計羊三萬牛一萬又烏蒙邊上經行收羊六千牛二千五百至烏撒收到牛羊五萬芒部牛羊四萬這般說呵他那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四處把事怎地服事土官教如此不至誠引將軍去路壞了好地面當初我這里用兵可爲普定

安贊招咱每的軍藏了有罪的人去拏安贊安贊已拏了取雲南的緣故爲雲南梁王使人來俺根前打細通了流官及火者每爲這般征雲南雲南旣定梁王自死家小都來俺行了那各處土官不曉事叛甚麼若曉事不作歹呵將那大軍踏踐壞的人口頭疋納差發呵幾年用得那厮每許大地方如何無一箇曉事的把事都這般不知天道人事可惜攪壞了你部家即便出榜去教土官百姓知道教聽者俺的言語安分守己當差休做歹不聽說呵俺再用心他

機務抄黃

六

每當不得本部備開聖意仰西南諸夷悉宜遵守毋蹈前非須至勝者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並起聲教異爲蒸黎各擅是致廢興民不聊生朕秣馬勵兵於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弗成乃命征虜大將軍平元都肅靖華夏奠安黎庶邇年以來士不彎弧馬牧平野農耕有餘人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密邇聲教特嶮弗庭納逋逃匿有罪坐受四川之任肆侮中華凡我朝臣孰不奮恨是以特興問罪之師今雲南旣平諸夷服

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所有事宜條列于後

一雲南地方所居人民士農工商各安生業

一雲南諸夷處所有便於水草牧放者仍舊

一本處人民旣已歸附各務生業毋得擅帶弓箭執把鎗弩敢有違者擒而罪之手無兵刃

我良民若害及無兵刃者治以重罪

一本處人民往往製造毒藥有傷善良詔書到

日毋得似前違造

一本處人民歸附之後凡有訴訟須要經官陳理毋得擅相讐殺

機務抄黃

七

一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夷土官旣降復叛潛

害兵士若便盡行勦捕緣罪會畏恐累良民

今事已定其有畏避軍馬逃竄山林者詔書

到日自行出官投首與免前照仍舊生理間

有首惡仍復不悛潛匿山菁有能擒獲首告

者重加優賞

一普定普安西靖等處使客經行驛路本處土

人潛入深菁邀阻往來發兵搜捕已行得獲

今後人民各安生理毋得似前阻滯如有阻

滯經行照依地方勦捕

一自永寧至烏撒衛由可渡河亦係使客經行大道本處土人毋得阻滯人行如有阻滯經行照依地方勦捕

一雲南普定被大軍征伐者為隱藏向倉官龍小廝及招誘逃軍所以受問罪之師今後各處土官毋蹈前非隱藏有罪之人

一府州縣學校宜嘉興舉本處有司選保民間儒士堪為師範者舉充學官教養子弟使知禮義以美風俗

一民間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設養

人機務抄黃

濟院月給口糧以全其生

一各處仕宦人員流寓在彼及本處人民如有懷材抱藝願仕者有司禮送赴京以憑擢用一舊有各處官民人守因兵隔越願還鄉里者聽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悉

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紀事奉御徐保傳奉御筆聖旨軍中十分要仔細天象自今年六月至十一月月犯畢三次主軍中有大戰防水中

下毒有姦謀若軍下營處須自穿井喫水若無糧時不要守城會着大軍不問蠻子在那里直要尋見拏了方守城奉御徐保口傳聖旨一雲南至畢節立界牌牌上寫着土官把事名字教他供給守禦處糧食如是地界上截了軍照依地方勦捕不供給也去照依地方勦捕

論總兵官雲南之地古與中國相去不甚遠止是山川險阻其土產不厚以此歷代馭是方簡今雲南雖得就中糧食艱辛近聞永昌侯軍先出瀘叙食糧優養其意甚好又不知於瀘叙可

人機務抄黃

九

過幾時若軍駐瀘叙不久欲還曲靖等處糧食秋收又不知幾何地土民可供幾何通計食至明年新糧交過可以放心不然若所收不及所用大軍既回民人不供將徒廢前日之勞每人來說亦子九寨人民密邇四川恃嶮不當差發今遍自大軍雲南一行此等中途多損傷軍士甚是不悅前過今次莫若將軍回趨時於內食踐糧食一冬將彼軍中人擒獲些出來使之畏懼又且聲勢雲南守禦來春軍回休食瀘叙軍糧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六月初二日

諭征南將軍總兵官穎川侯傅友德副總兵朱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知道近於六月中旬遣歸車里使臣遣官問雲南老人皆說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元朝時都設官後被蠻人專其地已四十年矣近因雲南大甲不和其蠻又侵楚雄西南邊遠忤威遠二府恐王無力克復至今蠻占以此觀之雲南不可備邊機密回軍一節可遲可速自當仔細若死可伐不必備大軍可回軍回時其途中亦子九家戎縣地面五

機務抄黃

十

村大壩上下落鄉十池等處及黃平羅木洞蠻靄翠管下阿呂雨宗碎瓦莫得阿胡阿遣等蠻助烏撒殺害軍民的這幾處大軍既回經由便路合就勢略加以威如何如可施行其事如不可收兵撫恤了便過大軍必從黃平辰沅岳州直至武昌方有船隻載歸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諭總兵官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朱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近有人來言及回軍一節朕即深恩復料曲靖等處糧儲雖目前可以

支吾其冬春未見善謀假使曲靖所下種子八百餘石驗種得糧不過收稻八千餘擔止得四千餘米以守禦軍士每軍一月約用三斗給之不滿四月自八月食新糧起至十一月終糧盡矣欲接明年夏麥尚有六箇月無糧相接未審那軍以何克腹今符前去爾諸人議有糧軍回雲南無後患若守軍無糧大軍既回其守軍必逃軍逃日久城中必虛蠻人知其所以其患復作事難制矣以今之計大軍既出在外邊臨雲南甚有生硬地方大軍可於彼哨糧養口以候

機務抄黃

十一

諸郡收集糧米接着明年夏麥大軍方回是其妙也不然未善符至多方穩當方可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諭征南將軍穎川侯朱昌侯西平侯舊威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如風行草上所以去後還昂致有小疵及至入雲南之域擒首師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可渡之北席卷豪英長驅於碧雞金馬來云已駐牂牁未幾捷音摧堅敵於點蒼山下而撫金沙邏邏心悅者其金齒不戰而率土以歸於是雕題之蠻聞

知卽遣使入貢以再而獻生口檄從百夷之種
威來八佾之邦將軍其勞至矣然功並亘古勲
著彤庭英風遍播於華夷今也勤勞旣多欲勞
以飲用柰山川嶮遠速不及赴特以朕心勞之
其勅然耶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八月初五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在
安民宜從舊俗惟黔中之地官皆世襲聞有婦
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上官法叔妻
商勝質雖柔泚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賞

入機務抄黃

十三

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
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
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爾吏
曹如勅施行毋怠

洪武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靈統一
寰宇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曩因雲南特嶮弗庭
阻我聲教是用命將致討今已平定爾車里卽
聽一介之諭乃能向化來歸遠貢馴象誠意可
嘉今因使還特遣正使左正言龐源副使定定

陳均往宣朕意併賜以金段表裏各四卿其欣
承以盡朕撫安之道咸遂其生則予汝嘉故茲
詔示

洪武十六年 月 日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曩因雲南匿有罪納逋逃
惑我邊守命將潁川侯帥甲士三十萬問罪梁
正其西南諸夷從拒敵二載餘今已平定惟
金齒之疵實也先忽都之爲非平緬之謀又爾
平緬不恃遠嶮生歸指揮王真等事大之誠可
驗矣嗚呼造福福民福歸於已首禍殃民殃將

入機務抄黃

十三

自受茲爾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十六年 月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曩者興師入黔中夷人效
順悉歸版圖然其間山谷嶮昧蕃漢錯雜習俗
殊異朕每卽其豪長而任之不欲數爲紛更者
期於安邊息民耳景東土官依陶懷忠內附不
煩王師居守從征並著勞効脩朝首歲臣節益
恭宜令襲守其土以靖一方特授中順大夫景
東府知府爾吏曹如勅奉行毋怠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設爵任賢懸賞待功黜陟予奪俱有成憲惟蠻夷土官不改其舊所以順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迺者命將入黔中土官木德世守銅川量力審勢率先來歸復能供我芻餉從我大兵削平鄧川三營之地獻歲云初萬里來貢似茲忠款宜加旌擢今授中順大夫麗江府知府爾吏曹如勅奉行毋怠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自古帝王御遠人之道得

機務抄黃

古

其地則署土官以長之務緝夷民使安生業以廣一視同仁之化也曩者大軍平雲南爾高政酋長一隅輸情納款招集民庶迭著功勤朕甚嘉焉今命爾爲奉議大夫楚雄府同知於戲官成不怠而福臻徂集從欲而咎至克盡貳職益懋前脩以副朕委令之意往欽哉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所至爲討不廷務在懷來服從卽止前遣大軍平雲南凡能歸附効順者皆不失職爾阿散舊爲土官自知嚮義送款輟

門資助兵費繼從征討頗著勲勞今命爾仍管兵士守護邊疆若能益加公勤及時訓練鎮靖彼方則當考功實授以示寵擢敬哉敬哉

阿散太和縣正千夫長兼試千戶職事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日

洪武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吉安侯平涼侯南安侯同紀察司官於奉天門欽奉聖旨說這蠻子每只怕馬你每到那裏大理有些銀子看有多少就將那銀子買上一萬馬放在海子裏看養操練上下關都要做城子海子裏打幾隻船

機務抄黃

十五

兩頭來往行走好生撫恤那裏百姓欽此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中國之於四裔猶衣裳之於冠冕水木之本源分至明也故忠順者受賞昏傲者罹■時乃天道非朕敢私爾土官那直望著邊氓祿承世守及朕命將南征輸誠效附以全其衆今年春脩奉職貢萬里來朝朕甚嘉焉特授中順大夫元江府知府爾尚益勵忠誠以安夷甸則子子孫孫永保世福爾宜懋哉

洪武十七年二月 二十七日

洪武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兵部欽差鎮撫周貴

翟忠傳奉聖旨恁去說與雲南大理等處守禦衛所有發到的有罪斷發軍人編入伍着他種田把關去處盤獲有罪斷發但是魯刺字不刺的刺旗不刺旗的逃囚軍人拏住發與原衛所收將爲首逃約廢了示衆又各衛所上緊屯種儘問軍人每若是有糧便差內官送將家小來欽此

洪武十八年正月十二日欽奉御寶制諭總兵西平侯等雲南係在徼外金齒亦甚遐荒曩者諸將平定之後疵焉於是命指揮李觀率兵撫

機務抄黃

十六

守其觀固守忠誠今年段惠叛而能平定之朕甚嘉焉今差人往勞及首密謀總旗者爾西平侯等速爲用心撫字使知朕意如制奉行欽此
洪武十八年三月初三日欽奉御寶制諭雲南都司西平侯沐英制書到日將原撥守雲南等衛官旗照名陞用此數係是滿坐原撥數目如有一切事故備細開來止陞見在官旗小軍舊者陞小旗舊者不足新軍洪武初能者亦可陞用除補各衛數足外其餘官旗赴京如制奉行欽此

一原任指揮同知今陞世襲指揮使

一原任指揮僉事今陞世襲指揮同知

一原任正副千戶并衛鎮撫今陞世襲指揮僉事

一原任百戶今陞世襲副千戶

一總旗陞除世襲百戶

一小旗陞充總旗

一爲事復職征進官止依舊授職事

皇帝制諭車里軍民府知府刀砍曰朕承天命君主華夷惟天覆地載帝命宰民者孰知其數

機務抄黃

十七

哉然而聞我聲教者莫不重譯來庭朕惟推至誠以待之所以內外無聞遐邇咸安也誠以天下至大生齒至繁非一人所能獨治所以所在會長朕特各因其俗俾之位治其民未嘗設心吞併妄興九伐之師曩平雲南惟爾車里不候我師之至速遵治化朕甚嘉焉所以特遣使者齎朕詔諭命爾仍守其土以安生民獨麓川平緬恣肆強暴吞併地方嘗爲爾車里之患及雲南既平復天命擅興金齒之役後納款奉貢朕重念民罹兵禍特原其罪俾守舊疆悔過自

新何期稔惡不悛今歲復敢肆侮跳梁西南以爲景東之役上天昭鑒罪不容誅今特遣禮部主事劉之微舍人劉瑾丁子良齋擎朕命陞爾車里軍民府爲軍民宣慰使司以爾刀砍爲亞中大夫車里軍民宣慰使爾當合謀於隣邦凡與麓川平緬有讐者幾邦報來朕當奉天之命發大兵一同聲罪致討誅鋤兇惡復爾原失地方安爾居民爾其精白一心必如朕命以成乃功故諭

洪武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機務抄黃

六

皇帝諭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張統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撫奠民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脩述簡略見焉當是時賢良並出所命皆仁所以君有易位而法令不更諸使列土千載而不異以其誠信相孚上下亦然也吁今之人不然導善弗從縱欲如流之趨下朕起寒微出望外而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論人爲善從者罕焉是其難治也且如內而中國外而四夷今九州十二牧官旣命數違號令未見其人西南諸夷自生釁端發兵詞平命官撫

守爾張統者首行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耳入令布則誠信相孚莫安黔南亦五年矣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功居考內出九州十二牧守首惟統爲最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洪武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勅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亨平涼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都指揮甯正楚雄指揮袁義大理指揮鄭祥品甸指揮賴正孫金齒指揮李觀儲傑等近日李原名自平緬歸朕靜聽敷陳百夷事情其詞不下萬言言無倫叙及有倫叙處皆

機務抄黃

十九

百夷詭詐萬端雖數千萬言並無一語可信者內是觀之此蠻夷甚有窺伺之謀或早或晚必有擾邊之患勅符到日晝夜緝壘金齒楚雄品甸及蘭蒼江中道務要城高濠深排柵麓大每處火銃收拾一二十條或數千百條雲南有造火藥處星夜煎熬以備守禦凡來勿輕戰相機必勝乃出前者雲南初下軍中差人與百夷往來所去之人以今觀之皆是貪財好利小人不才用大理印行令旨前去人皆非道理以致

上累朝廷下被汙辱以此觀之自今以後平緬並不許一人差往靜以待之彼來有文止答大幣數句若無文人至毋與較論其差發之物並不許取如此數年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固守此言毋得輕與往來若使往來中彼侮慢絕跡不交默然不動彼無策矣故論

洪武二十年五月 十一日

諭金齒衛指揮儲傑嚴武等九員金齒遠在邊徼土民不遵理法負固守險人各自保者多非比中原循五教之民人皆生拘戍守其地非德

機務抄責

三

重名播者不足以重其地而撫其人指揮李觀名播蠻中諸夷情德所以命守金齒以掌其事爲此也所發不才之人集數不下萬餘皆奸儒猾吏累犯不悛之徒非易治制者也況所發軍官指揮千百戶鎮撫到者數亦不少此等皆恃功放肆之徒若以李觀行號令制服豈不難哉朕所用李觀用德而用名若欲行號令制服恃功放肆之徒必儲傑嚴武等嚴加號令而制服之則易方乃金齒固守不然倘失機悞事則儲等不得無罪勅符到日若如命練軍卒教囚徒

深溝高壘觀平緬之動靜庶可守城之道練囚爲兵驗定人數各守地方每丁實守地幾尺幾丈務要分派精明其囚軍倘有專憑口舌不法軍法卽斬之符至之日將發到指揮千百戶鎮撫舊軍整點見數分派各官根隨出入故勅

洪武二十年六月 二十一日

曲靖軍民府霑益州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辰時抄蒙右軍都督府書填內府襍字一號勘合批差鎮撫成謹到州爲軍務事比對勘合相同該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本府僉都

機務抄責

廿一

督王誠等宜於奉天門早朝欽奉聖旨右軍差舍人前去播州水西烏撒烏蒙霑益尋甸建昌武定馬湖各各土官處說知祿輦不肯當差芒部東川與白夷私通已差阿奴亦結暗地往來要與我每廝殺不想東川芒部這等心歹爲這般且不與白夷廝殺先與東川芒部討得分曉了方過去如今我每無糧這軍馬且在祿輦地面上種二年田却去芒部種二年田再過東川種田二年方去白夷廝殺我則這般要與白夷廝殺無糧難去既是東川通了他必請將白夷

軍來與他每就東川廝殺却不省了我每行遠路我每自種自喫着脩營寨成家在東川芒部地面上請白夷十萬二十萬軍來東川芒部納與他人糧象糧馬草料與我每戰俺的差發不當白夷差發却當說與水西等處土官這東川芒部人祿肇人你每體藏他走在你地面裏隱下了不便與你土官早前我買馬征達達他每不肯如今達達征取了也他每不曾將馬助氣力倒通了白夷說與衆土官知道欽此本府今將聖旨事意備云前去仰欽依施行

機務抄黃

廿二

右軍都督府爲勦捕思倫發事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本府僉都督張銓等官於大庖西欽奉聖旨雲南在中國西南曩者胡元分命梁王世守其地自朕有天下凡四夷酋長能奉天命莫安生民者朕未嘗輕於征伐惟梁王不知天時人事恣爲不道容納逋逃數爲邊寇虛害生民由是命將軍穎川侯率甲士三十萬聲罪致討平地方請夷來庭者悉令世職以撫其民獨麓川一隅始則肆侮於金齒諸將莫不憤惋欲行勦滅朕不忍再勞軍士故不加誅姑容

納欽彼乃弗遵聲教潛納有罪入爲邊患朕遂命將帥沿邊屯種以鎮邊疆今彼又復率衆來寇狀聞朕卽發兵二十萬徑往彼處近捷書來奏以爲邊將所敗殺獲人衆數千象四十餘隻遺類遁歸然所發二十萬衆已在中途不可止遏必欲問罪於彼爾右軍都督府行下沿邊車里軍民宣慰使司順寧府元江府等處土官知道教車里整飭兵象其餘土官各備兵甲聽候大軍會合勦捕今後但有麓川商賈往來各處者就行捉獲解赴京來欽此都府今將聖旨

機務抄黃

廿三

事意備云前去仰元江府文書到日火速行下所屬土官欽依施行

一件今年大軍俱在永寧祿肇屯種上秋移近東川芒部屯種明年屯種直到雲南仰本府將應有的軍馬整棚精銳衣甲器械齊整俱要操練聽候大軍到日會合勦捕麓川思倫發不許怠慢

劄付車里 元江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劄付車里一道除同前外一款

一件今年大軍俱在永寧綠筆屯種上秋移近東川芒部屯種直到雲南速將本司軍馬整棚精銳衣甲器械齊整應有的象隻或一千或二千俱要出來操練聽候大軍到來會合勦捕麓川思倫發不可怠慢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旗手衛指揮劉玉到傳奉旨意

一若彼有三萬我將四萬對住另將好軍或一萬或二萬三萬却去他來路上等着或相去一程二三日程截他歸路看緊慢就取者吉

大機務書

十四

寨并打景東與他相對着的軍日夜粘住不許他退設若那廝見後面軍大攻動城寨退的緊却十分追得緊

一凡要打那一箇寨先教人看了賊周回地勢何處可安七稍砲若可安時預做下砲或二十人墜一座三十人墜一座這等砲做一百座臨行一根木頭四人可扛行者到根前圍了立起來便打

一此時馬軍不知實有多少數若有三五千止將三五千馬出在那廝後面三四程攻打後

寨那象也則是嚇人如今京城見有牙象八十隻使他打人并打草人一般打則是行遲沒馬一小行快人趕得上他若無馬時及馬少時你每則步軍對住陣後往來着馬折衝或數千馬或一萬馬來往衝近根前射象不多時便拏得他

一若大軍到了二十萬時止將對得住的幾萬與相持着便着十四五萬去後面五六程下營攻取城寨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沐都督到傳奉旨

大機務書

十五

意各項事件

一如今凡拏住的蠻人戰象休將來留在雲南教馬如今京師發狠教象來雲南近日真臘國王真箇經由古城安南趕到象進貢又俺自家廣西十萬山內拏了二百三十隻京師累年安南占城暹羅等國進到舊象八十餘隻已自教成了備辦明年發至雲南今遍不用象得了此夷京師象隻還往雲南來也不來時明年春間發不用分開各城子裏養回話來

一設若白夷有人出來說話求免時間他索取後項物件金齒損了的官軍將出一萬五千馬來纔賠償這些人景東節次損了出哨官軍將出五百象來賠償更出屯牛三萬頭青腿象如三百箇方纔罷征

一件白夷無人來時並不許差一箇人去

一設若白夷差人到時正人送赴京師小人放回一二

一今秋景東蒙化樂家等處糧在地者令兵收拾

機務抄黃

去

一白夷此敗後一邊差人說話一邊差人做買賣若如此但係買賣人不問何等幹事人盡行送赴京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欽差錦衣衛百戶吳昇口傳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大庖西欽奉聖旨你趕上穎國公和穎國公說趕不上時直到雲南與西平侯說將雲南布政司管下的百姓五萬九千有零戶八萬六百有零丁除當馬站急遞舖口使了的餘外的見一戶要一丁自備鎗刀根大軍下營征白白若不肯去的等大

軍征了白夷回來着總兵官領軍拏了遷了欽此當日又欽奉聖旨說與西平侯着吉安侯平涼侯在倘塘驛上下緊要處屯種那些軍來出軍着南安侯回來你說與他沒了嫂子教他來欽此

雲南機務抄黃終

機務抄黃終

上

雲南機務抄黃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張統編統字季昭富平人洪武初以通經舉送京師歷官雲南左布政使召爲吏部尚書燕王篡立仍其故官後以建文時變亂祖制事詰責統懼自殺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乃洪武初以雲南梁王未下命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征之統以左叅政在行間後平定雲南統擢布政使留治其地因檢閱錄黃藁本取前後制勅詔誥之文有闕軍務者彙爲一編藏之文廟尊經閣自十五年二月至二十一年七月凡三十七篇統自爲之序明史本傳載統出爲左參政在平定雲南之後殆偶未考統此序歟

漢唐秘史二卷

〔明〕朱權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建文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唐秘史

二卷》提要

漢唐秘史序
蓋觀夫史氏之書紀歷代之廢興明人
君之治道褒善貶惡之書也何則凡言
治亂之端者言必稱漢唐而不言他朝
余常疑焉豈漢唐政治果有可法與抑
亦以漢唐之得失果可爲後世之戒歟
蓋自三代已降亂不生於郊而生於肘
臂之間者始於秦及於漢唐而受禍之
烈者尤甚於秦焉乃天地間非常之大
變人事之大亂也此史氏論歷代得失
所以每切、獨言於漢唐者以其受禍
之慘莫甚於此二代也必原其所由則
知漢唐之所以傾覆者其何人耶蓋漢
不鑒秦之亡於趙高仍用鄭衆而亡

漢之階於前而曹騰之家纂漢祚於後
矣唐又不鑒漢之亡而又用高力士而
培亡唐之基於前而相繼弑殺廢立於
後時以為常終為劉季述所賣而唐又
亡於梁也故自有生民已系禍天下之
大者莫甚於斯焉余嘗檢閱史籍見諸
范蔚宗史論司馬公之新論不勝戰慄
徒增憂憤而已可不懼乎余乃取二代
之事實例以編年標以甲子於每年之
下直書其事而善惡之跡自昭然可見
矣嘗謂史者所以紀政治鑑者所以燭
奸慝今於漢唐史內考其始終本末之
由得其大畧一取其宏綱命其名曰漢唐
秘史使觀者知漢唐得失之由瞭然易

知而易見則知承平由於何人亂亡由
於何人何者為得何者為失何者可法
何者可懼何者可戒信可為萬世之龜
鑑也歟抑魏衍義一書所以漢唐之失
慎防預政之理齊家之要明告於當時
矣後之觀余是史者又豈不深為之預
戒乎誠能懼其所當懼戒其所當戒建
弟世不拔之基實有望於是史矣實群
史中之一利器也歟何其偉焉當書之
初作也始自洪武之二十九年於
西宮洛陽內親承
聖訓曰何漢唐之末子孫皆為人弑殺
廢黜者時皆以為常及魏胡氏對內有
曰唐室至此豈非祖宗詒謀有未遜而

至於此哉。此數句必有可考。乃命余備
考漢唐史。由帝王政治之本末。余於是
大索群典。援引據實。以編是書。乃因邊
務繁冗。越二年而未成。至己卯。吳下塗
陽。從軍入閩。又二年而書始完。需老子
所謂大器晚成。不亦然歟。用序以紀其
歲月。云時在

辛巳三月上巳之一日也。書于燕
山之旅邸。



凡例

一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同兄肅王等五

王於

西宮內。欽奉

聖旨。通鑑內許多朝代秀才家都不說。只說漢唐
其漢唐的子孫受禍之烈。自古未有。胡致堂
斷他末流至此。豈非祖宗貽謀有未遜而至
於此。這等說話。比先我教劉三吾他每。與你
每講解的那卷子。我看過的。都編做兩本。他
秀才每斷他的言語。一箇字也不要少了。欽

漢唐史鑑序

五

此

一各帝王名下斷語。

御筆親斷

一司馬溫公斷例一篇。長隨內使費出欽奉

聖旨。入於唐世之後。

一書內事實。皆以劉三吾諸儒。

御前講過卷內事實。重新編修成書。

一天文災異。考之諸書所載者。入於各年之下。
使知夫人事有變於下。天必垂象於上也。

是書之作 極 昔與

兄等五人同於

西宮問寢之日親聆

玉音令兄等講漢唐故事既而又命考

其始終得失之由以類記之今書既

成自兩子至今歲月又更七載其用

心亦已獲矣今思曩昔面承

聖訓之時今則天高日遠不復得聞

玉音矣 極 反快思感故作數語跋于卷

首云耳歲 壬午十二月既望

弟王極謹書



漢唐秘史

宏綱本末

皇明寧王 華勅編

西漢

始高祖自秦二世元年壬辰以泗上亭長起兵自為沛公秦二世三年甲午滅秦乙未為王己亥即帝位終孺子嬰至戊辰十一帝連呂后孺子嬰共二百一十四年王莽篡之莽并劉玄及光武合二百三十年為官宦曹騰之家所篡華漢為魏矣其子孫歷二十四姓之君至今二十餘年累朝皆為顯官不絕

高祖

姓劉 名邦 帝堯之裔 沛郡人 都長安 以火德王 色尚赤 微時母餉田雷電晦冥有蛟龍負其身及生帝有龍胎左股有七十二痣 遇異人謂曰南山下庵中有一真人真人若為帝尔當北面侍之彼不為尔自取帝乃持刀往殺之入其庵顛慄刀墜真人曰尔自取吾不為 帝為亭長送徒人於驪山路遇白蛇斬之一老婦泣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矣後人謂王莽即白蛇 自為沛公滅秦併楚而有天下 製竹皮冠 背還太公后之約可為義乎 求父羹而食之可為孝乎 聽吕后而殺功臣可為智乎 以建亥之月為歲首 在秦為王位四年即帝位八年 壽五十三 廟號太祖 秦亡後無統者四年

莊襄二世元年 泗上亭長人劉邦見楚徒人陳勝吳

廣反勝自立為楚王廣為假王起兵伐秦欲取天下

邦亦有取天下之志乘亂自立為沛公 楚將武臣

自立為趙王 齊人田儼自立為齊王 趙將韓廣

自立為燕王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 楚

人項梁起兵于吳廢衛君角為庶人衛亡 奄人趙

高請峻刑法倭作阿房宮 天無雲而雷 黃河清

七日

秦二世二年 韓張良以兵法說沛公 李斯勸二世

行督責之術 趙將李良弒其君武臣 趙將張耳

陳餘立趙歇為王 楚莊賈弒其君勝 秦嘉立景

駒為楚王 項梁殺景駒而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

王 項梁立韓公子成為韓王 秦將章邯擊破齊

魏齊王儵魏王咎自焚其齊人立田假為齊王 田

儵弟田榮逐王假立儵子市為齊王 楚立魏豹為

魏王 秦殺丞相李斯以奄人趙高為中丞相 章

邯擊殺項梁楚懷王以梁兄子項羽為魯公 羽乃

高入視疾子嬰執高倒懸井中七日不免問其獄吏

吏曰初被執時懷中取一青丸服之子嬰遂剝之其

尸上須臾有青氣旋轉而散遂夷其族 趙高以奄

人補除之役委之用政傾覆國家者蓋二世以昏亂

之君不能制之於前縱其威權致使陰害大位賊竊

神器傾覆國家使天下之政令傾而歸之不可復遏

濁亂天下而卒至身死國亡於家奴之手而無

蓬蒿以葬其骨為桎梏之烈有若是乎故奄人事政

殺其君者自趙高始也 子嬰乃主在位四十六日

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持天子璽綬以素車白馬解

於軺道諸將請誅之沛公曰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

以吏屬之秦遂亡自非子至于子嬰傳三十六君六百

八十二年為高所亡蓋高母生四子皆生而隱宮廢

曰天刑之奄人也為呂不韋洩國之奄奴卒以亡

秦 沛公入咸陽諸將皆取金帛財物蕭何獨收取

丞相府天下圖籍藏之以此條得知天下之通塞

沛公入秦宮得方鏡廣四丈照見人五臟有病則知

所在奸臣見之其影橫卧而戰慄 沛公見宮中寶

貨美女歎居秦宮中樊噲諫曰奢利之物秦之所亡

也公何用焉不聽張良諫之乃還霸上 沛公曰吾

昔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今吾先入關當王關中

與父老約法三章 沛公遣將守函關項羽怒沛公

之先入關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塚坑秦降

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大掠而東還 沛公以秦之子

孫各安其生皆得保全 沛公與項羽會於鴻溝項

羽拔劍起舞欲殺沛公下果

紀漢元年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尊楚懷王為義帝
都郴 封沛公為漢王 章邯為雍王 司馬欣為
塞王 董翳為翟王 申陽為河南王 司馬印為
殷王 張耳為常山王 英布為九江王 吳芮為
衡山王 共敖為臨江王 臧荼為燕王 田都為
齊王 田安為濟北王 鄭昌為韓王 趙王歇為
代王 以趙王韓廣為遼東王 徙魏王豹為西魏
王 齊王田榮擊走齊王都遂殺膠東王市自立為
齊王 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 以韓信為
大將 張良復歸漢 項羽殺韓王成 是歲漢滅
雍塞翟 燕滅遼東王廣 五月趙崇基災 六月
五星聚東井占曰東井秦分野五星所聚其下當有
聖人以義取天下以應高祖滅秦而王天下之兆

紀漢二年

河南王陽韓王昌降漢 立韓王孫信為韓
王 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漢王渡河魏
王豹降韓王印 項羽弑義帝於江中帝聽董公
說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羽之罪 陳餘城常山
王 代王歇復為趙王立餘為代王 齊王榮敗死
楚立田假為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王假走
之 時有相士詣魏王豹家聞屏後有婦人笑相士
曰此天下之母也豹疑吾妻既為天下母其夫必帝
乃起兵反叛漢漢遣韓信擊魏豹誅之獲其妻子
納豹之妻薄氏 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
酈三年 韓信大破趙軍擒王歇斬代王餘 九江王
英布降漢 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太白出西方
十月晦日食 十一月晦日食

紀漢四年

韓信擊齊擒齊王廣田橫自立為齊王戰敗
走齊亡 立韓信為齊王張耳為趙王英布為淮南
王 項羽執太公呂后欲烹之帝謂若烹吾翁遺我
一杯羹帝以圖天下之小利而忘父子之大倫其不
孝也大矣又可謂寬仁愛人而能成其帝業者乎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
薄姬謂帝言夢曰今夕夢黃龍負妾之身何帝曰朕
就與汝成之遂孕

紀漢五年

追項羽至固陵圍羽垓下羽走自殺楚地悉
定 始混一即帝位 置酒洛陽南宮謂張良蕭何
韓信為三傑 封韓信為楚王 彭越為梁王 英
布為九江王 召以齊王田橫未至自殺 張良從
上入關素多病即導引不食穀頓棄人間事歆亦

松子遊

妻敬說帝西都長安 斬丁公以徇軍中
謂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恐後為人臣
而効丁公也 帝微時兄仲力田帝無賴不為業太
公責之及即位謂太公曰昔謂兒不為業今日事業
孰為多 是歲薄姬生文帝始高帝之生也有黃龍
負母之身而高帝生有龍準龍顏之像又嘗數有龍
怪故稱天子之子曰龍子龍孫始於高帝今文帝之
生其母亦有黃龍負身之兆蓋帝王之生其兆甚不
凡矣

紀漢六年

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帝以陳平計偽遊雲
夢擒韓信降為淮陰侯於是叛者九起 帝以天下
初定子幼昆弟少德秦孤立而亡大封同姓以鎮撫
天下為子孫萬世之計 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列侯

尊太公為太上皇 今叔孫通起朝儀 匈奴圍
韓王信於馬邑信數求解漢兵救之帝疑信有二心
反 封雍齒為什方侯以旌忠義

辟漢七年 蕭何治未央宮 長樂宮成群臣入賀乃置
法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鞭引去帝曰吾乃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
鞮立皇子如意為代王 趙王張敖乃高帝嫡也帝
每過趙見趙王嘗探刺而罵之貫高說張敖殺高祖
教不忍為 帝逐匈奴困於平城大霧三日人馬不
見軍未至匈奴王冒頓以四十萬騎困帝於平城解
其縛壘為一城鞍高於城以炫其兵衆也其妻閼氏
領軍攻北門閼氏至妬陳平乃刻木婦人為傀儡携
舞於城上謂匈奴曰城中多美女欲開其城而獻之

閼氏恐其獻其美女畏其軍已乃退帝方脫圍

月暈圖參畢七重

任漢八年 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過柏人縣貫高等壁
人於廟中欲要上上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何曰柏
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 禁賈人衣

錦綺綺殺絳絳屬操兵乘馬

喉漢九年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以家人子名為長公
主妻單于 廢趙王敖為宣平侯 徙代王如意為

趙王 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六月晦日食

之 欲易太子不果 上過趙趙王以美人伴之帝

納之居一宿而行美人有孕趙王令築室以居之

已漢十一年 呂氏殺淮陰侯韓信 醢彭越 陸賈著

新語 帝有疾樊噲請解衣入見帝枕希人而卧會
曰陛下獨不見秦亡於趙高乎出謂人曰漢之亡其
兆已見於此 黥布反 貫高謀也及趙王皆下獄
貫高曰王不忍殺尔皆臣也雖擒楚煨煉體無容針
而志不移自仰天死 趙王死此忠義之義也

相漢十二年 黥布敗死 過魯以大牢祀孔子 上還
過沛留置酒帝乃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
舊故為笑樂酒酣上自為歌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樂飲十餘日乃去 下
相國蕭何廷尉獄 張良致四皓而安太子史論此
特為之欲誇四大史之事云耳若使四史實能制高
祖使不敢廢太子是留侯為黨以制其父也其說未
之信 夏四月帝崩五月葬長陵 太子盈即帝位

薄皇后曰皇太后

漢帝乘秦之孤立遺時喪亂起兵滅秦以成帝業
可為壯矣不一傳而呂后之禍遂興若非孫劉章以
骨肉至親誅諸呂以安漢室炎漢之業幾已絕矣再
傳至景帝聽是錯之說侵削骨肉以開篡弒之謀終
為莽所篡光武雖能復興漢室然兩傳而開官官用
事之端雖歷十二君一百九十六年自和帝十代之
君皆為宦官所制終為宦官之家所篡嗚呼帝以布
衣而成帝業欲為子孫萬世之計奈何一遭女禍兩
為賊臣之所篡患不生於郊而生於官戚悲乎

惠帝

名盈 高帝子 天下晏然 刑罰罕用 內修親

外禮賢輔 仁厚慶位 在位七年 壽二十

四

元年 帝晨出射趙王年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醪飲之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其眼晴以藥薰耳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帝聞知大哭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以此日為淫樂不聽政使淮陽王友為趙王

二年

齊王肥來朝飲於太后前以齊王兄也置之坐太后怒酌醪酒帝起欲自飲太后乃覆其盃不果罷歸齊王 有兩寵見蘭陵人家井中 正月龐西地震裂十餘丈 夏旱 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以應呂氏將有革漢之兆

三年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冒頓單于冒頓使使獻馬

四年

帝冠赦天下 省法令妨吏民者 除挾書律

帝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南 太皇太后立皇后張氏乃魯元公主之女

帝與魯元同母弟也以配帝為后既以亂人倫又培外戚專橫之萌 長樂宮鴻臺未央宮凌雲織室災

宜陽兩血一頃所呂氏赤族之兆已萌於此

五年

夏大旱 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冬雷桃李華

秦實以應呂氏用事所致

六年

齊王肥薨

七年

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

以為太子 八月帝崩葬安陵 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 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孫辟疆謂陳平

曰帝無壯子太后思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呂中用事如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 正月朔日食 五月日食

呂后

名雉 高帝后惠帝母 徵時與惠帝饑于田有老人謂曰母子天下貴人 幸審食其穢德彰聞醜聲

日盛 開萬世母后專政之禍 稱制八年 壽七十

元年

太后以王陵為太傅陳平審食其為丞相食其不治事令監官中故得幸 呂后欲王諸呂問丞相

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 除妖言夷三族罪

趙王宮嚴其災 六月晦日食 秋桃李華

二年

封楚元王子郢客為上邳侯 齊王肥子章為

朱虛侯 造八銖錢 正月武都山崩壓殺七百六十人 地震至八月乃止以應呂氏僭竊陰盛陽微

三年

江漢水溢 星晝見 伊洛汝水溢以應呂氏

四年

立孝惠帝子太為昌平侯 封文弟類為臨光

侯 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之永巷中遂廢殺之立恒山王劉義為

帝更名弘 秋河南伊雒大水流千六百餘家 汝水流八百餘家 時女主專制諸呂僭王之應

咸五年 漢十南郡水出流六千餘家
起六年 呂王居處驕恣太后廢之 立呂產為呂王 封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 造五分錢

星畫見

帳七年 諸呂擅權用事 趙王交因譏太后召至邸餓死以民禮葬之 徙梁王恢為趙王王自殺以呂祿為趙王 呂產為梁王 太后宴朱虛侯章曰臣願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曰臣請作畊田歌太
后曰諾章歌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忽呂氏有一人醉亡酒章拔劍逐而斬之 正月朔日食晝晦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為我也明年崩

八年 三月太后被還過轅道見物如蒼狗機后之腋

忽不見占曰趙王如意為祟太后遂服傷而痛乃召呂祿呂產曰今大臣不平耳我崩後帝年少恐有變必據兵衛宮勿令送喪后崩以呂產為相國以呂祿為太后 諸呂欲為亂朱虛侯劉章同周勃入軍門行令勃曰為呂氏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遂領軍入共誅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江漢水溢

文帝

名恒 高帝子 母夢黃龍負身高帝感而生 以代王入繼大統擇以日午即帝位而時已過未帝臨第日復返午群臣乃復迎即帝位 躬修玄默專以德化 遇河上公受道德經 在位二十三年 壽

四十六 廟號太宗 始有遺詔短喪
元平 立子諸呂為太子 立實氏為皇后 賈誼諫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 有獻千里馬者帝曰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 齊楚地震山崩二十九所大水潰出以應宗室不安其本不固之兆

二年 賈山上言治亂之道 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夫人乃妾、豈可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羣乎上悅賜金五十斤 賈誼論蓄積上感誼言詔開籍田親耕以率天下之民 除誹謗妖言之令以通治道而來諫臣 賜民田租之半 十一月晦日食 以應匈奴

入寇之兆
三年 淮南王長乘朝殺辟陽侯審食其乃自謝罪拜闕下曰昔晉高有罪時食其為相今臣毋罪亦行下獄生臣於獄中使臣毋不得其死殺之以報母讎是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也帝傷其為母之故弗罪其長之本心實謂呂后幸食其而有醜聲於外故也 十月晦日食 十一月晦日又食是年匈奴入寇齊北王反夷狄侵中國臣侵君之兆

四年 帝因感鬼神之事召賈誼入見論之 人有上書告絳侯周勃反帝下廷尉治之薄太后謂絳侯始誅諸呂館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乃赦之復其爵邑 六月大害 五年 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實山上

五年 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實山上

諫曰錢者土用之器也而可以易富貴者人王之操柄也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暴風壞城官府民室時吳王漢謀為逆亂後卒誅滅二月地震國本不安之象

何六年廢淮南王長徒蜀郡袁盎奏曰上素驕王以致犯法王為人性剛烈今暴摧折臣恐以疾終於陛下有殺弟之名帝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王至薤果憤恚不食而死帝聞而哭之袁盎言曰王既薨乃丞相御史之過也乃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斬丞相御史及諸縣傳送者皆棄市以頭詣雍獻淮南王塋前置塋於雍賜守塋者三十戶以歲時祀之賈誼陳治安策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冬桃李華

七年民有歌淮南王者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斗米尺布尚尔况天下之廣而兄弟一人不相容乎帝聞而病之六月未央宮東闕果惡災

已八年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長星出東方

九年春大旱欲作露臺召伍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乃止

十年后父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歌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畏服往哭之乃自殺

十一年晁錯上言兵事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賜民田租稅之半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讀父罪遂除肉刑河決酸

東漢金隄有馬生角於吳用在其前向上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

十三年帝親幸農耕以供桑盛皇后親采以供祭服紀十四年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遣張相如擊之遂出塞而還

十五年上幸雍郊見五帝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五時之神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春黃龍見成紀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浹壞民室八千餘所溺三百餘人

十六年紀五帝於渭陽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長門道北立五帝廟

徙淮南王喜後為城陽王分齊為六國立齊王肥子在者六人為王淮南厲王長四子一子死三子在者皆封王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庐江王得王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

後元年以水旱之災自責求直言以禳其咎今天下大酺聽民聚錢飲酒以長幼相酬鄉飲自此始長安狗生角

二年申屠嘉為郡通匈奴連歲入邊上遣使遺匈奴書單于亦遣使當戶報謝正月壬寅天撓多出西南歲星之精八月天狗下梁壁

三年上行幸代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立四年上行幸雍四月晦日食明年匈奴入寇犯京師

五年 上行幸西雍代 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

角 六年 冬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略其眾烽火通於甘泉

長安上遣周亞夫次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細柳司門之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不許入天子立於軍門候之又不待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召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言開壁門門士曰將軍有令軍中不得驅馬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帳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懼為之改容稱謝帝歎勞將軍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為中尉

曰嘗謂人主無時而不尊人臣無時而不從一有不尊則不君矣一有不從則不臣矣觀夫帝在細柳亞夫以軍威而震人主悚懼惶汗而出衆官亦莫不皆快患以其有非常之變也當此之際亞夫已不臣矣帝乃反以軍威嚴整稱美嗟嘆加亞夫為中尉帝之志不亦餒矣且將者天子之所封拜使之宜天威統六軍以討不廷既挂將印惟命是從可也今乃無君之心以軍威而脅人主既拒其門又不以禮使人主寒膽豎毛駭然而去其可稱其賢而謂之真將軍乎且軍士皆言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則是有將軍而無君矣苟使後世將士人皆效亞夫之為則謀篡天位者有不勞寸楨而得之矣其為天下之禍可不懼乎是以厥後景帝以蠻肉誅其志帝謂快

景帝

名啓 文帝子 忌刻少恩 諺夫是昌 聰慧錯

而更變祖法 侵削諸王封邑自翦其羽翼而位王莽篡弒之志卒以亡漢 在位十六年 壽四十六

元年 秋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減笞法 與匈奴和親 正月癸酉金水合於螽女 七月乙丑金木

水合於張 二年 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開為臨晉王餘為淮陽王

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發乃王后侍婢唐奴之子後五世生光武 上皇太后薄氏崩

梁孝王以實太后幼子有寵賞賜不可勝紀 有星孛于西南 彗星出東北 衡山雨雹 膠東下

密人年七十餘生角、有毛京房、房傳曰家宰、有政展妖人生角、災或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斗

訂三年

十二月水合于斗 有鬼哭於高帝廟 有所謂吳國城明自備大舟自覆災異然元以應晁

錯更變祖法謀削諸王封邑而危劉氏之兆 便門出入垣內作遊園丞相申屠嘉欲誅之錯潛入 帝室嘉不得誅嘉氣嘔血而死諸王皆舉奏欲誅錯 錯懼說帝削諸王封邑其父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 即位亦為政用事政易高祖成憲三十餘年又復削 諸侯封邑疎人骨肉口語多怨尔何為也錯曰不如 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而晁氏危矣吾 不忍見也及身其父遂飲藥自殺後十餘日七國起 兵為高帝誅錯其檄有曰其大夫之家為人所穿其 祖宗廟宇之垣墻者律尚有成憲况我祖宗之太廟

垣墻者乎况又侵其地內作園圃於法當斬乃懷我 諸王骨肉劾奏其過說帝削我諸王祖宗已定封邑 變亂祖法政易舊章今臣等發兵以為高帝誅錯其 檄上聞帝以為反發兵討之致使骨肉相殘國本大 動况以無罪之人死於白刃之下不可勝紀丞相陶 青廷尉張敖劾奏錯以一人禍天下當腰斬父母妻 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以謝天下制曰可帝復問袁 盎、曰今七國起兵以錯一人之言更變祖法削諸 王封邑七國以為高帝誅錯為名以錯之一人而使 天下數十萬無辜之人死於白刃之下當斬錯以謝 天下復其故也則七國無以反為名矣遂斬錯於東 市 周亞夫擊吳王漢等誅晁錯不累度淮走丹 徒保東越、人殺之齊王將閭及叩皆自殺濟北王

王立楚元王子禮為楚王王汝南王非為江都 王 高帝以秦無內輔孤立之故棄其摧朽以 一布衣而取之不五年而秦亡何其易也是謂拔深 根固本者難而摧枯拉朽者易此秦之所以亡於天 也高帝有天下懲秦之孤立大封同姓於列國以天 下為家以家人治之其誠萬世不援之計也奈何晁 錯以一異姓之賊懼其穿太廟垣墻之罪恐諸王宗 室誅之乃更高帝之成憲說帝而削諸王封邑以安 其私志可謂為國之大愆詎不細矣如錯之罪不當 誅則丞相申屠嘉不嘔血而死矣其父亦不飲藥而 自殺矣且父之自殺非父之自殺乃錯殺之也其不 孝又可見矣禍劉氏之天下戕劉氏之骨肉其不忠

又可和矣且錯所謂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朕 削之矣使天子尊宗廟安為萬世磐石之固可也何 則不一傳霍光之廢帝天子尊乎卒至王莽乘其宗 室骨肉之摧朽枝幹之羸弱故不勞寸提談笑而取 之華漢而為新矣先武雖能中興復為宦官曹騰之 家所篡而漢亡焉以是論之錯之所謂不如此天子 不尊宗廟不安然則其尊其安未何在焉以此論之 亡漢之禍非錯為之而誰耶讀史至此安得不扼腕 長嘆哉 梁王來朝上未立太子與梁王宴飲上謂 王曰朕千秋萬歲後傳於王梁王辟謝太后亦然 正月長星出西方 洛陽東宮災 丁亥金木合於 滿船為白衣之會 二月晦日食 郎郭拘與魏交 五月甲午金木合於 二月戊戌金去木守之二十

史 45—295

日七月天將下 秋 十一月庚午

於相去一寸

四年 復置閑用傳出入 徙衡山王勃系濟北王廬

江王賜為衡山王 立子榮為皇太子微為膠東王

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 夏蝗 七月癸未火

入東井行陰 九月乙未木入與鬼戌寅出 十月

長安狗生角 是月晦日食皆應割奪血屬驛主饒

邪益甚所致 五年 作陽陵邑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徙廣川王

彭祖為趙王 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 八月未央

宮東歲災 廢皇后薄氏 梁孝王武獵于梁山有人獻牛

足生背上 三月雨雪 十二月雷霖雨

七年 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立皇后王氏 十一月晦日食

七年 四月地震 衡山原都南雷任讒忌親同姓

垂越之應 二年 匈奴入燕 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

節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 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

殺 立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九月晦日食

有星孛于西北以應梁王遣人刺殺大夫袁盎等十

餘人天子震怒京師大驚此其兆也

三年 罷侯御史大夫官 丞相周亞夫免以劉

為丞相 旱禁酷酒 四月地震 蝗 九月晦日

食 有彗星于西北 屬梁其年梁王得

罪

紀四年 四月丙申金木合于參 夏蝗 十月晦日

食邪陰掩陽夷狄侵中國之兆明年匈奴入寇

五年 立子壽為常山王 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

六月大水 八月未央宮東闕災 九月地震

六年 梁王武來朝上疏欲留上不許王歸國意忽

不樂乃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更減答法定舊今

七月晦日食以應匈奴冠鴈門上郡

歲後元年 以衛綰為丞相直不疑為御史大夫 下條

疾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詔治獄者務先寬 五

月地震凡二十二日壞上庸城垣 七月晦日食

紀二年 帝親畊后親蚕以奉宗廟祭服 詔二千

石修職事毋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 詔言筭四得

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正月地一日三動

秋大旱以應匈奴掠上都

三年 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正月帝崩 太子

繼即位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二月葬陽陵 十月日月皆赤凡五日 地震

十二月雷日如紫 五星逆行守太微 月貫天廷

中 帝以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

緩急則惴惴失措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

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

兄弟之好不終信諂用譖變更祖法以致天象數應

而帝崩矣

武帝

名徹 景帝子 以膠東王為太子即帝位 用夏

正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始制年號 英銳之姿惟
才大畧號今文音煥然可述 在位五十四年 壽
七十一 改元者十一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
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後元

建元元年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
為江都相帝親策問之 以實嬰為丞相田蚡為太
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城為郎中令 安車蒲輪迎
申公為太中大夫 命侯調作樂 後庭作樂觀
之戲報毅自此始 端午日取蜥蜴為守宮

建元二年 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諸父而材高甚
尊重之相與談論至昏暮方罷 竇太后好黃老不
沈儒術 趙綰王城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

公免歸以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許昌為丞相
衛青為太中大夫 青姊善譚因平陽公主奉送入
宮恩寵日盛青故得為美官 二月朔日食 四月
有星如日夜出 十月朔日食以應是年閏越東甌
相攻侵擊

建元三年 當景帝之時大臣議者多冤鬼 其與
務權抑諸王數奏暴其過吹毛求疵皆服其臣使
其君諸王莫不悲怨中山靖王勝知避嫌疑於是
形酒色以遠害當時論者謂勝丁漢權抑諸王之
憂爵無聊款全軀遠害故托於酒色以自放蓋亦
係身安者其賢於淮南衡山遠矣
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
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

不可為歡歡思者不可為嘆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
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宜微吟而哭其
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
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蚊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推
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既於陳蔡此乃燕庶之成
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光穀口金
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達羅網出第
臣聞白日曠光幽隱皆照明月耀夜蚊蟲之見然雲
燕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履昧不見泰山何者有
蔽之也今臣雖開不得聞諫言之徒生道遠路遠
皆莫能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杜驥不灌馬不
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附位職事也
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義孝之親視之重

臣居黨議朋交相為使夫宗室橫卻骨肉米釋斯伯
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
上乃以諸王之權禁有司所奏諸王之事而加親
之恩焉
臣曰鴻鵠不同飛以其類相異也犬羊不同群以其
利相害也蠶蚕之蠶禾讒言之敗國異姓之開親理
固然也故木將朽者根先腐水將枯者源先竭家將
亡者親先疎夫人之死也非在於疾篤之時乃於全
安之日受其外邪起傷於內而不自覺元氣為所敗
者又矣非藥石之可療故死矣其漢之亡也亦然當
國家全盛之時天下富彊之日是時變易祖法事務
廣則骨肉讒言蜂生積毀銷骨國家之元氣已耗致
使漢業日衰終至莽操所奪身死國亡始於此矣

之歌 朔直諫有所補益 行幸東海復赤廟作帝廟

宮至天漢又字于天紀至織女織女主女亦天紀主

地動以應明年地動應後 九月晦日食是月帝

徵行夜至桓谷旅店繼為主人所害 大饑人相食

建元四年 有風赤如血 旱 有星字于東北

建元五年 罷三錢錢行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五

月大蝗時帝窮兵黷武之應

建元六年 以田蚡為丞相驕侈專橫 以汲黯為主

見也 太皇太后崩 匈奴來請和親王恢曰和

不數年又復背約不如與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近

徙鳥舉難得而制莫如和親上許之 閼越擊南越

建元六年 王恢等將兵擊之閼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

降立餘善為東越王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高

廟高園便殿災 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建元六年 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親策賢良文學

地震 大水 七月晦日食是年匈奴謀入寇鴈門

等塞

決濮陽狄子沒郡十六發卒十萬之數復壞是

帝巡幸萬里不已兵放四出四河決應之

元光四年 殺魏其侯實嬰 四月隕霜殺草 五月

地震 長星出西北

元光五年 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漢

而薨 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 發卒

治鴈門阻險 廢皇后陳氏 大風拔木 蟬

元光六年 上行幸雍以太牢祀淮南王 匈奴寇上

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之 算商車 穿渭渠

夏大旱 秋蝗

元朔元年 皇子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為皇后

淮南王安喜飛騰變化之術遇異人鍾離昧授以秋

石大丹得飛伏四神之法七年道成目盡視星斗履

江波如登平陸絕穀不食其所煉五金八石不假點

化藥力所至無不成寶及所用器皿俱為黃金每歲

獻黃金二萬鎰以代民間租稅帝命劉向求其方五

徵不起遂起橫目之志 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

平太守

元朔二年 主父偃請分王諸侯以固國本而防異姓

之禍 淮南王安年老賜几杖毋朝 徙郡國豪傑

於茂陵 三月晦日食以應是年匈奴入寇上谷漁

陽等郡

元朔三年 封匈奴太子於單為步安侯 皇太后崩

匈奴入代郡鴈門 以張湯為廷尉

元朔四年 匈奴入寇代郡定襄上郡

元朔五年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義自

元朔五年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義自

元朔五年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義自

元朔五年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義自

元朔五年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義自

元朔五年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義自

元朔五年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義自

元朔五年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義自

元朔五年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義自

始以衛青為大將軍匈奴得右賢王十餘人

勸學興禮 春大旱

元朔六年 衛青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 祠五時

白麟改元 元狩 十二月晦日食

元狩元年 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

匈奴寇上谷 張騫自月氏歸言西域諸國風俗

淮南王安招天下名山得道之士建立壇宇堅造庵

院以修長生久視之道作鴻寶秘籙火運經金丹大

要淮南子書紀天地生物造化之理俱盡王臣伍被

與太子戲舞劍誤傷太子左股王欲誅之被乃逃去

誣王招集天下之士欲為謀反帝使宗正符節問罪

左右之人皆燬煉已成王自謂術術道不能慎於

未然之始以致於此八公至謂王曰此天將起王矣

不可久留乃用木假之術以杵着王之衣冠懸於堂

八公與王皆登山桑雲集而去宗正至見王繼於

庭其山下之民見王與八公乘雲而起宗正急往視

之但聞雞鳴天上犬吠雲間回視其杵亦失矣太史

謂黃帝乘龍以登雲天史亦不書仙去今王得仙而

去亦以自殺於史若以仙去紀之使後世人主皆廢

大寶皆欲學黃老之術可乎故書為自殺 五月晦

日食人君不修厥德好遠畧窮兵黷武之咎 十二

月大雨雪民多凍死

元狩二年 製樂府令司馬相如作樂章歌頌以宦官

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帝見黃門養馬八金日磾沉

重未嘗窺視上下身長八尺有二容貌甚嚴 疑其

狀日磾以實對曰臣休屠王太子也因兵所擒至

乃賜湯沐大冠拜為馬監廷侍中駙馬都尉

夫休屠國人凡祀天用金人祭之賜姓金氏

元狩二年 得神馬於涇水水中作天馬歌 帝遣使

詣西胡回紇之國謂昔黃帝封姬姓者七十因蚩尤

之亂姬姓者亦奔於回紇其觀象者皆從之其回紇

今有知天象者在焉乃取之以教王衛五星十一曜

之經緯回紇天文生三人至校其推策候氣驗度與

漢無異止閏月有差帝留於京師時穿昆明池於

州之紹慶得黑灰帝問於東方朔曰試問西胡

回紇之天文生知否文生曰劫灰也帝考之圖籍昔

共工氏為水害湯防百川有黑水出焉顓頊謂此劫

灰之灰水也考之昔禹疏百川開伊闕析砥柱而破

碣石涿水漏於中州有焦石芋末出者三日不止禹

以璧刻其文朱書曰天降洪水蕩平山陵我疏百川

劫淵始平十劫萬劫不復爭盈投璧于淵黑水乃止

禹以焦石芋末投之泗州龜山鎮毋支祈之井鎮之

謂妖遇之不能復興遂留天文之生於咸陽 春有

星孛于東方以應匈奴入寇右北平定襄之北 山

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朔方

元狩四年 造三銖錢 齊人少翁以鬼神得幸拜為

文成將軍其方無驗伏誅 遣衛青霍去病擊單于

李廣自請往征之上以老弗許久之乃許漢兵既入

大風起砂礫擊面其昏如夜兩軍不能相見混殺大

衆廣於是失道責廣罪於幕府之吏廣謂其麾下曰

廣自與匈奴戰七十餘戰未嘗不捷今以太風晦冥

迷失其道豈非天乎余今年老不能復對刀筆之吏

乃自到軍士無不墮淚 春有星于東北 夏長星出西北

元狩五年 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 帝如甘泉祠神

君 取李夫人王簪搔頭搔頭用玉自此始

元狩六年 大農令顏異以腹誹反唇見誅 立子闕

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策 得寶焉

於汾水上明年改元 有星出于東方長竟天名曰

蚩尤旗三十日乃滅其年春戾太子生自是兵興三

十年所誅屠滅者不可勝紀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

僵尸數萬其太子與母皆絕以應太子生長於兵興

時始終之兆 濟東王彭離驕悍廢徙上庸 秋蛙與蝦

蟬群聞

元鼎二年 始通西域 大宛獻火浣布切玉刀 造

佰梁基置酒令東方朔等各言所職七字續之遂成

詩今詩有栢梁休者是也 作承露盤鑄金人捧之

置均輸禁郡國鑄錢 三月雪平地厚五尺 夏

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

元鼎三年 月支使者相帝有四多多顧則貪多言則

亂多動則淫多飾則奢 陽陵園災 關東郡國十

餘處飢人相食 四月雨雹以應西域陰氣侵之

元鼎四年 方士樂大以神仙得幸拜五利將軍尚公

主 汾陰得大鼎於脰上立后土祠以鼎薦於宗廟

藏於甘泉宮群臣上壽賀之 以方士公孫卿為郎

遣使喻南越入朝

元鼎五年 立泰一及五帝祠壇於甘泉十一月朔冬

至親郊見 五利將軍亦大坐詛罔伏誅 南越相

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與更立建德為王殺兵反 四

月晦日食 秋蝗 太白入于天苑

元鼎六年 平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郡 博望侯張

騫既通西域賜爵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利害使

上為募吏民遣之外國亦厭漢使禁其食物以苦之

帝如緱氏觀大人跡 自制封禪儀 然惑守南

斗以應連歲征南越兵禍之兆

元封元年 帝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爾然復東

北至碣石而還 東越王餘善反將兵擊之遂虛其

地 帝登嵩巖築尋真之臺齋戒精思有女子自赤

牖城王女王子登二人至言王母遣謂帝曰輕四海

之祿迂萬乘之貴以求長生真手勤共七月七日當

候之至期夜三唱白雲起於西南鬱然而至雲霧九

色簫鼓震空王母乘紫雲之車以龍駕之下車登公

東向而坐帝跪拜於前呼帝坐取桃七枚大如鰕子

自食者三與帝者四帝食桃袖其核母曰此桃三千

年一實非人間之上可宜種因笑指東方朔曰此我

隣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吾桃矣昔為太上仙

官曾沉湎于酒失部柳之和謫佐於汝非流俗之大

也帝問以長生之術母諭之弗能行 上元夫人降

于帝宮 帝南巡登匡山之天池封匡裕為大明君

立二祠於虎溪天池之上 首山昆田出珍物化鵠

黃龍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元封二年 方士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 作華嚴經觀

通天莖臺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 帝初五時還祠
泰一以拜德星 如東萊宿留數日 鐘自鳴三日
夏旱 冬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蹇縮
如蠅時帝好遠畧窮兵黷武疲弊中國所致
元封三年 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擊
車師破之 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 夏雨雹大
如馬頭時造臺館而土木浸大民怨於下所致
元封四年 單于佯許甘言遣其太子入漢為質 祠
五時遂出蕭關還祠后土 夏大旱
元封五年 初置刺史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州
及朔方交趾凡十三部 帝南巡江漢望祀廣澤
九疑射蛟獲之至泰山增封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
祖還郊泰畤 祀天真皇人紫府君於峨嵋五臺
元封六年 詔求異才 作首陽山宮 匈奴烏孫
和親帝以江都王建女為公主妻之其建乃景帝之
孫武帝之姪也為人道所不為之事烝父妾母妹令
婦人匍匐與犬羊交生子異形有此極惡故以其女
妻之 秋大旱蝗
元初元年 改正朔定曆數 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
首 遣公孫敖塞外受降城 遣將軍李廣利將
兵伐宛 作建章宮 治太液池 禪蒿里望初遠
策 冬至祀明堂蓋遣方士入海 關東蝗起飛至
燉煌 栢梁臺災 未央宮災土木工役所致
元初二年 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萬戶侯 李廣利
攻郿城不克上書乞罷兵上怒使使遮玉門曰有敢
入者斬之廣利恐留燉煌

元太初三年 上幸廣利至大宛得溫澤之馬 東巡海上
秋蝗
元太初四年 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起明光宮 春二
月二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得善馬數十匹作天
馬歌
元初五年 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衛律劫單于致
闕氏歸漢 天雨白雉 夏大旱是歲東方賊盜起
元初六年 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
虜 遣繡衣直指使者暴勝之發兵擊東方盜賊
元初七年 權酒酤謂禁民間沽釀官自開置 秋
匈奴入鴈門 東巡還祠常山 夏大旱
元初八年 朝諸侯王于甘泉宮 李廣利擊匈奴不
利公孫敖深入因言李陵教單于備漢軍乃族誅李
陵家 立子勝為昌邑王
元初九年 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腰斬 徙郡國豪傑
于茂陵
元初十年 秋旱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
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
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元初十一年 望氣者謂東北有貴人氣帝推而得鉤
生而握拳不開其色殊絕帝擊其手乃開得一玉鉤
遂名鉤弋以幸之有孕十四月而生當產之時帝幸
赤眉乘絳雲而下遂生子弗陵是為昭帝上曰克
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名其鉤弋之門曰先母門
東巡琅邪海而還 江充為水衡都尉大見信用
威震京師

成太始四年 帝東巡泰山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

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聞孝文廟下邑蛇死 十月晦日蝕

紀征和元年 上還幸建章宮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

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時巫蠱之術始起

征和二年 庚太子敦重好靜帝宮中常用女巫教治

疾苦宮人互相魔禱爭寵帝嘗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驚悟因是体不平時江充與太子有隙

帝以江充治巫蠱事乃誣太子太子乃殺江充詔丞相討反者太子及皇后皆自殺 春涿郡鉅官鐫缺

鉅銷皆飛去 七月地震壓殺人 春涿郡鉅官鐫缺

征和三年 遣李廣利出酒泉擊匈奴廣利因見丞相

劉屈氂以祝詛棄市事連廣利妻子遂深入要功軍

征和四年 晚年悔過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 上知巫蠱事多不實頗知太子無他意田千秋上急變

訟太子冤遂族滅江充家 如東萊會大風晦冥海

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 帝耕于鉅定至泰山修封

禪祀明堂追悔所為狂悖悉罷方士候神人者 雍縣無雲而雷者三 隕石二黑如鷲 百隻蝗 八月

晦日蝕以應明年侍中僕射馬何羅刺帝不果伏誅

之兆 後元年 祠泰畤 馬何羅欲刺帝金日磾抱何羅

殺下禽縛之伏誅 欲立太子弗陵蓋周公負成

王朝諸侯圖以賜霍光帝誅鉞弋夫人罪乃命下掖

庭獄夫人還顧帝曰速去汝不得活遂賜死帝謂群

臣曰自古國家所亂之由皆在少母壯女主欲淫

亂自恣莫能禁也不聞呂后耶欲立其子不得不先

除之既死殯尸不殯而有異香一月視之棺空止有

絲履存焉 燕王旦以宗枝之派當為太子遣使上

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以其無禮過度不立 七

月地震以應明年帝崩之兆

征和二年 二月帝如五柞宮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

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太子弗陵即位 計

音至燕王旦不哭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一萬三千

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乃與劉澤等傳言少帝

非武帝之子不當立天下當共伐之以激動諸郡國

有司具奏請發兵捕之帝下詔燕王以至親勿治而

劉澤等皆伏誅 日磾在左右目矜忤視者數十

年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驚憤

昭帝

如此由是親近得受遺詔日磾之子在乳上甚愛之

養於宮中官人抱之其子以手拂官人之面日磾曰

此子日後必亂宮闈乃殺之 三月葬茂陵 追尊

鉞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

方 名弗陵 武帝子 始生武帝夢赤衣乘絳雲自天

而下 天性聰敏類平高文 在位十三年 壽二

紀始元元年 霍光輔政、自出天下卿之敍中實有

惟一夜群臣相驚光名尚符璽即欲收取璽即不肯授光歎奪之即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即秩二等遣使行郡國舉賢良民疾苦遺詔封金日磾為柅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卧受印綬一日薨益州東反募吏民發奔命擊破之鳳凰集于東海秋有星孛于東方七月大雨至十月蓬星出西方天中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八月天雨虹下轎宮中飲井水井水竭

紀始元二年 封霍光為博陸侯上官桀為安陽侯桀臣有說於光曰昔諸呂攝政專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服卒至滅亡宜納宗室中財省

以大臣共議政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劉辟疆劉長樂為光祿大夫遣使振貸貧民種食

紀始元三年 秋募民徙雲陵有星孛于西北遣使祠鳳凰于東海十一月朔日蝕

紀始元四年 上官桀子安妻霍光女為妻生女年甫五歲入為婕妤遂立為后西南夷姑繡葉榆復反擊之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紀始元五年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闕自謂衛太子傳不疑叔捕廷尉驗治竟得奸詐坐誣罔不道腰斬追尊帝外祖趙父為順成侯

紀始元六年 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蘇武為足帛書還白匈奴以為典屬國桑弘羊主裁缺之議遂罷權臣官夏旱

罷權臣官夏旱

紀始元元年 上官桀與鄂邑公主等欲害王旦置

酒伏兵欲殺霍光旦許桀事成為王莽鄂邑等皆伏誅鄂生自殺旦知事不諧欲發兵不果旦欲自殺置酒與群臣妃妾別會天子璽書以讓旦旦惧以綬自殺死其王妃以下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不忍加恩悉赦王之族人弗罪以王太子建為庶人謚旦曰刺王匈奴入寇遣兵追擊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獲驪脫王武都人反遣兵擊之七月晦日蝕既燕城南門災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園壞都窻街其闕六七枚置殿前九月燕有黃鼠衛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

紀始元二年 帝自建章宮徙未央宮長安諸陵枯樹

再生傳曰主輔君執政君失其令時大將軍霍光輔帝政由已出實專國柄又主人君無子又曰國有大變趙四年帝崩

紀始元三年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

起生有虫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此為宣帝興於民間之兆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交將兵擊之長安城南樹自遷於京兆傳曰主社稷遷於他

姓乃應賊臣王莽七十年後革命之兆

紀始元四年 帝始冠遣傅介子誘斬樓蘭王封介子為義陽侯五月孝文廟正殿火

紀始元五年 發惡少年吏亡者屯遼東四月燭星見奎婁間夏大旱冬十一月大雪烏桓復犯塞

紀始元六年 募郡國徒築遼東城烏桓復犯塞

遺范明交符兵擊之以揚敵怒丞相
元平元年 城口賦錢什三 三月丙戌有星大如月
衆星皆隨西行有頃聲如雷三鳴止 四月帝崩大
將軍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即位
位日天陰晝夜不見日月 是月葬平陵

昌邑王

名賀 武帝孫 以昌邑王入繼大統 在位二十
七日所為無道者一千一百二十七事為霍光所廢
王嘗見犬戴方山冠又見大熊入宮 後迎武帝
曾孫病已入繼大統

宣帝

名詢 初名病已武帝曾孫祖曰戾太子據入繼大
統起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政事之得失 尊皇太
后曰太皇太后 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帝之世外
戚專政官用事啓後世亡漢之禍 在位二十五
年 壽四十三 廟號中宗 改元者七 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黃龍
帳本始元年 霍光歸政不受 召黃霸為廷尉正持法
寬平 鳳凰集膠東 四月地震

郡國皆立廟 大旱 八月地震壞祖宗廟城郭
殺六千餘人

本始三年 霍光妻顯欲以其女為后而鴆許后崩
是時匈奴衰耗邊境少事 冬大雨雪一日深丈餘

本始四年 立霍元女為皇后 鳳凰集北海之安丘
淳于 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亦素服避殿
詔問經學及舉良方正之士

地節元年 正月有星孛于西方 戊申夜月食熒惑
丙寅客星見貫之於東北南至七月癸未入天市 十
二月晦日蝕

地節二年 霍光病篤封霍去病孫霍顯為都尉霍山
為樂平侯拜光子霍禹為右將軍 昌城君許廣漢
奏封事其畧曰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
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
由冢宰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嬖
勢權勢驕奢放縱恐浸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其
陰謀以固萬世之基金功臣之世 帝善之

溫舒上德綬刑書 初戾太子以巫蠱死其妻太子
女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繫獄獄吏謂獄中有天
子氣帝令盡殺之內吉知太子無罪死於奸臣之手
乃藏皇曾孫於外祖母史氏之家後立為太子霍顯
聞之怒惠不食嘔血曰此乃民間小兒安得立若后
有子反為王耶今霍后鴆殺之后按毒不得行霍氏
之亂自此始也 鳳凰集魯

地節三年 丞相韋賢以老病致仕丞相致仕自賢始
京師大雨雹乃外戚用政刑人為禍之應時蕭望
之上言陛下恩政求賢免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
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異姓專權之所致也 以
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 九月壬申地震
地節四年 霍氏驕奢日縱因是侵削顯等相對泣曰

今丞相楊敞因事盡交我父之法令信我家之過失其諸儒皆笑之之子飢寒遠客喜言人非我父常離之今陛下好與諸儒語皆言我家昆弟驕橫於是危不自安人疑其欲有異謀事發以謀伐誅夷去族賜外祖母號恭平君封舅無故武皆為列侯賞賜巨萬山陽濟陰雨雹如鷄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以應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霍皇后廢所致之兆

元康元年 馮奉世使西域會莎車王弟呼屠微自立為王畔漢奉世斬之 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皆賜印綬 鳳凰集泰山甘露降未央宮

元康二年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自漢興以來至此方有國家便宜行事而啓機竊國柄陰奪神器之禍起於此 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擢養太子 鳳凰集賜天下吏民爵女子牛酒饒寡高年帛

元康三年 帝於御苑去樹之繁枝疏廣疏受相謂曰草木枝繁者尚不可留而去之今吾家族屬繁衍如不早退禍將及身乃請歸老上許之賜金二十斤皇太子賜金五十斤 立子欽為淮陽王 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元康四年 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凡三百十六人皆賜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勿絕 鳳凰十一集杜陵又集上林 呂縣有流血百餘步

神爵元年 幸河東祠后土以方士言增置神祠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鷄之神 先零羌楊玉叛遣後

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叛羌多降 以張敞為京兆尹敞堂前妻畫眉有司奏上問之對曰夫婦之私不過於此者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神爵二年 蓋寬饒劾奏宦官專政上欲罪之自劉單于日逐王率其眾降 匈奴虞閼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入邊為寇月餘單于以疾嘔血而不取入此天之佑漢見於此也 鳳凰甘露降集京師

神爵三年 丙吉為丞相問牛喘時人以為知大體益小吏俸詔謂小吏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神爵四年 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來朝 鳳凰集杜陵

元鳳元年 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十二月朔日蝕是時刑法過差屢誅正臣帝德虧損所致

元鳳二年 匈奴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單于呼屠吾斯自立為郅支單于 幸甘泉郊泰畤

元鳳三年 幸河東祠后土城天下口錢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鳳凰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 丞相丙吉卒

元鳳四年 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太谷蠡王入侍宿衛四月朔日蝕

甘露元年 太上皇廟孝文廟災 黃龍見新豐 甘露降改元甘露 長樂宮鐘自鳴 銅人生毛皆官官外戚用事所致

甘露二年 珠崖郡反遣兵擊之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塞請朝 醴泉出

甘露三年

詔選天下名儒俊才講論五經之同異其
劉向等在昭帝時至今歷事三朝所進對獻賦頌數
十篇帝甚嘉之乃令校書於天祿閣所著說苑及新
序五十篇伯陽化胡書一卷列仙傳二卷列女傳八
卷時向校書於閣夜有黃衣老人植青藜杖叩閣而
進時向坐暗中誦書老人乃吹杖端忽燃火舉照之
曰我太乙之精也天帝聞下界有卯金之子博學能
文令我下往觀尔老人見几上有化胡之書曰此書
乃秦丞相樗里子採伯陽西化傳所編也呂不韋重
編成書雖經秦火幸書尚存今尔校之可為是書之
幸也內慈嶺一字慈是其山出從容故名從嶺今以
為慈謬矣其慈嶺北乃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可改作
從後見几上有列仙傳持而視之曰老子即老聃在

堯時號務成子在商仕西伯為守藏道家輪扁在老
子始太上老君者乃太始之初人今人以為即老聃
非也各有其人蓋鏗在堯時遇異人得以九還煉丹
不死之道所以不死因獻雉羹於堯封彭城君復獻
簡松於堯食之可以延年堯不暇食故方不行至商
與老子同仕於西伯人謂鏗鏗年八百非也時周天
王求其養生之道鏗乃授之王恐後傳他人令人夜
殺之以絕其術鏗知遁去至今現存千有餘歲矣而
人弗識每見穿皂衣長髯廣顙者是也老子時出時
顯人亦莫識語畢老人乃出懷中玉牒有天文地圖
之書授之乃曰今歲所誕太子者後十九年當正帝
位後四十年大漢當革命有賊臣篡逆之兆後十六
年大漢復興凡所與言者皆書諸紳自是文學興

元帝

老人乃太乙真人也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
願奉國來 三年 圖功臣像於麒麟閣 單于
自請願留居漠南光祿塞下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
娣病死太子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
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御史王賀之孫女也
幸之有娠是歲生成帝 鳳凰集新蔡

甘露四年 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
甘龍元年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帝寢疾以史高
蕭望之周堪受遺詔輔政 帝崩 太子奭即位

葬杜陵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 未央
殿輅軫中雌雞化為雄雞毛衣變化不鳴不將無距

名奭 宣帝子 以太子即帝位 天性昏懦 專
事邪僻 謀害忠良 所取者減排優省苑馬賑困
之罷宮館 在位十六年 壽四十三 改元者四
初元五 永光五 建昭五 竟寧

初元元年 貢禹勸節儉 置戍已校尉 立健仔王
氏為皇后 十一郡皆大水漂沒人居時宦者弘恭
石顯等用事陰氣侵盛之兆 秋關東大飢罷宮觀希幸

府貞省苑馬以振困乏 秋關東大飢罷宮觀希幸
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四月有客星大如瓜色青白
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 北海水溢流殺人民
童謡曰井水溢滅雲烟玉堂流金門至成帝

初元二年 詔罷宦者親族之家凡有乘輿狗馬田園
池澤皆賜貧民謂自古宦者乃宮壺之役不干外事

務在節儉不當備用悉皆禁省以官者石顯中書令肅望之請罷中書省者謂中書入國家之樞機宜以通明公正之士全人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於恭顯望之之忠賢諸而害之將下獄望之仰天嘆曰吾嘗位將相年踰六十老入牢獄不亦鄙乎飲藥自殺如甘泉郊泰時立子驚為太子正月隴西地震城郭屋室壓殺人衆閔東飢齊地人相食地震震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其色青白秋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皆具其聲有鳴鏑之音皆刑罰執政之象

元初三年立長沙陽王弟宗為王珠厓山南縣反劉向以為石顯譖賢良所致夏旱四月乙未

孝武園白鵲驚災冬有獻雉雞生角

初元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技葉上出屋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自謂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為開運梓猶子言王氏富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初元五年幸雍祠五時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十二月河決
永光元年郊泰時劉向上封事言宜堅用事上耐祭宗廟發樂樓船往薛德廣當車馬寬而諫曰陛下不宜乘船危物也當從橋而渡若不聽臣言自刎

以血汚車陛下不入廟大帝乃從橋夏雨雪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正中時有景占元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秋噴霜殺禾天下大飢丞相于定國御史薛德廣等以災異乞骸骨歸田里賜以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

永光二年以帝玄成為丞相匡衡上書言事隴西羌反遣將軍馮奉世將兵擊破之三月朔日蝕

八月天雨草葉相樛結大如彈丸石顯專政所政子貪千人十月地震雨水時恭顯用事東方朔

國家以奴干政漢亡之兆始於此知我者惟太史手還解憤隨風吹去明日太史奏歲星復見

永光四年行幸雍祠五時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孝宣園東闕災劉向謂石顯譖害忠良所致六月

永光五年幸甘泉郊泰時幸河東祠后土毀孝惠帝寢廟園有獻雉雞生角者大水漂沒民皆溺死者以應弘恭石顯群陰用事之兆

建昭元年罷孝文太后寢祠園幸虎園觀獸開正月隕石于梁二八月有白蛾群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

建昭二年官堅石顯用事專擅京房問上曰昔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陛下以今為亂耶治耶上曰極亂耳今為亂者誰耶京房曰上最所信任典圖事於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也上亦知京房所言者石顯也上畏其勢力重終不能退卒至廢

成帝

名驁 元帝子 善修容儀湛於酒色 疎正臣親

亡漢之階始於帝之世 儒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等阿附闇結為黨交相亂天下民為之歌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何何索、綬若、邪顯自知擅權執柄在於掌握恐天子納左右之言以取諸耳乃矯詔夜開宮門出入以視人心門吏白上顯自謂願為後宮掃除之役以謝過 立皇子興為信都王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等漏泄禁中語皆下獄斃為城旦 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齊楚地震 大雨雪深五尺

紀建昭三年 以匡衡為丞相 甘延壽陳湯襲擊匈奴 郵支單于於康居斬之

紀建昭四年 甘延壽等斬郵支單于傳首至京師縣案街十日 春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

紀建昭五年 三月雨雪雜多死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郵支既誅且喜且懼 上書願朝見 上因久疾以為祖宗譴怒盡後諸般廟園 六月朔日蝕

紀建寧元年 匈奴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即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

五月帝崩 太子驁即帝位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秋七月葬渭陵

紀建始四年 改元有七 建始四 河平四 陽朔四 鴻嘉四 永始四 元延四 綏和二

紀建始元年 封王氏五侯其日黃霧四塞 石顯專權擅政以罪免歸故里死於道阿附石顯得進為官者皆罷廢 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正月乙丑室考廟災時王鳳擅朝將害于國故天見象 地震有星孛于營室青白色長六七丈廣尺餘 兩月並見東方 七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蛇形有頃長五六丈大四圍所誦折委曲貫紫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誦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許 八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經數日奸邪在朝之兆 十二月朔日蝕

外戚王氏專政蔽上所致

紀建始二年 立皇后許氏 罷雍五時及陳寶祠 始親南郊祠后土於北郊 夏大旱

紀建始三年 閏內大雨四十餘日 越雋山崩 十二月朔日蝕王氏五侯縱橫所致 地震未央宮殿中杜欽谷永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故 京師相驚有大水至一小女自名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門內人皆莫見至禁中始覺傳曰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入宮下人將有女寵之象名持弓者似乎周家廢弛之兆也時王太后弟王鳳秉國政及王氏父子兄弟五侯秉政王莽篡漢之兆見於此

紀建始四年 罷中書宦豎初置尚書官五十八 正月隕

石于毫四于肥系三 四月雨雲 秋河決 大雨

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 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

出西南北斗下以應王政女寵太盛所致 秋

桃李實以應飛星婦姝私之兆 榮感隋歲星

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閏星西四尺所

榮初從畢口大星東、北往數日至疾去遲 十一

月乙卯月蝕填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

來朝 復太上皇寢廟園 正月壬寅朔日赤二月

癸未日又赤夜月亦赤甲申日復赤如血無光三月

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四月朔日蝕

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

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披甲持兵督至良家及

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照

后專寵又上無繼嗣劉向等為言於是詔百官陳

失以修德

河平二年 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 悉封諸舅

列侯 老子降于琅琊授于吉太平經 正月沛郡

鐵官鑄鐵、不下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

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為土鑪中銷鐵

如流星皆上去 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

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榮感在其西北二尺

所皆從西方來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榮感亦

與鬼

河平三年 求遺書於天下 劉向論王氏專權太盛

楚王歸來朝封廿六子勳為王威震天下震山崩江

水逆流賊莽輩代之兆 河復決 八月晦日蝕

河平四年 以張禹為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禹內

不自安上書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遂以為相

匈奴單于來朝 屬賓遣使入貢 三月朔日蝕

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為陽朔

陽朔元年 二月晦日蝕 王章因日蝕論王鳳專權

遂被害 七月壬子月犯心星

陽朔二年 王氏五侯群弟爭為奢侈 關東大水以

應明年鐵官徒作亂

陽朔三年 王鳳薨以王音為大司馬 三月隕石東

郡八 潁州鐵官徒作亂討平之

陽朔四年 四月雨雪王氏專擅國柄所致

辟鴻嘉元年 上常與家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出

入市井郊野遠至甘泉長楊五柞與群小聞聲走馬

自稱富平侯家人 黃龍見真定

鴻嘉二年 帝微行見玉螭於路 造飛行殿疾若風

雷 起招靈閣有神女留玉燕釵後化白燕飛去

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三月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庭歷階登堂而雉又集太

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

承明殿屋上 五月隕石于杜郵三

鴻嘉三年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雖有罪亦不見

責因是驕橫愈熾 許后廢處昭臺宮 上遊後庭

歌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古畫圖賢聖之君

皆明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

似者乎上善其言而止 趙飛燕新入渚方咸嘆曰

此水也滅火必矣時童謡曰燕、尾涎、飛燕、

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以喻趙飛燕害皇子之讖

廣漢鄭躬等作亂 二月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數

丈竹柏皆枯 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如

雷有頃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鷄皆鳴石長丈

三尺廣厚等旁著岸脇去地二百餘丈 大旱 八

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卯鴻嘉四年 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

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 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

應奄豎專政虐害善良所致 八月大寒百官人馬

有凍死者

乙永始元年 王莽匿情求名遂封新都侯 封趙婕妤

為皇后趙臨為城陽侯 因立婕妤為皇后臣語曰

劉輔以為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妻天

之所不子必有禍而無福遂得罪 正月癸丑太官

凌室災戊午太后園南闕災 黑龍見東萊 二月

河南街郵樓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無髮耳

九月晦日蝕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丙永始二年 梅福請叔外戚專橫之權 屏中畫紂踞

妲己作長夜之樂班白諫曰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

也 二月癸未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未至地滅

至雞鳴止以應王氏專政所致 黑龍見 是月晦

日蝕 九月晦日蝕六月之間犬異四發三代之末

春秋之亂者皆有也

丁永始三年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凌

甘泉竹宮折接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

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敬絕種禍况於國之神寶得

時也至是後泰畤汾陰五時陳寶祠 陳留樊並山

陽蘇今等作亂 南昌令梅福上書言時政 正月

晦日蝕

永始四年 如甘泉郊泰畤 如河東祠后土 四月

癸未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災 六月甲午

霸陵園門闕災 夏大旱 七月晦日蝕王氏專政

臣侵君將移社稷之象

配元延元年 朱雲言大臣尸位素餐願請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朱雲下

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

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

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正月朔日蝕

三月隕石都關一 四月無雲而有雷聲 有流

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耀、如雨自晡及昏而止

有星孛于東井 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上以

災變博謀群臣谷永對曰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欲

徵著郵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

敗等語

元延二年 遣中郎將段會宗誅烏孫太子 番丘康

居遣子貢獻

元延三年 岷山崩壅江水逆流二日乃通劉向曰昔

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

本起於蜀所起之地今又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

大角從參至辰惡國殆必亡矣 帝遣長楊射熊

館大誇胡人

元延四年 春閏東隕石二以應次年王莽專政之兆

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

姦綏和元年 王莽秉政為大司馬 健為郡於水濱得

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

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

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乃詔立辟雍未作而

罷 立定陶王欣為太子 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

南入北斗長數十丈 中山王興卒

姦綏和二年 鄭衛之聲甚罷樂府官 劉歆總群書編

輯六畧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

九卷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

從橫曰雜曰農 二月癸亥守心宿 大厩馬生角

右耳前圍長各二寸 九月丙辰地震自京師到

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

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母后與政亂朝所致 有一

男子自名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至前殿入非常室

中解其帷帳謂殿官曰天帝令我居此直殿者縛之

其人狂自不知所為時王莽為大司馬篡漢之兆天

將告之 罷泰時汾陰祠復南北郊 罷大司馬王

莽就第 是年帝崩未央宮英延陵 太子即位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皇后為皇太后 立皇后

傅氏

哀帝

名欣 元帝庶孫 以定陶王入繼大統 天生昏

使佞說是從 帝之世王莽擅政漢業益衰 在位

六年 壽二十六 改元有二 建平 元壽

建平元年 光武生於濟陽縣舍時皇考南頓君為縣

令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

正月丁未日出時著天白氣廣如一疋布長十丈餘

誰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曰天狗 歲星入太微逆

行 隕石于北地 九月復隕石于虞以應賊莽策

漢已具帝業將亡之兆 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

至天出參下貫索廁廣疋布長十丈餘十日方去

建平二年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

后傅氏為帝太后共皇后丁氏為帝太后 遣王

莽就國 以是年為太初元年更號曰陳聖劉太平

皇帝 宅養壯馬生駒三足隨群飲食 有大聲如

鐘鳴殿中即陸吏者皆聞馬上問揚雄及李尋對

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聰為衆

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執政

大臣以應其變 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以應

賀良等建言伏誅之兆

建平三年 復泰時汾陰祠罷南北郊 正月癸卯桂

宮正殿災帝祖母傅太后所居之殿也時傅太后欲

與成帝母等號齊尊大臣諫之皆獲罪故天戒之

三月有星孛于河鼓 巫蠱危山土起數山石立

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背黃色面

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

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 豫章有男子化

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告此陽變為陰

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為人婦生一子者得復一世乃絕 汾泰時汾陰祠罷南北郊

建平四年 匈奴單于請朝楊雄諫拒絕單于 閔永民無故驚走持橐或擲一枚轉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等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董賢得幸於上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詔賢妾得通引藉殿中乃封賢為高安侯 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三錢小者如麻子時宦豎專政虐害善良所致 鮑宣上書言外戚持權濁亂天下 正月大旱

紀元壽元年 帝寵董賢溺愛之甚威權與人主侔帝欲法堯禪舜而禪之王閔進曰天下乃高皇之天下非陛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

天子無戲言帝默不悅 正月朔日餽寵倖佞臣董賢以極卑而干至尊以少陰而臨太陽之象 二月

白虹貫日 歲星入太微 河竭 皇太后傳氏崩

元壽二年 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弥皆來朝 徙孝成母丁太后為丁姬 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

孔光阿附賊莽為丞相 六月帝崩未央宮葬義陵 太皇太后聞帝崩收取璽綬召董賢問以喪事不能對太后召王莽佐賢莽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為名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自知禍將及身即日與妻皆自殺於是後用莽為大司馬秉政 是月晦日餽

平帝

名衍 初名箕子 元帝庶孫 以中山王入繼大統 幼弱嗣位 政皆莽出 在位五年 壽廿四 改元者一 元始五

附元始元年 王莽諷益州今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

譯獻白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群臣咸陳莽功德 莽當國秉政賜號安漢公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責外家幾危杜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為衛姬中山孝王后賜帝舅寶玄爵為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 封公子寬為褒魯侯奉周公祀 孔均為褒成侯奉祀孔子 二月乙未哀帝之妻陵寢室神衣在神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寢今以急交聞祠以太

牟 天雨草狀如彈丸宜堅專政虐害善良所致 五月朔日餽

元始二年 莽欲耀威德遣人厚遺黃支國王令遣使貢獻犀牛 莽欲悅太后威德至威於前乃諷單于令遣王昭君女入侍太后 梅福知莽必篡漢棄官而去 莽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奸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庭腰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 莽議以漢宗室子孫俱入流品王武曰劉氏天屬也自高帝入關以來今二百年未有以子孫與百官同流品者乃止 春越雋郡上黃龍見游江中 隄石于鉅鹿 大旱蝗 九月晦日餽 婦人生子兩頭以應王莽將篡之兆三公立

之象

發元始三年

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皆誣以罪

法而盡殺之逢萌謂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

即解冠挂東都城門而去莽戚中山孝王后家

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莽奏吏民車服田宅器械

喪祭嫁娶奴婢品制立宮稷郡國縣鄉皆置學官

元始四年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加安漢公莽為宰衡位在諸侯王上遣大司徒馬

宮奉乘輿法駕皇后於莽第授皇后璽綬起明堂

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元始五年春正月拾祭明堂復南北郊三十餘年

間天地之祠凡五徙策命莽以九錫大賚諸王

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已封者

益戶未有爵者賜爵已有爵者賜金帛已有秩者增

秩未有官者補吏其宗室自漢元至今十餘萬人

其今郡國各置宗師而教授之莽不受新野田

上書頌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七月己亥漢高皇帝祖廟災以應漢亡之兆莽因

臘日上椒酒置毒于酒中以鴆帝既中毒乃疾莽作

策於泰畤願以身代使人莫敢言乙丑帝崩未央

宮焚康陵宣帝曾孫淮陽王緡等五人推尊當立

者莽惡其長大欲立昏幼以便其奸乃悉徵宣帝玄

孫選立之莽陰使夫人置白石丹書於井中其文

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使人浚其井得之以告太后

欲以白石丹書之議立莽太后以為証罔不可信馬

宮王舜等逼太后以莽居攝踐行如周公故事

孺子

名嬰宣帝玄孫初為皇太子號曰孺子時年二

歲託以為卜吉立之政出賊莽徒擁虛器在

位三年改元者二居攝二初始一

居攝元年正月王莽祀南郊劉崇張紹謀曰安漢

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耻

也乃起兵討莽不克死之群臣復白劉崇謀逆以

莽權輕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西羌龐參等怨

莽奪其地反攻西河太守莽遣兵擊破之十月朔

日飮以應王莽篡漢之兆

居攝二年更造貨錢東郡太守翟義謀誅莽以復

漢室移檄郡國言莽鸕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

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莽聞之惶惶不能食乃

遣兵拒義不克死之莽日抱孺子禱於郊廟會

群臣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快祿父以畔

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

之斗筭群臣皆曰不遭此變不彰聖德莽依周書作

大誥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

初始元年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

母太皇太后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祚奉

漢太宗之後為功顯君繼續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

吊諸侯服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以

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司成陳崇奏莽兄子光殺

人莽怒切責光光遂母子自殺三輔兵皆破滅

春地震

王莽

元帝后王氏第二子居長安賊惡元首蛇目蛇舌豺聲以禿用包巾自莽始起自外戚繼四父而輔政莽漢更號新室棄宗室削弱之餘弑平帝而篡之篡位十四年改元有三建國五 天鳳六 地皇三 漢兵入長安誅之分商其屍

已建國元年廢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莽以劉氏為卯金刀乃禁之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上漢祖宗之廟於其園莽降漢宗室為庶人始終保全二百餘人徐卿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莽按金匱封拜其黨甄豐等為四輔

三公四將已十一人又按符命得故城門令史王咸賈解兒十餘人布衣登用以示神焉長安女子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歸我國不去九月必殺汝莽殺之冬雨雪

建國二年莽更號定安太后曰黃皇室主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器名曰寶貨莽起八風臺成萬金匈奴諸部分道大寇殺守尉署吏民州郡兵起莽發諸侯王為民有一男子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妻也劉氏當復執而問之自言長安武氏也

建國三年遣使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孫病篤使者言朝廷心待君以茅土之封必為子孫遺大業以印綬加勝身軀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

家厚恩無以報今至老矣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謝曰免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悅其言潁河郡蝗生河決

建國四年莽制度不定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改漢正朔伏臘日西南夷殺牂柯大尹貉人入邊侵犯更漢家黑貂著黃貂赤氣出東南竟天太皇太后王氏崩

建國五年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枯手飲酒不樂而罷西域

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皆叛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建國元年莽下詔將以是歲行巡狩禮即于土中居洛陽之都既而不行先遣平晏等相宅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罷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並行

三月晦日蝕四月隕霜殺草木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雨雹殺牛羊北邊大飢人相食莽與匈奴和親

建國二年莽改匈奴單于曰恭奴善于單于會莽金幣曲聽之然冠盜如故民訛言黃龍墮死於黃山宮中百姓奔往觀者萬數莽惡之大雨水出數丈流數千人以應莽惡亡之兆

天鳳三年

王孫彥捕得程義之黨莽使太醫尚方與

巧屠共剝剥之量度五臟以行達導其脉絡所終

云可以治病 莽以制作未定公卿小吏皆不得俸

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賂賂以自供給 春二月地

震 長平岸崩墮涇水大雨雪深一丈竹柏皆枯以

應莽滅亡之兆 霸城門災 七月晦日蝕臣居尊

位之象莽以邪陰居亢陽之位所致 十月戊辰王

路朱雀門晝夜聲不絕

天鳳四年 綠林王匡王鳳兵起 莽授諸侯王茅土

於明堂 鑄威斗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

寸其出入令人負之

天鳳五年 楊雄作太玄書法言其卒章盛稱莽功德

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故史貶曰莽

大夫 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 獻新樂

於明堂太廟 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之曆紀以

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自言已當如黃帝之登雲天

天鳳六年

改元地皇三萬六千曆號 四方盜賊

起九廟於長安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

半之窮極百工役死者萬數 關東飢旱連年刁子

地皇元年

莽令法論莽須時於春夏秋之

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 鉅野男子馬適求等謀舉

燕趙兵以誅莽不克死之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

為莽所殺 更鑄錢法 鄧暉明天文曆數知漢必

再受命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今就臣位是謂

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暉下獄

地皇二年

南郡秦豐兵起聚眾萬人及平原女子遲

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 莽惡漢高廟神靈遣

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 下江

新市平林兵起 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

令太子臨居中養馬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

通焉恐事泄謀殺莽不果自刺死 莽以田況為

卡徐二州牧既而罷之 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

焉曰漢家當復興李氏為輔因為焉作讖書今十餘

萬言事發莽皆殺之 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飢蝗

地皇三年 漢宗室劉續及弟劉秀起兵春陵興復漢

室新市平林諸兵歸附之樊崇兵浸盛皆朱其眉故

號赤眉 九廟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

采毛為龍文衣著角三尺 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

尺載以四輪車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今在前百官竊

言此似輜車非仙物也 莽聞城中飢饉以問中黃

門王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示

莽曰居氏食咸如此莽信之 宛人李守善乾象謂

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今四方擾動漢當復

興 關東人相食 流民入關者數萬人 蝗從東

起

興

方來飛蔽天 二月朔日災數千人以水沃穀不滅
以應莽滅亡之兆 黃河清三日上 下三百餘里是
年光武起兵春陵以應聖人出光武中興漢室之兆
王尋王邑圍昆陽有營頭星墮軍上 秋太白在
太微中燭地如月光 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
五日不見

淮陽王

名玄 字聖公 景帝七代孫 光武族兄 以宗
室為諸將所立 在位二年 改元者一 更始
更始元年 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為帝
以從人望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
陰勸更始除之遂殺續秀自謝過未嘗伐功又不為

續發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每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
涕泣處 更始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大司馬 劉
秀徇昆陽之陵邸皆下之 隗囂與周宗等起兵以
應漢移檄郡國勒兵十萬攻隴西武都皆下之 公
孫述起兵成都自稱輔漢將軍 劉秀起兵言莽鴆
殺平帝之故乃討其罪莽會公卿於王路堂開將所
偽作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群臣知其奸偽弗
信 劉秀稱帝汝南以嚴尤陳茂為將相劉玄遣兵
擊之殺望誅尤茂 莽今東海長人巨無霸驍猛
獸虎豹犀象之屬助成與漢兵戰於昆陽光武大破
之莽憂悶不能食但飲酒啗鯁魚讀軍書倦困憑几
不寐就枕 漢兵圍城乃率群臣詣南郊陳其符命
仰天大哭氣盡伏而死 諸生小民旦夕聚哭偽作

悲哀之色哭甚者除以為郎者五千餘人 漢兵入
城大及掖庭平帝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
而死 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持虞帝匕首旋
席隨斗杓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 群
臣扶莽藏之漸臺眾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支解其
身鬻而分之懸其首于市百姓共提擊之切食其舌
更始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洛陽宮秀乃置
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老吏或垂涕曰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更始
遂北遷洛 分遣使詢郡國 莽弟江連率李憲楊
郡稱淮南王更始封劉永為梁王 以劉秀行六司
馬事遣徇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 邯鄲卜者王
郎稱帝徇下幽冀州郡破之

更始二年 徙都長安 立劉秀為蕭王 朝群臣羞
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僂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
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官省久吏驚愕相視
日夜飲食後庭群小膳夫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
竈下養中即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諸將
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由是關中離心四海
怨叛 延岑據漢中王嘉擊降之 劉秀以賈復岑
導為將軍 公孫述自稱蜀王 劉秀率諸將進攻
邯鄲斬王郎 赤眉西攻長安 梁王永據關起兵
秦豐據黎丘自號楚黎王 明年光武即位更始
為赤眉所敗光武乃封為淮陽王後為赤眉所殺葬
霸陵 二月發雒陽款之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
關北宮鉅注門三馬皆死

東漢

始光武癸未王莽伏誅乙酉即帝位中興漢室終
帝已亥十二帝共一百九十五年為奄人曹騰之家
養子嵩之孫操之子丕篡之

光武帝

姓劉 名秀 景帝六世孫 長沙定王發之後始
生赤光照室交秀九岐故名秀 每自名仕宦當作
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朱枯稱有日角之相此
天命也 起自民間舉兵同劉玄誅王莽明諱維新
中興漢室而即帝位 承西漢之火德王 都洛陽
在位三十三年 壽六十二 改元者二

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

建武元年 方望以前定安公嬰稱帝於臨涇劉玄遣
兵擊之 公孫述稱成帝于蜀 匈奴立盧芳為漢
帝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散衣
滿汗見衆拜恐畏欲啼 梁王劉永稱帝 赤眉入
長安更始單騎出走至渭濱降為淮陽王為赤眉所
殺 時光武為蕭王平定河北至中山儒生彊華自
關中奉赤伏符來謁王 乃即皇帝於鄴南其符識
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降火
為主 正月朔日蝕
建武二年 封諸功臣侯 宋弘為桓譚為議郎
給事中帝令譚弘弘乃免冠謝曰臣所
以薦桓譚者能以忠正專主而令朝廷耽悅鄭榮

臣之罪也帝乃改元 起高廟於洛陽 真定

王楊造識記曰帝九之後 起高廟於洛陽 真定
衆伏誅帝憐楊謀未發而誅復封其子為真定王
封族父歙為泗水王叔父為廣陽王族兄祉為城
王 封兄續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淮陽王子三
人為列侯 立貴人郭氏為皇后 立子疆為皇太子
子 封泗水王子終為潁川王 以廷尉岑彭為征
南大將軍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
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詔宗室列
侯為王莽所絕者皆復其國 赤眉至陽城番須中
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帝王諸陵
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其呂后之屍尚
存無毀賊衆爭淫之爰其積惡之深故受殃於死後

宣非譴乎 彭寵反於漁陽僭號稱王 正月朔日

建武三年 馮異大破赤眉 盆子將百萬衆降得傳
國璽綬封盆子為趙王即中 睢陽人斬劉永以降
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 立四親廟於雒陽 帝
如春陵祠園寢 涿郡張豐反彭寵稱王李憲稱帝
野穀孫生麻菽尤甚被於山阜人收其利以應漢
業復興之兆 五月晦日蝕
建武四年 遣鄧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孫述
以為大司馬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 盛陳陛
衛以延援入援歸謂囂曰子陽并底蛙耳而妄自尊
大不如尊意東方寬便援奉書洛陽見帝乃謂帝恢
廓大度同符高祖真帝王也 吳漢王梁擊破五校

紀建武十一年 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發荆

州兵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千艘直衝淅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 先零羌反

馬援擊破之 帝自將伐蜀

紀建武十二年 吳漢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與公孫述

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述兵敗被刺死其將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 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黃龍見東河 甘露降 正月己未小流星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

六月戊寅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 七月丁丑月犯昴頭兩星 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九

月甲午火犯輿鬼 十月丁卯大星流有光發泉井

西行有聲隆

紀建武十三年 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 却千里馬

刀之獻 盧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欲脇芳求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 封宗室及絕國為侯者一百三十七人 匈奴寇河東 帝欲保全功臣不令用事功臣皆上印綬以列侯就第以祿歸養

皆得始終保全 二月乙卯火犯輿鬼西北黃帝

紀建十四年 梁統論刑輕請更定律不報 莎車鄯

善遣使奉獻請置都護不許 南海進珊瑚婦人樹

植于殿前

紀建武十五年 匈奴寇鈔日盛州郡不能禁遣吳漢等擊之徙邊郡吏民入關以避寇 追謚兄續為齊武

公官其二子 大司徒韓歆以直諫免歸田里有殺

帝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正月丁未有星孛于昴長三丈稍西北行入營室犯南宮三月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

紀建武十六年 郡國群盜並起遣使招降之 虜降

立為代王 馬援奏宜如舊鑄五銖錢 三月晦日

紀建武十七年 廢郭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馬援為

伏波將軍討交趾擊破之立銅柱以為界 幸章陵置酒作樂賞賜宗室諸母有治天下欲以承道行之言 二月晦日蝕 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

太微到執法星東已西南出端門 洛陽暴風壞民廬舍禾稼壓死人衆

紀建武十八年 蜀郡守將史歆反遣吳漢等討平之謀

史歆 罷州牧置刺史 帝如河東祠后土 盧芳

復反奔匈奴 五月旱 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

紀建武十九年 太子驪以母郭后見廢謂疑位不可久

居而錚封東海王上書還東海以避嫌疑立東海王

陽為皇太子 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 馬援緣海

進兵斬微側徵貳嶠南悉平遂與越人申明舊制以

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雒陽令董宣

因格殺湖陽公主蒼頭直言帝失帝令拜公主宣強

項不伏賜錢三十萬由是威震京師 閏七月戊申

火逆從氏到尾

紀建武二十年 吳漢病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

無所知識惟陛下慎無赦而已 匈奴寇上黨扶風

馬援自請擊之援謂願死於邊以馬革裹屍還葬後

五年卒應其口 韓國人率無賴為中國內附 郭

況為大鴻臚賞賜豐盛京師號况家金穴

建武二十一年 莎車諸國皆遣子入侍悉遣還之

七月辛酉月入畢 十月有客星熒二尺許西南行

至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在興鬼東北六尺方滅凡一

百一十三日

建武二十二年 帝如長安祠高廟上陵 匈奴中連

年旱蝗亦地千里人畜餓疫死耗太半畏漢棄其故

乃求和親許之 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以絕窺伺

中國之虛實圖費中國之錢糧 五月晦日蝕 九

月地震 青州蝗

建武二十三年 高麗率種人詣樂浪為中國內附

武陵蠻反遣將軍劉尚擊之蠻乘險邀之尚一軍

悉沒 以王况為大司徒 以張純為大司空 曠

侯朱祐卒 三月癸未月蝕

建武二十四年 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

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未為藩蔽打禦北虜 武

陵蠻寇臨沅遣李嵩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慰

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振鐃

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蠻蠻我是翁遂遣援率馬武

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 匈奴南單于遣使入

貢 正月戊子雷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 六月沛

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

建武二十五年 馬援卒子軍因梁誣陷收其新息

侯印綬乃以馬革為囊 不亮而還 鮮卑大都護偏

何遣使入貢願擊匈奴 遼東徵人寇邊太守

祭彤招降之 三月晦日蝕

建武二十六年 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

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製 單于遣

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金帛甲兵什器

建武二十七年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不許

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

建武二十八年 遣諸王就國 徙魯王興為北海王

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疆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

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棨頭設鍾虡之樂 太后郭氏

薨 北匈奴乞和親許之 郡國八十蝗

建武二十九年 二月朔日蝕 四月武威酒泉清河

京兆魏郡弘農蝗

建武三十年 車駕東巡却封禪之請 於仇音率種

人慕義來朝封為王 徙左翊王烏為中山王 其

年有水星孛于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

尺為彗東北行至紫宮西垣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

三十一日 夏大水

建武三十一年 五月大水 晦日蝕 郡國大蝗以

應兵旅頻出之兆 七月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

中出尸星南半度 十月己亥軒轅大星熒惑為凶

衰

建武元元年 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

右配食地祇 以呂太后幾危劉氏廷呂太后廟于

園 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帝圖識於天下乃斥桓譚

帝東巡封泰山禪梁甫 抑祥瑞 甘露降 京

師禮泉出飲之者病皆愈惟賒藥者不廖郡國
三縣十一月晦日蝕是月甲辰月中星西徙
出入

中元二年 正月立北郊祠后土 二月帝崩南宮
原陵 太子即帝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 燒營堯
反遣兵擊之敗沒獲遺馬武等討之 八月丁巳大
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 十月戊子大流星從
西南東北行聲如雷

明帝

名莊 光武太子 知壘田之弊謚之曰明 取胡
神像入中國辟邪門而禍天下後世自帝始也 在
位十八年 壽四十八 改元者一 永平十八

永平元年 帝幸公卿朝于原陵拜神坐占其壽穀價
及民所疾苦是後歲以為常 東海王疆病遣使者
太醫乘驛視疾終不絕乃卒 東平王蒼以爲中
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
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
之 劾武王之周周公弟東平王蒼入輔國政 四
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接西南行光照地 六
月己亥挂陽見大飛來京邑燒城邑鳩鵲等寺 閏
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兩光芒相反 十一
月辛未土逆行乘東井北軒轅第二星
永平二年 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
服冠冕玉佩登靈臺望雲物 臨辟雍行大射禮
養三光五更 以中山王馬都太尉少子太后尤愛

之故獨留京師是如諸王俱就國賜以虎黃
騎恩寵尤厚 帝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
式其墓 迎氣五郊 十二月戊辰月蝕

永平三年 立貴人馬氏為皇后 子坦為皇太子
封皇子建為千乘王美為廣平王 圖功臣於雲臺
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其列 帝大起北宮時天旱
鍾離意諫曰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康宜
且罷止以應天心詔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 帝
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常以事怒即藥崧以杖
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即出崧乃曰天子
穆、諸侯皇、未聞天子自起撞即帝乃赦之 是
歲京師及郡國七處大水大起北宮窮困民力所致
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

三十五日去 八月晦日蝕是年北匈奴寇五原
醉永平四年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授驃騎將軍印
綬總天下軍政重事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
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
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國
而不听上將軍印綬帝如河內東平王諫乃止 于
真攻莎車王賢殺之 酒泉大蝗從塞外入 八月
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
永平五年 帝如鄴 北匈奴寇五原雲中南單于擊
却之 安豐侯竇融卒
永平六年 廬江郡王雒山出寶鼎獻之帝曰祥瑞之
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隆何以致茲
永平七年 皇太后陰氏崩 北匈奴殺寇遠遣使求

今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國大水者十
四 流星大如椀從織女西小光照地 三月
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太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
十五日

北永平八年 詔聽有罪亡命者令贖各有差 帝夢神
人如金人傳奕曰金屬西方乃西方之神也昔征休
屠得國人祀天金人乃西方之土神得非是乎乃遣
使取其像而觀之其胡名曰佛既至帝以佛為六卿
之爵立其廟曰寺因曰馬馱其金人像至就名曰白
馬寺止許胡人奉之中國人不許奉胡教南宮靖一
作史斷曰明帝開億萬世釋氏之禍於中國自此始
禁中國人不許詣白馬寺燒香止許胡人奉之
此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冠鈔不息 秋郡國十四火

水誠者曰水者胡之姓也水漲則胡興其胡神既入
中國帝之世不紀而更代 六月長星出柳張三十
七度犯軒轅刺天紅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
日去 十月晦日蝕以應西胡浮屠入中國陰沴侵
陽所致 十二月戊子客星出東方

北永平九年 廣陵王荆謂相士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
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士詰更告之荆
惧自繫獄帝加恩不考荆又使巫祭祀祝詛樊儵等
奏請罪之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卿等敢尔
耶儵對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
秋之義君親無將而必誅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
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
而已帝歎息善之 崇尚儒學匈奴亦遣子弟入學

是年豐稔 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聲連
星至房南城見五十日

北永平十年 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
自奏填虎和之以娛嘉賓 廣陵思王荆懼諂自殺
帝不忍以謫法追悔前過曰思 陵陽侯丁綰卒子
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威不報既葬乃挂衰
經於塚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
曰昔伯夷吳札世權行故得由其志耳春秋之義
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
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七月甲寅月犯歲
星

北永平十一年 東平王蒼與諸王來朝月餘還國帝送
歸宮懷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

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臥而吟瞻望永懷實勞
我心誦及承教以增嘆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
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
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
之 獲白雉 麒麟出 醴泉出 嘉禾生 渫湖
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 六月壬辰火犯土星

北永平十二年 表字國王柳親率其民三萬餘戶內附
以其地置襄寧南二縣

北永平十三年 胡僧竺法蘭等言奉佛可以免死後之
罪不墮地獄可以救生前之難不遭刑辟兵刃不能
傷損水火不能沉溺禍患不能侵其中國無智者皆
歸信之楚王英首奉其教助喪門之禍為贖過延
門圖識為佛記於是六起焚獄死徙刑殺者萬有餘

家王亦賜丹陽自殺率之反首遇其禍而佛亦不能救悲夫南宮靖一曰謂帝開德萬世釋氏之禍者此也汴河走於他處成河分派復其舊迹閏七月丁亥火犯與鬼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是月晦日蝕

梓永平十四年楚王英以佛事廢徙丹陽薨以諸侯禮葬帝下令佛乃西域之胡神教乃夷狄之外教中國人敢有髮髮事胡更夏為夷者斬併其首領父母之家遷徙海嶠初作壽陵制裁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正月戊子客星出昂六十七日在軒轅右角稍城

永平十五年上東巡畊于下邳至魯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大梁封皇

子恭等六人為王蝗起泰山行充豫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

永平十六年班超立功西域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匈奴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熟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轉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比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四月癸未太白犯畢

五月晦日蝕
永平十七年白狼等國入貢遣寶固等擊車師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之居如平生懽懽悲不能寐明旦率百官上陵

其日甘露降於陵樹神雀五色翔集京師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群集朝堂奉觴上壽

永平十八年詔寶固等罷兵還京師比單于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以毒藥付矢匈奴中矢者其瘡皆沸虜大驚謂其有神遇天暴風雨恭等隨雨而擊之匈奴大敗胡中相語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胡復圍恭於疏勒城絕其水道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將士皆飲馬溺以救其渴恭親自穿井負土有頃水泉奔出流於城外虜為之有神明助之遂復退六月有彗星出于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太微八月帝崩於東宮前殿葬顯節陵太子即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十一月晦日蝕是年大旱匈奴寇邊

章帝

名炆明帝子以太子即帝位禁苛切崇寬厚理冤獄除禁錮交愛諸親稱為長者

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二廟號肅宗改元者三建初元元和三章和二
初建初元年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帝嘉納之賜以黃金三百斤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楊終等請罷邊兵哀牢王反郡兵擊斬之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災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從者骨肉離

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

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正月地震 壬申白虹貫日 丁巳太白在鬼西一尺 二月甲申金入斗

魁 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 十二月比宮火燒壽安殿

延及右掖門 異鳥翔於殿庭怪草生於丹陛

初二年 馬廖勸成德政 第五倫請上寬政 帝納寶勲女為貴人有寵 上欲封諸舅為侯太后不

許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上不聽 詔齊國省水紬方空穀 燒當羌反遣將軍馬防等擊之 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初三年 春宗祀明堂 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有司奏遣諸王歸國上性篤愛不忍與諸弟乖離不許

皆留京師

初四年 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作白虎通

立皇子慶為太子 有司奏請封諸舅上從之太后聞之不許故馬廖等乃受爵辭位以特進就第

皇太后馬氏崩

初五年 詔舉直言極諫 班超欲遂平西域 是

年燒當羌大舉寇邊 二月朔日蝕 七月甲寅夜

白虹出 戊辰木火俱在參 戊寅木水在東井

八月黃龍見於泉陵

初六年 以廉范為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

火災范制其制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其德

六月晦日蝕 是年西羌寇邊攻陷州郡 丁酉夜

有流星起新豐大如拳懸文昌餘氣正北向西如文

昌久乃滅

初七年 正月沛王輔等來朝帝以諸王將入朝遣

謁者賜貂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持節郊迎帝親

自循行郊第豫設帷床錢帛器物無不充備既至詔

沛王濟南王東平王中山王贊拜不稱名謂四王帝

諸叔父也故異其禮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每入宮輒

以輦迎至省閣乃下上為之興席設容皇后親拜於

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三月歸國詔留東平王蒼於

京師八月東平王蒼歸國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

以遠近為親踈然數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

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悲

慙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別復賜象輿

服御珍寶與馬錢布以億萬計比之景帝忌刻寡恩

嫌疑骨肉委任異姓而開賊莽篡弑之階又不可同

日而語矣 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

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幸槐里岐山得銅器形似

酒樽獻之 獲白鹿 四月丙寅日加昂西面有抱

頭更成暈有白虹貫日

初八年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東平王蒼薨

遣大鴻臚持節監喪令四姓小侯諸王宗室悉詣國

會葬 大鴻臚傷稼 會葬 大鴻臚傷稼 帝南巡

配元和二年 帝東巡至壽桐孔子於闕里 戒俗吏矯

飾者 行四方曆 賜民胎養授者為令 老子授

于吉一百八十戒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

曰思其人至其鄉其鄉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

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 詔定律令

毋以十一月十二月葬因 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

挑起紫宮東藩西北行長五丈稍滅 四月丙辰有

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至少微西滅有頃

聲如雷 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鷄子起太微西東南

行四丈所滅 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挑起天津西

行六丈所滅 大尉鄭弘救陳外戚竇憲權勢太盛收其印綬

元和三年 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厚給之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帝北巡耕于懷 鳳凰集肥城 六月丙午雷雨火

燒北宮朱爵西闕 刻章和元年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鮮卑擊北

匈奴斬優留單于 八月晦日蝕 鮮卑擊北

戎章和二年 濟南王康中山王烏來朝上篤於親、故

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遺就國賞賜過度

倉帝為虛 正月帝崩章德殿 葬敬陵 太子即

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 母后臨朝 京師旱

和帝

名肇 章帝子 十歲即位 帝為宣 中之安天性廢 賊奪國柄而拂亡

漢之階東漢之亡實基於此 在位十七年 改元

者二 永元十六 元興一 永元元年 竇氏兄弟驕縱用事 鄧訓掩擊迷唐大

破之諸羌來降 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嵩然山

刻石勒功而還 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有

光色黃白 二月流星起天樞東北行三丈所滅色

青 三月丙辰流星起天津 壬戌有流星起天將

軍東北行 七月會稽山崩 是年大水

永元二年 竇憲遣兵復取伊吾地車師遣子入侍

月氏遣使奉獻 匈奴款塞來朝竇憲遣使迎之復

遣兵襲擊破之 封齊武王孫無忌為齊王威為北

海王 二月晦日蝕 丁酉有流星大如挑起紫宮

東藩西北行長五丈稍滅 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

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至少微西滅有頃聲如雷

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鷄彈起太微西東據行四丈所

滅 九月金紀軒轅 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挑起

天津西行六丈所滅 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

起紫宮西行到胃滅 永元三年 正月帝冠 竇憲以北匈奴微弱遂滅之

威名益盛 帝如長安 龜茲姑墨溫宿諸國來降

上聞異人張道陵微為太傅封異侯三詔不至

謂使者曰為我謝天子人生百年光陰瞬息父母妻

子恩愛隆尊豈能長保我九天之上全關帝君將召

吾為臣矣陛下將何用我惟清淨寡慾天下治

以臣為不就 九月丁卯有流星天如鷄子起紫宮

西南至北斗柄間滅

壬元四年 竇氏父子兄弟滿朝建國時思兄弟
推帝以上下朝臣莫不謂之乃以本故不
迫令自殺 以宦者鄭衆為六長秋金堅用排自此
始 六月朔日蝕 丙申郡國十二處地震 旱蝗
以應中侍鄭衆用事之咎
癸元五年 北單于叛遣兵追之 鮮卑徙趣北句
奴地 梁王暢有罪有司奏請徵詣詔獄帝不許但
削二縣 正月甲戌月衆歲星 四月癸巳太白
惑辰星俱在東井 六月郡國三兩雷大如鷄彈
隴西地震 七月壬午歲星犯軒轅大星 九月金
在南斗魁中 火犯房北第一星 以應帝用酷吏
周紆為司隸校尉刑誅深刻致
神元六年 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胡王廣
月己丑有流星大如梳起參比西至胃稍有光
和元七年 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城色
青黃有光 二月癸酉金火在參 戊寅金火在東
井 四月朔日蝕 七月戊陽地裂 八月甲寅火
土金在軒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十一月甲戌金
火在心 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宮滅
丙辰火金水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在心
炳元八年 李貴人陰氏為皇后 五月河內陳留
南宮宣室災 九月辛丑夜有流星大如拳起要
劉尚討破之 竇太后崩追尊母梁貴人為太后封
梁諫三子為侯梁氏始威 三月庚辰隴西地震
六月旱蝗

成元十年 迷唐詣關黃 五月大水 十月雨水
漢雨傷稼皆外 漢書 漢書 漢書
元元十一年 遣使循行唐境 召見諸儒魯不貢
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其說特賜衣冠 正月丙午
流星大如瓜起西南行稍有光白色
神元十二年 西羌迷唐反叛 神歸山崩 大水傷
稼 七月朔日蝕 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
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十日應夷狄侵中國之兆
神元十三年 帝幸東觀 迷唐寇金城郡兵擊破之
詔遣郡舉孝廉 巫蠻反寇南郡 秋雨水
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開火 十一月乙丑軒轅大星
間有小客星色青黃 十二月癸巳月犯軒轅大星
神元十四年 荊州兵討巫蠻大破降之 陰后奸忌
惠懷有言石拔巫蠻道者后坐廢以憂死 班超久
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 立貴人鄭氏為皇后
封宦者鄭衆為鄉侯宦者封侯自此始 夏大
水 十一月有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道
稍赤黃光色須臾西北有聲如雷
神元十五年 禁止閭閻不許貢獻龍眼荔枝椰子等
果此亡國之君所欲 四月晦日蝕 夏雨水 六
月漢中固南城門失
神元十六年 北匈奴請和親帝以舊禮不備未許而
厚加賞賜不答其使 四月戊午客星出紫宮西行
至昴五月乃滅 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 十
月辛亥流星起句陳北行長三丈有光色黃
元興元年 北匈奴重遣使請和 二月有流

起角亢五支所 三月右扶風雍地 閏七月辛
亥金水在正 十二月帝崩 葬德陵 葬煥陵
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群臣
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
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為皇太子即位 尊皇
后曰為皇太后太后臨朝

煬帝

名隆 和帝少子 始生百日無足稱者 在位一

年 改元者一 延平一

加殊禮 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戰沒 咸用度遣

宮人 詔實穀傷害除其田租 樊準請興學校

五月河東垣山崩 雨水 六月日暈上有半暈

中外有缺背二耳 八月帝崩崇德前殿 葬康陵

太后迎清河王子祐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隕石

安帝

名祐 章帝孫 以昏懦之姿而臨大位雖在位十

九年其國政皆為宦官江京李閹賊奪國柄不能自

立 政歸皇后 今出房惟 奴奪君柄 計金授

官 在位十九年 壽三十二 改元者五 延光四

永初元 封鄧騭兄弟皆為列侯 鄧騭不受 罷

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屯田 諸叛叛詔鄧騭

及校尉任尚將兵屯邊陽以避羌 以安其寇盜罷
免三公之爵 正月戊子有星彗見 三月晦日餘
仲長統昌言災異數至皆由女戚宦者所致 大風
雨雹 淫雨傷稼 河東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
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後百
五十人 郡國十八處地震

永初二年 鄧騭任尚擊敗諸羌 以公田賦與貧民

遣使廣貸糶充流民 滇零羌僭天子冠鈔三輔校

尉梁懂破之 四月河南漢陽河陽城中失火燒五

千餘人 夏旱 大水大風雨雹 七月太白入北

斗 十一月郡國十二處地震

永初三年 正月帝冠 令吏民入錢穀得拜官賜爵

有差 烏桓鮮卑南匈奴合兵寇五原 海賊張伯

路寇濱海九郡 詔發遣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遠疾

侯子之半 庚戌月犯心後星 己亥太白入斗中

月犯心後星 京師大饑民相食 京師及郡國四

十一處雨水并涼二州太饑人相食 六月癸酉太

白入輿鬼 甲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丈

十二月有星孛于天苑 辛酉郡國九處地震

永初四年 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 三月戊子杜陵

園災 癸巳郡國四處地震九月又震 夏蝗 七

月大水淫雨傷禾

永初五年 遣御史中丞王宗青州刺史法雄擊張伯

路於海島破斬之 漢陽人杜季貢寇陷上邽 正

月朔日鉞羌人寇夷狄侵中國之北 丙戌郡國

十處地震 雨水 夏旱 六月辛丑太白晝見

壬午初六年 禁止薦貢新物二十三種 詔封建武功臣 漢靈帝死子惠帝以柱李實為將軍 河東地水皆赤如血占曰水化為血者好任殘賊後致不吉害及親戚水當為血 地震 山崩六十三處 蝗早 時政出房帷刑人用事濁亂朝政所致 癸未初七年 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正月地震 京都大風拔樹 二月丙午地震 四月晦日蝕 夏蝗 冬雷 元初元年 羌豪號多掠漢中斷隴道校尉侯霸與賊 秘之遂降 三月癸酉焚賊入興鬼 五月晦日蝕 夏郡國蝗 十月朔日蝕 元初二年 零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任尚討平之 殺其妻子 立貴人閭氏為皇后 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鳩殺之氏 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震 郡國旱蝗 九月辛酉焚賊入興鬼 是月晦日蝕 十一月甲子客星見西方已亥在虛危南至 胃昂 十二月庚申地震 京都大風拔樹 穎州襄城水皆化為血 元初三年 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遣任遠督州郡兵討之 二月地震 三月焚賊入興鬼中 是月晦日蝕 四月地震 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 七月甲寅歲星入興鬼 十一月癸卯地震 旱 元初四年 任尚遣羌校杜季貢 任尚殺昌零擊先零諸羌遂降 正月丙戌歲星留與鬼中 太白晝見 二月壬戌歲星入興鬼中 三月朔日蝕 四月壬戌太白入興鬼中 萬以上 三月朔日蝕 四月壬戌太白入興鬼中

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 六月丙申焚賊入興鬼 中戌戌犯興鬼大星 七月地震 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 冬雷 元初五年 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陽侯任尚與遵爭功檻車徵尚棄市 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錢星 五月庚午辰星犯興鬼質星 丙戌太白犯錢星 八月朔日蝕 十一月地震 元初六年 太后徵和帝弟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子男 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 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 鮮卑寇馬城塞 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 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 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嘉瑞乎祗乃止 二月地震 四月癸丑太 白入興鬼中 六月丙戌焚賊在興鬼中 丁卯鎮星在興鬼中 辛未太白犯左執法自永初五年 永寧七年中太白晝見經天再入興鬼一守畢再犯 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焚惑五入興鬼鎮星犯東井 鉞星一入興鬼歲星辰星再入興鬼凡五星入興鬼 中 十二月朔日蝕既 冬雷 大風雨雹 順永寧元年 立皇子保為皇太子 諸羌入寇校尉馬賢討破之 遼西鮮卑降 以宦者江京李潤為列侯 侯動內外競為侈虐是為人妖 七月朔日蝕 大水地震 郡國三十三處淫雨傷稼 冬雷 辟建光元年 詔舉有節之士 尊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帝皇妣曰孝德后 穎川杜根嘗上書言帝年長宜親政事太后怒令

盛以繼業於殿上撲殺之既而載出城外得魁高

句麗復與鮮卑入寇遼東蔡諷追擊於新昌戰獲

皇太后鄧氏崩封鄧氏為上蔡侯徙封羅侯遣諸國

自殺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石能取悅當世

故為帝所寵十一月地震冬雷

延光元年帝始親政事鄧氏五侯皆廢為庶人

閻皇后兄弟並為卿校以典禁兵遣宦者及乳母

王聖女伯榮詣甘陵威動郡縣七月癸卯地震

八月戊子楊陵園寢殿災雨雹大者如斗淫雨

海水溢九月戊申地震

延光二年時宦豎恣橫天子受制弗能治犄牛夷

反益州刺史張喬擊破之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

聘漢士周燮馮良相疾不至八月己亥熒惑出

太微端門十二月京師及郡國地震者三丹陽

山崩四十七處郡國五大水

延光三年班勇擊走匈奴西域復通鳳凰二次集

於新豐又有五色大鳥集於濟南臺史氏曰鳳凰非

名保安帝子以濟陰王入繼大統宦官程璜

等賊奪國柄漢世益衰在位十九年壽三十

改元者五永建六陽嘉四永和六漢安二

建康一

順帝

名保安帝子以濟陰王入繼大統宦官程璜

等賊奪國柄漢世益衰在位十九年壽三十

改元者五永建六陽嘉四永和六漢安二

建康一

順帝

名保安帝子以濟陰王入繼大統宦官程璜

等賊奪國柄漢世益衰在位十九年壽三十

改元者五永建六陽嘉四永和六漢安二

建康一

順帝

名保安帝子以濟陰王入繼大統宦官程璜

等賊奪國柄漢世益衰在位十九年壽三十

北鄉侯

名懿章帝孫未及一歲宦者所立即帝位十月

北鄉侯疾篤中黃門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

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北鄉薨

程與十八人截衣為誓共斬江京復迎濟陰王立之

是為順帝誅閹豎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皆為列

侯徙北鄉侯以王程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

牢矣日有大鳥高丈餘集東長前郡以狀上帝感震

忠直詔賜二子為郎三月朔日蝕六月壬辰太

白出太微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九月甲

子太白入斗口中十月丙午蜀郡越嵩山崩十

一月地震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冬雷太

白入與鬼中

順帝

名保安帝子以濟陰王入繼大統宦官程璜

弄權勢操弄威柄帝雖感懼其廢亦不能治
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聽李鄴之諫朝皇太后關氏
於東宮未幾太后崩
明永建二年 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聘龐士英為
稱疾不屈強與入殿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
得失拜五官中郎將 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
鮮卑寇遼東郡兵擊破之 正月戊午白虹貫日又
丁酉日有白虹貫交暈中 丁巳月犯心 二月癸
未太白晝見 三月旱 七月朔日蝕 九月戊寅
有白氣廣三尺長十丈餘從北師門南至斗
明永建三年 鮮卑寇漁陽 正月丙子地震 山崩
一月己未月犯心後星 七月丁酉茂林園寢殿灾
明永建四年 帝冠 桂陽太守文磐速獻大珠帝謂其
求幸媚斥之以還 雨水
明永建五年 定遠侯班始尚帝姑陰城公主 驕淫無
度始積忿殺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夏癸感守公
邵國十二蝗 旱
明永建六年 翟酺請修學校誘進後學 復置伊吾司
馬開屯田 正月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 二
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青色白西南指營室
及墳墓星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西
北歷昂畢甲辰在東井遂歷與鬼柳七星張光炎及
三台至軒轅中滅 四月癸感入太微中犯左右執
法西北方六寸許 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
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
中 明永建元年 立南人梁氏為皇后 揚州妖賊章河等

作亂殺長史 立孝廉限年課法 白虹貫日
閏十二月茶陵百六歲灾 閏月戊子客星氣白
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蜀
明陽嘉二年 詔郎顗問以灾異顗以政失其道寒陰反
節為對拜為郎中不說 李固上言官堅專橫宜當
罷退權勢帝恨宦豎之勢弗能治 封乳母宋娥為
山陽君 鮮卑寇馬城 正月陰暗連日久陰不雨
六月地圻八十五丈 京師地震
明陽嘉三年 五月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帝自露坐德
陽殿東廂請雨 鍾羗寇隴西校尉馬續擊破之
京師地震
明陽嘉四年 准奄尹以養子襲爵張綱上書言以無功
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 烏桓
以梁商為大將軍 閏八月朔日蝕外戚
用事之階所致 十二月甲寅京師地震二
其年旱
明永初元年 王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衆宦官
譖害龔下獄 象林蠻夷反 武陵蠻以增租賦反
十月丁未承福殿灾 偃師蝗
明永初二年 帝如長安假處土法真不出 四月庚申
京師地震二 八月庚子癸感犯南斗
明永初三年 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招
降蠻寇嶺外悉平 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
中違龔不疑與交宦官忌其寵欲害之宦官
遂政揚定等連謀共譖商及曹騰孟貴欲殺諸子
謀議廢立欲害之帝曰梁商父子我親曹騰孟貴

我所愛必無此事乃尔等共妬害之耳達等知其言不行乃矯詔縛貴於省中帝聞大怒急取諸官擇之收達等下獄是時聞堅競貴恩勢賄賂貴官獨宦堅良賀一人清儉純厚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莽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人未嘗交於士類豈敢貴恩恃勢帝悅之 二月乙亥京都至麗西等處地震地郭房屋崩裂壓殺人衆 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黃赤有聲隱隱如雷 辛巳戊子太白在英惑西南光芒相犯 八月甲寅辰星入殛鬼 已酉炎惑入太微 乙卯太白晝見 肥永和四年 關堅張遠伏誅連逮者衆梁冀上言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帝乃止 旱 三月乙亥京師地震二 五月晦日蝕外戚梁冀專政用事挾制天子所致 七月癸亥入南斗犯第三星 肥永和五年 燒當羌那離等復反馬賢等斬之獲虜首千二百餘級 匈奴烏桓諸羌胡寇邊遣將軍馬續張耽等擊降之 二月戊申京師地震 是月晦日蝕 肥永和六年 武都太守趙冲擊破擊唐羌 諸羌復寇武威比地 正月己卯日暈兩耳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 有星孛于營室 九月晦日蝕 壬漢安元年 老子降於蜀授張道陵正一盟威秘籙遣八使分行州郡張綱以為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還効奏大將軍梁冀專橫 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為火所燒 以漢安二年 以趙冲為護羌校尉擊燒當羌破之 中

帝 名炳 順帝子 諱辟 宦豎 台衡與政 在位二年 壽三歲 改元者一 永嘉 配求嘉元年 帝崩 太后欲掩其喪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掩匿乎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發喪徵清河王蒜渤海王之子續皆至京師李固請梁冀曰立年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續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閭之利幼弱莫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續入繼大統即帝位王蒜罷歸國 藥陳陵 九江都尉滕撫擊斬馬勉 歷陽盜華孟稱帝 滕撫擊斬之東南悉平 洛陽地陷有蒼白鶴出 中 建康元年 立皇子炳為皇太子 八月帝崩 葬憲陵 太子即帝位方二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臨朝 群盜發憲陵 日南蠻夷反攻燒縣邑交趾刺史九江夏方招誘降之 九江盜賊徐鳳馬勉攻燒城邑鳳稱無上將軍勉稱皇帝帝築營於當塗山中 九月丙午地震

桓帝

名續 章帝曾孫 幼冲嗣位無足掛者 在位一

年 壽九歲 改元者一 本初一

初元年 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滿試

拜官有差 帝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

懼乃令尚食置毒於餅中而進之帝苦煩熱極謂李

固曰食餅中毒肚腹煩熱求水飲之冀在傍不許語

未絕而崩 李固等謂梁冀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

訪公卿廣求群議今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以天下與

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萬事

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

等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為寡尊親宜立為

嗣宜者曹騰常謂蒜不為禮而此惡之騰謂冀曰清

河王蒜嚴明聖哲若之公等不能久處富貴與禍不

久莫若立幼富貴可長保也乃迎蠡吾侯志入繼大

統即帝位 太后猶臨朝 葬靜陵 三月癸丑葬

憲入與鬼 四月辛巳太白入與鬼 五月庚戌太

白犯熒惑

名志 章帝曾孫 曹騰等欲久專國政慎立英明

之主乃擇昏懦帝以蠡吾侯入繼大統 天性昏亂

諸梁秉政 政遷五倖國柄皆歸於宦官帝拱默

虛位而已 刑 獄 讞 圖 害 於 賢 良 毒 流 天 下

漢業至此已亡而未滅 在位二十一年 壽三十

六 改元者七 建和三 和平一 元嘉二

永興二 永壽三 延禧九 永康一

建和元年 立梁氏為皇后 清河王蒜被曹騰等

殺之 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

等皆為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中賢之禮

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祿

裂勞臣之士其為乖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宜伊傷

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二月

朔日蝕 黃龍見譙郡 四月庚寅京都地震 八

月壬寅熒惑犯與鬼質星 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

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 九月丁卯

京都又地震

建和二年 帝冠 白馬羗冠履潔 是歲閭豎曹騰

以夏庚氏子為養子名曹嵩、生子操冒姓曹氏後

漢之亡實基於此 二月辛卯熒惑犯與鬼 京師

大水 北宮災帝徙居南宮 嘉禾生大司農帑藏

江河淮皆大水泛溢漂溺民居賊奸秉政陰盛之

兆

建和三年 朗陵侯相荀淑卒 淑賢良對策議刺

貴宰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有子八人並有名稱時

人謂之八龍 四月六郡國地震水湧出溢井壞屋

親人 是月晦日蝕其年烏桓鮮卑入寇 九月己

卯地震二 山崩 江北諸郡雨肉似羊肋或太如

玉時曹騰等用事之兆 京師大水

和平元年 太后梁氏崩 尊博園侯貴人曰孝崇后

封梁冀妻為榮城君 梓潼山崩

元嘉元年 尚書張陵劾梁冀罪詔以俸贖 五色大

元嘉元年

元嘉元年

元嘉元年

元嘉元年

元嘉元年

元嘉元年

元嘉元年

元嘉元年

元嘉元年

元嘉元年

元嘉元年

元嘉元年

元嘉元年

元嘉元年

鳥見濟陰已氏時以為鳳凰此時政治衰微梁冀秉政羽孽之應也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盡皆加梁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冀以禮薄不受北匈奴寇伊吾仕城大梁二郡饑民相食二月戊午太白晝見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京師早元嘉二年西域長史王敬殺于闐王建國人共攻敬殺之正月丙辰京師地震七月晦日蝕十月乙亥京師地震孝崇后廢氏崩濟陰郡黃龍見御史朱穆下郡按驗發墓剖棺陳屍出之帝聞大怒降穆為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曰今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列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雖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患疾謗譏頗興與譚仍作極其刑譚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勒再殺而被共錄之矣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分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持王爵口嚙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頰化為樂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攝恨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首繫趾代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幸焉池郡國三十二縣河水溢民饑流亡

神永興二年光祿勳金定堂下夜有青氣視之得金鈎缺各一鈎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

也商為臣徵為事益為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誅滅封列侯馬援等初為列侯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泰山琅邪盜賊群起二月癸卯京師地震夏蝗東海胸山崩九月朔日蝕是年匈奴入寇紀永壽元年老子降於蜀授張道陵北斗削死注生之法六天斬邪之文南匈奴左莫鞬耆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冀州饑人相食南陽大水巴郡益州郡山崩八月己巳焚燬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九月己酉晝有流星長二尺

神永壽二年蜀郡屬國夷反鮮卑檀石槐寇雲中泰山琅邪城公孫舉等聚眾至三萬人破壞郡縣遣中郎將段熲平之禁漢人有詣胡廟燒香者舉族流入西胡不返中七張道陵隱居陽平山一日亭午之際忽有道士數人皆金冠雲衣持絳節捧玉函而至道陵拜受乃以道授其子張衡與夫人雍氏同道士數人皆登雲臺峯須臾不見莫知所往但聞鸛鶴之聲於空中時人以為仙去七月河東地裂十二月京師地震河水溢

神永壽三年九真蠻長沙蠻反討破之楊秉奏曰案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閭司守夜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肆其恣慾宜急屏斥遂罷其官閏四月晦日蝕京師蝗十二月壬戌月蝕并其月延熹元年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龜以梁冀暴虐日甚上疏請誅之不省遂不食而死五月日蝕太史令陳授陳日蝕之變咎在梁冀以考授

死於獄中帝由是怒異京師惶
延熹二年 鮮卑寇鴈門 蜀郡夷寇番陵 皇后崩

氏崩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追廢梁后為貴人 出為盟謀誅異以兵圍其第收大將軍印綬妻皆自殺梁氏宗親皆棄市得王虎頭枕領下蒙帝辛共姐已之枕 封宦者單超為新豐侯徐璜為武原侯貝瑗為武陽侯左悺為上蔡侯唐衡為汝英侯皆同日封拜世謂之五侯又謂之五倖五人尤貪縱國政皆歸五人 李雲以言五侯事坐獄杜仲以雲直言獲罪願同雲死帝怒遂并下獄死時謂刑滯三獄 徵處士徐穉表闕章著李雲皆不至 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豎侯覽等為列侯 夏大水 山崩

延熹三年 宦豎單超卒葬以王具大作塋塚於是官豎四侯唐衡左悺貝瑗徐璜之徒濁亂轉盛毒流四方天下為之語曰左悺天貝瑗徐璜虎唐兩豎言其流毒過於天下也四人皆競起宅第奢華相尚兄弟姻戚皆為郡尹毒虐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於是盜賊出焉漢之亡兆於此 閹豎侯覽段珪其族家皆侵占民田於濟北界其家奴劫掠行旅賊殺無辜濟北王相滕延收捕斬數十人覽珪訴帝徵延下獄 又以宦豎左悺兄勝為河東太守其京兆尹趙岐耻與閹豎之兄同列即日棄官不仕乃以宦豎唐衡兄珪為京兆尹代之收岐家屬宗親盡殺之岐逃難四方匿姓名膏餅北海市中遇赦得出西羌寇張掖段熲破降之 長沙零陵蠻反 九

其後寇復反以夏方為交州刺史降之 泰山賊散 帝以皇甫規為太守討平之 西漢中山崩

延熹四年 諸羌復反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 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災 戊子丙署災 大疫 二月壬辰武庫災 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箕星 五月辛酉有客星至于心一度 丁卯原陵長壽門災 京師雨雹 六月京都扶風及涼州地震 岱山及博九來山並顛裂 京師旱 延熹五年 皇甫規討沈氏羌降之 以馮緄為車騎將軍討諸蠻降之 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災 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災 戊辰虎賁掖門災 五月康陵園寢災 乙亥京師地震 甲申中藏府丞祿署災 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閣災 太學門無故自壞

義指以為大學前疑所居其門自壞文德將表教化廢也 延熹六年 鮮卑寇遼東 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 尚書朱穆上疏言宦者恣橫其畧曰昔漢家中常侍皆泰選士人自建武以後悉用宦豎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朝廷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汎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可悉令禁革帝不納穆又曰自熹和以來太后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奄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 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地不起左右扶出之自此宦者數譖毀之穆為人剛直不忍見天下為宦官所敗憤悶而死

受楊喬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食死

辛亥康陵東署災 七月甲申平陵園竊災

卿延熹七年 桂陽艾縣賊反太守度尚擊平之 帝如

章陵 隕石于鄆 京師雨雹是時鄧皇后僭後

志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夏六月河內野

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八月庚申歲星犯軒

轅大星 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 丁卯晨星犯

太白 十二月乙丑癸惑犯軒轅第二星

延熹八年 遣中常侍左悺之若縣祠老子 以張讓

弔朔為野王縣令貪殘無道畏司隸校尉李膺威嚴

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

取朔付雒陽獄即殺之讓訴兇於帝 召膺詰以不

先請便加誅之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

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

連疾之罪誠自知罪責死不旋踵乞留臣五日赴珍

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頗謂讓曰此

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黃門常侍皆鞠窮

屏氣 宦豎侯覽等兄弟及養子散布州郡皆為刺

史殘暴貪婪金銀鉅萬楊秉奏曰宦者本在給使省

闔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富擬國家僕

妾盈室貪殘元惡自取禍滅不宜復見親近覽免官

惟兄稱皆自殺殘超瑯琊養子襲封者悉貶為卿族

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立

貴人竇氏為皇后 詔壞諸淫祀 桂陽賊攻零陵

度尚擊斬之 賊距擊西羌破之 初欽田畝稅錢

正月晦日蝕 千秋萬歲 安陵園寢寢

宮朔平署災 五月癸酉太白犯與鬼箕星 壬

午癸惑入太微右執法 六月歲氏地裂 京師地

震 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

延熹九年 李膺為司隸校尉膺忌宦豎專橫宦者家

使人上書告李膺等養大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誹

訕朝廷遂等下獄 成瑨劉瓚劾奏閭閻為中常侍

侯覽所誹帝微瑨瓚等下獄棄市 上親祠老子於

濯龍宮以文墨為瑨等金鉅器設華蓋之坐用郊

天之樂 上初受學於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

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

印局仲進言其小人不當用也 匈奴烏桓鮮卑寇

掠九州 正月朔日蝕 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

清 京師有大光轉行人相驚訝雒陽城局竹柝葉

有傷者占曰帝亂凶帝惡之 是月壬辰歲星入太

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 四月河清以應解濟亭侯

入繼大統之兆 豫州饑死者十四五 六月壬戌

太白行入與鬼 七月太白晝見經天 九月辛亥

癸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

和永康元年 東羌復反段熲擊破之 夫餘寇玄菟

李膺多以宦者親屬招供為同黨宦者俱以天時宜

赦而告帝 乃改元赦黨人二百餘人皆宦者親屬

各歸田里 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

微中百一日出端門太白犯心前星又犯與鬼箕星

熒惑入太微為賊臣太白犯心前星為兵喪 五月

晦日蝕 大水海溢 地震 雒陽高平求嘉禾上

黨去氏地各裂 月巴郡言黃龍見 十月壬戌

靈帝

南宮甯城門內屋自壞金漆木動也 十二月帝聞于德陽前殿 奔宣陵 遣使召御史河間劉珍等以國中宗室之賢者修補清寧侯宏、者河間王之王之曾孫也黃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持節奉迎解濟亭侯宏詣京師即帝位時年十二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臨朝 時五倖三載之禍毒流天下亡國之兆見於此也不待曹氏之篡天運已去非一日矣

名宏 章帝玄孫 以解濟亭侯入繼大統 開邸賣官 濁亂天下 奇儒之姿政出家奴呼之為父母恨之而不敢吐氣漢已亡而未滅矣 十二歲即

帝位 在位二十二年 壽三十四 改元者四

建寧四年 熹平六年 光和六年 中平六年

咸建寧元年 帝為宦者所制政非己出 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 為孝元皇后 考為孝仁皇 尊母董氏為慎國夫人 錄定策功封竇武為開喜侯 陳蕃為高陽侯 蕃不受 陳蕃謂竇武曰宦者曹節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柄濁亂四海今不誅之後必難圖遂固日蝕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伏誅武等數白太后誅節等反為節等所殺 鮮卑寇幽并 烏桓稱王 遷太后於南宮 五月晦日蝕 六月太白在西南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 十月晦日蝕 京師大水霖雨六十餘日 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

光高二丈餘乃有京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

配建寧二年 尊慎園貴人董氏為孝仁皇后以其子重為五官中郎將 宦者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禁

固忠良范滂等皆為所害 段熲大破東羌封熲為新豐侯 江夏蠻丹陽山越反郡兵討平之 有蛇

見於御座上揚賜謂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 十月晦日蝕以應黨微復起宦者曹節之兆

咸建寧三年 宦者張讓有小兒名監奴者管其家事

荷讓之勢威形烜赫專務聚斂人家之財物凡見人

或有好馬或有好物則曰何不送與大人 皆不敢違意即送之不與必身家破滅於是幹其資產億千

餘萬 二月晦日蝕 洛陽門外女子生子兩頭

咸建寧四年 帝冠 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朝太后於

南宮 鮮卑寇并州 二月癸卯地震 三月朔日

蝕以應宦者曹節王甫專政所制 黃河清 海水

噴溢 五月大水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 河東地

裂十二處各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

見底

熹平元年 帝謁原陵 宦者侯覽專權擅政有司奏

當夷滅其族覽懼遂自殺 竇太后崩宦者王甫專

節欲為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宜

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 皇叔渤海王宇先

因諶問被貶宦者王甫曰我今令爾復國爾當遣我

萬錢王許之甫未奏天子自先赦令復國王知非用

之意弗與其錢甫乃謂而自殺 會稽妖賊許生稱

帝 鮮卑寇并州 八月京師大水 霖雨七十餘

日青蛇見御座上 十月癸亥入南斗 東果海

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

鮮卑二年 鮮卑寇幽并二州 四月有星出文昌八

紫微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 六月地震

八月白氣如一匹練街北斗第四星 十二月晦日

饑 大疫 海水噴溢

鮮卑三年 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 鮮卑入北

地又寇并州 有局名右校別作中有兩擣樹皆高

四尺其一株宿夕暴長一丈餘大一圖作胡人狀

頭目髮鬚如月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

木生人狀時宜者用政濁亂天下帝以其勢力呼之

為父母封為列侯以謝之昏亂無道所致漢室將亡

之兆 河水溢

鮮卑四年 詔諸儒正五經文學刻石立于太學門東

後學取正焉 鮮卑寇幽州 五月延陵圍突 六

月突 郡國七大水

鮮卑五年 益州夷反 鮮卑寇幽州 帝所居殿後

祝樹皆六七尺圍自拔倒根在上占曰規是三公之

象貴也帝授位不以德進貪愚是墜清賢斯黜時段

穎阿附宦者以取相位劉劭陳耽揚賜等不阿附宦

者皆為所譖而死 黨禁益嚴 四月癸亥入太微

中守拜 沛國言黃龍見譙

鮮卑六年 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

皆除太子舍人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

四月大旱 七州蝗 十月朔日蝕 京師地震

咸和元年 天子問西邸賣官要錢以為私藏 皇后

宋氏無寵而姑為渤海王妃者王肅光謂渤海王

而死王肅恐后怨之因諸后狹左道詭誑帝信之策

收璽綬后至暴室以憂死父鄴及兄弟等皆被誅

合浦交趾烏潯蠻反 鮮卑寇酒泉 有蒼白衣

入德陽門曰我梁伯夏敬我上殿為天子守門者

之不復見 二月朔日蝕 辛未地震 四月地震

侍中寺雖鷄化為雄蔡邕曰頭者元首首君也以應

天下有二君乃宦者專天子之政也 六月有黑氣

墮帝所御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又青虹見王

堂後庭中蔡邕謂失譴宦者交橫之兆 八月有彗

星孛于天市 十月晦日蝕 南宮平城門內屋武

庫屋及外東垣屋無故自壞

紀光和二年 宦者王甫等姦虐弄權動內外父子兄

弟受官布滿天下所在貪虐殘酷殺人皆磔屍車上

夏月爛腐以繩連其骨周徧其郡五年之間凡殺萬

餘人受其財七千餘萬尚書楊球以日蝕奏請誅王

甫等磔其屍於夏城以塞天譴 其宦者呂疆忌群

宦者之職品卑人賤視之任掃除之役豈可妄受

茅土其疏畧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

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品卑人賤誅諸媚三

佞邪微寵有趙高之禍未被繫繫之誅陛下不悟

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

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陰陽乖刺稼穡荒蕪人用不康

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其群奄皆怒

曰我同類之人也反言我衆之過遂請而殺之將下

後乃曰大夫忠國家寧肯死於獄吏之手乎
自殺胡致望斯曰呂福中常侍之賢者請忠
歌寺人之詩暗鳴而死然則靈帝雖甚愛中常侍
受其回過者耳良由得策不移難以語上故也嗟夫
以漢高祖四百年全盛之業神器之重而使中人
下者為之主談為不亡得乎 司徒劉郃少府陳球
等諫誅宦堅不果皆被諸伏誅 中郎將張儉殺回
奴單于秋七月微下獄死 四月癸丑有流星犯軒
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

光緒三年 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作畢圭靈昆苑
江安蠻反 鮮卑寇幽并 莽梧桂陽賊攻零陵太
守楊璠擊破之 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齒衛士
禁邑封事曰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二月公府駐

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 七月彗星出三台下車
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 滎泉地震
十月歲星焚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五寸如連
珠占曰火木金三合為喪至中平六年宮車晏駕虛
齊也 冬彗星出狼弧

光緒四年 調郡國馬置驛驛廐丞以領之 交趾梁
龍反以朱儁為刺史擊斬之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
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
飲宴為樂 又於西園弄狗戴進賢冠帶綬綰為人
戲之 又駕四驢車帝自操轡驅馳周旋 收天下
之珍貨 五色大鳥見于新城眾鳥隨之時以為鳳
凰時政出於宦豎帝虛位拱默危不容喘以亡為存
時謂羽孽之妖也 二月乙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

其表 閏二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置火 雨雹
如鷄子 三月癸亥或逆行心後星 九月朔日蝕
十月戊午月蝕心後星

光緒五年 太尉許儼司空張濟承望宦官受取貨賂
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其私帝以議鹹濟諸
坐徵者悉拜議郎 板楯蠻寇巴郡以曾謙為太守
降之 起四百尺觀 校獵上林苑 桓典為御史
群奄畏之京師語曰行、且止避魏馬御史 二月
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 四月旱 大疫 五月庚
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東樂太后宮看灾 六月
丁卯客星如三升碗出胃南西南行入於天市至尾
而消

光緒六年 封皇后母為舞陽君 五原山岸崩 國
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
夏大旱 秋金城河水溢 黃河溢

中平元年 奄尹趙忠張讓郭舉郭勝段珪宋典等皆
封侯貴寵上常呼為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其
他皆阿伯阿叔阿兄稱之由是無所憚畏並起第宅
擬則宮室上嘗欲登高求安候臺官者悉望見各人
之宅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
是不敢復陞臺榭 黃巾賊張角等起皇甫嵩曹操
討平之 郎中張鈞上書言張角之亂其源皆由十
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酷權則利侵掠百姓百姓
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首南郡以謝
百姓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為所害死
獄中 交趾吏民作亂以黃琬為刺史平之 先零

及涼州盜北宮伯玉等反寇三輔漢皇南高等
討平之 東郡陳留等七縣有草生其葉麻狀似
鴉雀蛇鳥獸毛羽頭目足翅五色俱備是歲黃中
賊始起張讓等賊竊國柄所致 夏有流星赤如火
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食頃乃滅狀似
枉矢

中平二年 崔烈因常侍阿保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寇
烈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議者嫌大
人銅臭 張讓趙忠說帝欲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
室鑄銅人 封張讓等十三人為列侯 造萬金堂
于西園引司農金錢縑帛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
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一地起第於河間 陳蕃
等奏宦官敗君自專操弄國柄奏請誅之反為宦官

所殺 劉陶上言當今天下之亂皆由宦官群宦諸
之陶下獄遂自閉氣而死 二月己酉南宮雲臺樂
城門災 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 大雨雹
三輔蝗

中平三年 修南宮玉堂鑄四銅人又鑄四鐘皆受二
千斛 又鑄天祿銅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
入宮 又作翻車渴鳥施於橋西用酒南北郊路以
為省百姓酒道之費 太尉張延為宦豎所害死之
江夏兵趙慈反荆州刺史討斬之 武陵蠻反郡
兵討破之 鮮卑寇幽并 五月晦日蝕
中平四年 賣關內侯出五百萬錢者封之 榮陽盜
起河南尹何由討平之 韓遂圍隴西遂圍漢陽太
守傅燮與戰死之 長沙高星反孫堅討平之三

月丙申黑氣大如人在日中 長安城西北六七里
空樹中有八面生鬚以應張讓等挾置人主殺戮大
臣故木中生妖

中平五年 漁陽張舉張純反 黃巾餘賊寇太原河
東 青徐黃巾復起 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
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之兵講武於平樂
觀 屠各胡寇并州殺刺史張懿 南匈奴右部反
殺其單于羌渠 冀州刺史王芬謀誅宦豎不果悞
罪自殺 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統之 涼
州賊王國圍陳倉遣皇甫嵩討之 正月日色赤黃
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乃銷 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中平六年 劉虞討漁陽斬張純餘衆降 宦者蹇
碩專政恨其大臣不服乃謀殺大將軍何進事泄被
誅 張讓等專擅欺君自專作亂天下何進與董卓
共謀欲誅以清君側之患讓等詐以太后詔召何進
入朝之以進頭懸於門外袁術等乃舉兵入中黃門
討之袁紹引兵屯朱雀門闕下捕趙忠斬之夷其族
吳匡引兵與董卓弟受勒兵入宮捕宦者無少長
盡斬之 張讓等群宦挾帝奔出至河上讓等自投
河而死宦豎之禍始靜 四月帝崩于南宮 葬文
陵 皇子辯即位未及一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臨朝 封皇弟協為陳留王

少帝

名辯 靈帝子 在位一百八十日 是年董卓挾

獻帝

太后廢少帝曰皇帝在喪帝少無人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卓遂醜殺何太后殺何氏族人死者亦剖棺出屍支解斷節棄於枳落之中以公卿子弟為郎以捕宦官之職侍於殿上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二月乙未白虹貫日四月朔日蝕夏霖雨八十餘日大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

名協靈帝次子天性昏懦賊奸秉政徒擁虛器而已天命已去人心已離其國終為家奴所奪復為宦者曹騰之家所害而漢之業至帝之世而亡焉

在位三十年 壽五十四 改元者三

初平四年 興平二年 建安二十四

初平元年 關東舉兵推袁紹為盟主以討董卓太守

孫堅亦起兵討之董卓弑弘農王曹操與董卓

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卓至長安公卿拜迎

車下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

還長安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

陽表堅領豫州刺史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省

孝和以下廟號二月壬辰有白虹貫日八月

橋突

初平二年 關東諸將奉犬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卓自為太師位居諸侯上孫堅進兵擊卓敗

西走入長安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袁紹逐其

州牧韓馥有領州事袁紹曹操為東都太守黃巾寇渤海校尉公孫瓚擊破之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軍射殺之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六月丙戌地震河溢漂沒民居十有餘家

初平三年 袁紹擊公孫瓚大破之曹操平黃巾賊

董卓以逆謀不臣王允與呂布奏帝共謀殺之帝

下詔許之帝有疾方愈會卓來朝布以戰刺之卓衣

內有甲不入傷臂墮車卓顧大呼布曰有詔討賊臣

布趣兵斬之布即出懷中詔版以示於眾臣民皆大

稱萬歲百姓見斬其卓歌舞於道長安市人相慶置

酒肴滿街布暴卓屍於市充肥脂流出滿地守屍者

以大紙燈置於臍中燃之光明達旦李儔郭汜等

舉兵犯關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以劉表為荆

州牧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

初平四年 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公孫瓚攻

劉虞殺之盡有幽州之地正月朔日蝕扶風大

雨雹華山崩裂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民居

十月有星孛于天市中而滅紫雲樓上鐘自鳴

十一月地震曹氏將篡奸雄角出漢室將亡天

下崩潰之兆

初平元年 帝冠 追尊母王夫入為靈懷皇后徐

州牧陶謙卒劉備自領徐州孫策渡江居江東袁

術表為懷義校尉自四月不雨至七月長安人相

食帝令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作糜以賑之悉得全

濟觀此則獻帝非昏蔽而無知也然終以失天下者

威權已去而小惠不足以得民也亂亡終不可救

六月晦日蝕丁丑地震旱九月樂復生堪可

食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

興平二年曹操攻鉅野斬呂布之將薛蘭李惟郭

況爭權治兵相攻惟迎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

楊奉董承等將兵送乘輿東歸乘輿居棘籬中孫

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起浮屠祠令人誦讀佛

經招致好佛者千餘人識者謂天子恃天帝而事胡

神不三紀劉氏之祀當絕矣漢祚乃絕立貴人伏氏為皇后

氏威之革漢為魏漢祚乃絕五月經十二月月在太微

端門中重暈二珥兩日氣貫八九寸貫月東南西北

預建安元年呂布以劉備為豫州刺史帝還洛陽宮

曹操遷帝于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

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袁術以

議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宇應之又以袁氏出陳

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

得傳國璽拘聖妻而奪之曹操徵孔融為將作大

匠曹操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故操征伐

四方無運糧之勞張濟攻穰城敗死族子繇以其

衆歸荆州劉表立學校作雅樂

建安二年曹操討張繇降操納張濟之妻繇恨襲

殺操子昂操中流矢敗走袁術稱帝於壽春術

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由是遂衰蝗大水

漂沒民居時天下大亂

建安三年曹操攻呂布執而殺之操表劉備為左

將軍曹操復擊張繇表救繇擊破之繇復追

敗操軍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

建安四年袁紹擊公孫瓚滅之孫策襲廬江取之

有星孛于大梁冬十月京州地震

建安五年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

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操還軍官渡關羽擒顏良

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操壯關羽之為人

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嘆

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

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耳遂

以羽言報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

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之

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討逆將軍吳軍

孫策卒弟孫權領其眾以孫權為討虜將軍曹

破袁紹劉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下之益州司

馬張魯據漢中從事趙韜作亂九月朔日蝕十

月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野

建安六年曹操擊袁紹於倉亭軍破之曹操自擊

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

禮待之趙韜圍成都敗死張魯取巴郡詔以魯

為漢寧太守三月朔日蝕

建安七年袁紹軍敗慚憤嘔血卒其幼子尚襲行州

事長子操出屯黎陽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洛河竭以應越七年曹丕篡之

建安八年 曹操攻黎陽袁紹子奉諱素尚治兵相攻

長沙醴陵有大山常大鳴

建安九年 曹操擊袁尚破之蓋城表氏 丹陽郡吏

矯覽戴負綬其太守孫翊覽欲取翊妻徐氏徐給

之曰乞酒晦日設祭除服然後听命 十一月有星

孛于東井 與鬼入軒轅太微

建安十年 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 仲長統著昌

言論切治道可為萬世法奸佞忌之

建安十一年 曹操擊高幹斬之 以梁習為并州刺

史 以仲長統為尚書郎 烏桓寇邊 曹操欲削

漢之宗室將行篡奪悞宗室良多莫敢為乃令仲長

統上損益篇其畧曰宜降爵土稍割奪淺其根本

輕其恩義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自是疎削

骨肉乃以宦者曹騰高之子操進爵親王開府制官

加之九錫虎賁三千帶甲百萬而總攝之骨肉既削

異姓反與漢亡之兆見於此矣 正月有星孛于北

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

建安十四年 曹操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孫權表劉

備領荊州牧以妹妻劉備 荊州地震

建安十五年 曹操下令求才 周瑜薦魯肅自代

周喻卒 曹操作銅爵基於鄴乃操寵妾喬所居之

處也 操造建始殿伐樹木中血出又使梨樹亦血

出以應曹操篡漢之兆 二月朔日蝕

建安十六年 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曹操擊

破之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 劉璋遣使

迎劉備擊張魯

建安十七年 曹操還鄴替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

殿 董昭與列侯諸將議以曹操宜進爵國公九錫

俗物以彰殊勲 鄭賊梁興作亂左馮翊郡討平

之 孫權以秣陵山川形勝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

陵改號建業 呂蒙說孫權權作濡須塢以拒操 劉

備據洛城 六月晦日蝕 秋蝗 十二月有星孛

于五諸侯

建安十八年 曹操進軍濡須口見孫權舟船器仗軍

軍師將軍 曹操進位諸侯王上授金璽赤綬遠遊冠 袍罕宋建反自號平漢王後討平之諸羌皆降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議即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恨因曰君若能相輔則事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悅仰求出備儀三公引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使為請不得皇后伏氏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都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之副勒兵入宮收后、閉戶城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決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死在何時願謂慮曰却公

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泰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四月旱五月雨水

建安二十年 劉備孫權結盟分荊州 曹操克漢中走張魯、出降以為鎮南將軍封其屬閭闔為列侯

立貴人曹氏為皇后

建安二十一年 曹操進爵為王操殺高書崔琰 旬因奴單于入朝于魏遂留居鄴選漢人為司馬監督之 五月朔日蝕

建安二十二年 曹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命操見什二張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鳴鼓角始作鼓吹而出 以世子丕為王太子 曹操擊孫權軍權降 劉備進兵漢中魏王操遣將曹洪拒之

建安二十三年 耿紀常晃起兵討曹操不克死之

代郡上谷烏桓反魏王操遣其子彰擊破之 曹操擊劉備至長安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二十餘日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

建安二十四年 劉備取漢中自立為漢中王立子禪為王太子 曹操遣其夫人為王后 馬忠於章鄉獲關羽及其平皆遇害 呂蒙卒 魏王操殺丞相主簿楊脩孫權稱臣於曹操 是時宗室丘墟王室蕩覆無民塗炭大命隕絕漢室之衰國亡身滅皆死於宦官曹氏之家嗚呼危哉 二月晦日蝕 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

漢元年 曹操卒子丕襲漢自稱帝改元黃初 奉漢帝為山陽公 用天子禮樂追尊操為武皇帝廟號高祖

魏太祖尊王后為皇太后獻帝奉二女入嬪于魏其漢之諸王宗室使各不失其所皆得始終保全 改正朔用夏正辛毗諫乃止 魏立法自今官者官不得過諸署令

魏曰迹其賊操以官官養子焉無君之心久矣止終身采顧羊馬會不一桑指焉豈其畏名義之不欲違哉意身受漢臣之榮而嫁漢逆之惡於子孫此其用心甚不仁矣操死子丕篡漢妄以舜禹受禪自比遂開後世亂臣賊子篡逆之原為萬代首惡然其尊帝為山陽公用天子禮樂而不敢臣侍漢之諸王宗室始終得以保全者是効武王封微子箕子之意而行之亦庶幾可存心於忠厚也然其子孫五傳不四十六年而亡於司馬氏致芳髦不得其死陳留為其所

既蓋傳人之國者天之氣能宣能久有其國終為賊臣司馬氏所殺而亡焉

秦邦王紹之言用李斯之計以獨夫之勢孤立於上同族無以主之封異姓有軍國之重羽翮既剪爪牙已去何能及遂我夫何趙高以一奮人乃掃除之役使之當介象之任能獨妖濁亂天下卒至殺太子勒二世戮宗室屠功臣致使上天震怒人心不附四海鼎沸群雄蜂生以秦五百七十八年之宗祀一旦為其所滅故高帝得乘其衰朽不五年而取之天下皆歸漢矣故拔深根固本者難而摧枯拉朽者易而秦之亡是也高帝微秦之失見其孤立易危乃大封宗室以固國本可謂苞桑之計矣

儒弗彰文帝雖大有為於當世天下皆矯首而望之孰意景帝以忌刻之姿昌謗夫之奸變更祖法侵削諸王致有七國之亂骨肉自相魚肉漢業自此有累風燈影之危培亡漢之基於前快漢士之謀於後矣武帝窮兵黷武以困天下使倖而安之也昭帝以八歲踐祚奈何霍光以異姓秉政禍萌驕乘當時稱光之賢而不知潛萌後世推勢之患也宣可以周公輔成王為比哉蓋周公乃成王之叔父以父之教子輔之可也以姬姓之人輔姬姓之社稷故能致長祚於九百年也若霍光則異姓之人無葭莩之親寄之重任不危乎後世說者每以伊霍並稱蓋春秋誅意之法隱而未露者也嘗按及冢之書伊尹致太甲於桐宮六年當是時太甲果怠於政而伊尹亦不當以

異姓擅廢置也六年之間而面負斧戣而朝天下者公同目語也明矣後卒為太甲所殺而霍氏亦効伊尹而行之卒有許后之死宗社危殆蓋基之非一日矣宣帝能以仗義赤霍光之族而無咎類漢室之勢以亡為存者也元帝昏懦成帝萎靡無足言者且其用事謀政多出外戚之手格王莽篡漢之基天子唯贊諾順行而已迨至哀帝倣說是以大阿之柄付之莽手平帝幼穉政自莽出當此之際何異乎以一線牽舟之勢而有朽索御六馬之危矣孺子尸位不辯救焚宣帝能以承漢運遂為莽所殺天下一掣而歸於莽矣光武雖能中興漢室雄斷剛決修明禮樂尊重親、建邦本睦宗族有赤道雍和之象其勢固為

壯矣不一傳而明帝乃取胡神之像荐錄巨桷大起楚獄死後萬家楚王英廣陵王荆皆帝之弟也俱以佛事殛死骨肉恩乖天倫義喪開萬世釋氏之禍為中國之患誠不細矣致使中國之人奉其教者反如反操中國而尊夷狄矣且梁武帝齊衰劉長李昇奉之愈篤而滅亡愈速身死國亡豈非棄天道而誦胡神天之報施有若是之甚也教之邪正於此判矣章帝友愛諸親而奈何外戚恣橫和帝寵任鄭眾而刑人用事又掃亡漢之階於此矣殤帝繼祚尸帝固不必言安帝政出房帷奄豎得志順帝適丁曰西之運有力莫措矣冲帝雖欲疎斥恭伯而莫剪其根帝循其禍轍而為梁冀所鴆桓帝之世奄豎賊禍國柄政

進五傳刑三獄曹騰單超張讓趙忠等用事封侯受爵天下之政皆歸其手國已亡而未滅矣靈帝以昏愚之材懼關寺之威老者呼之為父母壯者呼之為伯叔少者呼之為其兄封之為列侯誦之以偷安時漢業丁乎日暮途窮之時鐘鳴漏盡之勢雖有英主尚不可支况靈帝之昏亂欲為不亡得乎少帝居位未久為董卓所弑獻帝天性昏懦宣足以承漢運賊奸操柄政非已出拱默不言徒擁虛器是時天命已去人心已離天下瓦解勢若瓜分雖苟延三十二年唯拱默聽邪邪之所制也終為宦官曹騰之家所篡身死國亡於其手矣嗚呼方其巷伯姻戚專政之時人主莫不敬之如父母懼之如虎狼為彼所制不敢吐氣而以大阿付之他人是自取滅亡故也其美

明獨斷之君卓然有為之主豈有是乎故凡言歷代之治亂者必曰漢唐有是戒矣宣區、以筆舌之為論乎後世聖主明王欲為子孫建萬世不拔之業者觀此可不懼戒而慎乎

漢唐秘史

終

漢唐秘史

隋唐得失論

原夫隋之所以亡唐之所以興者觀是書有不難見者矣蓋隋之有天下恃其混一乘其富強於國家全盛之日侈靡無度佚樂至嚴耽幸不已土木肆興竭天下之財困天下之力由楊至恭積有年矣民心思亂盜賊蜂生當是時隋紫微蕭瑀乘隙而起者宜矣然古者有撥亂反正其禍禦侮者何獨不見於隋焉蓋由其建邦立國所重任者不於血屬之親而於他人故亂起而垂救者矣且隋之晉陽有帝室在焉不任親支以守之而托乎異姓已失其本矣故所以亡隋者禍亂之原非始於世民而始於宮監裴寂也寂為晉陽宮監內豎之任也亡隋之禍起萌於寂而作史者未嘗明言其罪也蓋自豎刀以來累朝傾蕩國家者如寂等固非一人今止以寂之事究而論之則則其餘皆無不然矣嘗謂古今之危殆社稷者必資於刀牙之輩也

蓋禍由於外者必延數十年而後敗事猶未可
必機泄於內者不踰其年而傾覆焉可必者矣
譬猶疾患傷於股肱手足者外疾也其害命猶
可視其緩焉傷於心腹肺腸者內疾也其害命
有不可測者矣隋之有天下混一南北不二三
傳而竟移於李氏其敗亡之速何歟非晉陽宮
監裴寂而誰哉李煬帝時天下雖盜賊紛擾而
猶未至於瓦解當是時有武夫健將唾手仗義
而一清中外猶有可為世民雖陰養士馬而未
敢輕試奈以裴寂私以宮人事淵文結深固而
恐宮人潛知其謀乃日夕勸淵反且對酒言二
即敢舉大事正為我以宮人侍公恐覺必誅耳
於是淵父子幡然自取隋室竟傾所謂患生於
肺腸者預人之命為尤急者此也嘗觀周書周
命之篇深戒警御營衛之職必得其人者蓋周
家之良法也官寺之於君主為擁挾保護之人
雖水火履鋒刃君上之危唯死是從烏有絲毫
交外之心哉美叔之誘進重臣善奸賣國當釐

粉股軀而罪猶有餘耶或者曰余言太過矣當
隋室之亂天下騷動竊竊神器者非一人陵夷
要郡者非一賊勢在拉朽朝不保夕使裴寂不
勸淵反而天下亦未免傾覆豈獨寂一人之罪
也余則曰不然當恭帝尸位海內暴沸兵柄之
重獨在淵之父子且久應圖識世民又生有異
表裴寂竊知李氏可為所以致、勸進一則免
目前之巨禍一則圖異日之富貴然殺身之罪
猶小而喪國之罪滔天矣吁豪傑縱橫猶謂之
乘隙變動寂乃巷堅託主腹心貂璫綵服出入
屏帷安可一旦棄君而移天位於他人歟是知
天下雖亂而傾隋作者特在寂之一言耳孔子
曰一言可以喪邦信乎足以喪其邦矣使寂今
尚存天下人、得而誅之其隋之亡唐之興始
終本末之由悉判於是書矣

漢唐秘史

宏綱本末

皇明寧王

奉勅編

唐

始自隋恭帝義寧元年丁丑李淵以晉陽留守同子世民起兵以取天下義寧二年改皇泰元年淵自稱皇帝改元武德武德七年始混一天下至昭宣帝天祐丁卯傳二十帝并武后合二百九十年為宦官劉季述而亡於梁為其子孫相傳八姓四十主至今共四百六十五年累朝皆為顯官不絕

高祖

姓李氏 名淵 隴西成紀人 顯頊之裔 李雷飛之後 代隋 都長安 以七德王 色尚黃 篡位九年 壽七十一 改元者一 武德九 丁隋 恭帝義寧元年晉陽留守李淵子世民見隋業衰亂乃有取天下之志外臣突厥內私裴寂令父淵亂晉陽之宮乃而父為亂宮之事遂劫父起兵乃殺同僚王威高君雅起兵於晉陽淵自號為大將軍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溫大雅為紀室武士讓為鎧曹劉政會崔善張道源為戶曹姜謩為司功參軍殷開山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瑒王長姜寶誼陽屯為左右統軍以建成為隴西公為左領軍大都督世民為懷慶公右領軍大都督以元吉為太原太守為留守晉陽官以柴紹為右領軍長史各置官

屈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以立煬帝孫代王侑為帝尊煬帝於江都為太上皇淵自為大丞相子世民為秦公其反狀已具是時群盜蜂起竇建德稱長樂王李密稱魏公劉武周稱定楊可汗梁師都稱梁帝薛舉稱秦帝蕭銑稱梁王李軌稱大涼王淵自稱唐王是歲僭據者八國

武德元年 隋恭帝義寧二年 是歲李淵稱帝 改元武德 隋煬帝自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設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危不辭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兄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過歷臺館非夜不止汲、顧景惟恐不及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異語帝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有人圖僕然僕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蕭后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斷之右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帝欲都丹陽無意歸長安矣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其將下人客思卿見帝無復歸長安之意多逃叛西歸者帝命追而斬之即將司馬德戡元禮裴虔通相與謀反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欲反思歸耳言於帝、大怒斬所白之宮人於是無復敢言者德戡與裴虔通等乃挾宇文化及為主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於城外相與呼見大明門外喧闐裴虔通何事更通曰草莽失火外人共救耳內外隔絕帝不能知帝孫王俊覺有變不待入報夜穿穿林門水

嘗而入虔通等執之不令入未明虔通等領兵自玄武門入化及等為內應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等領兵排闥殺守門者而入校尉令孤行達執刀進帝於窓孔中謂行達曰汝欲殺我耶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執帝下閣帝為晉王時俊通乃親信之左右也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耳平明扶帝出宮化及見帝曰何用持此物出何不殺之帝曰我何罪至此馬文舉曰陛下遺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尔輩榮祿無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耶德載曰普天同怨非止

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哉如是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衣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禍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孤行達頻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聖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顏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宮人撤床版為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帝每述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因以驍果營化及試欲奉秀立之眾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化及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殺之江都太守陳稜求煬帝之柩羅倫儀衛從之李密與隋戰大敗

遂以降唐封李密為邢國公 宇文化及弑煬帝立其姪秦王浩 化及自稱許帝 李淵以弟淮南王神通為山東安撫大使 鄧州刺史呂子臧擊朱粲破之余兵復振自稱楚帝 隋以王世充為太尉涼王軌稱帝 唐世民破秦兵 秦主薛仁果出降斬之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唐遣李密收撫山東偽夏主竇建德取冀州等州 唐以世民為陝東大行臺之職 西突厥曷婆那可汗獻大珠淵謂珠雖為至寶然朕之所寶亦赤心也珠無所用竟還之封為歸義王 李密叛斬之 高開道據漢陽自稱燕王 唐以舞胡西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曰今天下新定功賞未明而先於舞胡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帝不聽其立國之本不正

何以法於後世 五月庚午太白晝見 隋將亮素守蒲州有白虹下城中 突厥雨血三日 涼大饑 七月丙午鎮星太白辰星聚于東井閏中分野新豐鸚鵡谷水清 十月朔日蝕 隋武德二年 王世充盡收隋之顯官皆殺之 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走之 淮安楊士林擊朱粲破之 唐定租庸調法 唐召同姓者居官在內外之上每郡縣置一同姓人為宗師以摠其事以防異姓之變 涼李軌奉書於唐稱皇從弟大涼皇帝帝怒使吐谷渾伐之 朱粲降唐以為楚王 竇建德破宇文化及於聊城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謁隋后建德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隋傳國璽并執化及之黨盡剿之及其族類其化及等乃隋之臣也受隋

之爵祿榮其家非一朝一夕也久矣何一旦圖天下之小利而忘君臣之大義殺其君奪其國又殃及君之子孫皇天震怒兵敗擒其君身剝其骨及其族類而無遺孽此天之報施尤烈於前者甚矣凡奪人之國滅人之子孫者而猶不悟是自取滅亡之咎悲乎 王世充侵唐穀州 齊王元吉奢侈好畋獵奪人財乃免其官 隋淮南諸郡皆降于唐 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 朱粲殺唐使者奔東都王世充稱帝 竇建德立楊政道為鄭公 王世充弑隋主伺 唐置十二軍 西突厥高昌遣使入貢于唐 唐鄴公薨諡曰隋恭帝 竇建德取邢相等州 唐殺劉六靜 沈法興稱涼王於毘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 宋金剛擊唐并州裴寂軍潰 劉成周還并州齊王元吉携妻子奔還長安 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 唐賜羅藝李姓破兵衡水 宋金剛取滄州唐遣世民擊之 竇建德克唐黎陽虜淮安王神通世勣降 世民擊宋金剛也柏壁 三月大行山聖人崖有聲 十月京師地震 冬焚賊守諸侯歸于唐 突厥立楊政道為隋王 唐改官名 以封德彝為中書令 世民擊宋金剛破之 定楊可汗成周及金剛皆降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 唐遣世民督諸軍伐鄭鄭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唐遣世民督諸軍伐鄭鄭開道帥二千騎救之遣使降唐唐以開道為蔚州松

管賜姓李氏 王世充為左僕射 二月丁丑京師西南有聲如山崩近鼓妖說者以為人君不聰為眾所惑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 十月己未有星隕于東都隱、有聲 帝霖馬生角常項 突厥羅可汗將入寇夜聞群犬鳴而不見犬 唐武德四年 唐發黔州兵攻梁拔其五州四鎮 世民擊鄭王世充與戰敗走世民進兵洛陽 竇建德將兵救鄭世民大破擒之王世充遂降 世民至長安俘王世充竇建德皆獻于太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詔赦世充為庶人斬建德於市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撫鄆縣唐遣兵擊之 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 唐遣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 劉黑闥取唐定州松管李玄通死之 高麗道叛唐自稱燕王 八月朔日蝕 亳州老子祠枯樹復生枝葉 唐武德五年 劉黑闥自稱漢東王 突厥遣使如唐 唐世民破劉黑闥於洛水黑闥奔突厥 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并州 世民擊徐圓朗于餘城聲振淮泗杜伏威懼遂請入朝圓朗走死 李子通叛唐伏誅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嶺南悉平 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敗沒復遣太子建成擊破之 楚主林士弘卒其眾遂散 唐封宗室道宗為任城王 劉黑闥擁兵而劫河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松管田留安舊擊破之獲其將孟柱

武德六年 漢東將諸葛德誠其弟黑闥送諸建武
遂斬之 林邑遣使入貢于唐 梁將賀遂索司以
十二州降唐 唐洪州按察使張善安反晉許遜宅有
石函人莫能開善安開之內有字云狂賊張善安開
之以應敗死之兆卒為所執而殺之 高開道寇啓
幽州敗走 以裴輝蕭瑀為僕射楊恭仁封德彝為
中書令 范君璋奔突厥高蒲政以馬邑降唐 唐
柴紹擊吐谷渾敗之 僕射輔公柝反帝遣河間王
孝恭討之兵行王上馬索水飲水至皆變為血王曰
此輔公柝授首之兆遂進兵故擒之 七月癸卯癸
威犯輿鬼西南星 秋閏中又雨少陽曰陰曰雨陽
德衰則陰氣勝故常雨 夏州蝗 水變為血
武德七年 是歲燕王高開道為下所殺唐混一天下
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
望第 封高麗王建武為遼東王 置州縣鄉學
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 初定官制 頒新
律令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慶州都督楊文幹反
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嵩州地震山摧壅江水噴流
六月癸亥犯執法 七月戊寅歲星犯畢 閏七月
長安古城溢渠水生藍色紅而味甘狀似方印
武德八年 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 西突
厥遣使請婚許之 復置十二軍 突厥寇遼 詔
右衛大將軍張瑋禦之敗績 加秦王世民中書令
齊王元吉侍中孫伏伽 諫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
至敗國亡家未有不由左右離間而能帝大悅美
九月癸丑癸亥太微 冬十月朔日蝕

武德九年 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樂 齊王元吉
總司徒 令州縣置開各祀社稷 傳奕上疏請除
佛法其畧有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
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
遊租賦又曰且生死壽夭係之於天刑德威福關於
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豈干於佛又云自義農至
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帝始立胡
神西域農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
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符石惹胡亂華主庸臣
佞政虛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明鏡謂梁武帝齊
文襄奉佛至篤者也梁武困厄基城子孫傳四代止
得今年皆為人所殺齊襄為膳夫所殺奉愈酷而滅
愈速子孫皆殄滅而無遺類其福果安在手 秦王
世民殺兄太子建成弟齊王元吉於玄武門 上謂
裴寂等曰不圖做天子豈有今日骨肉相殘之患
世民自立為皇太子 帝傳位自稱太上皇 太子
即位 放宮女三千餘人 立妃長孫氏為皇后
突厥入寇請盟而退 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宇文
士及為中書令蕭瑀封德彝為僕射 習射禮 定
勳爵 禁淫祀 置弘文館以虞世南等直宿聽講
以明治道 立子承乾為皇太子 降宗室郡王為
縣公 蕭瑀初薦封德彝為中書令太子即位瑀為
僕射德彝反與瑀不平瑀知遂上封事論由是忤旨
於是免官 二月順天門樓東柱已傾毀而自起
蒲州河清 突厥有三月並出 六月太白經天
時白晝星落如雨 十月朔日蝕

太宗

名世民 高祖子 殺兄太子建成而奪其位自為太子受內禪 殺皇弟元吉而奪其妃與其生子而欲立以為后 自知過惡不可掩乃假仁義納諫諍以安天下之心其德終不能掩 司馬光編史至帝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善書光起侍執筆知帝也跪而言曰陛下德深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取遂不見 在位二十三年 壽五十三 改元者一 貞觀二十三年

貞觀元年 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 更定律令 止營繕 除斷趾法 分天下為十道 制諫官入閣議事 封德彝卒 蕭瑀復為左僕射 長孫無忌

為右僕射 高士彌羅 蕭瑀復免 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內省延問得失 皇后姊內外命婦親奉 上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信其理對曰佛乃胡中雜黠詭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惑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後因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困於臺城不與飲食餓之持死求水食之亦不能得困餓而死使佛有靈何有是也此深足為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巢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帝初父臣雷殺兄及弟駭為親而奪其位至第師出於此以為妻此人道所不得為者孰謂堯舜周孔之道而有是哉 突厥有五

貞觀二年 三月朔日 九月朔日 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

長孫無忌罷 置六司侍郎左右司郎中 祖孝孫奏唐雅樂 詔非大瑞不得奏聞 天少雨出宮女三千餘人 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 上得佳鵝自臂之望見魏徵來歷懷中徵奏事故久鵝竟死懷中 詔自今奴告主者殺之 帝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裴虔通帝

謂乃煬帝之故人身為逆亂流驪州死 詔曰為朕養民者皆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令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賤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止此一事誠可為治道矣比之昏庸之主數赦之而為小人之幸者莫能明此又為聖智矣此吳漢臨終之戒光武者是也豈不重於治道乎 詔叔孫奉朝直 三月朔日 天狗墮于夏州城中 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獵蝗祝之曰人以穀為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蝕

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信臣與帝致疾遽以為諫帝曰
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遊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肥貞觀三年 沙門法雅生妖言惑眾誅裴寂知之不言

乃免官還鄉里未幾又妖人謂寂曰尔當有天命寂
不奏流靜州死 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
書監參預朝政 上皇徙居大安宮 大旱求言焉

周代常何陳便宜二十餘條以周為御史 上遣使
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
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

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入上悅手詔褒美賜以
荀悅漢紀 杜如晦以疾遜位 李靖為定襄道行
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啜酋謝元等來朝 突厥
突利可汗入朝 作王會圖 五月徐州蝗 貝譙

泗水徐彥蘇隴等州大水 八月朔日錄
貞觀四年 溫彥博為中書令戴胄參預朝政蕭瑀參
議朝政 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

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許之 行軍副總管
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杜如晦疾篤上遣
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 詔誡

不決者聽於東宮上啓 勅有司治勅未便者皆執
奏 上讀明堂錄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背
自今毋得答囚背 林邑遣使入貢 加李靖光祿

大夫 李綱為太子少師 蕭瑀為太子少傅 李
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 詔定常服差等 伊吾
來降置伊西州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修洛陽宮

以備巡幸之期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昔景帝用晁

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
動我帝不聽 正月癸巳武德殿北院火 秋七月

朔日食 觀克遠等州蝗 許戴集三州水
貞觀五年 皇太子冠 詔僧道致拜父母 詔諸州
剏削京觀加上為墳 以金帛賜突厥贈男女八萬

口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
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群臣議之
徵以為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頗闕

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
赴李百藥以為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
滋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今之迭居也顏

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太閒以州縣雜錯
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
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之

制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怡厥
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上遂免於後苑
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

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魏徵以為不宜
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况二

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倭國遣
使入貢 上祀圓丘 開元元年之地為十六州 康
國求內附帝謂招徠絕域之弊而不為以兵寇者置

為郡縣則疲勞百姓尚多故不納以是觀之正所謂
廣其德者昌其地者亡而帝以之 高州總管馮

益入朝未幾羅寶請洞極反悔殺張猛古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至日微服減膳其帝之殺兄太子建成弟齊王元吉也曾無以大融之惜屠之如狍豕而以仁推及於罪人乎此實假仁義以安天下之心誠不足取也新昌公李綱卒遣使詣高麗收隋氏骸骨葬而祭之五月庚申鎮星犯鍵閉

社貞觀六年

群臣勸封禪帝不許幸九成宮上以

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宴近臣於丹霄殿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置三師官幸慶善

宮上生特故宅也因與貴人宴賦詩起居郎清平呂

十三

才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份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舜偕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趙彭祖之罪也國家網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戰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預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

長樂公主嫁長孫冲魏數諫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帝問為誰上曰微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微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張公瑾卒正月朔日蝕

改貞觀七年

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侍中王珪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以秘書監魏徵為侍中

李淳風請更造渾天儀

幸芙蓉園長孫無忌

為司空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赦死囚三百九十人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乃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顏師古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工部尚書

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倪儒上

十四

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三月兩土九月山東河南四十餘州水遭賑之十月乙丑京師地震押貞觀八年營大明宮以為清暑之所李靖等為魏陟大使分行天下吐蕃遣使入貢吐谷渾寇涼州以李靖為大總管帥諸軍討之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魏徵諫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五月朔日蝕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隴右山摧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

歷玄枵乙亥不見

札貞觀九年 于闐國王遣其子朝貢獻其國其悉嶺之

國西有毗摩寺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城南五十里

有質摩寺是比丘盧旃所造石幢上有銘云東國

聖人時號老子來化我國咸作佛國帝命繪其圖

分民皆為九等 李靖伐吐谷渾破之 詔禮官議

朝制 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 洮州羌叛入吐谷

渾殺刺史孔長秀 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擊

叛羌破之 蕭瑄為特進參預政事 三月赦天下

四月焚武犯軒轅 五月太上皇崩

轉貞觀十年 以荆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上與之別曰

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

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

止以是論之弟兄之情既耳建成元吉其何人耶

上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

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諍人罪

之 突厥阿史那社爾來降 朱俱波甘棠遣使入

貢 御史權萬紀上言宣統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

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

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

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

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侯

我耶是日點萬紀使還家 更中統軍別將為折衝

果殺都尉 吐谷渾請頒爵還子入侍 皇太后長孫

氏崩后嘗來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

帝謂失一節佐 蔡文德皇后帝念后不已於苑中

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

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

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 溫彥博為

右僕射 楊師道為侍中 魏徵為特進 關東及

淮海旁州二十八大水 秋七月穀洛溢

貞觀十一年 定律令 詔行新定禮 豫為山陵終

制 以吳王恪等為諸州都督 荆王元景長孫無

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王珪為魏王泰師

詔議封禪禮 作飛山宮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

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

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

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積舊而加

飾此則必亂易致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

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

徒內為誦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此一事可為

假仁義以矜譽其德哉作史者不取 詔百官極言

過失 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

入後宮為才人 徙鄒王元裕為鄧王譙王元名為

舒王許王元祥為江王 虞公溫彥博卒 二月癸

亥入興鬼 三月朔日蝕 七月一日黃氣竟天大

雨穀水溢 九月河溢壞陝州之河北縣及太原倉

毀河陽中澤 獵洛陽苑有群豕突出前及馬鎧

城貞觀十二年 頒氏族志 發洛陽觀祇柱祠禹廟遂

至蒲州 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高士廉為右僕射

吐蕃寇松州 以薛延陀真珠可汗二子為小可汗 置心營飛騎 馬周為中書舍人 不許傳文 章言為人主患無德政 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巫州獠反夔州都督齊善行敗之俘男女三千餘口 虞世南卒 正月壬寅松蓋二州地震壞廬舍 閏二月朔日蝕 六月辛卯熒惑入東井 紀貞觀十三年 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詔內職有闕選良家有才行者充之 詔傅襲封刺史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 楊師道為中書令 幸九成宮殿結社率作亂伏誅 立弟元嬰為滕王 立李思摩為突厥可汗 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 有僧自秦來能咒人即死復咒即蘇上試之驗以告傳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胡僧群咒其奕奕無所覺須臾其僧皆顛仆於地而死遂不復蘇帝曰夷狄之教果邪術也自是西番胡僧不敢入於中國其時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不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矣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貞觀十八年卒 臨終戒其子無得學胡教又集觀晉以來駭佛教者為高識傳千卷行於世帝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用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

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論曰其守成之難在乎守其祖宗之法故也如聽任奸邪政易祖宗之舊制未有不亡者也 立皇子福為趙王 遣李思摩率所部建牙於河北帝御齊政殿餞之 王珪卒 三月壬寅雲陽石燃方丈蓋則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則焚歷年乃止 乙卯有星孛于畢昴 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 乙巳熒惑犯右執法 六月太白犯東井北軒轅 八月朔日蝕 貞觀十四年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 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 詔更定服制 高麗僧羅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并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流鬼國入貢 司門員外郎常元方有中官夜出闕門阻之給使奏帝怒出元方為華陰令魏徵諫曰帝王震怒不可妄發前為給使遽出勅書事如軍機誰不驚駭况宦者之徒古來難治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所宜深慎帝納其言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來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太子既寵宦者常在左右太子詹事于志寧上書以為自豎刁以來宦者覆亡國家者非一今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 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國中童謠曰高昌兵馬如雷璽漢家兵馬如日月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 二

月陝州秦州河清 十一月壬午月入太微 有星

隕于高昌城中

貞觀十五年 呂才定陰陽雜書合婚自此始 幸洛

陽命皇太子監國 李世勣為兵部尚書 薛延陀

攻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 遣職方郎中陳

大德使高麗 于志寧起復為太子詹事 以吐蕃

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欽以外孫段氏乃琅瑯公主

之女妻之贊曰臣國中自有父母所妻者不可棄

遂竟不受以是論之贊乃夷狄人也尚守其義而帝

其何如耶豈無愧乎 帝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

如處此屋營繕既成勿忽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

履動搖必有所損若無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勢援

實多謂帝主事成者不可改易祖宗成法者正謂此

也一更其法滅亡有徵矣 二月癸亥逆行犯太微

車上相 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犯即位詔罷封

柱

貞觀十六年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為限制 房玄齡

為司空 以長孫無忌為司徒 魏王泰上括地志

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 徙死

罪者實西川 括浮民附籍 上謂褚遂良曰卿為

起居注所紀之事可得觀乎遂良曰史官書人君善

惡使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觀之也上曰朕有不

善卿亦紀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紀劉洎曰

遂良若紀天下亦皆紀之矣 以魏徵為太子太

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計復之徵乃受詔原

其徵之為太子建成之臣也君為太宗所殺是徵

不能輔太子也此之廢嫡立庶尤有甚焉而徵復使

其輔君之太子不亦鄙乎於心寧無愧也彼之太

子尚不能輔而復能輔君之太子耶 詔息隱王

可追復皇太子海陵刺王元吉追封巢王 校獵於

武功 高麗泉蓋蘇文弑其王建武 徐戴二州大

水 五月太白犯左股畢為邊將 六月甲辰西方

有流星如月西南行三丈乃滅 九月己未熒惑犯

太微西上相

貞觀十七年 圖功臣像於凌烟閣 遣使冊高麗王

歲為遼東郡王 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 敬

德為開府儀同三司 以蕭瑀李世勣同中書門下

三品 都督劉蘭成反誅之 摧萬紀性褊專以刻

急拘持激愛齊王祐祐不得已舉兵帝命李世勣擒

之 太子承乾與叔漢王元昌等割臂血說誓要謀

殺其父太宗事覺承乾廢為庶人元昌亦皆免死群

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原其太宗之殺兄太子建成

弟齊王元吉今其子太子承乾與其叔漢王元昌共

殺其父豈非天道之有在乎 李世勣嘗得暴疾帝

自剪髮燒灰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帝曰

杜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 許以新興公主婚薛延

陀延陀來納幣詔絕其婚 帝謂房玄齡曰朕之心

異於前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以

為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 魏徵卒徵嘗薦杜

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賜君集謀反

上疑徵阿黨乃罷徵王尚主而昭所撰碑 四月立

晉王為太子有青氣遶東宮殿 六月朔日蝕 十

貞觀十八年 薛萬歲為大將軍 劉洎為侍中

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以諸遂良為黃門侍郎參
預朝政焉齊西突厥朝貢多闕郭孝恪帥步騎三
千擊之執其王突騎支上謂太子曰焉耆王不求
朝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頸萬里人以此思慎則俱
可知矣 新羅王受歲遣使入貢王子皆入太學讀
書委質不缺高麗結其路過其貢與百濟連兵攻
其國帝披古地圖而驗之信羅新羅百濟高昌自古
各有王主之今高麗恃強侵奪其國過中國之貢當
大舉天下之兵共伐之乃賜書於高麗王曰新羅
委質國家自古朝貢中國不絕不與百濟急宜退兵
若不罷兵明年大舉天下之衆盡洗爾國悔不及矣

王其省為高麗王曰伐新羅者非臣之本心乃臣之
陪臣李誠也誘臣伐新羅新羅欲奪其國又令臣過
信之貢不令貢於上國皆李誠等九人也乃執詣
闕下帝達令斬之傳首以謝二國宋庠曰中國有道
則四夷賓服失道強國過隣國之貢殺其君奪其國
其信羅新羅百濟高昌等海外東夷九國上應列宿
下載地誌自開闢天生蒸民已來皆天生君主以主
之各皆入貢於中國如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歸海
也其唐道衰高麗恃其勢強不順天道以達天心殺
其君奪其國過其貢故臣代更代換姓者其君皆為
強臣所殺絕其祀而奪其國此天道好還之理有是
驗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
人亦殺其兄天道好還無毫髮爽此理之不可易也

鄒諂曰奪人之國滅人之祀天必生其人亦奪其國
殺其君滅其祀天道往還報復之理豈肯捨諸奪人
之國者而不悟遺殃於子孫可不嘆哉 前太子承
乾卒 五月太白晨星合于東井流星出東壁有聲
如雷 六月壬戌有青黑氣廣六尺貫于辰戌其長
亘天 七月穀衰豫荊徐梓忠縣宋毫十州大水
十月朔日蝕

貞觀十九年 詔皇太子監國 封比干墓 帝如洛
陽命房玄齡留守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
征高麗 李世勣江夏王統諸軍至玄菟新城渡遼
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復進軍白巖城
洛之及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復進軍白巖城
遼州蓋州遼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

陣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
死者什七八上嘆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是行也命
馳驛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
賜之 帝自征高麗謂其地自古皆為中國郡縣自
晉氏之亂始與中國絕今賊主蘇文陵上虐下民受
其患延頸待救此高麗可亡之時也當伐乃起營州
之兵及契丹單于女貞八十一萬會于遼東高麗悞
莫離支遣使貢白金千斤帝不受謂使者曰莫離支
弑其君九夷皆所不容今為遊說欺我中國遂執之
以下廷尉 贖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 帝至
營州祭戰亡士卒 四月己酉流星向北斗揚而滅
六月丙辰太宗征高麗次安市城太白晨星合于
東井 池陽二州水害稼 衛州人劉道安頭生肉

角隱見不常因以惑眾伏誅

貞觀二十年 夏州兵擊薛延陀大破之 遣大理卿

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帝還京師 復幸靈州

皇太子聽政 帝生日罷宴樂 西突厥遣使入貢

幸房玄齡第 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

家蕭瑞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喪門今不違

公意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

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

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

人力以供塔廟及手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忌於

熊蹯引殘魂於雀巢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

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獨此一詔可以為萬世昏

庸之戒 立皇孫忠為陳王 高麗王歲及莫離支

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金即蘇文也上以師還

之後金益驕恣表辭詭誕待使者倨慢屢違詔攻新

羅詔勿受其朝貢復議討之 正月王華宮李樹連

理隔澗合枝 靈州地震有聲如雷

打貞觀二十一年 太子釋奠于國學 上將伐高麗

帝幸翠微宮 高麗多背城拒戰李世勣擊破其兵

焚其羅郭而還 牛進達李海岸入高麗竟凡百餘

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斬首二千級高麗王使其子

莫離支任武入朝謝罪上赦之遂罷兵 昔帝殺弟

齊王元吉謚巢刺納其妃楊氏生子明封為曹王初

長孫文德皇后崩是歲欲立楊氏為皇后魏徵諫而

止乃以明繼齊王元吉之後 詔百司依舊啓事皇

太子御翠微宮 詔傳封禪 發江南工人造大

和 從順陽王恭為濮王 新羅王善德死妹貞德

襲王 絕西域入貢 四月月犯熒惑 八月河北

大水 泉州海溢 渠泉二州蝗 十二月月食

貞觀二十二年 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建玉華

宮謂務儉約惟寢殿用瓦餘皆茅茨如玉華之名豈

儉素之宮也實外示儉朴內崇奢用然其工作費

解億萬計徐惠上疏其畧曰人勞乃易亂之源也亦

元奇寶乃喪身之斧斤珠玉錦綉實迷心之醜毒作

法於後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以是論之觀

帝之世史氏之書皆是穿鑿附會以成其美實虛辭

止王 一事不待辯而可知矣 今太史李

海 天 訂天地代謝更遷大變識緯之事作至

一十 年 得六十圖淳風推天罡之背曰罷罷乃止就

名曰掛背圖 新羅奏為百濟所攻破其十三城

遣薛萬徹伐高麗 結骨侯利發入朝 辛驪山溫

湯 戰于 西身 結毒 五國中 天竺 最強 侵其

四身 羅之國 土皆臣之 帝命玄策以兵伐之 其五阿

羅 那 順 伐 兵 攻 玄 策 會 四 身 毒 及 吐 蕃 泥 婆 羅

五 國 攻 之 執 其 王 大 破 其 城 邑 自 降 者 五 百 八 十 餘

城 執 其 阿 那 順 以 歸 馬 周 蕭 瑤 房 玄 齡 俱 卒 夏

禮 越 徐 交 渝 等 州 大 水 八 月 朔 日 蝕

貞觀二十三年 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真德為柱

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册命 中身 結毒 王尸羅逸

多 兵 最 強 與 五 天 竺 王 皆 遣 使 入 貢 獻 老 子 像 稱 其

五 天 竺 之 師 帝 命 繪 之 於 天 宮 鐵 勒 諸 部 夾

降 其 國 人 長 大 赤 髮 綠 睛 上 宴 之 於 天 成 殿 遣 薛

萬微衆行方泛海戍高麗 烏胡鎮將古神威浮海
擊高麗大破之復夜襲神威神威以伏兵又破之
獲其酋長以還 時太白屢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
閭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
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美
自言名五娘上惡之除華州刺史其州有布衣能事
佛法與君美數相密語事泄斬之上密問李淳風秘
記所言信有之乎淳風曰然其人已在下宮中矣
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幾盡其兆已成久
矣上曰幾似者盡殺之何如淳風曰天命在尔人不
能違王者不死徒殺無辜在三十年其人已老頗有
慈心為禱武德若使殺之天必再生壯者陛下子孫
無遺類矣上乃止 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
見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為待進文王為左武
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新羅
章服制度與中國同者自此始 以術數點李勣為
壘州都督 上苦痢疾劇甚乃召長孫無忌入寢殿
囑以後事以手捫無忌額哭甚哀氣堵而不能言竟
出後八日復召無忌褚遂良入卧內囑以後事有頃
帝崩太子治即位 葬昭陵
其神也親帝始之段王威高君雅起兵取隋之天下何
晚御其氣日消其志日固數窮福謝大漸既臨大命
殞絕觀暴昔之事業皆為陳迹長死捫頤痛哭哽咽
不能一言何其情也始以得天下為福孰不知遺殃
於子孫也大矣其唐之得天下雖歷二百九十年而

得承平者家國無三十年之安累遭逆乱數為播遷
為刑人廢黜弑殺之慘歷十五帝而莫止政皆不出
於人主而出於閹寺也久矣王氣既移國祚乃滅終
為閹寺所賣而為賊臣所殺而奪其國比之滅隋受
禍之烈尤有甚焉此天之巧於報施豈肯捨諸蓋以
下犯上以臣取君故也觀此足可為乱臣賊子之戒
八月地震于昭陵壓殺五千餘人

高宗

名治 太宗第九子 雋父妾為妻幾亡唐室 政
歸武氏號稱二聖 在位三十四年 壽五十六
改元者十四 永徽六 顯慶五 龍朔三 麟德一
乾封二 總章二 咸亨四 儀鳳 調露一

永隆一 開曜一 永淳一 弘道一
永徽元年 立妃王氏為皇后 立皇子孝為許王
素節為雍王 上金為祀王 洛陽人李弘泰誣告
長孫無忌謀反帝不聽斬之 上出畋遇雨問諫議
大夫昌樂谷那律曰以油絹為衣則不漏對曰以瓦
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 新羅女王真德攻百
濟破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織錦為頌以獻之其文
曰巨唐開洪業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
王統天崇兩施治物休含章深仁偕日月撫運邁時
康幡旗旣赫、鉦鼓何煌、外夷遠命者翦覆被天
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耀述萬
方維嶽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
唐帝美其意高麗人不及新羅之才權法敏太尉卿

高祖聖武皇帝車駕崩於行宮之送京師獻於廟社及
賂而赦之 李勣勸射仍同三品以補遂良為
同州刺史 正月齊河有 二月已丑癸亥犯東井

四月己巳月犯五諸侯 晉州地震 六月庚辰
又震有聲如雷 宣武府常寧等州大水

祥徽二年 以宇文節柳爽同三品 以于志寧為僕
射 西突厥賀魯殺射國可汗自為沙鉢羅可汗

詔將軍梁建方等討之 詔諸州禮官學士議明堂
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卽州白水

變及冠麻州遣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等發兵討之
長孫無忌等上所刪定律令式詔頒之四方 特浪

羌苗董悉奉求辟惠義商卜禮莫各帥種落萬餘戶
詣茂州內附 詔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獻珍禽異獸

鷹隼者罪之 實州義州蠻酋李寶誠等反桂
州都督劉伯英討平之 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

勿與新羅高麗相攻不然吾將發兵討汝矣 六月
己丑大白入太微犯右執法 秋汴定獲毫等州大

水 十月地震 十二月衛州河清
祥徽三年 梁建方大破虔月朱邪於牢山 以褚遂

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 以宇文節為侍中柳爽為
中書令韓瑗為黃門侍郎同三品 王皇后無子立

陳王忠為皇太子 高陽公主與韓機通遺以寶枕
及珍玩之物以億計 御安福門樓觀百戲 吐谷

渾新羅高麗僧羅百濟並遣使入貢 正月壬戌太
白犯牽牛 二月己丑癸亥犯五諸侯 三月雨土

祥徽四年 以李勣為司空褚遂良為右僕射崔敦禮
為侍中 長孫無忌竊弄威權 上幸鳳泉湯 女
子陳碩真以妖言惑眾與妹夫章叔胤學兵法自稱
文佳皇帝斬之 罷房玄齡配饗 散騎常侍房遺
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後遺愛與公主謀反伏誅遂
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二月坑獲
等大水 六月己丑太白見

祥徽五年 王后無子蕭妃有寵王后嫉之昔上為太
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於

感業寺為尼因上詣前行香見之武氏與上皆泣王
右聞之令武氏長髮勸上取入後宮欲使奪蕭后

之寵武氏遂廢其王后與淑妃寵皆衰互相譖之上
不納 欲廢后而立武氏無由會武氏生女后憐而弄

紀永徽六年 立皇子弘為代王 賢為路王 高麗與

百濟韓鞠連兵侵新羅取三十三城新羅王遣使求

援上發營州之兵擊之太破高麗焚其外郭斬首萬

級而還 始置負外同正官 武氏誣譖王后與其

受柳氏為厭勝帝令柳氏不得入宮 李義府與長

孫無忌有隙無忌之王德儉謂義府曰上欲立武氏欲

廢王后恐宰臣議不能行爾若從之必轉禍為福義

府上表請廢王后立武氏上大悅賜珠一斗留居舊

職武氏密遣人以謝之裴行儉聞之曰立武氏為后

國家之禍必自此始也長孫無忌褚遂良皆拒諫之

帝怒獨李勣謂上曰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帝意遂

決於是賤逐良於潭州武氏之禍實勣啓之勣以不

學無識之匹夫而以一言亂唐之天下實足為後世

佞臣之戒也 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帝命司空

李勣賞蕭淑妃冊皇后武氏百官朝武氏於前殿門將

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閑行至其

所見其室封閉極密竊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

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為宮婢何

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曠昔使妾等并見日月

乞名此院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

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

曰今二姬骨醉數日而死王氏初聞宣勅拜曰願

大家萬歲昭儀承恩自各分淑妃罵曰阿武妖僧

乃至於此願他生我為貓鼠生為鼠生、拒其喉由

是宮中不畜貓鼠又改王氏姓為蟒氏蕭氏為鼠氏

武后赦見王蕭為祟被髮澀血而死時狀後徙居蓬

萊宮復見之故令帝遷都洛陽終身不敢歸長安

夏商州大水 秋冀沂密兗滑汴鄭數等州大水

洛州大水 毀天津橋 十月齊州河溢

顯慶元年 降皇太子忠為梁王 立武后子代王為

皇太子 贈武士護司徒揚州周國公 兗山東丁

役 龜茲王布失畢入朝 許州人譟無靈舉兵反

黔州都督李子和討平之 李義府恃寵用事王義

方歌奏彈之貶義方於萊州 生苑苗長浪俄利波

等帥眾內附 詔以高祖配昊天於圜丘太宗配五

帝於明堂 春括州暴風海溢溺四千餘家 四月

丁酉太白犯東井北轅 八月霖雨更九旬乃止

顯慶二年 遣蘇定方等復擊沙鉢羅獲之分立二可

汗 許敬宗李義府誣奏褚遂良韓瑗謀不軌皆

坐貶 帝始隔日視事 遣天竺方士歸國 洪都

有異人姓萬名振字長生居洪崖樓真觀曰漁者得

青石長生扣之有音樂聲郡以獻於朝帝命碎之得

二劍鐔上刻天師萬振字長生帝異之命使請迎於

京門以治國養生之道振曰無思無為清淨以為天

下正治國猶治身帝尊之以師禮 徙雍王素節為

邵王 立皇子顯為周王 詔廢六天之祀合方丘

神州為一祭 以許敬宗為侍中杜正倫為中書令

僧尼不拜父母官長者斬 五月庚寅有五龍見於

岐州之皇后泉

顯慶三年 詔行新禮 龜茲王布失畢妻與其相那

利私通由是君臣猜忌互相告讐上兩召之因那利

遣使送布帛歸國 程名振薛仁貴將 詔黔州
安置尋殺之 鎮拔之斬首四千級捕獲有餘人高麗遣其大將豆
方委帥衆二萬拒之各振以契丹連擊大破之斬首
二千五百級 中書令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後抱
者並列清貴而義府貪暴無厭母妻及諸子女皆賣
官鬻獄其門如市多樹朋黨傾動朝野 尉遲敬德
褚遂良俱卒

杞顯慶四年 以于志寧高三品誥國師參知政事 改
氏族志為姓氏錄 許敬宗等討禪儀 奏請高祖
太宗俱配昊天上帝 殺無忌之黨柳奭韓瑗二人
太子加元服赦天下 思結反遣蘇定方討降之
二月壬子大雨雪 八月有虹挑樹生李國姓也

顯慶五年 上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命武氏決之
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梁王忠王浸長頗不自安或
衣婦人服以備刺客又數自占吉凶或告其事廢為
庶人 作合璧宮 帝如并州皇后宴親戚故舊都
里於朝堂婦人於內殿頒賜有差詔并州婦人八十
已上皆授郡君 百濟國王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
新羅國王上表求救帝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率
兵十萬以伐百濟命新羅之兵夾攻百濟百濟領國
夾戰大破之斬高麗助百濟之戰者四萬餘級追奔
入其城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逝于北境義慈次子
泰自立為王部下咸中之人喻城皆降之帝以于濟
之郡分三十七郡三百城七十六萬戶各三百長以
掌之乃擒高麗王及新羅王百濟王三國之王獻俘

于朝 二月癸亥入南斗 六月丙申復犯之
醉龍朔元年 幸合璧宮 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法破
樂浪郡王為新羅王 高麗酋長有未平者帝欲親
征之曰吾欲掃平東夷願大唐正朔於海表復與新
羅兵夾攻百濟於熊津江口大破之溺死者萬餘人
上詔新羅王奉詔遣兵復攻之上欲親發兵復征高
麗皇后拒諫止之 鉄勒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
等將兵討之 徙潞王賢為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
召為修撰時諸王閭閻競勅戲為檄周王鷄文上見之
怒曰此乃讒譖之辭斥出沛府 觀屯營新教之
舞謂之一戎大定樂 以吐火羅噠噠罰廣波斯等
十六國置都督府七十六州一百一十縣軍府一百
二十六皆為中國之附庸 蘇定方大破高麗於俱

江 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
水上邊尚書任雅相等征之時水大合一戰高麗大
潰奔走數十里斬首三萬級悉降男生乃遁 六月
辛巳太白晝見經天 九月癸卯月犯左執法
龍朔二年 立滅斯都督卑路斯為波斯王 鄭仁泰等
官名 敗鉄勒於天山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
降仁貴悉坑之時謂三箭定天山 天師萬振尸解
於京師數日棺空失其尸惟有一劍一杖但見雲間
一人冉冉而去 沃沮道等以其孤兵千五百人與
高麗三萬衆戰於蛇水之上與其丁三子皆戰死
熊津都督劉仁願等大破百濟於熊津 颶海總管
蘇海政矯詔殺興昔亡丁汗 七月朔赦天下

日榮感入羽林

探龍翔三年

蓬萊宮成

御紫宸殿聽政

左武衛將

軍鄭仁泰討鉄勒叛者餘種悉平之 詔太子每五

日於光順門內親視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大

子決之 天師萬振復見天寧萬壽觀 絳州麟見

舍元殿前麟趾見改元麟德 以李義府為右相夏

四月除名流寓州 詔鄭仁泰等分屯涼鄯以備吐

蕃 熊津總管孫仁師攻百濟水陸並進遇倭兵於

白江口四戰皆捷百濟王豐奔高麗其子忠勝等帥

眾降百濟盡平 正月己卯榮感犯天街 六月乙

酉太白入東井 八月癸卯有彗星孛于左攝提長

二尺餘乙己不見

麟德元年 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 武后自立

之後因是得志上欲有所為為后所制不能行后令

術人覺禁其帝事覺上令百官上官儀等議之言后

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即命儀草詔官者有竊

詔者并告於后者后持詔草與帝視之帝羞縮謂后

曰我初無此意皆上官儀教我后於是使許敬宗告

儀等下獄皆死以是論之帝之志殷亦甚矣當時

可追寃左右竊語葉言於后者殺之可也帝反畏怯

其右而莫能所為反殺其儀不亦鄙乎 上每視事

則右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

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國勢至此唐業

自消矣載之於史遺臭萬世詩謂此鷄司晨即其事

也 以劉祥道賈德玄為左右相 樂彦瑋孫虔約

同三品 孝王元慶薨

麟德二年

以姜恪同三

右相

房瑋孫

曆

行之 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通和赤

水地畱牧上不許 新羅百濟僧羅後改國為高麗王

各遣王子俱入貢來朝時會帝將祠泰山高麗王

亦遣王子福男來陪祠 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

山皇后表稱封禪祭皇地祇太右昭配而令公卿行

事禮有未安請帥內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以皇后

為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廢葉結陶匏用茵褥

墨爵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

三月戊午榮感犯東井 四月壬寅入冥鬼犯質

星 六月鄆州大水壞居人廬舍

麟乾封元年 上祀昊天上帝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册藏

以玉璽配帝册藏以金匱皆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

以玉璽藏以石礪 至曲阜贈孔子為太師以少牢

致祭 至兖州謁老君廟上尊號曰太上玄元皇帝

鑄乾封錢 高麗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為莫

侃李勣同討破之詔以男生特進遼東郡都督封玄

萊郡公 高麗百濟遣王子弟入中國大學讀書

麗同善大破高麗兵 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 以

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以劉仁軌為右相

正月癸酉有星出太微東流有聲如雷 八月乙巳

榮感入東井

麟乾封二年 賜耕籍田 以陽弘武戴至

德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並同三品 時造蓬萊上

陽合壁等宮頻征。漢馬萬延名庫漸虛張文
璫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怨上納其言減廩
馬數千疋以萬年宮為九成宮。祀昊天上帝並
以高祖太宗配享於明堂。正月乙巳月犯軒轅大
星。四月丙辰有彗星于東北在五車畢昴間。八
月朔日蝕。

高麗王藏率臣民以降高麗悉平。一

日乱十年不安自今而後願為中國附庸永保塞外
肅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以降男建猶
閉門拒守勸兵登城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
平。李勣擒高麗王藏凱歌入京獻于昭陵及太廟
俘于舍元殿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
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

壤以統之擢其首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

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
撫之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為亞獻以烏茶

國婆羅門盧逸多為懷化大將軍逸多自言能合
不死藥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

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迦婆娑寐寤竟無
効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為議者歸罪婆娑寐寤將加

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上乃
止以姜恪閣立本為左右相五月彗星見東北高麗

軍上避正殿減膳徹樂太史奏曰彗星見東北高麗
分野其高麗將敗之兆帝曰高麗百姓朕之百姓也

不許歸咎於高麗彗星遂滅是歲京師及山東江
淮旱饑

已總章二年以李敬玄部領俊同三品盧承慶為司

列太常伯徙豫王旭輪為冀王更名輪以定明

制度高麗之民多歸之數使三萬八千二百

戶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

弱者使守安東李勣卒定銓注法及州縣升洛

官資大風海溢漂永嘉國六千餘家六月朔

日蝕冀州大雨水平地滑一大壞民居萬餘家

諸州四十餘關中大飢

改遷萊宮為金元宮幸九成宮勅突

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贈武士護為太原王夫人

為妃皇后以久旱請避位不許閏中旱飢二

月壬子日亦無光癸丑四方濛濛日有濁氣色赤如

赭三月朔以旱赦天下改元五月丙戌大雨山

水溢溺死者五千餘人六月朔日蝕十月大雪

平地三尺人多凍死十二月癸亥入太微

耕歲二年辛東都高侃破高麗餘眾於安市城

路州長史徐王元禮薨四月戊子大雨雹震電大

風折木落剝天門鳴尾三戊辰癸亥復犯太微垣

八月徐州山水漂百餘家十一月朔日蝕

壬戌年三年辛合璧宮徙沛王賢為雍王詔太子

監國高侃與高麗餘眾戰于白水山破之新羅王

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昆明蠻十四姓二萬三千

戶內附置穀教總三州徙吐谷渾於鄯州浩水

南吐蕃遣使入貢姜恪許敬宗卒以劉仁軌同

三品十一月朔日蝕

麟咸亨四年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靺廬河之西俘

數千人餘眾皆奔新羅... 其功 詔劉仁執修國史 關立本卒 弓月疎 來降 七月發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 八月己酉 大風落太廟鸞尾

元元年 武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

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策試又請自

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 于闐王伏闕進表朝

波斯王卑路斯來朝 以武承嗣為周國公 御翔

鸞閣 大酺 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眾又僞百

濟上怒詔削去敏官爵以其弟仁立新羅王 帝稱

天皇右稱天后 三月朔日有彗之 上苦風眩甚

元二年 武后祀先蚕于卬山之陽 上苦風眩甚

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郝處俊曰天子理外

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

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

之天下不傳之于孫而委之天后乎上乃止 太子

弘仁孝謹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武后

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廷旨由是失愛於武后義陽

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

逾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側遷奏請出降上許之武

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將軍王遂古 太子

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為武后之也帝下詔朕方欲

禪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中使命加以尊名謚為

孝敬皇帝 新羅乃遣使人貢謝罪上赦之優其爵

其弟仁改封臨海郡公 武后令儒臣元萬頃等撰

列女傳臣執百僚新成樂書千餘卷 立雍王賢為

皇太子 武后惡妃王上金從豐州安置 以載至

德劉仁執為左右僕射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

書令李敬玄同三品 正月甲寅焚惑犯房星 三

片丁未日赤如赭 齊瀋等七州大水海溢漂居人

五千餘家 十二月有彗星于角亢南長五尺

中書令 始遣使詣桂廣文熙等府注擬時人謂之

南選 徙冀王輪為相王 郇王素節乃蕭淑妃之

子淑妃被武后所殺其子郇王警敏好學武后惡之

不許入朝王乃著忠孝論張柬之潛封其論以進后

尤忌之降王為鄆陽王徙袁州安置 將軍權善才

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

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

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

難臣以為遇法則難遇免則易夫法不至死而

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

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

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

詔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

遂貨之仍釋仁傑為侍御史 納州僚反殺黔州都

督發兵討之 吐蕃寇鄯廓河等州 幸汝州之

溫湯 裕享太廟 七月有彗星于東井指北河長

三尺餘芒光亦甚長 三之梯中台指文昌

儀鳳二年 躬耕籍田 高麗為遼東都督封朝鮮

王安輯高麗司農卿扶餘隆為熊津都督封帶方王

安輶百濟以統新羅高麗新羅百濟之四國在於東海之濱上屬其分野自開闢以來天生烝民各有君主以王之受歲表貢大國自唐業其高麗過絕新羅德澤百濟之貢不令入貢中國奪為己有又欲滅其國而奪為部屬郡自是中國發兵以征不廷兵禍頻仍殆無虛日是謂一人造禍而萬民當之一日之兵十年不得安其生民生斯時大不幸矣上天震怒故有往返報復之理其高麗之國臣弑君奪其國而滅君之族者非一姓也故史氏曰奪人之國滅人之族者天亦滅之殃其子孫曾不一括悲乎天道默寓於冥之中豈肯捨諸以張大安同三品 詔廢顯慶曆 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哲正月甲子月見西方是謂朧朧則漢王其舒 庚辰京師地震 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左角 以獻議鳳三年 春正月百官西夷朝武后於光順門以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 夏五月幸九成宮時雨大寒從兵多凍死 秋九月上還京師 詔復奏破陣樂 侍中張文瓘卒 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十月戊寅癸感犯鉤鈴 紀調露元年 波斯王卒於京師冊封子泥洹師為波斯王還國 幸東都司農卿常弘機作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泰免其官以郝處俊為侍中 命太子賢監國太子勲事明審時人稱之 偃師人胡崇徽以符咒幻術為上及武后所重官至正諫大夫未幾為盜賊所殺求賊竟不得贈崇儼侍中 作紫桂宮於浞池之西 六月

遺史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王行儉襲執阿史那都支以歸 單于府突厥反還寇定州 夏州河清秋閏中飢 七月辛巳癸感入天困 十一月戊寅有流星入北斗魁中 顯永隆元年 后忌太子賢之德譖而廢之立英王哲為太子 以曹王明將王煒皆坐太子賢之黨降封黔道二州安置 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討突厥至是大破突厥於黑山 以裴炎為知溫王德真同三品 吐蕃寇河源 貶李敬玄為衡州刺史 五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 六月戊子虹蜺亘天蜺者斗之精 癸未癸感犯輿鬼十一月朔日蝕 東都飢 詳開耀元年 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以為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 上造鏡殿四壁皆以大方鏡嵌其壁上召劉仁軌入仁軌見愕然驚走下殿上怪而問之仁軌曰天下只一天子豈有數天子耶不祥甚矣是謂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此不祥之兆也上令去之 上寢疾令太子哲監國 徙太子賢於巴州 低粟等五州四萬家降 新羅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魯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之也乃止 以裴炎為

侍中崔知溫薛元超為中書令 徵剡士田莊嚴為太子洗馬游巖隱居泰山上東封嘗幸其廬徵為洗馬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薛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崇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衆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芳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足下乃唯、而無一談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寄乎游巖不能答 突厥寇原慶薛儼薛延陀連渾等五州四萬帳來降 八月河南北水壞民居十萬餘家 九月有彗星于天市中長五丈漸東行至河鼓 十月朔日蝕

汪永淳元年 作奉天宮 上遣宦者綠江徙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移舟載竹所在縱暴荊州長史蘇良嗣上疏切諫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途恐非聖人愛入之意又小人竊弄威福損皇明上今良嗣棄竹於江中 以郭侍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並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突厥餘黨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 初曹王明以太子賢黨降封零陵王黔州安置至是都督謝祐希武右意逼使自殺上深惜之黔州官屬皆坐免官祐後寢於平閣夜去其首及明子俊為武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微器題云謝祐乃知其子使刺客取之也 作壽泉宮於藍田改元 三月日赤如赭 四月朔日蝕 五月辰星犯軒轅 九月癸亥入與鬼犯箕星 十月京師地震

移弘道元年 綏州人部落稽白鐵余埋銅佛於地中久之草生其上謂其鄉人曰吾於此數見佛光擇日集

衆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遂赴之鐵余以雜色囊盛之數十重得聖施乃去一囊教年間歸信者衆遂謀作亂擄城平縣自稱光明聖皇帝置百官進攻綏大城二縣殺官吏焚民居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攻拔其城擒鐵余餘黨悉平 突厥寇定州圍單于都護府突厥又寇蔚州 上苦頭風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武后在簾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款於天子頭刺血鳴鶴叩頭請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會腦戶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絲百匹以賜鳴鶴 立皇孫重照為唐昌王 徙相王輪為豫王 更名旦 上疾甚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裴乾諒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請取武后成敗焉中宗即位尊武后為皇太后

中宗

名顯 高宗第七子 昏懦之姿 縱恣妻婦禍信妖女撓政 褒寵僧尼 淫穢滋甚 戲言以天下與后父於是見廢 在位五年 壽五十五 改元者二 神龍二 景龍三 即位之後武氏欲專政革命廢居廬陵後乙巳復位

武后

名墨 武士護之女 太宗才人高宗納之立為皇后 高宗崩臨朝稱制僭竊大位為世非常之妖

僭位二十一年 壽八十一 改元者十九 嗣聖
 改文明 又改光宅一 垂拱四 永昌一 載初
 又改天授二 如意又改長壽二 延載一 證聖
 又改天冊萬歲一 萬歲登封又改萬歲通天一
 神功一 聖曆一 久視一 大足改長安四
 神嗣聖元年 立太子顯為帝立常氏為皇后 復廢帝
 為廬陵王改元光宅 遷帝于房州 立豫王旦為
 帝是為睿宗改元文明政事次於武后居旦於別殿
 立旦妃劉氏為皇后 以旦長子成器為皇太子
 廢皇太孫重照為庶人 滕王元嬰薨 以常弘
 敏劉禕之同三品王德真為侍中 武承嗣請太后
 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毋
 臨天下當示以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
 乎太后曰呂后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治尊亡
 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 武后殺
 侍中裴炎以黨味道為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李
 景諶郭待舉罷 以崔沓常方贊同平章事 僧作
 大雲經言唐草令武氏當王天下改國號周遂僭號
 而篡唐 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
 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自是太
 后常御紫宸殿施絳紫帳以視朝 遍令太子賢自
 報 笑天皇大帝于乾陵廟號高宗 李敬業等被
 賊時武氏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敬業乘
 其眾憤之機至揚州會眾反以討武氏復往唐室為
 名時昭寶王亦被貶乃制激天下以彰武氏之惡使
 天下共伐之其檄畧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

若則過緩之過道士則以吳興遇朝貴宰相皆令匍匐於地不敢仰視皆武三思為之親執鞭撻為之僮僕懷義視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之為僧縱犯其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勳以法繩其黨眾懷我恩勳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蘇良嗣奏云昔太宗時有羅黑、善彈琵琶太宗奄之使教宮人今懷義又出入禁中臣請奄之廢不亂宮表奏不答醜聲日甚考夫北魏之孝明北齊之後主太后皆崇尚胡教造寺度僧今元出入宮禁夾帶男僧不辨女男乃以僧雲謨最入內幸之通宵不出與之親愛尤甚諸僧皆稱最為太上皇常又以少年男僧為尼出入宮中與之淫亂帝入朝見二尼立於太后之側帝悅之至夜召而幸之皆男子也遂殺之其醜聲傳於萬古矣其武后不戒前代之失豈可造寺度僧不免有醜聲豈不羞人其廢人之家尚忌僧尼不許入人家必有內亂之事其不辨男女故也雖真尼僧人亦不信況武后以尼常出入宮禁不無夾帶男僧以為淫亂者乎其孝明乃為尔朱榮領兵渡河殺幼主太后皆割其腹沉于河北齊之後主同太后皆為宇文覺所殺奪其國而亡焉背天道而事胡神天之報施有若是乎 開告密之門命鑄銅為龜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 武氏鑄大儀置北闕以岑長倩為內史 武氏頗垂拱格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以裴居道為內史蘇良嗣為納言以常侍價觀玄同同三品 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十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

言常齡、有帝王氣 武氏嘗於池上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 二月辛未朔日蝕 四月癸未辰星犯東井北轸星為近尉東井為法令失道相犯也 十二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 武氏垂拱二年 帝在房州 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 以岑長倩為內史蘇良嗣常侍價為左右相常思謙為納言狄仁傑為冬官侍郎 七月魏州地出鐵如船數千丈 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雷雨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乘雲之異武氏以為休應名曰慶山改新豐為慶山縣臣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地旱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穴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 打嗣聖四年 武氏垂拱三年 帝在房州 封皇子成美為恒王 劉綽之竊謂賈大隱曰太后既廢帝立明要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 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 以裴居道為納言張光輔半章事 突厥寇朔州后遣人擊之 揚初成矯制於都市募人迎廬陵王於房州事覺伏誅 封隆基為楚王 隆範為衛王 隆業為越王 六月朔日蝕 七月己亥京師地震 是月冀州雌鷄化為雄 天下飢

武氏垂拱四年 帝在房州 立崇元廟

以饗武氏祖考常大隱奏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乃止 狄仁傑奏毀淫祠 太后潛謀革命其唐子

孫韓王元嘉等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忌之潛謀欲除之元嘉等知欲殺除唐李氏子孫諸王

皆危不自安密有匡復唐之宗社之意太后既立乃詔唐子孫朝明堂諸王會而殺之諸王相驚曰以朝

明堂之名欲盡收我李氏子孫誅之乃各起兵欲匡唐室不果右遂大殺唐宗室 武氏拜洛受圖 作

神皇三靈 毀乾元殿作明堂天室以懷義監造拜為威衛大將軍梁國公 六月丁亥朔日 七月

戊午地震 八月戊戌地震 武氏永昌元年 帝在房州 以懷義為

新平軍大總管將兵討突厥 以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為內史尋殺之 殺唐宗室鄭王璵等六人 次

南王暹等十二人 周興請除唐宗室支王滌 懷義得幸雜以尼僧出入衣偏衫直履之衣使之不辯男

女乃以女僧之名皆男僧出入禁閤醜聲聞於外百威 大享萬象神宮武氏服袈裟大主執鎮圭為

初獻 始用周正自名聖改詔曰制 除唐宗室屬籍 華州赤水南岸大山晝日忽風皆有聲隱、亦

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步壅赤水壓張村居民三十餘家高二百餘丈水深三十丈坡上有草木宛然

明州松州皆有雌鷄化為雄以應武氏篡亂之兆 武氏事

武氏聖七年 周武氏天授元年 帝在房州 武氏事萬象神宮於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

載初元年正月始稱皇帝以睿宗為皇嗣更姓武氏

載初元年正月始稱皇帝以睿宗為皇嗣更姓武氏與舒王元名謀反族滅 太后策貢士於洛城縣貢

士殿試自此始 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帝方贊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贊懷床不為禮或

諫之方贊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為周興所構流儋州尋賜死以懷義為右

衛大將軍賜爵鄂國公 武承嗣告上金素御謀反微詣行在素御在洛聞遣使哭者曰病死何可得而

更哭耶至皆殺之并誅其子及支黨 殺南宮王頊等十二人及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

弱者亦流嶺南 武后頒大雲經於天下 西突厥入居內地 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御史傅遊

藝以誦媚取幸於太皇上表為今太后以武氏為天下當唐號改國號周賜皇帝姓武太后假不納實

喜之而進遊藝為給事其百官軍民見武氏勢重其宗室及四夷兵六萬人皆從遊藝所請太后許之乃

大赦天下以唐為周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姓武氏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以武承嗣為魏王

武三思為梁王武士讓兄為梁王等十二人皆為郡王 三月蘇良嗣卒

武氏聖八年 周武氏天授二年 帝在房州 鑄大鍾置北闕 徙關內民數十萬以實洛陽 武承嗣

使洛陽人三父之等百人以上表請立為皇太子 武氏以其祖宗配饗上帝 立神勅以罪誅有告周

興與神勅 謀后使 俊臣鞠之興與俊臣方對食

俊臣謂興口因若不認其罪以何法治之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圍炙之今囚入於甕中何事不認俊臣乃索大甕如興所言置火炙之俊臣起謂興曰太后有旨兄有罪令推之請公入甕興惶惶認罪法當死赦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周改義豐王光順等姓武氏幽之追復李君羨官爵因釋氏勸武氏草唐之天下為武氏之天下勸武氏為帝殺唐之子孫以安武氏為之有功乃以釋教開章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僧道之稱古以道為先而後釋二教因僧草唐命有功稱僧道以僧為先而後道自此始狄仁傑曰道在於先天地之前僧在於後世亡漢之後道者天也佛者鬼也豈可以天下於鬼乎后不許周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周遣使存恤諸道夏四月朔日

聖九年周武氏如意改長壽元年帝在房州養尹進少年臣壯者年三十而無妻后幸之弗就乃養於宮中值盛暑后方新浴卧於圓殿少年見而右幸之封少年為如意君改元如意太后遣使存恤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皆擢用試官自此始來俊臣羅告狄仁傑等謀反貶為縣令周築神都外城武后習猶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猶饑搏食之太后甚怒武氏听戶婢團兒所諧殺豫王妃劉氏立故于闐王尉遲伏閣雄之子假為于闐王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分置十州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武后曰魏王承嗣雖大重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

姑叔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弒其父者况姪乎后翼然遂罷承嗣政事周更以九月為社遣兵擊吐蕃取四鎮四月洛水溢漂民居四百餘家七月洛水溢漂民居五千餘家八月河溢壞河陽縣江淮旱飢禁天下屠殺採捕

聖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帝在房州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背五臟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以婁師德同平章事新羅王政明卒遣使立其子理洪為王降皇孫咸器為壽春王恒王或義為楊陽王王隆基為臨淄王衛王隆範為巴陵王趙王隆

業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後魏躬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武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饗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為亞獻梁王三思為終獻武氏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禁人間用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萬象神宮側樹杉皆變為柏州河溢流二千餘家九月朔日可汗骨篤僕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默啜寇靈州室韋反遣鷹揚衛大將軍李多祚擊破之以懷義為北道行軍大總管以計默啜太后作天堂日役萬人疲費億計府藏為之空竭懷義度壯士有力者為懷滿千人御史周矩以其有奸謀請治之

太后止令將力士等千人流徙懷義不問又命殺牛
取血畫胡神像其身高二丈計二百尺言懷義刺
膝血所畫者張於天津橋為眾觀之時醫人沈南瑒
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妬之乃密舉火燒天堂延及明
堂盡皆灰燼大風裂其胡神血像數百段后亦知懷
義所燒乃掩之其懷義妬太后幸南瑒外揚言太后
之淫穢甚於醜惡后知之欲殺之不果武承嗣等
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武
后加越古之號又加慈氏之號以杜景儉同平章
事冬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
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陰陽不時咎
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河內有老尼
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常什方等以妖妄惑眾尼

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來什方自云吳赤烏年生
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知己二百年矣容
貌愈少武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擢為正諫太
夫同平章事後知其詐以妖道之武三思誅四夷
酋長請鑄銅鉄為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默
唐頌周以姚璹為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鉄
不能足賦民間銅器以足之四月壬戌常州地震

九月壬午朔日蝕

紀嗣聖十二年

周武氏天册萬歲元年

帝在房州

初明堂改成武氏命懷義作鐵鑄大像其小指中猶
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堂以貯之懷義用財如
糞土每作無遺大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
車使之爭拾相踴躍有死者所在公松田宅多為僧

有又作無遮會於明堂鑿地為坑深五丈結綵為
宮殿佛像皆於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漏出更造明
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鼎及十二神
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懷義日益驕恣寵衰乃妬沈
南瑒之幸言后淫穢醜惡於外武后惡之使建昌王
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作天樞高一百五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紫統之上為
騰雲承露盤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后
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册金輪大聖皇帝突厥默
默遣使請降册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以番寇臨
洮周遣兵討之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優游
巖壑與民無異正月丙申夜明堂火二月己酉
朔日蝕

朔日蝕

周武氏天册萬歲元年

帝在房州

周武氏天册萬歲元年

帝在房州武后發神都封神嶽禪于少室僧
澄惠表乞請焚老子化胡經勅命成均監弘文館學
士劉如璿等諸儒考其虛實議其可否學士如璿等
以大唐實錄及皇唐玉牒宗支譜系二書俱載于聞
國西五百里有毘摩迦藍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又
括地誌四夷部及劉宋雲南行記隋史西域傳諸書
並見毘摩迦藍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其化胡成佛
是實經存本旨庶望流行欲崇胡教乃效梁以義
學生劉為編捏因里化愚信每一人一日要因果
十件入於釋牋如法苑珠林之類是也其中多減中
國之道而誇誕西胡之佛教明堂上施金塗鐵鳳
高二丈後為大風所損更為銅火珠群龍捧之營

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臨營州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姚璹副之以備契丹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盡忠尋自樺嶺上可汗樓營州突厥寇涼州吐蕃復遣使請和親突厥默啜請為武后子并為其女求昏悉歸河西降戶帥其部眾為國討契丹周以姚元崇為夏官侍郎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明堂尉吉頊誣冀州刺史劉恩禮謀反今武懿宗推之殺恩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十一月乙丑歲星犯司怪

聖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帝在房州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突厥營來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尚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與之通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武后常傳朱粉衣錦綉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為司衛少卿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又奪沈南璆之寵醜聲尤甚聞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册默啜為可汗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輒與之解袍銀帶見默啜舞躍叱其靴鼻朱前疑上書云臣妾陛下壽滿八百即拜拾遺又自言夢陛下笑曰拜玄齒落更生廷駕部郎中出使還上書曰聞嵩山呼萬歲賜以緋綵袋此小人無耻者甚矣周以三及善為內史以武承嗣武三思同三品以狄仁傑同平章事以魏元忠為肅政中丞李嬌知天官選事三月括州水壤民居七百餘家是歲安國獻兩首

犬其首者元首之象也畜類至賤之物也以應武氏篡唐之兆

聖十五年周武氏聖曆元年以中宗為太子還居東宮以睿宗為相王以蘇味道魏元忠同平章事以武攸寧同三品武承嗣武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每從容言於武后曰文皇帝柳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天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武后善大鸚鵡兩翼皆折言於狄仁傑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也以太子充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夏四月朔日蝕五月庚午太白犯天關八月懷州河溢河千餘家

聖十六年周武氏聖曆二年帝在東宮武后不豫遣給事中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為犧牲請代太后命太后厚賞之婁師德卒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武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武后幸嵩山過維氏謁昇仙太子廟吐蕃贊婆弓仁降周太子及武攸暨等誓于明堂以武三思狄仁傑為內史王及善為文昌左相七月丙辰神都大雨洛陽壞天津河溢漂濟源百姓廬舍千餘家焚燬八輿鬼八月丁巳楊楚常潤蘇五州地震

聖十七年周武氏久視元年帝在東宮復用夏正狄仁傑薦張柬之姚元崇桓彥範等十數人

李為名臣 內史武三思寵為特進太子少保 天
官侍郎同平章事吉瑒貶安國泣謂曰臣今遠離
蘭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武后命之坐問之瑒
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武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
半為王尊有爭乎曰有爭矣瑒頓首曰宗室外戚各
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
下驅之使也日必爭兩不安也武后曰朕亦知之然
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武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
邀車駕觀藥舍利武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
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
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小路險狹不容侍衛非
萬乘所宜臨也 武后使洪州僧胡結合長生藥三
年不成所費巨萬 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

五十五

武后命昌宗衣吹笙乘赤鶴於庭中文士皆賦
詩以美之 武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
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
右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銜爭寵醜惡不耻求
為奉宸內供奉無禮儀溢于朝聽 武后遣將軍
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以楷固為左玉鈴衛大
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 武氏造大像使天下僧尼
日出一錢以助其功 武后復以正月為歲首 狄
仁傑卒 三月大雪 是月辛亥鴻州大水漂千餘
家 五月己酉朔日餘 八月壬子平州火燔千餘
家 十二月甲戌晦炎惑犯軒轅
嗣聖十八年 周武氏政不足又改長安元年 帝在
東宮 以成州言佛跡見改元大足 以李迥秀同

平章事 以崔玄暉為天官侍郎以郭元振為涼州
都督 三月大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
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
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
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
諛之士也武后為之罷朝 時有獻三足牛者宰相
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
政教不行之象也武后為之愀然 郡王重閭啓武
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武后令杖
殺之 春河南諸州飢
嗣聖十九年 周武氏長安二年 帝在東宮 周設
武舉 突厥寇鹽夏遂寇并州 吐蕃遣其臣論
薩來求和 張昌宗賜爵鄴國公 蘇安恒上疏有

五十六

曰陛下貪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顏見唐宗廟
爭語疏上亦不之罪 八月辛亥朔南六州地震
九月己丑朔日有蝕之不盡如鈎神都見其既 焚
威犯五諸侯
嗣聖二十年 周武氏長安三年 帝在東宮 周改
文昌臺為中臺 以唐休璟同三品 遣使以六條
察州縣 吐蕃遣使獻馬千疋金二千兩以求婚
新羅王金理洪卒遣使立其弟崇基為王 魏元忠
每奏張昌宗張易之兄弟不堪任事會武后不豫昌
宗恐后晏駕為元忠所弒乃請元忠謀反密引張說
賂以美官使證之張說面折其詐乃曰臣豈不知全
日附昌宗之取台衡附元忠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
冤理不敢証之耳武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

神嗣聖

三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寧州大水溺殺一千餘人 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既

崔玄暉張東之同平章事 冊拜右武衛將軍河史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 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 徙平恩王重復為譙王 復統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今春官尚書武攸寧少卿張同休易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弄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弄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高麗舞舉坐大笑 因武后幸張昌宗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弄思獨曰不然乃

蓮花似六郎耳 突厥默啜既和親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 武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閒崔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武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武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黨援陰為之備有人為飛書及勝其書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及武后皆不問 許州人楊元勸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宋璟等鞠之事未畢武后遣中官持敕赦之 正月壬子日赤如赭 八月瀛州水壞民居數十家 九月霖雨陰晦至于神龍元年正月止 癸亥八月鎮星犯天關 乙神龍元年 張柬之等討武氏之亂中宗復位尊武氏

為則天大聖皇帝復國號唐改元神 赦天下是歲武氏死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極尊 諸東宮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武后喪在迎仙宮樂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 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主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樂日絲滅去復書之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 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賁書宣慰諸州 尊祖考老子為玄元皇帝 立妃肅氏為皇后追贈右父玄貞為上洛王母崔氏為妃 以楊弄思祝欽明同三品 以武三思為司空武攸暨為司徒 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桓彥範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帝后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有曰自古帝王未

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 追復武氏所誅唐諸王妃公主駙馬流寬子孫官爵 先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帝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 上官儀之女婉兒武后時沒入掖庭帝即位拜為婕妤用事於中武三思通焉故常與氏又薦三思於帝后引入禁中后或與三思雙陸居傍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帝后通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帝后言 墨勅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 遷周廟主於西京仍

避其諱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上官婕
好勸帝后觀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
喪三年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
制度以收時望詔皆從之 上御樓觀潑寒胡戲
群臣上尊號 東都白馬寺缺象頭無故自落於殿
門外 三月癸巳災感犯天田 乙酉睦州大風拔
木 崔玄暉封傳陵郡王大風折其輅蓋 洛水溢
流二千餘家 四月河南北十七州大水以水災求
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朱務光上疏以為水陰類
臣妾之象恐後虞有干外朝之政者 七月辛巳災
感掩蓋西南星
柄神龍二年 置十道巡察使 置倉外官自京師及諸
州凡二千餘人宦者超廷七品以上負外官者又將
千人 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 制太平公主各開
府置官屬 賜閭鄉僧萬回號法雲公 以突騎施
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 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
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除國子
祭酒同正 蔡武右於乾陵 秘書監鄭普思納其
女於後宮因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流儋州
餘黨皆伏誅 突厥默啜寇鳴沙京會等州 車駕
還西京 以實從一為雍州刺史徙一舊名懷貞避
皇后父諱更名從一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
司戶李元結判歸僧寺從一恨命改判元結大署判
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閏正月丁
卯月掩軒轅星 二月壬子洛陽城東七星墜地色
如水有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

三月丙辰有流星聲如頽墻光燭天地 是月乙巳
黃霧四塞 越州雨毛 四月辛丑洛水溢溺死數
千人 六月夜天星散落如雪 九月壬子災感犯
左執法 已巳月犯軒轅后星 十月陳州李花開
鮮茂如春 壬午有彗星于西方 十一月辛亥月
犯昴 戊午災感入太 十二月丁酉災感犯天江
初景龍元年 遣武攸暨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大
喜制復武氏崇恩等廟 吐蕃遣使入貢 武三思
上官婕妤武崇訓謀廢太子不果太子矯制發羽林
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又引兵索上
官婕妤好兵敗為左右所殺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
崇訓之柩然後集之朝堂 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
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
公主與太子重俊通謀命蕭至忠鞠之至忠泣曰陛下
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第一妹而使羅織害之乎是
競上疏其畧曰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二而賊臣日
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
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
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帝遂寤相王竟
免 帝后並加尊號 以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同
三品至忠上疏有曰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不可以
公器為私用上不听 僧慧範於東都作胡神像府
庫為之虛耗詔削其官爵 六月丁卯朔日蝕 是
月丁卯陝州雨土 七月郴州大風發屋拔木 八
月宋州大風拔木壞屋舍 九月有赤氣竟天其光
燭地三日乃止 十月丙寅太白熒惑合于虛危

十一月丁丑雨土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餘之

景龍二年 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
圖以示百官帝巨源請布之天下迦禁志忠上乘候
帝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泰則奏之 每
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優
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
數人而已 上官婕妤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
從之遊獵以求進達 安樂公主奪民田作定昆池
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獸以勝昆明故名
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
正視傍視日中影中各為一色 安樂長寧公主及
皇后妹鄰國夫人上官婕妤及諸官皆依勢用事
納錢度僧尼 帝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

兆辛替否上疏諫曰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
足經邦則殷周以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
以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矣出謂人曰棄天道
從胡教其喪不出三年越二年帝后弒帝 突騎施
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殺唐使者 駙馬武崇訓卒
安樂公主更適武延秀 以張仁愿同三品 勅中
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藏設庭燎置酒奏
樂酒酣上謂御史大夫實從一曰聞卿久無仇讎朕
甚憂之今夕歲除為卿成禮從一但唯、拜謝俄而
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綾羅扇自西廊而上帝後有人
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却扇詩教
首扇却去花易服而出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
本塞婢也上與侍臣大笑 春滑州唐城縣民家鵝

有三足 二月丁酉有星孛于胃昴間胡分也 是
月癸未有大星隕于西南聲如雷野雉皆驚 八月
士辰有星孛于紫宮 是月甲戌其露昏濁不見

景龍三年 東都造聖善寺為武后建福 帝教與近
臣學士安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或舞渾脫或舞黃
鸞或謂婆羅門咒效道士上登無道之極 時政出
多門濫官充溢帝嗣立上疏以為此者造寺極多務
取崇麗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之為教要在降伏身
心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江水旱為灾戎狄構患
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 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
咄等千餘人迎金城公主 帝自送至始平公主吐蕃
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 帝幸常嗣立庄舍以嗣
立與周高士常舅同族賜爵通遠公 以帝巨源宗

楚客紀虞詡等為左相僕射同三品監察御史崔琬
對伏彈楚客等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至是
楚客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
琬與楚客結為兄弟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帝微行買梨賣者曰相你不是喫梨的口帝笑曰
漢子與牛牢收取相書 召近臣觀燈後廊亦甚
宮中作宮肆令宮女作市人張鋪發賣物什命公卿
為買物者於鋪內令與宮人爭價出褻狎不道之語
帝與后大笑為樂 又令宮女不穿褻衣於河兩岸
以五色繩兩岸爭奪扯之扯脫者宮人皆跌倒露其
裸體大笑之以為樂此無道之極豈足以承唐運哉
不五年而亡 正月丁卯黃霧四塞 六月庚申日
色紫赤無光 癸巳太白晝見在東井京師分也

七月澧水客稼 九月密州水壞民居數百餘家

十一月甲寅日入後昏霧四塞二日乃止

景龍四年 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

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街而多不歸者 帝宴

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

諸醜態吏部侍郎盧藏用曰況公五經掃地盡矣

上與后妃公主御梨園臨觀大笑 幸隆慶池 即

發上言帝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

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

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快

快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

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

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餠中進毒中宗崩於地

龍殿 葬定陵 立溫王重茂后攝政相王子隆基

起兵討亂斬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之廢重茂

奉相王立之是為睿宗皇帝

睿宗

名旦 高宗子中宗弟 以真王入繼大統 因子

之功 享國不久 慧星見乃傳位 在位三年

改元者二 景雲三 太極改延和又改先天

景雲元年 帝即位以隆基為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

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受宣有差 廢重茂

復為溫王 立隆基為太子 加太平公主實封

戶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等官爵 罷封

封官 以武氏復舊為太后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

爵謚斷棺暴屍平其墳墓 譙王重福為常后陪貶

帝即位徙集州叻張靈均說入討并臣兵敗溺死

以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以資天皇后之福仍欲

於城西造觀諫議大夫寧原悌上言有曰道釋二家

皆以清淨為本不當營寺觀勞人費財梁武帝致

敗於前先天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今二公主入道將

為之置觀不宜過為崇麗取誇四方又先朝所親狎

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 姚州蠻反

景雲二年 突厥默啜遣使請和 以張說郭元振同

為平章事 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

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

懷貞等結為朋黨欲危太子事覺貶蒲州安置未幾

詔還京師 置十道按察使 以常安石郭元振等

並同三品陸象先同平章事 以興昔亡可汗阿史

那獻為招慰十姓使 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

陰陽數術尋許還山 高祖故弟有柿樹自天授中

枯死至是復生 正月甲戌并汾絳三州壞盛舍壁

死人眾 三月壬申太白入羽林焚惑入東井

以資懷貞等義同三品平章軍國重事 正月辛卯

有流星出太微至相城 六月幽州都督孫佺討奚

契丹出師之夕有大星墮于營中又帥兵襲奚入賊

境有白虹垂頭于門 淮南假師縣李村村有震電

人民家地震裂開丈餘長十五里深不可測所裂處

井廁相通或衝塚墓掘出平地無損 京師朝堂磚

下有六蛇出長丈餘有大蝦蟆如盤而目赤如火相

與關戰而蛇入于大樹蝦蟇入于草九月朔日餓
冬京師岐隴幽州饑洛陽市有牛左脇有人手
長一尺或牽之以乞丐

玄宗

名隆基 睿宗子 以臨淄王入繼大統 不鑒曹
騰家養子孫王之發漢而又用高力士以掃亡漢之
隋終至亡唐 為宦官李輔國以兵幽之 在位四
十四年 改元者二 開元二十九年 天寶十五年
星出西方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
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遂
傳位於太子玄宗即位
開元元年 起鰲山燈棚 御樓觀燈 太平公主擅

權用事伏誅 又追作去年大酺大合伎樂上皇與
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華陰嚴
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醪為歡今乃損
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
止 以劉幽求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
為侍中崔湜為檢校中書令 奚契丹二萬騎寇漁
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沙陀金
山遣使入貢 吐蕃遣其大臣求和 以高麗大祚
榮為勃海郡王 罷修大明宮 李千里引進裴光
庭前二奄奴一曰金剛一曰力士乃馮益之曾孫既
入內中常侍高延福養為己子冒姓高遂為監門將
軍知內侍省事四方奏請先省後進小事專決於是
啓奄堅用事而梯亡漢之階 增宦者名數除三品

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奄豎之威自此始
姚崇為相 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書省
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 帝幸新豐
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里
改官名

開元二年 選樂工為梨園子弟 為長枕大被與兄
弟同寢 焚珠玉錦繡 作興慶宮 作花萼勸政
務本等樓 造寺度僧張廷珪袁楚客上疏曰中宗
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戶強
丁多削炭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
能存鳩鵲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衰梁武未免禍殃但
是安樂即是福身何用安度奸人使壞正法上從之
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禁鑄佛寫經 定內外官出入恒式 以薛訥同
紫微黃門三品持兵擊契丹破之 突厥同俄圖北
庭都護郭虔瓘擊斬之 復置十道按察使 毀武
氏天樞 罷負外檢校官 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
刺史 以訥言出官人 以武氏鼎銘頒告中外
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為鄭王嗣謙為皇太子 勅諸
州修常平倉法 正月原州獻肉角羊 二月朔日
當食不食 五月乙卯晦有星西北流或如甕或如
斗貫北極小者不可勝數天星盡搖至曙乃止 壬
子久雨禁京城門 六月京師大風發屋大木拔者
十七八 七月己丑太白犯輿鬼東南星
開元三年 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人稱
伴食宰相 以馬懷素為侍讀侍以師傳之禮 遣

薛訥討突厥 西域八國請降 以突騎施部將蘇祿為金方道經畧大使 七月朔日 饒 河南河北大水 山東大蝗

開元四年

其年上皇崩 葬橋陵 以宋璟蘇瓌為相 上嘗遣宦者詣江南取鵲鵲鵲等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煩擾道過州州視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玩遠自江嶺水陸傳送食以梁肉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陛下方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况鵲鵲鵲易足貴也上手勅謝若水賜帛四十段縱放其鳥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寶可住營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吊獅子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姬實之宮掖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十七

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况於胡姬豈宜實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遂自引咎慰諭而罷之 以鄭王嗣直為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按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 廷中宗於別廟 罷十道按察使 山東蝗大起姚崇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 六月州馬嶺山下有白蛇與黑蛇聞白蛇長六七尺吞黑蛇入腹口眼血流黑蛇長丈餘頭穿白蛇腹出俱死 安國都護府江中有大蛇

首尾橫出兩岸經日而高寸、自、數日江源盡而蔽江而下十、五、相附江水皆、以應關鑿始盛唐亡之兆見於此 七月丁酉洛水溢沉舟數百艘

山東蝗食稼聲如風雨

開元五年

行享祀于太極殿 行幸東都 太廟四室壞 以明堂為乾元殿 契丹王李失活入朝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詔訪逸書 正月戊辰昏霧四塞 六月甲申登縣大水壞城邑損民居數百家 河南水害稼 十一月乙卯定陵寢殿火 洪州潭州突延燒署州等州

開元六年

突厥毘伽可汗來請和 河南參軍鄭魴奉表請和乞男甥親署誓文 禁惡錢 始加賦以

給管俸 帝還西京 今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

禮

開元七年

敕五服並從禮傳 徙宋王憲為寧王

俱密王那羅延康王烏勒加安王為薩波提皆上表言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帝聞張彖居古洪崖自號洪崖子得五童從之乘青驢訪崑崙遊終南大華之間神異變化出入無人莫能測帝知其異人也屢召而至帝曰聞先生善長嘯願聞之彖乃發一長嘯聲徹九霄天籟振響欲留 由帝許之還山彖下何惜一山一水不令臣追跡 也帝賜 五月指帝禁中一白驪云此千歲靈也帝賜 五月朔日 六月甲戌太白犯東 鉞星 復置十道

按察使 朔方節度使王嘏誘殺突厥降戶突厥復

冠涼州 渥穀漲溢漂溺幾二千人 三月庚午太

白犯東井北轅 五月甲子太白犯軒轅 夏契丹

寇營州發關中卒救之宿渴池之缺門營穀水上夜

半山水暴至溺死萬餘人 六月庚寅夜涼師興道

坊一夕陷為池民居五百餘家皆沒不見 鄧州三

鴉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相沃湏更有蛇大

十圍張口仰天人或斬射之俄而暴雨漂溺數百

餘家 九月朔日蝕

開元九年 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 突厥遣使求

和 勅舉縣令 蘭也州胡康待賓反王駿等擒斬

之以張說同三品 造新曆及黃道遊儀 吳兢撰

武后實錄直書其事 梁文獻公姚崇奏遣令佛以

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

分撥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

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此者諸武諸常造寺度人

不可勝紀盡皆族誅汝曹勿効當永為後法 七月

丙辰楊州潤州暴風發屋拔木 九月朔日蝕

開元十年 幸東都 制增太廟為九室 安南亂遣

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北庭節度使張高擊吐蕃大

破之 張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悉罷遣兵

復以乾元殿為明堂 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召募壯士充宿衛 帝始以臨淄王起兵以誅常

后太平公主以定內難為名非反而何雖有功於唐

室後帝即位亦以此心而疑忌宗親餘長不令出閣

致天下有幽閑宗親虧傷骨肉之誼 五月辛酉伊

水溢毀東都城南隅平地深六尺 六月懷州豫

河決 伊汝水漂溺數千家

開元十一年 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 上北

符祭后土于汾陰 置麗正書院 尊獻祖懿祖祔

于太廟 始置長從宿衛 十一月丁卯歲星犯進

賢

開元十二年 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

定賦役融乘驛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

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揮然後處決 帝如東都

群臣請封禪 廢皇后王氏 五月太原獻異馬

駒兩脇各十六肉髯鱗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

十月壬辰流星大如桃花色赤黃有光燭地 十一

月壬戌有流星大如斗東北流長數丈蛇形屈曲碎

光迸出

開元十三年 張說草封禪儀獻之 祀昊天上帝於

泰山之上 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 更命

長從宿衛之士曰獷騎 車駕還幸孔子宅 選諸

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禁錮酷吏來俊臣子孫 更

集仙殿為集賢殿 禁奏祥瑞 作水運渾天 分

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 五月辛酉河南許偃陳

汝唐鄧等州大水害稼

開元十四年 命張說修五禮 更立契丹松漠王李

邵固為廣化王一從甥女陳氏為東華公主妻之

立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以成安公主女常氏

為東光公主妻之 邕州封陵黎反遣內侍楊思勗

討之 以李元紘杜暹同平章事 六月戊午大風

按木發星端門鵠尾蓋落端門號令所從出也 秋

潤州大風自東北海濤沒瓜步 秋天下州五十水

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壞衛鄭滑汴濮人或

巢或舟以居死者千計 魏州河溢 十月己未日

赤如赭 甲寅太白晝見

卯開元十五年 吐蕃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猷 作十

王宅以居王子百孫院以居諸孫 命妃嬪以下宮

中育蚕以知女功 五月洛水溢入郾城平地丈餘

溺死者無數壞同州城市及馮翊縣漂民居二千餘

家 七月鄧州大水溺數千人 是秋天下州六十

三大水害稼及居人廬舍河北尤甚 八月澗穀溢

踐澠池縣 冀州河溢 衡州火延燒三百餘家州

人見有物大如甕赤如燈籠所至火即發

元十六年 改廣騎為左右羽林軍 行開元

大衍曆 嶺南藤反命楊思勗討平之 以張說兼

集賢院學士 立長征兵分番酬勲法 制戶籍三

歲一定分為九等 杜賓客破吐蕃于析連城 以

蕭嵩同平章事 有御墨曰龍香劑一日硯上有小

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也

九月關中久雨害稼 河北飢

元十七年 宇文融以聚斂得幸 以生日為千秋

節 信安王綽攻吐蕃拔石堡城 限明經進士及

第每歲無過百人 綽于太廟 復置按察使 杜

暹李元絃源乾曜罷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 蕭

嵩燕中書令 禁私賣銅鉛錫

元十八年 寵任宦豎往、為三品將軍施策戰奉

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賂遺少者不減

千緡由是京城邸第田園桑半皆奄人矣 京師閭

閻武將競治第宅亭館臺榭樓閣窮極壯麗時號木

妖天下將亂盜賊並起亡國失土徵也 令百官休

日選勝行樂 築西京外郭 以忠王浚領河北道

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 吐蕃遣使入貢

吳歲天下奏先罪二十四人 二月丙寅大雨雪

俄而雷震左飛龍殿災 洛水溢東都千餘家 六

月甲子有彗星于五車 癸酉有彗于畢昂

梓開元十九年 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

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周但未得客上

曰朕為尔召客必宋璟也璟最剛直承詔至其宅執

酒飲不盡厄遽稱腹痛而歸 以詩書賜吐蕃 窮

耕於興慶宮側 幸東都 浚苑中洛水 令兩京

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 高力士用事凡四

方表奏皆先至力士而後上奏小事則自決之勢傾

內外文武群臣有無耻者如程伯獻馮紹正與力士

結為兄弟阿附以求重用賄賂爭求浸潤者日夜不

止其門如市積金帛巨萬力士乃娶瀛州呂玄晤女

為妻勸全人行淫甚於醜惡乃權妻父玄晤為少卿

子第皆為王傳呂氏不勝而死其爭致榮者自第至

墓車馬不絕為世非常之妖唐亡之兆始於此 六

月洛水溢溺千餘家

元二十年 勅海靺鞨王武藝遣其將張文休率海

賊寇登州 宴百官於上陽東州醉者賜以食褥肩

輿以歸相屬于路 遣信安王綽將兵擊奚契丹大

破之 祀后土於汾陰 二月朔日蝕 八月朔日蝕

醉開元二十一年 韓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凡事爭諫

左右曰自休為相陛下珠履於舊何不逐之帝曰吾

貌雖瘦天下必肥 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

擢用 罷韓休蕭嵩以裴耀卿張九齡同平章事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访使 蓬州枯楊生李枝有

實 七月朔日蝕

醉開元二十二年 帝幸東都 上憂麥於苑中 置病

坊以養貧者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

及可突干 高力士乃裴光庭之家奄奴也光庭妻

常與李林甫通光庭死其妻衛哀祈於力士求以奸

夫誅甫代其夫位為相 帝聞恒州脩山有異人者

張果者往來汾晉間有長生之術歷教百歲常乘一

白馱日行萬里止則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欲

乘之以水噴之復成白馱太宗時召不起則天時召

之伴苑時值暑月乃腐爛蛆虫皆出人信以為真死

矣後復出於恒山帝復遣通事舍人盧重玄賁壘書

往迎之至京帝問神仙之事果不吝問其生年曰臣

生於堯丙子歲也貌若六七十許善息氣累日不食

然一酒榼上及蟻御皆為笑道士乃失其 和上有

字乃集賢院之酒榼也帝以酒貯之 盛一斗帝有

道士名葉靖者善知曆數明鬼神通 之道帝問葉

靖曰果何人耶靖曰臣知之言之即死故不敢言若

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上許之靖曰乃混沌初

分時白蝙蝠精也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而死帝

乃免冠跣足救之果曰此兒多口不貴恐泄天機上

哀求之果以水噴其面靖復活乃起帝亦神之謂義

皇上人也詔圖形於集賢院後遣使送回恒山 其

僧人皆學風水或星命或風鑒或醫藥 孔氏之文

老氏之旨皆借中國之玄秘以扶其教帝命禁革止

許學西胡之法朱文公所謂道家寶藏 為釋氏偷

去誠實論也 西蕃僧持人頂骨入中 為佛之頂

骨盡感男婦取財利於都城識者曰既是佛骨佛亦

有死與人同也何以為之神物者乎 其僧人皆以

象駝之骨刻作齒指以血竭熬成膏塗之於上以塗

羅門之堅固石粘之為佛之齒指悉令禁革 二月

壬寅秦州地震西北隅有聲拆而復合經時不止

壞廬舍殆盡壓死四千餘人 八月榆關野蚱蟻害

稼入平州界有群雀食之一日而盡 清夷軍黃

帝祠古井湧泉 秋間輔河南州十餘水害稼 十

二月朔日蝕

如開元二十三年 躬耕籍田 宴群臣於五鳳樓集音

樂較勝負 冊王妃楊氏 閏十月朔日蝕

如開元二十四年 突騎施寇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破之

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突厥丹款結守珪奏

新之帝惜其才赦之 初安祿山本營州柳城胡種
姓康氏其母阿史德為巫居突厥中無子補於軻輦
山及產有光照宮廡為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
節度張仁愿搜廬帳欲殺之匿而獲免母以神所命
遂字軻輦山父死母携之并適突厥安延偃故更名
安祿山 增宗廟遺豆數加母養服 帝還西京
張九齡獻千秋金鑑錄 賜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罷張九齡相李林甫
開元二十五年 置玄學博士 立明經問義進士試
經法 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 募丁壯
張充遠軍 詔選宗子補官 行和羅法停江淮運
使以明堂為乾元殿 楊河諸殺太子瑛鄂王瑒
光王瑛 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爵龜國公牛
羅王子承慶襲王頭求入中國大興讀書學中國之
禮制為中國附庸 蕭仙高薦牛仙客為相御史周
子諒劾其不才濫登相位不可任乃引議書而証之
言在天后朝有識曰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積子自
狂顛龍蛇相聞血成川兩角開積子者牛也必有牛
姓于唐祚帝不聽乃責子諒於襄州 吳大帝孫權
之十代孫曰孫智涼者隱於洪都之高安修黃老之
道煉氣養形年一百二十歲猶如三十歲人帝迎至
京師問何術至壽智涼曰山居食果飲水度流年而
已不食烟火食故壽問以治國之道對以聖人之道
在心不在他求時充早命智涼祈雨令出而雷雨隨
至帝知其真人也乃送歸豫章 五月淄州棣州河
决 六月壬戌熒惑犯房

開元二十六年 今天下州縣里皆置亭 賜南詔王
為雲南王 作行宮於西都間 置龍武軍 立忠
王璣為太子 三月丙子有星孛于紫宮垣歷北斗
魁旬餘因雲陰不見 癸巳京師地震 九月朔日
飢
開元二十七年 積馬節度使蓋嘉運擊突騎施擒其
可汗骨啜 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弟子皆為公侯伯
更定梯檢之制 三月禮表江等州水 七月辛
丑熒惑犯南斗
開元二十八年 以阿史那斯為十姓可汗 以蓋嘉
運為河西隴右節度使 立莫賀達干為突騎施可
汗 張九齡卒 三月朔日飢 六月吐蕃圍安戎
城高水路城東山鳴石圻湧泉二 十月河南郡十
三水
開元二十九年 上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
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盤屋迎置興慶宮 吐蕃入
寇陷石堡城 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亳州玄元
皇帝祠枯樹復榮 玄元皇帝祠九井汲一井水九
井水皆動或洶復湧至清 七月河南河北郡二十
四水害稼 九月丁卯大雨雪大水堰折
壬天寶元年 以安祿山為節度使 穿三門運渠 群
臣上尊號 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告
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終南山閻尹喜
臺傳求得之 享玄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
越二日合祀天地於南郊 帝遣使徵張果其徒云
果已卒葬之久矣使乃發墓開棺視之棺空帝命立

栖霞觀 改侍中書令為左右相 戰何布思
來降 七月朔日餞

穆天寶二年 安祿山入朝寵待甚厚謁見時 追尊

老子父為先天太皇祖母為德明皇帝 帝好聞雞
賈昌七歲為雞坊五百聞雞長識者以帝乙酉生
偶雞壽聞乃兆亂之象 六月東都應天門觀火延
燒左右延福門經日不滅

穆天寶三載 改年為載 海賊寇台州濱河南尹裴敦
復討平之 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

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
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 葉靖以幻術
邀帝遊月宮見素娥名玉環出迎因見壽王妃貌類
名同乃納之 因遊月宮聽大樂名曰紫雲曲默記

之歸作霓裳羽衣曲 李白與吳筠詩林待詔見
賀知章於紫極宮知章知其李白乃謫仙人也薦於

帝 上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
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何如對曰天子
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
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正月庚戌日暈五重 是月月有紅氣如無帶
閏二月辛亥有星如月墜於東南墜後有聲 青州
紫虫食田有鳥食之

配天寶四載 宮中立壇為百姓祈禱白草黃素置案上
俄飛升天聞空中神語曰聖壽延長 冊常昭訓女
為壽王妃 冊壽王妃楊太真為帝之貴妃 來訪
使王鉞務刻剝聚斂以求媚中外怨怒 安祿山奏

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勣李勣從臣
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 九月河南
淮陽睢陽譙四郡水

順天寶五載 王忠嗣討吐谷渾於墨離軍房其全部而
歸 李林甫嘗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
富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

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
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 楊貴妃有寵每
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

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
南馳驛致之至是妃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錡
之第及夜高力士復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
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能進矣 以李希烈同平

章事 校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杜有隣 勅左
降官日馳十驛 五月朔日餞

幻天寶六載 上慕好生之名至是除絞斬條 以高仙
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如驪山溫泉名其宮曰華
清上還宮因疾作晝夢一小鬼盜太真綺香囊及

上玉笛上叱之俄見一大鬼捉小鬼刺其目孽而嘆
之上問大者何人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因武
德中應舉不捷觸殿階而死賜綠袍以葬感恩願除
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疾瘳 上欲廣求天
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聖
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恐有佞言污濁聖
聽乃令郡縣請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名聞奏既而至
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

遺賢上表稱賀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上以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体充腹垂過膝止嘗

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

餘物止有赤心耳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 上嘗宴

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為祿山於御坐東間設金

雞帳置榻使坐其前仍命捲簾以示榮寵貴妃與祿

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兄上與貴

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拜母

而後父 王忠嗣數上言祿山必反 楊慎矜與王

鉞私語識書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

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天石始用祿山卒使傾

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嶺南獻白鵝

鵝呼雲衣娘貴妃教以心經記誦精熟若俱摘難有

所報者後為鷹搏之而死盛以金棺葬苑中呼為雪

娘塚

天寶七載 楊釗以聚斂驟遷 上寵任高力士愈甚

太子及諸王駙馬皆呼之為兄為翁為爺李林甫安

祿山阿附以取將相 賜安祿山鐵券 力士於室

壽寺造鐘鐃成作齋以慶之人擊一杵者施錢百緡

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減十杵鐘不擊而自鳴如

泣越數日其寺為火焚鐘亦為火溶 以貴妃姊適

崔氏者為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為虢國夫人適柳氏

者為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嬪出入宮

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 貴妃作金詞子以掩祿山

爪傷之私 哥舒翰乘神威軍應龍城由是吐蕃不

敢近青海

天寶八載 太白山人李師等上言見神人言金皇

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上遣御史中丞王

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上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上

聖祖老子號曰大道玄元皇帝高祖謚曰神堯太宗

謚曰文武高祖謚曰天皇中宗謚曰孝和睿宗謚曰

玄真帝曰大聖皇帝后曰順聖皇后命天下各置聖

祖玄元皇帝像于闕元觀天下各置玄元太極太清

紫極之宮以奉之 帝以羯鼓催杏田視柳杏皆發

上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又聞琴聲以羯鼓解穢

即群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群臣請加尊號始禘

於太清宮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天寶九載 閏中旱西岳祠災制罷封祀 求殷周漢

後廢韓柳公 封安祿山為東平郡王 賜楊釗為

國忠 貴妃復忤旨上怒送歸私第吉溫奏陛下何

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於外舍耶上

令宦官視之妃剪髮一縷而獻帝上使力士召還自

是寵待益深 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

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 南詔反陷雲南郡 八月

五星聚于尾箕彗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

天寶十載 上命有司為安祿山治第於親任坊勅令

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其帷帟器血充牣其中有

帖白檀床銀平脫屏風帳厨既之物皆飾以金銀餽

豐銀淘盆織銀絲筐及氍毹他物稱是雖禁中御服

之物殆不及也 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襪

襪裏祿山使宮人以絲與昇之上聞後宮惟笑問其

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妃

洗兒金銀錢自是極山出入宮掖頗有醜聲帝恐外人以酒毒祿山賜以金牌准其戒酒 高仙芝入朝加開府儀同三司 是年辛丑李適之常列鼎其饌蓋中夜鼎躍出相聞不解鼎耳及足皆折 廣陵大風駕海潮沉江口船數千艘 六月大同殿前鐘自鳴 八月丙辰武庫災燭兵器四十餘萬

天寶十一載 李林甫卒以楊國忠為相 楊國忠破

吐蕃于雲南拔故隄州等三城獻俘于朝 以粟帛庫錢易惡錢 改吏兵刑部為文武憲部 楊國忠

奏有鳳凰見左藏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見之帝復幸

左藏以仲犀為侍御史 東京大風拔木 六月號

州閭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墮晦失其所在

天寶十二載 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 後以魏周隋

後為三恪 上在華清宮欲夜出遊陳玄禮諫曰宮

外即曠野安可不備不虞 追削李林甫官爵

天寶十三載 李泌擊南詔 祿山入朝楊國忠言祿

山必反上不聽 學士李琪見玄元皇帝乘紫雲告

以國祚延長 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

之宰相邇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

南教養師邊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

禍發不可復救何得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李希烈罷以常見素同平章事 上憂兩傷稼楊

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

之然 是歲淫雨不已上問高力士曰卿可盡言對

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辜陰陽失度臣何敢

言上默然 五月癸亥守心五旬餘 六月朔日蝕

不盡如鉤 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 九月閉坊

市北門蓋井禁婦人入街市祭玄冥太社崇明德

坊 京城垣屋始盡人亦乏食 東都漕洛溢壞十九

坊 汝州華縣南有土塊間中有血出數日不止

天寶十四載 教舞馬百匹啣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

拜舞 封鸞哥為綠衣使者 以郭子儀為朔方節

度大使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

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常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

久有異志今又此請其反明矣國忠見素言於上曰

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乃諸

闕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不發事遂寢 祿山

反於范陽 二月丁丑雨黃土 災惑太白聞于畢

昂并鬼聞至四月乃伏 五月天鳴若雷 七月有

龍于南陽城西 祿山僭號大燕皇帝改元聖武陷長安

天寶十五載 帝奔蜀有此劔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

悲悼之語 帝次馬嵬軍士不進以祿山之反欲謀

貴妃也其亂亡之禍止於貴妃一人將士乃爭殺楊

國忠復勸帝除貴妃以安軍心帝不得已乃命力士

縊殺之與尸以示眾軍士方行 帝幸蜀霖雨彌旬

棧道中間鈴聲悼念貴妃因為雨霖鈴之曲 初帝

獵中一鶴帶箭西南而逝益州有青城山道士徐佐

卿一日為飛矢所中乃曰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於

壁候箭主至當付之及帝幸蜀得箭始知佐卿乃中

箭鶴也 是年太子篡父位即真於靈武改元至德

尊帝為太上皇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敗

之郭子儀大破史思明復河北十餘郡真源今

張巡起兵雍丘討賊大破之獲胡兵三千人而還

天常以災異徵帝帝終不悟其年祿山反天不告變

潞州童謡曰羊頭山北作祠堂竟莫曉其義有道士

李遐周者得道之士也潛知天道默契神明先於天

寶中於玄都觀廊廡題詩於壁曰燕市人皆去函關

馬不歸人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馬不歸山下鬼者

馬鬼也環者貴妃字玉環也繫羅衣者縊殺也祿山

未反之前時童謡曰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氍

毹上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謡曰舊來誇戴竿今日不

堪看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契丹此祿山反之兆

也五月契丹鎮星同在虛危中有大芒角大動搖

時帝已蒙塵於蜀道矣

謝曰原其高祖以臣納君之婦而亂隋之天下太宗

殺其兄弟而奪其婦與其生子而亂唐之血屬高宗

至帝之妾而至武氏殺唐子孫華唐為周唐祚幾絕

之亂用高力士以啓宦官亡漢之階此數者國本之

不正已五代矣以是觀之欲為久有天下得乎其播

遷於蒙塵之時不得已以魚朝恩李輔國以察軍情

以開宦官專禁兵之禍乃為輔國等以兵幽帝於西

內終至餓死於奄堅之手祿山出入禁闥而有配

聲莫掩致使藩鎮跋扈於外奄寺竊政於內是謂豺

狼遊於藩籬而莫知疽結於心腹而莫悟史氏斷

帝溺其所可愛而忘其所可戒誠失是言矣然後身

肅宗

名亨玄宗子篡父位自立胡致堂斷曰夫以討

賊之故奪父之位使安慶緒史朝義而有知豈不令

笑於九泉帝乘祿山之亂漂泊靈武六軍不進少

從乃以宦官李輔國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以察軍情

及其承平不能禁革亂世不得已而任斯人豈承平

之所宜而不鑒風沙衛之辱齊故遺笑萬古自是代

宗以昏庸之主習之以為常乃今統領禁兵啓後世

廢立弑殺之禍其後十五代之君父子祖孫皆駢死

於宦豎之手身死國亡受禍之烈自有生民已來未

有若是之甚者自帝始之

纂位七年壽五十二改元者四至德二

乾元二上元二寶應一

至德元載祿山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馬軍

象詣洛陽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史思

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押將張興苑之吳郡太守

李希言發文書以平牒永王璘怒乃起兵殺希言

卒成禍亂朝廷以兵討之璘不得已乃叛回紇寫

羅支將兵入援與郭子儀合擊回紇破之安祿山

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羅堅殺之張巡移

軍寧陵大破賊將楊朝宗于闕王勝將兵入援上

嘉之以為殿中監吐蕃陷威戎等軍六月上將

至重武駕駐驛州驛黃帝有一婦人長大以監甥及
鯉蛇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以為風狂漢白上潛視
舉止其婦人已止大樹下軍人以通視者見其臂上
有鱗俄天黑失其所在及上即位還京驛州刺史
王奇先奏女媧墳於天寶十一年大雨晦冥忽沉沒
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之聲曉見其墳湧出
上生双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垂蓋圖進上遣使就
其所祭之始知向者婦人乃女媧神也 冬十月朔
日蝕 十一月辛亥朔河西地震裂有聲陷廬舍張
掖酒泉尤甚至德二載三月乃止
附至德二載 祿山目矇不復覩物性加躁急奄人李猪
兒者契丹人也祿山執而奄之使侍左右稍不如意
動加捶撻其祿山之子慶緒者因父嚴急常惧其死
乃令猪兒入帳中刺殺祿山刃剖其腹腸出數斗而
死慶緒自立有臣之欲執君故有子之殺父此天之
報施明矣 房琯罷以張鎰同平章事 上嘗令僧
數百人為道場於內晨夜誦佛張鎰諫曰帝王當修
德以彌亂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上
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上
皇加上尊號曰先天文武大聖孝皇帝 安祿山
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 賊將子奇寇維揚張
勉擊走之陳留人教子奇舉城降 賊將蔡希德寇
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 廣平王傲郭子儀德兩
京 上皇還長安 立廣平王傲為太子 郭子
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賜死
節之士 史思明降 求王璘兵潰奔鄰易被執自

殺 三月有蛇聞於南陽門之外一蛇死一蛇上城
癸亥大雨至甲戌乃止 四月甲辰夜中有大星
赤黃色長數十丈光燭地墮賊營中 甲子雷震乾
元殿前槐樹震耀天之威怒以象殺戮魏古者三公
所樹也 壬寅歲星焚惑太白辰星聚于鶉首從歲
星也罰星先去而歲星留 白露四塞 七月己酉
太白晝見經天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見歷秦周楚鄭
宋燕之地 十二月歲星犯軒轅星
乾元元年 復以載為年 立淑妃張氏為皇后 上
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乃立太乙壇遣中使與女巫
乘驛分禱所過煩擾 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
主歸之 以宦豎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
軍容之名自此始蓋唐自高祖開創以來傳七代一
百四十八年間豎典兵未有是例自開闢百千萬年
亦未有是任自帝始之按通鑑發明尹起莘之跋其
畧曰宦者之蠹至是深矣宦官之權至是極矣是舉
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衆皆於一奄人之手使之總
統禁兵合內外之權以歸之他時挾置朝野門生天
子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大書于冊為後鑒也此十
數語卒為後世庸君之戒又按春秋晉伐齊其志
人風沙衛後奔止以大車塞其隧一事殖綽郭最尚
曰齊雖無人豈用爾類為齊國之辱孔子作春秋有
戒於前况又以朝恩之典兵何無耻之甚也 以宦
豎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裨將李懷玉推侯希逸為平
盧軍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上皇御宣政

殺授賜如上帝號曰太上至聖皇天帝 上享太
廟遂祀上帝 李白因永王璣之亂為軍運會
上船兵敗白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白罪遂貶夜
郎 韓穎改造新曆 韓元重寶錢 立成王假
為皇太子更名豫 郭子儀等校衛州遂圍鄴城史
思明復陷之 三月丙戌月有黃白貫連軍圍東井
五諸侯兩河及興鬼 五月癸未月掩心前星 六
月癸丑月入南斗魁中 十一月癸巳夜月掩昂而
暈色白有氣自北貫之 戊戌同州夏陽山徙於河
上聲如雷

乾元二年 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稱大燕皇帝 上祀

九宮貴神 加皇后尊號曰輔聖 以李輔國往勞
者使番使相顧曰自古人君之勞小國也必以卿大

八十五

夫往勞今以家奴勞我是辱我也自是不復入貢

李峴為相具陳閣堅李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
賞其正直 荆襄敗康楚元等作亂刺史常倫討平

之 正月癸未歲星食月在翼楚分也一曰飢 二

月朔日餘既 丙辰月犯心中星 春飢斗米千五

百錢 四月丁巳有彗星于東方在婁胃間色白長

四尺東方疾行羣鼎畢觜觿參井與鬼柳軒轅至右

執法西凡五旬餘不見 閏四月辛酉朔有彗星于

西方長數丈至五月乃滅 六月乙未瀕河人聞有

風雷曉見其暴湧出下有巨石上有双柳各長丈餘

時號風陵堆 七月渾天儀有液如汗下流 嵐州

合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四日而變濁

元元年 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破史思明於河

陽 官堅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事覺杖死 寇鳳翔
節度使崔光遠被之 李輔國矯制迎上皇
遊西內輔國將射武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
興慶宮秋盛迎上皇迁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
士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鞭侍衛如西內選後宮百餘
人以備洒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上皇日以
不憚因不茹葷辟穀浸已成疾 追謚太公望為武
成王選歷代名將為亞聖十哲 閏四月妖星見於
西方長三丈 五月癸丑月掩昂 七月河溢秋稼
盡淹沒 八月己酉太白犯進賢 十二月癸未歲

星掩房

辟上元二年 偽將駱悅縊殺史思明其子朝義即其位
田悅功擊劉展斬之餘黨悉平 以蕭華同平章事

八十六

桂州刺史段子璋反討平之 加李輔國兵部尚

書 九月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武士為

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無道昏亂之極越七月

帝崩此妖禍之驗也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

為歲首 新羅王金嶷入朝 帝朝上皇於西內

二月乙酉白虹貫日 七月朔日蝕既大星皆現

秋霖雨連月渠實生魚 有龜聚於揚州城門上

駐寶應元年 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 賜郭子

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復以建寅為正月 太

上皇因幽閉成疾將大漸有群鶴下於庭聞神人曰

元載孔昇天無主 陛下為主遂崩葬泰陵 力七

為李輔國所請流巫州赦還見帝遺詔痛哭血而

死 楚州有尼敬隆 教之稱悅德登三見上帝賜

鎮國之寶十三枚以昌國作群臣表賀越五日帝暴崩其擇氏之妹妄為中國之患不祥可知矣進李浦國爵博陸王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曉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体不可輔國聞其謀上崩殺后而立太子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罪不欲顯誅之密令人刺殺之斷其首棄之淵中又斷其右臂馳祭泰陵中外莫測其家刻木首葬之 李白自金陵濟朱石訪疾入李陽水飲酣捉月入水而終時謂水解四月代宗即位其日慶雲見黃氣抱日 七月西北方有赤光亘天貫紫微流于東游漫北方照耀數十里 九月太州至陝州二百餘里河清澄徹見底 十二月己酉太府左藏庫火

代宗

名豫 肅宗子 昏亂之姿豈足以承祖宗之業天下皆為宦官程元振所有帝尸位而已不亡何待史謂元振以腐身薰子委寄國命唐業益衰於此矣況棄天道奉胡神曷能之有其祥乎 在位十七年 壽五十三 改元者三 廣德 永泰 大曆 以劉晏同平章事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以田承嗣李懷仙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楊綰請罷明經進士 吐蕃入寇隴右之地皆為吐蕃所有邊將告急程元振掩

敵不報吐蕃兵入長安帝倉惶無措乘輿播遷出奔陝州吐蕃益廣武王承宏為帝長安城中焚掠蕭然一空程元振欲陷帝之計至此俱露矣天下以程元振專權誤國乃削其官爵放歸田里郭子儀以孤兵駭退吐蕃帝還長安廣武王逃匿草野上赦之安置華州 以宦官呂太一為廣州市舶校商舶之利其無道也有若是乎太一因之而反縱兵焚掠郡邑廣州刺史討平之 不鑒呂太一反復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縱禁兵此昏亂無道之極也五月龍門河水暴漲漂流二千餘家 群臣上尊號 秋好坊虫害稼闌中尤甚斗米千錢 九月大雨水平地數尺 十二月辛卯夜鄂州大風火發江中焚舟三十餘艘延及岸上民居二千餘家死者數千人

大曆二年 上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流程元振於秦州 立雍王造為皇太子 劉晏李峴罷以王綰杜鴻漸同平章事其年緒始作胡人法事今桑門建道場其佛法漢明帝時入中國未有建西胡齋事自帝之世始之緒創建胡人法事建道場於大內釋氏倣齋自此始 初行五紀曆 李光弼卒 杭天下青苗錢以給百官俸 秋閏輔飢斗米千錢 湖南及河東河南淮南浙東浙西福建等道州五十五水灾十二月丙寅自夜至曙有流星如雨 丁卯有妖星墮于汾州以應宦豎典兵之兆 大曆元年 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平盧將李懷王逐其節度使侯希逸以懷王為留後賜

名正己 僕固懷恩死范志誠 郭子儀敗吐蕃 內山仁王經二寶興以人為善薩鬼神之狀導以音響國藩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此皆亂無道之極 三月大風拔木 京師飢斗米千錢 元載專權忍奏事者文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奏長官宰相先定其可不然後奏聞真卿上疏論曰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 以劉晏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釋奠于國子監 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天壽聖節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玩駁馬為壽常衣上言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听以致天下取媚於上賄賂取財民不堪命 七月洛水溢 十二月己亥有彗星于軫心長尺餘經旬不見 八十九

大曆二年 宦官魚朝恩以所賜左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有寇至則令僧誦仁王經以攘之云 外厚加賞賜 吐蕃圍靈州路嗣恭擊却之 七月丙寅日傍有青赤氣長四丈餘 壬申五星並出東方 癸亥焚惑入氏其色赤黃 乙丑鎮星犯水位 乙亥歲星犯司怪 八月壬午月入氏丙辰犯畢 九月乙丑畫有星如一斗器色黃有尾長六丈餘出南方没于東北乃中國幽州分野 戊申歲星守東井 乙丑焚惑犯南斗在燕分 十一月壬申京師地震自東北來有聲如雷者三 十二月丁丑焚惑犯壘壁

曆三年 上辛章敬寺度僧七千人 作孟蘭盆設

七廟神座書尊號於牆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以胡僧不空為國公凡入朝令列於黃冠之上常衣曰臣聞孔子尊中國而攘夷狄今陛下為中國之主反尊夷狄而攘中國夫堯之為君號曰天子其天子者乃以子之事天以天為父也凡詔詰有曰上天眷命未聞上佛眷命也又曰人君受命于天奄有四海未聞受命于佛奄有四海也又曰天生蒸民未聞佛生蒸民也今中國之人棄天道而事胡神乃以僧為先道為後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帝曰今人皆稱僧道何以僧為先家曰臣聞凡世之言鬼神者鬼陰類下鬼也神陽精天神也何不言神鬼而言鬼神豈可以鬼為先乎言禍福者不先言禍而言福豈可以吉為先乎言陰陽而不言陽陰者陰也陽也也何以陰在前乎中國尊也居天地之中得天地之正氣謂之華夏夷狄卑也得天地不正之氣謂之夷狄何我先言夏後言夷乃曰夷夏何以夷狄為先耶此數語皆以凶字為先是音順而呼也以此比類而推之反以凶為吉可乎凡僧人之於寺也年雖幼先入寺之一日者必列於上其後入寺年雖老者必列於下其教門尚有先後之別况國家而無先後之理可乎其中國之道謂道者生天生地人生萬物皆道也始於無始之先自盤古天皇地皇人皇及伏羲神農黃帝至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世百千萬億年矣中國止奉天道而事上帝故有天下者必祀上帝於圓丘今道士以主祀事以祈國祚之公安未聞有僧也其教自後漢始入今使先於盤古之先

尊於堯舜周孔其世之上其理可乎黃冠乃帝帝
有之僧乃後漢方士比之僧家後入寺一日者尚不
敢置於前列况黃冠先於中國萬億斯年而可令於
後乎帝曰善乃可其奏令不空列於黃冠之下不空
曰住的房子穿的衣裳用的器皿都是中國道祖黃
帝的臣夷狄之學豈敢先於中國帝嘉其言 徵李
泌於衡山 追謚齊王侯為承天皇帝 幽州將朱
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 吐蕃
寇靈武 正月壬子月掩畢 三月朔日蝕 五月
丙戌地震 八月己未月復掩畢 辛酉歲星入東
井 九月乙亥有流星大如斗北流光燭地 壬申
歲星入輿鬼 丁丑熒惑入太微二旬乃出 己卯
太白犯左執法

大曆四年 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吐蕃寇靈州朔
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以裴冕同平章事 二月
壬寅熒惑守房上相 三月壬午熒惑逆行入氐
四月雨至于九月閉坊市北門置土臺、內置壇左
黃幡以祈晴 七月戊辰熒惑犯次相 八月己卯
虎入京師長壽坊宰臣元載家廟射殺之以應魚朝
恩欲謀上不果卒為所殺之兆

大曆五年 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事
勢傾朝野每奏事以必克為期如不允所請輒怒曰
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為內給
使衣綠與同列然幸歸告朝恩、見上曰臣子官
卑為備軍所凌 賜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
於前令徽服之 謂上強笑曰兒服紫大宜称心上

置宴寵恩與朝恩議事其與國語頗悖慢周皓與
左右擒朝恩而縊殺之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
使委宰相領之 以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為吏部
侍郎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二月乙巳歲星
入軒轅 四月己未彗星于五車光芒達勃長三丈
五月己卯彗星見于北方色白癸未東行近八穀
中星 六月丁酉月犯進賢 庚子月犯氐 庚戌
太白入東井 癸卯彗星近三公已未不見 秋京
師飢斗米千錢

大曆六年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將兵二千屯奉天防
秋 嶺南蠻酋梁崇韋作亂討平之 七月乙巳月
掩畢入畢中 壬子犯太微 八月甲戌熒惑犯鄭
星 庚戌月入太微 丁丑獲白兔于太極殿之內

大曆七年 回紇使者犯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
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以朱泚代之 正
月乙未月犯軒轅 二月戊午月掩天關 己巳熒
惑犯天街 四月丁巳熒惑入東井 辛巳歲星犯
右角 壬申月入羽林 五月乙酉大風拔木 丙
戌月入太微 十二月丙寅雨土 有長星于參下
長亘天長星彗屬參唐分也 時國中或有女人扮

為男子衣男子之衣者李栖筠曰女子衣男子之服謂之服妖不出十年國有大變

大曆八年 朱泚遣弟希將兵戍涇州 循州刺史哥舒晃友 加田承嗣同平章事 吐蕃寇涇州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時晉州男子師模以麻解髮持竹筐箒席哭於東市言請罷官監軍 四月癸丑

歲星掩房 甲寅焚惑入壘壁 五月庚辰焚惑入羽林 六月戊辰有流星大如一斗器有尾長三丈

餘入太微 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留七日非常度也 乙未月入畢中 癸未月入羽林 己丑太白

入太微 八月己丑太白入太微晝見 十一月丁巳月掩畢 壬戌月入輿鬼掩箕星 庚午月犯太

白入氐中 己卯月入羽林 癸未太白入房 癸

五月掩天關 甲寅月入東井 癸酉月入羽林

十二月壬申有流星大如一升器有尾長三丈餘出紫微入濁 武公據陽氏家牛生犢二首

大曆九年 以永樂公主妻承嗣子華 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 三

月丁未焚惑入東井 四月丁丑月入太微 五月

己未太白入軒轅 六月京師旱至七月方有雨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白與巫覡更舞詠月不雨上

聞之命徹土龍燄膳節用七月雨 己卯月掩南斗庚申入太微 七月甲辰月掩房 辛亥月入羽林

壬戌入輿鬼 九月辛丑太白入南斗 甲子焚惑入氐 十月戊子歲星入南斗 十二月戊辰月入

羽林 晉州神山縣與唐觀枯樹復生

大曆十年 西承嗣及陷相州 陝州軍亂 貴妃獨孤氏卒 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數萬於

西山斬首萬餘級捕虜數千人 田承嗣將兵希光以瀛州降 嶺南節度使路嗣恭克廣斬哥舒晃

三月戊戌有流星出于西方大如二升器有尾長二丈入濁 庚戌焚惑入壘壁 四月甲子焚惑入羽

林 八月戊辰月入太微 九月戊申月量焚惑畢昂參東及五車暈中有黑氣乍合乍散 十月朔日

蝕 十二月丙子月出東方上有白氣十餘道如匹練貫五車及畢觜觿參東井輿鬼柳軒轅中夜散去

大曆十一年 詔赦田承嗣罪听與家屬入朝 五月汴宋軍亂詔諸道發兵討平之 七月戊子夜澗雨

京師平地水尺餘壞民居千餘家 閏八月丁酉太

白晝見經天

大曆十二年 復討田承嗣 元載專橫賜死籍其家

孫寶巨萬胡椒八百石 諸藩鎮專權 以楊綰常

袞同平章事 吐蕃寇黎雅州西川節度使崔寧擊

破之斬首八千餘級 正月乙丑月掩軒轅癸酉掩

心前星丙子入南斗魁中 二月辛亥有流星如桃

尾長十丈出輿鬼入太微 乙未鎮星入氐中 三

月壬戌月入太微 四月乙未月掩心前星 五月

丙辰月入太微 戊戌月入羽林 七月庚戌月入

南斗 乙亥焚惑入井中 秋京畿及宋毫滑三州

大雨水害稼河南平地水深五尺 恒定二州地大

震三日乃止東鹿寧晉地裂數丈沙石隨水流出于

地壞廬舍壓死數百人 十月壬辰月掩昂庚子入

太微 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 十二月壬午月入羽林

大曆十三年 勅毀白渠碑 田紇寇太原代州都

督張光晃擊破之 吐蕃寇靈州 隴右節度使朱

泚獻猶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率百官賀之

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猶捕鼠乃其

賊也今同乳妖也何以為賀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遠

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 吐蕃寇益慶又

寇銀麟郭子儀遣李懷光擊破之 葬貞懿皇后上

悼念后不已殯內殿累年至是始葬 郭子儀欲謀

殺張彥遠高郢不果終身止此一事為玷

起大曆十四年 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以

希烈為留後 貶常萊以崔祐甫楊炎喬琳同平章

事 尊郭子儀為尚父 却拜瑞貢獻 優寵宦豎

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公求路遺無所忌憚 詔

寬滯聽詣三司使及揭登聞鼓 立皇子五人皇弟

二人為王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

毀元載馬麟劉忠翼之第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

千事 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將李晟擊破之 以

曹王皋為衡州刺史 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帝葬

元陵 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

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 春歲星入東

德宗

名适 代宗長子 諡於中官 惧其廢黜 作宮

市 昏亂無度 位行苛政 盜賊蜂

起 乘輿播遷 亡位二十六年 壽六十四

改元者三 建中四 興元一 貞元二十一

建中元年 立宣王諡為皇太子 祿山乱汚辱宮闈

帝失其母沈氏終不可得還尊為皇太后 作兩稅

法 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始定公主見舅

姑禮 劉文喜作乱據涇州詔朱泚李懷光討之諸

將殺文喜以降 吐蕃遣使入貢 桑道茂言奉天

城有天子氣築奉天城以脩之 振武留後張光晟

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 以睦王述為奉迎太后使

正月朔改元群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 幽

鎮魏博太雨易水渾沱橫流自山而下轉石折木水

高丈餘苗稼傷盡 四月己亥京師地震 魏州魏

縣西四十里地數畝忽長增數尺 九月宣政殿廊

壞 十一月月蝕歲星在秦分

建中二年 盧杞貌醜駢面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擢

為觀察使 增商稅為什一 田悅舉兵冠刑名詔

馬燧等破之 郭子儀薨 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

加李元忠北庭大都護爵寧塞郡王 以郭昫為

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爵武威郡王 冊太子妃

蕭氏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

惟岳遣兵救田悅 梁崇義拒命作乱李希烈討斬

之傳首京師 六月葵惠太白鬪于東井 夏趙州

寧晉縣沙河北有棠樹甚茂民祠之為神有蛇數百

千自東西來趨北岸者聚棠樹下為二堆留南岸者

為一堆俄有淫寸龜三繞行蛇盡死而後各登其積

野人以告蛇腹皆有瘡若大所中
壯建中三年 括富商錢以供軍 朱滔與惟岳戰大敗

之趙州降兵為使王武俊收惟岳傳首京師 李納

復陷海寧 以曹王臯為江西節度使 陳少遊以

重欽求寵入以為相 朱滔舉兵救田悅 朱滔稱

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 李

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師 六月甲子地震 九月已

亥夜白虎入宣揚里傷人王詰朝獲之

建中四年 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李希烈圍襄城等

州 曹王臯敗李希烈斬其將黃勣 姚令言

反將兵犯京師 姚令言奉朱泚為王 李晟圍清

苑朱滔救之晟軍大敗 帝幸奉天 田悅王武俊

寇臨洛 朱泚召段秀實議稱帝事秀實以笏擊泚

被泚殺之 朱泚自称大秦皇帝改元應天 朱泚

圖奉天李懷光入援敗朱泚 李懷光奏賊盧杞

詔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討李希烈二月克汝州

四月甲子地震 五月辛巳又震 霍山裂 滑州

濮州河清 滑州馬生角 八月庚申有星隕于京

州 九月戊寅有龍見于汝州城濠

押興元元年 春正月大赦 朱泚更國號漢改元天皇

李希烈稱皇帝國號大楚陷汝州盧杞惡顏真卿

欲害之李希烈陷汝州上問計於杞 對曰誠得儒

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真卿三朝舊臣

忠直剛決名震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

遣直學士劉希烈詔下 朝失色內外知公不還親

族餞於長樂坡公醉跳脚前趨曰吾早遇道士云陶

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

他日待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

烈命繼殺之復有客從羅浮山來帶真卿書至其家

時謂真卿兵解仙去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田悅

為其姪緒所殺 李晟復京城朱泚伏誅 官堅

寶文場典兵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

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

家何必橈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

怨乎上即命去其榜 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

使田悅權知軍府 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

使 遣使發吐蕃兵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七月還

長安 李晟進爵西平王 六月戊午有星或十或

五而墮 秋螟蝗自山而東除于海晦天蔽野草木

葉皆盡 九十八

貞元元年 馬燧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懷光縊死

以張延賞為左僕射 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

朱滔死 陝虢都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

張勸代總軍務 正月赦天下改元 戊戌大風雪

寒民多凍死者 丙午亦如之 春大飢東都河南

河北斗米千錢死者相枕 夏蝗東自海西盡河隴

群飛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葉及畜毛靡有孑遺

飢饉枕道民蒸蝗曝曬去翅足而食之 七月庚子

大風拔木 八月朔日

貞元二年 以劉滋崔造齊快同平章事 李希烈之

將陳仙奇使驛陳山南毒殺希烈吳少誠復殺仙奇

自為留後 關中飢軍士脫巾求糧 吐蕃遊騎及

時時尋寇夏州 正月大風平地深尺餘雪上有
黃黑色狀如浮埃 四月甲戌雨土 五月己酉地
震 麥將登而雨霖斗米千錢 閏五月壬戌日黑
暈 六月大風雨京城通街水深數尺 東都河南
淮南荆南江河溢 乙丑有野鹿至于含元殿前獲
之

貞元三年 以柳渾為同平章事渾幼孤有巫相曰天
且賤為僧則可渾曰去聖教學浮屠不如速死乃學
黃老之道帝知而問曰昔聖者謂爾賤且天今何貴
且壽乎渾曰臣因事黃帝堯子之教奉上帝得至於
此帝曰何不奉佛渾曰人之生死皆係乎天佛亦有
死自不能免何能救人道者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
乃天地萬物之母也中國者居天地之中得天地之

正氣故奉天道其教為之正教佛者西胡鬼方居天
地之偏得天地不正之氣故其人像貌語言與人皆
異其教以死後寂滅為樂道家以長生久視為樂道
者生於天地之先佛者生於稟周之世老子化其強
廣戒貪戒殺始立其教古聖有云人身難得中土難
生正法難遇今臣既生中土當奉中國之道豈可棄
所生之土悖天地生成之德反事夷狄之教蓋佛者
人也人死為鬼臣豈肯棄仙道而事鬼教乎帝曰善
此篇極說有理故取之 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
家問百姓樂手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
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
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
錢始云所糴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

九十九

百

百

百

百

百

百

百

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
上命復其家 妖僧李軟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
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晨聞
之驚仆曰晨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晨曰晨新罹謫
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
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引必多聞人情恟懼請
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遊環之子也亡抵邠州械送
京師與軟奴等皆腰斬而朝臣無連及者 吐蕃之
戍益夏者餽運不絕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
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 鄯國大
長公主女為太子妃公主不謹常直乘輿與抵東宮
宗戚皆疾之或告其淫亂上怒幽主於禁中欲易太
子李泌切諫乃止 吐蕃帥羌渾之象冠隴州華真
及連雲堡皆陷之京城震恐 以咸安公主妻回紇
可汗 八月朔日蝕 十一月丁丑夜京師東都滿
地地震 閩州魚鰲蔽江而下皆無首
貞元四年 雲南王異年求內附賜資甚厚封王給印
而遣之 鄯國大長公主淫亂李昇數入其第或告
其厭禱上怒幽主於禁中流李昇於嶺南 吐蕃寇
陁邠寧慶鄯等州 回紇長至安可汗表請攻回紇
為回鶻乃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長壽天親可
汗 正月雨木于陳留十里許大如指長寸餘中空
所下立如植木生於下 自陝至河陰水黑流入汴
至汴州城一宿而復 庚戌朔夜京師地震 辛亥
壬子丁卯戊辰庚午癸酉甲戌乙亥皆地震金房二
州尤甚江溢山裂屋宇多壞人居震 二月京師

民家有豕生子兩首四足 三月癸亥有鹿至京師
西市門獲之 郊牛生犢六足 五月丁卯月犯歲
星在營室 八月灤水暴溢殺數百人

貞元五年 以董晉實參同平章事 李泌卒 以李
懷光外孫燕八八為懷光後 帝遣其將曹有道
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使戰
于鶴州臺登谷大破之 回鶻天親可汗死命其子
為忠貞可汗

貞元六年 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至禁中以
胡人死骨迎於禁中不祥可知迎佛骨自此始 回
鶻忠貞可汗弟弒忠貞而自立其相帥國人殺之立
其子阿啜為可汗 吐蕃陷安西 正月甲子日赤
如血 五月戊辰月犯太白

貞元七年 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執其酋長獻于
庭 雲南平其路始通 山東節度使李實激變其
將楊清潭帥眾作亂斬之

貞元八年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裴延齡判度支
事 常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 正月鄂州見白
鹿 二月庚子雨土 五月己未暴風發太廟屋瓦
毀門闕官署屋舍不可勝紀 秋自江淮及荆襄陳

宋至于河朔等四十餘州大水害稼溺死三萬餘人
漂沒城郭廬舍幽州平地水深二丈徐鄭涿薊檀平
等州水皆深丈餘 甲午地震有聲如雷 冬十一
月朔日蝕

貞元九年 以趙璟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
事 裴延齡以左藏正物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

帝 劍南西山羌蠻來降 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
使來獻其地圖土貢及其所給金印 四月辛酉城
震有聲如雷河中關輔尤甚壞城壁廬舍地裂水湧
六月淮水溢平地七尺沒泗州城

貞元十年 陸贄罷相為太子賓客 三月乙亥黃霧
四塞日無光 四月京師地震 癸丑又震 侍中

渾瑊第有樹湧出枝幹皆載蚯蚓
貞元十一年 以陽城為國子司業 橫海軍亂逐其
節度使程懷直 七月熒惑太白相繼犯太微上將

十月朗州蜀州江湓

貞元十二年 諸道進奉以市恩 上壽日命儒士同
道士沙門講論於麟德殿侍士市渠年嘲讀辯給上
悅之 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常

紀貞元十五年 宣武軍亂殺其留後陸長源 吳少誠

冠唐州 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

貞元十六年 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潁南大滑 貶

鄭餘慶爲郴州司馬 以齊抗同平章事

貞元十七年 常舉破吐蕃于雅州 賜常舉爵南康

王 五月初日飲

貞元十八年 吐蕃救維州常舉擊敗之獲其將 詔

百官毋得正牙奏事 八月滄州言白龍見

貞元十九年 貶韓愈爲陽山令 以神策中尉副使

孫榮義爲中尉與楊志廉皆驍縱招權依附者衆宜

鑒之勢盛盛 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 三月焚惑

入南斗色如血 秋闌輔飢

貞元二十年 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 太子有疾

二月始雷大雨雷震電大雨雪 七月洪州火燔民

舍萬七千家

貞元二十一年 春正月帝崩葬崇陵 太子即位

改元永貞 帝任宦豎喜邪佞悅進

奉寵信宦豎吐突承璀等聚飲不厭又起迎佛骨之

禍以佛指送諸胡廟謂三十年當一開、則歲豐人

安至憲宗元和十四年三十年矣帝謂當開視之乃

迎入禁中明年正月帝爲宦豎王守澄陳弘志所殺

其爲不祥可知也妄誕不足信彰矣而使與崇浮屠

氏之教者且獨宦豎爲之也卿大夫之家豈肯以中

國人奉夷狄之教乎蓋崔曇之教於城郭僻倫無父無

君反以功德自居而人君又崇而信之者不學先王

之道有就見聞之所故也德宗之昏亂如此憲宗不

亦甚焉故唐世人士末流受禍之慘皆以特棄天道

而事胡神天故滅之而無疑矣嘗謂人自難得中土

難立有不願爲中國之人願爲西胡鬼方犬豕

也西胡之人爲之田也陰類非與人同言也原其

先舜周孔之世所有孔子謂索隱行怪後世有迷焉

吾弗爲之矣其淳樸者寂滅之教無父無君絕滅天理

以生爲妄以死爲樂文公謂只此一事已是極大之

順宗

名誦 德宗長子 在位八月 壽四十六 改元

者一 永貞一

永貞元年 罷天下進奉 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

以帝執誼鄭餘慶鄭綱同平章事 卻毛龜嘉禾神

芝之獻 上疾久不愈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

八月太子即位 十二月己酉歲星犯太微西垣

憲宗

名純 順宗長子 棄天命於上帝誦胡神於下

政出於宦官王守澄之平令附於宦官陳弘志之

家 卒爲宦官王守澄陳弘志等所殺 在位十五

年 壽四十三 改元者一 元和十五

元和元年 劉闢陷梓州高宗文討平之 中書堂主

書潘渙專恣用事四方賂遺無虛日 回鶻入貢以

摩尼傳來於中國置之 以妃郭氏為貴妃
立皇子寧為鄧王寬為溫王有為遂王泰為深王襄
為洋王察為絳王審為建王 翰林院有錄夜中文
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 以官監止突承璫為左神
策中尉 春正月太上皇崩葬于豐陵 三月有彗
星于太微尾至軒轅 夏荆南及壽州徐等州大水
六月雷震惠州一娼女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
唐相李林甫當國以毒害弄權帝命震此娼女乃林
甫後身也 丙申大風拔木 十月太白入南斗
好元和二年 以杜黃裳李吉甫武元綱同平章事 營
州破黃賊獲其酋長黃承慶 鎮海節度使李錡謀
反伏誅 白居易作東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
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為翰林學士 正月月犯太
白于女虛 十月壬午日旁有黑氣如人形號手捧
盤向盤中氣如人頭 十二月己巳西北有流星亘
天尾散如珠
元和三年 裴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策試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
時政之失無所避 沙陀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
宜帥眾詣盧州降 三月乙未鎮星食月在辰 四
月壬申大風毀舍元駁欄檻二十七間 秋七月朔
日蝕
元和四年 渤海康王高璘卒子元瑜立改元永德
盛修安國寺立聖德碑先構樓以貯之命李絳撰文
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
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

以光聖德耶乃命劉辟樓 以關堅吐突承璫為
行營兵馬招討使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
為國家征伐當貴成將驛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
古及今未有微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
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璫乃制將也又充諸
軍招討使置使則承璫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
竊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
以官監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辟茂昭
反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耻受官監指麾心既
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
陛下念承璫勳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
於軍國權柄動輒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
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
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 時諫官
楊史言承璫等職名太重上皆不納 吐蕃寇振
武豐州 閏三月日旁有物如日 四月冊皇太子
憲以雨露服罷十月再擇日冊又以雨露服罷近常
雨也 八月丁丑西北有大星東南流聲如雷鼓
九月太白犯南斗 十月壬午天有氣如烟臭如燭
皮日映犬風而止 丁未渭南暴水漂沒民居二百
餘家
元和五年 蓄財以備兵用 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
討王承宗拔統陽東鹿 吐突承璫至行營威令不
振與王承宗戰不勝 吐突承璫誘盧從史執送京
師 中使劉士元與元稹爭驛廳以馬鞭擊頰傷面
白居易奏中使凌辱朝士上不問自是中使出外益

橫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三月丙子大風毀崇陵
上宮御殿鴟尾及神門戟竿六壞行垣四十間 四
月辛未白虹貫日

解元和六年 以李吉甫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十六宅諸王不出閣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
豎率以厚賂自達 辰淑賊張伯靖反 太子寧卒

有商人自海上來見李白與一道士在山頂上笑
語久之道士於碧霧中跨虬而去白聳身追及共跨

而去 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羅
墜于充郭間聲震數百里野雉皆驚所墜之上有赤

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 七月霖雨害稼
元和七年 立遂王恒為皇太子 日與宰相論治道

於延英殿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家僅田與領其
衆叛 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

正月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 春飢 五月焚惑犯
右執法 饒撫虔吉信五州暴水平地有水深至四

十丈 六月鎮州甲仗庫失火坐死者百餘人
元和八年 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辰淑賊張

伯靖降以為歸州司馬委荆南軍前驅使 回鶻發
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 振武軍逐其節度使

李進賢 四月長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身尾
分為二 五月陳許州大雨大隗山摧水流山溺死

千餘人 京師大水城南深丈餘以為陰盈之象出
官人二百車 辛卯滄州水潦浸鹽山等四縣 廣

州飢 渭水漲絕濟時所在百川牧溢多不由故道
六月庚寅京師大風雨毀屋飄瓦人多壓死者

丙申富平大風拔木 七月月犯五諸侯 十月焚

惑犯太微

元和九年 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領軍
務反 王鐸遣兵會張煦於善羊柵煦入單于都護

府 党項寇振武 以張弘靖常貫之同平章事
正月有大星如半席自下而升有光燭地群小星隨

之 三月丙辰雋州地震晝夜八十壓死人衆地陷
三十里 春關內飢 四月辛巳有流星尾迹長五

丈餘先燭地至右攝提西城 七月太白入南斗至
十月出乃盡見 秋淮南及岳安宣江撫袁等州大

水害稼
元和十年 吳元濬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以柳
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以裴度同

平章事 盜殺武元衡 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為史
思明將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柵而衣食之

結黨定謀竊發城中捕殺之 盜焚襄州佛寺軍儲
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 盜焚柏崖倉焚

陵寢宮永巷 正月辛卯日外有物如鳥 四月滑
州言青龍見于新開河 八月朔日蝕 月入南斗

元和十一年 十月京師地震
元和十一年 皇甫鏐以聚斂得幸 高霞寓大敗於

鐵城 劉總大敗成德兵 黃洞蠻為寇屠巖州
昭義節度使引精兵大破王承宗 李光顏烏重胤

敗淮西兵於陵雲柵 以王涯同平章事 皇太后
王氏崩 正月己巳 京赤無光 己未旦日已出

有虹貫月 二月地震 東都陳許等州飢 六月

饒州大水漂沒四千七百戶 密州大風雨海溫毀
城郭 十一月甲戌元陵火 冬桃李花
酈元和十二年 以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與吳秀琳謀

取蔡州 平吳元濟 賜李愬爵涼國公 遣回鶻摩尼
僧等歸國 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累官至比部員
外郎 以宣聖為館驛使左補闕裴潁諫曰內臣外
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
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中使吐
突承璀引用節度使李鄴為相鄴耻之 正月有彗
星于畢 九月己亥甲夜有流星起中天首如彗尾
如二百斛船長十餘丈聲如群鴨飛鳴若火炬過月
下西流須臾有聲響 僅地有大聲如壞屋者

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天地晦冥空中有若旌旗狀
星瓦上如蹂躪聲

元和十三年 求方士以柳泌為刺史 上命六軍修
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冠初
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
國等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 皇甫鎛
程異善逢迎上意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得居相位
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 吐蕃寇
夏州 正月歲星逆行犯太微 六月朔日蝕
紀元和十四年 遣中使迎佛骨正月至京師韓愈諫曰
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同衣服不同口不言
先王之法身不被先王之衣假如其身見在來朝不
過禮賓一設而已況其身死已久其枯骨朽穢之物

宣可令入宮禁古之諸侯行祭吊之禮先令巫以桃
茹枝除不祥於前然後進而吊之此不祥可知也帝
怒貶愈於潮州 裴度相為河東節度使 吐蕃寇
慶州 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整修守
備後及婦人益益且怨 平盧將劉悟執李師道
斬之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正月月犯南斗魁
五月有大流星出北斗魁長二丈餘南抵軒轅而滅
月掩心中星 天象屢見曾無警悟明年帝卒為

閹豎所殺

元和十五年 去年正月迎佛骨今年正月帝為宦豎
陳弘志王守澄所殺本欲求福以永壽佛若有靈何
速亡之有其不祥可知矣 陳弘志初為元載家僮
如善縫紉後以奄匠入尚衣之局司視袴之任王守

澄乃王連之弟也因得罪下廷尉奄之入為金馬門
侍尉士冀圖之役常惡其臭以大棗塞其鼻不勝其
苦乃阿附弘志得為常侍專執國政遂與弘志等預
謀弑憲宗敬宗二帝 帝曰帝之世委政柄於閹豎之
後附大阿於視袴之任帝卒為二人所殺 吐蕃寇
靈武 浚魚藻池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 宦豎
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憚王守澄陳弘志預謀弑憲宗
乃弑帝之賊也懼澧王憚立必無噍類矣王守澄殺
澧王憚吐突承璀而立憲宗子恒是為穆宗 正月
穆宗即位始朝群臣於宣政殿是夜地震 尊貴如
郭氏為皇太后 幸華清宮 四月太白犯昴 七
月月犯東井及軒轅 八月同州雨雪害稼 十一

穆宗

名恒 憲宗第三子 不能討我父之賊 居喪過
宴 政出宦官王守澄拱默尸位無足稱者 在位

四年 壽三十 政元者一 長慶四

辟長慶元年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自

稱留後 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盧龍節

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疑其父兄為崇常於府舍

飯僧晝夜為佛事奏乞棄官為僧且以私第為寺

西川節度使王播賂結宦豎求為相 以太和長公

主妻回鶻崇德可汗 正月丙辰有大星出狼望北

色赤有尾迹長三丈餘光燭地 二月海州海永北

南北二百里東望無際 河北用兵鈴鉞自與典軍

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事急緩則軍事緩 四月有

大星墜于吳聲如飛羽 六月彗星于昂長一丈十

日不見 己丑白虹貫日 七月河水赤三日乃止

九月靈州黃河清從硤至定遠二百五十里見底

長慶二年 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

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

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還內之賊衆

隨入遂陷 吐蕃寇靈武益州 浙西觀察使竇易

直奏其大將王國清作亂以誅 魏博將史憲誠殺

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以元稹李逢吉同平章

事 宣武押牙李亦作亂討平之 太后幸華清宮

上畋于驪山 初行宣明 上與宦豎擊毬於禁

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 正月己酉大風震

四月朔日蝕 辛亥有流星出天市光燭如日

有聲至即位滅 江淮飢 六月丁酉有小星墜於

房心間 乙丑大風震電落太廟鴟尾破御史臺樹

七月幽州李樹兩根並生相去七寸連理去地二

尺合為一幹向上一体外分布枝葉高一丈三尺有

實二百二十一顆 河南陳許蔡等州大水漂民居

三百餘家 處州大雨水平地深八尺壞城邑桑田

大半 九月太白晝見 十月夏州大風飛沙為堆

高及城堞 閏十一月丙申有流星大如斗抵中台

上星

長慶三年 上自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換綰二

百匹施山僧 李逢吉為相內結宦者王守澄勢傾

朝野 牛僧孺入相 柳公綽諫辭大吏 韓愈

愈為吏部侍郎 翼城人鄭注巧譎傾詭善拂人意

以醫遊四方李愬餌其藥頗驗薦於宦者王守澄得

與之謀議勢傾中外 正月丁巳朔大風昏霾終日

二月庚戌白虹貫日 八月丁酉夜有大星如數

斗器起西北迸光散落墜地有聲 洪州填堽害稼

八萬頃

長慶四年 上擊毬奏樂賞賜宦豎樂人不可悉紀

夏綬節度使李祐入為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疋

侍御史溫造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祐謂人曰

吾今日賸落於溫御史矣 柳泌伏誅 卜者蘇玄

明與染坊供人張詔謀亂斬關而入升清思殿坐御

榻對食 宰殺之及其眾 翰林學士常處厚諫上宴

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

敬宗

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才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以錦綵銀器三月庚午太白犯東井六月紫微中星墮者衆絳州好蚘害稼蘇湖二州大雨水漢水溢决七月乙卯有大流星出北斗十二月戊子月掩東井正月帝崩葬光陵敬宗即位視朝每宴劉栖楚碎首王階以諫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上母王姬為皇太后

名湛 穆宗長子 禁度僧 罷貢獻 罷巡狩

國政不出於天子為宦官劉克明蘇佐明等所奪終為劉克明蘇佐明所殺在位二年壽十八改元者一寶曆二

寶曆元年

上遊幸無常晚比群小李德裕獻丹奉六

歲端午令王播追競渡龍船二十艘前建龍頭後建龍尾船之兩傍刻為龍鱗而綵繪之計用轉運半

年之費此無道之極也上欲幸驪山拾遺張權輿等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始皇幸驪山

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朕試一往看尔之言驗否明

年果為閹豎蘇佐明所弑六月甲戌赤虹貫日其月兩至于八月七月癸未太白犯南斗九月

甲申日亦無光鄭坊二州暴水兗海華三州及京畿奉天等六縣水害稼十二月乙酉夜有霧起

頃更過天霧上有赤氣或深或淺久而乃止寶曆二年裴度為相失其印度飲酒自如頃之復還

故處裴度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維城小兒堪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此應度擒

吳元濟之讖又長安城中有一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寓居第五岡李逢吉之黨排之以為度名應圖識宅

據乾岡不召而來其意可見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為擊毬手搏雜戲酣有新臂碎首者夜

漏數刻乃罷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都將李載義殺之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

上遣中使迎之王守澄預謀欲弑帝而立江王帝夜獵還宮與宦豎劉克明王守澄石定寬蘇佐明等

二十八人群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守澄與佐明定寬弑帝宰相裴度發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守澄

迎江王涵立之是為哀宗帝葬莊陵尊帝母蕭氏為皇太后春三月甲午日中有黑如林四月

甲寅白虹貫日六月太白犯昴八月丙申有大流星出王良長四丈餘至北斗杓滅

文宗

名昂 穆宗第二子 政非已出受制於宦官仇士良虛位拱默自比赧獻謂自願但飲醇酒求醉而已

雖曰唐之天下實非唐有出宮人秦鷹犬省教坊止三事可取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三改元者

二太和九開成五太和元年帝自即位已來厲精圖治中外翕然天下

皆矯首而望太平可親也然帝受制於閹寺國柄皆為所奪竟不能自出虛位拱默而已時宦豎竊權

濁亂天下帝其勢常自流涕曰唐之天下實唐有刑賞封爵皆出於家奴之手朕乃虛位而已唐業至此已亡而未滅禁宦娶衣錦綉羅穀謂家奴豈敢僭人主之用以王播同平章事橫海節度使李全畧死其子李同捷自領軍務不受詔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以高勣為忠武節度使正月月掩畢五月月掩變在太微西垣秋河東同號等州野蚘虫害稼鄭注篋中藥化為蠅數百飛去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豎益橫挾制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主之上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劉黃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有四陛下宜先憂者官闈持交杜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

兆故臣謂聖慮宜先急之願陛下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臣奈何以衰近五六人縱天下之大政禍稔蕭牆奸生帷幄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度奉典諒克承丕構等語考官嘆服畏宦者而不敢取黃為宦豎嫉之諸貶柳州舉子皆嘆曰劉黃下第我輩登科黃遂我留吾顏其厚耶自是詭杜忠白禍亂迭興不可救藥唐室之亡失基於此王庭湊陰助李同捷詔削其官爵命諸軍討平之王智興拔棣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正月月掩鎮星二日癸亥日無光白霧晝昏夏州畿及陳滑二州六害稼河陽水平地深五

尺河南鄭滑青寧德交海等州並大水河決壞棣州城丁丑西北有龍聞十月徐州滑州李有花實可食十一月甲辰禁中昭德寺火延至宣政東垣及門下省宮人死者數百人十二月癸亥有黑祲與日聞

配太和三年元志紹興成德合兵掠貝州節度使李祐破之李宗閔內結宦豎薦同平章事遣中使賜河中節度使史憲誠旌節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命閔堅毋得衣紗綾羅禁獻奇巧及織織麗布帛南詔寇成都入其郭二月太白犯昴四月同官縣暴水漂沒人三百餘家宋毫等州大水害稼成都門外有龍與牛鬪十月客星見於水位

太和四年李宗閔引薦牛僧孺為平章事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以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宋申錫同平章事奚冠幽州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擒其王如錫以獻上患宦者強盛不能制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謀誅宦官不果終為宦豎王守澄所害三月陳州許州火燒萬餘家石生鬻貧者食之河北太原飢四月月掩南斗杓次星六月江水溢浸舒州太湖宿松望江等縣民田數百戶十一月熒惑掩右執法

太和五年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以志誠為留後宦豎王守澄譖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南詔寇雋州陷三縣新羅王

彥昇卒子景徽立 命有司葺太廟 李德裕素南

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 以崔鄆為鄂岳觀察使

正月庚子京城陰雪彌旬 蔡州州中忽地裂有石

出高五六尺廣袤丈餘正如大龜 二月辛丑白虹

貫日 三月災憲犯南斗杓次星 六月玄武江漲

高二丈溢入梓州羅城

壬太和六年 上御延英殿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

牛僧孺對曰太平無象 以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

田鵬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立

魯王永為皇太子 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正月

太白彗合于昴 二月蘇州湖州大水 三月

有黑祲與日如闕 劍南亂 四月乙丑黑氣磨日

己丑太白晝見 七月徐州大雨壞民居九百餘

家 七月月掩心大星

太和七年 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李德裕言昔玄宗

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皆

以為幽閑骨肉虧傷人倫向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

其宗室諸親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以全其生亦皆

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蓋帝始以靖內難之故誅鉏

黨惡之亂雖立功於唐室實為內亂之首而以己之

心防慮他人恐効其已不亦愚乎原其叛亂一事乃

天地反常之妖豈仁人之心有若是乎 詔諸王出

閣停進士試詩賦 以王涯同平章事 正月庚戌

白虹貫日 五月災憲守心中星 七月甲午月掩

南斗口第一星 九月癸酉太白入南斗

太和八年 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威推史元忠主

留務志成伏誅 上以久旱下詔求致雨之方李忠

敏曰請赦宋申錫之寃而斬鄭注之奸此致雨之方

有若是乎不允忠敏見鄭注專橫乃謝病歸東都

李德裕罷相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宦者仇士良

勢傾人主凡有封奏之事不得上聞必先白於士良

然後上達可否不出於人主於是計金受官獄以賂

免有封奏士良之惡者不得上聞乃夜投白頭之奏

於閣下士良知之乃令探訪者數百人分布州郡凡

有言其過惡者皆殺之又令人夜潛伏於里巷閣下

有上白頭封奏者執之詔帝以誹謗皆碎其肉身

家俱破蓋人臣愛君之心不忍見權歸壺巷惡莫能

上聞乃夜投奏於閣下此人臣忠之至也反被劓其

肉而滅其家君何為其明乎觀此可為大痛哭也

正月渭南牛生一犢有一蹄於頭上兩耳之間占者

曰下反在上以應守澄士良以家奴專天子之政所

致以警人主故也帝有警明年殺守澄 二月朔日

長安縣署及經行寺塔 七月辛酉定陵墓大雷震

廡下地裂二十有六步 江西及襄州水害稼 斬

州湖水溢 滁州大水溺萬餘戶 十月壬寅白虹

貫日東西際天上有背珖 十二月禁中昭成寺火

江及昆明池 李宗閔罷相 以賈餗李固言同平

章事 以奄人仇士良為神策中尉王守澄為神策

觀軍容使 時王守澄操王莽之柄威置天子帝常

恨之李訓鄭注請除王守澄上遣中使就第誅殺之

訓注復與上客議欲盡其忠之所事覺官者皆走
帝親率官者往觀之既至甘露之所事覺官者皆走
伏兵擊之止殺十餘人仇士良魚弘志等脫去知上
意密謀怨憤出不遜語以毀帝、慚恨不復言士良
等遣左右之兵盡殺訓注之黨帝不能主訓注皆為
宦者所殺 帝之世也宦者仇士良賊奪君柄帝危
不自安士良乃欲廢帝夜半令學士崔慎由入於秘
殿謂曰上不豫已久當立嗣君可急作詔慎由知士
良欲廢帝慎由曰雖死不敢承士良乃開後戶引慎
由至小殿見帝士良數帝過失而叱辱之帝俛首戰
慄涕泣莫敢言士良指帝曰不是學士你还得在這
裏坐帝戰慄不已 帝曰人君体同天地治統萬邦
乃為一家奴所制生死係乎其手命亦不能自保悲
乎蓋以自幼抱負神聰日深為彼鉗制久矣及其既
長旧習是染莫能自立雖有聖哲其志不能伸矣繼
有剛明其志亦不高矣蓋由自幼出於其手教誨近
習而成者也以至有門生之稱父母之呼不免為彼
脅制輒見賊奪國柄陰竊神器者有矣間有英明剛
斷之主知堅刀之所以亡齊趙高之所以亡秦曹騰
之所以亡漢察其傾覆之由所以不任其人托於血
屬而任之卒為後世明君長父之良籌焉其漢唐之
主則不然矣不鑒前車之覆復蹈其轍致使禍延累
世不可復遏自取滅亡是培禍於刑役係命於家奴
自以命附斯人危不容喘者也帝乃不思祖宗創業
之艱一旦以萬里之金湯百世之神運甘心委棄於
刑役之手使當時有臯夔稷契之賢仲尼孟軻之聖

其忠義奮發亦無所施終不免阿附以求生繼以
自全耳嗚呼可不為之太息也哉如朱穆劉陶李固
之忠李訓鄭注望之之義不免身死家破禍及宗祧
斯猶可謂之太息也歟大抵其生殺子奪不出於人
主出於奴隸听其出納隨其所施以致口噤天憲手
握國柄終不免至於斯焉然帝不能慎之於初常惧
弑殺廢黜之禍戰慄汗背徒增歎歎流涕而已可不
悲哉却乃自謂受制家奴自比赧獻但願飲醇酒求
醉而已可不嘆哉原夫自古寺人之職在手晨昏啓
閉守閣洒掃而已豈有委以出納政治又委之以統
禁兵以致禍延累世弑殺廢黜在乎掌握人主莫不
論媚以偷安救生無暇致使禍亂天下自取滅亡者
耶觀其受禍之烈胡氏所謂唐室末流至此豈非祖
宗詒謀有未遑而至此也斯實論矣奪君之國以遺
子孫欲保久安得乎此其天道也夫 二月辛卯日
月赤如血壬辰亦如之 三月乙卯京師地震屋瓦
皆墜戶牖間有聲 春飢河北尤甚 六月丁酉自
昏至丁夜流星二十餘縱橫出沒 辛丑大風拔木
萬株墮舍元殿四臨尾拔殿庭樹三壞金吾舍發城
門樓觀內外三十餘所 八月易定馬飲水因吐一
珠以獻之
開成元年 春正月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 以李固
言同平章事 帝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耻為九主
但飲醇酒求醉耳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
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
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為救死之

謀遂致相殺詎以反逆誠恐非辜等語詔京兆牧王遷等正月朔白虹貫日二月乙丑亦如之二月乙亥地震六月鎮州河中蝗害稼鳳翔麟遊縣暴雨水毀九成宮壞民舍數百家死百餘人下津河溢奔沒人家甚衆八月乙巳月入南斗宮中有衆蛇相鬥

丁卯開成二年帝自謂近臣曰昔報獻受制於強臣今朕受制於家奴當自含淚獻獻不已國勢至此其何不亡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齡矣衆皆笑上之儉德公權獨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衿濯衣乃末節耳以陳夷行同年章事河陽軍亂逐節度使李泳二月有

彗星長七尺餘過指西方五月壬午客星孛在南斗天籙旁六月太白入東井八月太白入太微紀左右執法十一月丁丑有大星墮于興元府署寢室之上光燭庭宇辛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日赤如赭晝昏至于癸未巳丑夜地震

戊開成三年中書侍郎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稱疾辭位以楊嗣復李珣同平章事禁諸道言祥瑞者太和之末鄭注代杜悰鎮鳳翔奏紫雲見又獻白雉反甘露降宰相因言春秋紀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上聞延英殿召宰相及兩省御史即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給事中韋溫諫乃止太子尋暴薨

二月月掩心前星五月乙丑有大星出于柳張尾長五丈餘再出再沒六月河決浸鄭滑外城秋河南河北鎮定等州蝗草木葉皆盡十月有彗星于軫魁長二丈餘十一月有彗星于東西垣天

紀開成四年以崔鄭同平章事太子永卒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上謂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回鶻相抵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廬駁特勤為可汗正月有彗星于羽林二月己亥丁夜至戊夜四方中天星流大小凡二百餘並西流有尾迹長二丈至五丈三

月月掩東井有彗星于卷舌西北四月有彗出于太廟獲之秋西川滄景湖青大雨害稼及民廬舍德州尤甚平地水深八尺乙亥雨土八月辛未流星出羽林有尾迹長八丈餘有聲如雷十月

辰星入南斗魁中十一月甲戌地震戊開成五年內謂者監仇士良請以養子為千牛以開府蔭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謂者監何由有兒遂不允其請曰昔趙高以養女之婿閹崇為養子而亡秦曹騰以養子操而亡漢其劉李遂卒以養子希度而亡唐故宦官之畜養子弑殺廢黜在乎掌握為天下之禍傾國家覆宗廟奪神器不勞寸楨而取之此世間極大之禍無有加於此也故中敏有是判矣觀史者可不惧乎帝疾甚中尉仇士良等矯詔立穎王瀼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正月帝崩太弟殺成美遂即位是為武宗

武宗

點戛斯攻回鶻破之回鶻盟沒斯款塞求內附正
月戊寅朔甲申月昏而中未弦 己丑日暈白虹在
東方如玉貫珥 二月有彗星于營室東壁間二十
日滅 三月丙辰日有重暈有赤氣夾日 四月太
白人與鬼 五月辰星見於七星色赤如火 幽魏
博郎曾濩滄森德滿青充海河陽淮南號陳許汝等
州蝗螟害稼 七月霖雨華文宗龍輅陷不能進
十一月有彗星于東方 十二月癸卯日旁有黑氣
來觸 壬申蚩尤旗見

名炎 穆宗第三子 宦官仇士良賊奪君柄政不
出於人主天運已去唐業至此不復振也 罷政獵

減冗官 絕橫賜 在位六年 壽三十三 改元

者一 會昌六

醉會昌元年 李德裕復相 敗楊嗣李珣 以陳夷行

同平章事 詔群臣言事毋得乞留中以杜諛邪

盧龍軍起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 仇士良畏樞

密劉弘逸薛季稜言其專擅皆諸殺之 命道士趙

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親授法籙 加士良觀

軍容使 上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

賞賜甚厚 三月黔南大風飄瓦 四月桂州有馬

生駒三足能隨群于牧 六月戊辰自昏至戊夜小

星數十縱橫流散 七月庚午北方有星光燭地東

北流經王良有聲如雷 江南大水壞民居甚衆

有彗星于羽林營室東壁間 十一月庚戌日中有

黑子 壬寅有大星東北流光燭地聲如雷 十二

月月犯太白入羽林

會昌二年 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陳夷行罷

李紬李讓夷同平章事 回鶻盟沒斯來降封為懷

化郡王 正月月掩太白于羽林 癸亥宋亳二州

地震 代州崞縣羊生羔二首連頸二尾 六月太

白犯東井 十二月癸未京師地震

會昌三年 河東節度使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

以歸 以崔鉉同平章事 吐蕃論恐熱攻尚婢

於鄯州婢遣兵擊破之 昭義兵陷河陽科斗寨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積請為留後 回鶻

烏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麟州刺史石雄擊破之

築望仙觀於禁中 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

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

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

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近儒主則吾輩疎斥矣 回

鶻破亡遣使訪問太和公主及賜冬衣 二月朔日

蝕 三月丙申月掩歲星于角 六月定州深澤令

家狗生角 七月癸亥入東井色蒼赤動搖井中

八月癸亥犯輿鬼

會昌四年 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以劉沔為

河陽節度使 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戒州

縣冗負 宦者有首仇士良之宿惡有廢立反狀帝

令於其家收得兵仗數千知有欲幽廢帝之謀父矣

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得數千萬金皆天下賣官鬻

獄之賂也蓋中堅消潔之任司宮壺以侍后妃豈可

使之燕兵其唐世人主以中堅統禁兵故為所廢立
殺殺者皆在其手是自取禍端而身死國辱者非一
以杜悰同平章事 昭義將高文端降 加李德裕
太尉賜爵衛國公 正月戊申日無光 二月己
巳白虹貫日如玉環 三月朔日蝕 八月丙午有
大星如炬火光天地自奎奎梯北方七宿而墮 十
月太白熒惑合遂入南斗

以李回同平章事 黜馬斯遣使入貢耕為英武誠
明可汗 義安太后王氏崩 詔謂窮吾天下者佛
也乃毀胡廟令天下僧尼並勒歸俗謂男不耕女不
織而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爨
十七萬僧是天下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謂自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前未有此教非與天地
同立之教也非中國聖人之教故革之蓋自晉五胡
亂華以來中國之山川所有神祠宮觀皆為胡徒所
奪建胡廟者不可勝紀中國之人獻地納土施田與
之胡神者世所太半矣於是華風日消胡風日盛夏
為夷者久矣自今而後將有望於三代之治焉 帝
服金丹性加躁急至秋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
昭義成卒作亂討平之 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
大敗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凡五上表乃許
殺江都令兵湘 四庫邊庫 詔罷來年正月旦朝
會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情人多怨之左右言
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常弘實上疏言宰相權重

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
弘實受人教導所謂賊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實貶
官由是眾怨愈甚 以道十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
不受固辭還山 時呂岩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憩
於酒肆遇一人長髯碧眼者同止於肆岩聽令髯者
炊岩夢登科除翰林權侍從俄執政居朝三十年被
罪謫官南遷路值風雨僕馬俱瘁一身無聊因自嘆
息忽然夢覺髯者炊黃粱未熟髯者曰尔一夢三十
年富貴榮辱皆過眼矣吾黃粱尚未熟耶岩曰公異
人也何以知我之夢耶乃再拜求道後而師之仙去
二月太白掩昴 七月朔日蝕 九月熒惑犯太
微上將

宣宗六年 帝疾甚立光王怡為皇太叔三月帝崩諸
閣堅定策立怡更名忱是為宣宗 尊帝母鄭氏為
皇太后 道士趙歸真等伏誅詔上京增置八寺復
度僧尼 以白敏中盧商同平章事 定太廟為元
代十一室 上受三洞法籙 二月辛丑夜中有流
星赤色如桃光燭地有尾迹貫紫微 丁亥月出無
光犯熒惑于太微垣之稍有光 八月葬武宗于端
陵辛未重駕次原縣大風行宮燬城火 冬十二月
朔日蝕

宣宗

名忱 憲宗第十三子 崇節儉 謹法令 減膳
儉樂 出宮女 縱鷹犬 止營繕 理冤獄 定
答法 禮賢良 善吹笙管自製傾杯之曲 惜身

武出家奴危不容喘以亡為存而已 在位十三年
壽五十 改元者一 大中十三

大中元年 以崔元式常琮同平章事 敕復廢寺

積慶太后蕭氏崩 吐蕃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

擊破之 帝敦睦兄弟作難和巽於十六宅數臨幸

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內有問憂

形於色 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二月早 十月

朔日蝕 大中二年 黠戛斯攻室常大破之 以周墀馬植同

平章事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 書貞觀

政要於屏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五月朔日蝕

大中三年 吐蕃三州七關來降 以崔鉉魏扶同平

章事 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鄴詔以盧弘止代

之 十月辛巳上鄴及鎮武河西天德靈武益夏等

州地震壞廬舍壓死數千人

大中四年 以崔龜從令狐綯同平章事 吐蕃論恐

熱擊尚婢、遂掠河西 復興廢寺孫樵謂僧皆無

功之人而坐享天祿不耕而食不蠶而衣華屋精饌

而養遊惰之徒費天下資產武宗乃廢天下之胡廟

以僧人歸俗一十七萬今陛下復興廢寺再度僧人

而斧斤之聲至今不絕無益於生民反勞困於天下

宜當沙汰帝從之

大中五年 立皇子潤為鄂王 吐蕃論恐熱入朝

以魏謩同平章事 冬湖南飢

大中六年 雞山群盜寇掠果州刺史王贊弘討平之

以裴休同平章事 禁僧人私置寺院除額設數

外止許置一院凡僧人有遠遊尋師者須有祠部給

牒仍要本州公文以為照驗 三月有彗星於清象

夏淮南飢海陵其鄰民於官河中澆得異米號為

聖米

大中七年 帝自即位以來欲治弒憲宗之黨王守澄

預謀於陳弘志者文宗欲盡誅之不果遂成甘露之

禍乃詔長慶之初弒憲宗亂臣賊子之餘黨有搜捕

未盡者皆流竄其族跡遠者悉皆赦免 立皇子洽

為懷王洽為昭王文為康王 定扶筥法

大中八年 帝問常璩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非

前朝之比帝俱之乃問曰誰手曰全未、在御策

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大和之變不若就

其中擇有才識者與其謀上曰此乃末策又謂今孤

獨曰欲謀盡誅宦官綱恐盡及無辜憲奏曰但有罪

勿赦有罪勿捕自然盡矣宦官竊知其奏者由是與

外官相惡如水火之不合矣 正月朔日蝕 陝州

河清 九月考城縣雖化為雌

大中九年 上令常與蔡大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

為一書自寫而上之 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

詔州縣作差科簿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大中十年 冊曰鵬為懷遠可汗 以鄭朗同平章事

內園使李敬實遇朗不避朗奏之命剝色配南牙

議遷穆宗已下出太廟 善吹簫管自製傾盆

大中十一年 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肅鄴同平章事 遣道士迎軒轅集于羅浮山

月雨至于九月 八月癸亥紀東井 九月有彗星

于房長三尺

獻大中十二年

以劉瑒夏侯孜蔣仲同平章事 以王

武為安南都護 嶺南軍亂以李承勛為節度使討

平之 湖南軍亂逐觀察使韓琮 餌方士藥已覺

躁渴 臨政嚴重宰相奏事汗透重裘 八月魏博

幽鎮兗鄆滑汴宋舒壽和潤等州水害稼 徐泗等

州水害稼水深五尺漂沒數萬家 丁巳太原地震

紀大中十三年 武寧軍亂詔以四年為節度使一方遂

安 四月甲午日暗無光 八月帝崩太子即位是

為懿宗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以杜審權白敏

中同平章事 南詔僭號冠陷播州

懿宗

名

宣宗長子

才本中庸

奢侈無度

奉事

胡神 諂媚宦官 嬖倖用事 天下盜起 迎佛

骨為人所殺不得其賊止稱暴崩 在位十四年

壽四十一 政元者一 咸通十四

咸通元年 浙東賊裘甫攻陷象山安南都護王武討

之 禁州縣稅外科率 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

夏侯孜罷以畢誠同平章事 五月上都地震

七月戊戌白虹橫亘西方 十一月丁酉妖星初出

如匹練亘空化為雲而散

咸通二年 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七月南蠻

攻陷邕州

咸通三年 南詔復寇安南以蔡襲為經畧使發兵禦

之 置戒壇度僧尼行無道之政待即蕭傲上疏田

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代

必不可加佛之為道殊異於此非帝王所宜慕也上

不能從 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詔以王式代之

夏淮南河北飢 彬州馬生角 定陶民家羊生

羔如犢

咸通四年 南詔陷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 畢誠杜

悰罷 以楊收曹確同平章事 六月東都暴水白

龍門毀定鼎長夏等門漂溺居人 七月朔日蝕

東都許汝徐泗等州大水傷稼 九月孝義山水深

三丈破武關余城門記水橋

咸通五年 以蕭官同平章事 南詔寇邕州官軍敗

沒 以路巖同平章事 三月彗星出 五月夜漏

未盡一刻有星出東北方色黃白長三尺在姜

隱石汾等州大雨雪平地深五尺

咸通六年 高駢大敗林邑蠻 以徐商同平章事

太皇太后鄭氏崩 正月白虹貫日中有黑氣如雞

卵 絳州大風拔木有十圍者 六月東都大水漂

壞十二坊溺死者甚衆 七月徐州彭城民家雞生

角 十一月己卯晦潼關夜中大風山如吼雷河

石鳴群鳥亂飛潼關側傾 十二月晉絳二州地震

壞舍宇地裂泉涌泥出青色

咸通七年 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吐蕃寇邈

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

奉樂工常近五百人介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

千緡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

紀 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 黠戛斯

遣使入貢 夏江淮大水 秋河南大水害稼

州永福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 荆州民家牛生犍

五足 徐州蕭縣民家豕出園舞又牡豕多將隣里

群豕而行復自相噬嚙 十二月癸酉白氣貫日

有重暈甲戌亦如之

打威通八年 以樂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此昏亂之

極也 懷州民亂逐刺史劉仁規 以于琮同平章

事 疎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逆降一等

正月丁未河中晉絳三州地震壞廬舍人有死

者 七月泗州下邳雨湯殺為雀水沸于火

打威通九年 徐州戌卒龐勛作亂朱邪赤心討平之亦

心賜姓名李國昌 正月有彗星于婁胃 六月火

雨蔡明德門 秋江左及關內紀東都尤甚 十一

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亘空化為雲而沒在楚分是

謂長庚見則兵起 是歲江淮旱蝗

打威通十年 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雍 賊將張玄稔

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 以張玄稔為驍衛大將

軍 康承訓大敗賊將王弘立於鹿塘 龐勛殺崔

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大敗 南詔入寇陷

嘉黎雅州 春蔡感逆行守心 八月有彗星于火

陵東北止

打威通十一年 群臣上尊號 南詔進攻成都 以帝

保衡王鐸同平章事 光州民作亂逐刺史李弱翁

魏博逐其節度使何全皞 以李國昌為振武節

度使 沁州綿上及和州杜馬生子皆死

打威通十二年 上幸安國寺賜僧重謙僧徹沉檀講座

設萬人齋此有制之極也 以劉鄩同平章事

打威通十三年 以趙隱同平章事 國子司業常袞

諸閣門告郭淑妃弟敬遠陰事上怒籍沒其家 春

三月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旌旗乃隕

四月庚子浙東浙西地震 九月蚩尤旗見

打威通十四年 凡早朝多以僧人集於闕下李璋諫曰

僧者名為喪門凡居官市賣行軍上任出門若遇僧

人者必唾罵之為之不祥今喪門之徒常集於闕下

以闕容喪門可乎國必常有太喪況帝又遣使迎佛

骨于京師乃曰朕生得一見死亦無恨既至帝涕泣

頓顙膜拜迎之入宮尋曰暴崩卒應其口百日方發

喪 詔曰憲宗迎佛骨不一年為官所殺身死於家

奴之手本以迎佛而永壽反不得其死滅亡之速則

知奉佛以求福反為不祥矣今帝不鑒憲宗之失又

迎佛骨自謂生得一見死亦無恨及至膜拜涕泣何

無耻之甚也迎之入宮尋曰暴崩卒為人所殺其故

何哉蓋有天下者以天為父是以子之事天也今背

天而事胡神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三月癸巳雨

黃土 四月成都李實變為李成 秋七月帝崩葬

簡陵 僖宗即位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 以蕭倣

同平章事

僖宗

名儼 懿宗第五子 專事遊戲 國用耗尽 盜

賊蜂起 乘輿播遷 呼宦官為父母其弑殺諂

媚以求其生為彼斥辱其敢吐氣常歛歛而墮淚焉

在位十五年 壽二十一 改元者五 乾符六

廣明一 中和四 光啓三 文德一

印乾符元年 以崔彦昭鄆州同平章事 南詔寇

西川陷 蔡州入 邛崃關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聚眾

數千起於長垣 正月關東旱飢 日中有黑子

乾符二年 以宦官田令孜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

一令田令孜 西川軍亂討平之 浙西鎮遏使王

郢作亂陷蘇常二州 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人黃

巢聚眾應之 二月宣武境內黑風雨土 四月太

白晝見在昴 七月飛蝗蔽日自東而西行過赤地

日中有若飛燕者 冬有二星一赤一白大如斗

相隨東南流光燭地如月漸大光芒猛怒 官官田

令孜以開攝媚帝 教幸興慶池與諸王鬪為戲

一鴛至值千錢者 洛陽連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墮

地如殺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 河北

馬生人以應田令孜賊竊君柄所致

乾符三年 天平軍亂 今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

以備群盜 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大破之 三月

奉天鎮上言金龍晝見自河外天 六月乙丑雄州

地震至七月辛巳止地裂壞州城廬舍水湧傷死甚

衆 七月恒星晝見 九月朔日蝕 十二月京師

地震有聲 晝有星如炬火大如五升器出東北徐

行陷于西北

乾符四年 王郢陷明台州 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

陷鄆州沂州 王仙芝黃巢圍宋州 王仙芝遣尚

君長請降宋威執之以獻斬之 四月朔日蝕 五

月有彗星見 六月乙巳太原大風雨拔木千株害

稼百里 庚寅雄州地震 七月月犯房

乾符五年 大同軍亂推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李

克用為留後克用遂有雲中 招討使曾元裕大破

王仙芝於黃梅斬之 黃巢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

芝餘眾歸之推巢為主號衝天大將軍 詔河南宣

商稅富人錢穀除官有差 南詔請和親 以豆盧

瑑崔沆同平章事 曹師雄寇掠二浙 五月丁酉

大風拔木 秋大霖雨汾會及溢流害稼

乾符六年 高駢擊黃巢 河東軍亂殺節度使崔季

康 黃巢陷廣州漳州 黃巢將尚讓逼江陵王鐸

走守將劉漢宏作亂 山東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

巢於荊門 二月京師地震有聲如雷藍田山裂水

無 四月朔日蝕 五月丁酉宣授宰臣豆盧瑑

沱制發庭氛霧四塞 十一月丙辰有兩日並出而

閏三日乃不見 冬歲星入南斗魁中

廣明元年 沙陀寇忻代逼晉陽 劉漢宏寇宋究微

諸道兵討平之 青城妖人作亂討平之 遣使南

詔與和親 令金吾將軍陳敬瑄擊吐蕃三川 自

謂朕若應擊吐蕃進士擊當作狀元優人石野豬曰使

亮壽作元帥侍郎陛下不免駭放 黃巢陷東都入

張安僭號齊帝改元金統帝奔成都六軍奔散相顧

謂曰黃巢之起始於宦官朝廷所重者宦官耳窮奢

極侈以困天下者莫如宦官剥民之財屠軍之肝腦

而無虛歲皆獨宦官為之耳六軍因是奔散黃巢軍

發武后之塚取其寶貨淫其尸以彰天譴 日暈如

虹有黃氣蔽日無光 四月甲申京師及東都汝州
雨雹大風拔木宮殿鷗尾皆落 絳州稷山縣民家
豕生如人狀無眉目耳聚

群中和元年 幸成都 以蕭遣王鐸常昭度同平章事

鳳翔司馬李昌言作亂 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

朱溫率州降賜名全忠 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李

克用陷忻代州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武陵

蠻雷滿等寇陷朗衡澧州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

如杯碗 九月長安馬生人以應田令孜賊奪君柄

天報不警馬復生人 莊中和二年 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 朱溫據同州

李克用寇蔚州 邛州牙官阡能作亂陳敬瑄遣

兵討之 劉漢宏寇杭州董昌擊破之 二月蘇州

嘉興馬生角 五月辛酉大風雨土 九月太原諸

山桃杏華有實 閩內大飢 丹徒狗生角 十月

西北方無雲而雷 卯癸中和三年 以中官田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陳敬瑄遣高仁厚討峽路群盜平之 以朱全忠為

宣武節度使全忠遂有汴州 李克用破黃巢收復

長安 以裴澈同平章事 以宗女妻南詔 三月

丙午日有青黃暈 浙西天鳴若轉磨無雲而雨

四月丙辰日有青黃暈丁巳戊午亦如之 秋晉州

地震有聲如雷 十一月夜星隕于西北如雨

中和四年 田令孜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

崇黨尚讓斬巢以降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

盜殺中書令王鐸 進李克用爵隴西郡王 關

內大飢人相食

光啓元年 帝還長安 節度使李可舉王鎔寇易定

王處存擊破之 王緒陷汀漳二州前鋒將擒緒奉

王潮為將軍 李克用進逼長安田令孜奉天子出

幸鳳翔 秦宗權僭號陷東都 正月潤州江水赤

數日 四月積石河溢水暴至禾麥湔沒殆盡秧稼

無收民大飢 有彗星于積水積薪之間 秋蝗自

東方群飛蔽天 河東有牛作人言其家殺而食之

光啓二年 田令孜劫帝幸寶雞 以孔緯杜讓能同

平章事 秦宗權陷許州 王潮陷東州 孫儒陷

河陽 王重榮反朱玫立袁王煬為帝于長安 王

行瑜斬朱玫煬奔河中 二月荆襄大飢斗米三十

錢人相食 春城都地震月中十數 夏晝陰積六

十日 九月有大星隕于揚州府署延和閣聲如雷

炎光燭地 十月壬戌有星出于西方色白長一丈

五尺屈曲而隕 揚州雨魚 十一月淮南陰晦雨

雪至明年二月不解 十二月魏州地震 冬鄜州

洛交有蛇見于縣署後見州署蛇冬蟄令出見不祥

可知矣

光啓三年 削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 以錢鏐為杭

州刺史 高駢部將楊行密自稱淮南留後 秦宗

權遣孫儒攻揚州屠高郵 王建攻成都都不克退屯

漢州 車駕至鳳翔 以張濬同平章事 秦宗權

陷荆南 二月己丑日亦如血 五月秦宗權擁兵

于汴州北郊晝有大星隕于其營聲如雷 揚州大

飢斗米萬錢 維州山崩累日不止塵坐亘天壅江

水逆流 十一月己亥下晦日上有黑氣

戰文德元年 魏博軍亂逐其節度使樂彥楨推牙將羅

弘信知留後 立壽王傑為皇太弟 張全義襲河

陽 孫儒襲揚州 楊行密開宣州 朱全忠遣兵

擊徐州遂取宿州 蔡將申叢執秦宗權以降以王

建為永平軍節度使 三月朔日蝕 李克用獻馬

二肘膝皆有鬣長五寸蹄大如七寸既 王重榮殺

昭宗

名曄 懿宗第七子 為宦官門生之稱 帝為宦

官劉季述幽辱東內劫迂岐陽殺皇后太子諸王帝

身亦不能自保國勢至此其何不亡 時藩鎮跋扈

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欲保邦國得手乃為梁所滅

在位十六年 壽三十八 改元者七 龍紀一

大順二景福二乾寧四光化三天復三天祐一

配龍紀元年 以劉崇望同平章事 王建攻彭州 進

朱全忠爵東平郡王 上祀關立宦官始服劬侍

祠楊復恭恃功所為多不法常乘有輿至太極

殿是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

有將反者况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此等

家奴乃有與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

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養壯士衛國家豈反耶帝

曰爾衛國家何不姓李而姓楊復恭無以對後遂舉

兵反 全忠破秦宗權斬之 七月甲辰月犯心

大順元年 李克用拔刑州攻雲州 孫揆不屈

克義 朱全忠遣兵圍澤州李克用養子存孝與戰

破之復取潞州 李匡威攻蔚州李克用養子嗣源

擊走之 王建克邛州取蜀州 劉巨容能燒藥為

黃金田令夜求其方不與乃殺之 五月禹津河溢

水高一丈村落民居悉皆漂溺

大順二年 孫儒攻宣州復遣兵扼滁和楊行密攻克

之 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 以王

建為西川節度使 復李克用官爵 立皇子佑為

德王 春淮南大飢 四月有彗星見于三台東行

入太微掃大角天市長十丈餘五月不見赦天下

五月大水

景福元年 王鎔李匡威攻堯山李克用遣兵擊破之

以鄭延昌同平章事 王建圍彭州 李茂貞取

興元楊復恭守潼關李匡威攻之 楊行密擊孫儒斬之

以李存勖為邢洛節度使 初行景福宗玄曆

五月日色散如黃金 蚩尤現初出若白雲狀

如髮長二尺許經數日乃從中天下如布疋至地如

蛇 六月孫儒攻楊行密于宣州有黑雲如山漸下

墜于儒營上狀如破瓦 十一月有星孛于斗牛

十二月丙子有天機出于西南已卯化為雲而沒

陳景福二年 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王建殺

陳敬瑄田令孜 朱全忠拔徐州 李匡威劫王鎔

鎮人殺之 王鎔救邢州與李克用連和 以錢鏐

為鎮海節度使 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

以常昭度崔胤同平章事 三月天文陰至四月

乙酉夜雲稍開有彗星於上台長十餘丈東行入太

微掃大角入天市經三旬有七日益長至二十餘大
夏連陰霧四十餘日十一月有白氣如環貫月
于營室

鄭乾寧元年 以鄭榮同平章事榮好談諧多為歌後詩
譏嘲時事 朱全忠大破兗鄆兵於魚山 李克用
克邢州殺李存孝 李茂貞拔閬州執楊復恭獻于
闕下斬之 宦官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
李克用攻幽州 黃連洞變圖汀州 以劉隱為封
州刺史 正月有星孛于鶉首 夏有星隕于越州
後有光長丈餘狀如蛇或曰枉矢也 七月妖星見
非彗非孛或曰惡星

鄭乾寧二年 封李克用為晉王居晉陽 王行瑜李茂
貞韓建各將兵犯闕 董昌偕號於越州錢鏐克越
州 鄭董昌以鏐為鎮海節度使 楊行密取濠州壽
州及連水 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使 王行約李
繼鵬作亂上如石門鎮李茂貞斬繼鵬上表請罪繼
鵬乃茂貞養子也 削奪王行瑜官爵尋伏誅 以
王搏崔胤孫僊同平章事 朱全忠攻兗州 土建
遣兵擊兗州 三月庚午河東地震 夏河漲 七
月焚惑犯心

鄭乾寧三年 將勛起兵寇湘潭掇邵州劉建鋒遣馬殷
擊之 以通王滋判侍衛諸軍事 武安軍亂殺劉
建鋒推馬殷為留後時馬殷攻邵州以牒召之 貶
陸衰以朱朴崔遠同平章事 鳳翔節度使李茂貞
反帝如華州 以馬殷判湖南軍府事 以王潮為
威武節度使 以劉隱為清海行軍司馬 以中官

韓建無中書令權知京兆尹兼北截使 六月天暴
雨雷電有星大如梳起西南墜於東北色如鶴練聲
如群鴨飛

鄭乾寧四年 立德王裕為皇太子 朱全忠克鄆州進
襲兗州 張佖克邵州擒將勛 王建克梓州 韓
建為鎮國匡國節度使 帝嘗令諸王將兵巡警以
防強志之交奄人韓建與劉季述謀曰吾輩專統兵
政久矣今令諸王專兵必欲誅吾輩將何以自全建
乃奏宜罷諸王之兵不然恐有不測事端又言陛下
不當與諸王相見諸王亦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為舉
措令歸十六宅自陛下即位以來皆以諸王典兵充
徒樂相宜罷兵權實慮不測制之於未亂上曰何至
於此上不允建遂知帝有防彼類乃矯詔夜發兵圍

十六宅執通王滋等十一王及其子孫無少長二百
餘人盡殺之於石隄谷帝悚戰慄啼不已自謂朕亦
不知死於何時李克用曰帝始以猜忌出於骨肉嫌
疑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詞著
誓故有奄人之患國家之氣運至此將何以固國本
乎 張道古上疏其畧曰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
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會
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
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
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奸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
上怒貶道古為施州司戶朝野傷之 唐白唐業至此
是天假之於道古使之言也外則邊臣李茂貞等亂
疆宇日蹙內則韓建季述賊奪君柄幽辱東內劫遷

史 45—417

岐陽王氣日則尚猶不悟何故敗亡其昏亂之甚也
卒為朱溫所執立淑妃何氏為皇后李茂貞遣
將符道昭攻成都至廣漢震雷有石墮于帳前

光化元年以韓建為修官閣使以馬殷知武安留
後李茂貞與朱全忠發兵迎天子還長安立皇
子禔為雅王祥為瓊王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

光化二年九月丙子有大星墜于北方
使劉仁恭救兵欲無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被萬
戶盡屠之校尸清水保義軍殺節度使王珙

崔胤罷以陸崇同平章事馬殷拔道州李克用
拔潞州鎮星入南斗
光化三年李克用治晉陽城以裴贄同平章事

宋金忠建兵圍滄州攻鎮州取瀛景等州劉季述
等知帝疑俱官之禍而諸王之兵既削內無援救
之力因帝醉未醒宮門未開乃率所典禁兵殺守門
宮女數十破門而入伏兵甲千人於宣化門外突入
思政殿帝宮人皆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床下欲起
走季述仲先等執帝取傳國寶奪之以帝及皇后嬪
御數人於車內為于少陽院季述以銀槌盡地數上
曰某時某事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
乃鎗鐵鎖其門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
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經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
主無衣食凍餓流聞於外季述乃矯詔以立太子
凡帝常日所喜者內外皆盡殺之夜則殺人盡則以
十車載尸而出李振獨與朱全忠曰季述一宦豎耳

乃敢囚廢天子而立太子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
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公不能討賊何
以復令諸侯全忠大悟乃舉勤王之兵以救帝季述
懼遣養子希度至全忠所許唐之天下立全忠為帝
全忠初意有允以李振之言乃舉兵討賊兵至闕下
三月客星出于中垣宦者旁大如桃光炎射宦者
乃不見兩午有星如二十斛瓶色黃前銳後大西
南行八月太白應見在氏不見至九月乃見九
月杭州有龍鬬于浙江水溢壞廬舍冬日有虹蜺
背瑛弥旬日有赤氣自東北至于西南帝在東南
武德門烟霧四塞門外日色皎然武德殿前鐘聲
忽嘶頃至天復元年九月聲又變小

天復元年元旦朱全忠以兵伏於安福門外以俟之
宦官王仲先入將士孫德昭擒斬之持其首至少陽
院扣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
曰可持首來我視之德昭乃獻其首帝與后毀扉而
出全忠令將士盡搜索餘黨於中外凡無辜者盡殺
之宦者韓全誨初太子裕如鳳翔全忠乃擒劉季述
等詰究賊黨為亂殺遂尸之夷三族授河赴井
自縊者不可勝數止留黃衣三十人以備洒掃季述
養子希度奉本二人皆斬于都市帝復位太子黜為
德王崔胤陸崇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
令胤主左軍崇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
上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
聞書生為軍主上謂胤崇曰將士不欲偏文臣所主
卿曹勿堅求復令宦官韓全誨統之胤曰以宦官典

兵終為肘腋之患按春秋所載魯公十八年晉伐齊奄人風沙衛後奔以大車塞其陵勇士殖綽郭景曰子殿於後為之奔國之辱古以為辱今以為榮不亦耻乎 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哀求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調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不知覺也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今李繼筠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懷愴末云我為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惆悵惆悵 朱全忠兵至河東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宦官韓全誨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禪臣等奉陛下幸鳳翔上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帝下樓上行絕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躡闌千庭無群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不絕出門顧禁中火已赫然 杜法從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五月有三赤星各有鋒芒在南方 已巳夕有星當箕下如炬火炎、上衝高丈餘乃墮 十月日色散黃金 十一月亦如之

姓天復二年 封楊行密為吳王 進錢鏐爵為越王 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六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 李茂貞謀誅宦者以自贖遺全

忠 之與皆金諒僕迎駕至此以僞宅盜公既十 曰請公迎駕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 曰僕舉兵至此正乃乘輿播遷公能協力 虔州刺史盧光胤攻嶺南韶州正月客星如桃在紫宮華蓋下漸行至御女 丁卯有流星起文昌抵客星客星不動 二月帝至自鳳翔其明日有大星如月自東濁際西流有聲如雷尾迹橫貫中天三夕乃滅 十月太白夕見在斗 十二月甲辰夜月有三暈秉白中赤黃外綠 汴中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起已為人斃市中賣人肉犬肉茂貞以犬彘供御膳上驚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梯以飼御馬

天復三年 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平盧節度使王師範見之泣曰吾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強兵但自衛於是各鎮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 李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枚全誨等斬之遣使囊首以示全忠 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蘇檢女為景王秘妃以自固上從之 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 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宦省使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以公服入謝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亦泣曰宗社安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賜之 車駕入長安朱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等致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其出

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 封王建為蜀王 封朱全忠為梁王 二月丁丑日有赤氣自東北至于西南 雨土天地昏霾 三月朔西大雪平地三尺餘其氣如烟其味苦 十月甲午有大聲出於宣武節度使廳事 十一月太白在北斗

神天祐元年 朱全忠欲遷天子於洛陽恐崔胤異乃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文誥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所親厚者數人 朱全忠逼帝遷於洛陽移書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泣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 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歸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乾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

左右莫能仰視 車駕駐留於陝全忠自河中来朝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立皇子植為端王初為豐王福為和王禧為登王祐為嘉王 朱全忠使樞密使韓玄暉執帝玄暉使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事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口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貽儀李漸榮臨軒大呼曰帝殺我曹勿傷帝帝方醉遽起單衣統柱走史太追殺之 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初監軍國事是為昭宣帝 尊皇后為皇太后 封錢鏐為吳越王 以劉隱為清海節度使 二月太白金星西去炎燄如火又有三角如花而動搖 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在北斗下紫微中 閏四月乙未朔大風雨

土 甲辰大風雨土 五月庚寅乙夜雨晦曉有星長二十丈出東方首黑尾赤中白枉矢也一曰長星 六月太白在張芒角甚大 九月壬戌朔大風如仲冬浙東浙西大雪吳越地氣常燠而積雪近常寒也 十月朔日蝕 京師大飢

昭宣帝

名祝 昭宗第九子 乘亂而立 以幼冲嗣位 政出全忠 殺生無暇 拱默而已 卒為全忠所殺奪其國焉唐祚乃威 在位三年 壽十七 仍用天祐紀年

天祐二年 楊行密卒子渥嗣 以高季昌為荆南留後 晉王李克用遣使如契丹約為兄弟 朱全忠

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 封皇弟禔為穎王祐為蔡王 三月乙丑夜中有大星出中天如五斗器 四月庚子夕西北隅有星類太白金星有光似彗長三丈色如赭辛丑夕色如縹或曰五車之水星也一曰昭明星也 有彗星見于北河貫文昌長三丈餘陵中台下台 五月乙丑夜彗星自軒轅左角及天市西垣光芒猛怒長亘天 天祐三年 朱全忠遣使如契丹 契丹阿保機侵奚霫女真諸部降之 朱全忠以高季昌為荆南留後 二月丙申月暈在熒惑 四月朔日蝕 八月歲星在哭星上生黃白氣如掌狀 閏十二月東方有星如太白自地上徐行極緩至中天如上弦月乃曲行頃之分為二

天祐四年 朱全忠以李之言之言賊帝位自皇帝

更名晃國號為梁改元開平廢唐帝祝為齊王而

尋弒之唐祚乃亡 丞相楊涉手持傳國璽立全忠

為帝其子疑式直史館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

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

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薛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

為之不寧者數日 梁以馬殷為楚王錢鏐為吳越

王劉隱為南海王王審知為閩王 契丹耶律阿保

機稱帝更億 蜀王王建稱帝 唐自高祖武德戊寅

稱帝至昭宣帝天祐丁卯凡二百

九十年梁代之

蜀曰唐自玄宗之用高力士而開宦官用事之端及

手肅宗遭祿山之亂漂泊靈武值家國傾危之際不

得已而任李輔國魚朝恩之監軍其後代宗即位不

能復奪累代皆以為常焉及其更代踐祚之際忌其

英明聖哲之主其太子與諸王以嫡以長而當立者

皆抵之以死乃利立昏幼以專國政自是唐業非李

氏之所有皆出於宦官之家當是時多士之憤盈襟

天下之怨滿腹言之者身家俱破阿附者貴顯宗族

是以刑賞黜陟禮樂征伐皆不出於天子矣是以十

五代之君一百六十八年祚祚廢立視之以為常焉

其父子祖孫不免駢死之宦官之手悲乎蓋史氏之

作書也乃為後代明之而力陳興亡之說使知

天其興也因前朝總其身為人殺國為人奪

衆其摧朽而為我所有其禍亂之由載在簡冊昭如

日星故為後世之明戒其不讀史氏之書者則不知

有興亡之說不鑒前車之覆故亡也其漢不鑒秦之

亡於趙高復用曹騰終為孫玉所篡唐又不鑒漢之

失而復用斯人執殺廢立相繼角立終為季述所亡

是甘心於禍不亦幸矣按胡氏斷曰易世之後末流

若此也唐室至此豈非祖宗詒謀有未遜至於此哉

又按魏徵謂消豎之禍自豎刁以來傾覆國家者非

一不鑒前代之失而自甘心委身於消豎之手屠戮

之慘遺殃於子孫有若是之痛歟卒為劉季述所賣

而國亡於賊乃為朱溫所篡而唐亡焉

以出入官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

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儼利語言辯

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惠使令

則有稱慝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慮深遠

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

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

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

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

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

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制嬰

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之而

挾蛇也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

兵故也太宗監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

皇始墮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

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之宦官

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

宣舊隸參預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趙
父皆不能庇以愛憐終代宗踐祚仍舊獲職程元振
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竊蔽聰明視天子如委
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譏賜死吐蕃深
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
隕其生郭子儀墳廢家居不保立釐堡固懷恩冤抑
無訴遂棄歟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
稍絀而反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
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
是大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
嫡立庶以成陳弘志之變寶曆中劉克明蘇
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反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
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
李述韓全諱為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
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
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
况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誦詐之謀剪累世
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
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報獻
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
之况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
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益矣賊汙宮闕兩幸梁益皆
令孜所為也昭宗不勝其耻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
其人所以行不由其道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
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
終則兵交關庭及御衣漂泊沙城流寓華陰幽辱

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
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王侯斃絕
於飢寒然後全誅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
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
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
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為患章
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實官鬻獄沮敗
師徒蠹害丞民不可偏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
載於詩禮所以謹閭閻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
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辟當呂彊之
直諫曹日升之救惠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
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
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
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
如此鉅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
款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乱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
董卓弱漢崔暹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
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
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乱也斯之謂矣

唐秘史

終

漢唐秘史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寧王權撰權自號臞仙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封通二年就藩大寧燕王謀反挾之同行爲燕王草檄約中分天下永樂元年秋封南昌而仍其故號正統十三年始薨事迹具明史本傳傳載此書作二卷與今本合權自序云洪武二十九年奉命纂輯成於辛巳六月攷是年爲建文三年權已爲燕軍所劫故不書建文年號而其弟安王楹跋亦第書歲在壬午也其書以劉三吾等洪武間進講漢唐事實類次成編故詞多通俗其諸帝論贊皆太祖御撰唐末繫司馬光論亦奉勅載入故特題曰欽取其大旨以後世之亂亡皆推本於貽謀之不善所論不爲無理而擇焉弗精多取委巷之談如高帝斬蛇後轉生王莽之類皆僞妄不足辨也

奉天靖難記四卷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奉天靖難

記四卷》提要

奉天靖難記卷一

國朝典故十一

今上皇帝

太宗高皇帝第四子也

壯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長懿文皇帝太子次秦王次晉王次

中初生雲氣滿室光彩五色照快宮中連日不散

孝慈高皇后異之獨鍾愛焉比長聰明睿智仁孝兄弟出

於天成洪武三年四月乙丑太祖封建諸子以燕舊京擇可以鎮服者遂以封

上十三年壬寅之國

上文武才略卓越古今勤於學問書一覽輒記六經群史
諸子百家天文地理志無不該貫日延召儒講論理致自
旦達春不休言辭從容簡明與燕處已寬仁愛人
始終如一意豁如也任賢使能各盡其才大賢之士樂
於爲用下至厮養小卒咸得其歡心戰則閱武騎射便
捷如神雖老將自以爲不及壯科敵制勝明見千里實
謂號令不爽而信用定威震戎狄旁人帖服不敢近塞
脩明文物力行節儉故國內無事上下咸和年各累豐
商旅野宿道不拾遺人無爭訟每出親訪民間疾苦撫

諸自休無男父老少皆愛戴焉度世恢廓現獲宏遠矣

太祖帝曰異日安國家必

德仁也

上嘗親奇備天龍舉動不凡有善相者見

上私謂人曰龍顏天表鳳質曰章聖雖隆準負太平

天子此物德之太子所當多失道忤

太宗意

太祖嘗習過之連輒有怨望於宮中行呪詛忽有聲震殿

殿聞者咸畏無所懼又擅募勇士三千餘東宮執兵衛

太宗聞之語

孝慈高皇后曰朕與爾同起艱難以成帝業今長子所為

如此將焉杜慢憂奈何

皇后曰天下事重安不敢與知惟

陛下審之

太祖曰諸子無如

燕王最仁孝且有文武才能撫國家吾所為意

皇后慎勿言恐泄而貶之也嘗潛以告太子晉太子曰夜

伺察

太祖曰召燕王與語會至嘗狂語出歸至北平以名

馬氏

上曰馬未進朝廷而我先受獻是非所以辱

吾父也却之至惶恐以快快不能平至是乃與太子曰殺

下試觀

陛下平昔所最愛者為誰太子曰無如

燕王曰臣所見亦然臣觀其在國撫衆甚不煩擾且得

人心衆謂有君人之度恐此語一聞于

上殺下之愛日衰且臣竊聞望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殺

下且審之太子曰

燕王素友弟且善事我又無讐何以處之玉曰殺下推亦

心問臣臣不敢隱故言及此惟畫臣愚爾殺下慎之勿

世所謂事機不密則害成太子領之玉出太子語玉曰

卿為多方採察自聞即以告我玉應之由是太子漸至

猜疑於

上矣乃曰夜攝僚來所以傾

上特晉玉聞太子失

太祖意私有諸泣之望聞語人曰異日大位次當及我遂

偕乘輿法物藏於五臺山及事漸露乃遣人縱火并藏

室焚之自此惟益猜忌荒淫無度醜聲日聞于外又好

弄兵播殺人一月無事以軍馬園村落屠無罪二百餘

家其慘酷尤甚當伺惡犬以臨人為樂犬不啗人即殺

其犬小兒爲人所齒死者甚衆臣下無敢諫者即過殺之

太祖聞之怒召晉王譴責之晉王見太子乞爲解釋太子曰爾所爲

父皇焉得知此自

燕王發之也晉王信其言由是漸生嫌隙時

上亦來朝會有疾晉王數以言相侵欲使

上疾增劇以快其意又極詆

上於太子前太子遂誣

上以飛語謂

上嘗見龍自言當有天下

上頗聞其語驚曰我謹事長兄自度無所失何得自是言

深自辨析太子怒不解

上曰加憂畏至疾益甚遂扶疾歸國由是太子與晉王深

相結交構譖孽晉王又厚結近戚以爲己聲譽日夜搜

求

上國中細故專欲傾

上然卒無所得洪武二十三年春

太祖令晉王率師西出

上率師北出會期進師同征胡寇乃兒不花晉王素畏懼出逃塞不敢進

上直抵近都山徑薄虜宮獲乃兒不花及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口羊馬輿算索駝數千晉王忌

上有功先遣人報太子言

上不聽已約東勞師冒險太子遂言於

太祖謂

上勞師深入未見其利晉王全師而歸

太祖聞之不樂及捷報至

太祖大喜曰清沙漠者

燕王也朕無北顧之憂矣太子復言於

太祖曰晉王雖不深入然遙張聲勢犄角胡寇則其功亦

不少矣

燕王雖獨以爲功

太祖不聽太子又誣

上得善馬珍寶不以進

太祖由是益不信太子言二十五年春復命

上率師出塞得胡寇候騎所置木牌遣人來報太子謂

上怯於深入故假木牌來奏甚不信惟

太祖獨信未幾

上獲胡寇簿者至乃前置木牌者自言其事太子無語

太祖益喜四月丙子太子薨

太祖愈傷於

上矣一日召侍臣密語之曰太子薨諸孫少不更事主器不得人朕欲建

燕王爲儲貳以承天下之重庶幾宗社有所託矣學士劉

三吾曰立

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且皇孫年已長可立以繼承

太祖遂默然是夜焚香祝於天曰後嗣相承國祚延永惟

聽於天爾後立允炆爲皇太孫一日允炆與黃子澄俱

坐東角門謂黃子澄曰我非先生輩安得至此

耶耶萬歲後我新立諸王年長各擁重兵必思有以制之

黃子澄曰他日處置不難允炆曰請言其方畧黃子澄

曰諸難^難衛之兵僅足自守朝廷軍衛大牙相制若有

事以天下之重臨之蔑不破矣漢之七國豈不強大率

底滅亡要之以大制小以強制弱無足憂也允炆喜曰

茲事全賴先生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

太祖升遐是夜即歛七日而葬踰月始訃告諸王止不得

奔喪

上聞訃哀毀絕曰南向慟哭先是

太祖病遣中使召

上還京至淮安允炆與齊太等謀矯詔令

上歸國

太祖不之知至是病革問左右曰第四子來未無敢應者

凡三問言不及他逾時遂崩允炆矯遣詔嗣位志襲作

樂巫覡以桃茢祓除宮禁以珮水徧灑殿壁燒諸穢物

以辟鬼神

梓宮發引與弟允熲各杖劍立宮門指斥

梓宮曰今復能言否復能督責我否言訖皆哭畧無戚容

政事一委權姦悉更

太祖成法注意諸王遂成不軌之謀矣一日朝罷允炆謂

黃子澄曰先生憶惜者之言乎子澄曰何事允炆曰東

角門在爾子澄曰臣以爲他事若是事臣固不忘也此

事須密待臣細謀之一日與齊等私相謀曰今主幼不

聞政治諸王年長手握重兵久則難制吾輩欲長有富

貴須當蚤計齊泰曰此甚易但使人誣證其陰私坐以

逆謀則可以削之削一可以連坐子澄曰此策未善姑

更思之齊泰曰他事不足以重之惟加以大逆則生以

不宥子澄曰善但所發何先齊泰曰

燕王素英武威聞海內志廣氣剛氣剛者易挫抑執其有

異圖孰信其誣去其大者小者皆子登曰是謀雖佳然未盡善

燕王性路達果斷嘗觀其舉動沉靜深遠莫測其端倪恐未易去一發不成大事遂去莫若發自周王周王易與爾同去周王可以規且令議周王罪周王其同母弟也必求救救則可以連坐周王既去則其勢孤立僻處一隅危如累卵誰肯從之此時惟有聖智不能為矣齊泰曰公言甚善非所及也明日以語允收齊曰黃先生可謂善謀乃遣人流言於朝曰周王父允收始伴為不信及告者三至遂遣李景隆兵聲言備西李景隆猝至河

焚縱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御容拆毀後宮掘地五尺火興土木怨嗟盈路遣使森森靡所不為遣宦官四出選擇女子充前後宮日夕飲食割截歌舞樂章任其所需謂予不肥美

祇從數千以厭一婦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悅婦人窮奢極侈暴殄天物甚至焚衣皆飾以珠玉錦繡各王府宮人旬色皆皆選與通常服姪藥燥性發血氣狂亂御教老女不足更轉托羊母豬與交荒耽酒色晝夜無度及臨朝精神昏惰俯首憑案唯唯數事而已宮中起大覺殿於內輪藏出公主與尼為徒教禮桑門御侮

宗廟嘗置一女子於盒以爲戲謂時物早入

奉先殿薦新盒間聚觀大笑而散倚信閣堅與次大事凡進退大臣然掌兵馬皆得專之陵辱不冠赤靈良善御史皆被箠撻紀綱壞亂搆成大禍自是災異疊見怡不

國

國

是宵夜宴張燈燿煌忽不見人寢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趨宮內當索之寂無所有貌貌滿室變怪萬狀編置鷹犬亦不能止他知日亦無光景辰無度焉掃軍門受戒守心犯十罪雖飯天山崩地震水旱災雖變異多端而酷樂自如初周王被執果初

上議其罪時

上帝喪守制受戒度見初端端不知所謂乃上書曰周王行憲形跡使朕念一宗室親親無以猜嫌極如重寵恩官當周之恩有傷日月之明知其顯者有誰可賜則

祖訓俱在中間解極懇切允攷觀之色變以示齊奏黃子
登曰事可止乎齊奏黃子登遂出私相語曰宦官婦人
之仁今事機如此豈可已也同言於允攷曰今周王既
獲所忌者惟

燕王景因出塞有功威名曰盛不如并去之便允攷猶豫
不決乃遣人四出陰伺候王府事無所得曰彼罪狀無
跡可尋何以發覺齊奏黃子登曰但加之罪何患無辭
今其書詞多宮故周王指以通情夫復何辭允攷曰是
策果善所立未久連去數王難掩天下公議先生且止
黃子登曰為大事豈能顧小疵况

太祖常注意

燕王欲傳以天下兩宮深致嫌隙又至

陛下幾失大位非二三臣察力爭則固已為所有陛下安
得至此今事機如此別值其病不因此時圖之他日難
也允攷曰

燕王勇智絕人且善用兵雖病恐待難圖也宜更審之齊
奏曰今國危乘攻可以防邊為名發軍寧成間平復衛
借說者圖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恐後有
望將之悔允攷頷之乃以謝黃為北平都指揮張昂為
市院使謀誘王府官屬覲察勅靜三十一日三月允攷

以節督來忠調給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王府
精壯悉選調陳忠亮下王府胡騎指揮閻堂等悉詔入
京調北平來清左衛官軍於漳德來清右衛官軍於順
德以節督徐凱練兵於臨清以節督耿獻練兵於山海
張昂布置於外謝黃窺伺於內約期俱發特

太子漢王趙王皆在京守喪齊奏曰三人在此宜先收之
黃子登曰不可恐事覺彼先發有名且得為備莫若遣
歸使坦懷無疑也乃遣歸尋悔遣人追之至途不父而
回齊奏等乃密謀令人上變告通

上遣人來奏事齊奏喜曰事機既矣遂執之假鍊成獄即

發符逮王府官屬且謝黃先發密約長史葛成為內應
宋忠等為外應令王府人無大小獲之必盡殺六月謝
黃等以拒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列城中填滿街巷通
圍王城外牆報者曰馬圍外牆

上以馬操練者休息牆外不知軍馬逼圍謝黃等又以木
欄斷端禮門路有來言者

上曰我病少出入門聽其塞黃等騎馬張蓋過王門不下
又執字王城卒
上皆不理謝黃等乃令軍登城樓甲執兵望王城射箭四
面鼓譟震動城野

上聞之曰此何爲者未能張玉泣曰外勢若此誠爲可憂
臣等生爲魚肉死

上慰遣之曰我與若等奉公守正何有異聞而乃至此今
外雖洶洶久當自定勿憂也特官爲已有逃入佛寺黨
井上謀旦夕計者未幾削爵詔下未能等復泣曰今幼
主昏蒙奸臣執柄謀害宗藩圖危

社稷立未幾時諸王焚夷殆半臣等皆誣以大逆誅戮妻
孥及於宗族可爲寒心

殺下君國何有過失一旦無覺而妄削名爵兵刃四集以
相圖也事危勢迫禍不可測

殺下生以待之臣等死不足惜但傷

太祖高皇帝創業艱難封建諸子相傳萬世

陛下陵未乾而諸王蒙憲圖除身裁誣以不道之名他日誰

爲雪冤受屈萬世

殺下縱愛其身以守區區之小諒乎

太祖高皇帝宗廟社稷何况身亦未必能保也

上亟止之曰今雖削爵爵猶或可白若等勿輕發言恐出

而招禍自是取滅族爾能等復泣曰誰不受其死臣等寧

死

陛下之前下愚奴隸碌碌下言此言不能止也

月癸酉有醉卒磨刀於市隣舍婦問曰爾磨刀欲何斬
卒厲聲曰殺王府人婦獨以告會節指揮張信密來告
謝貴等伏兵約守城軍昏暮俱發驅入王府爲焚朱能
等潛遁間往覘之果然能等請曰事急矣語曰先發者
制於人殺死於水火不可緩也

上曰誠知禍機迫切有不能免然骨肉至親雖疑交構可
以情白俟再尋之朱能等曰臨難貴於果決臣等雖不
敢外難終當圖全

殺下雖曰叔姪至親嫌疑交構可以情白然禍難竊發一

落殺中恐無自全獨見周王乎戮辱困苦不同正天

事之失後事之鑒不如且以兵自救幸而不亡冀其改

遷猶或可解若徒束手受戮後雖悔之無及也

上曰事既迫切不利於我我當告於

父皇

母后

天地神明寧自我災以明乎張玉等曰此正天正婦之爲

豈

殺下之所爲乎

上曰天乞欲求安禍欲求福小少事尤不能求安而反帖

危矣不能資福而反益禍矣朱能等曰右語云人衆者

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致下之天有時乎定矣

上曰諸公堅欲如此其相怨也張玉等曰今死在須臾不待旋踵但候死而已尚何怨

上曰計將安出張玉等曰護衛勇士尚餘捌百暫入玉城守衛

上曰常聞兵者凶事也戰者危道也爭者事末也誠所不欲張玉曰聖人有不得已用之者湯武是也若臣等言不聽請從此決矣

上曰必如諸公言可以自救但其軍布滿城市人少恐不

足辦事未能等曰擒謝貴張易餘無能為矣

上曰謝貴張易防守既嚴猝亦難禽須以計取之可也今奸臣遣內官還護衛官屬悉以所坐名狀之就令差來

內官召貴易等付所遣者貴易必來縛之一夫之力爾

乃藏壯士於端禮門外遣人召貴易貴易不來久方至

衛從甚衆至玉門門者呵止之惟貴易得入至端禮門

壯士出擒之從者猶未知移時貴易不出稍稍散去玉

等盡捕之伏者將士皆勇躍爭奮一以當百時圍玉城

軍及列隊於市者惟聽貴等指揮及聞謝貴張易被擒皆

散出惟九門皆力戰不退是夜攻門黎明已克其八惟

兩直門未下

上令唐雲解甲騎馬導從如平時過西直門見關者呵之曰汝衆喧哄欲何者誰令爾爲之不議之舉是自取殺身爾衆聞雲言皆散乃盡克九門遂下令安集城中人民較諸諸司官吏視事如故北平都指揮俞瑒走居庸官知事下濟退保懷來留俞瑒守居庸關

上親問謝貴張易得好惡交構之狀

上曰我初不信人言奸雄設計逞毒如此之甚幾爲其所害矣聞之令人心膽震悼不知有生於是大勅對諸將士曰我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嫡子國家至親受封以來惟知循法分守今幼主嗣位信爾姦回橫起大禍屠戮我家我

父皇

母后創業艱難封運諸子藩屏天下傳緒無窮一旦殘滅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討兵討之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予躬買欲求死不得已者義與姦邪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討以安

社稷

天地神明照鑒於心將士聞之皆感動流涕俄陰晦咫尺不相見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僅尺許有光頃地洞徹上下將士皆喜以爲

上誠心感格也 甲戌日通州衛指揮房勝等卒衆以城來歸丙子日馬宣任劉州謀起兵龍遂遣指揮朱能等平其反後之生擒馬宣遷化衛指揮蔣三容雲衛指揮鄭亨各以城來歸 丁丑俞頊在居庸關剽掠居竊走來晉

上曰居庸關山路險峻不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後此可無北顧之憂今俞頊得之利爲教有勢在必取

營之人家後戶堂窗棄與寇盜今來其初至又兼剽掠民心未服取之甚易若縱之不取彼增兵守之後難取也乃命指揮徐安謹祥千戶徐祥等討之安等以後其賊俞頊走來依衆忠懷至

上曰使賊知固結人心謹守是固難欲取之豈能即破今反以授予不可失也乃令千戶吳玉守之

上無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關必有爭之勢因其未至可先擊之諸將皆曰賊衆我寡難與爭鋒擊之未便

官制等以爲其然 上曰非尔等智當以智勝雖以論力論力則不足智勝

則有餘賊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很戾自用棄其未定擊之必破 癸未

上率馬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 甲申至懷來先是獲賊間諜言宋忠誑北平將士云衆

家皆爲

上所殺安尸填滿溝壑宜爲報讎將士聞之或信或否

上知之乃以其家人爲前鋒用其舊日旗幟衆遙見旗幟識其父兄子弟或在逃相呼應聲言曰竟我固無恙是

宋都督誑我也幾爲所誤遂倒戈來歸宋忠餘衆惶惶列陣未成

上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宋忠大敗奔入城我師乘之而入宋忠急匿于廁搜獲之并擒都指揮俞頊斬都指揮彭整孫泰于陣并首級數十獲馬八十餘匹都指揮

汪得單騎遁走餘衆悉降各遣歸原衛諸將已得宋忠頗首喜色

上曰宋忠不庸材以利口取給誑誘衆惡貨賂得官總掌兵柄便爾驕縱此輩愚惑小人視之如狐鼠耳區區勝

之何足喜也苟勝大敵喜當何如大喜則易驕驕則不戒不戒則敗驕萌矣孔子所謂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諸將咸領首稱善

丙戌遣指揮孟善引兵至永平守將趙彞郭亮等以城

降丁亥

上諭將吏軍民曰哉

皇考太祖高皇帝統緒四方一統天下並建諸子藩屏固

家積累深固悠久無疆

皇考太祖高皇帝初本首何疾不令諸子知之至於昇遐

又不令諸子奔喪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賓時即缺七

日即懿諭月始詔諸王知之又折毀宮殿掘地五尺悉

更

祖法以奸惡所害故屠戚親王以危

社稷諸王實無罪橫遭其難未及暮年變為五王我選人

奏事能以權楚備極五刑鉅鍊反獄任用惡少綱天下

軍馬四集見殺予畏誅戮故救禍圖存不得不起兵禦

難警執奸臣以懷我

皇考之鑒天幼中行亂無厭淫慾無度慢瀆鬼神矯誣傲

狠越禮不經肆行罔極靡有修厥

上天震怒用致其罰定遣屢至無所省畏惟爾有衆瓦恭

予命以撥定大難載清朝定永固啓圖我

皇考聖人在天監觀於茲亦惟爾有衆足拓爾惟不一乃

心隨慢乃忘亦是成於厥咎陷于桎梏爾聞之仁者不

以安危易

躬義者不以禍福易心勇者不以死亡易志爾有衆明聰

予言則無後難者彼有悛心悔悟是圖予有無窮之休

爾亦同有其慶矣告予有衆其體予至懷

戊子

上獲宋忠因上書曰蓋聞書曰不見是圖又曰視遠惟明

夫智者恒慮慮於未萌明者能獨情於至隱自古聖智

之君功業著於當時聲名傳於後世者未有不因斯也

今事機之明非若不見而乃不加察請得以敬其慮焉

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當元胤離群離角遂披冒霜露櫛沐風

雨攻城野戰親赴天石身被創痍劬勞艱難危苦甚矣

然後平定天下立綱陳紀建萬世之基封建諸子鞏固

天下萬磐石之安夙夜圖治兢兢業業不敢怠違不辜

我

皇考實天好臣用事詔梁左右欽重操衆之權潛動搖之

志包蓄既心其機實深乃構陷諸王以微藩弄然後大

行無忌予率生殺盡歸其手異日云嗟有知反掌凡以

諸親之無毫髮之困也造無限之繫歸成之昔也離草

管曾何盡然感動於心者諸王耳受困辱甚苦則謀要

子沉離暴露道路驅逐窮窘衣食不足行道顧之猶惻然傷心仁人焉肯如此天音我

皇考廣求嗣續惟恐不盛今奸臣欲絕滅宗室惟恐不速我

皇考子孫須幾何時已皆蕩盡我奉藩分守自信無虞不意奸臣日夜不忘于懷欲滿以待遂逆頭既起兵兵見圍騷動天下置歎屠戮然後已謂以大義滅親不論骨肉非為殺我一身實欲絕我宗祀當此之時計無所出惟欲守義自盡堪死之臣以兵相衛歎歎息須臾然後歎露情惻以祈哀慈冀有回旋之恩旁沛之澤書達闕

下左右不察必求以快其欲古語云困獸思鬪蓋死迫身誠有所不得已也都督朱忠謀兵權來死曰見功乃平兵銳八十禦之兵刃終交忠即敗北遂生擒之全其守領待之如故尚冀左右易心悔悟念及親親其窮迫重加寬宥使取有更生之望下無畏死之心如此則非特取之幸實

社稷之幸昔者成周隆盛封建諸侯歸八百餘年之基及其後世衰微齊桓晉文成一國之功雖以秦楚之強不敢加兵於周晉有列國為之屏蔽也秦廢封建二世而亡可為明鑒今思此則寧萬求之上孤然獨立於上而

久長者乎時曰伶人為藩太師為垣大邦為屏太宗雖輸糧德為字宗子維城無伴城壞無獨斯畏謹以始為終第欲萬一必欲見屠兵連禍結無時而已一旦有如吳廣陳勝之徒竊發則

皇考艱難之業不可復保矣歎露衷情不勝懇惻之至苟固執不回阻群邪之計安危之機實係于茲

上以書示群臣見者咸曰諄言懇切必能感動委得休兵息士誠為憂願

上曰孝弟者人心所同之理有人心者視予之言豈得不惻憐乎懷也陳導曉切真其開悟彼能感動在移轉之間耳然予度之殺忍心如此又況日適小人間見昧於大道必欲逞其狠毒縱有百口裏訴亦難回也卿等試觀之

已見

上諭于榮曰吾與若等為者非所以求富貴所以救元保要挈也好正惡死人情所同見亂思治古今則一今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百姓皆

太祖之赤子也好權作亂欲珍我邦家驅赤子以陷白

刃非所得已也爾等其毋謂殺害殺則傷天地之和以

據

太祖教十年生有之仁毋貪財貪財則失民心民心既失大本虧矣居民耕桑商賈貿鬻懷德之天有亂時而亂法違予言者有法以治之吾已上書于朝旦夕希望恩旨苟能全生堂忍小筆獨歷于法爾能懲此姑始後悔諸將士咸稽首曰

殿下好生之德同於天地臣等豈敢背德以取罪戾乎庚寅守遵化指揮蔣玉來報都督陳亨劉真鄒指揮卜萬引大軍軍馬出松亭關駐營於沙河來攻遵化士辰

上率兵援之劉真等聞

上將至遁回松亭關堅守不出

乙未

上命千戶李濬等領兵至關口指揮鄧(五若)將攻城狀劉真等聞關不敢出

上曰大軍軍馬不散終當吾後憂然劉真棄老無能寫也陳亨素忠識託心於我但為卜萬所制若去卜萬陳亨必求劉真察謀易於新弄以間勦之必生嫌隙適趁騎獲大寧一平至

上曰間可行矣乃貽書卜萬大稱獎之中極毀詆陳亨誠識軍密置一卒衣領為飲之酒賞而遣之誘引同復卒竊視之得不款其見實今其見守者曰彼河為哉

守者曰汝何用知之卒曰苟令吾之不敢倍德守者曰彼歸以通音耗故厚賞卒謂守者曰能為我言請得偕行惟命是從守者曰諾遂俱遣之乃不語賞卒不得賞者心不能平至即發其手劉真陳亨於平祀領中搜得與卜萬書果疑之執執萬下獄籍其家八月戊戌朔已酉謀報耿飏文領軍三十萬駐真定都督徐凱領軍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協松營於莫州其先鋒驍勇者九千人已抵雄縣大尉擄掠

上率師征之 士子至涿州也于委集令軍士秣馬蓐食

時度白瑞阿

上曰今夕中秋彼不虞我即至必飲酒自若其不戒可以破之促諸軍連行夜十至雄縣聞其賊衆始覺乃登城大罵我軍憤恨黎明攀附而上遂破其城

上亟傳令戒諸將勿殺我軍怒其罵盡斬之獲馬八百餘匹

上責諸將曰我之舉義所以安

社稷保生民豈以多殺為尚嘗若等毋嗜殺人若等欲乘我所為是非永生而欲速死也天多殺適以堅人心皆畏死盡力以圖一夫拚命百人莫當終非所以安全之道昔曹彬下江南未嘗妄殺其後子孫昌盛往往好殺

者多底絕城今雖接一城所得甚少而所失甚大諸將
頓首謝罪

上料潘忠揚松近莫州不虞城破必引衆來援

上曰吾必生致潘揚諸將皆不知所謂乃命譚淵領兵千
餘先過月樣潛伏水中約忠等過橋聞砲聲即起接橋
淵以水中難久伏

上令軍每取芟草一束蒙其頭以通鼻息又令勇士數人
伏路則望忠等接戰即奉砲淵知

上首往伏水中

上登城遙望忠等果至出師逆擊之路旁擊砲水中伏兵
即起接橋潘忠敗急趨橋下得其軍背夾擊之上橋潘
忠傷松餘多溺死

上問忠等軍中實忠云莫州尚有戰上萬餘馬九千餘匹
聞其敗必走急取之可得也

上率騎百餘騎前鋒趨莫州徑薄賊心走降其衆悉獲
其馬輿輜重明日回軍駐白溝河語諸將曰今潘忠等
被擒衆皆敗沒朕病文真定必不憂我至不為設備我
由間道出其不意破之必矣諸將皆喜有張保昌來降
將校也請爲前鋒擊賊自効

上聞張保昌軍在實保曰軍二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半營

浮沱河南半營河北

上給張保昌遣其歸令保昌言因敗彼獲守者少繼遂脫
繫隔馬逃回且聲言大軍將至諸將請曰今由間道不
令彼知掩其不備奈何遣使其爲備

上曰不然始不知彼實故掩其不備今知其衆半營河
南半營河北是以令知其我軍止巨則南半之衆必移
於北并力拒我一軍可盡敗之兼欲賊知雄縣漢州之
敗以奪其氣兵法所爲先聲後實即此是矣若不令其
知徑薄城下雖能勝其北岸之軍南岸之衆衆我戰疲
踐行度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勝負難必且人安身
歸我當推誠任使何用懷疑借伏有反側去一張保與
我何損由是事成亦一之問平諸將惟無敢復言
遂領兵而西

辛酉至無極縣

上以賊衆我寡試諸將勇怯乃召問大軍所向有云且往
新縣以觀賊勢

上曰新縣僻在一隅吾豈留于此銳氣以緩賊引衆求戰
勢乃不均若等且度能勝之否今且抵真定賊衆新集
紀律未定人心不一我士氣方銳一鼓而破之諸將
咸然或言雖張保昌

上意合刀贊其光 壬戌至貞定城二十里擒其熊來者
詢知賊爲備西北東南無備

上率輕騎先至東門突入賊運糧車中擒二人問之賊果
移於北岸由西門而營直抵西山

上將輕騎數千繞出城西先擊破賊二營時秋炳文出漢
使客及覺奔回急趨橋我軍斷橋擊橋不得趨秋炳

文營被擒有一賊登城大罵相拒二百餘步

上引箭弓以射之應弦而斃城中大驚亟斬文出城來戰
張玉譚淵未能爲害等平衆齊擊之

上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透賊陣取斬文大敗急奔

入城軍爭開門塞不得入相踏籍死者甚衆乃自斷其

軍然關門自守丘福等殺入子城門閉而退賊左副將

軍謝馬都討李堅領衆接戰薛綽引衆刺堅墜馬揮刀

斬之堅大呼曰我騎馬勿殺我後生擒之右副軍都督

崔忠左軍都督顧成都指揮劉遠俱被擒斬首三萬餘

級尸填滿城壕溺澤泥河者無算獲馬二萬餘匹俘將

者數萬衆散還之有二千人願留不歸

上從之薛綽李堅來見

上讓之曰爾本賊寇何所悲此亦從克將今日之罪豈可

從乎堅頓首乞降更將士縛顧成來見上曰爾我

父皇舊人安得而爲是舉成泣曰今日老臣爲奸臣逼迫
冒犯大逆罪無所逃老臣幸見

殿下如見

太祖懷容老臣不死尚當竭犬馬之誠以爲報

上曰忠義之士能如是乎遂去其縛以衣賜之

上遂見軍中人聚語問諸將曰彼何爲皆云降晉謀叛

去

上曰吾自訊之乃召與語曰凡降者吾任其去留誠以其

有父母妻子之思爾等欲去當明以告我給爾資糧使

遂出境則爲遷騎所獲必不免爾我全爾生爾反來

死降者咸頓首曰安得有此言誠不願往今日誠欲効

力報恩也餘衆歸者稱

上不殺人傳播道路彼雖殺之不能禁自是賊軍臨陣皆

無鬪志遇戰兵刃未接先有投戈而走者

上語諸將曰昔管蔡流言欲危周公以問王室於是周公

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今奸臣弄兵謀危

社稷真欲加兵於我以逞其欲豈但流言而已今雖獲勝

皆諸將士効勦力奮死力以報我

皇考之恩然罪未得爾等勉遂暴露於外豈無父母室家

之思余心悲傷念亂曷已然必先勞後逸用剪姦雄肅

清

朝廷乃與爾等解甲歸方國休息於是諸將皆首曰主憂臣辱主辱臣等敢不効死以酬恩私萬一手

丙寅攻身定賊二日

上曰攻城下策徒曠時日鈍我士氣遂命班師允攷開取順文敗始有憂色諸將登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允攷曰計將安出黃子登曰今天下全勝士馬精強兵甲既富糧餉充足取之不竭用之有餘區區一隅之地豈足以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則衆寡不敵必敗之後已曰孰堪將者黃子登曰曹國公可以當之前

不遣長興侯而用曹國公必無此失於是允攷大喜曰先生計得之願卒用心維持他日事平吾重有以報先生九月戊申朔永平字將郭亮來報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獻等引遼東軍馬來圍城戊寅謀報李景隆棄開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并調各道軍馬伍拾萬進圍丁河間

上語諸將曰李九江季義之子智疏而謀寡色厲而中怯驕倨而少威忌避而自用未嘗習兵不見大戰五十萬付之是自取之也漢高寬洪大度知人善任使黃淮爲用不過能將百萬壯師則多益辦九江何等才能將

五十萬誠可嘆昔趙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趙用

焉將與秦戰遂坑卒四十萬矧九江之才遠不如括其

敗必矣攷兵書首經五事九江焉將致令不脩紀律不

正上下異心死生離志敗一也今此地寒饑士卒衣褐者

少被觸霜雪手足皸瘃甚有墮指之患况馬無宿稿士

無贏糧敗二也不望陰陽深入趨利敗三也貪而不廉

智信不足氣盈而懷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抗敗

四也部曲喧譁全無紀律好謀喜佞專任小人敗五也

有五敗之道而無異勝之策其來寔送死爾然我在家

必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復探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

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堅子必成擒矣諸將曰永平成

完糧足可以無憂今宜保守根本恐出非利

上曰守城之衆以戰則不足禦賊則有餘若軍在城祇自

示弱得彼得專攻無復他顧其非良策出兵於外寄費

隨用內外掎角破賊必矣吾出非爲永平蓋欲誘九江

速來就擒矣吳高岳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

永平之圍而收功於九江也

上率師援永平諸將請曰必守蘆溝橋扼賊之衝使不徑

至城下

上曰天寒水水隨處可度守一橋何能拒賊舍此不守以

橋賊心使其深入受困於堅城之下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士辰吳高等聞

上將至盡棄輜重遁回出海

上遣輕騎追之斬首數千級俘降者稱是盡散遣之

上議攻大寧謂將成曰大寧必道松亭關今劉貞陳亨守

之破之然後可入關門險塞停亦難下還留日久李景

隆必來攻北平恐城中驚疑不安莫若回師破賊徐取

大寧萬全之計也

上曰今取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軍士聚松

亭聞其家屬在城尤弱者居守師至不日可捷城破之

四

日撫綏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衆不降則潰北平深藩

高壘守備完備固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正欲使頗

兵堅城之下歸擊之勢如拉朽爾等第從予行毋憂也

乙未師行初

太子嚴寫字備賊至慎毋戰十月丁酉朔戊戌師至劉

家口路極險隘人馬單行可渡守關者百餘人諸將欲

攻破關門而入

上曰不可攻之則彼棄關走報大寧得以爲計乃命鄭亨

領勁卒數百悉旆登山斷其歸路從後攻破之悉擒其

衆師遂度關

壬寅抵大寧城中不覺大軍壓至倉卒開門拒守

上引數騎循繞其城迤至西南隅城忽崩

上麾勇士先登衆蟻附而上遂克之獲都指揮李寬撫綏

其衆頃刻而定城中肅然無憂遣陳亨家奴并城中將

士家爲報亨劉真等引軍來援軍士聞其家屬無恙皆

解休時寧王三護衛寫允咬割奪王是悉來降

上盡遣還寧王丁未劉真陳亨同至龍塔黃崖亨與營

州中護衛指揮徐禮石護指揮陳文議曰觀於天令人

心成敗可見不如從順理曰此正我意夜二鼓亨等襲

破真營真單騎走廣寧亨等率衆來降李景隆聞

四

上征大寧領軍來復蓋橋橋意氣驕盈有輕視之志以輒

擊馬韉曰不守蓋橋橋吾知其無能爲矣且薄賊下寨

壘九門遠別以通州特

太子嚴肅部署整飭守備城中晏然不知有兵數乘機遣

勇士總城夜襲其營殺傷甚衆賊營中驚擾或自相蹂

躐而死皆賊也震正門急將下城婦女皆棄擲瓦石以

擊之賊勢雖沮壬子夜至

上語諸將曰李九江驍軍深入營衆趁利兵法曰不進退

是謂縶軍今其抵技死爾諸子何能爲也

甲寅援大寧之衆與寧王皆回北平乙卯大軍至會州

衛指揮張丘將中軍陞密雲衛指揮郭亨會州衛指揮
何壽為都指揮僉事充中軍左右副將都指揮朱能左
軍陞大寧前衛指揮朱榮燕山白衛指揮李審為都指
揮僉事充左軍左右副將都指揮李彬附右軍陞營州
中護衛指揮宋理永平衛指揮孟善為都指揮僉事充
右軍左右衛副將都指揮徐忠將前軍陞營州右護衛
指揮陳文濟陽衛指揮吳達為都指揮僉事充前軍左
副將都指揮李寬將後軍都指揮和充中充後左副
將陞州衛指揮毛整為都指揮僉事充後衛副將以大
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丁酉師入松亭關

奉天清難記卷之二

國朝典故十二

十一月丁卯朔 庚午師回至孤山訊知李景隆軍
州囑我進騎至白河歸言河水流漸兵不可度又聞李
景隆列陣於白河西是日大雪初霽

上默禱曰天若助吾河水即合是夜起營次報至日河水
已合於是麾師畢渡諸將進賀曰昔光武中興漢室澤
浣河冰合今

殺下剪除奸雄以安

社稷亦復如是天之相助同符千載

上曰命之興廢豈人所知惟聽於天爾時李景隆遣都督

陳輝領騎萬餘來哨道不相值探知大軍渡河從後

追斷衆渡白河

上率精騎追擊之斬首無算輝餘衆奔渡白河兵忽解弱
死者甚衆度馬二千餘匹輝僅以身免謀報賊衆多願

羅乘僇者七八十不能執兵擊之四便

上曰遠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力而勝之力率大軍列

陣而進遙見賊軍諸動

上曰賊亂而置可以擊也以精騎先進連破其七營大軍

繼之與賊交戰日下至酉

上率騎兵左右衛軍賊衆大敗追亡遠北斬首數萬降者

數萬即散還之日向昏黑遂收軍回營時寒甚都指揮
大員飲酒雜楚於

上前有甲士數人來附火獨士呵止之

上曰此皆壯士聽來勿止饑寒切身最難忍昔吾旌重來

尚猶覺寒吾恨不悉令其附火而忍呵叱之手聞者咸

曰仁人之言也是夜李景隆後衆南趨盡棄其輜重獲

馬二萬餘匹諸將請進之

上曰降者尚釋之彼既逃猶釋降者況天氣正寒饑凍而

死者必衆宜抑止鋒銳以全其生諸將遂止先是李景

隆恐

上曰日夜戒嚴偵戰立雪中苦不得休息凍死及隨者

甚衆故臨陣輒敗時賊圍九門者不知李景隆已逃

猶守不退發面

上率兵攻之破其四營殺死甚衆其餘望風逃奔所獲兵

資器伙不計其數諸將稽首謝曰臣等前請先破李景

隆然後收取大寧而

辱算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

上曰此適中尔無足喜也卿爾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未

用卿等言者以其有可乘之機故尔此不可爲常後毋

能言

乙未

上還城休息士馬上書於朝曰蓋聞天下之至尊至大者

君與親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必當盡其禮者蓋不

忘其大本大恩也故臣之於君則盡其忠子之於父則

盡其孝爲臣而不忠於君爲子而不孝於親者是忘大

本大恩也此豈人類也與若然則君親之大本大恩爲

臣子者不可不報君親之讐又豈可不報乎禮曰君父

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我

太祖高皇帝子也君親之讐不可報乎恒念

父皇存曰因春秋高故每歲召諸王或一度或兩度入朝

父皇謂衆王曰我之所以每歲喚尔諸子或一度或兩度

來見者何也我年老慮病有不測弗能尔輩也豈不知

尔輩往來爾爾之勞勩

父皇康健之日尚如此矧既病久焉得不來召我諸子見

也不知

父皇果有何病也亦不知服何藥而不瘳以至於大故也

礼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今

忝爲

父皇親子分封於燕去京三千里之遠每歲朝覲馬行不

過七日

父皇既病久如何不令人來報伴得一見

父皇知何病用何藥盡人子之礼也焉有父病而今子知者焉有爲子而不知父病者天下豈有無父子之國也邪無父子之禮者則非人之類也况

父皇閏五月初十日未時崩寅時即殮不知何爲如此之速也禮曰三日而殮俟其復生今不一日而殮禮乎古今天下自天子至於庶人焉有父死而不報子知者焉有父死而子不得奔喪者也及踰一月方詔親王及天下知之如此則我親與庶民同也又不知

父皇梓宮何以七日而葬不知何爲如此之速也礼曰天

子七月而葬今七日即葬礼乎今見詔內言燕庶人父

子豈葬
父皇以庶人之礼耶可爲哀痛未幾即拆毀宮殿掘地五尺明有詔云

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用心三十年紀綱法度布化大定猶如堂造巨室與人居處苟爲守者不脩政事不守法度如毀室廬欲求安處焉有是理者哉言乎今奸臣首將宮殿拆毀與所言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違法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哉

父皇存曰嘗與諸王曰我爲天子蓋造宮殿不過款壯觀天下萬邦來朝其觀瞻知中國天子之尊嚴也然此勞軍民之力費用錢糧豈易爾耶蓋此宮殿極爲堅麗使後世子孫不須更造以勞軍民今拆毀

祖業禮乎非禮乎

父皇賓天下不得奔喪款自詣京復恐外人不知者謂有他志故吞聲忍氣不敢出言痛裂肝肺淚從中墮不意養邪小人交構爲惡巧言欺惑變亂

祖法豈不知

皇明祖訓御制序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

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訓之意而

天地祖宗亦將予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伏自

父皇賓天聞齊泰等奏定禮義凡朝凡筵揖而不拜及小祥節屆祭不親我差百戶林玉節庸等奏事輒彼因繫筆楚鏹鍊令証王造反云擅自操練軍士造作軍器必有他圖齊泰等明知

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凡王教練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遍數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

要鮮明整肅以壯民之觀想惟

太祖高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軍馬造作軍器惟款防邊禦寇以保

社稷隆基業於萬世豈有他哉其姦臣齊泰等不遵

祖法恣行姦究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彼不

復知有朝廷也七月以來詐令愚少宋忠謝貴俱已就

擒已具本奏聞拱候裁決到今不蒙示諭齊泰等又矯

詔令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駐維縣真定來攻北平重

爲保性命之故不得已而又動兵敗炳文所領軍馬生

擒駙馬李堅都督蕭忠賓忠顧成都指揮劉遂指揮楊

松等姦臣齊泰揭榜毀罵并指斥

太祖高皇如此大逆不道其罪當何如哉十月六日又矯

詔令曹國公李景隆等總兵領天下軍馬來攻北平躬

率精銳盡殺敗之李景隆夜逃而去若此所有姦臣齊

泰等必欲殺我

父皇子孫壞我

父皇基業意在蕩滅無餘將以圖天下也此等逆賊義不

與之共戴天不報此讐縱死不已今昧死上奏伏望慈

念

父皇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艱難創業分

封諸子未及期年誅滅殆盡俯賜仁慈留我

父皇一二親子以奉

祖宗香火至幸至幸不然必欲見殺則我數十萬之衆皆

必死之人諺云一人拚命千夫莫當縱有數百萬之衆

亦無如之何矣願體

上帝好生之心勿驅無罪之人死於白刃之下恩莫大也

儻聽愚言速去左右姦邪之人下寬宥之詔以全宗親

則

社稷永安生民永賴若必不去是不於共戴天讐終必報

也不報此讐是不爲孝子是忘大本大恩也伏請裁決

書至不報丁丑大稿師

上諭之曰自舉義以來荷

天地眷佑

皇考在天之靈以保予躬亦爾有衆用命同心一德故獲

累勝然常勝之家難以慮敵夫常勝則氣盈氣盈則志

驕志驕則墮慢主敗機乘之矣昔周公勝敵而愈懼故

周祚益昌古語云懼在於畏小子不患衆不能勝但患

不能懼爾彼以天下之力敵我一隅屢遭挫衄將必益

兵以來一決戰兢惕懷德艾前失我之常勝必生慢忽

而對範惕鮮有不敗頃持謹以待之衆咸頓首聽命

戊寅釋遣守

皇陵卒先是俘降者衆即散遣之有願留者聽至是知有守

皇陵卒

上惻然曰幼冲不思

祖宗陵寢爲重守卒以調而來天下士馬固多豈少此數人乃召至前與之資糧遣歸守

皇陵黃子澄等知景隆敗匿而不言久攷問黃子澄曰

比聞軍中不利如何黃子澄曰聞已勝但天寒士卒不堪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黃子澄遣人密語李景隆令

隱其敗軍之由李景隆如其言報不以實由是内外蒙蔽政益亂矣李景隆蓋黃子澄舉以將兵故所言無不聽也

甲申大發將士

上諭諸將曰賞罰者公天下之道也賞當人心則衆勸罰

當人心則衆懲善爲政者不以賞私親不以罰私怨故

衡石至公天下取其平水鑑至明天下取其照今將士

戮力以平大難報我

皇考之恩戰陣城守殫忠竭誠守必堅克戰必克捷論功

賞陞以酬其勞然予耳目所及豈能周知必爾諸將從

公後報不徇私情不虧公義有功無功不令倒置務令

至公以振輿情爵賞失當人心嗟怨何以服衆其有功

多爲所匿蔽賞不足以償勞者其明以告予勿退有後

言將士聞之皆悅己丑燕山右護衛指揮使潭淵指揮

僉事陳賢致事指揮僉事高寶中用富峪衛指揮僉事

景福會州衛指揮使謝芳陳旭指揮僉事瑞亮營州左

護衛指揮同知錢武濟陽衛指揮僉事郭義燕山中護

衛指揮同知陳珪燕山前衛指揮同知李清燕山左衛

指揮使徐祥俱以功陞北平都司都指揮僉事周成表

成張睦被祿姦臣譖害貶逐落職

上念其皆

太祖功臣咸復其職

甲午

上諭于衆曰惟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奉

天明命統一華夷

聖澤誕敷霑被萬國天下咸和熙熙皞皞道同遠古德並

唐虞漢唐開國之君豈能企及肇造洪基相承萬世長

立爲皇太子餘子皆列土封王藩屏邦家同享富貴不

幸皇太子登薨泰王晉王相繼薨逝此我

皇考賓天太孫嗣位年幼成姦臣齊秦黃澄在側川事

險邪譖惡交構禍機廢棄典章濁亂人紀謀害親王撼

捷

宗社諸王守分無隙可乘加以大罪剷除其害傷絕倫理行道容嗟忍心無厭後操刀向予前後與師動踰百萬

賴

皇考相佑予躬臣下一心戮力致死遂能以寡敵衆所向摧折予每克捷益重憂畏思天下蒼生皆

皇考赤子姦惡驅之以冒白刃彼何罪焉故生者釋之死者收瘞而幼冲曾不思孫人之子寡人之夏有傷和氣則召災沴此者災及府庫京師地震山崩水溢大風雨

忽發屋拔樹飛蝗蔽天赤地千里天心警戒可謂至矣此皆信任姦回變更成憲戕害骨肉痛生靈之咎徵終不省悟幸爲所蒙蔽嗟呼我

皇考封建諸子鞏固基業安知磐石姦臣用計心欲啓滅以快其所欲誅不滅鬼神攸鑒

宗社有靈終殄惡類使朝廷之綱紀復振

皇考之典章後明我得以保身家求爲遼翰斯誠所幸願告於有衆體予至懷十二月丁酉朔

上語左右曰遼東雖遠隔山海常懷求昌吳高祖快其行事差客揚文轟而無謀我一計去吳高則勝不足慮

太祖公法論之必使其首足異處夷其九族今屏去遐荒

想不出千里必召而回爲幕中之賓矣此外示除滅小人內實不然誠爲可笑所謂造既嗜殺聖賢所戒今日造既嗜殺果誰爲邪我因保全性命不得已與兵除殘去暴體

天地好生之心汝云近年以來欽蒙

太祖高皇帝聖訓諄諄今猶在耳吁

皇明祖訓乃不欽遵若諄諄在耳必可不如此又云觀此時事不得不言

祖訓不守尚何說焉又云骨肉有傷大亂之道歆舍小怒

以全大義汝孝子之子亦出此言齊泰等大逆不道豈

一言可盡我

父皇遺疾不令諸子知之及

升殿不報令帝畏不一日而歿七日即葬葬禮未具即

折毀宮殿掘地五尺至今不省

父皇太祖高皇帝得何疾而至於大歿也况又殺我

太祖高皇帝子孫壞我

太祖高皇帝基業將謀不軌以圖天下也焉

太祖高皇帝復讐豈是小怒哉非獨我怒乃

天下之所共怒者也汝謂以全宗親骨肉之大義又何足

矣用兵之道代謀爲上此計得行則坐制一方無復東顧之憂矣乃遣人以書諭二人易壘與楊文書達於吳高甚毀辱之與吳高書達於楊文極稱其美於是二人皆以間已而允杖果疑吳高削其爵左遷於廣西楊文獨守遼東由是人心疑疑吳高進退兩端不敢數出矣丙午召募忠義智勇之士從征謀報李景隆在德州調各處軍馬期以明年大舉

上諭諸將曰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以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蔽其衆兵法所謂佚而勞之安而動之者也今率師征大同必然告急督李景隆出援大同苦寒之地南

卒脆弱不堪使賊疲於奔命則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道之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諸將曰善乙卯師征大同 庚申至廣昌守將湯

勝等舉城降 三十三年正月丙寅朔

上至蔚州城守不下指揮李誠號曰衛天李者匿水溝中搜得之

上見而釋之李誠願獻城自效遂遣歸誠謀覺被收下獄不見其至諸將欲攻城

上曰觀其守備非旬日不能援兵純威性難以得志以計恐之則人心自解兵所謂城有不所攻是也其城外舊

築敵臺起樓其上駕飛橋跨接於城橋毀其其臺存我軍因以爲蔽乃下令每軍各具布囊以雪土實其中自上推下欲積高與城齊乘之而入堆壘將成以霹靂車飛石震裂其城城中洵懼守將王忠李達等舉而降遂禁侵擾城中肅然一毫無犯 二月丙申朔 丁酉陞蔚州衛降將指揮同知王忠張遠李達等爲北平都指揮僉事選其精銳仍令王忠等領之與大軍進攻大同遣人送其家屬回北平丁未韃靼國公趙脫列千司徒趙反鄰帖木兒司徒劉哈喇帖木兒自沙漠率衆來歸俱賜以爵賞 癸丑朔寇欲來欽邊

上以書諭韃靼可汗坤帖木兒并諭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等曉以禍福返我師攻大同李景隆果來援引軍出紫荆關

上率師由居庸關而回李景隆軍凍餒死者甚衆墮指者什二三委棄體伏于道不可勝計癸未

上遣書諭李景隆曰近總旗魏再興來得汝二月十三日書披觀至再辭意苟且率略不見誠實之情度此非出汝之心口也何則汝之祖爲孝父爲孝子汝出於孝子之家豈肯妄誕若此必奸臣假汝之言以詔我我與汝以家而論分居長以朝廷而論爵爲親王俱不當相待如

此況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存日汝來啓本今變不同以此知為姦
臣代言行離間骨肉之術也汝謂為保全骨肉事汝向
被奸臣齊泰所瞞弄矯詔使令汝總兵到汴梁害我第
周王舊冬又被齊泰等矯詔佩征虜大將軍印總領天
下軍馬來北平圍九門又來屠我思汝出孝子之家
知保全骨肉之道以汝孝子之心必不如此所謂家國
不幸宗親叛離者必由小人以致之汝豈不知我
太祖高皇帝提三尺劍起布衣化家為國為華夷大一統
天下蒼生之主已三十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寬天群臣以次孫即位無何不幸姦臣齊泰等
以未戮之殘黨謬叨宰輔欺我幼冲恣行不道惟懷屠
滅親王之心故大興革我以為

太祖高皇帝骨肉之戚又為國家元勳社稷之臣汝宜諷
諫誅戮悞臣以安

社稷汝不能據理裁處乃復紛紜前布政張昂都指揮謝
貴長史葛誠同謀不軌迫於求生已行捕獲曾具本中
奏請旨裁決動經數月不見明降然此姦臣罪理不容
又云尚書齊泰太卿黃子澄已屏竄避荒天理昭明於
斯見矣若我

昔我周王第被姦臣誣害言大義親親與今所說大
相違背海涵春育之仁無乃遲暮去年凡三次具本奏
陳並無回示料為姦臣蒙蔽使下情不能上達亦莫如
之何也今錄奏付汝幸細觀之汝若不思我

太祖高皇帝親親之心歎膠固姦臣再總天下軍馬列陣
來戰

太祖高皇帝之誓有死之心無生之樂此怨不雪雖

然汝祖至孝父至孝汝又割股探父又為大孝豈有孝

子而殺孝子哉今汝為

社稷安危之當思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創業艱難

社稷是

太祖高皇帝之

社稷子孫是

太祖高皇帝之子孫不必多論今略復數事于後汝宜審

焉所言

聖訓諄諄今猶在爾我

母后孝慈高皇后疾革之際

父皇曰爾有何身後之屬乎

母后曰

上位與吾起布衣

上位焉

天子吾焉

皇后亦足矣尚何屬焉

父皇問至於再

母后乃曰吾起此疾矣祇生有子

上位當教育姑待之爾餘無可言汝為至親雖多聞聖訓

猶恐汝不知我

母后聖心孜孜於嗣萬世之計則汝之老母則知我

母后孝慈高皇后仁孝明哲聖慈柔裕布衣起家艱難萬

狀生我諸子撫字教育兢（日）惕欲為嗣續萬世之計

今妄加周王以罪破其家滅其國我念長兄皇太子已

崩逝秦晉二王兄相繼而歿所存者惟我一人尚不能

容又欲誅滅甚可畏也為罪周王言大義滅親今二十五

弟病不興藥死即焚之拾其遺骸以投于江

父皇竄天骨肉未冷即將周齊湘代岷五王破家滅國國

公至親豈不痛哉非痛五王乃痛

太祖高皇帝也今又來滅我其可乎且云周王不遵

成訓狂作妄為今各臣改制創置更易法度此平改為燕

北為能遵

成訓乎但加人罪不省己愆果欺天乎今累調軍馬夷滅

諸王騷動百姓不能聊生萬一姦人乘隙而動盜賊蜂

起於中原焉得不有傾危之憂也且云周王乃為禍首

不省從者為誰使諸藩王孰不畏懼謂

皇明祖訓雖有重則廢為廢人之條此言常犯非論不執

不知何謂常犯何謂不執妄改

祖訓設傳致人罪使藩屏棄王孰不戰慄

祖訓云凡朝廷遣使至王國或在王前或在王左右部屬

處言語非禮故觸王怒者決非天子必是朝中姦臣使

之離間親親王當十分含怒不可輒殺拘禁在國鞠問

真情使人密報天子天子詢其實姦及使俱斬之今姦

臣差人到周府故出非言反加誣妄乃不詢輒加之罪

如此不守

祖訓使藩王無所指手足焉得不怖且畏乎然周王既受

誣枉姦人倫之道理當寬恕

祖訓云親王有過到京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

其十日之間王見天子然後發放周王到京姦臣壅蔽不

得一見天子甚至朝發使其情無所達以

祖訓而待親王之禮果安在哉間嘗與布政張昂長史為

成言

祖法昌成云齊泰等言

皇明祖訓不會說話只是用新法便所以我於新法不敢少犯惟日惴惴守分而已姦臣之輕蔑

祖訓至如此

祖訓云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今雖不立丞相却將六部增崇極品掌天下軍馬錢糧總攬庶務雖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書齊泰等不知朝廷如此變亂

祖法恐一旦

祖法落姦臣之手貽笑於萬世朝廷如此夫政國公以太祖高皇帝聖訓諄諄令猶在耳其可不憂懼者哉姦臣齊泰等假以誣親王造反為由竄圖天下社稷之計耳汝總天下之兵來圍北平我親率軍馬與汝交戰汝即大敗潰散之軍奔走外命者下令禁勿追襲因念將士皆

父皇共成功業之人故報之無由寧忍襲殺之投降將士不計數萬盡行釋遣

大地神明鑒我之心人心最靈豈有不知者周王被誣發配烟瘴之域父子異處至於懷抱嬰兒多沒於疾癘豈不過於殺戮如此殘虐

太祖高皇帝子孫可哀可痛汝文書來為求息兵子豈實情隨發陳暉等領軍馬來寇邊境殺害良民虜掠女子又運軍器發卒築城如此豈可信乎然數戰後軍馬消耗近聞以老弱備殺征戰徒驅此輩於白刃之下誠可怒也謝貴張昂等吐露情實謂齊泰等憤恨當

太祖高皇帝時位居下僚不得柄用且慄慄度日朝不保夕今少主不親政事正其得志之秋祇慮諸王藩屏未得大縱遂同心協謀以滅諸王方得永享富貴謂諸王惟我難圖欲去其難餘王易爾密用小勸合調天下軍馬不用大將軍印恐見驚動先欲起變今昂為北平布政使奪

太祖高皇帝所與築圍田地護衛官軍及人匠等戶盡為散遣故觸我怒我皆不問又遣謝貴為北平都指揮都督宗忠來北平以操練軍馬為由共謀圖我宗忠以大將軍印信文書擅調都司人馬黃子澄對謝貴等言曰先得燕王便與王做以此人自爭功擾亂北平我願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冥相默佑先發其機遂擒貴昌緹

抵懷來一戰而擒宋忠方得暫全喘息且宋忠優人之子輕薄狡黠無足道者姦臣用此惡少誅滅親王以無大將軍印信文書便調各都司人馬且如汝父岐陽靖王國家至親

太祖高皇帝委任總兵必佩大將軍印堂有無大將軍印信文書輒來見殺姦惡如此詭謀詐計以殺我

太祖高皇帝子孫歆圖天下報朝不保暮之憾我輩親王焉得不懼思所以保全

父母之遗体汝爲大孝國家至親慨念人生世間不滿百歲死生俄頃儻汝一旦盡終天年有何面目見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也姑以汝之心自度之焉

父皇之讐之如此爲孝子者可不報乎因汝書來不得不答再不宜調弄筆舌但恐兵難不解寇盜竊發朝廷安危未可保也所款言者甚多難以枚舉忽遼間略此如汝宜詳之 乙丑

上遣漢王趙王祭陣亡將士厚恤其家

上曰天下將士從

皇考南征北伐宣力效勞以定天下通者姦臣驅其戰鬪敗死於鋒敵之下不可勝計深可哀憫今收其骨葬之毋致暴露乃命指揮耿孝等往鄆村壩各戰場收骸骨

十餘萬瘞於北山之原封樹其墓禁人樵牧有發掘者治死罪仍遣官致祭

上親製文勒石以紀其事嗚呼昔我

太祖高皇帝起布衣提三尺劍掃除禍亂平定天下爾諸將士俱從南征北伐略地攻城掃風沐雨宣力効勞共成我國家大業眷念功勳無由報答茲者姦臣濁亂朝綱同謀不軌圖傾基業覆滅諸王調弄將士披堅執銳列陣成行以忠向我故不得已親率精兵與爾等交陣我之將士思念

太祖高皇帝恩養厚德忘生取死無怖懼忠誠感通

神明昭鑒雖衆寡不侔行見摧敗尚念諸將士斃於矢石鋒刃水火之中其疇之讐何罪而至此哉緣其不慧爲姦所惑驅之於死地可哀也夫已命僧脩薦因此資真福接昏墊之途趨往生之路復念爾等骸骨暴露棄於山野雨淋日炙顧視弗忍乃命收拾瘞于北山之原封以厚土樹以佳木俾永久而不壞也故用勒諸玄石立於墓側并繫之以銘生物芸芸必資于後天下業毒曷有厭止惟聖則之遇物無私一視同仁子育春茲哀彼之傷苦已之疾無罪驅死巨靈之賊緬惟古禮埋骸以時不俾暴露路仁政之施嗚呼爾衆國之忠良姦臣肆毒

甚于虎狼死于戰陣曾不爾戚我心孔傷恒焉爾惕念爾骸骨棄於山野日夕雨淋我豈忍也拾而聚之寔安于斯魄其安矣魂其安矣維石若勒銘山阿維卜萬世其永不磨

上大蒐閱士馬皆有為各臣所責者盡役其戕四月丙申朔李景隆軍德州郭英吳傑等軍真定漸移近北李景隆放恣日甚各處軍將爭獻賂遺蚤晚進見皆叩頭稱之曰殿下由是陰蓄異志久杖賜以斧鉞旗旄得專殺戮閭閻聖齋渡江忽大風雨擊碎其舟斧鉞旗旄皆沉於水中識者以為天意懲之也久杖不止復以賜之

景隆受之益肆驕橫 丁丑

上召諸將議出兵迎敵 庚子祭告出師 辛丑大軍營于城南 壬寅移營武清遣樵者趨德州真定覘賊動靜 癸丑謹報李景隆軍過河間前鋒已至白溝河郭英等軍過保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我師駐固安

乙卯

上諭諸將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專而為衆郭英老邁退縮平生倭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其來無能為也惟恃其衆爾然衆豈可恃也人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救左右

不相應徒多無益也況賊將帥不專而政令非一紀律

縱弛而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之戰衆非不多兵甲不堅利一遂即敗如風行草偃耳其摧頽披靡失志喪氣至今神殛魄奪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棄則三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其甲兵雖多糧餉雖富適足為吾之資耳爾等但秣馬厲兵聽吾指麾舉之如拾地芥兵法所謂敵雖衆可使無闕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吾策之審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為戒是日大軍渡白馬河駐營於蘇家橋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及上臥榻加交牀於榻坐以至且一兵端有火光如毬擊燂

燂相上下金鐵聲作聲弓弦皆鳴將士皆奮歆戰

乙丑

上祭告

天地有神爵五色飛駐旗竿之首祭畢由西北而去諸將來言

上曰此神靈告我所向也必有大捷遂率大軍由西北循河而進先令百騎於白溝河東震砲以疑賊心日午大軍渡河果遇賊將都督平安伏騎兵萬餘於河側

上曰平安豎子往從我出師塞北頻見吾用兵故敢為前鋒用兵機變神妙難測吾今日破之要使其心膽俱喪

不知所生

上先以百餘騎薄其陣鋒將交即回引賊陣動賊陣亂大軍即進

上率數十萬突出其後夾之擊之賊大敗斬五千餘級生擒都指揮何清獲馬三千餘匹時李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列陣以待我師進薄其陣賊微動

上以數十騎馳入其陣將士奮躍而從賊人馬辟易我軍乘之斬首無算時已昏黑彼此莫辨轉戰不已賊發火器時復閃爍有光見其明中即擊殺之賊滅火器于地

俗所謂之一窠蜂揣馬蹄者發無不中著人馬皆穿但耳邊有聲如蜂鳴卻而過我軍俱無所傷時夜深各收

軍還營

上親殺後從者惟三騎迷營所在

上下馬視河水流以辨東西知營在上派遂渡河漸增至七騎是夜營於白溝河北令軍士秣馬蓐食候旦畢渡時有胡騎三百來降

上令就其宿衛我胡騎指揮省吉命其解甲釋兵而休既盡殺之參明

上失胡騎所在問省吉省曰吾恐乘夜生變胡倉卒不及

請命已殺之矣

上大怒曰彼既來降當誠心受之豈可縱殺借疑其不誠必盡殺其衆然後已且人衆又豈能盡殺者李廣殺降終不封侯爾之功由此不顯矣庚申大將渡河賊軍橫亘數十餘里

上列陣以當之開合數四疑賊不敢進

上諭諸將曰昨日之戰我觀賊如兒戲耳今賊雖衆不過日中保為破之衆皆踊躍爭進後軍房寬先與賊鋒交戰不利

上率精騎赴之所向皆靡斬賊驍將瞿能父子殺其精銳

萬餘人先是戒中軍張王左軍朱能等必先摧賊鋒繼以馬步齊進乃令都指揮丘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不

動

上以精騎數十突入賊軍左腋殺傷甚衆賊勢披靡莫敢嬰鋒漢王率都指揮張玉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人自為戰勇氣百倍遙見我陣後塵起

上曰此賊來趨我後也乃以七騎馳逆之果遇賊二萬遂與戰連擊死數人輒勒馬回相去數十步而止須臾復馳入賊陣擊死數十人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左右謂曰賊衆我寡難與交持且就大軍併力擊

之

上曰此賊奇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以沮其勢使諸將得以致力之於賊衆若我就大軍彼以合力形勢相懸數倍我衆殆難破矣於是復進戰不已賊衆飛矢如注

上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盡乃奮起進以劍鋌缺折不堪擊籍稍引退賊漸來逼限以二堤上見賊盡馳馬越堤逐之倂以鞭後招賊疑有伏不敢進論提止於堤傍適

漢王率精騎千餘至

上曰諸將正憂戰而何故來

漢王曰吾聞

至尊以穀騎當賊衆故來

上曰吾戰疲而進擊賊

漢王率衆接戰彼此相持

上曰吾不進賊不速破乃以勁騎繞出賊後突入馳擊賊勢少動而已遂敗棄弓而走項史賊大陣亦敗死北之聲如雷遂追擊至其營會旋風起折其大將旗幟賊衆大亂我軍乘風縱火燔其營烟燄張天郭英寺潰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安車輜重器械馬牛孳畜不可勝計所

賜斧鉞旗拖皆得之斬首十餘萬級溺死者稱是追惟

縣月樣橋後溺踰躍死者復萬橫尸百餘里陷者十餘

萬悉放遣之李景隆單騎走德州五月己丑朔辛

未李景隆聞大軍按德州與衆宵遁癸酉命都督陳

享都指揮張信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儲百餘萬

山東軍民以牛酒迎謁軍民絡繹不絕

上不受慰勞而遣之禁軍士勿侵掠李景隆奔濟南

丙子

上謂諸將曰李景隆在濟南收集敗亡今乘勝追襲之勢

必瓦解丁丑留都指揮陳旭守德州大軍起營己卯

至禹城北二十五里駐營日脯起行倍道而進詰旦至

濟南李景隆衆尚十餘萬倉卒布陣未定

上以精騎赴之左右控

上馬止勿進

上曰迅雷之下不及掩耳擊殺賊不得不急苟緩之賊陣

定我人少恐難破遂進擊賊復大敗斬首萬餘級獲馬前

七十餘匹李景隆單騎逃餘衆悉降盡發遣之濟城守

不下

上命諸將攻之辛巳塞水以灌其城壬午召募忠義

勇敢之士應募者甚衆六月甲午朔姦臣間李景隆

屢敗濟南危困 皆震栗喪氣計無所出乃謀遣尚寶司李得成來講和以緩我師也七月甲午朔

上遣李得成歸諭之曰自古聽諜離間骨肉鮮不復敗我為王下天子一等富貴已極尚何求哉誠人交積毀消骨肉加我大罪以兵見屠有死無生所以禦難者誠敢假息湏臾翼有回旋之日今爾來竄副所望夫明主之治天下不忘於所尊不弛其所親勤於遠略而忌於小故是於九族睦而天下平也今移禍福在反掌耳誅姦繆以謝

祖宗去新政以復成憲擇諸王以歸舊封罷天下之兵毋

得君逼我得仍守舊封昇翰北土則天下孰不樂朝廷之能保全宗親慕德而向義也何苦必於見害耶得成歸言姦惡怒而囚之 癸未

上遣書諭

太子曰謀報賊將平安領衆二十萬營於單家橋欲移營御河截我糧繼又遣善水者五十渡河合勢以攻德州然德州尚餘糧數十萬但恐衆寡不敵我新附義勇軍望家歸北者下絕於道慮爲賊所邀我料賊新破膽氣索必不敢出然不可無備汝可令第三弟將萬餘人初出營於章義門次日移營在盧溝橋西三日至良

卿若與大軍合勢便賊知之必生狐疑不敢輕進四五日間令其移軍復回賊必再覘我動靜往逐之間愈旬日則我糧秣及新軍已過直沽矣此兵法所謂我不欲戰敵不得與我戰者幸其所之也

太子如

上所言已已平安果不敢出 甲申陞燕山右衛指揮使朱崇燕山右衛衛指揮同知張武為北平都司都指揮僉事 八月癸巳朔 戊申撤濟南之圍班師回還北平嚴禁侵掠軍行無毫敢犯 九月壬戌朔 先是承天門災占者以爲天示驚戒欲勸免炆息兵方孝儒獨言承天門災應在諸侯戚之象聞者切齒方孝儒乃建議改承天門爲臯門端門爲應門午門爲端門謹身殿爲正心殿自是益無所畏憚矣乙丑師還至北平 辛未陞守永平都指揮僉事郭亮為北平都司指揮同知 壬申

上以諸將從征有功俱陞其職都督僉事陳亨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都指揮同知張信房寬陞北平都司都指揮僉事都指揮僉事張玉丘福朱能徐忠李彬陳文澤淵何壽鄭亨朱榮李濟陳旭孟善景福端亮李遠張安劉十徐理沈旺張遠徐祥趙葵徐諱俱陞北平都

司都指揮同知濟南衛指揮陸榮濟陽衛指揮使紀清
燕山中護衛指揮使入真指揮僉事王友王總俱陞北
平都指揮僉事其餘將校皆陞一級陣亡將士遣官祭
之并天下將士為姦臣驅迫而死於戰陣者 丙子都
督僉事顧成陞後軍都督府督同知辛巳遣北平府知
府唐靖祭椎縣山川及白溝河之神

十月壬辰朔 己亥後軍都督陳亨卒

上親為文遣儀賓袁容祭之 丙午下令征遼東將士聞
之頗不樂 丁未大軍起行至通州張玉朱能間諜曰
今密邇賊境出師遠征况遼地蚤寒士卒難堪此行恐
非利也

上乃語之曰今賊將吳傑平安守之定州盛容守德州徐
凱陶紹榮滄州欲為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牢賊衆所聚
定州陷築已完城守嚴備滄州土城墻圯日久天寒地
凍雨雪泥淖陷之未易便葺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倍
道以攻之賊有土崩之勢今佯言往征遼東不為兩伐
之意以怠其心因其懈怠候旗卷甲由間道直衝城下
破之必矣失今不取他日城守完備難於為力且機事
貴密故難與議惟爾知之正與能叩頭稱善 庚戌下
營駐在 壬子密令都指揮徐理陳旭等駕舡先往直

沽造浮橋濟師 丙申移師復回通州循河而南衆咸
疑曰今往征東而回師南行何也

上給之曰夜有白氣二道至東北至西南占書云執本者
勝今惟利南伐而不利於東征天象顯示不可違也賊
將徐凱等謀知我師往往征遼東果不為備遣軍往榆林
伐林木晝夜督工脩城

戊午大軍過直沽

上語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縣長蘆今博學兒竄兒坡數
程無水彼不為備趙此可徑至城下是夜二更起程一
晝夜行三百里城兩發哨騎皆不相遇明日黎明至鹽
倉逢賊哨騎數百盡殺之食時登至滄州賊猶不知督
軍士築城運土及大軍至城下總覺亟命分守城築衆
皆股栗無暇操甲我軍北面急攻之
上麾諸將由城東北攀薄而登逾時遂拔其城先遣人斷
其歸路主擒帥都督徐凱徑還都指揮俞興趙許胡原
李英張傑并指揮千百戶餘人斬首萬餘級獲馬九千
餘衆悉降以

令旨咸遣尚餘三千餘人日向暮以來遣之黎明令內侍
給告悉為諱謂所殺
上聞亟召淵責之曰爾雖善戰巧則有之然擅殺降者過

亦豈掩一人之身豈足以償三千人性命我每臨陣痛
戒爾輩勿殺他將皆遵令惟爾好殺不止爾必不免
曰此皆各處猜選壯士今放回明當復來殺我盡力以
獲之復縱歸以資敵爲害不已故臣計不如此坑之
上曰如爾所言凡與我爲敵者必盡殺乃已爾之不仁如
是淵慚悚而退

上置酒飲徐凱等而遣之凱等稽首曰臣等荷

太祖皇帝生育深恩享有爵祿今爲姦臣所促迫干犯非

義罪莫大焉頓

陛下天地之仁不加之鉄鉞則全其生所謂生死而骨肉

之也今

殺下誅姦臣以安

宗社臣等雖加願効死以報尚何所歸哉

上曰誠如是從爾等所願也皆仍其官遣回北平

十一月辛酉朔甲子先是大軍破滄州所得輜重器

械及降將徐凱等移直沽之船至長蘆截回北平

上慮德州賊衆或來要之乃率大軍自長蘆渡河隔而南

至景州掠德州而過遣人於城下招之盛庸堅壁不敢

時大軍皆過

上獨以數十騎殿後賊覘知之遣騎百餘來襲我後

上曰兵擊之殺死者百餘人生擒千戶蘇猷餘悉降士申駐軍臨濟

上語諸將曰盛庸聚衆於德州仰食御河糧運堅壁不敢出戰

今若缺其餽餉彼乏食食不得已而出必虛聲以爲躡我後

其實欲向南就食爾覘伺其出師回師擊之蔑不破矣甲戌

移軍館陶遣輕騎哨至大名盡得其糧船取其糧餉焚其舟

大軍自館陶渡河至冠縣過莘縣上東阿抵東平以誘賊軍

十二月辛卯朔甲午駐營汶上遊騎至濟南

上聞盛庸引軍離德州遣遊騎往覘之丁酉獲盛庸運糧百戶二

人詢知盛庸營東昌其先鋒孫霖以軍五千營滑口

上命都指揮朱榮劉江內官狗兒率精騎三千夜襲破其營殺

數千人獲馬三千匹生擒都指揮唐禮等四人孫霖等僅以

身免乙卯我師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

上語諸將曰盛庸糧乏而出今東昌素無蓄積彼必決死一戰

須以計破之賊欲走戰我則不戰賊不欲戰則擾之我領精

騎繞出賊後觀其厚薄虛實因其可擊我就擊之爾等望其

軍動即鼓譟而進賊腹背受敵內必自亂可以收功若不可

擊我掠賊營而回以駭賊心爾等慎毋恃業勝之威有玩之

心必當彌謹諸將皆唯唯

上歷觀其陣曰吾以得破之之術矣

在前旁與後空虛賊恃重不欲戰

上以精騎擊其左翼繞出賊陣復回衝其中賊圍

上救重

上觀西南稍薄遂擊破賊陣而出殺傷甚衆一勇士馬傷不能出

上復殺入賊陣援勇士而出時我軍不待

上擊賊後即踴躍曰見賊不殺復何待乎乃進先薄其陣爲賊

火器所乘而退張王突入賊陣與賊大戰連擊殺數十人王

被傷而歿

上猶不知進戰不已賊敗退時已昏黑就陣執賊卒訊之知我

步軍已退遂收軍回營丙辰回軍令步軍輜重先行

上以百餘騎殿後賊五千餘騎來追

上拉轡徐行俟賊先出賊挑戰

上發矢射之應弦而斃賊退而復進有先出戰者即射殪之賊

懼不敢復進遂歛退丁巳師至館陶賊將盛庸勒兵真定

賊師勒兵四出以要我歸師賊問獲我軍士即破面抉目剗

其心腹慘酷殊甚我軍士見之憤恨懷必死之志故每臨陣

人自爲戰

奉天靖難記卷之二

奉天靖難記卷三

國朝典故十三

三十四年辛巳

正月辛酉朔大軍回至威縣

賊帥以馬步三萬來邀

上以精騎數十沿途按伏率十餘騎逼其陣誘之謂曰我

帝獲爾衆即釋之我數騎暫容遇無相阻也賊曰我爾

是縱爾衆集來追

上且聞且却引入伏內圍而盡殲之乙丑至深州復遇

真定賊帥以馬步三萬來邀以騎兵十餘進扼其歸路

上率精騎百餘先薄賊陣賊勢動大軍乘之遂奔潰皆望

真定走我騎兵要之生擒監軍內侍長壽并指揮百

戶數十人斬首萬餘級獲馬三十餘匹衆悉盡降遣

之戊辰大軍駐蠡縣百姓苦賊剽掠逃散出境遺人

招之復業百姓聞

上至皆悅趨就耕桑丙子師回北平丁丑諸將以東昌

無功題冠頭首請罪

上曰爾等皆冠其失在於爾等所致予以爾等皆心旅

之士號勇善戰安惜才難每有小過畧而不問馴至違

律廢棄前功譬父毋養子譬受之過縱其所爲久則不

聽父毋之命此豈子之罪哉然勝負兵家常事今勝負

相當未爲大失爾等但勉圖後功若復踵前轍雖欲私

省公法難原

天地神明亦所不容矣諸將咸惶恐涕泣午陞燕山左護衛指揮使王真燕山中護衛指揮使費瑛指揮同知劉江燕山右護衛指揮使白義高北平都司指揮金事二月庚寅朔戊戌命僧修佛會薦降亡將士

上親爲文祭之祭畢泣而言曰姦惡集兵橫加戕害國危

宗祀予不得已起兵救禍爾等皆忠義誓同死生以報我

皇考之恩今爾等奮力戰鬪爲我而死吾恨不與偕然豈

愛此生所以猶有親恩者以姦惡未除大仇未報故也不忍使

宗社陵夷今爾等憤慨於地與言痛悼迫切予心及脫所御袍於前焚之諸將哀止之

上曰將士於予情意深厚予豈能忘吾焚此亦示同死生死者有知監予此意焚訖號痛不已將士皆悲哭不止觀者無不感動請降亡家父兄弟子見皆皆投淚曰人生百年終必有死而得生人哭祭如此夫復何憾我等當努力上報國書下爲死者雪冤遂相率請從征自

初 上寅

上諭諸將曰賊勢鵲張漸來見逼今因其未出先進師禦之不可坐受其制 乙巳

上率師南出禦賊論將士曰爾等懷忠奮勇協力同心臨陣斬敵百戰百勝此者東昌才戰即退棄前累勝之功可爲深惜夫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若白溝河之戰南軍怯懦見戰即走故得而殺之所謂懼死首必死也爾等刀鎗在前而不懼鋒鏑在後而不惜臨陣舍死奮不顧身故能出百死全一生所捐生者必生也舉此近事爲喻不必遠觀于古此實爾等所知也有懼死退後者是自求死爾等毋恃累勝之功漫不加警有違紀律者必殺無赦格遵予言始終無怠則事可以建功可以成矣其懋之哉 己酉駐兵保定

上會諸將議所向咸曰定州軍民未集城池未固故攻之可拔
上曰野戰則以成功攻城則難以收效况盛庸聚衆德州吳傑平安頗頑真定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頭師城下必合勢夾擾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真定相拒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迎戰西來則先擊其西東來則先擊其東敗賊一軍餘自破膽諸將曰二百里不遠我軍分兩路間彼合勢齊

進我腹背受敵

上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於呼吸之

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邪爾等無戰

試觀無破之明日移軍於紫園人方食

上所禦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狀疑為龍蛟鱗

鬣皆具美如刺繡諸將見以駭異咸稽首曰龍馬君

象天命攸歸故有此嘉兆必獲大捷

上曰我與君等禦難求生咸非得已且帝王之興隆廢數

有在豈可必得但冀勿冲悔辭表惡伏誅

宗社再安吾得仍守藩封爾等亦各安其所今免綏

方盛

社稷幾危吾曰夜深憂乃不思自奮即以此為異是

亡驚懼之心而動安逸之前七吾恐蹈淪胥之患矣三

月庚申朔進軍綠浮沁河列營當賊往來之衝道

遊騎哨定州真定多為疑兵以誘之幸未聞盛庸

軍至單家騎

上率師由陳家渡河逆之不見庸軍恐其潛與真定軍

合往還渡河者數四過一虎咆哮河側遂殺之

上曰虎猛獸格殺之皆有勝賊之兆已即復知盛庸軍

於夾河建以迫之庚辰去賊營四十里駐兵

上語諸將曰賊每列陣精銳在前罷弱在後明日與賊以

勁師當其前摧其精銳餘自震懼中軍常去賊五六

里列陣嚴整待之我以精騎先薄其陣繞其背而擊

之始掩扇之勢推之使前賊急行六里氣喘力乏中

軍俟其奔過隨而擊之我蹙其後乘勢逐北賊眾必

敗慎勿逆擊之賊必致死以期生也

上飭諸將再生猶恐未解復抽箭盡地權授諸將復恐

密識未精令中使別為隊送一教之申令約束至為

詳備幸已令諸將列陣前進午至灰河盛庸亦列陣

以待

上先以三騎覘賊陣見火車火器強弩賊稍悉列陣前進

掠賊軍而過賊見三騎即出千餘騎來追

上勒馬控矢以待追騎將近引弓射殺一人賊懼而上已而

復來又殺一人如是再連三騎其數人賊不敢逼乃以

騎兵一萬連步卒五千薄賊陣鋒將交步卒下馬攻

其左掖賊擁盾層疊自蔽我軍攻之不能入

上預作木礮長六七尺許橫貫鉄釘於其端釘末逆鈞金

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相牽連不可

以蔽遂棄其空隙以攻之賊被箭遂棄盾走各率發

火器俱不能當人交曉其陣賊眾亂騎兵乘而入直衝

其腹心賊皆前奔中軍將譚淵見塵起遽出兵逆賊敗師勢不可過淵鏖戰而死朱能張武等率火軍進上以勁騎掩賊皆衝貫陣中與能等軍合斬刈甚衆殺其都指揮莊得號將楚智息旗張等時昏黑各領散軍還營

上以數十騎逼賊營而宿天明視之四面皆賊左右曰亟出勿爲所圍

上曰且休無恐吾正欲示輕賊以沮其氣曰高文餘

上引馬鳴角穿賊營而出賊衆顧視驚愕累不敢近

上諭諸將曰昨日譚淵見賊走逆擊大軍不能成功兵法

所謂窮寇無追我先成淵令其整兵待候賊奔逆順

其勢而擊之焉是故也然賊雖少挫其鋒尚銳必致死

來關大抵臨敵貴於審機變識進退源以計破之今日

賊未爾等與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賊有可乘之處

即突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所以破王尋

也遂整兵俟時至時我軍于東北賊軍于西南進與交

戰自辰達未

上臨陣督戰將士人人勇躍爭進乃張奇兵往來以衝之賊

軍退而復合者數四兩軍兵刃相接被以戰疲合坐

而息已而復起戰相持不退飛矢交下忽東北風大起

塵埃漲天沙礫擊面賊軍眯目咫尺不見我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異橫擊之征鼓之聲震地賊軍大敗棄兵而走斬首十餘萬級追至浮沱河溺水及踐踏死者不可勝計餘皆潰散降者悉放遣之盡獲其器械輜重盡肅卑騎走德州

上戰罷回營埃塵滿面將士不識及聞

上聲乃趨前來見

上每臨陣出入陣間決機應變一見軍受敵即馳赴之諸

將士遙見

上旗幟歡聲震地莫不奪戈爭先以當百故無不勝也

初賊氣驕盈謂此舉必見撲滅各將金銀器皿及錦繡不

服侯破敗平城之曰大爲宴會至是大敗所將器物盡

爲軍所得焚未以戰捷遣使回北平至卑家橋見賊軍

萬餘營於南岸至晚來報 甲中

上率兵往圍其營斬首數千級溺死者甚衆日大軍移往

子營先是吳傑等引軍來與寇席合未至八十里聞寇

席敗乃退回真定

上語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回守則爲上策若軍出即歸

就我不戰則爲中策若來求戰則爲下策也今其必

出下策破之必矣諸將曰彼聞寇席已敗必不敢出

上曰不然吳傑平安擁衆十萬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居中隔離其勢今逗遛不出有曠期失律老師費財之責然彼雖外示與盛庸合其實忌盛庸先成功耳盛庸戰敗彼之所幸蓋欲獨專其美以爲後倖之功此其有必出者我且散軍託言取糧示以空虛賊聞我軍散必乘虛而來我軍既出卽回擊師以待之少落我彀中以是曰散軍四出取糧又發校尉何塘抱嬰兒伴作避兵者奔入真定城報云大軍各散取糧營無備賊聞以爲信然乃出師入掩我不備閏三月庚寅朔乙未命都指揮鄭享李遠等將其兵伍千哨真定丙申

鄭來報吳傑軍涉沱河北去我軍七十里

上曰賊不量力揣智妄欲求戰譬猶乳犬之犯虎伏雌之搏狸雖有聞死隨之矣且盛庸既敗今彼復來此天意欲兩敗之也遂飭諸軍渡河時向暮諸將請明旦渡都指揮陸榮進言曰今日十惡大敗兵家所忌不可濟師

上曰吾千里來戰憂賊不出可計以誘之今其出在外是賊進死之秋夫時不再得幾惟易失今特發如此豈可緩也借使緩之賊退真定城堅糧足攻之不克款戰不

應款退不能是坐受其敵若拘小忌終誤大謀

上遂策馬先渡劉才執轡而言曰水深騎從而渡步軍輜重有淹沒之患

上令騎由上流渡步軍輜重從下渡騎障遏上流下流水淺輜重畢渡

上先率騎兵三千循河西進行二十里果遇賊軍遂營于棠城戌戌與賊鋒畧交直晚各收兵還營

上慮賊潛退躬率數十騎過營而宿以綴賊軍已亥賊列方陣於西南

上見而笑謂諸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

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乃以軍壓其三面悉精銳攻其東北隅與賊大戰

上以驍騎數百循沔河遠出賊後突入賊陣大呼奮擊矢下如雨箭集

上旗有若蜩毛平安陣間縛樓數丈升高以望

上麾精騎衝其其前平安陸而下走幾彼獲忽大風起飛屋拔樹賊衆力不能支我軍四面蹙之上崩瓦解斬首六萬餘級追奔真定城下殺死無算俘降者悉釋之盡獲其軍器器械生擒都指揮鄭敵陳鵬等吳傑平安僅得入城朔日遣人送旗回北平論

太子曰謹藏之使後世子孫使知今日禦禍難也都督顧成見旗而謂

太子曰臣自幼從軍多歷戰今老矣未嘗見此戰也庚

子師渡滸沱河 己酉至順德 辛亥至廣平各郡縣

官民望風來迎曰不圖今日復見

殿下乃受而遣之 癸丑至大名官吏父老率衆來迎時

獲賊謀者詢以姦惡言齊泰黃子等皆竄逐

上語左右曰若爾則必有悔悟之心其兵必解而吾亦得以

少釋其憾乃上曰書切惟二帝三王之治天下無他術

也達用皇極而已皇極者太中至正之道也以大中

至正之道治天下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大中至正之

道非人爲之蓋天理之所固有爲人君者特守而

特之則倭臣必遠賢人不近而至近九族不睦而自睦

百姓不均而自均無所往而不當矣梁範曰無偏無

黨王道平平豈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歟若爲其君者

蔽其聰明不親政事 近倭臣遠賢人離九族擾百姓

彰過失於天下爲臣進邪固不軌以危

社稷孰能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陳於前哉

嘗觀漢唐以來有伏鳥之君亦不出於二帝三王

之道不能長久者也今昧帝王大中至正之道日以誅

戚親王馬心

父皇太祖高皇帝寅天未及一月聽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

戚其國不旋踵而竊代王相王無罪令其聞宮焚死

齊王無罪降爲庶人拘囚京師岷王削爵流於漳州

至於二十五牙痛不與藥卽焚之棄骸於江鳴呼彼

姦臣者其毒甚於虎狼我

父皇子孫幾何能消幾日而盡害之至此肅切於心豈意

禍錫人與日盛我守國奉藩遵札畏義本無一毫之犯

又結搆惡少福來屠我動天下之兵騷四方之衆直

欲少戚而後已夫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本

爲保誅討奸惡以報大讐上荷

天地祖宗神明冥加佑獲九戰必勝實非善用兵也猶

念止甲不息天下生靈塗炭何日而已爲民父母能

不惕然而卹之哉我之將士曰望寬恩以遂其已嘗其

奏冀回其好生之心以免無罪而死於白刃之下者不

不進矣豈期姦臣進兵不已屢戰賊生靈何辜遭此

荼毒肝腦塗地我雖戰勝乘寇之心寧有已乎通者

側聞諸姦惡已見竄逐雖未伏鉄鉞之誅然亦可以少

謝天人之怒於此可見審之明而斷之果可以復

太祖之仇可以全骨肉之思可以保天下之發危可以惜

社稷於悠久故聞之不勝踴躍誠如是則非特我之幸實社稷之幸天下之幸也惟日夜冀休軍之止而無所聞且四方之兵調弄不止是蓋不能無疑焉且以姦臣之竄其罪惡蓋以瞭然明白曲直之情雖三尺之童不待言而知之是兵可解冤可弭而思可惟之何故執持不改外示寡還姦惡之名而中實主屠害宗藩之志往者自念無罪而弟止見削子孫不保受屈萬世寧僥首蒙耻其受變夷不顧

宗廟子孫乎見兵四集心震膽掉不知所為左右傍徨未贊死於旦夕遂以兵自救誠知以臣區一隅之人當天

下衆鮮有不摧滅者徒以頃臾喘息延緩歲月冀或

有回施之日也身親行陣于今三年賴天地眷佑

父皇母后聖靈保佑躬戰勝攻克每見鋒鏑之下死亡者衆齟齬傷于心故恒戒將士是曰天下軍民皆父皇赤子驅迫戰鬪彼何罪焉甚母殺之吾畏死以救死彼之畏死其情蓋同由是降者悉釋之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往者朕炳文以兵三十萬欲加戡滅敗于真定既而李景隆兩動天下之勦兵號百萬之衆直來殺李景隆蓋趙括之流也手握重兵驕肆無謀視

我如囊中物可探而有曾無毫髮驚懼之意夫戰孔字所慎而李景隆易之白面小兒豈足以當大事惟飲酒挾妓酣呼歌舞而已故首敗之于鄆村繼敗之于白溝河追奔至於齊南百萬之衆兩戰淪沒可謂極矣於此之時冀或有開悟之萌下責已之詔引領南望重增禍未幾盛席以三十萬之衆復來見逼庸本鄙大何足算也夾河繞遶一敗冰釋吳平安以十萬繼進畧戰葉城通奔北前後大小之戰莫知其幾然無一不敗之者何也蓋臣衆有必死之心而無求生之望故也臣每戰勝愈加憂畏恐鵠峙相持漁人收利切

惟姦惡已遠左右必皆忠良之臣識員勝之機或應及此必開心見誠懇難悔悟以解兵勢休軍息民保全骨肉因循至今而德州之兵日集是少欲加屠害而後已臣忝居叔父肺腑至親何苦見困如此今天下之兵數戰已盡復文召募民間子弟兵驅此白徒以冒死地又况饋運供需百費勞弊倘此一戰不勝則勢絕矣誠不恥至此伏望回心易慮啓春育之仁隆親親之義復諸王之爵休息兵馬銷鋒鏑為農器以安天下之軍民使各遂其生其恩莫大也我

父皇在天之靈亦安寧慰悅矣如不允所言一旦

杜稷落奸臣之手則貽笑萬世矣夫大慶之傾軋一本所
謂獨支鵬鵬扶搖非一翼所能獨運自古帝王建萬
世之基者莫不以惇睦九族崇重藩屏之所致也且棄
履道傍尚或之而至親哀窮寧無憐惻之者乎故猶不
敢自絕披露腹心獻書闕下恭望下哀痛之詔布曠蕩之
恩使得老父藩屏刻報朝廷則基業有萬年之安子
孫方享萬年之福矣二帝三皇大中正之道豈有家
於此哉冒瀆威嚴幸垂矜察書至乞收以示方孝孺孝
孺觀畢曰我敬弛其備而無由是未正合幾會各處兵
馬漸集但雲南路遠未至其軍久住大名暑雨無冷
不戰自困因調傳東軍馬以攻永平德州軍馬以擾北平
相受敵彼此速歸援我軍追蹙其破之在此一舉事已
垂成機不可失今遣人報之往反之間師已畢會乞收
善其策乃以大理少卿薛岩等貴詔至軍陽言休兵時
方孝孺當_下詔詭多不遜乞收曰且婉其辭孝孺不
從曰不可以示弱見者謂孝孺曰若欲解兵勢請更其
辭孝孺色弗然作色曰此豈淺丈夫所能知人遂無敢
言者又用小黃紙印間諜數千張付薛岩令其至
軍中散投於地以搖惑我軍心薛岩至半途匿之
不敢出

上讀詔見辭語肆慢嘆語薛岩曰帝王之道自有弘度
發號施行昭大信於天下豈可扶詭以
祖宗基業為戲耶嚴等俯伏皇恐久之
上曰詔語是爾承命之言何如嚴曰但款
殿下釋兵來謝
孝陵則兵可息
上曰宗藩陷危禍福不已
杜稷深憂必執姦醜獻浮
太廟以謝
我陵我之願也所與之兵受之
皇祖以心護衛用備不虞制度已定難以更改今欲去兵
是以徒手待縛此姦臣謬計欲以欺人雖三尺童子不為
所困矣乃宴賞薛岩等令其休息
上謂諸將曰吾觀薛岳等言嫻而行動速此來觀我虛實
非求和和宜輝武以示之特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
旌旗照耀原野步騎參錯陸伍整肅或馳馬逐獵
或相與角力人人意思安閑鼓勇開岩等見之懼私
相語曰前人未言北軍疲敝且少不足畏今何若是之
多且人皆勇武其矣人言不可信也岩等留數日
上遣其代謂之曰我

皇考創業之基誠難艱子孫承緒基業當善保守

今第小造禍以危

社稷樂為危誠為可憂若果有意息兵當推誠見

報罷各處軍馬吾即引衆歸國永為藩輔毋用虛

詞以見悔矣薛岩等還方孝孺等問之岩等俗述

上所言且言

上高明遠見雅量豁達恒懷接物軍容整肅上下心非

用計所能間也方孝孺等不然其言五月己丑朔癸

卯賊軍竊發以擾民餉道

上遣指揮武士等上書閏三月貳拾肆日為息兵事遣

人上書闕下蒙遣大理少卿薛岩至軍見報不敢

稽留即送其回謹聽指揮未能十日而彰德各處

并德州軍馬邀我運糧官軍殺死數百人執指揮張彬

等此皆小人兇逞不歆息兵固欲結讐以失信於天下

已嘗調兵追捕後得總兵官四月二日驛書一紙促吳

傑平安願兵會合德州見逼計使臣四月十六日離

京至二十日終五日又有會合軍馬之旨遣息兵誠耶

偽耶豈行人之失辭耶如此可謂乎信張設機阱

以相掩陷令人豈能自安且欲令失兵可乎不可乎

德州真定之兵朝散我夕即歸師歸國入兵勢四

集網羅方不能無畏是兵決不可離離則為人禍此

不特明者而後知也况欽奉

父皇明訓命節制北平僚東大寧宜府軍馬有所受豈

可委捐若果以

社稷為重宗藩為心宣大信於天下何暇計此叢然之

兵哉以此觀之誠如以計見廢失無息兵之理必欲屠

滅而後已思惟

父皇創業艱難子孫不保如此之際寧不寒心今兵

連禍結天下頻年旱蝗民不聊生弦陵弱衆暴寡

饑民盡聚號嘯山林相扇為盜官府不能禁制

其勢滋蔓勢有可畏

祖宗基業將見危殆所畏寒心者此也却未知慮至此

否乎夫天下必甚難而失之甚易伏望成

謹於所易失而特守於所難得體

上帝好生之德全骨肉親親之義我弟周王久霸絕微瘴

痛之地恐一旦憂鬱成疾脫有不諱則上拂

父皇母后鍾愛之心下負殘殺叔父之名貽笑於萬萬載

矣昔漢文帝稱爲賢君天布斗粟之譏有損盛德

至今人得而議焉誠願采擇所言於其懇切卑德

息兵民以保

宗桃思莫大焉九校兇喜頗感動方孝孺在傍力爭曰

今軍馬四集不數日必有捷報毋聽其言遂執武勝

繫獄六月戊子朔

辛酉獲其謀者言武勝等繫獄

上謂諸將曰我軍居此已三月淹晉願望以俟息兵之旨金

武世既執則患志不可轉自古敵國往來理往執使

卽焉未繫其所爲若此是必欲見我矣豈能覲

繫繫此坐爲人所制乎彼軍萃德州資糧所給皆

適徐沛調輕騎數千燒其糧船則德州餉饋不給

衆必瓦解縱有求戰之心我嚴師待之以逸繫勞以

飽擊飢必勝之道勝之而後求合蓋翼能從諸將曰

善遂遣都指揮李遠等率騎兵六千擾其餉道

上令遠軍皆易被甲胄使賊遙見不疑又恐臨陣與賊

相裨莫辨令戰時各持柳枝一握于彼以別之遠等行

上戒之曰志在除姦安民毋苦百姓

壬申李遠深知

上旨至濟寧谷亭沙河沛縣賊見殊不覺爲我軍乃燒

賊糧船數萬餘艘糧百萬石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河

水盡熱斃皆死賊運糧軍士逃散京師大震德州

糧餉遂難賊勢稍不震乙亥遠等回軍壬午賊裨

將宋宇頌步軍三萬來邀襲我軍袁等伏於林間

以十萬騎誘之賊衆未追伏兵突出擊之賊軍大敗

斬首萬餘級獲馬三千匹袁宇僅以身七月戊子朔乙

丑擒殺彰德守兵千餘人先將都督趙清宇彰德

上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賊來追則引而去城中

苦乏薪拆屋爲炊

上曰賊窘迫遙見人少必未追吾必擒賊使其閉門賊不

敢出乃伏兵於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以誘之賊

見果出衆來追我騎又入伏內伏起遂擒殺其衆

賊奔入城由是不復出癸卯破尾尖寨初賊軍與

民護守是寨諸恐梗我餉道請攻之

上曰尾尖寨路險窄惟一人可上元末亂離鄉人哭聚其

間雖數百人而數萬兵而不能破攻之未易拔徒

傷士卒且姑緩之以弛其心用計破之不勞力矣至

是曉得一人知蹊徑者爲鄉導命都指揮張札引

兵千餘乘月黑之夕往攻之是夜微雨札兵屯寨下

選勇士十餘人潛登繞出寨後執其守閫者殺之

留一人引道直抵寨門舉砲賊衆驚亂大呼語寨

中曰我先鋒也大軍已駐寨下爾等速降則生不降

大軍且至卽破閫歎降無及矣遂皆下寨來降引見

上飭軍散歸原五民造復業丙申林縣守將率衆舉

城來降丁酉

上曰姦惡陽欲息以緩我師德州消息無聞賊必出兵擾我今救乃遣都指揮劉江率騎兵千餘回北平

上戒江曰汝引兵渡漕河由間道而行廣張軍聲多設

間諜若遇賊少可擊則擊之賊衆我寡盡為疑兵多

引旌旗相屬不絕夜多火炬使鉦鼓相應賊必謂大

軍回懼而不進汝急趨入北平若賊未侵境會守

城軍共擊之江至北平平安果以萬餘人至平村離

城五里剽掠人民江出兵擊之賊軍大敗斬首數千

俘獲千餘人獲馬六百餘匹平安以數騎先戒成方

驍曰今河北之兵未德州鄉道已絕三軍之食有星

散之世甚可憂也前者佯言息兵用牽制之諸將

發機大誤致使乖迂蓋用計術不能成功今爲間

書潛遣人賁與

世子使內生熈疑必移師北歸則德州餉道不阻徐爲進

取可以成功凡攸喜其言命方孝孺爲書遣錦衣衛

千戶張安等爲間賁至北平

太子見書怒曰治天下以孝爲先孝者天地之常經人心

之所不泯今幼君戒天理喪彝倫變更

祖法信任姦邪戕害骨肉敗壞基業躬爲孝而尊人

爲之可乎

天地神明在上豈可欺也遂囚張安命儀副素與馳報

軍前

上曰太公至正之道不而爲行此姦邪悖逆之謀豈能久

乎悔禍解兵在旋轉之間何用勞心至此極耶去寅

壬寅牒報大同賊將方昭引兵入紫荆關侵掠保定屬

縣悉驅人民上山結寨民之強有力者皆假以指揮

千百戶之名以威脅從不從者被其戮焉昭據易州

西水寨在山中四面極險峻惟一徑攀緣而上焉昭

欲守此爲持久計以窺伺我北平

上曰保定北平股肱郡豈可不討遂回師

八月丁巳朔師渡漕河

丁卯駐師于完縣諸山寨之民悉未歸撫安復業命都

指揮孟善鎮守保定丙子諜報真定賊將遣都指揮

常亮領兵萬餘運糧接應焉昭

上語諸將曰賊倚西水寨爲固其中必水不乏所缺者糧耳

使其饋餉得濟賊未可破遂率馬步精兵三萬邀之

次日至寨口常亮督運已入寨乃令軍圍之命都指

揮朱榮等將兵五千圍真定九月丁亥朔壬寅

上語諸將曰今圍寨急真定聞必來援賊喪敗之餘其
進不銳我且以輕騎往真定州彼探知我去必未爾等
候其至師據險以待之我合兵合擊擊之無不敗者敗
賊援兵寨兵勢孤不攻自下一舉而兩得特圍寨久賊軍
多南士天新寒衣鞋不給霜月之夜

上令軍士四面督烏具散賊軍有潛下寨未降者日

衆聞歌慘懷皆墮淚有懷鄉之思已無固守之志數

降但爲~~房~~昭等所制耳甲辰

上赴定州十月丙辰朔賊援軍至

上率精騎五千宵明日已時與圍寨兵合賊將都指揮

華並鄭琦以馬步三萬餘列陣於峨眉山下

上縱兵擊之令勇士旆登山潛出賊後大張旗幟賊見驚

散遂四散奔潰我軍逐之斬首萬餘級墮崖而死者

尤衆獲馬千餘匹擒都指揮華並鄭琦王恭指揮

詹忠等惟房昭常諒遁去後追殺千餘人乃破其寨丙

寅班師回北平丙子至涿州大享將士已卯師回至北平

十一月乙酉朔

北平都司都指揮張信布政司右布政郭資按察司

副使墨鄴等上表曰臣聞天生非常之君必賦以非常

之德而受以非常之任所以能平禍亂定天下于一而

來

安生民之於仁壽之域也昔者夏商之季桀溺淫而成
湯放之紂沉酒而武王伐之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夫征伐豈^武所得已哉所遇之時然耳然湯武
俱得爲聖人者以其撥亂興措治天下於衽席之安也
比者幼主昏弱狎昵小人荒迷酒色職位幾息更變

太祖高皇帝成憲并壞後宮燒毀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聖容喪服未逾一月卽遣閹宦^出選美女其

所爲不道遂致姦惡擅權扇殃送禍戕害宗親圖危

社稷汩亂天下

殿下謹守藩封小心寅畏而幼主聽總與難構兵四起圖逼

殿下不得已起兵以救頑吏之禍祇奉

祖訓誅討姦寇^清君側之惡保全親親奠安

宗祖冀其改悔^悔骨肉之義豈期幼冲心志豈惑字不可

回必欲加害於

殿下然後已

殿下應之以仁義之師不嗜殺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卽

制明而號令肅故百戰百勝此雖

殿下神謀睿^其之所致寔以天命人心之所歸也况

殿下爲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嫡子

太祖高皇帝帝常欲建立爲儲二以承

宗社之重又况生而神明灵應圖識文武仁孝德冠百王

天之所生以爲

社稷生灵主正在於今日臣聞之聖人動惟厥時不違天命

使湯武其特而不爲則桀紂之暴益甚而蒼生之禍

曷已是終違乎天命也湯武豈能視斯民之塗炭而

不解其倒懸哉臣等伏望

殿下尊

太祖之心循湯武之義履歷

宸極之尊慰萬方之望則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上覽表諭郡臣曰我之舉兵所以誅奸惡保

社稷救忠難全骨肉之有他哉夫天位惟艱焉可必得此事

焉敢以聞待奸惡伏辜吾行周公之事以輔孺子此

吾之志爾等自今其勿復言丁亥都督顧成與伍軍總

官兵福等復申前請

上不允已丑寧王上表邀請

上以書堅却之壬辰陞都督指揮丘福張信劉才鄭亨李

遠張武人真陳圭爲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彬爲

陳賢爲右軍都督僉事徐忠陳文爲

前軍都督都督僉事房寬爲後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以後軍都督府陳亨之子參襲其父職陞紀善

金忠爲右長史其餘將校陞秩有差

癸巳大享將士已已

上親爲文祭陣亡將士及天下將士爲姦惡驅之

死於戰陣者庚戌釋擒獲遼東指揮王雄等七十一

人還本衛先是遼東賊將楊文等頗軍未圍永

平以遊兵萬餘鈔掠薊州遵化諸郡縣所得人民無

老少皆烹食之民有年百十一歲亦被其殺又豎橦于

地鏡其末生乳兒其上其谷道以爲戲其淫刑酷害無

比百姓苦之守將郭亮來報命指揮劉江願軍往

援劉江行

上戒之曰賊聞我軍至必遁回山海慎勿追之爾至永平留

月餘却大張旗幟整飾隊伍聲言回北平行三程復

卷旗幟按兵甲夜趨入永平賊諜知爾歸必復來焉

亟驅肆不戒爾師擊之賊衆必敗江至永平賊果遁如

上所言出而復按甲城中賊果來侵掠昌黎縣江出兵掩

擊之大敗賊兵斬首數千級獲馬六百餘匹生擒王雄

等至 是釋其歸

上諭維等曰

奸臣濁亂朝綱廢成法屠我諸王昆弟以危

社稷若軍害民肆毒于我之舉兵為誅賊臣救禍難保

全骨肉以安天下每戰擒獲將士思其皆我

皇考舊人為姦臣驅迫戰鬪蓋出於不得已實非其本心

其皆有父母妻子朝夕矜望悉放遣之故今亦釋爾

等歸語楊文所敵者在予一人百姓男女老弱嬰兒何

罪淫刑慘酷使人痛心不忍聞也夫善惡報應捷於影

嚮楊文不有人禍將必有天殃於是維等叩頭流涕曰

楊文誠得罪於天無逃其責臣等愚昧為其所得

罪宜萬死今蒙

殿下生之恩當損首為報乃賜以資糧而遣之辛亥

鞬鞞可汗遣使來輸款十二月乙卯朔陞授後軍都督

府都督顧成為右都督丙寅

上率師南征諭將士曰靖禍難者必在於生安民誅亂

賊者必盡於行仁義生民有弗安仁義有弗舉在其

能靖禍難哉今予衆之出為奸誅惡扶

社稷安生民而予每觀賊軍初至輒肆殺掠無遺心甚

憫之思天下之人皆我

皇考赤子姦惡驅迫使夫不得耕婦不得織日夜不息

而又屠其兇暴非為致毒於予且復招怨於天下今

我有衆明聽於言當念百姓無罪甚無擾之苟有弗

遵一毫侵於良民者殺無赦其慎之壬午大軍營於蠡

縣是日移營汝河

上召都督李遠諾之曰今駐營於此直定德州必出遊兵

偵我動靜而已騎八百往哨待其至擊之

奉天靖難記卷之三

奉天靖難記卷之四

國朝典故十四

三十五年正月甲辰朔李遠至葉城果遇德州賊將

都指揮葛進領馬步萬餘為前鋒步兵過潭沱河

遠乘其半渡率所部進擊之賊見遠軍少欲退下

騎繁林間步來接戰遠佯却賊來追乃分兵潛出

其後縱其馬遂奮擊之賊退已失馬遂大敗斬首

四千餘級溺水死者稱是獲馬千餘匹葛進僅以身免

捷至

上以重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出騎應變破賊萬人

功亦偉哉方古明將不能過也所部將士能奮忠

孝建功於歲首宜加褒寵前鋒交戰都指揮下

及軍校皆陞一級

戊子遣都督朱能率輕騎一千哨衡水縣遇賊哨兵與戰斬首七千餘級獲馬五百餘匹生擒指揮賈榮等乙未師由館陶渡河

上見一病卒臥於地命以所乘御馬載之左右曰馬卒豈敢得乘之

上曰人命至重馬豈貴於人乎今病卒不能行不以馬載之則遂棄之耳戰用其力病而弗顧是愛人不如愛馬也寧輟馬以乘之卒既獲濟馬復何損將士聞之莫不感悅

丁酉至舊縣攻拔城斬首三千餘級生擒其守將戊戌

戌攻拔東平擒指揮詹景庚子攻拔汶上擒都指揮

薛鵬辛丑

上飭將士曰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如日月之明參贊化育師表萬世天下非孔子之道無以爲治生民非孔子之道無以得安今曲阜闕里在焉毋入境有犯及一草木之微者殺無宥鄒縣孟子之鄉犯者罪加之庚戌

攻拔沛縣

癸丑大將軍至徐州 二月甲寅朔不聞軍消息

上遣胡騎指揮欽台領十二騎馬皆有副回覘消息欽台

至鄒縣遇賊運糧軍三千餘人欽台等鳴鑼大噪馳

入其陣呼曰大軍至不降者死殺衆奔潰遂擒千戶二人而歸知賊人至濟寧

上曰欽台以十二騎而破賊軍三千誠將士也宜紀其勲以俟陞賞甲戌駐營於徐州東北賊堅壁不敢出上欲移軍南行諸將曰各勞軍士多出取糧今營恐有後至者城中遙見出兵掩襲非便也

上曰卿等無慮我以計破要使一人行賊不敢輕犯乃伏兵於九里山先截百餘騎于演武亭令數騎來城下誘之且戒之曰爾等在城下解鞍息示以安閑若賊不出設罵慢以挑之賊必怒而還爾可按轡徐行引其

渡河即舉砲我放兵馳擊之賊衆必俱急回渡河擒惶之項必成擒矣數騎如

上旨往來城下賊不敢出乃焚其廬舍大罵之徐發一矢射城上至暮則去明日復如是賊不勝憤果開門以兵五千追而渡河砲響伏發

上以數騎騎出西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賊衆潰急播播壞墮水死者千餘人斬首三千餘級餘賊統奔入賊後單騎往來城下賊竟不敢出矣己卯

上戒將士以

外祖徐王之卿墳在是禁毋擾擾違者不宥遣都指

揮李讓致祭于

徐王墳以鈔萬錢賜

王親族 三月甲申朔大軍自徐州趨宿州

上語諸將曰賊雖我後吾欲致而破之要使賊心目眩
亂不知所出乃留都指揮金銘將遊騎哨景山戒之
曰賊軍且至見爾孤軍必來追襲爾列隊徐行乍
進乍退賊疑爾為誘必不敢進我令都指揮冀英先
將數騎隔河按伏覘爾渡河賊來追躡英即舉砲必疑
有伏乘其狐疑衆已渡矣銘在後果遇賊兵萬餘遂
巡進退引軍臨河賊衆來追冀英連放數砲賊即散
退欲步陣衆皆分亂銘遂渡河來會宿州後賊見無
復惟銘百騎深悔失計

上曰賊重吾計矣指曰可以擒之 辛卯大軍至蒙城
壬辰駐營渴河謀知賊將平安領馬步四萬為前
鋒

上曰今賊來躡我後以計致之不勞力而收効會河林樹
叢茂堤岸深隘賊疑有伏泚川平樹少賊必不可
以按兵

上命漢王守營親率精騎二萬人持糗糧三日至泚河
按兵去大軍百餘里

上勅軍士乘炬列之于道屬于大軍營戒候者曰縱火者與
賊大戰也一火舉餘燦相應賊見必以為大軍則膽落
矣若小戰勝賊火不舉也按甲數日俟賊不至糧
且盡諸將咸請回軍

上曰更待一二日賊必至明日諸將又請即今馬無芻
藁士無糧食是未遇敵而先自困也固請回軍

上曰賊引衆遠來銳意求戰彼訴知大軍南行必襲
我後若敗其前鋒賊衆奪氣譬之利兵挫折鉅鎔其
刃自鈍我按甲於此以待賊至姑少待之日暮令胡
騎指揮欽台領數騎往哨是夜四鼓欽台回報我軍
泚河四里下營已聞其更鼓聲旦必至

上曰賊入吾營中矣黎民胡騎都指揮白義王真都指
揮劉江各將百騎以逆之戒之曰爾等各將具緣路按
伏賊若駐兵不動先以十餘騎掠其營而過侮罵以
挑之若賊來追慎勿與戰爾且引却漸與所伏兵合
賊懲前日不追金銘之失必窮力來逐爾等亟
回引之我伏內彼急追二十餘里人馬疲乏拆篋以
答之賊衆咸禽矣

上又令王真等縛竿置囊中若束帛狀截馬上遇賊來
追則棄之於地日午王真等與賊遇賊將平安語其衆

曰此遊騎也亟擊之勿使得脫毋蹈景山之悔乃舍步卒率騎兵疾馳來追王真等佯走棄馬上物于地以誘之賊衆見之果來追競取所棄物急奔二十餘里入我伏內伏發賊衆大驚散回走馬皆疲敝策之不勳皆下馬羅拜請降時平安以騎兵三千駐北岸高坡

上以數十騎當之大耳灰者我將胡騎指揮也因前取赴京帥爲賊裨將素號驍勇持稍直趨

上前相拒十餘步胡騎都指揮董信引弓射之中其馬馬踏火耳灰者墜跌遂生擒之其麾下哈三帖木兒亦驍勇見火兒灰者被擒持稍衝突求救復射其馬又馬仆併擒獲之時欵生致平安安已變服以數騎走餘賊奔遁

上率兵追之斬首數千餘級獲馬八十餘匹生擒賊騎將林帖木兒降者皆遣之時諸將叩頭賀且謝曰臣等自今不復更料事如臣所言則失此機會罪無所逃

上笑而諭之曰卿等謀非不善而事或有相乖無若自貶抑但有所款言卽言之勿憊偶不中遂默安危與卿等同之諸將皆稽首而退釋火而灰者等令其

帶刀宿衛左右諫曰此雖舊人素號驍勇久居賊中其心難測不宜置之左右

上曰非尔所知彼皆壯士况有舊恩今復生之必知所報毋用懷疑遂以火耳灰者爲都指揮哈三帖木兒爲百戶甲辰遣胡騎都指揮薛脫散領軍哨宿州擊破賊軍斬首五百餘級降者釋之丙午

上語諸將曰我師深入利於遠戰今賊兵駐宿州積糧爲持久計若擾其餉道賊勢無饑窘不戰自潰命都指揮劉江將兵三千往徐州斷賊糧道趨超不進

上怒歎新諸將叩頭固請乃得釋別遣都指揮譚清領兵百餘騎斷賊糧道清至徐州遇賊運糧軍卽擊敗之斬首無算宿河西南至淮河伍河綠水陸燒賊糧糧船車不可勝計清騎回至夫店遇賊軍清騎少賊衆固之清且戰且行

上遣見清旗幟卽引兵馳援之出入賊陣斬殺數十百人火耳灰者從

上出入手殺十餘人以自効賊勢披靡清引衆突圍而出與

上騎其合而擊之大敗賊衆殺死無算賊漸移兵散南遁

上以騎兵躡其後行至常距十餘里 丁未達都督陳
文李遠哨淮河擊敗賊守淮河軍斬首千餘級獲馬
五百餘匹幾奪浮橋 丙寅大軍綴賊至小河

上語諸將曰賊勢窘迫必求一戰我據險以待之使進
則隘其吭退則拊其背不日之內賊可擒矣乃令都
督陳文內官狗兒斷水為橋先渡步車輜重騎兵隨
之橋當衝要守之可以困賊 丁卯賊軍步陣亘十餘
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

上率騎兵與戰賊騎敗走步軍復來爭橋陳文殺敗之
追奔渡河後軍來援陳文戰沒賊衆皆過橋布陣

漢王帥都督張武內官狗兒領虎賁士自林間突出擊
之與

上騎兵合大賊賊衆斬首二萬餘級溺水死者不可勝
計尸填于河與橋平人馬皆棄尸而走生擒賊將丁良
朱彬賊軍據橋南我軍據橋北相持數日賊糧盡
卒採野菜而食

上曰賊衆饑甚今與相持彼居南岸便其饋餉更一二
日運糧猶集賊衆得濟難以破之乃留守橋千餘人
不動潛移大軍輜重東行去賊軍三十里晨夜渡河
而南賊出賊後賊始不知翼日乃覺引軍從來相討

甲戌大軍駐齊眉山與賊大戰自午達酉兩無勝負
各顧軍還營明旦賊頗衆遁會大霧賊迷所向旋
繞山麓日午霧散

上引兵追襲不十里已及之賊衆大驚遂掘塹自守賊
所至掘塹築壘或通霄築掘將成明旦起行遂集
而往虛勞人力士卒不能堪故遲戰即敗

上行時不壘壁但分布隊伍列戰為門敵不敢犯故軍士
常得安閑人人自便每駐營輒語諸將馳獵以觀
地勢或有所獲悉推與將士每拔一城破一壘府庫
所藏皆以頒賜故將士樂於為用

乙亥諸將請曰今我軍深入與賊相持盛夏行師
兵法所忌况淮土蒸濕暑雨又作我軍畏熱僮生疾
疫非我之利今小河東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糧食
充足擇地駐營休息士馬觀釐而動萬全之道也
上曰卿等所見拘以常算非知通變者也夫兩相敵持
貴進忌退今賊衆屢犯敗心膽俱喪况糧道匱乏
士有菜色日夜待餉衆志蕩離忘在旦夕我所以引其
南來者賊軍多南士久勞於外孰不思家若大敗之
後各歸故土起復能合一渡小河擗我士心矧賊糧
餉已達淮河相去不遠籍使得濟其氣復振難以久

持乘彼饑疲糧道可以坐困不戰而屈之我軍深入
利已在我不可少緩容賊為計諸將言多二三惟朱
能鄭亨言合

上意

上曰有欲渡河者從左不從者右有數人立於右餘皆左
立獨王中立於中

上怒曰欲渡河者任其所之於是諸將無敢復言丙子

上語諸將曰賊糧且至慮我擾之必分兵往護其半堅壁

自守因其兵分勢彈力弱我大軍擊之賊力不_過必棄
糧而潰營中若出為我乘破竹之勢賊有土崩之

患朱乃遣朱榮劉江等領輕騎往截餉道戒之曰若

賊衆爾等且戰且行以撓其力慎勿與鏖戰漸近可

馳來報特賊將何福等欲移軍就糧

上率大軍與賊相連綴晝則令遊騎擾其樵採夜則使

勇士劫其營賊衆不得休息饑疲日甚乃分兵護糧

上亦不解甲者數日矣丁丑賊衆移營靈壁已卯都督

朱榮來報賊運糧者五萬平安率馬步六萬護之結

為方陣負糧者居中其營二十里

上命虎賁士萬人絕賊壁間遮賊援命

漢王伏馬步數萬林間俟賊戰渡突出擊之

上親率大軍往之賊衆來接戰以騎兵夾擊之左右馳
射矢注如雨賊人馬辟易縱步軍橫貫其陣斷而為
運糧者皆棄而走賊陣大亂斬首萬餘級乘勝追擊
殺死并降者從萬餘人盡獲其糧餉軍資器械何福
等出壁來援虎賁士與賊稍引却

漢王率衆突擊之

上選兵掩擊其後賊腹背受敵力不能支遂大敗俘斬

無算獲馬五千餘匹何福等以餘衆走入營塞壁堅

守是夜謀為遁計

上見其塞壁門語諸將曰賊塞門者何也諸將曰固守

以待援也

上曰不然賊欲鑿壁多_急突門夜墜之而出衝刺我營

而適須慎防之已而護賊謀者言果如

上所料嚴兵待之賊不敢出庚辰先是何福等與我

軍相對深溝高壘欲運糧實其中為持久計至是軍

敗糧食不給軍心離散乃下令期明旦聞砲聲三即

突圍出走約聚於淮河就糧 辛巳

上以大軍攻其壁令

漢王率諸將先登軍聞之即蟻附而上我軍三振砲賊

衆誤為已砲急趨門走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

悉從壁上亂投而下。頃史澤整皆平，遂破其營。生擒賊將左副總兵都督陳輝、右副總兵都督平安、右叅將都督馬濟、都督徐真、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員。內官四員、禮部待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員、獲馬二萬餘匹。降者無算。盡散遣之。皆歡聲動地。曰：「太平！太平！」

自此獲安矣。何福單騎脫走，初破賊壁。

上屢傳令不許殺人殺人者就令償命。由是將士不敢望殺。壬子遣都指揮費猷等還陳輝等回北平。

五月癸未朔，己丑，大軍至泗州，指揮周璟初等率

衆以城來降。

上問璟初曰：「未攻城而來降，何也？」璟初曰：「此有僧伽神。」

最靈。臣等禱于僧伽神，曰：「降與守孰吉？」夜夢僧伽神

告臣曰：「兵臨城，速降則吉，不降凶。」是以即降。

上曰：「人心之靈妙於萬物，爾先覺故神亦告降。」景初等

前各有差是日。

上謁

祖陵涕泣曰：「橫罹殘禍，幾不能見陵寢。」

祖宗神靈相佑，予躬今日得拜陵下，雨露之澤益增感

恰時父老詣軍門來見，賜以牛酒，慰勞而遣之。

辛卯

賊將盛庸領馬步數萬戰艦數千艘列於淮河南岸。我軍列於北岸與賊相對。

上命軍士艤舟縛筏，揚旗鼓譟，指麾若將。渡河賊彷徨，賊陷手足無措。

上命丘福朱能、猗兒等將驍騎數百人西行二十里，泛小舟潛濟。賊初不覺，漸近賊營，遂舉砲賊驚動。福等率衆徑突其陣，賊衆投戈棄甲而走。盛庸股戰不能上馬，舍騎而趨，足不成步。幾為我軍所擒，其下掖而登舟，遂單舸脫走。乃盡獲其戰艦濟師駐明。

日克盱眙 癸巳

上召諸將問所向。或曰：「先取鳳陽，則彼援兵路絕，進師徑趨滁州，以取和州，集紅渡江，別遣一軍西擣廬州，直出安慶，則長江之險已為我有。」或曰：「先取淮安，為根本。次下通泰，高郵以迄真揚，得此可以渡江，無後顧之虞。」

上曰：「鳳陽雖當衝要，其樓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然」

皇陵所在，大軍屯駐，恐康驚。

陵寢淮安，高城深池，積粟既富，人馬尚多，攻之不下，曠

日持久力屈威挫授兵四集非我之利今乘勢鼓行直趨揚州徑直儀真兩城卑弱可招而下既得真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嬰兵江上聚舟渡江東取鎮江連收常州并舉蘇松以及江浙西下太平撫定池州迄於安慶則江上孤城糧斷援絕豈能獨守必有內變吾於此時索取姦惡事窮勢迫無能倭匿之者必有縛獻軍門吾得之而其心焉以報

父皇之仇雪國逼之耻

社稷於幾危振諸王於困苦可指日收効如諸公言是或一道未免迂遠諸將稽首頌服

乙亥遣都指揮吳玉招諭揚州先是揚州衛指揮王禮聞大軍將至議欲舉城來降鎮守指揮崇剛御史王彬執王禮等繫獄至是吳玉來招諭禮第王宗與千戶徐政張勝率舍人吳麟等數十人出王禮等於獄執指揮崇崇剛御史王彬開門出降

庚子大軍至天長王禮等崇崇剛王彬赴軍門來見上曰爾等心懷忠義執縛姦黨全城來降爾意既厚吾報爾亦必不薄

上至揚州陞王禮等為都指揮同知其餘拱有差違命王禮同都指揮吳庸等率馬步數百人諭下高郵通

泰諸城併集舟以備渡江

壬寅高郵等指揮王傑等率眾來降陞傑等為都指揮同知餘以差受秩

上擬旅江北時諸姦惡皆求出城謀苟活計都城空虛上下震悚九校乃下罪已之詔遣人四出徵兵蘇州知府姚善獻言云有總文武才略可濟急危者置之散地不用今事勢俱宜速詔之問其人為誰不言其名并三詢之乃曰黃子澄也議將召用方孝儒從中沮之既而後召久不見至方孝儒憤曰宋齊丘何不來耶其意指黃子澄也方孝儒乃謀曰事已急矣可用計使緩之易遣人許以割地少數日我倚長江之險舟楫非北軍所長速往東南召募丁壯決戰江上勝敗未可知九校善其言乃遣慶城郡主渡江至軍

上見郡主慟哭曰

父皇陵土未乾我兄弟已見殘滅忍心如此其何以堪我初聞更有今日今與郡主相見有如再世郡主聞上言拉下霜襟悲不能止

上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前蒙遣書欲復各王爵周王方得召還但未復王爵仍拘之

上曰荼毒我兄弟至此極耶言訖益歎歎不勝脾主徐以割地講和為請

上曰吾受命

皇考封建茅土且不能保綏地豈其本心哉此姦惡繆計歎以見欺焉可為信我此行在誅姦惡以靖朝廷莫安

社稷保全骨肉事已得歆故封幸矣餘非所望也郡主語塞乃勞遣其還

上謂郡主曰好語諸弟妹久不相見歆得少叙天倫之樂未知能如所願否幸自愛時方孝孺延頸以望謂其計必行及郡主歸不從乃失色人間其計安出陽大言曰長江可當十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盡燒之矣北來軍士豈能渡况天氣蒸熱易以染疾不十日彼自退若渡抵送死耳何足以當我師爾其言繆妄識者笑之

六月癸丑朔都指揮吳庸等集高郵通泰船於瓜州

甲寅

上祭大江之神祝曰予為姦惡所迫不得已起兵禦禍誓欲清君側之惡以安

宗社予有厭于神者使不得渡此江神鑒孔邇昭察予

言乙卯誓予衆曰辟姦構亂禍我家邦翦毒逞兇肆兵無已予用兵禦難安

宗社爾有衆咸協一心奮忠鼓勇摧堅陷陣斬將擐旗身當矢石萬死一生於今數年茂功壘集極戮力渡江剪除奸惡惟虜爾衆罔畏厥終債厥成功夫天下者我

皇考之天下民者

皇考之赤子順承

天休惟在安輯渡江入京秋毫毋犯違予言者軍法從事於手惟命無常克敬惟常爾惟茂敬乃永無咎先是賊將盛庸駐軍于高資港緣江上下二百餘里盡列海船嚴備至是

上率師渡江舳舻相銜旌旗蔽空戈矛曜日金鼓震地微風飄揚長江不波乘潮而渡若履平地緣江備禦海船軍士遙望皆驚愕不敢動漸近岸盛庸整陣以待

上麾前鋒鼓譟先登先精騎數百直衝盛庸軍賊衆震懼奔潰上山棄戈甲而走追奔數十里斬首數百餘級盛庸單騎遁海舡將士皆解甲釋胃來降人陞二級戊午諸將言歆徑薄都城

上曰鎮江為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營之人患疥癬雖不致傷生終亦為梗先取鎮江斷其右臂彼勢危矣衆誰能往

上令所降海船皆懸黃旗於上往來江中鎮江城上遙見旗幟皆黃即緣江海船已降於是指揮童俊等率衆來降陳德多都指揮金市其餘降者俱獲一級吏子大軍駐龍潭

上顧望鍾山蔚然下旋諸將請曰今獨難定何可以悲為

上曰吾異日渡江入京既見吾親比為奸惡所禍不渡

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鍾山

孝陵在焉瞻望雲霄有懷

孝陵是以悲耳諸將聞

上言皆感泣數行下辛酉九月知緣江海船皆已降又聞鎮江降憂鬱不勝徘徊於殿廷之間方孝儒稱

疾下起遣人強之問以計孝儒曰今城中尚有曉兵

二拾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做城外民舍驅民入

城足以為守城外積木悉運入城元斌從其計乃從

軍民商估及諸邑人匝日夜折瓦運木盡皆鐵湯賜

死者相枕藉勞苦下勝雲云之聲盈路咸引領以望

上至曰何不速來以解我勞苦我及民怨甚城外積既

多疲於般運縱火焚之運日不意先是城崩役軍夫

修築將成而他處復崩運不已軍民運磚土累月不

得休息怨曰此法不遠何不使來則有此而登我

即解散胡使我勞苦至此極也更遲來數日我皆為

鬼矣民之望

上以解倒懸甚於飢渴方孝儒復言前遣邵圭未能辦

事今以諸王分守城門遣曹國公如尚書王都督住

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為辭以觀其虛實且待援兵至

選精銳數萬內外夾擊決死一戰可以成功設有不

利即輕騎走歸收集士馬以為後舉元斌然其計乃

遣李景隆為常王佐至軍門李景隆等見

上俯伏汗流浹背不敢仰視

上曰勤勞公等至此雅意良厚李景隆等再三叩頭不

能發一語又則以割地講和為請

上嘆曰公等今為說客耶始者未有變隙故屠滅諸王

加我大罪遂削除名爵貶為庶人以兵圍逼云以大

義滅親必致絕我宗祀今日救亡不暇何用割地為

况割地無名我

皇考定天下子一傳於子孫萬世時敢分之裂土割地

此亡國之緒耳孰主張是其罪當誅今來為安

社稷保骨肉復

父皇之仇能悉縛姦惡付諸法司使得數其罪而誅之以謝

孝陵釋天人之怒整肅朝綱徐聽指揮俾回故疆實出望外豈可土地見陷也我不卽入城者正為此耳乃遣李景隆等歸李景隆見允故以

上語對允故曰不欲割地計將安出李景隆曰必得所罪者然後可以退師乃令李景隆再出城且言有罪者俱竄逃今無在城請退師後執來獻用是往逆以

稽其事李景隆等不敢出請拘留京諸王偕行 癸

酉 諸王來見

上愴然曰吾為姦惡所逼危累卵今幸見骨肉奸臣謀為不軌欲次第見傾若落教中則覆諸弟如巢覆耳諸王曰我等拘來在京懷慄度日舉動得罪幸

大兄至此

宗社之靈也我等可以少寬矣乃安勞遣歸諸王歸城允故知事急乃罵諸姦惡曰事由汝輩而起今皆棄我而去賣我者汝輩惟長吁而已 甲子

上下令禁武軍士破城之日不許侵掠仍備擗傍安撫

軍民時方孝儒建議堅守不出遣間諜齎蠟丸四出促援兵皆為我遊騎所獲

乙丑克金川門按兵而入城中肅然秋毫無犯市不

妨肆民皆安堵

上慮允故害及周齊二王各遣騎兵千餘馳往衛之周王初不知為大軍倉卒惶怖已而知

上遣人救之乃喜曰我得生死遂來見

上大哭

上亦哭道傍觀者愴然下淚周王曰奸惡屠戮我兄弟賴天兄救我更生今日相見真再生也言訖復痛哭不止

上慰之止與周並轡至金川門下馬握手相勞苦

上曰身遭危禍無所容生數年親當矢石瀕於萬死不圖重見骨肉今與賢弟相皆賴

天地神明

宗廟社稷

父皇

母后陰翼默相乃得至此周王曰天生

大兄戡定禍亂以安

社稷保全骨肉不然則皆落奸惡之手矣諸王及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來朝允故款出迎左右悉散惟

內使教人而已乃嘆曰何面目復相見也遂闔宮自焚

上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死矣出其屍於火中上嘆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時有執方孝儒來獻

上指煙處謂方孝儒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輩所為也旋死有餘辜方孝儒稽首祈哀乞憐遂命收之

上慰遣周王歸第分命諸將守城及皇城是日駐營龍江乃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壯丁聞

上已赴京師皆解散及有嘯聚欲為亂者斂戢曰真主已出毋徒取滅亡耳

上諭京師文武臣民曰我

皇考創建諸子鞏固邦家於萬年固有攸教予奉守北藩祇慎厥職毋敢或怠不圖幼主昏愎奸臣竊柄殘

害骨肉煽禍興兵覆我天下逼迫予躬以危

社稷予不得已以兵極難剪除奸兇以寧家國師入京

城有罪者予不敢赦無罪者予不敢誅恭順

上天以行吊伐或有小人乘間生事擅作威福劫奪

財貨快馳私憤暨及無辜心殺無赦於賊兵以定亂安民豈敢擾之哉告爾有衆體予至懷時卒有敢

民屢者即斬以徇

上用兵號令嚴明信賞必罰分合應變機智如神臨敵

對陣意思閑逸從容自如及至決戰氣勇膽溢然不避勤勞與士卒同其苦每食士卒未食不先食遇渴士

未飲不先飲大戰數十小戰無算必先陷陣未嘗被

創自大將而下至于旗校悉識其能否勇怯臨陣指使各盡其用有先逼者輒呼其姓名以故人人爭先

不敢後俘獲敵將置於左右任之不疑人心悅感皆歆奮力自效凡經營謀畫咸出

上心至於攻城略地指授諸將咸算從

上所言無不獲勝苟有作聰明自用者必無所成然後

嘆

上之神算無遺策也故能以少勝衆不四載之間掃除

姦惡內平禍難奠安

宗社咸克復之功丙寅諸王及文武群臣請

上尊號

上曰予始過於難普救禍除姦以安天下為伊周之勛

不意孺子無知自底亡滅今奉承洪基當擇有才德

者願予菲薄豈堪負荷諸王及文武群臣咸叩頭苦

請曰天生

聖人爲

社稷生民諱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生民者

太祖之生民

天位豈可一日而虛生民豈可一日無主况國有

長君

社稷之福

殷下爲

太祖嫡嗣德冠群倫功施於內威被四海宜居

天位使

太祖萬世之洪基未有所託生民未有所賴不宜固讓

以孤

天人之心

上不許 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日臣聞鉏耨去惡式揚

神明之謀附翼攀鱗登濟風雲之會功光前烈德冠中

興 恭惟

殿下文明武矣寬裕仁孝爲

太祖之嫡嗣實

國家之長君天生不世之資民仰太平之生業茲惡

逢肅辟虎禍既運於宗藩機欲傾於

社稷集天下之兵以相問逼使國中之衆不能運生乃赫
怒而提一旅之師遂呼吸而定九州之地職必勝攻
必取寔由

天命之有歸縵斯來動斯和念見人心之所在今內難
已平之日正萬方欣戴之時宜登

宸極之運以慰臣民之望臣等忝隨行陣仰仗

威靈素無遠大之謀竊効分毫之力雖不敢冀雲臺之

圖像實欲慕什帛之舊名謹奉表以聞

上不允 戊辰諸王上表勸進曰天眷

聖明宏開景運群姦既去

宗社未安恭惟

大兄陛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積祥昭應於圖書

堯舜之德湯武之仁勲業風彰於海宇通者敬邪構禍

毒害

宗親謀動干戈機危

社稷乃遵承於

祖訓肆奉行於

天誅一怒而安斯民備文王禮義之勇不四載而復

帝業超世祖中興之功武以剪賊克全

皇考之天下文以經緯其明

洪武之興章實

天命之所歸豈人力之能強願俯徇於衆志庶求紹於洪基惟我諸弟誼重天倫情深手足荷蒙極溺得遂生全祇遵

龍興並正

天位庶

皇考之天下未有所託四海之赤子未有所歸幸鑒微忱庶願謙讓無任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上不允所請是日文武群臣上

尊號

上曰昔元運衰微四海鼎沸無賴相繼百姓無主

天命我

皇考平定天下以安生民勤苦艱難創造洪基封建子孫維持萬世豈意葉臣民之日體猶未冷而姦邪鞠光禍起不測圖滅諸王以危

社稷予以病軀思耗力疲惟欲高枕以終餘年姦邪一起兵見圖令人震懼不知所爲群臣告予曰

太祖皇帝創業艱難靈土未乾而諸王見滅寧能束手受戮以奉

社稷乎予彷徨無措望求生而天下之兵日集危逼

形勢之危猶側立於千仞懸崖之上而推使其下也

可爲慄慄勤苦百戰出萬死一生志清姦惡以匡幼冲其乃殄絕于今遂自焚煨群臣勸予卽位予思天位惟艱有如幼冲弗克負荷幾墜不圖非虛爲諫誠思

皇考創業艱難敬惟擇諸王有才德可以奉承

宗廟者立之主宰得人天下之福予雖北回且無憂矣群

臣稽首同請曰

殿下德爲聖人位居嫡長當承洪基以安四海雖謙德有光

復誰與讓且

天命所鍾孰得而辭

殿下宜蚤踐大位使臣民有所依憑昨璽碩膚以虛天下

之望

上固辭不允 乙巳

上謂

孝陵歎歎感慕悲不能止禮畢攬轡回宮諸王及文武

郡臣備法駕奉寶璽迎

上于道遮

上馬不得行

上辭讓者再三諸王及文武群臣悉拜擁

上登輦

上曰諸王群臣以爲奉

宗廟宜英如予然

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爲衆心所冀予辭弗獲用

備衆志遂詣

奉天殿卽

皇帝位諸王暨文武群臣上表稱賀是日京師人民歡聲

動地初允攷起兵時有道士謹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日

高飛上帝畿倏忽不見人不知其所至是

上卽位方知其言驗云 壬申命有司備禮恭允攷

上殿正朔三日 丁丑執姦惡齊泰黃子澄方孝儒等至

閣下

上數其罪咸伏其辜磔于市

上得群臣所上允攷謀策卽命焚之有請

上觀者

上曰一時之言不必觀復有言允攷所用之人悉宜屏斥

上曰此皆我

皇考數十年作養太材豈二三載所造就言者又曰雖仍

其官不宜置戮之地

上曰治天下者必資賢才天之生才以爲世用凡有才能

者隨器任使共理天工 烏得而棄之甲戌

上諭群臣曰我

皇考建造洪基垂法萬世思慮至周爲子孫計不意初冲信任姦

回悉更舊制使天下臣民無所遵守予荷

天地庥祐

皇考休膺統承

天位恪守成憲凡

皇考法制爲所更改者悉復其舊爾群臣尙竭乃心力弼予于

治且人之才識所至不同或長於此而短於彼苟於事或有誤

失則明以告予予不汝責若隱而不言日久覺露情同

欺罔法則難容夫慎終必先謹始省已任於在誠始終靡

愆咎何由至每觀前代君臣不謹於始鮮克有終予念君

臣一體故披露赤心叮嚀告戒爾等共欽承予意

乙亥各處守城及有司次第來朝

七月壬午朔有事于

南郊大赦改元以明年爲永樂元年

奉天靖難記卷四

奉天靖難記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紀明成祖初起至卽位事蓋永樂初年人所作其於懿文太子及惠帝皆誣以罪惡極其醜詆於王師皆斥爲賊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其語多誣僞殊不可信按建文元年十一月成祖戰勝白溝河上惠帝書并移檄天下軍中倉卒語多可笑姜氏秘史所載最得其真是書於上惠帝書頗有刪潤而移檄則置之不錄則其文飾槩可見矣

聖政記十二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洪武

聖政記十二卷》提要

聖政記卷之一

一日

仁祖坐東室簷下

上侍側有道士長髯朱衣排垣柵直入遽揖

仁祖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

仁祖聞其言異之留之茶不顧而去即出門不見及即位追

上尊號扣其年數適符其言

壬辰夏六月

上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畧定遠遇疾而還時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孤軍乏食欲來降

上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士費聚等二人步卒九人

從行至定遠界其營中遣二將出迎大呼曰來者

爲何

上遣人荅曰來與主帥議事二將歸告其帥復出曰

請下馬

上下馬前阻水費聚見彼疑慮有他欲代

上渡水而往

上曰今與公至此禍福共之豈可代邪乃同往既至其帥出迎

上解所佩綉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請俟諸軍促裝

上將還慮其不誠留費聚伺之後三日聚還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

上即率三百人復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人

甲午冬十月元將脫脫攻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其使者與

上有故中夜至

上聞之即起

隔門與語請諸郭子興開門納之子興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子興不答

上謂子興曰六合受圖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

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子興聞上言意少解欲遣他將軍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弗吉為辭子興乃召

上將兵往亦令禱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於是率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元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常攻壘壘陷復去之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數四

上以計給之乃歛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掉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隊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元兵不敢近遂還滁州既而

元兵大至欲攻滁州

上乃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皆下馬走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是特雖勝然元兵尚強恐益來攻

上謀緩其師乃具牛酒及所獲馬遣父老送還令告其帥曰城主老病不任行謹遣犒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以兵欲徧戮之民固畏死非得已也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奈何舍寇分兵攻良民乎其帥信之謂其衆曰非良民豈肯還馬即日解去由是滁城得免

乙未春正月戊午朔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子興言計多失上數諫之子興不聽

上鬱鬱因致疾一日議出師遣人召

上上以疾辭召至再三乃力疾往子興命定計

上曰固守孤城誠非得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曰何如

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義兵又曰廬州路義兵今擬製二千選勇敢士推髻左椎衣青衣腹背懸之俱為彼兵以四索駝載賞物驅而行也使人聲言廬州兵遣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

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至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趨取之必矣子興曰善於是命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相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戊寅天祐等至陟陽關和陽人聞盧州義兵至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衆直抵城下城中人始覺有兵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回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追至和州

小西門城上抽橋急我軍奪其橋而登彼軍爭橋總管湯和遽以刀斷其橋索天祐等登城大呼衣服相亂遇舉火輒滅之城北門舊用木柵元兵在城外者不得入乃燒門欲入天祐等復以石塞其門遂據其城也先帖木兒倉卒無措乘夜遁去再成兵既敗其衆奔走歸報子興言天祐等皆陷沒子興大驚謂上失計俄又報元兵且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上令滁三門兵守南門使填塞街中呼使者入叱其膝行以見子興子興喻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

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將謂我怯殺之以城口是速其來也不知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矣子興從上言遣之往明日元兵果遁去子興不知天祐等已拔和州命

上率兵三千往收敗卒仍規取和陽至中途再成敗兵聞

上來皆復集得千餘人合所將三千人南越陟陽關命諸軍

皆息期約初昏人燃十炬爲疑兵令罷衆息

上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徑自暮至

和陽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使人呼天祐天祐等至左右

舉火

上免胄示之遂入明日撫定城中

辛巳元太子亮堅及元帥陳瑄先等各分兵屯新塘高坐

及青山鷄籠山道梗不通

上率師攻之拔其旁寨明日進抵鷄籠山側因解鞍假息

忽有異風來觸

上疑和陽有急分兵還備復假寐俄有蛇緣

上臂左右驚告

上視之蛇有足類龍而無角

上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則棲我帽纓中蛇隨入帽纓中

上舉帽戴之遂詣敵營設詞喻寨帥請降乃還師未

至和陽三里有卒至言賊來攻和陽幕官李善長督兵戰却之殺獲甚衆

上歸喜甚忘前蛇坐久方寤脫帽視之蛇卧縵中自若乃引觴酌因以飲蛇蛇亦飲遂蜿蜒繞神櫃矯首回顧復俯神主頂若鏤刻狀久之升屋而去莫知所之人咸以為神龍之徵未幾敵衆皆走渡江濠州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適有饒上于郭子興者子興怒率師自滁來和陽德崖聞其至五鼓遽去

上因謂德崖曰今兩軍合處城中而一軍盡起恐下人有不諧者公當留後令軍先發出城二十里忽城中走報兩軍相鬪多死者

上亟呼耿炳文吳楨策騎而還德崖軍在近者直前忿目汝寧不預亟扶

上上馬衛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語衆曰吾帥孫公在和陽存亡未可知也萬一無事而先害朱公郭公必遂害我孫公姑少待少入城見子興擊平德崖項與之對飲即還告曰若從衆所為幾害兩人衆怒猶未釋又明日子興聞

上被執憂患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上達等至張曰不如釋朱公以出我公於是

上得還既至和陽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徐達等亦脫歸夏四月丁丑常遇春來歸遇春懷遠人性剛毅有勇力年二十三為群盜劉聚所得愛其驍勇拔居左右遇春見聚日事劇掠無速圖察其必敗聞

上居和陽恩威日著兵有紀律獨率十餘人來歸未至固卧田中夢神人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即與其徒乞歸附

上喜其壯勇用以為前鋒時杜遵道劉福通等自礪山夾河迎韓山童之子林兒為帝居于毫遣人詣和陽招諸將欲為己用諸將詣張天祐曰公度自能率兵擊元兵

乎不然公當往天祐自揆不能遂往

上時發兵攻取和陽西南民寨次第平之天祐尋自毫歸晉杜遵道檄報于興之子為都元帥天祐為右副元帥

上為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邪遂不受

士寅

上率舟師攻蠻子海牙于峪溪口敵舟高大不利進退廖永安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

六月己卯朔

上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

用毛廣廖永安各引舟渡江時西北風順舳舻齊發

上與永安與李帆前行向奔牛渚傾刻及岸守者駭駭出奔來拒

上麾甲士以進敵不支即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繼之未

石鎮兵驚潰遂拔之

上與徐達等定計乘勝往取太平初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戰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

及拔城士卒欲擄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

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于是城中居人以安者儒李

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

上安謂習等曰龍安鳳賓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

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玉帛取快一時非有

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師渡江神武不殺人悅服以

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代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

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

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合

上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與議為遂改太平路為太

平府以奉子習知府事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諸將奉

上為大元帥

上命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潘庭堅為帥府教授汪廣洋

為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初

上渡江誘元中丞蠻子海牙軍來互市遂執之皆善操

舟者令其教諸軍習水戰命張瑄勝廖永安俞通海等將之

秋八月成申遣元降將陳瑄先攻集慶瑄先陰與元福壽合

而陽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

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池右環大江

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為郭以江為池地勢險阻不利

步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

陸戰以取勝隨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

揚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

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連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

斷後去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進脫有不虞又為後

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接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

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

上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殄吳隋之平

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

舟師始克成功今吾大軍既渡江據其上流彼之天險我

已越之彼之喉咽我已扼之舟師寡多不足深慮捨舟

步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效勦宣力
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為此迂
迴之計耶

丙申春三月辛巳

上率諸軍取集慶路大破陳桎先營擒桎先盡降其衆擇
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上覺其意至暮悉令人侍屏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侍卧榻旁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又攻集慶多先登陷陣

庚寅

上進兵集慶御史大夫福壽等戰死餘將皆降得軍民五千餘

萬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異統軍大元帥府以
廖永安為統軍元帥命趙忠為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
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

上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戰士卒為民患明
日召諸將數以嘗縱士卒之過欲宜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
於是命徐達湯和張德和廖永安等將兵以往戒之曰汝等
當休吾心戒戰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
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皆頷首曰謹受命

丙申達等克鎮江

七月乙亥遣儒士揚憲通書士誠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達有吳

郡背隄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為足下
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隣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貴豈
慕為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構之言以生遺孽張士
誠後書始者竊伏淮東其分草野綠元政自弛民心思亂乘時
舉兵起自泰州遂取高郵東連海鹽番官將帥併力見收自
取潰散殺其平章實理門參政趙伯花遂成深壘彼乃達翰
林待制烏馬兒孫則詔撫諭餌以爵賞卻而不受今春據姑蘇
若無名號何以服衆南面稱孤勢使然也伏惟上賢以神武奮起兵進石
跨有江東金陵乃帝王之都用武之國可為左右建大業之貨向獲
詹李二將禮遇未遣雖蒙遣使通好愚昧不明久稽行李今又
蒙遣兵逼我毘陵晝夜相攻空費貲貽夫後何說然者已知過
欲興講和以解困阨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銀二
百斤以為犒軍之資各守封疆不勝感恩

十月戊申遣孫若壽復張士誠書睦隣通好有邦之常聞蒙君
兵實由于尔向者用師京口靖安疆場師至奔牛呂城陳保二
望風降附尔乃誘其叛逆給執我詹李二將繼遣儒士楊憲
齎書通好又復拘留擄兵開魯蒙誰執其咎我是以遣將帥兵
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尔既知過不能隨
申前好歸我使臣將校仍 覲糧五十萬石即當班師况尔
所獲詹李乃吾偏裨小校無益成敗張湯二將尔左右手也

尔宜三思大夫舉事當赤心相示浮言誇辭吾甚厭之
張士誠得書不報

丁酉三月丙午遣張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
以兵三千迎戰敗之進至城西北門打虎走湖州戊申炳文克長興
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蒼失鑰等義兵萬戶將
殺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望家來歸炳文與語
奇之遂留贊軍中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其為守禦計
三月乙亥改長興州為長興縣立永興翼元帥府以張炳文為總
兵都元帥劉成為左副元帥李景元為右副元帥守之
壬午陸慶永安為行院同僉俞通海為行院判遇春為中

翼大元帥胡大海為右翼統軍元帥宿衛帳下

丁亥置毘陵翼以湯和為行院同僉總管張赫為元帥守之
命鎮撫孫繼達浚治城隍

己丑徐達常遇春泰赤世傑率兵取馬歇沙克之

四月庚午元左丞楊完者以舟師攻徽州胡大海等擊敗之擒其
將董旺呂升明日元帥何世明等復敗其軍擒其將黃牛兒等
五月戊申銅陵尹羅得泰萬戶程輝降

乙亥士誠遣其左丞潘元明元帥嚴再興寇長興屯長新橋等
將耿炳文出師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元明等遁去
己卯江淮分院副使張鑑僉院何文政率兵攻泰興士誠遣

兵來救元帥徐大興張瑄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泰興
丙申常遇春遣興國翼分院院判趙忠元帥王敬祖等攻池州
之青陽鄆州徐壽輝將趙普勝出兵來拒敬祖以數十騎衝
其陣陣亂衆兵乘勢疾擊遂破之克其寨樞密院判
俞通海趙誠以舟師畧太湖馬蹟山降張士誠將鈕澤等

乙亥置鎮江翼元帥府命徐達湯和為統軍元帥置泰淮翼
元帥府以俞通海為元帥 丙戌命元帥葉公權汪君信等取縣縣
丙申元帥胡大海克休寧進攻婺源帥楊完者率兵十萬欲復
徽州大海選師與戰於城下大敗之殺其鎮撫李方完者遁去
六月戊寅元帥鄧愈胡大海等取績溪 庚寅元帥胡大海等

進兵徽州守將元帥八思尔不花及建德路萬戶吳納等拒戰
大海擊敗之遂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灰李克膺等退守遂
安縣大海引兵追及于白際嶺復擊敗之納自殺

乙酉改徽州路與安府立雄峯翼元帥鄧愈守之

六月己未命長春分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取
江陰張士誠兵據泰望山以拒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
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
先是士誠犯省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
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扼大江扼姑蘇通舟濟渡之
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

舟師不敵，沂大江，金焦至是並為我有，誠侵軼路絕。

六月乙卯，元帥鄧愈、邵成、總管湯昌、攻廣德，路克之，置廣興翼元帥府，以鄧愈、邵成為元帥，湯昌為行軍總管。

辛未，置行樞密院于太平，以花雲為院判。

七月己卯，朔，諸將奉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事，上兼樞密省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為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果、陶安、阮弘道為員外郎。孔克仁、陳養吾、王愷為都事。王瑋為照磨，樂鳳為管勾。夏煜、韓子魯為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為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以馮國用為

之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張瑄、王士陳本等為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安、陳德等為之。壬午，以都先鋒陳德為帳前大元帥，萬戶吳俊為統

軍元帥。九月丙戌，廣興翼元帥帶子賢率兵取武庫。

癸酉，朔，元發源州元帥汪同興、鐵帖木兒不花不協以總管

王起宗、縣尹葉茂、相門元帥馬國寶詣雄峯，翼降

上，命皆仍其官。壬子，雄峰翼總管胡天福表攻江太亨，率

兵攻開化，敗其千戶鄧其斬首五百級，生擒達魯花赤脫帖木兒

十月壬申，中翼大元帥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

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常遇春及英國寶帥舟師抵城下，合

攻之，自晨至巳，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其斬之，擒別將魏壽、徐天德等，敵衆敗走，得糧九千餘石，薄暮敵復戰，船百餘艘來，遂戰，復大敗之，遂克池州。甲申。

上閱軍于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前軍元帥張明鑑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千餘匹，報至，置江淮翼元帥府，命元帥張瑄、林耿再戍守之。

丁未，以遇春為管軍總管，尋陞統軍大元帥。

十二月丁丑，徐達等圍常州，久不下，張士誠兵挾我叛兵攻達，與湯和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生擒其將張德餘，軍奔入城。

十二月丙午，以王恂為恢遠將軍，石副元帥郭子興為管軍總管。辛卯，雄峯翼元帥王遇成會寧國兵，拘昌化獲元守將萬戶奔馬，又與元帥孫茂先合兵，破泥窪寨。

戊戌，春正月庚子，朔，庚戌，張士誠元帥樂瑞降，初，江陰石牌民朱完者，販鹽無賴，武斷鄉閭，與石橋富民趙氏有隙，集衆相攻，擊完乃降，元授江陰判官，尋復為鹽元遣江新參政納麟哈

刺討之，完窮蹙，聞張士誠據高郵，乃遣人導士誠兵，由通

州渡江，常執陷，手江士誠署完為參政，遣元帥樂瑞為戍

石牌，至是上命樞密院同僉廖永安判官，命海桑世傑率師攻

之，瑞力拒我軍攻之，益急，瑞不能支，遂出降，世傑戰死，世傑無為州太

平鄉人自少慷慨有大志壬辰兵起世傑集年少保鄉里

乙未五月與廖永安等率舟來歸六月從

上渡江丙申三月從入建康累授昭武大將軍統兵元帥繼攻常

州擢行樞密院判官又攻石牌世傑奮戈誓必克其城躍馬

陷陣遂死之 甲寅以廖永安同知樞密院事

三月以楊景季朝佐為帳前總制親軍副都指揮使

四月己巳徐壽輝平章陳友諒遣其將趙普勝自和陽寇

池州陷之樞密分院判趙忠被執

六月中翼右副元帥謝再興元帥趙勝總管劉貞等率

畧石埭縣與陳友諒遇戰敗之擒其將錢清孟文德張連道

等及步卒四百餘人 甲午張士誠兵寇常熟縣廖永安與

戰于福山港大破之

七月庚子永安敗士誠兵于通州郎山獲其戰艦而還

十月甲戌徐達邵榮克宜興先是達榮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守不易拔聞其城內通太湖口張士誠

餉道所用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城破必矣達等乃分

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

復率舟師擊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過呂貞與戰不利遂

為所獲 十一月甲子

上以樞密院判胡大海兵攻婺州不克乃自將親軍副都指揮使

楊瑒等師十萬往征之

十二月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字以進

上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治

國平天下必上下同力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

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大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

為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

上皆厚遣之祖幹字景先少從鄉先生許廣學事親孝父母後

皆年踰八十而卒家貧不能葬鄉里為營塚塋悲哀辛如曾

上聞其孝行命旌其所居為純孝坊 乙卯行樞密院判鄭愈

遣部將王弼孫虎及汪同孫茂先等收婺源州兵至城四與

元守將鐵帖木兒不花等戰自晨至暮殺傷五百餘人不下乃分兵

之茂先攻北門王弼孫虎攻南門汪同攻東門三道並進復殺三

餘人遂拔其城斬鐵帖木兒不花獲士卒三千餘人復遣萬

戶朱國寶攻高河壘克之 庚辰

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上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誰治甚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

對曰自大軍克後民獲所歸失又問曰鄭愈築城百姓怨乎仲

實對曰頗怨

上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



又問曰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無敵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人脂之於帷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上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此言為軍需所用未嘗以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上曰有不便者盡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己丑立星源翼分院於後安源以元帥汪同為院判

方國猷獻款書 國猷生長海濱魚鹽為敗無聞于時向者固

然播誣逃死無所遂竄海島為眾所推連有三郡非敢稱亂迫于自故而已惟明公義起濠梁東渡江左據有形勝以制四方奮

揚威武以安百姓國猷向風慕義欲歸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

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猶愚猥

加訓諭聞其昏朦俾見天日此國猷所素願也謹遣使奉書

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領効奔走首其為言明臨

己亥正月乙卯召儒士許元葉贊王胡幹吳況汪仲山李公富金

信徐夢章曹興戴良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月令二進講經史數陳治道以耿再成為行院判官率兵屯縉雲縣黃龍山規取慶州

三月甲午陳友諒將趙普勝寇寧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萬戶程允同義士汪炳率鄉兵五千擊敗之獲其糧萬七千餘石普勝復寇陵陽石埭等縣食院張德勝與戰于柵谷復敗之

四月己丑張士誠將李伯昇寇婺源等將孫茂先擊敗之

六月甲寅命總管程輝等銅陵特號起宗為知縣招撫居民皆來復業禁官軍不侵擾民甚安之

九月辛卯朔奉國上將軍徐達食院張德勝率兵自無為登陸復

至浮山寨擊走趙普勝部將總管敗之于青山追至潛山界夾諒

參政郭太引兵涉沙河迎戰得勝獲大破之斬郭太獲馬騾牛畜千

餘軍資無算遂克潛山縣命詹元帥守之

十月庚寅朔壬寅食院胡大海率兵攻慶州克之初上既定婺州

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慶州慶州守將石抹宜孫

遣元帥葉瑄也挑花嶺參謀林斌祖毛葛渡偵撫陳仲貞昭應陳

元也樊嶺元帥胡瑄守龍泉以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聞意是

琛叛宜孫聞道來降且言慶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大喜即出軍抵樊

嶺與再成合攻大敗其兵連拔挑花嶺為渡二寨遂薄城下石

抹宜孫戰敗棄城走葉瑄章溢走建寧遂克慶州林彬祖走溫

刑於是處州七邑皆下

庚子正月己亥遣揚憲致書方國珍云吾始以汝為豪傑識時務不待征討幡然歸命嘉汝之意命尔兄弟顯榮自制一面豈効他人陽交陰借徒為羈縻之國而已誠欲汝為吾腹心効股肱之力共立大功以垂後世為方氏子孫之福豈意汝自迷惑昧遠大之圖為覆滅之計外雖納降內實反復欲覘我虛實則遣質子欲却我官爵則稱老病此何為者夫以蕞尔之地而忽事大之禮舍其垂成之功更造無窮之禍此豈汝之得計也吾寧不能遣一偏裨將十萬衆直突窮海島以取汝耶顧以汝率先來歸姑忍須臾待汝自改耳及今能悔心改過不負

初心則三郡之地庶幾可全福祿庶幾可保不然吾恐汝兄弟敗亡妻子為僇徒為人所指笑夫智者轉敗為功因禍成福汝其圖之方國珍不省

五月庚申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來倭建康群議皆欲先使太平牽制之

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為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上自將擊之

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豈回非一日不至縱能

得達百里越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謂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

上曰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有舊且佯欲為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為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閹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泄其書令瘞廁以往則必達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本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也

上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為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閹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閹者即問曰尔何為來閹者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

曰康公何言閹者出書進之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閹者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則呼老康為號閹者諾歸具以告上曰虜將吾敵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適有富民自友諒軍逸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令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待建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亮帥舟師出龍江上總大軍於蘆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之

乙丑交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環整兵燭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交諒以舟不得並進遂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閹者之謬已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十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銳甚特暑酷熱上衣紫茸甲張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特天無雲衆去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亦幟舉上下合拔柵諸軍繞前拔柵天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鉞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内外合擊交諒軍校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

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固與劉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山撞倒海鱗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交諒乘別舸脫去棄其所乘舟卧席下得寸寸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哂也張志雄者故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交諒殺普勝故龍湧之戰無閹志交諒言於

上曰交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交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交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交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未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德勝字仁

甫廬州舉縣人元末集衆千餘據巢湖乙未率舟師迎上渡江克未石大平授太平興國翼忠宣軍總管破陳瑄先鋒于海牙等水陸三寨丙申克建康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丁酉取常州權樞密院判官攻宣州下宜興戊戌取馬駝沙及石牌敗張士誠海州陞食樞密院事己亥進攻趙普勝從楊水寨攻其兵至是戰死

閏五月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舉年達世子受經六月壬子石抹宜孫收集士卒欲復處州遂攻慶元縣知縣魯壽不屈遇害院判耿再成兵至擊敗之宜孫走竹口力戰而死十月壬申元帥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壬子軍廷玉迫海子也

十二月甲子以親軍副都指揮使楊璟為樞密院判官甲申遣博士夏煜諭方國瑄書云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諄諄者亡負固者滅隄防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汝首致其言終及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其言解也爾宜深思之

辛丑正月院判朱亮祖率兵擊陳友諒于章潭于饒州之安仁石港不利而還辛酉以鄧愈為中書參知政事

二月丙午以前通海為同知

三月丁巳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命樞密院同僉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士中書省參議李善長兼司馬事朱思顏兼參軍事前檢校譚起宗為經歷掾史汪河為都事

文正上南昌王子也 丁丑以同知邵榮為平章同舍常遇春為參政

四月泗州守將薛顯以城降 以中書省參議李善長為參政事
六月丙子雄峯翼分院元帥王恩義克鄧陽之利楊鎮擒賊首
王文交及其部屬戮之遂會鄧愈兵于三洞源議取壽縣善長
九月甲寅星源翼判官愈克之

十月戊子命參政常遇春救長興先是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
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城中僅七千敵勢甚盛

上命帳前都先鋒陳德八等率建康兵元帥華高率宜興兵
萬戶費聚等率廣興安兵往救之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

炳文嬰城固守明日遣左副都元帥劉成出西門迎擊敗之擒其將

宋元帥等或進至東門敵兵力闕炳文不能救成遂戰死於是

寇後圍城結九寨為樓軍下撤城中運土石填濠隄焚船燒水

開攻城益急炳文於城中晝夜應敵月餘內外不相聞

上以其圍久不解故命遇春等救之甲戌遇春兵至長興伯昇棄營

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是歲以同知徐達為右丞

三月與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書云鄭仁傑至言足下有効順之

誠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

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

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世意亦欲立功當時名後世矣夫相

遇春磊落落一語契合洞見肺腑故嘗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

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之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

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

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修猜忌若此事竟何

或近建康龍灣之後守所獲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

諸將思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口功績

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得之如此況以足下不勞一

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待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為之計又

聞彼守禦諸將相持累歲彼此之際各懷嫌疑不能自安書至

宜以昔日相疑之心時解釋同其和好作磊落大丈夫豈不可以

保全富貴光榮祖宗貽愛子孫哉若各持己見不察事機足

非同異焉能免禍及下其審之

壬寅正月辛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來降 戊辰諭龍興

父老曰自古攻城畧地鋒鏑之下民困惟其殃今尔民得保骨肉安

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為尔民

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尔民甚苦之今吾悉知其弊

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尔等各事本業毋將情母作非為以陷

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善各保父母妻子為吾良民哉

二月癸未金華以軍統胡大海贈光祿大夫浙東平章柱國越

國公後又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同知大都督府事謚

武莊贈郎中王愷奉直大夫飛騎尉當塗縣男

丁亥處州苗軍殺院判耿再成都事孫炎知府王道同知朱文剛

追封再成高陽郡公炎丹陽縣男道同後贈大中大夫輕車都尉

太原郡侯初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德等聞將英等殺

胡大海亦作亂殺院判耿再成都事孫炎知府王道同知朱文

剛等據其城同舍朱文忠聞亂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以

圖之再成字德甫泗州五河縣人從

上渡江多著勞績自偏裨擢居帥職出鎮滁州揚州遷長興以

功陞樞密院判官守處州至是祐之等叛再成方與客飯聞亂

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

前刺再成中頸死胡琛等收其屍崇禎之事聞

上嗟惋不已立廟以祀後復以衣冠改葬于金陵聚寶山追封

高陽郡公擢其子天璧為官

三月癸亥洪都府叛段知府葉崇贈大中大夫輕車都尉追

南陽郡侯

二月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參政鄧

愈鎮洪都又以院弘道為郎中李勝為員外汪廣洋為都

事往佐之移國立法洪都府事文正既至增浚城池嚴為守

備之事是歲以元帥吳俊為振武衛指揮同知

癸卯春正月以樞密院同知湯和為左丞

己巳陳友諒知院將必勝饒鼎臣等復陷吉安時李明道與

魯萬中兄弟不協明道因潛通必勝約其來敵兵至城下明道

舉火為應開四門納之城由是復陷陳海萬中皆被執參政

劉齊知府朱叔華惟曾粹中亡走經其仇家黃知洲里中為

所執送鼎臣殺之必勝降齊等 不屈必勝又攻破臨安執

同知趙天麟亦不屈俱送交諒所友諒以三人拘于洪都城下

仍以明道同鼎臣守撫吉安 丙寅遣中書都事汪河至汴

報擴廓帖木兒書

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格沮喪師者無刑得

志者方命悠々歲月卒致土崩先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

於群雄聞而未識是以前歲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

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意氣相期遣使者涉海而來深有

推結之意加之厚賜何慰知之薄以文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

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癸卯五月丙子陳友諒復攻洪都之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卒

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敵兵乃退

百戶徐明被執死之明有膽畧善脩飭軍中號為脂裏謠嘗

出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故敵兵見明併力來攻遂執而殺之

後追封合肥縣男配享洪都功臣廟以壯子為指揮

癸卯四月丙寅陳友諒攻洪都之撫州門其兵各戴竹盾如其

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立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瑄朱替萬戶程國勝皆戰死後皆配享洪都功臣廟

癸卯五月癸酉置禮賢館先是

上聘諸名儒集建康與論經史又嘗以時事甚見尊寵至是復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旋之陶安吳煥劉基辛溢宋濂蘇伯衡等皆在館中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禕許元王天錫至

上皆收用之 六月辛亥趙得勝死於洪都 癸卯六月洪都被圍

既久音問不通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收束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日夜行盡至是半月始得達見上具言其故 上問文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文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又用師久糧乏甚援兵至必可破也

上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文諒兵所得文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文諒怒遂殺之後特封子明為忠節侯配享洪都功臣廟 七月丙戌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五日

上親發舟師二十萬帥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忠俞通海等討友諒友諒聞

上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 丁亥遇于康郎山 戊

子命達遇春永忠等進兵薄戰遇春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威大振斬千餘人通海復乘風發大砲焚寇舟千餘艘友諒將張瑄定遠奮前欲犯 上舟適膠淺遇春從旁射中定遠

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 上舟遂脫永忠隨以飛箭追定遠 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會日暮軍欲還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是日命達還守建康 己丑旦

上親布陣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不能當殺溺死者無算院

判張志惟及丁善郎余永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

上命七舟載葦筏置大礮其中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湖水盡亦明日通海永忠及張興祖趙康等以六舟深入搏戰敵聯大艦極力拒戰我師留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愈倍會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敵兵大敗通海永忠等還 上勞之曰今是捷諸公之力也明日移舟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

癸卯七月上駐師左丞移陳友諒書

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為下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新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為我有今又不悔復敗兵端既固於是都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寸尺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危大不掉之舟頓兵解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狼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 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失之 癸卯七月戊申朔十五日
上駐師湖口復移陳交諒書

昨兵船對泊渚磯嘗遣使責記事往不覩使者曰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 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適來中原英雄共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言之徒一掃而亡公之相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怨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從有騎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常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交諒不吝
八月壬戌交諒欲突出湖口

上麾諸將邀擊之交諒中流矢貫臂及顙而死於是擒其太子

善兒平章姚天祥等得士卒五萬人太尉張定邊等乘夜以小舟移載交諒屍及其子理夫武昌復稱帝

九月壬申 上還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遇春永忠

田餘將士金帛有差 壬午

上命李善長鄧愈留守建康復率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廷瑞等親征陳理于武昌

十月癸卯贈張德勝先祿大夫江淮平章蔡國公趙德勝祿大夫江西平章梁國公蔡世傑為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行

樞密院判永義侯 丙申至武昌命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於江中艦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 十二月丙申

上還建康命遇春督諸將守營柵勿與戰 甲辰正月丙寅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為吳王置中書省左右相國正一品平章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參政從二品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

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德勝為左司都事 三月乙未

上復親征武昌視師 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武昌城東南有高山下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傳交德請行遂率數百人鼓奪

之城中央氣 癸丑陳理率張定邊等出降 詔諭臣民早以眇躬荷天地百神之眷託於億兆臣民之臣戡定輯寧疆

宇目聞乃者陳友諒弒主僭逆罪惡貫盈自起兵端犯我邊境爰舉問罪之師以討來蘇之望賴天地之靈兵之所至固不克捷江西諸郡一鼓而下友諒擒惡不俊仍合煨燼於庚卯七月頻兵洪都城下予乃總率舟師親與大戰友諒敗死將士悉降近攻武昌其子理歸命於是湖廣諸次第皆平滔江漢遂底安流總、黎元克全生樂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乙卯立湖廣行省以院判楊景為參政

甲辰三月丙寅封陳理為歸德侯 以左丞湯和為平章

丁丑以統軍元帥郭子興為廣揚衛指揮使以傅友德為雄武衛指揮使以左翼右副元帥金朝興為駝騎衛指揮同知

四月平章俞通海參政張瑄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瑄元帥陳勝卒百餘人

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効忠死戰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尔中書其議行之於是中書省臣以死事之臣樞密同知丁普郎樞密院判張士雄左副指揮使韓成統軍元帥朱貴陳兆先右副元帥俞昶昌文貴右副元帥王勝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同知元帥李孟高元帥副使王咬住千戶姜潤右旺王德

朱丹王績常德勝王鳳顯丁宇汪澤王仁王理陳冲斐轅王喜仙袁華史德勝鎮撫常惟德曹信張得山都尉鄭進羅蔡等三十五人列名以進封贈勲爵有差建忠臣祠宇康郎山設像其中令有司歲時祭之

乙巳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平章趙德勝樞判李繼先左副指揮使劉齊統軍元帥許瑄右副趙國昭同知元帥牛潛元帥副使牛海龍千戶張子明張德山百戶徐明總管袁茂成江西行省都事葉思誠洪都知府葉琛臨江知府趙天麟凡十四人

甲申八月平章常遇春征贛州熊天瑞命申書左司郎中汪廣洋參謀遇春軍事

九月甲辰改長安州為長興縣永嘉翼為永嘉衛以耿炳文為指揮使 左相國徐達交參政楊璟等帥兵取江陵次于沙市故陳友諒平章知院姜珏以城降改江陵為荊州府

乙酉遣遣裨將傅友德將兵取夷陵陳友諒守將楊以德率耆民出降改夷陵為峽州

十月乙未遣授廖永安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特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求安被張士誠拘于蘇州守義不屈故有是命 己未張士誠丞相張吉信以兵侵長興守將耿炳文破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憤怒復益兵圍長興

十月唐申贈元帥俞廷玉為樞密院同知道封河間郡公
十二月唐克衡州初丙申歲南陵人鄧祖勝以左江義兵
萬戶為元帥守衡州歲庚子以兵復永州以其有功陞為
左丞至是徐達遣指揮傅文德討之祖勝奔城退保永州
甲辰改雄峯翼為興安衛又尋改為徽州衛

已巳與擴廓帖木兒書曰嘗觀英雄得志於天下也何其難
哉立於始或沮於終成於前或墜於後此古今之所深惜也曩
因元政不綱中原大亂其命將出師罔有攸濟者閣下之先人
穎川王以一軍之卒用於衆敗之餘僅得如兵於齊魯功未
及成而禍嬰不測使一時豪傑莫不悼惜閣下孝切於哀
勇發於義鼓率憤族竟雪仇耻以成父志方其臨難不撓
意氣慷慨激勵三軍雖李存勗之規畧莫是過穎川為不
死矣邇聞北廷多事變生肘腋控制河朔挾令夷夏字羅紀
開古今大惡此閣下正義明道不計功利之時也夫以閣下雄
才待之有餘然常勝之家多意輕敵應敵之術不可不審
今閣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穎川新造之業邊廷未固近郊多
壘其所以軍民相附隣與不窺者誠以穎川存日能盡撫
養盟好之道而人不遷絕也或李羅侵寇不已閣下何靳不
之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廣兵雖不多然春秋邱左之意當
竊慕焉且亂臣賊子人得而討之又何彼此之分哉況乎近平

偽漢四境已安正息民養銳之時豈不往助閣下乎且英
雄豪傑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共濟時艱毋自猜阻失
此舊好茲事人備道斯忱惟閣下圖之

乙巳正月己巳常遇春鄧愈克賴州熊天瑞出降獲諭曰
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
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豈偶然也捷書至予甚
為將軍喜雖曹彬之平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
全生靈予深有所賴焉

左相國徐達遣千戶明海洋取寶慶路克之元守將唐隆退
遁去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

甲戌大都督朱文正遣參將何文輝指揮薛顯等討斬金
鄧仲蕪斬之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

上賜金幣而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

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甫冠服華麗

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于進修是自弃也宋起居之

言有益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諭濂賜以綺帛份

今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嘆上待士之盛

五月辛酉命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命胡深進兵
討陳友諒乙亥遇春安陸擊敗其守將俞院任亮執之遂

克其城以馮陽衛指揮吳復守之六月亮祖等克崇安

乙卯以儒士滕殺揚訓文為起居注 上諭殺自晉見元末大臣
門下士多不以正自處惟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人所為非
是不相與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尔從徐相國幕下久
而無過故授尔是職且盡心所事勿為苟容苟事有差繆
皆是為己之累譬之良玉有微疵即為弃物不能成器矣
諭訓文日起居之職非事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
于無過之地而後為盡職也吾平時於官所言二日外猶尋
繹不已今尔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尔素稱謹厚當始終一
致苟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譬如馳馬能戒于險阻則
不墜肆意于平曠則顛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勗尔等也

日復命訓文毅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
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為善惡皆可以為龜鑑吾觀
此政欲知喪亂之由以為之戒耳

七月辛酉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汝往襄陽策
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考明事宜 甲子

上遣使致書擴廓帖木兒

曰曩者初無兵端尹煥章來得書惠騎即遣汪河同往為
生者賀殺者吊使者去而不回復遣人往皆被拘留且閣下書與
孛羅構兵離離未結尚以知院郭雲同僉任亮攻我景陵掠
我沔陽予思此城雖元之故地又在他人之手予從他人得之非

取于元也閣下外假元名內懷自造一旦輕我遂留前使
予雖不較但以閣下內難未除猶出兵以欺我使其勢專
力全又當何如閣下果若挾天子令諸侯創業於中原則當
開誠心示磊落睦我江淮今乃遣竹昌忻都率兵侵入淮
地殺掠人民殆非所宜況有自中原來備言張思道李思
齊等連和合從事併閣下此正可慮之秋安敢坐使覓數
雄結連關內及舍近圖欲趨遠利獨力支吾非善計也予
嘗博詢廣求聞中軍將欲為變亦心不利于閣下故再遣
人叙我前意述我所聞閣下共圖之節次使命若能違回
庶不失舊好惟亮察焉

乙亥平章常遇春攻安陸克之先是

上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上流跨
連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汝往
取之天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煩三軍之銳氣急之恐
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石泉鄧
愈為湖廣平章領兵繼之復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
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
近聞王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
汝之往也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水之走下
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若襄陽未

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 丁丑命元降將俞院張德山歸襄陽據柵未附山寨自自古豪傑識察于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先奔于商賁將亡而向藝先歸于周不待其跡之著見汝能審存亡之機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美前判銀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命爾歸襄陽招柵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之成敗之因若彼不審其幾而恃險以為固終非自全之計爾往諭之俾知所以圖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又賜鄧愈書曰子命爾戍守襄陽法度既定切宜謹守已遣張德山招柵山寨若其嘗為兵者仍俾為兵舊為民者宜歸之有司俾安農業軍人小校亦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且爾所守之地隣於王保若汝之惠愛加于民法度行于軍則彼之部曲自當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我之賴汝如長城而汝之自視亦當不輕稍有不如敵人不惟邊境不寧予亦勞心矣予之與汝義維君臣恩同骨肉所以詩告語者以成事甚難而情事甚易故示汝謹法度施惠愛勿妄殺無罪若有罪者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以仁義為先勇畧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而予免外顧之憂矣壬午置太史監以劉基為太史令

九月丙辰袁主明玉珍遣其叅政江儼來通好上遣都事孫養浩往報書曰曩者元政既隕天下驅兵者蜂起往往毒痛生靈未有能奉天道拯民於塗炭者也當是時徐氏以昏懦見殺陳友諒竊據荆襄乃肆其強暴犯我疆場自取顛隕又何足言昔者曹操虎踞中原假漢之名以號令諸侯孫權撫有江東劉備又據巴蜀三國鼎峙而操務併吞今日伐蜀明日伐吳雖蠢若莽未嘗忘也吳蜀既不能合從以拒操又屢起讎端自相吞噬遂使操乘隙於中原而吳蜀有唇亡齒寒之患思其所為豈不失計之甚今日之英雄據吳蜀之地者果欲與中國抗衡延國祚而保社稷惟合從為上謀足下處西蜀子處江左若有類昔之吳蜀矣方天下之變中國士馬精良民庶繁衍者汴洛齊魯三晉為然今皆在豪傑之手自彭城以內嵩汝汝東南淮之間三分人民予已得其二足下之兵雖出于顧之東南漢沔湖湘之地然而陳友諒握其權網足下固有所見以偏師入蜀度其兵有三分之一茲既全有西蜀乃古今人物強盛之所寧不壯哉然西有李喜等兵侵擾枝據為害亦甚其生民不知存者能幾近者王保以鐵龍頸兵據有齊魯根柢洛陽招賢納士練將養兵實據中國其志非小設使其效雄如操謀奇如將有張遼之輩足下與予豈

得高枕無憂乎當今之勢子與足下實相表裏將欲國祚之安備中原之患可不以昔之吳蜀為監即使者辱厚意故以士往報惟足下策之

冬十月己酉朔

上聞明玉珍取雲南失利諸將往往暴掠玉珍不能制乃遣以書曰自元失其馭天下兵起假竊名號者比比皆是然仁人志士務在救民改澤被當時德流後裔惟愚者誅降戮民自絕于夫今有四年凡昔之首事者十七八九此皆不思保民自行殘忍以底禍敗故也近聞足下發兵與蠻夷為仇敵郊圻之民俱有惧色而兵猶未已兵之所過民舍一

空如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果何益哉夫西蜀沃壤千里昔劉備據之以三分天下苟不善保而使他人得之誠為足下之憂古人有言必先治已而後治人子念足下中心相孚忻戚相同故以相告譬知奕棋當局者不自知旁觀者能審之矣若足下旁觀於子幸有所知時以相告寧不兩全其美哉

戊戌 上以張士誠屢犯疆場欲興兵征之下台自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殺服不帝天將假手於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況士誠啟亂多端襲我安寧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討止於罪首在

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逃竄毋廢農業已勅大將軍約束官軍毋致虜掠違者以軍律論罪布告中外休予至懷

庚子命中書省以書招諭虎眚案劉寶曰往者兵亂群雄並起或割據數郡逞其陸梁或憑恃險阻以立營寨十餘年間民消物盡亂亡極矣上天悔禍人心思治乃命我主上興仁義之師以平四海天戈所指無不克捷毆普祥寧先歸陳交諒亦已削平湖湘諸郡相繼納款惟爾劉寶屢苦群雄交侵又為饒昌臣所劫拒寨自守弗即款附閭家有尔如大空浮雲何能點澤但慮尔困于兵不堪正擾今果能下寨投戈非但保全性命亦可永享富貴倘復不悛大軍壓境縱爾有三年之聚斷爾糧運扼尔樵米絕尔外援數年之後何以為命歟雖欲苟活不可得矣不教而殺古人所戒特宣

上意俾尔知之

辛丑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泰州等處 癸丑信州盜蕭明率兵攻圍饒州知府陶安召父老告之曰國家承天運除禍亂兵甲之盛所向無敵今逆賊扇餘黨驅烏合而來徒貽民害尔不足畏也我糧實城堅素

有其備但能固守不過數日援兵至破賊必矣衆皆諾與
千戶宋炳親率吏民分城拒守邊勇健為進兵晝夜巡捍而
請救于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衆吾民也及為賊用得無
失計于衆自使皆知大守與總制豈有今日若破城必不相
害安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敢逼越三日江西行省遣千戶陳
明來援遂大敗之肅明遁去禽偽招討都海萬戶表勝
斬之饒州遂安 閏十月乙卯

上諭徐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
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故詐疑我使我陸寨
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將奔我水軍疾趨陸寨將

吾之虛此寇一計也宜爾備之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
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
春深入使我軍在泰州既遠彼此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
州今我大軍勢分首尾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致人
而不致於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
城坐以待寇彼寇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
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

己未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
猶豫不敢即沂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
勢非有決機爭鬪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

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日必先克泰
州既克江北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

辛未左相國李善長言湖廣邊務

上諭以安境息民勿輕生邊警

十月甲申朔信州盜蕭明寇婺源州知州白瀛力不能
禦懷印出北門赴水死瀛蒞政廉惠自俸甚薄常遇除
夕無他供惟具蔬食而已家人嘆其寥落瀛疾之泰
然人以此稱之 辛卯左相國徐達進兵攻高郵

上聞之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遣使即軍中命
同知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

圖取淮安濠泗諭達曰為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師攻取宜
如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
提偏師備寇江上即有緩急誰復為之應援者宜還師
泰州兼總馮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
爾居中節制見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力以成大助毋或
輕動以失事機 乙未 上以李濟據濠州名為張氏
守而觀望未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曰近聞下兵還
自泰州回守濠梁子與閣下本同鄉里又忝同宗深惟高下
所以成敗禍福之計不可不告以此啟聞乎

主上命致書閣下

主上之意若曰曩因元亂起兵我與本主濟皆致身甲冑彼此間隔後因揚州事變濟乃來歸為我攻常州堂意揚州兩張乎言搖撼彼此猜疑遂使鄭同舍弁妻子率濟走常州蓋及間生變事在首謀於濟何預此

主上之意也竊嘗聞之順逆者成敗之勢也去就者禍福之機也審成敗之勢察禍福之機惟豪傑之士能之蓋豪傑之士起兵相為雄長及遇真主則委身歸之若賓融之於漢李勣之於唐是也閣下誠能識成敗之形燭安危之理察禍福之原因敗為功轉凶為吉則身榮當特澤流子孫名垂於簡冊元濠梁吾

主上祖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於是謁陵之心無時或忘今左相國統率太兵東攻泰州攻高郵取淮安狗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故遣使首杜三獻計左右顧閣下精慮審計天時察人事因時立功獻納豪城使吾主上得以上奉祖宗之陵下慰鄉里父老之望則閣下之功不在二子下矣況我

主上寬仁厚德歸人之功忘人之過纖介小譽不足為閣下累也若必欲拒義固守他日較獵長淮一決勝負或身為俘虜或膏塗草野妻子為戮貽天下笑豈不深可惜哉竊又為閣下籌之閣下所為不知果為元歟為張歟

如為元也則元君昏弱奸孽擅政強將跋扈百姓荼毒天絕其命久矣如為張也則彼驕淫恃道亡在旦夕閣下以此時彈丸孤絕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無所成吾甚為閣下憂之夫不權事勢之宜昧於成敗禍福之機非智也使人民苦於鋒鏑非仁也不仁不智亦閣下所惡聞也惟閣下效古人之明哲去衆人之昏蔽捨逆就順舉城來歸豈不偉然大丈夫哉若或遷延疑二大軍已下淮安縱欲乞降已在人後或有圖富貴者謀閣下以獻閣下又將何以待之鄉里之故待閣下不薄故及復及此閣下其重思之

濟得書不報

十二月乙卯命興安衛指揮王克恭將兵屯抗之於潛為桐廬昌化諸軍聲援張士誠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却之先是戊戌歲

上以子賢為元帥張德為總管守安吉子賢因築城守之士誠連歲出兵來攻皆為子賢所敗至是士誠復遣其將張左丞帥兵八萬來攻子賢所部僅三千人堅壁拒守城上設柵車弩以禦之射殺衆將二人敵衆潰是月秦從龍卒從龍字元之其先洛陽人初以才推薦仕元為校官累官至和林行省左丞改江南行省待御史

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歲丙申王師下金陵遣徐達湯和取鎮江師行

上謂達曰尔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學老成入城當為吾詢訪其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得之從龍焉從孫禮時在達軍因達其還報

上喜甚即令兄子文正及朱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之從龍遂與其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灣迎之以入時

上居富民王綵帛家因邀從龍同處朝夕訪以時事從龍皆盡言無隱既而

上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於西華門外事無大小

皆與之謀每與筆書漆板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嘗稱為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生日

上與世子俱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禮待之甚厚是歲冬從龍子澤死請告還鎮江

上出廓握手送之至是從龍亦病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時方督軍至鎮江親至其家哭之命有司為

營塋事厚賜卹其家

丙午二月癸酉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為高郵聲援

上皆可之是月下令禁種糯曰今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德

薄才非懼弗勝任但以軍國之費不免科于民而吾民幼順樂于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問焉故凡有先益於民者必力行而又申告之曩以民間造酒醴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予以為頗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米以塞造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三月丙申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指揮顧特蒙等取濠州

四月庚申韓政兵至濠攻其水將濠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顧特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縣馬麟乃出降

上遣人賈書諭宿州吏民曰自元失政家傑並起奸詭之徒多假向義之名以濟其私如浙西張九四亂元之天下乍臣乍叛視勢強弱以為向背浚民膏血事利自私追殺元江浙丞相及南臺大夫又誑誘浙右之人擾我邊民觀其所為謫詐多端不可不討自去年十月十七日命

中書左相國徐達率兵平淮地今年四月初九日報至淮東郡縣各處鹽場三十三所已次第克平近者安東淮東守臣梅右丞蕭叅政等封府庫籍甲兵金城來歸已令官復其職民復其業惟宿州實我親戚將士故鄉安得不取以其為父母桑梓之邦不忍即興師旅恐傷鄉里之民是用遣使告諭本州官吏軍民人等宜体予懷毋為自絕 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以徐宿

二州降

上甚喜以聚為江淮行省叅政仍守徐州仍以書諭其吏民曰自古帝王之興務在除暴救民故成湯放桀周武伐

紂皆以師旅而興然大軍所過之族民庶不得而驚焉田師行以律兵禍不加于百姓此所以為王者之師也逆自胡元失政兵起汝穎天下之人以為豪傑奮興太平可致而彼以妖言惑眾不能上順天意下悅民心是用自底滅亡及元兵雲集其老將舊臣雖有握兵之權皆無戮亂之畧行師之地甚于群盜致使中原板蕩城郭丘墟十有餘年禍亂極矣予觀昔救民者必成功害民者必速禍是以兢兢業業敬畏天命脩律治兵教民耕種訪賢才以定名爵命執法以伸冤枉紀綱雖布教化未周近為浙西張士誠擾我邊民納我叛將爰命左相國徐

達總兵討之自去歲十月至今年四月屢收捷報淮東諸郡次第稍平徐州將陸聚當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歸于喜乃志遂加爵賞命其統兵仍守本郡塔爾士民既羅妖黨之禍復遭胡兵之毒供餽轉輸勞日久矣自丙午歲為始民間稅糧軍需差役叅政陸聚其與有司會議務從寬簡令軍民各安生業毋或驚疑

甲子

上發建康往濠梁省陵墓博士許存仁起居注王儒等從行

辛未徐達克安豐初達率師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尾埧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忻都侯昌左君弼皆走我師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昌君弼皆走汴梁至日曠時竹貞引兵來援政等復與戰于南門外大敗竹貞遁去還得兵四千馬千匹糧九百餘石又遣千戶趙祥將兵至潁獲其運船以歸遂立安豐衛留指揮唐勝宗守之

庚寅

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詔侍

臣詹同日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以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孟之書觀之知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七月辛巳朔

上遣使以書擴廓帖木兒曰曩者尹煥章來隨遣迂河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之言當此之時字羅提精兵往雲內與京師密通其勢必挾天子閣下恐其號令中

故力與之競若歸使者必泄其謀故留而不遣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士平居則講信修睦朝聘以時如季扎至魯諸觀周樂歸起來聘因知周禮未聞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則遠交近攻從連衡以恤隣國以保宗社至於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恐後期相誤亦未聞有拘留者古人誠知相待如此惟春秋有鄭告絕于楚楚人執良霄漢累伐匈奴匈奴拘蘇武此夷狄報怨之淺見豈意閣下反效之于亦下以此介意而嘗嘉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之以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以之世主霸業幽燕北

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四要之地閣下無得而跨有之當留意於此閣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不答亦不復留心於此方且千里裹糧遠爭江淮之利是閣下弃我舊好而生新讐也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字羅雖死餘孽跳梁於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而東出俞寶拒戰于樂安王仁逃歸於東齊幽燕無腹心之託若加之以南面之兵四面並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于使臣往復之詞閣下拘使臣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以効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斬袁尚以服遼東使馬超疑韓遂以定關中皇后太子在掌握中方能偽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縉笏決此數事恐百出魏武下矣且古為國者不獨君能斷於上臣亦善謀於下漢王在成臯待楚使以草具待亞父之使以太牢從陳平之計也禮雖有厚薄未嘗敢拘留也拘留之意雖出閣下所主亦可見謀臣又出陳平之下矣事皆如此魏武之策豈得成哉倘能幡然改轍續我舊我還我使臣救災恤患各保疆宇則地利猶可守後患猶可緩為閣下利豈淺哉知或不然我則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高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

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持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加以濟寧及天保奴腹心之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致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為利而反足以為害矣惟閣下與諸君子同謀之母徒強斷以貽後悔

丁未廖永安卒于蘇州永安果縣人少倜儻以氣自豪江淮兵起與兄永寧自少年聚兵保鄉里從之者稍衆遂約東以軍法與俞通海等俱同巢湖為水寨乙未夏五月與其弟永忠詣和州降遂率衆擊破蟹子海牙水寨于裕溪口六月引舟師從

上渡江下采石進克太平以功授管軍總管丁酉三月除同倉行樞密院事累功陞同知戊戌歲以舟師攻張士誠于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

甲辰冬十月

上以永安陷於強敵守義不奪遂授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至是竟被囚死

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明命主宰大江黎黎無私代天行令予生于濠梁乃庶民也曩

因兵亂遂列行伍繼為摠戎歲月以來軍民既衆土宇益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吳立業江南拓土廣疆咸強暴之國恤兵養民除貪汚之政于茲十有一年矣今姑蘇張士誠處我東南之境數年生衆伏惟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心欲慈伯者多予之與張不可多事于民並立以榮其身必大雌雄以安民庶然而剖判在乎天用事在乎人其深淵巨峯於淺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為者茲欲獎率舟師田毘陵之景安曲通通進入太湖與張氏大戰告神鑒知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泰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在于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桀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有東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斂數劫奪寇攘而已矣諒敗賊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頻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毒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廬舍聞張士

誠母莖姑蘇城外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無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

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步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兩陽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昔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体此下脩人事上合

天道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脩省以輔其君上下交脩斯為格天之本

九月乙巳侍臣王儼等進講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起居注魏觀對曰太宗雖才無文武而於善未免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此觀之高祖為優

上曰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嫖之怨而封其子為頃襄侯怨豐之叛而不封雍廩不肯以豐為湯沐邑則度之量亦未弘矣太宗雖規模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群臣各為已用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此則太宗為優也左丞盧承恩奏

政薛顯將游軍至湖之德清遂取之獲船四十艘擒其院判鍾正及判將晉德成○指揮副使張勝宗討湘鄉易華斬之華據黃牛峯既降而後叛率其餘黨盜肆剽掠潭湘民多被其害至是叅政楊璟命勝宗討平之周文貴復攻掠辰州諸郡

上聞之遣人諭楊璟張瑄等曰湖南地接溪洞賊人恃險負固叛服不常宜多設方略以取之薄其山寨絕其樵米糧道彼烏合之徒志在剽掠既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勦捕無遺後患其有家口從者則開釋之收復郡縣留兵鎮撫以綏遠人於是瑄等遂分兵進討○十月甲子朱文忠率指

揮朱亮祖取天壁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畧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

戎寅徐達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擣張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戰稍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其衆大敗其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士誠養子本姓梁短少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入喜沒水退却亦善戰士誠奇之遂降士誠為之奪氣

十一月甲申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等徇湖州城下李伯昇出降

乙丑朱文忠進兵杭州張士誠平章潘原明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欵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任省樞非心慕於榮華乃志存於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機民定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欲溥覃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凡得兵二十一萬馬六百匹至辰原明以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其官屬皆仍守舊職聽文忠節制○脩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或先是徵儒士熊昂朱夢炎等至建康延居上賓館令纂脩是書

上謂之曰公卿貴人之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農義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惡事實以恒辭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勸戒其民間農工商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直詞解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義我可以化民成俗至是書成命頒行之賜昂等白金各五十兩及靴襪等物癸卯徐達兵至姑蘇城鮑魚口擊張士誠將賈義走之

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入擊手敗之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對門常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菱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圍之又架木搭輿城下浮屠對慈雲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大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震恐達督軍攻菱門士誠出兵拒戰我武德衛指揮副使牙威戰死成濠之定遠人性剛勇自和州從軍隸元帥常遇春麾下克太平始授萬戶定常州寧國陞為總管克徽州陞副元帥守金華調領軍駐杭州之舉夢為應援改太平寧國翼元帥從克安慶還援安豐討廬州丁未下從上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涇江口復從克武昌迂武德衛正千戶尋陞指揮副使取贛州安陸襄陽泰州皆有功調征浙西克舊館至是圍蘇州戰菱門左賈中天死後追贈鎮國上將軍令大都督府事護軍東海郡公十二月己未命肖陳德為天策衛親軍指揮使丁未吳元年正月乙未省省臣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謂之曰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星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妄誕不可信也若太白果見當告君子寧與小人語

耶今後凡事涉恠誕者勿以聞

庚子陳德等兵至蘇州圍其城凡六日守將李興祖出降得將士二千三百人興祖即李勝也

甲辰

上遣使與擴廓帖木兒書曰蓋聞有匡天下之志者必有容天下之量然後能成天下之功使其規模狹隘執見不廣其為量也小矣又何能成天下之功哉予自起義兵以來柘地江左閣下之先王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遼遠各天一涯繼聞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一旦以尹煥章齎書致禮跋涉而東使予踴躍興起乃知

閣下能行先王未行之事豈不為之快然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吊生者慶初非無故也又汪河去而不還予初不能無疑然久而自釋者收以此特字羅跋扈倒持國柄元之興替在其掌握故閣下以靜御動一則恐起天下豪傑之心二則恐出字羅自為之後汪河之留似有說矣茲歷歲久終不見還乃知閣下執見不廣度量不弘何自信其始而不信其終邪予請復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亦有以柱稷為重生靈為念者朝聘以特會盟以道且如魯襄公即位之始衛使子叔晉使知武子來聘襄公亦以季武子如衛穆叔如晉

此交好之間未嘗執其事者齊之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此兵交之際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道于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況閣下控守之地東連齊岱西距秦隴北接幽薊南抵長河地非不遠人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刀潼關李思齊抗衡于秦隴俞寶之兵皆變于肘腋王信之衆生變于近郊閣下自以功成名遂安知泰山置之不問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究此深為閣下惜也所以數四遣人喋喋奉書讀聽者是予欲盡二得之愚于閣下何為自矜拘使不荅問者禍起東山兵連

秦塞幽并瀾繞鼎沸不寧此皆予前日屢告之言為閣下今日明驗閣下何不取鑒焉抑又聞古人之立事業者必求事之多聞博學以廣其才深謀遠慮以益其志今閣下用兵中原迄今十載幕下豈無其人乎使有其人不知以衛晉之使於魯也為何如魯之復命於衛晉也為何如設日各盡其禮則當名落落竭忠言于閣下執此為法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于天下使其不然則南方之兵端為彼後門之戰患禍網日嬰惡貫日積強敵益增仇讐不解閣下雖深謀如奔操詭詐如懿溫英雄滿前

何以取生古云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況為其臣者乎閣下其深思之

二月丁未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駐濉子村叅政陸聚令指揮傅文德禦之文德率兵二千餘沂舟至呂梁伺其出掠即舍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文德奮擊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文德度李二必益兵來趨還城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卧捨以待有頃李二果率衆至文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鋒李二衆大潰多溺死遂生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七十餘人獲馬五百餘匹

丁未遣使陳州以書諭左君弼初君弼自廬州走汴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至是

上乃遣使諭以書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乃舍其親國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群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挈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齟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

朝思暮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以足下能留意於是憐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

上乃歸其母于陳州

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上勅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與炎漢仗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勲肇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過絕亂畧消弭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尅期來請所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喜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三月壬午湖廣分省叅政楊璟率師由松滋至澧陽等處招撫駐師三江口茲判軍民宣撫使覃奎詣軍門謁見丁酉叅政楊璟進兵取澧州石門縣故友諒守將鄧義亨帥衆降

四月庚戌

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仁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上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手

壬子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体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記之耳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已未方國琮既入貢後陰泛海北通擴廊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國琮擁兵坐視屢假貢獻勝負為叛服計

上以國琮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曰當爾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誰敢稱亂惟爾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襲子弟顧惜妻女其軍久不知戰故臨陣而怯爾得志于海隅及天下亂爾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三島二十餘年朝送欵于東南春送欵于西北此豈大丈夫之所為而過一也吾下發時四方強敵已甚多豈暇用兵海島與爾較長短爾自懷疑懼遣子納降吾以誠心待人不送

爾詐即遣還爾子爾乃詭詐多端不數年間迭生兵隙爾過二也近者浙右會稽錢塘諸郡皆下爾陰蓄異志時遣人覘吾虛實爾過三也未有興舉端先起畏思自懷反側爾過四也易交輕侮五也擴廊帖木兒以曹操之奸將烏合之兵東奔西擾頻師之糧又為李思齊張思道逐出潼關三秦已失中原徐宿邳郡為五呂潘離大河為吾門戶吾舟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爾不能料中原事欲且泛海交好聲言擊我我虛張聲勢以達怨尤爾過六也彼倉卒有事且聞海濱豈能應援敗亡由爾彼若無事交球禮薄則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由此始矣爾過七也爾兄弟無功于元朝無恩于下民盜據海隅以勢要君以私賄下坐邀名野跋扈萬狀今歸于我而不能善保富貴欲驅民於鋒鏑爾過八也爾兵數出掠我瀕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遠天聖民爾過九也爾若有大志蓋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我較勝負此果大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數舟狗偷鼠竊小舉而興大怨爾過十也吾遣兵入浙江湖州軍糧館張士誠將士盡皆降附遂搗姑蘇對壘深溝民安知汝乃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已平定匪其首惡此豈良謀爾過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謀搶惡以致阮德璋自相吞噬彼可合乎爾乃陰煽潛結違為聲援以詐交詐豈能

長父如吾以誠心待尔反自疑惑輒以詐偽所謂其言
為定者何在尔過十二也吾為尔計尚未交敵國之先
不必送款納降但有豪傑止以平禮相待守分保民自
安海隅臨事而慶見幾而作不輕屈膝亦不生異勢此尔
之福民之福今大敵未至自生疑惑起事危身非計之
善亮此非尔本情或由左右所誤知左右有俊傑之士能
為尔謀擇交大戰有一無二保全必多矣尔其深燭成
敗高覽遠慮自求多福尚可圖也國珍得書不報

丁卯

仁祖后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未升曰昔母吾終時時
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營家事母
遣吾與僧來囑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
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母不及見語猶在耳痛
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群臣莫不感惻

五月丙子徐達圍姑蘇

上初不欲加兵但困服之耳至是久久不下乃以書遺士誠
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
相加乃為常事當紛亂之際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
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

智者事業弗成亦當華心畏天順民以全保族若漢
之實融宋之錢淑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尔能順
附其福有餘毋為困苦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士誠
不報

己亥初置翰林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
品脩撰典簿正七品編脩正八品召知饒州府陶安為學士
六月癸亥陞指揮傅友德為江淮行省參政賞綺帛各
十足以子陵封之功也

癸酉參知政事張昶以謀叛誅昶北平之宛平人仕元
為戶部尚書以奉使來

上與語初默然後見其才敏留用之累授參政昶外示
誠欵內懷陰計與楊憲胡惟庸皆相善昶有才辯智
識明敏熟于前代典故凡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
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恒自以元臣失節謂不能無議
己者心常快快特擴廓帖木兒兵尚強元都未下昶
竊語其所親曰吾若得歸元仍不失富貴也問陰使人
上書頌功德勸

上以及時娛樂

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基曰誠如
聖見必有使之者

上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後復勸

上重刑法破蕪并之家多陳庶民之樹欲以反其行問

上失人心陰為元計

上皆不聽昶懼不自安時元主謂昶已死贈昶官謚擢用

其子會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長壽丑的至京師

上釋之遣歸元昶乃陰托長壽丑的奉表於元且寓書其子詢

存亡會昶卧病憲往候偶于昶卧內得書遂奏之

上令大都督府問昶書八字于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上始惜其才猶欲存之及得其所書牘曰彼竟叛矣是不可

赦遂伏誅

聖政記卷之二

吳元年六月己酉張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決戰現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欲掩襲我軍轉至間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溪截其兵後遣兵與關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蔡將黃哈刺八都率兵千餘人擊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霍刃往擊之敵眾少却遇春因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

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能及范觀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朱升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為徵音

上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召注熊冉

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八聲和即八音皆諧和矣

因命樂舞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

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邪再復對曰樂音不在外

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氣和則樂亦

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

○

甲申

相國李善長等勸

上即皇帝位

上未許之善長等力請曰

殿下起濠梁不階人士遂成大業四方郡國剗削殆盡遠近之

人莫不歸心誠見

天命所在願早正號以○慰臣民之望

上曰我思恩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

塗尚梗若遽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

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陳友諒

初得隅安自尊稱帝號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譏于後吾

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特無庸汲汲也

○

唐寅書方國珍貢糧二十萬仍以書諭之書曰汝初納款謂

杭城在即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良謀也豈意

汝懷奸挾詐陽順陰判數相愚弄張士誠與爾據地相

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爾者誠以吾力能制之爾故

得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是我大庇于尔也尔乃自為不

祥背棄信義特遣奸細覘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圖相援

彼自救不服救之尔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尔吾師下姑蘇即

南取溫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尔早於此時改過效順

能盡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遺子孫及下人如

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為不然

會三郡之民為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然恐子女王

帛反為尔累舟中自生敵國徒為豪傑所笑也非分之思

不可數得尔宜慎思之特方國珍大堪為沉海計

○

八月丙寅

上以書諭沂州王宣父子曰吾兵去歲拔淮甸尔父子遣軍來

勢入海州非伏吾軍威安能得此尔乃不知所自縱軍燒吾

鹽草今年春又犯我宿遷此乃鼠竊狗盜之計豈大丈夫所

為哉事本微細徒啟邊端是以前日海州之師不過略示警

戒若督師進取海州決不可保兵臨海州時吾忽記尔父

子數年前與書云雖在蒼顏皓首之際猶望閣下鼓舞群

雄墜子嬰于咸陽戮商辛于牧野以清華夏因不忘舊盟

遂命班師今整兵取河南以駐淮安念尔昔言故以書示意若

能遵更名號奮然來歸相與戮力戡亂豈不偉哉不然未取

河南先伐沂州當此之時雖欲改圖不可得矣○

九月甲戌命參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方國珍○

太廟成四祖各為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南向每廟中奉神主東西

兩夾室兩廡三門門皆設戟二十四外為都宮正門之南別為

齋次五間齋次之西為饌次五間俱北向門之東為神厨五

間西向其南為宰牲池一南向也○

乙亥贈故鳳翔指揮使丁德興為都指揮使其誥命曰朕

聞為人臣生而能宣力効忠者沒則必有褒贈之榮所以報

功也爾鳳翔衛指揮使丁德興武勇之功拔身行伍委質事朕歷有戰

功當征進蘇州之時方圖報效竟以一疾長逝追念曩昔不

忘于懷是用贈爾驃騎將軍都指揮使以慰爾真寔宗其

有知服茲寵命後又追封為濟國公○誥命以下俱分行細書

戊寅

上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傳璫楊憲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

傷人者吾以為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

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者也自今民有犯者毋

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輕世重耳自元政姑息民輕
犯法非重治之犯者益眾

上曰民之為惡辟如木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

以善道則可以復新矣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

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猶索魚于釜欲其得活也難矣故凡從

輕典雖不求生自無死之道○

癸未姑蘇捷至

上命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帥師取無錫州○

命虎賁左衛副使張興祖帥勇士千人赴淮安候師期○

召湖廣參政周德興岳州參政周彬還建康以張士誠至大

會諸將攻也○

己丑朱亮祖駐軍新昌遣指揮嚴德攻閩嶺寨平之○

大將軍徐達遣人送張士誠至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

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

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上款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初士誠用事者黃

參軍葉參軍輩參軍迂濶書生不知大計兵中重謹

云黃參葉作蔭類一夜西風來孔厰至是卒敗果如童謠○

辛卯朱亮祖兵至天台縣尹陽盤以城降○

丁酉朱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珍出兵拒敵我師擊敗之○

戊戌

上遣使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於元主曰曩者天棄金宋曆數在殿下祖宗故以韃靼部落起事沙漠入中國與民為主傳及百年至于殿下海內兵興豪傑紛起擾亂中原其勢蕭條繼有遺民又處朝秦暮楚之時民庶之不安已十七載矣如失者父母生於元初定天下之時使特法度嚴明使愚頑畏威德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在民則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惠莫大焉古者帝王混一乎中原四夷不治惟殿下之祖宗四海內外殊方異類盡爲土疆亘古所無豈意辛卯之年妖人橫起下三四年間海內海外勢如瓦解殿下屢嘗命將出伐國勢日衰妖氣愈盛遂故將大臣服毒而沒臨陣而陷十常八九如以義旗而興爲將者李密罕張思道李思齊雖能殄滅妖寇功已高權已重豪傑之志在焉殿下不能誰何尤甚於妖人之作亂也蓋其心不異曹操奉漢獻帝于許下殿下不知之則妖人作亂權臣之跋扈非妖人易於作亂權臣易於跋扈此蓋殿下不能休宗祖所爲故天將棄之如棄金宋之時事不可救予本庶民因亂起兵保障鄉里官軍奮勇遂爲衆所推戴數年以來因輯衆撫有江東兩浙湖湘兩淮漢沔池江西嶺廣八省生理迭殄威反側張士誠於彼得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昔殿下祖

宗滅金宋蕩除其宗室親王駙馬盡行殄滅亦何忍將謂已王天下有萬世之榮時連在天堂由人乎今我則不能所獲元氏子孫悉皆放歸望殿下思祖宗之傳以善待之不悉又以書遺擴廓帖木兒曰曩昔累遣使皆被拘晉未嘗閣下雅意若何今都事李節思歸特遣人送去所拘使者亦望發還方今天下豪傑如萌芽之發尚未長成閣下如存大義宜整師旅聽命于朝令四境貢賦入京或時赴朝廷與君共謀大事以安天下可也不然名爲臣子而朝廷之權專於軍門縱此心自以爲忠安能免於人議若猶豫不决恐變生部屬事有難言閣下果忠于君當以赤心事之若有他蓄速宜堅

兵以固境土予近於九月初八日削平姑蘇張氏江南以定東連大海西抵巴蜀南及嶺廣只有閩中一郡已遣偏師征討是必下即目諸軍屯駐在內軍居間養銳閣下如欲借力但遣一使至即時調發應援簿有金織文綺四端用見遠意

辛丑平吳師還論功行賞召右相國李善長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都督馮宗異平章湯和胡廷瑞右丞相廖永忠左丞相華高都督康茂才都督副使張興祖梅思祖衆政薛顯趙庸曹良臣及各衛指揮千百戶於戟門封善長爲宣國公達爲信國公遇春爲鄂國公達綠段表裏十疋遇春十疋

廷瑞宗皇各九尺顯庸興祖各六尺指揮人五尺千戶四尺和良臣各八尺永忠康茂才各七尺百戶人三尺軍人米一石鹽十斤

上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家僮紛起于將兵渡江皆賴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富積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勛如王國賓等殲于王事而不得與吾苦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將以輔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府軍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徇于暫安而忘永遠母足於近功而昧遠旨大業雖成更須努力○

參政朱亮祖兵克台州方國珍奔黃岩初國珍聞王師至即欲遁去會其都事馮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方治兵為城守計勸國珍勿去國珍始約束將士束城拒守然士卒懷恨往往有進潰者我師攻之急國珍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無善門走黃岩亮祖入其城遂徇下僊居諸縣是月楚國公廖宇安之喪至自蘇州

上迎祭于郊其文曰惟靈賦質忠純夙稱勇敢念昔開基之始

汝方保禦巢湖不待諭言即通誠款既而大集舟艦力贊渡江鼓棹洪濤奮身勇進是用大啓疆土克壯皇猷佐命之勲汝固不少夫何禍生不虞倭陷敵境予之痛悼于茲有年今者剪除殘孽浙右悉平即命有司迓爾靈柩惜爾不見國家永昌而猶以獲汝歸葬為少慰也嗚呼有功而不享其報有才而不盡其用股肱之義寧靈傷式哭于郊用宣予意汝其歆之○其文以下併分行細書

十月己巳

上御戰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善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群雄撫有江南免其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寢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而易壞苟撫之宜施之不當亂由是今中原未平正宜勤勞之日豈能坐視一方而忘遠慮乎○

丙午命百官年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為左相國外官如之陞湖廣行省參政楊璟為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仍於利州省署事改太史監為院設院使正三品以監令劉基為院使○朱亮祖兵至黃岩方國珍燒毀宇民居遁海上守將哈兒普降○

壬子置御史臺從一品以湯和為左御史大夫鄧愈為右御史

大夫劉基章濬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為治書侍御史安慶為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為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為監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

癸丑命御史大夫湯和為征南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吳去疾為副將軍帥常州長興宜興江陰諸軍討方國珍甲寅獲遣使諭溫台慶元方國珍之民曰慶元方國珍起由海上細民因元失政首倡禍亂盜據三郡兄弟子姪偽列官曹肆其貪虐為民巨害昔嘗遣人納降吾念尔民之故即許之不疑彼懷奸匿詐旋即背判交寇閔寇犯我邊疆故命師往討罪止方氏其他士民有誣誤者皆非本情毋得致疑各歸本業有能仗義擒斬魁黨來降者吾爵賞之○命中書省定律令以左丞相

李善長為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傳獻御史中丞劉基翰林院學士陶安右司郎中徐本治書侍御史文原吉范顯祖經歷錢用壬監察御史盛原輔吳去疾趙康永泰張純誠謝如心大理卿周禎少卿劉惟敬大理丞周湏平事陳敏孫忠按察使李祥潘輔滕毅參事程孔昭傅安學王藻逮永貞張引吳彤為議律官○

丙辰遣使以書諭元將李思齊張思道曰曩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群雄欲成霸功業之建際乎無聞迨者吾將軍傳友德守徐州師次中梁獲王保保部將始知二公割據秦中王民

兵亦以守之三分其數千之間民無一定之規使人旁觀似無智者以吾料之非智不足也患在因循假元之舊號決智不速而使臣民橫遭塗炭迄今雖昧於見聞然常與高明長者才能之士論訪海內形勢天運去留之機頗知一二況人之常言天道所助者在德地利可據者在險今百二山河二公割據不相上下必歟相為犄角分富貴於其中恐可保其暫未可保其終也今吾不畏二公之怒直詞相告當揣其福德威力足慰民望者推一為尊撫定關中以民之心擁精兵守要害虎視太行山之東太河南北使君尊於上公卿將相各安于下家樂其業人全其生不亦可乎若乃各居一隅以殺戮相

高雖快志一時必有不測之禍晚有不虞功名俱滅北之屈鄭揣分尊朋友有德者為君已為公卿將相永保功名富貴其賢不自立不大相遠哉吾若以用兵爭強之事相告使二公彼此角力以決雌雄是秦民未有休息之日終非賢人君子知天運者之所為今以相尊相讓之事告二公者蓋欲休兵息民為二公之福不淺也二公當度之揣之其勢其德可尊者苟惟不然鵲蚌相持漁者獲利悔將無及○

庚申

上以書諭陳州元守將譚右丞曰吾觀昔者豪傑之士有出于畎畝者有出于市廛者有出于衣冠之胄者或得事明主

則功施社稷名垂青史蓋豪傑之人奮臂啓暴之世其得天眷福盛者爲君其德所歸有能者爲將故能濟世安民慶及子孫吾聞將軍起自淮西亦農耳因時多事以勇名達于四方若天授其能何所不至惜乎近年以來坐守陳州未遂其志若陳州之兵不足以稱將軍之用陳州之民不足以供將軍之費使人聞之深爲嘆息夫以能虎之將而淹滯於荒殘之地況今正當立志之時而乃聽無志之士約束古之豪傑果如是乎將軍必能有以自處書至宜悉此意○

甲子命中書右丞相徐達爲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十五萬由河北入取中原又命平章胡瑄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相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日永贛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楊璟右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襄陽常德譚兵衛等衛軍取廣西上命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得其人今諸將非不健闘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休莫如大將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美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文德皆勇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

一面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者將在中軍君不與知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諭文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于山東用師今自山東始汝其勉之○

又諭瑄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總汝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士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以軍法從事文輝初爲上養子賜姓朱氏至是復何姓

上親祭上下神祇北至於北門之七里山祝曰元君失道天下兵興豪傑割據角逐無治民之方有損民之患予甚憫之自帥師渡江以來撫定江東豫章各處山寨亦就殄除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今則東連滄海西抵峽口南有湖湘北有兩淮兼跨中原民人雖未獲享治安之樂然揆十年前此地之內稱帝者三稱王者二及諸豪強深溝高壘亦除殘虐則今日之民已無向者之苦料其事物終歸于一近自姑蘇班師諸軍日集金陵嘗言中原廣西福建擾攘未已民有倒懸之急予畏天命心當拯救今命諸將分道帥師征討未知上天之心奚鑒山川之神奚助是以兵行不敢不告○

已丑
上遣世子 次 往臨濠謁陵墓命中書樞密輔導以行世子

至太平府訪陳通家賜白金五十兩以初託其家也丙寅撤
已已朱亮祖自黃岩進兵温州陳于城南七里方國瑊部將
率兵拒戰我師擊敗之破其太平寨迨至北門下餘兵奔入
城亮祖復遣指揮張俊湯克明攻其西門徐秀攻東門指揮
柴虎將遊兵往來應援時備克其城獲其員外郎劉本方明
善先以擊事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兵徇瑞安樞密同
僉謝伯通以城降○

辛未沂州王信既得大將軍書乃遣使納款且奉表賀平張
士誠其畧曰天地覆載日月照臨共仰無私之化江漢潮宗
星辰拱北同知有德之歸別茲艱民敢干國紀恭惟

殿下克寬克仁乃文乃武初征自蜀有蘇洽于商書以代
崇致附降于周神人交贊遐尔同權臣信等仰戴威光欣
逢盛事執玉帛者萬國慶大會于泰山降于羽于兩塔照重
明于衡室表至

上遣徐唐臣李侍義李少卿等往沂州授信為榮祿大夫江淮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麾下官將皆仍舊職且以書諭之曰惟
古豪傑之士天下擾攘之秋集群出以應揚據一方為虎視然
遇有主者出遂知天命所歸乃披露其誠于歸有德如實
融融河西之地于漢李勣○黎陽之衆于唐能達特務之宜
故享富貴之福名昭史冊所謂英雄惟尔父子久據沂州近

使苗副樞來通附順之忱吾遣戾正紀往答慇懃之意兩旬
以過一介未還且慮天將改物元政不綱誰能霖雨以蘇民方
見龍蛇之起陸樹此塗炭責實在予爰命征虜大將軍徐
達副將軍常遇春統大軍而水陸並進往戮衆亂平定中原
方我師之出通亦使使來據情悃于表詞納版圖于我國豈
非感天地之神明成風雲之慶會哉予嘉汝義終始不忘汝
其德輔濟蒼生更為悉尔用兵力討隣封以廣海岱之區
益我職方之典毋使寶季之功獨擅漢唐之美其保富貴同
我永昌○

十二月癸酉朱亮祖率舟師襲敗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屿追
至楚門海口遣百戶李德招諭之

丙子大將軍徐達師次下邳遣都督同知張興祖將宣武等
衛軍往徐州進取山東諸州縣○

戊寅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帝以追逐獲免此武臣發踪指示此
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未正謂建立基業猶構大廈剪代斷
創必資武臣淳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
施而先加勦要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墍二者
均失之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庚辰平章韓政書師次梁城元同知樞密院虞斌僉院程福

等率衆降○

壬午沂州王宣判大將軍徐達怒遂進攻分軍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敵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其子信募兵未還自度力不能支乃開西門以元所授沂國公印及子姓宣命出降○

乙酉以天策衛指揮陳德爲僉都督

己丑湯和等既下溫台慶元方國珍遁入海島

上命御史大夫湯和爲征南將軍平章廖永忠爲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討之蔡海上諸神曰近命御史大夫湯和爲征南將軍領兵取慶溫台等郡今後遣中書平章廖永忠爲之副往擊元招撫軍民惟茲軍士未嘗涉海茲經上惟神鑒之○壬辰以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年老免朝謁○

甲午

上在園立指道旁荆楚謂世子曰古人用此爲朴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多用他物恐致損生此古人用心甚仁尔宜知之○

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岩南方國英及其兄子明善來降送之建康○

庚子克滕州先是大將軍徐達命平章韓政畧榆行梁城諸鎮寨達又令改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乃遣千戶趙

實率兵畧滕州元守將楊知院援率軍民老弱嬰城固守至是聞大軍至楊援悉遁去遂克其城○

壬寅征南將軍胡廷瑞帥師度杉關畧光澤縣下之○

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有司刊布中外李善長等賜物有差丁未大都督府同知張興祖司率師至東平章高德棄城遁興祖指揮常守道千戶許仁等追至東阿元叅政陳瑄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孔子六十五 世孫襲封衍聖公希學聞大將軍率曲阜縣尹希章鄒縣主簿張思諒等迎見興祖于軍門興祖礼之於兗州以東州縣皆降方國珍遣子明奉表謝罪乞降曰臣聞天無所不覆而地無所不載王者体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載之恩久矣不敢自絕于天地故一陳愚衷知必有以容臣者臣本庸才昧於學術遭時多故起身海島非有父兄所籍之勢與衆馳逐又非有國成望大之心不過欲得湯武之君爲之依附而已向者王師之渡江左震擊電揮至于婺城遠近震驚是以遣子拜師歸心效順惟時固已知

上有今日矣所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者也而主上推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守城邑如錢鏐故事奉違約東不敢有違意從子明善不戒擅得舉端得罪實固不可解今者守疆之吏馳書飛報言天兵遠臨聞之不勝駭愕惶惑

失措遂俾守者奉迎王師未然而免浮海何也昔者孝子於其親遇小故則受大杖則走適與相類竊自究十年之間非主上無以至今一旦墮墜天下後世必有以議臣者敢冒鋒鉞之誅遣子入侍伏望浸全覆育之恩更加生成之賜容臣老歸便子姪得以全餘生以聽驅策實臣多幸

上始怒其反覆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尔外示歸誠中懷誦詔吾姑容之待尔自效豈意汝行小智愈肆奸宄竟背盟誓致勞我師汝尚不即歛手歸命乃逃于海上猶欲觀望成敗今勢窮未歸辭甚懇切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率衆來附悉從原宥○

上夢人以璧置于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態甚異○平章廖永忠征南將軍胡廷瑞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得將士五千四百餘人○

庚戌都督同知張興祖率兵取濟寧元守將平章陳秉直棄城遁我師遂入守之○

癸丑中書省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曰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興圖應天順人宜正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紅日方昇蓋聞以道化民者謂之皇以德化民者謂之帝惟首出於庶物用光建於鴻名由是繼百工而立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事聞昔在運際當今欽惟

殿下勇智自天聰明冠世掃除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于水火擁樓船以西上孺子奉璽而出迎命將師以東征魏王東身而就縛由是天下歸赴若江漢之朝宗邦域肇隆有金湯之鞏固既膺在躬之歷數必當臨御于宸居上以吞于天下以附于人望附從衆請早定尊稱臣善長等爰合群臣躬身勸進對明庭而虎拜翔

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恭贊兩間之化育制礼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進以聞

上曰始吾即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群臣皆頓首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為民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項籍群下勸進亦不違其請今

殿下除暴亂救生民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逆臣等敢以死請

上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神明願為生民之計早徇群臣之請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

丁巳征南將軍胡廷瑞將軍何文輝師至建陽元守將曹俊
時出降留指揮沈文仁守之○

戊午勅征南將軍湯和副使將軍廖永忠都督吳禎帥舟
師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建○

己未廣信衛指揮沐英帥師破分水關畧崇安縣克之○

辛酉中書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儀進即位之日
先告祠天地禮成就即位于南郊丞相率百官以下及督
耆老拜賀舞蹈呼萬歲者三禮畢具廚薄遵從太廟奉上
冊寶追尊四伐考妣仍告祀社稷還具宸冕御奉天殿百官上
表稱賀○

吳元年十二月甲子上御新宮以群臣推戴之意祭告于

上帝皇祇其畧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

帝命真天子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
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惟臣帝賜英賢為
臣之輔遂戡定諸難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圖二萬廣諸臣下
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就臣不敢辭亦不敢告

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帝祇惟簡在帝心如臣可為生民主告祭之曰

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使臣知之○

大將軍徐達遣參將傅友德取萊陽

是月陞龍驤衛指揮同知金朝興為指揮使楊思祖為浙江
行省右丞○

置市舶提舉司以浙江按察使陳寧為提舉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

上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告祭

吳天上帝皇地祇祝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
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
今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

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戡定宋石水寨張瑄子海牙方山陸榮陳
也先袁州歐晉祥江州陳友諒譚州王忠信新塗鄧克明龍
泉彭時中荊州姜珪濠州孫德產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
贛州熊天瑞辰州周文貴永新周安洋鄉易華平江王世明
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益州老保等
處偃兵息民於田里今地周圖二萬餘里諸臣下皆曰生民無
主必欲推尊帝就臣不敢辭是用以今年正月初四日於鍾山
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上帝皇祇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簡在帝心尚享先
是日壬戌以來連日雨雪陰沍至正月朔旦雪霽粵三日省牲
雲陰悉歛日光皎然暨行禮天宇廓清星緯明朗衆皆忻

悅禮成遂即位于郊壇南備儀衛法從丞相率百官北面行
禮呼萬歲者三禮畢

上率世子暨諸子奉神主詣太廟追尊四代

祖考妣為皇帝皇后奉上玉寶玉冊曰玄孫嗣皇帝其稽首
頌首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者傳之于子孫
子孫有天下者追尊其祖考其古今之通義也今遇天下兵
起躬探甲冑調度師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廣皆祖
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諸臣庶推尊其為

皇帝先世考妣未有稱號謹上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
德祖皇高祖妣曰玄皇后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

祖皇曾祖妣曰恒皇后皇祖考尊號曰裕皇帝廟號熙祖皇

祖妣王氏曰裕皇后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

氏曰淳皇后伏惟神明在上鑒此孝思

祭畢

上顧謂李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于躬撫臨億兆
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齊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重當棲
陰若或見之善長對曰

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

上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倚或有間非
奉先思孝之道也遂命世子先至社稷壇立石至

上至設位于南廂之間各詣神位前行禮畢事

上還御奉天殿中書省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等率文武百官
上表賀曰天生聖智宏開基創業之功運濟事嘉仰濟世安
民之主萬方欣戴四海更新恭惟

皇帝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卓冠群倫初無尺地一人之階而致普天率土之會東征
西怨猶大旱之望雲霓內安外攘措頓連而置衽席兵威所
向靡堅不摧德意所加無遠弗及群雄而偕亂息掃六合
而烟塵清極其塗炭之祗布以寬仁之政四維張而風俗美
三綱正而倫理明天命攸歸寔茂膺於歷數人心所屬咸鼓
舞於謳歌見旒旒拱拱於宸居華身統承於正朔乃繼天而立
極爰定鼎而建都臣等幸際亨嘉獲叨任使忝居鵷列上
祝洪圖偃武脩文開太平於萬世制礼作樂妙化育于兩間
上受朝賀畢命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命冊寶立妃馬氏為
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皇后冊曰天眷我家啓運興主出
自衡門奄有四海為君為后可不慎欽君以仁政慎于在位
撫黎庶而統萬邦后以懿德慎以治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
久之道也咨爾馬氏同勤勞於開國之特為家成國內助良
多今以金冊金寶立爾為皇后其敬乃職耿光後世於戲慎
戒之皇太子冊曰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在焉朕起
自由野與群雄角逐戡定禍亂功就於多難之際今基業已

威命爾標為皇太子於戲爾生王宮為首嗣天意所屬茲
正位東宮其敬天惟慎且撫軍監國爾之職也六師兆民立以誠
信恩威懷服其用心永固于邦家尚戒慎之以李善長徐達
為左右丞相諸功臣進爵秩有差○

丙子詔誥天下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入於沙
漢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土
疆豪傑紛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
逐鹿之秋致英賢于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西湖廣漢沔閩
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
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
詞勸進尊朕為皇帝主黔黎勉徇輿情於癸二年正月初四日
告祭天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號曰大明
以是年為洪武元年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建大社大
稷于京師立祀焉氏為皇后長子標為皇太子布告天下
咸使聞知封皇族

告
天相我家肇興帝業仰承先德以克臻此已於正月四日祭

天地即皇帝位于南郊既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后重念親親之

道無間存沒特追封為皇伯考為壽春王

皇元為
南昌王

為肝昭王

為臨淮王皇從兄

為霍丘王

為下蔡王

為安豐王

為蒙城王皇姪

為山陽王

為招信王皇從姪

為寶應王

為六安王

為來安王

為梁都王

為英山王皇伯妣劉氏為壽春王夫人皇嫂劉氏為淮臨王
夫人皇嫂瞿氏為臨丘王夫人趙氏為安豐王夫人列祀
家廟著為常典伏惟英靈歆此榮祀○

詔制太廟祭品

上曰今之不可為古循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
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酌泥古好用古適宜之屬以祭其
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其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渡
之酒壺孟觥每事皆八珠漆盤盤二百四十及揮撻枕簟簾
笥帟幔浴室皆具○

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曰覽萬幾未遑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
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湖廣行省平章楊璟進兵擊水州元右丞鄧祖勝求救于宇
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璟命右丞周德興與張彬
等逆擊敗之獲其卒九十五人馬二十餘疋遂進兵逼其城祖

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見祖勝收兵入城固守
環盛兵圖之○

辛巳詔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
相宣國公李善長兼太子少師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錄
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少傅銀青光祿大夫上柱
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銀青光
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馮宗異兼右詹事榮祿大夫中書平
章政事胡廷瑞廖永忠李伯升俱兼同知詹事資善大夫
中書左丞相趙庸右丞相汪海無副詹事中奉大夫中書參政楊
憲傅璈兼副詹事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康永才兼

左率府事榮祿大夫同知大都府事張瑄祖兼右帥府使驃
騎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孫興祖兼同知右帥府事鎮國上將
軍僉事大都督府事耿炳文兼右率府副使榮祿大夫御史
大夫鄧愈湯和兼諭德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章溢資
善大夫御史治基治書侍御史文原吉范顯頭祖兼賓客○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
上曰通聞中書及都督府議訪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
為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槩是從將欲
與古雖言猶求登高而却步度長江而迴棹豈能達哉元氏

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
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克更事未
多所宜尊禮師傳講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
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
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無其
職老舊成人勸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
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道得賢人各盡
職故連抱之本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
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是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
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畱太子監國若設府
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
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道之嫺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贊
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
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君安慮
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
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不可忘也○

以虞城縣隸濟寧府周文貴自全州引兵援承州左丞周德
興等擊之文貴敗走斬其部將朱院判獲元帥潘甲等六人
壬午征南將軍胡瑄美副將軍何文輝率師建寧元宇將同

金達里麻衆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兵皆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亦不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以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退吾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衆皆曰然由是兵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圖之數與挑戰達里達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攻之○

丙戌

上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就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爲太子時常授傅局殺

吳王世子以激其怨及爲帝又听兒錯之說輕意出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丁亥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與士陶安等待因論前代興亡之事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感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

信歟○置中衛親軍指揮使司以周立爲指揮使○

置濟寧左右二衛○

壬辰克建寧時征南將軍胡廷美督兵攻建寧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程也先不花亦率衆詣文輝營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城中嚴號令宅髮無所犯執衆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足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糧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廷美即廷瑞避

御字改今名○

癸巳

上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悅目人鮮不爲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因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
龍衣戰國之弊又何得知此○

庚子授翰林學士陶安語曰蓋聞家國之立必有一心之臣
尊戴匡輔用能張其紀綱植其表儀正其名位善其辭命
基圖以大國家以安自古皆然朕初渡江時江南之士謁於軍
門者陶安實先即以帝王事功期於始見之際贊襄兵務多
歷年所宣號令則軍民信議樂禮則休要成建陳之論以中
出納之命惟允至於得城舉海寇慙成擒為郡治民勞苦益
著肆朕君臨大寶念此翊戴舊臣老當優之不以久煩之政
過者開輪元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
於尔是用擢居宥密俾職論思茲特授以寵章用昭國典尚
其勤於獻納贊我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治可翰林學士嘉
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傳獻翰林學士
陶安等進郊社宗廟議先是

上勅禮官及翰林院太常諸臣曰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
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
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祀宗廟以崇祀事乃顧
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郊神明致靈貺卿等其酌古
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善長等奏有國祀曰圓

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以沿革以進○

癸卯詔御史大夫湯和還明舟次造海州漕運裝征軍餉○

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以叅政朱亮祖為副帥舟師由
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除暴
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
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
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之 彼此割據民困
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
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
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
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東廣要地惟在廣
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
番禺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
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

征南將軍胡廷美遣建寧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
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泉州郡縣相率附○
壬子先是

上嘗命中書省及翰林院等官議於社稷壇創屋以備風雨
至是翰林學士陶安奏考諸祀天子大社必受風雷霜露以
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

所宜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

上是之○祇定宗廟時享之禮翰林學士陶安侍講學士朱升侍制詹同等奏按礼古者禘祀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祭于各廟者惟春為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特享亦宜效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礼之中無煩清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詔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辨髮髻髻深襜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辨線腰褶裙婦女衣窄短袖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名

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上又厭之至是率命復衣冠如唐制士庶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袍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玄黃樂工冠皂青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釵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細絹其樂妓則戴明角冠皂楷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辨髮推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服中國之舊矣癸丑副將軍常遇春師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於是所屬在平等縣皆降遇春 還軍濟南○

甲寅平章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進以邵陽萊泥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進至城下周文貴遁去餘衆猶據城拒守廷進兵逼之明日賊衆縱火掠民財出走遂下其城留兵守之○

乙卯詔將作司制衣綿布戰衣三萬龍衣用紅紫青黃四色上退朝御東閣翰林侍講學士朱升侍制詹同侍

上顧謂升等曰近觀周禮見有所謂六夢者因思去秋嘗夢在鄉里遊舍南仰見群鳥萬餘摩天而下少近則類鵝鳥之狀忽一鶴沖起其中徐度東南予回顧鶴已不見五色雲中青幡數行浮空而過少頃天西北擁一朱臺四周欄檻前立二

人跪整金甲口若宣授之狀忽臺西轉以左向南列坐幞頭抹額者數人臺又旋北向以後居南中三尊貴若道家三清其中一人美貌脩髯異常所見顧我甚至既而三人西北去朕亦歸舍後出門則景象迥異非在鄉里時矣傍有立者朕問適尊貴何之曰還天宮矣朕急趨從之道遇紫衣者數人其一人以絳服授朕衷皆五彩朕問此何服一人曰此真人服朕方服之不覺冠履俱備又一人授朕劍光氣燁然復命朕道東南而行遇一皂衣短袖者來露首及兩肱兩股首戴一竈兩耳怒目由西北而去朕復東南行度一小川 南北有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朕長子衣青衣而立忽然夢覺見若

此者其思夢耶正夢耶非對曰夢者人之精神所感此誠

陛下受命之兆所謂正夢也昔黃帝夢遊華胥而天下大治古

已有之蓋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力所能致也

夜三更有大星大如盞赤色有光自中台西北行至雲中沒○

丙辰征南將軍廖永忠自福建遣人以書至廣東諭元江西

分省右丞何真畧曰過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

時而起分割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之號令或自擅其兵威

暴征橫斂荼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

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

原之地相繼以平惟兩廣僻在遐方未霑聖化予受命南征

順者撫綏逆者誅殲恐足下未晤轍先走一介之使相告惟

足下其愿番意焉

丁巳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征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伐

詔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祭江河淮濟之神曰近為中原擾

攘興兵北伐除暴安民已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達為征虜

大將軍中書平章政事鄧國公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統率

王師由淮入河山東次第而進皆昭告神明矣賴神之祐所向

皆克齊魯之境俱入版圖今再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總帥

馬步往山東叅政同信國公達等併取中原以今日行敢告○

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副使胡通帥本衛及南雄韶

州等衛軍馬會征南將軍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仲亨等

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

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趨德慶三方進師

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

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從侵掠○

乙丑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計將軍之師將至樂安攻之半月可

下樂安既下即引兵上黃河取汴梁河南如樂安不下作長

圍困之止留親軍攻守彼外援不及內食不繼俞勝等將不

戰而禽之矣其羽林等衛壯士并各衛軍馬令都督馮宗異

總之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右丞相薛瑄叅政傅友德諸

將士等俱令至濟寧草橋以聽調發

丙寅大將軍徐達等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士填塢以

進明日俞勝部將朱鎮撫等報勝已遁去達等率師趨樂

安營于城東南其郎中張仲毅出 樂安平令指揮華雲龍

守之副將軍常遇春都督馮宗異追勝不及獲其將朱右

丞而還既而有報元丞相也速平章忽林台等軍至達率兵

出戰元兵敗走追奔八十餘里殺傷甚衆生擒樞密院判脫

懽并軍士數百人獲馬三百匹○

戊辰翰林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年祀天地宗廟社稷

諸神各有所用請制之

上曰五見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衾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余不用

庚午追封故封皇姊為孝親公主封姊夫李真為駙馬都尉恩親侯公主誥曰蓋聞王姬錫號制有肇于成周公主頒封禮復崇於炎漢上稽古典茲用追崇故姊朱氏夙孝尊親復嚴閨閭事舅姑以柔順致室家之肅雍宜享永壽倏然謝世緬惟同氣爰舉策封泉壤有靈當歆至澤可追封孝親公主李真誥曰蓋聞漢高增封肅肅相舊恩是懷周武褒建胡公至封戚惟厚况恩親之薰有宜名爵之特崇駙馬都尉李真年追耆英德稱鄉郡脩孝義於平素照姻眷于我家昔居猷畝之時曾有周旋之益篤望良子為我虎臣仁愛既深稱著爰詳稽于古典隆錫于寵章可封恩親侯駙馬都尉○命選國子生圖琦王璞張傑等十餘人侍太子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皆姿狀明秀應對詳雅○

上為之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儒士郭友洲等曰吾觀諸生於文藝素矣習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於浮靡太子之德亦當有助也因厚賜之○

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脩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首脩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

雖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嬖倖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征戍將軍鄧愈遣襄陽衛指揮副使王遇成孫茂先率兵取南陽○汀州路總管吳崇率耆老詣征南將軍何文輝營納款○

壬申克全州先是平章楊璟兵圍永州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至是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衆逃遁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萬戶吳英友逃寧遠州土官李文昭守藍山縣元師黎茂陵等俱遣人詣降○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籍所部廣東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奉表迎降初湯和等平福建真遣使由海道奉表于元遇和兵遂改真表詣降且遣人回報真至是征南將軍廖永忠遣人送真使及表詣京師

上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紐群雄並爭天下瓜分未見定于一者朕舉兵濠梁創業金陵除殘去暴十有四年爾首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齊魯廣西之師相繼捷奉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蒙昧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

德者實融李勣雖在險角立於群雄之間非其主不在此漢唐名臣於今未見致此興雖爾真連數郡之衆乃不其視實李美讓今勞師旅先期來降特召來庭錫尔名爵以旌有德於戲天厭紛紜人有平治尔之所舉實惟知時聖乃初心以懋厥績○

壬午征南將軍廖永忠率舟自福州航海趨廣東癸未平章楊璟遣兵攻常寧州義兵千戶朱權以城降○

丙戌平章楊璟遣兵攻武岡州元守將曾權以城降○

庚寅置汝寧衛以劉成楊威為指揮分統軍事○

壬辰征南將軍廖永忠舟師至潮河何真遣其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兵所部圖籍○

己亥命礼官及諸儒臣編存心樂錄上以祭祀為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則無以不敬也交神明○乃命礼官及諸儒臣編集郊祀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以為鑒戒者為書以進○

己亥置建寧衛以沐英為指揮使總守梁軍馬○

四月辛丑廖永忠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師畧寧英衛清遠香江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浙慶元守將張鵬程驅衆奔城遁仲亨等遂引兵會廣州○甲辰徐達等率少騎自中溪進取河南命鄧賢詹事陳德守

汴梁○

乙巳廖永忠師次須虎頭山門小亭張元帥以所部來降

上命畫吉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艱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戊申大將軍徐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

答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于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既成列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斃其副鋒彼軍奪氣達遂揮衆乘之時南騎發浮筏無算脫因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達遂進營于河南城北門李克彝奔渡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里溫速款軍門河南平達命左丞趙款軍門河南平達命右丞趙庸守之指揮任亮招撫嵩州

征南將軍廖永忠師至廣州至龍潭元將盧左丞遣鎮撫盧成納款得海舟五百餘艘軍士二千九百餘人馬三百疋糧五千餘石命指揮胡通守之○

乙卯遣使詣河南命大將軍徐達徵儒士雅明義理鉅鼎臣
程彥魯秦彥洪哈天民克明馮子端萬仲德輩有志士儀赴
京○征南將軍廖永忠遣兵攻破魏家政邵宗惠山寨獲宗
惠等斬于廣州市初惠聞王師入廣州遣其黨羅元祥詣
軍門降本以覘軍勢而實無降意永忠謂之曰欲降則來無
虛言以相欺也宗惠延累日竟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
攻之夜二鼓發直抵其寨詰旦破之宗惠據山寨兄弟俱殘
暴皆殺近境頗被其害嘗再陷廣州大肆掠掠廣州民尤
嫉之及而縛入城民往觀爭啗其面遂與其徒皆棄市○
新會縣土豪王彬河源縣曹文昌汲州廖仁等凌聚衆作亂
自稱元帥求忠復捕誅之廣州既平求忠遂進兵廣西南海
縣人麥康祖以厭鬼魅盛毒殺人又捕斬之
元國子祭酒孔克堅永朝先是大將軍徐達至濟寧克堅稱
疾遣其子希學見達于軍門達遂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
父久病不能行令臣先入見
上乃以勅往諭之曰朕聞爾祖孔子重教于世扶植綱常子孫非
常人等也故立數十代往往作實王家豈獨今日哉胡元入主
中國蔑棄礼教彝倫攸數天實厭之以喪其師朕率中土
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
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帝業成者漢之高祖也

天命所在人教違之爾父抱風疾果然否若無疾而稱疾則不
可諭至思之會克堅亦自來朝行至淮安遇勅使并命惶恐
無程而進既至召對謹身殿

上從容慰問曰你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

上曰尔年雖老而疾嬰之今不煩尔官但尔家先聖之後爲子
孫者不可以不務學朕觀尔資質溫厚必能成家更加誨
諭俾其知道學以振揚尔祖之道則有光于儒教克堅頓
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糧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之
曰尔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
實有賴焉故尔祖孔氏高出常人且知求聖賢之學况孔
氏子孫尔宜勉尔族人務求進學因顧謂郡臣曰朕不
克堅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優禮之以祿而不
任之以事也○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收歛不可
極故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
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
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而已豈宜
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一人主寵愛之使然向
使宦官皆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癸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王廣洋爲山東參政以

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參政

上因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為朕數陳王業論當時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嘉論今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為我撫治之安對臣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過望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負

上恩

上曰躬擐甲胄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水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

之人用其所能不強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以陝西盧氏縣隸南陽府○追封參軍胡深為縉雲郡伯制曰聽忠效力乞為勲舊之臣崇德報功宜享追封之典表幽光於既往昭大郡於無窮爰考勲章用加寵數茲將胡深可安素稟偉器夙成文詞克著於英華武事無不通乎諸畧朕創業江左嘗駐師金華乃得賢才以資任用首居幕繼擢參軍外則贊畫屏軍機內則周旋帷幄恭乃職廩潔有聲重念括蒼之城近接閩海之地寇多侵擾民弗寧居俾率義師鎮茲封域每有保釐之助即無東顧之憂奈何茲寇區區倉皇而遇

敵然能身先士卒慷慨以捐生今茲七閩悉入版圖所獲渠魁已今舉數憤爾弗及見此俾朕哀痛致思是用褒崇以旌勇烈爾惟有嗣朕念不忘將世祿於厥家庶永延於宗祀欽服寵命用慰幽明可追封為縉雲郡伯○以待儀范常為翰林直學士初常知太平府募民種藝時亂後乏種官廩有谷數千石常請于朝悉發貸之至秋大稔私庾既實官廩亦充乃興學校延師儒民甚安之召入為侍儀

上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對無隱遂擢為學士尋兼太常卿時肇興禮樂講究設施常多預議後復為起居注以疾致仕御製詩以賜之終于家○

甲子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大軍方有事北方宜還將留鎮守關以遏其援兵亦且師率回汴梁將躬往議之是日

車駕發京師幸汴梁時言者皆謂天下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

上定都故

上往視之且會大將軍徐達等謀取元都○守方山寨儒官程夢魯以其最諳大將軍徐達降○都督同知馮宗異進兵攻潼關李思齊張思道棄關宵遁初思齊與思道聞王師取河南即注兵潼關以拒既而大焚思道營思齊乃移軍退守頤

蘆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及王師至思齊葉錫重走 翔思道奔郿城○

丙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至華州元守將皆望風奔潰丁巳平章楊璟兵克永州元守將右丞鄧祖勝自殺時楊璟圍永州久不下乃命分指胡海等於各門築壘揮圍之度違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屢戰屢出至是食力窮飲藥死叅政張子賢等循率衆拒守百戶百昇縋城詣璟因言祖勝死伏夜三鼓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師鄧思誠等就即并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王守之於是來陽等州皆遣人降○

戊午大將軍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康茂才等分兵取陝州又遣其麾下及降將楚諒招諭登封各處山寨頭目柴岩翁諒等於是守鞏縣孟夏寨叅政李成禾降○

庚申元福昌守帥知院張興鈞州守將哈刺魯守許州右丞謝孚陳州知院楊崇各遣詣大將軍送款○

辛酉大將軍徐達叅政傅友德取福昌山寨元右丞潘恭兒降副將軍常遇春下汝州留兵守之遂徇下郟縣○

壬戌都督同知馮宗異等兵至陝州元將脫因帖木兒棄城遁去宗異遂入其城留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

洪武元年五月庚午大將軍徐達自河南進至陝州都督同知馮宗異請益守兵潼關達調都督僉事郭子興將慶陽衛指揮于貴威武衛指揮全興旺守之大將軍徐達遣將彥章賈書往太原與廓擴帖木兒又遣指揮王臻總虎賁振武驍騎通州各衛將士往號州等處取毛葫蘆山寨

丙子都督同知馮宗異還軍至陝州大將軍徐達與之俱還河南已卯征南將軍廖永忠叅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坑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通降特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朝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滕州同永忠兵至募兵欲通降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於州守吳鑄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駐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死張朝赴水死亮祖駐兵滕州於是潯貴等州郡以次皆降

辛巳大將軍徐達等自陝州還至河南遣指揮唐英撫諭鞏縣諸山寨

甲申登封鞏縣鷄翎山并三堂山寨復叛大將軍徐達命指揮曹諒等率兵討之指揮任亮以兵取此洛豹寨克之○

庚寅車駕至汴梁○

己丑叅政傅友德取汝清寨克之黑山寨守將聞風遁去友德遂所獲守仙人寨叅政牛恭等八人于大將軍○

辛卯副將軍常遇春都督同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

上勞之曰大將軍與將軍率師北征不踰年平齊魯下洛河亦甚勞矣遇春頓首曰此階下威明所至臣等不過仰受成笑得效驅馳臣等之幸也○指揮唐英及曹諒破鷄翎山寨獲判將送大將軍斬之○

甲午參政朱亮祖引兵至梧州賓州同知胡安普花盜普寧縣達魯花赤買閭皆率父老來降○

乙未指揮任亮克玉山等寨合屬令頭目李德斬之○

丁酉以江西行省左丞相何文輝等守河南先是文輝征福建○

上幸汴梁命還扈從分兵命為河南指揮使守河南指揮任亮

以所獲元玉山黑山等寨守將丞張恒等一十六人送大將軍徐達所達安置于河南○參政朱亮師次貴州元鬱尉林州知州張邦海同知王楚金皆來降時土軍首領馮七魯聚反大肆剽掠郡邑騷然邦海自貴州還捕余馮七等三十七人以徇州統遂安○

壬寅

上聞江西諸山寨通卒多逃竄為民患詔江西行省參政黃彬統所部兵銳者以撫屬之○

壬子大將軍遣指揮任亮守岩州○

壬戌平章楊瑗參政朱亮祖等合兵攻靖江克之執元平章

也兒吉泥首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應訪司金事帖木兒普花元帥元禿蠻軍戶董丑漢府通判趙世傑皆自殺先是左丞周德興分兵抵靖江冷要以絕其去援險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元于北關參政張彬屯田關祖亮亦帥師自廣東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下攻城越二旬不暇瑗與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軍當先攻開口閘決其堤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開口閘殺其守堤兵決其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與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門小隘斬獲百餘人也兒吉尼有惧色復攻其四門不利我軍死者三百餘人相持凡兩閱月攻益力也兒吉尼勢漸蹙其總制張蘭與麾下張觀以書繫矢射瑗營約降期以是夜來會二更欲縱城出縣備其城中傾積空虛人無鬪志何其攻之壯瑗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識約四鼓從寶門入至其瑗問命指揮使吳與寄美等率衆登程而入也兒吉尼聞變命卒出走追至城東復波門執之亮祖德所部軍入城惧彬始攻城為守者所拘嘗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比克之城瑗惧其貪令曰殺人及剽掠者死彬乃止衆心遂安○

丙寅以都督同知馮宗翼為征虜右副將軍○陳友寧故將金子陵寇延平有年出陣于城南橋以及之指揮蔡玉率衆

奔斬大破其衆將追至沙縣之云寨等負險拒守建寧衛指揮使沐英遣兵夾攻破之禽餘馮谷保成辰廖永忠進師至南寧之上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叅政那海遣使詣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送咬住等赴京師叅政傳友德克神鼎宋元守將張去院等以爲最○是月上遣人祭元故將蔡罕帖木其文曰草之勁者非疾風不顯人之忠者非亂世難明爾李將軍某南擾中原元政不綱權臣竊命于內守將擅兵于外是致干戈再沸國勢日危人皆以元爲人無矣何將軍之忠義倡其知勇誘其名爵明其分數義其舉而兵與齊魯強兵僅能固守爾乃能陳兵于野靖命于相進退有方君命是听當是時忠心震於山岳號令嚴若冰霜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所向克捷以其忠之所致也夫何兵既勝志少盈納逋逃稱有罪忠義 戲神鬼鑒見遂爾禍嬰不測隕于敵手然忠未終而奸未顯壽不期年夫何爲耶豈竭忠而致是欺抑人臣之有德而 欽意自古英雄立志而事乖抱恨于九原者多矣予故於是舉其事而酬之猶生之封也靈酣而往予往而歸誅心之言爾其聽之○

七月己巳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貢印章詣平章楊瑗降○

壬午新泰蘇章等叛伐將軍鄧瑜老安六衛指揮同知吳

俊等討平之

戊子元平章阿思蘭以象州降初思蘭自全州之敗率其餘衆退保象州 廖永忠兵至梧州遣指揮耿元璧等討之師至賓州境思蘭復遣其部將李左丞迎拒天壁擊敗之思蘭勢逼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至是自率所屬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辛卯平章楊瑗等自靖江率師還京

丙申

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翼晉守焦山等寨賊首劉士原等聚餘黨寇汝州三屯尚唐一等處左丞何文輝率

兵至高州遣指揮任亮等討破之餘黨潰散獲馬騾七十餘匹丁酉元彬州守將左手楊以城降先是平章楊瑗兵至桂陽左手楊固守不下至是瑗克靖江還左手楊乃以元所受金銀牌印來降大將軍徐達檄都督同知郭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指揮高顯等將益都濟寧徐州之師會于東昌且命右丞薛瑄叅政傅友德左丞趙庸平章曹良臣俞通源都督副使顧時右丞梅思祖各領軍衛分布士馬渡河是月帶刀舍人周宗上 疏曰

階下天縱聖明神武不殺數年之間掃除群雄江南悉定閩廣俱平取山東定河洛事如拾芥雖因天授實由聖謨今皇太

子國之至寶四方之所仰望宜於此時擇忠良之士與之居處
出選其侍御僕從亦選其小心端正之人使之日見正事聞
正言知前代之興廢辨人情之邪正究事理之得失考行已
之是非如是則進修德業日就月將善人日親邪人日疎福
庇萬民兆民永賴也國本既固又必廣求人材而用之今
之所用人材其學業材能皆積實而後非一朝一夕所能
得也今不培之於將來臣恐數年之後壯者已老少者未
學

陛下欲求人材何從而得焉方今莫若於府州縣開設學校
置立學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之子弟皆教養之庶不失他
日之用○

上善其言馳檄以諭齊魯河洛燕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
馭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
國而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
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哉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
網維天下然遠人志士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
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恭定以臣殺
君天曆以弟弑兄至於弟收兄妻子承父妻上下相習恬不
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
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

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淫荒失道又加以宰
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害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
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
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
之今日信乎不繆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
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
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廢於朝
秦蕃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閩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
之姓又就於胡虜寇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
衆以要君馮陵跋扈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衆少力微阻

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豐蔭此閩陝之人也二者
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既滅兵權已得志驕
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並反為生民之害皆非華
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
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矣西抵巴蜀
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及
南方各為我有民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
人久無所主深用究心于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
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更為
我輩望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人民勿避予洗

令嚴補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未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者乎予恐中土久汙殫腥生民擾攘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耻爾民其休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民撫養無異故茲詔諭相宜知悉○

洪武元年閏七月己亥朔遣使犒北征將士○

庚子大將軍徐達等率師發汴梁徇取河北州縣時兵革連年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是日次安江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等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元降將喬遷院叛于濟南喬僉院者福建解象官初航海至山東吳元年十二月大將軍時駐師濟南因未降至是復作亂指揮陳勝楊春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指揮曹興才等率兵攻蘇九疇據炭山自顧興才連破其小隘六處是夜九疇據炭柵而遁逃興才追擊之九疇走死獲其子獻以歸餘黨○

辛丑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淇門鎮參政傅友德以獲嘉縣尹胡仲信來達命仲信從鎮撫王處仁守衛輝○

壬寅遣使往徐州賜參政陸聚文綺三十匹足銀三百五十兩酒五百尊又以文綺銀碗各二百給賜將士之有功者○

癸卯大將軍徐達等師至彰德元平章龍二渡出走同知陳

某等詣軍門降以右丞梅思祖統和陽衛兵守之明日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大八十艘來歸○大將徐達等師至彰德元平章周昱先棄城遁大軍駐城中邯鄲縣尹都文王率耆老二十四人來降是日右丞薛顯獲元貳貳郎奇部將侯僉院至言邦傑兵為廓帖木兒所敗其軍士妻子在趙州者悉為豁鼻所虜已酉大將軍徐達等師次臨清遣人詣東昌趣都督同知張興祖等以師來會又檄守樂安指揮華文龍將兵從征○

庚戌參政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實臣都事張處仁遂以為鄉導連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顧時俊以通舟師○

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於是大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上命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揮高頭毛讓程華俱以師會○戊午大將軍徐達等師至長谷元守將左僉院遁去命指揮賈子賢等守之達遂趨青州○

辛酉襄陽衛指揮王遇成等分兵守青州○

辛酉襄陽衛指揮王遇成等督兵攻光石砦寨駐營小西門令千戶張佐等攻其大西門又遣兵據卧羊嶺斷其水道吳興衛指揮攻茶茅山尖寨據其夜三更分兵拔其五柵其

知院何政退保光石腦山寨又明日官軍進攻破之擒偽樞密張成同貪劉敬等六十一人斬之獲軍士二千九百餘人駝馬牛羊三千二百餘頭於是葉縣武陽魯山等相繼降伏

○大將軍徐達等師至直沽獲其海船七艘作浮橋以濟師達又令副將軍常遇春都督同知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運陸而前元水相連等得禦海口望風奔遁而元都大震○

癸亥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元平章普達朵兒只進巴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知院哈喇孫友省院將校三百餘人獲馬六百匹船百艘糧二千六百石平章達朵兒只進巴等遁去達進兵至通州營于河東岨常遇春營於西岨○

乙丑達命衛吏田中為通州判官攝州事括糧得四千一百石元國公知院卜顏帖木兒等率兵出都城未幾戰遇春敗之擒卜顏帖木兒及副樞也先迭兒脫帖木兒獲馬四百足船百艘國公五十八遁去是日哺時日有暈○

丙寅達率諸軍入通州城指揮畢雲龍以兵來會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大開建德門北走大將軍徐達貪都督副使孫興祖督軍士修等築通州城○

洪武元年八月己巳朔詔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詔曰

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為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自趙宋末世失於之主中國今百餘載其運乃終群雄分爭未有定於一者民遭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拔身行伍率衆渡河荷天地眷祐祖宗積德臣下宣忠將士用命西平陳交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比有中原武功大定混一之勢已成十七年間允糧餉軍需百物料徵之於民無永息而江左一方煩勞尤甚遂收天下平寧之效朕親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朕志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興王之根本則不輕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朕以春秋注來巡守播告爾民使知朕意

○庚午大將軍徐達命馬指揮守通州進師元都師至齊化門樓命將填壕毀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安帖木兒卜兒及大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卜花右丞相張瑄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并獲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王印成二宗璽一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等又封故宮殿門令指揮張煥以兵千餘人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皆按堵明日順德守將吉石丞相胡榮政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衛軍校護前樂安外將俞勝及高榮政張郎中等達遣指揮鄧懌赴京獻捷仍命左丞薛瑄參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顧時

將兵偵羅古北隘○

甲戌以張正常爲其人去其舊稱天師之號○上謂群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正一教主天師之稱改天師印爲真人印秩正二品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制曰朕惟道家者流本於清淨無爲其來已久張氏自漢而下流派相承四十二代孫正常存心冲澹徐德淳和達紹祖傳以守正一朕用嘉之賜以名號爾其益振宗風永揚玄教可正一嗣教護聞祖通誠崇道弘德真人領天下道教事初上帥師取江西正常即遣人來見自後屢覲京師正常有直術常以待授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廖詔作亭井上名太乙泉正常後七年卒○大將徐達遣人詣東昌令平章韓政分守廣平政遂招降白土等三十六寨○

乙亥漳州府通判王鼎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之大業必祈天求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焉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脩德而君德既脩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私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有大爲之志艱難十載大業已成周之

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君莫先於法天道莫先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霜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有鳥則上天生物之意息矣人君休天地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然不則天必示變異以警戒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有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体尔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心感悅民庶幾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可議者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行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求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今

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獲讓者固多臣未敢以悉教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昧以聞伏惟 陛下無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上嘉納之○中書省奏定六部官制部設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郎中正五品員外正六品主事正七品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以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

上乃命李善長等議建六部以分理庶務至是乃定置吏戶禮
兵刑工六部之官以滕毅為吏部尚書樊魯璞為侍郎前司
農卿楊思義為戶部尚書少卿劉成為侍郎錢用仁為禮
部尚書世家寶為侍郎陳亮為兵部尚書朱珍為侍郎周
禎為刑部尚書盛元輔張仁侍郎單安仁為工部尚書張文
為侍郎

上諭奉天殿六部官入見 上諭之曰朕肇基江左軍務方殷所
以官制未備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
理者六部至為要職凡諸政務須竭心為朕經理或有乖
謬貽患於天下者不可謹以特作司隸工部革司農大理二
部司○御史中丞劉基告選青田初上之北巡也命丞相李
善長及基等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輦轂雖內
府之事亦宜糾舉基素剛嚴凡中書奄吏有犯即捕治之宦
者監工匠不肅基啓皇太子捕寘諸法宿衛舍人奕基于直
舍基按治之人皆側足畏基會中書都事李彬奸事覺彬
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善長託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請誅
彬 上可其奏時天旱善長等方 禱於神而誅彬之報適至
善長曰今欲祈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
善長懼之及上還怨基者多訴于

上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

上皆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 上許之參政傅友德以克
龍華寨遣人詣大將軍報捷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葉龍寨遣
人詣大將軍經理故元帥築城垣地取徑直東西長一千八百
九十六

辛巳大將軍徐達遣使獻平元都捷表至京曰五百年而王
者興仰

聖人之在御大一統而天下治際景命運之維新盡驅胡虜之膺
腥誕布幅員之聲教乾坤清肅日月光明欽惟

皇帝陛下天賦聖神德全勇智握赤符而啓運仗黃鉞以興師
進攻除陽黎庶有承蘇之望開啓建業英雄識

真主之歸顧虎豹之望人在龍蛇之起陸爰飭徒旅肅將天威
江漢徂征交諒身殲於彭蠡荆吳薄伐士誠面縛於姑蘇通
逃驅而闕越安僭偽平而交廣定主綱陳紀治具畢張發政
施仁民心大悅東南已樂于生遂西北尚困于勦勦推其所
由夷有端緒維彼元氏始自窮荒棄宋祚之告終突胡群
而崛起以夷狄而干天紀以大羊而亂華夏編髮而章甫是
遺秦族姓而舜倫攸數連乎後嗣尤為不君號逸樂以元亡
昧乎競業倖奇技而淫巧游於驕奢及變警而非當河流濁
而橫決罔知脩省惟務改遊朝廷之政不問英雄之志斯奮兵
連寨宇隔結中原是用吊伐以拯顛連誕舉安懷而清亂

累事非獲已謀乃魚同顧惟一芥之菲才不承受總戎之重任
臨軒授鉞俾救民於水火之中分閭提機辛折衝于饒酒之
外旌旗麾而淮沂下金鼓振而青兗平濟水盡曳其兵來
陽競崩厥角風驅雷勵直擣大梁擊星駟旋收西路濟
師以魯衛相卷甲而趨邯鄲接應發臨清先聲動如破竹
策魏魏充通路勇勢疾若燎毛鎖成潰而土崩競衛黎而危
解君臣相顧於窮迫父子乃謀于遁逃朝集內殿之妃嬪夜走
北門之車馬與遇春等已於八月初三勒兵入其都城盡焚以
迎去藪盆而仰白室家相慶厥後以觀青天奉宣德威
以安黎庶八收圖籍而封府庫列郡之謳歌四集自午之汙染
一新驅馳雖效于微芳略實遵乎成憲所以事彰鴻烈者自
定武功東滄海而崑崙南雕題而北窮髮魚有遠邇莫不遵
親至帛會車書同典太平之禮樂人紀脩風俗變正萬世之
綱常大將軍徐達命參政傅文德分兵守廬溝橋○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置燕山等六衛以守禦北平於是徐飛
熊衛為大興左衛淮安衛為大興右衛樂安衛為燕山左
衛濟寧衛為燕山右衛青州衛為永清左衛
上以元都既克遂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師取山西
別番兵三萬人分隸六衛令都督副使孫興祖魚事華雲
龍守之詔以御史大夫湯和為偏將軍平章楊璟俱從大將

軍徐達征山西先是和自福建還慶元
上命遣海船運糧往直沽候大將軍征伐是歲海多颶風不可
行乃詔和以糧儲鎮江還京師及是復有是命○
乙酉右丞薛瑄等率遊騎至古北口追元潰散遺卒獲馬一
千六百匹牛羊八十餘頭車二百五十輛而還
戊子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瑄參政傅文德陸聚等將兵略
大同令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周圍凡五千三百二十
八丈南城故金時舊基也翰謁達于軍門以其儒者禮之
甲午副將軍馮月
戊戌大將軍達改故元都安民門為安定門建德門為德
勝門○
癸卯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安字主敬姑熟人少穎悟有志
博涉經史尤深于事元季嘗試有司為明道書院山長
上渡江至太平安率父老迎謁語合
上意即晉參幕府拜左司員外郎提克金陵陞左司郎中既
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深
上問安四人者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
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多其謙讓後克普州思得重臣以鎮之曰無逾安者遂命去

黃州至則寬租賦省飭徭役民悅服之尋移去饒州時方伐
征急攻軍需安勸誘率其民皆樂輸而用不乏及寇至
攻城安開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後數日援兵至繫走之諸
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為所脅耳從賊非本心奈何
殺之由民皆得全

上聞遣使往勞之明年入朝復命守饒州民睹其往建生祠祀
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為學士凡國家制度禮文
之事多安所定擬及遷江西行省叅政汪廣洋于山東乃以
安代之追封其父母皆為姑熟侯祖母皆為夫人至是以疾卒
治所病劇猶草時務二十事上之

上甚哀悼親為文遣使以祭時年五十九○

戊申都督同知張興祖率師徇永平下之○

己酉叅政傅文德等自大同復故元喬右丞等三十四人而
還○

甲子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叅政傅文德等率兵發北
平取未下州郡○

乙丑遇春等下保定府番指揮李傑守之○

丁卯下中山府以指揮董勲守之遂率師趨真定冬十月戊辰
朔大將軍徐達等遣廣武衛鎮撫劉聚守河間尋兼領
府事

己巳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兵至武陟遇拓慶邈孫
百餘人獲之明日兵抵拓慶故元平章白鎖住等已棄城逃
進入澤州官軍遂入城獲將士八百人以指揮紀彬等守之

○壬申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
閹故元守兵奔潰宗翼等統軍輜驛關率兵至澤州故元平
章賀宗哲張伯顏等引兵遁去遂取之番兵戍守既而擴
廓帖木兒部將韓創兒毛義等以馮步未攻平章楊瑗叅
政張斌往援之與元兵遇于韓店而大戰我師不利○

甲戌元左丞王某自河中以衆攻潼關都督僉事郭子興等
擊之兵始接指揮于光持稍大呼橫衝其陣敵衆披靡子興
等乘勝擊之追奔数十里元兵大敗○

丁丑右副將軍馮宗翼偏將軍湯和取潞州○

戊寅

上以元都平詔天下曰一海宇以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
有古今皆然自群衆亂以來四方思治維切元綱已隳疆土
遂分孰拯斯民以寧于一顧菲德造此丕圖荷上天眷佑臣
僚翊贊肇基江左平定中原勝拒匪燕實彼本根命將比
伐列郡皆順已於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克其都城胡公遠
遁兵無犯於秋毫民不移其衣冠捷音來奏良副朕懷已
改其都為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既同國統新正方與生民

共此安平之福高賴中外臣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所
有事宜條具于后○一至元父子速遁沙漠其京顏副安等
類素相讐敵必不能容果能審識天命卿壁未降待以
殊礼作賓王家

一避兵人民團結小寨詔書到日並以各還本業若有負固執
迷者罪在不原 一殘元領兵頭目已嘗抗拒王師畏難乞
聚者有能率衆來歸一体量才擢用

一故官及軍民人等近因大軍克取之際舍皇失措生為父母
妻子逃遁他所果能自首來歸並無罪責仍令完聚

一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諸人向因兵革連年供給久困弊政

自歸附之後各安生理趁時耕作所有羊馬孳畜便從牧養
有司常加存恤 一北平新附地方應有犯罪及官司有通欠

但係前代事理並行革撥 一秘書國子監太史院典籍太

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像地里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

字已令總兵官收集或有遺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赴京送

納一自兵革以後南北路隔其北平府應有南方之人願歸

鄉里者聽未附州郡總兵官明示禍福隨處招諭

一各處征進軍士有陣亡病故者所在官司即與埋瘞仍厚

恤其家 一新附州城軍民官吏非奉朝取明文軍需接授

百姓以防農務

於戲其休天心俾萬邦之咸熙下從民欲合四海以為家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大將軍徐達遣徐州衛鎮撫程信守雄州又分兵守霸州○

已丑以陸仲亨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唐富以河間隸河南分省

辛卯以都事汪河為吏部侍郎河初為大都督府都事癸卯

歲奉使廓擴帖木兒被拘於陝右六年至是始還故命陞之

○癸巳參政傳交德徇下平定州縣遂守之

乙未以賢良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為太子諭

德 上諭之曰範金鑒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傳所以成德朕命

卿等輔導太子必少養志明性使進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

樂之教及往古城敗之跡教民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

聞謹之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卿等

勉之○大將軍徐達遣平章查良臣率兵及馬指揮等守

通州

洪武元年十一月戊戌徐達率兵發北平進取山西右丞薛瑄

等從

辛丑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

晝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上時賜宴賦詩高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曰

上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置酒驪甚乃自作雪賦故有是賜
徐達師久保定明日遣右丞師顯率各衛兵取七縣寨破之
餘宣美閣二總管高元舉等

甲辰以孔子五十六代孫希學襲封衍聖公希大為曲阜世
龍表知縣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
差曰書寫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學錄學司各一人立尼
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二家子
孫徭役官屬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授希學誥曰古
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蓋

有加焉然則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雖不得其位
會大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為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
傳述而名言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
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也或不能絕其祖武朕甚
憫焉當臨馭之初訪世襲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家
是治爰行典禮以致磨崇爾其領納世儒益展聖道之用
於當時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耶又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
授希大勅曰朕惟德相天地道合四時若此者古今者罕焉雖
然如伏羲而主有元聖相繼賢接踵未嘗缺也然如仲尼者
無且秦焚之後亡于紀冊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上下澤

數宇宙所以自漢崇之至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
號封至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祿所以前代以闕里
之邑職其子孫今是邑缺官守民族以賢推惟孔希大最合
特以希大為承事即知濟寧府兗州曲阜縣事汝性欽式上
詔礼部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宗師侍其後嗣秩比三品弗稱
褒崇廣學授希學秩二品賜以銀印希學思海之孫也

丙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資詔往諭廣西左右兩江溪洞官
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此古先哲王威德並施
遐邇咸服者也朕茲兩江地邊南徼風俗質朴自唐宋以來
黃岑二氏代居其間世類則保境土世治則脩職貢良由其

審時知機故能如此頃者朕命將南征八閩克清兩廣平定
爾不旁師旅奉印歸慕衆之誠良足肅尚今特遣使往諭
爾其克順乃心益懋厥職宣意布朕意以安居民

丁未徐達師至真定會遇春于柳亭調右丞趙鐸守保定令
收諸未附山寨又令安寨吉衛指揮趙興貴往通州

癸卯徐達以參隨王成守趙州兼領州事右丞薛顯追及故元
詹同脫因帖木兒於石州大敗之脫因帖木兒遁去

乙卯徐達令指揮常守正真定豐豐遣右丞薛顯察政傳友
德將鉄騎三千畧平定州

癸卯

上以手詔御史中丞劉基曰前太史公御史中丞劉基世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朕聞親將金華旋思建業爾即棄閭里捐丘壠妻子應聘而起朕於群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光華發縱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之內交爾多輔焉至如彭蠡之鏖戰砲聲激烈如雷震之臨乎上諸軍大呼鬼神為之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爾時亦在舟中豈非同患難者哉今秋告以失仇儼携幼子還閭里久而未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輔至成至功庶不負昔故當難之相去特以手詔諭宣命駕一來良慰朕心

甲子徐達遣兵還太原復其騎二入乃命參政傅友德守平定密遣壁士王賢齊書往潞州督右副將軍馮宗翼嚴師以進○

丙寅置潁州衛命指揮僉事李勝守之潁州元自李韓咬兒作亂民多逃亡城野虛空

上自如汴道過其地遂令勝築城立衛招集流亡民使復業○

洪武元年十一月丁卯朔以汪廣洋劉惟敬為中書省參政楊憲為御史中丞錢瑄為刑部尚書郭景祥為浙江行省

參政院崇為札江西行省參政安然為山東行省參政禮部尚書錢用壬告老賜居湖州用壬廣德人故元進士為翰林編脩官張士誠據吳用壬為淮南省參政後來歸授按察司副使還中書省參議御史臺經歷尋為禮部尚書至是告老仍賜錢六千遣與妻子同居湖州

大將軍徐達克太原擴廓帖木兒宵遁降其衆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鴈門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兵衛之師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備直抵太原傾其窠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宰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入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銳甚副將軍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為內應於是遣兵夜襲其營擴廓帖木兒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待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卒不知所出出納靴未竟跌足踰帳後出束驂馬從十八騎遁去迨旦豁鼻馬遣其子來報達等勒兵進城于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人擴廓帖木兒大

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廓木兒遂走甘肅

○庚午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將雄武寧國橫海衛步騎進擊賀宗哲等軍于州以載後初置霍州丁王明署忻州薛應宗署崞州翁子奇守大谷

辛未監察御史高元宰言京師人民修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會宴會親友作樂悞尸惟較酒肴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弊可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以厚風俗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定三師賀東

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勲舊大臣當侍以殊禮朝賀東宮雖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議定於是禮部及翰林儒臣議曰唐制群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答後二拜三宮朝賀前後俱答拜近答拜群臣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則定擬其儀凡遇大朝賀前期設皇太子賀座于大本堂設答拜祿位于堂中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于堂前贊禮二人位於三師之北內贊三人位于中俱東西相向至日皇太子常服陸座三師賓客常服內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前前禮唱鞠躬四拜皇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禮畢皇太子還宮三師以

下以出大將軍徐達遣參政六聚攻車于等山寨參政陸聚攻鳳山成山帖山三寨降之

甲戌右副將軍馮宗翼等兵自潞州西至衛氏擒故元右丞賈成明日進攻平陽克之擒右丞李茂

丙子先是都督副使顧特於淳州獲之則忻州逃將王信又獲其叔父王仁於忻州至是遣金指揮送於大將軍徐達所凡四十八人并印三顆馬七十九足橐駝二隻

戊寅大將軍徐達遣平章督右副將軍馮宗翼克絳州等兵會太原庚寅參政陸聚督兵取湖關山寨克之右副將軍馮宗翼克絳州擒故元右丞田保保徐伯昌獲將士五百

餘人○甲申大將軍徐達遣指揮曹崇周賢王約將兵往介休平遙討捕紅蓮溝各山寨寇

丁亥命築壇於鷄鳴山致祭故武功臣胡大海等以文臣破于王事參軍李夢庚郎中王愷都事孫炎等附祭

壬辰遣符將寶即條期奉璽書賜高麗國王王額等曰自爾宋失御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混淫亦殞絕其命華夷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特朕為淮右布衣暴兵忽至誤入其中見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地眷佑授以文武東渡江右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主張士誠誅南平閩越戡定八番北逐胡

君肅清華夏侮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
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報故遣使報王知
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貢蓋慕
中國之風爲安生靈而已朕雖欲不得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
使四夷懷安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餘不多及遣知府易濟
頒詔於安南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露霜所墜
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莫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
之也自元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騷擾信好不通
朕肇江右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號曰大明建
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成正統方於遠邇
相安於無事以其享太平之福惟爾君長四夷通師等遠邇
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遣使以書諭其主明昇曰今秋大
將軍平元都遠勞使者來賀惟彼胡元以昏淫之主任世祿
之將昧綱常而無節義耽寶而恣聲色天命既去克之不
難理固然也其將王保保擁騎兵十餘萬步兵之中原之
將莫強焉既不能盡部以事其君又不能順鄰以事其民是
又不可不討十一月大將移師自真定出井陘直抵太原與之
決戰大破其衆獲將校步騎王保保僅與二十八騎脫身遁
去我兵追之候還當知其存沒也今晉冀之地悉入版圖
天下之亂十平其九致書報足下知之朕昔以令先公起

事老成又能通使修好以安生靈豈期令先公遽爾長逝失
吾同好之人朕思之不覺淚下沾襟足下以幼冲之年處新
造之國禦手朽索之御奔馬朕感念先公安得不爲慮哉
自喪亂來將幾二十年今人心思治正孟軻氏所謂定于之
時也足下舊臣念令先公平日相與之恩竭力誠奉下甚至
然度量力識時變亦在足下自處何如耳誠能進辟臣間以
安靖生靈之道老成練達之士必有能籌善後之計首擇而
行之是實融錢徽復見於今也承平之福當共享之書不盡
言足下其圖之

甲午大將軍徐達遣人征保定令右丞薛顯招諭白崖寨莽
李知院二年正月辛丑命天下凡祭祀典神祇有司依時致祭
其不在祀典而嘗有功德於民事績昭著者雖不致祭其
祠宇禁人撤毀

乙巳命立功臣廟于鷄籠山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
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江遂西取武昌東
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
將捐軀戮力開拓疆土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
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籠山守其
封爵爲像以祀之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
生運忠勇之鄰死有無第之榮身雖沒而名不磨矣大將徐

遠徵河南左丞何文輝以兵從征仍令番兵五百守河南

丁未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

成胡大海趙德勝配享設青布幄六間于太廟廷中內設配

享功臣位每位通簋各二實以栗棗脯菜道鹿醢簋簠各二

實以黍稷稻粱羊豕各二實以遣官分獻儀

皇帝行亞獻禮將畢官各詣壘洗所盥方洗爵酌酒諸執事官

皆酌於爵獻官進詣功臣第一位前上香奠爵詣執事官各

進爵於各神位前讀祝官訖獻官復位其正祭祀祝文

德祖廟曰時維孟春祀嚴時享謹以牲 庶品恭詣

德祖之廟以伸肅恭之情 懿祖 熙祖 仁祖三廟文同

配享以祝文曰朕以孟春嚴奉

廟享追念忠烈輔成開基爰用牲醴陳於廟廷英靈如生尚其

與享 大將軍徐達命右丞薛顯總率國長興宣撫及順德

澤潞等兵取桃范蟻穴等山寨命參政傅友德領兵騎巡于

大和嶺之西北都督便顧特領騎步巡太和嶺之東北

戊申先是 上以太歲風雲雷雨及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

神止合祭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專祀非隆敬神祇

之道命祀官考古制以聞至是祀官表太歲者十二辰

之神按說文歲字從走從戌木星以歲行一次歷十二

辰而一周天若步也自子至巳為陽自午至亥為陰所

神謂太歲十二神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日將十二時所直

之神若天乙天罡太乙功遭天衝之類雖不經見歷代之

唐宋不載祀典元每大有興祿癸 太歲月將日直時

直於太史院若風師雨師之祀則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

皆有祭天寶中增雷師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為中祀

宋元因之又按嶽鎮瀆海之祀虞舜以祀仲月巡狩而祭中

嶽曰太山巨嶽之所宗也故文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

華山北嶽曰恒山猶未言五嶽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

川五嶽四瀆始有五嶽之稱蓋以中嶽嵩山並列也又周官

小宗伯兆四望於四郊如鄭玄謂四望為五嶽四鎮四瀆者

江淮河濟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南曰會 北曰醫無

閭詩序又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則又有四海之祭蓋天子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嶽鎮海瀆在諸侯封內諸侯亦各以

其方祀之秦罷封建嶽鎮隨領於祀官及漢便封諸侯則

侯國各祀其封內山川天子無預焉武帝時諸侯或分或

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宣帝時嶽瀆如有使者持節待我之祀

西魏及隋嶽鎮海瀆皆即其地立廟命有司致祭唐宋之

制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有因郊祀而望祭之詞又遣使

之詞元遣使祭嶽鎮海瀆分東西南北中為五道其山川天

下之祀虞書曰望于山川偏于群神周頌曰懷柔百神周禮小

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分王制凡山川之中者其祭秩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故視伯子男其諸侯封內者諸侯又自祭之如秦祭惟漳晉祭惡池齊祭配林是已秦罷封建則隨鎮於祀官焉漢唐以及宋元鎮嶽海瀆之外又有其餘山川之祀不獨嶽瀆也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陰陽譜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然城都城隍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以為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假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遍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士或遷就傳會各指一人以為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筆字蕪等郡邑皆以為紀信龍興賴宋江吉建昌臨江南昌皆為灌嬰是也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實此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矣今國家開創之初嘗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京都城隍及天下城隍皆祀於城南事祀之所既非專祀又至而不壇非禮所宜考之唐制以立春後壬日祭風師於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祭雨師於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之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雷陰陽之機本一氣使然而各以

時別祭甚失享祀本意至於海嶽之神其氣亦流通暢達何有限隔今宜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城隍諸地祇合為一壇春秋專祀

上從之遂定以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嶽瀆諸神壇據高阜南向四面墻園壇高二尺五寸方潤二丈五尺四出皆南向陛五級東西北向陛三級祀天神則太歲風雲雷雨五位並南向位皆用大半一籩簋各八簠簋各二酒罇三帛一樂用雅樂其儀先期一日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詣壇省牲詣神厨視鴨鵝滌滌至日侵晨車駕至大次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侍儀司奏辨外太常卿引詣御位迎神協律郎舉麾奏中和之曲太常卿奏謹具詣行事再拜陪祭官皆再拜奠定翰林院官制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學士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屬官侍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脩正八品典簿從八品以侍讀學士朱景高翰林學士陳樞廕同為直學士

丙辰參政傳文德將兵此翔州

已未故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編脩雷煥刑部侍郎程儒太常博士孫吾與胡益祀部員外郎曾堅主事

黃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尋以集賢時為侍講學士以寧為侍讀學士堅為禮部員外郎徐為刑部侍郎肅為禮部主事

庚申

上遣使齎勅至太原諭諸將曰朕生長臨濠起義西鄉率眾集兵養民於江左十有九年矣兵馬益盛疆宇益大今至六合一家人民休息天下和平不三年見矣然此非六軍將士安能如是充賴大將軍及諸偏將軍協力以成天下之大事以安六合之黎民然則言不過人事耳惟上天之眷佑大軍所至敵人摧枯拉朽天道昭然可不敬乎惟諸將軍留意爾之功天授爾之生亦天也孟子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其間必有名世者今我朝之名世非爾等何人哉古人功高自以為平常功平常自以為無功此古賢哲之道也至若國家賞有功罰有過必不以功為高平為無功也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為大將軍等職胡未還故也於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以涉和為偏將軍楊璟聽調其璟兵出澤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美以累軍此亦古人兵家常事耳又何慮焉太原之捷皆得此為特級以分其勢可不奇乎今定右將軍馮宗翼呂遇春之下和居宗翼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

剪除餘孽勿以細巧慮朕之所見也倘朕法有未當調度未周爾等慎勿執一更審而行之違得書遣千戶劉通海貴顯都督同知康茂才都督僉事郭子興且告之曰陝州潼關三秦門戶二將軍扼而守之李思齊張思道如穴中鼠耳可坐而制之若其來寇慎勿與交鋒孟軍卒多屢勝負難必但厲兵積糧嚴為守備俟大將至日當戮力取之

右丞薛顯克潞州桃花寨

癸亥大將軍徐達遣參政陸聚分兵守升陘固關

甲子

上以群臣每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者三雖云臣子祝

上實亦虛詔因諭宰臣更其詞如朝賀之日贊札者云贊呼眾皆曰願君有道又贊呼則曰天下和平做此意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議曰三呼之詞乃臣子祈君之至誠若如

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之誠情不盡令其詞令贊禮者

始贊呼則曰

聖躬萬福制可

乙丑平章韓政下驍失寨在彰德林慮州西北二十餘里元末為右丞吳庸王居義小鎖兒所據標掠旁近居民以給衆食及大將軍徐達北征分遣將士收諸山寨惟驍失寨山險絕不可攀躋至是遣命右丞薛顯督諸衛兵取之特政

守順德將兵列營進攻庸度勢不能與乃誘居義小鎮兒
殺之擄其首率寨民詣政降得士卒一萬一千六百人民三千
五百二十八悉赦免復業

聖政記卷之三

洪武二年三月丙寅朔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
況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
善長爲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
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增曾魯高啓趙
訪張文海徐尊生黃冕傅恕王綽傅著謝徵士六人同爲纂
脩開局於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
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

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
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濶禮樂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
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
用用不見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
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脩纂以備
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益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遣官致祭于昭烈武成王儀同犇首牲用犢羊一豕一幣
用白色祝曰惟王德業名世勳畧安邦戡定功成著爲王法
謹以制幣牲齊樂盛庶品式陳明薦○大將軍徐達遣都督
同知張興祖將宣武辰武崑山三衛士卒守大同

辛未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國賜占城國王阿峇阿者璽書曰今年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至王之誠意朕以具悉然都蠻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王知之曩者我中國為胡人竊據百年遂使夷狄布滿四方廢我中國之彝倫朕是以起兵討之垂二十年矣夷既平朕主中國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篤朕甚嘉焉今以大統曆一本織金綺段紗羅四十疋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道惟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於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上帝寔鑒之王其勉圖勿怠虎都蠻及從者亦賜文綺紗羅有差賜爪哇國王璽書曰中國正統胡人竊據百有餘年綱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討之垂二十年海內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國恐遐邇未聞故專使報王知之使者已行聞王國人悅只其丁前奉使于元還至福建而元王因來居京師朕念其久離爪哇必深懷念今復遣人送還頒去大統曆一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於生理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其勉圖之毋怠賜日本國王璽書曰上帝好生惡不仁者向者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入而據之播胡俗以腥羶中土華風不競凡百有心孰不興憤自辛卯以來中原擾擾使倭兵來寇山東不過乘胡元之衰

耳朕本中國之舊家耻前王之辱與師振旅掃蕩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歲以來殄絕北夷以主中國惟四夷未報聞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故修書特報正統之事無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為寇賊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從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

乙亥詔立

皇陵碑先是命翰林侍講學士危素撰文至是文成命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詣陵立碑

丁丑上

仁祖漢皇帝陵名曰英陵初禮部尚書崔亮以為歷代諸陵皆有名號今

仁祖陵宜加以尊名

上乃定曰英陵亮復奏請下太常行祭告禮時太常博士孫吾與以為山陵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郎營陵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為槨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號其於祭告之

禮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也故必上冊諡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者則後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尚書崔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為非禮之宜願罷其說亮曰加上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之情也臣以為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俟英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戊寅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翼等率師發太原

晚次徐溝

庚辰故元丞相也速侵通州時太軍征山西北平守兵單寡通州城中不滿千人也速將萬餘騎營于白河守將平章曹良臣曰吾兵少不可以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密遣指揮佺勇等於沿河舟中各樹赤幟亘三十餘里征鼓之聲相聞也速聞之驚駭遂引兵遁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追之至薊州不及而還○大將軍徐達等師自霍州至平陽右丞薛顯自桃花寨以兵來會并以降將知院杜旺等一十一人見於軍門達令指揮王其統元師章存道兵守平陽圖取陝西

辛卯大將軍徐達師自平陽次河中遣指揮張良造浮橋選士馬從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翼先渡河趨陝西

壬辰以翰林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秦裕伯為待制表漢隸稼為翰林應奉裕伯大名人從父仕元都就學曾監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曾世亂葉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以養母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受元爵祿二十餘年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孝不忠之人何益於人國乃上書于中國固辭洪武元年省臣復檄起之裕伯稱疾不起

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閭閻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遂入朝裕伯博辦善為說辭上欲命以官屢以故辭至是以為待制

上與侍臣論侍大臣之禮劉基言于

上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請詣室自裁未常鄙辱之存待臣之禮也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書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

三月丙申

上以旱災相仍因念微時艱苦乃減膳省行祭告

皇考仁祖淳皇帝

皇妣淳皇后曰惟祖宗積德百靈佑助戡定禍亂上帝命為天下生民主任以司牧使厚民生惟恐弗勝日懷憂懼伏見去年四方旱災民命顛危今春風雨不時豐荒未卜因念微時

皇考

皇妣凶年艱食取草之可知者雜米以炊艱難困苦何敢忘之今富有四海而遭時若此咎實在兒生民何辜因具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難以答天譴敢告知之

戊戌

上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之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鬪若多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意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是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為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為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為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力以首艦抵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素有恩威無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慎毋怠惰廢事○翰林學士朱昇等奉勅撰齋戒文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動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

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吊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須臾無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為戒後三日為齋中祀齋戒五日前三日為戒後二日為齋既進覽

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百官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嘗敢自儆惠也且齋戒所有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

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至太欠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烏可以臨祭齋戒三日務至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乃命太常著為令○翰林學士朱昇以年老乞致仕詔許之昇字文昇徽州休寧人師同郡陳櫟博洽群書隱居石門王師下徽州即被召見數承顧問及

上即位授令官至是以老致仕歸石門後終于家所著有易詩書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小學旁註註解及書傳補輯註傳於世

辛丑

上與翰林侍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愜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愜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情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集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狹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克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 聖言

壬寅參政陸聚政承天寨克之獲其頭目人等二百七十戶男女千餘口

癸卯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翼等率師發陝西進取鳳翔○副將軍常遇春等帥師至鳳翔李思齊懼率所部十餘萬西奔臨逃遇春勒兵入城獲其部將薛平章等

戊申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辛亥大將軍徐達令各衛軍士造成橋以都督耿炳文守陝西遂發陝西趨鳳翔承制遣平章楊璟率左丞周凱及張參政等還師征唐州初兵下唐州以指揮朱某守之後唐州兵

亂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羊群皆相應而起事聞上遣人命達遣璟等討之○參政傅友德兵克鳳州以指揮張龍守之

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在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岷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討之其人足以備戰關其土地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湖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御史大夫湯和守營壘輕重令指揮金興旺皆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

戊辰署陝西山西二行省以中書參政汪廣洋爲陝西參政御史中丞楊憲爲山西參政迂治書侍御史周禎爲廣東行省參政改河南分首行省○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上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有才力各俾造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以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以不正爲衆欲所

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務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章而已○大將軍徐達師至秦州馬跑泉元守將呂得張義等遁去獲其部將鎮撫王某遣都督僉事陳德領兵追呂德於鹽館獲之以膺楊衛百戶李春德權秦州叅隨陳忠署州事壬申大將軍徐達檄都督耿炳文指揮金興旺各運餉五千石赴鞏昌令合肥衛千戶王宏將兵五百守隴州張規魯將兵千人守秦州

乙亥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管屬之制

上聞元將納哈出擁兵據遼陽為邊患乃遣使以書勸元主曰朕聞自昔有國家者必知天命去留機審人事成敗之勢

進可以有為退足以自保此理之必然曩者君之祖宗起北方奄有中土兵強事舉華夷咸服及君嗣位之時中外猶安兵甲非不衆人材非不盛一旦多故天下鼎沸處置乖方力莫能禦以致豪傑分爭生民塗炭朕本淮右布衣不忍坐視因人心之所向遂仗義興兵群雄所據之地悉為我有君亦知天命所在遜於沙漠朕師非不能盡力窮迫以君知時通變於心有所不忍近聞兵擾邊陲民罹鋒鏑豈君之故將妄為生事耶抑君失算而使然耶若果不知自省而猶為此舉則是不能識機度勢恐非君之福也朕今為君熟計當墮朔漠修德順天效宋世南渡之後保守其方弗絕其祀母為

輟動自貽厥禍又以書諭納哈出曰將軍昔自江左辭還不通音問十五年矣近聞戍守遼陽士馬強勝可謂有志之士甚為之喜茲因使通元君道經營壘望令人送達所遣內臣至將軍營仍令其還書不多及○大將軍徐達師至鞏昌元守將平章瑄子中侍郎陳子林郎中譚某員外郎某俱出降既而總帥汪靈真保平章商暘左丞周添祥達魯花赤張虎都帖木兒萬戶董提雷清石榮等亦繼至達皆禮待之遂以都督僉事郭子興守其城送汪靈真保等赴京仍遣右副將軍馮宗翼將天策羽林驍騎碓武金吾豹韜等衛將士征臨洮都督副使顧時叅政戴得各將本部兵征蘭州

上因侍臣言及醫者吃癰事曰朕常思人子於其親一體而分者也思念之篤情誠之至必相感通朕昔遭兵亂母后之墳為兵所發朕收遺骸失一肢骨於墳近地徧求不可得忽得一骨未敢必其是聞世之有指血驗之者遂嚙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驗之則血不入乃知親之氣

率官軍出海捕之遂敗其衆獲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至詔以德有功故陞之其官校千二百四十七人賞綺

帛五十足銀二千五百六十九兩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寧為中國主惟圖安人民固敢怠逸茲彼倭夷屢肆寇劫濱海郡縣多被其殃今命將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剿以靖邊氓特備牲醴用告神知○遣使特詔諭吐蕃詔曰昔我帝王之治中國以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推及四夷莫不安靖向者胡人竊據華夏百有餘年寇屢倒置凡百有心孰不憤憤比歲以來胡君失政四方雲擾群雄分爭生靈塗炭朕乃命將率師悉平海內臣民推戴為天下主國號大明建元洪武武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爾吐蕃邦郡西土今中國一統恐尚未聞故茲詔示使者至吐蕃吐蕃未即歸命尋復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往詔諭之○大將軍徐達師還至紅成右丞薛顯自明沙州以所獲王保保部將毛祥及知院尹鐸李導正郭英左丞董信任弘等拜馬二千餘疋 達師五月辛丑張良臣以慶陽降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而走寧夏使其弟良臣與平章楊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為懷慶帖木兒所執大將軍徐達既下平涼即謀取慶陽令御史大夫湯和遣軍往涇州別遣指揮張煥將騎兵偵還慶陽會和部將謝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騎勇善戰軍中呼為小平章

壬寅都督僉事陳德率兵攻里店買的哥即保寨取之

上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鍾山令侍御僕從先往中有一小童亦遇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諸子曰此小童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其居富貴而耽逸樂耳克仁對曰陛下此言即無逸之戒也○大將軍徐達遣兵畧慶陽先是右副將軍馮宗翼參政傅友德聞張良臣叛率師自臨洮至涇州御史大夫湯和亦將所部來會至是達恐其黨與相扇為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平章俞通源將精騎畧其西都督副使顧瑄略其北參政傅友德略其東都督副使陳德畧其南

乙卯大將軍徐達遣指揮曹崇送李思齊赴京以所獲臨洮銀印一白金五千兩黃金百兩送陝西行省

是月詔追封皇外祖考為楊王皇妣為楊王夫人合太舅為徐王外姑為徐王夫人並建廟于太廟之東以時奉祀先期祭告太廟然後行禮

上安奉楊王神主

皇后安奉徐王神主各用牲醴致祭楊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為治首親九族天下和平此君道之先務萬世不易之理也朕為億兆生民主非祖宗積德安能致此自即位以來已

嘗建立太廟四時享祭惟念母后之考妣未伸崇報於心懽然命下禮官議追封

皇外祖考陳公爲楊王

皇外祖妣王氏爲楊王夫人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惟幽靈歆茲恤典其祝詞曰外孫皇帝謹以牲醴庶品致祭于

外祖考陳公

外祖妣王氏曰仰承外家之庇爲億兆生

民主未伸崇報每歎于懷今考典禮追封外祖考爲楊王外祖妣爲楊王夫人然自昔帝王之於外族嘗行封爵而未有立廟奉祀者惟我外祖考妣繼承無祀以外孫親連骨肉故立廟

以奉祀事庶昭報本之誠徐王誥曰蓋聞有天下者既追尊於祖宗又必及其外戚而顯榮之此國家之典禮也朕肇登大寶爰立皇后念其內助之功推於所生之自其父馬公宿州善族蘊德於家毓茲懿德之賢是爲天作之配今既正位中宮以基王化本於積慶理則昭然可追封爲徐王夫人誥曰朕惟后德之賢所以母儀天下蓋由平承母教以至于茲是用推原所自以光大其親焉皇后母鄭氏早以真淑作配善良篤生賢女以嬀於予則崇報后家禮所當也且母之貴由於女婦之秩從於夫在古皆然今其取法可追封爲徐王夫人其祝詞曰孝女皇后馬氏謹奉

皇帝命以牲醴庶品致祭于

先考馬公 先妣鄭氏仰荷考妣鞠育厚恩正位中宮報本之誠常切於心今

皇帝追封考爲徐王 妣爲徐王夫人前代女爲皇后者追崇父母於禮有之而未有立廟以奉祀者

皇帝念考妣無嗣繼承故立廟以奉祀事用昭親親之道楊王姓陳氏世爲揚州人宋季從大將軍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元己卯春世傑與元軍戰師敗多溺死王所乘舟亦爲風破幸及岸與同伍累石支釜煮食既而食盡同伍者聞鬻骸山有死馬欲往割烹之王未及行疲極而睡夢一白衣人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載汝也王寤未之信俄又睡夢如初時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者以杖觸王之膝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驚寤身忽在舟中洪武二年六月丙寅功臣廟成命論次諸功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次李文忠次鄧愈次湯和次沐英次胡大海次馮國用次趙德勝次耿再成華高次丁德興次通海次張德勝次吳良次吳禎次曹良臣次康茂才次吳福次等成次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於是命死者塑其像于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初祭政胡大海等歿上念其功已命塑其像于下壺蔣子文之廟以祀至是復塑其

像于新廟

甲戌大將軍徐達遣指揮陳壽將兵守原州王旺守涇州邏卒獲慶陽小元帥謀者張五十九斬之達遂至涇州率諸軍趨慶陽乙卯駐於東原今右副將軍馮宗翼御史大夫湯和都督副使顧時參政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開城西門出及恣人馬馳騁城下達怒督宗翼進營逼其西達寧國衛軍士守其小東門明日張良臣以兵出戰于東門都督副使顧時擊敗之獲其裨將九人斬之

壬午安南國王陳日燧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詔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

寧典簿牛諒往使其國封曰燧爲安南國王賜以駝紐金銀印詔曰咨爾安南國王陳日燧惟乃父祖昔守境于南隣傳之子孫常稱著於中國克恭臣職以永世祿朕荷天地之靈肅清夷夏頒馳書而往報異率土以咸寧鄉能舉表稱臣專使不實法爾前人之訓以安遐之民曉茲勤誠深可嘉尚是用遣使賁印仍封爾爲安南王於戲視廣同人思效哲王之盛典爵超五等俱承榮葉之遺芳益茂令猷永爲勳勳賜日燧大統曆一本織金文綺紗羅四十疋賜同時敏段悌黎安世院法四人文綺線羅各一疋紗二疋其副院動及從人二十三人賜有差以寧等以十月至安南界而日燧以夏五

月先率其自燧嗣立遣其臣阮汝亮來迎請印詔以寧等不從日燧乃復遣杜舜欽等請命于朝以寧駐安南候命壬辰追封故海寧衛指揮同知嚴德爲天水郡公初王師下台州德力戰而死至是

上追念之命中書加贈封誥曰折衝禦侮實資壯毅之方崇德報功宜重褒封之典故海寧衛指揮同知嚴德昔當秦義早已歸誠性資懷百鍊之剛膽畧有無公勇及定建業每列前鋒野戰則銳莫敢當城守則堅不可犯恢宏疆宇勦歷歲年登中冀之師垣進外營之並使既殄禦溪之寇旋靖海寧之區乃從戎四征東浙新昌決勝天台合圍奮身士卒之先致命矢石之下敵雖殲滅爾竟殞亡追念英風曷勝殄悼宜頒恤典用賁幽局可贈驃騎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上護軍追封天水郡公於戲力授孤城慨想生前之烈芳流百世永垂身後之名靈其有知服此嘉命張良臣自西門出兵挑戰寧國衛兵與戰少却良臣復以兵薄興武衛營指揮張四堅壁不動右副將馮宗翼以兵擊之良臣走還復以都督僉事陳德守其西門

乙酉參政傅友德移兵會慶陽城下

丙戌右副將軍馮宗翼普卒夜獲王保保謀者四人斬之○宋濂爲翰林學士王保保爲侍制七月甲午大將軍徐達遣鋒

將李茂等將騎兵千人往隆德秦安等處收捕未附頭目杜伯花羅左丞相等

乙未詔遣儒士歐陽佑等十二人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跡增修元史時諸儒修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候續采補之

辛亥王保保部將韓劄兒攻破原州指揮陳壽俱陷沒大將軍徐達聞報與都督為宗翼參政傳友德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右丞徐禮將兵守之又遣指揮葉谷真守彭原調指揮常正守邠州宗翼復與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能據下王保保欲為良臣聲援故令劄兒攻原州欲以慶

陽請得移軍逼關以振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翼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是夜劄兒復攻陷涇州丁千戶退保靈臺縣

辛酉右副將軍馮宗翼引兵自驛馬關討韓劄兒劄兒走追至邠州又走宜祿劄兒聞王師追之急遂以其衆遁去宗翼還屯驛馬關

洪武二年八月癸朔鄂國公常遇春樞居至

上親致奠為文以祭之曰自胡元繼世天下大亂生民塗炭未知所止朕奮起臨濠駐使和陽乙未之夏爾來依我同渡大江先援采石即取太平建康江東之地次第皆定自爾以

來馬汗未乾甲冑未解南取三衢四圍奎斗遂與偽漢鏖戰鄱陽九江之上既使偽主陳友諒攻武昌降其子理湖湘悉平南取贛城撫州南雄南安北定襄陽旋師淮東自泰至徐蓋有其地東平浙右破姑蘇縛吳王張士誠以歸長淮東西大江南北功甚著焉丁未之冬俾副大將軍北征中原首下齊魯遂取河洛旋定幽趙晉冀長驅入關撫定秦隴戰勝攻取莫當其鋒近因北平有警乃與偏將軍又復北向轉戰永平大寧至於開平悉皆底定中國封疆自昔正統之君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國爾功懋焉雖古名將未有過之者天下克一朕方將定功行賞共享太平少副報功之意何其未遽遽云亡曷謂柳何之川失我長城之將喪今南還見語無由哀痛切心與誰言哉將軍在時朕實所倚將軍既往將誰與謀不過臨風興慨想其音容耳靈庫之至朕親奠思爾之情言豈能盡祭畢慟哭而還命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塋墓建祠明昇使還

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此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元兵攻大同平章李文忠等率師擊敗之擒其將脫列伯特慶陽未下

上詔李文忠自北平往合師攻之師至太原聞大同受敵文忠顧謂左丞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門外之事有利於國者事之可也今大同甚急若候進止豈不失機衆皆諾遂由代出鴈門至馬邑敵游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進至白陽門時天大雨雪文忠疑有伏兵乃身引數騎入山院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里文忠至據命使五里營于鰲頭其地阻水先遣人由間道達大同城中使知之元將脫列伯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林馬薦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爲動頃之度其飢疲乃分軍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馬匹輜重甚衆縛脫列伯詣軍門文忠命解其縛與少食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先是元主北走也蓋泊命脫列伯以重兵攻大同欲使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大將軍徐達命右丞薛顯參政傳友德以兵駐靈臺

甲戌

上遣都督僉事吳楨以勅書往諭大將軍徐達曰如克慶陽宜令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翼掌總兵印統軍駐慶陽節制各鎮兵馬糧餉不給從前規措無致傷民輩昌臨洮蘭州諸軍鎮守如故兵不足者益之如河中四外以寧則以都督同知康茂

才所部士卒三分之一茂才思其二往鎮山西凡太原者諸城悉聽節制其一增守陝西務在處置得宜然後大將軍徐達偏將軍湯和四京定議功賞候朕與大將軍華鄂國公畢曰大將軍當獲往定中邊之策咸守諸將詰命悉頒其家可諭朕意都督僉事吳楨就令同馮宗翼駐慶陽平章李伯昇同都督僉事耿炳文守陝西東城

庚辰都督僉事陳德以所獲張思道部將右丞王讓等八送大將軍營時思道慶陽受圍日久知其弟良臣力不能支乃遣讓等自寧夏持命帶乃所服白繻衣與良臣爲信且言王保保以往永昌俾以城降行至環州爲德所獲

丙子遣符寶郎傅思齊詔及金印誥大往高麗封王顯爲國王詔曰自有元之失馭兵爭夷夏者列若星陳至於擅土宇異聲教豈殊於瓜分霍黠黎專生殺不異於五季若此者將及二紀治在人思春從天至朕本布衣君位中國撫諸夷於極各相安於彼此他無肆侮於邊陲未嘗妄興於九代爾高麗天造東夷地設險達朕意不 生疊隙使各安生何數請而辭意益堅群臣皆言當納所請是以一視同仁不分化外允其處懇命承前爵儀從本俗法守舊章嗚呼盡夷夏之治安必

上天之照鑒既從朕命勿萌驕端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詰曰資爾高麗國王王顯世守朝鮮紹前王之令緒恪遵華夏爲東土

名藩當四方之既平專使而往報郎陳表貢備悉忠誠良由素
習於文風斯克勤修於臣職允宜嘉尚是用褒崇今遣使齎印仍
封爲高麗國王儀制服用許從本族於戲保民社而肇封式
傳典禮傳子孫於永世作鎮邊陲其服訓詞益綏福優仍賜
頒大統曆一本錦綉絨綺十疋又賜其王母妃金綺紗羅各四疋并
賜其相國申耽侍中李春富李仁人文綺紗羅十二疋
日月祀某神祇各揚其職不若其事國有常刑宋南郊儀注
前七日命大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今年某月日

皇帝有事於南郊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元制祀前五
日百官於中書省受誓戒今擬大祀前七日倍祀官詣中書

省受誓戒曰

皇帝有事於其所百官聽誓戒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
制可癸未克慶陽初張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險而上
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
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倚其兄張思道與王保保爲聲援
賀宗哲韓劄兒等爲羽翼挑時爲八人之徒爲爪牙故欲拒守以
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又
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已絕至
煮人汁九泥蒸之平章姚暉熊左丞胡知院葛八等知事不
濟爭獻門納師達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授井達命指

揮朱果引出斬之指揮陸成赴京奏捷明日誅良臣之黨榮
知院等二百餘人收其小平章等銀印以都督俞事陳德守
之右副將軍馮宗翼自驛馬關遣人送賀宗折日麾下將
崔知院等二十七人馬二十四疋至大將軍營

命江西行省平章陸仲亨署都督府事

乙丑大將軍徐達師至原州右副將軍馮宗翼右丞薛瑄
參政傅友德俱以兵會

庚寅禮部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戶人所出
曰中雷之所居曰灶曰井人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
五祀所以報德也今擬依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亨通祭

于廟門外群臣則四品以上祀中雷門灶三神五品以下祀門灶二
神庶合禮意

上命著爲令

上遣使諭元將擴廓帖木兒曰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功垂
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收而並用之所以
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之業也朕自起兵准右收攬群雄平定
華夏惟西北邊備未敵蓋此爾守孤城保其餘衆遠處沙漠
朕是念之是用特與爾通示茲至懷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
其部下將師及各部流移軍士多我中土之人果能革心從順
文武知謀當一用之有願還鄉者聽其賀宗哲孫蕭趙恒

等朕昔涵容皆所不計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大將軍徐達聞賀宗哲由六盤山遁去遣都督副使顧時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將騎萬人追之

是月詔儒臣修纂禮書時

上以國家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參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其年過五十未及四十非深知經術者勿遣於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劉子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時曾魯以元史方成共奏留之因命與諸儒同纂修大將軍徐達師至平涼左丞何文輝自宜祿

來會時達受

勅將還京師遂以指揮孫某與指揮余思明朱佑等同守平涼命都督副使顧時將騎兵略靖寧州以文輝守潼關經又以指揮常正守臨洮命斷事嚴某知開城州而以前州判馬思中同治州事

九月甲午賀宗哲以其衆掠蘭州大將軍徐達遣右副將軍馮宗翼率步騎萬七千道靖寧往擊之宗哲聞王師至即由迭烈巡渡河遁去宗翼乃率所部還○右丞梅思祖獲叛將故元參政毛貴等三十人於邠州送大將軍斬之○故元降將汪瑩真保張虎都帖木兒與其族屬自北京來朝初汪氏

自金時世守肇昌至元時授便宜都總師及大將軍下肇昌汪瑩真保與虎都帖木兒歸附安置北京至是入

觀詔是官冠帶襲衣衾褥及文幣二十疋素紬三十疋帛四十疋綿二十斤既而又賜白金人二百兩米六十石文幣各十疋仍以紬絹衣服皮襖靴靴賜其從人○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右副將軍馮宗翼總制軍事

乙巳詔以司中司命民司祿及壽星五神爲中祀每神祭用羊豕各一共用牛一命翰林院撰祝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中於民神實司之均其稟性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重念兵興以來損傷者甚重神其體天之命多產淳良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性命惟神之正直司其善惡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神其順天之令賞善罰惡使下民知所勸戒司民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億兆之數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百谷以養下人惟神之祿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神其奉天之道俾予年穀豐登生民咸遂壽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神正直善良必增以壽克暴者必減其算故

上帝任之歷代之所崇祀予統臨天下之初考諸舊典敬修祀事惟神無私以鑒以察以體

上帝之命

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叅政朱亮祖等帥師自廣西還

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比入見

上撫慰勤甚既退復命皇太子送永忠還第

二年十月壬戌遣湖廣行省平章楊景昭諭明昇璟至屬

諭昇以禍福使奉國入覲昇牽於群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

曉曰璟聞古之有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抗

德不及則歸順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譽於無窮福及子

孫族姓長幼及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冲之資襲先人

之業據有邑屬雖然在位不資至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爲瞿塘

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

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

財用不足取之南夷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

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准彼相去萬萬而欲以斗

絕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

之墟不滅有邑之國不亡蚕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

聖上仁明仁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順附

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

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

大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

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

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海積糧過山丘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

鄱陽一戰友諒投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

足下視此以爲何如友諒之子竄歸江夏王師至伐窮出降

主上宥其罪愆封以侯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

而能幡然覺悟獨斷于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

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徯強一隅假愆頃刻

如魚遊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害將至悔不自知

璟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足下之臣爲足下謀者或以

郿陂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以此富貴當此時老母弱子

將安所歸乎禍福足下年幼未曉語及老母獨不痛心於此乎

縱足下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徒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

從○以方國珍爲廣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江西行省左丞

俱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庚午勅華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于鍾山之陰給明器九十事

納之墓中其明器鉦二鼓四紅旗拂子各二紅羅蓋鞍籠各

一弓二箭三灶釜火爐各一以上俱以木爲之水罐申頭盔

甚盞杓壺瓶酒甕唾壺水盆香炉各一燭臺二香盒香匙筋

瓶茶盞瓶各一筋二匙一

癸未命覃州衛指揮同知丘廣爲總兵官實慶衛指揮金

事左君弼副之率兵討左江上思州黃賊黃龍關等龍關名英傑時聚衆萬餘寇鬱林州知州趙鑒同知王彬集民兵拒守賊攻圍半月不下廣西海北等衛官軍來救賊夜遁追至上州境破之賊走還仍結聚不解事聞故命廣等討之○擢翰林應奉雜錄爲中書省參政吏部侍郎汪河爲御史臺侍御史是月遣使以書諭元主曰朕本布衣昔在里田賴承平之樂忽妖人倡亂海內鼎沸當特出師者將非不勇兵非不衆賊郭非不堅器械非不利終無成功妖人愈熾遂至豪傑並起此天運昭然不言可見朕因群雄擾攘不能自由是爲衆推戴乘時渡江撫建業之民待天下之清奈何君不能控御致將師各懷不軌外爲元臣內實自謀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靜觀群雄割據荼毒生靈於心不忍乃親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河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叛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曰張曰李曰王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誓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師由齊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欲事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

朕思君暴自宗社尊安國用富貴尚不能削平群盜今孤兵自隨遠寄沙漠苦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

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爲我有全千城之富庶握群雄累歲之勁兵華夏以平外夷咸附壯士無所施其勇知將無所用其謀爾者乃欲與我爲敵乎君若不思保境土以存宗祀而欲吹餘燼於死灰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鉄馬四出塞外精兵百萬聯陣二千餘里直抵山陰之北即君遁逃亦出僥倖春和日煖沙漠草青漢兵出塞之時也霜雪冬寒則歸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使君聞之庶幾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審之

十二月壬戌朔遣翰林院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賚詔諭安南占城國王詔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以保鄉里不期豪傑雲從朕將之數年關土日廣甲兵強盛遂爲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于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豆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觀之心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強而爲一此天意也况爾等所居之地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言侵擾之事是非一時難知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往觀其事諭以畏天

守分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不鮮荼毒生靈上帝好生必非所悅恐天變于上人怨於下其禍有不能逃者二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幾爾及子孫皆享福于永久豈不美歟詔至兩國皆聽乃罷兵

甲辰右副將軍馮宗翼等發平涼還師

二年十二月丁未遣元平章長壽等以書諭元丞相也速曰將軍元之故家父子出將入相宜力王室積有年矣比者天下多故諸將擅兵類多跋扈往往不善其兵獨將軍恪守臣節堅如金石雖當顛沛之際力奮孤忠志安宗社及元主遠去沙漠將軍獨能以孤軍殿後義氣不衰其餘僥倖之徒俱

雲逝鳥散嗟哉且古之將帥當亂亡之時未嘗不假名義以行其私朕於將軍之節甚有嘉焉近聞塞外遁逃之衆猶逞蜂蟻之荼毒擾我邊境豈將軍不能輯士而致然歟今我軍已集幽薊待變而動將軍宜深思之上以圖存其君之宗祀下以保全其民人豈不識時之俊傑哉茲遣長壽為馬二平章齎書往達朕意將軍其審之

甲戌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使路景賢封占國城王阿答阿者為占城國王詔曰咨爾占城國王阿答阿者素處海邦定居南服自爾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華恪守臣職朕今混四海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以往報而爾能

畏天命尊中國卽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王之訓以安境之民睦茲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齎印封爾為占城國王於戲居中撫外朕方一視同仁保境安民爾當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令名今賜洪武三年大統曆一本織金文綺紗羅四十疋至可領也復賜民間檢用曆三千本賞勞其使蒲旦麻都文綺紗羅各一疋仍賜以冠帶其從者皆有賜

辛巳征虜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翼等至京初宗翼守平涼以關陝既平胡虜畏服不請於朝輒引衆還

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撫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也何不候命輒引衆還關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翼頓首謝上以其勲舊姑置之

己丑

上御奉天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以大將軍左丞相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制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開平王常遇春副大將軍總兵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及自率師由陝西攻取開平等處以疾薨于軍中驗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翼等澤州之役與平章楊璟安

分彼此失陷軍士及代將軍總制大軍將隆寒擅自班師致
士卒凍餒不在黨列念其初與大將軍平定山東河南陝西
諸郡量與白金三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
征南先有浙江參政朱亮祖克取溫台諸郡方國瑄以聞風
膽落比師抵明州國瑄逃遁及再調取福建姑息太過放散
陳友定山寨餘黨致八郡復叛重勞師旅及班師又不申明
號令以致蘭秀山賊窺伺而叛失陷指揮徐瑋張俊等官
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
永忠先克征南副將軍克平福建後自總兵取廣東北至南
澳何真已降克平三山郡宗愚等山寨又能調遣副將軍朱
亮祖平定海南詔諭兩江溪洞念其功勞宜與全賞然在福
建不能贊助大夫湯和以致陳友定餘黨復叛入山功過相
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都督僉事吳楨
先克征南副將軍與大夫湯和克取明州復平定福建航海回
還軍容整肅又能勦捕蘭秀山餘黨全師回京賞白金二百五
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趙庸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
冀秦晉等處州郡又從開平王自陝西復取上都等處後充
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接大將軍乘勝勦捕生
擒脫利伯驗其功勞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
曹良臣等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皆

有戰功良臣賞白金二百二十五兩文幣二十表裏并右丞
薛頭參政傅友德各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韓
政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俞通源右丞梅
思祖參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
五表裏左丞汪濂文幣七表裏參政陸仲亨文幣二表裏各
衛指揮七表裏千戶衛鎮撫各六表裏百戶所鎮撫各五表
裏各旗軍總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三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三
兩二錢軍人米三石白金三兩其守禦各處城池有功官
員平章楊璟胡廷美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
左丞周德興白金一百五十兩文幣十九表裏參政朱亮
祖張斌戴德各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同知張興祖
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九表裏都督副使孫興
祖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九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
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三兩文
幣十表裏各衛指揮十百戶鎮撫等官賞與從征駕舡
同其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
功過諸將皆悅服 元將王保保偵知大將軍南還以兵襲
蘭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悉衆襲我我兵寡
難以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以挫其鋒彼
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

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時鷹揚指揮于光守
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與戰敗被執
至蘭州城下使喚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
守徐總兵大將軍行至矣敵怒批其頰遂害城中聞光言守
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惧大軍至乃引去光字大用南康都
昌人礪落有太志徐壽輝初起兵畧湖口元將三旦八稼鄱陽都
昌當其衝要光乃集衆列爲隊伍分布境土禦之既而都昌
陷壽輝署光江東宣慰元帥鎮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
光謂其衆曰我不能殺友諒可事之乎乃遣使奉幣以浮
梁來降既而輕騎謁

上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翼既行
復召還解金蓮環併條賜之光頃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
死力而後已及從

上征九江下黃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與有功轉依武衛
指揮同知尋遷鷹揚衛指揮使皆懷遠將軍從大將軍徐
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軍取汴梁克陝西下童
關同都督郭子興守之後移守鞏昌王保保屢引兵來攻光
擊却之至是被執而死時年四十二

上聞之遣官祭以少牢後命配享鷄籠山功臣廟詔赦臨洮將
士之亡匿山谷者詔曰天地以生萬物爲心帝王以不殺爲德自

三代以下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承天命奮武威以定亂
行仁義以安惟秦不然坑趙降卒十萬古今非之皆能亂事
國不長天道昭然矣朕每遣將出師必加訓諭降者撫之抗
者誅之故凡其來降大小咸受以聽保其父母妻子近者兵
至西王曲國公李思齊率其部下將士悉來臣附大將軍以其
精銳隨軍征進老幼安居城廓未嘗妄殺可謂鑒秦之過恪尊
朕念矣當臨受降之初如或妄加誅戮爾衆安能保全今爾將
士乃有懷私其家遁藏岩谷者夫父母妻子之戀人之常情
雖新附之衆未能悉知朕懷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
日凡逃竄山谷者毋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

三年正月癸巳

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左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
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
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
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意欲
僥倖方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同先諸將皆
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
可不戰而降也

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如忘近而趨遠失
緩急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爲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

出西安橋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服應援况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豕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在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賜右丞楊憲名畢

參政陳亮名寧

辛亥以太常卿胡惟庸為中書省參知政事起居注魏觀為太常卿調北平行省參政周成為湖廣行省參政

癸丑命故都督張德勝子宣襲職初德勝以戰死宣年幼令養子同襲職至是宣年長成而同亦能自立軍功於是宣

襲父職同復其姓名為汪興祖貶刑部尚書周漬為惠州府

經歷漬字伯寧鄱陽人善詩與辛敬萬石楊伯謙李克正查和

卿等稱江西十才子累官為按察僉事坐事謫諭後汴梁及

置河間鹽運司起復為使至是自河間召為尚書未視事入

官舍非禮辱責胥吏

上聞而怒之故貶○沂郛二州山民作亂命參政陸聚率兵

討之三年二月辛酉

上諭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太學傳十章至

有土有人瀛等反覆言之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歸之有土有才自然

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乙丑詔續修元史時儒士歐陽佑等采摭故元元統以後事

實還朝乃命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為總裁儒士趙璜

朱佑具璉朱世濂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文張宣張

簡杜寅殷璠俞同十四人同纂修乙酉指揮金朝興取東勝

州獲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

命省部官會大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公服之制凡大朝會

天子袞冕御殿則朝服見皇太子則服公服乃命制公服朝服

以賜百官

三月丙申給賜朝臣袍帶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

言各官有先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一者如監察御史

董希哲前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府而任七品職事有司即

中宋冕前授亞中大夫黃州知府而並任五品職事散官

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服色亦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

部臣定議于是禮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為準元制散官

職事各從其高此故服色亦因之國朝初服色並依所授散

官蓋與唐制同

上曰自今服色宜准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于是所賜

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之

庚子置秘書監秩正六品先除監丞一員直長二員

壬寅遷兵部尚書鄧德爲戶部尚書以黃州知府尋遷爲戶部左侍郎程進爲戶部右侍郎

上諭之曰六部總領諸司實爲要職而戶部出納天下錢谷尤爲繁重必得勤敏廉知之士以任之朕屢加遴選官員難其人卿等才望爲時所推故特授以是職宜各盡心所事德頃首曰陛下聖德與天同運宵旰之勤遠邁前古臣等才質愚下尚鞠躬盡力以答寵命尋遷適爲殿中侍御史淮安侯華雲龍言前大軍克永平留故元五省八翼兵二千六百六十人屯田人月支糧五斗今計其所收不償所費乞取赴燕山諸衛補伍練用詔從之

庚戌虎賁衛指揮潘教卒命遣官致祭賜葬臨濠凡喪葬之費皆給與官旣葬復遣致祭之文曰朕與爾同鄉里因天下亂爾從朕征伐十有五年破荆楚之強敵縛江右之僞王收諸山寇縛戰吳越南方以靖命爾從大將軍北伐大功已成軍回之日西北又起兵事再遣從征爾乃中道因疾而逝朕思十五年間披堅執銳野宿風餐臨陣摧敵奮不顧身者幾矣及天下旣平身不及享可勝痛哉嗚呼生死者天道之常爾爲將臣能戮力王事功垂于後名留千古亦可無憾矣今命中書省賜爾宣忠東義功臣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崇陽伯謚武肅爾其有知尚克欽承仍命省

臺府衛致祭及服除日又厚賜其家賞平章楊景左丞周德興克平湖南保慶陽廣西靖江等處部下將士之有功者命禮部第其賞格指揮文綺帛六疋十戶衛鎮撫各五疋百戶所鎮撫各四疋旗軍人給藍六斤征廣西不征北者指揮文綺帛各四疋十戶衛鎮撫各三疋百戶所鎮撫各二疋旗軍人給藍四十斤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四人家屬三千三百七十九口是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特詔諭曰本國王良懷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粵自古昔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出斯道惟彼元君本漢比虜夷竊主中國今已百年汙壤彝倫綱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與胡相較幾二十年朕荷

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群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已此常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郎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旣而西城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速達沙漢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浸海濱爲寇已嘗遣人往問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擾我民今中國奠安猛將無用武之地知士無所施其謀二十年載精銳飽食終日投石超距方將整

銛巨舟致罰于爾邦俄聞破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
意乃命有司暫傳造舟之後嗚呼朕爲中國于此皆天造地
設華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衆謀士之多遠涉江海
以禍遠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
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時來寇擾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難
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華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
乎嗚呼欽若昊天王道之常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
以延爾嗣

上詔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循法度之器
必先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
鑑汝等輔導諸子必申其德義明其善惡使之正而不流於邪
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
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導因質助乃能成德朕擇爾
等爲宮寮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爲鑒戒者
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廣志識亦有助於輔導群臣
頃首受命而退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賢聖之君雖治平
之世而不忘修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驕奢必至於荒縱未
有荒縱而不傾覆者故當戒太子諸王以爲士不能正身修
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然況于爲君爲王者乎基頓首對曰
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四月己巳遣士齎書與元主曰前者二次遣使至書久而
不還豈被留而然歟以予計之殆君之失謀也君之意必曰
吾嘗爲天下主以四海爲家彼昔吾之民耳豈可與通問乎
自常情言之固宜以理勢論之則太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
顧天命人心何如耳蓋天命之去留由人心之向背古語云民
猶水也君猶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豈不知此而乃固
執不回乎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兵爭所在分擾
予當其時不當自寧於鄉里豈有意于天下乎及郡確無
所成而予之兵力日以強盛勢不容已故有今日此誠天命非
人力也君又何致疑於其間也君其奉天道順人事遣使通
庶幾得收養于近塞藉我之威號令其部落尚可爲一邦之
主以奉其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其兵出沒爲邊民患
則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
州所獲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皆君倚任
之人是用得以不死今稱令齎書詣前往君其審圖之
癸未陞唐勝宗爲大都督府都督同知
乙酉大將軍徐達械送左丞胡德濟至京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達曰朕起布衣克成大業
命將出師悉由節制將軍備常知之邇者浙江左丞胡德濟
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

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將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關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關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惟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是月湖廣慈利縣土酋覃厚連構諸洞蠻爲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以兵討之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根誅其黨必深入山谷傷損士馬所得不足以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

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勿逐利輕動

二年五月辛卯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初

上嘗觀宋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嘆曰此美事也遂遣翰林編修蔡玄侍儀舍人李震享陳敏于謙等往四方求之仍命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

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于書劄多稱頃首再拜百拜皆非實禮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唐國寶等事以爲名字宜禁革于是禮部定儀凡制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劄稱端肅奉復致平已者稱奉書奉復上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于尊長則云家書敬復

尊長于卑幼則云書付某人某名字有天國君臣聖人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相犯悉令更改

甲午復置司農司

上以中原之地自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計議民受田設官以領之于是省臣議設置司農司開治所于河南該卿一員少卿二員丞四員主簿錄事各二員從之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敗元大尉蠻子平章沙不丁乃剌只八剌等于白海子之駱駝山遂進次進平原平章上都罕等降都督孫興祖及燕山右衛指揮平定大興左衛指揮龐禮等兵次三不剌川遇胡兵力戰皆殘于五即口海寧衛指揮副使孫虎率兵至洛馬河與元太尉買驃戰死之興祖濠州人剛毅有膽氣初從

上取河陽在行伍中無知者比渡江下毘陵皆先登遂以功授右都先鋒克宣城宜興馬駝沙俱有功又從取婺越舒池陽敗陳友諒于龍江陞統軍元帥繼擢端昌八陣營塞進伐南昌遷天策衛指揮使鎮海臨敵不敢犯其境陞驃騎大將軍大都督府副使移鎮彭城及大將軍取元都

上以北州重地命興祖戍守興祖至紀律嚴肅軍民安之至是從大將軍北伐以戰死年三十有五事聞

上甚悼之遣使往北平致祭命配享于通州開平王常遇春祠

贈推忠宣力效節功臣龍虎上將軍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上護軍封燕山侯謚忠愍孫虎不知何許人始來附遣從
諸軍援池陽下於潛昌化安輯嚴州諸暨以功授千戶及克
新城取桐廬皆與有功陞海寧衛指揮副使嘉興盜起虎
領兵捕斬之調征福建及還從大將軍征沙漠戰死詔贈鎮國
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追封康安郡伯大將軍徐達與都督
馮勝參政傅友德左丞李思齊自徽州南出一日渡至洛陽擒
元平章蔡林遂入汴州又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
雲棧各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留
興旺龍鎮守還軍西安湖廣行省平章楊景攻軍屋不下遣
使來請軍餉初景兵攻軍屋寨衆賊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
乘勢追至半山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巖險而下附江水一
面僅有路譴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面駐山下而賊以險阻
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復遁上山
環遂以兵逼之軍屋乃遣人詐降環不悟使部下黃永謙
往報爲屋所執由是盡知我軍虛實拒守不下景欲爲持
久之計使人來請軍餉

上因遣使諭之曰爾遠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
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參政戴德以兵
從凡諸小寨限以月日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裨安生

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勒至景乃
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丁巳

上諭大都督府及中書省臣曰國初設都先降府及十大元
帥都尉指揮之職其人甚衆今思之多有陣亡物故者追
念舊勞愴然于懷其有子孫承襲祿足以贍給苟無承襲
之人則其父母妻子將何所賴宜給存恤之祿以養之有
初同居而後離析者分祿以贍父母使失所

上遣使復以書諭納哈出曰曩者因天革元命四海鼎沸群
各逐塗炭生民朕以一旅之衆從淮渡江姑熟之捷爾實在
焉時朕未知天命所向無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於所
事者未嘗不憫其勞而惜其無成朕賴天地之靈將士一心
旌旗所指靡不服從今天下已定南極朱崖北際燕云時
豪傑順天愛民悉來歸我獨河東渠帥擁衆北奔比之關中
諸人稍爲崛強然其順天愛民籌算之良殆不若李思齊矣
大將軍徐達未至土番蜂屯蟻聚後來攻陷戰敗俘擒之
餘有餘若狐狍故破竹之勢直至川蜀雲南六詔使者相望交
趾占城萬里修貢高麗稱藩航海來造遠蕃朕聞爾總其
衆不忍重擾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還畧不得其要領宜以遼
海云遠我師不能至歟抑人謀不決故首鼠兩端歟不然必

以曩時來歸未盡賓客之歡謂朕不能虛懷耶何相望之深也昔竇融以何西歸漢功居諸將之右朕獨不能為遠東故人留意乎茲遣人再往從遣彼此明白以告哲人知機毋貽後悔○陞大都督府都督僉事華雲龍為都督同知兼燕府武相○禁淫祠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民祀天地祈禱無所不至普天下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天者不知其幾瀆禮僭分莫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間合祀之神禮部其定議頒降違者罪之於是中書省臣等奏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灶鄉村春秋祈土谷之神凡有災患禱於祖先若鄉厲邑壇之祭則里社即縣自舉之其僧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清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尊聖現扶薦禱聖書符呪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

六月丙寅詔追封故皇姊為太原長公主夫王七一為駙馬都尉皇姊孝親公主為隴西長公主太原長公主文文冊曰朕惟古之君天下者既追尊祖宗又及於兄弟之親所以叙彝倫昭恩義帝王之先務也故姊朱氏以柔懿貞淑之德歸於王氏何期未久與夫相繼而亡朕當艱難之秋賴

祖宗積德

上天眷命稍平禍亂統緒華夏每念我

皇考皇妣生我兄弟及朕六人今富有天下貴為天子幼常之恩無從以報而兄弟復無在者骨肉之親感悼無已稽之古典宜有褒顯以追崇可追封為太原長公主皇姊大王七一誥曰朕君天下觀歷代愛親敬長乃帝王之先務故必盡其禮焉姊大王七一爰自弱冠墜于我家何期與我姊相繼而亡遂之後嗣朕有天下而推恩不建良深痛悼可贈崇祿大夫駙馬都尉靈其有知服茲寵命朕遣潭府承奉正程安具衣冠改葬于昭祭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推恩以及骨肉之親無間於存沒朕自即位以來伯兄弟姪皆為追封王爵惟我姊及姊夫早世無後為因兵革不知葬所近者外甥李文忠訪求得靈觀於泗州之盱昭縣具衣衾棺槨改葬于縣之太平鄉段家庄追念親義局勝哀愴爰遵典故特加封贈以慰九泉茲具牲醴致祭就用分黃靈其鑑知

壬申左副將軍李文忠捷奏至時百官奏事

奉天門闕元主璽遂相率拜賀

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也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事元者不許稱賀既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順天命謚曰順帝

癸酉中書省以左副將軍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

上覽之見其侈大之辭深責宰相曰卿等為宰相當法古昔致君子聖賢何乃習為小使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誹況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于朕何預而以張之四方有識之士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為是也可即改也

乙亥買的里八剌朝見

上皮弁服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使侍班儀引買的里八剌具本俗服行五拜禮至東宮見皇太子四拜百官弁服侍班朝賜之衣冠買的里八剌母及妃朝見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

班朝畢俱賜以中國服及賜地宅于龍山命優廩鎮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賓主家其來尚矣曩元失政四海分爭朕以功削平群雄混區宇為天下主而買的里八剌實為元之宗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已殂既克應昌爾乃來歸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封侯爾其夙夜恭慎稱朕優禮之意

上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孤寡寡非盛德之所為朕甚不取今元脫忽思后在此北狄但知食祿飲醕且不耐暑其飲食居第務適其宜甚其欲歸當遣還沙漠丁丑當平定沙漠詔于天下詔曰朕本農

家生於有元之世庚申君荒淫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海內八分雖元兵四畜無救於亂此天意也然昌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為王伯觀其所行不合於理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盤桓避難終不寧居遂托身行伍驅馳三年觀群雄無成徒擾生民乃率眾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疆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邊場勞我師旅今年六月十有五日右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殂于應昌大將軍所至朔庭遂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妃獻俘於太廟朕心思之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遺幼孫何知若行獻俘實有不忍況當天下紛亂朕非有意不過欲救禍患全生靈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致然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左副將軍以禮獲送買的里八剌已至朕憐帝王之後難同庶民及首亂僭偽來降者特封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用出官民上俾存元祀體法前王不敢過虧嗚呼天命靡常惟殷是鑒可不畏哉仍遣使齎詔諭安高麗占城是日百官上表賀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

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幾百年腥羶之斯夫荒淫無度政令隳壞民困食殘鳥得而不亡

陛下順天應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安得而不興上曰當元之季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國用不經征歛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群雄角逐竊據郡州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越疆宇當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曷敢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之手今獲其遺胤朔沙清寧非之天降福何以致此詩曰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上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曰自古天生聖人主宰天下立法創制以安生民三代漢唐之君姑置不言且以近代論之若宋創業之君能行善政其民天樂生故佑之厥後子孫微弱疆土日削故天命元世祖代之至安歡帖木兒為君荒淫昏懦不思政理不恤民難故奸亮並起天下大亂生民無主朕時不忍荼毒于是兵救民豪傑之慕義者相率歸來剪暴除殘平定四海乃推尊朕為皇帝國號大明此天祐朕躬故成功之速若是也朕即位之初遣使往諭詔交趾占城高麗諸國咸來朝貢奉表稱臣唯西北險命邊時朕未遣使

降詔者以庚申君尚擁應昌故乃者命將西征直抵土番偏師北伐遂克應昌元君既殂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知天命既去人力難為望風遁逃遂獲其孫買的里八剌至京朕憐帝王裔爵封為侯俾與其母妃同居賜以第宅給與衣食以奉元祀超乎臣民之上今又遣官尋訪受猶識理達臘若能敬受天道審度朕心來撫妻子朕當效古帝王之禮俾作賓我朝其舊從元君倉卒逃避者審識天命傾心來歸不分等類驗才委仕直北宗王附馬部落臣民能率職來朝朕當換給印信還其舊職仍居所部之地民復舊業羊馬孳子畜從更牧養朕有天下物產之富貴賦之入軍國爵賞之費取用不竭豈需爾沙漠荒落之地哉特以元君之子孫流離失所一有不虞則恐失古人興滅繼絕之意俾爾人民無所歸故遣使偏諭朕意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爾等無或執迷以貽後悔其違寒韃毳百姓因元喪亂征繇繁重供億勞苦朕甚憫焉詔書到日悉安所居無自驚擾以廢耕牧

○翰林院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傳詔還自安南言安南饋黃金吉貝等物已却之不受

上曰不受其饋是也命中書加賜其使莫季龍而還濟南府知府陳修及司農官上言北方郡縣城近之地多荒蕪宜召鄉民無田者懇闕戶率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

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其馬驛巡檢司急遞鋪應役者各於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守禦軍地遠者亦移近地若國王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備練兵牧馬餘處悉命開耕從之戊寅遣使特詔諭雲南八藩西城西洋瑣里瓜哇畏吾兒等國曰自古爲天下王者視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遠近生人之類無不欲其安土而樂生然必中國治安而後四方外國來附近者元君妥歡帖木兒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四方豪傑割據郡縣十去八九朕憫生民之塗炭興舉義兵掃除亂略天下兵民尊朕居皇帝位國號大明達元洪武前元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安南高麗諸國俱以朝貢今年遣將巡行北邊始知元君已殂獲其孫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朕放前代帝王治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咸樂其所又慮漢唐僻在遠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諭咸使聞知

庚辰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退居高陸侍御史劉炳劾其事母不孝故也遣使葬宋理宗頂骨于紹興永穆陵先是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下楊肇真加爲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心酸

上聞嘆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讐元既乘其弱併取之何乃復縱奸人肆酷如是也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西僧廬中既送至命有司厝于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勒於故陵○陞守興元鳳翔衛指揮金興旺爲大都督府都督僉事仍守興元

命秦王府武相耿炳文兼陝西行省右丞都督僉事郭子興爲秦王府武傳仍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都督同知汪興祖爲晉王府武傳兼山西行都督府同知位居武傳謝德成之上都督僉事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溫先守蘭州有功及是入謝

上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隱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之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勢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致勝以樹立勲名于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終始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皆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傳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爲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壬午命秦王府武相陝西行省右丞耿炳文署行都督府事○綏寧縣民蕭天祐等聚衆爲亂平章楊璟遣兵捕斬之

洪武三年秋七月丁亥朔續修元史成計五十有三卷紀十志五表二列傳三十六凡前書未備者悉補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學士宋濂率儒以進詔刊行之賜白金二十兩文綺帛各二授儒士張宣等官惟趙璘朱佑朱世濂乞還田里從之○禮部尚書崔亮奏定王太子以下及群臣賜坐殿上坐墩之制參酌宋典各為等差其制皇太子以青為制綉蟠螭雲花為飾親王亦如之宰相及一品以赤為質飾止雲花二品以下蒲墩無飾凡大朝會賜宴文武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其退朝燕閒及行幸之處則中書省大都督府官二品以上臺官三品以上及勳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如絨榻 綉褥命如其式制之

詔中書省開平王常遇春所食正祿及優給一千六百石並與之○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降為編修

甲申以太常寺卿魏觀為翰林侍讀學士唐肅為翰林應奉○定功臣守墓人戶各以封爵官品之差等給之其合用石碑石獸之類亦命有司俱依品秩成造

壬寅賜文武官朝服先是命省部官會弘文館學士劉基等參考歷代制度為之至是成始給賜

命平章胡廷美河南開封等府招集故元王保保所部征散士卒凡籍在洪武元年者聽為民二年以後者收拾兵伍

甲寅以翰林應奉陶凱為禮部尚書凱字中三台之臨安人博學善屬文仕元為散官國初薦入朝與修元史選教皇太子書授翰林應奉至是擢為尚書

丙辰賜崇禮侯賈的里八剌母妃以下鑲金銀首飾凡六十副一副九事紗羅布衣服凡六十襲襲七事○明昇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元戰面中流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力寡歛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擣石敵兵多死傷者時大將軍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藍門鎮先令傅文德領兵三千徑移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岩下令軍中人持炬燃于山下友仁軍見炬起大驚棄夜遁去○以中書省右丞楊憲為左丞尋以罪伏誅憲字希武賜名畢大原陽曲人少從父宦寓江南丙申歲

上克金陵憲上謁

上與悅之令居幕府憲美姿儀通經史有才辯嘗使蘇州張士誠還稱旨除傅士德謫議擢江南行省都事軍時國多事征調日發文書嘗委積憲裁次明敏人稱其能然為人深刻意忌有不足於己者輒以計中傷之久之出為浙東行省郎中復往諭方國珍于四明還陞按察司遷中書省參議又出

為江西行省參政召入為司農卿未幾參政中書省尋改河南行省參政洪武二年調山西是年召為中書省右丞至是遷左丞憲在

上左右既久熟于故典而市權要寵輕視同列人莫敢與抗止未卽位時嘗上疏頌功德因勸行督責少政以求親幸

上曰是欲使我失人心也不聽憲與張景同在中書以景才出已右欲構害之時東南尚未定元都號令猶行于西北景嘗開暇與憲言吾故元臣也勉留于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莫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憲因勾摘其言謂景謀叛且出

景手書許之遂坐誅憲自是亦無所憚專恣日甚下視僚輩以為莫已及又喜人佞已徇利者多出其門下憲為司農卿浙西初平憲以其民富厚欲厚飲以資國因增其賦畝加為二畝倍徵其稅民不堪其苦皆怨之

上初不知之有陳敦禮者揚州人善滑稽號憲加賦為植田其自山西入中書也欲盡變易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用已所親信欲時權乃創為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其從違附已者即不次超擢否者逐之入莫解其意一日翰林編修陳桎入謁見押字示之桎即賀曰押字太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後數日即奏桎為翰林侍

劉堪專恣不法多類此既又判求丞相汪廣洋陰事令侍御史劉炳鄒某等劾奏之汪廣洋因免官還鄉里憲又不以為憚使炳奏徙之海南

上不從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擅入罪上覺其誣下炳獄不能隱盡吐其實太史令劉併發其奸狀及請陰事

上大怒令群臣按問憲辭狀遂與炳等皆伏誅八月丙子以廣西行省參政蔡遷為靖江王相仍兼參政提督廣西衛詔中書省申禁官民器物不得黃色為飾及彩畫古先帝王后妃聖賢人物故事日南龍鳳獅子麒麟犀象之形如舊有者限百日內毀之○定親王從享功臣配享儀從事以

皇伯考壽春王

皇伯妣壽春王夫人劉氏

皇兄南昌王

皇兄霍丘王

皇嫂霍丘王夫人翟氏

皇兄安豐王

皇兄蒙城王

皇嫂安豐王夫人趙氏

皇兄臨淮王

皇兄盱眙王

皇兄臨淮王

皇嫂臨淮王夫人劉氏

皇姪寶應王

皇姪大安王

皇姪來安王

皇姪都梁王

皇姪應山王

皇姪山陽王

皇姪昭信王

凡一十九位孟春月于

仁祖廟東廡夏秋冬孟月及歲除於

德祖廟東廡各設牌位西向其配享功臣常遇春以下凡八位

春孟月于

仁祖廟西廡秋孟月于

德祖廟西廡各設東向親王位總用帛二白色牛羊豕各一登

銅各三簋豆各十二簋簋各二酒尊三酒注二祝一功臣位

各用帛一白色羊豕各一蓮豆實棗栗豆青蘋綠塩共用酒

尊二酒注二祝一其分獻禮初獻候

皇帝行初獻禮時獻官各詣酒尊所盥司尊者舉爵酌酒立于

酒尊所獻官各詣酒尊所盥手執事奉酒執事者各以爵受

酒獻官各詣親王功臣神位前獻親王則跪楷笏奠帛獻爵

出笏讀祝官取祝跪讀訖獻官復位獻功臣則立奠帛獻爵

不跪讀祝官取祝立讀訖獻官復位亞獻候尊上斟酒兩廡

執事各立於神位前斟酒親王位獻官行再拜禮功臣位獻

官不拜終獻禮同亞獻其四廟正祭祀祝文孟春特享曰時

維孟春禮嚴祭祀謹以牲醴庶品用伸追慕之情孟夏孟秋

孟冬合享祝文同但特享則四廟各用祝一合享則共用

祝一歲暮合享曰時當歲暮明旦新正謹率群臣以牲醴

庶品恭詣太廟用伸追慕之情其親王從事祝文孟春曰茲

維孟春恭享太廟謹以牲醴庶品敬修祀事孟夏孟秋孟冬

祝文同歲暮曰時當歲暮明旦新正恭享太廟謹以牲醴

庶品恭修祀事其功臣配享祀孟春曰朕以孟嚴奉廟享追

念忠烈輔我開基爰用牲醴陳於廟庭英生尚其與享孟秋

祝文同

三年九月中書省奏都督同知汪興祖既薨晉王武傳其俸

亦宜兼給

上曰王之國則給之今王未之國且勿給時

上聞稱興祖名遂慨念故武傳孫興祖之歿于兵也令以月俸

給其家○故太子賓客梁貞還田里貞字倣享紹興新昌

人元至正中為國子監端懋言時之碩儒多愛之由國

子伴讀授太平路儒學教授

上之克太平貞與諸儒迎見所言輒授詩書有根據

上曰命為江南行省都事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兩浙都轉

運鹽使拜國子祭酒太子賓客日侍太子讀書大本堂至是

坐事故歸田里後卒于家

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

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者為令

丙午靖江王相兼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叅政蔡遷卒遷不詳其鄉里元季兵亂從之麻李為軍之麻敗乃來歸

上以為先鋒從渡江下采石克太平取溧水破蠻子海牙水寨

及陳瑄先皆有功歲丙申定金陵陞千戶從徐達取奎牛呂

城克廣德宣城諸處遷萬戶進攻毘陵拔橫林三山營寨攻

青小北門獲敵卒甚衆遂以為都先鋒討馬駝沙克池州攻

縱陽及討宜興從征衢婺二州授帳前翼元帥陳友諒寇龍

江仙從諸將軍敗之遂進復太平後又從取安慶水寨破九

江敗陳友諒八陣指揮于瑞昌遂進克南昌次兵討淮安仙

卒兵為應援又從援安豐移鎮合肥陳友諒攻江西召仙還

遂大敗其兵鄱陽湖焚其戰艦已而駐兵湖口復追友諒于

涇江大敗其衆友諒死從征武昌有功進驃騎指揮同知後從

下廬州歲甲辰命率龍驤衛諸軍從常遇春討新塗鄧克明

餘黨于沙坑諸寨平之進攻贛州取南安南雄諸郡還兵追

饒鼎臣于茶陵擒獲甚衆還龍驤衛指揮同知攻占江海

安二埧克高郵破馬邏港而淮安守將梅思祖降命仙守淮

安復以兵從克壽州以功授武德衛指揮使移守黃州遂為

黃州指揮使從攻湘潭辰全道永諸州皆克之轉荊州衛指

揮使遂進克廣西累遷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兼

靖江相復討諸叛蠻珍平之仙為將十五年未嘗獨任多從諸

將征討每戰輒勇奮突出橫刀橫陣左右揮擊敵官披靡却走不敢近既還而金瘡滿體人視之不可堪而仙畧不以為意平居性寬厚怡然若不見其有為者也友善處交文

上以是甚加愛重及卒惜之詔贈資政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上護軍追封安遠侯謚曰武襄親為文叙其功遣人

往祭之仍賜封謚誥曰朕以武功定天下其將臣宣力四方多

立戰功者生必其爵以崇之歿必加其贈以憫之此國家常

制也廣西行中書省叅政蔡仙智足以率衆勇足以前驅渡

江以來十有餘年或從朕親征或從將攻討始下采石姑孰遂

定溧水金陵廣德宣城之平毘陵池陽之取金華三衢之攻

常熟宜興之戰龍江之捷安慶之克以至破九江摧八陣克

南昌援安豐大戰彭蠡武昌取合肥分攻贛州進取南安南

雄以屯吉安還克高郵收淮安復壽州湘潭辰全道永諸州

復征廣西留守其城悉定諸蠻大小之戰不可悉舉披堅執

銳野宿風食衝冒矢石身無完膚勤勞多矣陞轉八官正期

榮貴今天下混一方將定功行賞俾享太平之福宣期遽以疾

終訃音來報孰不傷心宜贈以官慰爾泉下仍遣使優褒還

京師卜地以塋命有司給喪具真器自車馬儀仗及服食

器用皆象侯爵生時所需無不具仍命官致祭又詔皇太子

致祭禮極豐備云

戊申故元降將江文清楊思祖等至京詔以文清為千戶思祖為衛鎮撫錫賚甚厚其將校八百五十人皆賜綺帛各仍遣思祖等還招其部曲

上諭之曰歷代興廢天運之常為人臣當其特衝冒危難欲全身家者蓋鮮矣元運之衰天下皆亂爾朔方將校殲身於戎者不知其幾爾獨出槍懷之中卒獲保全今又自遠來歸可謂能識興廢之機今授爾世襲鎮撫還招部曲諭使來歸若能竭誠効力朕當益隆恩待其家古有願來附者即令諸邊將送至京皆有以處之思祖對曰苟全性命于亡國之餘進退無所委身來歸蒙被恩寵實出意外臣敢不竭力

以圖補報惟

陛下其哀憐之

是月詔諭遼陽等處官民初元主之北走也遼陽行省平章高家奴聞之集兵老鴉山而平章劉益亦集兵也蓋州之得利羸城二兵相為聲援以保金復等州顧思祖欲為遠慮至是上遣斷事官黃壽賁詔諭之曰朕初承天統即皇帝位其年八月元君遁去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以及關陝内外文武軍民不戰來歸中原境上時皆定此實天意非人力也今年五月十五旦恭副將軍朱文忠左丞相肅率兵北至應昌克其城獲元君遺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寶冊省院諸官如元君

于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太子愛猷識里速剌以數騎北奔天運之去昭然可知師還過興州江文清等率兵民三萬六千餘人降至紅羅山又降楊思祖之衆一萬六千餘人獨遼隅故臣以老不能見機審視高謀遠圖而乃團結孤兵盤桓鄉里因循歲月不能輔君于危亡之時下不能衛民于顛沛之日進退狼狽而猶徘徊顧望如此欲何為耶近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鎖里海外諸國皆稱臣入貢蓋知天命之有歸順人事之當然者也豈汝之智反不及耶我師之未加姑可以自安樂耶茲特遣人往諭能審知天道率衆來歸官加擢用民復舊業朕不食言爾其圖之

修禮書成賜名曰大明集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為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旦曰夕月曰先農曰大歲風雲雷雨師曰岳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幟曰馬祖先牧馬社馬步曰祭厲曰祭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禮曰婚禮曰鄉飲酒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曰禮三曰吊贈曰喪儀又曰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凡陞降儀節制度名教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頒行之授曾魯徐夔周子京董彝以官惟梁寅等穴以疾賜還鄉里俱賞賜有差

聖政記卷之四

三年十月丁巳是日朝退雨有二內使乾乾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孰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散花散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識佳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癸亥命江夏侯周德興為征南將軍率兵討慈利縣土酋覃堂及弟周諸洞蠻仍命潭州常德等衛官軍悉聽調遣初平章楊景攻堂堂見官軍勢盛遁去至是復出為寇故命德興征討

己巳廣西向武州土官知州黃世鈇父志威來朝貢馬及方物辛巳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猶識里達刺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以烏合之衆犯我關州大軍近討追至定西今年四月七日大敗其衆斬獲無算生擒嚴奉先韓孔兒李景昌察罕不花等惟為擴廓帖木兒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就擒近綏德衛擒送平章徹里帖木兒問知為君就用之人特令修書致意進退之宜致意君其審之既而復制書曰今年夏徧師至應昌遇

君之買的里八剌及宮眷諸從人馬遂與南來因念先君審察天命不贖兵戰委順北歸其知已之者歟奄棄沙漠深可悼閱適元史告成朕以為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君先君曰順已著為已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祿食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為者何如北方諸部人民亦果能承順如往昔乎去年冬二次遣官齎書遺令先君使者久而未還予故以此為令先君之失計也前事之失慈不以必較今再致書以當告令先君者告君君其上順天道遣使一來公私通問庶幾安心牧養于近寨籍我之威號令部落尚可為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為邊民患則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之退步又非往日可比其圖審之母貽後悔余不多及侍御史蔡哲坐事免尋卒哲字思賢武昌人始事陳友諒為御史歲壬寅來歸受江南行省理問陞右司郎中癸卯命往贛州招撫熊天瑞天瑞遂歲遣子入朝上嘉之擢中書省參議陞參政四川明王珍據蜀號大夏王珍死子昇立遣使入貢

丙午命哲報聘因挾一書畫史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吳元年改受江西按察司僉事陞浙江行省參政後入

爲中書參政未幾出爲福建參政召爲侍御史至是以所與御史犯法爲廷臣所劾坐免官尋卒

上惜之命賜官歸葬鄉里

是月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等兵至慈利縣蠻酋覃室復遁

三年十一月壬辰征虜大將軍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右副將軍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李文忠等師還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達等奉車駕還宮明日率諸將上平沙漠表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百官朝服陪列達奉表賀表

曰乾坤宣武德之日歷數在于一人帝王開萬世之基功業超于百代于戈載戢文軌既同欽惟

皇帝陛下聖神合德文武成能天命所歸人心仰戴極黎民於塗炭布霖雨于焦枯奮六師而江漢蕝安揚九伐而荆吳底定旋收淮甸遂略中原徐魯十二之山河兼旬俱下幽薊百年之腥穢一旦廓清既驅羶毛之群遂復衣冠之治何我師之奏凱而彼孽之再萌格亮鞠須敢寇攘于邊鄙乘間抵隙乃賊害于忠良蜂蟻之毒豈可復遺熊熊之師烏容不舉是用祇承明詔恭行天誅以今年夏四月師至定西之北逼虜營而築壘出峪口以陳兵將校

懷敵愾之心士卒奮憑乘之虜震驅電擊渠先棄甲以遁逃獸駭禽驚虜衆望風而降附吐蕃袍罕列障土崩忙忽高昌群酋面縛山川爲之震懼草木爲之昭蘇壺漿以迎無思不服幅員之廣有德必歸臣等仰遵廟筭之成幸獲大勲之集治平有象適遭千載之期功德難名願祈萬年之壽

文忠表曰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之德乾坤大一統群生荷覆載之恩文教誕敷而治且畢張武威繼揚而妖氛頓息臣民快戴海宇懽騰欽惟

皇帝陛下卓冠群倫茂膺景運皇圖啓祚粵申命之自

天曆數在躬遂化家而爲國極生民之墊溺救亂世之助勦大鈞播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毒切來間隙侵犯邊陲赫怒皇心用加天討爰聲罪而治伐乃鞠旅以陳師臣文忠賦質庸愚托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慚無贊畫之能拜命闕庭俾率熊羆之衆總戎行陣誓空胡馬之群前茅渡關而興和之將即降後騎出塞而駝山之兵旅進開平而乘破竹之勢克應昌而奮覆巢之威皇太子后妃兩宮之貴人俱獲玉璽金冊歷代之重器全收皇風遠被于遐荒胡運竟終於此日凡茲勲庸之建豈因臣下

之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謨

蓋世明見萬里之外遠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底莫非皇土南炎荒而北

瀚海其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是日禮成達退自西階皇太子親王入行賀禮退訖中書省左丞相李善長率文武百官上表賀又明日以武成告於郊廟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蹟吏部定勲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以封功臣

丙申大封功臣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于丹陛左右

上詔諸將臣諭之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等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性性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又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使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閑結

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嘗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忠戰都陽時奮勇忘身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士窺朕意嚮以邀封爵食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勞未足掩過此四人止封為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沙漠北復其皇孫妃嬪重寶悉歸朝庭其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侍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嘉褒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諭之無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遂班行賞爵封公者六人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叅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叅軍國事食祿五

千石翔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
中書右丞相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之子茂特進榮祿大夫
右柱國封鄴國公食祿三千石榮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李文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知軍國事
食祿三千石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燕太子右詹
事馮勝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封宋國公同參軍國事食祿三千石榮祿大夫御史
大夫燕太子諭德鄧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封衛國公同參軍國事食祿三千石俱
令子孫世襲惟常茂如無後嗣兄終弟及封侯者二十八
人榮祿大夫御史大夫燕太子諭德湯和授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中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
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唐勝宗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延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
夫同知大都督府事陸仲亨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吉安侯食祿一千五
百石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周德興授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江夏侯食祿一
千五百石榮祿大夫燕王相府左相燕同知大都督府事北

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華雲龍授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燕王相府左相北平等處行中
書省知政事封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驃騎上將軍副大
都督府燕太子右率府事顧時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濟寧侯食祿
一千五百石資政大夫秦王相府左相燕陝西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耿炳文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
國秦王相府左相仍燕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一
千五百石鎮國上將軍食大都督府事陳德授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臨江
侯食祿一千五百石鎮國上將軍食大都督府事郭子興
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華昌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昭勇大將軍平陽衛指揮使王知授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
封六安侯食祿九百石明威將軍朔州衛指揮使司副使
鄭遇春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
大都督府事封榮陽侯食祿九百石鎮國上將軍食大
都督府事費聚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
柱國封平涼侯食祿一千五百石鎮國上將軍食大都督府
事吳良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

知大都督府事封江陰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資善大夫吳王相府左相兼大都督府事吳禎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吳王相府左相封靖江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資善大夫中書右丞兼太子副詹事趙庸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南雄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廖永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德慶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俞通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南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華高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楊景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營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蘄國武義公康茂才之子鐸授榮祿大夫柱國封蘄春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朱亮祖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永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傅友德授開國輔運宣力武臣

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封潁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胡廷美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豫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韓政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東平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黃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宜春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山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曹良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宣寧侯食祿九百石資善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右丞梅思祖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汝南侯食祿九百石中奉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陸聚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河南侯食祿九百石俱令子孫世襲惟華高嫡子許令承襲食祿五分之四康鐸嫡終如無後嗣庶長及之並賜誥命鉄券仍賜文綺及帛李善長徐達各百足常茂八十足李文忠六十足馮勝八十足鄧愈六十足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各四十足華文從三十足顧時耿炳文各四十足陳德郭子興王志鄭遇春各三十足費聚四十足吳良吳禎各三十足趙庸廖永忠俞通

原各二十四尺筆高楊璟各二十二尺康鐸朱亮祖傳文德
胡美韓政黃彬曹良臣梅思祖陸聚汪興祖各二十尺食
都督金朝興平章李思齊各二十四尺平章李伯升十六
尺參政戴德曹興才各二十四尺征進回還復征興元指揮
二十四尺千戶衛鎮撫二十尺百戶所鎮撫十六尺征定西元
應昌指揮二十尺千戶鎮撫十六尺百戶所鎮撫十二尺備賞
守禦未出○征指揮大騎及帛一十六尺千戶衛鎮撫一十
二尺百戶所鎮撫八尺諸軍士除逃亡不賞外賞銀十兩
錢六千丁酉詔天下曰曩者有元失馭海宇分爭朕自布
衣奮身行伍親群雄之無律遂率衆渡江撫太平定建
業選將練兵征討四方者幾二十年荷

皇天宗社之眷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軍用命遂至華
夏清寧蕃夷臣伏一統之業屬于一人今者班師振旅定
功封爵朕重念諸將士委身暴露艱苦之狀欲加重賞則
天下守鎮之兵及京師護衛之士不下百萬而民之資有限
是用計倉庫之所儲度民力之可具均其等第崇爵祿
頒金帛以勞將士仍稽古定制有勲爵者俾其子孫世
襲諸軍士賜白銀拾兩錢六千文朕之共言通於天地昭
布中外咸使聞知成

上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

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曰理萬機不敢斯須自逸誠思
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
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
忽于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
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
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則淫奢淫
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
矣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衆將相詣闕謝
上退御筆蓋殿賜達等從容侍坐燕語

上曰余成統之業皆汝諸將之功勞達等稽首曰臣等起
自畝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戎算出師征討○無次第如指
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賜

陛下非臣等所能與也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苗自
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來觀群雄所為強者從於暴橫
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賤者耽於貨寶奢
侈者溺于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鬪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
為生民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其才富侈
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恃殺
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

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懼必棄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驢士乘之器小志驢則好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為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如志或勸朕盪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有河洛者先聲既振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據降急之則北走元都則西隴蜀併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不意又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使人望未絕困戰猶聞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余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胃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命曹國公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領川侯傅友德吉安侯

陸仲亨濟寧侯顧瑄臨江侯陳德六安侯王志榮陽侯鄭遇春江陰侯吳良南雄侯趙庸同知都督府事陸指揮使王成車發林英何文輝陳桓莊齡王簡藍王仇成金朝興費震王弼胡德並為大都督府都督食事仍令子孫世襲指揮○祭戰歿功臣

上已封功臣思天下定諸將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其食祿群臣莫不感動尋又設壇祭戰歿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復命禮部凡武官有遷葬者皆備祭物道里遠者給與費禮部以武臣品秩次第定給羊豕酒果有差

辛丑

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開為能以必勝為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為鑒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賢將並矣

乙巳詔燕王傅汪興祖秦王傅金朝興吳王傅吳楨專為王傅并解都督府事

乙卯封中書右丞汪廣洋為忠勤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劉基為誠意伯皆賜誥命廣洋誥曰朕觀往古俊傑之士能識真主於草昧之初效勞於艱難之際終其功業可謂賢知者也漢之張臣諸葛亮獨能當之朕提師渡入姑蘇中書省左丞汪廣洋同諸儒來謁就職從征剿繁治劇屢獻忠謀驅馳多難先見之哲可方古人今天下已定爾廣洋封特加爾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國中書右丞忠勤伯食祿三百六十石于乎爾當益克初志克懋忠貞訓尔子孫以光永世基之誥曰朕觀俊傑之士能識真主於草昧之初効勞於多艱之際終成功業可謂賢知者也漢之張子房諸葛亮獨能當之朕兵至括蒼前御史中丞劉基挺身來歸委質事朕累蒙乾象多效謀猷察特加爾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以吏部尚書王興福為西安府知府調刑部尚書本忠為吏部尚書三年十二月辛酉大明志成先命儒士魏俊民黃箎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權六人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為書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十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至是書成命送秘書監鈐梓班行俊民等皆授以官○以翰林侍讀學士

魏觀為國子祭酒編修宋濂為國子師業○封右丞薛顯為永成侯賜文綺及帛六十足俾居海南特顯有專殺之罪
上詔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賞爵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效古帝王以受命卿等明聽制朕言昔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于唐犯法當戮太宗師功臣之勞者不可卒於見誅非高祖太宗欲宥之而執法其恃法功驕恣自冒於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討賊未歸朕亦之厚而待之至為腹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眾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加嘉之然其為性剛忍朕累戒飭勅彼終不悛至於妄殺胥吏殺默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孽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經伺之于途牽衣哭罵且訴寃于朕朕欲加以刑極恕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事今仍論功封其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軍之家一以養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所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

為戒諸將皆須首謝詔定公侯儀從禮部尚書陶凱考
定以唐宋之制為准於是定公臣魏國公徐寧以下儀從
各有差

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
為說而又縲為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
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
恐旦身沒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
可以長生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人得其術而人住於
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人言切不可
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垂不朽
雖死猶生何必故坐服藥以求不死竟決無此理當痛絕之
壬申長沙府洞蠻田某聚眾為亂剽掠旁近知縣江夏侯
周德興討平之

戊寅以宋國公馮勝為大都督府右都督

辛巳以右丞王溥為河南行省平章潘原明為浙江行省
平章子孫皆世襲指揮同知李伯升為中書平章右丞
李思齊陞中書平章方國珍為廣西行省右丞江西行
省右丞張麟陞本省左丞子孫皆世襲指揮僉事溥等
皆起兵降附之臣

上欲優待之故俱令食祿而不視事○禮部尚書陶凱請選

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足用朕以廷臣有才智熟德者
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
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
謂明鑒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
父子一體一心庶幾無相構之心也

甲申享太廟行家人禮百官免倍享畢

上諭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謹
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必
有所警而警無所放爾乃命禮部鑄銅人高一尺五寸手

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殿前庶朕心有
所警省而不放故也又諭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極難檢點朕
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
行事誰能戒我者因思心為身之主帥若一事不諧合理
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點此身與心如兩敵然時時自相
爭戰凡諸事為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每遇
祭祀齋戒之時以為當齊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
不為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忘動則自
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防動尚難能也凱頓首曰

階下此言迺聖賢治心之道也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四年

正月

丙戌中書左丞相大師韓國公李善長乞致仕從之○以中書右丞忠勤伯汪廣洋為中書右丞相叅知政事胡惟庸為中書左丞

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暨營陽侯楊璟都督食事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衛塘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左副將軍暨都督食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王孫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于明昇閔其維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群言及此兵犯吾興元雖敗衄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噬臍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 五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卿等慎之

戊子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乙亥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府州縣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

壬寅賜故元臣禿魯書曰

大明皇帝訊問元臣禿魯近者聖保自爾營中歸云爾執持其志將欲有為此大夫之事朕甚有取焉但以爾之所處度之所不成者有四且又將不得其死何以見之爾素為元臣累効力王家譽隆一生君臣兩隔已將三年以人臣論之君有難為臣者不衛君而自處利便果臣耶逆耶其不成一也方今元運已終天命不留幼君昏弱而邪正莫知爾若不離左右非為諛所殺幸矣今流竄遠方將何所畜此不成二也孤處沙漠步騎不滿萬數部下之人口無充腹之殮體無禦寒之服人將離散而爾不能獨居將何恃乎此不成三也若嚴號令律士卒使饑寒迫身不敢旋走人情不堪朕又恐爾為部下所謀此不成四也犯是四者而猶徘徊顧戀可謂不知幾者耳此朕知爾不知其死明矣當此之時身名俱泯忠憤兩忘甘與秋草同腐終為小人之歸雖欲悔之益亦晚矣若省朕所言自度力有不及他無所生則誠心來歸待爾之意必不薄也爾其思之余不多及

長興侯耿炳文自陳祿賜顧得陝西田租命以陝西田租

五百石浙西田租千石無賜之

乙巳中書省臣奏議宜官月俸初宜者為監官月支廩米九斗中書議既為官宜量給月俸米三石

上曰內使輩衣食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

四年二月戊午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吏部主事林唐臣翰林編脩王廩自安南使還其王陳曰煙遣其臣阮浩亮偕來上表謝恩貢方物以寧於卒於道以寧字志道福州古田縣人少貧苦好學登元大定辛卯進士第授淮安路清河縣尹坐事免官十餘年至中復起為國子助教累

遷翰林侍制陞侍讀學士以寧為俊才博學善記元末遺老多物故以寧獨以文學擅名于時人呼為張學士洪武元年王師入元都順帝北走國臣以寧以元故官起京師奏對稱旨復以為翰林侍讀學士特見寵遇及奉使安南御制詩送之以寧留安南候命逾年及王廩林唐臣等至始俱還道遇疾卒詔有司還其柩于家所在致祭以寧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其奉使也襤被而往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裘被重索都無陸賈金有詩文數十卷號翠屏集行于世壬戌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戴德以疾卒于京師詔贈開國翊運宣力

武臣資德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獲國追封德郡伯子孫世襲指揮僉事遣內使及禮部護喪誤明器還肝胎祭以少牢仍以俸米給其家

己巳以

燕府左相淮安侯華雲龍兼北平行省參政左傳高顯兼大興左衛指揮使并給官俸

甲戌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其兵馬錢糧之數遣右丞董遵僉書院楊賢奉表來降其辭曰聖明啓祚實千載之遭逢遐邇傾心豈一夫之抗越廼改圖而易轍願效順以投誠伏念臣叨守邊疆忝分戎閫天運既去人力難為國破家亡顧孤忠之何託勢窮力屈惟有德之是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合乾坤量包宇宙陽春弘於幽谷大明下燭於覆盆詔諭下班恩威旁達臣等既荷簡將無任懼欣謹遣右丞董遵僉書院楊賢航海以朝天望風而投款休兵待命希洞鑒于愚衷貴劍買牛乞放歸于田里

上覽表嘉其誠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詔曰景因元政不綱群雄角逐朕起布衣提三尺劍命我中國英豪削平僭亂撫恤黔黎逾二十年天下已定中原無兵革之虞間者命將出師東征西伐摧強撫順惟欲薄

海內外咸底治安于是歲時務者率衆來歸共成大業
前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能審察時幾推誠歸朕以遼
東州郡地圖遺石丞董遵等奉表朝獻朕甚嘉焉雖漢
竇融何專前吳今特置遼東衛指揮使司授爾益同知
指揮使爾其恪遵朕意固保遼民以屏衛疆圉則亦有
無窮之譽

三月癸未廣西衛指揮僉事左君弼等平溪洞蠻獠有
功命賜弼君綺帛二十疋千戶蔡天祿以下各有差○賜歸
國公李善長等六國公延安侯唐勝宗等二十五侯及丞
相叅政等臨濠山地六百五十八頃有奇

四年閏三月己未賜功臣守墳人戶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
徐達鄭國公常茂宋國公馮勝各一百五十戶衛國公鄧愈
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進安侯華雲龍濟寧侯
顧時臨江侯陳德長興侯耿炳文靖江侯吳禎都督孫恪
郭子興各一百戶

遣使賜韓國公李善長米物特善長董建臨濠宮殿
上念其久役于外故遣使以米酒牲畜犒勞之○是月平章楊
璟率師進攻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
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閘口又聞王師臨境又遣左丞
相載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為固守計壽等

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壁兩崖壁引纜
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鉤其上傍橋兩岸復
置砲以拒我師於是遣指揮常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
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壁與
都督僉事王間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之之衆景戰不利
於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詔大都督府同知榮陽侯鄭遇春僉都督莊麟往臨濠
開行大都督府○穎川侯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
友德陞辭

上密謂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恣其精銳東守瞿塘阻金
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
階文門戶既破則腹必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
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楊言出金牛而潛使覘
知青州果虛空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于是引兵趨
陳倉選精兵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
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
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真遁去遂克階州○以禮
部員外郎程德為御史臺治侍御史事中山侯湯和師克
歸州李逢春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
臣帥兵取乘植容美洞及會江侯周德興合攻茅岡覃崖

寨平之和仍駐師歸州○潁川侯傳文德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文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等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矢死文德奮兵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授文州興祖廬州巢縣人少為張德勝養子龍灣之戰德勝死之

上聞其忠命與祖嗣其職下安慶擊江州征蘄州黃平江西大戰彭義興祖皆有功擢為叅知政事征高郵淮安取湖州姑蘇亦頗有勞績進同知都督府事大將軍徐達下山東收河南定中原西取大同守其地未幾命兼晉王府傳人有告其罪者

上宥而弗問俾征蜀以自效至是戰死

上聞而悼之命省議封贈乃給祿以贍其家候其子年長襲職

庚寅

上以湯和傳友德等出師伐蜀已逾三月未得捷報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征虜右副將軍兵往取之

上躬祀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清山川城隍旗毒諸神告以用師之意其文曰予起布衣率眾渡江平姑孰立建業創群雄定四方于今十有七年凡水陸征行必昭告于神予受

命上穹賴神陰佑天下二統惟西蜀戴壽者假幼主明昇松行威福據一隅之地自外聲教以其地則有彼疆我界之殊以其民則有朝奔暮竄之患况西蜀本中國之所統若容其據土以潛竊兵豈能偃仆而歸一庶民可安則遣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和征虜前將軍傳文德等水陸並進于今數月未見削平今再命永嘉侯朱亮祖等率兵大會征進故告神知

癸酉潁川侯傳文德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會都督僉事王成亦領兵至蜀人望風驚遁文德遣人諭降之俾各還本業留鞏昌衛指揮潘某守之遂引兵趨

隆州

丁酉弘文館學士致仕羅復仁卒復仁江西吉水人初從陳交諒于九江為翰林編修官甚見禮遇然配交諒于九江所為不樂為之用歲

壬寅

上兵至九江復仁因拔身來歸

上得之甚喜命左右親任之

癸卯從破交諒于鄱陽費蠟書招諭臨江袁州諸郡

甲辰

上即吳王位除中書恣議復仁性率直每論事指陳得

失無有隱避由是侍御甚厚是時大四年五月丙辰中山侯湯和兵發歸州進攻豐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

丁巳賜開平忠武王常遇春族屬十二人綺白有差

己未穎川侯傅友德兵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造戰艘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益恐

己卯永川侯傅友德造戰艦成將進兵漢中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皆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

為之解體四年六月壬午穎川侯傅友德投漢州初夏人聞王師伐蜀命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豐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恃江油壽等及與友仁分隄塘守兵還投漢州以保城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戰于成都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歸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兵敗衆心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投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百餘人壽與大亨走城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餘人馬三百匹友仁走古城友德乃

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擒殺三千餘人并擒宣尉湖口章等獲馬騾五百餘匹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丙戌

上聞湯和註兵大口溪欲侯水平進師恐其逗遛緩事通隆州捷至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隆諸州郡及青州果陽泉江之地兵既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比首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誤事且朕前所以語爾者獨不後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慶侯廖永忠聞命即率所部先進和又遲疑未決及傅友德木牌於江流乃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德慶侯廖永忠兵至舊夔州府先是偽夏丞相戴壽等守豐塘關及還兵內援乃留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守城至是聞永忠兵至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陣前軍既接乃出後軍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將襲興殺溺死者甚還

辛卯德慶侯廖永忠進兵豐塘關永忠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過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及渡關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

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莎衣魚貫出岩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木葉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囊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火筒夾攻大破之其將鄒興中大箭死遂分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同將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中山侯湯和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丙申穎川侯傅友德進兵成都○偽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中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人詣傅友德降獻良馬十匹後友德遣人送思中至京

上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仍賜思中米五石錢六千石丞丞彬等三人米四石錢四千八百參政李文等五人同僉周仁貴金院李成判院鍾興等七人米三石錢三千六百文衣服一襲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自夔州東勝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惧人勸明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兵民雖數萬皆膽

破心悸豈能效刀若歐之拒守死傷必多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

壬寅故元右丞張良佐左臣房嵩遣參政張華行樞密院副使焦偶廉訪司僉事李茂斷事崔忽都自遼東來貢馬及送賊殺劉益逆黨平章八丹知僧院兒等至京并上故元所授印章宣敕金牌先是故元平章劉益以遼東之地來降朝廷遣斷事官吳立往宣詔置遼東衛於得利瀛城以益為指揮同知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輝共謀殺益良佐等率部下擒彥輝殺之保保走納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與高權衛事至良佐遂以其事來聞仍上其事于中書省曰忘身徇國為忠自有公論復讐討罪為義夫豈私情故指揮同知劉益持戎族鎮遼東知天命之有歸遂全師而坎附寵承明詔賜以印章錫有功感懷無任極蒙設遼東衛治俾之仍典鎮兵方盡心遠罹凶禍賴多士之協心執渠魁而

良佐等暫權衛事統率諸將顧才德之劣微惧不堪于負荷况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其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刺張氏注潘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者也先不花之兵而金山則有大尉納哈出

之衆彼此相依互為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持兵之衆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先將擒到逆黨辛章八冊知院僧兒械送京師及前遼陽行省山東行樞密院銀印各一軍民大小衙門銅印八十五并各官所授前元宣勅金牌納上右丞相汪廣洋等以聞

上以吳立張良佐房嵩為遼東衛指揮食事其餘將校從本衛定議職名具奏聞銓注軍人俾隸賜張革等文綺衣各一襲

癸卯中山侯湯和重慶會德慶侯廖永忠以兵駐于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御壁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寧奉詣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家昇等并降表于京師略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月仰大明撫革夷之無外萬方至曷四海同歡欽惟

皇帝階下功軼禹湯德侔堯舜運乾元不息之妙震宇肅清秉神武不殺之權生民永賴收豪傑于分爭之日施仁義于墊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而不克無令而不從臣昇僻處偏方懵無學識既靡寶融先機之智又乏錢徽達事之宜見同井蛙計窮月兔揣罪實由于

已啓舉用非其入自憐愚蒙冒干天討顧開闔之何益遂開門以來降迎拜道旁竊效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希孟嘗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府庫及地主人民以獻○詔定武臣金銀牌制禮部參考舊典武臣懸帶金牌闊二寸長一尺上級雙龍下級二伏虎牌首尾圓竅貫以紅絲絛指揮所佩金牌雙雲龍雙虎符千戶所佩鍍金牌獨雲龍虎符百戶所佩素雲牌符凡造雙雲龍雙虎符金牌五面獨雲龍獨虎符鍍金銀牌二千素銀牌一萬二千通為一萬三千五百牌上親為文級之曰上天佑民朕乃率如革夷實憑虎臣錫你金符永傳後嗣字皆湯文

丁未夜紹興府暨諸縣大風雨水漂民居人多溺死戊申賜故元臣驢兒書曰三月間祭宇帖木兒火者歸言將軍駐于長峪又將移營東北然將軍果能終身事你幼主乃世間之美事忠臣之道人所共頌者朕恐爾事有不諧入人彀中爾之志何以暴曰當此之時患不能顯又安好惡之名惜哉今爾所守封疆與朕遣將旌旗相迫甚不相遠若夫不通一介之使則恐將軍他日進退兩難丈夫于世似乎無機若通信使進退自由則有無窮之樂如不從朕之言他日幼主一失其所群臣中強自立弱者從之將軍能忘君以事雙乎名義所在舍耻忍辱諒不為也不然必驅兵以向之苟力不

足麾下士卒一旦解體轉而他之必將身死人手妻子離散
又何益哉若能通使進退在我豈不成大丈夫之知耶將軍
聽朕所論幡然改悟結我以善後他日遇難來依朕不食言
是月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納哈出懷金山擾邊為遼陽
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侍齋書諭納哈出曰前者萬戶
黃濤回聞將軍威鎮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
往不復君子豈不察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
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組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
國中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強為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
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且紅巾起于汝穎群盜
偏滿中原其間盜名字者凡數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
稱帝于鄆陳交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昇稱
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甲兵有十萬者十五萬者有十
萬者相與割據中夏踰二十年間朕本淮民為群雄
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北待他俘
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為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近年
以來朕見群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而南定閩越東
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為我俘虜惟元昏君奔北
自亡華夷志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賢人君子宜必知
之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

相望將軍若能遣士通舊日之間貢獻良馬姑容就彼噴
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
可支譬之後先為將軍自思之濤至金山納哈出拘不遣
洪武四年秋七月辛亥朔存心錄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
百靈効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
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亦由是而致朕為 俱每時臨祭
祀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
鑒刑古可以鑒今是編所以善惡豈非行之於今將俾子
孫永為法守○置定遼東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班為
都指揮使吳全馮祥為同知王德為僉事總轄遼東諸
衛軍馬修治城池以鎮邊疆時

上以劉益之變而元臣給哈出等未附故命雲等鎮之仍遣
雲諭祭劉益曰爾昔在遼陽控制一隅能順天道違事幾奉
圖猷地愾然來歸朕嘉你誠俾佐武衛安集海邦方資懷
來未附何失防閑遽殞厥身邊城之中失此良將朕甚悲
愴茲特人諭祭且令有司護你之柩歸葬錫山爾其有知
款此至意

壬子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諛佞以飾虛名

甚至臣下詐為瑞應以恣驕誣至于天灾重戒朕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灾異其心尤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誠況為天下國家而可亦偽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于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聖子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

庚申穎川侯傅文德兵圍成都偽憂丞相戴壽知院向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戴甲士列于陳前文德命前鋒指揮李英等以弓矢火氣衝之象中矢却走壽兵躡藉死其甚衆文德亦中流矢會湯和貴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其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遂無聞志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文德許之翌日壽等率其屬降文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

壬戌穎川侯傅文德分兵循下蜀州縣之未附至重慶偽知州尹善清拒戰文德擊敗其兵執斬之其判官王桂華率城中耆民指軍門降○初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時兵亂慮為所掠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為女子也後徙王孫兵掠雲南還邂逅

其叔父續之歸城都以適尹氏同將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為韓真女

乙丑指揮萬德送明昇并降表至京師初

上聞大軍下蜀命中書集六部太常翰林國學定議降等禮省部言按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孟昶及子弟偽官李昊等三十二昶降人至闕下皆素服紗帽進待罪表俯服于地通事舍人板昶起躬鞠聽命宣制釋罪昶等再拜三呼萬歲閣門使承旨賜昶等龍衣冠帶昶等再拜跪受各受次易服然後入見于崇元殿閣門使引昶等入起居蹈舞再謝宣徵使承旨宣喚承弁殺昶等再拜升殿宣徵使承旨宣撫昶至御前座鞠昶太祖親撫問之昶還位與其官屬皆蹈舞再拜三呼萬歲出中書門下率百僚稱賀今擬明昇朝見禮

上御書奉天門昇等于午門外跪進待罪表侍儀使捧表入宣表官宣讀訖承制官出傳制昇等皆俯服于地侍儀舍人板昶起其屬官皆起跪聽宣制釋罪昇等五拜三呼萬歲承制官傳制賜衣服冠帶侍儀舍人引昇入丹墀中四拜侍儀侍傳旨昇跪聽宣諭俯伏四拜三呼萬歲又四拜出承相率文武百官行賀禮

上曰明昇與孟果不同昶專治國政所為舍縱昇年幼事由

臣下宜見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
朝見百官百官皆號制受昇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
居第于京師○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偵知故平
章僧家奴營子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其營擒僧
家奴僮僕其衆并獲駝馬四百餘疋而還○占城國王阿答
阿者遣其臣答班瓜不農來朝奉表言安南侵其土境其
表用金葉長一尺餘闊五寸刻以本國書俾譯者譯之其意曰
大明皇帝登大寶位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者
營一草木耳欽蒙遣使以金印封為國王感戴欣悅倍萬恒
情是安南用兵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皇帝垂慈
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輸貢之
地則安南不敢欺凌

上感其意及答班瓜不農階辭命中書省移咨國王云交
隣有道實為保土之方事上以誠庶盡人臣之禮且占城安
南既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擄掠害生靈既
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隣之道已咨安南國王即日罷兵本國
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器于王何惜但以占城安南互相
爭奪而朝廷獨與占城則爾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
所請樂器樂人在聲律雖無中外之殊而語言則有華夷
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

選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船貨物皆勉其
征以示懷柔之意○降國子監祭酒魏觀為江西龍南知縣司
業宋漁為安遠縣知縣坐考祭孔子禮稽緩故也

庚子詔賜大都督府食事沐英蘇州府吳江縣田十二頃十
八畝歲計租一千石○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先是遣賜
諭中山侯湯和等曰為將貴審機而重料敵古云雖有智謀
不如乘勢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倫旦夕之命乘機而
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傳將軍
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
等聞詔使遣周德興會傳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
京送師蜀地悉平

上因與群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
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
智勇兼盡豈可為愚攻城戰野指疆徇國豈可謂貪為
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癸卯遣佛蘇國故民捏古倫持詔往謂其國曰王自有宋
失馭天絕其祀元興沙塞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
淫亦用隕絕其命華夷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
朕為淮右布衣起義兵救民荷天之靈授以文武之臣東
渡江左養兵練民十四年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

誠南平閩越戡定巴蜀北靖幽燕莫安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朕為民惟誠即皇帝位載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諸國皆遣告諭惟爾佛祿隔越西夷未及報知今遣爾國之民惶古倫賚詔往諭朕雖未及古先哲王之德使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咸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茲詔示

戊申贛州上猶縣寇作亂命宜春黃彬領兵討逋之

四年九月丙辰冊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保保女弟為秦王樸妃時妃有外王父喪

上命廷臣議之禮部尚書陶凱奏大功以下雖無人亦可成婚况王妃無服

上遂令中使及女使往諭妃家行納徵發冊禮冊曰朕君天下封諸子為王必選名家賢女為之妃今朕第二子秦王樸年已長咸選你王氏昔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之妹受以金冊為王之妃爾謹遵婦道以助我邦家敬哉

上觀大學衍義至是錯為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是錯之言其所該者廣其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于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已之心甚不忍當思為君

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刑濫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

丙子置成都都衛及右中前後四衛初成都既克顧川使傅友德等留官軍之及曹國公李文忠經理四川以成都舊城低隘乃增築新城高壘深池規模初備而友德猶駐兵保寧中山侯湯和駐兵重慶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明氏潰亡士卒來歸者衆因籍其丁壯置各衛以分隸之是月置保寧守禦千戶所初王師克保寧顧川侯傅友德留和陽衛指揮黃榮駐守至是曹國公李文忠調濠梁等衛官軍置千戶所守之

丙午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和左副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右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征虜前將軍顧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濟寧侯顧時右副將軍永嘉侯朱亮祖還京師上所佩將軍印綬并所得蜀金印冠冕儀仗銀印五十八銅印六十四路府七元帥八宣尉府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凡五萬九百九十八人馬驢一萬三千八百餘足甲辰中書省奏公侯伯戶名籍之數韓魏鄭曹宋衛六國公延安吉江夏侯安濟寧長興臨江六安榮陽平涼江陰靖海南雄德慶南安廣德營陽鄭春永嘉豫章東平宜春寧中山肇昌河南顧川汝寧二十八侯佃戶凡三萬

八千一百九十四戶○大都督府奏京師將士之數凡二十萬
七千八百二十五人○十一月己未召龍南縣知縣魏觀安遠
縣知縣宋瀛下京師以為禮部主事○十二月丙戌淮安侯
華雲龍遣人送故元惠王伯都不花諸王伯顏不花宗王子
蠻蠻伯帖木兒至京獻馬及金寶二金叩一金字圓牌九銀
字圓牌二

上命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及帷幔相稱什器之類又賜以錦
繡之衣婦女亦賜首飾仍月給錢米有差惟和尚帖木兒及
諸官屬尚留北平

辛卯賞平蜀將士詔曰穎川侯傅友德統大軍冒越險阻

首克諸文破綿漢成都克保寧諸郡德慶侯廖永忠
破瞿塘下重慶至明昇出降二大功最大各賞白金二百五
十兩米段二十表裏濟寧侯顧時同穎川侯進取賞白金
五十兩米段五十表裏臨江侯陳德從克漢州成都賞白金
百兩米段十二表裏鞏昌侯郭子興亦從克漢州成都然
以過謫從伐賞米段十二表裏都督同知汪興祖攻文州段
于王事例當倍賞然亦此有過已從征賞其白金百兩米
段十二表裏都督僉事陳桓以過從藍玉張溫金朝興皆
賞白金五十兩米段十表裏都督僉事陳桓以過從征
有功賞十表裏都督僉事王成繼領軍馬接應從征大

軍至青州果陽賞米段七表裏中山侯湯和無攻城破
闕之功僅能攻下李逢春寨下米段十五表裏江夏侯周
德興克保寧賞米段十二表裏南安侯俞通源從德慶侯
廖永忠克李逢山寨從江夏克保寧賞米段十一表裏宣寧侯
曹良臣從克牙剛覃堂堡寨復從下重慶賞米段十一表
裏汝南侯梅思祖率兵至重慶而城下以援涉之勞賞米
段五表裏都督僉事仇成從克李逢春山寨又從下保
寧賞米段七表裏都督僉事葉昇從德慶侯攻瞿塘以
病不能効力但從克保寧賞與仇成同都督僉事林霖霖
從克保寧賞米段六表裏其從穎川侯指揮人賞米段八表
裏千戶衛鎮撫六表裏百戶所鎮撫四表裏總旗白金
一十二兩小旗白金一十二兩軍士十兩從德慶侯攻瞿塘指揮
人員賞段六表裏千戶衛鎮撫四表裏百戶所鎮撫三
表裏總旗白金一十二兩小旗九兩軍士八兩從中山侯指揮
賞段五表裏千戶衛鎮撫三表裏百戶所鎮撫二表裏
總旗白金一十二兩小旗八兩軍士七兩從嘉興侯朱亮祖攻
保寧侯指揮至軍校等如賞中山侯至重慶者通戚等
一軍校減半不從入官及守船患疾者千百戶米段一表裏
旗軍白金一十二兩凡軍以病自河南還者與錢一千八百文
自陝西臨潼還者錢二千四百文自西安還者錢三十六百

自泰州還者與錢四千八百階州還者與錢六千凡水陸二路幼未編伍者減半陣亡者倍之溺墜病疾死者賞與見軍同進而後役者不賞是惟營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

上諭景等曰爾三人不賞亦能自知其過乎楊璟粗識文字命爾統軍屢嘗失利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添減灶人莫我知你乃輕信敵人詭計輒使王永謙往彼使知我虛實雖騎全之數亦盡知之爾嘗從克保寧當有微賞然爾先於潞州失限軍馬及攻潭屋塞又久不能克進瞿塘又致復敗較之攻破保寧之功不足以掩過趙庸從克李逢春寨及下保寧亦有微勞然中山侯調遣率兵取桑直容美洞會江身侯合攻覃屋寨至中道而還向非曹良臣老于行陣功何由成今不爾罪思亦至矣朱亮祖比至重慶而城已下雖有跋涉之勞而擅扶殺軍校罪浮于功賞何可得爾等宜益自修省奮志勉力以圖後功景皆頓首謝明日

上復諭中山侯湯和曰朕前者命爾統師伐蜀爾等駐兵歸州逗留不進非顧川侯越閬渡險直入劍閣致戴壽撤瞿塘之兵還援漢州德慶侯因得瞿塘乘虛破之兵則其西蜀何由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自濠梁相從軍功

不細宜爵爾為公緣過功不相掩封爾為第一侯爵今又能自奮而使他將尤得上功朕甚為爾惜之朕之論功行賞如衡鑑之于物無少差爽必合于大公至正之道雖欲爾私不可得也和叩頭謝曰

階下屬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

階下天地之量寬而大誅臣以過望敢希重賞乎○進封故大都督府同知汪興祖為東勝侯誥曰朕親昔俊傑之士當天下未定時又能擇真主而事之故能佐成帝業而著其勲名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汪興祖義父張德勝爰自初興委身事朕從渡江左多著奇勲遂官樞密及敵犯龍江直前奮戰殞于陣間朕憫其勞追封為蔡國公以爾繼成其職復安慶侯檇陽陽進征蕪黃廓清江西大戰彭蠡勲屢著擢叅政又以湖廣廬州之捷壽春之捷陞佐都府既而克淮東平姑蘇亦預有功進任同知徃征山東河南西取大同就為守禦屢收胡虜威益振可謂有功于前人矣已命德勝子先襲宣武衛指揮同知而諭功行賞意有待也何其征之役適爾殞身于矢石朕甚悼焉特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東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俾爾子孫世世承襲于勲功名因乎知勇爵祿報于有功惟爾遺擇傳之子孫保于永久爾其有知服此休命

戊戌

上謂中書省臣曰常遇春朕有天下有功惜其早世其左右
衆隨者多武勇之士朕欲用之可擇其人以聞于是省臣選
葉壽等六十八人俱受在京衛所百戶○詔定官民揖拜禮初
上以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為禮乃命省
臣及禮部官定為儀注申禁之禮部議奏凡官員奏事聽
宣詔旨以儀物進貢及受賜祭祀上香奠帛祭酒請祝等事
行跪禮如常儀其揖禮凡下見上躬身舉手齊眼為敬上
官隨坐隨立而答其次下官舉手齊口上官舉手齊心答
之其拜禮凡稽手四拜後叩首一拜為見上之禮稽手四拜
為見東宮之禮頓首再拜文武隔品以下見上官之禮上
官隨坐隨立無答如品從相次下官居下頓首再拜上官
控首再拜答禮秩品鈞者相見各行再拜民間拜禮子
孫弟姪甥壻見尊長生徒見師範婢僕見本使行頓首
四拜禮其餘長幼親戚各以序行頓首再拜禮平交行
控首再拜禮揖禮則以長幼隨宜之其餘一切胡禮悉禁
弗用○以大都督府僉都督沐英何文輝為同知都督○宜
春侯黃彬平贛州上猶縣山寇還命賞其將士文綺錢物
五年正月癸丑遣翰林待制王偉偕蘇成賞詔諭雲南詔曰
朕惟天生斯民必立之君以撫治之曩者元君失政而海內

鼎沸疆宇瓜分其盜據境土擅生殺者不可勝數民塗炭十
有七年朕起布衣提義師開基江左命將四征西平陳友諒
東靖張士誠南下闕越北清幽燕莫不安寧夏後我中國舊
疆遂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
洪武是用遣賜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莫
不稱臣入貢惟是梁王都把平章段光都元都即段朕守
鎮雲南亦嘗遣人告諭不意蜀戴壽等憑示險隘拒
絕中道致使朕意不達爾王去年遂與問罪之師分命太
將軍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直抵重慶明昇面縛御壁
出降繼平成都坐擒戴壽即其郡邑設置官守西土既
寧復遣使往諭爾等尚恐未達今因北平送至蘇成稱為
爾等北使之入故復遣齎詔往諭朕雖不得不及我中國古
先聖王使四夷懷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
悉之爾至雲南梁王久留不遣卒遇害爾字子克瑗之義
烏人幼習學師同郡黃潛博通群書嘗遊元都知爾者
多薦其文行不報而歸及

上取婺州襦來謁遂以為緣尋擢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
改侍禮部兼引進使陞同知南康府事未幾召還議即
位禮以忤旨復出為漳州府通判及詔修元史乃召禘與
宋濂俱為總裁官崔翰林待制承直即無國史編修院官國

初為古文禘與瀛並有聲于時而禘尤號古雅有典刑至是奉使招土番行至陝西之蘭州後召還改使雲南遂為所害上謂禮部臣曰近代以來舉人不中程式為有司所黜者多不省已自修以圖再進往往撻拾主司細故謗毀以逞私忿體諫庶耻之風不立今後有此罪之

甲子遣楊載待詔諭琉球國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與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不綱天下兵卒爭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間基江左命將四征不庭西平漢主陳交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越勘定巴蜀北清幽燕安華夏

後我中國之舊疆朕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重夷酋長稱臣入貢惟是琉球在中國東南遠處海外未及報之茲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賜京衛軍士錢帛庚午五色雲見○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居京爵爵時不樂頗出怨言

上聞之曰此童儒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惑惑不能保始終宜處之有方則譽隙無自生可始終保矣于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各理護送而往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侍之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等邊事○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遁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剿絕之

上曰彼朔漠一窮寇耳終當絕滅但今敗亡人衆遠處絕漠以死自謂固獸猶鬪况窮寇予姑置之諸將士曰王保保狡猾狙詐使其在終必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于是命達為征虜大將軍出中路曹國公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出西路

甲戌命祭告太歲風雲雷雨山川旗毒等神遣征虜將軍魏國公徐達左副將軍曹國公等李文忠征西將軍宋國公馮勝等帥師征王保保

上戒之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惧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由中路出鴈門楊言超和林而實達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兵令虜不知所為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戒惧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命靖海侯吳瑄率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

上以古州田州澧州等州洞蠻常梗化作亂命衛國公鄧愈為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為副將軍討之愈率營陽侯楊璟宜春侯黃彬出澧州得興率南雄侯趙庸指揮食事左君弼出南寧良率李伯昇平章出靖州三道並進是月危秦卒字大朴撫之金谿人年一十五能究五經大旨先輩皆推重之然其在元時侍講經筵請加封徽國朱文公龜山楊時預章羅從彥延平李侗九峯蔡沆西山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封溢唐劉蕡累官至嶺北行中書省右丞元亡以元臣入朝

上雅重泰文學洪武二年授侍講學士坐失朝免三月四月

復其官未幾燕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但時備顧問論說經史而已後謫居和州含山縣至是以疾卒五年三月辛亥命禮部重定官軍相見禮先是元俗官僚相見輒跪一足以為拜禮則以叩頭為致敬既拜後跪一足屬官下人見上司官長與為禮即引手於後進却若避之狀

上甚厭之自即位之初即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革至是復定為儀節令頒之凡內外諸官員亦須先揖長官乃退幕署其屬官見上官必序立堂陛之上躬揖上官隨坐隨立拱手答禮幕官揖如初見及以事出隔旬而還見上官則行再拜禮見幕官亦然上官則拱手答禮幕官答拜品秩

等者互揖凡有內外掾史令史書吏宣使奏差人等 謁長官必序階下一揖乃退長官不答幕禮官拱手如館序及公叅或差役辭見俱兩拜長官不答禮幕官答禮凡典吏見幕官亦序立階下肅揖幕官不答禮如時節公叅差遣辭見行兩拜禮幕官拱手凡子孫之于祖父母父母母旦必詣前肅揖若遠去隔旬日而見及節序慶賞皆四拜余尊長亦然若尊長之疎遠者行肅揖拜遠出隔旬日而見及節序慶賀止行兩拜禮凡民間平交者亦如之其不如儀者以違制問

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里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大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亂居家有禮則有長幼序而宗族和睦廷有禮則尊卑定等級辨元以夷蠻夷氏變其俗先王之治幾乎熄矣而人情紐于淺近未能卒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于古而宜于今也以頒布 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詔庶民婦女袍衫止以紫挑紅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鴨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蘭綳布為之 丁卯都督藍玉兵至土剌河與王保保遇擊敗其衆保保遁去

辛未禮部言周制天子出入鄉民夾道以避行止人漢制

則國簿前驅持方以射覲者唐宋以清道懣等止行人
不許登高窺望惟迎駕之人于伏外俯伏迎拜今定擬車駕出
入有司肅清道路官民不許開門觀望行止所在官員父老
合迎駕者于伏外於路左叩頭俯伏車駕前方起若遇駐蹕之
處合迎駕之人行五拜車駕內車駕行處有衛伏內者絞
伏外車步內觀望者杖壹百如于野外一時不能迴避者俯
伏行立觀望者杖壹百典伏衛官故縱者同罪失覺威二等
陳訴冤抑伏外俯伏以聽如衛伏內者如律合迎車駕
之人伏外不俯伏者亦如律車駕所至文武官非近侍
及宿衛護駕而在五十步內者依律俯伏行立觀望
者如律縱放牲畜衝突伏內者亦杖八十凡皇城宿衛
及在京守門官員軍民遇駕出入執仗肅立不須迴避
其在外城鎮守門官及士率如遇駕經行則俯伏迴避
上可其議命詔示中外使不悞犯○宣化盜起劫掠南寧府
詔發廣西官軍討之遂斬首百餘級生擒二千八百餘
人獲馬五十疋初南寧指揮僉事左君弼數民之無藉
者為軍又縱所步軍士入山伐木民多怨擾遂相謀為
盜至是討平之仍命大都督府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
征南將軍衛國公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失利營陽侯
楊景等討散毛市溪赤溪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

壬子太將軍徐達兵至嶺北于虜戰失利飲兵入塞○中書
右丞建昌王溥遣人來言近督工取其材木建昌蛇古若
見岩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岩崑赤帝重興
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竟其聲如鍾
歌已忽不見
上曰明理者非物惟可或守正者非識偽可干漢之文成五
利足以為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
五年六月定宦官禁令凡內使于宮城內相罵詈先發而理
屈者答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坐其不服本管鈐束而抵
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官監官者杖七
十內使等於宮城內鬪毆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
毆奉御者杖八十無傷者答五十有不股本管鈐束而毆
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官監官
者杖壹百傷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懷惡逞強不道之
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不舉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者
斬首者賞銀三百兩
戊寅征西將軍馮勝左副將軍陳德右副將軍傅友德
帥師至耳朮故元將上都驢將初勝等師次蘭州泰德先
率驍騎五千直趨西涼遇元失利罕之兵戰敗之至詠唱又
敗元太尉朵兒只把于忽刺罕口大獲其輜重○馬牛進至掃林山

勝策師亦至而兵擊走故兵交德手射死其平章不從追
斬其黨四百餘人降太尉所納兒加平章管著等至是上
都驢知大軍知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等於
撫輯其民留官軍守之遂進至亦及乃路守將不言帖木兒
帖金成降師次別駕山口元岐王兒班遁去追獲其平
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萬餘交德復引兵至
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驢牛羊二萬而還

辛卯遣使賁勅至遼東諭都督僉事仇成曰兵戎遼陽
已有年矣雖曰衆戰交脩其船海之運猶連年未已近者
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重載往東所運甚大昨晚忽聞納哈
出欲整兵來哨為指揮葉旺中途遇阻歸因此而料使前
數年凡時值暑天胡人必不策馬南向今將盛夏使有此
舉情狀見矣糧運既至宜嚴為備禦庶可無虞

壬寅

上以征西將軍馮勝等師征甘肅命中書省臣預送戰預三
萬鞋六萬八千緡以給之因諭之曰甘肅苦寒未冬而雪非
南方之比朕京師每當隆冬時衣重裘尚覺体寒况軍
士暴露邊陲衝冒風雪有裂膚墮指之患豈能堪也衣
鞋宜預給之征西將軍馮勝遣千戶胡凱至京奏甘肅之捷
上詔都督府臣諭以功賞次第指揮錄段五表裏千戶衛

鎮撫四表裏百戶所鎮撫三表裏仍命勝先將士番及西
河南出征官員就各處賞賜其京衛出征將士侯景給賞
左副將軍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溫之地虜聞之
夜棄營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算遂進至哈剌莽來虜
部落驚潰復進兵至何朮朮何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
宜乘勝追之千里襲人難以重負于是留部將韓政等守輜
重命將士持十日糧兼程而進進至土剌河虜將葉子哈剌
章硯知之悉騎渡河結陣以待文忠督忠兵與戰數合虜
陣稍欲復進至阿魯輝河虜兵益衆轉戰不已文忠馬中
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真前奮擊以身蔽文

忠

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棄之文
忠策馬橫槊靡衆更進于是士卒鼓勇皆殊死戰虜遂
敗之獲人馬以萬計追至稱海虜兵又集文忠勒兵據險推
牛嚮士縱所獲馬畜于野示以閒暇居三日虜疑有伏不
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兵還夜行失故道至桑歌兒麻士
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于天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
出人皆以為天助云是役也宣寧侯曹良臣驍騎左衛指揮
使周顯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策衛指揮使張輝俱戰沒
良臣壽州安濃人幼有大志及長英毅勇敢人多憚之李元
李群雄競良臣聚鄉里子弟訓練為兵立堡以禦外侮約

束嚴明無敢違其令者歲壬寅率部來附

上以其誠命為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吳元年從大將軍徐達克姑蘇有功洪武元年進階榮祿大夫大軍取河北入元都攻永平良臣功居多二年奉詔守山西行省率大同擊元將孔興等降之三年又從大將軍徐達擊元將王保保于定西三不刺川皆敗之還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勳柱國爵宣寧侯四年從蜀至是戰後贈光祿大夫追封安國公謚忠壯顯廬州合肥人精悍有膽氣驍勇過人歲己未

上取滁和二州渡米入太平顯克大力先鋒待左右從克溧水溧陽丙申破陳楚先兵丁酉攻常州拔江陰克先部先鋒皆與有功戊戌從

上取婺州取亥攻諸暨克衢州陞前都先鋒庚子交諒率衆陷太平福建康顯從諸將復太平城戰于禾石交諒退走癸卯從討交諒大戰鄱陽湖累著奇功己巳授驍騎衛千戶尋陞吳元年克姑蘇以功授宿騎衛千戶陞懷遠將軍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二年以取山東河南及授陝州下河中功轉驍騎前衛指揮同知三年收庶昌紅羅山等寨陞指揮使階貽勇將軍四年遷驍騎左衛指揮使至是戰歿以子若襲驍騎前衛指揮同知榮鳳陽定遠人開平忠武王遇春再從第

也資稟雄藝年未冠遭元末亂從軍安豐歲癸卯渡江來

上詔見即以隸遇春麾下甲辰從征武昌克廬州安豐有功授武昌衛管軍千戶己巳從征贛州下南雄韶州克安陸襄陽吳元年從下姑蘇有功陞武德衛指揮僉事及遇春為征虜副將軍佐大將軍徐達取元都榮從行進階宣武將軍遇春薨于軍榮護喪還京師三年陞武德衛指揮同知階懷遠將軍仍俾世襲同知四年從永嘉侯朱亮祖伐蜀軍還改鎮武衛指揮同知耀壽州人從義兵元帥陳楚先領兵北建康之殷荅歲丙申王師克殷荅始歸附辛丑命與諸將子同入侍衛壬寅授百戶守鎮江吳元年陞羽林左衛管軍副千戶洪武元年進階武略將軍三年守禦福建興化守陞神策衛指揮使四年進懷遠將軍陞貽勇將軍神策衛指揮使自王師取武昌克安陸襄陽討張士誠及平中原取元都克大元慶陽擒上猶童羅累立戰功至是與榮等俱戰死事聞

上命戶部各以米四十石布二十疋給其家遣官迎柩于清河口復命禮部各遣官祭之曰曩因元季大亂朕爾等守江東之地而觀察群雄何如二十年間未能有統一天地為生民主者乃命爾諸將臣四征群雄不三四年中原一統以自前觀之爾等久勞于征戰吾民久困于供億但宜脩邊備實中

國以休息爾等子與吾民也然自古以來胡虜爲中國患
今天既絕胡命故命爾等因其敗亡歐逐遠寨使之不能
復侵擾雖暫勞于一時乃安中國于永久蓋前之立法以垂
于後世者其設施不得不如是也爾等既行志在滅敵奮
不顧身一旦殞于鋒鏑之爲奈何夫死生乃人道之常今爾
等捐軀爲國身雖云亡名垂不朽矣乃仍命工部造墳塋
石人馬宜器如式良臣墓安豐榮墓懷遠縣山西鄉顯墓
應天府江寧縣方山耀墓江寧縣獅子塘各樹牌子墓道
五年七月丙辰中山侯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兵與戰
不利平陽左衛指揮同知章存道死之存道處之龍泉
人御史中丞溢之子也初集義兵保鄉邑己亥冬率所部
歸總制官孫炎令領兵守上游會陳友定兵來侵存道
擊却之自是有戰功壬寅授州翼元帥副使甲辰叅軍
胡深戰死

上命存道伐領其衆洪武元年漕運至京

上嘉其才畧命從右副將軍馮宗翼征北以功

處州衛指揮副使三年從征秦隴取興元留存道守之
時明昇將吳友仁來侵存道每擊敗其衆授平陽衛指
揮同知四年轉平陽左衛至是從和征北守哈鄢不勅營遂
力戰死

庚午高麗王王顥遣其禮部尚書吳季南民部尚書子
溫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表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
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從之蘭遠山逋逃所聚亦
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

上乃使顥爾書曰朕聞近悅遠來赦罪宥愆此古昔王者道
治大國如烹小鮮乃老子之言寬而不急斯爲美矣使者
至齋王表陳耽羅事宜朕甚感焉因小隙而構成大禍者
智士君子之所慎夫耽羅居海之東密爾高麗朕即位
之初遣使只通王國未達耽羅且耽羅已屬高麗其中
生殺王以專之今王以耽羅最爾之衆蘭秀山逋逃之徒
用朕之詔示以威福一呼即至削去孽生之利胡人于異方恐
其不可蓋人皆樂土積有年矣元運既終耽羅雖有胡人部
落已聽命于高麗又刻無相誘之國何疑忌之深也若傳
紙上之言或致激變深爲邊民之患人情無大小急則事生
况衆多乎朕若効前代帝王併吞邊夷務行勢術則耽
羅之變起于朝夕豈非因小隙而構大禍者乎王宜熟慮烹
鮮之道審而行之不但靖安王之懷王而耽羅亦蒙其德矣如其
不然王尚與文武議之遣使再來行之未晚王其察焉茲因
使還賫此以示○遣使齋爾書諭故元國公白璜言朕
惟天道好還無往不復古語云胡虜無百年之運爾讀

書者安得不知自五季亂華以來胡人雖欲竊據中國未嘗有過百年之數者今元運既及百年其數已盡古語可謂驗矣曩者妖人起于汝穎新王之間元兵莫能討捕遂至群雄並起海內分裂此果天道致然歟抑人事致然歟春秋傳曰毋首亂首亂者必不能享其福若前日杜遵道劉福通歸山童徐真一之徒皆首亂者也今此數人果安在哉蓋首亂殃民荼毒太甚故不能享富貴以善終耳朕本淮右布衣遭時槍擄不寧居遂伏劍而起壯士從之者雖千萬人于是渡保江右以觀天下之變觀群雄無治世之才蒼生有雲霓之望乃命將出師數年之間剗削群雄遂平元都中原抵定四海為一豈非天意厭亂人心思治太平之期在今日乎爾昔為元臣初從察罕繼輔擴廓聲名久出部下今又佯元伏匿鄉里志本求安然人心不同事難遂覩爾獨不見隋唐間高祖雅劉黑闥之事耶一旦恐其無賴者假爾為名以禍生民君不從則必如君雅受當時之禍若從之又未免有墨闥後來之悔為爾之計當出諸有司慷慨朝則歸全家保生共享太平豈不快哉然量爾之心尤違疑不敢出者為益都屠城之故有所畏忌果如是爾所見者少朕不如是也昔漢高祖嘗為李右所窘辱尚且赦之况朕于爾無纖芥之憾爾何疑焉書至當

省朕所言與朕一見庶無後悔

五年五月戊午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等討禁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遂又克泗成州

壬戌

聖壽節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率百官請行慶賀禮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勿賀時高麗國王王額遣同知密直司事成倭進表稱賀并遣版圖判書林完賀王太子千秋貢金銀龍盞龜具玳瑁之屬詔中書諭其王維今

聖壽節千秋俱免賀禮自是每歲

聖節之日齊居 食不受朝賀○征西將軍宋國公馮勝等

自甘肅班師至京

上念驛傳重繁故元之人馬夫至破家者乃有諭中書省臣曰善治者親民猶已愛而不傷不善者徵歛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軍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譬之馭馬者急御勒勵鞭策求馳不已解不顛蹶馬既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豈可蹈其覆轍耶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克之庶幾有力有餘有司務加存恤有非法擾害者罪之○詔建公侯第宅德

慶南安營陽新春延安江夏濟寧淮安臨江六于中都緒
魏鄭曹衛宋凡六公中山長興南雄吉安南安榮陽平
涼江陰靖海永嘉潁川豫章東平宜春宣寧河南汝
南鞏昌凡二十七侯甲子征南將軍衛國公鄧愈榮陽
侯楊景等班師還京

五年十二月丁丑征南副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班師還京詔
論功行賞征南將軍衛國公鄧愈綺帛各八疋營陽侯楊
景宜春侯黃彬綺帛各八疋都督食事王誠等綺帛各
四疋江夏侯周德興南雄侯趙庸綺帛各十二疋江陰侯
吳良指揮食事左君弼綺帛各十疋平章李泊昇等綺

帛各八疋其餘指揮以下及軍士賞各有差

唐貞禮部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記載時政
以資稽考今起居註記言紀事藏之金匱是為實錄
凡諸領錄

聖旨及奏事籍簿紀載時政可以垂法後世者宜依會
要編類為書使後言議事者有所考焉蓋省府宜各
置銅匱藏領簿錄以備稽考俱從之

丁酉復以禮部尚書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加封故皇姊
隴西長公主為曹國公長公主封皇姊夫駙馬都尉思
親侯李真為曹國公公主冊文曰朕聞古人君天下者

必先親其親而長其長所以重人倫也皇姊隴西長公主稟
淑厚之德事親以孝撫弟以慈今朕有天下而姊不逮
雖夫賢子貴以奉其祀然朕每與懷感悼不已已嘗
追封為隴西長公主以示褒顯可加封曹國長公主璽
其不昧用慰九泉曹國公李真誥文曰朕君天下親歷
代受親教長之道乃帝王之首務固必盡其禮焉駙馬都

尉李真重厚朴直自婿我家孝行惟謹不幸皇姊早世
携其幼子從朕于起兵之日朕念親親之恩特加撫慰後君
京師復命密通于朕以樂壽康陞以侯爵之崇用永安榮
之福今子文忠又能佐朕平定天下受封曹國禮宜進

封以示褒顯可特進榮祿大夫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

唐子詔造獨轅車魏國公徐達督山西河南八百輛曹國
公李文忠督北平山東造二千輛○熟靖海侯吳禎為定遼
衛指揮使○遣使齎書與元幼主云書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附此古今不易之大訓君其思之自古國家必有興廢
以小事大理勢之常賢者亦所樂行而不以為辱昔我中
國趙宋將衰之際為金所逼遷都于杭納以歲幣其後

金為君家之所戚君家遣使於宋約納歲幣一如金時雖
疆界南北之分如前後延祚百五十年此小事大之義明
驗且爾國之國素無姓氏其族貴嫡而輕長君乃高麗

有姓者之甥又為庶出君何昧而不察固執不變朕觀前代獲他君子孫必獻俘廟伏誨示中國其初亦有侍之思授之以爵者及其後也非鴆即殺雖君家亦爾宋之幼王削髮為僧終不免於一死在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師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可也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承平之時混于民間猶勺水之下滄海一粟之在太仓豈有志于今日哉自辛卯盜起汝南蕪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莫不解朕觀君父子國勢不振民罹荼毒始識興師保身救民一時群雄偕稱名號者盡為朕所得雖君之父子亦不能守宗廟社稷北遁沙漠此天運也人力有不可自古有識

君凡不畏天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其察焉○又與元況劉仲德朱彥德二書生曰昔者人臣致君以善愛君有終各有其道道各有方如趙宋事金安貴百五十餘年此無他之各得其道也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僅數人耳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萌幼主初立朝之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之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以君數事且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母教人絕父子之道蓋取忠臣者必于孝子之門也母教人以屈強蓋小敵之堅乃大敵之禽也若能再三察予之言尔君之宗祀

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富貴如其不然將使六軍出討旌旗蔽寨數百里綿亘于陰山二生若忠于君身膏草野美名於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命河南侯陸聚以候就第奉朝請聚仕元為樞密同知守武安等州歲丙午以徐宿二州詣大將軍徐達請降

上權為江淮行省參政賜文綺白金還守徐州因率兵取沛及魚臺平邳州蕭宿遷雅寧三縣吳元年元將孫保兵侵徐州駐陵子村聚遣指揮傅友德將兵擊敗之擒其左丞李二又遣兵至宿州大敗元兵擒僉院邢端等賜白金酒醴改授山東行省參政三年沂邳山民作亂聚討平之既而人封功臣封河南侯加賜緡帛尋賜第于鳳陽

聖政記卷之五

六年正月乙巳豫章侯胡廷美收集荊州沔陽舊將士四萬四千五百餘人以舊授六十三人爲百戶分領之人賜錢三千士卒人一千戰衣各一襲○以舉人蔣學閔純爲起居註傳宗岩崔華爲給事中趙震發哲爲翰林應奉 德慶侯廖永忠上言曰臣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振威武莫先於利器用今

陛下神聖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民庶安樂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遠道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冒其禽獸之性特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

陛下命造海船剪捕此寇以奠其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鼠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如奔牛其去如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槽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

上善其言從之

甲寅以舉人張維王輝李端張紳爲翰林院編修蕭詔爲秘書監直張維又以王連張鳳任敬馬亮陳敏俱爲編修是時天下舉人至京

上欲造就其才擇其年少俊異者皆擢編修賜冠帶衣服命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等爲之師

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食皇太子親至送爲之主冬夏賜衣特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遇甚厚○點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爲廣東行省叅知政事時廣洋以異柔急政故有是命

丙辰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厚命以俸贖罪

戊午

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率習于安逸弛武藝于是命中書省臣同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官定議教練軍士律凡各衛所將士務以特練習武藝騎卒必善馳馬射弓及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弓每一人以十二箭爲則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人用十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刻車以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張以四十步刻車以六十步凡持鎗以進退習熟爲試中凡在京衛所每一衛以五千人爲則內取一千人令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率赴御前試驗餘以更番演試武 周而後始在外各都司衛所每一衛五千人內取一千人令所管百戶總小旗率赴京師御前試驗畢日回衛餘以次赴京周而後始其所試軍士如騎卒馬上便熟善射及鎗刀步軍善弓弩及鎗三事俱能者所管指

揮千百戶總小旗各以其能授賞不中者降罰軍士中者授賞不中者亦給錢六百文爲道里費各衛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中者停俸十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中者停俸一年七百人以上不中者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戶千戶所管軍士一千人試驗俱中者各以其能授賞不中者降罰二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半載四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罰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者降百戶百戶所管軍士一百人內二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停俸半年四十人至六十人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十人以上者降總旗總旗所管軍士五十人內二十五人不中小旗管軍十人內五人不中者皆降爲軍在京衛所發廣西南南衛柳州守禦在外衛所北方者發南烟瘴地方守禦南方發迤北極邊地方守禦九各都指揮使務在時加提督所屬衛所整齊將士練習慣熟或怠慢失於提督致所轄衛所軍士赴京試驗不中者以所轄軍士十分爲則四分以上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罷都指揮仍命刊印頒給內外衛所遵守

己未置西寧衛以朵兒只失結爲指揮僉事朵兒只失結西寧人仕元爲甘肅行省右丞初王師下關陝與太尉朵兒只班在青海乃只班遣其來朝進馬 上賜以襲衣文綺令還

詔諭其部曲朵兒只班不奉詔遣其肅朵兒只失結自率所部二千餘人還西寧遣第寶塔等赴京言朵兒只班不奉詔之故及宋國公馬勝總兵征其肅遂率所部從行勝乃命朵兒只失結同指揮徐景遠襲朵兒只班獲其金銀印及軍士馬及遣其弟塔立麻送京師至是立西寧衛命朵兒只失結爲指揮僉事○以翰林修撰呂宗盛爲普府紀筭

甲午延安侯唐勝宗奏築潞州城周五千七百七十四丈計一夫人築城二寸合用二十八萬八千七百八人許之○昭鑑錄成先是命禮部尚書陶凱主事張等等來撫漢唐以求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凱出奏行省緝緝未成于是詔泰王肅府文原吉翰林編脩王國子博士李叔允助教朱棣泰府僉事蔣子傑續脩之至是書成繕寫爲二卷太子贊善大夫不瀛爲序以進賜名曰昭鑑錄以班賜諸王上謂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飢寒常使之少忍飢寒恐其不知勞苦也常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恣故令卿等編籍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之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宋公文勝爲右副將軍衛國公鄧愈爲左副將軍中山

侯湯和爲右副將軍統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上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常命卿等往西北爲防邊之計既行朕復思邊守既定遠備勞兵吾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鎮邊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情歸則率精銳擊之必掩群而獲卿老將乘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遠度至邊先宜圖上方畧使朕覽之達師啓行復勅中書令省祭告太歲風雷嶽瀆者神

甲寅命德慶侯廖永忠督運定邊糧儲仍以戰衣皮靴各二

萬五千給其軍○陸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未行命仍知蘇州觀字起山武昌蒲圻人初以文學薦爲國子助教歷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吳元年遷兩淮都轉運使又爲起居注三年正月陞太常卿七月轉翰林侍讀學士十二月陸國子祭酒四年八月以考察孔子禮不以時奏貶爲龍南知縣甫至官召還爲禮部主事五年三月出知蘇州府深愜陳章奇酷之弊一以寬厚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至是陸四川參政未行上以蘇州大郡政務浩繁非其人不可使理于是復命觀還郡六年四月詔○開國勳臣楚國公廖永安等謹號禮部上議曰當胡元失馭四海鼎沸英傑之士

或保障一方或提率師旅泯泯營營莫知適從屬真主奮興

天命有歸人心響應于是乎期而至若龍行而雲從虎笑而風生故能開創洪基輔成大業既着勳勞乃殞其身誠宜加謚以示追崇按謚法赴敵無避曰武佐國逢難曰閔其楚國公廖永安宜謚曰武閔殺身報國曰烈危身奉上曰忠致果殺身曰毅其蔡國公宜謚曰忠毅關土斥境曰武武而不遂曰壯其高陽郡公耿再興宜謚曰武壯折衝禦武曰武威而不猛曰壯其趙國公胡大海宜謚曰壯武○壯而有方曰桓其梁國公趙德勝宜謚曰武桓又按宋儀侯景世傑漢光武封寇珣爲承義侯景丹爲奉議侯同不必重謚此七人者皆

熊羆之士心膂之臣當開創之初迭於王事

皇上混一天下追悼厥功隆其封贈俾爵及孫子祀于廟是崇報之恩于斯爲至因名定謚在禮宴議上詔皆從之 勅中書省議贈元御史大夫福壽死節官封 上定金陵以福壽能秉節死義既爲之立廟至是復議贈其官以爲人臣勸禮部上言元已贈福壽浙江行省左丞相上杜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事蹟封謚載在祀典宜仍其舊足紓忠臣之心上是之于是上今春秋二時遣官于廟致祭因諭侍臣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其福壽之謂乎爲人臣當如是也戊子以孔克表爲翰林脩撰兼編脩克表溫之平陽人孔子

五十五世孫也長身美髯博學篤行善屬文尤精于史學至是以薦授今官

戊戌置御藥局于內府秩正六品尚藥奉御二人直長二人藥童十人俱以內官內使充太醫院御醫四人以太醫院醫士充凡授受四方貢獻名藥及儲蓄藥品奉御一人掌之凡供御藥餌醫官就內局脩製太醫官診視御脉醫參看校同約會奉御就內局合藥將帖連名封記具本開寫本方藥性治症之法于日月之下醫官奉御書名以進署簿曆一用中書省印記其終凡進藥奏本既具隨即附簿年月下書名奉御收掌以憑查考烹調御藥太醫院官與奉御監視每二服合爲一服候熟分爲二器其一器御醫先嘗次院官次奉御其一器進

御○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剿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係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從之○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特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為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是法已定人已

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倍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初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既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方謀與雄群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尤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華胡元之俗去姑息之政治舊習汚染之徒且群雄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以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以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定議著律例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為開導後人復為祖訓錄一編立為定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索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卽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禮部刊印成書以傳永久凡我孫子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小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予祐于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于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于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特觀省上顧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子孫不知所守故為

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得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求保天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立教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鮮有所敗故經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上曰日月之明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者故荒墜厥緒幾於忘憂顛覆典刑幾於忘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為國子助教○詔定公侯家廟禮儀禮部官議凡公侯品官別立祠堂三間于所居之東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如祠堂未備奉主于中堂享祭二品以上羊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豕一皆分四體熟而薦之其不能具牲者設饌享之所用器皿隨品第稱家有無祭之前二日主祭者聞於上免朝祭九祭四仲之月擇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儀前期一日主祭者致齋執事者洒掃祭所陳設儀物親監宰牲至晚主婦監造祭饌是夕主祭以下沐浴更衣宿于外舍明日贊明率預祭諸親主婦率預祭諸婦詣祭所實蔬果酒饌于器主器者盥洗訖詣祠堂捧正位祔位神主間櫛取各祖考神主以次安奉各位子弟捧祔食神主置于東西壁邊執事者進讀祝者一人讚禮以子弟親族為之陳設神位訖各就位主祭在東伯叔諸兄立于

其前稍西諸親立于其後主祭婦在西母及諸母立于其前稍西婦女立于其後讚拜主祭主婦以下皆再拜主祭者詣香案前跪三上香獻酒奠酒于高祖妣前由曾祖而下皆如之執事酌酒于祔位前讀祝跪訖讚拜主祭者復位與主婦皆再拜再獻終獻並如之惟不讀祝每獻執事者于祔位更酌酒獻畢讚拜主祭婦以下復再拜焚香祝并紙錢于中庭禮畢主祭者安神主于櫛如初是日設筵享祭饌男女異席餘胙分諸親友及下執事制曰可
己巳以宣寧侯曹良臣子秦襲爵命長興侯耿炳文于西安鳳翔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鞏昌臨洮諸輔舊軍內選一萬九千人充秦王府護衛軍士
癸丑賜大都督府同知沐英銅陵縣田十二頃四十畝歲計租五百四十八石
庚申胡兵入寇武朔等州特大將軍徐達駐師臨清報至遣臨江侯陳德肇昌侯郭之興率兵往擊之
戊寅命淮安侯華雲龍都督同知何文輝往永平起集故元舊五省八翼軍上一千六百六十二人分補北平各衛軍伍
戊午臨江侯陳德等至朔州胡兵遁去○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分遣左副將軍李文忠濟寧侯顧時南雄侯趙肅穎川侯傅友德永成侯薛顯肇昌侯郭子興臨江侯陳德恭陽侯楊

環都督食事藍田王弼統騎兵右副將軍馮勝右副將軍湯和尙同南安侯俞通源永嘉侯朱亮祖宜春侯王彬大都督何文輝平章李伯昇都督食事張溫等統步兵分駐山西北平等處相機招討殘胡遣指揮李玉入奏詔可之

壬子以中書左丞相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御史中丞陳寧爲右御史大夫

丙辰以兵部尚書樂韶鳳爲翰林院侍講學士刑部尚書孫克義爲兵部尚書四川行省參政劉惟謙爲刑部尚書陝西都鹽運使朱希爲山東行省參政部尚書詹同爲翰林院學承旨仍兼吏部尚書

己未詔禮部時享太廟既以功臣配享其鷄籠山功臣廟宜同日遣官致祭仍以親身戰沒定遠衛指揮高茂等三十八人拊祭自是每春正月秋七月享太廟之日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七廟○長興侯耿炳文陝西行省參政擾思義都指揮使渡旋言陝西城池已沒軍士開拓東大城五百三十二丈南接舊城四百三十八丈今欲再拓比大城一千一百五十七丈七尺而軍力不足西安之民耕種已畢乞令助築爲中書省以聞

上命侯來年農隙興築仍命中書省畫形勢體制爲圖以示之使按圖督築之無令過制以勞人力○以儒士桂彦良爲太

子正字○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爲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仍兼贊善○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迎神奏咸和之曲曰大哉先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興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于昭聖容莫弗奏寧和之曲曰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梁帛俱陳禮容所積恭授非馨惟神之聽初獻奏翰林承旨上奏安和之曲曰大哉聖師定天生德作樂以崇特序無敦清馨加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亞獻奏景和之曲曰百王宗師生民物始瞻之洋洋神英寧止酌彼金盞維清且旨登獻惟三於戲成禮終獻與亞獻同徹饌奏咸和之曲曰儀象在前俎豆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馨禮成樂俗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送神復奏咸和之曲曰有嚴學宮四方來崇格以恭祀事咸儀雖離茲惟款神馭還服明裡斯畢咸膺百福既奏

上曰祭貴乎誠若省特謂告克告脂及禮之繁文者宜並革之于是禮部尚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進其儀前祭二日太常司官奏某日遣官祭先師孔子齊一日次日清晨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傳旨遣官是日遣官祭先師承制畢往祭牲所將祭樂舞生就位執事分獻陪祭者各就位引贊引獻官就位典儀唱迎神典樂舉麾奏咸和之曲獻官以下

各四拜興儀唱奠帛行初獻禮興樂舉麾奏咸和之曲獻官詣盥洗所搢笏盥手出笏興樂舉麾奏安和之曲文德之舞獻官詣酒罇所執事者以爵受酒獻官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跪播笏奠帛獻爵出笏執事者取祝跪讀訖獻官俯伏興平身次詣先國郡國沂國鄒國公神位前皆如上儀復位興儀唱行亞獻禮興樂舉麾奏咸和之曲執事者以爵酒置于神位前興儀唱行終獻禮行分獻禮其終獻禮興樂舉麾奏景和之曲儀同亞獻終舞皆同初獻興儀唱飲福受胙獻官詣飲福位跪播笏執事者以奏進獻官飲福受胙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再拜分獻官及陪祭官皆再拜興儀唱徹饌興樂舉麾奏咸和之曲執事者各詣神位前徹饌興儀送神興樂者舉麾奏咸和之曲獻官以下皆四拜興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各詣座所獻官詣望座位禮畢制曰可建陪祭官齋房于北郊齋房之西南公十五間舞樂生二十三間後命禮部尚書牛諒翰林承旨詹同等議省牲所用冠服同等奏謹按玉藻君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則皮弁似與今常服之服同今中祀既以皮弁行禮則省牲宜用常服○監察御史蒼祿與權等言開物成務先王既正乎彝倫崇德報功後世宜興乎典祀苟不追遠于前古何由立教於將來謹稽經史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大德業被于萬世使

天下後世三綱正九法叙三聖人之功莫大焉故堯舜禹湯文武相承而為道統孔子顏曾思孟相傳而為道學統以續其業學以傳其心後世有天下者舉不忘其成法此其所以繼天立極而為帝王之所宗豈但陰陽一方而已哉其在祀典法施于民則祀之著之禮經歷代宗守愛及我朝繼正統而有天下四方九州罔不臣服天下社稷宗廟山川之神皆得享其祭而三皇之禮獨闕焉宜於春秋躬行祀禮庶成一代之典上以報往聖之功下以正萬姓之彝倫則道德尊嚴而政教脩舉矣上納其言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開基創業之有功于生民立廟祀之于是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開天立極大有功德于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宜令太常掌之伏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力風牧配正位南面祀之以大牢配位東面祀之以少牢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仲春以少牢致祭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唐玄宗憲宗後唐明皇周世宗宋太宗真宗仁宗亦宜令有司立陵廟三年一祭以少牢上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今有司祭于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丙子胡兵寇河州夜入土門峽千戶王才戰死臨江侯陳德

統兵擊敗之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於先師孔子時丞相胡惟庸誠意伯劉基參政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祭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而享其胙可乎其武人不知道理者皆不足責命免俸各一月常生不舉亦停半月是時不預祭不頒胙○詔臨江侯陳德肇昌侯郭子興進兵至荅教海口遇胡兵戰敗之斬首六百餘級生擒其僉輿都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千餘頭餘衆潰去○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以父喪服闋求朝上勅中書致厚餼及從人皆有賜復以勅芳希學曰卿家昭明歷代富貴不絕者乃由陰陽何者以闡明聖學之精明彙倫之攸叙表萬世綱常而不泯也卿常思之尔祖道貫天人則而繩祖武者誠為不易朕聞卿來朝已勅中書嚮勞至則領之仍賜襲衣冠帶鞋

己丑以河間寧津縣知縣朱逢吉為湖廣按察司僉事○成都城成周二千六百丈高三丈城址戊戌屋二百七十九○上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賫敕諭之曰凡賢人君子不以勤怠異其始終不以富貴忘其艱難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勲業已成而勦殘胡不能盡討致累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朕姑為爾言今駐師去處皆有房子妻妾身雖在外賞

家居一也肥馬輕裘縱意馳騁不知下人飢寒之憂二也燕樂玩情因循苟且不親其事三也軍士連年寒露披堅執銳朝夕不怠意旨快勝爾又失策率無成功四也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身先士卒以獲生而致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語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六年九月壬寅翰林學士承旨蕭史部尚書詹同等言

上起兵渡江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櫃傳於後世上從其請命同與侍講學士宋濂為總裁官侍講學士樂韶鳳為催纂官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儒士朱右趙璜徐一夔孫祚徐遵生同纂脩鄉貢進士黃祖國子生陳益陽等騰為

癸卯詔定散館級凡除官員即與對品散官在京官以十月為一考每考陞一等在外官以歲為一考每考陞一級授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特進榮祿大夫御史大夫陳寧榮祿大夫御史丞高嵩資善大夫中書參政馮冕丁玉中奉大夫翰林學士承旨蕭史部尚書詹同戶部尚書俞溥加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蕭太子贊善宋濂戶部左侍郎趙好德中順大夫

○詔定文武官誥命制度命禮部尚書牛諒傳講學士宋灝等曰前代仕于朝者必有封贈施恩之典既封贈則必給以誥命所以上榮其祖考下及其子孫也卿等宜稽其古詳定其式于時諒等奏參考唐宋誥命皆由三省官列御書名後用吏部告身等印章本朝誥勅即用御寶則省不敢冒見在詔勅花樣籤軸制度等級不須改作又宋紹興年間工部官言誥院所用綾紙易以偽冒乞下文思院別織一体花樣事寬花誥今議為誥尾添織某字幾號以為關防及取工部帛制誥局已造誥命書寫用寶頒為文武官從之其制公侯一品至五品誥命六品至九品勅命公及一品一品誥命用玉伯子男及二品官皆用犀五品以下用角○衍聖公孔希學請歸賜白金百兩文綺帛各五疋賜宴于光祿寺命翰林院官餞之○以王僕為翰林侍制

庚戌詔禁四九六辭先是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許雨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卷頒為天下式因諭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實實示華誠為千萬世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以降文体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之詔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雲

所蔽其自今凡告臣下辭務從簡古以華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表箋奏疏毋用四大對偶悉從典雅○改臨濠府為中立府臨濠大都督府為中立大都督府命參政丁玉署事江陰衛指揮同知朱輔佐之十月辛未弘文館學士胡鉉還鄉○遣使諭左副將軍李文忠等曰自開創以來諸將勤勞風霜暴露久矣朕甚念之適者胡兵寇遼遣大將軍達右副將軍勝及卿等將兵塞上以禦之今虜已遁迹獲貳之民亦以入塞卿等俱還又聞胡騎出沒不常遣備蓋不可徹也其令大將軍達副將軍勝各盡赴京卿諸副將宜番山西訓兵養銳以備之○江夏侯周德興言田州府總管黃志威招撫奉議等府一百一十七處人民皆來款附上嘉志威招撫之功以安州侯州陽縣屬之○六年十一月臨江侯陳德馨昌侯郭子興都督僉事葉升等奏緩德慶陽之境胡寇出沒無常民多驚潰請遷入境內聽耕種有詔脅從吳者招撫之詔可○大將軍徐達等自朔州還至代縣王保保兵至大同北即與左副將軍李文忠右副將軍馮勝率師往擊之至莊兒莊遇大雪退營鴈踏堡邏騎獲故元平章鄧宇羅帖木兒詰之言懷柔有胡兵千騎達即遣裨將領步騎三千掩捕之至三角村擒故元武平章康同僉獲馬八千餘疋而還乙亥上命都督府凡開國以來大小功臣有未食其祿而

卒及膺爵而恩未錄其嗣者皆具以聞于是公侯以下至百
戶之族子孫應襲者凡二百九人皆授官有差

甲申詔定品官家用祭服公服

上諭禮部臣曰古者士大夫祭宗廟亦有祭服其見尊長亦必
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聞于是定議品官之家私見尊長
而用朝君公服于理未安宜別置梁冠縫衣縫裳革帶大帶
白靴烏舄佩綬其衣裳去錄饌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
不用○其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并去佩綬
從之仍令如式制祭服賜公各一襲以為祭家廟之用○十
二月以儒士朱右趙璵為翰林編脩孫祚為太平府儒學教

一八

授以脩日曆故也○七年正月己巳江夏侯同德與奏閱武
昌等衛十五衛所軍計四萬四千八百九十九人馬騾一千
二百一十五匹○長興侯耿炳文言肇昌慶陽平涼三衛土
番頭目石抹仲榮等三十九人隨征甘肅等處有功請授職從
上詔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尔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
有身命非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手寶愛
之者必擇大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不
通設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使嬖近習是委重
器于塗而不知寶愛之矣人有身命非尚知寶愛況太子承主

之重乎汝等日輔太子之重器講論詞說之時必導之以正
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承重任可以副朕所
望○丁酉長安指揮僉事李義收集故元張良弼麾下將校
四百一十一人命分隸行伍

癸巳以廣西行省左丞方國珍長子禮為廣洋衛指揮僉事
上以平陽太原二府并汾州縣去年旱遭旱災恐民飢困詔免
今年田租○以年都督僉事王簡子襲虎驍指揮使○臨江
侯陳德領人兵于會寧等處獲難輶元帥逃魯迷失等九十
七人并其族屬其馬牛羊等物六安侯王志領兵于朔州等
處獲難輶元帥等一百餘人俱送至京師

一八

洪武七年三月丁卯朔

上遣使齎諭大將軍徐達右副將軍李文忠左副將軍馮勝
以統將士分布北平山西屯駐其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
就晉山西營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往北平仍以各都府
官及指揮千百戶令其統領應有軍務措置得宜然後大將
軍與各公侯回京○召右副將軍馮勝左副將軍鄧愈右副
將軍湯和肇昌侯郭子興入計邊務○夏四月丙申朔享太
廟○四月以馮城為金吾右衛指揮僉事誠故國臣國用
丙申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楊璟肇昌侯郭子
興復鎮北邊

上至龍江親祀山川城隍鎮撫諸神遣行○詔廣東參政汪廣洋入為左御史大夫

七年五月丙寅朔纂脩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行政施設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丞旨詹同等侍講學士宋濂等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于秘書監濂等又言于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與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 聖政為書以傳於天下後世 上從之於是分為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厘為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

史官紀錄之隨類增入

乙亥賜浙江行省參政徐本李資湖廣行省參政陶凱吳云江西行省參政班用吉夏禮公田記錄米各百石○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勅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劍總率六師以拯民艱延攬英雄以蒞至治二紀于茲震者親征武昌下城之日尔同以文章之美從朕同遊厥後又以國子博士起居注翰林學士皆舉其職又掌吏部辨人才之賢否審職任之輕重咸得其宜今年雖已邁猶輸誠效謀訖無少怠可謂賢也已朕不忍卿以衰耄之年服超走之勞特命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爾惟欽哉同字子文徽之新安人少穎悟好學元奎章

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以其弟盤之女妻之舉茂材異等為柳州儒學正遇亂因家黃州陳友諒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歲甲申王師下武昌同見

上上厚禮待之還京授國子博士遷考功郎中起居注翰林侍制洪武元年轉直學士承旨二年遷侍讀學士四年陞吏部尚書六年七月為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六月丙申命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署中立府行大都督府事癸卯復以詹同為翰林學士承旨罷兼吏部尚書癸丑置貴州大華麻響長官司以辛也為大華長官的雍為麻響長官

乙卯命書鵠龍山功臣廟附祭功臣姓名于籍每歲遇祭則制神主行三獻禮都督府官祭之堂上各衛指揮祭之兩廡末為定式

戊午立 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為署令劉英為署丞事典祀事二人 上故里人也故命以是官碑子孫世守之○上謂翰林承旨詹同曰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于理未當卿等其議之于是同與學士宋濂等議 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即分獻官即行初獻禮亞獻并終獻皆如之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道達陽氣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命凡祭祀罷上香

癸卯詔淮安侯華雲龍于北平未至而卒雲龍定遠人初從上起兵攻滁和雲龍奮力當先為千夫長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定有功及下金陵生縛將帥轉征廣德衛堅陷陣拔其城疊陞元帥陳友諒犯龍江雲龍從上設奇制變由是大捷後從征南昌彭蠡平江漢以功遷豹韜衛指揮使取江陵還征太州高郵皆有北克淮安命雲守之改淮安衛指揮使大將軍徐達率兵北伐雲龍從定中原取元都遂陞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分府鎮北平燕北平行省叅政事尋陞大都督府都督同知策封諸王以龍為燕府左丞相仍兼前官及論功行賞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勳柱國階榮祿大夫封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其雲龍鎮北平威名甚著建造王府增築北平城其功為多至是卒命禮循侯禮作明器擇地以葬之

七年七月以潘允為虎賁衛指揮僉事允故虎賁衛指揮同知潘毅上念毅舊功故錄用之

壬辰以李存義為太僕寺丞二子仲佑皆為群臣存義太師韓國公善長弟也○八月戊戌遣故元威順王子伯寶詔諭雲南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自布衣削平群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順服無強凌弱衆暴寡之患其款服臣順者咸得保其境土共享

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剌剌克爾密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不諒天意抗未臣服以若所為非南貽禍于大理之民必終斃于大理之手斯二禍機必蹈其一有不可逃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以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未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因循百年未復故物彼時劫于勢力今元祚既傾天命既革爾尚據其土地不思改易禍患之報將不旋踵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天命下契人心即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乃舊封群下皆仍舊官依唐宋故事賜以王號享福于彼不然朕當別遣使臣直抵大理合兵加討悔之無及於戲胡虜無百年之運今已足信轉移之機在人自審時不可失爾其思之

辛丑詔天下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自布衣削平群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已七載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因兵戈罹殃者朕失撫養存問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殺于戰陣屍不至家竟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捐棄至命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者屬非鮮至今不能會聚者有之或子殺親老而無養親殺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與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用心体訪

各具名以聞朕當存養使不失所凡出征官軍間有發於戰
聞或鎮守邊境身死遠方父母年老妻寡子幼雖給糧養
贍猶慮未周各衛所宜審訪優給待其子稍長即令承襲如
無應襲之人所司稟送至京官為存養其南北征戍軍士殺
于邊遠棄遺父母妻子貧窮無倚所司驗實稟送至京官為
存養若子雖幼可倚及其親屬而願番者聽從其便官仍給
糧養贍兵與以來各處人民避難流移或有父南子北骨肉
離散愿充聚者有司送還鄉里或有身死他鄉所遺老幼愿
還者聽及各處鰥寡孤獨并篤疾之人貧窮無倚不能自存
所司官給衣糧養贍官員任宜遠方發于任所妻子貧窮不
能還鄉者所在官司送還鄉里於戲君臨天下者所以為民
也或君思治而民乖或民樂而君昏臣或賢而君不德君或
懦而臣則剛此古今有難也所司奉行者母依仁為契以于
刑憲

癸卯遣使賜故元臣遼魯書曰上古君天下父名世者至今
曆數興亡非止一人前者元失其馭群盜暴作君昏臣權天
下則湯沸終不能定朕乃平之以致更元社稷則新治化今
已七年中國頓安矣曩者兵戍北塞遣將安邊不期耿指揮
好殺是致人同而異志乃有小雪干等畏死北往實朕用人
不當非未歸者不誠今耿指揮已寘於法慮爾諸人未悉朕

意昔朕起布衣不過一旅之師未有百萬之衆今也諸蕃入
貢朕懷中國之富戍兵百萬軍民樂用以此觀之豈非朕之
誠意可通神人手爾聰明宜詳審于此天命所歸人不可強
為去就之機惟達者識之故遣使記問餘不多及○故元國
公乃而不花遣人至大同言欲求降既而懼有侵邊之釁不
果來

上遣使齎書諭之曰爾遣人自大同來言欲于平地駐劄意在
臣頃却慮前日犯邊之故又恐不容朕思果有此論是何言
哉孰不知古人之治天下惟安民而已豈有懷私讐而致傷
物者耶且爾等本元之臣彼幼君流離沙漠餘氣尚存爾不
得不聽命于彼前日犯邊各為其主爾何慮之哉去就之機
在乎識時今者入國觀光惟其時也誠與不誠亦在于彼但
彼中若有知時者使上觀天象下察人事自取避去趨吉之
道不亦美乎爾其圖之

甲辰遣故元官趙元佑張近沙德成齎詔并織金文綺賜元
左丞阿里仍遣夾失百里等同還因齎諭大理曰始因有
元失馭海內雲擾華夷無主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群
雄盡平後我漢人故國統一中夏于今七年四夷諸蕃皆已
稱臣入貢惟爾大理未嘗遣使近稽載籍大理在唐宋時受
封王爵以至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今其國乃元君遺派渠

王者主之未復國封朕今臣僚議準唐宋故事封爾段氏為大理國王故遣使先諭朕意使回當發印誥令爾開國理民同享康平之福爾其審之

癸丑以李世昌為金吾衛指揮同知世昌平章李思齊子也乙卯增列侯等官祿職上念諸公臣之家族屬數多歲祿恐不足贍命中書省臣會計列侯自中山侯以下十三人獲食祿一千五百石者加賜公田千石共歲食祿二千五百石其營陽宣寧宜春河南四侯獲食祿九百石今皆增為二千一百石都督藍玉王弼河南指揮使郭美各食祿二千石杭州都督指揮使徐司馬西安行都指揮使韋正各千五百石都督同知何文輝丞相胡惟庸各二千石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並九百石番守都指揮立賢千石在京指揮使八百石同知六百石僉事五百石在外都指揮使八百石同知六百石僉事五百石各衛指揮使六百石同知五百石僉事四百石所撥公田仍依舊則不許科減○監察御史蒼祿與權吉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出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祫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君臣參考酌今古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定議以為夏商

周三代世派明白其始所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唐以來系世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出當時所為禘祭不過禘祀祧主享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仁宗嘗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所自出是則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以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祭之禮似難據上是其議

九月庚辰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字世賢汝寧羅縣人元李汝穎兵起思齊率義兵累復郡縣元以思齊有功授汝寧府知府後守關陝累官太尉中書平章政事兼樞密院事及王師入關思齊退走鳳翔又走臨洮大將軍徐達分遣都督馮宗翼取臨洮思齊又退走鳳翔遂率衆入朝授江西行省左丞洪武三年從大將軍破定王保保還取興元陞中書平章政事後征大同行次大縣得疾還京師第一區授其子世昌金吾右衛指揮同知甥鄭玉羽林衛鎮撫思齊至是卒年五十二遣官祭之其妻鄭氏亦自縊死追贈淑人謚曰貞烈合葬于上元縣之尚村

丁丑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盛遇秋而零落物之所感猶知榮瘁況于人乎宗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乎宜遣之還于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官老成禮表卜花帖木兒二人送其行復其父

愛猶識理達臘織金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刺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王就俘獲即欲遣爾歸以爾年幼

道里遠遠恐不能達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于此故遣歸

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官者曰此爾國之嗣

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猶識理達臘

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自古國家興廢氣運之常

亦豈人力所能為哉且君之父子當中國兵多將廣之時權

不能自持故兵多蘊莽操懿溫之志次者頤頑立相攻讐日

廢生民下者東送款西歸附利氏以供上下君之父子雖出

一令誰信之歟而今日之事如此君尚迷番不省者何蓋在

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

過二萬流離邊境意高中興君之謀畧不知何如耳君能自

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以君

萬騎或七八千騎欲與全國相抗又不知輕重若何予謂君

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于沙漠中暫爾保持或得

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幾至百年之養育之久

生齒之繁以此知之運雖去而祀或未終此亦天理之常也

君若不悟不効古人之事他日加兵于彼禍有不可測者矣

昔君在應昌所遣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年今聞粵

魯金寧不還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威禮

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己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

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奉命翰林院儒臣撰樂章以致敬

慎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詞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

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牽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

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恃

者日強朕意如此其撰述無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之以

祥神既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舞歌其詞

皆存規諫其舞分為八隊隊皆八人禮部圖其制以上命樂

工肄習之

洪武七年十一月壬戌朔孝慈錄成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

部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為母

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曰父母之恩則一也而喪服低

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仍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

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三代喪禮節文尤

詳而散失于衰周尼於暴秦漢唐已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

無窮之變而禮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其古人論服

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預服三年二十八人期年者十四人奏之

以故宣寧侯曹泰第三人俱為鎮撫總為羽林左衛千戶所

鎮撫總為杭州護衛千戶所鎮撫恭為雄武衛千戶鎮撫又

以其外兄姚斌為天策衛千戶試鎮撫給半俸

十二月己酉召安陸衛指揮吳復入京

八年正月湖州府民輸官錢三十餘萬入次揚子江舟覆錢

沒其半民既代償已而軍士有得所沒錢者有司論當杖

上曰士卒得錢于水中非盜也釋之○丙寅

上與學士宋濂等論人上曰人材不可一槩而論賢能之士

或有隱於老佛卜筮負板者顧在上者能拔用之何如耳若

近代官人必舉世族則有志者多不得上達濂對曰誠如

聖諭昨有僧名傳者能勤于學以所為文求益于臣觀其甚有

可用者上即命濂取其文觀之喜乃自為文諭之○遣官

祭功臣于鷄籠山廟增祀故淮安侯華雲龍平章李思等八名

庚辰遣使賫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曰將軍總

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群飲賁之情偽未嘗知之縱慾如此

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酣飲終日不出會議

軍事豈為將之道哉朕今奪其俸祿冀其立功掩過如其不

後當別遣將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修將繩

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遷民鎮修城非今所宜況軍士疲

勞已甚若又使之力役不惟供役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其隙

非計之善也

辛巳翰林院修撰李叔允以年老乞致仕從之○遣衛國公

鄧愈河南侯陸聚往陝西中山侯湯和平章李伯升往彰德

真定指揮馮俊孫通鎮往汝寧李謚耿孝黃寧李清陳方

庸武興往北平求平董兵也田開衛戍守翌日

上至龍江祭告江淮之神遣行

八年二月庚子召晉相府左傳蕭太原都衛都指揮指一成

人為大都府金都督事左傳如故○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為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帝王道與

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治道乃

著是書以示訓戒耳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

四章其君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勿蔽之類十有七事又其

次曰民用士民工用商用等十二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

行之○以朱善為翰林修撰張迥高連善黃宗張美和為國

子助教○癸丑享先農躬耕籍田

丙子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用監察御

史張度言也○以太平府儒學教授孫作嘉興府儒學教授

胡隆成為國子助教作字大雅江陰人博學能文章隆成山

陰人元至正中貢士

甲申德慶侯廖永忠卒永忠巢縣人楚國武閔公永安弟也

元季永安起義兵保巢湖歲乙未以兵來歸從

上渡江累官至同知樞密院事戊戌領兵出太湖遇偽吳呂同

金兵戰湖中舟膠淺水遂陷于吳

上以求忠勇 善謀命龔亮兄職乙亥領兵攻宜興池州楊克之
庚子偽漢陳友諒寇龍濟求忠率水寨兵逆敗之辛丑取安
慶攻江州城臨江守備甚嚴求忠度其城之高下造橋於舡
尾名曰天橋以舡乘風倒行逼其城橋接城上士卒登城克
之以功陞中書省左丞壬寅克南昌癸卯援安豐取廬州從
上伐偽漢與友諒大戰于鄱陽之康良敵舡圍御舟求忠操所
乘戰艦直衝其圍殊死戰乃解復衝友諒樓舡而分之已而
友諒中流矢斃甲申年從

上從武昌還京陞中書平章政事

上以漆牌二書功超群將智邁雄師八字賜之懸於門乙巳取
泰州丙午從大將軍徐達伐張士誠授湖州之德清縣進兵
圍姑蘇克之未幾 上命御史大夫湯和為征南將軍以水
忠為副將軍率師伐閩由海道進克福建延平擒陳友定送
京師明年戊申

上即位命求忠為征南將軍率師征兩廣師至廣州元左丞相
何真降破偽叅政邵宗愚以徇于是惠州德慶肇等郡徂連
新梅桂楊州皆降進兵廣西次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降進
克南寧兩廣既平求忠就撫安其人民其地有以魃魅蠱毒
殺人之者求忠捕得之磔于市害遂息民懷其惠有為之立祠

師還京師

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于龍濟北入見

上大悅撫慰甚至又命皇太子送還其弟三年從大將軍北征
克察罕胸兒等地是年論功行賞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立
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封德慶侯授以鐵券四年詔以求
忠為征西副將軍率師伐蜀五月師至瞿塘閬中甚固求
忠設奇破之遂率兵長驅沿江州縣望風欵附舟次銅鑼峽
偽夏主明昇降求忠號令嚴明人莫敢犯師入重慶有一卒
取民七茹立命斬之明昇已降都城尚未下其守將之家多
在重慶求忠戶加撫慰成都之人皆感慕其威惠遂出降蜀
平五年率師北征至和林省哈敦等剌等處追襲元將王保
保不獲而還六年督舟師捕倭還京師至是卒年五十三
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

八年三月洪武正韻初成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讀學士樂韶鳳與
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書成賜名洪武正韻詔刊
行之○以廣西按察司僉事谷祿與權為翰林脩撰四月
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文曰在西群雄並起民不
堪命王乃奮臂定遠力拔濠城朕方從戎幾於被害王能活
我至有今日天下已定大業已成再生之恩後世不忘茲道

經滌上塋祠斯在故遣官致祭 上駐中都祭告天地于圓丘文曰昔元政不綱英雄並奮民不堪命 皇天后土憫民命之多難授命于臣錫以文武材能人民土地八年以來除民禍殃實蒙上帝后土之恩當師旅渡江之時臣每詢儒者之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臣心不忘洪武初年平定中原臣即沐意在建都以安天下及觀生民彫弊輟轉艱難恐益勞民遂命群臣會議皆曰濠地古之鍾離于此建都庶合古人之宜以此兩更郡名今改為鳳陽建立中都土木之興實勞民役功將告成惟 上帝后土是鑒○遣官致祭開平王常遇春之祠曰思不相從于今二十有二年矣爾之歿世倏經五載追惟往昔接爾咨爾聲僅十有七年其間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奮不顧身恢拓疆土朕知爾心至於嚴號令帥三軍摧堅撫順英風冠世海內知名其為大夫也信矣生也開國沒也封王名位既稱祖宗亦顯子襲公爵女事青宮自古若是者亦不多見今年夏四月朕親至中都驗功行賞扈從咸在而班行之中獨不爾見使朕惻然因祠在茲特以醴牲享爾靈其不昧尚來享之

丙午遣曹國公李文忠祭於外祖楊公之墓曰外孫起布衣于淮甸致群雄之來從凡二紀于茲摧堅撫順攝服豪雄平禍亂于寰宇播聲教于八埏安黔黎于九有是以尊號華夷

統御六軍握九伐之威以鎮頑積四海之利以賞善茲非寄祇昭鑒海嶽效靈我 祖及外祖累世積德奚能若是每念外祖之靈極歆躬詣致奠日思月積終不遂行蓋為國事繁浩弗克前詣今特命甥曹國公李文忠以牲醴之儀奠於墳所其不昧鑒我衷誠

甲寅欽天監言曰上有背氣在趙分恒山以北夷狄遼東之地遣使往北遼諭額川侯傳友德并定遼等處都指揮使司訓戎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幼敏悟絕倫讀書過目輒領其要元至順癸酉以明經登進士第除高安丞

初基于都市書肆見天文書一帙借閱之翌日談誦若流其人大驚歎以授基基謝弗受曰已得之矣及丞高安有進賢人鄧祥甫者通天文術數之學見基而奇之以其術授焉基治高安有能聲江西行省辟為掾未幾辭去尋起為江浙儒學副提舉雲與魯淵字文公諒等遊西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淵等以為慶雲將賦詩紀之基縱飲不顧徐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全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杭城猶全盛淵等大駭以為狂人亦無能知者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左丞朵兒只班討之反為國珍所執脅令請于朝使以詔招降行省不能制或有薦基之才首行省遂辟基為

浙東元帥府都事俾圖珍基出募兵平山寇吳成七等改
同樞密院經歷與叅知政事右林宜孫等 濠州以拒國珍
遷省郎中經畧使李國奉命巡撫江南上其功執政不肯只
授基濠州路總管府判官基以其非所欲不肯受逃歸青田
山中 上既取婺州定括州聞基名遣使以束帛徵之基素
以金陵當有王者興而 上之威德日益盛今來召適當其
時遂與龍泉章溢麗水葉琛等三人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
八策上見之甚喜納其言謂曰先生倘有至計毋惜盡言是
時陳友諒將入寇諸將皆欲 上自將禦之紛紛莫能定上
曰今天道後舉者勝若伏兵江岸候其至而擊之可以成功
基適從外至同贊曰 上言是也已而友諒果至伏發友諒
大敗去歲辛丑 上將復討諒于九江以問基基曰今天象
金星在前大星在後此天命也 上大喜即命出師會攻皖
城自旦至昏不俟基請徑進取江州上悉軍西上友諒率衆
走湖廣江州降洪都守將胡廷美使其子約納款先請禁止
數事基贊許之後基以母喪歸過衢州值苗軍叛殺金華守
將胡大海濠州守將耿再成孫炎 夏毅時守衢州城中或
有謀應賊者殺懼無所措基徐為畫計且以禍福曉諭諸軍
衆乃定復使人通衢婺二郡屬縣令各固守遂與平章邵榮
等復取城擒其守將李二寇特方氏據溫台明三郡素畏基

威名遣人致書問基基因宣 上威德調使歸順 上時使
人以書訪國事基隨問條荅悉合機宜及還京道經建德會
張士誠兵寇其城守將李文忠欲奮擊之基止之曰不出三
日賊當自走擊之可悉擒至期果如其言是時張士誠據浙
西陳友諒據湖廣或謂蘇湖地肥饒又逼近金陵當謀先取
基曰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張氏如
探囊中物耳既而友諒復攻洪都
上親征之大戰于鄱陽勝負未決基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
犯決勝 上從基言克之其後 上決策取士誠北收中原
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 上或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拜
基為太令史一日基見月中有黑子 上曰東南當失一大
將軍而叅軍胡琛攻福建果敗沒他日 上謂基曰吾昨夢
三人頭上有血衆字象也以土傳之乃得衆土之兆後三日
當有報至越三日海寧果城降張昶楊憲等欲亂政乃使人
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及時娛樂 上以示基且曰是欲為
趙高也基曰誠如聖見憲等知之使人伺察基陰事故枉陷
之未發而起憲相繼誅有司奏定奪濠州七縣田賦畝稅一升
上以基故特令青田縣畝止其半徵後基乞歸鄉里且行言于
上曰鳳陽雖帝鄉然非天子所都之地雖已 置中都宜居
廣鄆帖木兒雖可取然未可輕顧

聖明番意其後定西失利擴廓帖木兒竟北走沙漠上掌手詔叙基勲大且詔基還京賞賜甚厚追封其祖父皆為求嘉郡公洪武三年授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四年賜歸鄉里初基言上曰甌括間有隙地號談洋抵福建界之三館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致亂累年民受其害至今貽患未革宜設巡司以鎮其地

上從之及設巡檢司民以其地屬温州實民業非隙地拒不與適若洋之卒作亂取宿吏持郡縣事者匿不以特聞基令長子璉赴京徑詰

上前奏時胡惟庸為左丞掌事與基有宿憾以璉不先白中書怒之及刑部逮至所奏宿吏因訴基欲圖談洋為墓地民弗與故建設巡司實逐民以規其地惟庸具言于

上上以基勲舊赦其罪勿治但令奪其祿省部欲送璉獄

上勅以勅璉歸意弗問基乃入朝自引咎謝遂居於京師先是

楊憲既敗汪廣洋為相未幾貶廣東乃相胡惟庸基憂憤嘗

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使吾言驗其如蒼生何居

無何疾作八年正月惟庸以醫來視疾基既飲藥若有物塞

腹中自是疾篤三月 上以基久疾命給驛傳遣使送還鄉

里御製文以賜之其畧曰爾基括蒼奇士英才偉器海內知

聞方元季世羣雄競起執辨雄雌卿能仰觀俯察獨斷無疑

千里相從言合計用天下既定論功行賞持如頭爵俾垂令名仍賜歸鄉里冀求受祺何圖咎生鄉曲有干國憲重在勲舊俯從議章故但奪其祿而不奪其名此國之政体不得不然也卿能不辨即趨于朝非善自處何以能之今卿年邁老病日侵筋力日衰久客京邸朕甚憫焉夫禽鳥生於叢林羽翼成而颺去時顧舊巢猶必回翔情不能已况於人乎卿病篤可即還鄉里以終天年庶稱朕優待勲舊之意甚至家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

上痛悼之賻遺甚厚基未卒數月以所藏天文書授璉使服闋進且戒之勿令後人習也復語次于仲景曰歎奉遺表不及

矣且欲勸

上脩德省刑祈天永命為政宜寬猛相 天下諸要地宜使與

京師形勢連絡吾死後

上如問我遺言當以是密奏之基為人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

天下事是是非非無少回曲 上察其誠任以心膂基亦自

謂不世遇知無不言言無不用急難之時計畫立就外人莫

能察每贊成大功 上臨朝稱之基輒逡巡退避家居惟飲

酒基遇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樂所著書有郁離子十卷發詭

集二十四卷寫情集七卷黎眉翁集五卷並行于世

八年五月詔求嘉侯朱亮祖等率師同穎川侯傅友德往北

平脩胡○七月壬戌命曹國公李文忠為征虜左副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右副將軍往山西北平整朔軍馬伐額川侯傳友德求嘉侯朱亮祖還京

辛未翰林侍制王傑致仕傑字初度開封之祥符人初仕元為國子助教洪武初以故官召至授翰林脩撰燕編修官命于大本堂授吳江王經選侍制至是衰弱上憫其老听致仕後其子弘為龍江通所官丞相胡惟庸家人舟經江上與官船相觸兩船之人分爭家人歸愬于惟庸怒實于法罰輸作傑未視其子貧無貲乃授徒京師市中以給之惟庸敗上忽念傑間近臣傑安在有言其故者上即召傑爵芳之賜以綺帛給舟車送其父子還鄉傑為人質實嚴重年七十以疾終于家

八月己亥初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求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諭諸屯勸農事○故元將王保保卒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受猶識理達臘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那海之衝處其妻毛氏亦自縊死

癸丑額川傳友德等至京師○降翰林編修撰荅祿與權為典籍以不脩職故也○九月

上命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出遊中都以講武事詔太子贊善大夫宋濂靖江王長史趙瑄等從之既行上閱輿

地得濠梁古跡一卷命內臣馳以賜東宮且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驛得

上所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啓曰臨濠古跡惟荆塗二山最著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相聯屬淮水繞荆李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獲免阻脩之難禹之功也十一月壬申皇太子既過中都乃往遊焉命濂撰文紀之其他古跡歷歷奏之因事進說甚有規益事遂還京師

乙卯詔翰林院臣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儀翰林院學士樂鳳韶等奏謹按漢諸陵廟寢園各有便殿日祭于廟時祭于便殿後漢都洛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時用特牲祀每常西幸即親詣洛陽陵每正月祭郊廟畢以次上陵唐園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冬社一祭

皇考陵朔望及節制祭日進食又薦新于諸陵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獻陵三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其冬夏二至伏臘清明社等節亦上食顯慶五年太常博士彭景直明疏曰近代始以朔望諸節日祭於陵唯漢時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等陵旁立廟國各有寢有便殿故日祭于便殿唐元宗開元二十三年四月初獻昭乾定喬恭六陵朔望上食冬至寒食日

各設一祭如節祭與朔望相值依節祭禮宋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祖宗諸陵欽惟我朝祭祀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大牢遣官致祭自各二處則用少牢中官行禮今據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至用大牢俱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浚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西安府其堰歲久下流壅塞不通灌漑遂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浚之其涇陽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八年十一月乙丑詔翰林院議郊祀祭壇脫鳥之禮翰林學士樂韶鳳奏侍坐于長者履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而舉屏於側注云履空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于階下長者在室則著履上堂而不著入室漢魏以後朝祭則跣屨惟蕭何劍履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鳥升壇入廟脫鳥入殿梁太廟中凡有履行者應皆跣屨唐禮至正旦冬至群臣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鳥升壇入廟解劍升御座前跪賀賀畢降西階佩劍納鳥其燕會群臣應升殿者禮同宋開寶通禮大廟晨裸饋食并掃衿皇帝至東階下解劍脫鳥仁宗時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脫劍鳥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時宋欽宗詳定朝儀大尉中書令門下侍郎解

劍脫鳥以次升殿賀訖降階佩劍納鳥今議于郊祀廟享前期一日以簪籍地設御幕于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履之次于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易升其升壇執事導駕贊禮讀祝并分獻陪祭官皆脫鳥于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脫屣就位祭畢降壇供事協律郎納履從之

洪武九年正月丁丑太子諸王侍上顧謂之曰汝等聞循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說講知其畧矣未領其要上曰謙率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溫良為德之容見于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滄有節降升有數周旋跬步而遺于規矩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日益遠已德既脩自然足服人賢者彙進而不可肖者自去能脩德進賢則國家未有不治不務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戕德之斧斤詭佞諛諂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嗜好則為其所陷矣汝等其慎之○戊午

上命都督府擇公侯都督及各衛指揮嫡長次子才可試用者為散騎參侍舍人俸秩視八品隸於都督府佩弓刀充宿衛或署各衛所事及聽省府臺部差遣歷事以試其材有器趨卓者不次用之於是擇長興侯耿炳文子懋營陽侯楊景

子進等一百四人為散騎舍人

甲子 上以諸王將之國告祀天地於園丘曰仰荷天地眷佑為億兆主海內樂業子孫繁盛稽諸古典天子有子其嫡長者守邦以嗣大統諸子各有茅土之封藩屏王室以安萬姓此古昔帝王之制也今嫡長子標自開國之初以立為

皇太子諸子秦王揆等亦以受封年有長幼各次第之國命祀境內山川許脩武事以備外侮謹用昭告先是以是月庚辰告祭太廟辛酉告祭社稷壬戌告祭鎮嶽海濱及天下名山大川至是大告于園丘云

丙寅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下以福建都指揮僉事余隆等

百三十一人附

壬午冊大傳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長女為今上妃○是月命中書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僉事監田王王弼中書右丞相丁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方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生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今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勅邊將嚴為之備恐復久而懈惰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眾以往未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致有失矣○遣使勞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等曰滄海之東遼為首疆中夏既寧斯必戍

守朕功未卜乃有蓋州諸將意未庭固有守其地以朕命于是整舟楫特命爾雲等帥精兵東渡深高金蓋遼陽以安黎庶北夷聞知天命屢害民生舊歲冬十二月寇金指揮韋富王善苦同士卒戰在當先以豪制衆遼蓋諸將琛謀扼險惟以遼東諸將忠義千夫獲得渠魁不負委托宜方面嗚呼練兵保民在歷代之必先也祀天地以會百神歆人之多福祉虜無知尚強雲善豈宜道哉

庚子 上以秦王揆晉王橐及今 上將之國命先往鳳陽觀祖宗肇基之地俾知王業所由興且命

皇太子率之祭開國公臣然後行

九年二月甲辰以河間知府傑斯為戶部郎中

九年三月壬申太白晝見○四月日本國王良懷遣沙門圭

廷用等文綺帛有差先是倭人屢加瀕海州縣

上命中書移文責之至是遣來謝廷用還 上以良懷所上表

詞語不誠乃復詔諭之曰嘉王篤誠遠越滄溟未脩職貢朕

德薄才疎出庶民而帝中土掌握黔黎新造之時邇者未安

遠者何懷納王土物良驥在心甚愧然覽表親觀情意深機

粵畧露其微不有天命恃險負固昭然矣易云天道虧盈而

益謙蓋尚勇者不保不道者疾滅凡居二儀中皆屬上天后

土之所司故國有大小阻山隔海天造地設民各樂土于是

殊方異類者處於遐漢陰王臣以主之使不相矛盾有如其道者上帝福祐之否其道者禍之曩者胡元特遣遠命帝令滅無罪之國禍加臣民橫行西北延及中土莫敢當特謂天下無對矣楊東下直指日本兵未登岸金鼓未振部伍未成天風怒濤檣櫓摧壞致使總兵阿答海及范文虎等十萬之衆沒於東南此果日本精兵歟抑天道之虧盈歟元雖不能克日本而歸天下諸國尚不敢仰視前數十年元恃兵強重我中國之人于是豪傑忿然而起與元爭幾二紀雌雄未決吾最後興師軍不滿十萬馬不及數千不至五年而復中土此方人力也方今吾與日本只隔滄溟順風揚帆只五日夜耳王其務脩仁政以格天心以免中國之內禍實為大寶惟王察之

已酉

上念亡歿功臣命禮部加增趙德勝等七人封號詔曰人臣竭力盡忠而沒于王事者禮有褒封之典所以報功也夫致身于平定海宇之初而不預享太平之福朕甚憫之趙德勝從朕渡江服勤効職累立戰功忘身為國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仍封梁國謚武桓於戲啓大國以疏封復易名定謚祿延後嗣配食朝庭靈其有知服茲寵命廖永安擊寇大湖深入其阻遂被陷歿伏節守義之死 渝其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仍封楚國公謚忠烈俞通海勤事從征開闢疆宇及姑蘇李平偶為流矢所中天不假年遂至長逝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仍封預國公謚忠烈胡大海拔自行伍武勇而謀猷渡江而至嚴整自分閫而佐樞衡方將遂平浙東庶展才畧何帳下生變遂至隕逝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仍封越國公謚武莊張德勝性質沉毅屢建勳勞力戰樓船遂隕於敵命雖不求功則尤存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仍封高陽郡公謚忠毅耿再成從征以來服勤効職盜賊生變遂至隕身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仍封高陽郡公謚武莊葉傑氣吞群醜勇冠萬夫陷陣先登遂至隕死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仍封永義侯誥文首尾同德勝

三月丙子以刑部侍郎威哲給事中蕪齊相府錄事李擴並為四川行省參政武英堂紀事監生黃義為湖廣行省參政起居注蔣覺翰林院編脩張鳳並蕪廣西行省參政紀事監生趙信為考功監丞翰林編修馬亮任敬王璉王輝陳敏張唯典籍王儒應奉殿侍儀使孫化秘書直長蕭詔讚讀問松起居注嚴純給事中方徹彭通宋璽惟吉十六人為監察御史癸未以大你亦為翰蒙古編脩賜姓名曰霍莊

九年五月戊午上御奉天門謂翰林院侍讀學士宋濂等曰

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而獨理也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居隱約漢高卒用以成帝業朕初定天下即延攬群才相與圖治皆因其器而任之使之今山岩林穴豈無超群拔衆之才欲致而用之其道何由濂對曰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用人莫善于因能任官任官莫善于久居不遷古有是論而陛下行之得才之效無過此矣 上善其言

癸亥晉王妃謝氏薨命禮部翰林院議喪服之制翰林侍讀學士宋濂等議曰按唐制皇帝為皇妃等舉哀臨喪素服舉哀畢則常服宋制皇帝為皇親舉哀素紗幘頭白羅衫黑銀帶今參酌唐宋之制 皇帝及中宮服大功諸妃皆服小功

南昌王妃服大功東宮親王公主皆服小功晉王妃齊衰杖期靖江王妃小功王妃服總麻輅輅三日既成服

皇帝素服入喪次十五舉哀百官奉慰

皇帝出次釋服服常制曰可命著為令○將有事于方丘有晉王妃之喪 上命翰林學士宋濂考古制以為文濂對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絰而行事喪服傳曰宮中有喪三月不舉祭既葬而祭宋真宗時有內喪大常禮院言準禮宜祭天地社稷神宗時南郊而喪未除帝以為疑請讀官王圭司馬光王安石皆以為不當廢夫郊社之禮國之

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示有事也 上然之

丁亥以翰林學士侍講宋濂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資善如故○以宋璉陶未為中書舍人璉翰林院學士承旨濂之子宋晉王府右相啓之子也

壬辰大都府同知何文輝卒文輝字德明滁州人王師取滁州得文輝年始十四 上愛之撫育教訓如諸子既長以其才○為總制迂大寧翼元帥 上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文輝在行聞以陞同知南昌衛指揮使司事守其地尋遣江西行省參政轉左丞以征南副將軍平福建徵還京師扈從北行巡征又取河南復拜河南衛指揮使命守潼關從戰定西破元擴廓帖木兒軍使糧安西分都督府事加鎮國將軍大都督府僉事從穎川侯傅友德取成都以兵戍之陞大都督同知五年曹國公李文忠北征河林文輝督民兵巡居庸關遇疾還卒于家年三十有六 上為之悼惜命有司治喪事給儀物奠之○以翰林編修吳升為勅監令周孟冬為監丞戊申遣使召岐寧衛經歷熊昇還京師昇行次中途西戎朵兒只班使人要劫之不屈而死昇字伯謙臨川人陳友諒破江西晏強之仕昇不肯就王師駐南昌參政鄧愈聞昇名請與相見奇之及 上至南昌愈以昇為薦召見軍門與語大悅款授昇以官昇以母老固辭乃留愈幕府參贊軍務歲丙午九月徵至京師授湖州府德清縣丞吳元年入為中書

博士與諸儒議禮改大常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

上謂翰林儒臣論樂昇從容數對稱旨洪武元年 上即位元

郊祀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書詔昇皆與其議時浙東新

入版圖 上以其地承方氏之亂豪傑不法六月命昇為浙

江提刑按察司僉事尋調山東二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三

年封建諸王以昇為晉王傳四年故元四大王出沒為寇居

民患之 上以昇不能弭盜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復授晉

王府叅軍七年除刑部主事八年西戎朵兒只班率其部落

內附 上以昇老成歷事岐寧衛經歷賜白金五十兩鈔一

萬二千貫昇至岐寧知西戎狙詐有再叛意密疏論之

上遣使慰勞賜昇裘帽已而遣中使趙成復召之還朝昇行至

西涼打班鐸朵兒只班果叛酋長么歌脇昇還昇以大義切

責之遂與趙成及知事杜寅俱被害 上聞而悼惜遣使弔

之于黃羊川立祠致祭仍以所食祿米給其家

命中書兵部錄事用故武官子孫有貽棄者

九年七月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廟 上謂禮官曰諸將始

從朕征伐宣力効勞朕于爵賞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侯死

則俾之廟祀以報其功何文輝早歲事朕以建勲職大明始

立身即隕沒朕重傷之其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各附

祭於功臣之次庶以表朕報功之意焉

壬戌以李祺為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祺大師韓國
本善長長子先期用竹帛牲醴告

奉天殿先下嫁二日命使冊公主其儀內使監陳設冊案于乾

清宮御座前之東南儀儀丹陽于陛之東西陳女樂于丹陽

之南尚儀奏外 上服皮弁服 中宮翟衣陞御座樂作陞

座訖樂止引禮引捧冊使者女官就殿上拜位贊拜樂作四

拜樂止傳制官稱有制贊捧冊使者跪傳制官傳制曰今冊

長文為臨安公主命上宮正宮行禮舉冊官以冊立授使者

受冊以受執事者執事跪授退立于殿東贊贊捧冊使者與

贊拜樂作四拜畢樂止執事者捧冊前行使者隨詣華蓋殿

公主受冊儀曰執事者于華蓋殿設香案于正中設冊案于

香案前公主冠九輦四鳳冠翟衣立於殿西東向冊使以冊

至於案側使立于冊案之東南面引禮公主詣拜位贊公主

四拜畢贊請公主詣前冊使稱有制贊禮贊公主跪贊宣冊

宣冊官取冊立宣訖以冊入于盥盤受冊宣冊官以冊授公

主公主受冊興以冊置于案執事者收冊冊使興引禮就導

引公主詣 上前謝恩贊八拜又詣中宮前謝恩贊八拜禮

畢次見 皇妃東宮及妃各王及妃如常儀冊文曰古之君

天下者有女必封今尔成人特封尔為臨安公主配太師韓

國公李善長之子祺彼為駙馬爾為公主既入國之門恪遵

婦道以奉舅姑閨門整肅內助常任母累父母生身之恩爾
惟敬哉公主受冊後次日詣 奉先殿 駙馬受誥儀是日
吏部官奏請頒捧誥命至是龍亭鼓樂儀仗前至太師府駙
馬設鼓樂出迎太師先設香案及誥命案于正廳龍亭至吏
部官捧誥至於案駙馬服朝服訖引禮引詣香案前贊禮贊
再拜畢吏部官稱有制贊駙馬詣前跪贊搢笏贊受誥吏部
官取誥以授駙馬受誥以授執事者執事者跪受復置手案
贊出笏俯伏興復贊再拜禮畢誥文曰夫婦之道人之大倫
婚姻以時禮之所重帝女下嫁必擇勳舊為婚此古今通義
也朕今命爾李祺為駙馬都尉爾當堅夫道母寵母慢永肅
其家以稱朕親親之意是日早賜朝服儀從銀校椅一脚路
一銀馬杌一銀水盆一銀水罐一銀傘一骨朵二牙仗鞍轡
一次日韓國公李善長與駙馬謝恩後十日善長進表箋奏
請婚期其日清晨尚寶監陳設御座香案於奉天殿儀臺司
陳儀仗于丹陛之東西教坊司設樂于殿陛下之南將軍六
員位于奉天門之左右將軍二員位于殿之簾前序班四員
捧表案一玄纁案于殿內之西序班四員設箋一玄纁案一
丹墀內道之西百官之朝服侍班于文武樓前內贊二人位
于殿上之東西贊禮二員位于丹墀之東西宣表官位于表
案之西百官陪位

皇帝御謹身殿具皮弁服儀禮司入奏外辦導駕官導御奉天
殿伏勳樂作陞座樂止鳴鞭訖序班四員奉表案及玄纁案
置于殿中引禮引太師捧表及玄纁至丹墀案置于案退至
拜位贊禮贊拜樂作四拜畢樂止贊進表引太師詣表案前
搢笏捧表執事者捧玄纁隨行樂作至丹陛下太師脫烏展
表官宣表官隨行由殿西門入東向立執事者一人捧箋由
奉天殿西至謹身殿甬道上跪授內官受捧入乾清宮女接
進啓云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謹擇七月初十日令男李祺親
迎公主上箋奏期序班徹丹墀表箋玄纁案于武樓前太師
既至殿西門引禮二人候于門外內贊接引太師至殿中外
贊贊跪太師跪贊進表受表官搢笏接表跪置于案執事者
以玄纁跪進太師之左太師受訖受表官入詣前接玄纁復
跪置于案退復位內贊贊出笏太師出笏贊宣表展表官一
員詣案前跪搢笏取表宣表官跪于太師之左二人跪展表
官宣讀訖展表一員以表跪置于座內與與宣表官等退立
于殿西贊禮贊俯伏與太師由殿西門出宣表官展表官隨
出序班徹表案玄纁案之東引禮引太師至丹墀 陛下納
烏展位贊禮贊拜樂作四拜畢樂止儀禮司奏禮畢 上還
宮樂作內官受表及玄纁引禮引太師百官以次出其表文
日伏以 聖人法天地而定尊卑配陰陽而品貴賤所以立

教建治叙彙倫而奮法于天下也。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應乾運興邦家統一寰宇辛勤二十餘年而億兆生
民之衆咸獲皞皞同臻太和之治。臣家骨肉首賴生全繼叨
榮祿德至渥也。臣夙夜兢惕思所報效。而未能乃荷至恩
不以臣男祺之愚庸賜公主下為伉儷。崇出望外。吉辰在適
謹用奏請至期。令男祺俯伏闕門之外。恭聽恩命。臣下情無
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箋文曰。伏以聖人
法天地而定尊卑。配陰陽而品貴賤。所以立教建治。叙彙倫
而奮法于天下也。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惟

皇后殿下奉 帝之尊內嚴柔順法地以靜萬邦。咸寧此誠開
基創業。母儀萬世也。如臣善長。恭隨宸御。周族承奉。略無功
効。夙夜兢惕。乃荷 聖恩。不以臣男祺之愚庸。賜公主下為
伉儷。崇出望外。吉辰在適。謹令男祺至期。詣闕門俯伏。以待
上命。更祈中聽。少表下情。臣無任感激。惶恐之至。謹奉箋以聞。
公主受聘。戒儀。伏于乾清宮丹陛下之東西內官。陳大樂於
丹墀。執事女官。備金爵酒。壹果盒。以俟內贊女官二員。位于
殿上之東。上朝服。中宮燕居。服陸座樂。作陸座訖。樂止。
公主具禮服。引禮女官以爵酌酒。引公主詣 上前。贊拜。樂
作。四拜畢。樂止。贊公主詣前。跪。贊受爵女官以爵酌酒。立授
公主受飲訖。以爵授執事者。執事者跪受。還爵。退。復位。贊公

主聽戒命。隨旨意。訓公主聽受訖。贊興。復位。公主復位。贊拜
樂作。四拜畢。樂止。引禮女官又引公主詣 中宮前。贊拜。樂作
四拜畢。樂止。贊公主詣前。跪。贊受爵女官以爵酌酒。立授公
主。公主受飲訖。以爵授執事者。執事者跪受。還爵。以退。復位。
贊公主聽戒命。隨旨意。訓戒公主聽受訖。贊興。復位。公主
復位。贊拜。樂作。四拜畢。樂止。禮畢。公主易燕居冠服。拜皇妃
東宮及諸王及妃如常儀。命婦送至宮門。引禮女官引公主
由宮門東門出。過宮門西上小輦。至右門內。公主降輦。駙馬
揭簾。公主升輦。內使儀仗鼓樂前導。由武樓後右紅門。金水
西板橋。至午門西門。降輦。出門。升輦。其女使十人服沙帽上
簪羅白花。銷金。胸前背兩肩。方花羅袍。腰間抹金銀牡丹花束。
帶皂靴。女樂三十六人。于闕西接引。至府省臺官。命婦送至
府門。各回家。東宮及各王送至府前。駙馬受燕戒儀。是日
早。太師與駙馬具家用祭服。告祠堂畢。至午後。太師坐正堂。
駙馬具見尊長服。引禮引駙馬至拜位。贊再拜。駙馬再拜。贊
詣前。跪。駙馬詣前。跪。贊搢笏。駙馬搢笏。贊受爵執事者酌酒
于 立授駙馬。駙馬受飲訖。以爵授執事者。贊聽訓戒。大師隨
意致戒。辭駙馬聽受訖。贊出。笏。駙馬出。笏。俯伏。興。贊復位。駙
馬復位。贊再拜。駙馬再拜。禮畢。便服上馬。行親迎禮。若駙馬
父母俱存。則父母同生于正堂。行禮如上儀。

親迎儀是日駙馬受醮戒訖具所賜儀從鼓樂前導至午門西下馬至朝房具朝服候申時序班二人具服引駙馬由午門西角門入至右紅門內官二員具朝服接引駙馬至內使監前後報公主醮戒畢引駙馬至右門西東向立公主至駙馬揭簾公主升轎駙馬先行由午門西角門出至上馬處上馬先至府候公主揭簾公主降轎同至祠堂○詣祠堂儀太師家執事者先于祠堂陳設祭物畢引禮女使引駙馬及公主由府中便門至祠堂陳設祭畢拜位駙馬東公主西贊禮贊再拜駙馬公主拜再拜引禮引駙馬至高祖考妣神位前駙馬詣前公主仍立于拜位贊跪駙馬跪公主亦跪贊播笏駙馬播笏贊進爵執事者以爵進跪于駙馬之右贊受爵駙馬受爵以授執事者贊獻爵執事者以爵奠于高祖考妣神位前贊出笏俯伏與駙馬出笏俯伏與公主亦與引禮又引駙馬詣曾祖考妣前祖考妣神位前如上儀訖贊詣讀祝位駙馬詣讀祝位贊跪駙馬跪公主亦跪贊讀祝讀祝訖贊俯伏與駙馬俯伏與公主亦與復位駙馬復位贊再拜駙馬公主并再拜禮畢還府行合卺禮○合卺禮儀是日女使陳設駙馬座于室東西向公主座于室西東向各設拜位于座之南設酒案于室中稍南置兩盞兩壺于案上設饌案二于室中贊引二人導駙馬二人導公主就拜位贊再拜駙馬公主

相向皆再拜請就座駙馬公主各座執事者二人以二盞爵酒以進駙馬公主各飲酒執事者進饌駙馬公主皆舉饌執事者再酌以酒進駙馬公主各飲酒舉饌執事者以兩盞盡共酌酒駙馬公主與就拜位贊拜駙馬公主相向再拜禮畢太師次日詣闕謝恩○見舅姑儀合卺之明日清晨執事者二人先設案于堂之東以棗栗盤置于案太師座正堂中駙馬具見尊長服公主燕居冠服引禮引駙馬公主至拜位駙馬在東公主在西再拜駙馬公主皆再拜執事者徹棗栗案于東禮畢若駙馬父母俱存則公主見舅姑當用假脩于姑前行禮如上儀駙馬公主見太師禮畢太師起執事者請駙馬叔正堂東西向坐駙馬公主立于西東向四拜叔坐受禮畢起又請駙馬兄坐于正堂東西向駙馬公主東向拜禮畢起又引駙馬公主詣中堂請太師姊正面坐駙馬公主北向四拜太師姊坐受禮畢起又請駙馬庶母坐于中堂西向駙馬公主東向再拜庶母坐受禮畢起次請駙馬嫂就中堂東西向立駙馬公主與嫂相向再拜畢駙馬公主還府駙馬弟妹到府中見駙馬公主坐受四拜

盥饋儀見舅姑之又明清晨太師坐于正堂執事者設饌案畢公主具燕居冠服引禮引公主詣太師前拜位贊再拜公主再拜執事以饌授公主公主捧饌置于案退復位再拜公

主再拜公主退于西候太師隄畢引禮引公主還府
駙馬朝見儀親迎後十日朝見其日

上位中宮御乾清宮內官設傘扇大樂于丹墀左右設駙馬拜
位于宮門之下贊禮內官二員具服于接引駙馬至宮拜位
上位中宮陞座樂作贊八拜駙馬八拜畢樂止又移駙馬拜席
近西朝 中宮贊八拜駙馬八拜畢樂止禮畢駙馬去蔽膝
又移駙馬拜位于西南見皇妃六位各贊四拜禮又引禮內
官二員引駙馬出右紅門序班接引見東宮其日內官設東
宮座于文樓前南向秦王以下各王共一十一位座于東西
相向駙馬去蔽膝引禮引詣東宮前贊四拜畢次詣秦王及
各王前每位行四拜禮駙馬出門收服詣東宮前賜膳畢東
宮傳旨賜駙馬紗帽一金帶一貯絲羅衣各一襲靴一雙鞍馬
二駙馬受訖就詣

上前謝恩行五拜禮○故元平章兀納歹執伯顏帖木兒自緩
德來降先至中山侯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遣人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也邊以備勅諭友德曰無事而
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至是伯顏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
大破之俘其衆獲輜重牛馬無算兀納歹遂縛伯顏帖木兒以降
九年八月乙酉以戶部侍郎周斌郎中侯斯為戶部尚書行
省左司都事徐鐸為戶部侍郎戶部員外郎徐伯善泰相府

錄事張宗戶部主事尚質劉忠沁源縣知縣郎 為戶部郎
中戶部主事蘇鵬翼為戶部員外郎○御史大夫汪廣洋陳
寧劾奏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此古今之通義也欽惟

陛下奉天命削群雄定四海為生民立命以開太平之治于茲
九年矣自義師東渡以來深謀遠慮經國馭人皆聖衷之獨
斷至于紀霜露冒寒暑披堅執銳去亂賊以拓封疆皆諸將
之功也非文吏之籌畫也及天下一家定公行賞韓國公李
善長位以大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于文武近令其子祺
尚公主復營宅于王第之右以居之聖訓諄諄命公主勤執
婦道禮儀長幼以叙爰倫

陛下法古先聖王盛心允為至矣善長受國恩禮以為
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旬日亦無問候之敬孤恩失意古者所
無駙馬李祺六日不朝宣王殿前又不施禮此可見善長家
法之不脩凡此所為揆之所事君之道果安在哉請付法司
以正其罪疏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 上曰大罪不治則法
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律身教
子劾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閏九月丙午淮安
府海州儒學學正曾秉正上疏曰近者以五星運素度日月
相刑聖心戒謹詔臣民吉過臣聞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蓋天地為萬物之祖王為萬
邦之君天下之生物不能自治故生聖人代天工以君治之
而成其能是以君為天子天子有過中之政則不言而垂
象以代其言猶父之教子也天子知天示教而改行脩省求
賢于下下之人言得以達則是天使言也人君于是而聽納
之則天嘉其不違教令雖怒亦轉而嘉矣天轉則祚胤久長
社稷永固矣又何災異之有漢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敗
德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
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抑
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為可喜惟以祗懼天譴而致隆楚

莊王小國之君耳見天地無妖孽之戒則禱于山川曰天其
忘予歟此能求過于天也天示之過則必思其失道而脩治
之又安有殆危之理哉是以洪水九年而堯政治大旱七年
而湯德脩桀殺主朝雖雖鼎耳而大戊武丁意致中興是皆
能責己以自脩求道以自輔也漢文帝時二十九山同日崩
大水潰出一月隔雨見日食長星出桃李冬華地震景帝時
灾惑歲星逆行月犯北辰貫天庭地一日三動可謂異矣
而治道之盛獨稱文光景十五年彗星于卯又彗于宮可
謂異矣而東漢方隆宋仁宗時土星流參太白晝見或星崩
子斗或星見于極或星數百里烈泉湧雨雹大旱不一而見

可謂異矣而仁宗享國最久治近三代其故何哉誠以數君
者能秘天威納用方正之士听受忠直之言以改其政也故
天雖有異而為殃豈有貽過於下若漢成帝以星變罪其丞
相翟方進唐太宗以女主將昌妄殺疑似李君羨若此之類
皆不免後世之議而徒為盛德之累耳臣考博古今災異皆
以人君脩德則昌或信移穰之說者終無所益蓋天可以誠
而不可以自誣也宋景公有君人之言災或猶為之退舍
況古今大統之君哉天人感應之理其效甚速詩曰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則拜天之灾惟在脩德而已洪惟

陛下聖人文武德功巍巍超今冠古自混一以來四夷無侵豪
傑攝服百谷順成民康物阜夫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
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于太平亦久民之思治亦切矣勵
精圖治亦勤矣惜乎天下之人未能知應天之心慰民之望以成
陛下大有為之志也蓋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抵不同創業之初
則行富國強兵之術趨事赴功敢于有為之人大統既立邦
勢已固則普天之下土之所生水之所養人力所成之物皆
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孩嚙之老耄皆家所用之物不患用
度不周惟患所以保守已成之業于永久者為難耳于此之
時當思所以盡華向之所為向者為應天心之道何者為慰

民望之政則

陛下大有為之聖治日隆而已成之業垂億萬年矣天亦不煩
應示日月五星之變以儆告矣天既有儆則變不虛生此天
意欲持陛下之大統歟陛下更新其政思有以固結其
人心也宸歸靖念既然出于至誠下求言之詔則在下者豈
無以至誠之心上答明詔哉猶望

陛下以誠心聽納而容貸之上下之誠孚感五行必順序日月
必順明天地必嘉善諸福之物必畢至而帝道昭明矣且夫
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曆家日食有常度可算而前知孔
子作春秋之凡食必書之以為人君之戒其有玆玆黑子之

一八

累皆為邪氣所干變出不測比之日食尤甚大抵陰陽由小
人蔽君子夷狄陵中夏妻乘其夫臣下罔君上之應也天
之示象使人君有其事則思去之無其事則思防之恐其乘
間隙而也月者大陰之精女主太陰之象日掩之而食傳
記不書者聖賢扶陽陰之道也臣聞易之為書也貴陽而賤
陰也春秋之法內中國而外四夷者蓋中國者陽也夷狄者
陰也臣切觀近來蒙古色目人多改為漢姓與中華人無異
有求任入官者有登顯要為富商大賈者人曰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安得無隱伏之邪心懷腹非之怨咨宜令復姓絕其
蕃語庶得辨認可以斟酌取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詳其

避退又臣前過江浦見近塞外之俘累累而有他思此係筆
較近旬豈可容此恐數年之後與之玩熟相忘生育繁盛之
中間豈無強作之徒其或為驚駭賊犯屬本之清塵則為陰
長陽抗矣晉人不聽江統徙戎之論後悔無及此實中華陰
類事不失其所至于五星系度各有所自告願

陛下推類而求之修己之德弭天之災則災異可消天心可回
而國祚永昌矣跪奏

上嘉之遂召赴京師擢為文思監 永東正南昌人也九年月

壬子 上御午門樓奏府右丞文原吉等奏事由左門入監

察御史吉昌等劾之臣伏觀閱之門君臣各有所由之路所

一八

以別上下正名分今月二日 上御丹闕奏府右相文原吉

燕府左史朱瀛靖江府長史趙縵翰林院承旨宋濂編修傅

藻詣闕奏事偕行左門于禮非人臣所宜宜下法司詔皆宥之

己未新太廟成奉安神主前三日乙卯 上沐浴齋戒命韓

國公李善長中山侯湯和及省府臺臣分祀在京群神遂

戊午昧爽 上詣舊廟以遷主告太常陳鑒于舊廟門設神

坐于廟所

德祖玄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中南向

懿祖桓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中南向

熙祖裕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東西向

仁祖淳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東西向

帝座鑲金雲龍文后座鑲金雲鳳文寢殿各設牀榻金櫥篋
筭揮施之類如事生之儀是日

上及皇太子諸王俱冕服詣廟 上致告訖躬奉神主置案與
中官奉寶冊案前行出廟門樂作百官祭服前導法杖奉
引至新廟門冊寶神輿自中門入

上與皇太子奉神主置于各座以皇伯考壽春王并王妃二十
一位侑于東廡功臣開平忠武王等一十二位配于西廡享
祭禮畢以次奉神主于寢殿各室四時之祭皆行合享之禮
丁丑賜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綺帛各十二疋鈔三十

二錠右丞丁玉都督僉事藍玉王瑄綺帛各十疋鈔二十四錠○
命淮安侯華雲龍子中襲爵

辛卯以翰林編修朱孟辨工部照磨盧熊吏部奏差吏史靖
可為中書舍人孟辨松江之華亭人熊蘇州之崑山人靖可
明州鄞縣人俱以博學能書故有是命○十二月庚戌朔頒建
言格式特刑部主事茹大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命中書郎王敏誦而听之虛文多而實事少名于中宮使人
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四事錄五百餘言因慨然曰為
君難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
天下國家彼浮詞徒亂人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為定

式頒示外使言者陳行實無事繁文復自序其事于首云

甲戌復命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所 公田米一千石

米千五百石初勝宗仲亨嘗有過 上命停其田祿至是始復給焉

壬午命汝南侯梅世祖往濟寧府青州簡鍊兵馬洪武十年
正月賜翰林學士宋濂承旨致仕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幼

聰明敏強記從同郡吳萊王潛學為古文有聲元至正中有
薦編脩以親老不受隱居小龍山中歲辛丑金華既歸附

上遣侍以書幣徵之與括蒼劉基葉琛章溢四人同見

上甚禮重之擢江南等處儒學提舉既而命授

皇太子經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己巳三月以疾告歸

上賜以金帛太子亦厚遺濂歸奉表謝

上賜以書嘉勞之其畧曰先生之師吾子訓飭甚嚴是不佞也

以時言講解聖賢之意是不佞也以忠貞立心以節儉制

行是儒者之道也昔閔古人今親見之仍侑以文綺洪武二

年脩元史詔徵濂與翰林侍制王禕為總裁官六月除翰林

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三年以失朝參左編脩四年

國子司業以議祭孔子禮稽緩貶知安遠縣是年十二月召還為

禮部主事五年冬迁大子贊善大夫六年七月復命為翰林侍講學

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仍兼資善大夫八月

上命濂與詹同樂韶鳳等纂大明日曆一百卷又與吳伯宗朱

右等脩實訓五卷每旦待宴膳燕見必命茶賜生瀟素不能飲日侍飲醉行不能成步上見而歡甚為詩賜之仍命侍臣咸為歌詞且曰使後世知吾君臣同樂如此也九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仍脩舊善太夫權瀟長孫瑛為殿廷儀禮司序班復召瀟仲子瑒為中書舍人子孫聯班內庭儒者榮之瀟既老難于步趨上命選良馬以賜復為作良馬歌命詞臣咸賦之以示優至是年六十八上憫其老賜致政歸鄉里又陞辭上以御製文集賜之加鈔綵段及衣三襲命其孫護至家瀟上表稱謝

上復賜手詔答之自是每歲一朝至則恩遇之甚厚十三年瑒以事得罪瀟當連坐有司請罪之上以瀟舊臣特命居於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州卒所著有潛溪集四十卷羅山集五卷龍門集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林集四十卷歸田集四十卷長子贊與璣俱以能書名是月命都督僉事藍玉練兵東昌○丙子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應奉尊生字大年嚴之淳安人博學能文洪武初徵入編修及議禮纂脩日曆尊生皆與授以官固辭歸鄉里至是郡俊以秀才薦授今官壬戌以翰林編脩傅藻為應奉丙申復求城侯師顯所食祿顯先有過減其祿至是復全給之

乙丑命翰林編脩桑慎陳晟署監察御史○詔加贈高陽郡

公耿再成為泗國公勳謚故如誥文同前初再成守廬州以苗軍元帥李佑之作亂死于難累加追贈至是上復念之故有是命其兄琰嘗為奉侍舍人除汝寧衛指揮僉事卒子瑜襲職為廬州衛指揮僉事生事免官○後征南將軍楊文征奉議復起瑜為廬州衛指揮僉事卒子瀟襲

十年五月庚子命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共議軍國重事凡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悉總之議允當然後奏聞行之有內事以久事內庭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知遣還鄉里終身不齒遂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為必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己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使僻事忽其休懸苟一為所獲而不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當以是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是朕日久不可姑息然去之所以懲將來群臣頓首稱善癸丑命江夏侯周德興往濟寧宣春侯黃彬往沂州理軍務庚申冊宋國公馮勝女為吳王繡妃

丁卯命平涼侯費聚往陳州理軍務○是月命大臣十八人分祀岳鎮海瀆韓國公李善長祀中岳魏國公徐達祀北岳

曹國公李文忠祀東嶽宋國公馮勝祀西嶽江夏侯周德興祀南嶽吉安侯路亨祀東鎮延安侯唐勝祀西鎮江陰侯吳良祀南鎮濟寧侯顧時祀北鎮平涼侯費聚祀中鎮陸安侯王志祀東鎮營陽侯楊璟祀西安宋嘉侯朱亮祖祀南海顧川侯傅友德祀北海宜春侯王彬祀江濱南安侯俞通源祀河濱中山侯湯和祀淮濱宣寧侯曹泰祀濟濱制曰天生民而立君君為民而立命百神之祀乃國家之先務也朕與卿等當辟雄角逐之時戰勝攻取非天地之昭鑒嶽鎮海濱之效灵安得至是今孟秋在適嶽鎮海濱之祀理在報祀古者人君巡狩則祭名山大川於各方嶽之下今鎮國家新造民生始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汝往欽哉

七月壬子以齊相府長史耿貫為戶部員外郎吳相府長史李高為工部員外郎考功監丞郭付為令誠意伯劉基子璉為監丞

十年八月庚戌詔改監園丘于南郊初園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上以分祭天地揆之人事有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乃命即園丘為壇舊基以屋覆之名曰祀殿勅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督工九月乙酉遣羅國王遣其子照祿群賁奉金葉表貢象及象牙胡板蘇木之屬己卯上命禮部員外郎王恒寶詔及印綬往賜之以中書省宣察使

時敏為之副詔曰君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之鴻恩曷能若是華夷雖間天樂之樂率土皆然若為人上能体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神則祿及子孫世世無間矣爾等列寶見牙噀哩哆囉自嗣王位以來內脩齊家之道外造陸隣之方况數遣使稱臣入貢以方今番王言之可謂賢德矣豈不名播諸書哉今年秋貢象入朝朕遣使往諭特賜暹羅國王之印及衣一襲你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恒等與照祿群賁陛辭俱賜文綉衣服并道里費而遣之

丙申以紹興金華衛州水災民乏食命賑給之

十月戊午封大都府同知沐英為西平侯賜誥券誥曰德懋

懋官功懋懋賞帝王定制忠親念舊人事之常曩者朕與優渥之時年已二十五未有子嗣爾沐英亦因起兵父母不存年始八歲難必全生朕憐其孤幼特育撫如子後曰朕有諸子爾亦長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晦爾名俾復爾姓祀爾祖宗勉爾卓立屢著功勳今念爾芳茂以舊勞特封爾為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爵祿亦當思事逢之功德毋忘釋難之恩夢寢存于心鬼神知報矣嗚呼扶顛持危惟仁者之為知報不忘乃君子之道謹遵承為多福

遣使賁詔印立三佛齊國王嗣子麻那者里為三佛齊國印用駝鈕銀質鍍以金詔畧曰朕自混一區宇遣使詔諭

諸番爾三佛齊國王恒麻沙那阿者即稱臣入貢于茲有年
今秋使者賁表至知恒麻沙那阿者薨逝爾麻者那者巫里
以嫡子孫當嗣王位不敢擅立請命于朝可謂賢矣朕嘉誠
是用遣賜以三佛齊國王之印爾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
十一月江夏侯周德興有罪當下獄

上持赦之召請將相大臣諭之曰曩者豪傑並起豈無智謀壯
勇之人然粗暴無禮自取敗亡朕當此時飭身自守推誠任
人故能大功天下以定朕與卿共享富貴當各盡其道而往
往有犯罪者何也昔康求中數犯罪屢宥不悛又復僭侈失
人臣禮甚矣夫智人君子既自守法又能訓子孫為善不至
犯法是爵祿傳之無窮愚者反是夫法度者朝廷所治天下
也為功臣者不能守法自保使朝廷屈法保汝乃不得已苟
至再三朝廷亦難處矣朕於祭祀之時一心齋宿思欲格神
及遣汝輩奉祭則多私利慢神甚非禮也且國家除宮室外
未嘗作一臺榭以為遊觀燕樂之所而汝等乃私取材木廣
宮室此豈守法教子孫之道乎念汝等相從俱嘗有功列有
爵位故丁寧告汝汝等毋忽朕言善自保持○四川威茂等
處土酋董帖里判却殺人民命御史大夫丁玉平差將軍率
師討之 十二月丙午

上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于物

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練諳而後熟設若臨事不熟驟然
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日覺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
矣前者令 皇太子躬聽朝廷啓事歆其練習國政聽政之
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諸司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三三大
臣更為參決可否然後奏聞○丁未

上謂都督府臣曰元末天下紛擾朕荷天命賴將帥之力削平
禍亂四方以寧道思往昔智謀英武之士或沒于王事或者
終天年功在國家不可以泯其有子孫宜錄用之庶以慰死
者之灵於是都督府錄丁忠等五百十一人以聞授指揮千
百戶有差

上又恐其年少未更事令于在京直隸衛所署事以試之
戊辰平寇將軍御史大夫丁玉兵至威州土酋董帖里率眾
來降詔置威州千戶所守之

洪武十一年正月己卯進封中山侯湯和為信國公賜誥曰
古者哲王立綱陳紀賞有功罰有罪執此道而天下安朕起
自草野賴諸將効力平群雄定禍亂君主章表當定公行賞
之時爾湯和雖居舊將之列惟守毗陵於忠有撫朕念你相
從之久泯前過而論見功爵以中山侯今者復念你平越地
南下八閩西擒察罕腦兒酋長下巴蜀領有其功今特授以
信國公食祿三千石永為子孫世祿於戲人臣無特可謂忠

矢威福不專可謂智矣其謹守斯道以訓後世敬哉母忌
東平侯韓政卒汝雅州人元季集兵守程鄉里率部耒歸教
從征伐有功歲甲辰授江淮省平章政事丙午取正陽克濠
州收安豐守邳州招集士卒三千三百餘人吳元年從大將
軍徐達定中原克滕澤二州下濟寧東平等處洪武元年授
榮祿大夫山東行省平章政事領濟寧左衛將士率駐東昌
萬守廣平順德滕州趙元吉判討平章之再守東昌平武安
縣天固縣寨二年破廣東諸山寨招討武安縣等白土等三
十六寨復討熾火寨民八百九十八戶三千五百二十八人
得後業放其士卒一萬一千六百人為民三年定功行賞封
東平侯九年以其子英為散騎舍人至是政以疾卒
上親臨其喪凡喪禮所需官為給之仍遣官護其柩歸葬初有
司治墳塋追封鄆國公

洪武聖政記卷之六

十一年四月壬子以禮部侍郎朱夢葵為本部尚書次仲
雅南昌進賢縣人故元進士為撫州金谿丞歲丙午以故官
入京授國子監博士吳元年遷翰林修撰浙江按察司經歷
洪武二年轉山西行省員外郎是年入為禮部員外郎是年
舉陞侍郎糾今官憲矣博學有文朝廷稽古禮文之事與有
力焉

戊午未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有鬼民人暮驚
御製敕文遣使諭祭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此前聖格言
然國之祀為民也祀不為民則非禮也若庶民之宜祀者止
於祖宗非祖宗而祀之豈持非禮之宜神亦不享也且嶽鎮
海瀆山川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
善禍淫之權若禍福倒置不惟民心將且獲戾於天矣尚
惡得謂之神乎朕思鬼神之鑒人雖毫髮不可偽持其變化
神妙而人不測耳今

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未嘉侯遣人奏東安沐陽二縣民
人暮驚謂野有持炬者數或人列或四散巡檢逐之無有也
擊之若有應之者朕不能盡信特遣人致牲醴會鬼神而敦
問之夫中原之地自有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
絕宗覆嗣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死于非命者爾持炬者豈

無主之孤寡而欲人之祀歟父母妻子之求隔而有遺恨歟無罪遭殺而冤未伸歟或有司急於歲祀而有忿歟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為而然歟朕自即位以來祀神之禮未敢缺也然非當祀者亦不敢妄爾持炬者宜禍其宜禍者而福其宜福者勿為民害自貽天譴是月重建

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恐人臣有文飾至是躬親製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

五月元嗣君愛猷實理達列臘殂于沙漠

癸酉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

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初主于沙漠

上命禮部臣曰曩者元運既終其末帝能知天命遁歸沙漠今聞其子愛猷識理達臘歿可使吊祭禮部臣對曰道里遼遠使者難至况彼久離中華漸變異俗非典禮所加

上曰帝王以天下為家彼不出漢域之外何遠之有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未嘗不同敬其主則其臣悅况典禮所如其孰肯違德舍禮哉於是自為文祭之曰生死廢興非一時之遇然乃天地之定數古之聖賢於是四者一或臨之不為之變何也盖知天命而不惑者也君之祖宗昔起沙漠寧孤執矢

入我中國橫行天下九夷八蠻悉皆歸之非天命不至是也及君之父子正當垂衣守成之時而盜生汝穎羣夏騷然號令不行以致失國此人事歟天道歟朕於其時非有三軍六師以威天下乃代君家而為民主亦莫非天命也曩者君主沙漠主中國君與群臣乃固執不移致邊警數興今聞君殂于沙漠朕用測然特遣人致吊奠以牲醴以享爾靈爾其鑒之

八月遣使齎詔往金川諭元將納哈出曰人生天地間能觀天地變化之機知時識勢而不失者乃為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為元臣忠則忠矣何苦遠天地昧人事而失德若是耶昔昔爾被獲于江東朕特縱爾歸此朕順人心而生全爾也大抵人蹈患難孰不欲脫患難而全其身當時爾在俘囚之中果願生乎死乎若以此心度之則必不敢肆其殘忍矣凡兩軍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爾拘囚之爾能以己之受惠欲脫之心推及俘囚爾必大昌福以後嗣矣爾乃不能以己推之盡殺不顧如去年冬爾將兵寇我邊境回軍之日棄卒多矣朕皆生全之未嘗輕殺一人曩者萬戶苗裔奉朕命而往宣撫之所願哉實由朕命不得已也且其人嘗有恩於爾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情一旦殺之爾昔之患難為爾所生爾之身為爾所殺人可欺天不可欺天心

鑒爾禍將歸焉今爾雖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累較勝負彼此相當矢石之下罹害者衆然已往之事不可咎未來者不思乎自今已往若能通一介之使雪前日之愆朕亦不較不然必致生縛於此之特何面目以見朕諭至其審思之

九月庚午欽天監進明年大統曆

上御奉天殿頒曆於諸王百官

安吉侯陸仲亨汝南侯梅思祖赴召皆違期法司劾之

上命收仲亨公田亭思祖歲俸

丙午敕諭韓國公李善長等曰卿等董工大祀殿已有日矣尚當善撫工匠令早完之明日實朕父母劬勞之辰舊稱萬

壽節日近年慶賀之禮有司即由此因優民已下令止之卿等來日勿以此廢事而離役作之所當謹之母怠

丙申追封劉繼祖為義惠侯諡曰朕昔居微時存雅親喪難於宅兆爾繼宗發仁惠之心以已沃壤慨然惠朕得安昔

皇考皇妣睦茲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流厚德莫報慨念實深茲特贈爾為義惠侯以崇爾於真真爾其有知服茲寵命其妻姜氏追贈為義惠侯夫人諡曰一家之興必有其人非惟夫道之獨修亦由婦道之協相義惠侯妻姜氏和柔慈惠克成厥家曩者朕寓是方家遭流疫二親俱亡求地而葬爾夫婦樂惠斯土致朕

皇考皇妣陰宅於斯至今難忘特贈爾妻姜氏為義惠侯夫人爾其有知歆服慈命遣官賞誥命仍以文以牲醴祭之

燕府左傳丘廣卒廣鳳陽定遠人初為元帥嚴文貴養子因冒姓嚴氏從王師渡江克米石太平定金陵下鎮江進攻常州取寧國拔宣州文貴卒廣襲職從征無錫常熟守宜興討廬州授神武衛指揮同知克潭州置潭州指揮使司以廣為同知拔衡山安仁廣西永州靜江柳州諸郡縣始復本姓繼討思州叛酋黃英傑斬之授懷遠將軍攻拔靖州綏寧道州寧遠諸洞蠻寨洪武七年還京師陞大都督府都督僉事階鎮國將軍洪武九年除燕府左傳至是卒追贈開國府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封樂昌侯謚景成

甲戌賜翰林應奉右祿與權致仕與權河南永寧人博學強記善諧譚仕元為河南北道憲訪司僉事以故官赴京洪武六年授秦府紀善改監察御史七年除廣西按察司僉事未之任復為監察御史擢翰林修撰尋降典籍九年陞應奉至是以年老致仕

丁丑河間府知府楊英安等考績來朝

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

者為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庶有司知所激勸

十一年十一月乙卯以梅啟為駙馬都尉尚第三皇女寧國公主鼓汝南侯思祖兄弟子也

山西邊將遣人送所獲故元平章完者不花至京師完者不花故元丞相驥兒部屬也

上遣使歸之於驥兒且以璽書諭之曰

十一年六月至九月三遣使北行兩為帛祭一為祭禮於卿既而使者俱不返存亡不可知乃者邊將以卿部屬平章完者不花送京師朕怒邊將以為方遣使通好乃執其平章豈

不失信於卿今特遣內臣送之抵丞相營宥之罪放之逐之

卿自為區處

十一月庚午時西番屢寇遣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將京衛及河南陝西山西馬步官軍征之

上自為文告祭嶽瀆山川旗幟諸神曰曩者兵爭日久老幼顛連少壯奔逼其苦甚矣當識時賢愚思智上感昊穹

上帝好生於予平禍亂育蒸黎顧惟無能實賴神佑今者禍亂已平十有一年矣惟西平戎寇通遠隔歲常肆侮特命西平侯沐英都督僉事藍玉王弼等率兵致討惟神有靈倘克相

之

庚寅皇太子妃常氏薨

上素服輟朝三日中宮素服哀臨皇太子服齋衰望於墓常服還內皇孫服斬衰置靈座傍遇祭奠則服之諸王公主服如制

壬辰臨江侯陳德卒鳳陽人初見上於定遠歲甲午從征全椒滁州授萬戶乙未克和州從渡江克太平丙申破元中丞蠻子海牙水寨定金陵取鎮江陞都光鋒克溧水常州寧國等處陞帳前先鋒十大元帥戊戌取浙東婺州己亥攻紹興庚子取福安辛未授長興却張士誠軍壬寅從征湖州天目

山城羅家寨癸卯從征安豐追擊張士誠軍敗之復從

上戰鄱陽湖擒水寨姚平張甲辰克武昌丙午取高郵淮泗陞天策衛指揮使征浙江克湖州吳元年克嘉興蘇州進定國上將軍陞僉大都督府事從大將軍徐達征山東

洪武九年克汴梁奉詔由開封河南渡河取懷慶澤潞平陽太原大同二年會大軍克陝西取慶陽克羅山寨破石還汴三年征定西敗王保保兵興元還朝京師十一月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勲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寧江侯賜鐵券四年詔領河南兵征蜀敗夏將吳大尉於龍泉破漢州入城下重慶保寧蜀平復還汴五年為左副將

軍同宋國公馬勝征其肅尋召還視師關陝六年征察罕
腦兒七年往北平視師八年還京尋又命視師濟寧九年出
鎮北平十年還京賜告歸鳳陽至是卒計閱輟朝三日追封
祀國公謚定襄

甲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勅勞之曰臣之事君宜
處恭不怠其得休官於家者古幾人卿膺求壽精力愈加自
致仕之後每歲來朝以慰朕心朕思卿驅馳千里而來已勅
禮部賜廩米酒穀爾其享之以育萬年

戊辰遣高麗使還以勅諭之曰汝承奸臣之誅不得已而來
誑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於首禍之人曰爾殺中國無罪

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納則不能
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者滄海不知滄海與吾共之爾如不
信朕命舳艫千里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指持使者安在雖不
盡滅爾類豈不殄囚其大半爾果敢輕視乎

詔諭故元丞相哈剌章子驪兒納哈出等曰自有多事群臣
有棄君親而自苟全者有抗朝命而自為者目擊耳聞實非
一人卿等獨奮忠義衛君深塞歲月如流倏然十有一年
今聞爾君因疾而崩卿等可謂有始有終良臣之名播矣或
聞欲立新君其親王有三卿等正在猶豫之間此三人皆元
之嫡派卿等若欲堅忠貞之意毋抑尊而扶卑理應自長而

至幼無乃人倫正天道順也歟若有賢愚之別理難傳拘從
賢則吉夫當流離之際而為臣者猶能竭力為之不絕有元
之祀美聲盈人耳豈不難哉苟或不然尊卑賢愚置之弗倫
但以立君為名而內自專生殺之威則非人臣之道矣况同
類頡頏彼此疑猜當此之際卿等當貴若風中之燭命如草
抄之霜深可慮也

十二年正月甲申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朵兒連孫
子烏都兒及呵卜下商等叛據納隣七站之地命征西將軍
沐英移兵討之告祭西嶽諸神曰惟神磅礴西土為是方之
鎮古昔帝王知神有所司故載在祀為民作福今予統中國

蕪撫四夷前者延安伯顏帖木兒密兒中國屢撫不服告神
進討已行殄滅自陝西已北民無兵禍之憂惟河州西土番
川藏及洮州三副瘰癧子雖常以子入侍而叛服不常復為
生民之患是用命將率兵進討惟神鑒之

定丞相御史大夫等官歲祿之數刻石官署中書省左右丞
相御史臺左右大夫每歲各給二千五百石右駙馬都尉李
拱梅每歲各給六百石平章李伯昇王溥潘原明每歲各
給七百五十石俱於江西關內給與

平姜將軍御史大夫丁王率師討松州叛酋平之

二月戊戌朔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華昌梅川等

處整治城池督理軍務邊境事宜悉從節制

庚子冊大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弼女為楚王嫡妃

辛亥君前丹徒縣李思迪於貶所思迪濟南人登元進士第為國子助教洪武元年以故官入京授起居注六遷至西行省參政以事降丹徒縣知縣坐失入人罪安置閩中至是上勅中書曰思迪為縣無貪墨其守可嘉獨為奸吏所欺至失入人罪竄居炎方已數年矣可持召還俾訓國子

癸亥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

已入西蕃朕思之自河州至西蕃多不過五六日今諸將已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尔即率師從洮州鉄城之地取道

而出朕嘗有密諭當遵而行之事宜速成山西之軍即令還

衛洮州尤宜擇人守之

丙寅命信國公湯和率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寧春侯苗彬肇昌侯郭子興等往臨清練兵賜賚有差

征西將軍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酋三副使阿卜商河汪順朵羅只等率眾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碩州叛逃玉官

阿昌七站六官失納等斬之雖於東麓山南川度地勢築城

戍守遣使來報捷凡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蕃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軍事陳陽楊林孫禎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

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上御筆蓋殿皇太子侍

上問曰此日講習何書對曰昨有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看書以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繫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十二年三月勅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松潘僻在萬山接西羗之境朕堂欲窮兵遠討而重首爰入寇擾我邊民命

尔帥師征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日捷至知松州已克徐將資

糧於容州進取潘州若進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料彼聞大軍聲勢理必自服但高城深池擇率勇鸞者守納都壘

溪之路其四川驛道無阻遏者不守可也凡率降諸酋長必遣入朝朕親撫諭之勅至可分一軍先還四川別有調遣

江西參政劉璉以罪逮下獄璉誠意伯基之子也

上以基故特宥之

置登州府蓬萊縣河口通運所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語

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為本推而行之誠實無偽有裨於國家善名立於兩間則無愧於所學若懷詐自私自上無助君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曰召同遊期嘉言善行起朕未明而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略無一言旁有講說經史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補所未知豈朕昏昧不足與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先帝主之道匡弼輔贊以成其德器而緘默無異事朕之事其懷詐甚矣昔者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為生民福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遊殿廷之上人君躬就問之此正行孔孟之志之日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謝你等自今為師者必盡其師之學者必盡其學之一以孔孟為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毋如李思迪馬懿之為也

四月置松州衛指揮使司初松州平御史大夫丁玉遣寧州衛指揮高顯等城其地請立軍至是降印設官領軍鎮守

八月丁卯勅諭平寇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松州克

戎虜於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重夷爾之功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應則是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取度其宜哉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奏既而玉言松州為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從之玉遂還軍四川

壬申命翰林定皇太子與諸王書曰記諭餘從之復書簡之式翰林儒臣議皇太子與諸王書則日記問答諸王書日記答諸王奉書皇太子則日記答

上改皇太子與諸王

詔廷臣議親王見東宮禮儀禮部會官議凡親王來朝具冕服見

天子畢次見東宮引禮官導王由東華門入至文華殿前西向立東宮具冕執大圭詹事府官六員導出陞座東宮左右侍從引禮官引王至拜位行四拜禮東宮座受畢東宮與王俱衣常服至後殿序家人禮餘從之

丙子勅信國公湯和曰今年春命爾率諸將練兵於臨清以備北邊今遣使賞符諸軍召吉安侯陸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侯黃彬還京典所部騎兵令南安輩昌河南永嘉四侯分領之伺北虜消息常宜遣人往來山東北平大將軍所計議

邊事務慎之母忽

乙酉編春秋本末成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難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凶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至是而成賜名春秋本末

遣官祭功臣於鷄籠山廟以海國公吳慎等九十三人附

甲寅以陝西指揮使華升留守右衛指揮仇成為大都督府僉事

丙辰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等討四川賊人彭普等平之初普貴等為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衆遣人奏捷音

上以勅勞之曰舊歲妖人作亂命爾西征爾跋涉山川究心日夜奮揚威武勦絕其類已除民患朕甚嘉以今觀之非惟人事之當然實天有以相之也始妖人暗構愚民已有年矣上民因而作亂乘時蜂起爾之未至四川也指揮音亮等用師不祥妖人殺害良民至今猶未加刑故特遣人勞爾之命以軍法從事夫國之用將所以捍禦奸侮也如亮者安能保其身位乎罪不可宥如敕行之

壬午國子助教馬從龍上表自陳年老多疾不堪任事乞還鄉里詔循例增秩以翰林應奉致仕賜道里費

九月征西將軍沐英等兵擊西番三副使之衆大敗之擒三

副使瓊療子等殺獲萬人獲馬二萬牛羊十餘萬遂班師

甲辰以御史臺右御史大夫丁玉為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安然為右御史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秦中為右御史中

丞重慶府殷哲為中書省右叅政萬寧縣知縣李廣為浙江

布政使刑部主事趙端為右布政戶部侍郎任彬為本部尚

書滁州知州魏鑑為禮部侍郎通政司經歷李素為本司左

叅議吏部主事陸鎮為本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張連為戶部

員外郎

十月癸巳以儒士吳沆為翰林院侍制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院侍制吳沆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貨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貨家壞矣君民猶父子也君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哉

封大都督府僉事仇成為安慶侯藍玉為永昌侯謝成為永平侯張龍為鳳翔侯吳福為安陸侯金朝興為宣德侯曹興為懷遠侯葉赤為靖寧侯曹振為瑯川侯張溫為會寧侯周

武為雄武侯王弼為定遠侯皆賜鐵券文仇成文曰昔者聖君定賞以報功惟賢能授之朕觀古制漢封為多然後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差由其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資有序以辨重輕也爾都督僉事仇成從朕渡江遇敵奮勇不以重寡所向必克彭蠡之戰爾功居多今已年邁朕思往日之勞特封爾為開國輔運推誠宣立功臣榮祿大夫柱天安慶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免二次以報爾其益加恭慎以保祿位延於永久豈不偉歟王等皆以征西有功券文前後與成同其中曰去歲命將西征以平羗戎今歲獲功以歸雖首惡未擒其部落已經剪除勢孤力弱將自珍滅朕念爾勞宜加封爵

丁酉

上與翰林侍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子乎沈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至危危而克慮則能改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林吳沈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惟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沈對曰

陛下此言誠國家興之要

丙午勅江陰侯吳良曰朕昔初江東命卿等東鄙高城深隍沃野以開當是時朕無東顧之憂用兵荆楚雖定其地雖諸將効力於西而卿能保守東藩相為首尾內奸無出外奸無入可謂智矣天下已平爵卿封侯所以報功也前以第七子樽封為齊王與卿結姻就命卿如齊肇造宮宇今過新年遣使賚酒醴勞卿齊王尚幼未有所知亦能遣人行禮卿可体父母之心而自愛重焉

濟寧侯顧時卒字時舉臨濠人個儻負志氣善戰從

上渡江屢立戰功由千夫長陞元帥尋授同知天策衛指揮使司事洪武元年從大將軍徐達北定燕薊拜驃騎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兼同知太子率府事三年進大都督府同知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封濟寧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子孫世襲四年命為征西左副將軍率師伐夏由興元克階文綿漢四州進圍成都隆慶主明昇五年命副征虜左副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北征特與文公分道入沙漠迷道失糧且進遇吳兵士卒疲法不能戰時奮厲獨率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引去掠其鎧重糧馬而還士卒復振七年從國公徐達北鎮北平八年召還京師尋有旨仍鎮北平至是卒年四十陸計聞

上慟悼之輟朝三日明年春二月喪歸自北平遣官迎祭初葬鍾山之陰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追封滕國公謚襄靖諡曰人臣有功大者生則受爵死則褒諡所以彰其名於永久也

朕自開創以來宣力効忠者衆爾濟寧侯顧時與朕同里昔從征調摧堅破敵懋著功勳朕平滁陽清江淮奠安南土已而平定中原爾皆與有力焉是命顯膺爵祿寵受侯封今天下大定命爾守禦北平爾能修其職輯和軍民靖安邊境正宜相與共樂太平何其天不假年遽然常往朕念爾勞特追封為國公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滕國公謚靖襄以慰爾於冥冥於戲生而著功當伐歿而書名史冊人能若是雖萬世不朽矣仍命其子敬襲爵

十二年十二月丁丑以東宮侍正張紱為通政司左叅議翰林修撰追原霖為右叅議

戊寅致仕翰林承旨宋濂來朝

上勅之曰卿多積陰德以致高壽康雖以致仕而忘閑之心甚切不憚祁寒每歲必依期來朝持賜酒餼及日用之物卿其領之

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還自四川賜文綺帛鈔錠拜大都督府左右都督

是月右丞相汪廣洋坐事貶海南死於道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餘闕學通詩書遊寓太平乙未歲

上渡江首召諸儒廣洋入是與語大悅留幕為元帥府令史行樞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無知諸事已亥置

正軍部諫司擢都諫官辛酉遷江南行省都事陞郎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尋知驍騎指揮使司事平章常遇春下贛州命廣洋叅軍第贛州平遂命守之尋陞江西叅政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平山東開省治欲得廉明持重者往安輯之以廣洋可任乃命陶安為江西叅政改調廣洋山東行省至即撫納新附民庶安之冬十二月召入中書叅政明年復出為陝西叅政三年丞相李善長病

上以中書無官召洋為左丞特賜憲以山西叅政先被召入為右丞廣洋至憲惡其位軋已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畏之常容默依違不與較憲猶以為為嫌歎遂去之族侍御

史劉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為不孝

上初未之知因以勅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役入又教炳奏還之海南

上覽憲奸乃復召廣洋還憲生是誅冬十一月進封廣洋忠勤伯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長以長辭位乃拜廣洋為右丞相以參政胡惟庸為丞相廣洋居位無所建明六年正月以急職左遷廣東行省參政逾年召為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右丞相

上遇之特厚嘗有疾在告賜敕勞問然破觥酒色荒于政事以故多稽違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

不 但浮沉守位而已

上察其然因敕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而省部之臣不以特引見

上以其敵邊遠人下勅書切責執政首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以無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欺惑不能劾中為國坐視察輿遂貶居海南廿次太平復使勅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前在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日無所論朕以相從之久相忍督過及居省省人未嘗獻策

畫謀以匡國家民之疾苦皆不能知間命尔出使有所相視

還而禁尔一語事神治民要有厭忌數十年間朕存存兼嘗進一賢才皆命尔佐文正治江西文政為惡朕不匡正及自詢又曲為之諱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執之不言今者益務沉湎多不事事尔通經能文非愚昧者觀尔之情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人不知謂朕薄恩特教尔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廣洋善篆隸文大書尤工為歌詩為人寬和自守居相位默默無所可否由是以廣懷不立目之大抵其相才不足與奸同位而不能去故卒至覆敗云

命求嘉侯朱亮祖發軍民三萬人拓廣東北城凡八百餘丈安南陳瑄遣使來貢

上以安南怙強欲侵奪占城境土故至敗之乃遣使詔諭瑄兄前安南王陳叔明日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相繼而滅亡者何也蓋由宜君命而故然故天監若是有不能逃於禍也使當時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耶何其舍久長之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抄之朝露豈不云乎母為福首母為禍尤尔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故民數流離此果尔兄弟暴富貴而若是也抑民有愆而至是耶故往者之不可諫豈不知來之尚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斯所言若行則天意可回尔且斥地之廣長民之衆若邦有國封疆無外求則為求世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禍未可保也安南與占城忿爭構兵將十年矣是非彼朕所不知其怨未消其讐未解將如之手尔如不聽朕念息兵養民天鑒在上後必有無窮之禍若至朕命而必為之恐春秋列國自取滅亡也古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者殺伐之事好還故智者有所不為也尔如鑒春秋之失而無蹈往轍豈不美乎宜悉朕意母有所忽

十三年正月甲午御史中丞徐節告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逆及前毒殺誠意伯劉基事命朝臣審錄

上時自臨問之初自楊憲誅惟庸總中書之政以

上信任之重也專賜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要奏左胡憊為巡檢營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及諸武臣諛佞者多附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嘗從容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閹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己用冀得其力以圖達誠意伯劉基亦嘗於

上言惟庸奸恣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其至病詔推庸快醫性以毒中之基竟死時八年正月也

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亦無所憚與基善長等相結以兄

女妻善長從子佑貪賄弄權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竹笋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大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奸謀矣當是時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

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復業籍戶買馬難苦甚矣使皆効尔所為民雖尺衛子女買馬走地不能給也責補盜於伐縣平涼侯費聚嘗命主蘇州撫綏軍聚不任事唯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鞏無功

上以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惡男久見惟庸以權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屏去左右久之益密常過惟庸

家飲酒酒酣往來因言語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手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己意且令其外收輯軍馬以候二人從之又與陳寧生省中閱天下軍民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宝及七角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用你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人也以親故來往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悸曰尔言何為者若尔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往告惟庸知善長素可以利動後十餘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城封公為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伴驚不許然心頗以為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

為子孫後計乃歎息起曰吾老矣由你等所為將茂遂告惟庸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并左右欵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持輝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臣致書稱臣於元請兵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于市馬奔入輓輅中場死焉惟庸即殺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惟庸懼乃與善長及徐節陳寧等謀起事便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己者

上視朝覺惟庸等舉指有異徐節恐事覺乃上變告特尚書誚

降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來告

上曰朕不負惟庸輩何得至是命群臣更詰惟庸辭窮不能隱遂吐實戊戌群臣奏胡惟庸等罪狀請誅之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徐節本為惟庸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無以戒人臣之奸究者乃并誅徐節黨皆連皆惟庸定遠乞未事上為元帥府奏差轉宣使丁酉授寧國縣主簿陞知縣甲辰遷吉安府通判丙午推湖廣按察司僉事吳元年入為太常寺少卿尋陞為卿洪武三年拜中書參政四年陞右丞相六年陞拜左丞相陳寧茶陵人初召亮通經有治才元為鎮江小吏從軍至金陵館于軍帥家

上入金陵命諸將各言事軍帥武人不能言令寧代為書陳之上覽之甚喜召見擢江南行省掾史己亥陞廣德知府辛丑除樞密院都事癸卯改提刑按察司僉事甲辰陞浙東按察司使己巳擢中書參議丙午以事降太倉市舶令洪武元年入為司農卿尋陞兵部尚書二年出為松江府知府尋陞中書參政三年賜名寧坐事知蘇州府嘗督糧欲事速集令左右燒鉄烙人肌膚人甚苦之呼為陳烙鉄改浙江參政未行惟庸薦為御史大夫益用嚴酷

上嘗切責之寧不改其子孟麟亦怒以諫寧怒杖之數百而死上深惡其不情嘗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寧聞之懼遂與惟庸通謀群臣議請誅善長陸仲亨等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四十一所言多合朕意遂命掌簿書督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于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封續河南人故元臣來歸命之官不受遣還鄉又不去謫戌于邊故惟庸等遺書達之

己亥胡惟庸等既伏誅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

期於輔弼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統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堂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邪之欲嘉言結於衆古明此遂於群邪竄壞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燃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就皆殄滅朕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為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聖裁實為要典但慮

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為宜設三公府以勲舊大臣為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常事循制奉行庶幾臣下絕權奸之患

主上無煩劇之勞上然之

以武官子弟當安等百三十人為參侍舍人安振武衛指揮同知常榮之子于崇閔平忠武王遇春之再從也

遣官祭功臣於鷄鳴山廟以濟寧侯顧時以下八十八人附祭十三年月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為工部尚書祥廬州府無為州人歲乙未從渡江為樞密院知印洪武元年授京畿都

漕運司使八年擢工部尚書九年遷北平布政使十二年生營造擾民罰輸作尋宥之降知嘉興府至是復以為工部尚書

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予文晉卞壹南唐劉仁瞻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

辛巳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奏還原籍給儀仗戶二十家

上從之

癸巳詔以京衛軍士克公侯儀仗戶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皆二十戶曹國公李文忠等皆十九戶侯皆十五戶先

是以京民克之近因善長以老疾辭儀從故命易以軍士仍給之

丙午以故寧河武順王鄭愈子鎮襲封申國公誥曰朕聞昔列聖之馭宇內必賢能以輔之是以佐命創業推堅撫順忠君澤民者生則威振華夷歿則名彰後世斯善於前者也至於禦災捍患推誠効力斯守昇平之良臣也朕初率師東征爾鎮之父愈年雖甚少壯貌精英遂堅辟將之列耀武揚威轉戰豪雄神風凜然立俘囚於麾下每戰有之所以行賞賜功亦君子最故生前公爵歿後王封此實朕法先聖之典今爾服已除朕思愈勞命爾襲封申國公恪守前業思紹勲勞

是善成於後者也。爾惟欽哉。

乙卯詔定國公侯稱號。上諭禮部臣曰：自今封侯不必加散官。已受奏誥者，仍其舊。若追封公侯，生則曾佩將軍印者，仍列於銜。於是禮部奏定其式為三公侯之銜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某公某侯。食祿若干石。追封某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某公某侯。某將軍追封某王公。謚某。

降翰林院侍制吳沆為編修。

十三年四月癸酉，賜翰林院應奉陳傳還鄉製詩文賜之，仍給道里費。

戊子翰林院編修張美和致仕。

上親為文賜之曰：朕觀古之賢士，莫不修己行仁，為時君用。若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有光於後世，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姑朕心。奈爾不任周旋，思鄉歸老之去矣。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於始終者罕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善乎？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江西靖江人。洪武三年，用薦為縣學教諭。十年，召陞國子助教。繼遷翰林編修。至是致仕。年八十三卒於家。美和為人篤實，善著書，所著有理學

類編八卷，群書俗數十二卷，及原始節要行於世。

己丑，召江夏侯周德興等還。先是，德興及河南侯陸聚、承制往福建理軍務。平章李伯昇往彰州理軍務，至俱遣使資符召還。

改封楚國公廖永安為鄭國公。誥與前同。妻蘇氏亦改封為鄭國公夫人。改封豫章侯胡美為臨川侯。誥曰：昔竇熲以河西歸漢，後世稱之。朕以武定四方，乃有識天運而建事功如昔。日人助成帝業，理當從報。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豫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胡美以漢沔之英，當朕經畧江右，乃能識幾，悉歸版籍，以保人民。於是任內中平章之職。屢從大將征取江夏，攻壽春，平淮東，克浙西，遂取邵武，建寧。其功益著。扈朕巡守分省北京，兵有紀律，民用安。况為國之姻戚而勲著於當世，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已封侯爵。今改封爾為臨川侯，使爾子孫世世承襲。嗚呼！朕仰遵哲王之禮典，以報爾功。爾尚慎守祿位，以光勲業。篤親親而厚風俗，更忠慎，訓子孫，傳於永世，豈不偉歟？

是日國子助教聶鉉以老疾賜歸。鉉字器之，清江人。登辛亥進士，授廣宗縣丞。到官，問父老曰：民之疾苦何者？為劉父老對曰：適歲旱蝗，食之役繁，此為劇。鉉嘆曰：民病而上不聞，非所以事君也。即奏之朝。

上遣使視災傷悉免其庶民大悅秩滿入覲上洪武聖德詩南京賦授翰林侍制以老辭不許改國子助教遷翰林典簿尋復為助教至是賜歸十八年召考會試復將用之以年齡益高擇便地授廬陵教諭終其身

以故德慶侯廖永忠子權襲封德慶侯

五月辛卯朔復以湖廣漢陽州為漢陽府德安州為德安府隨縣為隨州長寧縣為歸州桂陽縣為桂陽州復設德安府孝感安陸應城三縣及隨州應山縣荊州府枝江縣常德府沅江縣靖州通道縣長沙府善化縣襄陽府上津光化竹山三縣陞荊門縣為州以當陽縣屬焉

都督僉事王簡卒賜葬鍾山追封霍山侯仍命子虎為昭武將軍留守右衛指揮使司誥曰人臣能宣忠効力佐興洪業者生膺職業之重歿有褒贈之榮所以示報功之典也咨爾奉國將軍大都督府都督僉事王簡當朕起義之初勤事左右從朕渡大江招降決戰不憚勞苦及進陞帥職屢立奇勲繼隨大將征討四方勇畧無人功績尤著天下既定遂命僉職都府調鳳陽往彰德練兵屯田咸稱厥任朕念開拓之功以爾年邁俾食全祿優老於家何其嬰疾遽然逝朕甚憫焉今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同知追封霍山侯謚忠毅以報爾於冥冥於戲盡忠為國臣職

當為崇德報功朝廷之典爾雖永逝威烈猶聞且爵正侯封子襲衛職存歿有榮可無憾矣爾其有知服茲寵命簡壽州人也

癸巳宋國公馮勝大夫人何氏卒遣使賻往汴梁諭勝曰五月三日尔夫人何氏以疾終今命使遣驛往報其安葬之道何如或可自歸議之

賜御史臺左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

遷工部侍郎劉敏為刑部誥曰於戲昔聖人以聖化天下故民樂於從善而於天下治然聖人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而無惡有不率者然後有刑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當其罪

而民之從善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良而天地致和品物咸亨也後世君臣之誠意正心之學成已成物之善是以刑罰弗當仁義倒施法愈煩而犯愈衆此為世之大病也久矣求君之聖臣之良民之淳皆幾希故善治國者必擇仁人之以治刑否則法由此而煩期於無刑之地焉可得哉今以尔敏為刑部侍郎特授通議大夫尔尚敬慎之哉敏河間肅寧人為中書吏特暮以小車出龍江市廬廬常旦載于家而後入諫事妻以蠶織廉潔供母人或服亡以青瓮器遺其家者敏懸于梁俟其復來竟還之為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女婦給文臣家庶咸勸其受給其事母敏固

辭曰事母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奸事敗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行識云

命會寧侯張溫雄武侯周武王往河南理軍務時

上以河南方造周王公殿恐軍民服役勞苦故命溫等往仍諭之曰河南將士疲勞多矣宜善撫之凡役萬人者可往千人可役百人使得更替毋盡其力

勅諭遼東指揮使司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諶至遼東朕觀其來知咨陳夷之詐將以構大禍此來豈誠心哉爾等鎮戍邊方不能制人將為人所制矣且高麗朝貢已前違約朕嘗拘其使詰責之後縱其回今當如約期則事大之心

其庶幾乎使既還未聞有敬畏之心乃復懷詐令諶作行人假稱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公嘗索女子於是國諶有女入于元宮庚申公出奔朕之內臣得此女以歸今高麗數以諶來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備毋使入窺中國也敕至當遣諶至京別有以處之

十三年六月丁卯遣賈勸諭江陰侯吳良臨川侯胡美都督張銓於頭孫恪曰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息民為先其王府一切役作宜皆停罷時良等重建齊潭各王府于山東湖廣諸郡故諭之

已巳復以翰林編修吳沈為侍制

己亥罷各府照磨

召儒士楊良卿王成季

勅曰朕聞野無遺賢虞所由興立賢無方商所以治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朕於是不能無慮翰典籍戴安薦爾高才博藝允宜任用符至之日有司即日以禮遣朕有以用之

戊寅

上諭戶部臣曰曩日奸臣聚歛深為民害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具榜示知天下共知之

甲申復降翰林院侍制吳沈為編修

召儒士呂慎明勅曰吾聞古之賢者多隱處巖穴其樂賤貧必待有道之君以禮徵聘然後出為特用以亮濟其君民若伊尹傳說之流是也今天下不患無賢才特慮朕求之道未至耳因翰林編修吳沈薦賢為國舉爾才德兼備故特遣聘召爾其來朝副朕側席之意時沈又薦湖州府學教授童冀亦遣使徵之

召儒士劉仲海勅曰朕以菲薄之才履至尊之位深惧寡昧無以其燭幽隱綴養元元故夙夜孜孜思與海內賢哲之士共成太平雖求之日切而至者恒寡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朕以是屢勅百官各舉所知而翰林典籍戴安薦爾

博學多能特命有司禮遣至今爾其母辭

召儒士鄒魯狂勃曰是者有元失馭海內弗寧朕起布衣削
郡椎定禍亂君主黔黎十有三年矣實求賢之道有所不逮
且大臣非才而君子悔伏小人尊崇遂致懷才抱德之士隱
於若穴不求聞達今奸邪之徒俱已伏辜昨命侍臣各舉所
知翰林典籍戴安薦爾才堪任用特遣持符召爾符至有司
禮送至京朕將擢用焉

召儒士宋李予勅曰朕惟歷代世治民安法彰弊革禮明樂
和風淳俗美惟在舉任得人而已舍是而能然者未之聞也
翰林書籍吳伯宗薦爾學問該博才識優長特遣使召爾詣

闕朕將加禮焉

臣戒錄成時胡惟庸謀叛事覺

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則恃恩肆為姦究然人性本善
未嘗不可教戒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
之屬博述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脩其行者以類書之既成
賜名曰臣戒錄頒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己丑朔享太廟

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六十四人米各五百石

壬寅復封鄭遇春為榮陽侯

以廖升為淮安衛指揮僉事昇鄭國公永安從子也

廣西都指揮使王真卒真春人少英邁從元義兵元帥陳瑄
先為裨將瑄先敗死丙申歲以千戶來歸仍授管軍千戶

上既定金陵以真守句容又破京口克毘陵下寧國攻池州皆
與有功又領兵江陰馬馱沙破狼山寨以功授江陰衛正千
戶從大兵討張士誠克湖州平姑蘇移師克上虞餘姚三縣
遂從征閩克延平由海道平蘭秀山賊黨陞江陰衛指揮僉
事洪武三年署蘇州衛事六年陞今官在鎮七年軍民輯睦
以稱職見稱至是以疾卒勅歸塋于鍾山之陰後二年贈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前軍都督
有事追封臨沂侯謚桓義

壬子韓國公李善長等表請令

天壽聖節受百官朝賀詔不許明日又請上手詔答之曰父母
劬勞之恩昊天罔極生辰之日痛心而已朕於是日所以清
晨奉祀靜居終日念劬勞莫報耳比者卿等數以天下太平
朕復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遠群情勉從所請尚從中制惟禮
當而已先是

上以古人父母既沒生日倍當悲痛況忍受臣下禮故即位以
來常不受賀至是善長等累請乃許之在外諸司五品以上
皆自明年始听其表賀

十三年九月庚寅求嘉侯朱亮祖卒亮祖廬之六安人元季

聚鄉兵保障州里元受以義兵元帥後率兵越濡須經梁山渡無湖肆掠江東合兵攻之亮祖懼

上渡采石克平下寧國祖亮被擒

上喜其勇悍賜以金牌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於元數與我戰我軍為其所獲者凡六千餘人諸將弗能當時

上欲取建康未暇其乃舍而去丙申下建康明年克昆陵遂遣

徐達等率前鋒討之進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被創而還

上自往督戰奮兵攻之祖亮兵敗獲於城下縛以見之

上上謂之日爾將如何對曰事非得已生則尽力死則死爾

上莊而釋之番置麾下其後從軍四戰所向克捷及天下大定

以功封永嘉侯命鎮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禹知縣道同上言

祖亮數十事皆實

上以亮祖功成不下吏但罷職令居江寧縣之安德鄉未幾以

病卒御製墳誌仍以侯禮賜塋於所居之鄉亮祖性剛勇善

騎射所至奮不顧身故能成佐運之功然寡學術所為多非

禮

上念其功故寬宥之以全始終其子暹亦以知勇稱數從征伐

以功任府軍衛指揮使先亮祖卒道同者河間人其先鞭鞭

族也洪武三年以才翰奉為太常贊礼即後出知番禹縣番

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橫常有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

能堪道同至堅執公法功事法遠理者一切不由是民賴以安雖要惡之未幾亮祖至數以威福撼道同道同不為懼時

有土豪數十人遇里稱貸輒抑價罪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

法人莫敢誰何道同廉問得實捕其黨悉械繫通衢以令衆

諸豪諸亮祖召道同勞以酒食徐為言之道同厲色曰公為

大臣不當為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被械

者哀呼求免亮祖竟釋之復以他事管道同又有富民羅氏

納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怙勢凌人道同按法治之亮祖又奪

去道同遂歷其事而奏之道同性峭直氣宇魁岸泰母備其

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道同道同嘗按一乙士

罪當笞本急欲得道卒與道同釋之道同曰徐公亦効求嘉

侯耶笞之乃也後道同卒于官縣吏有奉其主於家者出入

輒告事有卜之輒驗人或以其為神云

辛卯詔景川侯曹振宗陽侯楊璟求成侯薛顯赴北平督兵

屯田

辛亥後軍都督府食事高顯卒賜葬鍾山之陰追封汝陰侯

謚武肅誥曰自昔帝王之興統一寰宇其義勇之士有能委

身効力佐成大業者生膺爵之貴歿有褒贈之榮惟爾龍虎

將軍愈後軍都督府事高顯義有英毅之姿居行伍之列當

朕渡江之初隨衆來歸勤事左右披堅執銳無往不從畧地

攻城所戰必克雖勅敵在前而不顧矢石集身而不辭累立
奇功進典兵衛繼隨大將平靖幽薊以至副征迤北戍守寧
川獻俘抗醜撫順招降勲績允著歷官顯要稟享安榮何其
天不假年因疾長逝追念尔勞朕豈能置是用贈爾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同知後軍都督府追封汝陰侯
謚武肅以慰尔於寘寘顯廬卹葬縣人自丙申歲從上渡江
以戰功累遷至京官至是卒

十三年十月勅四輔官王本等曰自胡惟庸不法之後特召
天下賢才而有司又多泛舉尚書范敏獨能以薦卿等以輔
朕朕視卿等皆高年篤厚故九月告于太廟議立四輔以王

本杜佑龔教為春官杜教趙民望吳源為夏官惟秋官首缺
以本等攝之是年自春徂夏災殃疊見離之暮天氣尚愷嘗
諭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以均調四特本等奉命尽誠建
立冬朔風釀寒以成冬令嗚呼天其兆言人乎感應之幾如
響斯答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其或有非
矣則曰公輔失職盖人事有不齊則天應之有如此卿等尚
尺竭忠誠以勤厥職庶幾感格天心苟在己之誠一有不至
則不足以動人况於動天乎可不慎歟

遣使召儒士張叔薦陳禎宋納教諭石僕揚盤訓道曹文壽
張代李璿用四輔官王本等薦也

八桂國王八達那巴務遣其臣阿烈疊烈時奉金葉表入貢
使者番月餘遣還因詔諭其國王曰聖人之治天下四海內
外皆為赤子所以廣一視同仁之心朕君主華夷諭撫之道
遠邇無間尔邦僻居海島頃常遣使中國雖云修貢實則慕
利朕皆推誠以禮待焉前者三服齊國王遣使奉表來請印
綬朕嘉其慕義遣使賜之所以柔仁也尔奈使設為設計誘
使者而殺害之豈你恃險遠故敢肆侮如是歟今使者未本
款拘番以其父母妻子之患夷夏則一朕惟惟此心特令歸
爾尔二王當省已自修端秉誠意毋蹈前非干怒中國則可
以守富貴其或不然自致殃咎悔無及矣

十二月遣使詔諭曰本國王曰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
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有志君子孰不興憤運及
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
幾命大將軍律九代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蓋尔東夷君
臣非道四擾隣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匪誠問其所果
然歟較勝負於戲邪居滄溟罔知帝賜傲慢不恭縱民為非
將必自殃乎

洪武十四年正月戊子故元平章桑兒不花等寇邊

上命魏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信國公湯和為左副將軍額
川侯傅友德為右副將軍率諸將士往討之

乙丑賜長興侯耿炳文鈔伯銳

賜永昌侯藍玉鈔五千錠都督國英馬五匹鈔五千錠三月
命宋國公馮勝佩征帥將軍印節制河南賜誥曰河南為天
下重鎮地廣民稠士馬甚衆方京大將軍征北特命爾節制
其地爾休息民力訓練軍士以佐征討

遣使賁勅諭征虜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左副將軍信國公湯
和右副將軍穎川侯傅友德曰今夏及秋胡人必伏精兵於
近塞以待我師卿等欲卿騎進擊不可不深為謀必先知彼
虛實乃可行兵若知彼之計宜遣三四百人先入其境而以
精騎繼之先行者必有擒獲執而詢之可得誠實有伏則引
延誘其誅我度其行遠勢困則返擊之則得其利無物即以
精兵擣之可也若大將軍未可出塞且番北平

癸卯賜翰林及諫院官各祿與權等六十八人羅衣各一襲
丁未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人秩六品

遣使賁勅諭宋國公馮勝曰今天家有警占在梁乃爾所封
之地爾今征在彼宛當早夜董畏王之宮殿已成王城內外
護衛嚴密馬步士卒各加訓練其在爾左右為園子首者王
府有馬母令牧於遠地常令兩軍守一馬軍且精衛銳者但
有異聞即上馬來報爾就與都察院都指揮馬兒亦皆慎防
察人動靜馬兒即徐司馬也

庚午大將軍徐達率諸將出塞右副將軍傅友德至北黃河
賁騎駭遁友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獲其部落人畜甚衆
西平侯沐英等畧公主山長寨殲其卒獲金寧四部以歸
癸酉召前武昌知府傅藻為河南按察使藻金華義烏人博
學通經史善詞章國初為縣訓導九年用薦授翰林院應奉
改監察御史十一年擢為東宮文學復改監察御史十二年
出知武昌府以事免還至是復召用焉

壬子以故臨江侯陳德子鏞襲封臨江侯誥曰人臣能宣力
効忠佐興大業首爵祿以崇其身世祿以及其後所以重報
功之典也咨爾陳鏞爾父臨江侯德從朕渡江勤事左右征
討四方尤著勲績天下既定論功定封賜以侯爵加以重祿
俾享安榮何天不假年遠然長逝朕念之不忘爾為嫡長是
天命就其爵嗚呼竭忠為國人臣之當為崇德報功古今之
盛典爾鏞思前人之奮勇折衝於勁敵以成大功當懋忠勲
永保祿位

五月癸卯召山西右布政司趙新為翰林院修撰
是月五溪蠻作亂議出師征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
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嬰鑲狀
上遂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為國者惟智慮筋力

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其若趙克國旨取以卷焉
援請討交趾朕常羨謂古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詔重叛
遏阻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輿奮然請行朕憫
卿年老不忍煩卿乃國請受命為大將往靖南隅嗚呼忠勤
不怠卿之忠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
卿也

十四年七月戊戌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
十匹

上命却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

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傳世長民今不奉

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環海為陰限山為固妄自尊大肆侮
隣邦縱民為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

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臣微効并底蛙仰觀境天自

以為大無乃構禍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能詳細始號曰倭

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

奉貢方物售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歸

慕義誠固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

大帝昔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

年間往事何鑒鑒也王其審之復務書責日本征夷將軍曰

日本天造地設隔山限海語言異風俗殊俾自為治覆載之

內外邦小國非一所也必有主以司之惟仁者天必輔之不
仁者天必禍之前將軍奉書我朝丞相其詞悖慢可謂坐井
觀天而自造禍者也往者我朝徂復中土日本之人至者云
使則加禮遇商則聽其去來斯我

至尊所以加惠日本故遣克勤仲猷一僧行及其至也加以
無禮今又幾年矣洪武十二年將軍復奉書四侮今年秋僧
如瑤來匿情飾非群臣言非是必貪利為謀者請誅之我
至尊不允曰被小無知听其死令殺之何益福善惡淫天鑒
在上吾中國雖大安敢違

帝命本部既听

德音事差人涉海往問如瑤之來果貪利者歟實為使歟將行
群臣又奏曰今日日本君臣以滄海小國詭詐不誠縱民為盜
肆寇隣邦為良民害無乃天將更其君臣而弭其患乎我
至尊又不允曰人事難見

天道幽遠奚敢專擅若以舳艫數千泊彼還海使彼東西趨戰四
向弗繼固可滅矣然於生民何罪本部復觀彼遊方之徒皆
無德沙門忘中國之寬恩構是非於兩端識者嗤之治民之
國信孚圖而構大禍古至於今未有也彼嘗謂之朦朧漂於
蛇海將謂天下無敵吾不知以天歟以人事歟若以人事較
之元生紫塞不假舟梁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為有疆蓋

長於騎射短於舟楫耳况當是時日本非允之訖讐非隣之
患害元達

帝命好強尚兵如以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沉溺巨艦淪沒精兵
將軍為國人之能亦何嘗見元師之之盛聚則駭騎雲屯散
則馬蹄雷震戈矛聖電旌旗蔽空露刃哮吼鬼魅潛走所以
八蠻九夷尽在馭內惟尔日本湫居滄溟得地不足以廣封
疆得人不足為元用所以徵實利而不爭所以畏天命而弭
為禍崇日本之良民也今乃以敗元為長勝以蕞爾之疆為
大以余觀之海中之州截長補短周匝不過萬里以元之蹄輪
長驅而較之吾不知孰巨熟細者耶今日日本迎年以來自誇
強盛縱民為盜賊害鄰邦若欲較勝負見是非辨強弱恐非
將軍之利也將軍審之

己亥左軍都督府僉事何德卒德光州人元季江淮兵起即
委身來歸娶立戰功由驍騎衛千戶陞虎賁衛指揮僉事授
宣武將軍既定中原陞指揮同知授懷遠將軍領兵守遼東
召還授安遠將軍改虎賁右衛指揮同知陞大都督府僉事
授龍虎將軍十三年改立五軍遂為左軍都督府僉事至是
北征還以疾卒於家年五十二

上遣官祭之勅塋於鍾山之陰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茅
祿大夫同知左軍都督府事追封廬江侯謚壯毅

辛丑

皇后千秋節諸命婦朝賀於坤寧宮賜宴

壬寅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為河南布政使左叅議以聰正直
金思存為北平布政司右叅議以賢良方正蔣安素為右叅
政

庚申河南原武祥符中牟縣河決為患有司以為言

上曰此天灾也今欲塞之空勞民力但令防護舊堤勿重困吾
民八月庚辰四輔官安然卒然開封祥符縣人徙居潁川元
季為山東行省右丞守萊州大軍下山東然率眾歸附洪武
元授給事中尋擢山東行省叅政二年召還為工部尚書五
年除河南叅政九年改行省為布政使司陞浙江布政使司
十三年陞御史臺右大夫十三年改左中丞坐事免官還官
未幾復召為四輔官至是以疾卒年五十八

上命其來歸之誠親制文遣官祭文其畧曰尔中土之士當元
季從是義旅効力及元運既終我師長驅齊魯是以棄胡歸
我其來甚誠朕用尔嘉數授重佐嘗干于法朕特釋之昨為
朝無舊臣復召尔來所望嘉誠事朕何其遽爾疾終朕思初
歸之義以牲醴致奠尔其享之

洪武十四年九月壬午朔

上御奉天門命潁川侯為征南將軍求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

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徑征雲南友德等既受命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祭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求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趨烏撒應求寧之師大將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師行

上出餞于龍江

遣使賁勅符諭播州宣慰使楊鑑曰曩者元綱不振亂兵四起四海之民不遑安處朕既混一寰宇四征弗庭蠻夷酋長罔不稱臣入貢其或志在傾伺未遽事大之誠徒取禍敗爾鑑世守播州作藩藩然輕听浮言易生疑二故積愆曰深今大軍南征多用戰騎爾當督三千率酋兵二萬為先鋒以表爾符至奉行毋違朕命又以勅符勞金竺長官密定西南諸夷雖曰歸附然不過暫入貢而已迺密定守獻馬五百匹以助征討其誠可嘉故特遣使往諭候班師之日重勞尔功以聰明正直聃子實為北平布政使司右叅議呂忠為左叅議

癸未改翰林院欽天監太醫院為正五品翰林院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三人侍讀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二人侍讀二人侍讀二人五經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讀二人侍讀六人史官修撰三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欽天監五官正五人五靈臺郎八人保章正二人五官挈壺正二人五官司曆二人刻漏博士六人太醫院令一人丞五人吏目一人屬官御醫四人其御欽天監太醫院官俱係從五品級以文職散官乙酉勅諭宋國公馮勝河南都督指揮使徐司馬曰天象變見不可不驚大梁軍民雜處宜用心撫安之秦王晉王還京宜選精銳將士嚴密宿衛王到之時宋國公出迎則都同知

城守都指揮出迎則宋國公城守指揮軍士以三分之一出迎餘悉令守城爾其夙夜加慎毋忽

己丑復起居注職從七品以儒士單仲祐為之

四川水思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移兵討之仍命汝南侯梅思祖都督僉事張全為之副特德興率征五溪蠻人散阻其是命復討之諸洞未幾皆平之丁丑征南將軍顏川侯傅友德兵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率兵五萬至永寧烏撒

乙酉賜翰林院修撰趙新致仕勅曰士之所以能立身以保其身始者有二品焉上才之上志量大其所為無所不可中才之

士謹守成法不失其中然不至為惡此皆足以保其身者也
惟卿質直無偽涉臘書史為國子助教能舉其職及遷山西
布政司使雖無所設施而持身廉潔朕以卿本儒者而才不
及中人不宜任以政務授翰林院編修既見卿年老多疾特
今致仕卿其保厥終始以副朕懷新温州樂清縣人通春秋
用薦任官至是任還卿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十月癸丑命法論因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正春坊
字司郎令會議平允然後復奏論決

丙辰漳州府南靖縣民為亂南雄侯趙庸遣兵討之辛酉給

事郎中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
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昧稱臣於禮未安詔下群
臣議翰林編修吳沈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相同之言非是
請凡啟事東宮者稱臣如故從之

己卯衛處溫三府三冠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
侯唐勝右軍都督僉事張德總兵討之

湖州府海洋縣民作亂南雄侯趙雄調兵討之擒賊千餘并
其家屬二千七百人至京

十一月甲申遣安侯陸仲亨鎮城都

戊子勅宋國公馮勝曰聞有盜五百餘人由黃陂縣而西殺
掠居民此北征南士卒畏避而盜者夫不用命罪故當死而
為盜者又甚焉宜即遣兵於汝寧南陽之地偵其出殲捕之
丙午程鄉縣群盜竊發南雄侯趙庸遣潮州衛官軍既敗其
衆擒賊首於萬戶饒隆海一百五十人斬首四十餘級

庚戌福安縣民作亂福州指揮僉事李惠等率兵討之賊衆
八十餘人拒敵時福州右衛張春以兵來討賊俱遁入山谷
適延安唐勝宗總兵征蒙州平陽等處聞賊遁乃分遣將士
追捕獲賊衆二千五百餘人余黨分散潛匿惠等尋討平之
十二月壬子中軍都督府僉事孫世卒詔追封為富春侯諡
曰人臣能宣力効忠佐興大業生則祿位以榮其身歿則褒
贈以顯其後所以効功示不忘也咨爾中軍都督府僉事孫
世以武奮勇行五渡江以來勤事左右歷著戰功繼從大將
軍征討與有勞焉天下既定陞秩賞功遂僉都府方期克享
安榮而乃遽然長逝追念曩者未嘗有忘是用贈爾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中軍都督僉事追封
富春侯諡義勇以慰爾於冥冥嗚呼生為勇將歿則封侯功
烈昭聞垂於不朽可不愧矣尚其有知服茲寵命世廬州巢
縣人少有勇力從

上渡江以功累授河州寶慶二衛指揮司中軍都督府僉事至

是辛年六十二命駱朝三日遣官致祭賜葬鍾山之陰

丁巳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左春坊右司直郎正字讀讀書
駁諸司奏啟以如平允則署其銜曰翰林院庶諸司文章是
某官具列名書之

辛酉征南將軍永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
將軍西平侯湯沐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之
羅國苗蠻犄犄聞風而降至普安弗攻留兵戍守進兵曲靖
丙寅以文學宋亮為福建布政使司左叅政

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等師至曲靖擊敗梁王達理麻兵
于白石江先是梁王把匝剌兀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
平章進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為師右副將軍西
平侯沐英惠友德曰彼不意我師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
破之必矣

上所謂出奇制勝者此也友德是以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
大霧四塞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理
麻見之大驚蒼黃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
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扼乃整師臨沅勢若欲濟達
理麻果勇精銳扼水上英於是別遣數千人從下沅潛渡出
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理麻見之急撤眾以禦眾亂英乃拔
劍督師濟江連理而陳我師畢濟既陣友德麾兵進戰矢石

齊發呼聲動天戰數合英縱鉄騎擣其中堅敵眾披靡遂大
敗生擒達理麻俘其眾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
夷人見歸者皆加慰而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之友德
自率眾萬人擣烏撒分遣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
師趨雲南

己巳以監察御史靳金為廣東布政使司右直郎李兆為四
川布政使司右叅議

遣使賁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
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
節制嚴整普定諸侯俱已奔但未知此時勢何如烏撒果
降否前恐蠻地無糧符報將軍令分軍回衛今知資糧於敵
軍可不必回也遣內臣賁勅諭烏蒙烏撒諸酋長曰朕歷覽
群書見西南諸夷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以小事大義所
當然朕念天命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撒烏蒙東川芒部
建昌諸處酋長猶桀驁不朝朕已遣征南將軍穎川侯左副
將軍西平侯率大軍往征猶恐諸酋長未諒朕已故復遣內
臣往諭如悔罪向義尚躬親來朝否則遣人入貢億爾誠款
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其知之癸酉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
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
保等出降明日駐師金烏山故梁王閣監也先帖木兒以金

保來獻諸父老焚香迎拜王等整師入城戒飭軍士秋毫無犯吏民大悅

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衛處溫山寇擒賊首吳達三葉丁香其黨三千三百餘人家屬一千五百餘人斬首二百八十級餘寇遂平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遣景川侯曹展定遠侯王弼宣德侯金朝興率兵二萬三千分道取進臨諸路

戊寅宣德侯金朝興兵至江州故元右丞五輔臺降

城烏撒初大軍破曲靖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自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遂擣烏撒諸夷時元右丞實聞都督胡海洋等進兵自永寧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舉之及

聞大軍繼之皆遁去友德令諸軍築城拔鍾方具蠻寇復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不力併一勦之破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自陳有芒部土酋率隨之實合勢迎戰我軍鼓噪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鰲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衆不能支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

太常寺卿呂本卒本鳳陽壽州人任元為帥府都事其後來

歸歲丙午為中書掾史吳元年授湖廣行省照磨洪武三年陞中書省右司郎中四年改左司郎中五年陞刑部侍郎尋進吏部尚書六年除太常寺卿七年以事左遷北平按察司僉事尋召還授禮部尚書未幾出為兩浙都轉運使十二年復授太常寺卿至是以疾卒賜葬鍾山之陰本無子其父皇太子妃

革京畿都轉漕運司



洪武聖政記卷之七

初十五年正月辛巳朔

上命儒臣重製九奏侑食樂章至是大宴始奏用之其一奏炎精開運之曲曰炎精開運篤生

聖皇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晏物阜民康威加夷獠德被戎羗八珍有薦九鼎馨香鐘鼓鏘鏘宮徵洋洋怡神養壽理陰順陽保茲遐福地久天長二奏皇風曲曰皇風被八表熙熙聲教宣時和景象明紫宸開繡庭龍衣耀朝日金爐裊祥烟濟濟公與侯被服麗且列坐視丹朱啓折在周旋羔豚升華俎玉饌克方圓初迺奏南風繼歌賡載篇瑤觴欣載舉拜舞禮弗愆同樂及斯辰於皇千萬年三奏春皇明之曲曰赫赫

上帝眷我皇明大明○繼集本周支榮厥本伊何肯德春宮厥支伊何藩邦以寧慶延百世澤被群生及時為樂天祿是膺千秋萬歲永觀厥成四奏天道傳之曲曰馬負圖兮天道傳龜出書兮人文宣義盡卦兮禹時叙皇極建兮合自然綿綿曆數歸

聖主祥麟在郊威鳳舞九夷八貢康衢謠聖子神孫繩祖武垂拱無為邁前古五奏振皇綱之曲曰周南誅麟趾卷阿歌鳳風藹藹稱多士為禎振皇綱赫赫我大明德尊踰漢唐百工

脩庶績公輔理陰陽義冠正襟珮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紘內熙熙民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穰猷禮過三爵歡娛良未央六奏金陵之曲曰鍾山蟠蒼龍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氣都于今歸

聖主六代繁華經幾秋江流東去無時休誰言天塹分南北英雄慨嘆曹劉我

皇昔住濠梁屋神遊天賜真人服手持三尺渡江來詞臣早獻金陵曲歌金陵進珍饈諧八音繼三歎諸觀漢祖用兵時為膏馥異渾沌飯七奏長楊之曲曰長楊曳綠黃鳥和鳴藹藹呈鮮紫燕輕盈千葩花露日麗風清及時為樂芳綽在庭管音聒聒絲韻冷冷玉振金聲各奏爾能睹儲國老載勸載懇明心惟馨嚮之聖經唐風示戒永保嘉名無已太康哲人是聽八奏芳醴之曲曰夏王啟芳醴商湯遠淫聲聖人示深戒千春垂令名維

皇登九五王食保尊榮日晏不遑餐布德緣群生天庖具豐膳鼎彝事調烹豈但資肥甘亦足養遐齡達人悟茲理恒今五氣平隨時知有節昭哉天道行九奏駕六龍之曲曰日麗中天漏下遲公卿侍宴肅多儀蕭韶九奏觴九獻爐香細逐祥風吹群臣舞蹈天顏喜歲熟民康長若此六龍迴駕鳳樓深寶扇齊開扶玉几景星瑞慶雲多雨雅爭耀四序和聖人

道大如天地歲歲年年奈樂何○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率師至威楚路元平章聞乃馬交參政例車不花等降

壬午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帥張麟行省平章劉輝樞密院同知怯烈該博慰高仁廉訪司副使字羅海牙中慶徵江武定三踏達魯花赤劉麻及嵩明普寧昆陽安寧新興路南建水七州達魯花赤昆胡富民宜良邵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等官詣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王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降獻金銀銅印七十四金符七馬一萬二千五百六十疋○始置諸司勘合其制以簿冊合空紙之半而縮寫字號用內府關防印識之右左半在冊左之半在紙冊付天下布政司都指揮使及提刑按察司直隸府州衛所收之半印紙藏於內府凡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有文移則於內府領紙填書所行之事以下益盤江等衛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萬八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土及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納之○今以每所司以合冊其字號印文相同則行之謂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

上可其奏

十五年四月禮部奏定封贈官制凡封侯贈謚不加散官職事江陰侯吳良原贈特進封榮祿大夫上柱國中軍都督府

右都督追封江國公謚襄中烈今定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柱國追封江國公謚襄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孫世原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追封富春侯謚忠勇今定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富春侯謚忠勇廣西都指揮使王凡原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前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追封臨沂侯謚桓義今定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臨沂侯謚桓義皆改正詔從之○是歲甲申遷故元梁王杞而刺兀爾密及威順王子伯伯等家屬若耽羅賜伯伯衣一襲馬一十四匹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廣生廩膳上諭禮部尚書劉仲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臣臣父父子子經常以正彝倫攸序其功參於天地合天下祀縣廟學建而報祀之禮行止京師豈非闕禮卿典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

丙戌命翰林院侍講太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製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太原潔與編脩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後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自是使臣往復朔漢皆能通達其情

丁亥命禮部遣使往福建并湖廣江西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隸府州選善書者凡得千九百十人○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

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嚴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至是霽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每限百人可先遣還○南雄侯趙庸率兵討東莞諸盜凡克寨十二擒賊萬餘人斬首二千級招降翁源等縣復業人民三千餘戶

甲辰南雄侯趙庸進兵攻破東莞等縣石鼓赤嶺等寨擒偽官百餘人其黨潰散由是四會縣浦白沙長江太冲口山河由陳家坊各處父老迎拜於道庸慰諭而遣之○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夷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不庭而雲南梁王元肆陸梁誘我

逋逃擾我疆場因是命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貴詔諭爾諸夷自今有不向化者即加兵討之於戲春秋之義罪莫大於拒王命納逋遁爾等其洗心滌慮効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是月延安侯唐勝宗右軍都督府食事張德以平衢處溫三府山寇人賜田一庄敕勝宗等曰古之為將者其道有四曰智曰信曰勇曰仁智在算無遺策信在戰無後期勇以摧敵仁以撫下故能建立事功垂譽後世也迺者東浙山民嘯聚害衆害民命爾等率師往討不踰五月而平之今賜爾田各一庄為子孫世祿以酬爾功嗚呼成功不易保之尤難爾尚勉之○宣德侯金期興兵駐臨安元右丞元不台元帥完都土酋楊政等降○龍川河源民自稱寧元帥合龍南民作亂南雄侯趙庸發兵捕之獲賊五百七十餘人

閏二月南雄侯趙庸發兵討陽山歸善等縣蠻寇平之又克燈心籠湖龍歸大牛成家塘潭源洞等砦生擒賊首萬戶營長都公少公等數十人斬首千餘級招降二千九十戶事聞命賞將士有功者綺帛各有差

甲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酋冠帶給以冠帶使任本州知州

等官仍諭征南將軍額川侯傅友德等曰初命將軍令各土酋入朝本欲使之知中國禮教今思雲南新附人心未定即令入朝諸蠻必生疑懼或遁入山寨負險不服若復調兵損傷必多莫若順而撫之示以恩信久則自當來朝矣

戊戌勅諭征南將軍額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報知摧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當圖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性頑獷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熟矣若頃○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所奏事亦悉從爾請

癸卯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進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為國土酋段世聞玉師且聚至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是也號為險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為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崖而上三我旌幟昧異我軍抵關下者望之踴躍譟譟衆驚亂英

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隨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酋兵服皆受敵遂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閣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

三月丙辰中軍都督僉事陳瑄卒詔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合浦侯謚崇武賜葬于鍾山之陰頃廬州巢縣人性勇悍善戰元季兵起率衆來歸從上渡江定金陵取淮浙湖廣江右之地皆與有功嘗領舟師捕倭寇殺獲甚衆由武英衛指揮同知授龍虎將軍中軍都督府僉事以年老俸食其祿致仕居家至是以疾卒年五十九長子刺奇次保保皆沒於行陣次子亮襲英武衛指揮同知

丁巳降翰林院編脩吳沈為臨洮府渭源縣儒學教諭未行復以為翰林院典籍

癸亥命南雄侯趙庸籍廣慶戶萬人為水軍時倭人附海島無定居或寇盜故籍而用之丙寅陞工部侍郎趙俊為工部尚書吏部試侍郎李信為吏部尚書吏部司封員外郎朱同為禮部試侍郎前翰林院學士陞之子也

丁卯命改濟寧侯顏特子敬襲爵勅諭之曰凡武臣子孫得世襲其爵祿者皆以其祖父有功於國家故享其報以示不忘然觀自古以來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遂至頽廢朕每用慨

惜爾父濟寧侯顧時功著國家茲特命爾敬嗣爵為侯尚毋驕其志母急于事益篤忠貞永延國統爾惟懋哉○詔更定官員相遇及恭恭禮儀凡五軍都督府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駙馬都尉遇公侯於路引馬側立都督僉事六部尚書遇公侯引馬却避品級相等者分路而行金吾等衛指揮遇公侯引馬却避遇左右都督府都督同知駙馬都尉引馬側立遇都督僉事六部尚書分道而行六部侍郎各衛指揮使及同知通政使太常卿光祿卿太僕卿京府尹三品官遇公侯左右都督府都督同知駙馬都尉引馬却避遇都督僉事六部尚書引馬側立品秩相等者分路而行各衛指揮僉事左右通政太常少卿國子監祭酒四品官遇公侯左右都督府都督同知駙馬都尉都督僉事六部尚書引馬却避遇六部侍郎通政使太常卿光祿卿太僕卿引馬側立品級相等者分路而行六部郎中員外郎欽天監令太醫院令都督府經歷斷事官大理寺卿通政司叅議左右春坊庶子諭德五品官遇公侯以至三品官引馬却避四品官引馬側立品級相等者分路而行六品以下官倣此翰林院學士尚寶司卿少卿遇公侯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駙馬都尉引馬却避遇二品官引馬側立遇三品四品官分路而行尚寶司丞侍講以下官照品級倣此承勅即給事中中書舍人監察御史遇公侯

以下至二品官引馬却避遇三品官引馬側立四品以下官分路而行殿廷議禮司正副遇公侯以下至三品官引馬却避四品官引馬側立遇五品以下官分路而行凡所屬見上司官者引馬却避所屬官品高者遇上官卑者分路而行凡未授職任者遇有職官員皆須引馬却避凡官員應合避而路狹不可避者下馬拱立應行路不得中道占行依次分左右凡被宣告及祠祭官詣祠祭所并有所捕逐者在道占行雖遇應避之官不避凡官員公衆都督府同知僉事衆左右都督指揮同知僉事衆指揮使六部侍郎叅尚書各衛指揮衆都督拜于堂下千百戶衆指揮亦如之京縣知縣叅京府尹拜于堂下各府州縣亦如之諸同佐二官幕職官衆本司長官皆答拜禮所屬卑官衆見者不答品級等者答拜所屬官品級高者與上司官卑者均禮○征南將軍額川侯傅友德等以故元威順王之子伯伯及梁王把匝剌瓦爾家家屬三百一十八人至京師詔賜鈔四百五十錠
壬申賜翰林院考功監判錄司殿廷儀禮司給事中承教郎中書舍人通政司左通政蔡宣等一百十人衣各一襲
癸酉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升諭等詔有司各以諸幣聘之
丁丑征南將軍額川侯傅友德等遣人至京奏事先是

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之法與九事至便宜以聞至是友德等奏自元世祖至今有百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達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為僧道及豪宦隱占今准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覈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又命凡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俾供祭祀及師生俸廩仲有對曰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一制乃詔定為等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一千六百石各設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丙申更定春坊為左右春坊置左春坊左庶子一人正五品左諭德一人從五品左中允二人正六品左贊善二人左司直即二人俱從六品右春坊官制並同左春坊○以正字魏德壽為司直即○吉安侯陸仲享遣使馳奏烏撒諸蠻漢叛上勅諭征南將軍顧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朱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烏撒諸蠻聞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即今勢在必守東川芒部烏蒙未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

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多尚名爾其慎之○詔旌表遼東高希鳳裴皮鐵家時故元臣名祖自定遼來歸

上問遼東風俗名祖言遼東地遐遠民以畝獵為業農作次之素不知詩書而其俗尚禮教凡子喪其父妻喪其夫皆日至墓所拜哭奠酒漿百日乃服喪三年不飲酒食肉不理髮不往獵不與人戲間有以歛歲食肉者鄉人共詆之又言往年石城有高希鳳者本光州固始縣人

戊戌秋在遼東老鴛寨為亂兵所掠力抗不伏亂兵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氏被虜行十餘里罵不絕口亦為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孤姪僧保往高麗避難至中途度不能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獨攜姪以行及

聖朝混一區宇居民渡業李氏訪得其子同歸守夫墓希鳳李弟伯顏不花為納哈出所殺其妻郭氏高麗人居渾難自縊死於馬樞希鳳從子高塔失丁亦為父仇誣陷而死其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于漁鴈所居之屋一門五婦皆盡節義又言定遼南河寨幹羅村有卒裴皮鐵者疾死其妻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二歲停柩二年晝夜哀泣比塋之日陳祭柩畢繼于屋西桑樹而死鄉人皆義之遂合葬焉臣耳目所見聞有

如此者

上為之動容稱難即日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皮鐵家為貞節之門

戊申陸賢為駙馬都尉尚第五皇女汝寧公主賢吉安侯仲亨之子也○西堡蛋賊寇普定貴州衛指揮同知顧成出兵擊之特征南將軍顏川侯傅友德遣成守普定會蛋賊一萬五千餘人來攻城甚急成堅壁不動徐候其怠將兵出北門擊之賊遂敗走洪武十五年五月己酉朔皇嫡長孫雄英薨上感悼輟朝築鍾山侍臣皆素服徒步送葬追封度王諡曰懷○恭陵衛知事王原試大理寺左少卿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今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為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朕深嘉其明斷不惑于左右之言令朕君天下教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議前朔一日有司洒掃設御幄于大成門外是日旦

上至御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次詣行禮導引官導

上出御幄就御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

上詣盥洗位播圭執事盥洗出圭詣酒尊所酌酒詣先師再拜

百官皆再拜播圭執事官跪進爵

上獻爵授執事官獻于神位前出圭又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如常儀導引官導

上復御幄易服乘輿詣學宮學官率諸生先列于堂下東西上御彝倫堂贊唱學官諸生行禮五拜叩頭東西序立于堂下三品以上及侍從官以次入堂西門東西序立贊進講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次升堂由西門入至堂中贊舉案禮部官奏請受經祭酒跪受賜講官坐乃以經置講案叩頭就西南隅設几榻坐講賜侍臣坐以次皆叩頭序坐于東西諸生北面聽講畢祭酒叩頭退就本位司業博士助教各進講如前儀畢出堂門後位贊唱有制學官諸生列班俱北面跪聽訖五拜叩頭退就本位率諸生先序立成賢街恭伺駕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

上從之

乙丑

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頤等以次講畢

上謂之曰中正之道無踰于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

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成趨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收尚書大禹皋陶謨洪範親為講說反復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懷悅遂賜宴竟日而還

丙寅國子監祭酒吳顯率學官上表謝人賜衣二襲

丁卯以散騎舍人耿宣為尚寶司卿宣長興侯炳文子也○

賜翰林院學士宋訥衣帽○勅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統一案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構廟學

五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以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道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諸生者當謙卑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日經旬以踰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為國用致君堯舜濟民雍熙顯揚其親求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修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理者監丞糾之毋忽○置大渡守禦千戶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後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戊子賜翰林院學士宋訥文綺帛各二疋鈔十錠

辛卯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根關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砦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搗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倖土寨即未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克也

丙午賜翰林院學士宋訥子安鈔十錠

十月征南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自大理還軍真池會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兵進擊烏撒秋七月戊申朔享太廟

庚戌

上諭翰林院學士宋訥曰朕每視尚書至敬授人時而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敢輕故致天下之長久者以此而已矣○旌表真定孝婦劉氏之門劉氏新樂縣人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為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黎家以行劉氏事姑竇氏甚謹姑在道

遇度劉氏刺臂血和藥以進姑疾愈至瓜州復病亦如之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給食養姑尤謹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時甚暑劉氏晝夜侍姑側驅蚊蠅姑體腐蛆生席間又為齧蛆蛆不復生乃姑病篤嚙劉氏指與之訣劉氏號割股肉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舍側園中欲還舍塋于舅墓哀歸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二十錠官為送其姑喪歸塋旌表其門復其家徭役

己亥起前國子監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楊汝賢試刑部侍郎賜冠帶襲木濟字未學樂陽人也元季嘗為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為河南府學訓導擢國子助教以病兄十四年四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憂母未終至是始徵入覲故起擢之○征南將軍顏川侯傅友德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進兵繫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衆悉遁復遣兵捕擊之○是月靳蒼侯東鐸卒鐸字伯声靳國武毅公茂才子也洪武三年茂才卒鐸襲封靳春侯年始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

上賜金牌鐫靳國武毅公五字置帽上復御書康二子謹承先業愛爾勤攻十一字賜鐸及其庶兄鑑以寵之八年詔鐸督無糧民開墾田于鳳陽十年統兵征辰州洞獠十一年平松

疊諸州有功十三年巡沿海諸城撫循兵民十四年從大將軍徐達北征還從征南將軍傅友德征雲南克普定破蒯楚山等砦至是以疾卒于軍年二十有三贈宣力武臣靳國公諡忠愍樞還較幕府山武毅公墓傍二子淵澄俱幼○宣德侯金朝興卒朝興廬州府巢縣人元季四方兵起集衆保鄉里歲乙未歸以功授中軍右翼左副元帥甲 陞龍驤衛指揮同知改鎮武衛吳元年從討閩浙有功陞指揮使洪武三年轉大同陞僉事大都督府事十一年西平寇戎著勲績十二年賜歸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進階榮祿大夫封宣德侯食祿二千石賜鐵券子孫世襲指揮使至是征雲南卒于會川年五十二樞還賜塋太平門外明年追封沂國公諡武毅子鎮襲爵

己卯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上覽之顧胃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乎雖有上聖之君猶以用人為用易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未訥對曰誠如

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群臣薦舉然得賢與否孫乎卒之者何如耳

上曰小人所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奉

者即可知其入賢否矣。○遣使勸勞征南將軍顧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朱昌族監軍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江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鷄而撫金沙至於金藍不戰而服散定百蠻威加百譯將軍之勞矣欲勞以遐遠不能及持心勞之尚勗之哉。○詔遣延安侯唐勝宋長安侯耿炳文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戾寅推左春坊司直即魏德壽為江南布政使德壽吳人洪武十四年以文學授太子正字遷司直即至是擢令官

丙申以牲醴告于太廟上太行皇后謚冊文曰

皇帝制曰皇后馬氏亘古帝王之興淑德之配能共致憂勤於政治者蓋鮮克聞恭崇宇福被蒼生惟后與朕起自寒微憂勤相濟越自懷保之際以迄于今三十有一年家範官闈母儀天下相我治道成我後人淑德之至無以加矣朕意數年之後吾兒為帝當與后歸老壽宮撫諸孫於膝下以享天下之養何期一疾周旋遽然崩逝使朕哀痛不勝痛悼雖然有生必有死天道之常后雖崩逝而后之德不泯存謹遵古謚法冊謚皇后曰孝慈於戲公議所在朕不敢私惟其鑒之○以前河南知府楊堯安為雲南府知府○營陽侯楊璟卒璟乃廬州合肥人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治章句好武

畧元季兵起環聚里中少壯保鄉曲歲乙未率眾渡江歸上於太平後管軍萬戶領兵從攻溧陽溧水克句容丙申

上定金陵以功陞管軍總管累從征伐有功與左相國徐達下江陵陞璟湖廣行省參政分鎮荊州撫輯軍民威望甚著後陞平章授以誥曰天戈大舉威揚遠旅之秋日馭方升氣壯攀龍之士助予神武集此大勲咨璟爾始佐戎旅於太平尋著武功於建業擁旌鑾而當萬人之敵建旗節以佐四方之征遂俾參贊政抗守臨鄢渚而復委承造寄分戍荊州錄功宜位於辦章開宇更資於大將於威明顯各於既正控制甲兵萬壘之雄數聲教於朔南樹成海宇一家之治以先盛業

歲體至懷洪武元年為征南將軍總兵官偕佐承周德興恭政張彬等征廣西三月師次永州水陸並進攻全州畧道州及桂陽藍山等縣徇常寧取武岡破永州克靖江執元平章也兒吉泥送京師下柳州八月師還京詔復統兵從大將軍徐達征山西十月將兵復澤州與元平章歸禮兒兵戰于韓店我師失利

上以勅書諭璟曰爾兵出澤潞與敵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耳然太原之戰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爾為偏將軍居湯和之下協力平胡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為慮也十二月克太原師還二年十二月自夏使還教賜文綺白

金三年率師攻澤屋寨不下遣人請報餉

上賜手詔責之是歲大封功臣璟為營陽侯賜鐵券子孫世襲其爵復賜文綺帛各二十二匹四年將兵分道伐蜀從赤申山

進兵出白鹽山至夔府南岸據南城沿大溪口進與蜀兵戰不利及蜀平

上以璟與趙庸無功不賞諭曰楊璟粗識文字爾統軍塞晉失利先於潞州喪師及攻澤屋寨久不能克進攻瞿塘又不能料敵虛實深入重地以陷士馬難以賞格伍年散毛怖溪洞蠻民作亂詔璟為右副將軍率兵討平之是歲賜第宅于中立府七年命佑大將軍徐達征北平既而詔還京師十三年命往遼東訓練士卒至是以疾卒于鍾賜葬于鍾山之陰命有司治喪始禮葬之日

上與皇太子俱遣官致祭詔追封芮國公諡武信子通達襲二十年領韃靼官軍往戍雲南多縱其道亡而降普安衛指揮使達為散騎舍人是月厲厓二州民陳斯叔等作亂陷陵水縣海南衛官軍擊敗之遣至縣橋斬斯叔等三百餘人餘黨悉平

己酉吏部以經明行脩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亮

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遠逸卿等固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舉以任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童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緡等鈔人一錠○晉府長史致仕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效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乎人心則人皆化於為善而自不犯於法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為天下腹心膺膺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至荒蕪近雖今諸軍屯種懇闢未廣莫若於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虞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役使之樂于墾事及凡事犯罪亦謫之屯田使荒閑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財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所在即天角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心莫不顧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傷秦之而後門用却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猶父母之于子則民之于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知文武仁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

萬幾之煩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鑿之敲自曰改維大聖之心兢兢戒謹常如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正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如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泰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佑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為法秦隋之失為戒人心和悅天心眷佑而國祚如太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憲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天理明而心正措諸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典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數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應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於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舉廉勤淳厚者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任未任但得人則賞舉則罰如此則

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所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異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人矣八曰審刑罰夫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董仲舒而悉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夫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養育人才非止訓誥文辭而已今大典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有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淳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月就月將得以真脩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為國朝之用矣十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隘為先征伐次之開邊塞合小利斯為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德以懷之威以服之使四夷臣服各守其地此為最上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三伐高麗而中國盜賊蜂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為鑒非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脩文德以來之遠信使以諭之使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勤兵于遠哉惟北狄遠墟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閑防候其警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材俊古之俊材或隱於耕釣板築或起于商賈屠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侖于秀才等科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補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悉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群學識超衆者則薦舉之開其自新之路計其效忠竭節庶可得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迩言樂取諸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為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之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朝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侍問觀其賢否凡府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正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宣選季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院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言無不致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其職矣

上曰彥良所言通達事体有裨于治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矣

丙寅

上勅河南將軍顯川侯傅文德等曰九月乙丑汝賊寇犯南斗蓋上天垂象以示鑒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師久勞于外恐衆心懈弛為寇所乘宜嚴加戒飭以備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將士飲食極宜慎謹以副朕懷

壬申儒士沈士榮上疏曰臣欽奉勅符受國重聘赴京師與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道以安生民諱誠懇切至於再三顧臣愚昧不足以答

聖意然使臣不肖之言得行則賢于臣者必皆進言矣欽惟皇上恭勤求治於今有年在朝廷賢哲豈皆不言耶所用臣等豈皆不賢耶即言之不能按其本用之未能盡其材故重勞

於宸慮也況今知者自為身計其溺于暴棄愚者不思自守累犯於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無量才之方皆魏徵之事唐太宗不過隨事立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才之實也古稱材難周有九人而已况賢者之難過千萬不得一二如淘沙中之金厭沙多而不淘則金不得也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練銀若不練而用之則鑛多而不能成器領

皇上詳加採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士不稱餘士皆弃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金未淘也進用之時或不當其職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此鑛之去也此姑論用人之事然

所謂拔本者堯舜雖聖人諫不已况未及堯舜者哉

皇上剪伐群雄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於水火之中真四海於
枕席之安驅夷狄復中夏為漢唐宋之君一洗北面戎虜之
恥臣竊為千古豪傑痛快無已豈不思瞻仰以竭忠憤贊
言之助哉今聞聖諭誠切備至感發臣懷儲述狂言冒干天
威無所避罪如蒙特賜優容給以筆禮條例事宜或入侍左
右劇論庶事臣之願也

上嘉納之手詔樞諭曰昔周合欲載筆操牘隨君之後日有所
記月有所敘歲有所得其君悅之卿八閭志士守儒者之道
矣久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於衆人摠誠納忠欲罄所懷

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
人名垂於後世卿其勉之○上恭福建人以儒士舉至京博學
有才辨尋為翰林侍詔○雲南諸夷叛右副將軍西平侯沐
英等討平之先是征南將軍顧川侯傅友德等既平雲南即
分分兵四出攻諸蠻寨未報者其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
扇為叛謀有土官楊宜允傑點結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
俱回矣雲南城可取也糾集眾二千余來攻時城中食少
士卒多病忽聞寇至頗以為憂都督謝熊馮誠等嬰城固守
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于埤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
孔同賊少怠則出勁兵以擊之賊不能攻遂連為困城計時

英等駐兵烏撒聞知卽選驍騎一萬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
報城中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兵三十萬至矣賊驚愕
遂拔營宵遁走安寧羅次邵甸富民普大棋江川等處復據
險柵樹欲謀再寇英分調將士皆勦除之生擒四千餘人諸
部悉定雲南復平

十月丁丑賜翰林院侍書楊森等襲衣靴靴○署雲南布政
使司事汝南侯梅思祖卒思祖乃歸德之夏邑人也初從張
士誠為中書省右丞守淮安地歲丙午相國徐達既下高郵
進兵攻淮安思祖遂出降從後達平浙西以功累官至浙江
行省右丞後從達取山東北平河南陝西之地西破王保保
軍還取興元皆有功洪武三年賞賚諸功臣思祖賜錦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勲柱國封汝南侯食祿二
千五百石四年伐蜀伍年征甘肅還命訓練士卒於北平巡
視山東陝西遼東諸處城池十五年平雲南置貴州都指揮
使司以思祖署都指揮使

上以雲南初平欲使重臣鎮之乃命思祖署雲南布政使司事
與平章潘源明同鎮守思祖善撫輯民夷安之至是卒樞選
賜堊鍾山之陰駙馬都尉殷其從子也○命禮部頒劉向說
苑新序于天下學校令生員講讀○南雄侯趙庸討廣東龍
盜俘賊首孫鍾平王者至京凡獲賊黨一萬七千八百五十

人賊屬一萬陸千餘斬首八千八百級招降其民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七戶詔庸班師○

已亥以耆儒劉增為諫院右司諫兼左春坊左庶子關賢為右司諫兼右春坊右庶子趙肅為諫院正言右春坊左諭德何顯周為左正言兼右春坊右諭德○刑部尚書聞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漢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諸刑奏劄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

至尊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悉究皆胥吏不諳大体苟非禁革習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十一月命刑科會諸司官定議成式榜示中外戊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邵省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皆尋以事降試監察御史○耆儒鮑恂等四人被徵至京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銓張長年張紳皆明經老儒達於治休可備顧問遣使馳驛召之至是恂銓長年三人先至京恂年八十餘銓長年亦皆七十餘矣

上見之喜甚賜坐顧問一日

上召三人命為華蓋殿大學士恂等力以老疾辭

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卿早朝日晏而入從容待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鄉以終余年庶不負卿以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放還鄉里紳後至授陝西鄜縣儒學教諭恂與府崇德人嘗授易於臨川吳文正公徵所著有大義傳義等書若干卷藏於家學者尊之稱西溪先生銓吉安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

壬戌

上命禮部臣脩治國子監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好讀書能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合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闕其今諸儒考補合工部督匠脩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甲子以儒士董倫為右春坊右贊善賜以冠帶

壬申擢監察御史任昂為禮部尚書翰林院典籍李紳為侍講學士○署雲南布政使司平章潘源明秦州人初與僞吳張士誠俱起鹽徒元兵圍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原明及李伯昇呂瑄等與焉為後浙江行省平章守杭州歲丙午李文忠師至錢塘原明以成降仍授浙江行省平章士誠

由是勢孤以至於亡洪武三年命食其祿不署事子孫世襲
指揮同知十四年奏平雲南以源明署布政使司事至是卒
樞還賜葬於鍾山之陰

十二月乙亥朔封中軍都督僉事李新為崇山侯誥曰朕聞
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乘勢而起佐成大勲而膺爵
受封與國同久咨爾龍虎將軍中軍都督府僉事李新與朕
同里間當起義兵之初即委身來附滁和既定翔渡大江克
采石復太平戰漂水從攻建業京口毘陵宣城江陰湯陽又
從征食華接安豐征合肥佐大將軍荆襄定浙西咸預有功
始掌千夫繼職列衛遂僉都府勲勞益著乃者俾營孝陵盡
心所事卒底成功是用加爾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崇
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爾其母急益進忠勤使勲業並著于
齊常德澤永流于後裔新鳳陽人歲癸巳從

上起兵庚子權管軍副千戶甲辰遷龍驤衛正千戶洪武元年
陞神武衛指揮僉事尋調茶陵衛五年陞番守都御僉事九
年大都督府僉事十三年調中軍都督府僉事至是封侯
乙酉歲定天下僧道服色凡僧道有三曰禪曰講曰教禪宗
茶褐常服青繖玉色初茶講僧玉色常服紅繖淺紅袈裟教
僧皂常服黑繖淺紅袈裟僧道皆如之惟僧錄司官袈裟緣
綴及環珞飾以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緣綴飾金○延安

侯唐勝宗取炳文訓練陝西二十二衛拔卒凡一十萬六千
八百七十四人得驍騎勇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八人馬二萬
三千五百匹

己亥命未城侯薛顯南雄侯趙庸懷遠侯曹興往山西理軍
務人賜鈔二十錠○詔賜琉球國中山王察金銀印并織金
文綺帛紗羅凡七十二疋山南王承察亦知之臣蘭龜等賜
文綺紗帛有差賜貴州宣慰使竊翠鈔百錠錦十五疋金帶
一黎州安撫使喻德等各賜鈔帛及織金織衣有差時琉球
國三王爭雄長相攻擊使者歸言其故於是遣臣蘭龜等還
國并遣使勅中山察度曰王居滄溟之中崇山環海為國事
事大之禮既行亦何患哉王能体天育民行之大禮自朕即
位十有六年歲遣人朝有朕嘉王至誠命尚佩監奉御路講
報王成禮何期王復遣使來謝今內使監承梁氏同前奉御
路譚實符賜王鍍金銀印一追使者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
農傷民朕甚憫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其能罷戰息
民務脩德則國用永安矣諭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怕尼
芝曰上帝好生懷宇之內生民衆矣天恐生民互相殘害特
生聰明者主之迎者琉球國王察度堅事大之誠遣使來報
而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人隨使者入覲墜其至誠深其嘉納
近使省自海中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農傷殘人命朕

聞之不勝憫今遣使諭王王能体朕之意息兵養民以綿國祚則天必佑之不然悔無及矣

戊申白虹貫日

丁巳免國子監祭酒吳頤還鄉時武臣子弟有急于學者頤以寬縱不能繩檢故免之頤河南人容貌魁偉十四年祭酒李教坐事得罪頤以儒士舉至京特命為祭酒至是免後以疾終于家

壬戌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為國子監祭酒勅諭之曰夫學天下賢聞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變歟抑師道之不立歟此朕所以夙夜究心慎擇老成以信任之惟卿宿學耆德可以任此故特命為祭酒尚體朕立教之意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國家其有賴焉卿其勉之○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先是烏撒孝部諸蠻復叛征南將軍傅友德等率兵討之大敗其衆進軍收捕余黨有潛匿者皆捕而殺之諸蠻攝懼相率來降

二月至是悉平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隸之○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諭之曰國學為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進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居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領其事必特加勸厲俾有成就

己丑東閣大學吳沈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將享大廟致齋於武英召沈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為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夫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以其聖賢所言三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賜名曰精誠錄命沈為之序書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七十二章程禮記二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忠君一卷取易大學中庸各各一章書四十六章詩十章禮記十四章左傳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十四章朱親一卷取易二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四十八章論語十一章孝經九章大學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章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親督保參政劉東車不袍及首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獻馬一百七十匹賜鈔有差仍各賜其家屬衣服尋以觀音保為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廣東衛指揮僉事馮海張榮俱以疾卒遣官致祭仍恤其家

辛丑賜刑部尚書開濟實授誥曰制刑之道聖王所以發至仁輔禮教才非王佐衷非惻隱則有不克斯任若官得其人則海嶽奠安星緯順軌商樂懋遷農樂耕種百工技藝各安其業所以尽窳宇一人皆居於壽域蓋謂司刑者制百姓

于刑之中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致義倫之攸序而仁恩布流至聖之道行焉朕嘗命官職古司寇之任必欲仁有施而法中罪何小人無知倒持仁義法如善民病國殃民甚乖國法之意今授尔濟資善大夫刑部尚書尔其宣布條章使仁法正之以成善法書不云乎欽哉惟刑之恤哉尔念之勿怠○洪武十六年三月甲辰朔

上以雲南平命長興侯沐英文性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卿等久勞于外今蠻夷已平可以班師若遲遲之期宜自審度復諭西平侯沐英曰雲南雖平而諸蠻之心尚懷疑二大軍一回恐彼相扇為患爾其雷鎮之撫綏乎定當召尔還○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偽律條

夏四月甲戌朔享太廟 賜文華殿大學士兼左中允金思誠致仕歸鄉里勅曰朕觀古人雖有忘之上若髮白氣衰而心猶不忘故能善其始終名垂方冊光昭後世卿懷才抱德慕古志人惜乎以耄老之年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服勞特令卿還里以撫子孫享其奉養不亦說乎○故元海西右丞阿魯灰遣人至遼東顧內附

上遣使齎勅往諭之曰惟智者能知存亡之道而決去就之義今尔所守之地東有野人之隘南有高巖之險北接曠漠惟

西抵元營道路險隘孰不以為可自固守尔乃能率衆內附自非智者審勢達變計不及此雖古人志士何以過之朕嘉焉今特遣使諭意尔其知之○廣東都指揮使狄崇孫言妻阮氏等贈封淑人已沒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為淑人詔下廷臣議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于名妾不可為嫡夫人故魯莊公安成風僖公母也稱為夫人春秋非之襄公庶子蒯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壹夏獻其禮對曰無之昔周公武王娶於薛季惠娶於陶自桓以下娶于齊比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故無其禮蓋古者夫人歿貴妾攝其家事不敢稱為夫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並嫡也今崇孫欲任私意廢大禮亂嫡妾之分不可許

上從之遂命礼部及翰林儒臣定妻妾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定議凡正妻在日所娶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歿諸妾不許再立為妻若以礼聘良家女為妻許受封贈前妻無子生子即為嫡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妾有子者當以長男襲父職其子依本品職惟恩其母俱從之○詔廷臣定擬文官封贈廢叙之制封贈之例十一其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者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

者不封也致仕及亡沒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者听其
應封父母者嫡母在而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若
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
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當封高品
父祖原有官既沒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其階其四應封妻
者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
級封者並如大字若已歿及曾祖父母任者不加其六凡
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
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
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
祖父母父母自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
再醮及婢妾娼優並不許申請其封贈之後但犯姦私者並
追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之
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取自

上裁其已授誥命者亦須一考滿後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
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勒不稱職者黜降其已
授誥勒者亦須一考滿後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為一
考稱職者頒給誥勒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自
出特恩者不在此例廢叙之例五其一用廢以嫡長子若嫡
長子殘廢則嫡長子孫以建世世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建

曾玄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廢其親弟兄子
孫又無傍廢子孫叔伯其二用廢者孫降子曾孫降孫降廢
者皆於應叙品第降一級其三正一品官廢其孫子於正品用
從一品子孫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
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二品
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
則子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內從六品
子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叙用如各關倉庫稅課司局批驗
所缺治所官之內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
遞運所駝丞開墾官之類其四凡職官子孫許陞二年
二十五歲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者發
還入學其五應叙之人各于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方銓
注詔皆從之○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智
兵往雲南品甸繕城池立屯保置郵傳安輯其民人

甲戌用刑部尚書開濟等官議五六月旬特三審五慶之法
曰天下之事不可備名而失實當因名而責實通問審察之
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日今是昨非但謂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
盡其心告訴者未必及其情朕深知其弊尔宜戒之

戊戌

上御謹身殿求閣大學士吳沈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政用

儉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人必改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沈進曰書云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于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而不問以為怨將在彼譬若大馬傷人不忍畜大馬者沈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人小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于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已亥遣使賁勅諭征南將軍顧川侯傅友德右副將軍宋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詢知可伐之地有三十六路在故元特皆設官治之其地後為蠻人所專已四十年繼又侵楚雄之西南遠鈴威遠二有梁王力不能制終為蠻地所有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急事抗容自宜審度若不戍不備必大軍因時必經罪子尤案及茂縣之地五村大堪上下等鄉落十也昔虞黃平羅本洞蠻驍驍所屬阿呂西宗僻處莫得阿胡阿達等要營所為撒殺害官軍者如其貼服

則欽兵而過如尚觀望懷疑宜耀兵威使其知懼聞外事務必在中節卿等宜体朕心

丙寅陞武宣衛指揮梅義為登東都指揮使司使義汝南侯梅思祖子也

丙戌降東閣大學士吳沈為翰林院侍書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之故也尋改為國子監博士

癸卯磨勘司奏增朝牙牌律詔從之

癸亥命申國公鄧鎮為征南副將軍臨江侯陳璘濟寧侯顧敬為左右副將軍率領兵討江西龍泉等縣山寇時廣西盜賊亂標掠旁近由是江內未新龍泉民互相扇動結聚徒黨

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同知戴宗率兵勦捕不克至是命鎮等將兵征討之

十六年十月詔授武定軍民府知府商勝諳習朝廷政治避逆弗殊德在安民宜且從舊俗惟黔中之地兩官世襲間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土官法淑之妻商勝質雖素淑志尚剛真為里米歸誠可嘉尚是用錫之以衣冠榮之以頭爵仍撫其民以遵教可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其小心事上保億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於是并賜勝朝服及織金羅不紗帽金帶遣使召魏國公徐達雄武侯周武承侯謝成輩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來城侯薛

頭都督僉事馬雲龍成京先是命達等巡撫北邊訓練率至是詔還○高麗國遣正臣張伯崔洵貢方物却之且命禮部咨諭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鄙曩者來奏願祈約束其中多慷慨詐視生隙如尋常朕所以不納令其自為教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為誠意至極所以限其歲貢不如約五年來後以慶禮來進又非時而至豈非侮之甚歟雖然以祭使之事論之非其酋長與其臣之過乃使者故為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既專臣妾未守事大之禮使者慢命無禮當詰其罪所貢方物宜却不受仍與高麗言誠欲所約束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馬及金銀并至則可見其誠意也

辛卯降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始大來為翰林院檢討○是月安陸侯吳淩卒于雲南之普定有淩廬州合肥人少負勇畧元季四方兵起淩因集里中子弟謂曰今世亂兵起所在皆被寇掠我等豈能安處當與衆團結立寨庶可以保障鄉里衆皆諾於鄉民編部伍淩為千戶結寨以自固久之以勢不能自立歲

甲午遂率衆自梁縣來歸從

上克滁州授千戶又克和州從渡江朱右及太平陸萬戶取溧水溧陽歲丙申破重子海牙水寨定建康克鎮江下丹陽金壇丁酉克常州陞元帥戊戌拔江陰破無錫山諸寨敗偽吳

張士誠兵于長興壬寅又敗偽吳兵於安豐移兵攻廬州克之甲辰從克陳里於武昌下漢沔荊州諸郡仍授漢鎮武衛指揮同知守沔陽乙巳從常遇春下襄陽克漢陸陸安陸衛指揮同知洪武元年取均房等州破七十八寨陞懷遠將軍安陸衛指揮使四年伐蜀五年克辰州四十八洞七年授鎮國將軍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十一年征土北蕃十二年師還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陸安侯食祿二千石洪武十四年普定破諸路山寨及廣西泗城州董寨前後殺獲諸蠻甚衆至是以疾卒勅有司與喪還賜葬于鍾山之陰追封顯國公謚威毅以其子傑襲職爵

壬子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之患田得灌漑民始殷富漢文翁為蜀守仁愛化民以蜀地僻遠有童夷之風乃興學舍招子弟員選罷縣小吏皆授業成材由是蜀大化文風比齊魯宋張詠為蜀守恩威並用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興誅未及奉祀今擬以文翁張詠李冰同一祠廟稱為秦蜀守李公之神漢蜀守文公之神宋蜀守張公之神歲祀之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黃霸為河南丞持法寬平得吏民心皆漢之循吏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乃其所治之郡邑遺愛在民歿而祀之正合祀典今擬稱霸為漢丞相達成侯黃公之神茂為漢太傅侯德

侯卓公之神陸遜及其子抗從子凱世為吳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為吳將相忠誠懇多著勳勞皆以勞定國允合祀典松江舊有祠宇基址尚存今擬稱遜為吳丞相承倖陸公之神今有司立祠祭之仍稱抗為大司馬荊州牧陸公之神凱為吳丞相陸公之神以配享之四川陸州土神垂休侯李氏名龍遷龍陽大姓也臣事於梁大著功績築城捍蔽川蜀以保障其民沒葬牛心山下邦人祀之凡有雨暘疾疫祈禱必應今擬稱為梁龍陽公之神唐狄仁傑仕武后朝正直敢言多所匡益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大有功德寄謫為彭澤令奏免民租縱囚還家如期復至彭澤舊有祠宇理宜褒祀今擬稱唐司空梁國公文惠狄公之神謝夷甫肅宗特為京畿今孟提押兵國境縱掠百姓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誅之於朝流建州卒喪于歐寧復見夢于帝有旨立廟賜名吳通封武英侯竊謂謝公英毅正直不畏強禦因民獲罪謫死建州血食其土累著異可謂禦災捍患有功於民今擬稱唐京畿令謝公之神元江州路總管李輔由科第得官與其姪東照臨難死節生為忠臣殺享廟食于九江考諸元史封隴西魏公謚忠文今擬稱元江州路總管隴西郡李文忠公之神李宗可為元義兵萬戶從元帥余闕守安慶敵入攻城宗可攜梁入陣殺敵甚衆及城陷元帥死宗可馳馬還家謂妻

奴子曰余相公死我義不可屈汝等無可活為人所魚肉無問大小盡殺之自刎死竊惟李宗可謂以死物事者矣余闕既立祠安慶春秋祭祀宜以李宗可配享今擬稱為元義兵萬戶李公之神從之命著之祀典○詔定朝祭官員坐次凡奉天門賜坐公侯至都督僉事坐於門內守衛指揮坐於都督僉事之後稍南六部尚書及署都督府事官坐于門外皆東西相向六部侍郎十衛指揮應天府尹國子監祭酒翰林院官諫官僉都御史坐于西角門及署都督府事官坐於廳頂內東西相向若華蓋殿則公侯及都督僉事坐于殿內尚書及署都督府事官坐於殿頂內皆東西相向六部侍郎十衛指揮應天府尹國子監祭酒翰林院官僉都御史坐於殿頂外東西相向
甲午刑部尚書開濟等有罪伏誅濟洛陽人初為國子監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里中○十四年前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書初至官勤敏有為嘗奏令諸司各置考功圖日書官員所績以稽覈其怠勤又言令內外奏禮宜減省繁文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即決遣無須積累數月之間獄無淹滯上以濟有才類信用之濟由是負恃法漸肆巧詐性殘酷好以法中傷人凡意所不悅輒深文巧法以入之無能自脫者濟與鄉人有舊怨乃誣構下獄今即

中仇竹等毀成之嘗不奉旨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為者又為棧成其僚屬曰尚書到任日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尔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

上曰尔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庭豈人臣禮也濟漸謝未幾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屬出入

上聞切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為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听獄囚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為獄官所發上詔濟諭之曰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吭而殺之其恃權罔上傷害良善類如此

上屢訓諭之不悛會有告其洛陽時常盜賣人鹽賈人示衆重賞濟得實乃還之又後其甥女閻氏為奴使濟妹亦早寡姑老獨存濟利其家財尽掠取之傷其妹并一子以歸其姑欲訴濟輒撻逐之於是監察御史陶宣仲等劾奏濟亂人倫有傷風教不可為國大臣又擅殺獄官及言濟奏事特置奏札懷中或隱不言欲入啓皇太子至則又不言乃復入奏覘伺

上意務為兩圖奸計莫測

上怒乃下濟獄併執侍郎王希哲即中仇竹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其奸狀於是併希哲等誅之初濟父蒙來朝

上待之甚厚濟亦常侍左右見御製詩文輒請歸潛刻碑以誇大聲勢又所為多不法由是見疎濟為人有才辨然陰毒狡險外事諛悅常朝罷

上召與論政事濟畧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

上深惡其諂佞去

上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為君造福而殘暴者為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忠貞臨民愷弟雖才不有逮者亦不至于於傷物所謂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事風生鍛鍊刑獄倍剋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為深鑒○賜禮部侍郎朱同食都御史詹徽左通政蔡瑄等十二人襲衣洪武十七年正月以諫院右正言康尚文為南康府知府

乙巳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初訥入○華蓋殿上問其宗族子姪多寡賢否訥奏對詳明動合禮度命館于太學至是襲封爵御製誥文曰三皇五帝之道坦然明白人所共由至周衰道微而諸家之說並興天下莫知其所○獨先師孔子刪述六經經維斯道使萬世有所依據其功尚矣故天鑒有德廟祀無窮子孫洪衍世有其爵前衍聖公希學嬰疾奄逝爾訥為其長子服闋來朝特命襲其封爵以奉先師

之祀教哉○俞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以左食都御史詹徽為左都御史戶部右侍郎栗恕試本部尚書參軍劉達試刑部尚書右參軍參至德試工部尚書右參都御史邵質試刑部左侍郎給事中徐文顯試刑部右侍郎虞部郎中韓鐸試工部左侍郎工部總部郎中李端試戶部右侍郎監察御史陶望仲為福建提刑按察司使通政使司左通政蔡瑄為通政使右參議始常為左通政左參議吳昊為右通政殷前儀禮司正王同為通使司左參議司副李質為○參議
庚戌

上與翰林院侍講學士李紳等論武事紳曰用兵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事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事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為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紳曰惟陛下

聖明深知此失

上曰將必稱有識有謀有仁有勇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于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無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命吏部凡文武官居憂制已在職五年廉勤無贓私過犯者照品秩給半祿終制在職三年者給全祿

三月丙寅禮部奏徽州府三縣民鮑叔用妻徐氏年少喪夫口養老鞠幼守志不渝請旌其門曰貞節并復役終身並從之○以諫院右司諫官○賢為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翰林院侍講學士李紳為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諫院左正言閻乃馬懿為四川布政使司左參政國子監博士賀貴為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國子監學錄劉脩為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

乙未駙馬都尉中都留守璜琛奏稱修治壽王墳建享堂立石獸從之

上痛悼不已輟朝三日親為文忠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絳鍾山之陰諡曰自古帝王創業必有親戚子弟委心效順以助興隆之運故生有爵祿之榮沒有褒贈之寵斯古今之彝典也咨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崇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李文忠乃朕妹氏所生當朕起兵之初尔年尚幼能勵志立功佐朕開拓疆宇所向克捷威振遐方○民懷其惠定天下寧謐四夷來庭厥功居多而小心勤慎始終如一其於甥舅之親君臣之義能無之矣正朔共享太平夫何因疾長逝朕甚悼焉生封公死封王已著令典今特追封為岐陽王謚武靖以慰尔於冥冥嗚呼尔能薦親之義成開國之勲名播華夷福及後裔可謂死

而不亡者矣仍進封其上三世皆為公子三人皆

上所賜名長景隆襲爵國公次增授勳慰繼前軍左都督次芳英授中都正留守

庚子征南將軍申國公鄧鎮字平龍泉永新諸縣山寨遠

丁未江表侯周德興請決荊州獄山壩以通水利從之由是得溉田歲增官田租四千三百餘石○征南將軍潁川侯傅

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等自雲南班師至京入見

上深加慰勞之

庚午

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每披閱便有發省故今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監驗古今竊其得失大抵其書先儒經史後要領分明觀之容易而悟真有國

龜鑑也

壬午論所平雲南功進封潁川侯傅友德為穎國公副總兵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等先為有功身受侯封今功者南征富貴及子孫食祿二千五百石後軍都督俞事胡海後軍都督俞事陳桓前軍都督俞事郭英張翼開國以來屢勳勤苦今從征雲南功勳尤著亦當加以封爵陳桓封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鵬慶侯俱令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其敘之各賜秩券其餘將校通陞

有差友德其先宿州人徙居潁州後徙碭山元末從山東李喜喜起兵轉攻剽入蜀李喜敗歸明王瑄王瑄不能用乃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辛丑年八月

上攻江州至小孤友德率衆降

上知其才用為將俞從常遇春援安豐攻廬州還從擊陳友諒于鄱陽湖大戰友德以樓船犯其前鋒身被數創戰益力從征武昌先登奪高冠山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沮人服其勇以功擢雄武衛指揮使從徐達攻虜州拔之復從常遇春下襄陽攻安陸身被九鎗擒其守將任亮又從達取泰州進攻淮安破張士誠兵于馬線港獲戰船千餘後擊安豐大破竹真之衆所遇焚元軍積聚吳元年俞守徐州元將王保保遣驍將李二米寇友德堅壁伺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至呂梁合舟登陸李二遣裨將歸乙盛兵迎戰友德即躍馬奮稍刺歸乙墜馬趨入城門出兵陳于城外令士卒皆臥創以聞待鼓聲即起擊潰之時李二兵至友德擊鼓士卒皆奮躍衝其前陣李二軍潰溺死者無算遂擒李二獻俘京師

上加勞之俞以鼓吹送還第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洪武元年從大將軍達平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遇元將也速兵達俞友德率騎士五百與戰佯敗走也速追達揮後軍奮進俘

斬甚衆新從取開封洛陽衛輝彰德遂下磁州廣平臨清等縣進克通州下元都還趨太原擊王保保兵未及交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五十騎衝擊之因夜伏兵襲其營保保遁走追至天門關獲人馬數萬計復敗元將賀宗哲于后石州擊走四大王遂竹貞兵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西攻張思道于厭堂遂下肇昌還援慶陽三年從大將軍漢出連敗王保保于是西勝下已蜀友德為前鋒奪洛陽關擒夏平章蔡乙克漢中友德為饋運不繼退守長安夏兵交仁國漢中友德率精銳救之友仁霄遁師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潁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錫鉄券文曰惟古創業之君平定天下必賴武臣宣力開拓疆宇佐成混一之功崇報之禮所宜及也咨爾友德以英毅之資逢鼎沸之秋目雄群無所定故擇我以未歸事朕有年危衛京畿移鎮安吉戰鄱陽湖收鄂渚征取江右致討淮東功烈為多及撫安彭城前鋒大利威聲遠振恭佐外有遂從征奔魯燕冀關陝爾績尤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尔是用加爾爵祿使尔子孫世世相承茲與尔誓除謀反不宥除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尔功於戲焉援歸漢尔能效之其勲邁矣尚期慎終如始宜尔勤勞訓及子孫保于永世四年命佩征虜將軍印總河南陝西諸道兵征西蜀遂由階

州取文錦二州進克成都得士馬三萬五年命副征西將軍馮勝北征沙漠出金蘭友德先率驍騎五千趨西示遇元失刺罕之兵戰敗之至未昌又敗元將朵兒只巴獲馬羊十餘萬攻甘肅射殺元平章不花降大尉鎖納兒復馬萬匹至瓜沙州敗其守將獲得印金銀三馬羊二萬六年大軍復出鴈門關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為前鋒虜聞之絕塞而遁追獲故元平章鄧字羅帖木兒軍還留友德鎮北平歲旱躬自禱雨又疏陳五事一轉運宜之法河間軍自盧州運至通州北平軍自通州運入北平城則民不勞而事集矣又永平府民接運軍儲由推洪橋至北平道里頗遠宜通清河水湊故道漕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二流民越境甚為邊患宜招撫安輯寬其賦役優免三年則民力自蘇彼得安其居矣三古北口等處兵民一夫守關二夫共輸有名無實莫若放過民夫俾力田畝各令官軍千人代守彼專其責則邊戍寧矣四關外新附之民多貧無生理宜給以衣糧厚加存恤則戶口日增矣五北平府縣連年供億大軍宜少紓其力使民日富庶彼將勤於趨事赴功矣

上嘉其言尋詔還從皇太子諸王獵于荆山以講武事九年命副湯和備伯顏帖木兒于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命諸將悉還獨留友德遣兵以備之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破

之獲士馬輜重無算養兵縛伯顏帖木兒以降

上將平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未寧雅報播等處修治城郭開

梁於是金季善定中坪乾溪等峒酋皆相率來降還京獻馬

五百上以內既良馬十五賜之十三年蕃將朵兒不花寇邊

命友德為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出塞師至北黃河夜

襲灰山獲其人馬而還十四年以西南夷弗遵教命友德

為征南將軍率兵三十萬擢武于沅州討善定土酋安增遂

進兵曲靖敗元平章達里麻及女官實下之衆人梁王走死

滇池雲南平友德因其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痊戰骨廣屯田

奏凱還京至是進封穎國公制曰稽古賞功惟開疆者賞重

朕臣友德每從大將軍征討累有戰功已封侯爵乃者率諸

軍越崇山西取巴蜀功尤著焉洪武十四年命率甲士三十

萬又西取雲南轉戰二年今已平定宜受上賞特封穎國公

子孫世襲食祿三千石○濟南衛指揮使何誠言早失父母

其伯父養以為嗣例應承重而所生父母先以受封後乞推

恩伯父以報養育之恩事下禮部候宋右僕射駙為叔承重

既封贈其叔復贈其所生以為言

上命依所請

庚寅

上諭兵部臣曰雲南諸蠻憑恃險阻弗遵聲教援我疆場

納我黽勉邊鄙之民藉惟其害遂將命出師討其不臣今西

南諸夷悉已平定允從征將士已各加封賞酬其勤勞獨念

死者未遑鄉土不得收葬誠可哀怜兵部即移有司凡征

南將士凡有死者悉為收其遺骸具棺槨之○德慶侯廖權

卒權求忠子也初以功臣子為散騎舍人洪武九年從宋國

公馮勝練兵西安十一年從御史大夫丁玉征松疊等處克

之十三年襲封德慶侯十四年從穎川侯傅友德征雲南十

五年領兵守畢節尋守庐州十六年夏五月召還至是以疾

卒賜葬安應門外

乙未翰林院檢討吳伯宗伯宗撫州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

第一時初開科取士得伯宗

上甚嘉之賜袍笏冠履服禮部員外郎命與大學士宋濂等同

修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己伯宗性剛直不肯與之降

屈惟庸每銜之八年竟坐忤惟庸中傷以事謫居鳳陽伯宗

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資不法不宜獨任以事恐久為國

患辭○甚凱切

上得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錠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歸除

國子助教十二年命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之說皇太子嘉

納之明年改為翰林典籍御製十題命賦之伯宗援筆立就

詞語峻潔

上嘉其才敏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不拜十五年
國子監司業固辭由是忤旨貶陝西金縣教諭至淮安召還
陰翰林檢討未幾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寔為
知縣薦舉不以實伯宗為所累復降為翰林檢討至是卒伯
宗為人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集使交集成均
玉堂等集○十七年賜穎國公傅友德鄭國公常茂永昌侯
藍玉榮陽侯鄭王春宣寧侯曹大鳳翔侯張龍安慶侯仇成
晉定侯陳桓東川侯胡海文綺鈔有差

辛丑復以平越衛指揮使孫格為後軍都督府僉事格鳳陽
人都督與祖子也洪武三年與祖以北征戰歿追封燕山侯
四年格襲武德衛指揮使十一年陞都督僉事十六年出為
平越衛指揮使至是召還復為都督僉事

甲辰賜開平王岐陽王二家及公侯駙馬指揮羊各有差
辛酉命江陰吳良子高靖海侯吳禎子忠俱襲父爵諭之曰
昔爾父兄為朕百戰以取天下功在國家朕弗能忘故封爵
之報及子孫爾當思前人立功之不易各宜勵乃志毋驕毋
怠以延福慶

是月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高麗勅曰舊歲今春高麗之
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禮暗行侮慢明彰褻瀆於是稽書典知
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侮慢中國而構兵禍驗古事蹟可以

絕交不可暫交況深交者也蒙古漢伐四次絕滅其國漢魏
伐二次屠其所都晉伐一次焚其宮屋俘其男女五萬口隋
伐三次城固將亡幸降而免唐伐四次斬首五萬級牛馬八
萬余夷王城等幾於市燎伐五次焚其宮室斬亂臣康孽拔
十餘城金伐一次元伐五次元王竄耽羅捕殺之元以耽羅
為牧馬之野爾勝宗等出鎮遼左高麗必數有使至其至者
送勿令其遠以絕彼奸計若納其使而禮待之歲貢如約則
可入亦不可久晉遼東或朝或歸遣使其行

癸酉定遠侯王弼征南還賜文綺鈔數○增設翰林院尚書
博士二人秩從八品以儒士饒仲恭張庸為之命伯仲恭潭
王府說書庸於魯王府說書

聖政記卷之八

洪武十七年秋七月丁酉朔

戊戌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母與內官監文移來往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覬覦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發憤欲去之者勢不得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待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不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頓首稱善

己亥以徐允恭署左軍都督府月給祿米貳千石允恭太傅魏國公達之長子也

己未勅諭延安侯唐勝宗靖寧侯葉昇曰爾等名世之臣前者遣鎮遼左朕常備諭高麗必數有使至今果然矣然勿爲善說所誘勿爲筆麗所惑豈不見曹魏之將田豫者爲護烏

桓校尉却賄之故况高麗今春使至賄賂京官甚重內有奎

單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下等人若干以此觀之甚無禮也該使受其賄賂者少有所知豈不報哉今爾等知誘而能奏田豫不得獨名千古矣遼壤東界鴨綠北接曠塞非多寡不能以禦未然爾能算有餘則名彰矣○景川侯曹震言容美管勾沿邊大旺散毛等洞變寇時出劫掠爲民患已今施州衛及施南宣撫章大旺招之如固負不服請於今秋發兵討之又言西番有名朵甘思曩日族者去松州計程約其衆三千餘人馬二千餘匹牛羊以萬計屯割於八草地洮河之西又有思囊日大族其人馬尤盛請期來春二三月水冷草木未生牛馬飢瘦之時發兵擊之可盡獲也

上遣使諭震曰以利而動非兵之善宜鎮靖以俟無輕舉也若其不服則以兵討之

八月庚午命榮陽侯鄭遇春東川侯胡海督金吾等衛造海舟一百八十艘

癸酉以通經儒士陳玄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文爲左春坊司經局試正字

壬午詔翰林院撰皇伯壽春王墓文仍命工部立石

乙未以儒士汪仲魯爲左春坊左司直郎誥曰朕嗣子求善人輔導以成其德豈易云哉夫人固有能言而行不見者亦

有能行而訥於言者蓋非言無以達意非行何以取信惟善言不迫故聽而不厭善行不虧故近而不狎從出入侍起居能格非而不撓承顧問進講說在即物以爲喻小則以諷大則以戒若積寔至期以成山若導衆流期於會海苟非備此曷稱厥職茲特授爾仲魯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爾其輸忠效誠陳善閉邪無有所隱斯爲美矣仲魯微之婺源人以明經辟至京

上召諸儒講論仲魯講書至西伯戡黎篇辭甚明暢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九月戊戌以河南懷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司副斷事高翼

俱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陝西靜寧州判官元善爲右僉都

御史東昌府儒學教授馮獻爲左春坊左贊善皆以秩滿考

績誅最故超擢之

己亥起前瓊州府知府趙瑁爲左春坊左諭德

辛丑命公侯駙馬并文官三品武官四品以上凡大朝會及

常朝由午門之右門出入其有宣召不時奏事文官四品武

官五品以下仍由左右掖門

十月壬申魏國公徐達奏上北平諸衛收校士卒之數凡十

有七衛計將士一十萬五千四百七十一人後軍都督府

僉事陳文幸文廬州合肥人登喪父本母至孝勤於稼穡家

遂殷富元季挈家從上累官至都督僉事至是以疾卒年

六十追封東海侯謚孝勇諡曰朕惟帝王之興必有佐運之

臣竭其忠乃故能生享爵祿歿膺贈謚此古今報功之令典

也爾驃騎將後軍都督府僉事陳文奉母至孝恪勤匪懈罕

家從戎謀勇兼濟又能審擇所從今有年矣朕南收吳越北

定中原東征西討所向克捷爾與有勞焉天下既定論功行

賞超居都督府固將與爾同事昇平之樂豈期遽嬰危疾遽

然長逝朕甚悼焉今特加爾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

封爲東海侯謚孝勇爾其有知朕茲寵命

丙子河南北平水命駙馬都尉李駘歐陽倫王寧李堅梅殷

陸賢往賑之勅曰天生蒸民所以立命者衣與食也民非衣

食何以爲生邇來河南河決北平旱災稼穡蕩盡時將嚴寒

不早爲賑恤民何賴焉今命爾駙馬都尉李琪歐陽倫王寧

詣河南李堅梅殷陸賢往北平同有司驗其戶口以賑之汝

往欽哉

乙酉景川侯曹震言四川貴州二都司於兩番建昌羅羅之

地易馬四千二百五十疋請分給陝西河南都司將士又言

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臣聞

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可行無瘴毒之患

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民棄此間暇之時開通其道以溫

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城肩新驛爲便俱從之

丙戌以左春坊左諭德趙瑁爲禮部尚書秀才王斌試左叅軍史玄齡歐陽旻試右叅軍

丁亥以秀才宋矩等七十人爲監察御史周煥奎高孟文爲翰林院檢討○宋城侯薛顯母卒工部請以棺給之

上曰公侯夫人皆賜以棺亦朝廷優待之禮然賜予朝廷之恩豈可請耶自今非奉特旨者不許奏請○欽天監刻漏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隨時脩改以合天道

皇上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按時之數况按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德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前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按時曆辛巳閏年分二十四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年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按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按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按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千八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

百五十八秒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臣聞唐劉禹令王道享有師郭伯玉者西安府郿縣人也精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數之源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因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臣等職居觀占推步以驗民時誠不敢以膚淺之學自用願得博聞洽見之人任之庶可以小副

皇上敬天之意也書奏上

上是其言

四月鎮南等宣撫司上官必剌釋用等來朝貢方物詔賜鈔

錠有差

十二月乙丑

上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事人所難受明居易入朕觀唐虞君臣齊歡責難之辭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觀如陳後主江總輩污穢簡策貽笑千古此誠可爲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誠如

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

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壬申以牛誠爲駙馬都尉尚第三皇女崇寧公主

丙子宣寧侯曹大白貴州水西市馬還得馬五百匹。○命故
營陽侯楊瑒子通襲爵。諭之曰：昔爾父盡心事朕，南征北伐，
多著勲勞，故錫封營陽侯，以報其功。今者旣沒，復命爾通嗣，
爵爾其夙夜敬慎，以光前人，欽哉！勿替。○此間非爲十二月
卽爲正月，然前後當有閏月也。考之。

壬寅翰林院待詔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
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問之非姑舅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
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爲婚，故爲離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
旣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
生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於道路，親戚爲之
感傷，行人爲之嗟歎。議律不精，其情虛妄，於此痛哉。按律：尊
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爲舅，
姑兩姨皆謂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配之。若己爲舅，姑兩
姨之子彼爲舅，姑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地則相匹，
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宜
若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爲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爲婚者，
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
曰叔父，其世爲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
鄭秦晉亦合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
盧潘楊之睦，未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

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
氏乃待制張鼎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妹。
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
人倫也。而榮公之事有取焉。如果以爲不可，則必不在所取
也。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
弊，願以臣所奏下群臣議，施其禁，廢幾刑，清訟簡而風俗可
厚也。

上然其言

乙卯東川侯胡海招集山東故元軍士凡一千四百四十餘
人。○以儒士劉三吾爲左春坊左贊善，三吾名昆，孫茶陵人。
兄耕孫壽，孫皆事元。耕孫元史有傳，三吾少習舉子業，元季
避兵廣西，行省承制授三吾靖江站教授，遷儒學副提舉。王
師克廣西，乃歸茶陵，至是通政使茹常薦之，授左春坊左贊
善。三吾雖老而應對詳敏，博覽書記，侍

上承顧問多稱旨

上甚重之。尋陞翰林院學士

十八年正月甲申，命江夏侯周得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
校。

丙戌福建按察司使陶奎仲表言：臣久昔在方氏部曲，洪武
初以故官徙鳳陽，特臣釣貧苦，賴兄撫養，至于有成。其後兄

亦爲鳳陽軍吏今臣叨蒙

聖恩備佐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優聚處寔戴生成詔許之宣仲寧沒郵縣人初以國子生僅御史彈擊不避權勢

上雅愛重之故陞爲福建按察使特福建多滯獄吏廣緣爲奸宣仲至治賄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撫恤軍民俸祿雖厚然自奉儉薄有餘悉以施貧者其清介類如是時布政使歸大方貪暴自肆宣仲劾奏之大方有司連宣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詔宣仲還官閩人迎拜爲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

戊子魏國公徐達病瘡而愈書勞之曰方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威小者懷德非將軍忠誠耿耿以勞爲逸何由致茲軍將功昭上下澤及兵農而去人欲之私秋毫無犯此其明智者乎邇者將軍有瘡疾朕初聞之于心恐焉今喜疾愈特遣將軍長子持朕至意將軍其悅且安故勞

洪武十八年二月甲辰

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聞雪雹如雷雖時氣不和亦人事有以致之乃諭中外百司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條陳以進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國子監祭酒朱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推沙漠胡虜未遵教若

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爲患遣圍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

陛下欲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將趙充國乃四萬騎分屯九郡緣邊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祭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者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其有智謀勇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五百里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小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國子監博士高允憲言黠陟幽明國家盛典朝廷設郡縣之官與共理天下

陛下深居九重豈能悉知其賢而命之宜如漢故事察其節行卓異政事公平者增秩賜金以寵擢之或有功過亦姑宥之其貪污闇章者斥逐之苛刻虐民發法不奉公者誅戮之如是則賢者知所勸不肖者知所戒人人有古循良之治而天下理矣國子監學士陳潛夫言四事一日澄堂臣以來忠諫夫盡言無隱之臣自昔以爲難得

陛下獎進作興之則懷忠之士罔不思盡其心矣二曰簡師儒

以廣賢才夫師者所以模範後進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所繫焉甚重今天下人材所賴以有成者惟此而已必得經明行脩之士以爲師範則賢材輩出矣三曰勵廉耻以厚風俗人無廉耻則邪所不爲雖繩之以法猶不知改惟養其廉耻使皆知愧者則自不犯于有司將見刑措不用而民風俗厚矣四曰審用人以求實效夫人之才器各有所長固不可以繁論而求備於一人也內外百官量其才之高下而任之則廢乎咸稱厥職而可以責成功矣

上皆嘉納之

己酉賜駙馬都尉牛誠公田米二千石

丁巳以右春坊右贊善董倫爲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

己未魏國公徐達卒追封爲中山王謚武寧鳳陽人

洪武元年正月進徐達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韓國公兼太子太傅賜誥曰命將出師之興王之大業建邦啓土資輔世之能臣伏斧鉞而成顯功東鉤衡而居左揆才爲異等賞亦非常格布吉朝堂誕宣綸綍中書左丞相徐達剛安英傑遠量惟深若若山嶽之重矯矯虎豹之猛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氣貫萬人而無敵拔幟摧城威行凶壤而惟恩

撫民按堵牙旗指揮淮海澄清雷電鑑彝胡相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有征則總水陸之軍戎所向則收郡邑之圖籍削平二強國古之名將何以加辛勤十餘年吾之討疆由此定疊奏蘇胡之捷得其臣主來歸允謂元勳宜膺上爵尊榮相府仍加開國之褒輔導儲宮尤重兼官之選於戲太公輔畧當弘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用頒寵數尚克欽承

洪武三年十一月乃進封達魏國公賜鐵券文曰朕聞自昔帝王創業重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群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如漢唐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西浙席卷中原威聲所振直達海內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呈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用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中書左丞相魏國公恭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庸遵前代舊王之禮典茲與爾普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免二死子免一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爲

國良臣亦偉歟。其追封之命詞曰朕惟帝王之有天下必
有名世之臣秉忠貞奮威武以輔臣一代王業是以生有顯
疏致人贈典子孫世有爵祿與國同休于無窮焉今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大夫左柱國太傅魏國公叅軍
國事徐達以智勇之資員柱石之任曩因元季之亂挺身歸
朕朕實資爾智畧寄爾腹心以統百萬之師攻無不取戰無
不克櫛風沐雨躬厥苦辛迨朕正位太寶論功行賞是爾爵
爾上公錫以重祿仍總戎於朔方纖塵不驚邊圉寧謐信乎
為我朝之元勳也方期天賜遐齡以享非常之報孰意將星
一隕而爾躬逝矣慨念今昔朕豈能忘雖然死生人道之常
今爾功在宗社名垂竹帛光照前人實延陵嗣嗣以無憾然
矣追封之典可不舉乎特追封中山王謚武寧侯其三代
皆封王爵妣皆封王夫人

三月丙子以第一甲進士及第丁頤等福建建陽人為翰林
修撰第二甲進士出身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為檢討李震為
承直郎陳廣為中書舍人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危獻為衛
府紀善李洪岡為渾府奉祀

鄭揚靖為吏科左給事中黃耕為承直郎饒塔等為中書舍人
鄒仲實為國子監助教塔後賜名義其諸進士

上以其未更事欲優待之俾之觀政於諸司給以所出身祿米

俟其練政體然後擢任之其在翰林院承教監等近侍衙門
者未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為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諸司
者仍稱進士

丁丑命吏部定翰林院官制正官學士一人秩正五品侍講
學士二人侍讀學士二人從五品首領官凡目一人未入流
屬官侍讀侍講各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侍詔六人
從九品史官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
從七品又定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五人學士
秩俱正五品

戊寅以張麟為駙馬都尉尚第八皇女福清公主麟鳳翔侯
之子也。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
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急
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外境蹈其不測也。是月以翰林院
待詔朱善為文淵閣太學士夏四月壬辰朔享太廟。勅靖
寧侯葉昇等修治海蓋復三州城池務令高深堅固為經久
之計侯海運船至即以操舟軍士凌築之

丁酉吏部尚書余煥以罪誅特國子監祭酒米訥以嚴勵為
眾所疾助教金文徵與煥同鄉里謀逐之以訥年老移文令
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故訥曰非臣乃鞠所由煥吐實

上怒煥專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而以勸諭訥曰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狼豕二者並有世所不免雖然天相德人猶扶嘉穀其道堅而不磨彼小人之所爲自漸盡矣卿勿爲是而替威儀必竭乃心力奉職如故○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爲征虜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之副帥師從楚王禎討之時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諸洞分屯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以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師還留兵鎮之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

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太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辟之心消差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慈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欲之累耳

六月戊申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之自代邸人即佐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至使憂鬱憤懣而死

嘗廣國賢缺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朕私廣國大以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爲相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戊寅十八年七月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對曰賴陛下威德四方無虞賊盜屏息歲比豐登民安樂業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失其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泛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廖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值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偕穎國公傅友德求昌侯藍玉等率京衛軍將士往北平會諸道兵操練備邊

丙辰

上御華蓋殿與群臣論及天下之道文淵閣太學士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用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宜留聖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

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要任者必生奸也是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庚午

上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治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親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閹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壬申驃騎將軍駙馬都尉中都留守王琛卒琛舊名寶武昌人歲壬寅以帳前參隨舍人擢用兵馬副指揮

上愛其謹厚命尚皇兄蒙城王女甲辰爲聚寶門店官乙巳授管軍千戶改龍江衛守禦千戶累從王師征討及鎮守畿甸多著勞績洪武元年封皇姪女爲慶陽公主詔曰唯天惟祖宗佑我國家造茲洪業王室之親皆同榮也况在宗女尤爲懿戚用稽古典宜有褒封皇姪女長自家庭已歸良婿茲者朕登大寶頒以恩光宜守婦道之常益加恭順母以天弘自高驕其夫家當修閭閻以永令名可封慶陽公主授寶駒馬

都尉詰曰邦畿鎮守旣爲寧臣甥館擇賢且爲懿戚此國家之所倚重者也前龍江衛守禦千戶王寶器重節才練武精從軍拓地於金華奮勇收功於江右其勤勞可謂著矣嘗守儀真克寇千夫之衆旋從右相更聞捷之勲及鎮龍江嚴司虎旅按諸壘壘靖我邊疆念其尚主于王家是用陞官于駙馬寵以銀章之貴頒茲綸綍之新益懋殊功副于嘉命可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旣而兼明州衛指揮使未幾改淮安衛指揮使三年改名琛四年後詰曰昔者帝王皆以天下爲心朕遵古典其於設官雖親親必選勲能而任之世其名爵以榮之所以示公道也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兼淮安衛指揮使王琛征伐戍守勤勞有年今天下已定其共享承平命爾仍居前職令其子孫世襲指揮使爾尚益加恭慎克其心力明紀律而嚴訓練撫軍士而安庶民永保祿位延及後人可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兼淮安衛指揮使後禮部奏稽古公主之制皇姪女改封郡主夫止稱所授官琛當上駙馬都尉詰命

上念皇姪女惟此一人不忍遽加降奪命仍稱公主歲給俸米五百石琛亦稱駙馬止食本官之俸十四年擢中都正番守授驃騎將軍至是卒年四十九訃聞

上悼惜之賜葬鳳陽白塔之原子宏以恩擢左軍都督府都督

食事

乙亥洞蠻異面兒等寇古州命楚王慎同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進兵勦捕。

丁亥以翰林院檢討茹夫素爲戶部尚書。勅諭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曰行師用兵須晝夜防慎毋輕視蠻人深入其地雖來降者亦須審察慎勿輕信其辰沅寶慶等處士卒壯者攻戰弱者運糧務使軍容整肅饋餉有餘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故遣都督劉寧來總宿衛之兵軍旅之事卿自裁決然後啓王知之。○是月文淵閣太學士朱善卒善字補萬南昌豐城縣人少聰敏好學十歲通五經大義能文章既壯值元季兵亂隱居養親惟以著述爲事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八年被薦舉翰林院修撰逾年以奏對失旨改典籍遂放還鄉里後復徵爲翰林院侍詔陞文淵閣大學士至是以疾賜歸卒於家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順等籍行於世

壬辰冊永昌侯藍王女爲蜀王禧妃

癸巳翰林院侍詔孔希善言孔氏子孫有以罪作京師者二人

上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即命遣還

癸卯召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于北平之通州

己卯勅諭岷州河州鞏昌西寧臨洮諸衛武臣曰比者命大

將軍北征軍者多戰馬皆云號騰可用者無踰陝西今遣策陽侯鄭遇春即各衛諭諸將校但晉已所乘馬餘悉送官每馬一匹給白金三錠若非有餘及有餘而驚弱者皆勿送。○是月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平蠻師還

二月丁亥朔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

乙丑

上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

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賚不可濫。○雲南綏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僞命穎國公傅友德率師往討尋平之

三月丙寅以傳忠馬駙馬都尉尚第九皇女壽春公主穎國公友德子也

辛未御製大誥編成頒示天下。○左春坊司直郎汪仲魯以

肺疾乞還鄉

上許之明日復詔至便殿賜坐顧謂曰汝昨以疾告歸期秋復來見朕知汝疾劇宜休養以延壽考汝平主力爲善今鬱然麗眉乃壽之徵更慎起居精藥物以終餘齡無庸再至也仲

魯爲人敦實精簡不妄言大進講兩宮歷三載遇事以言明白簡直

上嘗以善人稱之故始終被禮遇云○是月省躬錄成初

上命翰林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爲書名曰存心錄朝夕觀覽後復命贊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至是成詔頒行之

夏四月丙戌朔至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輸作三月如期交代名輸班匠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達復議舉行量地里遠近以爲班次且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責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爲令是諸工匠便之

丁酉命故岐陽侯武靖王李文忠子景隆襲封曹國公誥曰歷代貴戚之家保富貴者鮮矣以其理道無知威儀不虔由是束手而傾者有之有不自重而覆者有之何也貴戚之位忠臣義士則知敬重奸邪之人往往妬忌窺伺之其貴戚不能若所以束手而傾爲此也或有顧往不自重而中其計亦爲此也吁智人則知貴戚之位重故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愚人止知貴戚之位重而不知保貴戚之道所以傾覆也夫守貴戚位毋揚勢而自矜必動止以合宜語默無妄靖觀社稷之安危察奸邪之所以靖則樂天下樂之謹相從凡愛人而

無怨若有奸臣黨比朝野則秘其事而幽其機以待一舉而患難爲之捍禦此貴戚之道如是也前朕姊子李文忠朕命居群將之列功至公位嗚呼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終嗚呼智非智謙非謙愛數者俱無爲人所窺其亮也今三年矣以親論之骨肉之情以臣論之功著朝野服制既終今命爾從外孫李景隆襲封曹國公爾其鑒前人之失戒慎之毋泛言毋揚勢事秘而機幽愛衆而慈人保爾富貴求受朕訓吉哉○是月命黔國公吳復子集襲封安陸侯宣德侯金朝興子鎮襲封宣德侯

甲辰詔天下曰昔元末播蕩海內憂兵所在黔黎苦殃甚矣如此者一紀有奇朕命前征虜大將軍中山武寧侯及公侯群將發兵諸道所向僱兵民得粗安天下一統曰大明今十有九年然奸臣在位謀間臣民恩本施而弗及德將布而阻行政乖理悖莫甚於此先王之道未完於行失存問於高年及矜恤於鰥寡孤獨去歲大誥頒行民從朕命至奸擾吾民者循治而欲迹進士監生職任於諸司想吾民樂生有漸矣今特命有司存問於高年恤鰥寡孤獨者必得其所焉廢殘疾者收入孤老歲給所用使得終天年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凡民八十九十而鄉黨稱善者有司以時存問若貧無產業年八十以上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

者歲加賜帛一疋絮一斤其有田產能贍者只給酒加絮帛
惟應天鳳陽二府富人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
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復其家冠帶服色別議頒行各處
寡孤獨不能自納者悉蠲其差徭若孤兒有田不能自贍責令
親戚收養無親戚者隣里養之其無田者歲給米六石亦令
親隣養之俱候出幼收籍爲民爲廢殘疾不能自存者即日
驗口收籍爲民依例給米布俾遂其生累年開邊士卒深冒
矢石或飢膚傷殘或因傷死亡子息見存不能生理者悉放
回原籍爲民復其家保集土軍因征傷殘者優免軍役三年
改爲貼戶因傷死亡者優免軍役拾年本戶改爲貼戶因傷
死亡者至免差徭三年軍官從太將征討歿於行陣子見在
者厚加撫恤仍令其世襲未陞者陞十級其逃軍逃囚能赴
官自首者免罰山林岩穴隱逸之士有司旁求博訪以禮敦
遣赴京量才擢用於戲禮壽尊賢振功崇德恤孤賑寡古
王之大典今出恩沾有司如命故茲詔諭相宜知悉

六月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聚衆作亂征南將軍賴國公
傳友德發兵討平之

七月丙寅

上以左都御史詹徽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常工部侍郎秦達
戶部侍郎楊靖佐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

甲戌詔以鳳陽府王兒橋東西山場賜中山武寧王徐達家
及輔國公李善長等凡十有四人

丁丑國子博士吳沉以疾老乞休致許之沉字濟仲金華人
故元國子監博士師道子也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爲縣學訓
導以疾辭不就洪武十二年用薦授翰林院侍制明年降編修
尋復爲侍制因顧問應對失旨左遷渭源縣學教諭未行改
翰林院典籍陞陞東閣太學士考功劾其怠於事降爲侍讀
改國子博士至是致仕

丙戌命書陽侯楊通靖寧侯葉昇領兵捕象于廣西左江之
十萬山

己亥陞安侯王志忠卒志忠鳳陽臨淮人歲壬寅從軍起濠
州甲午克滁州乙亥取和州從

上渡江丙申從徐達圍常州授懷遠將軍右副元師丁酉克常
州復從徐達克寧國取江陰戊戌克宜興己亥從達取高郵
辛丑從

上征安慶壬寅從達復江西癸卯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追至
涇江口攻其水寨破之甲辰從

上征武昌復從徐達克廬州授飛熊親軍指揮使守六安州乙
己改六安衛指揮使洪武元年從北征軍次汴梁

上遣志渡黃河收懷慶平陽等處遂留守平陽三年克興元遂

軍長安四年從征察罕腦兒還守平陽詔封六安侯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勲往國同知大都督府賜鐵券五年從征沙漠十四年同傳交德等征雲南是年還京卒追封許國公謚襄簡卒後之數年以附胡陳事發焉有司所論以死不之寃云

甲辰命禮部製

德祖玄皇帝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裕皇后袞冕冠服命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祖陵葬衣冠祭告曰嗚呼昔

列聖位命是方積德深長致天昭鑒福垂後嗣今也子孫繁衍宅於宇內以統熙黎澤恩

皇考生前歲月之間思

列祖音容孫常切記已有年矣嗚呼以萬幾之元未獲躬詣拜掃今特遣玄孫皇太子以牲醴之貢詣陵修繕敬葬衣冠以申孝思伸其鑒之

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閒耕以備儲蓄

上諭戶部臣曰屯田之政所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先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

亦莫能廢矣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其威輸之果使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遂召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還京

辛未

萬壽聖節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群臣于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東宮官屬于文華殿賜因子生鈔人一錠

十月癸卯長興侯耿炳文奏訓練陝西都指揮使司所屬二十四衛馬步官軍十二萬七千二百三十人

十一月甲子命故東平侯韓政子勲襲其父職

己卯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指揮使司延安等二十一衛及西安護衛官軍赴北平聽征

十二月詔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奎三山洪武等門并修五勝渡起社家庫白水橋高橋橋置象房黑室改建崇山侯李新都督陳清張宣常權孫世取忠第宅新築後湖城及中山王岐陽王黔國公資營六部圍牆并廊房街道并以罪人輸作

癸巳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

上以中外之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憲章欲效成周○大誥治之刺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之事善可為法惡可

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夫天下之情緒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親感知所懲自是民之非作者少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竭至而辭亦加詳焉每編成

上親序之。雲南臣津州土酋阿奴脫叛襲却石門關千戶潘泉戰死吉安侯陸仲亨率指揮李榮鄭祥討之復其關賊戰敗遁入山谷捕獲誅之并其徒四百餘人。○是日

上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金山數侵擾遼東宜於大寧諸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遂詔戶部出內庫鈔一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給北平河南山東山西及迤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十餘萬運米一百二十三萬餘石預送松亭關及大寧衛州宣峪四處以備軍餉每夫運米一石鈔六錠為其直及道里費

癸卯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領國公傅友德為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為左叅將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為右叅將前軍都督商高叅贊軍事率師二十萬北征又命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江陰侯吳良等皆隨征師行

上諭勝曰虜性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

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既而○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剌吉比還以言諭納哈出及毛闊撒里達溫蠻子晃石台和尚白蘭等曰昔者天更元運革夏奮爭朕自甲辰春親定荆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遣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於是息民革夏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納哈出等聚兵愈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由是乃剌吉比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惟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骨肉之愛且聞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為何如嗚呼天之於物氣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抑天道之使然耶茲命儀理司官前僉院蠻子鎮撫張允恭送乃剌吉比爾所在使者未審可還乎餘不多及○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法司其有重罪送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其情詞用事者因而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凡事員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上謂工部右侍郎秦達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

資剛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知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報崇正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安神靈詔未世爾工部其即爲修理以副朕懷

二月甲申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開闢虜騎有也慶州者乃遣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將輕騎往襲之殺其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蘭奚并獲人馬而還丙戌賜潁國公傅友德家米一千六百石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恒延安侯唐勝宗米各一千二百石

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東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充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朝夕省視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太平者也○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闕禁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駐於大寧

甲戌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秩耆耋來朝

上以純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書勞之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式貢民居以寧方城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而紀綱見焉當是特賢良並出所用皆是人世代相承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士千載不異以其誠信相孚上下無間也今之人不然遵善弗從縱欲如流朕竭氣力疲精神諄諄諭之從者罕焉何其難治也曩者討平西南諸夷命官撫守爾純實先授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野歡欣皆由信誠相孚克共乃職奠安黔南人獲其所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三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得興往福建以福興漳泉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爲綠海衛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軍衛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興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爲城守之處具圖以進凡選丁壯萬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增置巡檢司四十有餘分隸諸衛以爲防禦

甲辰以鄭居賢爲河南布政司試左叅議

庚申遣使賁勅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仲享平涼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四川都指揮寧正楚雄衛指揮使袁義大理衛指揮鄭祥品尋甸衛指揮賴鎮金齒衛指揮李觀諸集等曰近御史李原明歸自平緬朕特聽其所陳百失謫詐之

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由是觀之蠻夷天欲窺伺中國
爲我邊患符至可即葦墨金盧楚雄品旬及瀾滄江中諸道
高池深池故其營柵多置火銃爲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
乃動往歲塞南軍中遣人至百夷多貪財貨不察事勢輕重
張威假勇貽笑諸蠻又因靖江王不才以大理即行令旨皆
非通理致其侮慢上累朝廷繼今不許一人往平緬惟靜以
待之彼若有文移則大畧答之否則勿答應有職貢之物皆
不得取如是數年之間則麓川之後可入版圖矣卿等固守
朕言毋怠

丙寅遣使賁勅諭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往者慶州之捷
俘虜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遼東送來降者所陳亦同五月
五日得軍中遣至降胡又云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太
州去遼陽千八百里朕計群胡雖起營北行似若遠遁尚恐
詭謀竊發尤不可不爲之備况今天象水火相犯迨至八月
天象晏有警諸將宜嚴號令整行伍遠斥候以逸待勞則必
有當之者矣

丁卯

上御文華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詳者
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
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在已者禍福之未則聽於天彼爲善而

無禍爲惡而無禍者則時有未到耳

庚午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將軍趙金
山

辛未

上復遣使密勅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前日以天象之變戒
卿等軍中之事嚴爲之備今觀所徵其咎在虜揆之人事正
與納合宜乘機進取不可稽緩朕計納哈出金山未遠以兵
捉之勢必來降且胡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
來黑山魚海之間乘其趨趨攻其無備虜衆可盡圖也
甲戌儀禮司官蠻子鎮撫張允恭以所送乃剌吾至大將軍
馮勝營勝復遣人送入納哈出所

六月丁酉大將軍馮勝等至遼河之東獲納哈出七卒三百
餘人馬四百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是時乃剌吾還至松
花河見納哈出大驚曰吾謂爾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
勞問殷勤剌乃吾因諭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
喜即盡其左丞相劉琛馬赤參政張德裕隨使張允恭等勝
軍獻馬欲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既而納哈出送乃剌吾
至漠北虜主欲殺之左右諫曰乃剌吾久被俘囚今獲生還
奈何殺之因得免復還納哈出所備以朝廷撫恤之恩語其
衆由是虜衆多有降意○臨江侯陳鏞從征納哈出沒于車

鑄故歸江侯德之子也少以功臣子練習武藝九年授散騎
舍人十四年襲父封十七年命為右副將軍同中國公鄧鎮
濟寧侯顧時討龍泉山尋賊同來國公馮勝練兵汴梁十九
年駐兵通州巡邊獲番將王脫類是年同靖海侯吳楨築會
州城遂從勝而北將至金山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虜
死之事聞

上甚惜之命以未布給其家

癸卯大將軍來國公馮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七納哈
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

丁未大將軍來國公馮勝駐師金山東北遣右副將軍藍王

至納哈出營降其衆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

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

招之不往及是大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剗吾因勸之

降納哈出猶豫未決適大將軍馮勝遣指揮馬某往諭之納

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為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王

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師盛還報納哈出聞之乃

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衆數百騎自詣王納降王大喜

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酬王詣王先納哈出即

飲訖復酌以授王王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

出不肯服王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

其下出吐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趙指揮
者改胡語以告茂茂直前傳之納哈出驚起欲執馬茂拔刃
砍之傷臂不得出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
妻子將士七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傷遂驚潰余衆

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

并其各愛馬所部其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五百余里納

哈出有二姓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天擲於地亦來

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

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

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兵三千為殿問六

月大將軍來國公馮勝還師次于金山亦迷河俘獲比奈達

達軍士遺棄車輛四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并馬數千匹傷殘

番軍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九人

庚申都督濮英殿大將軍還道為虜所乘死之初納哈出之

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

心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

猝為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踏遂見執英絕食不言棄間自

剖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為西安都指揮陞中

軍都督僉事至殁于虜

上聞之驚悼以英死王事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

追封金山侯謚忠襄○大將軍馮勝捷奏至

上遣使勅諭勝等曰劉鎮撫備言軍中事納哈出入營大事既定惟在處置得宜其本管將士省令各照原地方居住順水草以便牧放擇膏腴之地以便屯種如北潮河川大寧大寧口南口北舊居之人立成衛分與漢軍雜處若潘陽荊頭關山顧居者亦許與遼東軍參佐從便耕牧務令人心安樂不致失所將士之數具實以聞朕將犒勞之常茂驚潰虜衆即令人解赴京師

丁酉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剌八禿等來降先是納哈出既降營王失剌八禿等以病在道相失至是與雲安王蠻吉兒的郡王桑哥失里和尚國公等復來降大將軍馮勝遣人送至京師仍遣定遠侯王弼發定遠等衛官軍往迎降將家屬於信州道馬房所襲亡馬七百匹信州即納哈出所屯一禿何也○遣賜賚勅諭大將軍馮勝等曰進捷書至喜動神人朝野歡慶自古漢胡相攻至元末已及天華元運朕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懷素率數千里近者數百里二王既往餘虜常爲邊患由是命爾等率馬步屯駐大寧審勢進討今得所奏即有征無戰非爾等誠格于天忠義服人何若是之易耶然自古至今凡爲將功成名遂萬歲不磨者不過數人蓋推堅撫順之際機奇而仁布處之有道故也今納哈

出心悅來歸當撫綏以誠務安其衆毋致驚擾胡虜生計惟畜牧是賴猶漢人資於樹藝也若少有侵漁則衆心生怨易變難安不可不慎前二王功成名遂由嚴號令于諸軍不苟取於來降以致偃兵革夏功烈昭於後世今二王已往爾等能繼靖虜庭成此奇勲則可以追蹤二王同垂不朽豈不偉歟○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爲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夫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大公之膺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後世武學專講輪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辛丑勅諭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七月二十日命指揮李煥齋制書至軍中令副將軍宋昌侯監王右恭將武定侯郭英暨公侯列將率大軍還駐大寧大將軍與穎國公傅友德等分析新附軍馬候明年春聽調北征繼聞新附軍馬處置已定爾等仍舊在事追還前二十日所發制書其左恭將南

雄侯趙庸右叅將東川侯胡海並落叅將止克戰將在軍聽
調○封湖廣布政使致仕何真爲東莞伯賜券誥曰古云識
時務者在乎倭倭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擅聲教而後主
民朝興暮泯接跡於世終不能知時務而識天道尚驅民以
應鋒敵如此者豈二人哉爾何真率領南諸州壯士保境全
民隣敵不敢窺其隙嶺南之民莫不於爾仰賴洪武初朕命
將西征所在雖有降者非義兵臨境則未附爾貞閩八閩員
固桂林驅民海上邵生亦不量力爾貞獨心悅誠服聲嶺南
諸州具表入朝非識時務者乎常在朕心未及崇服今持命
爾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世世以報推誠之
心尚益加恭慎以保祿位延于永久爾其敬哉

壬子

上聞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齎勅往諭勝
及左副將軍穎國公傅友德右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左叅將
定遠侯王弼右叅將武定侯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效忠惟
彰君之德故能推堅撫順無所不克勲名留于千載耿耿而
不磨在我朝若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嘗以雄思平華夏
之亂未嘗貪財好殺行一不仁之事所以功成名遂終身無
疵近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天下之師且戍且征師至金山之
北適與虜合虜雖敵馬來歸意在使者往來延緩爲計右副

將軍藍玉事雖輕舉然破彼深謀幸爾成功何其大將軍勝
專爲已私不能撫輯降虜而乃播惡胡中古之名將所爲固
如是耶且如戮士卒懸首於隊官之頭以戒貪暴號令明矣
如將軍乃竊取虜騎爲數不少又娶虜有喪之女使人志哀
成配大夫人倫此以來者不安附者生恨此果將軍效忠乎
爲已乎旋師之際部降胡而南又不如法調遣使僕英等人
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
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伐
之功姑容自新若欲贖罪當改行易慮推誠于上下使已降
者歡心未來者慕化庶可保全以圖後功不然固執貪心歸
罪有議矣勅至驗彼各獲土人之數依其地方而均派之俟
設官統理庶得其宜往來之人言者煩多舉其大槩於將軍
報哉

丙辰遣使齎詔來降達達曰孫都督至京言納哈出與大小
官員俱南來未審入選民鎮否已勅所司俟納哈出至封海
西侯大小官員俱與名分且聞爾等將人口頭匹而來遠涉
道途甚爲艱辛朕初命遼陽海州蓋州復州金州崖頭大寧
舊省口內之人各照原所居住不意文書到遲總兵官將爾
等行程遷遠若已入遷民鎮可留彼暫駐若未入口到瑞州
閭山左右朕見命官運布一千七萬疋給賜爾等且就彼閭

領軍輜損壞亦就彼修理古人去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久寧爾者雖暫勞此後永得安樂矣

庚午勅大將軍馮勝等曰朕昔命將不過正副二人耳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常爲正副率師出入戡定禍亂以清四海果然建立大功載諸史冊名重不朽保延後嗣與國咸休二人旣沒凡命將出師必增人爲副豈意代其任者皆有愧于前人位居列侯參軍不以名爵爲重乃奪人之乘馬嗚呼此虜來歸以勢度之如流趨下今奪其馬而窺其財是隄防其流而復決也於國有損於已有污大丈夫有志於功名者果若此哉初至宜選儒生識道理者擇之如果有此即以馬

師其人毋使惡聲播揚則中自然無愧矣朕以二人旣往惟爾等可託閫外之事今所聞若此果何以副朕之託哉繼自今以往洗心去貪以保勲名勿孤夫朕之所望也○會寧侯張溫求平侯謝成前軍都督高嵩率兵追討納哈出餘衆

上慮大將軍所至虜人驚竄復命帖木兒等先以榜抵所往揭示之諭虜衆降則可不煩兵也旣而罷其命○遣使諭大將軍宋國公馮勝左副將軍額爾圖公傳交德右副將軍永昌侯藍王左叅將定遠侯王弼右叅將武定侯郭英等令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節鎮延安侯唐勝宗南雄侯趙庸東川侯胡海江陰侯吳高淮武侯周武永城侯薛瑄營陽侯鄭遇春宣

寧侯曹太會寧侯張溫求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讓遠侯曹興鶴慶侯張瑄陸安侯王威俱還京師宋國公馮勝侯冬以軍校分隸各衛親齎總兵官印赴京留額爾圖公傳交德等提調軍馬發西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械鄭國公常茂至關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卑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銜之乃因降納哈出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奏之茂至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

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而令永昌侯藍王行總兵官事○詔景川侯曹宸及四川都指揮使司選精兵二萬五千人給軍器農具即去雲南甸之地屯種以俟征討

丁丑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以故元降將納哈出所部官屬將校三千三百餘人馬二百九十餘匹金銀銅印一百顆金銀虎符及牌面一百二十五事王九因公郎王四太付國公五行省丞相一司徒平章十三右丞相左丞相三十一叅政知院三十二各院使同知副樞八十一倉院院判二百二十八院副使五宣慰使副金事一千八十九萬戶千戶都尉州總管同知等官九百二十七尚書叅議二承旨學士十文學司馬七太卿司卿少卿十八衛師府金事三郎中員外十五王府官六蒙古宗人衛副使一客省大使二十六廣訪司

副使監運司副使六衛師府使一治書按撫司叢各一太少
監理問斷事部郎中主事兵馬指揮府衛鎮撫崇福司使副
經歷都事太醫院官及州縣等官二百二十二將校一千四
百餘人送至京師上表賀曰三苗逆命人禹有徂征之師猘
仇侵凌宣王有北伐之舉屬妖氛之汎掃致醜虜之來歸喜
溢臣民懽騰遠邇臣勝等切惟故元丞相納哈出以禮義之
遺孽亡國之賤俘負天地生全之恩懷虎狼貪殘之性殺戮
我信使寇竊我邊郡上違逆於天心中阻過於聲教除殘去
暴爰興問罪之師按節臨戎謬忝總師之寄將卒效忠而致
力士卒假勇以爭先軍威遠振於虜廷義氣橫飛於瀚海兵
有不戰之勝敵無效鬪之憂其納哈出即諸軍門納款輸誠
革心向化其餘軍民人等咸加撫諭各遂生全同沾化育之
恩永絕腥羶之穢是皆

皇帝陛下神謀運於宸睿睿知發乎先機故能豫制於萬方是
以成功於莫測臣等仰遵成算祇奉天威獲殲犬馬之驅馳
少盡涓埃之報答萬方胥慶觀日月之光華率土歸心樂乾
坤之履載

洪武二十年九月戊寅朔胡元降將納哈出及諸王奇列沙
國公親童及古觀帖木兒不花等到京納哈出入見

上撫慰甚至賜以一品服封為海西侯詰曰自古哲人明去就

之機者必仰觀天道俯察人事審勢定謀知天命之不可違
事機之不可失乃決去就焉所以事無輕舉動復萬全由是
享富貴於悠久延祿位於無窮以其所見者明所察者精故
也朕荷天命統一筆夏於二十年矣海內海外九夷八蠻莫
不革心向化惟故元播遷塞外日就漸盡爾納哈出知天命之
有在一心奉天相率來歸生全多命今特命爾為推誠輔運
欽承效力輔臣往國海西侯食祿二千石及爾子孫後世以
報推誠之意爾其乃心固初志與國同休敬哉毋怠其所部
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揮千百戶職各
食其祿而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詔

左副將軍傅友德編集新附軍士且令簡諒精銳於太寧屯
駐以防北虜副將軍事徵友德還朝○北平布政司請自河
間景州至永平撫寧縣馬驛二十二具橋至通州水驛八各
宜增置馬及船時總兵官永昌侯藍玉亦言自遵化至喜峯
口襄陽陽口外富民寬河北山會州新城大寧等處宜置馬
驛七以備邊報詔皆從之

癸巳永城侯薛顯卒于平頭徐州蕭縣人歲辛卯鎮州推頭
為師尋守泗州均用使頭以泗州未歸校親軍指揮王宣從
征江西遂守之拒陳友諒顯功居多甲辰從征湖廣擒偽將
潞張以獻之乙巳從襄陽與元年從征胡將軍徐達下湖州

攻姑蘇累功陞尚書右丞遂從克沂州破益都濟陽洪武元年取樂安汴梁河南直隸潼關畧高州轉戰入衛輝彰德北破通州入元都西取平陽陝西鳳翔華昌慶陽諸郡三年從徐達擊走王保保于定西還論功封永城侯尋以罪謫守海南久之召還從曹國公李文忠北征和林練兵北平十四年征安子山擒元將完平章何左丞是年從宋國公馮勝北征金山降元將納哈出至是以征還次山海衛卒冬十月樞還遣使迎祭于徐州勅有司營葬鍾山之陰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追封宋國公諡桓襄後三年以嘗附胡陳事發為有司所論死以不之寃云

乙未

天壽聖節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群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東宮官於文華殿是日太師李善長掌進文綺九十五疋海西侯納哈出進馬二匹高麗國王王偶遣門下評理禦長壽宴直副使尹紀等貢金雙盞盞一金盃一金銀鍾二銀罐一玳瑁單鞘十黃白黑布六十疋安南國王陳煥遣使進馬三十匹臘國王叅列保保昆耶甘苦者遣使進象及方物賜高麗真臘安南等國使臣金織文綺鈔有差丁酉鄭國公常茂以前驚廣屠衆罪當誅

上念其父開平王之勳釋之安置於廣西之龍州二十四年卒於涓所。加前致仕兵部尚書單安仁階資善大夫初安仁以兵部尚書致仕秩正三品後罷中書陞六部尚書秩二品故安仁雖已致仕以其勲舊老成故有是命時年八十五諡曰昔聖王之興必有耆德故舊宣力協謀故能輔成大業康乂兆民以同享隆平之福而重令名於無窮也朕昔起自淮右爾單安仁以鄉里之舊自揚州率衆來歸歷任中外綽有聲譽朕念爾年登七袞持俸秩老于家惟爾心在帝室食息不忘每遇歲時扶老趨觀朕感昔相從此之舊特陞爾為資善大夫仍兵部尚書致仕爾其服茲寵命以副朕懷

丁未遣指揮趙隆齋詔命右副將軍朱昌侯監玉為往廣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崇為左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為右副將軍都督俞事耿忠為右叅將都督俞事孫洛為右叅將勅諭王等曰此者歸往北虜納哈出悉衆來歸金山之北可以無虞皆卿等克用朕命建策勲然胡虜餘孽未盡殄滅終為邊患宜因天時率師進討義諭克取之機尚服斯言益勵士卒奮揚威武期必成功肅清沙漠在此一舉卿等其勉之。命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諸衛軍士城西寧

洪武二十年冬十月戊申朔饗太廟。封後軍都督府都督俞事朱壽為都督後軍都督府都督俞事張赫為都督

賜誥恭誥文畧曰咨爾壽從朕開國多著勲勞今已年高晏
涉風濤之險服勤漕運以給遼海之軍既懋厥功必加崇勸
今特封爾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勳履食祿米二
千石延子子孫世襲封爵用報爾功爾其敬哉赫誥文與壽
同

建歷代忠良臣廟先是漢終陵尉將忠烈侯晉成陽太守具
公南唐劉忠晉王宋濟陽曹武惠王等皆歷代從祀及元衛
忠肅公福壽等亦嘗立祠以祭

上以其混處閭巷祠宇卑陋弗稱神居詔徙建于鷄鳴山之陽
至是廟成應天府每歲以四五月及歲除祭功臣日致祭歲
以為常○遣使即軍中賞額國公傅文德等所統北番來降
校卒四萬六百餘人布凡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五尺

壬子以顏杲為濠陽縣丞杲顏子五十八代孫也○令兵部
榜諭天下凡公侯駙馬奉命出使其隨從及諸藩府使人無
符驗者不得擅乘驛船馬違者罪之命兵部遣使稽杭湖嚴
衛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隸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出資市馬
克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賜航海侯張赫勳驍侯
朱壽海兩侯納哈出祿米二千石以江西公田給之

丁卯

上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途廢學命文部選南方學官之有學

行者教之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優其家

戊辰追封中山武寧王徐達妻謝氏為中山武寧王夫人
庚午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奏天氣尚寒胡人歛跡大軍
久屯塞上徒費糧餉今量留人馬戍守大軍會州等處大軍
分回薊州近城屯紮候有報然後進軍詔許之是月宋國公
馮勝以罪召還至京師

上以其勲舊不加誡命建第鳳陽奉朝請

二十年十一月壬辰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往雲南總
制諸軍於定遠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以俟農隙進征既而又
命桓等領兵屯田於畢節等衛

從未大將軍永昌侯藍玉遣人送所獲故元軍士一千九百
餘人并獻所獲宣勅金銀銅牌

戊子以河南府儒學訓導高鈞為翰林院侍講學士

壬辰詔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發軍校護送海西侯納哈
出及故元尚書塔不歹等妻子赴京

甲午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奏得降人脫脫等言故元丞
相哈剌章乃兒不花等遁入和休乞進兵剿滅許之

辛丑命禮部立故肇昌侯郭子興永城侯薛瑄六安侯王志
安陸侯吳復墓碑仍命翰林院制文刻石

十二月壬子命左軍都督府僉事馮誠往諭普定侯陳桓靖

寧侯葉果湖廣都司軍駐普安分屯曲靖越州仍命雲南布政司以白金二十萬兩給各府縣糧備用

十二月兵部尚書致仕單安仁卒安仁感陽人歲壬戌招集義兵保鄉里元授樞密院判官丁酉從鎮南王為長鎗軍所逐安仁遂率所部渡江來附授元守師鎮江戊戌命按察司副使辛丑陞授按察使甲辰擢中書省左司郎中乙巳調瑞州守禦千戶吳元年入為將司卿洪武元年陞工部尚書二年調兵部辭歸六年召為山東行省參政辭不受八年再授兵部尚書致仕家于儀真是年十月持投資善大夫至是卒

上遣禮部主事蓋林致祭仍賜賜鈔一百錠。晉王府左長史杜彥良卒名德備以字行寧波之慈谿人元鄉貢進士馬僊之包山書院山長轉平江路儒學教授龍興時張士誠據江浙方國珍分省折東數致禮聘俱不就洪武六年朝廷大徵天下儒士浙江參政徐本首以考良應薦待詔闕下奏對稱旨擢太子正字

上嘗出御製詩文示考良即止前大聲誦朗左右驚愕翰林學士承旨廖同私戒之上知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時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章殿寵愛特甚學等多得寵不自修飾

上欲擇端重儒者以率厲之乃命考良及修撰孔克表為之師各賜白金三十兩俾學等執弟子禮

上嘗訪以治道考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煩夫好惡煩失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故為治在乎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乎懲忿窒慾而已

上善其言又嘗從登內城

上從容顧謂考良曰朕比好善惡惡如何考良對曰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實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上曰善即書其語揭于便殿楹間七年日長至有事于園立詞臣撰祀文以進內有予我二字或謂其不敬考良對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持儒者泥而不通耳

上曰爾言是也嘗命諸臺省審錄疑獄得以情原者數千人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傅

上親製誥文以賜之考良以為輔導之職莫先於格心乃製圖以獻晉王十三年罷王府傅相改長史司左長史十五年朝

京師上太平十二策言多剏切

上嘉納之十八年以疾賜還鄉里至是卒。前軍都督府都督俞瑄奏請斬頭斬斬州府黃梅縣人丙申歲歸附果從征伐有功洪武三年授廣洋衛指揮使六年授大都督府參政十三年改

前軍都督府金事至是以疾卒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追封英山侯謚武襄

辛未河間阜城驛馬戶以掌主馬來進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然芻豆之給其費不輕故常命兵部
榜諭凡驛馬掌主聽令出賣今復來進者豈朕言不信於民
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己卯命曹國公李景隆定遠侯王弼鶴慶侯張翼往中都留
守司及徐邨等衛調官軍防護漢北新附韃軍南來及命永
平侯諫或往魯府率護衛士馬以所送韃軍分隸濟南濟寧
等衛與軍錯居

壬午韶州府知府王性安言曲江縣有唐賢相張九齡及宋
名臣余靖祠歷代致祭今歲久祠廢乞舉祠典從之○故元
榜信童來降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遣人送赴京師○韃
韃官軍姚曲里歹等反於廣西命顯國公傅友德率辰沅貴
州普定等衛兵討捕尋平之

洪武二十一年盡洪武二十三年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長興侯耿炳文承制遣陝西都指揮周
知馮輝率西安等衛兵三萬七千屯戍雲南普定侯陳桓靖
寧侯葉昇等奏報綠營堡成先是

上勅桓昇日往者命李煥李隆師畢節等衛戍卒扼芒部道路

悉聽卿等調遣務乞成得宜相機而動若糧餉不繼可於綠
營芒部取給仍防烏撒需蓋出沒之地當待遣人偵候之後
又遣人諭桓等曰初命卿等往雲南為彼芻粟不繼故俾於
綠營權駐近得報知已於麻哈之地屯軍彼處糧餉艱難尤
甚然種已入土不可輕動若有緊急遣人馳報雲南西平侯
沐英侯秋收畢乃徙至是桓等奏報去年冬已率師至綠營
立堡

乙卯大將軍永昌侯藍玉送降胡寨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
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壬戌遣使賁勅諭大將軍藍玉左副將軍唐勝右副將軍郭
英日今歲四月十五夜月食五月朔日食此天戒也不可
謹卿等統兵在外宜嚴號令肅部伍遠斥候以防不虞或有
不利毋自推阻須奮勇出奇以汛掃殘虜使朝廷無北顧之
憂豈惟黎庶之福卿等功名永垂竹帛二月戊午席王初成
戊午策

二十一年三月

上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而德也富
貴可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
於己要知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

激而云侍臣對曰誠如聖訓

已卯東莞伯何貞卒貞廣東東莞人嘗為淡水鹽場管日後棄官居東莞圓頭山元至正間嶺南盜起焚掠州郡貞集義兵保鄉里及群盜攻惠州貞率衆破走之城賴以完以功授惠州判官尋陞同知既而勦滅群盜陞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守惠州南海盜邵宗愚敗走遂復廣州其後置江西分省于廣東乃授貞中大夫叅知政事尋陞資善大夫分省左丞特因中原大亂南北阻絕貞益練兵據險保障一隅王元帥南征貞即款附遣入覲貢獻賜文綺紗羅綾絹各百疋銀千兩將授各賜有差侍善內禁賜宴中書初賜詔諭後例當進繳貞叩頭乞賜藏于家爲後世子孫榮

上可之後貞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三年召還遼山東行省叅政四年命還廣東收集舊將軍士還京復任山東九年致仕朝朔望十二年貞詣以其子貴叅侍東宮即除貴北城兵馬指揮十四年命貞及其子貴同往雲南規畫糧餉開拓道路置立驛傳積糧草以候大軍征進及還陞山西左布政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命貞及貴往廣東收集土豪一萬六百二十三人還朝拜貴明威將軍鎮南衛指揮僉事貞姪潤獨敬三人皆拜官軍校數十人授管軍百戶十七年復命貞往廣東收集未至軍校十八年遷浙江右布政使十九年

朝京師調湖廣左布政使二十年復賜致仕封東莞伯錫鐵券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鈔萬貫仍賜第京師以其第六子克爲尚寶司承至是卒○詔申國公鄧鎮定遠侯王弼南樵侯趙庸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碓武侯周武懷遠侯曹興等往從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曰適者故元司帥徒附迷等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惶惑衆無紀律度其勢不能持久卿等宜整鈐士馬倍道兼進直抵虜廷覆其巢穴其衆若降附撫慰南來毋失事機以孤朕望

已亥遣進士分巡郡邑庭議以爲新進士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而以久任御史一人與皆厚賜遣之○是月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率師十五萬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師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

二十一年四月己巳命東莞伯何貞子榮襲父爵誥曰當元之季海內兵爭群雄割據不可勝數其間能識時務而審去就者幾人哉爾何榮父東莞伯何貞昔能集衆保其嶺南侯朕平定之秋不勞師旅即納其土地而全其人民可謂深識時務者矣朕念其誠錫之封爵近以高年令終朕念不忘今特命爾榮襲封東莞伯爾其益勵忠誠毋墮先業永保祿位以傳後人敬哉

乙卯大將軍求昌侯藍玉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上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受朝廷厚恩奉

聖主威德提十萬餘衆深入虜地畧無所得遽言班師恐軍麾一動難可復也從勞師旅將何以復命主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蟄毋令虜望見煙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敵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王以弼爲前鋒直抵其營虜始謂我軍之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皆不知虜主方欲整軍馬皆北向忽六軍至其大尉行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太保奴知院俾法來丞相夫列門等數十騎遁去王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貞次子第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營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之樞又追獲兵王朵兒只伐王達里麻平章公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百七十口得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勅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三顆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十餘輛聚虜兵甲焚之遣人入奏遂班師。晉定侯陳桓率師駐畢節勒諭桓等自永寧抵節畢度地方遠近夾

道樹柵爲營每營軍二萬刊其道傍林莽有水田處分布耕種爲久遠之計且與西平侯沐英相爲聲援至是桓等師至畢節。大將軍求昌侯藍玉破故元將哈剌章營獲其部兵士一萬五千八百戶馬騾四萬八千一百五十餘匹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甲中以胡觀爲駙馬都尉尚第十一皇女東康公主觀東川侯海之子也

乙酉五色雲見翰林院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舜之特形於詩歌咏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國家之美慶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爾苟美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慶不專於此也

甲午大將軍求昌侯藍玉等遣使至京上表奏捷表曰慶載之間生民總有君則安無主乃亂天命有德歷世相傳而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所有運有長短國有興衰此古今明證也欽惟

皇帝陛下天錫勇智德合乾坤當元之季海內失馭故天章元命全付所有于

陛下今二十年于茲矣近者胡主遺孽僞強塞外不肯歸德陛下復命臣率馬步十五萬與諸將併力追討臣等既踰大磧

復度黑山入敵境而烟火不驚欽將士而水泉自湧以四月十二日勒兵至捕魚兒海直抵窮廬覆其巢穴夷虜之衆悉來降附此

陛下聖德神威被於四表故不費寸兵以收其效臣等本無禦侮之才過受閭外之寄仰膺神算幸底成功尚思宣布

皇仁輯安于衆邊庭無警萬方仰中國之尊華夏奠安兆姓享承平之福

上覽表顧謂群臣曰戎狄之禍中國其來久矣歷觀前代受其罷弊遭其困辱深有可耻今朔漠一清豈獨國家無北顧之憂實天下生民之福也群臣咸稽首稱賀遂遣使責勅書方玉等曰周秦禦狄上策無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及宋遭遼金之害將士疲於鋒鏑黎庶困於漕運以致終宋之世神器弄於夷狄之手腥膻之風汚濁九州遂使彝倫攸斁衣冠禮樂日就陵夷朕用是奮起布衣拯生民於水火驅胡虜於沙漠與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虜聚衆僭立王庭意圖不靖今朕當耆年及今弗翦恐爲後患於是命爾等率師十餘萬北征去年夏游騎至金山之左爾王親拘納哈出降今茲復能躬擐甲冑馳驅草野衝冒風露穿地取飲焚火潛行越黑山而徑趨追蹄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棄家遠遁諸王駢馬六官后妃部落人民悉皆歸附雖漢之衛青唐之本靖何以

過之今遣通政使茹瑄前鹽縣主簿宋麟賁勅往勞悉朕至懷

六月甲辰信國公湯和還鄉賜勅諭之曰天地之意將康兆民間生英才潛居草野當前代之季運朕命肇興爾和天遣置諸左右智勇過人豪者偃天下之兵由爾翊霜而立佐矣暑以行師飢不期食渴不特飲受危於兩陣未決之時獲生於合變頃臾之間若此之勤若憂非一歲月而成功者也乃三十餘年矣今天下太安爾亦年邁命歸鄉里營府以居今造府完挈家以往嗚呼三十年于茲視以尋常今忽言歸徒然歎歎不能自已由同患難於有年致是之傷也且爾

昔者之勲已著彤庭往日之勞今爲民福矣嗚呼功成名遂爾我同心丈夫至此重名不朽矣今特賜白金四十錠黃金六錠鈔參千錠綵段四十表裏爾其領之勅和夫人胡氏曰婦之道專內外之政而無妬勤勞營家夫婦同心若此者今之人少見惟朕臣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下大亂之時人各挈家避難度衣豪雄所在如知獨爾信國夫人秉內政以助和啓家信國公勲業於大庭今也功成名遂攜長幼而歸故鄉嗚呼爾昔夫婦黑髮而來今歸故鄉皆蒼顏皓首夫人淑德今婦如之鮮矣特賜助和之功啓家之勞白金十錠黃金四錠鈔五百錠綵段二十表裏夫人領之

上有關文先是舉可也東川一部稍有強盛今罪狀以露上恃
姦勇必用進兵庶可宣揚威德

辛酉安慶侯仇成有疾

上聞之遣人賜肉脰以苦勞之曰自朕創業已過九年惟卿中
外勤勞未嘗畏憚邇年以來海宇雖已寧謐而遐遠小夷尚
有弗庭者以故累卿久鎮邊鄙東西攻守恒無寧歲近喜氣
侵廓清朕將偃戢六師修文德以安安群黎卿雖高年亦得
華居美食共享昇平忽聞感疾實切朕懷是用遣人存問嗚
呼當四方征討之時挺戈萬里櫛風沐雨何暇自恤疾之所
生良由是也然今者澤被生民功施社稷豈不酬大丈夫之

志願哉爾尚慎樂石節嘗欽永臻眉壽副朕至懷○丙平侯
沐夷奏東川諸蠻據烏山路結寨為叛其地重關復嶺岩壁
峭險上下三百餘里人跡阻絕請討之

上乃命穎國公傅文德仍為征南將軍英為左副將軍普定侯
陳桓為右副將軍景川侯曹震為左將靖寧侯葉昇為右參
將統率馬步諸軍往討之

七月追封故金山侯濮英為樂浪公誥曰丈夫主天地間知
事君之大義立志愈堅故能臨難舍生取義名垂千載耿耿
不磨爾都督濮英以果敢之資為國將軍朕昔命從征朔漠
方觀成功何期夫機之偶中彼計然抗節盡忠實然不可奪

若斯之為古今有數耳嗚呼舍生就死之大節於當時忠義
動天地芳名垂不朽真可謂烈大夫矣朕嘉爾志悼念不忘
特超侯爵追封爾為樂浪公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戊寅大將軍監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
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
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王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妃聞之惶惧因自
盡地保奴由是有怨言

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君主中國時有恩及民不可無嗣嘗
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

久居內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遣資之

辛巳江夏侯周德興還鄉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千

錠文綺三十疋

辛巳安慶侯仇成卒戊和州含山縣人歲乙未從軍以功授
充萬戶繼陞元師府副元帥乙巳授宿衛鎮撫丙午陞橫海
衛指揮同知吳元年擢指揮使洪武三年陞大都督府僉事
五年北征沙漠還京以事降永昌衛指揮使九年調鎮武衛
十二年又調留守右衛七月復為大都督府僉事及論功行
賞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安慶侯食
祿一千五百石至辛追封兗國公謚莊襄誥曰德懋懋官功

懋懋賞此古聖王之定制也漢高立國悉侯諸將唐有天下
徧賜功臣而褒賜之典歷代尤重焉蓋者元政不綱群雄角
立爾安慶侯仇成從朕渡江以來夙夜勤勞身先士卒嘗能
以弱制強以少克衆及彭蠡之戰尤有巨功是以朕遵古制
用錫侯爵以報爾有年于茲矣今者嬰疾而逝朕甚感傷然
以爲將臣而能始善終使偉績榮名著在方冊可謂有於古
人流芳千載者矣朕昔與爾有誓主封侯死封公今特追封
爾爲完國公謚莊襄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丙申旌表徽州府休寧縣民朱原卿妻李氏黃仲瑾妻吳氏
貞節

丁酉遣使齎勅諭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等曰東川芒部
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於囉囉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
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摩水西無事則至起
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閣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
直經芒部諸境群蠻外稱歸順內實阻詐聚集醜據險狹
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幾十萬皆因將師過信
無謀故也近稱東蠻不叛者號爲循良固未可逆詐然須預
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奸謀然後賊可破也又曰
今令諸夷執送東川蠻人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由此生
將假此輩爲名傾伺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腹心蓋蠻

夷乎日本無人倫亂如群犬雖父子不相保其言豈可信哉
今欲降伏之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菁深遠其人與猿
猱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
歲時然後可圖也

辛丑海西侯納哈出卒性嗜燒酒飲常過度當盛夏時每以
水沃身因得疾

上命醫療之而愈常戒其飲至是從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
等往征雲南飲酒如初行至武昌疾復作卒於舟中

上聞而憫之詔歸其柩於京歸葬都城南門外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壬寅西平侯沐英調都督審正師兵會

穎國公傅友德軍討東川

癸丑命故海西侯納哈出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詰曰子
孫世襲祿國之大典非有勲勞者不得與焉爾察罕父納哈
出昔爲元臣自元運告終退守金山幾二十載比者知天道
之莫爲率衆來降朕嘉其能全一方之民特封爲海西侯肩
於功臣適命從征南夷冀其成功忽途中嬰疾而逝聞之則
然父死子襲初誓不忘茲特改封爾察罕爲欽承業推誠効
力武臣柱國瀋陽侯爾尙一乃心力上思朕所以待爾父之
誠下爲爾父立報國之功豈不神人共鑒而福祿悠久者也
勉之勿怠

甲寅監察御史桂勅奏右都御史凌漢刑部右侍郎高鐸失職遼漢為刑部右侍郎鐸為右倉都御史俱停其俸特漢等命往松按事與錦衣衛千戶戴德同署公積故鑒勅之

丙寅征虜將大將軍永昌侯監玉遣都督徐司馬等送俘獲故元諸王官屬士馬至京

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監玉等還朝

上謂王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汚亂又常恃勞遣人入朝覲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閱爾功勞生法宥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王頓首謝於是論功行賞賜王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

疋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十疋定遠侯王勳白金一千兩鈔八百錠文綺四十疋右叅將都督孫洛白金五百兩鈔三百錠文綺一十五疋都督徐司馬等六人白金各四百兩鈔一百錠文綺八疋指揮蕭琦等白金各三百兩鈔一百五十錠文綺六疋指揮同知陳鏞等一十人白金各二百五十兩鈔一百四十錠文綺五疋指揮余事張敬等三十五人白金各二百兩鈔一百三十錠文綺四疋千戶鎮撫王英等各賜白金文綺鈔有差○封侯軍都督府都督余事孫洛為全寧侯誥曰夫勲舊世祿之家而能始終無過建立功名者自古至今

厥惟難哉爾孫洛父與祖開國將臣四征強敵實有功能朕念不忘俾爾常居左右以觀厥成又數年後授爾職謹敕小心未嘗有過近者命叅大將出師北虜乃能奮勇克成功厥以顯爾考可謂忠孝之臣矣嗚呼繼世維艱爾來勤勞無二既成世祿之功宜受無窮之福今特封爾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全寧侯食祿二千石以及子孫世世爾尚益加敬慎以保祿位傳于欽哉九月壬申朔航海侯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餘人出海運糧還自遼東○改封樂浪侯英子興為西京侯誥曰朕惟古者人臣盡事君之心堅許國之志其或臨於不測之難則不貪而生喪節寧殺身以仁故能垂名久遠澤及子孫爾漢興父英往者從征沙漠陷身虜庭守義不屈雖原敗軍之罪能懷死節之忠念其初心良可哀憫朕既加恤典茲特封爾與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臣柱國西京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以及子孫世世爾尚思乃父之艱難以忠立志以禮律身求祿位傳之後人爾其敬哉○越州土酋阿資與囉雄州管長發來等叛命總兵官西平侯沐英會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兵討之阿資者土官龍海之越州夷吾為苦宋部元末龍海居之部屬俱囉囉種王師征南時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龍海之遂遣子入朝詔以龍海為是州知州尋即為亂英以計擒之徙居遼東

至益州病死阿資繼其職益禁弩機花至是

甲午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口改建歷代帝王廟宇鷄鳴山之陽令崇山侯李新董之

十月壬寅南安侯俞通源奏雲南新附官民軍士田糧馬牛之數都指揮使司所屬官計一千三百一人軍六萬四千二人馬三千五百四十五匹屯牛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頭田四百四十三萬四千三十六畝糧三十三萬六千七百石布政使司所屬軍民九六萬三千七百四十戶糧七萬六千五百六十二石馬驛七十六所馬九百九十三匹

丁未征南右叅將靖南侯葉昇等征討東川平捕獲叛蠻五千五百三十八人

乙丑頒武士訓戒錄時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無所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鉏魔獎會金日輝張龍鍾會尉達敬德薛仁貴王君廓侯固懷恩劉闊王孝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茲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

丙寅命中山武寧王徐達子允恭襲封魏國公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子昇襲封開國公允恭誥曰朕觀古昔名臣當創業重統之時撫順推堅勤芳開國及天下甫定享有爵祿爰及子孫與國悠久若是者簡冊昭然歷歷可數朕自渡江以來

爾徐允恭父徐達天資挺特爲朕首將屢命出師四征奇謀

妙算席捲長驅使群雄束手不數年間廓清海內是以威名遠振勲業兼隆行賞驗功最於諸將故生賜公爵死受王封

雖古之名臣何以過此功然既成於前人業必傳於後嗣今持命爾允恭襲封魏國公俾承父業爾其永思前人之艱難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離水之道則神人共監福祿永昌敬之哉昇誥曰昔先王之定天下必剖符以封功臣使其子孫世祿與國咸休其立子之法論嫡而不論賢或無敵而立庶則論賢而不論長所以謹嫡庶者其意深遠矣爾常昇父遇春昔從朕渡江披堅執銳破摧鋒東征西討所向當先開拓之功十居七八天下大功定論功行賞爾父已逝時朕急於報功既追封爾父以王爵即以爾庶兄常茂襲封鄭國公使世其祿初不暇論其賢否奈何爾兄茂不知起家之難閱思報國之意虧忠遺禮自取黜免然爾父之功朕實難忘今特封爾昇爲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臣右柱國開國公食祿三千石以及子孫世世嗚呼居高位享重祿非忠孝者不能爾其以忠報國以禮律身益彰爾父之勤毋蹈爾兄之失則天必眷佑昌及子孫豈不與國同久敬哉母怠

十一月征南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等將兵討阿道平夷以其山勢峭陰密通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

山民往居卑午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

十二月壬戌進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王鳳陽定遠人其女兄歸開平王常遇春因隸遇春帳下長身類面言動異等輩臨陣突圍所向有功遇春甚獎愛

上亦以遇春故特推寵之歲壬寅授充管軍鎮撫甲辰授武德衛千戶乙巳轉親軍千戶吳元年授武德衛指揮僉事尋陞指揮使洪武元年冬陞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率兵征西番擒其酋長慶子三副使獲馬三萬餘匹牛羊十萬餘頭十二年秋班師封永昌侯十四年爲征南

右副將軍同穎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率師取雲南故元平章達里麻於曲靖而梁王巴匝剌兀爾密遁走死滇池次取大理鶴慶麗江建昌金蔭車里平緬地方萬里皆入職方王功居多十八年冊王女爲蜀王妃二十年正月爲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宋國公馮勝征北五月遇故元丞相納哈出於金山納哈出遣使約降一日期會軍門置酒飲與王同席因酌酒勸酬王解衣以衣納哈出不肯服王亦不飲酒爭讓久之納哈出覆酒顧其下不語鄭國公常茂察其中變因直前斫傷其臂擁至勝營其衆驚潰王率輕騎追至赤迷河降其衆數萬而還八月詔代宋國公馮勝行總兵官事分軍

駐錦川冬十月移屯薊州拜征虜大將軍二十一年四月進兵諭嶺而北至捕魚兒海直擄虜營虜衆驚遁獲其次子他保奴及妃主諸王大尉平章等二千四百餘人并寶璽金銀印車輛軍士家屬六萬九千餘口盡得其馬駝雜畜捷至上命通政使茹瑺等齎勅書往勞秋班師賜白金文綺論功行賞擬封王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

上聞之怒事遂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國公仍錫過失于券。是月朔叛酋阿資罕率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等率衆兵擊之斬其營長者滿已青

聖政記卷之九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丙子以鄧銘為西安護衛指揮使事銘
寧河武順王俞次子也

壬午會寧侯張溫北平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周興奏修
拓大寧等城成併大其規制大寧城門五城周三千七十丈
濠長三千一百六十丈深一丈九尺會州城門四城周一千
一百二十八丈濠長一千一百八十九丈二尺深一丈八尺
富峪城門四城周九百丈濠長九百八丈二尺深一丈三尺
寬河城門四城周八百一十三丈濠長八百五十九丈深一
丈五尺創蓋倉廩四十七所計五百五十間營房計七十五
百三十三間

丙戌改太宗正院為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為左宗
正今

上為右宗正周王為左宗人楚王為右宗人

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等復擊走叛酋阿資土官普明來
降時阿資退屯普安倚崖壁為寨友德以精兵蹙之蠻眾皆
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十三百餘人獲馬牛羊
五千三百餘頭阿資遁還越州

二月己未詔涼國公藍玉往四川修理城池整練軍馬都司
以下屬衛官軍悉聽節制又詔起信國公湯和與江夏侯周

得與節制鳳陽留守司并屬衛軍士每月三次訓練之唯也
田者不與

壬戌禁武臣不得預民事先是命軍衛武臣管領所屬軍馬
除軍民詞訟事重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
指揮耿良造樵樓令有司起發民丁料欵財物青州衛造軍
器亦擅科民財違越禁例於是詔申明其禁凡在都司衛所
遇有造作其千戶所移文達衛衛達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
司達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給毋
擅取於民違者治罪

上以四川民貧路阻險命畢節衛開屯耕種以自給特川民配

運艱苦故有是命

湖廣安福千戶所千戶夏德忠誘九溪洞蠻作亂詔東川侯
胡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帥師討之海等駐兵賊境界
獨潛兵出賊後掩擊之擒德忠送京師斬之命置九溪未定
二衛改大庸衛為千戶所

越衛察隴乾溪牛場苗蠻作亂穎國公傅友德等討平之
是月西平侯沐英遣都督齊正從穎國公傅友德擊阿資於
越州敗之斬其黨人頭并宗等五十餘人獲馬牛以十計阿
資勢窮走與母請降初阿資之道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
勇而我有一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

衛扼其衝要又分兵進捕至是勢窮遂降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征南將軍穎國公傅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衛所操練交德駐沅州申國公鄧鎮駐大庸魏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勝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晉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江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胡海駐保慶南雄侯趙永駐長沙宣寧侯曹恭駐豐塘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全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駐平黃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及忠州道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威俱駐長寧夷陽謝文德等曰西南重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樹叢密夏多霧雨其地氣蒸鬱蛇虺蚊蟲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病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附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勝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近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蠻夷使至爾等一如所論

戊戌南安侯俞通源卒通源字伯川鳳陽臨淮人號國公通海之弟通海初起兵見

上于和陽通源從其兄戎五年間尚幼已勇決膽力過人吳元

年克蘇州有功命為平章守江淮省洪武元年從大將軍徐達取齊魯克汴梁隴西諸郡通源功居多師還魏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爵南安侯食祿一十五百石賜以鉄券文曰朕觀歷代有父及其子兄及其弟皆為佐運之良臣者朕甚嘉之然世不多見朕自淮右起兵而駐和陽尔兄通海以所部舟師來附東渡大江如履平地乃克采石定金陵繼而兩平敵國勳績著焉何大功將集遽然先遊朕憫其勞追封為豫前作魏國公爾通源實其親弟因世其官以平章鎮于江淮從征中原多効勞力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餘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呼勤勞以立事功恭險以保祿位尚其日慎一日則富貴永延於世矣 從征四川靖沙漠定并肅通源皆預有功十六年命守雲南二十一年征蠻夷八月召還京師至是以疾卒卒後一年以嘗附權奸後為有司所論以死不之究云 改給事中魏敏卓敬凡八十一人為元源士初敏等給事中

上以其適符昔元士之數改為元士至是又以六科為事之本源遂改為源士後改為給事中

二十二年四月遣使勅魏國公徐允恭開國公常昇曹國公

李景隆靖海侯葉昇吉安侯陸仲亨東平侯韓勲東川侯胡
海南雄侯趙膺江陰侯吳高金寧侯孫恪平涼侯費聚於湖
廣各衛簡閱軍士練習備邊

丙寅置詹事府秩正三品

上謂吏部侍郎侯隆膺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
擇忠正賢良之士三代保傅之禮甚為尊嚴後世若唐太宗
為子擇師傅而李綱之徒直言正議頗有裨益今東宮官屬
詹事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兵部尚書唐鐸為人謹厚有德量
宜當茲任其以鐸兼詹事仍食尚書之俸

五月癸巳遣使責勅往諭故元遼王阿禮失里等曰覆載之
間生民之衆天必擇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禍淫始至今
無有僭差人君能奉天道勤政不二則福祚無期若怠政殃
民天必改擇焉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而勢分南北奈何
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於草野戡定朔方撫有中
夏混一南北建其後嗣不君於是天更元運以付於朕自即
位以來今二十餘年爾阿禮失里等知天命有歸率衆歸附
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求歸之臣民悉加優待况爾本元之
親屬者乎今持於太寧等處立泰寧福餘朵顏三衛以阿禮
失里為太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撒男奚
為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

所部以安畜牧自古胡人無城郭不屋舍行則車為屋止則
毡為廬順水草便騎射為業今一從本俗俾遂其性爾其安
之

六月癸亥置興隆衛隸貴州都指揮使司初其地屬狼洞黃
平安撫司至是蠻民作亂額國公傳交德討平之遂置衛命
府軍左衛指揮僉事胡質領兵守之

丙子先是故元知院規怯來等既降遣使責印各授以武職
而其丞相失烈門猶豫不肯受命數稱疾不與使者相見至
是

上聞之勅禮部曰朕削平禍亂以七天下二十餘年而朔漠尚
未靖迄命未昌侯藍玉等率師直度大漠俘虜其衆虜主脫
古思帖木兒逃竄北歸未達和林為也速失兒所害惟知院
規怯來等擁兵自固去逆效順率衆來歸朕旋給印章各授
以職而失烈門稱疾不與使者相見爾禮部可移文往諭控
怯來若失烈門有意南來可令入朝決意北嚮從其所欲古
之人有殺身亡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家而求生者人之志
固有不同不可強也○是月征南將軍額國公傳交德有疾
命還京師尋召從軍諸將皆還○聞國公常奏辰州所屬
籍民丁編軍部援例人月給五斗訓練者合給月糧未有定
數戶部援例人月給五斗

十月辛酉東川侯胡海等還京詔以靖寧侯葉昇獨能擒賊首夏德忠賞鈔千錠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文綺三十疋海與普定侯陳桓等賞次之○命故安陸侯王志子威肇昌侯郭子興子振各襲父爵誥命咸曰朕觀自古虎臣奮威勇取功名善其始終者鮮矣而功業及於後人悠久勿替者為尤鮮尔王威父志早負勇果之資從朕渡江東征西討屢著勲績及天下已定行賞論功位膺侯爵既復以壽終于家豈不為善始善終者乎勲既著於當時福必延於後嗣今尔威服除命爾為安陸侯以承父爵尔其誠以立志忠以為國則神人鑒悅父業益彰而祿位悠久矣敬哉毋怠誥命振曰昔武王定天下也將有起群師者分茅以侯子孫相繼與國終始朕每觀之載籍未嘗不欣慕焉尔郭振父子興自幼驍勇從朕渡江當開創之時宣忠効力為國勲臣朕遵先聖之典雖無分茅列土之人錫以侯封食以重祿子孫相繼冊書鈇券明有誓言前歲以疾終于家爾振今既服除特命襲封肇昌侯以承父業嗚呼眠霜卧雪拓土開疆爾父之功非一日所積爾宜其思前人之艱益懋厥功以保祿位與國同久豈不美哉故之無怠

八月戊戌監察御史蔡新奏數在京諸司官吏案牘有稽違者請逮問之詔貸其罪但移文責報惟國子監翰林院太常

寺太醫院皆勿問

癸未

天壽節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群臣於華蓋殿皇太子宴國戚及東宮官屬于文華殿高麗遣使貢方物進表賀

九月開國公常昇奏辰州

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

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

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焉

河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丙寅宣德侯金鎮宣寧侯曹泰安陸侯王威陸安侯吳傑往

湖廣諸處訓練軍馬各賜鈔五十錠

上以河南彰德衛輝歸德山東臨東昌諸處土宜桑萊民少而

遺地利山西民衆而地狹故多貧乃命後軍都督府詹事李

恪等往諭其地民願徙者驗丁給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復

令工部榜諭

乙亥特賜韓國公李善長鈔千錠○命通政使司經歷楊大

用使百夷初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沐英率兵討之思倫發九在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網等至雲南言往者叛逆之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刁廝郎刁廝養所為乞貸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乃遣大用貴勅往諭思倫發曰麓川僻居西南遠在萬里非中國也豈特麓川為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慕願崖俯飲川澗歎形夷面畧無倫理曩因故元遺孽梁王不順天道擅生釁隙誘我邊陲藏匿有罪誑惑愚民以倡禍亂延及良民故地雖荒遐人雖化外不可以不征遂命征南將軍傳交德等帥甲士三十萬往問其罪於是雲南悉平獨爾思

倫發復效尤梁王納我逋逃又數年失金齒景東之後皆爾所致朕為爾欲圖人民廣地土與中國較勝負故教生釁隙繼命諸將率師也營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邊之罪不由於已皆刁廝郎等所為未審其果然否爾雖言歸誠於心實懷不軌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乎如或釋憤當躬修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罪之師土酋各保世祿不然則旌旄所向醜類為空大用既至麓川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分物入貢謝罪大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廝刁廝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

十二月己亥申嚴巾帽之禁九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帶雨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搥腦官下舍人弁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十二月命定遠侯王弼往山西惟武侯周武往河南全寧侯孫恪往陝西俱練訓軍馬聽征漠北

己酉授六尚局官官勅曰朕觀帝王之治必自齊家始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國平天下者周之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以婦職之法效九卿各有所司非細故也朕起自布衣陟尊位而於內治之道不敢忽焉是以內設六尚以職六宮斯列聖相繼之道也近年精選民間淑德入宮者數人使兼六尚事人各克勤事多周備今特命某為某官尚凡遵前規慎守乃職毋怠毋忽其外有家者女子服勞既多或五載六載歸其父母從與婚嫁婦人受命年高者許歸以終天命願留者听其在宮閑及有見受職者家給以祿視外品等差

庚戌魯王檀薨

上第十子也生兩月而受封幼聰慧好文學善歌詩年十五之國服金石藥致毒傷目至是疾作而薨計開詔議喪禮制禮部尚書李原名等奏曰考之宋制宜輟朝五日

皇帝於諸子無服宜素服五日而除諸王薨衰期年以日易月皆十三日而除素服期年世子郡王服與親王同公主服齊衰期年中嫁者服大功九月郡王服同公主諸王妃及靖江王世子郡君皆服小功五月服從之尋賜謚冊曰朕惟有天

下者必封建諸子而藩屏帝室所望恪守彝訓求終天年而或有不如願者豈足慰朕心爾善教自孩提期于成立及年既長遂錫魯封夫何之國以來體此匪人怠於政事嘗屈法伸恩冀省國咎乃復不知愛身之道以致大折生封死謚古典昭然嗚呼父子天性也謚法公議也朕於爾親雖父子詎得以私恩廢公議今特謚爾曰荒昭示冥漠用示方來

癸丑魏國公徐允恭曹國公李景隆自湖廣練兵還

丁酉賜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鈔各千一百錠長興侯耿炳文鈔千錠平涼侯費聚例不當賜特以勲舊之臣半給之輝祖舊名允恭賜改今名

庚申賜信國公湯和鈔千一百錠

上以故元兀納失里大王居和林之西因命來降太子八都鎮撫澤都帖木兒往招諭之曰昔中國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餘年後其子孫不能致天變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達達回回諸番君長盡平定之後太祖太孫以仁德著稱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諸番國歸

於一統百年之間其意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自脫觀帖木帖皇帝即位政出權臣法度廢弛是以上天降亂民墜塗炭草野間豪傑因而並起朕時在淮甸見民生匪寧乃與鄉黨豪傑糾合士馬不四五年群雄悉定故元番將降附者接踵而至凡兩遣兵直抵漠北時稱帝者脫古思帖木兒奔往也速迭兒之地遂遇害其餘士馬為知院捏怯國公老撒忒相失烈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降附朕處於美水草蕃畜牧之所俾安生樂業朕今主宰天下遣使誥諭爾兀納失里大王知之如有所言使還其具以聞朕有以處之○徵士梁寅卒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世業

農家貧能自立於學由是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不復念營進金陵至錢塘一時名士多願與之交辟為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以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分為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之書成賜以金帛將授以官寅以老疾辭許之寅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多士從之學相與稱為梁五經至是年八十二歲以十二月卒所註有周易恭議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議及漢唐以來君臣事各宗元史節要及石門集行於世

二十三年正月命額國公傳交德為征虜前將軍南雄侯趙庸為左副將軍懷遠侯曹興為右副將軍定遠侯王弼為左

叅將全寧侯孫恪為右叅將赴北平訓練軍馬听令上節制時先已遣定遠侯王弼往山西練兵因勅弼以山西兵听晉王節制

已以康鎮為寧右衛指揮使鎮新國公茂才仲子也

庚午遣鳳翔侯張龍榮陽侯鄭遇春平京侯費聚龍江衛指揮同知徐恭等往雲南置驛傳各賜鈔有差

辛未命長吳侯耿炳文往山西訓練軍馬調遣征伐仍令布政使司預備西京井肅農具種子以給軍士屯種○信國公

湯和自鳳陽來朝得風疾留京師是日

上幸其第視之

辛酉降翰林學士劉三吾為國子監博士侍講學士葛鈞為國子監助教時三吾等受命授晉王世子經吏部侍郎侯庸劾奏三吾等在職怠惰宜黜降別用

上曰儒者不任劇事俱令教國子未幾俱復職○時蜀王椿奏西方蠻人作亂燒里崖閬且寇掠不止已遣都指揮瞿能同知徐凱統兵一萬三千人從涼國公藍玉往大渡河邀擊之

○遣賜勅諭右叅將全寧侯孫恪率長興侯耿炳文所操軍馬往會征虜前將軍額國公傳交德北征○額州府山賊夏

三等連結湖廣諸洞蠻作亂命東川侯胡海充總兵官曹定侯陳桓為左副將軍靖寧侯葉昇為右副將軍率湖廣各衛軍士三萬三千五百人討之○賞延安侯唐勝宗鈔一千錠以平苗蠻之功仍命同鳳翔侯張龍往黃平平越鎮遠貴州諸處訓練軍士提督屯田相機征勦餘蠻

辛卯遣都御史鉄古思帖木兒賁勅往諭故元丞相咬住太尉朵兒不花知院何魯帖木兒等曰前歲朕古思帖木兒北行聞至嶺北禍生不測和林以南消息不知以此常遣使入沙漠尋訪近聞爾等所在遣都御史鉄古思帖木兒往諭爾等元朝氣運已終汝等領亡散之衆在草野無所歸度日甚艱然不敢南來者意以嘗犯邊境故心中疑惑且如納哈出在遼東前後殺掠守禦官軍二萬餘人及後來降封侯爵大小將悉加官賞朕何嘗以為讐也但邊境寧靖百姓安樂即是好事今已令和尙國公幹因帖木兒平章曉以朕意思知之汝等勿疑領衆而來必擇善地使汝安居各遂生息豈不美乎若猶豫不決坐失事機大軍一至恐非汝之利也丞相忽客亦怯薛官人阿憐帖木兒大尉朵兒不花國公索蘭奚司空把秃平章卜顏帖木兒賁刀赤知院脫歡答里牙赤八山訛刺八十卜帖木兒哈刺兀失貴力札刺兒台捏兀思幹羅不花等悉令知朕此意

二月丁酉國子祭酒宋訥卒訥大名府清縣人其父壽卿仕元為陝西行臺侍御史訥讀書記問該博登元至正癸卯進士第任鹽山縣尹入國朝為國子助教洪武十五年五月陞翰林院學士命撰國子監宣聖廟碑文稱旨實責甚厚十一月改文淵閣大學士訥在位頗以年老怠事嘗寒附大火燎脇下衣至膚始覺

上聞之製文警訥曰脇者脇也豈尔居內相不能脇助人主為政而致神怒若此耶訥頓首慙謝十六年轉朝列大夫國子祭酒乃嚴立學規諸生知畏敬

上由是持厚養之至是以疾卒命礼部致聘諸司致祭仍遣使護其柩歸葬所過郡邑皆祭既又遣行人臨祭其家有司為治墳塋後命其子復祖為司業學者崇之

庚子命禮部翰林院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海瀆即以嶽為正次海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於是禮部為圖以進使頒之諸國復命東海則

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

癸卯省給事中彭與民等罪先是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爾等朝夕在廷觀法司議刑犯者必法斷之使不善者人人思過相勸為善則庶幾刑措不用奈何小人玩法罔畏今朕欲爾等父兄伯叔來朝觀朕所行歸諭鄉

里使民無犯于法皆所勸實為美事至是與民之父九霄來朝適與民生事繫獄乃上表陳情曰天地至仁風雨霜露無非化育聖人至仁禮樂刑政無非治道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乃武乃文清六合以一寰區掃群雄而基大業居尊御極体道行仁四海沾恩萬方蒙化顧臣子與民生居陋巷長自寒門十三入縣庠而肄業十九登冑監以授成功早蒙教育之恩爰居近侍之職奈何紀旨意而增減失實覆軍籍而奏報不明一死攸宜百身莫贖臣頃居草野奉旨來朝適於引見之晨值其執退之日憐其愚昧至切心懷盖因幼失教養之方是以長無卓勵之志伏願

陛下青災肆赦廓天地好生之德屈法伸恩遂父子肥愛之私俾磨勵於歲年或改過於萬一如其怙終請寘于法

上覽表憫其情宥之於是同犯者十七人皆獲免又賜其父兄來朝者鈔五錠遣還九霄尋以病卒命有司歸其喪于鄉

戊申涼國公藍王以擊破西番蠻人遣指揮須勝至京獻捷并奏富州雜道蠻人攻圍大渡河千戶所亦討平之梟土官副使觀著等俘其男女數千人詔賜王白金五十兩文綺帛各六疋鈔六十錠○涼國公藍王克散毛洞擒土酋刺惹潭大旺等萬餘人

乙丑

上命率師出古北口征虜前將軍穎國公傅立德左副將軍南
雄侯趙肅右副將軍懷遠侯曹興等各以所部從

三月申定官民服飾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禮部
尚書李源名國子司業龔敷參酌特宜傳存古意源名等議
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衣長自領至齋去地一
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襠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
武職同耆民儒士生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
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
寸袖襠廣一尺袖口僅出拳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
五寸袖襠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命頒示中外

庚午雄武侯周武卒於河南命歸其喪所過郡縣致祭仍賜
麻布百疋賻其家追封汝國公謚勇襄武開州人僑居江陰
歲丁酉六月守禦常州衛元帥麾下馬軍參將轉馬軍小校
乙丑七月除驍騎衛百戶尋陞千戶吳元年擢虎賁衛指揮
僉事洪武三年十一月陞本衛世襲指揮同知賜誥命五年
十一月授金吾後衛指揮使八年九月陞大都督府僉事十
四年論功行賞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雄武
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二十二年十二月命武佐河南練兵是
年正月詔武領中留守司河南都司兵從晉王北征未行疽

發背卒子興襲職授龍江右衛指揮同知○以鄧余陳紀王
城金志為尚賓司丞余申國公鎮之弟紀臨江侯德之弟城
安陸侯志之弟也志宣德侯鎮之弟也

丙申潭王梓計聞王

上第八子生二歲而受封又十五年而之國幼聰敏好學善文
常召國內儒臣設醴賦詩品其高下而賞與之至是其妃與
民家坐事王不自安

上遣使慰諭且召之王不俞旨即與妃自焚死無子國除

四月命戶部奪吉安侯陸仲亨臨江侯陳德舊賜公田租入
官追逮二家○從驗其歲收實數既而俱釋之佃人貸而未

償者皆蠲之○涼國公藍玉奏請訓練軍卒往征西番合用

盈甲一萬詔從之命工部遣人運至軍中○置龍里衛指揮

使司初龍里設長官司以土官何善署司事至是命鳳陽侯

張龍領兵置衛尋改為軍民指揮使司癸丑命東平侯韓勳

西京侯濮瓖濬陽侯察罕左軍都督府僉事王憲往東昌等

處訓練軍士

戊午改徽州千戶所為新安衛指揮使司○閏月詔穎國公
傅立德以故元降將孫兒不花部落悉從入關其將校送京

師仍給以戰襖襲衣○置大田軍民千戶所隸施州軍民指
揮使司先是藍玉奏毛散鎮南大旺施南等洞蠻人叛服不

常黔江施州雖有衛相去懸遠緩急卒難應援今散毛地方大水田與諸蠻相連置千戶所守衛至是千戶石山等領苗陽土兵一千五百人置所於大水田而鎮之

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年服制不許奔喪但遣人致祭從之○會寧侯張溫還鄉賜白金五百兩鈔千鈔文綺十五疋○京國公藍玉平施南建忠二宣撫司叛蠻初蠻人數叛結寨於龍江王遣都指揮徐玉將兵攻圍之擒宣撫覃大信餘蠻退走依山寨自固至是王復分兵破其大小諸寨殺獲蠻酋男女一千七百八十餘人蠻地悉定

丁丑舳舻侯朱壽二字與能俱犯法當死
上以壽勲勞特宥之

丙戌命安慶侯仇成子正襲父爵詔曰自昔人臣未達身居田野不異庸人雖有智能何所施設一旦得其依歸奮威勇於開創之秋立功名於矢石之下子孫世祿與國同久名垂簡冊豈不偉哉爾仇正父成從朕以來勤勞歲月東征西討累有成功代彭蠡之役厥績尤著所以生錫侯封死褒公爵

攷之古人未有過焉然功既成於前人福必延於後嗣今特命爾襲父爵為安慶侯爾其以礼法檢身以忠孝立志堅確一誠則人神鑒悅祿位悠久矣○賜鞏昌侯郭子興鈔千錠俾建第宅○賜宋國公馮勝并江夏侯周德興永平侯謝成定遠侯王弼會寧侯張溫武定侯郭英江陰侯吳高鶴慶侯張翼崇寧侯李新安慶侯仇正南雄侯趙庸鈔各二千錠○置平壩衛指揮使司於貴州威清驛以金鎮為指揮僉事領兵守之鎮宣德侯朝興子也十八年襲侯爵至是坐奪授今官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癸巳朔遷戶部尚書楊靖為刑部尚書沈潛為工部尚書趙勉為戶部尚書秦達為兵部尚書俱賜詰仍詔今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揚靖詰曰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從者衆違者寡而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欲使天下之人皆為善而無罪共樂天下之樂有不然而故又張刑制具以齊之既而法行則賞當其功罰當其罪民日遷善而去惡於是上下相安和氣充溢天地清寧可謂咸亨於乎相繼之君臣罔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特簡刑以治之法縱民玩故奸者得以自恣良者含冤而受暴雖欲善治反不可得矣以斯君臣貪之心非不仁蓋慮淺而見薄亦欲天下治耳不期倒置為世之大病也此鄭子產所以

有政猶水火之喻而焚溺之戒可謂周於人情而熟於事理者也故治國者必擇仁人以治刑蓋非仁人執法國務之繁由此而生朕甚憫焉咨爾資善大夫楊靖食曰可今特授爾為刑部尚書爾其敬慎体道惟明允允古哉沈潛詰命昔聖人之世淳朴民俗敦厚宮室什器制不飾華故所司之工皆無奇技淫巧然而工務其簡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再為一廢而無再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是而官稱賢君裕聖後之人受職任事則不然矣凡臨事之際或務為淫巧以勞人或假公營私而害政所為如斯豈有福臻而愆消者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任必在得人今朕設工部必法古制特以爾縉為工部尚書當故事信工無弊上下汝為良哉趙勉詰曰昔君天下者首建倉庫府庫備振儲藏金帛以待軍國之需庶職之祿給也故必設官以司之古稱天子當有四海所以招滿盈示儆戒也若奸臣在君側左右使掌之動以富為首言則君悅富而妄費不問民瘼之艱辛若賢人必欲致君者當數奏府庫之儲乃民之膏脂一有妄費道德虧矣知斯艱難謹其出納則府庫倉庫必有餘而祿給克軍食足民無橫歛國有常經大道彰君德美矣至於戶口之登耗必當盡心朕於是職必惟其人今特命爾為戶部尚書於乎量入為出毋擾于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奉達

詰曰兵始黃帝列聖繼之而君之軍六諸侯之軍三大將軍率之左右副將軍副之偏裨二將參贊之其諸戰將則為隊長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康然將之職有繁則受命而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過之等第必有屬焉故立兵曹以總其務所務者甲仗精旗幟明戈矛必行兵行勇報為之先橋梁舟車無不具備前期清道使無暴尸則軍士氣壯武勇自倍於斯之職非忠良之士莫稱此任朕今命爾達為兵部尚書爾其敬慎乃職無怠於事使兵備修明則朕惟爾嘉懋哉未幾復以潘為兵部尚書達為工部尚書○詔遣公侯還鄉魏國開國魯國宋國申國潁國六公各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永平南雄崇山懷安鳳翔定遠安慶武定鞏昌鶴慶十侯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五千錠文綺三十疋○監察御史劾奏大師韓國公李善長罪狀先是明惟庸謀亂密遣元臣封續使于元主及惟庸誅俱不敢歸後求昌侯藍玉敗元兵于捕魚兒海獲續善長匿不以奏至是有告言之者捕之下獄訊得反狀及善長私書刑官請逮問善長詔勿問於是監察御史劾奏善長始由小吏遭遇龍興無介冑之勞匡輔之德皇上念其間里舊人艱難危從服勤左右多歷年所賜之公爵位極人臣祿及子孫恩覃骨肉而善長未嘗隱匿尸位素餐

楊憲謀叛若罔聞知胡陳不軌又為謀主

皇上累加曲貸恬不知恩今按得封績往沙漠私書有善長手跡大逆不道罪狀甚明

天恩寬大尚存矜恤王法無私罪在不赦不報

庚子監察御史復請按問大師李善長罪并其從子佑伸

上不得已下佑伸獄會善長家奴盧仲謙等亦發善長素與惟

庸往來狀惟庸初為寧國知縣時善長為太常少卿惟庸

以金三百兩謝之及惟庸欲謀反善長陰遣家奴耿子忠等

四十人從惟庸惟庸皆尊與金帛以古劍謝善長此言且回

回國所獻者又以玉酒壺玉刻龍螭蟠桃玉盃奉善長而告

安侯陸仲亨家奴封帖奴等亦告亨及延安平涼南雄侯等

皆與惟庸善長為黨自意謀約日作變事皆未發

上曰大師輩果有是耶命廷臣訊之具得其實群臣奏善長等

當死

上又不許復令法司官識之仲亨等皆具伏

乙卯太師李善長自殺先是善長有過詔累宥之善長益恃

恩時京民通惟庸作亂者法當從違善長受奸民賊數奏請

給其親又從掌都督府事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營第

宅和探臂大怒曰非奉命太師敢擅發兵耶善長慙謝至是

事敗善長亦危懼

上詔慰諭之復召詣奉天殿語以開基創業之際為之流涕復至右順門

上謂群臣吾欲宥李佑等死以慰太師太師年老暮無以為懷

群臣復奏善長開國舊臣任寄腹心親托骨肉而所為如此

臣等考其事又狀甚明故敢以奏

上曰法如是為之奈何善長大漸曰臣誠負罪無面目見百官

矣乃撫遣歸第賜佑及陸仲亨等死善長遂自縊

上命以禮葬之厚恤其家子祺為駙馬都尉後卒於江浦孫茂

今為指揮僉事○都司安撫司毛散撒洞長官司蠻氏作亂

京國公藍玉遣鳳翔侯張龍等兵討平之給雲南諸衛屯牛

先是延安侯唐勝等往雲南訓練軍士置平溪清浪鎮遠偏

橋興隆清平新添龍里威清平壩并南康安莊平夷十三衛

屯守而耕牛不給勝宗請以沅州及思州宣慰司鎮遠平越

等衛官牛六十八百七十餘頭分給屯田諸軍至是詔給與

之

戊辰額國公傳友德等還詔將士各還原衛

已巳詔鳳翔侯張龍還京先是命龍往雲南置驛傳既而命

同延安侯唐勝宗於雲南訓練黃平平越興隆鎮遠貴州等

衛軍士經理屯田討捕未附洞蠻至是召還○施南宣撫司

土官覃大勝作亂京國公藍玉移兵討之擒大勝及其黨男

女八百二十人聯送京師磔大勝于市餘黨謫戍開原給行糧冬夏衣遣之詔禮部制公使伯也戍百戶印及勅以鉄冊先是

上以公侯伯於國有大勲勞人賜卒百十有二人為從者曰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其還鄉設百戶一人統率其軍以衛護之給也戍之印俾其自耕食復賜鉄冊曰業者朕與群雄並驅諸將中拔其出群者為帥首以統軍當是時發號施令所至推堅撫順敢有五十步笑百步者斬是令既行三軍莫敢違巡間有違者法必不貸自渡江以來平定天下今三十有餘年矣念諸將老矣令其衣錦還鄉特命爾等為百夫長

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衛護其家侯其老壽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其也戊爾尚欽哉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額國寧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瀋陽航海全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特號鉄冊軍○復賜魏國公徐輝祖鈔四百錠額國公傅文德鈔五百錠

丙戌命東宮司經局官制礼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本朝祿增多於唐宜從其裁減自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本朝○命駙馬都尉歐陽論往湖廣雲南給賞南雄侯

趙庸所集兵十七萬九千五百餘人鈔各三錠

七月壬辰

上御護身殿觀大學之書謂大臣曰治道必本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脩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脩而人化之使好仁者耻於不仁好義者耻於不義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風俗陵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為惡國家欲長治久安不可得也○命西涼侯濮興往臨清訓練士卒○鶴慶侯張翼懷遠侯曹興征北還詔賜之鈔翼四百錠興三百錠

已亥詔景川侯曹震還鄉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

三十疋鈔千錠尋以鳳陽故官田宅賜之○河南開封府封丘縣民劉安受進禁書五符太乙書一十種景佑太乙書一十卷附陶金歌太乙新曆十晶太乙各二卷九宮太乙入運太乙草葉太乙法太乙神算五福十神太乙各一卷太乙局成書二卷遁甲書六種景佑附應經六壬心鏡癸法局癸癸法符六甲乾經奇門五總龜各一卷六壬書十種兵長賊曆玉鈴法中黃五變經草裏尋針决心印請大六壬断决雜六壬書東方朔射覆禽書各一卷

癸卯命景川侯曹震往西川理軍務時已詔震還鄉未及行復有是命震因奏成都護衛官多缺員者

上命與蜀王同京國公藍玉戮取征南將士曆年久而獲功多者以名聞自指揮金事至總旗進陞一等其有亡失軍士數多者不在陞轉之列所定職名令兵部授准之尋詔京國公藍玉還京○賜濬陽侯察罕鈔四百錠

乙卯命陸安侯吳傑往湖廣長沙府訓練軍士籍其土軍凡一萬八千二十三人分隸平壤威清諸衛

八月甲子航海侯張赫卒赫鳳陽臨淮石亭村人少有勇畧元末兵亂赫聚衆自稱千戶

上起兵濠州赫率衆來附甲午取滁州陞萬戶乙未破和州從上渡江克采石太平陞管軍總管丙申從征藍子海牙水寨破

陳瑄先嘗克鎮江丁酉從徐達克常州授定遠將軍毗陵翼元帥瑄從常遇春征襄陽甲申從克武昌丙午從達下湖州圍張士誠于蘇州吳元年克蘇州復從湯和取慶遠皆與有功洪武元年授福州衛指揮使二年率兵備倭寇於海上三年陞福州衛指揮同知六年率舟師巡海上遇倭寇追及於琉球大洋中殺掠甚衆獲其弓刀以還九年調興化衛十一年陞大都督府僉事總督遼東海運二十年九月封航海侯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勲柱國二十一年復督運遼東至是卒追封恩國公謚莊簡誥曰昔興王之臣竭忠效勞功業者於當時者生則享爵祿之榮死則

膺褒封之典爾赫從朕渡江三十餘年東征西討累有戰功週年漕運涉歷風波厥職尤著朕嘗封爾侯爵以報勤勞今者因疾壽終于家朕念相從之久用導儀典追封爾為恩國公謚莊簡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士申京國公藍玉還至京以平番寇散毛洞蠻功賜鈔千錠仍贈祿米五百石尋詔玉還鄉賜鈔三千五百錠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十兩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仍命工部具舟送之九月辛卯詔長吳侯耿炳文還鄉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十兩文綺三十疋鈔十錠○加封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三代皆王爵先是

上思勲臣開國之功雖加封爵未足以盡報功之典仍命翰林院侍講學士葛鈞等考古制以聞鈞等奏宋制功臣韓琦生封魏國公歿後追封魏王韓世忠生封韓安郡王歿後封蕞王考其先世止封公爵王及三代別無定制本朝開平王常遇春三代俱封王爵出自特恩難為定例其達等三代追贈合依宋制

上謂中山岐陽皆開國大臣宜如開平王例三代俱封王爵自今凡開國功臣死後俱追三代其襲爵子孫非建立奇功者生死止依本爵者為今於是中山王曾祖祖父俱封中山王曾祖母祖母皆封中山王夫人岐陽王曾祖祖父皆封岐

陽王曾祖母祖母皆封岐陽王夫人賴國公傳交德江國
公吳良海國公吳禎鄆國公韓政黔國公吳復翼國公悅成
樂浪侯濮英統國公俞通海三代皆封公爵全寧侯孫恪景
川侯曹震會寧侯張溫崇山侯李新長興侯耿炳文等三代
皆封侯爵丙申魏國公徐輝祖等奏三代蒙恩俱已加封王
爵其舊誥宜繳納

上命毀其舊誥令中書舍人更以新誥給之於是魏國公徐輝
祖曹國公李景隆賴國公傅交德宋國公馮勝京國公藍王
安慶侯仇正江陰侯吳高安陸侯吳傑靖海侯吳忠景川侯
曹震西涼侯濮瓊東平侯韓勳崇山侯李新全寧侯孫恪會
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江夏侯周得興懷遠侯曹興等繳進
舊誥凡百二十八道

壬寅封中軍都督府食事桑敬為徽先伯誥曰古者英雄欲
立名於天地間必待時而出上佐人君開拓海宇奮不顧身
以成其志天下既定則防姦禦侮益盡忠貞上下之間求樂
治安故能應爵貴於當時垂美名於悠久朕當群雄鼎沸之
秋提虎旅東渡大江爾桑敬父世傑率舟師來歸由是被堅
執銳數著勤勞既而歿于戰陣已贈侯爵然而功在國家朕
不能忘遂陞爾為中軍都督府食事傅承先業爰從征伐克底
成功茲又擒除奸寇疎觀內外豈不彰美前人朕嘉爾忠特

封為推忠協謀武臣龍虎將軍士護軍徽先伯食祿一千七
百石子孫世襲其格遵理道益堅奉上之成則神人鑒悅
福祿永昌矣

戊申宋國公馮勝京國公藍王定遠侯王弼懷遠侯曹興江
夏侯周得興武定侯郭英以朝賀

上壽聖節還各賜鈔百錠○賜徽先伯桑敬鈔六十錠俾還鄉
營第宅都督汪信陳用劉貞各三千錠

十月辛未陞尚寶司丞何宏為少卿以太子洗馬詹綏為尚
寶司丞宏東莞伯真之次子綏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徽之
子也○東川侯胡海等討賴州賊夏三等平之斬首三千七

百級生擒要人萬三千四百人追擒夏三俘其黨又三千五
百餘人遂班師還京

戊寅詔刊行韻會定正特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
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詔古今韻會
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焉

辛巳賜誠意伯劉基孫薦及基次子仲景金織文綺襲衣馬
鞍靴襪仍令薦還鄉省墓

甲申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景川侯曹震

南還各賜鈔伍百錠賜從征宣寧侯三侯黃金各二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三十疋鈔一千錠還鄉○封右軍都督府都督食事張銓為永平侯誥曰大丈夫志於功名者必夙夜勤勞始終無怠方能建立功業流芳千載朕歷觀千載之名臣未有不由斯道而能然也爾都督張銓自結髮從朕渡江東征西討數著勲勞至今三十餘年而蒼顏皓首矣昨命從大將軍征西南諸蠻尚能不憚鞍馬之勞驅馳矢石之間奮勇當先一鼓而破強悍之夷年雖高矣志實壯哉非始終無怠者安能如是今特封爾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永平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以報功能爾其敬哉銓鳳陽侯遠人甲午從軍充滁州充列校士寅陞百戶從戰鄱陽丙午陞千戶吳元年累功陞和陽衛指揮僉事及征中原破沂州下濟南以功陞本衛指揮同知洪武四年征西蜀陞指揮使調羽林衛五年拜大都督僉事十三年調右軍都督府十四年征雲南還以事左遷福州衛指揮僉事十九年復為右軍都督府僉事至是征雲南有功始封侯爵○追封宣寧侯曹良臣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右柱國安國公謚忠壯并改封其三世祖父皆安國公妣皆安國夫人十一月庚戌以重慶府永平縣知縣王佐為翰林院侍讀賜衣靴襪

乙卯置景東蒙化二衛先是永昌侯藍玉守大理已命景川侯曹震駐楚雄景東土官俄陶來降就令為景東知府後百夷土酋思倫發叛率眾據景東特俄陶走大理自崖川西平侯沐英討之大敗其眾思倫發懼請降遂復景東之地至是英奏景東乃百夷要衝蒙化州所管大頭字青等亦梗化不服俱宜置衛以錦衣指揮僉事胡常守景東府軍前衛指揮僉事李聚守蒙化上從之命守洱海衛都督僉事祝哲領兵會都督馮誠往置二衛就以胡常等守之俄陶仍其舊職十二月癸亥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僞貨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吾等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上曰愚民犯法如嗜飲食嘗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上曰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行殺立威○高麗國貢玳瑁筆分賜翰林學士劉三吾侍讀學士葛鈞等甲戌福建布政司進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初

上命禮部遣使賻天下遺書今書坊刊行至是三書先成進之
戊子國子生程通言其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他子
孫侍乞放還鄉里俾得就養
上憫其志從之

洪武聖政記卷之十

起洪武二十四年盡洪武二十六年

洪武二十四年正月戊辰勅額國公傅文德佩征虜將軍印
克總兵定遠侯王弼克左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克右副將軍
於邳徐滕充濟南平山德州樂安及北平都司屬衛選精
銳軍士訓練以備邊越三日陞解賜文德等白金各三百兩
鈔二百錠○戶部尚書趙勉言右軍都督張銓已封永定侯
頒賜誥券其食祿一千五百石未嘗錫予詔以松江府官田
給之

庚戌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東川侯胡海懷遠侯曹震鶴

慶侯張翼靖寧侯葉昇會寧侯張溫江陰侯吳高來朝正旦

御辭歸各賜鈔公百錠侯五十錠○擢河間府景州儒學學

正胡委安試國子祭酒

癸亥賜永定侯張銓鈔八十錠令初造居第

三月遣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涼國公藍玉徽先伯

來敎都督馬鑑指揮嚴麟朱名徐質陝義勲衛徐增壽往陝

西等處防邊賜鈔有差

乙未命靖寧侯葉昇練兵于甘肅賜鈔一百三十錠○命故

誠意伯劉基孫應麟爵誥曰昔者元運既終家雄鼎沸海內

瓜分當是時士大夫甚衆然汎汎從人者亦多所以賢智之

士必擇人而歸以樹勲業冀安生民豈易從人而輕滅姓氏者耶朕曩與群雉並驅數年之間異教而擅征伐者不可勝數孰辨其偽爾祖誠意伯劉基乃括蒼之士居勦敵之壘密通山寨一聞朕命乃間道蕙程星馳來歸陳歷數之有在議戡定之機及措安黎庶之道其為人也義氣凜然人莫敢犯所以父子相繼歿於奸邪荼政之時可謂不移其節矣初受伯爵以終身因其節不移今特以前爵授爾薦為誠意伯增祿三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爾其欽哉

丙辰命齊王搏率護衛騎兵於開平近地閃獵諭之曰山東都司各衛騎士皆從總兵官額國公傳交德調發爾毋相參

遇有戰開可自為隊或在總兵官左或在其右有膽畧則當先無膽畧則繼後若奏凱之時寧使諸將言功勿自矜伐八月終秋高水冷人馬入關爾亦回京

四月詔更定侍班官制禮部奏定今後文武官除奉旨文華殿啓事外凡遇今陛殿各用禮鞋照依品級侍班如有違越失儀者從監察御史儀禮司糾劾東班則六部堂上官各部掌印官都察堂上官十三道掌印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太常寺應天府正佐官翰林院學士侍講脩撰編修春坊學士光祿寺欽天監正佐官尚寶司大醫院官五軍斷事官錦衣衛指揮各衛掌印指揮給事中中書舍人○遣使命今

上督額國公傳交德收捕番將阿失里等且諭之曰今上天垂象甚切須休天心凡北平護衛及都司各衛隘口必當整備士馬精銳器械嚴為守備不可怠肆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兵部試尚書如瑋等奏曰文武官員封贈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

上命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宋制與今制同詔從舊制瑋又奏庶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所生庶母無封贈命禮部翰林院同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

丙午遣使賁勅勞涼國公藍玉時玉征西塞邊防至蘭州隆馬損右肱

上聞故遣使勅勞之曰朕昔率師渡江諸將為朕股肱者獨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材勇謀畧出諸將上凡受命征討未嘗挫衄二王既逝求其統御三軍如二王者蓋亦少失從歲常命爾副額川侯率師討不庭於黔南不數月而捷報黔南既定爾副宋國公北取金山遂掩襲虜定大捷而還方之二王亦庶幾焉今年又命爾整兵燬煌煌酒泉使者至言爾中途隆馬右肱微恙故持遣使往勞爾其善自調護以稱朕委任之意

二十四年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削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脩行去色想絕嗜欲潔身以為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法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日全真皆不循本俗違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母難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領還俗者听之其佛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齋醮亦不許拜奏青詞為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做瑜珈教稱為善有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已未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諸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於是群臣集國初以來札制斟酌損益更定以聞

丙申命禮部翰林院議軍官姪男替職襲叔伯職事及弟襲兄職養子女婿承襲養父母父封贈札制

甲戌命禮部印通鑑史記元史以賜諸王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之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為耕匠民舍斤斧則無以為業士子舍書籍則無以為學朕常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者往往病無書讀向常頒與五經四書其他子史諸書未嘗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己卯降翰林院侍講學士葛鈞為國子助教

七月丁亥東川侯胡海年海字子洋鳳陽定遠人初從上起兵以管軍百戶敗元將賈魯于泗州尋取滁州授萬戶遂下和州從

上渡江定采石太平攻壘于海牙水寨取鎮江下廣德宣州克常州寧國皆與有功取元帥謝國璽兵克先鋒畧江陰攻湖州蹙其東南月城破天目山寨攻宜興從下安金諸州之戰生擒賊衆四百餘人陞都先鋒取偽漢陳友諒兵于龍江耿潛山克安慶與交諒兵凡八戰皆大捷從徐達援安豐攻廬州寶授花鎗千戶從克剌達常德衡潭叙浦寶諸州擒元帥唐隆鎮撫李賢陞寶慶衛指揮使晉鎮益陽

上即位命從平章楊景征湖廣廣西之未歸附者遂下祈陽克永州加授昭武將軍繼克左副總兵平左江上思州真黃英餘等獲偽將及衆二千餘人調取蜀龍伏隘進攻天門山賊皆平之授世襲指揮仍守益陽率兵平武岡諸山寨獲兵七

百餘人籍戶八百事聞遣使勞以金贈又平靖州及五溪諸
蠻洞授鎮國將軍從額國公傳文德平雲南還用功賜號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東川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
世襲賜錢券文曰昔者聖君定爵報功惟賢能授之朕觀古
制漢封最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差等為功
有先後業有巨微故食祿有等官階有存以辨輕重也咨爾
海閱國以來屢著勲勞歷掌戎衛充揚厥職今平定雲南功
益昭著特封爾侯爵使爾子孫世世承襲茲與爾誓若謀逆
不宥餘犯死罪爾凡二死子孫凡一死以報尔功尚益加恭
慎以保祿位延于永久豈不偉歟賜鈔萬錠營居第于鳳陽
後從馮勝北征充左恭將平納哈出亦與有功復充征南將
軍將兵十萬平九溪六古卑洞旋師賜鈔千錠黃金千兩白
金五十兩綵段六十疋歸老子家至是磨發背而卒年六十
三海懷慨有大志每戰身先士卒從之亦無不激勵自効故
所向多捷計聞

上輟朝一日命礼部致祭子斌從雲南戰沒贈都督同知次觀
尚南康公主

庚寅命刑部左侍郎李似初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構與閣
門使觀察使同侍班以儆顧問百司奏事有闕遺者隨事規
正

八月嗣真人張宇初言符籙印信前代皆給正一玄壇傳籙
之印今授二品銀印用於表箋文移於符籙不敢輒用乞更
別授詔從其言賜印曰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同六品

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為險固嚮命汝第分封其
地已十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於是擇文武
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項聞○兵部試
尚書茹瑤言各衛武臣具封贈父母妻姓名有以嫡母生母
同請有以正妻次妻並書者乃命翰林院稽考古制學士劉
三吾言宋制嫡繼母亡許封贈所生之母正妻次妻並封古
無此制今議正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無子次妻有
子俱存未定論

上曰只封嫡母正妻所生母則從宋制○遣使勅諭皇太子曰
爾自幼未嘗遠出今通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
變雷起東南爾往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尔前行雷後
從威震之兆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尔宜慎
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存仁養性施恩德以
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

九月己酉遣主事寬輒監察御史韓敬大理寺評事唐政使
西域以書諭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曰朕觀普天之下后

土之上有國者莫知其幾雖限山隔海風殊俗異然好惡之情血氣之類未嘗異也皇天眷祐惟一視之故受天命為天下君者上奉天道一視同仁使巨細邦殊方異類之民咸疇於仁壽而友邦遠國順天事大以保國安民皇天鑒之亦允昌焉曩者我中宋君奢縱怠荒奸臣亂政天鑒否德於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華夏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至於後嗣不脩國政大臣非人紀綱盡廢致使在野者強凌弱衆恭寡民生嗟怨上達於天簡帝心以革命新民朕當大命躬握乾符以主黔黎九諸亂唯擅聲教違朕命者兵雁之順朕命者撫存之是以華夏莫安惟元臣賁子哈刺章等尚率殘兵于近塞生靈寇邊為生民之巨害遣兵致討勢不容已兵至捕魚兒海故元諸王駙馬及其部屬悉來降附其間有稱自撒馬兒罕等來貿易者凡諸百人遣使送歸本國今三年矣使者歸爾別夫八里王即遣使來貢朕甚嘉焉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使命不絕豈不保封國于悠久乎持遣使嘉勞其悉朕意

壬辰宋國公馮勝子諒與家奴同謀殺人囑縣官勿舉事覺法司論當死連坐當金二十一人

上以諒功臣之子持兄死餘論如律○禮部言朝廷之禮貴於嚴肅而近者文武官入朝往往爭趨競進品級紊亂高下失

倫甚非所以明禮法振朝綱也請自今朝參之時將軍先入近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官員又次之有不如儀從監察御史及儀禮司各糾劾從之

庚子詔建寧歲貢上供茶听茶戶揀選有司勿與勑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為上其所進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取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凡其僮僕專事揀植既而有司恐其後時常使人督之茶戶畏其逼迫往往納賂

上聞之故有是命○罷閤門使尤良徐日莊等為礼部祠部等部主事

丁未舳舻侯未壽左軍都督食事貴輅督海運糧儲還自遼東人賜鈔五百錠○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舟為新化縣丞舟溫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縣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富貧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歸之者益衆考滿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縣縣政擾民不安業乞

令再任

上命吏部俾復為縣丞仍命禮部宴賞而遣之

壬子額國公傳文德等還京師奏訓練北平等都指揮使司軍士凡八萬二千五十六人馬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四匹○詔公侯早朝於華蓋殿叩頭畢退於中右門伺候次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斷事官奏畢亦退於中左門伺候侍班其餘各衙門依次入奏畢應侍班者品級序立

丁巳北平河間二府水詔免今年田租○宋國公馮勝額國公傳文德往陝西同京國公藍玉訓練將士

定生員巾服之制襖衫用正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線縐軟

巾垂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

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乙丑江西建昌府豐城縣典史馬堅言九事一曰順養

聖躬以為民社之福王者奉天勤民綜理萬幾固當宵衣旰食

勵精圖治然而兆民之安宗社之固咸係於一人今

陛下春秋高矣見日而朝百官似非順時調護之道願

陛下清心省事勿預細務順養聖躬求為民社之福二曰慎擇

老成之臣以為諸王之福臣聞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今

陛下遣諸王之國當英茂方壯之年臣願

陛下慎擇老成之臣為各王府官使其正色直言匡救其失凡

有作為務當於理不惟上安

聖上之心實足為諸王之福三曰攘夷狄以為中國之福王者

之治天下立綱陳紀制禮作樂以成雍熙之治者蓋由神謨

廟美攝服遠人以寧四夷然後國中真安得以施其政教今

天下一家四海一人而邊境無備不可也臣願

陛下務農講武也成邊圉以逸待勞攘却夷狄實足為中國之

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為生民之福額擇老成廉正之士任以

方面俾察其所屬守令旌別淑慝具其所為實政以聞於朝

而黜陟之則為官者豈不遷善改過而勇於自治乎官既守

法則民不受害而安其生如此則德化行條章宣而刑清訟

簡家給人足而為生民之福矣五曰築封祀典以勵忠烈夫

人之生也功業顯於當時則其逝也聲華著于後世所以載

在祀典以崇德報功使民久而不忘也願

陛下於歷代忠臣烈士有功德於民者勅有司訪其事蹟以聞

俾禮部翰林院考究明白量加封謚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

權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使之傳命令給洒掃

而已然往昔之君多為所制由其為左右親近之人故其言

易入而易信遂養成內患而不自知也

陛下鑒察之明焉有此事然願鑒諸史籍載擇冗員不惟朝廷嚴重實足以防異日弄權之患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用將開邊國之大事然而往昔之君假以兵權久在邊圉以致放縱淫佚不可制馭今

陛下聖謨廟筭舉無遺策凡守邊之將必察其言行可託心腹然後假以兵權必歲時遷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功臣實足以隄防外事八曰採訪廉能斥奸邪懲貪墨以明黜陟先王之政在知人在安民然則知人者所以安民也今有司之任未盡得人廉幹之人或為上官所忌同僚所嫉則能自立不屈者少矣故為善於下而不加察非激勸之道伏願陛下廣布耳目之臣訪廉能斥奸貪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閔防以革奸弊夫立法以革弊除奸以安民此有國者之先務也

陛下置勳合為奏印以字為號次第書之彼此各存其半凡驗發必合而徵驗之同然後行其得革弊之道近聞各司惟以帖委吏胥以督所部少如意輒加筆楚而其害及於民伏願陛下增置勳合付諸司聽其填寫在遣事畢繳報如此則所司必不輕發以病民而凡事務以不至久曠不報也書奏上上覽之曰聖所言知特務違事更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

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勇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正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丙寅朔廣實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

陛下奉天承運伐罪吊民有智之士運籌決勝有勇之士略地攻城天下既定功高者列爵封侯其次列於將校傳之後世與國咸休褒功報勲可謂至矣近見握兵于名藩大鎮者少年新進之子多有未開將畧且三品以下五品以上之職苟非雄傑御衆之材不足以當其任伏望特詔所司論材薦舉其間豈無忠烈智勇之士數實錄用必能捍衛國家翊扶社稷二制民之產臣聞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自井田既壞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地置錐先王發政施仁必自經界始

陛下以神武定天下當明先王之政計天下之田驗生民口使戶有恒產人有足食如此則礼義廉恥之行可興矣學校乃國家之首務

陛下即位之初詔郡縣興舉學校作養人材興圖治道故鄉社有校郡縣有學今群縣之學興舉而鄉社之校頗廢非所以廣教化也伏願

陛下詔舉鄉社明經之士或年老致仕之人百家置一師以經史教民間子弟日就月將則漸染成材自然向化而官使有人矣四國家建官分我所以分理天下庶務

陛下踐祚以來求賢之詔屢下有司奉行或有未至臣願

陛下於萬幾之暇留神省察孰與孰能孰達孰藝蓋官不必備惟在得人苟得其人宜加上賞不然則出之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闕政失書奏

上嘉之命基泰贊清平衛軍事

十一月丙申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等人入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

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爾慎毋輕舉爾勝及左副將軍傅友德宜還京師王率諸將駐陝西練訓士馬且多市馬為武備待其有警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庚戌皇太子還自陝西○禮部奏正旦冬至及皇太子皇妃誕日公侯伯夫人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五品以上命婦及未受封正妻各具服赴柔儀殿行賀禮乃定儀注以進

上命武官六品正妻亦預其列餘並從之

丁亥賜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普定侯陳桓鈔有差

己未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技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開陸路作驛

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者便之

己巳周府右長史曾恕以年老不任事辭職上優其老特命為右春坊右司直即恕特年七十一

己卯冊穎國公傅友德女為晉世子濟熿妃冊曰朕君天下封諸子為王王嫡長子立為世子必遣賢女以為配今朕第三子晉王嫡嫡長子濟熿年已長成爾傅氏穎國公友德之女宜以締姻茲特受以金冊立為晉世子妃爾尚謹遵婦道內助家邦敬哉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學士劉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有以取之及事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免於患害何益也三吾曰如此者亦當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癸未朔

上御奉天殿朝賀大宴群臣

丙申命運送故元梁王孫愛顏帖木兒於高麗賜鈔五十錠為道里費且命高麗送至耽羅國依其親族

二月詔在外公侯伯還京師先是命曹國公李景隆等往陝西等處練兵備邊至是召景隆及涼國公藍玉開國公常昇長興侯耿炳文東平侯韓勳安慶侯仇政西京侯濮瓚定遠

侯王弼江陰侯吳高鶴慶侯張翼全寧侯孫恪潘陽侯蔡罕
徽先伯桑敬等凡三十人還京仍命靖寧侯葉昇於河南衛
宣寧侯曹泰於平京衛吳傑安龍衛指揮陳義於岷州衛駙
馬李堅於鞏昌衛都督汪信於臨洮衛都督宋成於京州衛
都督劉貞於甘肅衛指揮嚴麟於慶陽衛指揮朱銘於延安
衛徐質於寧夏衛仍訓練軍馬以俟後命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在京獄囚繁多任其覆奏朕親審決
猶恐不當在外獄囚繁多任官者安得人人盡我所擬者豈
能一一當罪自今在外獄囚等當加詳讞務在真情然後
官審決有冤者即為伸理毋致良善被誣奸邪僥倖惟雲南
道遠若候遣官必致淹滯其令本處會官詳審決之○賜京
國公藍玉米十五百石

辛巳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夫人藍氏卒詔賜鈔百錠絹百疋
米百石○額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九頃六十餘畝
以為田園

上曰爾貴為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
友德愧而退○京國公藍玉奏京州衛民千七百餘戶籍歲
久所種田畝宜徵其賦令輸其州

上曰京師附雖久貧民至今未甦候年豐食足然後徵之
三月癸未命宋國公馮勝等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閱士馬特

上以陝西山西河南諸處城池久不脩浚士馬久不簡閱也田
之兵亦多逋逃恐武備漸致廢弛乃命勝往理西安四衛及
鞏昌平京等處八衛額國公傅友德理山西都指揮使司所
屬曹國公李景隆理鞏昌岷州臨洮河州五衛京國公
藍玉理蘭州莊浪西寧西京并肅等七衛宣寧侯曹泰理秦
州金州二衛長興侯耿炳文理慶陽延安綏德寧夏左右二
也凡五衛東平侯韓勳理潞州平陽二衛安慶侯仇正理振
武朔州二衛西京侯濮輿岢嵐蔚州二衛定遠侯王弼理彰
德懷慶寧山三衛江陰侯吳高理睢陽歸德武平三衛全寧
侯孫恪理河南安吉寧國宣武弘農潼關六衛東莞伯何榮
理陳州潁州二衛徽先伯桑敬理南陽信陽等三衛仍戒以
各慎乃事務安軍民○命舳艫侯朱壽左軍都督府食事責
輅督舟師出海運糧以給遼東軍食

四月京國公藍玉率藍田諸衛將士追逃寇祁者孫遂將兵
征西番罕東之地

丙寅追贈鶴慶侯張翼曾祖考為鶴慶侯妣為夫人

辛未命京國公藍玉覈實并州各衛軍士分置并州左右中
三衛○以左春坊大學士董倫為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
戊寅

上御東角門乃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

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賢明仁厚英武朕欲立為太子何如翰林院學士劉三吾進曰

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於何地

上未及對因大哭而罷

詔都督聶緯等總兵討月魯帖木兒初月魯帖木兒等叛

上命涼國公藍玉總兵討之復以玉在井甯道遠於是命綿權為總兵官徐司兵為左副使四川都指揮瞿能為右副使率所部及陝西步騎征之雲南貴州四川三都司從征軍馬悉听節制候涼國公藍玉至緯與司馬等皆為之副

五月辛巳朔涼國公藍玉兵至罕東王欲縱兵深入其將佐多言西虜負固已久卒然聞大軍深入必鳥獸散去我兵雖眾力無所施莫若緩之遣將詔宣諭

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師而歸楊威布德在此舉矢玉不從遣都督宋成等率兵徇阿真川土酋哈魯等俱遁去又襲逃寇祁者孫弗及既而有疾詔命玉討建昌叛酋曰魯帖木兒玉又欲深入番地取道松疊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玉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

上意多相率道亡玉不得已乃由隴右抵建昌

戊午封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俞淵為越雋侯誥曰有功必賞有罪必誅此古先哲王不易之道然賞罰之道得其當而

天下之人皆悅是謂賞罰也朕即位以來賞罰之行悉遵古制爾驃騎將軍僉右軍都督府事俞淵父廷玉及爾長兄通海當朕開創之秋以舟師來附從渡大江所向克敵東征西討厥績尤著報功之典未及舉行而爾父兄相繼捐軀于矢石之下朕閱其忠誠當天下大定論功行賞之時特贈爾父河間郡公爾兄魏國公仍封爾仲凡通源為南安侯以報爾父兄往昔之勞豈意爾仲兄黨附權奸負君親之恩義身之後奸謀始露指之於古揆之于律在所不宥然立功者前人也造罪者後人也以後人之罪而廢前人之功朕所不忍今特改封爾淵為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臣柱國越雋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以毋忘爾父兄之功於戲忠以報國禮以律身惟忠與禮可以享爵祿于悠久爾其敬哉勿替朕命○涼國公藍玉師至建昌

戊辰

上以皇太子新薨欲停祭祀而特享在通復命禮部右侍郎張智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以郊廟合行典禮參考古制定議以聞於是智等奏曰宋會要王制三年不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也真宗居喪既易日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園丘服袞冕車輅儀物音樂然神祀者不廢南郊所鹵尊儀仗冠冕車輅宮架登歌鼓吹並如常儀及宰臣畢士

安靖聽樂真宗批荅歌除郊之事資札樂相承須用樂外
所有園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各處
警場止鳴金鉦鼓角今議定天地社稷先師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諸神皆係祀典神歷代帝王乃是詔承統系宜如
宋制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用樂恐
神不聽宜亦備而不作詔從之

七月

上以月魯帖木兒之叛既命師討之乃勅景川侯曹震往四川
都指揮使司以所屬軍馬簡閱訓練以候調用諸軍糧米鈔
兼給之存其餘以餉建昌之卒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

棧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
路

丁未改詹事院為詹事府以兵部尚書致事唐鐸仍兼詹事
食尚書之祿又命都御史李文吉為少詹事其品秩詹事一
人正三品少詹二人正四品丞二人正六品主簿一人從七
品錄事二人正九品

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得興以帷薄不修伏誅命收其公田

庚申祔葬

皇太子于孝陵之東謚冊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沒必有
謚名所以彰德謚所以表行政行有大小則謚有重輕此古

今通議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君儲位者二十有
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今馬永遊特遵古典公議賜爾謚
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丁卯

上以山西大同等處置立軍衛也田守禦乃諭宋國公馮勝額
國公傅友德等曰也田以守邊今之良法而寓兵於農亦古
之令制與其養兵以困民曷若使民力耕而自衛爾等宜往
山西布政司集有司耆老諭以朕意乃命開國公常昇定遠
侯王弼全寧侯孫恪鳳陽侯張龍求平侯謝成江陰侯吳高
會寧侯張溫宣寧侯曹定徽先伯杲敬都督陳俊將儀李勝
馮鑑往平陽府安慶侯仇正懷遠侯曹興○陸安侯吳陳西
涼侯濮興都孫彥謝熊袁洪商嵩徐礼劉德指揮李茂之往
太原等府閱民戶四丁以上者籍其一為軍蠲其徭役分隸
各衛赴大同各處開耕也田東勝立五衛大同在城立五衛
大同迤東立六衛五千六百人仍戒其各慎乃事毋擾於民
○癸酉旌表徽州府歙縣民江來甫妻葉氏寧國府寧國縣民
楊仲庸妻胡氏應天府句容縣民孔士傑妻許氏朱仲謙妻
石氏萬壽春妻王氏張德靖妻周氏廣德州民陳益妻蔡氏
貞節及表孝子姚觀壽之門觀壽廣德人事其父明克盡孝
道有司以聞故表之

甲戌仍命歲給公侯之祿魏國公宋國公信國公江陰侯靖海侯永平侯蘄春侯各歸舊賜田于官

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是月頒醒食簡要錄于內外諸司先是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鵲鳴而起驅牛秉耒以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虫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則刻剝而害之無人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求計其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為之書至是編成賜名醒食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戊子刑部尚書楊靖奏左軍都督府經歷唐奉先以事請托通政使葉完於法當杖

上以奉先進士命紀其過

九月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凌漢為春坊左贊善○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恃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有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子脫禍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於興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而回軍

禍自知負罪惶惶遜位於其子昌國人弗順啓諸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號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年亦復昏迷不法听信讒說離間勳舊其子夷復廢黜無知縱于酒色與禍黨玄嵩寶等潛謀復禍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為李成桂所阻致令朝廷索取馬足以此譖於王瑤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閔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戮群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為慮謂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瑤於私第擇於宗親無可當與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夙皆歸附於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裁俯順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礼部張智奏其事

上曰我中國網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礼部移文從其自為聲教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以安東夷之民不啓邊釁則使命往往來實彼國之福也

十月戊午

上遣使諭總兵官京國公藍玉曰月魯帖木兒死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惜其用事揚扆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即羈之勿令復出昔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峻用此計也且月魯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

覩我軍不可信之者其所在即遣兵退攻若來降密為之防
所謂事起于所忽不可不慎其屯守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
入營諸將校亡者擄送京師又薊州去西番甚遠宜早定之
其相與州賈哈刺境內摩步等部亦須除其尤拒然宥其餘
衆俾耕種以供其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番意哈賈利
者摩步洞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之職至是從月
魯帖木兒叛

已已追封西平侯沐英為黔寧昭靖王葬以王者明器詔曰
嗚呼爾英昔幼孤於擾攘之秋若尋常視之其知有今日者
耶古語云吉人天相所以天使爾依于我當依朕之特爾我
皆不知今日之勢爾日長朕之王業漸昌

皇天眷命遂一字內即以西境之內封爾為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崇祿大夫柱國西平侯復爾本姓繼爾宗社天地之
廣四維之間皆勇智者也西南諸夷非仁勇者難以控馭自
爾鎮後于今十有一年矣朕無西南之憂所以屢加恩眷廣
賜資產異朕之後及爾子孫共享富貴以保全終始相遇之
恩何期天不假年一疾長逝不勝哀悼今特追封爾為黔寧
王謚昭靖爾其有知服茲寵命○命故黔寧王謚昭靖沐英
子春襲封西平侯往鎮雲南詔曰世人早失怙恃而撫育存
恤亦恩父母也昔者爾父沐英當夫擾攘之秋孤而且幼無

所依歸朕特憐之撫以為子從渡江右至于長成朕後有命
復本姓歸繼宗祀因有勤勞封為西平侯重祿享實與為巨
家與國同久奉命副將征雲南留鎮其地能布恩威重夷率
服朕無西南之憂者十有一年邇者因疾令終特起侯爵賜
以王封慰之於冥冥今命爾春襲封西平侯嗚呼朕視爾父
猶子思昔提携猶切動養育之心爾父相從之○幸毋忘釋
之思忠誠為國夢寐存心鬼神有鑒福祿永昌矣欽哉

十一月丙戌景川侯曹震遣鎮撫井信入奏五事一日四川
所屬地方鹽井五十七處俱用竹筒皮囊及水煎辦歲額四
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引以給軍士月鹽不敷夔州雲陽有上
溫下溫東西等五井大寧縣鹽井泉湧易為煎辦已有注丁
九百六十人歲辦一萬六百二十三引請依舊例召商輸
粟以備軍儲而給鹽償之二日四川鹽課司言今商人於雲
南建昌烏撒等處輸粟給以川鹽數反不敷乞令重慶府恭
江縣買官鹽八千一百餘引之三日馬湖等秋糧運征蓋以
四川之民自國初初置貴州黃平松茂等衛營造蜀府征討
雲南祿肇諸處積年勞役請從末減四日施州衛官軍歲用
糧儲皆湖廣郡縣所運川至險沂流艱難重慶府歲儲糧三
十三萬八千石有奇既無他用可具舟順流至巫山俾施州
衛發軍與民兼運甚便五日建昌薊州新置之衛控禦兼戎

凡弓矢火攻之具四川都司布政司足以造之惟盛甲不易成請於工部支給

上皆從之○翰林院編脩唐震卒于四川命禮部遣人往祭之仍命還其喪于京師

甲午總兵官京國公藍玉兵次拒輿州王間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遣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王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重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為衛漢州灌縣功縣西連茂松碉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為要道皆宜置增軍衛辟臣議行之王又下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為兵其長河西朵井北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

上報王曰籍民為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為兵其何以堪况克渠已殄人知順命雖曠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朵井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即還京遂班師既而都指揮使瞿能同知徐凱亦還成都終邠復以少詹事李成吉為右僉都御史○是月

上以中外文武百官職名之沿革品秩之崇卑勲階之隆轉俸

祿之損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成憲於後世乃命儒

臣重定其品階勲祿之制以示天下○勅宋國公馮勝穎國

公傅友德等曰昔漢唐之禦胡虜每秋高馬壯知其入寇乃

設謀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則必為邊患古今時勢雖異而禦

侮防患則同今以十萬之衆捕獵塞上手無尺寸之兵而耕

耘田畝可乎必伏甲兵以自防立斥堠以知警則有備無患

以期明年三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銳兵鼓行塞上爾

等立也既成率數十萬衆馳電擊克獵虜庭權張威武不

亦壯哉勅至母違朕命○改制欽奏賜穎國公傅友德定遠

侯王弼長兵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及故魏國公徐達曹國

公李文忠安陸侯吳傑西平侯沐英家

庚午以雲南布政司右叅政范祖為左叅政戶部郎中楊大

用為左叅議祖當塗人故學士常之子在任三考比觀以疾

卒於京大用雲南人

上以其習知土俗改擢用之

壬申宋國公馮勝等籍民兵還先事

上遣勝等往大原平陽選民丁立部伍置衛也田至是還以所

籍之數奏之鳳翔侯張龍徽先伯桑敬籍平陸夏縣芮城三

縣民丁為一衛定遠侯王弼籍臨汾襄城蒲縣民丁為一衛

宣寧侯曹恭都督馬鑑籍洪洞浮山二縣民丁為一衛會寧
侯張溫都督李勝籍曲沃翼城絳縣三縣民丁為一衛都督
徐禮籍聞喜安邑猗氏縣三縣民丁為一衛開國公常昇籍
霍州灵石趙城汾西泗州縣民丁為一衛東平侯韓勳東莞
伯何榮籍絳州及太平縣民丁為一衛江陰侯吳高都督蔣
義籍蒲州及稷山萬泉臨晉榮河四縣民丁為一衛全寧侯
孫恪籍潞州吉州二州及石樓永河太寧河津四縣民丁為
一衛安陸侯吳傑致仕指揮使李茂之籍平遙大谷祁縣三
縣民丁為一衛永平侯謝成籍汾陽州及汾水孝義二縣民
丁為一衛西京侯濮興籍遼沁平定三州及平樂和順榆社
武鄉沁源五縣民丁為一衛安慶侯仇正都督孫彥籍石州
奇嵐保德三州及寧鄉興縣靜縣河津七縣民丁為一衛都
督王洪籍忻代二州及崞縣繁峙五臺三縣民丁為一衛懷
遠侯曹興籍太原清源徐溝交城介休五縣民丁為一衛都
督劉德籍楊曲榆次壽陽孟縣定襄五縣民丁為一衛
甲戌以宋國公馮勝額國公傅文德燕太子太師曹國公李
景隆京國公藍玉燕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燕
太子太保詹徽為太子少傅燕史部尚書茹瑋為太子少保
兼兵部尚書任亨恭為詹事府少詹事燕翰林院脩撰杜澤
楚璋為詹事府丞徽等以下燕官皆併給其俸

閏十二月甲午兄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官特三吾詣吏部自
陳婿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贓罪法當死皆緣素失教誨致
負深恩近被御史糾劾雖蒙恩宥功思職居近侍自當引退
以勵廉耻吏部以聞遂乞其官○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于
天下僧寺京師百福寺隱因徒通卒往往易名姓為僧遊食
四方無以驗其真偽於是命造周知文冊字在京在外府州
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為僧年月與
所授度帖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遊
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治重
罪容隱者罪之

戊戌命宋國公馮勝為總兵官額國公傅文德為之副往山
西河南訓練軍馬及領屯衛其餘公侯都督悉听節制
二十六年正月辛亥中軍都督府都督詹事徐司馬卒司馬
御賜名字從政世為楊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為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戰有功歲癸卯除
總制守金華吳元年授金華衛指揮同知洪武元年從曹國
公李文忠北征獲政元宗王慶生三年十一月陞杭州衛指
揮使十二月以本衛為都衛陞都指揮使九年遷河南都指
揮使十九年正月入覲陞中軍都督詹事二十五年冬率師
征越萬遂至成都以疾卒司馬好文學接人溫然謙恭為政

以惠愛為先所至撫士卒極恤貧困甚得其人有欲士大夫公事之隙退居一室講論終日蕭然如布帛之士自少富貴家無餘資人稱其賢

乙卯起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兼太子賓客大理寺右少卿曹銘父喪賜鈔五十錠布馳驛歸葬事畢復起

已巳命永定侯張銓往山東都司調忻州衛將士以充齊府護衛

辛未以刑部尚書楊靖兼太子賓客并給兼支俸○贈總兵官京國公藍玉鈔五百錠文綺二十疋指揮徐質嚴麟鈔各五百錠文綺各六疋

二月丁丑遣官釋奠于孔子先師

上命晉王總宋國公馮勝等所統河南山西馬步軍士出塞勝及穎國公傅文德開國公常昇定遠侯王弼全寧侯孫恪等馳驛還京其餘將校悉听晉王御制○詔長興侯耿炳文還京

乙酉京國公藍玉謀反伏誅初玉以開平常遇春弟屢從征伐有功胡陳之反玉常與其謀

上以開平之功及親之故宥而不問後諸老將多歿乃擢為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甚稱

上意緣王素不學性倭狠復見

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暴橫蓄壯奴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訟之御史按問王撓逐御史及征北還私其駝馬珍寶無算夜度喜峯關官吏以夜不即內王大怒縱兵毀關而入

上聞之不樂會有發其私元王妃者

上切責之王漫不省嘗見

上命坐或侍宴飲王動止傲悖無人臣禮又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黜刺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協制其下至是征西還意觀陞爵為太傅王怒擗袂大言曰吾此回當為太師通以我為大傅及時奏事

上惡其無禮不從王退語所親曰

上疑我矣乃謀反當是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岫驪侯朱壽東莞伯何崇都督黃輅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為王部將者王迺密遣親信語之晨夜會私第謀收集士卒及諸家奴伏兵為變約束已定為錦衣衛指揮蔣獻所告命群臣訊狀具實皆伏誅

太常卿丘玄清陝西人幼為道士於均州武當山宗全真之學往來漢沔路間及五十有司以其有治才薦入京初授監察御史超擢太常卿為人持重有守

上常賜以嬖女玄清固辭不受

上益重之至是以疾卒

三月命長興侯耿炳文往陝西訓練軍士

乙卯遣魏國公徐輝祖貴勅諭之

上曰阿魯帖木兒朵兒不花俱有異志雖撫之誠難保其往人言夷狄畏威不懷德果遣人防送至京胡人反則背恩不可無備爾護衛士卒每遇出獵處選數千騎披堅執銳以訓練之使之常習勞則臨陣不怯宋國公馮勝等今已召回諭以防禦之策舊降胡兵非出陣不可輕縱恐盜馬潛遁陰泄事機所係甚重若欲用以禦敵常使參錯為伍庶幾無慮○命駙馬都尉王寧宇後軍都督府事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額國公傅文德等往北平等處備邊其

山西屬衛將校悉聽

晉王節制凡軍中應有機務一奏朝廷一啓王知求著于令○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唯騎士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者罪之

辛酉詔併西安右衛於西安中護衛先是曹國公李景隆還

陝西諸衛精壯軍士為秦府護衛至是併西安右衛為中護

衛○會寧侯張溫都督蕭用等坐與藍玉謀伏誅

甲子命駙馬都尉李鑑掌前軍都督府事

庚午諸司職掌成先是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 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

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迺命吏部同翰林儒臣攷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務編類為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布中外○是月頒示稽制錄于諸功臣

上自即位以來封賞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效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札分殊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又以誅籍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

實等第編輯為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又頒示功臣使之朝

夕省覽過其奢僭

四月壬午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

丙申詔賜越雋侯俞淵公田歲租之入計米二千五百石○

賜額國公傅文德第于鳳陽

庚戌兵部臣言故河南都指揮使第羽無嫡嗣有二庶子皆

幼請所宜立

上曰庶子論賢不論長弟給以羽之祿侯其長擇賢者襲之

甲子魏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

人及儀從之存者如制餘給付有司

上命發鳳陽隸籍為民

丁卯詔工部自今功臣卒不建享堂其墳塋墓具皆令自備
惟殁于戰陣者官給之

戊辰越雋侯俞淵有罪削爵放還鄉里○復以左春坊左贊
善凌漢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漢字汝南河南原武人洪武
十七年以秀才舉至京獻鳥鵲論

上喜之擢司經局正字未幾出知會稽縣以事逮繫浙江按察
司獄久不決會按察使聞歲在京

上知漢無罪獄為歲所淹命械還釋漢與俱來既至拜監察
御史巡按陝西條民病數事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為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
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開大臣擅權之漸

上善其言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又以不受私遺尋陞右

都御史時詹徽為左都御史論議數不合每折面徽銜之奏

遣按事蘇松還朝以失職為監察御史柱滿所劾左遷刑部

侍郎未幾命署吏部數月改礼部右侍郎又數月

上以漢年老命歸鄉里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都死葬京土

上許之命居于私第歲餘起為左贊善又歲餘復拜右僉都御

史尋令致仕還河南陞辭

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也漢曰先時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徽

伏誅臣無憂故敢歸爾漢頗有政事然出言不檢時人亦以
此少之

七月己丑兄武定侯郭英合輸稅銀仍撥賜佃戶○遼東指
揮使司奏謀知朝鮮國近遣其守邊十戶招誘女直五百餘
人潛渡鴨綠江欲寇遼東

上曰李旦不來奏貢而復欲寇邊是其自生弊端遣使勅之曰
昔在元季群雄並起中原擾動民被兵災幾及二紀朕訓將
練兵掃除群雄肆征不庭蠻夷率服化鋒刃為農器諸將折
圭詹爵享有太平奈何高麗屢懷不靖詭詐日生數構弊端
屢肆慢侮狂誘民潛通海道朝廷命將鎮守遼東遣人以金

帛誘之王頗被賜款及朝使令爾方遣使入朝听約束而乃
陰令邊將誘女直人潛渡鴨綠江意將何為昔在漢時高麗

寇邊漢兵致伐高麗由是敗滅及曹魏之時陰懷二心與吳
通好魏亦在加兵討晉以爾國恃慢焚爾官室俘爾男女隋

兵再伐高麗之民死傷塗地唐兵討爾弑逆平尔地土為九

都督府遼金至元爾國屢造弊端殺其信使由是屢加討伐

焚蕩民庶斬虜國城君誅監是甚邇爾猶蹈其覆車之轍豈

非愚之甚乎往歲請令王昌入朝朕不之許及後以瑤任國

事遂以其子夷來朝夷還國理已被廢爾乃務絕王氏自取

其國朕以爾能安靖東夷民聽爾自為聲教前者更國號朕

既為尔正名近者表至仍稱權知國事又先遣使達王寧所
逾月乃來謝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視高麗不啻一彈
丸僻處一隅風俗殊異得人不足以廣衆得地不足以廣疆
歷代所以伐者皆其自生蠱端初非中國好土地而欲吞併
也朕聞金世宗時高麗遣表替函惟小石教之及賀正稱進
玉幣驗之乃石世宗由是興師破數十城此前代之事可見
者也近者爾國入貢復以空紙圖數十離於表函中以小事
大之誠果如是乎原所恃者以滄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
之兵亦如漢唐耳漢唐之兵長於騎射短於舟楫用兵浮海
或以為難朕起南朕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掃除胡虜射舟
師水陸畢備豈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四方大定
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水絲渤澥陸道遼陽區區
朝鮮不足以具朝食海何足以當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
子明示禍福之機爾自新之路爾能以所誘千戶女直之
人送京師盡改前過朕亦將容尔自為聲教以安夷人若重
違天道則罰及尔身不可悔也

丁酉以徐增壽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增枝為右軍都
督府都督僉事沐晟為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增壽故魏國
公達次子增枝故曹國公文忠次子晟故西平侯英次子○
擢肇州吏目諸葛伯衡為陝西布政右叅議伯衡金華蘭溪

人洪武初以秀才舉擢北平寶泉局大改雜造局大使遷福
建鹽運司廣盈庫大使凡典錢幣十餘年守法奉職人稱其
廉後改雲南大理府肇州吏目操守益勵左春坊大學士董
倫知其賢會倫出為河南叅議乃上書薦伯衡于朝即召至
京師擢陝西布政司右叅議甫數月丁母憂服除改廣東叅
議以疾卒伯衡事親孝操行甚篤按自下僚叅佐大藩尤以
能官聞○宣寧侯曹泰卒

七月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官分班
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說民間利害里田稼穡等事問陳今
古孝弟忠信學文材藝諸故事自以為常

壬子信國公湯和男燮奏以原給家奴儀從四十八還官隸
籍為民

癸丑以長興侯耿炳文男璿為前軍都督僉事中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劉德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袁洪並為本府左軍
都督府都督僉事徐增壽為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增枝
為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辛酉欽天監副李德秀言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
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
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曆獻公
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為

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歷元實與舊相合畧無差謬故敢

上聞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

己丑復賜故東川侯胡海田初海嘗有罪收其祿田至是其子觀尚公主詔復給散

八月命崇寧侯李新往溧水縣督稅有司開胭脂河

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繁浩一自浙河至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沂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疏鑿河流以通于浙俾運輸者不勞尚殊獲便故持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頃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

九月戊申賜江陰侯吳高誥○復以劉三吾為翰林院學士丙申宥工部尚書嚴震直弟姪罪初震直鄉民有訐其弟姪不法者命震直自訊之獄成具奏

上以震直不欺并其弟姪釋之

甲子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為右春坊右庶子初上以東宮官屬久缺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朕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做鄭氏家法皆可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今至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勳餘皆給道里費遣還○命總兵官宋國公馮勝凡將校有罪削爵聽征者悉復其職

十月改建翰林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奉事府居其次大醫院又次之

十一月壬寅朔賜國子監琉球生及雲南生賀政志等襲衣鈔錠已未東莞叛寇何迪伏誅迪東莞伯貞之弟也其次子宏以罪誅迪自疑禍及遂聚眾作亂南海衛以兵捕之迪眾阻殺官軍三百餘人遁入海島廣東都指揮使司發兵追擊敗之械迪送京師誅之庚申曹國公李景隆奏還莊田六所凡田地山場池塘一百餘頃

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傅太保太師太詔太官印中等字為名稱

是月未監錄成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為惡悖逆者以類為編直叙其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別為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群臣

洪武聖政記卷之十一

洪武聖政記卷之十二

起洪武二十七年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通觀光緒併大

寺設碇基道人一人以人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每班

推一高者率之餘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以

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於崇山深谷脩禪及學全

真者聽三四人勿許仍毋得初立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

道里費毋得索取於民民亦毋得輒自侮慢凡所至僧寺必

揭周知冊以驗其實不同者獲送有司僧道有妻妾者諸人

許擄逐相容隱者罪之願還俗者聽亦不許收民兒童爲僧

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願爲僧者亦須父

母具告有司奏聞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度牒

不通者扶爲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

論議沮令者皆治重罪○召信國公湯和入朝時和居鳳陽

里第以風疾不能行

上思之特召入見勉慰問勞既而遣還賜鈔一百五十錠俾擇

地營壽藏

命國公李景隆佩平羗將軍印往甘肅鎮守調都督宋晟劉兵

馬步壯士緝捕盜馬寇邊仍令陝西都指揮王英領河州兆

州鞏昌臨兆軍馬往歸德金佛等處追捕叛羗

辛丑

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

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

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君信任儉邪隔

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

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

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

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

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佞所惑則

亂何從生哉

三月命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江訓練沿海軍士時

上有倭寇之警先命都督楊文即制沿海諸軍備之至是復

命輝祖等往加訓練○以太子賓客兵部尚書致仕唐鐸爲

太子少保

丙午以進士及第張信爲翰林脩撰

甲寅命韓王松藩王王漢往省秦王晉王今上周王齊王

上以二王年幼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敦友悌之情故有是命

二王之行從官各十一人翰林編修王府紀善各一員掌侍

從講說經史撰述文字禮部郎中一員掌祭祀所過名山大

川及祀典神祇序班二員掌贊相禮儀良醫二員掌調治藥

解典膳二員掌王飲饌百戶二員掌校尉二百人扈從二王
同日啓行至宿州分道韓王由周歷秦晉抵燕齊潘王自齊
歷燕晉抵秦周皆至秋八月而還

四月癸未以尚寶司丞楊能為都指揮使兆州衛指揮使陳
暉來國公馮勝子克讓為都指揮同知俱署陝西行都司指
揮使司事能左軍都督文之弟也

丙戌

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
與番陽邵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

於是太子少保唐鐸等舉翰林編修致仕張美和國子監博
士致仕錢宰助教致仕靳權教授高讓學正王子謙教諭張
士諤俞友仁何原銘傅子裕周惟善訓導唐景周竟趙信洪
初萬鈞王賓謝子方吳子恭儒士鮮震生熊劉揭執蕭尚仁
蕭子尚王允昇張文翰張師哲宋麟並遣行人馳傳徵之

五月己酉勅諭宋國公馮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及其
道適以不足奉有餘休天道者仁人也以不足奉有餘者非
仁人也嗚呼禍福之來皆自人致故智人循理而行則家昌
愚人所行悖於理則家亡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人家不
從所役來言於朕察言觀色良由不得其所故爾然小人畧

無恙言誠可愛惜朕以卿昆弟相從於開創之初俱有功勞
且有姻親之愛故不忍忘而為卿言之自今以後所從役者
使得從容足衣食俾無窘迫自然效力不興怨容則家道昌
矣

癸亥以少詹事兼翰林院脩撰任亨太為禮部尚書

七月甲寅推表孝子李德成及節婦高氏德成易州涑水縣
人其母早世德成念劬勞之恩乃搏土蕭象日奠飲食奉之
如生一夕夢母墮寒水問挽之不能得既寤與妻王氏徒跣
行三百里至昌平墓所卧水七日時天大雪水為融釋鄉里
稱之會朝廷徵孝廉有司以德成應詔擢光祿寺署丞廷太
常寺贊禮郎尋陞尚寶司丞至是復旌其門曰孝行之門高
氏於州府長洲縣人民張德妻也年二十五而夫亡姑何氏
憐其少欲嫁之高氏自陳願改紡績奉姑訓子誓不另志事
聞詔表其門為貞節之門

八月甲戌命安陸侯吳傑求定侯張全等率致仕武官往廣
東訓練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寇○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
兒以母病割腦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城隍祠誓云母病愈則
殺子以祀既而母愈竟殺其三歲子以祭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知賊殺
其子絕滅天理宜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

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擣神斯又懇切之至此為人子之所當為也卧冰割股前所無聞雖出後世亦是偏見至若割脇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脇割股或至喪生卧冰或致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為不孝之大者厚其所自此皆愚昧之徒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脇割脇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丙午撒馬兒罕駙馬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失等奉表來朝
首馬二百匹表曰恭惟

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弘布恩養庶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

皇帝出膺運數為意兆之主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

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不福

皇帝皆有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愚者無不知懼今又特蒙施恩遠國凡商賈之人來中國者使觀覽都

邑城池富貴壯壯如出昏暗之中忽親天日何幸如之又承勅書思撫勞問使站驛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其濟欽仰

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中國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

聖壽福祿如天地廣大永求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

已酉溫州府樂清縣民為錦衣衛卒誣告逮至京事白衛卒伏誅賜民鈔八十錠遣還免其今年田租○定正蔡氏書傳成勅詔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等至

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以不知

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疑於奎壁乃文章之府朕以有憂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述作以稱朕意於是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特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繡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則賜坐殿中詩酒接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

上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大諭旨諸臣有年老思歸者先遣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傳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是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

選命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俾馳驛而還

庚午脩寰宇通衢書成時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無書以記之乃命翰林儒臣及廷臣以天下道里之數編類為書其方隅之廣有八東距遼東都司陸行為里三千九百四十四馬驛六十四水陸兼行為里三千四十五驛四十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馬驛四為里三百六十四西極四川松藩衛陸行為里五千五百六十馬驛九十二水陸兼行為里八千三十驛一百有四又西南距雲南金蔭陸行為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馬驛一百水陸兼行為里八千三百七十五驛一百十三南距廣東廣州水陸兼行為里六千六百五十五驛七十有八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水陸兼行為里三千五百二十五驛五十四北暨北平大寧衛為里三千六百一十四馬驛五十四水陸兼行為里四千二百四十五驛六十一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里五千五百五十馬驛八十一水陸兼行為里六千七百二十驛九十六布政司十三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浙江水驛十三為里九百四十八福建水馬驛四十一為里二千八百四十五江西水驛十五為里一千五百二十廣東水馬驛四十五為里四千三百九十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河南水驛三十為里二千八百四十五馬驛二十二為里二

千一百七十五陝西水驛五十一為里四千一百馬驛四十二為里二千四百三十山東水驛二十九為里一千九百一十五馬驛二十六為里千四百八十四山西水驛五十為里四千三百馬驛四十一為里二千三百八十九北平水驛四十七為里三千四百四十五馬驛三十九為里二千三百六十四湖廣水驛十八為里一千七百三十馬驛二十六為里一千五百三十五廣西水驛五十三為里四千四百六十馬驛六十四為里四千二百六十五雲南水驛九十六為里七千二百馬驛八十三為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四川之道三水驛九十四為里七千二百六十五馬驛八十二為里四千七百九十五水驛七十為里五千九百特天下道里縱一萬九千里橫為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其大略也四夷之驛不與焉

上遣使申諭陝西都指揮使司訓將練士○勅北自延安綏德西自蘭州從國公徐輝祖等節制候來秦征討西番

十月辛巳翰林院詹事府成詔皆賜宴落成之

十一月戊午以吳倫為宗人府儀賓尚皇孫女蒲城郡主郎主秦王長女倫安陸侯榮之子也

癸丑顏國公傳友德卒

十二月丙寅朔置寧夏郡牧千戶所

甲戌申定皇城門禁約法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百官以次而入不許撓越其上直軍官俱三日一易於朝退展時交代嚴加守衛凡內外使小火者須比對銅牌符若本無銅符及有不比對輒放行者守門官軍治重罪仍容加搜檢有公差帶金銀段疋出者憑勘合照驗亦須明白附寫往某處公幹及記所服衣服顏色件數回首點時有不同者即時奏聞其工匠人等出入各門依例搜檢有夾帶鈔物在身許各門如出門夾帶鈔物在身諸執奏凡官民軍人有人事入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官軍皆坐以罪

辛卯以耿璿為宗人府儀賓尚皇孫女江都郡主郡主慈文皇太子長女璿長與侯耿炳文子也

二十八年二月丁卯米國公馮勝卒勝物名國勝又名宗異後更今名鳳陽定遠人也

上起義兵于臨濠下滁州勝與兄國用來歸以忠勇見任隨取和州預有功歲己未六月

上率國用等以舟師克采石破太平遂命國用典親兵任以腹心丙申從

上破元將陳瑄先從子于江寧鎮遠克建崇國用以功陞帳前親兵指揮使己亥四月國用疾卒追封鄧國公子誠幼

上乃命勝代領其衆居中宿衛庶子陳友諒犯龍江命勝偕兵石炭山與徐達合擊大破之獲戰艦數百艘降將士二萬餘人癸卯從上伐交諒大戰于番陽勝功居多甲辰陞同知樞密院事己巳從左相國徐達伐張士誠丙午取湖州轉大都督府同知洪武元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都督府都督兼太子右詹事四月率兵下陝州進攻潼關守將李思齊張思道遂西至華州據潼關守九月同御史大夫湯和進太行山取澤潞二州擊走賀平章張伯顏十二月破猗氏遂下平陽絳州擒右丞賈成左丞李茂田保保等獲將士五百餘人馬三百餘匹二年從大將軍徐達征陝西克鳳翔取鞏昌降元

總師汪瑩真祿平章商高等是歲九月召達還京師命總制軍士三年論功行賞封米國公賜鉄券文曰咨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米國公同參軍國事食祿二千石馮勝朕為歷代戡禦防奸詐遠得保全其身施為造化以有天下即是而現其功不小朕自淮渡江以來爾兄國用實典親軍運從有方勦合古道俄而因疾長逝朕念其勞追封為穎國公憫其子幼以爾勝繼之爾勝十餘年間居京師則除肘腋之患歷戰征則建牙爪之功敵犯龍江率其兵而大挫群敵副將北伐夔克捷而平定中原宣力內外佐成混一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

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恩皆違前代皆王之典札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余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嗚呼爾以忠誠夙夜事朕累除奸惡爵祿之崇由爾勤勞而至尚其日慎一日持守高盈訓及子孫保於永世四年錫先瑩戶一百伍十五年賜趾弓五十彤弓五命為征西將軍同大將軍達分道征沙漠兵至掃林山與虜兵大戰斬故元平章不華等四百餘人降大尉璦納兒加平章管着等進兵亦集乃路守將卜顧帖大兒以城降次別駕山口咬王父兒只遁去獲平章長家奴等牛羊馬驢十餘萬至甘肅守將上都腹等率所部降獲吏民八百三十餘戶馬驢牛羊稱是師還詔賜第于中立府六年命為右副將軍率兵將山西北平防胡七年召還復命同衛國公鄧愈等往鎮北邊九年移鎮西安二十年復命為征虜大將軍北征沙漠招降故元將軍納哈出以罪詔收勝總兵印而命永昌侯藍玉行總兵官事召勝還京師

上以勲舊不加譴命就第鳳陽奉朝請二十三年賜鈔二千貫今建碑于其先塋九月赴京賀

天壽聖節賜鈔百錠二十四年朝正于京師賜鈔百錠命與額國公傅友德等巡撫山西塞上二十五年加兼太子太師至是卒勝性勇悍善戰及為大將馭衆稍無紀律其征納哈出也

裨將有盜胡將馬者勝斬之以徇然自掠胡馬至使閔者竹酒子納哈出之妻求夫之異實又胡使純二日勝強其女夫人夷狄降附之心

上以深責之

庚辰詔右軍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宗壽等先是二十一年九月土官趙帖堅卒無子其姪宗壽襲為土官知州已而鄰國公常茂以罪謫居龍州帖堅妻黃氏有二女其一為太平州土官李員泰妻而茂納其一為妾方是時宗壽雖襲職而帖堅妻猶持土官印與茂員泰專擅用事數凌逼宗壽會茂以病卒其閹者趙觀海等亦肆侮宗壽乃與其把事等至京於是土官印上封章言茂已死并械觀海等以至計取生帖堅妻惶懼使人告宗壽虜掠又與員泰謀劫常茂妾并其奴婢往太平州及趙氏祖父官誥諸物盡掠取之又欲并取龍州之地乃自至京告宗壽實從子不應襲土官宗壽亦上章言狀

上乃詔宗壽勿問下吏議帖堅妻與員泰罪既以重夷遠人俱釋之至是復有人告茂見匿龍州未死前宗壽所言皆妄遂詔右軍都督府榜諭宗壽及其官民人等曰皇上以鄰國公常茂有罪特以其父開平王之功不忍遽寔于法安置龍州其昆弟仍享爵祿撫存如故惟龍州遠在西南自我朝平定

天下土官趙帖堅擗藩納款誠帖堅已故其妻乃與後結為婚姻誘和諸酋肆為不道及帖堅姪宗壽襲為主官與帖堅互相告訐又言茂已死

皇上以誠信待人且茂功臣之子得罪而死深可憐憫并釋其告訐之罪今有人言茂實不死宗壽等知罪已遠散騎舍人諭宗壽捕茂宗壽漫不加意延玩使者久不復命其意莫測皇上未即問罪持命持諭爾宗壽等知之如茂果俘則送至京師以贖爾等罪否則命大將軍率兵討捕罪在不赦如茂果死則宗壽親率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由凡龍州軍民人等悉皆知會

二十八年三月

癸丑秦王英薨王

上第二子孝慈皇后所生也年十五受封二十三之國至是薨年四十詔聞詔定喪禮禮部尚書任亨太奏曰考之宋制宜輟朝五日今遇時享宜暫輟朝一日

皇帝及親王王祀公主世子郡王郡王及靖江王世子郡君服制皆與魯王喪禮同皇太孫服齊衰明年日親事以日易月一十三日而除素服明年從之定謚曰愍冊曰古之君國子民者生則有爵歿則有謚爵以分上下謚以昭善惡此古今不易之典天下之公論也朕以即位以來列土分茅封建諸子爾以年長首封於秦期在永保祿位藩屏帝室夫何不良

於德竟殞厥身嗚呼哀痛者父子之至情追謚者天下之公議議之所在朕何敢私茲特謚爾曰愍

四月己巳以翰林院編修齊麟為禮部右侍郎盧源質為太常寺少卿禮部右侍郎張炳為左侍郎辛未

上諭禮部尚書任亨太曰秦王既歿國事無統世子長成宜命襲爵爾其集議以聞亨泰同翰林院諸臣議漢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為王則玄冠素衣承詔事訖反喪服即位既合於禮且協人情詔依服命服禮行之

五月庚子以李芳英為中都留守司留守芳英曹國公景隆弟也

六月丙寅遣前軍都督謝彥通政使司宋徵奉金冊免服持節詣陝西冊秦世子尚炳為秦王冊曰朕惟君天下者必遵封王國使其子孫世世相承以藩屏帝室此古昔聖王不易之大法也朕自即位之初法遵前聖分王諸子命爾父英首壬子秦已有年矣迄來以疾薨逝今爾世子尚炳年長成特命爾襲封為秦王爾其恪勤忠孝親賢愛民永為藩輔欽哉丁亥勅曹國公李景隆整饬陝西屬衛士馬惟陝西行都司甘州五衛及肅州山丹永昌西寧涼州諸衛從肅王理之慶陽寧夏延安綏德諸衛從慶王理之其餘衛所除種屯外馬

步士悉令練訓以俟征調

已丑

上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群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輕易犯法此特權衡處置煩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腓剗割之刑蓋嗣君宮內生人長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不敢奏有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惟謀反不赦餘犯輕者與在京諸親王會議重者與在外諸王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違問合議親戚如皇后家皇妃家王妃家郡王妃家駙馬家儀賓家魏國公家曹國公信國公西平侯武定侯家朕皆以著之祖訓爾五府六部等衙門以朕言刊

擇揚于官署求為連守

朕已命翰林院編修馬京署通政使司事詔凡已故征伐武官子弟襲爵如比試弓馬不中仍令選衛署事半俸二年復比試不中者降為軍工科給事中陳洽等奏凡大臣犯重罪雖蒙恩宥不宜仍列本班必少加降抑以示勸懲

上從之詔禮部凡大臣重罪得免者叙列八品九品班後

戊午冊都督盛容女為周郡王有熹妃○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為百王範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不合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於春秋鮮有明之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為政臨

民庶乎有本○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却之侍臣請留觀之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作存神固氣之道即練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世之術將躋天下於長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悞妄之士必爭來已故斥之毋為所惑

八月命左軍都督府右都督楊文瓚征南將軍印為總兵官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為左副將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朱成為右副將軍劉真為參將率京衛精壯馬部官軍三萬人至廣西各處軍馬討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

重賜文等及從征指揮以下鈔有差師行遣使祭岳鎮南海
濟諸神曰昔者元運將終英雄並起民受兵殃特予亦與祥
維茲遂輯保民命

上帝然相山川效靈所在必克五年而兵燹民息天下太平今
二十有八年矣近者重夷酋長趙宗壽及奉議等州不脩治
化負固殃民故命將討之兵興重事不敢不告所以告者兵
行十萬各離父母妻子道途飢餓勞逸山嵐瘴氣有患者有
之此行之難予之所以憂也嗚呼大軍經過荆棘生焉民驚
且疑十萬之衆經過未有不傷者也用是致告于神惟神鑒
予誠懇聞予

上命教佑三軍使瘴癘之廣方化煙嵐清涼之氣即珍渠魁良
民安業軍士早還以養父母是其禱也

信國公湯和卒和字鼎臣鳳陽人其幼時孤而育於母孀家
為兒時嬉戲常習跨馬持稍父老多異之及壯惆儻有大志
元末兵起和徒步率子弟十餘人從滁陽王郭子興充小校
攻宿州取九灣克定遠降其將謝成李德春子興命為千戶
歲癸巳從

上攻大洪山陸萬戶克滁州陸管軍總管招降鮑子方兵千餘人

甲午

止攻和州時同列猶顧望獨和毅然以所領兵上擊陳瑄先敗

之追至赤常壩中傷而還乙未取湯泉寨獲馬三百餘足與
瑄先戰於太平流矢傷左股裴瑤復戰丙申從克建業取句
容從徐達下鎮江招青樓軍千餘陞總兵元帥取金壇富莊
等寨攻常州下之陞樞密院同知遂留守常州戊辰張士誠
遣兵來寇擊却之己亥士誠復來攻城從徐達攻無錫取新
人船四十餘隻自是士誠不敢復攻城從徐達攻無錫取新
安望亭諸寨癸卯攻揚山牛皮巷寨殺其將陸某斬首五顆
逐其將莫已陞中書左丞甲辰張士誠兵圍長興和率步將
吳福與俞常遇春擊士誠兵大破之陞中書省平章乙巳攻
取新州克之仍還守常州丙午從征蘇州克太湖水寨下吳
江遂攻蘇州閭門飛礮傷右臂召還達康丁未復攻蘇州從
徐達降張士誠以歸陞榮祿大夫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是
歲十月命為征南將軍討慶元方國瑯乘巨舟出浚海島和
宣諭朝廷威德國瑯率子弟詣軍門降德海舟千餘貨貨無
算遂命和由海道取福州師至而平洪武元年二月取延平
府漳州府元參政文殊海牙等降執平章陳友定送京師召
還督造海舟于慶元八月駕幸大梁九月從都督馮勝取
山西澤潞等州二年克河中府從攻鳳陽六盤徑州慶陽三
年取寧夏獲馬萬數論功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祿大夫柱國中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文曰父爾和

朕思猛將助興王運如雲之從龍於大虛赫然布滿于兩間
神龍造化於其內人莫能窺刻頃霖雨天地通和民物皆遂
其生此雖龍之化實雲之助也朕起自草萊將多鄉里和以
英俊之姿執若熊虎自朕定居江左以爾和列守昆陵時姑
蘇未下其兵銳狡爾獨當之彼欲窺我情實爾能巡捕謹嚴
防禦周密國之事情彼終莫測故我德施其運用豈非若雲
之從龍乎自是西克東取姑蘇皆爾著勲績授以征南
將軍兵至浙東八閩悉歸版籍及討征山西陝右所至效勞
能虎之將可謂稱矣今天下已定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
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愚疎皆享前代哲王之典禮茲
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免爾一死以報爾勲於
戲秉忠効力為藩鎮于邊鄙際遇方全實千年之一會尚其
且爾勤勞訓及子孫保守祿位於攸久四年命征西將軍率
舟師取四川二月攻降火山偽夏將李逢春迎降六月抵瞿
塘分兵破其水陸寨柵引水軍直搗重慶降夏主明昇五年
從魏國公徐達北征沙漠六年命練兵于臨清七年移鎮彰
德八年從征秦罕腦兒獲馬牛羊畜無數九年番將伯顏帖
木兒為邊患命和為征西將軍率傅友德等兵駐延安備之
伯顏帖木兒乞和乃還十一年正月進光祿大夫都督左柱
國封信國公議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鈔券文曰古者哲王

立綱陳紀實有功罰有罪執此道而天下安朕起自草野賴
諸將効力平群雄定禍亂君臣事夷當定功行賞之時爾和
雖居舊將之行惟守昆陵於忠有懃雖未彰顯其情在心朕
念相從之久恨前過而封見功爵為中山侯今者朕復念爾
勤勞特釋爾過授以信公之爵食祿三千石永為子孫世祿
仍與爾誓除逆謀不宥餘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嗚呼
人臣無將可謂忠矣威福不專可謂智矣爾其慎乎斯道以
訓後世敬哉毋忽十三年從徐達練兵北平十六年出鎮四
川永寧十七年巡視閬州城訓練軍士十八年總兵討五閩
九谿叛重俘重獠四萬餘人十九年賜鈔萬錠俾建第于鳳
陽尋命往浙江溫台明越築沿海城堡置松門等衛二十二
年召率家屬還鳳陽新第隆辭上賜璽書勞之賜白金二千
兩黃金三百兩鈔三千錠絛段四十表裏賜其妻胡氏白金
一千兩黃金二百兩鈔二百錠絛段三十表裏二十三年赴
京朝正旦感風疾
上親臨視命醫治療遂俾還鄉命其女魯王妃歸寧侍疾已而
上念之復命與至京師賜以安車入殿宴勞有加賜鈔錠六百
錠遣還二十七年正月復召至京師
上親撫視見其病篤對之流涕命擇堂域治喪後事賜鈔一百
五十錠至是卒壽七十

上輟視朝一日遣使吊祭仍命親王各遣官致祭追封東甌王
謚武襄賜塋鳳陽曹山之陽仍命塑像祀于功臣廟和在諸
將中號剛勇善戰其守常州也與張士誠接壤士誠日遣將
說咱以女子金帛和一無所動巡守嚴密使內奸不出外奸
不入東藩無事我師得以從容西平荆楚和有力焉然性頗
嗜酒言語少檢嘗醉謂部下曰吾居常州如卧屋脊上左轉
則在東右轉則在西言東向則張士誠也部下以告
上曰此吾心腹舊將姑置之及論功行賞止封侯爵第一後
上復念其相從之久進封信國公賜券文特申誠之和能極奉
訓勅卒以功名終云

丙子命右軍都督府遣人諭總兵官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
今調南寧衛兵千人江陰侯吳高領之柳州衛兵千人安陸
侯吳傑領之皆令從征先是高等以事獲罪故伴征討建功
以自贖詔總兵官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等如兵至龍州土
官趙宗壽躬親來見陳其常茂已死之由則宥其罪若遣人
來即進討兵之兵部尚書唐鐸還京言龍州土官趙宗壽伏
罪來朝乞罷兵勿征詔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移兵奉議等
處仍命鐸參議軍事

戊子詔更定皇太子親王等封爵冊寶之制皇太子親王俱
授以金冊金寶皇太子妃王妃止授金冊不用寶皇太子嫡

長子為皇太孫次嫡子并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授以金金
銀冊銀印親王適長子年十歲授以金冊金寶立為王世子
次嫡子及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授以金銀冊銀印凡王
世子必以嫡長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竄遠
方若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為郡王侍王與正
妃年五十無嫡子始立庶長子為王世子若王世子襲封及
王世子并郡王取妃郡王授封并郡王嫡長子襲封朝廷遣
人行冊命之禮郡王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曹孫授奉國
將軍玄孫授鎮國中尉五世孫授輔國中尉六世孫以下世
授奉國中尉其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考

驗陞轉如常選法如或有犯宗人府取問明白具實奏聞輕
則量罪降等重則黜為庶人但明賞罰不加刑責著為令典
九月戊戌崇山侯李新有罪伏誅

庚戌頒祖訓條即於內外文武諸司初諭禮部曰自古國家
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
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
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
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吏
更祖法以敗國家貽患天下故朕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
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

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法大亂劉氏幾亡此可深戒者朕少
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旁神焦
思定立法制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優為祖訓一編立
為家法俾諸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訓頒示天下諸
司使知立法垂後之意永為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
即以奸臣論無赦今

上進永清左衛龍門東屯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二穗者六本
庶寅詔更定親王歲賜祿米先是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月祿米
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
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至是戶部議更定親王歲給祿
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
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
尉二百石公上及駙馬二千石郡王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
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
及儀賓二百石

皇太子庶嫡并庶嫡既封郡王必俟出閣然後歲賜與親
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候及嫁然後歲賜與親王女已嫁同
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

上於是重定祖訓錄名為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歲戒章

為祖訓首章

上以是編之作將垂之萬世命大書揭於右順門內西南廊下
朝夕諦覽斟酌損益久而後定既而遣使召諸王至京諭以
諒戒祿米之故且以皇明祖訓賜之

冬十月辛卯朔享太廟禮部臣言百官朝參賜食實出厚惠
緣職事衆多供給為難請能賜從之先是每旦視朝奏事畢
賜百官食

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殿武英等殿公侯一品官侍坐於門內二
品至四品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官於丹墀
內文武東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寺進

膳案後以次設饌食罷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為常至是
始罷之

癸卯冊光祿寺少卿馬全女為皇太孫允攸妃
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
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存惕厲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
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
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詆莫不具載周
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莫不反覆詳味
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

日諱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制集要成先是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累命儒臣歷考禮

章上自朝廷下至庶臣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

差等著為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用威福

謀為不軌借用羅帳幔飾皆金龍鳳文逆者逆賊藍玉越理

犯非床帳護飾皆金龍文又鑄金爵以為酒器家奴數百馬

坊廊房悉用凡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

以珠玉寶石僭用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

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止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

者必置諸法成之人如之至是書成其中目十有三曰冠服

房屋器物傘蓋床帳方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膠本署押休

式服制班布中外命魏國公徐輝祖往鳳陽長興侯耿炳文

往陝西錦衣衛指揮劉智性鎮江訓練軍馬

十二月辛亥洪武志書成其書述都城山川地理疆域之沿

革宮闕門現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旁

靡不具載詔刊行之

戊午詔遣內使趙遠米福等使暹羅斛國祭故王參列寶昆

牙思哩哆囉祿賜嗣王蘇門邦王昭祿郎膺文綺四疋羅四

疋毯絲布四十疋王妃綺四疋羅四疋毯絲布一十二疋勒

諭之日朕自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於四維歷諸邦國足履

其境者三十六聲聞於耳者三十一風俗殊異大國十有八
小國百四十九較之於今暹羅為最迎使者至知爾先王
詔先王之業有道于邦家臣民惟懌茲特遣祭已故者慶王
昭位有道勅至王其周旋于樂以光先烈其敬之哉

二十九年正月壬戌以詹事府丞杜澤為吏部尚書左春坊
贊善門克新為禮部尚書澤晉州沂水人品由本縣儒學訓
導司經局試校書陞詹事府丞至是與門克新並陞尚書
辛巳以散騎舍人湯灋為左軍都督僉事醴信國公湯和庶
子也

二月庚寅行人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詔緬國王曰
道里險遠山川阻脩風俗殊異此乃天造地設也爾能勤使
者涉險遠越隣邦冲烟突霧晨進昏止歷風霜而至中夏可
謂難矣古人有云誠君子將有事於遠方千里之外神交而
至通今萬里之外爾能遠使遠脩其好美絕古今然抑難解
紛之事朕之旨意恨不一言而止使彼此各罷兵守業樂黎
民於市野兩國之民居處雖分惟存閭市之譏是其和也其
或忿爭不已天將昭鑒福善禍淫遲速可待勅至爾其審之
緬人既聽命遂往昭思倫發曰朕惟中國古先聖人馭頑札
德各有條章列聖相繼守而行之故上下相安黔黎樂業諸
畏世世子孫國祚綿長若列國敢有憑弱犯寡者則天子發

兵以責之賊賢害良者亦發兵以伐之暴外交內者則興師以擅之野荒民散者則用刑以教之故殺其君則民明其罪以誅之負固不服者則舉兵以清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殺之犯令凌政則杜而絕之內外亂焉戮行則殄滅之此先代之法也爾思倫發律以先代之法宜加懲弱犯寡之罪何以見之歲以兵寇本里不時侵掠八百恃強犯緬變離國小民寡而已平之夫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里相接然朕未嘗恃強平凌弱絕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為我有以乎尚強而取之非也乃元世祖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我通逃誘我邊守是乃不得已而發問罪之師非故也况元運天更其苗裔不多於安處於爾麓川之蠢初擅金齒之役設景東而寇定邊理當發兵致討朕而釋不較未嘗強爾為納東之邦聽爾自為聲教今又幾年矣近聞吞食鄰邦意在擴土地而擅有其衆又將為我西南之役意未可古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地里人物之類通神器也非人強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思倫發不修隣邦之好三面發兵吞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彼麓川周臨之國殆古至今各有其主者未嘗合併朕雖不能止爾听爾自為果天道使然不以人事應之或者猶朕令戒爾自守全設或不能守全而動若不全虧是為全亡然莫若守全以高綿長不亦美乎思倫發

聞詔恐俱俯伏謝罪願罷兵

辛卯詔仍給故東甌襄武王湯和家祿米三千石

甲午禮部尚書任亨泰奉使安南還降為監察御史亨泰在安南私市蠻人為僕故降之

丙午常州府武進縣言本縣犇牛呂城二堤河道淺淤請浚深以便漕運從之

三月賜在京文職官五品以上及翰林院中書舍人給事中王府紀善高麗布人一疋

壬申行人司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難揚惟臣事秦賊忝倒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言事

千名教甚為率錯宜黜進仲舒則祀典明矣

上納其言命去董祀仲舒○以都督僉事徐增壽為右軍都督府左都督李增校為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沐晟為後軍都督

府左都督湯醴為左軍都督府同知袁宇為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指揮使韓觀為左軍都督府同知指揮使李諒為中

軍都督府同知僉事

甲寅署國子監事學正吳啟言國子師生例以文學優例分隸六堂近來皆無甄別高下不分無以激勵宜考第如例

上命魏國公徐輝祖及翰林禮部官同詣監考試仍令吏部以次錄用毋便淹滯

五月戊寅初命詹事府翰林院尚書手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為照

六月癸卯以五軍都督府斷事廖昇為太常寺左少卿翰林編脩張顯宗為太常寺丞左僉都御史辛彥德為詹事府詹事人賜衣一襲

七月丙寅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主不當使此曹掌印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教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雖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耳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任其掌握大抵此曹只終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服役之外重者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丙子詔在外未入流官陪祭俱用祭服先是淮安鹽城縣儒學教諭王孟上言公服以朝祭服以祀今在外凡祀山川諸神流官具祭服未入流官具公服既於朝賀迎接諸礼用之而又服以祀神礼有未宜且未入流官公服之制自八品以

下皆同則祭服亦宜與之同

上是其言詔自今未入流官凡祭皆用祭服與九品同

八月己酉礼部尚書門克新卒克新肇昌泰州人寬厚和易始為本州儒學訓導二十六年秩滿來朝明天下學士官入覲者咸命視朝或試文辭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

上甚重之時紹興府儒學教授王俊華亦以善文詞稱旨遂擢俊華為右春坊右贊善克新為左春坊左贊善後陞今官未幾以疾請告命大醫給藥物不輟其祿而病華遂卒

上嗟悼遣官祭之命有司護塋歸塋于鄉○朝廷臣重議諸工

凡東宮礼礼官議諸王來朝見冕服朝

天子畢次見東宮已有定議其叔家人礼王及東宮俱常服引礼官請王由文筆殿東門入至後殿王西向東宮東面贊礼官贊四拜王坐受相見礼畢叙坐則東宮正東南面王列于東西奏上從之時諸王皆東宮叔父故復有是議頒表箋文式于天下先是天下諸司府進表箋多務奇巧詞体駢麗上甚厭之乃命翰林院李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凡遇慶賀謝恩則如式錄進

九月己亥大賚天下致仕武臣凡壬辰年至甲辰年從軍洪

武十一年以前為官者指揮使銀一百兩鈔二百錠指揮同知銀九十兩鈔一百八十錠指揮僉事銀八十兩鈔一百陸十錠正千戶儀衛正銀七十兩鈔一百四十錠副千戶衛鎮撫儀衛副銀六十兩鈔一百二十錠百戶所鎮撫銀五十兩鈔一百錠壬辰年至甲辰年從軍洪武十二年以後為官者指揮使銀九十兩鈔一百八十錠指揮同知銀八十兩鈔一百六十錠指揮僉事銀七十兩鈔一百四十錠正千戶儀衛正銀六十兩鈔一百二十錠副千戶衛鎮撫儀衛副銀五十兩鈔一百錠百戶所鎮撫銀四十兩鈔八十錠乙巳年以後從軍洪武十一年以前為官者賞同前乙巳年以後從軍洪武十二年以後為官者指揮使銀八十兩鈔一百六十錠指揮同知銀七十兩鈔一百四十錠指揮僉事銀六十兩鈔一百二十錠正千戶儀衛正銀五十兩鈔一百錠副千戶衛鎮撫儀衛副銀四十兩鈔八十錠百戶所鎮撫銀三十兩鈔六十錠先是

上念諸功臣多物故幸其存者欲加恩眷通詔天下致仕武臣入朝至京師凡二千五百余人咸賚之

上諭之曰元末事兵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

朕年已爾等亦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恆思之故召爾等來見所賜簿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訓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臣叩首謝

上曰同歷艱難至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敢激至有墮淚者

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札部會議凡奏事一都督府次十二衛次通政使次刑部次都察院次監察御史次斷事官次吏戶札兵工五部次應天府次兵馬指揮司次太常寺次欽天監若太常寺奏祀事則當在各司之先每朝

上御奉天門百官叩頭畢分班序立儀札司依次贊某衙門奏

事奏畢復入班同各司奏畢俱退若

上殿御以奏事官升殿以次奏畢先退其不陞殿者俱於中左右門外兩廊伺候奏事官出則皆出若於文華殿啟事則詹事府先在於次第並同前凡曉朝惟通政司六科給事中守衛官奏事其各衙門有軍情重者許奏餘皆不許詔從之甲寅皇魯孫文奎生皇太孫允炆長子也

上曰十月數之終又生於晦日命內庭勿賀

十一月壬戌增設詹事府屬官左右春坊清紀郎各一人從八品司諫各二人通事舍人各五人皆從九品改詹事府錄事為從九品

已已詔頒稽古定制先是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札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
誠教終莫之省迺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初
定札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勲舊之家墳堂碑碣丈尺房
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值禁利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
俾遵行之

十二月丙午命札部會議鎮國將軍與駙馬公侯文武官相
見札及其出入稱呼之宜札部會諸儒臣議凡相見鎮國將
軍居左駙馬儀賓公侯居右行兩拜札若文武一品至三品
官見之行兩拜札鎮國將軍居中各拜四品以下官行札鎮

國公坐受之相遇於道駙馬儀賓公侯向右讓而行文武一
品至三品官引馬側立候其過乃行四品以下則下馬其於
內庭出入皆由左門稱呼則曰官人言語曰喬吉從之○復
求州府知府余彥誠等十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縣知縣鄭敏
定遠縣知縣高斗南儀賓縣知縣康彥明岳池縣知縣王佐
安肅縣知縣范志遠當塗縣知縣孟庶縣丞趙森懷寧縣丞
蘇益休寧縣丞甘鏞等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各
官善政詣闕以請

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三十年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西將軍印為總兵官武

定侯郭英為副往陝西甘肅選精銳步騎巡西北以備胡寇
上諭炳文等曰帝王之治天下務安民也今海內無虞民固安
矣然邊境之備不可廢弛爾其竭力智慮以副朕心凡有寇
盜即殄滅之俾邊民樂業則余爾嘉

乙丑勅肅王瑛曰古者兵出於農人無饑寒有寇則操戈以
戰無事則荷耒以耕此良法也今春氣方和宜及時督軍屯
種遇有征伐爾其親率精兵與長興侯耿炳文等進討○漢
中府沔縣更高福興及民田九成僧李普治謀為亂教諭王
璞告于漢中衛遣兵捕普治獲之九成等率餘賊入沔縣後
河及上門聚眾至千餘人而陝蜀間番民因之作亂事聞詔

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定侯郭英發陝西四川兵討之
復勅秦王尚炳曰邇者沔縣及陝蜀間有盜已命長興侯耿
炳文等總兵征討爾其練士卒繕甲兵時巡邏以備不虞况
爾年幼尤當夙夜警惕無怠○漢中衛發兵捕福興兵次陽
平關之上門賊黨大集有何妙順者號天王突出逆戰官軍
為其所敗賊住引眾入畧陽樊縣治殺知縣呂昌執教諭呂
訢復徵州治殺學正顏叔彬

辛未詹事府右春坊司諫袁寶建言三事其一曰今天下生
員定額府學四十名州學三十名縣學二十名比先定制府
學一年一貢州學二年一貢縣學三年一貢其充貢雖少而

儲才實多比年府州縣同於歲貢所以經學不明未知大理者衆且仍前例以蓄其材其二曰大學者風化之原英才所萃首建興倫堂次建六堂至於廂厨饌舍室房用不周備規模宏遠矣但師生出入正道自國學至於珍珠橋狹隘污穢乞命工部相度開道便其往來其三曰將軍將侍衛人等皆出於農畝知節義者少乞命史官摘取上古以來忠臣烈士編類成書使彼操練之暇命官講解使知忠君報國之義事上死長之節從之

癸酉命監察御史劉現景清司中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刑部主事鄧文鏗署右僉都御史俱月與半俸署通政使司翰林院編脩馬景實授左通政以監生王鐸為左叅議張翼為右叅議

丁丑遣使諭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先是遣主事寬輒等使哈梅里別失八里及撒至別八里如黑的兒火者拘留之副使二人得還至是復遣使持書往諭之曰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諸侯國商人入我中國互市邊吏未嘗阻絕朕復勅吾吏民不得恃強欺慢番商由是爾諸國商獲利疆場無擾是我中國有大惠于爾諸國也向者撒麻兒罕商人有在漠北者吾將征北邊執歸京師朕令諸中國互市後知為撒麻兒罕人遂俱遣還本國其君長知朝廷恩意遣使入貢言朝

廷亦以其事上之札故遣寬輒等使爾諸國通好往來撫以恩信豈意拘吾使者不遣吾於諸國未嘗拘留使者一人而爾拘吾使豈札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境地者且番中國互市待寬輒等喘然後遣還及同日久不得還緝有父母妻子朕以人思父母妻子乃其至情仁者不為遂不待寬輒等而遣之是用復遣使賞書往諭使知朝廷恩意毋使道路閉塞而啓兵端也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爾其惠且懋哉

己卯改太常光祿二司為寺官制仍舊改儀札司為鴻臚寺陞秩正四品設官六十二員卿一員正四品少卿二員從五品丞二員從六品主簿一員從八品屬官司賓署丞一員正九品鳴贊四員從九品序班五十員從九品以儀札司正房頭為寺卿擢吏科給事中仲收工科都給事中劉繼宗為少卿翰林院典籍馬定為寺丞

己卯陞翰林院脩撰張信為侍讀編脩戴彝為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諭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左朕左右凡國家政務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謹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頒為政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魚書素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

屯田之政凡有三條

二月甲辰行人陳誠呂讓至安南諭其王陳曰煨令以所侵地還思明府上官黃廣明論議往復久而不決誠譯者言不達意乃自為書與曰煨曰逕者思明府上官黃廣明奏言安南侵據壤地朝廷稽典冊考圖記遣使詰諭俾還所侵地自誠到王國宣布

上意開陳事理而執事所執逾固未肯听從今以前代載籍所紀疆場利害為執事陳之按志交趾古交州地後漢時女子徵側作亂光武遣馬援率師平之遂立銅柱紀功亦所以限內外也在唐則為五管之一統以都獲朱時李乾德寇邊邦將兵征之擒偽太子洪真乾德寇惧而割廣清源門州思浪蘇茂牂牁之地以降則當是時此地尚為中國所有况銅柱以北丘溫等地乎元世祖師而祖光柄入欽俾臣及曰桓立失臣子之節於是世祖與問罪之師曰桓蒙剽掠伏草莽生民殆尽城廓幾墟日燔嗣立析哀請罪世祖遣使降詔諭令入朝當時詔書有還地之語而日燔向曰天使辱臨小國逆送于祿州小國惧有侵越之罪往往辭之丘溫而已觀此則丘溫以比之地其屬思明亦明矣今安南通越淵曉踰如整廢遠而尽有之林乘元末之亂僥倖而得之者手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皆曰此地舊屬安南而不知所屬之由陳黎

二國相及何執政亦執前說以為祖宗之地未審何所據而然乎苟如執事之所言則誌書所紀日燔之言無乃但為浮說耶抑王惧有侵地之罪固執無稽之言以自飾也我皇上天錫勇智表正萬邦怙終者雖小過不赦改過者雖重罪亦釋傳曰過而能改則復于無過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改過致祥往歲龍州趙宗壽是也客過召殃近歲南丹奉議諸酋蠻是也是皆明效大驗所共知共聞者王能避殃迎祥歸其侵地豈惟宗柱之福亦一國生民之幸也釋此不啻爭而不讓是為怙終自悞矣惟執事高之日煨以書復誠等曰昨蒙厚惠書諄諭不少所據思明書云天使累遣小國逆送只丘溫一節此說逆送之事非疆界之事也蓋丘溫當其要衝往往時自思明而入祿州道近時自憑祥入洞登道皆小國林野之地不便立站于丘溫以當縣之中有縣官館待故也至於交割夫騎則各於疆界如今坡羅唯閣是也故當元之初丘溫而為小國之地思明乃為當元季擾亂始越銅柱二百余里而來侵其丘溫者等五處現此思明人之言不足信矣見証者此其他可知所據誌書自漢以來迂變不一其可以往者之言而質之于今日耶於具曰咨不敢復贅誠等得書復與之辯論不已安南王饋誠等黃金二錠白金四錠及沈檀等香誠等固却之安南王曰賤者札也自陸賈將有之

不必多遜誠曰尉他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是召禍者也陸賈受其金以分諸子是苟利者也王欲以尉他自處而以賈處人抑何陋哉安南王無以對遂優客戶部曰復見上司為思明府奏侵占壤地遣行人陳誠呂讓持咨文至下國令還所占地下國竊惟丘溫如舊慶遠淵祝五縣自昔以來供輸下國以賦役世世相傳而洞登乃淵縣之地天使往來之路其思明府憑祥人每歲與下國淵縣人交割天騎於憑祥界坡羅唯聞今思明人乃謂下國於其地洞登立站其地侵占何其疾也夫立站侵占將圖得其地與其民人也今其地其民其古昔至今既已有矣又何用立站為夫站之廢立隨地之便隨時之宜站之長存丘溫地之便也站之暫立洞登時之宜也此時任尚書吳琨等以有把截邊界之役故令草起房屋以便宿歇也已而復撤何預於侵哉苟不原其地與其民人而欲冒侵占乃不暇何時攻戰何時破滅而時立站其地主與其民人乃拱手而視不敢誰何又從而供其賊役何以靈異至此哉又謂元時大軍二次捕而交回軍設立永平寨軍守鎮交邊着落交趾供給糧餉竊照二次大將軍之將帥惟正南王不止而餞婦元史雖諱而不祥至文其婦也則曰鎮南王在內撈現賊兵大集以道婦師士遂由單已縣趨蓋州間道以出見此則軍勢可知婦路可辦豈有

回軍永平而撥軍守鎮又責交趾供給糧餉者又謂下國越過銅柱二百餘里而侵占其所屬丘溫等五縣者謹按漢建武十九年馬援討交趾徵氏女立銅柱時至今一千三百五十餘年千載之下陵谷迭遷誰復能辨又謂拘問老人黃伯顏供說云云者伯顏亦思明人氏豈不同其類欲遷伯顏將可信耶又謂因土官失於申明昨襲牧職登圖具呈及以建武誌為說者豈有廣成之高曾祖父不職古事不能申明而廣成昨日始至乃能見識古事而申明耶下國與思明接壤思明之人往往侵占下國田土殺掠人民牛畜下國踈遠難於告懇思明但於小獲乃圖大利而誣至此下國畏首畏尾自守之不暇何敢有侵占之事哉夫苟有侵占豈難退還今不侵占何以退還此五縣者乃下國世世相傳所守之地而付之思明當各守定界以事天朝何敢覬覦與奪以煩上司惟
聖天子一視同仁與天地同德故下國以此自恃而敢傾心陳懇煩瀆台听罪焉敢述今回春申稟伏冀閣下上休
天子之至德下矜下國之遠人審察鑒哉下國幸甚臣等復命上召群臣議之或以其抗拒朝命當討
上曰夷夷相爭自古有之彼將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已

上謂札部臣曰今天下一統四夷諸番皆以時朝貢至於烏思藏西天尼八剌國去之中夏極遠亦三年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木兒賈哈剌不臣中國發兵討之固不為難然鋒刃之下死者必衆宜遣人諭其酋長若听命來朝一以恩待不悛則發兵三十萬聲罪致討於是札部撒打煎爐長河西酋長曰人之為人無貴賤無夷夏凡有血氣者莫不畏死而好生畏禍而好福然與且畏之執若避之與其好之孰若求之哉

皇上受天明命以九有之師東征西伐不勞餘力四海蒙樂授首歸心已三十年矣至如遠者莫若烏思藏西天尼八剌國亦三年一朝不敢後時其故何哉正以君臣之分不可不謹事上之心不可不誠征伐之師不可不慎也是以朝覲之日錫之以金帛勞之以宴札比其還國則一國之人同榮之今爾打煎爐長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木兒賈哈剌之汚不朝久矣豈畏禍求福之道耶夫堂堂

天朝視爾土塊酋長大海一粟耳伐之何難取之何難盡戮其人何難然一於姑家而不知較者

皇上天地好生之德今遣使諭爾酋長下其恩君臣大義以時來朝則福安爾生汝獲利為無窮矣其或不悛命大將三十萬衆入爾境問爾罪爾其審哉

勅兵部曰巴茶自中國初徵收累年與西番番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使戎羌放肆生侮慢之心蓋由守田邊者不能禦防或濫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為名橫科馬足以致番人悖信朝廷初不知此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吏有以激之故常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令各番酋領受俾為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隄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脩傳朕意諭守邊者知之於是兵部具奏禁約事宜遣人賁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官着藏卜等往西番中諭之申札部先王制札所以辯上下定民志叙尊卑國朝定為札制行之既久玩習為常相見之札往往交越等分有率札意請申禁之

上命六部都察院翰林院等官凡百官以品秩高下分等卑者居西級其品近者相見行札則東西對立稍卑者居西高者居東其品級相越二三等者卑者居下高者居上其相越四等者則卑者拜下高者坐而受札有事則跪白如一品與二品相見二品居西行札一品居東各札與三品四品相見三品四品居下行札一品居中各札與五品以下相見一品坐受事則跪餘倣此其司屬官品級西於上司官者事則跪近侍官員雖拘品級行跪拜札亦不許與外官交接凡同僚官品級有高下者不拘凡大小官員於內府相見不許跪

拜若官員出入街道亦不許抗慢其餘軍民人等於街市遇見官員引道經過即須下馬却避不許衝突違者論其罪議上從之○制諭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曰四川陝西兩界相接之地自定天下以來番漢頑民多潛遁山谷間不供徭征不惧法度近者高福興等從山賊作亂阻官道殺人民故命爾等討之大軍既至其良善者招諭付所司編管為軍餘不順化者必平之乃可班師山澤道險難以騎戰如軍中有馬宜發還都司牧養止番二三千可也應有機務條例以聞

上以武官多私役軍卒踰法制命札部考定其從人額數於札部議指揮使及同知六人僉事及千百戶衛所鎮撫四人皆於正軍伍內取用輪番更直每三日一易下直則歸隊伍操練凡衛所直聽六人守門二人守監四人守庫一人止還老軍克役每月一更直

上以正軍占役大多宜減其數指揮使至千戶四人千戶以下人三人百戶以下人二人每三日一更餘如所議著為令

五月甲寅大明律誥成

上御律午門諭群臣曰朕有天下做古為治明札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刑者為令行之已久然犯者猶最故於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為詳刑豈非

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有司與民不周知故命刑部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標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乙卯命楚王禎率師征古州洞蠻湘王拓副之勅曰近西南蠻夷作亂你若能於此時與民同憂即率護衛軍馬親往征之豈不稱為賢王今以都司奏兵不足着調兵用屯軍爾護衛軍則置而不用所為如是何耶夫尊安王位安享富貴宮室衣服與馬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鬼神必怒禍福將薄矣若能奮威武除民患山川鬼神亦將助順福祿庶可悠久勅至即選護衛精銳期七月二十日進討以湘王為爾副乃統領都司所屬諸衛軍馬務在殄滅兇巢以安民庶

庚申夜有星大如鷄子尾跡有光自天厨入紫微垣後有二小星隨之至將氣中沒
已巳

上復以天象示吏占北方當有警勅晉王。今上及代達寧春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今天示象與往者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非今歲然

一二歲均有邊寇者宜令軍馬東西布列各守其地今爾等所守地方不下六千急遽難為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二萬而胡人之馬計有十萬其不出則已設若南行馬勢必盛自非機智深密晝夜熟察莫能制之兵法云致人不致於人多美勝少算况無算乎吾今老矣精力衰微機思謀慮難於運籌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遠慮倘或失機誤事非惟貽憂朕躬爾等安危亦繫於是可不慎哉吾今畧與爾謀或今歲或一二歲大運未會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軍民各守分地方多不過一二萬倘遇胡馬十數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抄掠候其驕急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截要見破之必矢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必至於失利務在深藏設計待彼肆志馳騁則一鼓可擒其首將矣

乙亥旌表饒州府浮梁縣鄭敬成妻王氏金漆妻鄭氏徽州府歙縣江務太妻許氏貞節

乙卯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還十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還選

六月辛卯朔

上御奉天殿策試下第舉人先是札部會試多而中試者少故

黜落者咸以為言

上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至是復廷試之制策曰天生蒸民有欲必命君以主之君奉天命必教化以導民然生齒之繁人情不一於是古先哲王設五刑以弼五教善者旌之惡者繩之善惡有所勸懲治道由斯而興歷代相應未嘗改也朕承天命君主生民宵衣旰食三十餘年儲忠積慮惟欲安生民其不循教者亦有由是不得已施之五刑今欲民自不犯抑別有其術與爾諸文士陳其所以朕將覽焉時廷試中擢韓克忠為第一仍賜克忠等第進士出身有差○置政平訟理二播論罪囚

上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哉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特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必親自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播傳旨諭之無其罪應釋者持政平播宣德意遣之維今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寃者即為奏聞無冤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惟贖

乙酉以進士韓克忠為翰林脩撰王恕焦勝編脩行人司副陳惟善行人陳成為檢討

丁亥勅楚王慎相王相曰前者命爾兄弟以七月二十以前進兵征討洞夷今占天象太白七月三日伏兵未可行十月二十三日當夕見西方出高深入者務此用兵所當知也今指揮齊讓兵已壓境即遣人語之今且出奇設伏嚴為備禦休息士馬以乘其弊待太白出後則併力討之如生擒重人不可輕殺蓋兵以安民非殃民也○晉王今上統軍行邊出關平數百里

上聞之遣人往諭之曰近者人自塞上來知爾兄弟率軍深入古人論兵貴乎知己知彼若能知彼猶能知己雖不勝亦無凶危不知己又不知彼猝與敵遇凶莫甚焉且以知己言之我朝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欲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緊急比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逢十萬之騎雖有名將亦難與戰所以必欲知己算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今爾等師數千馬離關平三四百里駐驢塞中况無輕騎遠偵以知敵情設使胡人數萬晝夜潛行隱抑截伏猝然相遇彼以數萬我以數千何以當之若欲縱轡馳行其將何以全軍士哉今吾馬數少止可去城二三十里往來也駐遠斥惟慎烽燧設信炮猝有警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十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

其孰可當爾等不能深思熟慮提兵遠行不與敵遇則僥倖耳設若遇之豈可危哉方今馬少全仰步兵必常附城壘倘有不測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此上策也噫吾起寒微因天下亂不得已入行伍中不二年從者如雲猶且听天命于雄者又二年帥將士東渡大江抹馬勵兵于建業以視天下之吏其諸雄皆放肆無稽之徒雖曰無稽而元亦不能馭乃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總兵四征與群雄並驅又不下十數年群雄殄滅僱兵自民當並驅之時張士誠稱王於姑蘇陳友諒扼險於八閩方國珍擅命於甌越杜道道劉大保僭亂於中原徐真一陳友諒相繼僭號稱尊於江漢兵無紀律同類相夷元義兵李察罕皆奮起河洛劉大保更能與敵果地遂平察罕之兵徑入齊魯滅亂雄毛氏之類渠師雖能嬰城固守及與察罕拒戰所在敗北察罕兵驕氣盈心詐志狂所以卒殞于敵手未久察罕之甥黃保保師兵一切作為誦勇之謀不能伏衆以致部下聲言效忠朝廷請命加誅黃保保帥兵自是元內外警生首將擅兵于外大臣弄權於內朕現是機發兵討之自洪武元年兵渡江淮長驅齊魯席卷河南遂入潼關復遣大將由鄴下趨真定移營通州元君棄城北歸而幽薊之區悉定矣西入秦晉吳乃平兵渡河西關中亦定不三年而天下一統噫吾用兵一世諸將指揮未嘗

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覩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兵於和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曠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無兇危自今及古胡虜為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為急故朕於北鄙之虜尤加慎密爾能听朕之訓明於事勢機無少懈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為我邊患是良策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爾其慎哉

駙馬都尉歐倫坐販私茶事充賜死

上命泰魯歲收巴茶听西番商人以馬易之中國頗獲其利其後商族多有私自販鬻至為夷人所賤馬價遂高以下令嚴

禁之有以巴茶私出境者寔以重法論倫嘗令家人往來陝西販茶出境貨鬻以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雖藩閫大臣皆畏威奉順不敢違時四月農方耕轉倫適在陝西令布政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往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尤縱暴所至驅迫有司索車五十輛至蘭縣河橋巡檢司挫辱其吏不能堪以其事聞

上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坐誅茶貨沒入官以河橋吏能不避權貴遣使賞勅嘉勞之十一月丁巳左都御史楊靖以罪賜死靖山陽人登洪武乙丑進士第為庶吉士試吏科擢戶部右侍郎賈授左侍郎尋陞尚書改刑部靖

資性明敏有識善敷奏理刑平恕

上教獎勵之及使安南還改左都御史至是靖有鄉人坐事繫家人擊登聞鼓狀訴靖改革增飾浮詞為御史所劾

上念其才不問御史論不已乃賜死于家

己未擢行人司正周鈞為河南察政司副相振托札為左右叅議陞行人司行人郭子虛為司正鄧英黃宗載為左右司副甲子陞山西布政司經歷李彬為右叅議命太常寺丞張顥宗署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脩撰韓克忠署司業事行人匡顥鄧克質蔣泰張庸許子謨周鐸王札署助教事

壬申致仕兵部尚書燕太子少保唐鐸卒鐸鳳陽人初從軍

守濠州庚子從

上討江州授西安縣丞召還除中書省管局出知延平府三載召為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府陞刑部尚書改太常寺卿丁母憂家居食祿半俸服闋除兵部尚書改諫議大夫以事左遷監察御史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復為兵部刑部尚書致仕仍食其祿及其詹事府起為太子賓客逾年陞少保鐸重厚謹密

上初起兵時鐸即事左右

上以故舊遇之尚書御史時僚屬事連鐸

上重其德皆釋不問

上嘗稱之日鐸自友及為臣至今三十餘載其餘人交不之夷色不出惡聲其見恩過如此卒年六十有九遣官護喪事恤賻甚厚○勅曹國公李景隆曰古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天下平定已久恐兵事懈弛緩急罔濟近天象有警尤不可不慮將特命爾佩征虜大將軍印往河南訓練將士大小官軍悉听節制兵法云用之在乎頭機之在乎權汝其敬哉八月以義門鄭沂為札部尚書稅戶人才馬湯行為吏部右侍郎嚴奇良為戶部左侍郎潘長壽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聰為左通政丘頭為右通政沈成為湖廣左布政使盛任為山東右布政使

丙午札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

上曰洪武初海內外諸蕃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商賈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瓜哇大琉球三佛齊教尼昆彭亨百陀蘇門答剌西洋邦哈刺等九三十國以胡惟庸謀亂三佛齊乃生間諜詒我使臣至彼瓜哇國王聞知其事戒師三佛齊札送還朝是後使臣商旅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未寢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凡諸番國使者皆以札待之我待諸番國之意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諭瓜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聞三佛齊係瓜哇統屬

爾札部備述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今遣人轉達瓜哇知之於札部答暹羅國王曰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札自古皆然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豈意胡庸造亂三佛齊乃生間諜詒我信使肆行巧詐彼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

皇上賜寒暑之衣有疾則命醫疹之

皇上之心仁義兼足矣

皇上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國皆大忌而失君臣之札據有一撮之士欲與中國抗衡倘

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十萬衆越海問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

乎

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皆脩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徙義彼三佛齊以蕞爾小國而持奸於諸國之中可謂不畏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獨守臣節我

節我

皇上眷愛如此可達瓜哇俾以大義告於三佛齊係瓜哇統屬其言彼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札遇之如初勿自疑也

洪武三十年九月庚戌朔汚縣賊高福興伏誅初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駐兵文縣武定侯駐兵汚縣遣陝西四川都

指揮使司同知吳旺命琪等分道入沔縣之後河土門文縣之奈溪溝三倉五福之地徧行緝捕梟與奔竄無所遂就擒之并獲其黨汪伯工陳妙貴楊文臯王師傳劉導成等詔悉誅之有脅從者為軍凡四千餘人仍番四川都指揮同知趙興順兵八十餘人追捕餘寇田成陳二舍等俱還軍陝西未幾召還京師

辛亥

上命戶部下今天下民每鄉各置木鐸一百軍民選老成賢者每月六次持鐸循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日侵明集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民凡遇婚姻死葬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周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風俗美矣

癸亥城銅鼓勅楚王禎湘王栢曰前命爾兄弟帥師征蠻既不親臨戰陣建功立業宜各以護衛軍一萬銅鼓衛新軍一萬靖州民夫三萬餘築銅鼓城每百三十里城池宜高浮坊巷宜寬正營房行列宜整齊期十一月完工令銅鼓衛指揮千戶守之其銅鼓軍士餘番一千守衛餘從總兵官征進至耕種時仍還本衛爾兄弟可率築城護衛軍士還國會果奏

乙亥

上以平羌將軍都督指揮齊璉逗遛不進兵平蠻無功命左軍都督楊文佩征蠻將軍印為總兵官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副之錦衣衛指揮使河清鳳陽衛指揮使宋忠為叅將統兵京衛及湖廣江西等都司軍馬往代之遣官祭告岳鎮海濱之神曰昔元末兵爭相生衆多荷天眷命海岳徵靈諸將用命戡定禍亂兵偃民息今三十年爾者西南戍守將臣不能宣布恩威雪人肥己致令諸夷苗民困窮怨怒合攻也戊癸我良善予不得已命將出師討之然山川險遠草木障蔽烟嵐雲霧之間吞吐呼吸多生疾疫與重賊持久未遂成功是用命爾大將軍征討以除患安民然諸將校各亂父母妻子深入其地歷涉險危莫神幹造化之機消瘴厲之氣使兵不黷武諸夷早附各歸營壘養老慈幼是所望也神其鑒諸復諭文等曰都指揮齊璉討賊久而無功故命爾等代之凡用兵行師以嚴明為勝賞罰必當功罪然恩威並行人心悅服如分遣官軍入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或二十里暮即還營如此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狙詐若五開蠻人果來連搆即調兵會征南將軍都督食事顧成同勦捕之其安陸侯吳榮江陰侯吳高以事獲死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功寧都督湯都督嘗領兵為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

人亦令從宋都督劉都督亦可興軍二萬俾自當一路仍先
撤思州宣慰司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

十一月宵武定侯郭英罪時英治陝西還監察御史裴承祖
劾英私養家奴百五十餘人又擅教男女五人請治其罪

上以英功臣詔勿問左僉都御史張春都給事中馮燁等執奏
不已乃命諸戚里大臣議其罪使知所警已而有之

癸酉思倫發至京師

上憫之命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左將軍都督何福為左

將軍徐凱為將軍右率云南四川諸將軍往討刀幹孟論思
倫發曰爾遠離鄉土經涉歲月不能無懷土之思強臣為亂

勢不自容奔走至此欲謀還國非將勇兵強不可得也朕今

送爾至云南與西平侯且駐怒江上先遣爾平旦心腹之人

國中諭爾還之意以覘國中之向背立衛騰衝以現其勢若

威遠幹已付朝廷他郡亦皆听命則刀幹孟反逆之威日消

腹心之人效順者多爾歸國之期可數日而得矣若輕易而

進刀幹孟之勢方盛國人腹心莫與為敵則爾之疆土終非

而有也

癸未時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之其至正
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群雄倡亂肇夏兵具之

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恐為吞

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

筆夏為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

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

之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而以救民

為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亮

舜禹湯文武之世臯稷稷契伊尹周召為之臣其有志匡主

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脩職副朕至懷

乙巳遣思倫發雲南勅諭之曰古語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蓋人之心之所在天理之所

存善治民者必求乎民情焉今爾思倫發長有平緬一方而

與民心好惡不同故為下人之所不容而歸於我朕思爾父

祖世澤民故推之今一旦失民之心背國之俗棄墳墓離親

戚而來久而不歸非境土非爾有矣然是非不可不明天討

不可不正已遣將問罪刀幹孟故命你還舊邦賜黃金百兩

白金百五十兩鈔五十錠以遣之又勅西平侯沐春曰思倫

發窮而歸我當以兵送還其土若至云南今且止怒江遣人

往諭刀幹孟毋為不臣必歸而主如其不從則聲其罪以討

之是時刀幹孟既逐思倫發懼朝廷致討乃先遣人至西平

侯沐春所請入貢言先遣人致方物乞授土官職事為大甸

刀的弄所却由是弗克上聞頌為奏之春許之

曹國公李景隆還自西番先是命是景隆實金符往西番以茶易馬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十八匹至是還命分給京衛騎士掾養○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試者四百一十五人次其等第除授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人為州吏目

丙午冊國公李景隆女為平陽王濟璫妃

上諭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徐增壽曰囊因碣門拒河西口道路險隘以致往來跋涉艱難市馬數少今間有道路自碣石門出古拓木任塲徑抵長河西口通集道官長官司道路平坦往來直爾即撤所司開拓以便往來

三月戊申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其臣亞蘭抱押撤都結致每步結致都奴侍貢馬及琉黃胡椒等物其世子武能貢亦如之先是其國遣女官生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謝恩來貢上命兵部凡故武官襲職子孫當優給者令其讀書候十五歲方許承襲若在外衛所來者十歲以上即令襲職還原衛所仍俾讀書及習開弓馬以候比試

乙未晉王捌亮王

上第三子 孝慈皇后所生年十三歲受封又七年而之國聰明英銳學文于翰林學士宋濂學書于錄事杜環眉目脩偉

美鬚髯頤頤有威容多知數至是以疾薨

上哀慟輟朝三日賜謚冊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有爵殁有謚所以彰其德表其行也曩者封建諸王爾于晉為國藩屏于茲有年邇者因疾永逝特遵古典賜曰恭嗚呼謚法者古今之公議不可廢也爾其有知服其寵命冊寶俱如秦王制度晉世子濟熿將葬恭王欲得民地千二百餘畝為寢園遣使入奏

上以捌百畝為限而以附近官地償民量地多寡給鈔加賜之罷回曰欽天監

庚辰五軍都督府兵部臣奏言朝鮮國雖奉貢不絕而登

生彙陳請討之

上曰朕欲止朝鮮生彙者將以生民也興師伐之故不為難得無殃其民乎但命礼部移文責之彼若不悛討之未晚於是其國王李魯曰曩者我 至尊即寶位握乾符統中夏居臨萬國于時遣使持報四夷惟爾高麗國王遣使朝貢雖日知奉天命實乃效順脩睦以安三韓之民我

至尊奉天動民未嘗肯以兵強四夷每諭王曰請休爾疆毋生邊事自始至今切戒諭之自王當國以來假以入貢為由陰銳于邊將士陷以財賄群臣屢請與師問罪我

至尊恐傷生民故不忍為昔漢唐隋遼金元之時王三韓者

苟有微暴即致兵討三韓之民受害非淺靜思兵禍孰不寒心今王疊生暴陳用招揭愆我朝非無敵愾之將問罪之師至專之德海涵春育無所不容唐太宗不應自以為功矜其智能爾王國之貴未嘗不竭國王之兵未嘗不濟王國之民未嘗不疲也我

至尊智並日月功邁三王聖承文武豈太宗之可及乎且古人布令陳詞少失恭順之體不免勤兵遠征今王數造邊釁我山川海岳之神必昭鑒於爾已嘗諭王改圖以全一國生靈之命今王謫詐猶爾可謂明不畏朝廷凶不畏神鬼下不恤民命矣中國距爾三韓甚近安可不責而正之手雖責之其實教之也雖教之其實愛之也

至尊之仁如此王之不悛何也若縱王所為專尚詐謀是教人不臣也如王有不臣之人亦何利哉王之左右皆佞倖儉巧而不務以道遵王專禍以殃民其得罪於上下神祇昭彰矣鄭聰至京罪已承伏而鄭道傳者王尚信用豈非王無悛過之心乎王宜深思熟慮以保三韓毋貽後悔○勅令

上曰通聞塞上烽火數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境縱伏兵以邀我也不可隨其計烽起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二三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北寇大舉即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為之慮乎西京召都指揮莊德

張文傑開平召劉基來歲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劉都督朱都督等會兵一處遼東王以都司及護衛軍馬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軍須五十萬布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朱都督翼於左莊德張文傑都指揮陳用翼於右爾與伐遼寧谷三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兵法視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爾其察之○陞龍江衛經歷黃祿為工部左侍郎羽林衛經歷邊昇為右侍郎俱以言事稱旨故也

五月甲寅

上不豫

丙辰四川平茶洞長官司土酋楊欣來朝貢方物

戊午勅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為將者不可不知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國之門戶今以爾總兵往北平參贊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寧谷三府護衛揀選馬步精銳軍士隨燕王往開平提備一切號令皆出自王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听節制慎毋二心而有疑志也○勅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虜遠遁久矣然萌孽未殄不可不防爾為總兵官都督劉真朱歲為之副啓遼王知之以遼東都司并護衛各所步軍除守城軍馬及原番一百存守斥候餘皆選揀精銳統領隨遼

王開平迤北擇要屯駐隄防一節號令悉聽燕王節制

乙亥勅令

上曰朕現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治之通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泰晉已薨汝實為長
攘內安外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
英總遼東都司并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
機度勢用防邊患又安黎庶以答

上天之心以慰吾副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

閏五月丙子朔罷四川石狗富來二監井開西克縣次龍及

內江縣虎跳尹家監井三處

乙酉

上崩于西宮

上素少疾及疾作日隨朝決事不倦如平時漸劇乃焚香祝天
曰壽年久近國祚短長子孫賢否惟簡在帝心為生民福即
遣中使持符召

今上還京至淮安用事者矯詔却還

上不知也疾亟問左右曰第四子來未言不及他聞雨降喜之
形于色遂崩壽七十一遣命喪葬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
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所改天下臣民出臨三日皆釋服毋妨

嫁娶

辛卯葬孝陵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陵夷豪傑並
起大者竊據稱尊小者連數城邑皆恣為殘虐靡弊生民
天下大亂極矣

上在民間憫然傷之而為衆所推戴拒之益來乃不得已起義
兵即條法令民約束務以安輯為事故其所至撫定民咸按
堵不十餘年間盡將群雄戡定禍亂平一天下建混一之功
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致也即位之初稽古礼
文制礼作樂脩明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尊孔子崇

儒術育賢才註洪範叙九疇黜霸異倫表章六經文籍正百
神之號嚴祭祀之典崇天文推曆教定封謹法律慎賞罰撫
四夷海外遠方諸國皆遣子入學南極炎徼北逾冰壤東西
際日月之所出沒罔不率服朕臨朝日宴忘殫虛心好問
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即延接儒生講論
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寶殿廡出入省觀斥侈靡絕遊
幸却異味罷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先天下凡詔誥
命令詞皆自製諄厚簡古洞達物情當戒諭臣下動引經史
諄切懇至听者感動奮訓勅子孫臣庶具有成書貽法萬世
謹宮室之政嚴官司之防杜外戚之謁而家法尤正紀綱法

度彰明備至於札先伐罷獻俘專高年與孝弟勵農桑獨
負有死刑焚獄具旌簾能熬貪酷推奸暴佑良善寬仁愛人
專務德化是以身致太平三十餘年民安其業更稱其耿界
殷富諸福之物莫不畢至功德文章巍然決然過古遠矣傳
稱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然成湯筆夏乃賢毫叢武王伐商受
類西至於漢高雖起徒步尚類亭長挾縱集所附
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嚮應以有天下方冊所載未之有也於
戲盛哉況生而神明屢有異徵日章天寶鳳目龍顏聲如洪
鍾奇骨貫項欽元特太史言聖人生江淮按讖索之竟不能
得蓋天啓

大明隆盛之運實生 聖人以膺景命夫豈偶然在位三十一
年升遐之日天下哀慕如喪考妣永樂元年六月丁巳事識
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大祖監脩官戶部尚書臣夏元吉總裁官文淵閣大學士燕左
春坊大學士胡廣翰林院學士燕左春坊右庶子臣楊榮國
子監祭酒燕翰林院侍讀胡儀纂脩官翰林院學士燕右春
坊右諭德金幼孜翰林院學士燕左春坊左諭德臣楊士奇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曹榮翰林院侍讀燕左春坊右贊善臣
梁潛翰林院侍讀燕左春坊左中允臣鄒緝翰林院侍講臣
英脩撰臣羅汝敬刑部主事臣李時勉臣陳宗敬等欽奉

聖旨纂脩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欽
依脩完謹奉表上 進者臣原吉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伏以

聖人啓運肇萬世之鴻基國史纂言示百王之大法必憑紀錄
垂法後來故典載堯舜之言方冊布堯舜之政右今通議如
斯知創業垂統而茂建於豐功又繼天立極而聿隆乎至治
恭惟

大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天地合德 日月同明膺 景運而隆興握真符而御曆義旗

一舉蒙業崇從仁聞四張州群響應遂渡江而下姑熟乃定
昇而都金陵除舊布新安民靖亂風靡肅乎號今日星煥乎
紀綱 威武奮揚東面征而西怨 至仁不殺近者悅而遠
者來播群奸於呼吸之間招四方於指顧之頃連城納款提
壺漿以迎師列土堅降萌厥角以稽首舉中原如拾芥薄胡
虜若摧枯拯黎庶於塗炭之中驅群雉於沙漠之外不十年
而成

帝業混一統而主天民人紀肇脩叙彝倫於既敷華風復振舉
札樂於重興山川鬼神莫不攸率華夏垂夷罔不率俾有過
化存神之妙盡經綸泰贊之功身太平卓冠百王之盛德燕

文武超越六籍之間况儉勤戒乎始終而謙敬鈍乎表裏宵衣肝食日總覽於萬機秋肅春溫時順休於四序是致兩賜時若歲穀豐登諸福畢至在位歷三十餘年之久非遐勳萬方哀悼之心自古以來未有如斯之盛也恭惟

孝慈憲至仁文德天順聖高皇后

天生聖善克相

啓基誕開文定之祥永協

坤元之吉同符景運遂正

中宮德邁嬪虞功超胥宇

情性適閑雕之正

子孫應麟趾之祥能造化之宜保合承天之慶

政脩門化行家邦誕育

聖躬茂承

天眷自古后妃之隆莫甚於斯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聖神天賦

睿德日新念逮孝以尊親在繼志而述事聿頒新史之詔

適當嗣位之初發蘭臺記註之文而徵乎

藩邸之副抽金匱石寶之秘而考乎世家之藏爰纂錄以成

書實仰賴於

聖斷謂事貴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

勅命乎儒臣喬編纂於歲月臣等才非良史愧乏三長法遵

舊章敢忘一筆惟

洪鈞何能於繪畫而

聖德莫罄於名言煥乎文章表

經世之大訓寫之琬琰作

貽謀之求圖謹撰述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二

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冊

實訓十五卷計十五冊謹伏

闕上

進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隨

進以

聞

2074398

8
2121.5

169

別本洪武聖政記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與宋濂洪武聖政記同名而載至太祖之末又有成祖時夏元吉等進太祖實錄表文卷端有浙江丁敬題語數行稱其繕寫古雅疑出永樂時沈度諸人手檢連江陳氏所藏祇四卷絳雲樓所藏亦只八卷此得一十二卷真秘冊也云云然其文皆抄撮實錄別無異聞其繕寫亦抄胥俗書未見所謂古雅者疑書與跋語皆書賈贗託耳



ZW 21181800541688